叢書集成續編　第三五册目錄

哲學類

儒家哲學　論語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二十卷(一)（卷一～一四）……清胡翥撰……四〇六

序……三　卷三……四〇六

表……五　卷四……四六六

條例……六　卷五……五六二

跋……七　卷六……六二六

卷一……一七　卷七……六七三

卷二……四七　卷八……七二八

集解義疏 明論五語

明張氏約園開雕

昔蕭山毛奇齡四書摭餘說首述論語齊魯與古論之不同次考論語之注釋其自序更臚列注論語者若晉何晏集解宋邢昺因以至臨川王安石陳祥道輩凡數十家可謂備矣獨於皇侃義疏僅於齊魯說中小注一見注云那疏之前作論語疏者三梁皇侃撰五卷褚仲都論語講疏十卷　其後晉崔豹古今注亦引侃論語義疏十卷又舊唐書經籍志有賈公彥疏十卷陳鄭玄注論語十卷一言皇疏特詳且稱爲最精確於知德者鮮章皇解知德者爲知德之人謂爲文義最明又云遂初堂書目有皇侃論語義疏一卷遂初堂書目有皇侃論語義疏一卷諸說然漢書所謂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近是注論語者何氏所集孔氏安國爲解經首功此外有包咸周氏馬融鄭玄陳羣王肅周生烈諸家而惟鄭氏爲最著皇氏據江熙所集衛瓘繆播欒肇郭象蔡謨袁宏江淳蔡系李充孫綽周瑾范寧王珉十三家而以何氏爲主顧皇氏深於禮學而疏論語乃略於禮制說者謂非皇氏之舊伯寅先生受儆居子嫡傳於文筆婁然與皇疏之鄙俚者絕殊當是原文清四庫則謂確爲古本不出依託可據以爲信也定海黃儆居先生式三著論語後案既錄何晏集解又錄朱注全文更綴以己意而取皇侃疏義最多其弟子胡伯寅先生貢見其陋儆居子著後案尊崇朱子是書蒐取諸解觸類引伸自敘所謂義理必本於音訓典禮須觀其會通以眾說不立門戶剖足津逮後學非成一家言者比也壽

鏞受而讀之儆居之後案頗而明先生之解疏詳而確師弟子傳授既徵淵源其有不苟同者如束發之於紫陽不讓也夫論語一書雖有魯論齊論古論之不同編論語者雖有仲弓子游子夏所撰定鄭康成說子夏六十四人所共撰論語識曾氏之徒成之柳宗元說成於有子曾子之門人程伊川說子春子思及子貢門人閔子門人分記元說孫宗諸說然漢書所謂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近是注論語者何氏所集孔氏安國爲解經首功此外有包咸周氏馬融鄭玄陳羣王肅周生烈諸家而以何氏爲主顧皇氏深於禮學而疏論語乃略於禮制說者謂非皇氏之舊伯寅先生受儆居子嫡傳於文筆婁然與皇疏之鄙俚者絕殊當是原文清四庫則謂確爲古本不出依託可據以爲信也定海黃儆居先生式三著論語後案既錄何晏集解又錄朱注全文更綴以己意而取皇侃疏義最多其弟子胡伯寅先生貢見其陋儆居子著後案尊崇朱子是書蒐取諸解觸類引伸自敘所謂義理必本於音訓典禮須觀其會通以眾說不立門戶剖足津逮後學非成一家言者比也壽

後案之成說申集解之古義條例所謂並非鄭縞向注
此申甘若先生自知之讀者其毋忽爰刊而序之民國
二十五年九月後學張壽鏞

邑乘輯錄

光緒定海廳志藝文類載胡賓明堂攷一卷切音啓蒙一卷大衍集一卷論語集解義疏二十卷俱家藏本未行世

陳訓正民國定海縣志人物表文學類記名選舉表咸豐十年庚申胡賓歲貢藝文志書目誌明堂攷一卷論語集解義疏二十卷切音啓蒙一卷大衍集一卷清胡賓撰賓字伯寅號止三從黃式三學得其傳晚年嘗目重明因自號明明子遂發憤著書於黃氏學多所發多精審書未付刊有傳鈔本

明以歲貢生終又載校金陵朱緒曾昌國典詠十卷諸

胡伯寅先生墓表

子胡子名賓原名止三譜諱在寅號伯寅又號子珊爲參戎得耀公家子先進黃式三太夫子高足弟也天資聰穎性行樸誠精算術善鼓琴因自號琴琴子事親孝愛弟如珍寶濟人急周旋備至德也襄公事籌畫咨善才也年十四初試卽第一後優拔鄉闈俱以故不得志是蓋有命存焉家貧無書苦聚一生得善本數萬卷爲學實事求是不分漢宋自撰圖章曰六藝思通其四凡經傳子史無不精研淹貫年四十餘自以數奇遯世家居惟主講書院數年肄業者多獲詣經義年五十四患目疾醫治後竝不花幸目之重明晚號明明子次年矢志撰論語集解義疏越五載乃成計二十卷又著大衍集明堂攷射侯攷附切音啓蒙各一卷以鄉貢士終德配許氏孺人丁卯孺人受業張炳銘拜撰并書

先祖伯寅公墓在定海北郊荷花子灣山麓先父譜諱孝倫業商附葬於旁己丑舉人陳一貫隸碑并撰二額云經師樹望理學傳家八字先父撰慕柱聯云圖書遺萬卷著作等三墳又一聯云幾翻風埽葉是處月傳鐙取校書如埽落葉之意正合墓地風景

又攷光緒定海廳疆域山川志載荷花池在城北一里趙濬恭鑒以灌田而植以荷錄康熙志卽今之荷花子灣也其池經後人重濬水更清矣每值夏時菡萏放豔紅白相間有魚游泳其閒歲常至是處展墓而觀魚賞荷焉孫友雲識

一是書題曰集解義疏者義謂正義以釋本經疏謂注疏以釋集解因名與梁皇甫氏義疏相同恐其混淆蒙別號明明子因題三字以別之

一是書經文篇第章句漢初出時本有齊魯古三家追張侯鄭君先後校定魏何晏等據以作集解梁皇甫侃據以作義疏至唐初陸德明釋文所舉南北本已有異同及宋邢昺之注疏朱子之集注與皇疏陸釋文又各有歧異然核之漢唐石經韓李

筆解以及山井鼎物觀所校諸子史類書所引則皇疏所異者其中雖不無淺人羼入之處大約是者居多則亦未可輕訾也今以阮氏校勘注疏本爲主而附載釋文考異及經史子集類書所引異文於其後以便校覈若干百年來遞相傳授之正文不敢稍有更動也

一宋邢昺等奉詔作疏當時惟將皇氏義疏刪節繁冗潦草塞責其有援引典制較爲詳贍者大約鈔錄孔沖遠禮記春秋左傳兩疏意欲節省字句竟將集解各注首尾語助盡行刪去以致文無助詞不成文氣猶之人無鬚眉何復成人樣乎今仿陳仲魚古訓之意各注仍照皇氏本其有異同詳辨於疏

一自來論語家說見於漢晉隋唐藝文經籍志者不下數十種亡佚者多迨宋元明三朝又不下數百種大抵不向孔孟心窩中抉發惟從程朱腳跟下盤旋一覽無餘多看欲睡今收陸氏之音義韓李之筆解朱子之集注精義或間文集以及漢魏唐宋

宋元明本朝各家之儒說詳爲登載論學不分漢宋考古以定是非師授家法然也所異皇氏義疏一書亡在日本朱子猶未及見乃忽於本朝經學昌明之日得之於重洋番舶之中歷時數千年隔海數千里而忽隱忽現若有神明呵護其閒者故其所列各家論說雖是六朝粉本不啻片羽吉光錄之獨多非敢好異也

一論語乃經史之權衡各經即論語之注疏故不論經史子集苟有精意名言可與本經相發明相表

裏者不嫌詳錄以資攷訂即如古文尚書竹書紀年家語孔叢子小爾雅之類明知後人依託各經注疏所引河洛讖緯諸書又係術士附會但出於魏晉以前多從古經傳鈔撮而來其書則非其言則是與其過而棄之孰若過而存之耶

一是作本以黃先生後案爲藍本其有恉趣相同者或引用隨處標明或行文不便覩縷本係一家之學並非郭竊向注也至於意見不同之處無可申明繼之駁辯人各有是非之心學無取雷同之和

雖向歆之父子鍇鉉之弟兄不能强合也

一援證儒說除漢賈董二子許鄭二君唐韓子朱六子外其餘或稱名字或表爵里未能畫一其引用書籍或有無篇名或閒有卷數亦隨所見而及之

以本朝攷據校讐二家勝於前代各有專書不必繁稱瑣碎也

嘗讀後漢書謂鄭君康成質於辭訓通人頗譏其繁夫治經之書實事求是修辭立誠平叔之華固不如康成之質體例然也若乃論語爲六藝之權衡集解萃三朝之訓說爲之疏者將以由博反約觸類引伸定仁義道德之指歸期性命身心之實獲義理必本於音訓典禮須觀其會通質固例所不禁繁亦勢所不免也漢書藝文志曰論語者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於夫子之語也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經典釋文敘錄云夫子既終微言已絕弟子恐離居已後各生異見而聖言永滅故相與論撰因輯時賢及古明王之語合成一袟謂之論語文選劉子駿移書讓太常顏遠詩注兩引論語崇爵讖云子夏六十四人共撰仲尼微言以當素王鄭君康成謂仲弓子游子夏等所撰定程叔子本柳子厚之說以爲成於有子曾子之門人則以書中獨稱二子爲子也然通志藝文略有論語撰人名一卷今其書不傳則亦無可詳考矣說文論議也語論也此混言之也詩公

劉毛傳直言曰言論難曰語周禮大司樂鄭注發端曰言答述曰語此析言之也邢疏引鄭君云論者綸也輪也理也次也撰也以此書可以經綸世務故曰綸也圓轉無窮故曰輪也蘊含萬理故曰理也篇章有序故曰次也羣賢集定故曰撰也以此書所載皆仲尼應答弟子及時人之辭故曰語而在論下者必經論撰然後載之以示非妄謬也以其口相傳授故經焚書而獨存也釋文云漢興傳者則有三家魯論語者魯人所傳即今所行篇次是也常山都尉龔奮長信少府夏侯勝丞相張禹皆以教授而最後出最精博為後學所宗唐初陸氏德明撰經典釋文即據集解義疏本以為音義其所敘錄尚有虞翻譙周崔豹孟整盈氏梁覬袁喬尹毅張憑孔澄之虞遐王弼徐邈不在諸家數內至宋咸平二年邢昺受詔與杜鎬舒雅孫奭李慕清崔偓佺等刪節皇氏義疏以為正義而皇氏疏當南宋時已佚流傳日本近始與古文孝經孔傳並得於東洋市舶雖朱子亦未嘗見也唐宋諸儒說論語者出自孔氏獻通考者如韓子李翺之筆解吳棫之續解胡宏之指南陳祥道之全解洪興祖張栻之論語說大抵互有短

長而惟朱子先集二程張子范祖禹呂希哲呂大臨謝良佐游酢楊時侯仲良尹焞周孚先十二家之說以爲精義最後本程氏學通取古今諸儒之說斷以己意撰成集注十卷所謂稱上等過毫髮無遺憾者故自元明以來立於學官以之取士不敢稍有出入祿利之路然也我國家師儒蔚起經學昌明絕漢宋之分門闢元明之理障大而天算樂律以至訓詁聲音精而道德性功以至名物象數無不家有專書人攷質學其疏證論語諸雖無長編紺註而零章節錄足以校正何氏之集解

發明朱子之集注者不一而足顧散見者不可不合繼起者易於爲功此黃薇香先師論語後案之所爲作也抑攷之唐宋十三經正義內惟孔氏之毛詩禮記疏賈氏之周禮儀禮疏最爲精覈易書左傳三疏已不免瑜瑕互掩其餘等諸自檜以下概不足觀故近來名儒著述如惠定宇張皋文之於易江艮庭孫淵如之於書陳碩甫之於毛詩戴東原焦理堂之於孟子郝二雲郝蘭皋之於爾雅較之唐宋舊疏相去什百倍蓰幾欲拔趙幟立漢幟奪其符而易置其軍薇香師之爲後案也全

敘曰漢中壘校尉劉向言魯論語二十篇齊論語二十篇皆孔子弟子記諸善言也太子太傅夏侯勝前將軍蕭望之丞相韋賢及子元成等傳之

疏曰漢書藝文志論語魯二十篇傳十九篇魯夏侯說二十一篇魯安昌侯說二十一篇魯王駿說二十篇傳魯論者常山都尉龔奮長信少府夏侯勝丞相韋賢魯扶卿前將軍蕭望之安昌侯張禹皆名家張氏最後而行於世又列傳劉向者高祖少帝楚元王交之後辟彊之孫德之子子政本名更生宣帝初

立穀梁春秋徵更生受穀梁講論五經於石渠成帝
即位數上書言得失以向爲中壘校尉爲人簡易專
積思於經術成帝詔校經傳諸子詩賦每一書已向
輒條其篇目撮其指意錄而奏之年七十二卒著別
錄新序說苑洪範五行傳論更生侯勝字長公東平人
少孤好學從始昌受尚書及洪範五行傳善說禮服
徵爲博士宣帝立太后省政勝以尚書授太后遷長
信少府後遷太子太傅受詔撰尚書論語說年九十
卒官常謂諸生曰士病不明經術經術苟明其取青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十六 四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十七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十八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十九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二十 四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二十一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二十二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二十三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二十四 四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二十五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二十六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二十七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二十八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二十九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三十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三十一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三十二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三十三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三十四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三十五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三十六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三十七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三十八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三十九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四十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四十一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四十二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四十三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四十四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四十五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四十六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四十七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四十八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四十九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五十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五十一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五十二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五十三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五十四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五十五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五十六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五十七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五十八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五十九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六十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六十一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六十二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六十三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六十四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六十五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六十六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六十七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六十八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六十九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七十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七十一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七十二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七十三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七十四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七十五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七十六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七十七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七十八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七十九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八十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八十一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八十二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八十三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八十四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八十五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八十六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八十七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八十八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八十九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九十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九十一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九十二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九十三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九十四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九十五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九十六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九十七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九十八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九十九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一百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一百一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一百二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一百三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一百四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一百五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一百六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一百七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一百八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一百九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一百十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一百十一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一百十二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一百十三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一百十四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一百十五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一百十六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一百十七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一百十八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一百十九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一百二十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一百二十一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一百二十二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一百二十三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一百二十四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一百二十五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一百二十六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一百二十七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一百二十八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一百二十九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一百三十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一百三十一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一百三十二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一百三十三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一百三十四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一百三十五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一百三十六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一百三十七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一百三十八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一百三十九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一百四十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一百四十一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一百四十二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一百四十三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一百四十四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一百四十五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一百四十六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一百四十七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一百四十八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一百四十九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一百五十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一百五十一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一百五十二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一百五十三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一百五十四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一百五十五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一百五十六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一百五十七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一百五十八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一百五十九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一百六十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一百六十一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一百六十二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一百六十三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一百六十四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一百六十五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一百六十六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一百六十七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一百六十八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一百六十九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一百七十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一百七十一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一百七十二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一百七十三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一百七十四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一百七十五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一百七十六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一百七十七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一百七十八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一百七十九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一百八十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一百八十一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一百八十二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一百八十三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一百八十四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一百八十五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一百八十六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一百八十七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一百八十八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一百八十九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一百九十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一百九十一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一百九十二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一百九十三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一百九十四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一百九十五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一百九十六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一百九十七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一百九十八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一百九十九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二百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二百一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二百二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二百三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二百四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二百五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二百六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二百七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二百八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二百九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二百十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二百十一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二百十二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二百十三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二百十四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二百十五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二百十六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二百十七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二百十八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二百十九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二百二十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二百二十一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二百二十二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二百二十三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二百二十四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二百二十五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二百二十六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二百二十七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二百二十八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二百二十九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二百三十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二百三十一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二百三十二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二百三十三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二百三十四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二百三十五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二百三十六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二百三十七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二百三十八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二百三十九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二百四十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二百四十一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二百四十二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二百四十三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二百四十四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二百四十五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二百四十六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二百四十七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二百四十八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二百四十九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二百五十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二百五十一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二百五十二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二百五十三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二百五十四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二百五十五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二百五十六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二百五十七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二百五十八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二百五十九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二百六十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二百六十一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二百六十二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二百六十三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二百六十四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二百六十五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二百六十六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二百六十七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二百六十八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二百六十九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二百七十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二百七十一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二百七十二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二百七十三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二百七十四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二百七十五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二百七十六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二百七十七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二百七十八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二百七十九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二百八十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二百八十一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二百八十二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二百八十三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二百八十四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二百八十五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二百八十六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二百八十七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二百八十八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二百八十九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二百九十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二百九十一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二百九十二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二百九十三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二百九十四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二百九十五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二百九十六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二百九十七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二百九十八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二百九十九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三百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三百一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三百二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三百三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三百四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三百五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三百六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三百七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三百八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三百九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三百十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三百十一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三百十二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三百十三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三百十四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三百十五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三百十六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三百十七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三百十八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三百十九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三百二十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三百二十一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三百二十二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三百二十三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三百二十四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三百二十五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三百二十六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三百二十七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三百二十八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三百二十九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三百三十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三百三十一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三百三十二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三百三十三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三百三十四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三百三十五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三百三十六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三百三十七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三百三十八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三百三十九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三百四十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三百四十一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三百四十二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三百四十三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三百四十四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三百四十五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三百四十六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三百四十七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三百四十八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三百四十九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三百五十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三百五十一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三百五十二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三百五十三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三百五十四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三百五十五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三百五十六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三百五十七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三百五十八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三百五十九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三百六十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三百六十一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三百六十二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三百六十三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三百六十四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三百六十五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三百六十六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三百六十七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三百六十八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三百六十九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三百七十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三百七十一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三百七十二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三百七十三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三百七十四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三百七十五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三百七十六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三百七十七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三百七十八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三百七十九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三百八十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三百八十一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三百八十二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三百八十三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三百八十四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三百八十五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三百八十六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三百八十七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三百八十八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三百八十九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三百九十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三百九十一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三百九十二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三百九十三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三百九十四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三百九十五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三百九十六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三百九十七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三百九十八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三百九十九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四百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四百一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四百二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四百三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四百四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四百五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四百六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四百七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四百八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四百九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四百十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四百十一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四百十二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四百十三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四百十四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四百十五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四百十六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四百十七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四百十八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四百十九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四百二十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四百二十一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四百二十二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四百二十三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四百二十四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四百二十五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四百二十六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四百二十七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四百二十八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四百二十九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四百三十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四百三十一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四百三十二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四百三十三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四百三十四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四百三十五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四百三十六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四百三十七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四百三十八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四百三十九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四百四十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四百四十一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四百四十二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四百四十三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四百四十四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四百四十五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四百四十六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四百四十七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四百四十八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四百四十九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四百五十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四百五十一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四百五十二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四百五十三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四百五十四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四百五十五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四百五十六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四百五十七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四百五十八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四百五十九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四百六十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四百六十一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四百六十二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四百六十三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四百六十四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四百六十五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四百六十六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四百六十七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四百六十八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四百六十九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四百七十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四百七十一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四百七十二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四百七十三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四百七十四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四百七十五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四百七十六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四百七十七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四百七十八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四百七十九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四百八十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四百八十一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四百八十二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四百八十三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四百八十四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四百八十五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四百八十六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四百八十七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四百八十八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四百八十九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四百九十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四百九十一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四百九十二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四百九十三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四百九十四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四百九十五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四百九十六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四百九十七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四百九十八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四百九十九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五百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五百一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五百二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五百三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五百四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五百五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五百六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五百七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五百八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五百九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五百十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五百十一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五百十二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五百十三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五百十四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五百十五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五百十六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五百十七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五百十八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五百十九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五百二十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五百二十一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五百二十二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五百二十三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五百二十四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五百二十五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五百二十六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五百二十七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五百二十八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五百二十九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五百三十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五百三十一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五百三十二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五百三十三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五百三十四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五百三十五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五百三十六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五百三十七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五百三十八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五百三十九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五百四十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五百四十一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五百四十二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五百四十三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五百四十四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五百四十五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五百四十六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五百四十七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五百四十八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五百四十九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五百五十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五百五十一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五百五十二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五百五十三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五百五十四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五百五十五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五百五十六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五百五十七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五百五十八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五百五十九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五百六十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五百六十一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五百六十二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五百六十三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五百六十四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五百六十五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五百六十六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五百六十七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五百六十八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五百六十九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五百七十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五百七十一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五百七十二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五百七十三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五百七十四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五百七十五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五百七十六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五百七十七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五百七十八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五百七十九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五百八十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五百八十一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五百八十二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五百八十三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五百八十四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五百八十五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五百八十六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五百八十七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五百八十八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五百八十九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五百九十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五百九十一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五百九十二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五百九十三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五百九十四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五百九十五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五百九十六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五百九十七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五百九十八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五百九十九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六百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六百一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六百二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六百三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六百四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六百五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六百六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六百七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六百八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六百九 四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

聞鐘磬琴瑟之聲遂不敢復壞於其壁中得古文經傳那疏漢世通謂論語孝經爲傳故漢武帝謂東方朔傳曰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以是孔子所傳說異於先王之書也古文者倉頡本體也與篆籀少異孔壁所藏竹書漆字頭麤尾細似木蟲之科斗晉人謂之科斗文詳王隱晉書孔安國敘尚書乃有科斗文字之稱晉人之僞託也

齊論有問王知道多於魯論二篇古論亦無此二篇分堯曰下章子張問以爲一篇有兩子張凡二十一篇篇名曰從政皇疏曰古論有兩子張一是子張曰士見危致命爲一篇一是子張問孔子何如斯可從政

爲一篇又敘云古論篇次以鄉黨爲第二篇雍也爲第三篇內倒錯不可具說釋文敘引桓譚新論云古論文異者四百餘字王充論衡正說篇云夫論語者弟子共紀孔子之言行甚多數十百篇漢興失亡至武帝發取孔子壁中古文得二十一篇齊魯及河閒引者皆係說文爾雅之文惟說文琁字下引逸論語曰如玉之瑩璠字下引孔子曰美哉璠與遠而望之奐若也近而視之瑟若也一則理勝二則孚勝又王字下說曰玉粲之瑳兮其琁猛也瑩字下引逸論語曰如玉博士時尚稱難曉後更隸寫以傳誦攷漢書藝文志論語十二家有燕傳說三卷不載何閒論語意必河閒獻王所傳而充曾見之者也此二書均在三家之

外絕無師說可攷翟晴江謂河閒雖故趙地而偪近於燕疑燕傳即王充所云河閒論語此臆度之詞也安昌侯張禹本受魯論兼講齊說善者從之號曰張侯論爲世所貴包氏周氏章句出焉

疏曰漢書列傳張禹字子文河閒軹人也從沛郡施讐受易琅邪王陽膠東庸生問論語既皆明習舉爲郡文學久之試爲博士初元中立皇太子詔令禹授太子論語由是遷光祿大夫數歲出東平內史成帝即位徵禹以師賜爵關內侯給事中領尚書事河平知何者爲周氏二人之注無可分別也

古論唯博士孔安國爲之訓解而世不傳至順帝時南郡太守馬融亦爲之訓說

疏曰攷史記孔子世家孔忠生武武生安國爲武帝博士至臨淮太守蚤卒是孔子十一世孫也漢書藝文志云武帝末魯共王壞孔子宅欲以廣其宮而得古文尚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字也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獻之遭巫蠱事未列於學官案漢書不言安國作古文尚書孝經傳及論語訓解此敘又明言不傳而注中所集孔解疑皆後人

依託試觀其注聊人之子云聊孔子父叔梁紇所治邑是豈十一世孫之語氣耶後漢書列傳馬融字季長扶風茂陵人也爲人美辭貌有俊才博通經籍永初四年拜爲校書郎中陽嘉二年拜議郎梁商表爲從事中郎轉武都太守三遷爲南郡太守著三傳異同注孝經論語詩易尚書三禮年八十八延禧九年卒於家

漢末大司農鄭元就魯論篇章考之齊古以爲之注

疏曰後漢書列傳鄭元字康成北海高密人也師事京兆第五元先始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統歷九章算術又從東郡張恭祖受周官禮記左氏春秋韓詩古文尚書以山東無足問者乃西入關事扶風馬融融公車徵爲大司農不起隱修經業年七十四夢孔子告之曰起起今年歲在辰來年歲在巳其年六月卒

建也明帝卽位進封潁陰侯頃之爲司空錄尚書事青龍四年薨謚靖侯子泰嗣又王肅字子邕王朗之子東海郡人也魏侍中兼太常後遷中領軍加散騎常侍嗣蘭陵侯甘露元年薨謚曰景侯肅善賈馬之學而不好鄭氏采會異同爲尚書詩論語三禮左氏

解及撰定父明易傳集聖證論以譏短元東州大儒
孫叔然駁而釋之案王肅篡於司馬氏好與鄭君難
家語其所僞撰也釋文云周生烈燉煌人七錄云字
文逢本姓唐魏博士侍中邢疏文逢作文逸魏志附
見於王肅傳後裴松之注云此人姓周生名烈何晏
論語集解有烈義例其餘著述見晉武帝中經簿太
平御覽引周生烈子云舜嘗鴈五龍以騰店衢武嘗
服九駿以馳文塗此上御也馬總意林引周生烈子
四條書凡五卷其自序云六蔽鄙夫燉煌周生烈字
鄭康成之注周禮也明列鄭司農鄭大夫杜子春之
文逸張角敗後天下潰亂哀苦之閒故著此書以堯
舜作幹植仲尼作師誠云

前世傳受師說雖有異同不爲訓解中閒爲之訓解至
於今多矣所見不同互有得失今集諸家之善說記其
姓名有不安者頗爲改易名曰論語集解
疏曰集爾雅曾也廣雅聚也解廣雅說也大射儀注
攷見故嘗謂何晏等之有功於論語與李鼎祚之有
釋也謂曾聚孔安國包咸周氏馬融鄭元陳羣王肅
周生烈入家之善以說釋論語各記姓名示無勦說
功於周易其裨益後學均非淺鮮也
光祿大夫關內侯臣孫邕光祿大夫臣鄭沖散騎常侍
中領軍安鄉亭侯臣曹羲侍中臣荀顗尚書駙馬都尉
如注中所言包氏曰馬融曰孔安國曰之類是也此

闕內侯臣何晏等上

疏曰昔范武子謂何平叔王輔嗣罪深於桀紂未嘗不歎其言之過也錢氏大昕曰其誣以平叔爲尚書時奏請正身愼習有大儒之風茲觀其所撰論語注詳列諸家姓名遠勝於左傳之杜解而何氏又死於曹爽之難竊謂何晏乃魏室之忠臣亦孔門之功臣也乃攷之三國魏志云南陽何晏進孫也長於宮省又尚宮主以才秀知名好老莊言作道德論及諸文賦凡數十篇明帝以其浮華抑黜之及爽秉政乃復進敘任爲腹心以晏爲尚書典選舉晏等專政承勢竊取官物導爽立威私取先帝才人教習爲伎作閤室與晏等縱酒作樂爽弟中領軍義深以爲憂及爽敗義晏等皆伏誅夷三族裴松之引魏略云晏性自喜動靜粉白不去手行步顧影正始初爽用爲散騎侍郎遷侍中尚書前以尚主得賜爵爲列侯魏氏春秋云宣王使晏與治爽獄晏窮治黨與冀以獲宥疏丁鄧等七姓宣王曰當有八族晏窮急乃曰豈謂晏乎宣王曰是也乃收晏又方伎傳云晏夢青蠅數十頭來在鼻上以問管輅輅戒以位峻者顧輕豪者亡又有老生見不生常談見不談之誚常謂鄧颺行步筋不束骨脈不制肉起立傾倚若無手足謂之鬼躁何晏視候魂不守宅血不華色精爽煙浮容若槁木謂之鬼幽裴使君問何平叔一代才名其實如何輅曰其才若盆盎之水所見者淸不見者濁神在廣博志不務學談老莊則巧而多華說易義則美而多僞華則道淺僞則神虛輅以爲少功之才也蒙案陳承祚身爲晉臣不能無所偏袒而管輅之所言則正始之流風平叔之實錄也何與所上之奏所集之書大不相符耶夫是時也當塗之氣運未衰興午之逆謀未萌晏既爲爽所信任位列淸要自當剔違匡德以報國恩乃比之匪人輕浮躁進反欲挾子丹之豚犢以敵司馬之梟雄既無知人之明徒飾空言之奏導爽立威驕奢淫溢以致駢首受戮國運隨之迨禍已臨門晏復窮治黨獄較量於七族八族之間冀以倖免司馬氏直玩弄此輩於股掌之上可憫殊屬可笑大抵淸談之士競事虛浮可與參老莊不可與學孔

孟孟子所謂小有才者也則似論語非其所長集解
豈其所作耶又攷晉史列傳鄭沖字文和滎陽開封
人也起自寒微卓爾立操清恬寡欲耽玩經史接博
究儒術及百家之言動必循禮任眞自守魏嘉平三
年拜司空及高貴鄉公講尚書沖執經親授與侍中
鄭小同俱被賞賜俄轉司徒拜太保封壽光侯沖雖
位階台輔而不預世事武帝踐祚拜太傅進爵爲公
泰始十年薨謚曰成初沖與孫邕曹羲荀顗何晏共
集論語諸家訓注之善者記其姓名因從其義有不

安輒改易之名曰論語集解成奏之魏朝於今傳焉
又云荀顗字景倩潁川人魏太尉彧之第六子也幼
爲姊壻陳羣所奇性至孝博學洽聞理思周密魏時
累遷侍中爲魏少帝執經難鍾會易無互體又與扶
風王駿論仁孝孰先見稱於世代陳泰爲僕射領吏
部咸熙初封臨淮侯武帝踐祚進爵爲公遷司空司
徒太尉又行太子太傅泰始十年薨謚曰康蒙案魏
志不紀集解於何晏附傳而晉史特標集解於鄭沖
傳蓋沖與孫邕荀顗曹羲何晏同被詔敕撰成此書

故五人聯名表進而其書似出於鄭荀二人之手則
以鄭沖荀顗皆係一代名臣而沖與鄭小同齊名顗
又與陳羣連姻其博通經傳實有家法淵源故遠勝
於杜預之左傳集解而豈輕躁浮華之何平叔所能
獨任然觀各章所謂不安改易之處其辭氣句法與
王弼之易注郭象之莊子注大致相同蓋諸儒之訓
解或係鄭荀所集而所下之已意實出何氏所爲故
後世相傳謂之何晏集解云司馬氏之奏廢齊王也
表有光祿大夫關內侯臣邕之名刑疏云孫邕字宗

儒樂安博州人也

學而第一　釋文凡十六章朱子集注同漢石經每篇計章在後

子曰　注馬曰子者男子之通稱孔子也學者以時誦習也誦習以時學無廢業所以爲說懌也　釋文說音悅皇疏本作悅

正義曰此言開宗明義夫子欲人爲成已成物之君子以參贊天地之化育繼述往聖之心傳而其要不外乎好學子嘗曰我學不厭而教不倦又曰學而不

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何有者不難也子貢曰學不厭智也誨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聖矣此卽夫子之實錄所以承千聖百王之統而爲天下萬世之師也首一節言學不厭大學之明明德也後二節言致不倦大學之新民也學說文本作斆覺悟也从教从冂冂尚矇也篆文作學从爻爻效也效於古曰斆教人學亦曰斆學與教事本相因故字亦相通禮學記引兌命曰學學半傷尚書作斆學半謂教以先王之道導其性情使之覺悟而開其冒昧孟子曰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夫爲學所以致知也致知將以力行也學雖統貫乎知行而此節則專就讀書明理而言故中庸論爲學之敘博學審問愼思明辨篤行始終無不兼賅而必先以博學開其端博學者讀書明理也樂正崇四術立四教荀子爲聖門之教始於詩書而終於禮樂故王注以誦習言之蓋人之本性五仁者人也謂與人相人偶曾子制言篇曰人之相與也譬如舟車然相濟達也已先則拔之彼先則推之人非人不濟焉非焉走土非土不高水非水不流朱子仁說仁人心也在天地爲溫然生物之心在人爲溫然愛人利物之心君子所藉以修齊治平者惟卽此生生不息相親相愛之至意與爲貫徹流通然而爲仁有術仁道難全一視而同仁必篤近而舉遠若不學而愚愛無差等不知親親仁民愛物之先後勢必無父無君不失之爲我卽流於兼愛故夫子重言仁孟子兼言義荀子急言禮韓文公原相生相養以爲道曰博愛之謂仁卽繼之曰行而宜之謂義義者天理之自然人情之同然卽事物之當

然而裁之以必然禮則合乎天理人情之秩然有條有理而定爲品節者也然而在物爲理處事合宜曰義求古人之陳迹核乎天理人情使之精義入神動容中禮無過情無不及情之弊者其得力尤在於智故大學言正心誠意必先致知中庸言順親誠身必先明善鄭君注天命之性也以仁禮義信配木火金水而智運四德必配土以分王於四時孟子曰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智爲入聖之始基信則誠其意頂於行終以實成其所知而使仁之義添造悅字者非易象傳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說遊說喜說皆以言解釋之引申後人強分三音三說不亦字三乎字正見夫子循循善誘鼓舞盡神之妙說謂解釋而喜也从言从兌兌爲澤澤釋也講解釋而引之申之爲凡解釋之稱亦猶重也要至義之盡無不中乎禮者說文習鳥數飛也朱注謂學之不已如鳥之數飛也凡學有三時一曰身中時內則云十年學書計十三學樂誦詩舞勺十五成童舞象是也一曰年中時王制云春夏學詩樂秋冬學書禮是也一曰日中時學記云藏焉修焉息焉遊焉魯語云朝而受業晝而講貫夕而習復夜而計過是也是疏時是日中之時習是修故之稱亦猶重也要時不陵節而施之謂孫此無欲速之謂也乾之天行不息益之日進無疆書之逐志時敏禮之蛾子時術此無閒斷之謂也說文亦作夾象人兩腋之形故引申訓重黃先生據後漢書賈逵傳注訓亦爲實實與重義本相因然訓實雖意較沈著而訓重則語助深長三不亦字三乎字正見夫子循循善誘鼓舞盡神之妙說謂解釋而喜也从言从兌兌爲澤澤釋也講說遊說喜說皆以言解釋之引申後人強分三音三義添造悅字者非易象傳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新則爲時人而所學愈熟相說以解無不怡懌而舒暢杜氏春秋左傳敘所謂優而柔之使自求之壓而飫之使自趨之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溱然冰釋怡然理順者是也故知說之訓爲解釋而學之事爲誦習無疑王氏困學紀聞引虞溥贈學誥曰聖人之道淡而寡味故學者不好也及至期月所觀彌博所習彌多日聞所不聞日見所不知然後心開意明敬業樂羣忽然不覺大化之陶已至道之入神也學者不之人之爲學不外無欲速無閒斷學記當其可之謂

忠才不及而思志不立任子曰學所以治己教所以治人不勤學無以爲智不勤教無以爲仁

馬注云云疏曰說文子象人形因以爲男子之通稱則以子配字加子游子夏是也後又爲有德者之尊稱則以子配氏如有子曾子是也後又以尊稱其師則以子加氏上如子沈子子公羊子是也此經直言子曰者皆指孔子邢疏謂聖德著聞師範來世不須言氏人盡知之也曰說文詞也从口乙象口气出也王注云云疏曰周禮大司樂興道諷誦言語鄭注背文曰諷以聲節之曰誦說文讀籀書也謂抽繹其義蘊此皆析言之也渾言之古之誦習卽今之讀書也

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　注包曰同門曰朋也　疏曰朋古通用說文朋羣也鳥之羣飛以翼相輔引申爲凡羣之稱文朋滿宏反有或作友非樂音洛白虎通義辟雍篇引有朋作朋友

正義曰此節言爲學以及人也學記云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故一年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羣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學貴乎其能羣也有釋文本作友白虎通文引作朋友中庸言天下之達道五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而大戴記禮三本又言天地君親師蓋朋友該師徒而言故白虎通以朋爲弟子夫子及門三千身通六藝者七十七人考史記弟子傳子夏子貢子羔子蓉蔵句井疆廉絜來自衛子張公良孺來自陳樊遲后處公晳哀步叔乘來自齊司馬牛來自宋子游來自吳公堅定叔仲會來自晉秦祖壤駟赤來自秦公孫龍任不齊秦商來自楚皆不遠千百里而來孟子所謂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皇疏引江熙曰君子以朋友講習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遠人且至況其近者乎蓋道同志合聲應氣求如六律之調和如八音之諧暢天機洋溢鼓舞盡神所謂樂也樂說文从絲象鐘鼓之形木其絢簴也詩關雎二章言琴瑟友之三章言鐘鼓樂之樂與友自有眾算之分而說與樂更有內外之別故陸氏釋文曰自內曰說自外曰樂譙周謂說深而樂淺者非也

易蹇卦疏周禮司諫疏引鄭注三省章曰同門曰朋同志曰友公羊定四年何注亦同疏謂出禽頡篇而

鄭君注周禮大司徒又云同師爲朋同志爲友者皇疏謂同處師門曰朋同執一志曰友義本通也

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　注慍怒也凡人有所不知君子不慍之也

釋文慍紆問反

正義曰此節皇疏有二釋一言古之學者爲己人不見知而不怨一言教誨之道人有鈍根不能知解而不怒集解謂凡人有所不知則以後釋爲是學記曰力不能問然後語之語之而不知雖舍之可也舍之以俟其知即此經不慍之意李充云君子忠恕誨人畫地牽譬引類至忘寢食魏書儒林傳注引魏略曰樂詳字文載黃初中徵拜博士五業並授其或難質不解詳無慍色以杖之後漢書儒林傳張偉字仲業有頑固問至數十偉告喻殷勤曾無慍色門人感其仁化事之如父此得不知不慍誨人不倦之意者也

不倦何怒之有明夫學者始於時習中於講肄終於教授也蓋夫子一生自言學不厭而教不倦時習而說學不厭也朋來而樂不知不慍誨不倦也人有所不知不可以言怨人苟不見知不可以言怨考之說文及詩毛傳慍之本義皆訓怒怒而不爲怨所謂不慍者謂不加責怒循循善誘此善與人同成人之美之君子也釋文引鄭注慍怒也怒字安知非怒字之誤而後儒多以人不知爲人不己知考之易文言遯世不見知而無悶中庸上不怨天下不尤人人有不見知或言悶言怨言尤而斷不至顯形於怒況夫子常

論語首篇以爲君子定其歸時習而說成己之智也朋來而樂不知不慍成物之仁也終篇以爲君子提其要而知禮以成己知言以知人合之知命以知天

始終不外乎致知夫學至於知人知天則仁之至義之盡而知止於至善智已入於聖矣故曰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

何注云云疏曰說文慍怒也本義也韓詩車舝傳慍恚也左傳釋文慍怨也同毋之引申也倉頡篇慍恨也同韻之引申也詩孔疏引說文慍怨也怨蓋怒字形近而誤鄭君注猶是也周語芮良夫曰所怒實多則怒又怨字之訛

有子曰注孔曰弟子有若也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注鮮少也上謂凡在己上者也言孝弟之人必有恭順好欲犯其上者少也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

釋文弟大計反本或作悌下同好呼報反鮮仙善反皇本高麗本弟作悌詩思齊疏孝經事君章疏引無好字

正義曰朱注善事父母爲孝善事兄長爲弟犯上謂干犯在上之人作亂則爲悖逆爭鬬之事此言人能孝弟則其心和順少好犯上必不好作亂也朱子意與何解同皇疏云好心欲也犯諫爭也上君親也言孝悌之人必以無違爲心恭從爲性若有欲犯其君親之顏諫爭者此人少也引熊埋云孝悌之人志在和悅先意承旨君親有日月之過不得無犯顏之諫然雖屢納忠規何嘗好之哉當不義而諍之尙無意犯上必不職爲亂階也邢疏謂皇氏熊氏違背注意焦氏理堂補疏曰凡在己上之人必恭順而不犯其不好犯君親益不待言皇熊切言之與注意亦不違背蓋犯顏而諫在唐宋以後視爲臣道之常而聖人則以爲忠誠之變如龍逢比干不得已而爲之故雖或犯顏直諫而心實不好也如漢書蓋寬饒傳云好言事刺譏奸犯上意顏注奸音干干犯上意即犯上又敘傳云初成帝性寬進入直言是以王音翟方進等緝法舉過而劉向杜鄴王章朱雲之徒肆意犯上後漢書荀或亦云田豐剛而犯上犯上爲犯顏而諫古之通義也表記云事君可貴可賤可富可貧可生可殺而不可使爲亂鄭注亂謂違廢事君之禮爲亂即此所云作亂非必悖逆乃爲作亂也皇氏熊氏何知古人事君之禮故用以說此經邱光庭兼明書以犯上爲干犯君上之法令朱子集註以作亂爲悖逆

爭鬬之事夫孝弟之人不犯法令不悖逆爭鬬何待有子言之乎蒙案在上之人不一而君親其重焉者也犯上之事亦不一而犯顏其微焉者也上固可該君親犯亦可通爭諫曲禮云事親有隱而無犯事君有犯而無隱犯本爲人上者所不禁亦爲人下者所不爲人上者所不禁亦爲人下者所不爲此大不自或有然必出於萬不得已之苦衷而後爲此大不自安之變計所惡首惡其好不惡其犯也夫所好而出於犯上必其生性乖戾堅僻驕陵自恃才能自撫尊長則一好無所不好一犯無所不犯充其類之所至

必至於悖逆作亂而後已曾子事父母篇曰孝子之諫達善而不爭辯爭辯者作亂之所由興也公羊莊三十二年傳謂君親無將將而誅焉先軫憤激於歸囚因免胄而死敵鬻拳計出於兵諫遂刖足以守閽當時或諒其愛君後世深恐其害義此春秋防微杜漸之意也易曰履霜堅冰至子曰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辯之不早辯也夫犯上作亂相因而起有子究其禍於作亂而探其本於孝弟所以立千古臣子之鵠者至深且遠

豈以作亂必始於犯上而孝弟必不爲犯逆人苟忘其苟蔑其君必常慢其親而後敢於爲犯亡若孝弟爲百行之身必先忘其親而後甘於爲亂亡若孝弟爲百行之本萬福之源安得復有犯上作亂之事鮮矣未有雖語有抑揚而要皆斷其必無也

孔注云云疏曰史記孔子弟子傳有若少孔子四十三歲集解鄭元曰魯人今家語云字子有少孔子三十六歲或云古有巢氏之後不足信也荀子云有子惡臥而焠掌

何注云云疏曰云鮮少也者爾雅釋詁鮮罕也皆是之借鮮與尟同母也鮮與罕同韻也釋文引鄭注鮮寡也則又同義也

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注本基也基立而後可大成也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注包曰先能事父兄然後仁道可成也

釋文與音餘孝經敘疏北史引與皆作歟後漢書延篤傳北史孝行傳隋書孝義傳引弟作悌考文足利本無爲字王懋石渠意見拇新語皆以仁當作人

正義曰說文木丁曰本故朱子以爲猶根也學記三王之祭川也先河而後海或源也或委也此之謂務

本木之源猶木之本也務說文訓趣謂敏於事蒙案
當爲懋敎之借說文懋勉也敎彊也爾雅務訓强公
羊定二年傳不務乎公室也荀子大略篇務其業而
勿奪其時何休楊倞皆訓務爲勉朱子以爲專用力
是也爲仁初學記諸書皆引作爲人與上其爲人也
本一貫經傳人仁二字多通用如本草桃仁杏仁本
或作人此經并有仁焉仁爲人之借問管仲人也人
爲仁之借無求生以害仁唐石經仁作人觀過斯知
仁矣後漢書吳祐傳引作人是其例也與歟之借說

文段注云詞之舒也說苑建本篇引孔子曰君子務
本本立而道生夫本不正者末必倚始不盛者終必
衰詩云原隰既平泉流既清本立而道生蓋物有本
末事有終始末有其本亂而末治者亦未有薄所厚
而厚其所薄者人苟專用力於孝弟或修道於下而
思可移於君順可移於長孝弟即爲立身之本或行
道於上而立愛自親始立敬自長始孝弟又爲出治
之本推之齊家治國平天下放之四海而皆準施之
萬物而無窮孟子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人人親

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呂覽云夫孝三王五帝之本
務則又歸本於孝禮哀公問子曰身也者親之枝也
不能敬其身是傷其親傷其親是傷其本傷其本枝
從而亡是以孝經曰孝者德之本也敎之所由生也
疏引論語鄭注云孝爲百行之本言人之爲行莫先
於孝夫子常曰吾行在孝經志在春秋春秋時多犯
上作亂之人其源皆由於不孝不弟爰本魯史作春
秋挽之於已事之後與曾子述孝經明之於未事之
先惟是孝經舉天下之理皆歸之於孝而有子則舉
與孝經春秋之義相發明此有子之言所以爲似夫

子也
何注云云疏曰云本基也者詩南山有臺傳基本也
爾雅基訓始廣雅本訓始基爲牆之始木爲木之始
一義之引申也
包注云云疏曰中庸仁者人也親親爲大孟子親親
仁也仁之實事親是也管子戒篇孝弟者仁之祖也
爾雅齡注仁從孝弟生也皇疏引王弼曰自然親愛

爲孝推愛及物爲仁後漢書延篤論曰夫仁人之有
孝猶四體之有心股枝葉之有根本也則以孝弟爲
行仁之本義本慨然乃又曰仁以枝葉扶蘇爲大而
孝以心體本根爲先自後魏有先後大小之論宋有
體用性情之辨徒以一字之借而生節外之談似可
不必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注包曰巧言好其言語令色善
仁
也
皇本仁上有有字

正義曰說文仁从二人古文从千心左曩七年傳參
和爲仁禮中庸記記仁者人也謂人與人相親偶也
故朱子以仁爲心之德愛之理又云愛之理乃所以
爲心之德不可離愛以言仁也仁者務以親愛待人
其辭氣多遜順其顏色常和厚而巧令者朱子謂其
致飾於外務以說人皇疏謂此人本無善言美色而
虛假爲之引王肅曰巧言無實令色無質蓋色取仁
而行違假託親愛之名而無親愛之實卽其所以巧
令之證其居心多不可問禮記仲尼燕居曰給奪慈
仁大戴禮文王官人曰面譽者不忠飾貌者不情又
曰其就人甚速其叛人甚易皆誅心之論也書皐陶
謨曰巧言令色孔壬爾雅釋詁壬佞也佞从仁从女
所謂婦人之仁似仁而非仁故曰鮮矣仁言鮮者絕
無可知也故曾子立事篇曰巧言令色難於仁矣夫
容貌辭氣顏色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固不可不留意
所惡於巧言令色者惡其爲巧令非惡其留心言色
也
包注云云疏曰巧好同韻幽部字令善爾雅釋詁文
曾子曰注馬曰弟子曾參也吾日三省吾身爲人謀而不忠乎與
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注言凡所傳之事得無
釋文三息暫反又如字省悉井反視也素不講習而傳之乎
如字傳直宣反鄭注云魯讀傳爲專今從古皇本高
麗本交下有言字荀子勸學篇三作參史通序傳篇
引作吾每自省吾身
正義曰爾雅釋詁省察也說文省視也从眉省从少
中木初生也古文从少从目謂察之於微也三者皆
及人之事而曾子則反求諸己釋文引鄭注謂思察
已之所行也朱注引尹氏謂曾子守約故動必求諸
身大戴禮有曾子十篇所云君子攻其惡求其過又

云君子愛日以學及時而行日旦就業夕而自省思以沒其身又云君子疑以終身此皆返躬日省之意也三省者每日省此三事或謂三為息暫反謂一日之中三回省察不敢斷暫時或忘也忠說文敬也从中从心忠本以心言引申之凡自盡皆曰忠故程子云盡己之謂忠信說文誠也从人从言信本以言言引申之凡誠實皆曰信故程子云以實之謂信傳謂受之於師傳之於人不經先習而妄傳豈不誤人故邢疏以為傳惡穿鑿也毛大可云傳授也非受也是以

傳曰傳業漢儒林傳傳業寖盛後漢包子良受業長安杜撫受業於辭漢是也傳恐不習者如董仲舒傳公羊春秋其所傳弟子惟東平嬴生不乖所傳餘即開門授徒轉相浸易故申公設教勿使傳疑疑者即闕而勿傳此明證也蓋三者皆及人之事本是一例以見物我之無閒內外之交修而皇疏引袁氏云常恐傳先師之言不能習也以古人言必稱師也或遂以傳為傳於己而恐不熟習則於人無涉而省諸身亦常事矣

馬注云疏曰史記弟子傳曾參南武城人字子輿少孔子四十六歲孔子以為能通孝道故授之業作孝經死於魯顏氏家訓云曾子七十乃學名聞天下宋祁筆記云曾子年七十文學始就乃能著書非老而學也

何注云疏曰皇疏云得無猶無得也素本也

子曰道千乘之國注馬曰道者謂為之政教也司馬法六尺為步步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出革車一乘然則千乘之賦其地千成也居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奇惟公侯之封乃能容之雖大國之賦亦不是過焉包曰道治也千乘之國者百里之國也古者井田方里為井

十井為乘百里之國者適千乘也馬融依周禮包氏依王制孟子義疑故兩存焉

釋文道音導本或作導乘繩證反千乘大國之賦也

皇本高麗本道作導隸釋載漢殘石經乘作棄說文同

正義曰道本作導訓引導誘導从寸為法度故包氏訓治馬氏謂為之政教邢疏云馬據道之以政包據道之以德其實有是德始有是政要必內外交修人已交飭也千乘出車之法後儒多從馬注漢書刑法志云因井田而制軍賦地方一里為井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方十里成十為終終十為同同方百里同

十爲封封十爲畿畿方千里有稅有賦稅以足兵故四井爲邑四邑爲邱邱十六井也有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千戈備具是謂乘馬之法一同方百里提封萬井除山川沈斥城池邑居園囿街路三千六百井定出賦六千四百井戎馬四百匹兵車百乘此卿大夫采地之大者也是謂百乘之家一封方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萬井定出賦六萬四千井戎馬四千匹兵車千乘此諸侯之大者也是謂千乘之國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萬匹兵車萬乘故稱萬乘之主班志似爲馬注所本所云司馬法他書引之者非一其曰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十爲通通爲匹馬三十家士一人徒二人通十爲成成百井三百家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十成爲終終千井三千家革車十乘士百人徒二百人十終爲同同方百里萬井三萬家革車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此鄭君周禮小司徒注所

引詩甫田箋亦用之者也其曰四邑爲邱有戎馬一匹牛三頭是曰匹馬邱牛四邱爲甸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戈楯具備謂之乘馬此服虔左傳注所引見於詩信南山正義者也鄭君注論語亦引司馬法但欲見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奇故不引邱甸而引通成其下又引一車七十五人參合二文爲一小司徒賈疏以一車三十八甲士多步卒少爲畿內采地法以一車七十五人甲士少步卒多爲畿外邦國法而一言通成一言邱甸則以通治溝洫與賈出稅者又有異也黃先生曰古司馬法馳車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輜車炊家子十人固守衣裝五人廄養五人樵汲五人合馳車輜車之百人爲一乘其法有成出一乘者以助法言也成方十里九百夫之地以助法之有公田者除之實得八百夫賦法八家出一夫則一成得出百夫也有甸出一乘者以貢法言也貢法無公田以每井九夫計之甸六十四井得五百七十六夫以八家出一夫計之則一甸出七十二夫適足馳車

步卒之數也其法又言成出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
者此統馳車輜車之士徒攝舉其重者言之也周法
卒長皆上士兩司馬皆中士伍皆有長徒二十人者
伍長是也士十人者下士爲二伍之長也周官言九
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邱四邱爲甸甸與乘古字
通用稍人掌邱乘之政令邱乘即邱甸是甸出兵車
步卒以九夫積算之法軍旅以五爲數而獨以四兩
爲卒縣師云以作其眾庶及馬牛車輦會其車人之
卒伍既曰馬曰車而又曰牛曰輦既曰伍而又曰卒

是馳車輜車通用百人之法書序戎車三百兩虎賁
三百人是虎賁爲百夫長之法漢志稅以足食賦以
足兵稅取諸公田故論成出一乘之法必除公田一
百夫之地以給十一之正供賦取諸私田故統一成
八百夫算之八家同井即八家相更以出賦卒孫子
用閒篇言興師十萬內外騷動不得操事者七十萬
家曹注云一家從軍七家奉之此周法也左傳晉城
濮之戰用三軍見僖公二十八年而成公二年傳云
齊景公時有司馬田穰苴善用兵周禮司馬掌征伐
六國時齊威王使大夫追論古者兵法附穰苴說於

其中凡一百五十篇號曰司馬法案今所傳止三卷漢儒所引多不在其中似非一書也云千乘之賦其地千成居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畸者案成方十里爲方一里者百則千成爲方一里者十萬以開平方法開之列方積十萬里下至單數凡六位兩位作一點凡三點三點根必百初商定爲三百里三三如九就於十萬里內減去九萬里尙餘一萬里次商定爲一十里一三如三每廉積應三千里兩廉共積六千里又加隅積一一如一一百里就於前餘一萬里內

減去六千一百里尙餘三千九百里三商定爲六里三六十八一六如六每廉積應一千八百六十里兩廉共積三千七百二十里又加隅積六六三十六里就於前餘三千九百里內減去三千七百五十六里尙餘一百四十四里不盡若欲再開每邊向不足半里就用命分法以方邊三百一十六倍之六百三十二爲分母以餘數爲分子命爲六百三十二分里之一百四十四是方積十萬里開得方邊三百一十六里又六百三十二分里之一百四十四故曰千成地

附梅氏筆算圖於後

何注云云疏曰云馬依周禮者大司徒職凡建邦國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諸侯方四百里諸伯方三百里諸子方二百里諸男方百里是馬氏所依也千乘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奇伯子男皆自三百里以下故惟公侯之封乃能容之云大國之賦不是過者禮坊記云制國不過千乘左傳言成國不過半天子之軍史記言周封伯禽于魯地方四百里明堂位則以成王欲廣魯於天下地方七百里然其言疊之軍賦亦不過革車千乘而已不過云者謂軍賦以是爲

限也云包依王制孟子者王制云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孟子對北宮錡言周室班爵祿說與王制同趙注諸侯方百里象雷震也孟子答慎子又言周公之封於魯太公之封於齊地非不足而僭於百里是皆包氏所依也王氏鳴盛曰自何休注公羊傳初稅畝云聖人制井田之法十井共出兵車一乘包咸亦謂十井爲乘何楷辨之謂使十井出一甸之賦則其處又過於成公之邱甲此說精矣今考王制云云康成以爲夏制五等之爵三等受地齊魯之封皆在武王之世孟子大都據初制而言職方氏賈疏申鄭意謂其時九州之界尚狹至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攝政致太平制禮成武王之意斥大九州於是五等之爵以五等受地則周禮大司徒所云是也王與之云孟子見戰國爭雄壤地廣袤遂援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之制以抑當時幷吞無厭之心若今之偏州下邑奚啻百里周禮所載不爲過也左襄二十五年傳子產對晉人曰昔天子之地一圻列國之地一同今大國多數圻矣若無侵小何以至焉此亦救時之談非核實之論也黃先生曰周官公侯田方百里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一百里以出賦之地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孟子答北宮錡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言也孟子答北宮錡言周室班爵祿慎子以齊五十里本諸舊聞以制祿之地言也其答慎子以齊魯俱封百里或謂孟子於籍亡之後未見周禮遂以制祿之數爲封疆之數或謂周初承殷制三等之封周公斥大之以三等之封爲制祿之地孟子據周初言其小以抑慎子也王制作於漢博士在文帝十六年分封諸王之時賈誼眾建少力之計行而博士承旨定制審時宜以合上意在周官書未行之前而其說依據於孟子下逮白虎觀諸儒不敢違祖訓而參異說當時遂成定論然畿內列侯大夫元士之班祿同於畿外之班祿則可而畿外列侯之封疆同於畿內之列侯大夫元士不可也況周官之必不可妄駁也耶

敬事而信　注包曰爲國者舉事必節用而愛人　節用者敬慎與民必誠信也　節用者不奢侈也國以民爲本故愛養之也使民以時　注包曰作事使民必以其時不妨奪農務也　朱石經敬作欽避諱也

正義曰敬說文肅也從攴從苟苟自急敕也曲禮曰毋不敬何允注在貌爲恭在心爲敬釋名敬警也恆也恆自肅警也心能振肅則遇事專一不外散故程子曰主一無適之謂敬太公丹書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治大國者承天王之爵土守祖宗之廟社稷之重民之財用而復有太府王府內府外府之屬司會司書職內職歲之官無非爲凡事不可不以敬愼自持也信說文訓誠從人言古文從人口又從言從心謂言出於心無虛僞也引申之爲凡誠實之稱凡事敬於已尤必信於人故程子言主敬周子言存誠左傳僖公二十五年晉文公曰信國之寶也民之所庇也治大國者地大人衆以一人之教令聯萬姓之性情與民不可不以誠信相孚也愛說文作悉廣雅釋詁愛仁也子謂樊遲曰仁者愛人韓子原道博愛之謂仁莊子能愛利人謂之仁說苑說叢篇愛施者仁之端也人者對已之稱言人所以賅臣民愛人者本仁心以爲仁政也然必先之以敬信樊遲問仁子曰執事敬子張問爲仁子曰信則人任焉是敬信所以全仁即所以愛人之本也節用者愛民財也易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王制冢宰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量入以爲出周禮天官以九式均節財用府內府外府之屬司會司書職內職歲之官無非爲制節謹度而設此皆愛民之財也王制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周禮均人凡均力政豐年用三日中年用二日無年用一日大宗伯以軍禮同邦國大役之禮任衆也大田之禮簡衆也大師之禮用衆也左傳莊公二十九年凡土功龍見而畢務戒事也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周語單襄公曰雨畢而除道水涸而成梁清風至而修城郭宮室所謂大役任衆之時也大司馬中春教振旅中夏教茇舍中秋教治兵中冬教大閱左傳隱公五年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周語三時務農而一時講武所謂大田簡衆之時也至於大師用衆或出於事之不得已如成湯舍穡事而伐夏周宣當六月而興師而說以使民民忘其勞務當以小民稼穡之艱難置於深宮之寤寐而度其早晚計其豐凶刻刻以不違農時爲念此皆愛民之力也諸侯之制雖與天子不同

而干乘之國其大致不甚相遠要以敬信裕愛人之原節用時使行愛人之政此孟子對齊梁大國之君所以不外仁心仁政也子謂子張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爲仁矣恭寬信敏惠實與此章相表裏

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注馬曰文者古之遺文也

釋文孝弟音悌汎孚劍反行下孟反朱注如字讀皇本孝弟作悌左襄廿八年疏引汎作氾韓文讀墨子引作泛荀悅漢紀孝元帝論以學文上有可字謹信仁文通叶眞文部

正義曰皇疏弟子猶子弟也子善父母爲孝弟善兄

長爲悌父母親故云入兄長疏故云出也接外之禮唯謹與信向明事親此辨接外也說文謹慎也謹與信皆从言引申之可通於言行故朱注云謹行之有常也信行之有實也汎或引作氾泛廣雅釋詁博也釋言普也故皇疏訓廣汎與泛皆借字當以氾爲正親廣雅釋詁近也朱注衆謂衆人仁謂仁者以用也餘說文饒也廣雅盈也謂弟子年富力强饒有盈餘之才力也故論衡效力篇云人有知學則有力矣能學文有力之驗也文古之遺文皇疏即五經六籍也

謂詩書禮樂易春秋漢謂之六藝故釋文引鄭注云文道藝也大戴禮保傅篇曰古者王子年八歲而出就外舍學小藝焉履小節焉束髮而就大學學大藝焉履大節焉盧辯注小學謂虎門師保之學也大學王宮之東者東髮謂成童白虎通曰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是也此天子教子之禮也尚書大傳曰公卿之太子大夫元士之嫡子年十三始入小學見小節而踐小義年二十入大學見大節而踐大義此世子入學之期也又曰年十五入小學十八入大學者

謂諸子性晚成者至十五入小學其早成者十八入大學內則曰十年出就外傅居宿於外學書計者謂公卿以下教子於家也至漢書食貨志曰八歲入小學學六甲五方書計之事始知室家長幼之節十五入大學學先聖禮樂而知朝廷君臣之禮則又概言弟子入學之期也顏氏家訓引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又引諺曰教婦初來教兒嬰孩蓋以弟子年富力强饒有盈餘之才力有餘天性未鑿觀曲禮內則少儀諸書以及管子弟子職賈子保傅篇其小學所教者無非灑掃

應對進退周旋之節孝悌謹信親師取友之方而又用其優餘之才力使之讀書論文藉以稽考聖賢之成法識事理之當然以爲修齊治平之本迨十五入大學而三年習一經至三十而成立通經足以致用經明而行益修朱子所謂小學先行後文大學先文後行者是也自邢疏本莊子天道篇注以有餘爲閒暇遂不得不淺言文而尹氏以學文爲辭章洪氏以學文兼儀文戚鶴泉以學文爲識字則與夫子四教之文不合矣

馬注云云疏曰古之遺文即六經史漢謂之六藝毛大可云古有六藝家經解六教是也孔子世家謂孔子成六藝序書贊易刪詩定禮正樂修春秋弟子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通詩書禮樂者蓋三千焉漢儒林傳博學乎六藝之文淮南子孔某通六藝之論皆指六經言自鄭康成與林孝存爭周官得失凡少儀學記中藝文之藝皆注作周官藝物之藝以致徐幹作藝記直實以六物焉

子夏曰賢賢易色注孔曰子夏弟子卜商也言以好色之心好賢則善也　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注孔曰盡忠節不愛其身也　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

釋文夏戶雅反

正義曰賢賢賢人之賢也皇疏又一通云上賢字猶尊重也下賢字謂賢人也言尊重賢人則改易其平常之色更起莊敬之容也蓋曾子省身皆及人之事傳謂傳於人三句本一例子夏論學皆克己之功色謂己之色四句亦一例也致說文送詣也从夂至鬯語注訓歸故朱注以爲猶委也父母言力事君言身之所故云竭力臣主捍難禦侮故云致身要之力與色叶身與信叶上下以就韻亦互詞以見義也皇疏引王雍曰言能行此四者雖云未學而可謂已學也生而知者上學而知者次若未學而能知則過於學矣蓋假言之以勸善者皆皇疏以爲親主家門非患難之所故云竭力臣主行也朱注引游氏曰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能文學名而其言若此則古人之所謂學者可知矣朱子曰予夏言有能如此之人苟非生質之美必其務

學之至雖或以爲未嘗爲學我必謂之已學也陸稼書謂此章是子夏想實行之人而因思實學之難學對行說專指讀書窮理天下實行必由乎實學自古篤行之人皆好學之人未有不讀書不窮理而能篤行一無虧欠如是者人能若此或疑其由於生質之美未必皆學問思辨之功於是有謂何必讀書者矣有謂盡倫卽是學更別無學者矣不知此種人非淳華之人所能到亦非徒惘惘無華厚重少文之人所能到若不學而能如此便是生知安行而生知安行之人不可多得其必從讀書窮理來無疑也雖曰未學嘗先生謂假設之虛詞與雖嘗之一例而或乃以實詞解之皇邢二疏以未學爲生質之美或又以爲未習訓詁辭章之學則虛詞而以實意解之是未識古人抑揚反覆之辭氣也

孔注云疏曰史記弟子傳卜商字子夏少孔子四十四歲孔子旣沒居西河教授爲魏文侯師集解引家語曰衛人鄭元曰溫國卜商索隱劉氏云今同州河西縣有子夏石室學堂在也子夏序詩傳易孔子

以春秋屬商又傳禮著在禮志云以好色之心好賢者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能以好色之心好賢是改易其所好也易讀入聲漢書李尋傳論天象云少微在前女宮在後賢賢易色取法於此顏注尊上賢人輕於色也易訓輕易讀去聲又遠色貴德之意是皆以色屬人不屬己與下三句體例不符云盡忠節者皇疏致極也士見危致命故云不愛其身也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注孔曰固蔽也一曰言人不能敦重旣無威嚴學又不能堅固識其義理也

正義曰朱注重厚重威威嚴固堅固也輕乎外者必不能堅乎內故不厚重則無威嚴而所學亦不堅固也蒙案集解以學爲讀書朱子以學兼知行陸稼書謂首節是主敬次節是存誠重卽整齊嚴肅之意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卽重而威也不重則孟子所謂暴其氣學必深沈而後能固不重則躁讀書窮理之功必泠學必鎭靜而後能固不重則躁讀書窮理之功必隨得而隨失省察克治之念必乍密而乍疏此善申朱注者也揚子法言修身篇云言重則有法行重則

有德貌重則有威好重則有觀言輕則招憂行輕則招辱貌輕則招淫蓋君子所學無一不貴厚重而此章之學似當以學禮言左傳成公十三年劉康公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以之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是故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勤禮莫如致敬盡力莫如敦篤貴子道術篇動有文體謂之禮反儀爲詭誠動可畏謂之禮爲濫容服有義謂之儀反儀爲譎禮運曰禮不犯謂之嚴反嚴爲輾禮運曰禮威反威爲圄臨制不犯謂之嚴反嚴爲輾禮運曰禮

義也者人之大端也所以講信修睦而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也樂記曰致禮以治躬則莊敬莊敬則威嚴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易慢之心入之矣是以聖賢之學不外致敬以動禮惟人有禮義故動作有威儀威儀者後人所藐視以爲在外最麤淺之事而不知古人卽此以爲定命之符故洪範五行傳以貌言視聽推五事之災祥春秋內外傳以俯仰高卑占一時之休咎固如天保定爾亦孔之固韓詩外傳曰言天所以保定人之甚固也荀子儒效篇云萬物莫足以傾之謂固詩曹風曰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心如結兮毛傳言執義一則用心固易文言傳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直其正方其義也敬義夾持內外交養而後德性堅定學識深純聖門傳道惟曾子傳經惟子夏二人乃厚重少文篤信謹守之儒故相士之方先器識而後文藝學問之道取高明尤貴沈潛

孔注云云疏曰云固蔽也者案固有二義一爲堅固何解後一說是也一爲蔽固孔注說是也曲禮輟朝而顧君子謂之固鄭注固謂不達於禮是由於不學所以蔽塞不通學則達於禮而不固矣那疏申孔注固訓錮蔽以學則不固別爲一節朱子嫌其句法參差游定夫張橫渠皆同那說非也然皇疏訓蔽爲當猶詩三百一言以蔽之蔽云雖學不能當道理是欲合孔何爲一而强用詩三百章之句包注殊非孔義也一曰云云疏曰此注明係何氏別引一說而皇疏亦以爲孔注誤也云敦重者中庸敦厚以崇禮易傳安

士敦乎仁敦乃惇之借說文惇重二字皆訓厚周語所謂惇慤純固是也

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注鄭曰主親也憚難也

釋文無作毋云音無本亦作無憚徒旦反宋刻九經本無作毋

正義曰皇邢二疏皆以三句連作一節主與下友字對曾子制言上曰有知焉謂之友無知焉謂之主孔巽軒補注主若主顏讐由之主鄭君訓親謂奉以爲主而親近之孟子曰觀近臣以其所主觀遠臣以其所主主固不可不慎也中心爲忠人言爲信朱子信不如己而可與之共學乎說苑孔子對哀公曰夫

弓矢和調而後求其中焉馬慤愿順然後求其良材焉人必忠信重厚然後求其知能焉今人有不忠信重厚而多知能如此人者譬猶豺狼與不可以身近也是謂不忠不信而與己大相反者也或又以不如己爲不及己曾子制言中引周公曰不如我者吾不與處損我者也與吾等吾不與處無益我者也吾所與處者必賢於我呂覽觀世篇所引略同又驕恣篇引仲虺曰諸侯之德能自爲取師者王能自取友者存其所擇而莫如己者亡注引此經以證說者謂如

不如計較優劣既無問算問不能之虛衷又乏善與人同之大度且已劣人人亦劣己安得勝於己者而友之不知同志爲友與泛交不同交則不妨泛愛以容眾友則必須小心以擇善此夫子所以有益友損友之辨皇疏引蔡謨云本言同志爲友此章所言謂慕其志而思與之同不謂自然同也夫上同乎勝己所以進也下同乎不如己所以退也求友之道固當見賢思齊同志於勝己所以進德修業成天下之亹亹今言敵則爲友則直諒多聞之益便辟善柔之誡矣

奚所施也蓋友者親之詞較主爲尤密故以已親人不容冒昧以致損而人之親已特無嚴拒以招訟此尊賢容眾泛愛親仁所以並行不悖也朱注勿亦禁止之詞憚畏難也自治不勇則惡日長故有過則當速改不可畏難而苟安也程子曰舉問之道無他知其不善則速改以從善而已黃先生曰鄭注憚訓難是明知宜改而心有所難或自慮表暴或苟爲因循雖夜覺曉非今悔昨失而終不改也陸稼書謂當如天之風行雷動故易象傳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

則遷有過則改書曰改過不吝思不在自知之不明而在自治之不勇也汪氏琬曰易於頤卦之後系以大過其在頤曰山下有雷頤君子以愼言語節飲食聖人以爲言語飲食特細故耳及其不愼不節則必爲過之大者繫辭曰顏氏之子其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夫知而不行此卽改過之道也吾謂善改過者始乎悔而成乎勇

鄭注云云疏曰云主親也者說文主鐙中火主也从主象鐙形从丶象火主蓋夜必以火爲主人所親近也父說文作𠂤謂从又執杖古鐘鼎文皆作𠬜爲又執丶蓋父爲一家之主最親者也君从尹口以發號尹爲又執一故君爲一國之主最尊者也由是漸推漸遠引申之則爲主客之主而友从二又則交相佑助親如左右手也云憚難也者說文憚忌憚也一曰難之也是注所本皇疏勿猶莫也友主切磋若有過失當更相諫諍莫難改也又引李充云若友失其人改之爲貴謂結友過誤不得善人則改易之莫難之也是皆通上二句爲一節

曾子曰愼終追遠民德歸厚矣 壯孔曰愼終者喪盡其哀也追遠者祭盡其敬也人君能行此二者則民化其德而皆歸於厚也

正義曰此言喪祭之禮先王以孝治天下也終父母之喪也愼終者雜記所謂三日不怠三月不懈期悲哀三年憂者是也檀弓曾子曰喪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蓋孝子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喪致乎哀不敢不勉不忍於其終而忽之也遠祖宗之祭也追遠者中庸所謂修其祖廟

說其裳衣陳其宗器薦其時食者是也儀禮喪服傳天人本乎祖祭祀思敬所以追孝不敢以其還而忘之也至喪禮亦有所謂追遠者坊記曰實禮每進以讓喪禮每加以遠檀弓子游曰浴于中霤飯于牖下小殮于戶內大殮于胖殯于客位祖于庭葬于墓所以示遠也親之終遠之始也反哭練祔所以追遠也

曾子能全孝道夫子授之以孝經子曰孝子之喪親也

抑與之與注鄭曰子禽弟子陳亢也字子禽也子貢弟子貢也亢怪孔子所至之邦必與聞其國政求而得之耶抑人君自願與之爲治耶

釋文貢本亦作贛音同之與音餘抑於力反漢石經子貢作贛抑與作意子同音借字

正義曰陸稼書云夫子在當時如祥麟威鳳所在傾動如宋之厄匡之畏陳蔡之圍其必不能與夫子合者不過一二人如道不行之歎祇歎其不能奉社稷以從耳若夫心說誠服隨處皆然其邦之安危治亂必聞之其俗之眞淫奢儉必聞之其先世之典章制度其君臣上下之淑慝臧否必聞之雖不得一試其異乎人之求之與注鄭曰言夫子行此五德而得之與人求之異明人君自與之也

期月三年之效而見聞益廣起發益多後日刪詩書定禮樂修春秋多得力於此自流俗觀之有莫測其所以然者此子禽所以有求與之問也朱注抑反語詞

正義曰聞其政與知其政異知或出於臆度聞必由於告語夫子之必聞由於人君之願與而夫子之所以必聞實由於五德之感人而樂與故聞必本於告求之與也與一本求之與作求之也與皇本作求之也史記弟子傳引作求之也

鄭注云疏曰史記弟子傳端木賜衛人字子貢少孔子三十一歲常相魯衛家累千金卒終於齊漢石經貢作贛贛賜也古人名字必相應貢借字也子禽史記不列弟子傳而於子貢傳述陳子禽之問答家語七十二弟子篇曰陳亢陳人字子亢一字子禽少

春秋有孔子列國景仰如泰山北斗莫不想望其丰采而未經親炙敬信之至不免有嚴憚之心豈知聖人與天地合其德與四時合其序故厲而先溫威而不猛恭而能安而望之儼然者即之也溫一見晉接之餘德盛禮恭睟盎現於面背可敬彌覺可親盛德之感人如太和之動物不言而愉不介而孚令人如坐春風如愛冬日有不知其所以然而不能不盡情傾吐樂爲告語者此夫子過化存神之妙也五者皆柔德鄭注言五德朱注言五德之容有是德乃有是容謂夫子之盛德光輝接於人者是也溫溫之借說文善也荀子非十二子篇其容良注良謂樂易也溫良古人多疊用周書謚法解溫良好樂曰良儀禮喪服傳注必求其寬裕慈惠溫良恭敬是也恭謚法解正德美容曰恭尊賢敬讓曰恭皇氏恭近於禮疏其是遜從貌思恭疏謙接謂之恭儉說文約也謂簡約也廣雅釋詁少也

冲氣象令人或生嚴憚未免關其口而奪之氣其實盛德之容雖五而即之也溫一溫字足以實之然夫子又非一於溫柔也及聽其言也厲而議論必規於正謀畫雖千以私列國之君臣或嫌其迂闊或忌其正直一轉念間私意漸起此其所以不能奉祉稷以相從而列國之政事夫子已耳熟能詳矣其諸語詞見公羊桓六年閔元年僖二十四年宣十五年等傳鄭注云疏曰云人君自與之者此據邢疏本史記集解引同皇本作人君自願求與爲治也蓋得由於

與朱子意同陸稼書謂天下人無不可以感動也皇
疏引顧歡謂非求非與直自得之其故何也夫五德
內充是非自鏡夫子求知乎已而諸人訪之於聞故
曰異也抑知聞必由於告無所告卽無所聞非與將
何所得耶又一通引梁冀云夫子所至之國入其
境觀察風俗以知其政教其民溫良恭儉讓則知其君
之溫良恭儉讓也然經文明以五德屬夫子而何以
觀之於民耶此必不可通之說也

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注孔曰父在子不得自專故觀其志而已父沒乃觀其行

在無所改於父之道也

乃觀其行也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注孔曰孝子在喪哀慕猶若父

沒而改變其心況父之所行合於道義則父作子述
繼志述事此武周所以稱達孝也後世人心不古春
秋以降如孟莊子之不改父臣與父之政者卒少其
人父目未瞑子將跨竈田舍翁之土障廐紼徒資笑
談或以舊日之設施爲樸陋而自炫其才華或以先
朝之制度爲謹嚴而漸弛其防檢使令之婢僕因積
嫌而棄若弁髦顧命之大臣以嚴憚而視同芒刺柄
權在握揮霍從心不顧是非動矜拋作俗諺所謂一
朝天子一朝臣此痛心之論也夫子有慨於此而思
孝子之不忘親者一再言之此節三句宜一貫讀觀
其志觀父在時之順親否也觀其行觀父沒時之背
親否也迨至三年之久而不以存沒易其心則其終
身不改可知也此終身慕父母之大孝也三年者天
下之通喪也禮坊記引三年無改而以高宗梁闇三
年不言爲證曾子本孝篇孝子父死三年不敢改父
之道故孔注以在喪哀慕言卽喪期以驗其久也注
容甫三九釋曰三年者言其久也何以不改也爲其
爲道也三年云者雖終其身可也蓋父之道行之合
於道者也若所行之非道則大禹之幹蠱嗣興蔡仲
之改行帥德又以善改速改爲孝不得如章惇高拱
之邪說專以紹述爲名而不論道之合與否命之治
與亂也
孔注云疏曰孔以其志其行謂子之志行故皇疏
云其其人子也錢氏大昕則以爲父之志行觀志謂

先意承志諭之以道觀行謂善繼善述但下文明言父之道則別乎父而曰其志其行其者其子非即其父也且父之志行何以僅曰觀而已耶葉氏適習學記以三年無改爲句謂終三年而不改在喪之意則於事父之道可謂之孝然明曰父之道所以不可改初非謂事父之道曾子可互證也

有子曰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斯爲美小大由之

正義曰朱注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也和者從容不迫之意蓋禮之爲體雖嚴然皆出於自然之理故其爲用必從容而不迫乃爲可貴先王之道此其所以爲美而小事大事無不由之也

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注馬曰貴和而每事從和不以禮爲節亦不可行也

漢石經作亦不行也無可字公羊宣九年傳注引末三句作孔子曰

正義曰朱注承上文而言如此而復有所不行者以其徒知和之爲貴而一於和不復以禮節之則亦非復禮之本然矣所以流蕩忘反而亦不可行也意與馬注合蒙案此兩節俱爲放蕩者戒陸稼書說是也

禮中庸曰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親親仁也尊賢義也仁之至義之盡而節文斯二者謂之禮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教者教以禮所謂天秩天序也禮非逆乎天之理拂乎人之情而强爲此拘苦繁瑣之節也古先王緣情制禮本性作儀因父子之有親制士冠之禮而爲醴醮祝字以行之因君臣之有義制聘覲之禮而爲堂廉拜揖以行之因夫婦之有別制士昏之禮而爲弁次帨鞸以行之因長幼之有序制鄉飲酒之禮而爲雉腒嚴然皆出於自然之之因朋友之有信制士相見之禮而爲摯贄以行之行之本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也和者從容不迫乃爲可貴先王之道此所固有發乎情之烏可已大而朝覲會同冠昏喪祭小而衣服飲食揖讓周旋誠有如此則安不如此則不安者不啻猗歟之說我口安宅之適我身初非强人以所難能責人以所本無也易繫辭曰履和而至序卦傳曰履而泰然後安故禮之體雖主於敬而禮之用本出於和管子心術篇上禮者因人之情緣義之理而爲之節文者也董子繁露天道施篇曰夫禮

禮情而防亂者也民之情不能制其欲使之度禮曰視正色耳聽正聲口食正味身行正道非奪之情也所以安其情也荀子曰先王制禮所以養人之欲給人之求也孰知夫恭敬辭讓之所以養安也孰知夫禮義文理之所以養情也人苟忘情偷惰之爲安若者必危苟情說之爲樂若者必滅故人一之於禮義則兩得之矣此皆言禮之未嘗不和也故曰義以爲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三千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毋不敬有子特拈出一和字以見敬之無不和則禮本於性情生於仁義在我而非由外鑠此卽孟子性善義內之旨也自老莊申韓誤視禮教爲先王束縛斯人之具而放蕩者流或以品節爲拘苦而厭之以儀文爲繁瑣而去之競高脫略簡率之風卒成悖逆犯亂之禍此其人非特不循禮不知禮而大壞先王之禮教卽大傷天地之和氣且猶流蕩忘反翛翛然自以爲知和也豈不謬哉

春秋之時異端已兆有子特揭禮中之和以示其本源折其邪說見禮由和用所以範圍大小之事而誤於禮外求和者失其和雷其禮而和歸於無用禮至於不行亦不可行者實不可行也漢石經無可字與有所不行上下兩句相呼應此章專戒放蕩無疑蓋後世放蕩者多拘束者少故重戒一於和之不可行而首揭禮之用和爲貴則禮之非由拘束意亦未嘗不昭昭也

馬注云疏曰馬注並不以和爲樂而皇疏以禮之用四句爲一節謂先王之道禮樂同原所以爲美以小大由之二句爲一節謂用禮不用樂禮勝則離也以知和而和三句爲一節謂知和不知禮樂勝則流也所以言亦者沈居士云上純用禮不行今皆用和亦不可行也其意蓋以樂記大禮與天地同和二句推說而不知禮中本自有和經文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注復猶覆也義不必信信不必義也以其言可反覆故曰近於義也恭近於禮遠恥辱也注包曰恭不合禮非禮也以其能遠恥辱故曰近於禮也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注孔曰因親也不失其親亦可宗敬也

釋文近附近之近又如字遠于萬反皇本宗下有敬字因孔注而衍也說文繫傳通論引禮曰因作姻說

苑修文篇引中二句作孔子曰

正義曰朱注信約信也義者事之宜也復踐言也恭致敬也禮節文也因依也宗猶主也言約信而合其宜則言必可踐矣致恭而中其節則能遠恥辱矣所依者不失其可親之人則亦可以宗而主之矣此言人之言行交際皆當謹之於始而慮其所終不然則因仍苟且之間將有不勝其自失之悔者矣蒙案因姻二字古通借詩我行其野不思舊姻白虎通義引作因左襄四年傳伯因史記正義引世紀作伯姻一切經音義云古文姻婣二形今作因此經因本當作姻謂外親也儀禮士昏禮記注女氏稱昏壻氏稱姻禮經解注又以壻曰昏妻曰姻要之姻是外親之總名見左襄二十三年傳故周禮大司徒云孝友睦婣任恤注婣親於外親也宗同姓之親也爾雅釋親同姓爲宗異姓爲黨禮大傳曰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禰者爲小宗有百世不遷之宗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也有五世則遷之宗宗其繼高祖者也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周禮太宰以九兩繫邦國之民

五曰宗以族得民詩公劉篇君之宗之蓋宗有五繼別之大宗一繼禰繼祖繼曾祖繼高祖之小宗四皆所以收族而爲族人所宗主親於異姓之姻黨也故大傳曰同姓從宗合族屬異姓主名治際會野客叢書引南史王元規曰因不失親古人所重豈得輒昏非類張說之碑亦曰姻不失親官復其舊徐鍇說文繫傳通論禮曰姻不失其親是皆以姻爲結親也謂人之結親聯姻不可造次苟不失其可親之人則日後有所宗主亦無異同姓之親此亦謹始慮終之意也此章大旨無非謹慎小心故不敢不合而曰近曰遠不敢曰必得而曰不失曰亦可公羊昭十七年傳注曰亦者兩相須之意也

何注云疏曰云復猶覆者覆本从復聲易雜卦傳復反也爾雅釋言復返也廣雅釋言覆反也是二字義通也其實復之本義爲往來覆之本義爲翻覆反復之本字當爲覆說文作夏行故道也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惟義所在是義不必信也包注云疏曰此與上何注筆解皆以爲馬注皇疏

云信近合宜則言可復驗遜從近禮則遠於恥辱信不合宜如尾生之信恭不合禮如遜在牀下及不應拜而拜之屬意與朱子合朱子謂近義禮卽是合義禮古人下字寬如鮮矣仁之類是也集解謂近異於合則求深而反迂曲矣

孔注云疏曰云因親也者詩皇矣傳廣雅釋詁皆同云宗敬者釋名宇林皆云宗尊也白虎風俗通義皆云宗長也尊長宗敬一義之引申也皇疏引喪服傳繼母與因母同鄭注因親也然何以不曰親而曰因蓋繼母如母而又不服繼母之黨則同者有不盡同者也汪氏琬曰爲人後者言若子繼母言如母夫謂之如與若者父母之文同而情則異者也然則因與親渾言則相通析言則有別也

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注鄭曰學者之志有所不暇也敏於事而愼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矣皇本作也已矣筆解作也矣宋有道德者也正謂問事是非也漢石經也已作已矣言焉三字叶相部韻

正義曰朱注不求安飽者志有在而不暇及也敏於事者勉其所不足愼於言者不敢盡其所有餘也然猶不敢自是而必就有道之人以正其是非則可謂好學矣凡言道者皆謂事物當然之理人之所共由者也胡雲峯曰必無求然後見其有好之之實必就正有道然後不差夫愼然後見其有好之之實必就正有道然後不差夫好之之路此以見眞好學者之難也蒙案欲其好之專必先知止至善以立志而欲其學之正尤必格物窮理以致知

孔注云疏曰云敏疾也者說文詩甫田傳皆同謂正問事是非者似以敏事二字貫一章中庸人道敏政注敏猶勉也左僖三十三年傳禮成而加之以敏注審當於事也二注詁敏於事似較確切鄭注云疏曰皇疏云一簞一瓢是無求飽曲肱陋巷是無求安所謂有志不暇也或引管子食莫若無飽思莫若勿致謂飽食者多蔽塞此非聖賢之志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注鄭曰樂謂志於道不以貧賤爲戚富貴爲榮也釋文諂勑檢反樂音洛好呼報反皇本作子貢問曰樂下有道字高麗本史記弟子傳文選幽憤詩注引

皆同唐石經旁增道字坊記引子曰貧而好樂富而好禮

正義曰皇疏非分橫求曰諂陵上慢下曰驕范甯云不以正道求人爲諂孔子以爲不驕不諂於道雖可未及臧也朱注諂卑屈也驕矜肆也常人溺於貧富之中而不知所以自守故必有二者之病無諂無驕則知自守矣而未能超乎貧富之外也凡曰可者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也樂則心廣體胖而忘其貧好禮則安處善樂循理亦不自知其富矣子貢貨殖蓋先貧後富而嘗用力於自守者故以此爲問而夫子答之如此蓋許其所已能而勉其所未至也

鄭注云云疏曰鄭君以樂爲志於道而不憂苦皇疏引孫綽云顏氏之子一簞一瓢人不堪憂回也不改其樂是據魯論本無道字也史記孔壯從古論本有道字案樂道卽好學下引詩切磋道學琢磨自修似此詩喻學問之功故詩爾雅疏皆引鄭君論語注云切磋琢磨者也亦引此詩是古來皆以切磋琢磨分證樂道好禮也

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注孔曰樂道富而好禮者能自切磋琢磨者也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孔曰諸之也子貢知引詩以成孔子義善取類故然之往告之以貧而樂道來答以

切磋琢磨者也

釋文磋七多反摩末多反一本作磨與音餘考文古本云作曰皇本謂與下來者下皆有也字

正義曰此詩衞風淇澳之篇以切磋琢磨美武公之德爾雅釋器云骨謂之切象謂之磋玉謂之琢石謂之磨又釋訓釋詩辭曰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郭注骨象須切磋而爲器人須學問以成德玉石之被雕磨猶人自修飾詩毛傳本爾雅而申之云治骨曰切象曰磋玉曰琢石曰磨道其學而成也聽其規諫以自修如玉石之見琢磨也禮記大學又述之鄭注道猶言也孔疏云初習謂之學重習謂之修荀子大略篇云人之於文學也猶玉之於琢磨也詩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謂學問也說苑建本篇云學者所以反情治性盡才者也親賢學問所以長德論交合友所以相致也亦引此詩是古來皆以此詩喻學問之功故詩爾雅疏皆引鄭君論語注云骨曰切切磋琢磨以成寶器法鏡經音引論語注云骨曰切象曰磋以成器醫人學問以成德也劉氏台拱駢枝曰無諂無驕者生質之美樂道好禮者學問之功夫

子言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不如某之好學而七十子之徒獨稱顏淵爲好學顏淵而下穎悟莫若子貢故夫子進之以此然語意渾融引而不發子貢能識此意而引詩以證明之所以爲告往知來也朱注不用爾雅而創爲已精益精之說推是義不過以切琢喻可也磋磨喻未若此例雖切而於聖人之意初無所引申何足發告往知來之歎況此例句法本篇卽有如金如錫如圭如璧綜計全經如山如阜如岡如陵之類不下十數句皆一字一義不以綴屬聯貫爲之必判其分理之細道學似之琢磨者必去其瑕玷之微自修似之也無諂無驕質美而自守者能之樂與好禮非道學自修不能及此故引詩以明之告以處境之事而知學問之功是告往知來也八佾篇巧笑章皇疏引沈居士云夫子未言貧者所以能樂道富者所以能好禮之由子貢答曰切磋琢磨所以能樂道好禮則是非但解孔子自更廣引理以答之故曰告諸往而知來者也如朱子謂治骨角者旣切而復

磋之治玉石者旣琢而復磨之治之已精而益求其精以喻義理無窮未可自足之意則引詩者祇證可也未若之詞而未見告往知來之實矣

孔注云疏曰云諸之也者質雅釋言同云往告來答者易傳數往者順知來者逆往謂已告之言來謂未言之旨也經云告往知來而注云往告來答者特句法倒裝意本無二也皇疏引江熙曰古者賦詩見志所貴悟言者旣得其言又得其旨也告往事而知將來如聞夷齊之賢可以知不爲衛君蓋子貢億則屢中聞一知二故能告往而逆知將來也又引范甯云子貢欲躬行二者故請問也切磋琢磨所以成器訓誘學徒義同乎茲子貢富而猶恢仲尼欲戒以禮子貢知心厲已故引詩以爲喻夫子貢豈恢者哉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

釋文患不知也本或作患己不知人也皇本作不患人之不己知也患己不知人也俗本妄加字下句同申論致爲篇引已知下有者字

正義曰皇疏引李充云凡人之情多輕易於知人而患人不知己故孔子解抑之言不患人不知己但患

己不知人耳是皇邢二疏本上下句皆有人字而釋文下句作患不知也以人字爲俗本妄加蒙案夫子嘗曰不患莫己知求爲可知也又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己無能也又曰君子病無能不病人之不己知也又與弟子言志曰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此章語意當爲一例蓋君子求在己所云患不知者亦謂已無可知之實耳不應不患人之不己知而忽欲知人也

王注云云疏曰此注皇疏有之邢疏本無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卷二

清定海胡薇伯貢撰

爲政第二 釋文凡二十四章朱注同

子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 注包曰爲譬猶北辰之不移而衆星共之也 釋文曰共求用反鄭本作拱俱勇反拱手也孟子盡心注呂氏有始覽注文選曲水詩序運命論注御覽俱引作拱阮氏校勘記曰拱正字共假借字

正義曰朱子云政之爲言正也所以正人之不正也德之爲言得也行道得於心而不失之謂也北辰北極天之樞也居其所不動也未嘗不動而動於其所雖動不覺也 數句本語錄 共向也言衆星四面旋繞而歸向之也蒙案爲政以德政兼教養孟子所謂本仁心以爲仁政也德說文正作悳外得於人內得於己也內得於己者道德之德外得於人者恩德之德智仁勇中庸之三達德也知仁聖義中和大司徒教民之六德也韓子原道云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己無待於外之謂德所謂道德云者合仁與義言之也是得於己者也左襄七

年傳恤民爲德曾子心術篇化育萬物謂之德又愛民無私曰德正篇愛之生之養之成之利民不德天下親之曰德是得於人者也此章言爲政所以當兼二義爲備乃黃老家以淸靜爲德遂以居所爲不動即以修德爲無爲不知既曰爲政則明明有所爲也既曰以德則實實有所以也居其所猶益稷之安汝止堯曰之執厥中洪範之皇建有極周禮之以爲民極眾星者庶民惟星共之者會其有極歸其有極也故爾雅釋天以北辰爲北極郭注云北極天之中以

正四時蓋極者中也周天之星宿晝夜運行乾乾不息其動機專在於二極惟極動而周天皆應之而動所以若綱在綱有條不紊特動而不離其宗不出其位則所謂居其所者正以動率動而非以靜馭動也天極何嘗不動哉君德安可無爲哉禮哀公問爲政孔子曰政者正也君爲政則百姓從政矣君之所爲百姓之所從也君所不爲百姓何從若預知後世有無爲之說而爲之防者北辰之所有星無星古今不同而其故則在歲差歲差者恆星東行也天有赤道有黃道二道各有南北極赤道者天腰之中紘也黃道者日行之光道也月星本天出入於黃道故各極宗黃極黃極者右旋之樞也日躔黃道由入於赤道故黃極宗赤極赤極者左旋之樞也人知眾星拱北辰而不知北辰有黃赤極之分有左右旋之別論右旋則眾星之極環繞乎黃極論左旋則黃極帶領眾星之極環繞乎赤極周髀所謂北極璿璣者黃道之極也周髀所謂正北極樞者赤道之極也攷其算經曰欲知北極樞璿周四極常以夏至夜半時北極南

游所極冬至夜半時北游所極冬至日加酉之時西游所極日加卯之時東游所極此北極璿璣四游正北極璿璣之中正北天之中戴氏東原曰黃極每晝夜環繞赤極一周而又過一度冬至夜半黃極在赤極正北卯時在赤極正東午時在赤極正南酉時在赤極正西此一日之四游所極也冬至夜半起於正北一周而過一度漸進而至四分周之一則春分夜半東游所極夏至夜半南游所極秋分夜半西游所極此一歲之四游所極也案虞書在璿璣玉衡以齊

七政蓋設玉衡以分七衡六閒設璿璣以擬黃赤二極璿璣本又作旋機機與樞同周髀之北極樞乃握動機之赤極是爲正北極即論語爾雅之北辰所謂不動處也赤極爲樞機而黃極旋繞乎赤極則周髀之北極璿璣雖通名北極乃旋繞樞機之黃極而非正北極蓋黃極動而赤極不動也惟是北極不動處今測在句陳大星與紐星之閒而在周秦之際天樞紐星正當紫宮赤極之處即借紐星以誌其所故爾雅釋天以北辰與角亢等宿同列於星名公羊昭十六

年傳以北辰與心伐同爲三大辰何休注迷惑不知東西者須視北辰以別心伐所在考工記夜考之極星以正朝夕鄭注極星謂北辰也呂氏春秋有始覽衆星與天俱游而極星不移高誘注極星北辰星也語曰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故曰不移大辰之辰說文刖作㝵與晨皆从晶晶者星之精光也十二辰之辰說文刖作䢅从辰从會謂日月會於二十八宿之次則辰非無星也故曰月星謂之三辰五星謂之五辰二十八宿謂之十二辰心伐北辰謂之三大辰

凡言辰者皆在天成象而民所瞻仰故賈逵張衡蔡邕王蕃陸績等皆以紐星爲北極從無無星爲辰之說迨後世恆星東移歲差漸著梁祖暅始攷極星離不動處一度強宋熙寧閒沈括測得二度強元至元中郭守敬測得三度半則紐星非北極而北辰實無星豈知紐星離北極乃後世之歲差而北極即紐星實當時之天象學者不可執今以疑古又不可泥古以廢今則兩得之矣若史記索隱引文耀鉤謂之中宮大帝北堂書鈔引書大傳謂之天皇耀魄寶則有名而空無所居皇疏以爲紫微星那疏混言北斗星則有星而居無定所故非疇人子弟不通算術不足與論天象也

包注云云疏曰此注皇疏本作鄭元曰然文選運命論注引鄭論語注北極謂之北辰釋文引鄭注共作拱拱手也則是鄭君刖有所注與包不同也北極謂之北辰爾雅釋天文拱訓斂手有拱手環向之意朱氏駿聲讀拱如爾雅大山宮小山之宮宮謂圍繞拱謂環向義可通借也毛氏大可訓共爲舉以北辰比

德眾星北政共之猶庶績咸熙也然之字無著矣包
云德者無爲者莊子天地篇無爲爲之之謂天無爲
言之之謂德此異端清靜之說也或援大舜無爲而
治中庸無爲而成以爲證不知舜以紹堯任人而逸
中庸奏假節言宗廟之中未施敬而民敬以見勸非
由賞威非由怒豈言政可無爲哉云北辰不移者不
移較不動爲精本呂氏有始覽
子曰詩三百注孔曰篇之大數也一言以蔽之注包曰蔽猶當也曰思無
邪注包曰歸於正也

釋文蔽必世反無邪似嗟反御覽引無曰字說文思从囟从心頭會腦蓋也
正義曰說文詩志也毛詩序在心爲志發言爲詩廣雅釋言詩意也魯語詩所以合意歌所以詠詩毛詩指說引梁簡文說詩者思也辭也發慮在心謂之思在辭爲詩蓋心之所至謂之意意之所適謂之思思之所達謂之辭詩則辭之見諸吟詠諷誦者也樂則詩之協諸弦歌舞蹈者也而要其本原則皆出於性情詩序曰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詠歌之詠歌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禮樂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又曰民有血氣心知之性而無喜怒哀樂之常應感起物而動然後心術形焉蓋欲生於血氣情發於心知外感於物而內實根於天性也人之情也七其大端不出於好惡所好者其所欲者也所惡者其不欲者也得其所欲則爲樂不得其所欲則爲苦樂不遂其欲始則爲怒怒而終則爲哀耳之欲聲也目之欲色也口之欲味也鼻之欲臭也四肢之欲安佚也人之常情也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貧苦人之大惡存焉欲惡者心之大端也未必能適中然而不可不導也情可閑不可過欲可節不可絕如水之行地壅其流而勢必潰傷如火之燎原壓其燄而不可撲滅古聖王知其然也是以明良喜起首揚賡歌寬栗直溫永言設教而又令輶軒使者巡行列國採摭風謠俾得吟詠其性情而自道其風俗上自歌功頌德紀事言情下至里巷小民閭閻婦女雖一草一木之微至纖至悉之故無不登諸篇什叶之管絃以宣

其抑鬱之哀發其難言之隱而或在上之政刑有失下民之疾苦難堪又得託諸歌謠諷諫之美刺使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此詩之爲教所以導性情而節宣陰陽葆合太和也然而情之深意之摯不覺思之無餘爲周盡而無餘與無疆無期無斁爲一例然詩謂思之周盡而無餘與無疆無期無斁爲一例然詩之無餘爲周盡而此之無餘爲適中辭敬軒之論養

心也務教人之過妄念去邪念思慮不可必得之事爲妄念思慮悖禮違義之事爲邪念邪念者過而不正者也妄念者雖正而亦過者也故思之疑於邪者謂其有餘而過於中正風寒暑溼皆謂邪氣紅紫碧綠均謂邪色凡七情之過中皆得謂之邪思非必專指鄭衛之淫邪也夫喜之過而譽之獄降嵓生怒之過而投畀豺虎有北哀之過而踴地踊天莫名其苦樂之過而吹笙鼓瑟未盡其歡或思君懷友而託諸美人香草之詞或嫉俗憤時而寄其譎諷笑傲之態

止也中之至和之至也夫子刪詩以思爲主思之邪與思之不可知者早已去之自衛反魯樂正而雅頌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荀卿子曰詩者中聲之所止也中之至和之至也夫子刪詩以思爲主思之邪取可施於禮義者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始於衽席故曰關雎之亂以爲風始鹿鳴爲小雅始文王爲大雅始清廟爲頌始三百五篇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禮樂自此可得而述豈猶有邪思於其間哉孟子曰讀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爲得之

孔注云云疏曰毛詩序本三百十一篇笙詩六篇有其義而亡其辭鄭注書序謂佚者佚在中祕亡則內外俱無漢書藝文志謂詩三百五篇遭秦而全以其誦不獨在竹帛故也墨子公孟篇誦詩三百弦詩三百歌詩三百舞詩三百蓋以不喪之閒弦誦歌舞此三百之詩而非各有三百篇也

包注云云疏曰云蔽猶當者釋文引鄭注蔽塞也老子王弼注蔽覆蓋也尚書僞孔傳蔽斷也晉語韋昭注蔽決也案塞蓋決斷必有所當一義之引申也以惡之心未嘗忘也禮謂制度品節也格至也言躬行

無邪爲歸於正者董子春秋繁露竹林篇前正而後有枉者謂之邪道賈子新書道術篇方直不曲謂之正反正爲邪是邪與正對也其字當作衺周禮比長宮正內宰職皆言奇衺不正也皇疏引衛瓘曰不曰思正而曰思無邪明正無所思邪去則合於正也然以邪爲淫衺至宋鄭夾漈去序言詩或竟以鄭衛爲有淫辭而去之則詩不亡於秦火而亡於宋元矣

子曰道之以政注孔曰政謂法教也齊之以刑注馬曰齊整之以刑罰也民免而無恥注孔曰苟且免罪也　道之以德注包曰德謂道德也齊之以禮有恥且格注格正也

釋文道音導格加百反皇本高麗本道作導史記酷吏傳序漢書刑法志董仲舒傳酷吏傳後龔書杜林傳二十八將傳論潛夫德化篇梁書徐勉傳北史黎景熙傳穀梁莊八年疏引俱作導格隸釋漢衡嶽碑作挌說文刑从井

正義曰朱注道猶引導謂先之也政謂法制禁令也齊所以一之也道之而不從者有刑以一之也免而無恥謂苟免刑罰而無所羞愧雖不敢爲惡而爲惡之心未嘗忘也禮謂制度品節也格至也言躬行之不一者又有禮以一之則民恥於不善而又有以至於善也政者爲治之具刑者輔治之法德禮則所以出治之本而德又禮之本也此其相爲終始雖不可以偏廢然政刑能使民遠罪而已德禮之效則有以使民日遷善而不自知故治民者不可徒恃其末又當深探其本也蒙案此章疏謂申明爲政以德之效夫子嘗言爲國以禮又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而荀子吳漢諸葛武侯等又皆以輕刑頻赦爲言故

朱子以德禮爲出治之本而刑爲輔治之法漢書刑法志曰夫人肖天地之貌懷五常之性聰明精粹有生之最靈者也爪牙不足以供養欲趨走不足以避利害無毛羽以禦寒暑必將役物以爲養任智而不特力此其所以爲貴也故不仁愛則不能羣不能羣則不勝物不勝物則養不足羣而不足爭心將作上聖卓然先行敬讓博愛之德者衆心說而從之從之成羣是爲君矣歸而往之是爲王矣洪範曰天子作民父母爲天下王聖人取類以正名而謂君爲父母之之性必通天地之心制禮作教立法設刑動緣民情而則天象地故曰先王立禮則天之明因地之性也刑罰威獄以類天之震曜殺戮也溫慈惠和以效天之生殖長育也書云天秩有禮天討有罪故聖人因天秩而制五禮因天討而作五刑是則德禮政刑治國者不可偏廢然而爲政以德者必先禮而後刑不以德爲政者乃任刑而棄禮此仁暴之別而不第王霸之分也夫政者正也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民至愚而不可勝也民至愚而不可欺也專尚政刑者皇疏引沈居士云夫立政以制物物則矯以從之用刑以齊物物則巧以避之矯則迹從而心不化巧避則苟免而情不恥由失其自然之性也禮緇衣篇子曰夫民教之以德齊之以禮則民有格心教之以政齊之以刑則民有遯心教與齊所施不同格與遯所應亦異而其實在於廉恥之有無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禮義廉恥四維不張管子所以大

憚也釋文引鄭君注以德爲六德謂智仁聖義中和格來也吾儒所謂德合仁與義言之韓子原道云道與德爲虛位仁與義爲定名仁義得于心而躬行勿失左傳所謂太上立德也道德者上以誠感則下以誠應不恃威以馭衆不假聲色以化民而復整齊之以禮是有關雎麟趾之精意以行周官之法度禮本仁義所生也坊記云禮者因人之情而爲之節文以爲民坊者也黃先生曰民之貪邪侈僭由於不知足而禮之等貴賤辨長幼者俾惕於分之不敢踰民

之畔離悖逆由於不相愛而禮之重喪紀聯族黨者
俾感於情之所難已感於情而仁愛之德厚惕於分
而敬讓之德昭禮之輔德而行者如此曲禮曰道德
仁義非禮不成孟子曰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漢
書董子賢良策曰王者欲有所爲宜求其端於天天
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爲德陰爲刑刑主殺而德主生
是故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養長爲事陰常居大冬
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
天使陽出布施於上而主歲功使陰入伏於下而時

出佐陽陽不得陰之助亦不能獨成歲終陽以成歲
爲名此天意也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任德教而不
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猶陰之不可任以成歲也
此言爲政以德以德爲主而刑非所任也賈子治安
策曰凡人之知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夫禮者禁於
將然之前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是故法之所用易
見而禮之所爲生難知也若夫慶賞以勸善刑罰以
懲惡先王執此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時
豈顧不用哉然而曰禮云禮云者貴絕惡於未萌而
起教於微眇使民日遷善遠辠而不自知也爲人主
計者莫如先審取舍取舍之極定於內而安危之萌
應於外矣以禮義治之者積禮義以刑罰治之者積
刑罰刑罰積而民怨背禮義積而民和親故世主欲
民之善同而所以使民善者或異或道之以德教或
驅之以法令道之以德教者德洽而民氣樂驅之
以法令者法極而民風哀樂之感禍福之應也
此言爲政以德以禮爲輔而刑非所尚也又酷吏傳
序引此經而說之曰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濁

之原也昔天下之網嘗密矣然不軌愈起其極也上
下相遁至於不振漢興破觚而爲圜斲琱而爲樸而
吏治蒸蒸不至於姦黎民艾安由是觀之在彼不在
此後漢書杜林傳引此經而說之曰夫人情挫辱則
議節之風損法防繁多則苟免之行興古之明王深
識遠慮勤居其厚不務多辟周之五刑不過三千大
漢初興詳覽失得故蠲除苛政更立疏網海內歡欣
人懷寬德及至其後漸以滋章吹毛索疵誅欺無限
故國無廉士家無完行至於法不能禁令不能止上

下相遁爲倣彌深此皆言德禮之效如此政刑之害
如彼古聖王漸民以仁摩民以義節民以禮而位在
德元黎民於變或太平刑措者數十年或畏神服教
者數百世何其盛也春秋五霸迭興非不懷遠以德
招攜以禮而外假仁義之名內無德禮之實雖管子
仿周官之內政子產用鄧析之刑書要皆苟且一時
之治降至戰國異端紛起其所謂德德其所德而以
禮爲驅率斯民之具於是申商韓非專尚刑名慘行
督責其生民也酷烈卒至土崩瓦解

一決不可復收至漢興而改弦易轍德猶參之以黃
老治且雜之以霸圖使先聖王之眞法美意終古偏
而不全夫子此章若爲萬世立君極實爲萬世恤民
命也

孔注云云疏曰云政謂法教者言以法爲教朱子所
謂法制禁令也釋名政者正也下所取正也故亦謂
之教

馬注云云疏曰云齊整者廣雅釋言齊整也
包注云云疏曰云德謂道德者謂道德之德非恩德
之德故鄭君引周禮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之六
德解之

何注云云疏曰云格正也者書僞冏命曰格其非心
孟子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趙注格正也與革雙
聲借謂變革其不正以歸於正也祝睦碑作恪恪說
文作愙敬也字林恪恭也皆與此章義遠費鳳碑作
各方言各至也又各來也正字當作假說文假至也
借字或作假作格爾雅釋詁格至也釋言格來也鄭
注本釋言朱注本釋詁蓋讀如神之格思之格思來格來享

之格謂感格而向化也故杜林傳李注云人皆有恥
恥之心且皆來服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
有又之借字于漢石經高麗本論衡實知篇引皆作
乎皇本白虎通辟雍篇御覽學部引皆作於翟氏灝
異曰此經自引詩書文外例用於字今此獨變體爲
于疑屬乎字傳寫之誤

正義曰朱注古者十五而入大學心之所之謂之志
此所學即大學之道也志乎此則念念在此而爲之
不厭矣蒙案志从屮从心本識之古文見周禮保章
氏禮記禮運鄭注廣雅釋詁志意也孔子閒居志之

所至注謂思意也詩序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古人知識記誌志意本祇作一字而此謂心之所之卽大學知止而後有定蓋知之確誌之篤而意念所向之專也大戴禮曾子疾病篇君子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廣大矣高明廣大不在於他在加之志而已矣故學記曰士先志孟子曰士尙志列子黃帝篇孔子謂弟子曰用志不分乃凝於神然則夫子所學何學耶禮曰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夫子所志何志耶張子曰爲天地立心爲

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

三十而立注有所成立也

漢石經三十作卅

正義曰皇疏立謂所學經業成立也古人三年明一經從十五至三十又十五年故通五經之業所以成立也禮學記一年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羣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强立而不反謂之大成此又閒歲考校之法而三十則經業成立之年也陸稼書謂立是道理大綱能守之定孟子所謂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者是蒙棄夫子嘗言立於禮不學禮無以立顏子於博文約禮之後見有所立卓爾是立爲束身軌物德性堅定則學業成操守固而卓然有以自立漢詔所謂經明行修也

何注云疏曰云有所成立者廣雅釋詁立成也禮冠義而後禮義立注猶成也莊子天地篇德成之謂立

四十而不惑注孔曰不疑惑也

正義曰黃先生云立必先不惑而言不惑於立之後者何也夫子曰可與立未可與權立守經也不惑達權也達權而理無所礙聖人之本原具矣大戴禮哀公問五義篇曰所謂聖人者知通乎大道應變而不窮能測萬物之情性者也大道者所以變化而凝成萬物者也情性者所以理然不然取舍者也禮言聖人之德曰應變曰理取舍權也四十之不惑蓋如此不惑者乃以善擇其所守也若皇疏引孫綽云四十彊而仕業通十年經明行修德茂成於身訓治邦

家以之莅政可以無疑或又以爲卽孟子之不動心此猶淺之乎言不惑也

孔注云云疏曰云不疑惑者說文疑惑也惑亂也魯語吾惑之注疑怪也奏策諸侯亂惑注疑也

五十而知天命注孔曰知天命之終始也

正義曰命猶令也孟子曰莫之爲而爲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董子對策曰命者天之令也天令之謂命命非聖人不行揚子法言問明篇曰命者天之命也非人爲也人爲不爲命陳安卿北溪字義曰天

以全體言命以其中妙用言吉凶禍福自天來賦於人然後爲命蒙案此夫子學易後所知也皇疏引孫綽曰大易之數五十天地萬物之理究矣以知命之年通致命之道窮學盡數可以得之不必皆生而知之此勉學之至言也熊埋云既了人事之成敗遂推天命之期運不以可否繫其理不以窮通易其志也

韓李筆解曰天命深徵至賾非原始要終一端而已

仲尼五十學易窮理盡性以至于命故曰知天命毛氏奇齡賸言補曰不惑是知人知天命是知天不惑

是窮理盡性知天命是至於命不惑是誠明知天命

是聰明聖知達天德盡不惑則於人事不貳亂如賈誼傳衆人惑惑至知天命則全契天德徐邈所謂合

吉凶善惡而皆本之於定命此正天下至聖參贊位育之實境也程氏瑤田論學小記曰天者積氣而已矣有氣斯有道有道斯有命有命斯有性太傅禮曰分於道謂之命言有道斯有命也流行之謂道賦予之謂命稟受之謂性氣之有先後次弟者如斯也子曰五十而知天命此以氣化言命者也此言陰陽往來屈伸無非命也詩所謂維天之命於穆不已盈天地間無時無處而不然者也所謂分於道謂之命也惟聖人能知之中庸所謂知天地之化育易所謂知鬼神之情狀者也中庸曰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將興有禎祥將亡有妖孽見蓍龜動四體禍福將至善先知不善先知孔子之知天命其是之謂夫黃先生曰陰陽所運往來消息之機禍福吉凶之兆惟聖人盡知之程氏之言是也觀子路之問死問鬼神而教之知生事人子貢言近亂近疾之朕兆而戒以多言則

天命難知不告其所不知與警其有所知而輕言也
若後篇言不知命無以爲君子君子之所知與聖人
五十之所知自異此則夫子自知之不能與人言也
黃元同申之曰孔子知天命正在五十學易之時知
幽明之故知死生之說知鬼神之情狀神以知來知
以藏往皆不待卜筮可以前知此夫子年五十時之
所知與君子之知命自異也後儒以此知天命爲知
天理然則三十立四十不惑尙未知天理乎
孔注云云疏曰那本作始終當以皇本作終始爲是
易說卦傳成言乎艮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蓋
繼天之命於穆不已故不曰始終而曰終始猶言五
德終始之運也皇疏引王弼云天命廢興有期知道
終不行也是直知終而已豈其然哉
六十而耳順注鄭曰耳順聞其言而知其微旨也
正義曰皇疏順謂不逆也引王弼曰耳順心識在聞
前也朱注聲入心通無所違逆知之至不思而得
也陸稼書謂耳順有二聞一善言見一善行沛然若
決江河是知聲之善者誖淫邪遁知其蔽陷離窮是

是以小體爲大體從心者是以人心爲道心總渾化
之極神聖之事也孟子體有小大以耳目口腹當小
體養小不失卽口腹亦非尺寸之膚何況耳目故耳
目皆爲大體所關而耳先於目向志學立學但修此
聰明睿知之身以進天德至此則耳無違拂四體皆
喻將洪範所云作謀乂哲與所云關聰皆從此無扞格
也此身教也尙書謂生民有欲樂記以感物爲性之
欲總之皆人心也向志學立學但止善窒欲以爲誠
性至命之本至此則善惡俱融無事窒欲人心卽道

心矣洪範之作聖大學之絜矩皆不越乎此也此又
心教也

鄭注云云疏曰云知微旨者旨正字作恉說文恉意
也廣雅恉志也皇疏謂人年六十識智廣博凡事不
必悉須觀見聞言卽解微旨引李充云聽先王之法
言卽知先王之德行心與耳相從故曰耳順二說似
夫子六十時不止於是又引孫綽云耳順者廢聽之
理也朗然元悟不復役而後得所謂不識不知從帝
之則是又入於元妙之談肇解以耳爲爾謂旣知天

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皇疏謂從爲縱謂放也柳
柳州王臨川蘇子由樓攻媿王若虛引皆作縱攷朱子讀如字以正之武氏億
經讀考異云或以心字句或以欲字句皆通

正義曰皇疏踰越也朱注從隨也矩法度之器所以
爲方者也隨其心之所欲而自不過於法度安而行
之不勉而中也蒙案孟子曰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圓
規矩方圓之至也聖人人倫之至也周髀算經商高
曰數之法出於圓方圓出於方方出於矩矩出於九
九八十一故折矩以爲句廣三股脩四徑隅五旣方
其外半其一矩環而共盤得成三四五兩矩共長二
十有五是爲積矩蓋句股者卽爲方之矩泰西謂之
直角三角今工匠所用之曲尺也析周天爲三百六
十度平分之爲一百八十度四分之爲九十度是謂
直角一象限過於象限爲鈍角不及象限爲銳角設
三角於弧內則平圓之邊角渾圓之弧度皆可以三
角之正餘八線比例而求所謂圓出於方方出於矩
也周公曰請問用矩之道商高曰平矩以正繩偃矩

以望高覆矩以測深臥矩以知遠環矩以爲圓合矩
以爲方方屬地圓屬天天圓地方數爲興以方出
圓是矩可以測天地禮大學言平天下之道曰所惡
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
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
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是矩又可以
度人情矩之爲用大矣哉焦氏理堂補疏以矩卽絜
矩之矩謂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以心所欲
爲矩法而從之不踰者所惡於上下前後左右己所

不欲勿施於人也然而絜矩者即矩以平心而以一己之欲推天下萬人之欲强恕而行能近取譬求仁之方也不踰矩者即心以爲矩而天下萬世之心不能越乎聖人之心聲律身度動容周旋中禮盛德之至也蓋耳順者大而化之之謂聖而從心不踰則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矣

馬注云云疏曰云矩法也者爾雅釋詁文說文矩作巨从工象手執之或又从木矢作榘漢書敘傳疆土踰矩注法制也大學鄭注訓法皆引申義列子黃帝篇七年之後從心之所念九年之後橫心之所念皇疏本之云縱猶放也雖復放縱心意而不踰越於法度然曲禮曰敖不可長欲不可縱志不可滿樂不可極聖人豈敢一日放縱哉

孟懿子問孝注孔曰魯大夫仲孫何忌也懿謚也子曰無違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

漢石經無作毋論衡問孔篇引同又引全章無祭之句禮運孔疏孟子公孫丑篇章指引皆無此句

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今其將在孔某乎我若獲沒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使事之而學禮焉以定其位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仲尼曰能補過者君子也詩曰君子是則是效孟僖子可則效已矣然則孟懿子實孔子之弟子也今適來問孝而夫子告之以無違欲其則效僖子也一切經音義引證法曰從命不違曰孝懿子之父命即僖子學禮之命也懿子之從命即從僖子學禮之命也故告孟孫以無違不啻告孟孫以學禮意本一貫特

未顯揭出禮字惟恐其忘學禮之訓而徒以從令爲
孝故因樊遲御而詳論以禮事親之大節夫子舉下
三禮字以爲其父之志在學禮而孝子事親之大端
亦不外始終循乎禮而無庸他求也故禮祭統云君
子之事親也有三道焉生則養沒則喪喪畢則祭生
則觀其順也喪則觀其哀也祭則觀其敬而時也盡
此三道者孝子之行也第攷史記弟子傳樊遲少孔
子三十六歲孟僖子卒於昭公廿四年是年孔子三
十五歲樊遲生於昭公廿六年至定公十二年孔子

五十五歲墮三都懿子不肯墮成是年樊遲十九歲
計樊遲壯能爲御之時則懿子之父死已久何以尚
言生事死葬之禮大約三家僭竊葬視桓楹而設撥
祭舞八佾而歌雍事事出於非禮夫子特假孝子事
親之終始以明禮教之大綱而警三桓之無禮皇疏
引衛瓘云三家僭侈皆不以禮故以禮答之所謂無
違者謂無違命可謂無違禮亦可以其父之所命卽
學禮之治命也無如世祿之家鮮克由禮視父命如
兒戲等禮法於弁髦於季氏鄭敢伐而又伐公徒

時皇疏引舊說云樊遲與孟孫親狎必問之一云孟
孫問時樊遲在側孔子知其不曉後必問遲故於御

時而告之也

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 注馬曰武伯懿子之子仲孫彘也武謚也言孝子不妄爲非唯有疾病然後使父母之憂耳

正義曰朱注父母愛子之心無所不至惟恐其有疾病常以爲憂也此與古註皆以親憂子疾爲言然此章問孝非問慈馬注既嫌迂昧朱注亦須斡旋蒙案淮南說林訓云憂父母之疾者子治之善醫高注引論語云父母唯其疾之憂故曰憂之者子諭衛問孔篇云武伯善憂父母故曰唯其疾之憂是二書皆以其父母也其疾父母之憂也子有疾父

母相傳之心法亦人子報恩之薄具也不然父母之年子豈不知知之何益而曰不可不知蓋知之欲其憂之也曰唯其警惕之詞也父母之憂子或有大於其疾者子之憂父母舍疾豈有他哉孝經紀孝行章子曰孝子之事親也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病則致其憂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五者備矣答子游致其敬也答子夏致其樂也答懿子其憂也答武伯兼及喪與祭也合觀問孝數章而事親之道已全宋彭思肅公嘗爲五致錄司馬溫公家範亦以五致類

時已過憂終不能已而百年之氣血就衰人子之身

事豈知論語各言之言孝其即孝經五致之義哉色難章皇疏引王弼曰問同而答異者或攻其短或矯其失或成其志或說其行要未得其會通也

馬注云云疏曰左傳哀公十四年秋八月辛丑孟懿子卒而武伯嗣是爲懿子也十七年公會齊侯盟于蒙孟武伯相問於高柴曰諸侯盟誰執牛耳季羔曰鄶衍之役吳公子姑曹發揚之役衛石魋武伯曰然則魋也是武伯即仲孫魋也周書謚法解曰剛強直理曰武云孝子唯有疾病使父母憂者案說文惟皆得謂之養犬以守禦馬以代勞養人者犬馬乎

凡思也引申爲發聲之詞故廣雅釋詁惟詞也經傳或借唯維爲之馬注泥訓惟爲獨朱子或問斥其迂昧然以憂爲親憂子疾仍與問孝之悕求洽似不若以子憂親疾爲直截也至朱注又一說謂子能使父母不以陷於不義爲憂則亦泥惟爲獨說與馬異而確疏也古說皆以犬馬比人子養事父母小人皆能養其親君子不敬何以辨彼以小人言此以犬馬言詞雖小異意本大同皆此章之祭義曰衆之本教曰孝其行曰養養可能也敬爲難坊記子曰小人皆能養其親君子不敬何以辨彼以能也敬則犬馬之所不能也可以人而僅如犬馬乎啖林烏受哺於子養隆殺薄惟禽之似唐李嶠爲獨孤氏誥陪昭陵合葬毋表云犬馬含識烏烏有情鑾慷反哺豈曰能養烏周上疏云臣少失父母犬馬之養未

游問孝注孔曰子游弟子也姓言名偃也　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注包曰犬馬守禦人者也一曰人之所養乃能至於犬馬不敬則無以別孟子曰食而不愛豕畜之也愛而不敬獸畜之也

伸風木之悲累至此皆數千年來相傳古義名正言順而集解後一曰大反之夫古人立說擬必於倫人君猶不可以犬馬視臣子而人子敢以犬馬比父母豈忍出於口而筆之書耶鄭子家比君於畜老遂成纂弒之階齊鮑牧斥君爲豎牛終入權奸之黨此皆亂臣賊子肆無忌憚豈夫子爲萬世立言而出此不祥之語耶至禮內則云父母所愛亦愛之父母所敬亦敬之至於犬馬盡然而況於人乎意不相同言各有當彼以父母所愛之犬馬人子不可不敬愛此責人子之敬養而謂以犬馬比父母其不可也益明矣

程友菊以犬馬比子之不肖者猶景升兒子豚犬之類意亦迂曲

孔注云云疏曰史記弟子傳言偃吳人字子游少孔子四十五歲案隱家語云魯人案偃仕魯爲武城宰耳今吳郡有言偃家蓋吳郡人爲是也今本家語云少孔子三十五歲特習於禮以文學著名仕爲武城宰據說文偃當作放放旌旗之游放蹇之皃也古人名字必相應故名於字子游

讀子登切後世用爲曾經之義讀才登切

正義曰色謂人子之色詩凱風孔疏初學記孝部皆引鄭君此注云言和顏悅色是爲難也弟子年幼者先生年長者爾雅釋親男子先生爲兄後生爲弟皆謂人子也說文饌具本一字具食也廣雅釋詁饌具也籑進也幼者服勞奉事長者供具酒食是皆子職之常何足爲孝劉氏台拱曰論語中言弟子者七其二皆年幼其五謂門人言先生者二皆謂年長者憲問篇包注先生謂成人皇疏謂成人先已之生非謂

師也內則曰男女未冠笄者昧爽而朝問何食飲矣若已食則退若未食則佐長者視具未冠即弟子長者即先生也鄭注具饌也此經釋文引鄭本饌又作餕內則父母在朝夕恆食子婦佐餕既食恆餕注食餘曰餕然必具饌而後餕其餘要皆人子之常事乃是而可以爲孝乎皇疏引江熙云勞役居前酒食處後是人子之常事未足稱孝也曾說文詞之舒也段注云曾古訓乃乃曳詞之舒也禮內則子婦適父母舅姑之所下氣怡聲問衣燠寒疾痛疴癢而敬抑搔之此服勞之事也又云棗栗飴蜜以甘之滫瀡以滑之脂膏以膏之昧爽而朝慈以旨甘日入而夕慈以旨甘此酒食之饌也而其間必曰柔色以溫之則以色爲難也祭義曰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嚴威嚴恪非所以事親也呂氏春秋孝行覽引曾子曰養有五道修宮室安牀第飭飲食養體之道也樹五色施五采和五聲雜八音養耳之道也熟五穀烹六畜和煎調養口之道也和顏色說言語敬進退養志之道也皇疏引顏延之曰氣色和則情志通善養親之志者必先和其色故曰色難淮南齊俗訓謂公西華之養親也若與朋友處曾參之養親也若事嚴主烈君其于養一也蓋一主敬一主和子華有容儀善應對其知色難之意也歟

包注云云疏曰承順皇本作承望包氏以色爲父母之色則章首須添承順父母四字似注意本以父母截句顏色二字連下讀與鄭君意同作疏者誤以承順父母顏色作一句而改馬注末句難字爲孝字與包注一例誤讀則色爲父母之色致首句語氣不全矣

馬注云云疏曰憲問篇先生指成人既非爲師則此先生何得爲父兄況問孝而何以兼及於兄耶饌訓飲食亦無所出爾雅釋詁訓饌爲食疑亦以義通餕佐餕食餘之引伸也

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注孔曰回弟子也姓顏名回字子淵魯人也不違者無所怪問於孔子之言默而識之如愚者也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

不愚注孔曰察其退還與二三子說
釋道義發明大體知其不愚也
皇本不愚下有也字說文退作㱿

正義曰武氏經讀攷異一讀言字句一讀曰字句不
違如愚作一句蒙案當以吾與回言作一句終日不
違作一句如愚句與下不愚作呼應故史記弟子傳
作佷也如愚亦實也發謂發明義理以致知言而力
行自在其中蓋顏子高明兼沈潛大知若愚也皇疏
引繆播云顏生所體莫逆於心故若愚也熊埋云察
退與二三子私論亦足以發明聖奧振起風訓也回

之似愚而豈愚哉

孔注云疏曰史記弟子傳顏回者魯人也字子淵
少孔子三十歲回年二十九髮盡白蚤死索隱家語
亦云年二十九而髮白三十二而死後漢書云顏子
十八天下歸仁說文淵古文作㵎回水也故名回字
子淵云默而識之如愚者論衡顏淵曰舜何人也
予何人也五帝三王顏淵獨慕舜者知己步驟有同
也知德所慕默識所追同一實也云說繹道義者皇
本作說釋顏子聞一知十於子言無所不說不待諮
問而解釋也
子曰視其所以注以用也言視
其所行用也

正義曰視古文作眡說文云瞻也釋名視是也察
其是非也以說文作目用也从反巳巳主平止目主
乎行左僖廿六年傳曰能左右之曰以定十年傳封
疆社稷是以注以猶爲也老子衆人皆有以注爲有
爲也朱子曰爲善者爲君子爲惡者爲小人逸周書
文王官人解此句作考其所爲所爲者所用以行也
以用爲行四字一聲之轉蓋求之於毀譽而附和之
品題每與是非相反索之於言論而浮華之文藝未
必與器識相符故知人之要雖在知言而觀人之方
尤必觀行史記魏世家李克對文侯曰居視其所親
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爲貧視其所
不取皆視所以之緒論也呂覽論人篇有八觀六驗
之法通觀其所禮貴觀其所進富觀其所養聽觀其
所行止觀其所好習觀其所言窮觀其所不受賤觀
其所不爲此雖易視爲觀而其意大略相同
何注云疏曰云以用也者小爾雅廣詁與說文同

觀其所由注由經也言觀其所經從也

正義曰觀說文諦視也穀梁隱公五年傳常事曰視非常曰觀故皇疏以爲廣贍則比視加詳矣說文無由字嚴氏可均以爲卽粤之古文粤木生條也生必有所自始故爾雅釋詁由自也詩君子陽陽箋由從也易由豫由頤虞注皆訓自從自從者所從來也朱子曰事雖爲善而意之所從來者有未善焉則亦不得爲君子矣禮曾子立事篇曰君子之於不善也身勿爲可能也色勿爲可能也心思勿爲可能也色勿爲可能也心思韓詩從作由虞翟釋詁由行也孟子經德不回注經行者與以相通借滙言矣此皆觀所由之緒論也

何注云云疏曰云由經也者從絲爲經詩衡從其畝韓詩從作由虞翟釋詁由行也孟子經德不回注經行也是由與經可互訓然訓行者與以相通借滙言無別不如從來之義爲精也

察其所安

正義曰爾雅釋言察審也釋訓明明斤斤察也說文察覆審也字又作詧言徵親察也呂覽本味篇察其所以然注省也賈子道術篇纖微皆審謂之察故皇疏以爲沈吟用心恃度之則比觀又加密矣說文坪也从女在宀中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故宀中有血則心盛宀中有女則心安大學知止而后有定

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析言之也爾雅釋詁安定也又止也廣雅釋詁安靜也渾言之也曾子曰太上樂道其次安之董子曰安處善然後樂循理故淮南氾論訓注又以安爲樂朱子曰所由雖善而心之所樂不在於是則亦僞耳豈能久而不變哉如其安於是焉則君子樂得其爲道雖鳴而起孳孳爲善者舜之徒也小人樂得其爲欲雖鳴而起孳孳爲利者跖之徒也齊語管子所謂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者也

人焉廋哉人焉廋哉注孔曰廋匿也言觀人之終始安有所匿其情也漢石經末句無哉字漢書杜欽傳晉書阮种傳引全章俱無複句正義曰逸周書大戴禮皆有文王官人篇其知人之法本六徵以觀九用極爲精詳內有考其所爲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三句似即夫子之所本孔注觀人終始皇疏謂直視即日所行用之事考其爲也廣瞻從來所經歷之處原其始也用心忖度其性情之所安所樂勉強一時不能不輟於異日故必察其所安如定意氣之所歸向要其終也原始及終則在理必盡人安得藏匿其情耶再言之者深明人情不可隱也

江熙云言人誠難知以三者取之近可識也大戴禮王言篇子謂曾子曰仁者莫大於愛人知者莫大於知賢政者莫大於官賢然而知人則哲惟帝其難故夫子以知人與知命並重而孟子以知言與養氣同功又記子曰昔堯取人以貌舜取人以色禹取人以言湯取人以聲文王取人以度曾子立事篇曰目者心之浮也言者行之指也作於中則播於外也故曰以其見者占其隱者孟子曰聽其言也觀其眸子人焉廋哉蓋必以夫子之三言爲主詳究官人解之觀察之於踐履之外其不爲人所欺者鮮矣故必視其所以或有所以雖善而正誼明道之事從計功謀利之念而來故必觀其所由又有所由雖善不是心之所樂勉強一時不能不輟於異日故必察其所安如此精詳不是逆億祇是先覺不是揣術祇是據理所謂因物付物是也然則謂惴僞之難測而世途之險

歟者此知貴人而不知貴己者也謂知人之明不可
學此知貴天而不知貴己者也
孔注云云疏曰云廋匿也者廋說文作庾水潤倉也
謂水轉穀至而倉之也胡廣漢官解詁云在邑曰倉
在野曰庾倉所以藏穀故引申之爲廋匿以主切轉
爲所留切孟子譌作廋非也以焉爲安者廣雅釋詁
焉安也短言之爲安案焉烏惡長言之爲害曷何胡
奚影喻二母侈斂之轉也故焉有於乾于乾二切
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爲師矣注溫尋也尋繹故者又
知新者可以爲人師矣

釋文溫烏門反
正義曰朱注故者舊所聞新者今所得言學能時習
舊聞而每有新得則所學在我而其應不窮故可以
爲人師若夫記問之學則無得於心而所知有限故
學記譏其不足以爲人師正與此意互相發也中庸
溫故而知新鄭注溫讀如燖溫之溫謂故學之熟矣
後時習之謂之溫皇疏引孫綽云滯故則不能明新
希新則存故不篤常人情也惟心平東二者守故彌
溫造新必通斯可以爲師者也皇氏又以溫故爲月
無忘其所能知新爲日知其所亡蒙案先日知而無
忘者貴積累由溫故而知新者貴擴充故鄭君朱子
皆以溫故爲時習故與新對待之詞也溫與知相因
之詞也新得益於故有故斯有新知得力於溫非溫
而樂也然而故即古也筆解謂故者古之道也新謂
已之新意可爲新法蓋君子學貴乎時習而教亦不
外乎講習六經皆述古昔稱先王習之久而參互旁
通相說以解或於古之中而發明其義理或於古之
外而增益其見聞則稽古即所以通今成己即所以
成物我夫子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以作者之聖自附
於述者之明則以述爲作者即以習爲傳此所以集
大成而師表萬世也至漢書成帝紀陽朔元年詔云
儒林之官宜皆明於古今溫古知新又百官表云以
通古今備溫故知新之義論衡謝短篇云知古不知
今謂之陸沈知今不知古謂之盲瞽溫古知新可以
爲師古今不知稱師如何又別通篇云守信一學不
能明溫故知新之明孔沖遠禮記正義敘曰博

物通人知今溫古考前代之憲章參當時之得失是
皆以通知古今爲言援引作文儘可斷章取義若以
之說經則當改曰知古知今可以爲師而字既無轉
旋溫字新字亦無意味矣
何注云云疏曰一切經首義及筆解皆引此注作孔
曰云溫尋也者本字作熅熅廣雅釋詁溫燖皆訓煖
凡物將寒而重熱之曰熅熅左哀十二年傳公會吳
于橐皐太宰嚭請尋盟于黃對曰若可尋也亦可寒
也賈逵注尋溫也是借尋爲燖也燖之俗字又作爆
施故舟車殊功也朱注曰器者各適其用而不能相
通作藝儀禮有司徹乃藝尸俎注藝溫也記或作爆
尋繹之尋古作潯或字作燖說文訓繹理也公羊成
三年傳尋舊盟也何休注猶尋繹也與此訓同以溫
尋爲尋繹一意之引申也
子曰君子不器注包曰器者各周其用
正義曰易繫辭云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又曰形
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戴氏東原曰形而
上猶言形以前形而下猶言形以後器言乎一成而
不變道言乎體物而不可遺形謂已成形質氣化之
於品物則形而上下之分也蓋器者分於道形於一
而不能相通者也學記云大道不器夫曰道本非器
曰大道故不器而鄭君注以爲聖人之道不如器施
於一物中說周公篇云通變之謂道執方之謂器禮
樂篇或問君子曰知微知章知柔知剛此之謂不器
聖人者神明不測通變無方而君子則學聖人之道
而具聖人之體者也皇疏引熊埋云器以名可繫其
用賢以才可濟其業業無常分故不守一名用有定
施故舟車殊功也朱注曰器者各適其用而不能相
通成德之士體無不具故用無不周非特爲一材一
藝而已此經之君子庶幾鄭注之聖人禮五儀論君
子別乎聖人賢人而析言之者也易象傳稱君子通
乎聖人大人而渾言之者也此經不曰聖人不器而
曰君子不器者言聖人或高語元通言君子則實徵
美備惟恐若異端者流不材以爲材無用以爲用妄
謝大道之不器而究之不成一器也
包注云云疏曰邢疏器者物象之名形器既成各周
其用若舟楫以濟川車輿以行陸反之不能也

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注孔曰疾小人多言而行之不周也

正義曰朱注引周氏爭先曰先行其言者行之於未言之前而後從之者言之於既行之後范氏曰子貢之患非言之艱而行之艱故告之以此蒙案左傳史記皆謂子貢有口才言而多中夫子嘗戒其多言故孔注以爲疾多言禮記曲禮不辭賈鄭注卽引此經以爲證蓋欲言而先行行以先其所言之事也既行而後言言以從其所行之數也又緇衣篇子曰言從而行之則言不可飾也行從而言之則行不可飾也故君子寡言而行以成其信注從猶隨也寡當爲顧緇衣語氣平此經語氣側似不相同要之言易而行難言行必相顧古者言之不出惟恐其言之或過而恥躬行之不逮則所致意者專爲其言也翟晴江考異據金氏攷證沈氏筆談郝氏詳解諸書以經當讀先行爲句其言而後從之者後乃副其所行之數行先而言後行爲主而言爲副從也如其說則似章旨專重先行非爲戒言而發且下句文氣亦嫌滯重曷不曰先行而後其言從之耶

孔注云云疏曰云疾小人亦大概言之未必斥子貢也皇疏引王朗以爲太上立德其次立言明君子之道言必可則令後世準而從之是與孔大異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注孔曰忠信爲周阿黨爲比也小人比而不周

釋文不比毗志反

正義曰說文周密也从用口善用其口者無不周密也魯語忠信爲周謂忠信之人言無不密義正相足說文又曰比密也二人相聽爲从反从爲比反从者也古文从二古文倒千也書費誓立爾干雨干相次並立故有合比之義是周與比本義皆爲密而引申之則爲親爲合左哀十六年傳周仁之謂信注周親也非不从也相背不相从曰北比則不宜从而从者也楚辭離騷雖不周於今之人兮王注周合也周禮大司馬比小事大注比猶親也吳語而孩童焉比謀韋注比合也是密也親也合也周與比之通詁也而特有善與不善之分然而比亦有善有不善易言比吉比輔里仁篇義之與比左昭廿八年傳擇善而從之

曰比比之善者也荀子不苟篇交親而不比注瞻狎也比之不善者也至左氏文十八年傳頑嚚不友是與比周劉氏向曰孔子與顏回子貢更相稱譽不爲朋黨焉稷與皋陶轉相汲引不爲比周無邪心也則以比與周皆爲不善絕無分別矣又晉語吾聞事君者比而不黨夫周以舉義比也舉以其私黨也籍偃曰君子有比乎叔向曰君子比而不別比德以贊事比也引黨以封己而忘君別也彼之所謂比卽此之所謂周彼之所謂黨與別卽此之所謂比字義

雖通意各有當蓋古人訓詁泰與驕之皆爲大也和與同之皆爲合也周與比之皆爲密也渾言之則可以相通而密於善者爲周密於不善者爲比析言之則迥然有別易說曰差以毫釐謬以千里疑似之閒公私之界君子小人之所以分也故夫子嘗對勘而嚴辨之若孫綽所云理備故稱周無私故不比皇疏因之訓周爲博徧朱子訓周爲普徧是朋字之假借也而與親比之義不相關涉矣

孔注云云疏曰左傳文十八年正義引此注作鄭曰詩小雅皇皇者華周爰咨諏曾語引之曰忠信爲周都人士行歸于周毛傳周忠信也周禮五家爲比五百家爲黨左昭二十年傳阿下執事注阿比也禮月令是察阿黨皆此注所本也賈子道術篇動靜攝次謂之比合得周密謂之調調亦周也

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注包曰學而不尋思其義理則罔然無所得也思而不學則殆注不學而思終卒不得使人精神疲殆也

釋文則罔本又作冏則殆音待依義當作怠

正義曰罔本網罟之正字篆文作罔籀文作罔古文作罔或字作罔罔俗改罔作罒以亡爲聲亡與無古同毋故爾雅釋言訓爲無易大壯馬注訓爲无因而形容心無所得曰罔然釋其字則曰惘惘然禮少儀衣服在躬而不知其名曰罔注罔猶罔罔無知貌文選東京賦罔然若醒注猶惘惘然也學而不思者呻其佔畢循誦習傳不考驗於倫常日用之閒不進求夫修齊治平之效雖日讀聖經賢傳多識往行前言徒爲口耳之資絕無身心之益朱子以爲不求諸心也而與親比之義不相關涉矣

孔注云云疏曰左傳文十八年正義引此注作鄭曰殆从歹故說文

訓爲危厲雅釋詁訓爲壞朱注不習其事危而不安
殆之本義也集解精神疲殆以怠爲殆也王氏引之
據襄公四十年公羊傳注殆疑也謂徒思者事無徵
驗疑不能定而以闕疑闕殆爲互文見義然殆與疑
古音雖同部而此章乃形容不思不學之弊殆似當
爲駘之借駘馬銜脫也莊子天下篇駘蕩而得釋文
駘放也司馬彪注駘蕩猶施散也殆與駘爲同韻殆
與蕩又雙聲思而不學者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謂
其放蕩不羈也自恃良知高談覺悟視六經爲糟粕

矜一己之聰明探索於無何有之鄉紛馳於不可思
議之域卒之倜棄規矩絕少持循懨瘁精神茫無歸
束黃先生以爲問諸心而難信施諸事而不安此誠
所謂逸馬無繮者也蓋聖賢爲學之要不外無閒斷
無欲速博學審問愼思明辨篤行程叔子謂五者廢
一不可其實不但不可缺其功而且不可紊其序此
經以博學賅審問以愼思賅明辨學而不思者不思
其學也有始而無繼弊在於閒斷愚不肖之不及也
思而不學者不學而思也以後而反前弊在於欲速

賢與智之太過也夫不思而得不學而能生知安行
之聖人也安可幾乎哉
包注云云疏曰包意本以無詰罔皇疏又一通謂誣
罔聖人之道非也
何注云云疏曰老子周行而不殆釋文殆怠也莊子
養生主殆已釋文引向注殆疲困之謂是皆以殆爲
怠與此注同也賈子道術篇志操精堅謂之誠反誠
爲殆傴勉就善謂之愼反愼爲怠則殆與怠又各不
同
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注攻治也善道有統故殊途
而同歸異端不同歸者也
皇本高麗本已下有矣字
正義曰朱子引范氏祖禹曰攻專治也故治木石金
玉之工曰攻異端非聖人之道而別爲一端如楊墨
是也其率天下至於無父無君專治而欲精之爲害
甚矣程伯子曰佛氏之言比之楊墨尤爲近理所以
其害爲尤甚皇疏云攻治也古人謂學爲治史載專
經學問者皆云治其書治其經異端謂雜書也人若
不學六籍正典而雜學諸子百家斯害也已矣者爲

害之深也蒙案諸說皆正解也文選任昉王文憲集序云攻乎異端歸之正義孫奕示兒編云攻讀如攻人之惡之攻已讀如末之也已之已後倫本之遂以攻爲擊訓已爲止然已乃語已之詞本經從無訓止之例而呂與叔因謂異端不可攻攻擊之而有害此歐陽公本論之說也然而言非一端意各有在說文攻从攴攴小擊也故攻之本義爲擊而材非擊伐不成器故考工記注引申爲猶治治非專家不成名故爾雅釋詁訓攻爲善西周策注訓攻爲巧而范氏以攻爲專治此皆一意之引伸也或援攻其惡鳴鼓而攻之注謂論語攻字皆訓擊不知攻其者施於外疾言也攻乎者施於內徐言也疾言之爲擊而徐言之則爲治端本作耑說文物初生之題也中耑疏端頭緒也異端者端緒之別異者也方其端之初起若無異之可名其兼愛也似乎仁之端其爲我也似乎義之端其執中也似乎禮之端其執一也似乎信之端持之有故說之有要所習者樸誠謹愿之人所說者皆元遠高深之理故其惑人也甚易而信之也必

專執知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由其端之所分歧以究其害之所終極勢必惑世誣民充塞仁義率天下至於無父無君幾乎率獸食人人類滅絕而後已孟子之闢楊墨韓子之闢佛老實有先見其端而知其害之所必至故不能已於辨也董子對策曰春秋大一統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爲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孔孟而後有漢董子而正道尊有唐韓子而正教明關係世道人心功豈在禹下哉抑又攻之大舜執兩端夫子叩兩端兩端者本末也禮器居天下之大端矣鄭注以大端爲大本而方言廣雅皆訓端爲末夫大本不可異異者也孟子嘗惡二本矣若所異者僅曰末而已而乃使其害之至於斯極者則以治之專者之過也蓋諸子百家各有所自主持世教者苟能務大本輕小道不使貴陰而賤陽不使人奴而出主則異端雖異或可化其偏蔽而不害

於大同漢書藝文志曰道家者流出於史官放者爲之則曰獨任清虛可以爲治陰陽家者流出於羲和之官拘者爲之牽於禁忌泥於小數舍人事而任鬼神法家者流出於理官刻者爲之專任刑法至於殘害至親傷恩薄厚名家者流出於禮官譥者爲之則苟鉤鉦析亂而已墨家者流出於清廟之官蔽者爲之見儉之利因以非禮推兼愛之意而不知別親疏從橫家者流出於行人之官邪人爲之則上詐諼而棄其信雜家者流出於議官蓋者爲之則漫羨而無所歸心農家者流出農稷之官鄙者爲之欲使君臣並耕誖上下之序小說家者流出於稗官雖小道可觀致遠恐泥是以君子弗爲然亦弗滅也九家之說各引一端崇其所善其言雖殊譬猶水火相滅亦相生也仁之與義敬之與和相反而皆相成也易曰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今異家者各推所長窮詞者通例不合又易傳云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何氏引之倒其文云善道有統又注一以貫之全引二句云善有元事有會知其元則眾善舉焦氏謂此即莊子所云通於一而萬事畢是執一之謂也非一以貫之也

子曰由誨女知之乎 注孔曰由弟子也姓仲名由字子路也 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

釋文誨女音汝後可以意求之知也如字又音智皇本高麗本女作汝不知下有之字

正義曰陳仲魚古訓引集說孔曰誨猶教也朱注曰

子路好勇蓋有强其所不知以爲知者故夫子告之曰我教女以知之之道乎但所知者則以爲知所不知者則以爲不知如此則雖或不能盡知而無自欺之蔽亦不害其爲知矣況由此而求之又有可知之理乎眞先生曰用心於格致之學者始無自信之蔽學者益精於格致之學朱注二義兼備爲無自信之蔽者益精於格致之學朱注二義兼備爲是夫子悅開之未信而許賜之不如皆此意也若王陽明輩謂眞知之外更別無知此專重良知之過也

蒙案荀子子道篇韓詩外傳三卷說苑雜言篇皆載子路盛服見孔子孔子誨之趨而出改服而入蓋猶若也孔子曰由志之吾語女奮於言者華奮於行者伐色知而有能者小人也故君子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言之要也能之爲能之不能爲不能行之至也言要則知行至則仁既知且仁夫惡有不足矣哉

自知者自求眞知以爲知欲使人知者不能不强不知以爲知也蓋子路好勇往往自以爲知自以爲能當其改服入見而於子之所誨未能釋然故夫子呼而詰之抑其子智自雄之氣告以言行之要卽爲知

仁之方此經記者撮舉能知一節而所能可以互會然則首句當依皇疏後一通以由字句誨女句知之平三字作一句若以誨女知之平五字連讀則之字爲賛詞朱注之道二字亦似添設矣

孔注云云疏曰史記弟子傳仲由字子路卞人也少孔子九歲子路性鄙好勇力志伉直冠雄雞佩豭豚陵暴孔子孔子設禮稍誘子路子路後儒服委質因門人請爲弟子案隱引家語一字季路

子張學干祿注鄭曰子張弟子也姓顓孫名師字子張也干求也祿祿位也

史記弟子傳引學作問

正義曰爾雅釋言干求也干乃迂之借說文迂進也謂進而求之也說文祿福也福備也無所不備之謂福渾言之祿卽是福詩福祿如茨鄭箋爵命爲福賞賜爲祿此析言之也孝經注食廩爲祿周禮太宰八則祿位以馭士八柄祿以馭其富故爾雅釋詁又訓祿爲善也史記引學干祿作問干祿

穀孟子注穀所以爲祿也史記弟子傳引學干祿作問干祿惟學故問所問卽學學與問本相因四民各有分職士以治人爲業學而優則仕亦仕而優則學左宣二

年傳宦三年矣服注宦學也曲禮宦學事師能氏云宦謂學官事學謂習六藝古人不廢宦仕之學故不諱干祿之名戚鶴泉謂干祿即求福詩言自求多福干祿百福皐麓首章言干祿豈弟卒章即言求福不回是干祿與求福同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左襄二十三年傳禍福無門惟人自召中論曾子曰人而好善福雖未至禍其遠矣人而不好善禍雖未至福其遠矣禍福如形聲之影響言行乃榮辱之樞機故夫子勖之以言行謂修言行以求福似不必專指祿位

也然而中庸言大德必得其祿夫子言學也祿在其中孟子曰經德不回非以干祿也趙注亦以爲祿位蓋福祿所賅者廣而祿位乃百福中之一事也

鄭注云云疏曰史記弟子傳顓孫師陳人字子張少孔子四十八歲案隱鄭元目錄陽城人陽城縣名亦屬陳郡也是子張本陳人而呂覽以爲魯鄙家蓋顓孫氏本陳後而來奔於魯也大戴禮子張問入官夫子告之以安身取譽入官即出仕故注以祿爲祿位也

子曰多聞闕疑愼言其餘則寡尤注包曰闕之其餘不疑猶愼言之則少過也多見闕殆愼行其餘則寡悔注包曰殆危也所見危者闕而不行則少悔也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注鄭曰言行如此雖不得祿得祿之道也釋文寡尤下求反行下孟反

正義曰朱注引呂氏云疑者所未信殆者所未安程叔子云尤罪自外至者也悔理自內出者也朱子云多聞見者學之博闕疑殆者擇之精愼言行者守之約凡言在其中者皆不求而自至之辭又引程伯子曰修天爵則人爵至君子言行能謹得祿之道也或疑如此亦有不得祿者孔子蓋曰耕也餒在其中惟理可爲者爲之而已矣黃先生曰凡經言在其中者事不必然而舉其能然者也君子道其常亦盡其能然之道而已蒙案疑殆尤悔四字以同部叶韻互言見義疑從矣止矣古文矢矣止則已定而說文訓慈者猶亂之訓治也尤當作訧說文訓辠也詩綠衣俾無訧兮傳過也悔說文恨也公羊襄廿九年傳注咎也又四十年傳注殆疑也王伯申謂疑殆對言互訓史記倉公傳拙工疑殆殆亦疑也子謂殆宜訓近詩

節南山無小人殆箋殆近也孟子殆於不可猶似乎不可也疑者惑而未定殆者近似而非其餘不疑不殆者皇疏謂存錄在心亦未必中理也故愼之禮緇衣篇曰可言也不可行君子弗言也可行也不可言君子弗行也則民言不危行而行不危言矣子曰君子道人以言而禁人以行故言必慮其所終而行必稽其所敝則民謹於言而愼於行曾子立事篇曰君子終日言不在尤之中君子慮勝氣思而後動論而後行行必思言之必思復之思復之必思無悔

言亦可謂愼矣五儀篇說士之行曰行不務多而務審其所由言不務多而務審其所謂行既由之言既順之若夫性命肌膚之不可易也孝經說卿大夫之孝曰是故非法不言非道不行口無擇言身無擇行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然後能守其宗廟諸書皆與此經相表裏蓋言忠信行篤敬可以行蠻貊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此即安身取譽之道亦入官得祿之符也

包注云云疏曰云尤過也者尤本訓異段借作訧詩載馳許人尤之四月莫知其尤中庸下不尤人傳箋注皆訓過孟子畜君何尤注無過也書呂刑報以庶尤說文引作訧是一字本通也云殆危也者義本說文書蔡誓亦曰殆哉左昭四年傳晉有三不殆傳注皆訓危以寡爲少者說文寡少也从宀从頒省頒分賦也分則少矣爾雅釋詁寡鮮罕皆尠之借也

鄭注云云疏曰刑本作亦同得祿之道語氣反滯

哀公問曰何爲則民服注包曰哀公魯君之諡也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注包曰錯置也舉用正直之人廢置邪枉之人則民服其上矣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

釋文錯七路反置也鄭本作措投也枉紆往反七經考文云古本何爲則民服下有也字漢費鳳碑後漢書梁鴻傳注詩閔予小子疏文選關中詩注引錯皆作措北史何妥傳引無二諸子

正義曰朱注凡君問皆稱孔子對曰者尊君也錯捨置也諸眾也程叔子曰舉錯得義則人心服外注引謝氏良佐曰好直而惡枉天下之至情也順之則以直爲逆之則去必然之理也然或無道以照之則以直爲枉以枉爲直者多矣是以君子大居敬而貴窮理也

蒙案錯借字鄭本作措正字也訓投正詁也故顏淵篇皇疏訓廢廢與舉正相反蒼頡篇諸非一也聲類及蒼頡篇諸非一也聲類諸詞之總也故廣雅釋詁訓舉朱子所本也王伯厚困學紀聞引孫季和說舉直而加之枉之上則民服枉固服於直也舉枉而加之直之上則民不服直固非枉之所能服也是訓諸爲之錯爲加則經文須添之上二字且不服專以直者言服專以枉者言其言亦偏

包注云云疏曰史記魯世家云哀公名蔣定公之子康安樂撫民曰康令民安樂曰康

子曰臨之以莊則敬注包曰莊嚴也君臨民敬其上也孝慈則忠

周敬王二十六年即位諡法解恭仁短折曰哀蚤孤子曰臨之以莊則敬注包曰莊嚴也君臨民敬其上也孝慈則忠短折曰哀哀公夫人定姒所生即位年四歲二十七年欲以越伐魯而去三桓弗克奔衛孫於邾遂如越卒於有山氏故諡曰哀云錯置也者說文錯金涂也正字作措置也置謂廢棄考工記梓人則必如將廢措廢措即廢置古人廢置兼行止猶治亂之可互訓也臧文仲廢六關廢實謂建置故云三不仁謂者心知其意可也云邪枉者說文枉衰曲也衰曲與正直相反也

孝慈則忠

舉善而教不能則勸注包曰舉善人而用善人則民勸也

皇本臨字下敬字勸字上皆有民字考文曰上一民字恐誤案作臨之臨民均可民之連用必有一衍

注包曰君能上孝於親下慈於民則民忠矣舉善而教不能則民勸也

正義曰朱注莊謂容貌端嚴也中庸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曲禮非禮不誠不莊注莊敬也又曰毋不敬儼若思君子大居敬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而民安有不敬者乎爾雅善父母爲孝說文慈愛也墨子經篇孝利親也賈子道術篇親愛利子謂之慈子愛利親謂之孝王伯申謂孝與慈不同而

同取愛利之義故慈可以施於上孝亦可以施於下而連言之則通謂之孝慈其說是也晉語文王孝友二虢而慈惠二蔡史記五帝紀舜順適不失子道兄弟孝慈是孝慈之施於兄弟者也周書謚法解五宗安之曰孝慈惠愛親曰孝孔晁注言周愛親族是孝慈之施於親族者也禮運禮行於祖廟而孝慈服焉孟子離婁篇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賈子胎教篇子孫孝是孝慈之施於祖考者也慈本惠下之專稱而連言之慈亦可施於父母如齊語慈孝於父

母又曰不慈孝於父母墨子尚賢篇入則不慈孝父母非命篇入則孝慈於親戚親戚古謂父母也管子山權數篇君不高慈孝則民簡其親莊子漁父篇事親則慈孝曲禮不勝喪乃比於不慈不孝白虎通義孝慈父母賜以秬鬯內則昧爽而朝慈以旨甘祭義思慈愛忘勞可謂用力矣證法解慈愛忘勞曰孝喪服四制武丁繼世即位而慈良於喪說文烏孝烏廣雅以為反哺之慈烏是皆慈之施於父母也子愛利其親連言之曰孝慈因而上愛利其民亦可連言曰孝慈有也人不顯其名而略稱為或曰虎通五經篇謂

言之曰孝慈表記曰威莊而安孝慈而敬使民有父之尊有母之親如此而後可以為民父母矣孔疏以威莊故尊之如父以孝慈故親之如母淮南修務篇堯立孝慈仁愛使民如子弟魏書鄧琛傳慈惠愛民曰孝此皆孝之施於民者也黃先生以孝當作孝孝效也謂引導之使人可仿效然恐與下教不能相混且孝從老省古音在幽部孝從爻聲古音在宵部二字各韻不相通借而孝慈古本聯緜語不得分而疏之也朱注善者舉之而不能者教之則民有所勸而樂於為善風俗通義過譽篇歐陽歙曰舉善以教則不能者勸三國志徐邈傳曰舉善而教仲尼所美是又以教字絕句然以不能二字連下則與問詞不相應矣包注云云疏曰云莊嚴也者漢明帝諱莊故說文無訓釋漢書人表楚莊王國莊子卞莊子皆以嚴字代之嚴助嚴光嚴遵萬石嚴嫗皆本莊氏也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為政注包曰或人以為居位乃是為政也正義曰書微子篇疏左定四年傳疏引鄭注云或之言有也人不顯其名而略稱為或曰虎通五經篇謂

孔子自衛反魯自知不用故退定五經以行其道而引此經書曰云云然自衛反魯夫子年近七旬故朱子以爲定公初年之事史記世家定公元年孔子年四十三是時陽虎作亂季氏僭於公室陪臣執國政魯自大夫以下皆僭離於正道故孔子不仕退而修詩書禮樂惟時夫子正當强仕之年故或人疑其不爲政也

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爲政奚其爲爲政注包曰孝乎惟孝者美大孝之辭也友于兄弟也施行也政所施行也所行有政道卽是與爲政同耳

釋文孝于如字一本作孝乎奚其爲爲政也一本無一爲字漢石經孝乎作孝于皇本同是亦爲政下有也字華范後漢書郅惲傳白虎通義引高麗本皆有

正義曰孝乎三句尚書之佚文也自東晉僞造古文尚書之佚文而并亂論語之文也孝經子曰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于君事兄悌故順可移於長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此經施於有政謂移於有政也詩蓼莪傳施移也曾子立事篇曰事父可以事君事兄可以事師長使于猶使臣也使弟猶使丞司也能取朋友者亦能取所與從政者矣賜予其宮室亦猶慶賞於國也忿怒其臣妾亦猶用刑罰於萬民也是故

魏武紀注引於作于蓋尚書例用于字自開成石經論語定孝于作孝乎至宋遂以書云孝乎爲一句是因僞書之謬而并亂論語之文也孝經子曰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于君事兄悌故順可移於長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此經施於有政謂移於有政也詩蓼莪傳施移也曾子立事篇曰事父可以事君事兄可以事師長使于猶使臣也使弟猶使丞司也能取朋友者亦能取所與從政者矣賜予其宮室亦猶慶賞於國也忿怒其臣妾亦猶用刑罰於萬民也是故

爲善必自內始也是亦施于有政之說也奚必居位而後爲政哉

包注云云疏曰爾雅釋訓善父母曰孝善兄弟曰友注所本也云施行也者禮器云施則行孔疏施用也用以行政也政所施行也五字邢本無之又選閒居賦注引有

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注孔曰言人而無信其餘終無可也大車無輗小車無軏其何以行之哉注包曰大車牛車輗者轅端上曲鉤衡者也駟馬車也軏者轅端橫木以縛梡者也小車

釋文車音居無輗五兮反字林五支反無軏五忽反又音月五經文字軏軏上說文下隸省新戾節上篇引車作輿

正義曰朱注大車謂平地任載之車小車謂田車兵車乘車也說文輗大車轅前持衡者也軏車轅前持衡者也古者大車直轅二轅端著橫木名曰鬲鬲長六尺所以持鬲名曰軏又曰轙小車曲轅不平地任載之車小車謂田車兵車乘車也說文輗大車轅前持衡者也軏車轅前持衡者也古者大車直轅二轅端著橫木名曰鬲鬲長六尺所以持鬲名曰軏又曰轙小車曲轅一曲木以駕牛頸名曰軏又名鳥啄縛軛之革名曰韜又曰轙小車曲轅一名曰輈輈端著橫木名曰衡衡長六尺六寸所以持衡名曰軏衡又縛兩軛以駕兩服馬名曰兩鉤縛

軛之革名曰轙又作鞬是輗軏皆轅端以持橫木橫木者鬲也衡也輗軏特所以持之而包注以輗爲轅端橫木以軏爲轅端上曲鉤衡者皆非也疏又引鄭君注云輗穿轅端著之軏因轅端著之所謂穿轅端者蓋以橫木兩頭爲內穿過二轅端之鑿而以小木關轅外即輗也所謂因轅端者蓋以轅端爲內穿過橫木中之鑿而以小木關轅端即軏也故韓非子外儲篇引墨子曰吾不如爲車輗者巧也用咫尺之木不費一朝之事而引三十石之任又墨子魯問篇子墨子謂公輸子曰子之爲誰也不如翟之爲車轄須臾斷三寸之木而任五十石之重轄輗之誤也揚子太元經閑次三關無鍵盜入門也拔我輗軏貫以信也是大車鬲以駕牛小車衡以駕馬其關鍵則在咫尺之輗軏車無輗軏不能行猶人無信不可行信之在人亦交接相持之關鍵須臾不可棄去故君子所貴也不知其可謂不知其不可也與思得之省不字正是一例抑又思之鄭君說大車以橫木穿兩轅而以輗軏關轅端所謂橫

木者皆挺直不可以轉動其制似未盡善皇疏謂古時牛車先取一橫木縛蓍兩轅頭又別取曲木爲枙縛蓍橫木以駕牛脰予謂先取橫木亦當爲曲木特與枙大小不同耳以曲木兩端與兩轅內外相並而以小圓木橫貫之則曲木上下可轉動而牛脰得以低昂而自便小車之持衡如今農家之棲犁犁之衡端猶車之轅端以轅與橫木上下相疊而以小圓木直貫之則橫木左右可活動而兩服得以前卻而自由以之比信所謂大信不約行之裕如也是實以咫尺之木引三十石之任故墨子以爲巧若僅藉軏軌爲鍵鍥則引力仍在轅與衡而亦何任之有哉何巧之有哉

孔注云云疏曰君子義以爲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人而無信不誠無物則仁義禮知皆無成矣孔注以其餘解其字亦非無意然核其語氣究以其字指無信而餘字添說

包注云云疏曰云大車牛車者攷工記鄭注同車人爲車大車崇三柯鄭注大車平地任載之車轂長半尺有三寸度又減於田車要之皆駕四馬者也車人職又有羊車柏車注以柏車爲山車疏以羊車爲宮內所用賈疏又引論語謂大車爲柏車小車爲羊車陳氏古訓疑是鄭君注未敢信也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注孔曰文質禮變也

釋文十世可知也一本作可知乎鄭本作可知

正義曰朱注王者易姓受命爲一世皇疏十世十代也蒙案子張問十世可知而孔注謂問文質禮變者以下文所答推之此經之發凡起例也凡問詞記者例不詳敘故或問孝或問政或問仁所問同而所答各不同當日必有互相質問之詞故夫子隨所問而答之後儒或因此嘗議先賢臆度之過也

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注馬曰所因謂三綱五常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

可知也注馬曰物類相召世數相
生其變有常故可豫知也
釋文夏戶雅反皇本高麗本世下有亦字御覽禮儀
部引同漢石經損作損隸省也梁書引或作有晉書
杜預傳引仲尼曰禮所損益雖百世可知

正義曰朱注三綱五常禮之大體三代相繼皆因之
而不能變其所損益不過文章制度小過不及之閒
而其已然之迹今皆可見則自今以往或有繼周而
王雖百世之遠所因所革亦不過此豈但十世而已
乎聖人所以知來者蓋如此蒙案董子對策曰道者
萬世無弊弊者道之失也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起
之處故政有眊而不行舉其偏者以補其弊而已矣
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將以救溢扶衰所遭
之變然也故孔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乎改正朔易
服色以順天命而已其餘盡循堯道何更爲哉故王
者有改制之名無變道之實然夏上忠殷上敬周上
文者所繼之救當用此也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
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
雖百世可知也此言百王之用以此三者夏因於虞
而獨不言所損益者其道如一而所上同也道之大

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是以禹繼舜舜繼堯三
聖相受而守一道無救弊之政也故不言其所損益
也由是觀之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變譬
之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爲政而
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當更張而不更
張雖有良工不能善調也當更化而不更化雖有大
賢不能善治也蒙案五帝不相襲禮三王不相沿樂
而董子謂王者改制不改道蓋因革損益在乎禮而
所以因革損益仍合乎道禮苟大同則以因爲因唐
虞是也禮苟稍異則以損益爲因三代起也至於失
道壞禮如暴秦不更之無以爲治善於革正其善於
因也禮器云三代之禮一也民共由之或素或害夏
造殷因注引此經以證史記世家云觀夏殷所損益
曰後雖百世可知也以一文一質周監二代郁郁乎
文哉吾從周蓋夫子舉三代以酌其中董子統前後
以窮其變世運之盛衰以道爲斷治理之因革以道
爲衡其於夫子之言觸類引伸若合符契通天人貫
古今本天德以談王道漢以後如董子者有幾人哉

王仲任謂文王之文在孔子之文在仲舒吾亦云然

馬注云云疏曰云所因謂三綱五常者白虎通義以君臣父子夫婦爲三綱以諸父兄弟族人諸舅師長朋友爲六紀引禮緯含文嘉曰君爲臣綱父爲子綱夫爲妻綱君臣父子夫婦六人也所以稱三綱何一陰一陽謂之道陽得陰而成陰得陽而序剛柔相配故六人爲三綱禮哀公問政孔子對曰夫婦別父子親君臣義則庶民從之矣此三綱之說所本也有三之行論衡問孔篇云五常之道仁義禮智信也皇疏與書相合書命契左傳舉八元本非一事而左傳專以教民言故不出一家之內命契典禮宜統家國天下孟子深於詩書當得其實也至禮樂記云道五常之行論衡問孔篇云五常之道仁義禮智信也皇疏以此釋馬注之五常抑知馬注言五常之教王充言五常之性意各不同不然此章夫子本論禮而何以闌入仁義智信哉云所損益謂文質三統者白虎通義王者必一質一文者何所以承天地順陰陽陽之道極則陰受之陰之道極則陽受之明二陰二陽不能相繼也尚書大傳曰王者一質一文據天地之道禮三正記曰質法天文法地也正朔三而改文質再而易故禮表記曰虞夏之質殷周之文至矣虞夏之文不勝其質殷周之質不勝其文蓋子繁露三代改

制篇曰一商一夏一質一文而或以三教混之三教者夏人之王教以忠形於恒誠其失野救野之失莫如敬殷人之王教以敬敬形於祭祀其失鬼救鬼之失莫如文周人之王教以文文形於飾貌其失薄救薄之失莫如忠忠法人敬法地文法天三者如順連環周則復始此固別有取義與文質不可渾合也正朔有三何本天有三統謂三微之月也明王者當奉順而成之故受命各統一正敬始重本也三微者何謂也陽氣始施黃泉萬物動微而未著也十一月之氣也故周爲天正色尚赤也十二月之時萬物始萌牙而白白者陰氣故殷爲地正色尚白也十三月之時萬物始達孚甲而出皆黑人得加功故夏爲人正色尚黑也尚書大傳曰夏以孟春月爲正殷以季冬月爲正周以仲冬月爲正色尚白以雞鳴爲朔周以十一月爲正色尚赤以夜半爲朔不以二月後爲正者萬物不齊莫適所統故必以三微之月也

三正之相承若順連環孔子承周之弊行夏之時知繼十一月正者當用十三月也王者受命必改朔何明易姓示不相襲也明受之於天不受之於人所以變易民心革其耳目以助化也故大傳曰王者始起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異器械別衣服也或有所不改者何也王者有改道之文無改道之實如君南面臣北面皮弁素積聲味不可變哀戚不可改百王不易之道也以上皆山白虎通馬注所本也云物類相召云云者召皇本作招世皇本作勢邀語與馬注不類史記世家注引作何解是也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 注鄭曰人神曰鬼非其祖考而祭之是諂以求福也

釋文諂也敕檢反

正義曰朱注非其鬼謂非其所當祭之鬼諂求媚也又語錄云庶人而祭五祀大夫而祭山川諸侯而祭天地皆謂非其鬼蒙案此節蓋夫子譏當時之淫祀而以人鬼概括天神地祇也曲禮曰天子祭天地祭四方祭山川祭五祀歲徧諸侯方祀祭山川祭五祀歲徧大夫祭五祀歲徧士祭其先凡祭有其廢之莫

敬舉也有其舉之莫敢廢也非其所祭而祭之名曰淫祀淫祀無福尊語展禽曰夫聖王之制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扞大患則祀之非是族也不在祀典凡禘郊宗祖報此五者國之典祀也加之以社稷山川之神皆有功烈於民者也及前哲令德之人所以爲明質也及天之三辰民所以瞻仰也及地之五行所以生殖也及九州名山川澤所以出財用也非是不在祀典春秋時之淫祀見於左氏內外傳者如虢之祀丹朱晉之祀黃熊魯之祀爰居怪怪奇奇不一而足至於魯僖公之僭郊禘季氏之旅泰山則尤非禮之甚者善乎僖公十年狐突之對共太子也曰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僖三十一年甯武子之諫祀夏相也曰鬼神非其族類不歆其祀哀公六年楚昭王之不祀河神也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此皆卓然之精意也惟聖人能通幽明之故知鬼神之情狀非子產之淹博其誰能如此而全謝山一概譏之不亦過乎

鄭注云云疏曰云人神曰鬼者周禮大宗伯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禮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示廣

雅釋天鬼祭先祖也是人神曰鬼也又物神謂之鬼是但對天地而言人亦物也其實百物之神曰鬼俗作魅周禮春官凡以神仕者以冬日至致天神人鬼以夏日至致地示物魅是也以諂爲求福者說文謟諛也左襄三年注諂媚也禮少儀頌而無謟疏謂橫求見容故貪而無諂皇疏云非分橫求曰諂

見義不爲無勇也注孔曰義者所宜爲也而不能爲是無勇也蒙案夫子嘗謂志士仁人有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故曰仁者必有勇而此以見義不爲爲無勇蓋仁義不可偏廢舉仁足以賅義舉義亦所以賅仁也朱子以知字代見字謂已知義之所當爲而志不果爲而力不能爲是其咎不在知之有未致而在意之有未誠黃先生以爲優柔寡斷持守未堅此大學格致之後所以必加以誠意而中庸三達德之終貫乎勇也抑考之說文意訓志志與識本古今字志者心之所之也意者心之所識也致知在格物擴其心之所未知也致知必誠意實其心之所已知也故誠意雖次於致知之後而要其用力仍不外乎求知夫子以務民義遠鬼神答樊遲之問知實與此章相表裏務民之義者眞知其非義而不作褻瀆周禮春官凡以神仕者以冬日至致天神人鬼以夏日至致地示物魅是也其實百物之神曰魅俗謂橫理直斯氣壯故朱子又云若從源頭看來乃是知之未至所以爲之不力然則見以爲義未必眞知其爲義則所見仍如未見也安望其能有勇哉法言淵騫篇論孟子之勇曰勇於義而果於德不以貧富賤貶死生動其心夫孟子之言大勇也曰浩然之氣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於天地之間其爲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是集義所生者非襲而取之也程瑤田論學小記曰孟子不動心有道以能養氣也氣何以得養以集義也義何以集以格物而致其知也能致其知則心有主而義以集然後見之於行事事皆合於義易所謂義以方外如此是欲集義以養氣必先致知以精義故孟子自謂能養浩然之氣而先之曰我知言又謂告子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

夫所謂求於心而知言者非格物窮理以致知何以集義以生其氣配義以行其氣哉然孟子論養氣推本於知言而予則又有進焉者對大廷之廣眾其要在知人此孟子之不動所以合養氣於知言也質幽獨之神明其本在知天此夫子之不惑所以進窮理以知命也蓋氣生於義勇生於知知言以知人而是非不惑尤必知命以知天而禍福不搖非鬼而祭諂求福也見義不爲俾避禍也人苟知人而又知天則浩然之氣塞於兩間矣而何懼於鬼神何畏於生死故中庸之達德有明則勇必先有知而論語之終篇知言必先知命

孔注云云疏曰云義所宜爲者義當作誼說文誼人所宜也釋名誼宜也裁制事物使合宜也太元元數性誼注誼之言宜也中庸義者宜也祭義義者宜此者也皆借義爲誼也周禮肆師典命注皆云古者書儀但爲義今時所謂義爲誼董子繁露義者我也宜在我謂之義是又以借字說本義也孔云不能爲者是無勇在力不足而吾終以爲見不明

八佾第三　釋文凡二十六章朱注同漢石經二十作廿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注馬曰孰誰也佾列也天子八佾諸侯六卿大夫四士二八人爲列八八六十四人也魯以周公故受王者禮樂有八佾之舞今季桓子僭於其家廟舞之故孔子譏之也　釋文佾音逸

正義曰春秋隱公五年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左傳衆仲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夫舞所以招云二八接舞王逸注二八二列也左傳襄公十一年鄭賂晉女樂二八晉侯以一八賜魏絳越語越人飾美女八人納之太宰嚭韓非子十過篇秦繆公遺戎王女樂二八韓詩外傳九引作二列史記世家齊遺魯女樂八十人御覽引家語作二八此皆舞列八人之證也孰說文本作𠦂爲熟之正字食飪也借爲誰也一聲之轉也忍說文能也廣雅釋言耐也從刃從心謂心堅而能決絕也凡堅而能止曰容忍堅而能行曰強忍容忍仁也強忍義也殘忍則不仁不義楚語所云強忍犯義者也此章皇疏以忍爲容忍謂季氏之罪不容誅朱子以忍爲強

止四人不知說文佾本作肖從肉從八後加人傍八即其人數也宋書樂志太常傳隆曰八音克諧然後成樂故必以八人爲列隆殺以兩減其一列爾以爲一列又減二人止四人豈復成樂今案後漢祭祀志祠靈星舞用童男十六人注服虔應劭曰十六人即古之二羽也禮儀志旱行雩禮舞僮二佾此言二佾與祠星言十六人一也楚辭招魂云二八侍御大招云二八接舞王逸注二八二列也左傳襄公十一年鄭賂晉女樂二八晉侯以一八賜魏絳越語越人飾美女八人納之太宰嚭韓非子十過篇秦繆公遺戎王女樂二八韓詩外傳九引作二列史記世家齊遺魯女樂八十人御覽引家語作二八此皆舞列八人之證也孰說文本作𠦂爲熟之正字食飪也借爲誰也一聲之轉也忍說文能也廣雅釋言耐也從刃從心謂心堅而能決絕也凡堅而能止曰容忍堅而能行曰強忍容忍仁也強忍義也殘忍則不仁不義楚語所云強忍犯義者也此章皇疏以忍爲容忍謂季氏之罪不容誅朱子以忍爲強

忍謂季氏之敢於爲惡蓋魯自周公有勳勞於天下賜以天子之禮樂故禮祭統云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樂也至昭公二十五年將祫於襄公萬者二人其衆萬於季氏昊斗南謂人當作八魯自隱公初用六羽當有六八季氏大夫本有四八今又取公之四佾以往則公止有二八故漢書劉向上封事曰季氏八佾舞於庭三家者以雍徹並專國政卒逐昭公是以季氏爲平子而非始於桓子也蓋自來爲臣子者敢於僭竊非禮罔上行私未有不釀篡弒之禍者以大夫而越諸侯僭天子其罪已不勝誅況乎奪之公室以益私家始也作三軍而國分以三繼也舍中軍而季取其二以致君弱臣强家肥國將射則三耦不備舞則二佾僅存試問其心目中尚有君父在乎無如臣子之强忍既如彼而君父之柔忍又如此左昭元年傳所謂魯以相忍爲國日忍一日陰擬於陽卒至昭公孫齊歸死無所此誠有心人所爲痛哭流涕長太息安能忍而與此終古也夫子以一忍字交譏之與大易之戒履霜春秋之誅

亂賊同一深憂遠慮於以知禮教之辨名分別等威之大有關於人心世道也

馬注云云疏曰云孰誰也者爾雅釋詁曠孰誰也公羊傳王者孰謂注孰誰也詩誰能孰烹孰墨子尚賢篇引誰作孰云佾列也者廣雅釋詁同皇疏猶行列也云魯以周公故受王者禮樂者禮記祭統云昔者周公旦有勳勞於天下成王康王賜之以重祭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樂也明堂位曰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是受王者禮樂也然惟得於文王周公廟用之用之他廟亦爲僭也故昭公二十五年公羊傳昭公曰吾何僭矣哉子家駒曰設兩觀乘大路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此皆天子之禮也是昭公之時僭用他廟也云季桓子僭於家廟舞之者以孔子與桓子同時相值親見其事而譏之其實僭不始於桓子也皇疏謂魯以相忍爲國日者評論之詞有對面而言者有遥相僻詰者如子謂再有曰女弗能救與是對面也今此所言是遥相評也

三家者以雍徹注馬曰三家者謂仲孫叔孫季孫也雍周頌臣工篇名也天子祭宗廟歌之以徹祭今三家亦作此樂也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注包曰辟公謂諸侯及二王之後也穆穆天子之容也堂謂祭於宗廟歌之故也今三家但家臣而已何取此義而作之於堂耶

釋文雍於容反撤直列反本或作徹相維息亮反助也辟公必亦反君也五經文字撤去也詩頌雍作雝皇本穆穆下有矣字

正義曰詩序云雝禘太祖也爾雅釋天以禘爲大祭故冬至祭昊天於圜丘夏至祭地亦於方澤孟春祭感生帝於南郊季秋祭五帝於明堂經傳皆謂之禘而宗廟之禘祭有二吉禘爲三年喪畢之祭終王大禘也時禘爲宗廟四時之祭夏殷爲夏禘居四時時享之一周乃改夏禘爲夏礿又於時享之外行三年祫而五年禘閟宮傳云夏禘則不礿秋祫則不嘗惟天子兼之雍卽禘大祖之樂歌也周以后稷爲太祖而鄭箋以太祖謂文王以詩辭不及后稷也不知詩言文武維后而先之以宣哲維人與下武言世有哲王統陳先世之德以爲文武受命之所本正是一例何嘗不言后稷周以文武爲受命之祖以后稷爲肇封之祖立后稷爲太祖廟故惟后稷稱太祖且成王時文王尚居四親廟安得於文王廟特禘則此詩實爲禘太祖后稷之正歌而後世或兼用於文武廟也乃又爲祭畢徹俎之歌者周禮樂師職云及徹率學士而歌徹鄭注徹者歌雍又小師職云徹歌鄭注於有司徹而歌雍是雍又爲徹祭之樂喪禮禮記燕居篇云客出以雍徹以振羽則又取辟公蕭雍之義而通用之作樂賦詩往往上取下就況以天子廟祭之正歌而爲天子廟祭之徹歌不嫌一詩兩用也若夫三家者魯侯之臣周天子之陪臣也三家之堂金吉甫以爲廟堂公廟設於私家由三桓始此桓公之廟堂也舞在堂下故上章言庭歌在堂上故此章言堂爾雅釋詁相助也思齊傳雍雍和也文王傳穆穆美也曲禮天子穆穆謂天子之容也包注以辟爲諸侯公爲二王後鄭箋以辟爲卿士公爲諸侯要之皇王后辟公侯爾雅皆以爲君漢書韋元成傳云立廟京師之居躬親承事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助祭尊親之大義劉向傳云當此之時武王周公繼政朝臣和於

內萬國驩於外故盡得其驩心以事其先祖皆引此詩以證則概以爲諸侯者是也且夫助祭者尊之以辟公主祭者源之以天子則對越在天駿奔走在廟儼然有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之等威故雖魯侯受命得用王者之禮樂未聞歌及此詩以不敢當天子之尊也而三家者竟以私廟之堂擅用王朝之制若昧於無所取而歌之豈眞弗聞而弗知也者若冀其有所取而歌之是直以陪臣而天子自居試問其私心果何所取乎夫子詰之以奚取若譏其無知之妄作爲不知猶屬皮膚之論也

馬注云疏曰云三家謂仲孫叔孫季孫者魯三家同出桓公之後故又稱三桓桓公適子莊公爲君庶子慶父之後爲仲孫氏叔牙之後爲叔孫氏季友之後爲季孫氏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故曰孫仲孫後改曰孟孫是庶長之稱不敢與莊公爲伯仲叔季之次也當時慶父叔牙皆得罪惟季友有功於公室又係莊公同母弟故季孫以上卿爲大

包注云疏曰詩序烈文成王即政諸侯助祭也載見諸侯始見乎武王廟也二詩皆有烈文辟公之文而毛傳無訓釋以序明言諸侯不必再覲爲辟公作訓也包氏以公爲二王後二王之後爵爲上公渾言之亦諸侯也那疏謂包依毛傳未知其審

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注包曰言人能行禮樂也

正義曰朱子外注引李氏郁曰禮樂待人而後行苟非其人則雖玉帛交錯鐘鼓鏗鏘亦將如之何哉然

記者序此於八佾雍徹之後疑其爲僭禮樂者發也
蒙案皇疏云此章亦爲季氏出季氏僭濫王者禮樂
其旣不仁則奈此禮樂何乎太平御覽引此亦連上
章然則此所謂不仁卽八佾雍徹章之忍字此所謂如何
卽雍徹章之仁字卽爲禮樂之本記者類序於此與下章本字未始不相關會也
包注云云疏曰皇疏引江熙云所貴禮樂者以可安
上治民移風易俗也然其人存則興其人亡則廢而
不仁之人居得興之地而無能興之道則仁者之屬
無所施之故歎之而已案此疏似未抉透仁與禮樂
之關鍵金吉父云中心斯須不和不樂則鄙詐之心
入之矣外貌斯須不莊不敬則慢易之心入之矣不
莊敬不和樂便是不仁鄙詐慢易則如禮樂何哉此
說足申包注不能行之故
林放問禮之本 注鄭曰林放魯人也
正義曰禮記禮器篇云先王之立禮也有本有文忠
信禮之本也義理禮之文也無本不立無文不行又
曰禮也者反本脩古不忘其初者也故凶事不詔朝
事以樂醴酒之用元酒之尚割刃之用鸞刀之貴莞
簟之安而素鞂之設是故先王之制禮也必有主也
大戴禮荀子禮三本云大饗尚元尊俎生魚先太羹
貴飲食之本也大饗尚元尊而用酒食先黍稷而飯
稻粱祭嗜太羹而飽平庶羞貴本而親用也貴本之
謂文親用之謂理兩者合而成文以歸太一夫是謂
大隆故尊之尚元酒也俎之生魚也豆之先太羹也
一也利爵之不卒也成事之俎不嘗也三侑之不食
也一也大昏之未發齊也廟之未納尸也始卒之未
小斂一也大路車之素幦也郊之麻冕也喪服之先
散帶一也三年之喪不文也清廟之歌一倡而三歎
也縣一磬而尚拊搏朱弦而通越一也凡禮始於脫
成於文終於隆故至備情文俱盡其次情文迭興其
下復情以歸太一荀子楊倞注云情謂禮意喪主哀
祭主敬之類文謂禮物威儀也是則二戴記所謂本
乃禮中之本也朱子集注以爲本體語錄以爲本初
要皆就禮以言本而近或以禮專指儀文言遂以禮
爲思信之薄而別於禮外以求本此異端外禮外義

之說也
鄭注云疏曰史記弟子傳家語弟子解均無林放
故鄭君惟曰魯人也然蜀文翁禮殿圖有之唐贈清
河伯朱贈長山侯林放字子邱孔子弟子詳見闕里
文獻考畢氏沅關中金石記不知史記何以佚之也
姓氏譜謂林放比干子子堅之後逃放山林因以爲
氏不足據
子曰大哉問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注包曰易
和易也言禮之本意失於奢不如儉也喪失於和易不如哀戚也

釋文易以豉反鄭云簡戚千歷反南史顧憲之傳引戚作慼
正義曰皇疏引王弼曰時人棄本崇末故大其能尋
本禮意也蒙案禮賅吉嘉賓軍喪凶禮也廣雅釋言
與如也王氏疏證云凡經言與其者皆如其也禮曾
子立事篇曰君子不服華色之服不稱懽易之言故
曰與其奢也寧儉與其倨也寧句奢與儉皆不得其
中猶倨與句皆不合於矩故皇疏謂禮之本意在奢
儉之中不得中者皆爲失也蓋禮以敬爲本曲禮一
言以蔽之曰毋不敬檀弓子路曰吾聞諸夫子喪禮
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
祭禮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
餘也夫哀生於仁敬生於義仁義者禮之所由生故
哀敬爲制禮之本忠信者所以實其哀敬也儀文者
所以將其哀敬也禮則合乎忠信儀文以爲節使之
範於中而無太過不及之名故曰禮者中制也奢與
易失於中而哀敬不足者也儉與戚失於中而哀敬
有餘者也過與不及皆失中卽皆不合禮與其失於
中而哀敬不足也何如失於中而哀敬有餘者猶得

制禮之本意也周末文勝奢僭成風往往以美沒禮
而高談脫略簡易治喪又至以菲廢禮皆不知禮之
本之過也夫子大林放之問而告之以此使知禮主
乎敬喪主乎哀儉則有不敢放縱之心而敬無不盡
戚則有不忍背死之意而哀無不誠此其所以猶得
制禮之本也歟故小戴云反本脩古不忘其初大戴
云其下復情以歸太一
包注云疏曰釋文引鄭注訓易爲簡黃先生以易
爲坦易謂老氏曼氏齊死生而治喪皆簡率後人喪

中祭奠如吉禮又用僧道贏敓以喧雜之皆由於坦易之過故包注直以爲和易意本一貫也朱子訓易爲治如孟子易其田疇之易以爲節文習熟然必增說無實之義且與戚字不相反對也言禮之本意云云者皇疏謂注意所答四失從二即是禮本又云舉其四失則知不失即其本要未會通經意也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注包曰諸夏中國也亡無也

論衡問孔篇引如作若無也字公羊襄七年傳注詩箸之華疏三都賦注韓子原道篇引俱無也字韓文始題爲經

正義曰皇疏云此章爲下僭上發也言中國所以尊於夷狄者以其名分定而上下不亂也周室既衰諸侯放恣禮樂征伐之權不復出自天子反不如夷狄之國尚有尊長統屬不至如我中國之無君也韓子原道文引此經以爲諸夏雖無君而禮義不廢猶勝於夷狄之有君那疏本之謂諸周召共和之年蒙案以文義繹之皇疏較順故朱注引程子尹氏亦同其說韓文公因闢佛而爲有激之談意各有所在也內

京師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四夷春秋所以嚴尊王

之義錄匪風而傷無王錄下泉而傷無霸魯論所以歎有君之無極目寰區滔滔皆是夫子嘗欲浮海而居九夷亦此意也

包注云疏曰云諸夏中國者說文夏中國之人也從頁從臼從夂臼兩手夂兩足也隸省作夏虞書蟄夷猾夏傳華夏也漢書刑法志注諸夏中國諸侯也夏大也言大於四夷那疏言有禮義之大有文章之華也云亡無也者說文無作橆隸變作𣏌或省作乜或借亡字爲之亡無一聲之轉也

季氏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女弗能救與注馬曰旅祭山川在其封內者也今陪臣祭泰山非禮也冉有弟子冉求也時仕季氏救猶止也釋文旅音呂祭山曰旅與音餘皇本女弗作汝不御覽引同

正義曰禮記王制云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則大夫位非專封不得祭山川也爾雅釋山河東岱郭注岱宗泰山又云泰山爲東嶽蓋泰山在博漢晉志屬泰山郡或在奉高今在山東泰安府泰安縣北春秋時泰山在齊魯之界二國諸侯所應祭故僖公三

十一年宣公三年成公七年小郊不從猶三望三望
首公羊以爲泰山河海是魯侯得祭泰山也禮器云
齊人將有事於泰山必先有事於配林是齊侯亦得
祭泰山也旅本軍旅之正字引申之義訓陳列爾雅
釋詁旅陳也周書作雒解旅楹注旅列也儀禮鄭注
讀爲鴻臚之臚臚陳之也然臚與皮膚爲一字又旅
之借字玉篇廣韻有祼字云祭山川名說文所無俗
字也旅爲祭名者禮器云大饗之禮不足以大旅大
旅具矣不足以籩帝注大旅祭五帝也周禮大宗伯

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鄭注故謂凶裁旅陳也
陳其祭事以祈爲禮不如祀之備也典瑞四圭有邸
以祀天旅上帝兩圭有邸以祀地旅四望考工記玉
人兩圭五寸有邸以旅四望掌次王大旅上帝則張
氈案設皇邸職金旅於上帝則共其金版眡瞭大喪
歐樂器大旅亦如之笙師大喪歐其樂器大旅則陳
之司尊彝大喪存奠彝大旅亦如之鄘人國有祭事
則奉龜以往旅亦如之太卜凡旅陳龜注旅非常祭
或別言旅上帝或別言旅四望而大旅與大喪爲類

六年楚昭王病卜云河爲祟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
望江漢睢漳楚之望也禍福之至不是過也不穀雖
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弗祭孔子以爲知大道乃季
氏以大夫而僭國君之命祀不但不能徹神佑而得
福反將干天怒而召災所謂獲罪於天無所禱也故
夫子使冉有諫止之若爲季氏謀也者而急切其詞
曰救
馬注云疏曰史記弟子傳冉求字子有少孔子二
十九歲爲季氏宰集解鄭元曰魯人家語云冉求仲

弓之宗族有才藝以政事著名仕爲季氏宰云救猶止者義本說文孝經匡救其惡注亦訓止故皇疏以爲諫止也周禮大司徒使之相救注救凶災也司救注猶禁也以禮防禁人之過者也申鑒雜言上先其未然謂之防發而止之謂之救行而責之謂之戒穀梁僖元年傳言天非救也注赴急之意則較諫止更進矣

對曰不能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注包曰神不享非禮林放尙知問禮泰山之神反不如林放耶欲諫而祭之也

釋文嗚呼本或作烏乎音同皇則登反則也筆解云謂當作爲路史無懷氏論引作是

正義曰云非神不享天子有方望之事無所不通諸侯山川有不在其封內者則不祭也山川有能潤於百里者天子秩而祭之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徧雨乎天下者惟泰山泰山固維周天子魯侯之所有事也後世如季氏之僭不一人泰山之祀徧天下其始惑於讖緯之說侈談封禪管子謂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有二家而夷吾所識者十有二皆受命然後得封禪齊桓以仲諫救而止爰自始皇作俑暨漢

損食貨亦已甚矣昔季氏魯之上卿旅於泰山孔子猶欲其宰救之況小民之賤乎大人之教不以名器繩之則將紊矣分之則將素矣小民之心不以名器繩之則將紊矣況淫祀者祀神之誠極冀希福之貪甚多且父慈子孝何用焚香上安下順何須楮幣不然則雖竭天下之香繼爐而焚之罄天下之楮爲幣而燔之知其斷無益矣伏望禁之無令妄費非但巫風瘝消抑亦富民一助此亦林放之流亞也蓋地靈者人自傑泰山巖巖魯邦所瞻放既生於秉禮之邦又得名山之鍾

能故能採求禮本卓然不惑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
曾謂泰山不如林放蓋深責冉有之不如也嗚呼之
歎歎季氏抑歎冉有也林放墓今在泰山下生於斯
葬於斯眞泰山之知己也

包注云云疏曰云誣而祭之者禮曾子問故誣于祭
也注誣妄也釋文嗚呼或作烏乎者說文烏於本一
字引孔子曰烏盱呼也取其助氣故以爲烏呼字小
爾雅烏乎吁嗟也書洪範作嗚呼詩雲漢作於乎禮
大學作於戲漢書武帝紀作烏虖五行志作烏嘑北

海相景君碑作歍歔路史引作惡乎皆同部通用也
東方朔傳注於戲歎歔詞也釋名嗚舒也氣憤懣故發
此聲以舒寫之也曾乃也訓則非

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注孔曰言於射
釋文爭責衞反爭鬬之爭絕句也後有爭也
正義曰君子心性和平學養純粹凡事反求諸己自
然於世無爭夫子欲以禮讓化天下試舉一必爭之
所以觀無爭之君子而卽以君子之爭教天下之讓
實以君子之讓化天下之爭周禮大司徒以陽禮教

讓則民不爭曲禮君子退讓以明禮樂記禮至則不
爭夫子嘗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然而君子者無
爭之名也而射者必爭之所也故射義引此經鄭君
注曰言君子至於射則有爭也皇疏引顏延之曰射
許有爭故可以觀無爭也古者射禮有三將祭擇士
爲大射諸侯朝於天子或諸侯相朝而射爲賓射燕
息而射爲燕射三射皆謂之禮射而又有平時肄習
庶民所其與者曰鄉射其儀節大略相同古經可考
者惟儀禮之大射儀鄉射禮及小戴記之射義而已

射之所以有爭者射義曰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
澤者所以擇士也已射於澤而後射於射宮射中者
得與於祭不中者不得與於祭是一己之榮辱攸關
則不能不爭者情也射義又曰古者天子之制諸侯
歲獻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宮其容體比於禮
其節比於樂而中多者得與於祭其容體不比於禮
其節不比於樂而中少者不得與於祭數與於祭而
君有慶數不與於祭而君有讓數有慶而益地數有
讓而削地故曰射者射爲諸侯也射中則得爲諸侯

射不中則不得爲諸侯是舉主之功罪攸關則不得不爭者又勢也而又有必不能不爭者當射畢飲酒之時勝者皆袒決遂不勝者皆襲說決拾勝者執張弓不勝者卻左手右加弛弓於其上勝者洗觶升酌南面坐奠於豐上不勝者北面取觶立卒飲坐奠於豐下勝者先升堂不勝者先降階勝不勝於此分即賢不賢於此別兩兩相較情已難堪而投壺之奉觴與射節略同勝者跪授曰敬養飲者跪受曰賜灌射義曰酒者所以養老也所以養病也求中以辭爵者

辭養也奉爵曰敬養是謂我有負薪之憂也是謂我老夫耄而無能爲也男子志在天地四方桑弧蓬矢之謂何跪受曰賜瀉豈其甘居人下而竟不欲爭也耶射義鄭注曰君子恥之是以射則爭中明乎其必有爭也故皇疏歷引李充欒肇范甯之說而斷之曰於射無爭非心所安或者謂依射義之言以射爲黜陟則太宰六官何以專厥職不中不得爲諸侯則列侯之廢黜將由此而輕貴先生曰古者再射重中的三射重禮樂的之中不中者技藝之短長禮樂之比不比者學業之優劣兼二者以衡之而所重在三射之試如三射不比禮樂以之助祭隕越以貽羞以之任政必有弁髦王章之弊此擇士以射之法然也豈謂太宰宗伯之身爲貴臣而猶以疏脫爲慮耶尚譬適謂之放三不適謂之誣禮所謂有慶益地有讓削地者如此蓋以不娴禮樂之士輕爲於王朝其受讓削禮亦宜之不爲諸侯者謂所貢之士不能報諸侯選舉之恩不能助諸侯有益地之慶也爲有報義祭統不求其爲注謂福祚爲己之報是也爲有助義詩鳧鷖福祿來爲論語夫子爲衛君乎鄭君皆訓助是也

孔注云疏曰孔意以必也射乎四字連讀釋文引鄭讀爭字絕句必也絕句者蓋以必也二字略讀如必也正名乎必也狂狷乎必也親喪乎必也聖乎必也使無訟乎皆是一例故射義注仍以必也射乎連讀與孔無異或據此言君子乎日必無爭又言君子

必無爭者惟在射則以必也上屬句成文氣乎

揖讓而升下而飲注王曰射於堂升及下皆揖讓而相飲也其爭也君子焉曰多算飲少算君子之所爭也

釋文揖讓而升下絕句鄭注詩賓之初筵引此則云下而飲飲王於鴻反又如字

正義曰合攷儀禮大射儀鄉射禮凡射皆三次初射三耦與眾耦皆射三射以樂節射皆釋獲飲不勝者此言揖讓而升下而飲謂升也下也飲也皆以揖行其讓卽以讓寓其爭當以揖讓二字略讀統貫而升下而飲連作一句特於升下之謂未升堂之前三揖曰耦進揖曰當階北面揖曰及階揖也由是勝者先升堂少右不勝者進北面坐取觶興少退立卒觶坐奠觶於豐下興揖不勝者先降興升飲者相左交於階前揖也凡再射三射之飲皆如此而禮自每次射畢又有拾取矢之前後各四揖若兼取矢則上射下射各一揖射於堂飲於階拾取矢於庭故射與飲言升降而取矢惟言進退也統計初射以至再射三射左下射升上射升三等下射從之中等上射升堂少也自後上射先升三等下射從之中等上射升堂少左下射升上射揖並行皆當其物北面揖及物揖釋

揖凡十而取矢與賓主人之特揖不與焉是由始及終以揖行其讓卽以讓寓其爭也射義引此經鄭君注云飲射爵者亦揖讓而升降孔疏遂以此經之升下爲飲射爵時之揖讓而非射時之揖讓不知射爭勝負欲辭飲爵先祈命中故詩云發彼有的以祈爾爵鄭箋云射者與其耦發矢之時各心競云我以此求爵汝蓋升射者爭之始飲爵者爭之終而始終出之以揖行之以讓是君子之爭卽君子之讓也故曰其爭也君子而其實君子之讓非君子之爭也故曰有勝者則告曰某賢於某若干純是以算多少分勝負也射求正諸己己正而後發發而不中則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而暇爭乎哉

君子無所爭射義將引此經而說之曰射者仁之道也射求正諸己己正而後發發而不中則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而暇爭乎注意則云揖讓而升下王注云疏曰皇疏云就王注意也若餘人讀則云揖讓而升屬上句又云下而飲下屬下句此讀不及王意也案射義引經鄭注以升飲連說彼釋文云揖讓而升下絕句而飲一句是鄭讀與王無異也其箋詩以下而飲爲句孔疏謂飲射爵時揖讓而升下意取而飲與爭故引文不盡不可以說此經也

馬注云疏曰算籌也鄉射記曰箭籌尺有四寸也公羊傳握握素握布四指一寸是籌尺有四寸而合投壺禮曰室中布五扶側手爲膺鋪四寸廣尺有咫咫八寸是籌長尺有二寸也中之指爲扶則握與膺扶同義也握素者刊其本也中之所實常八籌而云八十者以十耦計之也二人爲耦一人四矢皆中則用八籌馮每射中者一箇釋一算一算爲奇二算爲純射畢釋獲上射於右下射於左有勝者則告曰某賢於某若干純是以算多少分勝負也多算酌酒以飲少算者雖爭猶讓故不失爲君子也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何謂也注馬曰倩笑貌盼動目貌絢文貌也此上二句在衛風碩人之二章其下一句逸也

釋文倩七練反盼普莧反又匹簡反又匹莧反絢呼縣反鄭云文成章曰絢詩碩人史記弟子傳引盼誤作盼字叢曰俗作盼非盼胡訂切恨視也唐石經亦誤作盼

正義曰皇疏此衛風碩人閔莊姜之詩也莊姜有容有禮衛侯不好德而不答故衛人閔之也巧笑笑之美者也人可憐則笑巧而貌倩然也美目目之美

者也人可憐則目美而貌盼盼然也素白也言用白色以分間五采使成文章也蒙棄倩毛傳好口輔也楚辭大招靡顏齲牙宜笑嘕只王逸注嘕笑貌字本作嫣登徒子好色賦嫣然一笑倩與嘕嫣一聲之轉故馬注以爲笑貌也韓詩借作倩云蒼白色誤以倩之本義釋之也盼毛傳目黑白分也韓詩傳目黑色字林美目也皆引申義馬注以爲動目貌則眴字之借說文眄斜視也眴目搖也絢釋文引鄭注文成章曰絢儀禮聘禮記絢組注采成文曰絢今文作約九經字樣引說文作縎素說文作縠白綵繪也引申爲凡白之稱自古美人皆尚白晉晉書武帝爲太子納妃曰衛公女有五可端正而長白賈公女有五不可醜而短黑故詩言膚如凝脂史言貌如冠玉或有以白致飾如史記之幸佞傳粉者說文粉傅面粉也釋名首飾有脂粉膏沬要術有傅面粉英太元視粉其趙注飾也是皆以素爲絢也蓋既有倩盼之美態而又有玉質冰肌則相得益彰美而增豔倘有倩盼而非素如無鹽女之皮膚若漆是九歌所詠既含睇兮又宜笑之山鬼也將何以爲絢哉皇疏謂既有倩盼之貌又能以禮自結束如五采得白分間乃文章分明此本鄭注探下文以言之而爲素行之端莊素履之嫻雅則更進一籌矣第此詩三句皆賦體未必末句忽用比興以素喻禮也

馬注云云疏曰以上二句在衛風者詩序云碩人閔莊姜也左隱三年傳衛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美而無子衛人所爲賦碩人也其第二章祇有美目二句周子純樂府拾遺謂孔子章刪其句朱子或問云碩人之詩四章章皆七句不應此章獨多一句而見刪蓋古詩三千餘篇遥遥者固多重者亦不少此三句未必卽碩人詩而逸其一句也

子曰繪事後素注鄭曰繪畫文也凡畫繪先布衆采然後以素分布其間以成其文喻美女雖有倩盼美質亦須禮以成之也

釋文繪胡對反本又作繢同考工記注文選夏侯常侍誄注唐崔鏦北岳廟碑引皆作繢

正義曰考工記云繢畫之事雜五色又云凡繢畫之事後素功是畫采先布衆色後加素工也鄭君注素白采也後布之爲其易漬汚也先鄭引論語繪作繢

說文繪會五采繡也又引論語正作繪似許君意以
刺繡言蓋畫繢之工一繢一繡本有二事而考工并
爲一職者以繢周是畫即繡亦先畫而後可繡也考
虞書作繪字本作會則是會五采繡之本字當作繪
會五采畫之本字當作會而考工記借繢餘之繢字
爲之故說文繢字下有一曰畫也之訓禮運孔疏初
畫曰畫成文曰繢皆後起義也子夏疑素非所以爲
絢朱子遂據禮器甘受和白受采之文而以素爲白
質不知畫繢之事素乃白采而非白質也何晏補
雜帛之物其正幅則大赤也鄉射記曰凡畫者丹質
旗龜蛇爲旐皆畫於絳帛之上而以素帛飾側者惟
旗常並無以素爲質而施畫繢者虞書作服十二章
以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畫於衣以宗彝藻火粉
米黼黻希繡刺於裳上服元而下服纁所謂天元地
黃也周禮司服王之六冕皆元衣纁裳冕冕九章以
袞龍山華蟲火宗彝繢於衣藻米黼黻繡於裳鷩冕
七章以華蟲火宗彝繢於衣藻米黼黻繡於裳毳冕

殿冕三玄冠冕五玄冠冕而已而素衣惟有皮弁服
則衣繡粉米裳繡黼黻也元冕一章但繡黻於裳而
已而素衣惟有皮弁服則無繢繡也內司服王后之
六服衣裳相連皆以素紗爲裏褖衣色元刻繒畫翬
雉揄狄色青刻繒畫搖雉闕狄色赤刻繒而不畫其
餘鞠衣色黃緣衣色黑而素衣惟展衣皆無繢繡也
司常之九旗曰月爲常交龍爲旂熊虎爲旗鳥隼爲
旗龜蛇爲旐皆畫於絳帛之上而以素帛飾側者惟
雜帛之物其正幅則大赤也鄉射記曰凡畫者丹質
非以素爲質所謂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天
謂元地謂黃青與白相次赤與黑相次元步黃相次
是五采之繢於衣者也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
章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五采備謂之繡此
五采之繡於裳者也士以黃其象方天時變火以圖
山以章水以龍鳥獸蛇雜四時五色之位以章之謂
之巧此又五采之雜畫於旗者也何嘗以素爲質哉
然素之必施於後者惟恐白采之易汙而後之必加

以素者質爲衆色之相成西人格物學中講求采色之理謂日中有三色合而成白光一赤色一黃色一青色三色相和便成白色三色均無便成黑色色有赤與黃合而成者與青爲相對黃與青合而成者與赤爲相對青與赤合而成者與黃爲相對相對即相和以之類推配合始能鮮豔悅目惟黑白二色與諸色無不相稱凡畫工漬染女工刺繡均宜用三色相和之理依類配襯若欲以別色相配必須黑色或白色以間之否則顏色不相宜也然則所謂後素者乃

以素別其界畫非以素塡其空地也西人所言雖與中國五正五間之說若不相符而以青赤黃溯生色之源以白與黑辨配合之宜其中各有至理於以知衣之元裳之纁旗之赤若無白采以分布句勒其間將何以使五色成文彰明較著耶惠氏士奇曰太素者質之始也則素爲質後素者素之功也則素爲文故曰素以爲絢謂初素謂素質上白初者屢之始上者質之終素也者萬物之所成始而所成終也予謂禮器之白受采鍾氏巢人之事白爲質而加采素之所以成始也攷工記之後素功畫繢刺繡之事素在後而加功素之所以成終也其後也乃其所以爲絢也

鄭注云云疏曰畫文字古止作畫故書益稷作會本爲會鄭君讀會爲繪而注周禮司服又引書作繢皆俏字也多羅經音義引繪畫也五采也士冠禮疏引

素用繪皆節引此注也

曰禮後乎 注孔曰孔子言繪事後素子夏聞而解知以素喻禮故曰禮後乎 子曰起子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 注包曰子我也孔子言子夏能發明我意可與共言詩旨

漢石經無者字史記弟子傳引無起子者也四字

正義曰入佾一篇重言禮子夏因後素之功而悟禮後之恉所謂後者事不踰節待繼序而終之詞謂後之所必加而非後之所可已謂藉禮以成德而非置禮爲緩圖書大誥一則曰圖功攸終再則曰攸受休畢無非善後之謂也惠氏士奇曰禮者五德之一德猶素者五色之一色五色之黑黃蒼赤必以素爲之閑以禮爲之閑以禮制心之介猶五德之仁義智信必以禮爲之節文復禮爲仁故宮立而五音清甘立而五味平白立而

五色明禮立而五德純凌氏廷堪曰人之有仁義禮智信猶五性猶繢之有青黃赤白黑五色也禮居五性之一猶素爲白采居五色之一也中庸曰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是仁與義皆所以制禮之本也所謂道也白虎通曰智者知也所以知此禮也即大學之致知中庸之明善也又曰信者誠也所以行此禮也即大學之誠意中庸之誠身也是智與信皆所以由禮之具也所謂德也故曲禮曰道德仁義非禮不成也然則五性必待禮而後中節猶之五采必待素而後成文故曰禮後乎子夏因布素在衆之後而悟及之者也子貢因論學而悟詩夫子贊之以知來子夏因論詩而悟禮夫子贊之以起予要之契合師心皆是發明詩理詞雖不同意可互見故皆曰可與言詩也皇疏引沈居士以爲子夏但解師言子貢頭廣引理强分優劣未必盡然老子曰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宋儒因之遂以素喻忠信以禮爲儀文援禮器甘受和白受采之說而謂禮居忠信之後然考之禮器云先王之立禮也有本有文忠信禮之本也義理禮之末也君子欲觀仁義之道禮其本也又云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苟無忠信之人則禮不虛道蓋禮合忠信儀文以爲言故爲觀仁義之本禮中兼有忠信故學禮必須忠信之人此文叔齊子太叔所以有禮儀之辨禮不僅在儀文也若專以儀文言禮而後之後之即外之也故嘗謂老子之外禮無異告子之外義

孔注云云疏曰史記弟子傳集解引此注作何曰孔安國夫子十一世孫也注中每稱其祖曰孔子而注鄭人之子直呼其祖諱是皆可疑也

包注云云疏曰予我也爾雅釋詁文左昭廿六年傳王起師于滑注起發也起又與啓相通轉釋名起啓也書允子朱啓明故包以起爲發明也

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注包曰徵成也杞宋二國名也夏殷之後也夏殷之禮吾能說之杞宋之君不足以成之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注鄭曰獻猶賢也我不能以其禮成之者

以此二國之君文章賢才不足故也
王林野客叢書謂當於言字上點句之字各連下爲句案禮通承上欲觀故之字屬下此經承上能言之字應連上

正義曰徵从微省從王自微而之著說文雖訓召似當以明信應驗爲本義中庸無徵不信鄭注訓明洪範念用庶徵鄭注訓驗禮文王官人愼用六證注六徵也經傳徵證多通用故朱注云徵證也文典籍也獻賢也言二代之禮我能言之而二國不足取以爲證以其文獻不足故也文獻若足則我能取之以證

吾言矣蒙案鄭君用包義以徵訓成故以獻爲賢謂杞宋之君無文章賢才不足與成夏殷之禮然獻在桓部賢在眞部二字古不相通朱子既以徵爲證不如以獻爲憲文選注引孟子劉注獻猶軒軒在物上之稱也樂記武坐致右憲左謂軽右軒左也獻軒憲三字同音通用爾雅釋詁憲法也釋訓憲憲洩洩制法則也證先朝之典禮端在文章法制人才猶其後焉者也考宋自微子肇封至戴公凡十世其間禮樂廢壞正考父爲孔子七世祖得商頌十二篇於周之太師以那爲首至夫子刪詩尚存五篇杞自東樓公四傳至武公之十一年當魯隱公元年後遷都緣陵又遷湣于至魯僖公二十七年杞桓公來朝用夷禮春秋書子以貶之似宋猶較勝於杞故中庸引于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徵也吾學殷禮有宋存焉然禮運又引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坤乾之義夏時之等吾以是觀之夏時大戴禮記所載之夏小正也坤乾周禮太卜所掌之歸藏易也杞宋之所得僅止二書則文獻之不足可知矣而文獻之爲文憲又可知矣史記世家引此章謂子序書傳時語然論語八佾一編皆言禮故禮記往往引之

包注云疏曰云徵成也者儀禮士昏禮納徵注禮運注皆同鄭用包義也中庸注訓猶明也左襄二十一年傳引書明徵定保僞允征傳證也是鄭於中庸又以徵爲證云杞宋夏殷之後者樂記武王克殷反商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於杞投殷之後於宋史記

世家杞東樓公者夏后禹之後苗裔也殷時或封或絕周武王克殷紂求禹之後得東樓公封之於杞以奉夏后氏祀微子開者殷帝乙之首子而紂之庶兄也周武王伐紂克殷乃釋微子復其位如故封紂子武庚祿父以續殷祀武王崩成王少周公既承成王命誅武庚乃命微子開代殷後奉其先祀國於宋

鄭注云云疏曰云獻猶賢也者以獻爲彥之借說文彥美士有彣也爾雅釋言獻聖也證法解聰明叡哲曰獻猶大學所謂人之彥聖也周書作雒解俘殷獻民于九畢注士大夫也大誥民獻有十夫大傳引作儀猶獻導之讀爲犧爲莎桓歌二部之轉音也

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注孔曰禘祫之故毀廟之主及羣廟之主皆合食於太祖以降神也既灌之後別尊卑序昭穆兩魯爲灌於太祖以降神也既灌之後別尊卑序昭穆兩魯爲逆祀躋僖公亂昭穆故不欲觀之矣

釋文禘大計反大祭也灌古亂反

正義曰爾雅釋天禘大祭也凡祭之天者皆得謂之禘故周禮大司樂天地人三大祭鄭注皆以禘釋之合考經傳冬至圜邱之祀昊天孟春南郊之祀上帝季秋明堂之享五帝此禘之施於天神者也夏至方澤之祭昆侖孟秋北郊之祭神州此禘之施於地示者也三年喪畢之吉禘五年殷祭之大禘此禘之施於人鬼者也此章知非祭天地之大禘者鄭君謂天地大神至尊不祼考之周禮典瑞祼圭有瓚以肆先王玉人祼圭尺有二寸有瓚以祀廟鬯人秬鬯之所用則社廟山川四方而已禮表記云親耕粢盛秬鬯以事上帝祀天有鬯但陳之而已是灌不用於天地也宗廟四時之享王制云春礿夏禘祭義云春禘秋嘗鄭注以爲夏殷禮周則改爲殷祭殷者盛也說文引周禮三年一祫五年一禘鄭君推春秋魯禮三年喪畢而祫於太祖明年春禘於羣廟自此之後五年而再殷祭一祫一禘周禮大宗伯時享之上有肆獻祼饋食司尊彝四時之閒祀有追享朝享先儒以肆獻祼追享爲禘祭以饋食朝享爲祫祭是也祫之言合會合昭穆也禘之言諦審諦昭穆也公羊文二年大事傳云大祫者何合祭也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五

年而再殷祭是祫主會合之意也王制疏引鄭君禘說云太王王季以上遷主祭於后稷之廟其坐位與祫同文武以下遷主若穆之遷主祭於文王之廟文王東面穆主皆北面無昭主若昭之遷主祭於武王之廟武王東面昭主皆南面無穆主又祭親廟四其四時之祭惟后稷文武及親廟四也是禘主審諦之意也古者天子宗廟時享之外禘祫並行諸侯有祫而無禘明堂位成王以周公爲有勳勞於天下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季夏六月以禘禮祀之則不惟用於周公之祭而概用之於享賓矣故禮運孔子曰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是魯之禘祭夫子本不欲觀而乃致慨於既灌後者何也蓋祫與禘皆會祭羣廟之主而禘尤爲審諦昭穆而設中庸所謂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魯自文公三年八月祫祭太廟夏父弗忌逆祀躋僖公直至定公八年冬十月陽虎欲作大事順祀先公而祈焉而又懼干僖神不於太廟而於僖廟行禘禮陽虎本逆臣不過借順祀之名以爲叛逆之地安必其能反逆爲順乎且安知其弁後而不反順爲逆乎夫天子諸侯之禮不論兄弟叔姪或相爲後必以重器授受爲昭穆不以世系聯爲

昭穆春秋之義不以親親害尊尊僖與閔雖兄弟也而閔以嫡子先立僖嘗北面臣於閔是君臣也君臣猶父子父子不可同昭穆今以僖而先閔是以臣而先君子而先父也未陳列主之先君與祝入太祖廟室中以鬱鬯獻尸尸以祭灌於地以降神是時昭穆猶未序也求神竟而出堂列定昭穆乃行朝踐禮故周禮鬱人疏禮記禮器疏皆引論語鄭注云禘祭之禮自血腥始自此以往正欲審諦昭穆而尊卑倒置先後紊亂左傳謂之先父食公羊謂之先禰後祖

穀梁謂之無祖無天此誠朱子所謂失禮之中又失禮者也夫子嘗以臧文仲之縱逆祀爲不仁其不欲觀也其不忍觀也其曰不知者豈眞不知哉易象曰觀盥而不薦馬王虞氏荀九家以爲沃盥進爵灌地降神祭祀盛禮及神降薦牲其禮簡略皆引此經以爲證然觀利用賓故儀禮疏引鄭易注爲諸侯卿大夫賓士之禮主人盥獻而不設薦俎且灌禮獨盛凡祭皆然夫子何必於魯之禘而歎其不足觀也哉而況乎盥非爲灌也

孔注云疏曰孔以禘祫之禮皆爲序昭穆故據公羊傳之大祫禮以說禘其實二禮有異有同當從鄭君禘祫志尤得審諦昭穆之深意灌通作祼鬱鬯謂秬二米者爲酒酒成則氣芬芳調暢故呼爲秬鬯又擣鬱金取汁和莎以煑酒故亦曰鬱鬯禮郊特牲云周人尚臭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泉灌以圭璋用玉氣也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鄭注灌謂以圭瓚酌鬯始獻神也祭統云獻之屬莫重於祼凡祭貴明而灌謂之晨灌王與后以鬱鬯獻尸尸受之以灌地降神故又謂之灌尸

天子祫祼以虎彝蜼彝酌鬱鬯也明堂位灌用黃目魯不純用天子之禮而灌以冬烝之黃彝也先儒據祭統以二灌在九獻之內合之朝踐禮二獻饋食禮二獻朝獻禮一獻再獻禮兩獻爲九獻陳氏禮書據行人職上公再祼而祼不在九獻之內侯伯子男一祼而祼亦不預於七獻五獻之內凡朝踐三獻饋

食三獻合之酌尸三獻爲九獻而祼與加爵皆不與焉

馮說詳五禮通考

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注孔曰答以不知者爲魯君諱也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注包曰孔子謂或者於天下之事如指示以掌中之物言其易了也

正義曰或人不問禘之禮而問禘之說直有顧名思義循名核實若謂魯之一誤再誤徒僭乎禘之禮而無解乎禘之說也者夫禘之說何說也說苑修文篇曰禘者諦也諦其德而差優劣也舊唐書引禮記盧

注曰禘帝也事尊明帝故曰禘魯以諸侯而僭天子之禮樂已無解於禘之謂帝之說矣白虎通宗廟篇曰禘諦也序昭穆諦父子也左傳閔二年賈注云禘者遞也審諦昭穆遞主遞位孫居王父之處也魯以兄弟而亂父子之昭穆又無解於禘之謂遞之說矣而何論乎審諦也夫子不得不爲尊者諱而推之以不知與答昭公之知禮同爲臣子不得已之苦衷此春秋諱國惡之例也孔注承上章專以廟禘言史記封禪書引此經又指郊禘蓋聖人之言所包者廣無論郊禘廟禘而先王之制禮意義閎深實有或人所難知而知之足以治國平天下而裕如者故禮中庸燕居篇皆引子曰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鄭君謂序爵辨貴賤尊尊親親治國之要猶其小焉者也魏書游明根郭祚封琳崔光等議曰大祭圜邱謂之禘者審諦星辰也大祭宗廟謂之禘者審諦其昭穆百官也蓋知郊禘明堂之說者必其學貫天人有以洞悉乎帝王受命之符五德終始之運則其爲知也不第知人而又知天知宗廟大

禘之說者必其識通今古有以深究乎祖宗繼序之原百代尊親之典則其爲知也不第知今而又知古由人以達天推今以台古朱子謂知禘之說則理無不明誠無不格而治天下不難矣非仁孝誠敬之至者不足以與此誠非或人所及也聖人於此豈眞有所不知哉考之爾雅釋天禘大祭也詩疏引鄭志云禘大祭天人其之經傳凡禘郊連文者皆言祭天之禘凡禘祫連文者皆言殷祭之禘凡禘郊禘連文者皆言時祭之禘鄭君三禮注本極融貫乃一壞於魏之

王肅再亂於唐之趙匡朱子用其說以注此經直至今秦氏之五禮通考仍沿其謬不知諦郊祖宗皆古人配天之大祭皆得謂之諦故爾雅列諦於釋天而後儒專以諦爲宗廟之殷祭是未知先王尊祖配天之意也金氏鶚謂諦之祭有七今條列而詳之而參以近日禮家之說一爲冬至圜邱之祀天一爲夏至方邱之祭地周人皆配以帝嚳周禮大司樂冬日至于地上之圜邱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夏日至于澤中之方邱奏之若樂八變則地祇皆出鄭注云之謚圜邱方邱皆在郊故詩序云昊天有成命郊祀

此皆諦大祭也天神則主北辰地祇則主崑崙禮記禮器爲高必因邱陵爲下必因川澤注云冬至祭天于圜邱之上夏至祭地于方澤之中又因天事天因地事地注云天高因高者以事也地下因下者以事也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注云昊天上帝冬至于圜邱所祀天皇大帝也又以蒼璧禮天注云此禮天以冬至謂天皇大帝在北極者也祭法周人諦嚳而郊稷注云此諦謂祭昊天于圜邱也祭上帝于南郊曰郊韋注魯語同諦在郊上故諦爲最大之祭司服祀昊天上帝服大裘而冕圜邱之祀以冬日至時服大裘則所祀者昊天上帝也又曰祀五帝亦如之是五帝異於昊天上帝典瑞四圭有邱以祀天旅上帝則上帝異於天掌次大旅上帝張氈案設皇邱祀五帝張大次小次則上帝異於五帝是昊天上帝也上帝也五帝也晝分爲三故鄭注以圜邱爲祀昊天配以畢南郊爲祀上帝配以稷明堂爲享五帝配以文武義極分明矣而諦與郊祖與宗經傳往往互言之蓋圜邱方邱皆在郊故詩序云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謂圜邱祀天方邱祀地也而大司樂注二者皆爲諦國語又以諦郊連言之周語諦郊之事則有全烝魯語天子日入監九御使絜奉諦郊之粢盛楚語天子諦郊之事必自射其牲王后必自舂其粢諸侯宗廟之事必自射其牛刲羊擊豕夫人必自舂其盛又曰天子親舂諦郊之盛與表記天子親耕粢盛秬鬯以事上帝文合此諦郊爲祭天矣楚語諦郊不過蔪粟犆不過把握與王制天地之牛角蠐栗宗廟之牛角握文合此諦郊並爲祭天地矣且與烝嘗

宗廟對文安得專以禘爲廟祭哉一爲夏正南郊之祀感生帝一爲北郊之祭神州亓二者皆配以后稷大司樂乃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鄭注王者又各以夏正月祀其所受命之帝於南郊尊之也與下圜鍾爲宮黃鍾爲角太簇爲徵姑洗爲羽奏于圜邱之上則是南郊異於圜邱也郊特牲兆於南郊就陽位又云於郊故謂之郊又云埽地而祭蓋南北郊爲壇以祭謂之泰壇泰折定在南北近郊而圜邱方邱無定處乃爾雅所云非人爲之邱故禮器云因

吉土黍帝於郊與上爲高必因邱陵爲下必因川澤別且周郊卜日辛與丁而圜邱方邱定以冬夏至不必卜日是南北郊異於圜邱方邱也祭法周人郊稷章鄭注祭上帝於南郊曰郊魯語展禽曰周人郊稷章注與鄭注同書召誥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者帝牛一稷牛一也逸周書作雒解周公設邱兆于南郊以祀上帝配以后稷孝經周公郊后稷以配天蓋周公在洛祀天始行后稷配天之禮其後遂以南郊配稷爲定制后稷爲周始封之祖故既立爲太祖廟而又於南郊之祀以配天詩思文序曰后稷配天也生民序曰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推以配天也配天之祀大於諸大祭故禮謂之郊又謂之禘儀禮喪服傳曰諸侯及其太祖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喪服小記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大傳云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諸侯及其太祖大夫士有大事省於其君干禘及其高祖鄭注凡大祭曰禘自由也大祭其先祖所由生謂郊祀天之正月祭之蓋特尊焉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配靈威仰也知以其祖配爲后稷配天者公羊宣三年傳云郊則曷爲必祭稷王者必以其祖配又云自內出者無匹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外謂天也荀子禮論王者天太祖薑子繁露觀德篇天地者先祖之所自出也郊特牲言帝牛稷牛之所以別事天神人鬼而即繼之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此所以配上帝也郊之祭也大報本反始也是天傳小記所言祖

所自出者天也而以其祖配之者后稷也祖謂始祖后稷不可指爲文武配字古與妃通爾雅妃合也匹也對也釋名配輩也則配享之人必相對相匹而後可聖人與天地合其德以天地人參爲三才故可以配之也漢書韋元成傳曰王者禘其祖自出以其祖配之言始受命而王祭天以其祖配此議在緯書未出之前經韋丞相及博士等四十四人之議鄭注本之後之言禘者去其所引緯書靈威仰之名而從其自出帝之說始祖有感生禮可以義起始祖無異祥即禮不妨以義止簡狄吞元鳥卵而生契故詩曰帝立子生商姜嫄履大人跡而生稷故詩曰履帝武敏歆詩所謂帝即感生帝亦即自出帝也稱人主曰天子而不疑稱天曰感生帝曰自出帝而疑之是知二五而不知十矣然則又以孟春爲祈穀之郊者何也蓋天生后稷以樹藝教稼鑿祀祈年周人推稷以配天而追其所自出因以祈穀二者固一禮也一爲明堂之祭五天帝配以文王曰祖五人帝配以武王曰宗蔡邕明堂月令論引禮記檀弓曰王齋禘於清廟

明堂鄭君本之以詩序雍禘太祖爲禘文王於明堂鄭知太祖爲明堂者書堯典云受終于文祖又云歸格于藝祖又云舜格于文祖馬融注云文祖天也天爲文萬物之祖故曰文祖鄭注云文祖五府之大名猶周之明堂司馬遷從孔安國問故云文祖者堯太祖也史記云太祖亦即明堂淮南子主術訓云神農以時嘗穀祀于明堂周嘗嘗麥解云王乃嘗麥于太祖是太祖即明堂之證素問五運行大論黃帝坐明堂始正天綱合之受終文祖在璿璣玉衡之文又文祖爲明堂之證故洛誥承保乃文祖受命民及乃單文祖德鄭注俱以爲明堂實本孔馬之說孝經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逸周書作雒解乃位五宮明堂居其一孔晁注明堂在國南者也此言周公治雒築明堂其時宗文王不宗武王故詩序云我將祀文王于明堂即孝經所謂嚴父配天也祭法祖文王而宗武王鄭注祭五帝五神於明堂曰祖宗祖宗通言爾祭法言宗武王注又

引孝經宗文王以爲證韋昭魯語注云此與孝經異
周公初宗文王後更祖文王而宗武王韋注是也證
周人以文武爲祖宗宗廟之禘禘於清廟祖宗之禘
禘於明堂是其制也一爲三年喪畢之吉禘五經異
義故春秋左氏說古者日祭於祖考月薦於高曾時
享及二桃歲祫及壇墠終禘及郊宗石室終者謂孝
子三年喪終則禘於太廟以致新死者也禮緯說則
云三年一祫五年一禘許君謹案三歲一祫五歲一
禘此周禮也三歲一禘疑先王之禮也鄭君駁之以

爲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百王之通義魯禮三年喪畢
而祫於太祖明年春禘於羣廟自爾之後五年而再
殷祭一祫一禘通典杜佑申鄭說曰所以喪畢有此
禘祫者爲後再殷祭之本也喪畢之祫祫之本明年
之禘禘之本故從此後各自數每至三年則各爲之
故得五年再殷祭因以法五歲再閏天道大成也蓋
五年再殷之禘祫古謂之殷祭三年喪終之禘祫古
謂之吉禘竹書紀年康王三年定樂歌吉禘于先王
之大典既以新主入廟審諦七世之昭穆即以新
君即吉朝見萬國之臣民故周語謂之終王又云荒

公卒十六年傳禘晉人答穆叔云以寡君之未禘祀
謂三年喪畢乃得爲吉禘也僖公三十三年傳云烝
嘗禘於廟謂喪三年不祭烝嘗時祭俟吉禘後乃行
也鄭注王制大宗伯及禘祫志並云魯禮三年喪畢
祫於太祖明年春禘於羣廟乃周禮邑人買疏解鄭
注始禘時爲練後遷廟而祭新主而詩元鳥箋誤本
祫於太祖之上更有禘於其廟四字則以特祀新主
爲始禘祫後禘於羣廟爲終禘是爲兩禘夾一祫說
與禘祫志不同考之喪禮練後大祥禫之祭皆非吉
祭惡得有禘凡君崩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新
主於寢宮亦未有編及郊宗石室之事所謂石室者
說文祏宗廟主也周禮有郊宗石室蓋郊宗謂郊稷
宗武之類遠祖之主爲石函藏於戶外西牖下至祭
上帝於南郊祭五帝於明堂則奉其主以配食至禘
祫皆升合食於太祖故曰禘及郊宗石室祭法國語
言禘郊祖宗此舉郊宗以包禘祖也喪畢終禘乃一
王之大典既以新主入廟審諦七世之昭穆即以新
君即吉朝見萬國之臣民故周語謂之終王又云荒

服者王莖注終謂終世也朝嗣王及卽位而來見漢書韋元成傳劉歆議曰大祫則終王德盛而游殿親親之殺也彌遠則彌尊故祫禘爲重矣服虔注蠻夷終王乃入助祭各以其珍貢以其大祫之祭也尙書大傳云太廟之中天下諸侯之悉來進受命周公而退見文武之尸者千七百七十三諸侯孝經所謂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助祭得萬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此廟祫之最大者也一爲五年再殷祭之大祫詩序雖祫太祖也大司樂黃鍾爲宮大呂爲角太簇爲徵

應鍾爲羽于宗廟之中奏之若樂九變則人鬼可得而禮鄭注人鬼則主后稷太祖也宗廟之祫有二吉祫則有新主大祫則主后稷吉祫及郊宗石室大祫則止及毀廟禮雖相因而實不同也祫本夏殷時享之一周改祫嘗烝爲祠祫嘗烝而於四時之閒祀行祫禘禘祫之議衆說不一今以鄭學爲折衷詩雍序疏云禘大祭也大於四時而小於祫王制曰天子犆祫禘祫嘗祫烝諸侯祫則不禘禘則不嘗嘗則不烝烝則不祫諸侯祫禘一犆一祫嘗祫烝

祫注云天子諸侯之喪畢合先君之主於祖廟而祭之謂之祫後因以爲常天子先祫而後時祭而後祫凡祫之歲春一祫而已不祫以物無成時祭而後祫凡祫之歲春一祫而已不祫以物無成者不殷祭周改夏祭曰祫以禘爲殷祭也魯禮三年喪畢而祫於太祖明年春禘於羣廟自爾之後五年而再殷祭一祫一禘虞夏之制諸侯歲朝廢一時祭禘祫志曰王制記先王之法祫爲大祭祫於秋於夏於冬周公制禮祭不欲數周改先王夏祭之名爲祫故禘以夏先王祫於三時周人一焉則宜以秋禘則太王王季以上遷主祭於后稷之廟其坐位與祫祭同文武以下遷主若穆之遷主祭於文王之廟文王之東而北面以居室之奧東面文王孫成王居文王之東而北面以下穆王直至親盡之祖以次繼而東皆北面而無昭主若昭之遷主祭於武王之廟武王亦居室之奧東面其昭孫康王亦居武王之東而南面亦以次繼而東直至親盡之祖無穆主也此鄭君推周禮禘祫之法也志又曰魯莊公以其三十二年秋八月薨閔二年五月而吉禘此時慶父使賊殺子般之後閔公心

懼於難務自尊成以壓其禍至二年春其閏有閏二
十一月禫除喪夏四月則祫又卽以五月禘比月大
祭故譏其速譏其速者明當異歲也經獨言吉禘于
莊公閔公之服凡二十一月於禮少四月又不禫無
恩也魯閔公二年秋八月君薨僖二年除喪而明年
春禘自此之後乃五年再殷祭六年祫故八年經曰
秋七月禘于太廟用致夫人然致夫人自魯禮因禘
事而致哀姜故譏焉爲魯僖公以其三十三年冬十二
月薨文三年秋八月祫僖喪至此而除閔有閏積二
十一月從閔除喪不禫故明月卽祫經云八月丁卯
大事于太廟躋僖公僖公之服亦少四月不刺者有
恩也魯文公以其十六年春二月薨宣二年除喪而
祫明年春禘自此之後五年而再殷祭與僖爲之同
六年祫故八年禘經曰夏六月辛巳有事于太廟仲
遂卒于垂說者以爲有事謂禘爲仲遂卒張本故略
之言有事耳魯昭公十一年夏五月夫人歸氏薨十
三年夏五月大祥七月而禫公會劉子及諸侯于平
丘公不得志八月歸不及祫冬公如晉明十四年春
歸乃祫故十五年春乃禘經曰二月癸酉有事于武
公傳曰禘于武公及二十五年傳將禘于襄公此則
十八年祫二十年禘二十三年祫二十五年禘於茲
明矣儒家之說禘祫也通俗不同或云歲祫終禘或
云三年一禘五年再禘學者競傳其閒是用訩訩爭
論從數百年來矣竊念春秋者書天子諸侯中失之
事得禮則善違禮則譏可以發起是非故據而述焉
從其禘祫之先後考其疏數之所由而粗記注焉魯
禮三年之喪畢則祫於太祖明年春禘於羣廟僖也
宣也八年皆有禘祫祭則公羊傳所云五年而再殷
祭祫在六年明矣明堂位曰魯王禮也以相準況可
知也此鄭君攷校魯禮禘祫之期也喪畢之禘出劉
歆等左氏說何休公羊說而一以爲三年卽禘一以
爲遭禘則禘鄭君五年再殷之說本之公羊三年一
祫五年一禘本之禮緯而以春秋魯禮校之定爲喪
畢先祫後禘爲後再殷祭之本以法五歲再閏其精
密實勝諸家通典引高堂隆曰喪以奇年畢則祫亦
常在奇年偶年畢則祫亦常在偶年張純引禮說以

爲法天道三歲一閏五歲再閏其義甚精晉博士陳舒表曰三歲一閏五年祭八作又殷兩頭如四實不盈三又十一年殷十四年殷凡閒含二則十年四殷與禮五年再殷合曹述初云三年之喪其實二十五月則五年何必六十月禮天子特祫三時皆祫禘祫雖有定年而文無定月詩閟宮毛傳云諸侯夏禘則不論秋祫則不嘗惟天子兼之通典引崔靈恩曰禘以夏者以審諦昭穆序別尊卑夏時陽在上陰在下尊卑有序故大次第而祭之故禘諸諦也第也祫以包注云云疏曰示說文天垂象見吉凶三垂日月星所以示人也爾雅釋言指示也故包注以指示疊訓之

朱注訓爲視三字同部也詩鹿鳴視民不恌曲禮常視毋誑視即示也中庸鄭注示讀若寘諸河干之寘寘置也物而在掌中易爲知力者也示與寘不同部不如包注爲憭皇疏云斯此也此掌中也指其掌記者所言以釋孔子語也案中庸燕居篇直云其如示諸掌乎其如指諸掌而已乎即以掌字代斯字轉引之體然也史記封禪書引亦云知禘之說其於天下也視其掌而辨惑輒議其疏誤矣

祭如在注孔曰言事死如事生也祭神如神在注孔曰謂祭百神也

正義曰朱注引程叔子曰祭祭先祖也祭神祭外神也祭先主於孝祭神主於敬朱子謂此門人記孔子祭祀之誠意捫蝨新語以此二句爲古語皇疏謂亦因前章而類記之皇疏謂記者引孔子語證成己義也祭統曰禘嘗之義大矣治國之本也不可不知也明其義者君也能其事者臣也是故君子之祭也必身親涖之有故則使人可也雖使人也君不失其義者君明其義故也其德薄者其志輕疑於其義而求祭使之必敬也弗可得已董子繁露祭義篇曰尊天美義也敬宗廟大禮也君子之祭也躬親之致其中心之誠盡敬潔之道宗之爲言際也與祭然後能見不見見不見之見者然後知天命鬼神明祭之意乃知重祭事孔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祭神如神在黃先生曰惟聖人知幽明之故鬼神之情狀洋洋乎體物不可遺而其義不疑知聖王之制祭祀或在以法施民以勞定國或在能禦大災能捍大患下逮蜡之迎貓迎虎饗農及郵表畷之屬皆爲仁至義盡之事而其義不疑知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下逮五祀之屬皆出於分之所當然氣之相感通者而其義尤不疑祭而如在此聖人之知其說而

所爲齊者祭之日入室儼然必有見乎其位周還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愾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此皆如在之誠也

孔注云云疏曰中庸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祭義文王之祭事死者如事生祭法有天下者祭百神詩頌懿柔百神皆注所本也兼明書以上句爲古語下句爲孔子解之之詞則與孔注朱注皆不合矣

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注包曰孔子或出或病而不自親祭使攝者爲之故不致肅敬於心與不祭同也

將之以敬也

包注云云疏曰包以吾不與祭爲一句祭如不祭爲一句如不祭爲一句朱注則以吾不與爲一句祭如不祭爲一句兩讀皆通韓子讀墨子備云孔子祭如在譏祭如不祭者祭吾所不許筆解又云僭祭如不祭吾所不與以神位在西故知在西室之奧也配竈神而祭者是先炊之人禮器云夫竈者老婦之祭也孔注逆祀吾不與祭蓋歎不在其位不得以正此禮如不祭言魯逆祀與不祀同說皆支離而不可從儀禮特牲饋食禮疏引此注作鄭注以與喻近臣竈喻執政朱注以與喻君竈喻權臣皇疏引欒肇說以與比周以竈比衛謂賈本靈王之孫王孫賈問曰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何謂也注孔曰王孫賈衛大夫也以喻執政也賈者執政自周出仕衛故託世俗言以自解三說不同其以與比衛謂賈本靈王之孫釋文媚美記反與爲報反鄭云西南隅

夫也與內也以喻近臣也竈以喻執政也賈者執政者也欲使孔子求昵之故微以世俗之言感動之也

正義曰鄭君注禮記月令言凡祭五祀於廟注周禮宮正又言祭社稷七祀於宮中孔疏則謂於廟者殷禮於宮者周禮凡祭戶祭中霤在於廟內故設席於廟室之奧若祀竈祀門祀行皆在廟門外故設席於門室之奧月令夏祀竈鄭注云竈在廟門外之東祀竈之禮先席於門之奧東面設主於竈陘乃制肺及心肝各一祭醴三亦既祭徹之更陳鼎俎設饌於筵前迎尸如祀戶之禮孔疏謂所引祀竈之禮皆逸中霤禮文也竈在廟門外之東西面北上也先席於門之奧謂廟門外西室之奧以神位在西故知在西室之奧也配竈神而祭者是先炊之人禮器云夫竈者老婦之祭也孔注以奧喻君竈喻權臣皇疏引欒肇說以奧比周以竈比衛謂賈本靈王之孫自周出仕衛故託世俗言以自解三說不同其以奧

竈比兩類人則同也顧氏日知錄謂祀竈則迎尸而祭於奧奧之所祭即祭竈之神析而二之未合語意時人之言謂將順於朝廷之上不若逢迎於燕退之時黃先生以媚竈神於奧爲媚之緩媚竈神於竈爲媚之急喻人初接權要當急獻其媚是皆以奧與竈所祭本一神不可以喻兩類人也然考王孫賈在衛爲大夫並無顯赫之威權子嘗稱其善治軍旅左定八年傳載其拒晉辱盟激眾叛晉亦治國之能臣也曲禮天子諸侯大夫祭五祀歲偏士喪禮士亦禱五心肝各一祭醴三亦既祭徹之更陳鼎俎設饌於筵前

祀五祀之祭竈不過報其火化飲食之功自鄭注祭法七祀內有司命泰厲遂有五祀之神伺察人間功過譴告上天之說而淮南子謂黃帝作竈死爲竈神許君五經異義從古周禮說又以竈神爲祝融鄭君駁之意謂祝融乃古火官之長猶后稷爲羲司馬上公也左傳云五官之神生爲上公死爲貴神若祭之但就竈陘一何陋也特牲饋食禮尸謖而祭饎爨爨以謝先炊者之功知竈是祭老婦也禮器臧文仲燔柴於奧夫子譏之云夫竈者老婦之祭也盛於盆

尊於瓶是祝融之神豈可以盆瓶之器竇於陘而祭之乎孔疏云祝融是孔祀之神祀於郊奧者是竈之神常祀在夏以老婦配之有俎及籩豆設於竈陘又延尸入奧爨者宗廟祭後直祭先炊老婦之神在於爨竈三者不同也蒙案易家人占女貞之吉曰无攸遂在中饋詩斯干詠女子之祥曰惟酒食是議蓋竈者婦人所有事或鼎俎祀於奧或盆瓶祭於竈皆配以老婦以報先炊之功而亦非甚顯赫之神也爾雅釋宮室西南隅謂之奧孫注云奧者室中隱奧之

當竈之老婦猶彌子瑕謂孔子主我衛卿可得之意也是以奧竈之地位別尊卑而非以祀竈之禮節爭先後夫子直折以獲罪無所禱而禱之以天與答子路之指天自表本同一意一則嚴示天威之不可干一則明天意之無可强夫子之拒彌子也進以禮退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命主於天彼奧與竈禱之均無益也而況敢挾媚竈哉羅整庵困知記謂子見南子似欲因南子奧援以求仕當時不獨子路疑之即王孫賈亦疑之是以媚奧指南子比喻猶未確切

孔注云云疏曰云奧內也者混以室內爲奧對竈在
廟門外言之也楚辭招魂經堂入奧謂室內也釋文
引鄭注西南隅本爾雅釋宮分別言之云求昵者詩
思齊思媚周姜傳愛也廣雅釋詁媚好也說文媚說
也字从女故孔注訓求昵朱注訓親順周禮內竪注
若今媚道孟子所謂妾婦之道也詩假樂媚于天子
卷阿媚于庶人引申之義也
子曰不然獲罪於天無所禱也注孔曰天以喻君也孔
無所禱於
眾神也
子距之曰如獲罪於天

釋文禱丁老反一音都報反案與上與竈叶韻罪當
作辠
正義曰天者蒼蒼之表專主威福者也唐陸龜蒙祀
竈解曰竈在祀典聞之舊矣祭法王爲羣姓立七祀
其一曰竈達於庶士庶人立一祀或立戶或立竈飲
食之事先自火化以來生民賴之祀之可也說者曰
生有命富貴在天修正尚未蒙福爲邪欲以何望使
鬼神有知不受不臣之媚如其無知媚之何益故不
爲也唐韓子之闢佛也曰君子行己立身自有法度
人功過上白於天當祀以祈福祥此近出漢武帝時
方士之言耳苟行君子之道以謹養老以慈撫幼寒
同而飢均喪有哀祭有敬不忘禮以約己不忘樂以
和心室闥不欺屋漏不愧雖歲不一祀竈其誣我乎
苟爲小人之道盡反君子之行父子兄弟夫婦人執
一爨以自餬口專利以飾詐崇奸而樹非雖一歲百
祀竈其私我乎天至高竈至下帝至尊殿鬼至幽仄
果能欺而告之是不忠也聽而受之是不明也下不
忠上不明又果可以爲天帝乎漢書息夫躬傳丞相
王嘉曰臣聞動民以行不以言應天以實不以文下
民微細猶不可詐況於上天神明而可欺哉曼子春
秋內篇諫上景公疥瘧不已欲殺史祝曼子曰百姓

之咎怨誹謗詛君于上帝者多矣一國詛兩人祝雖
善祝者不能勝也且夫祝直言情則謗吾君也隱匿
過則欺上帝也上帝神則不可欺上帝不神祝亦無
益也漢班婕妤傳或譖其挾媚道祝詛對曰妾聞死
生有命富貴在天修正尚未蒙福爲邪欲以何望使
鬼神有知不受不臣之媚如其無知媚之何益故不
爲也唐韓子之闢佛也曰君子行己立身自有法度
仰不愧天俯不怍人內不愧心積善積惡殃慶各以
其類至何有去聖人之道舍先王之法從夷狄之教

以求福利也且彼佛者果何人哉若君子也必不妄加禍於守道之人如小人也其身已死其鬼不靈天地神祇昭布森列非可誣也又肯令其鬼行胸臆作威福於其閒哉諸說皆與夫子之言相發明其所謂天均指蒼蒼之表專主威福者也孔注以天喻君朱注以天卽理均未是

孔注云疏曰以天喻君者爾雅釋詁天君也凡至尊重者皆是故子於父臣於君妻於夫民於食皆曰天然此經自指至高無上者也

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注孔曰監視也郁郁文章貌言周文章備於二代當從周也

釋文監古暫反觀也視也郁於六反漢華山碑監作鑒史記世家引無於字漢書儒林傳引代作世說文炎字下引郁作㷜或借作㶚漢劵或字文若宋王或字景文是也汗簡引古論語省作㲋漢石經作郁

正義曰郁㷜之借說文㷜有文章也汗簡省作㲋皇疏郁文章著明也言以周世比視於夏殷則周室文章最著明大備也朱注謂監二代之禮而損益之則文謂禮文也近申朱注者謂周監二代事不可詳攷然約略可知如井田則孟子以爲雖周亦助是取法乎殷也學校則大學在國中小學在郊是取法乎夏也封國則五服亦宗夏制而特異其男邦采衞之名建官則六卿亦祖殷法而但更其司士宗伯之位巡狩則五載易爲十二而陳詩納貢則同述職則四朝變爲六年而敷言試功不異以言宗廟雖有三宗二祖之殊其爲七廟同也以言明堂雖有七尋九筵之別其爲五室同也以言冠禮或以母追或以章甫或以委貌其爲三加同也以言婚禮或迎於庭或迎於堂或迎於戶其爲親迎同也乃若養老則或兼饗或兼食而莫非引年之心格祖則或尙聲或尙臭而均此求神之意推之一車旗一服物如王制明堂位所載莫不參夏殷而兼用之皆所謂監於二代者也漢書禮樂志曰周監於二代禮文尤具事爲之制曲爲之防故稱禮經三百威儀三千於是教化浹洽民用和睦災害不生禍亂不作囹圄空虛四十餘年孔子美之曰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夫子於樂取虞於禮取周樂象功而異禮積久而備也老氏高五帝卑三王意在毀禮不知禮之甚者也

孔注云云疏曰云監視也者爾雅釋詁文說文監臨下也臨監皆从臥隱几俯視之意也古文作鑒字亦作瞻

瞻視也

子入大廟注包曰大廟周公廟也孔子仕魯魯祭周公而助祭也每事問注孔曰鄹孔子父叔梁紇所治邑也

時人多言孔子知禮或人以爲知禮者不當復問也子聞之曰是禮也注孔曰雖知之當復問慎之至也

釋文大音泰鄹側留反邑名漢石經大作太

正義曰朱注引尹氏焞曰禮者敬而已矣雖知亦問觀於魯桓公廟問敬器則非執事有恪之時縱來不及禮之謂亦何必毅然立辨以明敬謹之意哉

包注云云疏曰云大廟周公廟者公羊文十三年傳周公稱太廟魯公稱世室羣公稱宮是也或據左襄十二年傳臨于周廟杜注謂魯立文王爲出王廟而以宋立帝乙廟鄭立厲王廟爲證不知諸侯不得祖天子魯妄得有文王廟耶云孔子仕魯者史記世家孔子貧且賤及長嘗爲季氏吏料量平嘗爲司職吏而畜蕃息其後定公以孔子爲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則之由是而爲司空爲大司寇攝相事是仕魯始末也

孔注云疏曰史記世家孔子生魯昌平鄉鄹邑說文作聚云魯下邑字亦作鄹或借陬在今山東兗州府鄒縣西北之東鄉陬西鄉集孔子生於鄹之闕里長徙曲阜仍號闕里左襄十年傳鄹人紇十七年傳鄹叔紇疏云邑大夫皆以邑名冠之呼爲某人孔子父鄹邑大夫故此謂鄹人之子也左傳文公十五年下人以告注下人魯下邑大夫成公二年新築人仲叔于奚注于奚守新築大夫昭九年周甘人與晉閻嘉爭田注甘人甘大夫襄也二十一年廚人濮曰注濮卑人也二

濮宋廚邑大夫皆其例也

子曰射不主皮注馬曰射有五善一曰和志體和也二曰和容有容儀也三曰主皮能中質也四曰和頌合雅頌五曰興武興舞同也天子有三侯以熊虎豹皮爲之言射者不但以中皮爲善亦兼取之和容力不同科古之道也注馬曰爲力爲力役之事也亦有上中下設三科焉故曰不同科也

釋文科苦和反

正義曰周禮鄉大夫之職三年大比賓興賢能退而以鄉射之五物詢眾庶一曰和二曰容三曰主皮四曰和容五曰興舞先鄭注和謂閭門之內行容謂容貌主皮謂善射後鄭注謂和載六德容包六行主皮和容與舞爲六藝之射與禮樂皆與馬注異故書舞爲無杜子春讀和容爲和頌謂能爲樂也無讀爲舞謂能爲六舞意與馬注合而以主皮爲中質則無不同於馬注也鄉射五物之三既爲主皮則主皮之射即在鄉射禮之中而不出鄉射禮之外也乃鄉射禮記曰禮射不主皮主皮之射者勝者又射不勝者降則是禮射之中有主皮而主皮之射非禮射故鄭君注曰禮射謂以禮樂射也大射賓射燕射是矣不主皮者貴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不待中爲儒也主皮者無侯張獸皮而射之主於獲也左襄十四年傳顧公差曰射則背師不射爲戮射而禮乎杜注禮射不求中也蓋射祈中的不能廢主皮而禮射貴揖讓並不專尚主皮也凌氏廷堪釋例謂一曰和二曰容者即鄉射禮第一次之三耦射也獲而未釋獲但取其容體比於禮也三曰主皮者即鄉射禮第二次之三耦及賓主人大夫眾耦皆射也司射命曰不貫不釋注貫猶中也蓋取其中鵠故謂之主皮馬注以

主皮爲能中質是也四曰和容五曰興舞首卽鄉射禮第三次之以樂節射也司射命曰不鼓不釋旣取其容體比於禮又取其節比於樂也比於禮謂之和容蓋如前三耦射也比於樂謂之興舞蓋取其應鼓節也故前已言和容此復言和容也蒙蔡凌氏以主皮爲第二次射甚確而以不主皮專指第三次射前後和容皆爲比於禮其說未必盡然蓋皇疏申馬注本以一曰和志二曰和容爲句安知非周禮之別本有如是者一和志謂內志正二和容謂外體直是容

體比於禮也四和頌謂合雅頌之音五興舞謂應鼓舞之節是其節比於樂也儀禮大射儀鄉射禮二編大略相同皆古之禮射第一次獲而未釋獲卽取和志和容體比於禮所謂立於禮者也第三次不鼓不釋獲專以樂節射大射請以樂于公命大師奏貍首鄉射請以樂樂于賓命大師奏騶虞是取和頌興舞其節比於樂爲貫也時至春秋鄉射惟以不貫不釋爲重而於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不復措意故孔子歎之以爲古之禮射本以禮樂爲始終而不僅在於主皮也若夫主皮之射則有矣鄉射記曰主皮之射勝者又射不勝者降鄭君引尚書傳曰戰鬬不可不習故於蒐狩以閒之也閒之者貫之也貫之者習禮之處非餘獲陳於澤然後卿大夫相與射也澤習禮之處非所於行禮其射又主中此主皮之射與周禮注謂庶民無射禮因田獵分禽則有主皮主皮者無侯張獸皮而射之蓋主皮專主於獲勝者又射不勝者則不復升射非若禮射之制勝不勝均有三次射有第一次之主皮射復有第二次之中不勝者以示罰要必合三次之始終以定優劣而以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爲貫非專重第二次之中的所謂禮射不主皮者此也皮者鵠也非侯也鄭君謂大射張皮侯鳧射張獸侯賓射張五采之侯賈疏謂鄉射卽用賓射之采侯蓋侯皆以布爲之棲皮於

中謂之鵠畫采於中謂之正鵠取鴻鵠正取題肩皆
捷黠雖中之小鳥故以中爲傷通言之皆得謂之皮
主皮者不失正鵠之謂也射之中不中在巧而不在
力孟子曰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故馬注以下
句爲力別爲力役之事有上中下三科荀子富國篇
注爲用也王制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周禮均人均
力政公旬有豐年三日中年二日無年一日之科科
說文程也廣雅條也釋名課也本課則條例之名謂
賦役之章程也皇疏科品也古者役使人隨其强弱

爲科品使之有上中下三等自劉原父七經小傳始
以下句釋上句朱子因以主皮爲貫革之射苟如是
也樂記言武王克殷散軍郊射而貫革之射已息何
以周公制禮尚在鄉射五物之中用以詢衆庶且周
禮司弓矢王弓弧弓以授射甲革椹質者考工記弓
人往體寡來體多謂之王弓之屬利射革與質則貫
革所射深由其之穿蹲甲也圍師之充椹質也安得
謂之主皮哉
馬注云疏曰射義云射者進退周還必中禮內志
正外體直然後持弓矢審固可以言中是禮射第一
次即須容體比於禮故一和志二利容也說文容从
宀从谷本寬容之正字頌从頁公聲或从容本容皃
之正字二字古相通借史記儒林傳徐生善爲容漢
書作頌顏注頌讀與容同然二曰和容既以爲容皃
之容則四曰和頌自當爲雅頌之頌蓋鄉射第三次
專以樂節射義云天子以騶虞爲節諸侯以貍首
爲節大夫以采蘋爲節士以采蘩爲節故四和頌五
興舞皆爲其節比於樂也舞無武三字首同禮器詔

侑武方注武當爲無漢武梁祠畫象秦武陽史記荊
軻傳作秦舞陽是其例也云天子有三侯者陳氏禮
書云周禮司裘王大射則其虎侯熊侯豹侯設其鵠
諸侯則其熊侯豹侯卿大夫則其麋侯皆設其鵠此
大射之侯也梓人所謂張皮侯而棲鵠則春以功是
也射人以射法治射儀王射三侯五正諸侯射二侯
三正孤卿大夫射一侯二正此賓射
之侯也梓人所謂張五采之侯則燕國屬是也鄉射
記曰凡侯天子熊侯曰賢諸侯麋侯亦賢大夫布侯

畫以虎豹士布侯畫以鹿豕此燕射之侯也梓人所謂張獸侯則王以息燕是也大射之侯用虎熊豹麋之皮飾其側而中又制皮以爲鵠賓射之侯亦虎熊豹麋之皮飾其側而中畫五色以爲正燕射之侯則畫熊麋虎豹鹿豕之首以象鵠此三射之別也鄉射記言鄉侯之遠近廣狹而不言其侯鄭君謂鄉射當張采侯二正與賓射同也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 注鄭曰牲生曰餼禮人君每月告朔於廟有祭謂之朝享也魯自文公始不視朔子貢見其禮廢故欲去其羊也

釋文去起呂反告古篤反餼許氣反

正義曰周禮春官太史正歲年以序事頒告朔于邦國鄭注天子頒朔於諸侯藏之祖廟至朔朝於廟告而受行之禮記玉藻天子元端聽朔于南門之外諸侯皮弁以聽朔于太廟南門之外明堂也太廟太祖廟也天子告朔用特牛告於帝及神配以文王武王諸侯告朔用特羊告於祖廟使有司讀視而言之謂之告朔此經所言告朔是也告朔時人君必入廟視之故又謂之視朔春秋文公十六年公四不視朔傳公五年傳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望是也視朔者乃聽治此月之政故又謂之聽朔玉藻所言聽朔是也告朔又謂之告月文公六年閏月不告月是也其曰又以禮祭於宗廟謂之朝廟文公六年不告月猶朝于廟是也其歲首行之謂之朝正襄公二十九年傳公在楚釋不朝正於廟是也告朔視朔聽朔告月一禮也朝廟朝正又一禮也同日而爲之所從言之異耳此約鄭注孔賈之疏也春秋文公六年傳皆謂先朝廟而因告朔不告月而猶朝廟公穀以爲可已而不已左氏以爲廢大而存小皆與猶三望之猶爲一例鄭君則謂先告朔而後朝廟附合以司尊彝之朝享孔賈二疏又牽引祭法之月祭以爲月祭即朝享朝享即朔廟不知朝享大祫乃閒祀於四時月祭高曾乃薦新於五廟本與告朔朝廟之禮劃分爲三豈得混而爲一況乎告朔用特牲而月祭用太牢其大小迥不相侔也然而告朔既告於祖廟而何以又朝於廟也再三思之終成疑義故劉台拱汪琥庵則以告爲頒示臣民之布告餼爲供給命使之餼羊

考之周禮太史頒告朔於邦國月令季秋之月合諸侯制百縣爲來歲受朔日孔子三朝記曰天子告朔于諸侯率天道而敬行之以示威于天下也此周室之盛也平王東遷一人守府列國雖奉正朔而王臣下聘每有求車求金之使不聞頒政布令之人豈有式微十數世積弱百餘年延至定哀之際魯之有司猶能供此無用之餼羊此情事之必無者也且羊爲命使而供供在何處而得告朔而供之於廟羊爲命使而供供在何處而得令子貢見之耶然則告朔何以有餼羊告朔何以又

朝於廟也蒙案告朔者布告臣民也朝廟者朝請於廟也猶朝廟者但朝請而不布告也下告上謂之告上告下亦通謂之告字又別作誥玉藻燕居告溫溫注告教使也釋名上敕下曰告是也餼說文本作氣或作饩饋客芻米也凡供給賓客禾米熟曰饔生曰餼引申之生致牲牢亦曰餼其見於經傳者曰稍餼曰餼獻曰餼牢曰餼牽後又以名祭祀之犧牲孔注特牲曰餼鄭注牲生曰餼或餼腥饔同丹相借也天子所頒之告朔藏於廟而請於廟君親臨之有司視之不得不以特牲奉祀之此固禮之殺者也今日之羊事爲告朔而供因謂之告朔之餼羊此又名之相襲者也公意以爲命使而供因又謂之告朔之餼羊昔日之羊曾爲也閏月不告朔閏月之令卽前月之令也公意以爲天無是月月無異政無須親告於臣民徒自請行於祖廟猶朝廟者不告朔而第朝於廟猶之不郊而第三望也是故朝請於廟則謂之朝廟朝於歲首則謂之朝正布告臣民則謂之告朔告於閏月則謂之告月既朔之而告之君必親臨視聽之則又謂之視朔

聽朔言各有當禮本相因乃始以閏而不告月左氏以爲棄時政也繼以疾而四不視朔穀梁以爲公不臣厭政以甚也公羊以爲有疾不視朔猶可言也自是公無疾而不視朔不可言也有名無實之餼羊子貢所以欲去也

鄭注云云疏曰云牲生曰餼者皇疏引鄭君詩箋云牛羊豕爲牲繫養者曰牢熟曰饔腥曰餼生曰牽而今云牲生曰餼者當腥與生是通名也然知此必是腥者殺而腥送故愛之若生養則何以愛之乎據皇

疏簡作牲腥曰餼也皇氏又引鄭注論語云諸侯用羊天子用牛與詩我將疏禮玉藻疏引作諸侯告朔以羊則天子特牛與以其告朔禮略故用特牛又公羊文十四年傳疏引鄭此注文公始不視朔下有視朔之禮以後遂廢一句蓋所引有詳略也云有祭謂之朝享者周禮司尊彝四時之間祀追享朝享先鄭謂禘祫在四時之間故曰間祀其解甚確鄭君易之以追享爲追祭遷廟之主以事有所請禱朝享爲受朝政於廟引春秋傳朝廟以爲證孔賈二疏又以祭法之壇墠有禱釋追享以五廟之月祭釋朝享而又以告朔之朝廟附會月祭之說意謂天子告朔在明堂月祭及五廟諸侯告朔在祖廟月祭及三廟先告朔而後朝廟朝廟小於告朔以見文公廢大而行小也然鄭君既云告朔禮略用特牲而月祭用太牢何又大小倒置耶諸月祭與朝廟各爲一禮朝享又爲一禮三者本不相涉詳見五禮通考

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注包曰羊存猶所以識其禮也羊亡禮遂廢也唐石經爾作女皇本高麗本作汝漢書歷律志引同

正義曰朱注愛猶惜也馬氏晞孟方氏慤皆曰天子聽朔於明堂明其受之於天也諸侯聽朔於太廟明其受之於祖也然天子欽若昊天敬授民時頒示十二月之令於邦國諸侯受之王朝藏之祖廟每月朔朝請而布告之觀禮記月令之所載則敬天勤民尊王親祖諸大政皆在焉豈特受之祖而不敢慢焉已哉杜氏春秋釋例曰人君者設官分職以爲民極遠細事以全委任之責從諸下以盡知力之用總成敗以效能否執八柄以明誅賞故自非機事皆委任焉

誠信足以相感事實盡而不擁故受任居職者思效忠善日夜自進而無所顧忌也天下之細事無數一日二日萬端人君之明有所不照人君之力有所不堪則不得不借問近習有時而用之如此則六鄉六遂之長雖躬履此事躬造此官當皆移聽於內官同心於左右政之粃亂常必由此聖人知其不可故簡其節敬其事因月朔朝廟遷坐正位會羣吏而聽其政攷其所行而決其煩疑非徒議將然也乃所以攷已然又惡其密聽之亂公也故顯察以斷之是以上

下交泰官人以理萬人以察天下以治也此尤見禮之所關切要故王仲任曰子貢惡羣羊孔子重廢禮蓋禮廢則羊亦可廢而羊存則禮若猶存一則直而過激一則婉而多風聖賢同一維禮之心也

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爲諂也注孔曰時事君者多無禮故以有禮者爲諂也

釋文盡津忍反諂勅檢反高麗本無也字

正義曰皇邢二疏皆以此章疾當時人臣事君多無禮而言盡臣禮謂將順其美善則稱君之類何氏小山謂此泛論非自言是也或勸程子以加禮近貢程子曰何不見責以盡禮而責以加禮禮盡則已豈有加也黃氏祖舜本其意以爲事君之禮非有所加也如是而後盡爾理之當然也朱注引之以此爲夫子自明之言似未必然

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注孔曰定公魯君諡也時臣失禮定公患之故問孔子對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

正義曰鄉飲酒禮疏引鄭此注云關雎國風之首篇毛詩序曰關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

是關雎之義也皇疏引江熙曰樂在得淑女疑於爲色所樂者德故有樂而無淫也李充曰關雎之興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是樂而不淫也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是哀而不傷也是皆本序說以解此經然鄭君意謂關雎詩辭有樂而無哀以后妃之求賢女直思念之耳無哀傷事在其間也故其箋詩云哀當爲衷衷謂中心恕之無傷善之心謂好逑也而皇疏又引鄭此經注云樂得淑女以爲君子之好仇不爲淫其色也寤寐思之哀世失

夫婦之道不得此人不爲臧傷其愛也其答劉琰云論語注人間行久義或宜然故不復定以遺後說是鄭以爲疑故兩解之朱子以詩辭分配哀樂而云求之未得不能無寤寐反側之憂求而得之宜其有琴瑟鐘鼓之樂則亦但言憂樂而不得言哀於本經哀於憂動也考其詩辭雖有嗟我懷傷之句痛僕馬之吁傾筐易盈高岡難陟維恐賢路之充塞外戚之顛危乃思患而預防非痛深於既敗亦僅可言憂而不可言哀故毛傳以爲憂者之興也要之讀書先識字考文詞不如研訓詁古人造字有本義有引申有

混言析言之分別有互用之相通者有緩急短長即義有淺深虛實蓋所謂哀者乃憂思之深而非憫傷之痛也序云亡國之音哀以思哀與思疊言之則以哀而統思思乃悲哀之甚也又云哀窈窕思賢才哀與思互言之則以思而例哀即憂思之深也方言凡相憐哀江濱謂之思爾雅釋訓哀悽悽懷報德也說文懷念思也卷耳嗟我懷人傳懷思也文選勵志詩吉士悲秋本或作思秋廣雅哀悲也此皆哀與思互訓之證也訓哀爲憂思以詩之詞氣言可以詩之聲音言亦可以關雎之一篇言可以關雎之三篇言亦可則詩言序說無不通矣夫淫傷者樂哀之過而非性情之正也樂之過至於謔浪笑敖則淫矣哀之過至於淖溺泗滂沱則傷矣若以哀之本義釋此經則如說文之訓閔厲雅之訓痛孟子趙注之訓傷則哀已至於傷矣何得言性情之正而爲聲氣之和平樂記曰世亂則禮慝而樂淫其聲哀而不莊樂而不安若夫二南之世道行鄉國化趾房中情慾之異議今春秋公羊說祭有主者孝子以主繫心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注孔曰凡建邦立社各以其土所宜之木宰我不本其意妄爲之說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

使民戰栗也

釋文社如字鄭本作主云主田主謂社皇本高麗本戰栗下有也字爾雅釋詁疏引舍人李巡並引孫栗作慄

正義曰釋文謂鄭君本問社作問主邢疏謂張包周本皆作主此魯論語也今本作問社據公羊文二年傳疏乃古論語也禮祭法疏及御覽禮儀部引五經異義今春秋公羊說祭有主者孝子以主繫心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今論語說哀公問主於

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夏人都河東河東宜松也殷人以柏殷人都亳亳宜柏也周人以栗周人都豐鎬豐鎬宜栗也古周禮說廣主用桑練主用栗無夏后氏以松爲主之事許君謹案從周禮說論語所云謂社主也鄭君無駁與許同云主田主謂社是仍魯論之字而讀從古也春秋文公二年作僖公主公羊傳虞主用桑練主用栗栗主者藏主也何注云期年練祭埋虞主於兩階之間易用栗虞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松猶容也想見其容貌而事之主

人正之意也柏猶迫也親而不遠主地正之意也栗猶戰栗謹敬貌主天正之意也此經邢疏云先儒或以爲宗廟主杜元凱何休用之以解春秋今所不取是論語本文當作問社主爲備也夫社所以樹木爲主者周禮大司徒設其社稷之壝而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與其野注所宜木謂若松柏栗也白虎通曰社所以有樹何尊而識之使民望見即敬之又所以表功也故周官曰司徒頒社而樹之各以其土地所宜尚書逸篇曰大社惟松東社惟柏南社惟梓西社惟栗北社惟槐桑古樹社木以棲神即今神樹之類韓非子曰社木者樹木而塗之則恐鼠穿其閒堀穴託其中熏之則恐爇木灌之則恐逸陸漢書眭孟專昌邑有枯社木臥復生師古注社木社主之樹也此皆古樹木爲主之制也莊子宋有槨社漢書郊祀志高祖初起禱豐枌榆社又地理志潁川長社縣應劭注其社中樹暴長故名此皆古以木名社之遺也或者曰書甘誓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周禮大司寇大軍旅涖戮于社小宗伯大師則帥有司而立軍社奉主車大祝大師設軍社量人營軍社之所里左傳定公四年祝鮀云君以軍行祓社釁鼓祝奉以從襄公二十五年鄭子產入陳陳侯免擁社以待於朝是古人有載社主出軍者又有擁社主示服者若以樹爲社主將何以奉之而出故鄭君注周禮宗伯又有社主用石之疑或引五經異義春秋左氏說大夫以石爲主許君謂今山陽民俗祭皆以石爲主以爲社主之例唐神龍中議立社主張齊賢韋叔夏等引崔靈恩曰社主用石以地產最實

歟呂氏春秋淮南齊俗訓皆言殷人社用石後魏天平中遷太社石主其來尚矣周之田主用所宜木其民閭之社非太社也先儒遂謂大夫以下之社祇有木爲主天子諸侯之社既樹木以棲神又有石主爲可奉而行也或者又曰社稷壇而不屋爲主將何以藏之不知古者藏主於石函函中有笥以藏主左傳莊公十四年原繁曰先君桓公命我先人典司宗祏昭公十八年鄭災子產使祝史徙主祏於周廟哀公六年衛孔悝使貳車反祏於西圃杜注以宗祏爲宗社主陰殺故哀公七年伐邾以邾子益來獻於亳社是兩社又聚民警戒之區桓於周社盟國人於亳社是兩社又聚民警戒之區社主陰殺故哀公七年伐邾以邾子益來獻於亳社先是四年六月亳社災天著興亡之戒而公於此時適以社主爲問似非無意於其閒也然古人刱法垂制無在不寓警戒人君之意故班亡國之社於諸侯掩其上而柴其下屋之不受天陽北牖以通陰氣使人君瞻之而致戒心焉春秋亳社災左氏穀梁皆以爲殷社公羊亳作蒲以爲古國之名然通要皆亡國之社故白虎通名之曰誡社劉向以爲亳社災戒人君者正廟主也藏北壁者遷廟主也遷主者無廟之主也而何疑於不屋之社哉史記弟子傳宰予字子我鄭注魯人王肅家語謂其有口才以言語著名宜其

廟中藏主石函釋文云藏主石函其卽石室歟五經異義左氏說禘及郊宗石室說文祏字下云宗廟主也周禮有郊宗石室宝字下云宗廟主石函名曰宗攀虞決錄廟主藏於戶外西墉之中有石函名曰宗祏函中筒以盛主左傳疏宗祏者慮有非常火災於廟之北壁內爲石室以藏木主據馮君章句蔽西壁者正廟主也藏北壁者遷廟主也遷主者無廟之主社故白虎通名之曰誡社劉向以爲亳社災戒人君縱恣不能儆戒之象也又攷說文栗本作桌古文作桼鼂从二肉从西徐巡說木至西方戰栗白虎通宗廟

篇栗者所以自戰慄魯語婦贄不過棗栗注栗取故栗東觀書云栗駭蓬轉是栗本有瀼瀼戰懼之意使宰我善於進說如夫子之對哀公所謂出門以望亡國之墟以此思懼懼焉不至則戰栗之說正所以格君心而綿國祚乃不曰使君而曰使民是乃慘刻不仁直如商鞅之任法申韓之刑名李斯之督責意欲挽衰周之弊秦用之而大亂天下流毒蒼生也至胡氏傳引韓非子之說哀公問於仲尼曰春秋記隕霜不殺草李梅實何為記之也曰此言可殺也夫宜殺而不殺則李梅冬實天失其道草木猶干犯之而況君乎是故以天道言四時失其序則其施必悖無以統萬物矣以君道言五刑失其用則其權必喪無以服萬民矣哀公欲去三桓張公室問社於宰我對以使民戰栗蓋勸之斷也而夫子又以不說不諫不咎深譏之與其自對哀公不合者何也蒙案論語之例凡子聞之而有言往往多解釋感歎之詞其意不同於面責皇疏引李充曰成事不說注包曰事已成不可復說解也遂事不諫注包曰事已遂事不可復諫止也既往不咎注包曰事既往不可復追咎也孔子釋文咎其久反漢書車千秋傳引往作事

正義曰蘇子由古史謂哀公欲去三桓問答各為隱語其意雖出於揣度惟是兩社之問本為季氏所託

之深也成事者目前之成局也遂事者由來之積漸也既往者當年之始起也詩蟋蟀疏以遂爲從始而向末此經之遂蓋從末而向始左傳僖公元年注所謂兩事之詞也舉成事見季氏之積累舉遂事惜魯君之因循而終結以既往之匪伊朝夕蓋歎其事之不可挽回而非責其言之不可追改也左傳昭公三十二年史墨之論出君也曰魯君世從其失季氏世脩其勤是以爲君愼器與名不可以假人三朝記子與哀公少閒言情曰優以繼慆政出自家門此之謂

失攸君無假人器君無假人名先後如出一意新語至德篇故爲威不强還自亡立法不明還自傷夫子非不欲殺也而無如殺之已晚也溯子自宰中都而小試由司寇而攝相墮三都出藏甲無非欲强公而弱私豈知大道莫容彼婦出走天意已可見矣況乎水懦欲濟以火烈導德始可以齊刑子與哀公之問答如三朝之所記九經之所陳無一非爲政先禮順天作刑之意乃哀公昏而且妄欲興魯國而借助越兵欲去三桓而詢之武伯公之不悛於魯魯之不克

王道之意也故皇疏引孫綽曰功有餘而德不足以道觀之得不曰小乎蒙案八佾一編重言禮禮之本與其奢也甯儉儉猶近乎禮之本未有奢而得禮者也禮生於仁義成於智信五者根於性命於天蘊之爲天德修之爲聖功發之即爲王道所謂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曾子天下才智有餘而信不足才足以行仁之術而不克充乎仁之量故未能事事悉循乎義禮法言五百篇曰事非禮義爲小故孟荀董揚皆謂仲尼之徒五尺之童無道桓文之事者謂其詐

心勝而以讓飾爭依乎仁而蹈利不足稱於大君子之門迹其生平假仁假義非不張禮義以治國奉德禮以招懷而始也急炫才能就淺近而不及待繼也自負功業致滿溢而不自知夫子所謂器小易盈也程子曰奢而犯禮其器之小可知蓋器大則自知禮而無此失胡氏曰奢者器之小而盈也犯禮者器之盈而溢也夫子之意本一貫乃周末文勝禮教不明上下皆以奢侈爲得禮儉爲器小所謂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此當時之風會使然況自齊桓創霸以來天下惟知有管仲或震驚其功業或豔羨其豪華故管子中匡篇施伯謂魯侯曰管仲者天下之賢人也大器也此即或人之意見也惟大器所以不能儉惟大器所以爲知禮或人之意亦一貫而於器小易盈儉猶近本之說均未見及其所謂儉即器小之別名其所謂禮乃當時之風尚管仲誠時務合時宜皆以爲大器之賢人知禮之君子乃一聞夫子器小之說不覺驚訝之曰如管仲之大器猶以爲儉乎意以儉即小器也及夫子明其不儉而乃轉釋之曰管仲之不儉正管仲之知禮也意以知禮故不儉不儉乃所以爲大器也儉乎一詰反擊之詞也然則一轉回合之詞也不然鏤簋而朱紘旅樹而反坫山節而藻棁以管仲之侈僭誰不知之而猶疑其儉忽以不儉爲知禮何或人之愚而夫子之不憒煩耶

何注云云疏曰皇疏引李充曰齊桓隆霸王之業管仲成一匡之功免生民於左衽豈小也哉然非大才則有偏失好內極奢桓公之病也管生方恢張大勳

宏振風義甯分謗以要治不潔己以求名所謂君子行道忘其爲身者也漏細行而全令圖惟大德乃堪之季末奢淫慾違禮則聖人明經常之訓塞奢侈之源故不得不貶以爲小也案是欲張管仲而隱疑夫子之言似非注意也凡有所盛曰器無所盛曰械故器以量言

或曰管仲儉乎　注包曰或人見孔子小之以爲譏之太儉乎　曰管氏有三歸官事不攝焉得儉　注包曰三歸者娶三姓女也婦人謂嫁爲歸攝猶兼也禮國君事大官各有人大夫并兼今管仲家臣備職非爲儉也

釋文焉於虔反皇本高麗本末句有乎字

正義曰國策周文君免工師籍相呂倉而國人不說因曰宋君奪民時以爲臺而民非之無忠臣以掩蓋之也子罕釋相爲司空民非子罕而善其君齊桓公宮中女市女閙七百國人非之管仲故爲三歸之家以掩桓公之罪非自傷於民也鮑彪注仲蓋三娶女也漢書公孫宏曰管仲相齊桓娶三歸班氏食貨志云身在陪臣而娶三歸此皆包注所據然考春秋成公八年左傳云衛人來媵其姬禮也凡諸侯嫁女同姓媵異姓則否杜預范甯皆以異姓來媵爲非禮惟何休以爲異姓亦得媵鄭玄駁之云天子云備百姓博異氣諸侯直云備酒漿何得有異姓在其中則是管仲大夫不得謂娶三姓也又攷公羊莊十九年傳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諸侯一聘九女成十年傳惟天子娶十二女儀禮士昏禮雖無娣媵先則士得有姪娣由是以推天子一取四國十二女諸侯一取三國九女凡八妾卿當一妻六妾大夫一妻四妾士一妻二妾據白虎通則卿大夫一妻四妾士一妻二妾據白虎通則取三歸之女是直僭禮而非侈或人何得復以爲知禮則包氏之說難通也說苑善說篇或對桓公曰管仲之智可以謀天下其強可與取天下君恃其信乎內政委焉外事斷焉民而歸之是亦可奪也桓公乃謂管仲曰政則卒歸於子矣政之所不及惟子是匡管仲故築三歸之臺以自傷於民朱子本之遂以三歸爲築臺而非取女金仁山謂算術有築臺三歸之法一統志又謂三歸臺在東平州東阿縣西二里然攷說苑所記

本於周策毛大可謂其誤合子罕築臺管仲取女爲一類而改三歸之家家字爲臺字以致沿訛襲謬殊不思齊桓之非在多女而管仲以築臺掩之是遮甲而障乙也若夫三歸乘除始於珠算春秋阿邑倘屬衛邦更不足爲管仲築臺之證則朱注之說又難通也黃氏日鈔欲合二注爲一專謂築臺以處三歸之事謂築臺以處三歸之婦人杭崔浦遂援詩衛宜公作新臺於河上左傳魯莊公築臺臨黨氏謂古昏禮有築臺迎女之事或又以泰穆姬登臺哭晉君謂即嫁時所築之臺不知古者夫家內亦有臺如左傳崔杼孔悝季平子等事可見衛宣特築臺以要伋妻魯莊因登臺而見孟任初非以臺行昏禮秦穆取晉姬又不聞有築臺之舉則黃氏之說更難通也至戚氏鶴泉謂父母妻三黨所歸又謂富貴親三權所歸又謂南北西三路人心所歸皆爲臆說要之此節夫子祇論其不儉須以財用者多立說故武虛谷以臺爲府庫之屬古人所以藏泉布史記周本紀散鹿臺之泉說文解字通論武王散鹿臺之錢是也管子山

至數篇請散棧臺之錢散諸城陽鹿臺之布散諸齊陰是齊固舊有二臺以爲貯藏之所也韓非子管仲相齊曰臣貴矣然而臣貧桓公曰使子有三歸之家而障乙也若夫三歸乘除始於珠算春秋阿邑倘屬衛邦更不足爲管仲築臺之證則朱注之說又難通也黃氏日鈔欲合二注爲一專謂築臺以處三歸之婦人杭崔浦遂援詩衛宜公作新臺於河上左傳魯莊公築臺臨黨氏謂古昏禮有築臺迎女之事或又以泰穆姬登臺哭晉君謂即嫁時所築之臺不知古者夫家內亦有臺如左傳崔杼孔悝季平子等事可見衛宣特築臺以要伋妻魯莊因登臺而見孟任初非以臺行昏禮秦穆取晉姬又不聞有築臺之舉則黃氏之說更難通也至戚氏鶴泉謂父母妻三黨所歸又謂富貴親三權所歸皆爲臆說要之此節夫子祇論其不儉須以財用者多立說故武虛谷以臺爲府庫之屬古人所以藏泉布史記周本紀散鹿臺之錢是也管子山

者天子諸侯宮內皆有臺大夫家內亦有臺如左傳崔杼孔悝季平子等事可見衛宣特築臺以要伋妻魯莊因登臺而見孟任初非以臺行禮秦穆取晉姬又不聞有築臺之舉則黃氏之說更難通也至戚氏鶴泉謂父母妻三黨所歸又謂富貴親三權所歸皆爲臆說要之此節夫子祇論其不儉須以財用者多立說故武虛谷以臺爲府庫之屬古人所以藏泉布史記周本紀散鹿臺之錢是也管子山至數篇請散棧臺之錢散諸城陽鹿臺之布散諸齊陰是齊固舊有二臺以爲貯藏之所也韓非子管仲相齊曰臣貴矣然而臣貧桓公曰使子有三歸之家而障乙也若夫三歸乘除始於珠算春秋阿邑倘屬衛邦更不足爲管仲築臺之證則朱注之說又難通也黃氏日鈔欲合二注爲一專謂築臺以處三歸之婦人杭崔浦遂援詩衛宜公作新臺於河上左傳魯莊公築臺臨黨氏謂古昏禮有築臺迎女之事或又以泰穆姬登臺哭晉君謂即嫁時所築之臺不知古者夫家內亦有臺如左傳崔杼孔悝季平子等事可見衛宣特築臺以要伋妻魯莊因登臺而見孟任初非以臺行禮秦穆取晉姬又不聞有築臺之舉則黃氏之說更難通也至戚氏鶴泉謂父母妻三黨所歸又謂富貴親三權所歸皆爲臆說要之此節夫子祇論其不儉須以財用者多立說故武虛谷以臺爲府庫之屬古人所以藏泉布史記周本紀散鹿臺之錢是也管子山

歸位在陪臣富有列國之君泉志載布文有齊歸化者或即三歸之貨歟此皆謂其財之侈富也官事不攝謂其用之糜費也古之官制雖天子諸侯亦多兼攝鄭氏伯謙曰太宰至旅下士其爲官凡二十有三而爲府者六爲胥與史者皆十有二而爲徒者百有二十何也此皆兼官也蓋自唐虞以來禹以司空而兼百揆羲和以二人而兼四岳及舜二十二人之咨則四岳實一人兼之古者官不必備惟其人而已有其人則備無其人則兼是以周官之作實倣唐虞之

制而官事不攝夫子所以深責舊仲變先王之法也以三公言之召公爲保周公爲師而太傅無有焉召公實兼之也周公既沒召公爲保而太師太傅無有焉召公實兼之也不惟此也三公之下實有三少當時不見其人召公又兼之乃同召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是六卿之長召公又兼之蓋一人之身而兼總七職矣不惟此也當時三公三少既難其人而六卿之官亦不必備周公以三公兼冢宰召公以三公兼宗伯蘇公以三公兼司寇畢公毛公以三太宰而仍有宗伯司寇何也蓋東周諸侯之所損設語單子過陳篇稱宗祝執祀司寇詰奸似侯國雖無司寇及東周時諸侯皆帝制自爲管仲以大夫之家而官事不攝況諸侯乎然而三卿舊制終不可沒即以左傳觀之子產入陳命司徒致民司馬致節司空致地杜洩謂季孫曰吾子爲司徒叔孫爲司馬孟孫爲司空皆三卿並列而不及宗伯司寇其爲添設明矣侯國無太宰惟宋爲王者之後故有之若吳楚之有太宰僭也侯國之禮官但有宗人無宗伯其刑官

公兼司馬司空惟成王之季年芮伯彤伯衛侯實專二三事故崔氏云司徒兼冢宰司馬兼宗伯司空兼司寇畢公毛公以三卿舊臣將皆命卿是六卿又兼六軍之將也甚者太公以太師而兼司盟之職載在盟府太師職之是也蘇公以三公而兼太史之職太史司寇蘇公是也故夫大官之中以春夏秋冬爲通率以多少相乘除大約一官凡五百人則六官凡三千人而其兼行

但有小司寇及士師無大司寇侯國之有宗伯大司寇亦僭也王制三等之國皆有五大夫崔氏云司徒之下置小宰及小司徒也司空之下置小司寇及小司空也司馬之下置小司馬也至於宗人并不在五大夫之列案成王封魯分以祝宗卜史則宗人之秩蓋在卜祝之間也此言諸侯之有攝官也乃管仲以大夫之家而冗員備職濫祿虛縻所謂大夫具官是謂亂國禮運之所譏也乃內築三歸以藏財外役具官以耗用創此二事而管氏之奢侈已可概見尚得

謂之儉也哉

包注云云疏曰婦人謂嫁曰歸者公羊隱二年傳文何休注婦人生以父母爲家嫁以夫爲家故謂嫁曰歸明有二歸之道也云攝猶兼者左昭十三年傳羊舌鮒攝司馬杜注兼官也皇疏訓並謂并兼也

然則管仲知禮乎注包曰或人以儉問故答以安得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邦君爲兩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注鄭曰反坫反爵之坫也在兩楹之間鄭國君爲好會其獻酢之禮更酌酌畢則各反爵於坫上今管仲皆僭爲之如是不知禮也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

釋文爲于僞反又如字好呼報反坫丁念反皇本然則上有曰字未有也字漢石經邦譌作國考文本作管氏亦有樹塞門

正義曰古者有門即有屏舊說天子五門諸侯三門戴氏東原謂天子諸侯皆三朝三門天子之門皐應路諸侯之門庫雉路諸侯雉門設兩觀庫門起臺門陳氏祥道謂禮臺門而旅樹旅道也當道而設屏此外門之屏也治朝在路門之外天子當宁而立宁在門屏之間此路門之屏也國語吳王背屏而立夫人向屏此寢門內之屏也明堂位魯廟疏屏天子之廟飾此廟門之屏也月令天子田獵整設於屏外此田防之屏也禮雜記管仲旅樹而反坫郊特牲臺門而旅樹反坫大夫之僭禮也鄭君注旅樹門屏也旅道也屏謂之樹樹所以蔽行道管氏樹塞門蹇猶蔽也禮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大夫以簾士以帷又注季氏簾牆之內云簾之言蔚也牆謂屏也君臣相見之禮至屏而加蕭敬焉是以謂之蕭牆推繹鄭君之意大夫以簾士以帷天子諸侯皆用木特以外屏內屏

刖之而爾雅屏蔽謂之樹樹乃木之刖名故其注爲廟疏屏有刻爲雲氣蟲獸之說自李巡孫炎注爾雅云以垣當門自蔽曰樹郭璞云小牆當門中而皇疏因之遂云今黃閣用板爲障古者未必用板或用土或以爲如今之照壁則泥以牆心用土也然攷說文屏蔽也字或从尸牆障也字或从广而皆不从土義皆取於自障蔽故檀弓周人牆置翣釋名與棺之車其旁亦曰牆牆不必概用土也蓋屏在屋下須以木爲之當門設屏特以別內外可設亦可去故周禮樂師注云登車於大寢西階之前反降於阼階之前車得直達於燕朝則屏可去也若屏在天外或以土爲之上有覆屏之屋以避風雨謂之衆愚匠人城隅之角衆愚漢時之東關衆愚災是也釋名蕭牆在門內臣將入於此自肅敬之處也衆愚在門外臣將入請事於此復重思之也是屏之設本有內外之分鄭注明堂位云屏若今浮思者混言之也不然土牆當門中而不可移動古人闕門明達之謂何而爲此蔽塞不通之制哉至內屏外屏之說鄭君雖本禮緯含文嘉

氏理堂宮室圖攷謂自路門門闔至門南北霤內外各有兩塾閒內屏設於門內兩塾閒外屏設於門外兩旁之地在左門西以南北言皆謂之門屏之閒所謂宁也司士之王族等既在門右太僕等既在門左其出視朝也則云王還揖門左揖門右云還揖者王族太僕輩在其後兩旁也使若負屏而立還則面屏何以相揖蓋自闔外至南霤設屏於其中王族太僕等立於屏外之

左右君始蔽於屏內既出視朝揖於露下故王族太僕等在其後君立於屏內臣立於廷開曲禮所謂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非必負屏而立亦非君立屏外王族太僕等立於屏內也覲禮侯氏右肉袒於廟門之東乃入門右天子辭侯氏再拜稽首出自屏南適門西遂入門左謁自門東繞屏南至門西而入出入皆以闑言非出門宇之外也鄭注論語人君於門則屏非在廷矣由焦氏之說以推諸侯內屏當自闑內至門內當設屏於其中爾雅所云門屏之間曰宁者洪氏震煊謂指諸侯之內屏而言而曲禮孔疏以內屏之宁爲臣將見君所佇立以定氣之處外屏之宁爲將視朝天子佇立以待諸侯之處而於當宁而立曰朝之文終難強合金氏鶚求古錄據太微垣有屏四星在端門內近右執法以闢天子外屏之說然甘石巫咸所紀星象取義多端安得以叔孫之朝儀而求合元公之經禮哉坫之見於禮經者有五明堂位反坫出尊雜記管仲旅樹而反坫郊特牲臺門旅樹而反坫此反爵之坫也天子饗諸侯或諸侯相饗燕乃有之又明堂位崇坫康圭此冀玉之坫也天子受諸侯朝饗乃有之二坫皆在廟中兩楹之間內則說閣之制云士於閣一此庋食之坫也近於庖廚當在室之東北隅大夫以上則有閣既夕記設棜于東堂下南順齊于坫大射儀將射工遷于下東坫之東南小射正取公之決拾于東坫上卒射小射正以弣受決拾退奠于坫上此堂隅之東坫也士冠禮爵弁皮弁緇布冠各一匴執以待于西坫南士喪禮牀第夷衾饌于西坫上此堂隅之西坫也自天子至庶人皆有之鄭注云坫在堂角是二坫則在堂之東西角也蒙棜坫字从土以土爲之當以堂隅之坫爲本義而其餘堂室之內倣其式而爲之或用瓦或用木皆得引申謂之坫爾雅罋謂之坫釋文罋本作庤庤閣也音義與祭山曰庤縣之庤同故坫字亦作罋通俗文罋支也俗作店崔豹古今注店置也所以置貨鬻物也爾雅郭注坫端也在堂隅端釋文本作堶高皃也本或作端謂堂廉之端卽隅角也淮

南俶眞訓設於無垓坫之宇高注垓坫垠堮也蓋於堂之兩隅累土如小牆稍高於堂廉以爲垠堮平可以庋物卻可以屏障故說文訓坫爲屏也又廣雅坫謂之垀蓋卽堂上東西牆之序要之堛也坫也堛也其實皆屏也屏樹於當道坫設於堂隅義皆取於障蔽又可以庋器物故大射取決拾於堂隅之坫上其後堂上之奠主室內之庋食俎閒之反爵皆倣堂隅之坫以爲之而或又用瓦用木者則以堂隅之坫在屋下制又便於移動也大全

古注圖說坫以木爲之高八寸足高二寸漆赤中轝氏三禮圖云坫以承爵亦以承尊若施之於燕射之禮則曰豐似豆而卑鄭一木爲之又引開元義鑑云坫廣三尺五禮精義云坫似俎廣一尺高三尺制雖未必盡合要皆反坫之舊說也黃氏日鈔又據逸周書作雒解乃位五宮咸有四阿反坫孔晁注以反坫爲外向室遂謂反主坫言非主爵言反坫非反爵之地當是別設大門屏之名如今世院司臺門內立土牆之例觀郊特牲以反坫與臺門相聯逸周書以反坫與四阿相聯則論語以反坫與樹塞門相聯疑均爲宮室僭侈之事抑知禮記之旅樹卽論語之塞門禮記之反坫卽論語之反坫臺立於門上屏樹於門中坫設於楹閒三者本各爲一事加之鏤簋朱紘山節藻棁正以見管氏之僭侈不一而足若以反坫爲門屏何以解於兩君之好哉至周書之所言謂屋有四面之阿堂設四隅之坫此乃明堂四向之制義各有所取也

鄭注云云疏曰云反坫在兩楹閒者鄉飲酒是卿大夫之禮尊於房戶之閒燕禮是燕己之臣子尊於東楹之西獻酬畢皆反爵於堂下篚內若兩君相見則尊於兩楹之閒反爵於堂上之坫故其坫在兩楹閒也云獻酢之禮更酌酌畢者皇疏云初主人酌酒與賓曰獻賓飲獻畢而酌與主人曰酢主人飲酢畢又酌與賓曰酬古者賓主各杯故云更酌也邢疏引熊氏云主君獻賓賓筵前受爵飲畢反此虛爵於坫上於西階上拜主人於阼階上答拜賓於坫取爵洗酌以酢主人主人受爵飲畢反此虛爵於坫上主人阼

階上拜賓答拜是賓主飲畢反爵於坫上也而云酌畢各反爵於坫上者文不具耳

子語魯大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注大師樂官名也言五音始奏翕如盛也從之純如也注從謂曰縱也言五音既發縱盡其聲純純如和諧也皦如也注言其音節分明也繹如也以成注縱之以純如皦如繹如言樂始於翕如而成於三者也

釋文謂魚據反大音泰翕許及反從子用反放縱也皦古了反繹音亦邢本大作太考文補遺語作謂皇本知也下有已字成下有矣字足利本作可知已也史記世家引無中三也字從作縱後漢書班固典引注引亦作縱

正義曰答述曰語此必大師問而夫子告之史記世家有與齊大師言樂是子在齊聞韶時事此與魯大師言樂乃子自衛反魯正樂時事皇疏謂使知正樂之法是也蒙案儀禮燕禮鄉飲酒禮正樂皆分四節工入升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此升歌三終卽書之搏拊琴瑟以詠也笙奏南陔白華華黍此笙入三終卽書之下管鼗鼓合止柷敔也乃閒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邱歌南山有臺笙由儀此閒歌三終卽書之笙鏞以閒也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此合樂三終卽書之簫韶九成也由是大師告樂具是爲正樂之四節惟鄉射禮但有合樂一節大射儀但有升歌笙奏二節注謂志在射故略於樂也禮經四節十二終而書言九成者何也意者一歌一奏二詩爲一成合升歌笙入各三終六詩爲三成此小成也又閒歌三終六詩合樂三終六詩其爲九成此大成也成與終混言則通析言有別司馬法成十爲終是也由是以推此章所謂始作翕如者卽儀禮之笙入所謂皦如者卽儀禮之升歌所謂純如者卽儀禮之合樂爾雅釋詁由從自也從蓋讀如字從之者謂自堂上而堂下由是而笙入而閒歌非謂放縱其聲音也始作者大師升歌之始所謂師摯之始也以成者大合鄉樂之終所謂關雎之亂也泰伯篇不言笙入閒歌者舉始終以賅其全也翕說文起也字从羽合謂鳥將飛而斂翼作勢故方言訓聚玉篇訓合史記秦始皇本紀但恐諸侯合從翕而出不意是翕乃合起之兒翕如者謂升歌之時瑟與人聲起於堂

上和合無間也純說文絲也易文言純粹精也崔覲注不雜曰純漢書梅福傳一色成體曰純故周語注訓爲專舊語注訓爲壹純如者謂笙入之時專以笙管奏樂於堂下純壹不雜也皦說文玉石之白也敫本从白而加白白之至則潔淨而光明詩王風有如皦日故方言訓爲明皎蒼訓爲淨皦如者謂閒歌之時堂上堂下一歌一奏彼此迭作清微分明也繹說文抽絲也漢書揚雄傳注繹繹相連貌白虎通云繹者無窮之意也方言則訓長訓理廣雅則訓尋訓終訓陳訓敷訓闢訓雖之亂繹如者謂合樂之時堂上堂下衆聲齊作變變如貫珠連絡不絕抽繹無窮也子以四如字形容作樂之始終與儀禮四節次序正相脗合何注疏均未引及耶乃放釋文所引鄭君注以翕如爲變動之皃純如爲感人之皃皦如爲志意條達之皃似就聽樂之人立論而周禮大司樂疏御覽五百六十四引鄭注以始作翕如爲金奏則正樂鼓吹非作樂之正節若以始作翕如爲金奏八音皆翕如從讀曰縱祇有三節顯與禮經不合矣

何注云疏曰云大師樂官名者周禮春官大司樂以下有樂官二十職大師則下大夫二人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教六詩夫子嘗言師摯之始鄭注以爲魯大師是大師官名摯其人名也漢書人表有大師摯又有魯大師疑不能定也云翕如盛也者皇疏謂翕習而盛吳都賦翕習容裔注音樂之狀是以翕習疊韻取義也鄭訓變動者夏小正蟄之興五日三白而說文訓爲顯倉頡篇訓爲明皦爲日之白皎爲月之白猶皦之白爲分明也釋文作皦从日非云者能發光故敫从白放而說文訓爲光景流皃皦从純純和諧者偏攷訓詁純無和諧之義無已或爲訰之借春秋繁露訰者天之和也鄭訓感人皃者或蓋動震動之借也從讀曰縱者此本鄭讀鄭謂縱之八音皆作攷古者堂上之樂惟以琴瑟和歌堂下之樂或用笙與管惟至大合樂而乃放縱其聲八音俱備鄭不知周禮金奏九夏乃出入之

君言於始作之後似嫌太早謝氏謂五音六律如五味之相和不具不足以爲樂此言音律而非謂樂器必備也

儀封人請見注鄭曰儀蓋衛下邑也封人官名也曰君子之至於斯也吾未嘗不得見也從者見之注包曰從者是弟子隱孔子行者通使得見也出曰二三子何患於喪乎天下之無道也久矣注孔曰語諸弟子言何患於亡失天下之無道天將以夫子爲木鐸

注孔曰木鐸施政教時所振也言天將命孔子制作法度以號令於天下也

釋文請見賢遍反從才用反喪息浪反鐸直洛反木鐸金鈴木舌施政教之所振也皇本高麗本斯也也

作者攷文古本無道下無也字左傳疏引從者作門人

正義曰朱注封人掌封疆之官蓋賢而隱於下位者也君子謂當時賢者至此皆得見之自言其平日不見絕於賢者而求以自通也喪謂失位去國禮曰喪欲速貧是也木鐸金口木舌施政教時所振以警眾者也言亂極當治天必將使夫子得位設教不久失位也封人一見夫子而遽以是稱之其所得於觀感之閒者深矣或曰木鐸所以徇於道路言天使夫子失位周流四方以行其教如木鐸之徇於道路也蒙案三代以上道統在君相三代以下道統在師儒天生孔子於春秋乃天下之轉機實萬世之師表天無否而不泰之運卽道無剝而不復之時子嘗曰文不在茲乎天之未喪斯文也喪卽本書之近例故孔注以聖德言之不必援喪欲速貧以爲失位去國之證也文卽道也天下無道久而斯文將喪必有人焉維持之此卽天運之循環天心之所寄託也使夫子天使之也爲木鐸天使爲之也木鐸所以宣政教得位則爲君爲相施其政於天下不得位則爲師爲儒施其教於萬世聖人關係在道統至於位之得不得夫子嘗聽其命於天封人固不暇計及卽二三子亦未必戚戚然常以是爲患也蓋封人所深慮者道所深信者天所一見驚服者夫子故一則曰天下無道久再則曰天將使夫子然而天之所假者在木鐸而不在斧柯所命者爲師儒而不爲君相則天心已可知矣而道統已有歸矣新語思務篇云聖人不空出賢者不虛生潛夫論考績篇云聖人爲天口賢人爲聖譯天生聖人固天之喉舌也天生封人實聖人之知

己也吾謂儀封人不特知聖而又知天皇疏引孫綽曰達者封人栖遲賤職自得於懷抱一觀大聖深明於興廢明道內足至言外亮將天假斯人以發德音乎夫高唱獨發而無感於當時列國之君莫救乎聾盲所以臨文永慨者也然風教遐被大雅流詠千載之下若瞻儀形其人已遠木鐸未戢乃知封人之談信於今矣抑又考之說文鐸大鈴也釋名鐸度也號令之限度也鐸有金鐸木鐸其體皆以金爲之而舌有金木之異鄭君云文事奮木鐸武事奮金鐸周禮鐸通鼓司馬法曰鼓聲不過閭鼙聲不過閫鐸聲不過圃振鐸此皆金鐸也木鐸所以振文教其用最廣禮樓弓執木鐸以徇於宮所以示祈禮也明堂位振木鐸於朝所以示祈禮也月令仲春奮木鐸以令兆民所以儆昏禮也左襄十四年傳引夏書曰遒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淮南氾論訓云告寡人以事者擊鐸所以上達君聽也漢書食貨志行人振木鐸徇于路以采詩

司馬職曰三鼓摝鐸三鼓振鐸鐸通鼓司馬法曰鼓聲不過闉鼙聲不過閫鐸聲不過圃振鐸此皆金鐸也木鐸所以振文教其用最廣禮樓弓執木鐸以徇於宮所以示祈禮也明堂位振木鐸於朝所以示祈禮也月令仲春奮木鐸以令兆民所以儆昏禮也左襄十四年傳引夏書曰遒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淮南氾論訓云告寡人以事者擊鐸所以上達君聽也漢書食貨志行人振木鐸徇于路以采詩

獻之太師所以下宣民情也周禮天官小宰正歲觀治象之法徇以木鐸宮正春秋以木鐸修火禁此皆治官之屬也地官小司徒正歲觀教象之法徇以木鐸修于市朝此鐸鄉師凡四時之徵令有常者以木鐸徇之于朝皆教官之屬也秋官小司寇正歲帥其屬而觀刑象令以木鐸士師掌國五禁之法皆以木鐸徇之于朝司烜仲春以木鐸修火禁于國中此皆刑官之屬也夫刑以弼教教以明禮以出治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皆文教之事也故用木鐸以振之樂記曰天子夾振之而駟伐注謂王與大將夾舞者振鐸以爲節則樂舞有金鐸木鐸亦祇以象文武而已馬氏端臨曰木鐸振文事在帝王天子則行而爲政在元聖素王則言而爲教揚子法言學行篇曰天之道不在仲尼乎仲尼駕說者也不在茲儒乎如將復駕其所說則莫若使諸儒金口而木舌又五百篇曰或問孔子知其道之不用也則載而惡乎之曰之後世君子然則封人之所諭將以夫子爲天下萬世之木鐸而非僅爲春秋一時之木鐸其所慮者惟在道之興與

廢而不在位之得與不得也朱子既云天使得位以設教又云天使失位以行教是蓋泥喪爲失位而轉失封人之恉矣

鄭注云云疏曰云儀衞邑者邢疏引春秋傳衞侯入于夷儀疑與此是一焦氏理堂補疏曰後漢郡國志東郡聊城有夷儀聊城今屬山東東昌府爲齊衞之界孔子至衞未嘗由齊非是此也又郡國志淺儀注引晉地道記儀封人此邑也水經注引西征記亦以儀封人卽淺儀縣而酈氏非之焦氏曰淺儀在開封之而夏官又有掌疆之職專掌封疆之界若春秋封

人乃侯國之官無封國造邑之事故其責在固守邊漢屬陳留陳留郡之長垣封邱皆在其北二縣內多鄭宋地長垣爲衞鄭交界之處封邱以北長垣以西尙有南燕國以漢縣計之衞之境止得長垣多得封邱南燕少自此而南皆鄭宋地衞不得有之使儀封人在淺儀當今祥符蘭陽之閒雖爲由陳至衞之道而邑非衞邑也閻氏百詩釋地曰孔子時衞都濮陽爲今大名府開州儀邑城在今河南開封府蘭陽縣西北二十里乃衞西南境距其國五百餘里明一統志蘭陽縣有儀城古蹟卽請見孔子處又儀封縣亦

孔注云云疏曰云制作法度者春秋演孔圖云聖人不空生必有所制以顯天心某爲木鐸制天下法是

孔注所本也案周公制禮作樂孔子刪訂六經皆爲聖人之制作不論位之得與不得也

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注孔曰韶舜樂名也謂以聖德受禪故曰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注孔曰武武王樂也以征伐取天下故曰未盡善也

釋文論常遵反盡津忍反西漢策要宋景祁本漢書董仲舒傳引上也字作矣又引子謂作孔子曰樂記注文選典引注晉紀總論注引皆作孔子曰

正義曰董子春秋繁露云受命者必民之所同樂民樂其昭堯之業也故韶韶者昭也民樂其興師征伐也故武武者伐也天下同樂之一也其所同樂之端也故武武者伐也天下同樂之一也其所同樂之端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三 四 明叢書 圖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不可一也作樂之法必反本之所樂所樂不同事樂安得不世異又對策兩引此章亦謂舜受堯禪周承紂後所遇之時不同皇疏本之以申孔注曰天下萬物樂舜繼堯而舜從民受禪是會合當時之心故曰盡美揖讓而代於事理無惡故曰盡善也天下樂武之從民伐紂是會合當時之心故曰盡美而以臣伐君於事理不善故曰未盡善此皆以定天下之功論美善也詩采菽疏及御覽五百六十四引鄭君注曰韶舜樂也美舜自以德禪千堯又盡善謂太平也武

之論武舞曰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荷三成而南皆象伐紂之功夫總干山立武王之事也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恐不逮事病不得其眾故咏歎之淫液之備戒之已久久立於綴以待諸侯之至豈能及虞賓在位羣后德讓有揖遜雍容之盛耶至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天子夾振之而駟伐盛威於中國暮年受命立功不過如此若虞帝則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九功惟敘九敘惟歌故有九德之歌九韶之樂以致百獸率舞鳳凰來儀武又安能及此哉就聲容以論美善而功德自在其中也左襄二十九年傳吳季札之論大武也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若此者如斯而已未盡善之詞也其論韶箾也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幬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蔑以加於此矣觀止矣觀止者盡美盡善之詞也觀樂而知德與三月不知肉味之孔聖先後如合符契

孔注云云疏曰韶虞舜樂說文同孟子史說借作招周禮借作磬大司樂以樂舞教國子舞大磬大武鄭注大磬舞樂也言其德能紹堯之道也大武武王樂也武王伐紂以除其害言其德能成武功也案韶樂七成而備戒之已久久立於綴以待諸侯之至豈能及虞賓在位羣后德讓有揖遜雍容之盛耶至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天子夾振之而駟伐盛威於中國暮年受命立功不過如此若虞帝則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九功惟敘九敘惟歌故有九德之歌九韶之樂以致百獸率舞鳳凰來儀武又安能及此哉就聲容以論美善而功德自在其中也左襄二十九年傳吳季札之論大武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若此者如斯而已未盡善之詞也觀樂而知德與於武宿夜鄭注武曲名熊氏云此即大武之樂則所無不幬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蔑以加於此矣觀止矣觀止者盡美盡善之詞也觀樂而知德與三月不知肉味之孔聖先後如合符契

注大磬舞樂也言其德能紹堯之道也大武武王樂也武王伐紂以除其害言其德能成武功也案韶樂七成而備戒之已久久立於綴以待諸侯之至豈能及虞賓在位羣后德讓有揖遜雍容之盛耶至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天子夾振之而駟伐盛威於中國暮年受命立功不過如此若虞帝則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九功惟敘九敘惟歌故有九德之歌九韶之樂以致百獸率舞鳳凰來儀武又安能及此哉就聲容以論美善而功德自在其中也左襄二十九年傳吳季札之論大武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若此者如斯而已未盡善之詞也觀樂而知德與於武宿夜鄭注武曲名熊氏云此即大武之樂則所無不幬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蔑以加於此矣觀止矣觀止者盡美盡善之詞也觀樂而知德與三月不知肉味之孔聖先後如合符契

孔注云云疏曰韶虞舜樂說文同孟子史說借作招周禮借作磬大司樂以樂舞教國子舞大磬大武鄭注大磬舞樂也言其德能紹堯之道也大武武王樂也武王伐紂以除其害言其德能成武功也案韶樂七成而備戒之已久久立於綴以待諸侯之至豈能及虞賓在位羣后德讓有揖遜雍容之盛耶至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天子夾振之而駟伐盛威於中國暮年受命立功不過如此若虞帝則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九功惟敘九敘惟歌故有九德之歌九韶之樂以致百獸率舞鳳凰來儀武又安能及此哉就聲容以論美善而功德自在其中也左襄二十九年傳吳季札之論大武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若此者如斯而已未盡善之詞也觀樂而知德與於武宿夜鄭注武曲名熊氏云此即大武之樂則所

文始五行舞者本周武舞也秦始皇二十六年更名
曰五行此韶武之存於漢也宋書樂志魏文帝黃初
二年改文始曰大韶舞五行曰大武舞明帝太和初
公卿奏太祖武皇帝樂宜曰武始之舞高祖文皇帝
樂宜曰咸熙之舞咸熙卽韶武始卽武也此韶武之
存於魏也南齊書樂志晉傳元六代舞歌有廣韶舞
辭有武舞辭此韶武之存於晉也宋孝建初朝議以
凱容舞爲韶舞宣烈舞爲武舞宣烈卽是古之大武
凱容本舜韶舞也此韶武之存於宋也或據晉宋樂

志晉武帝太始九年荀勗張華等錄造新曲改作正
德大豫之舞至咸寧元年遂停宣文之舞而韶武乃
亡宋之凱容宣烈雖仿韶武而撰立新歌齊志前舞
後舞並錄宋王韶之舊詞則非韶武古樂之遺矣豈
不惜哉

子曰居上不寬爲禮不敬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

正義曰朱注居上主於愛人故以寬爲本爲禮以敬
爲本臨喪以哀爲本既無其本則以何者而觀其所
行之得失哉皇疏謂三條之事並爲乖禮邪疏謂此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卷三

章總言禮意以八佾一篇皆言禮也嘗與林放問禮
之本參看蓋敬爲禮之本哀爲喪之本寬爲居上之
本書舜典命司徒敬敷五教在寬洪範皇極之五事
今文作思心曰容漢書五行志曰容寬也孔子曰居
上不寬吾何以觀之哉言上不寬大包容臣下則不
能居聖位會子立事篇曰臨事而不敬居喪而不哀
祭祀而不畏朝廷而不恭則吾無由知之矣意與此

經相似然臨喪與居喪異儀禮士虞禮如臨注朝夕
哭也左宣十二年傳卜臨於大宮注哭也周禮酋人
而引申爲弔哭故顏思古云眾哭曰臨

里仁第四　釋文凡二十六章朱注同

子曰里仁爲美注鄭曰里者民之所居也擇不處仁焉得知注鄭曰求善居而不處仁者之里不得爲有知也　釋文處昌呂反焉於虔反知音智下同高麗本美作善皇本知作智下知者同說苑貴德篇御覽引皆同

正義曰此章言智足以全仁蓋仁必與人相人偶惟智者誠知好仁惡不仁故能愼擇其所與以輔吾仁里字略讀擇不處仁抑揚之詞也黃氏勉齋曰居必擇鄉居之道也蕭陶習染以成其德朋恤保受以全其生豈細故哉釋文里猶鄰也周禮大司徒百里之內爲六鄉五家爲比五比爲閭四閭爲族五族爲黨五黨爲州五州爲鄉遂人百里之外爲六遂五家爲鄰五鄰爲里四里爲酇五酇爲縣五縣爲遂使之相保相受相葬相救相賙相賚孟子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此皆相與全生之道古人危邦不入亂邦不居明哲所以保身也然保恤所以全吾生而陶淑尤所以成吾德陸氏稼書曰爲仁由己而薰陶漸染之益必資乎人故夫子謂子賤則曰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與子貢論仁則曰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教弟子則欲其親仁論擇居則以里仁爲美同一吃緊爲人之要也故曾子不入於勝母孟母三遷以教子皆是此意孟子論擇術之不可不愼卽引此經以爲證趙注里居也仁最其美者簡擇不處仁爲不智此謂人之擇術無異於擇居孟子又進說仁本爲人之安宅舍之而弗居是爲不智皇疏引沈居士曰所居之里尚以仁地爲美況擇身所處而不處仁道安得智乎此皆以正爲美況擇身所處而不處仁道安得智乎此皆以正意作寫言非謂夫子所言之里仁卽爲居仁也後漢書張衡傳及文選思元賦云匪仁里其焉宅分匪義迹其焉追二注皆引此經擇作宅云里宅皆居也葉石林以宅爲古文胡致堂遂謂安仁者居仁如里是以里仁爲居仁之安宅也不知擇與宅本相通釋名宅擇也擇吉處而營之也鄭君以求訓擇則不得以擇爲宅宅與里皆訓爲居無所分別也

鄭注云云疏曰云里民之所居者說文里居也爾雅

里邑也漢書食貨志在野曰廬在邑曰里周禮遂人五家爲鄰五鄰爲里齊語五家爲軌十軌爲里尚書大傳廣雅八家爲鄰三鄰爲朋三朋爲里論語譔考文古者七十二家爲里公羊宣十五年傳注十里八十戶管子度地篇百家爲里禮雜記注引王度記百戶爲里里一尹里之戶口雖有不同而爲民所止居則一也以求訓擇者詩關雎左右流之爾雅釋詁流擇也釋言流求也是擇與求得相轉訓也以善訓美者說文美與善皆从羊羊最潔淨柔順者也二字意本同皇疏云美未必善析言則別渾言則通也邢本注作美非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注孔曰久困則爲非也不可以長處樂注孔曰必仁者安仁然體之故則爲非也仁者安仁注包曰唯性仁者自然體之故謂安仁也知者利仁注王曰知者知仁爲美故利而行之也

釋文樂音洛考文古本樂下有也字

正義曰不仁者知有己而不知有人不能克己復禮故久約必濫長樂必淫惟仁者安其仁而無入不自得惟智者利於仁而無往不咸宜雖日處約樂之中但知有仁而不知有人不能克己復禮遂人五家爲鄰五鄰爲里尚書大傳廣雅八家爲鄰三鄰爲朋三朋爲里論語譔考文古者七十二家爲里公羊宣十五年傳注十里八十戶管子度地篇百家爲里禮雜記注引王度記百戶爲里里一尹里之戶口雖有不同而爲民所止居則一也以求訓擇者詩關雎左右流之爾雅釋詁流擇也釋言流求也是擇與求得相轉訓也以善訓美者說文美與善皆从羊羊最潔淨柔順者也二字意本同皇疏云美未必善析言則別渾言則通也邢本注作美非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注孔曰久困則爲非也不可以長處樂注孔曰必仁者安仁然體之故則爲非也仁者安仁注包曰唯性仁者自然體之故謂安仁也知者利仁注王曰知者知仁爲美故利而行之也

釋文樂音洛考文古本樂下有也字

正義曰不仁者知有己而不知有人不能克己復禮故久約必濫長樂必淫惟仁者安其仁而無入不自得惟智者利於仁而無往不咸宜雖日處約樂之中但知有仁而不知有人不能克己復禮遂人五家爲鄰五鄰爲里尚書大傳廣雅八家爲鄰三鄰爲朋三朋爲里論語譔考文古者七十二家爲里公羊宣十五年傳注十里八十戶管子度地篇百家爲里禮雜記注引王度記百戶爲里里一尹里之戶口雖有不同而爲民所止居則一也以求訓擇者詩關雎左右流之爾雅釋詁流擇也釋言流求也是擇與求得相轉訓也以善訓美者說文美與善皆从羊羊最潔淨柔順者也二字意本同皇疏云美未必善析言則別渾言則通也邢本注作美非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注孔曰久困則爲非也不可以長處樂注孔曰必仁者安仁然體之故則爲非也仁者安仁注包曰唯性仁者自然體之故謂安仁也知者利仁注王曰知者知仁爲美故利而行之也

釋文樂音洛考文古本樂下有也字

正義曰不仁者知有己而不知有人不能克己復禮故久約必濫長樂必淫惟仁者安其仁而無入不自得惟智者利於仁而無往不咸宜雖日處約樂之中但知有仁而不知有人不能克己復禮遂人五家爲鄰五鄰爲里尚書大傳廣雅八家爲鄰三鄰爲朋三朋爲里論語譔考文古者七十二家爲里公羊宣十五年傳注十里八十戶管子度地篇百家爲里禮雜記注引王度記百戶爲里里一尹里之戶口雖有不同而爲民所止居則一也以求訓擇者詩關雎左右流之爾雅釋詁流擇也釋言流求也是擇與求得相轉訓也以善訓美者說文美與善皆从羊羊最潔淨柔順者也二字意本同皇疏云美未必善析言則別渾言則通也邢本注作美非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注孔曰久困則爲非也不可以長處樂注孔曰必仁者安仁然體之故則爲非也仁者安仁注包曰唯性仁者自然體之故謂安仁也知者利仁注王曰知者知仁爲美故利而行之也

釋文樂音洛考文古本樂下有也字

正義曰不仁者知有己而不知有人不能克己復禮故久約必濫長樂必淫惟仁者安其仁而無入不自得惟智者利於仁而無往不咸宜雖日處約樂之中但知有仁而不知有人不能克己復禮遂人五家爲鄰五鄰爲里尚書大傳廣雅八家爲鄰三鄰爲朋三朋爲里論語譔考文古者七十二家爲里公羊宣十五年傳注十里八十戶管子度地篇百家爲里禮雜記注引王度記百戶爲里里一尹里之戶口雖有不同而爲民所止居則一也以求訓擇者詩關雎左右流之爾雅釋詁流擇也釋言流求也是擇與求得相轉訓也以善訓美者說文美與善皆从羊羊最潔淨柔順者也二字意本同皇疏云美未必善析言則別渾言則通也邢本注作美非

長於約樂而不爲貪賤所困不爲富貴所淫與不仁者固大有天淵之別與强仁者亦自有安勉之分謝氏謂智者無所得於仁朱子謂利於仁而不易所守則與强仁者何所分辨乎

孔注云疏曰皇疏云約猶貧困也樂富貴也人而不仁窮困斯濫富貴必驕溢也

包注王注云疏曰包云體之者易文言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其所本也王云知仁爲美者邢疏謂天性仁者非關利害自然汎愛有智謀者貪利而行仁有其正此言正心必審好惡也又云所謂齊其家在脩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懥恐懼好樂憂患則不得其正此言正心必審好惡也又云所謂脩身在脩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賤惡畏敬哀矜敖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此言脩身齊家必審好惡也又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下云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此專言審好也又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下云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後左右皆然此專言審惡也下文引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又云惟仁人放流之迸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惟仁人爲能愛人能

利則行無利則止非本情也是誤解利字

子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注孔曰惟仁者能審人之好惡也

釋文好呼報反惡烏路反皇本宋石經本九經刻本惟俱作唯

正義曰朱注惟之爲言獨也黃先生曰仁者之所好惡而曰審人之所好惡者蓋仁本乎性發乎情仁者與人相人偶以己之性度人之性即以己之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

惡人又云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
災必逮夫身此言治國平天下尤必審夫好惡也大
學言好惡中庸申之言喜怒哀樂而推其極於致中
和贊位育蓋好極則生喜又極則爲樂惡極則生怒
又極則爲哀過則失其性矣孔注所謂
能審人之好惡者惟恐拂乎人之性必先度乎人之
情仁者之能事豈有外夫大學之絜矩一眞忠恕之
道哉
孔注云疏曰審說文本作宋悉也知宋諦也文選

東京賦審曲面勢注審度也案度直曰度度圖曰絜
能審人之好惡即絜矩之道也皇疏引繆播曰仁者
人之極也能審好惡之表故可以定好惡若未免好
惡之境何足以明物哉是求仁於好惡之外乃清靜
無欲之談非孔意也
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注孔曰苟誠也言誠能志
於仁者則其餘無惡也
釋文惡如字又烏路反漢石經無也字惡作惡从兩
口相背董子繁露玉英篇引無矣也二字高麗本無
也字
正義曰蘇氏軾論語拾遺曰能好能惡猶有惡也無

所不愛則無所惡矣故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蒙案
蘇氏從釋文第二音惡讀烏路反於上下章例斯盡
一然其意承上章而反言之似不若承上章而申言
之蓋仁者能審人之所好惡以正一己之好惡則於
已既無偏心斯於人亦無成見故其所好者好夫仁
而其所惡者即惡夫不仁其好仁也爲其爲仁也其
惡不仁也亦無非欲其爲仁也人苟能去不仁而有
志於仁仁者將好之之不暇而又何惡之有哉夫人
之過也苟不失其本心之仁尚當分別其巔頻不以

過而揜其仁爲其志之不去乎仁也
孔注云云疏曰云苟誠也者說文苟艸也從艸句聲
引申爲苟且者本草率麤略之意苟之訓誠見於廣
雅王氏疏證以爲常語而未申其意或以大學苟日
新之苟當爲苟說文苟自急敕也从勹口从羊省讀
如亟敬字从此廣雅釋詁誠訓敬疑苟之訓誠亦當
作苟歟董子繁露玉英篇引惡作愛惡之惡皇邢二
疏謂其餘所行皆善無惡朱子亦讀惡入聲則與前
後諸惡字獨別矣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注孔曰不以其道得富貴則仁者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注時有否泰故君子履道而反貧賤此則不以其道而得之者也雖是人之所惡不可違而去之也

論衡問孔刺孟篇後漢書陳蕃傳鹽鐵論褒賢章引處皆作居居處皆與去字叶後漢書李通傳論陳蕃傳注晉書夏侯湛傳皇甫謐傳王沈傳文選鮑昭擬古詩注幽通賦注世說新語初學記御覽牟子素履子引俱無欲惡下二也字

正義曰朱注不以其道得之謂不當得而得之然於富貴則不處於貧賤則不去君子之審富貴而安貧

賤也如此蒙案此章乃仁者之審好惡而非謂君子之審取舍也王仲任論衡云貧賤何故當言去不當言得王肅云以其道得之不字非衍即誤此皆未知君子求仁之志也蓋以其道得貧賤而不去不以其道去貧賤而亦不去此君子之審取舍也人之所易知也不以其道得富貴而不處不以其道得貧賤而又不去此仁人之公欲惡也人之所未易知也仁者盡已以忠及人以恕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先所難而後其所獲常以人之所好惡審諸己即以己之所好惡推諸人惟恐其以所欲自專也故於富貴則不處而何況不當得之富貴耶惟恐其以貧賤耶蓋富與貴己之所欲亦人之所欲而所欲有甚於富貴者仁是也貧與賤己之所惡亦人之所惡甚於貧賤者不仁是也君子所欲而不去而所惡有甚於貧賤者不仁宄其所以成爲仁人者惟仁所惡而不處者惟不仁也富貴貧賤何足移其君子者以其好仁而惡不仁也君子以道制欲小人以欲

好惡之志哉故禮樂記曰君子反情以和其志廣樂以成其教樂行而倫清耳目聰明以好惡平心而百姓理也中庸曰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素貧賤行乎貧賤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皆言君子之審好惡也論語曰君子去仁惡乎成名注孔曰惡乎成名者不得成名爲君子也

釋文惡音烏

正義曰朱注言君子所以爲君子以其仁也若貪富貴而厭貧賤則是自離其仁而無君子之實矣何所

成其名乎皇疏惡乎於何也蒙案說文名自命也仁者人之所以自命爲人也蓋人本天地生生之氣而有人之名卽當體天地生生之心而成人之實故中庸曰仁者人也易曰君子體仁足以長人苟因富貴貧賤而去仁是不得成其爲人何以名之爲人乎君子之名猶其後焉者也是以造次顚沛必志於是而弗去去仁者志不在仁而在富貴貧賤也君子非不欲富貴而所好尤在於仁非不惡貧賤而所惡尤在於不仁此人之所以名名之所以成實由志於仁而不去仁也乃或謂欲富貴一心好仁又一心惡貧賤一心惡不仁又一心則似君子有二心不知欲富貴而惡貧賤者人之同心也卽性之欲也推已之欲以及人之欲而仁之名也由此成焉已之欲以害人之欲而仁之去也由此始是仁之去不去名之成不成亦驗之欲惡而已矣夫仁之所以可好者爲其欲惡無違仁觀其暫而久可知也觀其變而常可知也言能久也不仁所以可惡者爲其欲惡自專也好仁惡不仁卽此欲富貴惡貧賤之同心而充其類焉者也君子與人相人偶聯之以情卽通之以欲何嘗舍人性之同然而別有所好惡哉故舉好惡而內之情欲者人之所以自命爲人也蓋人本天地生生之氣而有人之名卽當體天地生生之心而成人之實故中庸曰仁者人也易曰君子體仁足以長人苟因富貴貧賤而去仁是不得成其爲人何以名之爲人乎君子之名猶其後焉者也是以造次顚沛必志於是而弗去去仁者志不在仁而在富貴貧賤也君子非不欲富貴而所好尤在於仁非不惡貧賤而所惡尤在於不仁此人之所以名名之所以成實由志於仁而不去仁也

正義曰朱注終食者一飯之頃造次急遽苟且之時顚沛傾覆流離之際蓋君子之不去乎仁如此不但富貴貧賤取舍之間而已矣蒙案去者漸相離叛也違者稍有間斷也二者析言則別不可無隱顯粗密之分黃先生曰終食時暫造次時遽顚沛時危君子無違仁觀其暫而久可知也觀其變而常可知也言爲仁無間斷之時也後漢書盧植傳論風霜以別草木之性危亂而見貞良之節夫蜂蠆起懷雷霆駭耳雖貴育荆諸之倫二有不宂豫尊常者也君子之於

忠義造次必於是顚沛必於是也又崔駰傳駰子瑗以事繫獄獄掾善爲禮瑗閒考訊時輒問以禮說其專心好學雖顚沛必於是此皆以造次顚沛爲事變危急時也朱子以富貴貧賤爲取舍之分明終食造次顚沛爲存養之功密而申之者謂動則省察靜則存養不知造次顚沛非靜寂無事之時終食之閒亦賅動靜言也程氏瑤田論學小記云人生日用之閒動處多靜處少以三達德行五達道處處是動處處當用敬其或有少閒靜時亦須以敬聯屬之故曰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顚沛必於是顚沛必於仁仁者安仁是前覆也

子曰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好仁者無以尚之惡不仁者其爲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蓋有之我未之見也

注孔曰言人能好仁則衆惡自遠惡不仁則衆善自至故無以尚之

日雖

注孔曰言

惡不仁者能使不仁者不加非義於己不如好仁者無以加尚之爲優也

釋文好呼報反惡烏路反漢石經我未見好仁者無者字三國志顧雍傳注白帖引皆作矣

謂矣也古多互用先進篇皆不及門也也當作矣

正義曰朱注夫子自言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蓋好仁者眞知仁之可好故天下之物無以加之惡不仁者眞知不仁之可惡故其所以爲仁者必能絕去不仁之事而不使少有及於其身蒙案爲仁特乎其力尤必恃乎其志志苟篤而好惡未有不誠者大學之所以貴誠意也下二節以力言此章先以志言所志

在仁則所好自然在仁初非志仁一事好仁又一事
也所好在仁則所惡自然在不仁又非好仁者一人
而惡不仁者又一人也故漢石經首句以一者字統
爲不仁也何分優劣哉
孔注云云疏曰注以加尚互訓者廣雅釋詁尚上也
高也加也內則注加猶高也周語注加猶上也加尚
之專惡不仁而不使加乎身特形容其惡之決如
大學所謂如好好色如惡惡臭孟子所謂舜視棄天
下猶敝蹤好色富貴不足以解憂伯夷不立惡人之
朝如衣朝衣朝冠坐於塗炭若將浼焉者然其所尚
所加猶爲外物也若誠有志於爲仁者好之而欲盡

乎仁之量必不使天下之仁猶有出乎其上也惡之
而欲絕乎不仁之根必不使天下之不仁稍有加乎
其身也朱子深探好惡之源於其知而語錄又以好
仁惡不仁爲智者利仁之事蓋五德交相爲用仁爲
五常之首智爲五行之土非仁無所施其智亦非智
無以全其仁特就仁之成德言則謂之仁者就智之
猶淺之乎論好惡也
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注孔曰
能一日用其力輔仁者耳我未見欲爲仁而力不足者也言人無
皇本仁下有者字不足者下有也字文苑英華盧照鄰乞藥直書引矣作者
正義曰朱注爲仁在己欲之則是而志之所至氣必

至焉故仁雖難能而至之亦易也蒙案上節歎立志之無其人此節思用力之有其人末節又歎用力之無其人而深望有其人語凡三轉抑揚反覆無限低佪克復之一日爲仁已成之日也用力之一日爲仁方始之日也天下未有篤志而力不至者亦未有用力而志不遂者夫仁之爲器重舉者莫能勝也仁之爲道遠行者莫能致也故雖聖門之高弟當世之賢士大夫未嘗輕許其爲仁夫子所以罕言仁也然而論仁之全功天地猶有所缺憾而論仁之實際夫婦

皆可與知能故子又嘗謂仁由己而非由人我欲仁而仁斯至孟子則謂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蓋爲仁惟恃乎其力而尤恃乎其志志之所至氣必至而力無不足者雖未必三月之不違而或日或月其餘皆可以勉至雖難言一夫之不獲而欲立欲達近取即可以爲方推之博施濟眾聖人猶病爲仁不必捐生以邀譽而喜功從井救人君子難罔爲仁不必好大則不強其力之不能爲而務盡其力之所可爲特患志之不篤耳安智之不明耳安有仁不成者哉特患志之不篤耳安有力不足者哉而力不足者之又未見其人也

孔注云云疏曰皇疏於上節引范甯曰世衰道喪人無廉恥見仁者既不好之見不仁者亦不惡之好仁惡不仁我未覩其人也案不能好仁惡不仁故不能用力以脩仁此節孔注所以云未見欲爲仁者也

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 注孔曰謙不欲盡誣時人言不未之見也 能爲仁故云能爲仁有耳其我

皇本高麗本矣作乎

正義曰蓋疑詞有之與上有能之有相呼應孔注謂有用力者朱注謂有用力而力不足者夫有志爲仁而力有不足則以仁之爲道遠富貴貧賤之易搖造次顛沛之易奪約樂以久而難處終食以暫而難持惟恐力有不逮也然人必用其力始可信其力之果不足乃未見有用力而力不足者則直未見有能用力於仁者也則仍未見有肯篤志於仁者也三言我未見語氣若不相同而意實一貫蓋有之矣乃

抑揚之詞放寬一步正是鞭緊一步蓋歎人之不用力而深勉人之立志耳能立志而力無不足能用力而仁無不成然欲立志用力以成仁而智尤不可少故力之不足也不必咎力而咎志而志之不立也不必責仁而責智以上六章大旨雖言仁而其實皆智以全仁之事終條理者聖之事也始條理者智之事也智亦重矣哉

孔注云云疏曰皇疏誣猶罔也有即有能用力於仁之有則未見即未見有能用力於仁之人恐世有而罔之謂管叔孔子之諱昭公此乃大聖人秉義以行權反經以合道或迫於勢之不得已或本於理之所當詳曲諒其情之意若湯武之放伐伊尹之廢立周公之誅管叔孔子之諱昭公此乃大聖人秉義以行權反經以合道或迫於勢之不得已或本於理之所當有防檢疏失偶違於理之愆非常曰觀實有審諦周由不幸實兄弟故不忍除故曰觀過知仁又宋書張岱爲司徒左西曹掾母年八十籍注未滿岱便去官還養有司以違制糾之孝武帝曰觀過可以知仁不須案也此乃賢者之過情雖非出於無心猶未害於大道若乃燕王旦爲姊蓋主請侯丁外人而以子路喪姊爲例已屬擬不於倫後漢書吳祐傳嘗夫孫性私賦民錢市衣以進其父父遣伏罪祐謂掾以親故

受污辱之名可謂觀過知人夫親老家貧可以爲祿仕而不可以爲盜賊是直甘以非義之舉希圖忠孝之名犯由故意仁非實情飾僞崇奸不可爲訓以致後有妄邱男子因母殺人之事此焦氏理堂所以極言其非也夫所謂觀過知仁者特原其過之無心而曲諒其仁非欲邀仁之美名而故爲其過也夫子之意惟恐以過棄仁而開人以自新之路非必以過求仁而反導俗以巧取之門也故陸氏稼書謂過是一時見不到或一時檢不及由其平日身之所習心之所存不知偶有所偏遂覺有差於理此無心曰過之說也范氏光陽曰觀在其黨未分之先辨其人於生平而後可辨其過於一日觀在其黨既分之後辨其過於一日即可定其人於生平此非常曰觀之說也

禮表記子曰仁有三與仁同功而異情與仁同功其仁未可知也與仁同過然後其仁可知也仁者安仁智者利仁畏罪者强仁疏謂過是遭過利害之事蓋禮意爲仁而觀過此經則因過而知仁意本不同語各有當而況乎仁本作人不必支離强附也

孔注云云流曰禮仲尼燕居辨說得其黨注黨類也與孔注同皇疏本人作民故注就莅民者言謂小人不能爲君子之行以小人詁民字也皇疏云加耕夫不能耕乃是其失若不能書則非耕夫之失也觀人之過隨類而責不求備於一人則知此觀過之人有仁心人也如其說當作人之才也豈不直達何必舍才而論過而以知仁爲知在上者之有仁意亦迂曲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注言將至死不聞世之有道也

漢石經矣作也

正義曰古人往往有極言假設之詞曰一朝曰一夕甚言其近也曰終身曰九死甚言其久也以此經爲形容迫於求道喜於聞道之志於理未爲不可通第注疏以爲歎道之不行而身將終老故設言朝聞世有道雖夕死無恨似於情事較切而辭氣較融孟子當謂由堯舜至湯五百有餘歲見而知之者若禹皐陶而知之者則湯也由湯至於文王五百有餘歲見而知之者則文王也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見而知之者若太公望

散宜生聞而知之者則孔子也是夫子固接聞文王之道而欲行於天下也久矣而無如轍環列國終老尼山大道莫容斯文將喪不得已而退修六藝筆削春秋總核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有見三世有聞四世有傳聞五世其聞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大抵皆無道之天下也然世無陂而不平運無否而不泰苟一旦天心將轉斯道將行雖不獲身與揖讓其間制禮作樂幸觀德化之成則不得之目見而得之耳聞焉願少須臾

明明子論學彙解義疏 卷四 二十四 明儒叢書 約園刊本

無死其樂天下有道也豈知鳳兮不至我則鳴鳥不聞矣而麟也何時爾其胡爲乎來哉觀此經之言則知夫子悲天憫人之意匪伊朝夕矣朱注云道者事物當然之理苟得聞之則生順死安無復遺恨矣然朝聞夕死終嫌未可故黃先生讀朝聞道夕死五字作一句可者可聞道非可其死然而聞道而不死則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

之於天下無適無莫無所貪慕也唯義之所在也

釋文適丁歷反鄭本作敵莫武博反鄭音慕比毗志反皇本比下有也字後漢書李固傳注引比作正

正義曰此章言君子待人以義全仁之道也天之下

地之上已之所與者惟人故仁从二人人與人相人偶卽人與人相親比故比亦从二人說文比密也引申之訓親二人相聽爲从反从爲比反从者非不从也相背不相从曰北从則相隨而右旋比則相隨而左旋其相與親密之意則一也適通作嫡嫡主也引申之爲親厚莫通作漠漠清也引申之爲淡泊故陸氏釋文引范甯注曰適莫猶厚薄也皇疏引范注比親也君子與人無有偏頗厚薄惟仁義是親也釋文又引鄭君本適作敵莫音慕無慕無所貪慕也意與范說相反而要皆以待人言則相承古義如此國語司馬侯曰罔與比而事吾君矣此與比二字之確證也白虎通義諫諍篇君之於臣無適無莫義之與比賞一善而衆臣勸罰一惡而衆臣懼後漢書劉梁傳和同論曰事有違而得道有順而失義有愛而爲害有惡而爲美是以君子之於事無適無莫必考之於義焉李固子燮傳時荀爽賈彪雖俱知名而不相能燮並交二子情無適莫三國志魏陳羣傳君子在朝無適無莫雅仗名義不以非道假人蜀蔣琬傳吳顧雍子曰君子懷德注孔曰懷安也小人懷土注孔曰懷重遷也君子懷刑注孔曰法也小人懷惠注包曰惠恩惠也漢石經刑作荆張有復古編曰荆从刀井法也今經史皆通作刑阮氏校勘記謂通作

刑

正義曰韓李箋解云德難形容必示之以法制土難
均平必示之以恩惠上下二義轉相明也朱注云懷
思念也懷德謂存其固有之善懷土謂溺其所處之
安懷刑謂畏法懷惠謂貪利君子小人趣向不同公
私之閒而已矣蒙案德與土刑與惠義不聯屬無須
對校比勘而經兩言君子小人自作兩層分說互見
故皇疏引李充以君子爲人君小人爲民下其說曰
凡言君子者德足軌物言小人者向化從風故曰君
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也此言君導之以德則民懷
其居而樂其俗齊之以刑則民懷惠利矣夫以刑制
物者刑勝則民離以利望上者利極則生叛也蓋古
言治化每以德刑對舉而惠與慧又相通借懷者說
文念思也言君子留意於德必施仁政而小人則思
適樂土願受一廛而爲氓若君子留意於刑每假寬
典而小人則巧取奸謀徼倖一時而無恥戚氏繼談
引韓非子不爲惠於法之內謂懷惠卽是望恩倖免
也夫上之化下如風靡草此當與道德齊刑章參看

中說事君篇曰古之爲政者先德而後刑故其人悅
以恕今之爲政者任刑而棄德故其人怨以詐
孔注云云疏曰云懷安也者周禮小宰以懷賓客鄭
注懷亦安也左傳懷與安實散名是懷爲安也爾雅
釋詁懷止也詩毛傳懷歸也止歸亦安也文選東征
賦注登樓賦注引孔注又作懷思也云懷土重遷者
皇疏重猶難也漢書貢禹傳引傳曰亡懷土何必思
故鄉韋賢傳嗟我小子豈不懷土庶我王寧越遲于
曾又敘傳班彪王命論以高祖沛人而都關中而云
斷懷土之情此意見於史記漢書者甚多皆與孔注
合云懷刑安於法者皇疏云安於法則法則字當作
型又云安於刑辟以法律言字當作刑說文刑罰舉
也从井从刀引易曰井法也一切經音義引易說井
爲刑法也蓋刑本訓法則而引申爲刑辟之義後人
誤作刑遂與刑渾刑與剄互訓韓非子二柄篇殺戮
之謂刑史記剄與刑絕不相同也古人謂讀書不讀
律致君堯舜終無術辭敬軒云律是八分書爲政以
法律爲師既知律已又可治人此皆以刑爲刑罰法

爲法律也

包注云云疏曰云惠恩惠者說文惠仁也爾雅釋詁惠愛也廣雅釋言惠賜也周書謚法解愛民好與曰惠孟子分人以財謂之惠黃先生曰惠求人惠己也

泛指懷利非包注意也

子曰放於利而行注孔曰放倣也每事多怨注孔曰取怨之道也依利而行之者也多怨之道也

釋文放方往反

正義曰朱注引程叔子曰欲利於己必害於人故多怨又二程粹言曰貪之甚則昏蔽而忘義求之甚則生不益山澤之出有盡慮不害之心而求不益之物挾百倍之欲而求有盡之財此榮紂之所以失其位也

孔注云云疏曰云放倣也者楚語民無所放彙昭注放依也莊子天運篇放風而動司馬彪注廣雅釋詁皆云放依也與孔注合倣放之放今借作仿說文仿相似也本字當作倣倣附行也謂依附而行也字又借旁傍

漢書食貨志注旁依也武帝紀注傍依也皆同部之借也放之本義說文訓逐凡驅逐追逐皆爲逐故引申之爲放棄爲放縱黃先生謂放利猶逐利也蒙案

不懷嫌恨傳曰不爲怨府又曰聚怨不可以定身語曰千人所指不疾而死則求利反得害矣周語芮良夫曰夫榮夷公好專利而不知大難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載也而或專之其害多矣天地百物豈將取焉胡可專也所怒甚多而不備大難以是教王王能久乎夫王人者將導利而布之上下者也使神人百物無不得其極猶日慄惕懼怨之來也韓詩外傳卷五曰福生於無爲而患生於多欲夫土地之生不益山澤之出有盡慮不害之心而求不益之物挾百倍之欲而求有盡之財此榮紂之所以失其位

曲禮曰欲不可縱放利猶縱欲也恃其智謀逞其勢力貪得無厭肆無忌憚惟知有己而不復顧有人芮夫所謂專利也故人至於怨而怨至於多若依利而行未必其果背義也卽如小民之逐利苟不專已而害人亦何至爲怨府哉

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注包曰如禮何者言不能用禮也後漢書劉般傳引列女傳引乎字上皆有於字從政三

正義曰朱注讓者禮之實以爲國則無以守社稷諸侯無禮則無以守其國大夫無禮則無以治其家荀子彊國篇曰人之命在天國之命在禮脩身篇曰凡用血氣意志知慮由禮則治通不由禮則勃亂提侵貪飲衣服居處動靜由禮則和節不由禮則觸陷生疾容貌態度進退趨行由禮則雅不由禮則夷固僻違庸衆而野故人無禮則不生事無禮則不成國家無禮則不甯觀晏子荀子之言安有無禮而可治國者哉然安有非讓而能行禮者哉禮讓爲國乎哉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句法正是一例後漢書劉般傳實上書皆引此經有於從政

三字似涉衍也篇由賜求之對而誤衍朱子以從政謂爲大夫禮讓所益者廣不必專責於從政者也不能以禮讓爲國如禮何句法又是一例人而不仁不能行禮爲國而不以禮讓則亦不能行禮而國之不治可知也蓋行禮必本讓爲國必以禮左昭二十六年傳晏子曰禮之可以爲國也久矣與天地並韓詩外傳九引晏子曰天子無禮則無以守社稷諸侯無禮則無以守其國大夫無禮則無以治其家荀子彊國篇曰人之命在天國之命在禮脩身篇曰凡用血氣意志知慮由禮則治通不由禮則勃亂提侵貪飲衣服居處動靜由禮則和節不由禮則觸陷生疾容貌態度進退趨行由禮則雅不由禮則夷固僻違庸衆而野故人無禮則不生事無禮則不成國家無禮則不甯觀晏子荀子之言安有無禮而可治國者哉然安有非讓而能行禮者哉禮讓爲國乎哉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句法正是一例後漢書劉般傳實上書皆引此經有於從政

三年傳讓禮之主也故朱子以讓爲禮之實禮也者合本文以爲言者也申朱注者以禮爲繁文遂至重讓而輕禮說固非而矯之者不分讓爲禮之本而以爲禮卽讓焉其意亦未爲得也

何注云云疏曰云何有言不難者蓋如何猶柰何難詞也長言之曰如之何柰之何之合聲爲那左傳棄甲則那是也那與難雙聲故又通作難作儺何有者何難之有也晉書劉寔崇讓論引子曰能以禮讓爲國則不難也直以不難代何有意本何注後漢書列女傳注何有言若無有似不合語氣

包注云云疏曰用禮猶行禮也說文用可施行也方言六用行也

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爲可知也注曰求善道而學行之則人知己也

皇本高麗本已知下有也字潛夫論貴忠篇引患所以立作患己不立

正義曰朱注所以立謂所以立乎其位者可知謂可以見知之實引程叔子曰君子求其在己者而已矣蒙案不患人之不己知云云此意論語凡四見各止

二句而此章別有上二句皇疏莫己知下有也字似以下二句申疏上二句意本一貫蓋三得有其位人之知己也己能立乎位人之所以知己也知不知聽之於人而所以知不知仍責之於己故程子惟謂求其在己而已也立與位古本通用春秋公卽位公羊傳作公卽立夫不曰得位而曰立當必有建豎之經綸然不徒曰立而曰所以立則經綸不在事功而在學術是所當究心思慮者也不曰知而曰可知又必有稱情之名譽然不徒曰可知而曰爲可知則名譽不在聲氣而在躬修是所當勉力誠求者也所以君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注孔曰直曉不問故答曰唯也

釋文參所金反貫古亂反唯維癸反皇本高麗本之下有誡字

正義曰黃先生云一者總詞道散見於天下而人已內外之交有可總以貫之者故曰一以貫之下文所言忠恕是也蒙案一者統括之詞說文惟初太極道立於一造分天地化成萬物蓋數始於一參於三究於九積而至於十百千萬而總不離乎一故大衍之

數虛其一九宮之數合乎十十亦一也百千萬億皆一也淮南詮言訓云一也者萬物之本也字又借專壹之壹大學壹是皆以修身爲本樂記壹使足以成文理是也貫說文錢貝之貫也从毌貝蒼頡篇以繩穿物曰貫廣雅釋言云貫穿也皇疏貫猶統也譬如以繩穿物有貫統也毌與貫古今字毌穿物持之也縱書毌作串象貫貨之形兩貝爲朋一以穿之也周禮鬱人注鬯十葉爲貫則以錢貝之義引申之爾雅釋詁貫習也事也廣雅釋詁貫行也則皆撰遝二字

之假借也攷之說文奇畫爲一偶畫爲二參畫爲三積畫爲三一左一右斜貫之者又也一縱一橫交貫之者十也推十合一爲士由博反約之說也以一貫三爲王惟聖希天之說也聖人之道執中不執一故曰一以貫而初非以一貫自異端之學言得一言抱一而附其說者或以天以理或以性以心或以仁以誠或以格致爲一而求一貫於忠恕之外豈不謬哉

皇疏引王弼云夫理有會故得其歸事雖殷可以一名舉總其會理雖博可以至約窮譬猶以君御民執一統眾之道也此蓋執一之說也

孔注云云疏曰唯說文諾也廣雅應也曲禮必愼唯諾唯而起注應辭唯蒸於諾故禮父命呼唯而不諾

朱子以爲曾子眞積力久將有所得果能默契其指即應之速而無疑與子貢之然非與有間矣

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注忠以事上恕以接下

本一而已惟其人也

釋文恕音庶風俗通義過譽篇金樓子立言篇皆引作孔子曰君子之道忠恕而已

正義曰朱注盡己之謂忠推己之謂恕而已矣者竭盡而無餘之詞也或曰中心爲忠如心爲恕於義亦通延平問答載朱子初說曰夫子之道不離乎日用之閒自其盡己而言則謂之忠自其及物而言則謂之恕雖於事爲之末變化萬殊而所以貫之者未嘗不一也黃氏東發曰忠以盡己恕以及人則此道之所以泛應曲當而能一以貫之者也或謂道本自一不必言貫此固非後學所敢言也毛氏大可曰夫子明言一貫曾子明言忠恕而已矣一貫即一串一串

之道卽忠恕而已矣者更無他道也黃先生曰夫子言一貫渾擧其義門人問何謂請詳事實也曾子言忠恕指事實之要也忠恕而已矣與餠達而已矣句法正同已止也謂道盡於此也誠身爲忠本誠及人爲恕己與人合爲一貫一貫不外乎忠恕渾全無偏至誠無息安而行之以造其極者聖人之忠恕也未免偏倚未免閒斷勉强以行求造其極者賢人之忠恕也蒙案大學言絜矩必先明德以新民自裕致誠正以至修齊治平壹是皆以修身爲本而又明著之曰必忠信以得之所藏乎身不恕此合本末終始而一以貫之者也中庸言致中和必自成已以成物以智仁勇之三達德行子臣弟友之五達道所以行之者一也而先明著之曰忠恕違道不遠此合人已內外而一以貫之者也夫子傳曾子曾子傳子思何嘗外忠恕而別有其道至孟子得曾子子思之傳其言仁義也則曰自反有禮而仁而猶曰我必不忠又曰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雖與聖人之一貫或不無安勉之分而要其所謂道者亦惟是忠恕而已矣豈別有所謂道也哉皇疏引王弼曰忠者情之盡也恕者反情以同物者也未有反諸其心情之盡理之極也能盡理極一言而可終身行者其惟恕也乎然而曾子之所傳者斯道之一貫故推本乎忠子貢之所問者可行之一言故獨擧夫恕

何注云云疏曰此注各本皆脫陳仲魚古訓謂惠棟校補案說文忠敬也恕仁也此渾言君據相臺岳本校補案說文忠敬也恕仁也此渾言也周禮大司徒六德忠和注云忠言以中心疏云中心曰忠如心曰恕此忠恕之確詁也曾子大孝篇忠者中此者也周語中能應外忠也又考中庸言致中和必自成已以成物此中心爲忠之說也舊題以心度物曰恕如心爲恕之說也故賈子道術篇亦曰愛利出中謂之忠反忠爲倍以已量人謂之恕反恕爲荒是忠恕所賅者廣不得偏以事上接下爲言

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注孔曰喻猶曉也

正義曰朱注義者天理之所宜利者人情之所欲黃先生曰義者通行咸宜能去人之害者也利者一端

所得而有害於道者也蒙案義說文本作誼人所宜也周禮肆師典命注古者書儀但作義今時所謂義爲誼是義之正字當爲誼中庸義者宜也祭義義者宜此者也法言重黎篇事得其宜之謂義賈子道術篇行充其宜謂之義反義爲憎韓子原道篇行而宜之之謂義是義之本義爲合宜樂記義以正之表記義者天下之制經解除去天地之害謂之義釋名誼宜也是義之大用爲裁斷裁斷宜也裁制事物使合宜也是義之大用爲裁斷裁斷得其宜則精義入神以致用推行盡利而無害能以

美利利天下而不言所利者義之謂也利說文銛也从刀从和省刀和然後利大易始言利貞利見利涉利往文言曰利者義之和也利物足以和義何注利者裁成也利之从刀意亦取裁斷渾言本與義相通左成二年傳義以生利昭十年傳義利之本也宣十五年傳信誠義而行之爲利而墨子經篇直以利訓義義蓋利以和義者天理之公利於此無不利於彼措之天下無不宜故義所以制事大學所謂以義爲利也利不和義者人欲之私利於己必不利於人專之一己而有害故利所以招怨大學所謂以利爲利也故孟子斥梁王宋牼之專言利而告以仁義無不利嘗曰未有仁而遺其親未有義而後其君大學又曰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以是知義之爲大利而專言利者之未必果獲利也然而喻之非甚易易也廣雅釋言喻曉也與孔注同引申義也說文喻作諭告也漢書賈誼傳注譬也蓋告之詳盡譬之曲折以至心解通達必其知之明見之定洞悉夫天命之始終周知夫人事之本末然後通曉夫大義而不爲一時

一事一身一家之小利所惑左襄三十一年傳曰君子務知大者遠者小人務知小者近者賈子對策曰凡人之知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故法之用易見而禮之所爲生難知也董子繁露卷九曰天之生人也利以養其體義以養其心體莫貴於心故養莫重於義義之養生人大於利而厚於財也民不能知而常反之皆忘義而殉利以敗其身而禍其家此非其自爲計不忠也則其知之所不能明也物之小者易知大者難見今利之於人小而義之於人大者無怪民

之皆趨利而不趨義也固其所闇也故喻之爲曉義利之辨由此明卽君子小人之品由此定其本雖原於立志而其功端在於致知陸子靜探所習於未喻之前程叔子推所好於既喻之後皆非喻之正詁也乃自張敞夫說太高深常曰無所爲而爲謂之義有所爲而爲謂之利以爲喻義之君子論是非不論成敗遂使冥情而行義無實用反不如小人之獲利而又以孟子未有遺後君親之論不如董子正誼明道之言爲直截不知董子之對江都易王也言各有當不謀其利者謂事之宜而有利無害者誼也正其誼而不計其功者謂行之正而有功無過者道也明其道而道外之功勿計也蓋其理不急其功與漢書本傳互異黃先生曰正其誼不謀其利修其道不計其功是三分之局雖明知其義利互用王霸雜施之說黃先生功利論辨之綦詳或又謂有道之天下成敗與是非相應無道之天下禍福與淫善相違往往有行義而不必利不義而反獲利者故裒傑動言通變以達權奸雄每思逆取而順守不知積善積惡之殃慶大易明言義勝欲勝之吉凶丹書炯戒董子對策曰凡人之所爲其善惡之極每與天地相流通而往來相應易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賈子對策曰安者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也潛夫論愼微篇引仲

尼曰湯武非一善而王也桀紂非一惡而亡也故其德盛者積之厚而流光其發深者發之遠而禍烈修德惟恐不積耳未有報之或爽也卽有行道而凶遘道而吉者此數之變而不可爲常荀子曰仁義德行常安之術也然而未必不危也汙僈突盜常危之術也然而未必不安也是故君子道其常小人道其怪蓋行義而獲利者理之常常則多且久不義而獲利者數之變變則少且暫況事以淺近而易見理以遠大而難知士族之盛衰不出數十年之內國家之興替動經數百歲以遙而至聖之功德配天地先師之食報在千秋此尤彰明較著者也法言五百篇曰眾人愈利而後鈍聖人愈鈍而後利而無如知之明而見之定者古今卒難其人至於捨生取義之說義似不利於人不知死有重於泰山有輕於鴻毛貪夫徇財烈士徇名此中之曲折更有非淺見所能深喻者董子曰出死要節所以養生養生之謂義也出死之謂義也淮南繆稱訓曰世治則以義衛身世亂則以身衛義蓋天地之生人也賦以善惡之貞卽稟以忠

冥之中獨見曉焉荀子臣道篇曉然至道注明喻之貌漢書司馬遷傳以曉左右注告喻也是曉喻互訓也皇疏引范甯曰棄貨利而曉仁義則爲君子曉貨財而棄仁義則爲小人此卽董子所謂皇皇求財利常恐乏匱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然以利專指貨財似未廣

子曰見賢思齊焉注包曰思與見不賢而內自省也

考文云古本高麗本不賢下有者字御覽人事部引見賢上有君子二字

正義曰皇疏省視也引范甯曰顧採諸己謂之內省

也朱注思齊者冀己亦有是善內自省者恐己亦有是惡外注引胡氏曰見人之善惡不同而無不反諸身者則不徒羨人而甘自棄不徒責人而忘自責矣黃先生謂賢不賢兼古人說說本辭氏讀書錄蒙案精義謝氏云好善之心切故能思齊惡不善之心切故能內自省是即眞能好仁惡不仁也所以學者貴立志然必眞知仁之可好不仁之可惡乃能見賢見不賢知之明斯見之定也所以學者尤貴乎致知包注云云疏曰齊訓等者說文斉禾麥吐穗上平也諧聲字爲儕儕等輩也莊子漁父篇以化於齊民李注齊等也乃儕之借

子曰事父母幾諫注包曰幾微也言當微諫納善言於父母也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注包曰見志者見父母志有不從己諫之色則又當恭敬不敢違父母意而遂已之諫也皇本敬下有而字補遺有而以二字高麗本勞下無而字

正義曰朱注此章與內則之言相表裏幾微也微諫所謂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也見志不從又敬不違所謂諫若不入起敬起孝說則復諫也勞而不怨所謂與其得罪於鄉黨州閭寧熟諫父母怒不說而撻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也大戴禮曾子立孝篇曰微諫不倦聽從而不怠可謂孝矣禮坊記子云從命不忿微諫不倦勞而不怨可謂孝矣鄭注引論語微諫不倦者子於父母尚和順不用鄂鄂即引論語內則以證蒙案幾說文敝也易繫辭傳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字又通作機大學其機如此鄭注機發動所由也蓋孝子之於親也惟事而已矣惟敬而已矣諫固非所願也不幸而父母有過過本出於無心或由於意見之偶偏或失於精神之不檢父母固不自知也惟孝子視於無形聽於無聲先意承志諭父母於道挽之於事後不若導之於幾先微莫微於此矣有時而其過已彰其幾已見則不得不用吾諫而又不可直用其諫曾子事父母篇曰父母之行若中道則從若不中道則諫諫而不用行之如由己從而不諫非孝也諫而不從亦非孝也孝子之諫達善而不敢爭辯檀弓所謂事親有隱而無犯祭義所謂父母有過諫而不逆者也必使父母若不知有人子

之諫者然并使父母若仍不知有己之過者然且使人子於父母若不知父母之有過而自出於諫者然惟根於至性之不得已而妙於神明之不自覺曾子曰孝子惟巧變故父母安之至於敬以入其忠而忠不可入曰見志所見深入隱徹也曰又敬其敬已非朝夕也父母可不從子可不從父母之志乎子不敢不從子忍終於從父母之過乎故幾諫不從而不違不違又敬而熟諫所謂又敬者將欲又諫也非見不從而不諫也故諫謂之幾又謂之熟從而不違不諫而竟不諫也故諫謂之幾又謂之熟必有方如己告云之東則不敢更適西欲親必知己之所在而無憂召己則必至而無失也外注范氏曰父母於無過之地則人子之心力所往復圖維於幾先幾後者百計千方形神俱瘁直諫而不可欲諫而不能不諫又不忍勞莫勞於此矣而要即此敬之一念所與爲終始者也甚至父母怒而拒諫益力撻辱交加是必萬不得已之大過孝經所謂當不義子不可以不爭於父曲禮所謂三諫不聽則號泣而隨之孝子亦惟是負罪引慝以冀親心之感悟而又不格姦底豫允若焉始已也怨何有哉爾雅釋詁勞勤也淮南精神訓注勞憂也勞可訓憂勤而非謂撻辱孟子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勞而不怨敬之至也

包注云云疏曰云幾微也者說文微隱行也字爲敝之借敝妙也幾敝也六書故引說文敝見其耑也

子曰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 注鄭曰方猶常也

皇本不上有子字

正義曰朱注遠遊則去親遠而爲日久定省曠而音問疏不惟己之思親不置亦恐親之念我不忘也遊必有方如己告云之東則不敢更適西欲親必知己之所在而無憂也外注鄭曰方猶常也

子曰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

皇本不上有子字

正義曰朱注遠遊則去親遠而爲日久定省曠而音問疏不惟己之思親不置亦恐親之念我不忘也遊必有方如己告云之東則不敢更適西欲親必知己之所在而無憂也外注范氏曰父母於無過之地則人子之心力所往復圖維於幾先幾後者百計千方形神俱瘁直諫而不可欲諫而不能不諫又不忍勞莫勞於此矣而要即此敬之一念所與爲終始者也甚至父母怒而拒諫益力撻辱交加是必萬不得已之大過孝經所謂當不義子不可以不爭於父曲禮所謂三諫不聽則號泣而隨之孝子亦惟是負罪引慝以冀親心之感悟而又不格姦底豫允若焉始已也怨何有哉爾雅釋詁勞勤也淮南精神訓注勞憂也勞可訓憂勤而非謂撻辱孟子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勞而不怨敬之至也

包注云云疏曰云幾微也者說文微隱行也字爲敝之借敝妙也幾敝也六書故引說文敝見其耑也

子曰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 注鄭曰方猶常也

皇本不上有子字

正義曰朱注遠遊則去親遠而爲日久定省曠而音問疏不惟己之思親不置亦恐親之念我不忘也遊必有方如己告云之東則不敢更適西欲親必知己之所在而無憂也外注范氏曰父母於無過之地則人子之心力所往復圖維於幾先幾後者百計千方形神俱瘁直諫而不可欲諫而不能不諫又不忍勞莫勞於此矣而要即此敬之一念所與爲終始者也甚至父母怒而拒諫益力撻辱交加是必萬不得已之大過孝經所謂當不義子不可以不爭於父曲禮朱注本玉藻黃先生謂遠遊固不可近遊亦有常所第玩下遊字與上遠遊緊相承接不字必字語甚決絕似以下句鞭辟上句之意蓋遠遊則未必有常也

鄭注云云疏曰云方猶常者方與常同部相借晉語
安方定物注方常也檀弓左右就養無方曾子立事
篇親人必有方注皆曰方猶常也
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注鄭曰孝子在喪
正義曰翟氏考異曰此逸其半文與禮坊記所引論
語合似不妨兩說而兩存之蒙案此是鄭注學而篇
是孔注漢石經考文古本均有此章自是兩處皆有
也曾子本孝篇亦云父死三年不敢改父之道蓋古
之常語也
鄭注云云疏曰坊記引論語此文而又引高宗云三
年其惟不言言乃讜故孔鄭兩注皆以孝子在喪言
之
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注孔
曰見其壽考則喜見其衰老則懼也
文選閑居賦注引無也字

篤然則獻樂以排憂進歡而去戚者其惟知父母之年乎豈徒知年數而已哉貴其能稱年而致養也是以唯孝子爲能達就養之方盡將從之節諒孝養之情雖奉以三公不如逮存於一日而喜懼之意雖分爲兩念實交并於一途夫子遽曰不可不酸惕之詞也連曰一則以危迫之詞也不然父母之年人子豈不知也者而特深警之曰不可不知惟其知則喜樂之日少憂懼之日多爲人子者可不及時奉養哉故法言孝至篇曰事父母自知不足者其舜乎不可得而久者事親之謂也孝子愛日

孔注云云疏曰釋文云此章注或云孔注或云包氏又作鄭元語辭未知孰是

子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注包曰古人之言其身行之將不及也

釋文逮音代又大計反皇本作古之者言之不妄出也攷異云一本古下無之字高麗本出下有也字

正義曰朱注言古者以見今之不然逮及也行不及言可恥之甚古者所以不出其言爲此故也皇疏引李充曰輕諾者必寡信多易者必多難是以古人難

之也逸周書黃帝乃鑄金人三緘其口曰慎言人也安樂必戒無以口禍無以舌滅戒者其惟知父母之年乎豈徒知年數而已哉貴其能稱年而致養也是以唯孝子爲能達就養之方盡將從之節諒孝養之情雖奉以三公不如逮存於一日而喜懼之意雖分爲兩念實交并於一途夫子遽曰不可不酸惕之詞也連曰一則以危迫之詞也不然父母之年人子豈不知也者而特深警之曰不可不知惟其知則喜樂之日少憂懼之日多爲人子者可不及時奉養哉故法言孝至篇曰事父母自知不足者其舜乎不可得而久者事親之謂也孝子愛日

孔注云云疏曰釋文云此章注或云孔注或云包氏又作鄭元語辭未知孰是

子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注包曰古人之言其身行之將不及也

釋文逮音代又大計反皇本作古之者言之不妄出也攷異云一本古下無之字高麗本出下有也字

正義曰朱注言古者以見今之不然逮及也行不及言可恥之甚古者所以不出其言爲此故也皇疏引李充曰輕諾者必寡信多易者必多難是以古人難

之也逸周書黃帝乃鑄金人三緘其口曰慎言人也安樂必戒無以口禍無以舌滅戒者其惟知父母之年乎豈徒知年數而已哉貴其能稱年而致養也是以唯孝子爲能達就養之方盡將從之節諒孝養之情雖奉以三公不如逮存於一日而喜懼之意雖分爲兩念實交并於一途夫子遽曰不可不酸惕之詞也連曰一則以危迫之詞也不然父母之年人子豈不知也者而特深警之曰不可不知惟其知則喜樂之日少憂懼之日多爲人子者可不及時奉養哉故法言孝至篇曰事父母自知不足者其舜乎不可得而久者事親之謂也孝子愛日

孔注云云疏曰釋文云此章注或云孔注或云包氏又作鄭元語辭未知孰是

子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注包曰古人之言其身行之將不及也

釋文逮音代又大計反皇本作古之者言之不妄出也攷異云一本古下無之字高麗本出下有也字

正義曰朱注言古者以見今之不然逮及也行不及言可恥之甚古者所以不出其言爲此故也皇疏引李充曰輕諾者必寡信多易者必多難是以古人難

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
約言也坊記云君子約言小人先言注言人尚德不
尚言也約與先互言爾君子約則小人多矣小人先
則君子後矣蓋言多必失君子惟恥躬行之不逮故
欲敏於行而訥於言自無妄出先言之失約之至也
孔注云云疏曰說文約纏束也引申之訓儉也見廣
雅釋言
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注包曰訥遲鈍也言欲
釋文訥如忽反玉篇引訥或作吶史記萬石君傳引
注徐廣曰訥字多作吶音同假借

正義曰釋文引鄭君注言欲難朱注引謝氏曰放言
易故欲訥力行難故欲敏皇疏敏疾速也君子欲行
先於言故遲言而速行也
包注云云疏曰說文訥言難也此鄭注所本也廣雅
釋詁訥遲也楚辭初放言語訥謇兮注鈍也此與包
注同訥又通作肉作吶說文肉言之訥也檀弓趙文
子其言吶吶然如不出諸其口漢書李廣吶口少言
鮑宣吶鈍於辭皆與訥相通敏說文疾也周書謚法
解同漢書景帝紀朕既不敏注材智速疾也故皇疏
以敏爲疾速與訥之遲鈍相對近解以敏爲不情非
也
子曰德不孤必有鄰注方以類聚同志相求
漢書敘傳幽通賦亦以德惠而助信頹注以古鄰字惠
古德字
正義曰朱注鄰猶親也德不孤立必有類應故有德
者必有其類從之如居之有鄰也是朱子所本說鄰之
傳倍其鄰者恥乎注鄰猶親也是朱子所本說鄰之
引申義而於經意仍作鄰里解易文言曰敬義立而

德不孤齊桓公謂麥邱邑人曰至德不孤善言必二
蓋德不孤三字乃古之成言夫子舉鄰之必有以比
德之不孤德之類也成鄰亦猶仁之美也成里耳尚
書大傳周文王嘗附棄輳先後禦侮謂之四鄰孔
子曰吾有四友焉自吾得同門人加親自吾得賜遠
方之士日至自吾得師前有光後有輝自吾得由惡
言不至於門是非嘗附棄輳先後禦侮乎是卽夫子
之四鄰也易曰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本
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故帝王
以君臣爲鄰而工虞水火交戰於一堂賢聖以師弟

爲鄰而禮樂詩書參訂於一室推之東海西海易地
皆然千萬里遙通聲氣先聖後聖其揆若一五百年
直接淵源孟子嘗謂友一鄉之善士友一鄉之善士
友天下之善士又尚論古之人誦其詩而讀其書知
其人而論其世是直合一鄉一國爲一小鄰合天下
萬世爲一大鄰也此心同卽此理同天不變亦道不
變鄰之有也乃斷斷乎其可必者必之於今人杜詩
所謂天涯比鄰也必之於古人淮南所謂與德爲鄰
也人患德之不修耳尚何慮其孤也哉皇疏又訓鄰
爲報引殷仲堪曰推誠相與則殊類可親以善接物
物亦不忘以善應之是以德不孤焉必有鄰也說苑
復恩篇引經而申之曰施德者貴不德受德者尚必
報是皆以德爲恩德而鄰之爲報別無所見不孤之
意義亦未融

何注云云疏曰易繫辭方以類聚物以羣分文言同
聲相應同氣相求皆何氏所本也

子游曰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注孔曰數頻
釋文數何云色角反謂速數也鄭世主反謂數己之
功勞也梁武帝音色具反宋書劉延孫傳引作子曰
辱作疏

正義曰朱注引程伯子曰數煩數也胡氏曰事君諫
不行則當去導友善不納則當止至於煩瀆則言者
輕聽者厭矣是以求榮而反辱求親而反疏矣范氏
曰君臣朋友皆以義合故其事同也蒙案此章與夫
子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忠告善道不可則止二章相
表裏蓋君臣朋友以義合而相與合者多在言故朱
子以進諫立說也說文數計也釋文引鄭君音世主
反梁武帝音色具反皆謂數己之功勞是以數字之
本義立說意似淺率孔注讀速數之數音色角反或
謂卽速促二字之叚借爾雅釋詁數疾也攷工記注
速書或作數禮記曾子問不知已之遲數祭義其行
也趨趨以數樂記衛音趨數煩志注皆讀數如速曾
子立事篇行無求數有名事無求數有成注數猶促
速廣雅釋詁數數也周語昔吾數諫王此皆與孔注
義同所謂促速驟急也其失在過於剛直數又與屢

筆解以數爲頻數邢疏遂以瀆代數程子說本之此
即覩纔不絕煩瀆取憎之意古人言數數猶今人言
屢屢也其失在過於優柔夫過剛與過柔二者均有
所失而頻數每至於生厭疾數尤足以危身人謂聽
受者之不能容物吾謂進諫者之先不諒人也大抵
君友之有過非陷於因循之習而據以爲安即狃於
意見之偏而執以爲是爲臣者欲格其非心爲友者
欲進以忠告要貴因勢利道善爲說辭察其受病之
源予以轉旋之路則理以緩而生悟事以寬而多成
黨錮之傳未嘗不廢書三歎程子每謂宋石之執拗
半由吾黨激成之過此平心之論也夫父子本天親
尚難徑行而直遂君友以義合更宜讓性而原情故
常謂用兵不嫌詐而用諫不嫌譎譎諫所以達權幾
諫所以全恩眥智以成仁之道也皇疏云禮不貴褻
故進止有儀臣非時見君必致恥辱朋友非時相往
必致疏遠毛大可據此謂數即子思所云僕僕爾亟
拜揚子所云頻頻之黨甚於鬻斯者也經文並無言
字數不是言祇偪促煩瑣之意此好與朱注爲難然
其引仲氏說云數有二義一是煩數如項羽示玦不

應又請舞劍類一是細數如宋宗手拈柳枝止以方長不折類則亦未嘗不有言也

孔注云云疏曰此注皇疏作孔安國曰筆解作包曰邢疏作何注而釋文亦以爲何氏音義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卷四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卷五

清寧海胡賓伯寅撰

公冶長第五 釋文凡二十九章注疏本分子謂南容子貢問賜也何如皆別爲一章朱注并之故二十七章

子謂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絏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 注孔曰公冶長弟子魯人也姓公冶名長縲黑索也絏攣也所以拘罪人也

釋文冶音也長如字妻七細反縲尤追反絏作紲息列反皇本高麗本宋石經皆作紲惟唐石經作絏避太宗諱也邢本仍之史記弟子傳引作累紲孔子世家作累緤論衡問孔篇引謂作曰

正義曰子禮經爾雅所謂女子子也妻去聲漢書皮芮傳注婁嫁女與人也左桓六年傳齊人又請妻之是也朱注謂長之爲人無所考雖嘗陷於縲紲之中而非其罪則固無害於可妻也夫有罪無罪在我而已豈以自外至者爲榮辱哉舊唐書韋處厚曰嘗仲尼選爲密親有罪拘囚齊桓舉爲國相冶長縲紲仲尼選爲密親有罪猶宜滌蕩無辱豈可終累皇疏引范甯曰公冶行正獲罪非其罪孔子以女妻之將以大明受世用刑之枉濫勸將來實守正之人也又引一書名爲論釋謂公冶長從衛還魯行至二堺上聞鳥相呼往清溪

食死人肉須臾見一老嫗道哭告之往看即其兒已死村司囚錄冶長付獄主問不殺人何緣知之冶長曰解鳥語主試之在獄六十日有雀緣柵上相呼冶長含笑問之曰雀鳴嘖嘖嘖嘖唯唯白蓮水邊有車翻覆黍粟牡牛折角收斂不盡相呼往啄遣人往看果如其言後又解豬及燕語屢驗於是得放海錄嘖嘖唯唯作節節足足有車翻覆黍粟作有車覆粟車腳淪泥詞皆鄙俚史記正義亦云公冶長能解禽語故繫縲紲或多疑其怪誕然考周禮秋官夷隸掌與鳥言貉隸掌與獸言左僖二十九年傳介葛盧聞牛鳴曰是生三犧皆用之矣蓋古聖人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伯益能明是術故虁舜使作朕虞調馴鳥獸至周失其道官在四夷後世猶有傳其術者史記秦仲知百鳥之音抱朴子李南解赤馬之言論衡詹何聞牛鳴而知蹄白楊翁仲聞馬鳴而知目眇遼史神速妬知蛇語博物志管輅高似孫緯畧魏尚楊宣並解鳥語天地之大豈盡見聞耳目之長獨有偏至或以其說新奇而疑之亦少見而多怪也

貉隸掌與獸言左僖二十九年傳介葛盧聞牛鳴曰是生三犧皆用之矣蓋古聖人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伯益能明是術故虁舜使作朕虞調馴鳥獸至周失其道官在四夷後世猶有傳其術者史記秦仲知百鳥之音抱朴子李南解赤馬之言論衡詹何聞牛鳴而知蹄白楊翁仲聞馬鳴而知目眇遼史神速妬知蛇語博物志管輅高似孫緯畧魏尚楊宣並解鳥語天地之大豈盡見聞耳目之長獨有偏至或以其說新奇而疑之亦少見而多怪也

孔注云疏曰史記弟子傳公冶長齊人字子長索隱引家語云魯人名芝字子長又引范甯云字子芝集解引張華云公冶長墓在陽城姑幕城東南五里所墓極高釋文引家語字子張皇疏引范甯注云名芝字子長孔注以長爲魯人與家語合左襄二十九年傳有公冶慨季氏之欺不取其邑以覓服爲非德賞蓋志節之士魯語作季冶韋注季氏之族公冶當是字非名後人或以字爲氏然則長亦稱宗非齊人矣公冶本雙姓潛夫論姓氏篇又與漆雕苦城堂谿繼紲爲黑索疑本或作縲作纍不然拘係罪人何必定

用黑索哉然易坎卦劉注以徽爲三股纆爲兩股字林以糾爲兩合纆爲三合亦無黑索之訓也

于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注王曰南容節于南宮紹魯人釋文戮音六吏記論衛三國志引邦皆作國避漢高祖諱也

正義曰朱注以其謹於言行故能見用於治朝免禍於亂世也大戴禮衛將軍文子篇獨居思仁公言言義其閒詩也一日三復白圭之玷是南宮紹之行也夫子信其仁以爲異姓注謂以兄之子妻之也蒙案妻必量其才而求配尤不當有所避也若孔子之事

唐室館甥專以孝悌爲主孔門擇壻必以言行爲先誠以孝悌爲百行之根本言行乃一身之樞機易繫辭傳曰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愼乎而夫子之所以屬意二人者未觀其謹行先嘉其愼言不貴其求榮尤喜其免辱愼吾言行而免辱焉處榮惟恐其辱也君子之常也愼吾言行而不免辱焉處辱不失爲榮也君子之不幸也榮辱之儻來聽於天言行之可信操於己不計其榮辱惟察其言行言忠信行篤敬選

之可以行蠻貊近之可以行州里大之足以動天地小之足以保妻子此夫子之善於觀人即夫子之愼於擇壻也先進篇皇疏引范述云南容深味白圭擬志無玷豈與縲紲非罪同其流致由夫子之情實深天屬崇議宏教必自親始觀二女攸歸見夫子之讓心也是謂長之賢不及容故妻有其子兄子之異朱子外注引程叔子曰此以己之私心窺聖人也凡人避嫌者皆內不足也聖人自至公何避嫌之有況嫁女必量其才而求配尤不當有所避也若孔子之事

則其年之長幼時之先後皆不可知惟以爲避嫌則大不可避嫌之事賢者且不爲況聖人乎

王注云疏曰左昭七年傳孟僖子將卒召其大夫云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使事之而學禮焉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杜注說南宮敬叔僖子之子孔疏說南宮氏也敬謚也叔字也又字容也字括也名說一名紹禮檀弓云南宮紹之妻之姑之喪夫子誨之蹙鄭注南宮紹孟僖子之子南宮閱字子容其妻孔子兄女又檀弓言南宮敬叔載寶而朝鄭注南

宮敬叔魯孟僖子之子仲孫閱也孔疏引世本云仲孫獵生南宮縚史記索隱云南宮括家語作南宮縚是孟僖子之子仲孫閱也今家語縚作韜是說也閱也適也括也縚也韜也容也敬叔也舊說皆以爲一人卽孟僖子之子孟懿子之弟也案史記弟子傳云南宮括字子容集解孔安國曰容魯人初不以爲孟氏子而孔子世家云及懿子卒懿子與魯人南宮敬叔往學禮焉又云魯南宮敬叔言魯君曰請與孔子適周魯君與之一乘車兩馬一豎子俱適周問禮蓋則此經王注以南容爲南宮縚特著之曰魯人不以容者爲一人以仲孫說南宮閱證敬叔者爲一人然宮敬叔反必載寶而朝孔子曰喪不如速貧之爲愈也若而人豈能抑權力而伸有德謹言語而不廢於有道之邦耶可疑四也朱氏定以南宮縚適括字子敬叔而不可辨別矣兄之子孔子異母兄孟皮之女也聖父娶施氏生九女其妾生孟皮皮有足疾生子曰忠家語忠字子蔑孔子兄之子也又有孔璇與叔仲會常侍左右記言亦子姓之屬也

子謂子賤注孔曰子賤魯人弟子宓不齊也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注包曰若人者若此人也如魯無君子子賤安得取此行釋文焉於虔反史記弟子傳引無若人字者字文選注引子賤下有曰字家語初見篇作孔子喟然謂子

賤曰
正義曰朱注上斯斯此人下斯斯此德子賤蓋能尊
賢取友以成其德者故夫子既歎其賢而又言若魯
無君子則此人何所取以成此德乎因以見魯之多
賢也蒙案新序雜事篇二云魯君使宓子賤爲單父
宰辭去請借善書者二人使書子賤從旁引其肘書
醜則怒之欲好書則又引之書者患之請辭去歸以
告魯君魯君曰子賤苦吾擾之使不得施其善政也
乃命有司毋得擅徵發單父政化大治故孔子曰君
子哉子賤魯無君子者斯安取斯美其德也呂覽具
備篇略同說苑政理篇子賤爲單父宰辭於孔子孔
子曰毋迎而距也毋望而許也許之則失守距之則
閉塞譬如高山深淵仰之不可及度之不可測也過
於陽晝迭之以釣道曰夫扱綸錯餌迎而吸之者陽
鯈也其爲魚也薄而不美若存若亡若食若不食者
魴也其爲魚也博而厚味子賤曰善於是未至單父
冠蓋迎之者交接於道子賤曰車驅之車驅之陽晝
之所謂陽鯈者至矣於是至單父請其耆老尊賢者

友事者十一人孔子曰父事三人可以教事君矣兄
五人可以教弟矣友事十一人可以教學矣是士附
矣猶未也曰此地有賢於不齊者五人不齊師之而
稟度焉孔子曰昔堯舜聽天下務求賢以自輔夫賢
者百福之宗也神明之主也惜乎子不齊之所治者小
邑也韓詩外傳八略同又孔叢與宓子賤皆仕孔子
問孔叢何得何亡孔叢曰未有所得而所亡者三又
問子賤對曰自我之仕未有所亡而所得者三始誦
之文今履而行之是學日益明也所得者一也寀祿

雖少鬱鬱得及親戚是以親戚益篤也所得者二也
公事雖急兼以弔死問疾是以朋友益親也所得者
三也孔子謂子賤曰君子哉若人魯無
君子也斯焉取斯合觀諸說皆以爲贊子賤之治單
父求賢自輔任人則佚能得眾君子以襄善政也然
必先有其德斯有其政子賤生於魯長於魯又嘗仕
於魯優游秉禮之邦陶淑聖師之教又樂與天下之
英才聚論於一堂彈琴而其訂知音善書而無虞鄰
肘斯誠千載一時之會也里仁爲美德鄰不孤豈不

信哉豈不幸哉
孔注云云疏曰史記弟子傳宓不齊字子賤少孔子
四十九歲集解孔安國曰魯人索隱引家語少孔子
三十歲今家語云子賤仕爲單父宰有才智仁愛百
姓不忍欺孔子大之顏氏家訓書證篇曰孔子弟子
虙子賤爲單父宰卽虙羲之後俗字亦爲宓或復加
山今兗州永昌郡城舊單父地也東門有子賤碑漢
世所立乃云濟南伏生卽子賤之後是虙之與伏古
來通字誤以爲宓也案宓子趙策作服子則伏又通

作服矣漢書藝文志儒家有宓子十六篇又有景子
三篇說宓子似其弟子聖門通考謂子賤後爲魯使
吳卒於道而韓非子云田明事射宓子賤宰予不免
於田常宋書云畢萬保厖宓賤殘領何其謬也
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注孔曰言女是器用之人也曰何
器也曰瑚璉也注包曰瑚璉者黍稷器也夏曰瑚殷曰璉周曰簠簋宗廟器之貴者也
釋文瑚音胡璉力展反皇本女作汝考文補遺高麗本何如作如何史記弟子傳引作賜何人也
正義曰朱注器者有用之成材夏曰瑚商曰璉周曰
簠簋皆宗廟盛黍稷之器而飾以玉器之貴重而華
美者也子貢見孔子以君子許子賤故以己爲問而
孔子告之以此然則子貢雖未至於不器其亦器之
貴者與蒙案史記弟子傳云子貢旣已受業問曰賜
何人也則此章與上章未必一時之言易傳曰形乃
謂之器又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禮
學記云大道不器道與器形以上下之分也是故立
天之道曰陰與陽而日月星辰風雲雨露之見爲形
象者器也立地之道曰柔與剛而山林原隰江淮河
漢之成爲形質者器也未有器而不本於道者未有

道而不形爲器者分之爲天地合之乃覆載生成之一大器也天地生人必有用人莫患乎不成材四民者各執一器者也彼老與釋人之不成器者也韓子曰古之爲民者四今之爲民者六古之教者處其一而食衆之家六工之家而資焉之家六柔之何今之教者處其三農之家一而食衆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賈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六柔之何民不窮且盜耶若夫君子之不器謂其材大而用廣不限於一器將合衆小器以成其大器初非空言道德高語元通自謂大道之不器而究之不成一器也

子貢長於言語達於政事四方推行人之選九能擅大夫之才宋子以爲貴重而華美器之不易得者也乃皇疏引江熙云瑚璉置宗廟則爲貴器然不周於民用也言語之士束脩廊廟則爲豪秀然未必能幹煩務也又引或說云夫子近捨當時而遠稱二代者亦有微旨謂湯武聖德與孔子不殊伊呂賢才與顏閔豈異而用捨之不同譬之器用則一而時有廢興也抑知周監二代之質文魯備四朝之禮器明堂位云有虞氏之兩敦夏后氏之四璉殷之六瑚周之八簋鄭注皆黍稷器制之異同未

聞邢疏謂如記文則夏器名璉殷器名瑚而包咸鄭元等說論語賈服杜等注左傳皆云夏瑚殷璉或別有所據或相從而誤皇疏引蘇肇云未詳也按瑚璉俗加玉說文本作胡槤轉敢孔廟禮器碑作胡輦而明堂位四璉本又作連說文無璉字惟文選贔屭碑殿賦又宏璉以彌敞注引王逸云橫木關柱爲連璉與連古字通而其義與瑚璉大別瑚說文訓珊瑚別有盛字訓器通訓疑即瑚璉之本字乃攷阮氏鐘鼎款識有留君簋二器簋作匽从古从匚古與胡通左哀

十二年傳胡簋之事胡簋卽簠簋也故禮說四代之器歷言敦璉瑚簋而無簠瑚之爲簠無疑也又通訓引三禮圖謂瑚璉皆受一升瑚如簋而平下璉如簠而銳下漆赤中以木爲之蓋亦飾形飾口以白金考說文簠古文作匰黍稷圓器也簋古文作匭方器也而鄭注周禮舍人云方曰簠圓曰簋盛黍稷稻粱器實疏引孝經注內圓外方曰簠內方外圓曰簋皆受一斗二升儀禮聘禮釋文又以外圓內方曰簠外方內圓曰簋二字古文皆从匚通訓疑其器

皆外方而簠則圓其中然簠音近矩矩所以爲方簠音近規規所以爲圓似當以鄭義爲正而考鐘鼎款識有穴簠器本圓而定爲簠謂目驗諸器簠多方而有圓者簋多圓而有方者則許鄭之說可並存也又瑚璉从玉簠簋从竹說文椇枳又从木考工記旗人爲簠實一穀崇尺厚半寸脣寸本以瓦爲之蓋外神用瓦宗廟或用木用竹而博古圖以爲出於冶鑄如周叔邦簠之類則又以金爲之矣禮器注謂天子飾以玉諸侯飾以黎此非器之本體也又公食大夫禮簠盛稻粱簋盛黍稷而許君說文剋君禮記注云皆黍稷器蓋敦璉簠簋本同類易損卦之二簋貳之六簋殷敦也詩權輿之四簋貳之四璉也公食禮之六簋殷之大瑚也詩伐木之八簋也四璉盛黍稷稻粱六瑚加麥菽八簋又加麻菽兩敦或黍稷或稻粱黍稷穀之長稻粱食之美者也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注馬曰雍弟子仲弓名也姓冉也得也子曰焉用佞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不知其仁焉用佞注孔曰屢數也佞人口辭捷給數爲人所憎惡也

釋文焉於虔反禦魚呂反皇本高麗本其仁也下焉用佞下皆有也字上句焉用佞下高麗本亦有也字人作民無於字唐石經仁轉改作人非也考文足利本無口字

正義曰朱注佞口才也仲弓爲人重厚簡默而時人以佞爲賢故美其優於德而病其短於才也禦當也猶應答也給辦也憎惡也言何用佞乎佞人所以應答人者但以口取辦而無情實徒多爲人所憎惡爾我雖未知仲弓之仁然其不佞乃所以爲賢不足以爲病也再言焉用佞所以深曉之蒙案說文佞巧謁高材也大徐本从信省者非佞木从女仁聲而所謂

婦人之仁專以巧言令色親愛於人與仁若相似而
其實大相反晉語佞之見佞注僞善爲佞鹽鐵論刺
議篇以邪導人謂之佞天下惟陽氣最和厚惟陰邪
最慘酷故黃老之陰柔必流爲申韓之刻薄仁本乾
元陽剛之德所以剛毅木訥爲近仁巧言令色鮮矣
仁仁者其言也訒必不以口才巧諂於世而反取憎
於人也春秋之世習俗多好佞故左成十三年傳曰
寡人不佞十六年傳曰諸臣不佞直以佞爲高才之
稱而不有祝鮀之佞將不免於今之世矣或人見仲

弓之德行仁厚可親可愛而特惜其無口才豈知佞
爲婦人之仁似仁非仁必不能與人相親偶也荀子
魯哀公問取人孔子對曰無取健無取詘無取口哼
健貪也詘亂也口哼誕也故弓調而後求勁焉馬服
而後求良焉士信慤而後求知能焉說苑申之曰拙
者大給利不可盡用也健者必欲兼人不可以爲法
也口銳者多誕而寡信後恐不驗也然則佞人有口
才適足以害人而取憎焉用是喋喋捷給爲哉
馬注云云疏曰史記弟子傳冉雍字仲弓集解鄭元

曰魯人索隱引家語云伯牛之宗族少孔子二十九
歲荀子每並言仲尼子弓與草廬謂子弓卽仲弓如
季路又稱子路也
孔注云云疏曰云屢數也者爾雅釋詁屢數同訓疾
說文無屢字漢書宣帝紀冀蒙嘉瑞元帝紀冀赦公
卿爾雅釋言屢亟也本作婁郭注亟亦數也云捷給
者說文給相足也周語事之供給注足也外內齊給
注備也後漢書鄧炎傳言論給捷注敏也荀子非十
二子篇齊給使利注急也臣道篇齊給如響注應事
而至謂之給性惡篇齊給便敏注謂應之速如供給
者也然則訓供給者其本義訓捷給者其引申也皇
疏訓禦爲當本詩黃鳥傳訓憎爲惡本說文
仕進之道未能信子說注鄭曰喜其未能究習也
釋文漆音七雕作彫丁條反本或作凋同說音悅皇
本高麗本唐宋石經史記弟子傳皆作彫惟刑本作
雕
正義曰朱注斯指此理而言信謂眞知其如此而無
毫髮之疑也開自言未能如此未可以治人故夫子

說其篤志黃先生曰子使之仕者仕不過一官一邑之寄所謂一命之士存心利物於人必有所痛而天民大人之事業實有未能自信者謝氏謂其材可以仕而其志不安於小成他日所就正未可量鄭君云志道深朱子云篤志正謂其志在大成耳惟志在大成則不願小仕亦惟志在大成則未敢自信也陸稼書曰大綱之信猶易條目之信最難知處信猶易行處信最難順處信猶易逆處信最難又曰信有二意一是細微之必謹一是反身而皆誠合觀諸說知斯

理之精微廣大非有全識定力者不足以言自信若殷深源之純盜虛聲王介甫之偏執己見一則游移而無可自信一則堅僻而苟於自信也自治之不暇而誤人家國事上慚君父下禍蒼生出山爲小草何如在山爲遠志耶皇疏引張憨曰夫君臣之道信而後交者也君不信臣則無以授任臣不信君則難以委贊魯君之誠未洽於民故曰未能信也是以信屬人然則求信於君民而不先求信於一己皆屬皮膚之論也

孔注云云疏曰史記弟子傳漆彫開字子開集解鄭元曰魯人也正義引家語云蔡人字子若少孔子十一歲習尚書不樂仕案漢書人表作漆彫啓蔡文志有漆雕子十三篇孔子弟子漆雕啓後是姓漆雕名啓字子開王伯厚攷證謂史記名開者避景帝諱也丁氏杰據之以經文吾字當是启字之誤啓之本字對師稱名也而孔注誤以開爲名家語遂云開字子若作僞者之謬也家語又有漆雕憑說苑作馬人漢志有漆沈爲魯相或皆誤爲漆雕開要與弟子傳之漆雕哆漆雕徒父同爲開之族姓也韓非子云儒分爲八有漆雕氏之儒論衡謂宓子賤漆雕開公孫尼子之徒議論性情言性有善有惡史稱子若傳禮爲恭儉莊敬之儒然則開不第習尚書也墨子刺漆雕殘形孔叢子謂殘形非行己所致何損於德是或以漆身雕題而有殘形之說未必謂子開也

鄭注云疏曰邢本及史記弟子傳注喜作善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從我者其由與注馬曰桴編
曰筏小者竹木也大者
曰桴也子路聞之喜注孔曰喜與己俱行也子曰由也好勇過
我無所取材也注鄭曰子路信夫子欲行故言好勇過我
不解微言故戲之耳取材者言無所取桴材也以于路
喜不復顧望故孔子歎其勇曰過我無所復取哉言惟
取於己也古
字材哉同耳
釋文桴芳符反與音餘好呼報反過我絕句一讀過
字絕句材才哉二音皇本高麗本其由下有也字漢
書地理志注御覽人事部柳宗元乘桴說引皆同皇
本于作於文選嘯賦注引同此經例用於字作于者
傳寫偶亂耳玉篇引無浮字吳志引材作才程子遺
書材與裁同朱注因之

正義曰朱注引程叔子曰浮海之歎傷天下之無賢
君也子路勇於義故謂其能從己皆假設之言耳子
路以爲實然而喜夫子之與己故夫子美其勇而譏
其不能裁度事理以適於義也蒙按漢書地理志說
文竝字注皆以孔子道不行欲之九夷乘桴浮于海
連引爲一事浮海者欲過海而至九夷也尙書僞泰
誓畢浮于桀傳浮過也禮坊記君子與其使食浮於
人也表記恥名之浮於行也浮義皆爲過漢書師古
注引此經而申之曰言欲乘桴筏而適東夷以其國
有仁賢之化可以行道也蓋東方生氣寅本大人民
懷君子之風地有不死之國泛東瀛而卽至去宗魯
而匪遙夫子所如不合道大莫容嘗歎夷狄之有君
不如諸夏之無道則周流以終老何如用夏以變夷
非欲誇乘風破浪之遊而徒爲泛宅浮家之隱也聖
門有子路惡言不至於耳謀及同行之伴樂有與侮
之材然此皆無聊之極思萬不得已之變計初非好
爲勇敢而喜出此豪興也子路聞之喜卽其勇之過
過則不合於中行未免有失於裁制故程子遺書曰

材與裁同朱子因之者是也鄭語材兆物注裁也晉
語官師之所材也注古裁字魯語苦匏不材於人注
讀爲裁爾雅釋言裁節也廣雅釋言裁制也謂其勇
之過而無所節制也無所取材者好勇之過不知所
裁者狂愚之偏材與裁字雖異而音義則一史記謂
子路好勇力志伉直常問君子之尙勇孔夫子告之以
尙義家語又有君子以心導耳目立義以爲勇小人
以耳目導心不恐以爲勇之戒此皆裁其好勇之過
也史記集解引纂肇曰適用爲材好勇過我用故云

無所取黃先生以爲子路勇於義而於世卒無所取用是爲惜之詞而非裁之之意也

鄭注云云疏曰蘇子由拾遺云乘桴浮海此作鄭注云桴編竹木之誠言蓋其一時之歎云爾子路聞之而喜豈誠欲者說文桴棟也借字木字當作筏桄雅釋水天子造桴海中大船也通作艀俗作筏桄雅釋水天子造桴諸侯維舟大夫方舟士特舟庶人乘泭郭注泭併木以渡也釋言舫舟也又舫泭也孫注方木置水中爲泭桄也詩釋文引郭注木曰簰竹曰筏小筏曰泭泭亦作桴筏簰亦作筏方言泭謂之簰簰謂之筏則求之於本義不如通之於叚借也

雖何必用牛刀既嘗以之戲子游浮海無所取桴材不妨以之戲子路然於好勇過我似程朱之說較爲關切則求之於本義不如通之於叚借也

一曰云疏曰凡集解云一曰者皆別有所據錢廣伯本五經文字序例云兩音出於一家亦以爲鄭注非也皇疏又引一家云孔子嘗言我道不行如乘小桴入於巨海終無濟理也非唯我獨如此凡門徒從我者道皆不行亦並由我故也子路聞道由便謂由是其名故喜也案前說以過字絕句既未融圓後說謂由字非名又甚迂曲此皆孔子高所云甚難而實非者也哉裁皆从戈戈材从才聲故音同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注孔曰仁道至大不可全名也

史記弟子傳孟武伯作季康子

正義曰朱注子路之於仁蓋日月至焉者或在或亡不能必其有無故以不知答之蒙案聖門最重仁而全仁必以智智各視乎其才仁者天地生物之心也而仁人即本天地生物之心以爲心人之性無不善即人之心無不仁一介士之修身齊家以至天子之治國平天下無不本仁心以爲仁政也惟是人之爲器重爲道遠爲仁雖由己而仁道最難全極其功如夫子所謂造次於是顚沛於是雖間終日而君子無違也充其類如孟子所謂行一不義殺一不辜雖得天下而聖人弗爲也故憂惕惻隱之端途人皆有此不忍博施濟衆之量堯舜猶病其難能聖門如顏子僅堪三月之不違猶有一間之未達其餘或日一至焉或月一至焉三子皆有志於求仁而未必不違仁故不能決信其有無此夫子所以罕言仁而答孟武伯以不知也然而取仁有方行仁有術本仁心以施仁政要必恃乎其智猶必視乎其才楚子文之忠陳文子之清夫子節取焉而曰未知焉得仁以其智之不足全仁也管仲天下才民到於今受其賜夫子亟稱之曰如其仁如其仁以其才之足以行仁也然則三子之有才觀其才之所專長即可測其仁之所能至而究未可執偏才以定全仁信其必至而終不違也

孔注云疏曰皇疏引范甯云仁道宏遠仲由未能有之又不欲指言無仁非獎誘之敎故託云不知也孔注謂仁道不可全名而范氏竟云未能有不如孔意遠矣

又問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

釋文乘繩證反賦梁武云魯論作傅案傅賦之借字見漢書高帝景帝紀

正義曰皇疏引范甯云武伯意有未愜或似仲尼有應故再問也釋文引鄭注云賦軍賦案軍賦即兵賦也朱注賦兵也古者以田賦出兵故謂兵爲賦春秋傳所謂悉索敝賦是也言子路之才可見者如此仁則不能知也黃先生曰周官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以其餘爲羨此大田衆之法一家出一正卒也正

卒之輸供乘卒八卒止用一卒此成出一乘之法一井出一卒也一乘合兵車輜車用百人每軍用兵車輜車百二十五乘王者萬乘六軍止用七百五十乘是出軍一次特用十三分之一而乘卒又不盡赴軍役也故以萬乘算之凡出軍十三次遞出九千七百五十乘而萬乘之賦一周而有餘以八家輸供算之出軍至一百有六次而八家中教練之正卒一周而有餘當周盛時自黜殷作洛而後止伐淮蔡奄諸事無曠武窮兵之弊想此時之民老死不赴軍役者爲多蓋周公之定制蠲善而民之被澤長矣使周之君若相常遵此法無事則訓練不弛使之家出一人而蒐苗獮狩教以步伐止齊之節使之成出一乘而井邑邱甸繕其馬牛車輦之資賦不患其不洽也有事則用六軍之眾以奏捷疆場留萬乘未赴之卒以守衛王畿六軍外不輕發一卒以重內鎮之權六軍不足徵之方伯諸侯不失禦外之策賦又不患其不洽也成周之賦法大率如此侯國之法八家相更以供乘賦與王朝同所異者王朝萬乘六軍特用其十三分之一大國千乘三軍合用三百七十五乘則一次出軍已用其三之一而有餘此其出軍遞征緩急之次亦自有通變法也王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爲一萬成之地成出一乘其地無餘大國以法不得過千乘乘賦祇用一封方三百一十六里之地而公地方五百里其餘地正可酌爲定制以次遞用四方有變王畿必出六軍以討之列國必因一方之變乃用一方之兵一方復有列侯可以遞召不必以屬出疲勞爲疑王畿萬乘大國千乘強榦弱枝之法其賦法之輕重遞征之緩急與王朝同率土莫非王臣不容有勞逸之殊或疑賦法王畿輕而列國重非也侯國地方四百里車亦千乘依次國二軍之例一次出軍用二百五十乘爲千乘四分之一侯有附庸九同合正封地亦方五百里其三百一十六里出千乘之外餘地可以遞征與公同伯出二軍其地方三百里爲方百里者九得出賦九百乘又有附庸七同得出賦七百乘皆可備遞征之用子男皆出一軍子地二百里爲方百里者四得出賦四百乘又有附庸五同得出

賦五百乘可以備遲征之用惟男地方百里以成出一乘計之國止百乘出一軍不足而以附庸三同足其數得出賦四百乘則一軍用一百二十五乘其餘亦備遲征之用列國之出軍緩急斟酌出於時宜必迭用徵調初無勞逸之殊賦法大率如此周末治賦之弊遵變則多所增增則民困而國危處常則多所匱匱則民離而國弱治此者民氣銳而勢不靡不以懼而增之國政一而權不分不以私而匿之訓練之精簡閱之公一以先王之道推之而已

孔注云疏曰云賦兵賦也以田賦出兵故謂之賦賦與陳蔡從服虔注賦兵賦者左襄四年傳云攸邑以縣都之名始立而司馬法所言何爲必取末經裁補既定屋井通成邱甸之虛數至王制三分去一之說意在削小諸瀋矯枉過正更不足引其誤一也成云三百家者承上三夫爲屋指屋而言若三百家出士十人徒二十人是十家乃出一人於經並無所證其誤二也鄭君云一成之地六十四井出田稅三十六井治洫後儒據此以通司馬二法之殊但鄭君此注雖篤信其學者亦有所疑況以此通二法其三十人與七十五人仍不可

引司馬法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爲天子畿內采地法鄭君注論語引司馬法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爲畿外邦國法畿內甲士多畿外甲士少又謂司馬法云一成三百家者以容室塗巷三分去一不易一易再易通率二而當一故一成惟有三百家采實賈疏有數誤古者田有一易再易之法又如山林九度當一井藪澤八鳩當一井京陵七拜當一井廛十夫當一井瀕潦五數當一井堰豬四規當一井原六表當一井疆潦五數當一井堰豬四規當一井廛十夫當一井京陵七拜當一井藪澤八鳩當一井凍溝洫澮川各以其等爲受田之率而通其變使有餘不相泯不足不相病以制其大小之差而均其廣狹之數是以地雖有不易之法而田實有一易再易之殊賦法大率如此周末治賦之弊遵變則多所增增則民困而國危處常則多所匱匱則民離而國弱治此者民氣銳而勢不靡不以懼而增之國政一而權不分不以私而匿之訓練之精簡閱之公一以先王之道推之而已

解賈氏因此爲畿內外之辨使王畿列國賦法兩歧
其誤三也坊記孔疏既據小司徒注以統溝洫爲十
里除去溝洫爲八里明甸與成之互異而又以天子
六鄉家出一人爲六軍遂與公邑皆同其云成出革
車士徒三十人者爲畿內卿大夫采地之制其云甸
出兵車士卒七十五人者爲列國之制此孔說分畿
內列國與賈疏之誤同其以家出一人六鄉足供六
軍與舉而篇包注之誤同今論王畿列國賦法之同
故并辨之凿參攷道千乘章

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爲之宰
也注孔曰千室之邑卿大夫之邑也卿大夫稱家諸侯千乘卿大夫故曰百乘也宰家臣 不知其
仁也
正義曰朱注千室大邑百乘卿大夫之家宰邑長家
臣之通號蒙案說文邑國也从口先王之制尊卑有
大小故从口會意爾雅釋地邑外謂之郊注邑國都
也左傳凡稱人曰大國自稱曰敝邑書酒誥曰矧曰其邦其尹茲酒庶邑商大邑周曰虎通義夏曰夏邑商曰商邑周曰京師
此邑以國邑言也周官里宰掌比其邑之眾賈注猶

里也左莊二十八年傳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
無曰邑公羊桓元年傳邑多田少稱邑王制量地以
制邑此邑以里居言也里居之邑有大小周禮小司
徒四井爲邑管子小匡六鄉爲邑初學記引尚書大
傳五里爲邑周易邑人三百戶此經十室之邑邑之
小者也千室之邑邑之大者也凡邑必有宰公邑及
私邑未可定孔注以千室爲卿大夫之邑邢疏以千
室即百乘之家非也左襄二十七年疏引鄭注云采地一同之廣
夫之家邑有百乘大學疏引鄭注云采地一同之廣
乘之家地一同一同之地爲方百里出革車一乘是百
視侯則有百里之采至周末列國之大夫容有僭制
至此者矣
孔注云云疏曰皇疏云周天子畿內方千里三公采
地方百里卿地方五十里大夫地方二十五里畿外
五等之臣其采地亦爲三等各依其君國十分爲之
上公地方五百里其臣大采方五十里中采方二十
五里小采方十二里半侯方四百里其臣大采方四

十里次采方二十里小采方十里伯方三百里其臣大采方三十里中采方十五里小采方七里半子方二百里其臣大采方二十里次采方十里小采方五里男方百里其臣大采方十里次采方五里小采方二里半也凡制地方一里爲井井有三家若方二里半有方一里者六又方半里者一則合十八家有餘故論語云十室之邑也其中大小各隨其君故或有三百戶是方十里者一或有千室是方十里者三有餘也黃先生曰坊記孔疏云家富不過百乘者諸侯之賦欲伸鄭君說而實失鄭君指其誤二也鄭君易

之卿采也故左傳曰卿備百邑地方百里也孔氏此疏云本皇氏鄭君注小司徒云百里之國凡四都五十里之國凡四甸皇氏據此爲王朝之制公百里卿五十里大夫二十五里也傳云卿備百邑論語曰百乘之家皇氏據此爲諸侯臣之制謂公之孤侯伯之卿與天子三公同俱方百里公之卿與侯伯之大夫俱方五十里公之大夫與侯伯之大夫俱方二十五里惟子男地狹其卿之采地不得復方百里也蓋孔氏所見皇氏禮疏如此今案此經皇氏義疏云百乘之家是三公之采鄭君注雜記及此並云大夫百乘者三公亦通有大夫之稱也又言公之臣大采五十里侯之臣大采四十里並無列國臣得食采百里之說而孔氏所引皇氏禮疏凡有數誤以王朝之臣下夷侯國諸侯之臣上擬王朝且以公之卿與侯伯之大夫等甚失先王定尊卑別上下之法其誤一也熊氏謂卿備百邑鄭志本云邑方二里則百邑之地並非一同之數決不能出百乘之賦欲伸鄭君說而實失鄭君指其誤二也鄭君易說卦注云侯國之下大夫采地方一成其定稅三百家爲齊下大夫之稅皇氏既欲伸鄭乃舍此二注別自爲說其誤三也鄭君釋大司徒以王制縣內之數爲夏之采地周制未聞其釋小司徒有百里五十里二十五里之文想亦姑用舊說自爲未定之論皇氏乃據此衍說諸侯臣之采地尤非鄭君意其誤四也禮云家富不過百乘自指王朝三公之食采言列國豈待過於百乘方爲失禮皇氏

二疏不同當依論語疏爲是鄭君於大學注云百乘之家有采地並未指爲侯國之臣孟獻子以士之初試而畜馬乘遞推大夫伐冰之家又以伐冰之家遞推百乘之家則百乘必非侯國臣所常有或指王朝之制或指當時列國强僭之臣而言也孟子言千乘之家百乘之家亦然孔疏又引熊氏說云諸侯臣賜地無常得賜地者卿百乘下大夫同十里之成卿百乘當依左傳作百邑據孟子班祿之制下大夫田八百畝當得二邑之公田賜地則不過一成大國之卿

食二邱賜地則不得過百邑四井爲邑二邑則七十二夫之地一成則九百夫之地八邑爲二邱百邑則二十五邱卿大夫受田之制依孟子左傳諸書考之當如此

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注曰赤弟子公西華也有容儀可使爲行人也不知其仁也

釋文朝直遙反文選蕭衡表注引無言下也字

正義曰皇疏引范甯云束帶整朝服也賓客鄰國諸侯來相聘享也蒙案說文帶紳也上象繫佩之形佩必有巾从重巾帶有大帶有革帶禮玉藻天子素帶朱裏終辟諸侯素帶終辟大夫素帶辟垂士練帶率下辟居士錦帶弟子縞帶并紐約用組三寸長齊於帶紳長制士三尺有司二尺有五寸子游曰參分帶下紳居二焉紳韠結三齊大夫大帶四寸雜帶君朱綠大夫元華士緇辟二寸再繅四寸凡帶有率無厥功此皆謂大帶也玉藻革帶博二寸有鉤鰈晉語乾時之役申孫之矢集於桓鉤阮諶禮圖謂之螳螂鉤唐時以玉爲之阮氏鐘鼎款識有夏時銅鉤銘荀子曰搢紳而無鉤帶鉤者革帶也凡束帶之法深衣云下毋厭髀上毋厭脅當無骨者先革帶後加大帶革帶以繫佩韍而搢笏於二帶之閒是帶之所束有定處或云無事則垂而低緩有事則束而高緊者非也儀禮聘禮云厥明訝賓於館賓皮弁至於朝公皮弁迎賓於大門內注訝賓者亦皮弁服素積緇帶素韠是賓禮擯介皆用緇帶也左傳帶昭其度盤屬昭其數又曰朝有著定會有表衣有襦帶有結會朝之言必聞於表著之位所以昭事序也視不過結

稽之中所以道容貌也言以命之容貌以明之失則有闕帶所以爲容儀之節也顧不重哉書洪範七曰賓鄭注掌諸侯朝覲之官周禮大行人是也周禮秋官大行人中大夫二人掌大賓之禮及大客之儀小行人下大夫四人掌邦國賓客之禮籍以待四方之使者又司儀掌九儀之賓客擯相之禮以詔儀容辭令揖讓之節凡諸公諸侯諸伯諸子諸男之相爲賓諸公侯伯子男之臣以其國之爵相爲客而相禮是散文賓客通稱對文則賓尊而客卑賓大而客小凡

佐禮者在主人曰擯在客曰介擯介皆曰相亦曰行人擯介凡禮皆有之而賓禮爲尤重故周禮有大小行人之職凡廟中相大禮皆上擯之事而擯介傳辭亦與言之一節凡天子諸侯則交擯諸侯於聘賓則旅擯其陳列有朝位上公朝位賓主之間九十步侯伯七十步子男五十步鄭注朝位謂大門外賓下車及主車出迎所立處也小宗伯掌建國之神位左宗廟右社稷鄭注庫門內雉門外之左右小司寇掌外朝之政注外朝者朝在雉門之外者也是朝位在大

門外卽雉門之外朝也亦卽廟門外朝士注謂在庫門之外攷明堂位庫門天子皐門詩毛傳以皐門爲郭門不聞郭門外有外朝也擯介朝位詳見鄉黨篇

馬注云云疏曰史記弟子傳公西赤字子華少孔子四十二歲集解鄭元曰魯人大戴禮衞將軍文子篇志道而好禮擯相兩君之事篤雅其有禮節是公西赤之行也孔子曰禮儀三百可勉能也威儀三千則難也貌以擯禮禮以擯辭是之謂也二三子欲學賓

客之禮者於赤也尸子仲尼儀服不修則以公西華侍曰吾以自厲也蓋赤善容儀漢書儒林傳魯徐生善爲頌頌卽容之本字賈子書有容經淮南子有容臺容儀固君子所貴之道也

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注孔曰愈猶勝也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

釋文閒如字本或作問字非皇本女作汝古訓引考異云回回下一本無也二下有也字

正義曰皇疏引繆播云末學尙名者多願實者寡回則棄本棄末賜也未能忘名存名則美善於物精本

則名損當時故發問以要賜對而示優劣所以抑賜而進問也蒙案論衡問孔篇曰當此之時子貢之名凌顏淵之上孔子恐子貢意溢故抑之也此卽繆氏所本皇疏又引王弼曰假數以明優劣之分言已與顏淵十載及二明相去懸遠也張封溪曰一者數之始十者數之終顏生識厚故聞始則知終子貢識劣故聞始裁至二也朱注一數之始十數之終二者一之對也顏子明睿所照卽始而見終子貢推測而知如也非言我亦不如也而秦道寶曰爾雅云與許也仲尼許子貢之不如也朱注本之引胡氏說謂夫子以子貢自知之明而又不難於自屈故既然之又重許之也蒙案論衡問孔篇三國志夏侯淵傳曹公下令後漢書橋元傳仲尼稱不如顏淵注引經皆作吾與汝俱不如也世說注引鄭元別傳馬季長謂盧子幹曰吾與汝皆不如也唐書孝友傳任處權見任希古曰孔子稱顏回之賢以爲弗如皆與包氏注合蓋欲聖門有顏子天資純粹舉力淵深乃夫子所最得意者一聞子貢弗如之言不覺動其歡欣之意一則曰汝弗如再則曰吾與汝俱弗如此亦師弟鼓舞之常

子曰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注包曰既然子貢弗如復以慰子貢心也

釋文女作爾云本或作女音汝皇本女作汝

正義曰皇疏申包注謂孔子既答子貢之不如又云吾與汝俱不如者蓋欲

情聖賢謙冲之雅度而乃必以與爲許朱子謂許子貢之自言弗如黃先生謂許子貢之弗如雖不如顏子之知十猶有知二之美然上文曰女與回下文曰吾與女一章之內同一與字而前後異訓奚可哉

包注云云疏曰包云吾與女俱不如也與漢魏人引經同是以與爲相與之與以吾與女三字爲一句俱弗如也四字爲一句說文與黨與也引申之爲相與公羊襄廿九年傳與季子注并也史記夏本紀與益注同也王制六十不與服戎注及也是皆相與之義與爲許意以六字作一句讀秦氏引爾雅今本無此文惟廣雅釋言云許與也

宰予晝寢注包曰宰子弟子

釋文子羊汝反或音餘晝竹救反寢七荏反論衡問孔篇引子作我貢暇錄云梁武帝畫作寢蒙案說文寢作寢云臥也又臞病臥也今皆通作寢文選高唐賦注引鄭玄禮記注云寢臥息也寢之本義爲臥息臥之室因名爲寢正義曰朱注晝寢謂當晝而寢蒙案說文寢作寢云臥也又引范甯曰夫宰我者升堂四科之流豈不免乎晝寢之咎以貽朽糞之譏乎託夫弊跡君注寢臥息也寢之本義爲臥息臥之室因名爲寢室引申之義也夫君子之學蔵焉修焉息焉游焉原自有休息之時然易隨卦君子以嚮晦入宴息禮檀弓君子不晝夜處於內夫晝居於內問其疾可也晝方晝而離講肆之所處宴息之地非臥而何以居於寢非病而何以晝居於寢以視古人之夜以繼日坐以待旦謂其志氣之昏惰夫復何說之辭李匡義資暇錄引梁武帝謂晝寢爲寢室之寢晝作胡卦反言其繪畫寢室故夫子有朽木糞牆之歎隋侯氏白唐韓李肇解皆因之其說似傷巧鑿劉原父七經小傳專以寢爲內寢經文又須添字而翟氏考異遂以晝爲後篇今女晝之晝寢如漢書兵寢刑措之寢謂宰我晝限其功以冀休息是亦臧三耳甚難實非記者何必下此新奇之字耶南史顏延之醉詣何尚之尚之望見陽眠延之發簾熟視曰朽木難雕是相仍舊解皆作晝寢故皇疏云寢眠也宰予惰學而晝眠也疏又引范甯曰夫宰我者升堂四科之流也豈不免乎晝寢之咎以貽朽糞之譏乎託夫弊跡以爲發起也珊琳公云宰予見後學之徒將有懈慢之心故假晝寢以發夫子切磋之教王充論衡云予

在孔子之門序於四科列在賜上如性情意情不可
彫琢何以致此使宰予以晝寢自致此才復過人遠矣此皆不得其說而强爲之辭閒嘗即宰我之生平而統核之大戴問五帝之德欲曉迹於古皇祭義問鬼神之名又搆思於幽渺答三代之社主而詞過於激昂疑三年之通喪而情安於簡易迹其議論以觀其志趣大約聖門狂士一流是以不屑常談不循軌轍不拘緩與之節不循朝夕之常似有放於禮法之外者故夫子痛責之糞土朽木之喻猶言心如死灰形同槁木不啻針膏肓之疾而叩爽俟之脛也卒之從井救人身死齊難竹林七賢之放曠大半激於忠義之誠而徒禍身家無裨君國皆不合聖人之中道而過於狂狷者也若夫志氣昏惰暴棄自甘夫子何暇責誨之而惓惓不置耶

包注云云疏曰此注那本作孔曰史記弟子傳宰子
字子我利口辨辭爲臨淄大夫與田常作亂以夷其族集解鄭元曰魯人索隱左氏無等我與田常作亂之文然有闕止等子我田闕爭寵子我爲陳恒所殺

恐字與宰予相涉因誤云然說詳從井救人章

子曰朽木不可雕也注包曰朽腐也雕琢刻畫也糞土之牆不可朽也注王曰朽鏝也二者喻雕施功猶不及也於予與何誅注孔曰誅責也今我當何責於汝乎深責之辭也

釋文朽香久反雕丁條反糞弗問反本或作糞同坊音方本或作枋子宰我之名與音餘語辭也下同皇本雕作彫唐宋石經論衡問孔篇詩椒聊摸疏引皆同論衡引與亦皇本枋作坊史記弟子傳御覽引與朽之作予漢書黃仲舒傳引腐朽之木不可彫也糞土之牆不可坊也四句作偶語朽與彫土與坊句中自爲韵

正義曰朱注言其志氣昏惰教無所施也與語辭誅責也言不足責乃所以深責之包注云云疏曰云朽腐也者說文同朽又作殆廣雅釋詁殆敗也詩良耜釋文朽爛也云雕琢刻畫者爾雅釋器玉謂之雕又雕謂之琢說文琱治玉也彫琢文也三蒼飾也廣雅釋詁畫也釋言鏤也曹憲音義云彫刻彫字从彡凋落凋字从仌雕鶚雕字从隹阮氏校勘記云依說文當作琱凡琱琢之成文則曰彫凋皆借字也

王注云云疏曰云朽鏝也者釋文作坊槾塗工之器

也爾雅釋宮鍛謂之杇郭注泥鏝也李巡注泥鏝一名杇塗工之作具也說文杇所以涂也秦謂之杇關東謂之槾槾杇也此器古蓋用木後世以鐵爲刃也今塗工用鐵者形如刀用本者形如鐵圃策豫讓入宮塗廁欲刺襄子刃其杇是猶用木半月有柄二器相需爲用塗之作具曰鏝杇引申之塗之亦曰鏝杇杇本音烏釋文又音胡鏝杇者模糊漫畫一聲之轉也鏝杇或又作墁坊孟子毀瓦畫墁左襄三十一年傳污人以時塡館宮室音義污本又作坊塡堲亦聲相轉也禮氏云杇其正體污則通借而坊爲續作字也玉篇作杇特小變耳糞土埽除之土也本字當作垘少儀借作拚曲禮借作糞與此經同埽之曰垘推而棄之曰糞蓋垘棄之土粗浮雜散塗之不平服也釋文本作坊說文坊塵也通俗文埒土曰坊則以爲塵土者灰土也粗土猶可爲牆惟不可塗若塵土并不能築牆矣而可坊也哉

孔注云云疏曰云誅責也者說文誅討也白虎通義誅伐篇誅猶責也

人於子邪改之吾欲以容貌取人於師邪改之吾欲以言語取人失之宰予以貌取人失之子羽澹臺滅明邪改之吾欲以言語取人失之宰予弟子傳孔子曰吾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以貌取人失之子羽孔注云云疏曰依孔注下句聽言當作察言旰江集引正同

子曰吾未見剛者或對曰申棖注包曰申棖魯人他子曰棖也慾焉得剛注孔曰慾多情慾也

釋文棖直庚反慾音欲或羊住反焉於虔反

正義曰朱注剛堅強不屈之意最人所難能者故夫子歎其未見慾多嗜慾則不得爲剛矣黃先生易說曰黃帝作歸藏謂之坤乾卦首坤老子本之以立說故重柔德文王周公作周易卦首乾孔子本之以立教故思剛德蒙案老子道德五千言無非以柔克剛之意故以齒剛爲必折夫子贊易作十翼無非抑陰扶陽之義故以剛毅爲近仁說文剛强斷也廣雅釋詁剛强也左昭六年傳斷之以剛剛字从刀本爲鋒芒之堅利鄭君於書剛而塞注謂事理强與勇以氣言者異故好勇不好學其蔽爲亂好剛不好學其蔽爲狂狂者有志於進取狷者志有所不爲子之思狂狷猶思見剛之意也使好剛而加之以好學狂狷而進之以中行則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强斷於事理而志不屈撓斯剛健中正純粹以精之天德也孟子善養浩然之氣以志帥其氣即以氣充其體其爲氣也至大至剛配義與道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閒蓋義集則氣生故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內不慚於己理直則氣壯故威武不能屈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然欲養其氣必先持其志韓非子喻老篇子夏謂曾子曰吾入見先王之義則榮之出見富貴之樂又榮之兩者戰於胸中未知勝負故臞今先王之義勝故肥是以志之難也不在勝人在自勝也自勝之謂强此皆剛德爲之也然而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義有不勝於戰則臞矣此皆多慾害之也人多慾則志昏而無定識何以能强斷志類而無定力何以不屈撓故太公丹書曰敬勝怠者强怠勝敬者亡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慾說文作欲貪也荀子正名篇云欲者情之應也禮運曰何謂人情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勿學而能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貧苦人之大惡存焉欲惡者心之大端也是欲不外於好惡而與情相應說文性人之陽氣性善者也情人之陰氣有欲者也孝經鉤命訣云情生於陰欲以時念也性生於陽以就理也陽氣者仁陰氣者貪故情有利欲生有仁也情欲貪利而屬陰陰則柔而非剛也蘧子深察名號篇曰陰之行不得

于春夏而月之魄常厭於日光天之禁陰如此炎得不損其欲而輟其情以應天是故養心莫善於寡欲而多欲每足以害剛然而欲發於情又未嘗不本於性孟子言耳目口鼻四肢之欲聲色臭味安佚也而總之曰性也樂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欲爲情之應而又爲性之欲非盡不善之名也夫血氣心知皆性也情出於心知欲生於血氣心知之患在於蔽而情則偏血氣之患在於過而欲則私凡人之所欲無非相生相養之事也欲遂己之生而推及於人之欲其生則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此欲仁而得仁又焉貪惟私其欲於己己欲遂其生而不願人之戕其生樂記所謂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知誘於外不能反躬物至而人化物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故曲禮曰欲不可從坊記曰節命以防欲欲可節不可絕欲宜寡不宜多惟其私而不知節窮而不能寡則內疲於神明外屈於物累心有不慊之餒體無戰勝之肥志氣皆靡剛於何有夫慾與剛非相反之名也而病實相因私於慾多於慾則害於剛矣根之爲人或有血氣之勇而不能勝血氣之私故孔注以爲多情慾朱注以爲多嗜慾慾之多剛之少也

包注云云疏曰釋文申根包云魯人也鄭云蓋孔子弟子申續史記云申棠字周家語云申續字周也今史記以棠爲黨家語以續爲績因學紀聞以爲傳寫之訛也隸續載後漢王政碑云有羔羊之絜無申棠之欲則申棠申根一人也唐開元封申黨召陵伯又封申根魯伯宋祥符封根文登侯又封黨淄川侯皆誤以一人爲二人至明嘉靖九年從張璁之奏始存根去黨以合論語史記索隱謂文翁圖有申根申棠無申根則所見本王伯厚謂今所傳禮殿圖有申黨無申根則所見本異也案根與續爲雙聲根與棠黨爲同韻詩俟我乎堂兮箋讀堂爲根魯峻碑棠棠忠惠棠棠即堂堂爾雅釋詁廣續也說文廣古文以爲續字與根古音在唐部數字本一聲之轉不得以爲二人也又史記正義謂家語有申續字子周或疑即史記之公伯僚是又誤續爲繚也

孔注云云疏曰釋文慾音欲或羊住反北人讀入爲去也詩鹽斯釋文諸詮之音踰是又讀慾爲覬覦之覦於所得故皇疏云多情慾者必求人而邪疏以爲私侵柔媚也

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 注馬曰加陵也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 注孔曰言不能止人使不加非義於己也

考文補遺古本加諸人下有也字高麗本同

正義曰說文加語相譭加也譭加也誣加也一切經音義引作誣加言也段注三字同義皆謂飾辭毀人非爾所及也賜之意常欲施諸人而子之意專在責己欲方人而先問己之暇不暇欲無加人而先論己之及不及孔注謂其不能止人夫子謂其不能責己惟不能責己所以不能止人也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一貫之恕可行於終身者也我不欲加亦無加人一事之恕專責於言語者也義有偏全之別似無妄勉之分朱注較量於無字勿字以分仁恕何如互求於加字方字以通訓詁耶

馬注云云疏曰云加陵也者陵乃凌字之借說文凌越也施者推此以及彼其勢平而易加者以下而陵

上其勢迸而難一者似有分辨然非義之陵越乃加字之引申而本義則語相謂加也

孔注云云疏曰皇疏引袁宏曰加不得理之謂也非子貢之分也皇氏謂不加人人不加已盡得理賢人也非注偏釋不加己者略也案强恕行仁之事求諸人必無過者何能不加人人亦不加已並難可能而先責諸己而責諸己尤必驗諸人至於家國天下人人皆被其澤而不忍相加焉此卽博施濟衆之量孔氏蓋卽人以驗己初非略己而言人也朱子以無與爲史作春秋實爲夫子經天緯地之制作然放之顏子之推家訓劉勰文心雕龍等書均謂自古以來以排偶有韻爲文信筆直書爲筆故後人有杜詩韓筆之稱蓋文爲錯畫必有偶語縟紛煥若絲綸乃名之爲章文章既从音必有音韻鏗鏘洽比宮商乃名之爲章故直言曰言論難曰語雖弟子之接聞時人之問答第稱之曰論語而不以爲文春秋筆則筆削則雖游夏不能贊一辭亦祇稱之以筆而不以爲文惟於易傳之十翼夫子恐其無文不行不成章不達所以象象上下雜卦傳無篇不用韻繫辭上下說卦傳無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注章明也文采形質著見可得以耳目循

勿分安勉而別仁恕然勿爲禁止固屬勉强之詞而無爲欲無亦非安行之詣也

正義曰說文文錯畫也象交文易繫辭傳仰以觀于天文又觀鳥獸之文文物相雜謂之文文必有經緯交錯而成故周書謚法解云經緯天地謂之文說文敘曰黃帝史倉頡見鳥獸蹏迒之迹知分理之可別異也初造書契依類象形故謂之文此文之本義

處不排偶而於文言一傳排偶韻語重見疊出兼而有之夫子自題其名曰文言此眞天地之大文古今之至文尤其章明較著者也然而析言之文與章各有本義而統言之六籍皆謂之文章夫子嘗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不曰道而曰文文章所以載道也何注云云疏曰箋解引此注作孔曰云章明也者書堯典平章百姓鄭注章明也云文采者樂記文采節奏聲之飾也循從邢本釋文音巡疏謂夫子之述作威儀禮法可以耳聽目視依循學習皇本作自修以才伎數之人增益圖書矯稱讖記以欺惑貪邪註誤

人主是皆以性與天道爲不可得聞也何注以性爲人之所受以生天道爲元亨日新之道理較平實而乃又謂深微不可得聞今放夫子之言性如易象傳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文言曰利貞者性情也繫辭傳曰成性存存道義之門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說卦傳曰窮理盡性以至于命大戴禮本命篇家語引作孔子對哀公曰分于道謂之命形于一謂之性化于陰陽象形而發謂之生化窮數盡謂之死故命者性之始也死者生之終也有始

形近訛

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注性者人之所受元亨日新之道也深
微不可得而聞也
皇本高麗本聞也下有已矣二字漢書眭宏傳贊外戚傳傳注皆同眭宏傳又無兩也字
正義曰史記孔子世家引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言天道與性命弗可得聞也已是顯以與訓及以性及天道爲二事也後漢書桓譚傳注引鄭君注云性謂人受血氣而生有賢愚吉凶天道七政占驗謂天道命不傳傳其人多在西北子產正斥之曰天道遠人道邇竈焉知天道史記天官書曰孔子論六經天道命不傳傳其人不待告告非其人雖言不著漢書眭京翼李等傳曰猶曰不可得而聞已矣後漢書桓譚上疏曰天道性命聖人所難言自子貢以下不得而聞今諸巧慧小才伎數之人增益圖書矯稱讖記以欺惑貪邪註誤

則必有終矣人生而不具者五三月而徹眴然後能有見八月生齒然後能食期而生臏然後能行三年晴合然後能言十有六精通然後能化陰窮反陽陽窮反陰故陰以陽化陽以陰變是以男子八月生齒八歲而齔二八而施行女子七月生齒七歲而齔二七而化成一陽一陰奇偶相配然後成道性命之端形於此也此專言人性之可得而聞者也又易本命篇子曰夫易之生人禽獸萬物昆蟲各有以生或奇或偶或飛或行而莫知其情惟達道德者能原本之道也謙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恆曰天地之道恆久而不已也天道卽天行乾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蠱曰終則有始天行也剝曰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復曰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禮記哀公問君子何貴乎天道對曰貴其不已如日月東西相從而不已是天道也不閉其久是天道也無爲而物成是天道也已成而明是天道也中庸對哀公問政曰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曾子天圓篇告單居離云參嘗聞之夫子曰天道曰圓地道曰方方曰幽而圓曰明明者吐氣者也是故外

景幽者含氣者也是故內景故火日外景而金水內景吐氣者施而含氣者化是以陽施而陰化也陽之精氣曰神陰之精氣曰靈神靈者品物之本也而禮樂仁義之祖也而善否治亂所興作也陰陽之氣各從其所則靜矣偏則風俱則雷交則電亂則霧和則雨陽氣勝則散爲雨露陰氣勝則凝爲霜雪陽之專氣爲雹陰之專氣爲霰霰雹者一氣之化也毛蟲毛而後生羽蟲羽而後生毛羽之蟲陽氣之所生也介蟲介而後生鱗蟲鱗而後生介鱗之蟲陰氣之所生也

惑惙之神讀書敏求記亦謂子貢篤嗜於不可得聞中故以已矣傳言外微旨然則所謂不可得聞者非眞不可得聞漢唐諸儒又有訓與爲合者如後漢書馮異傳云國家獨見之明久而益遠乃知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三國志注管輅別傳云苟非性與天道何由背爻象而任胷心者晉書紀瞻傳云陛下性與天道猶復役機神於史籍令狐德棻周書贊曰閭里性與天道修六經以維其末文選任昉啓曰性與天道事絕稱言唐太宗旌賞孫伏伽詔曰朕惟寡德不能性與天道長孫無忌對太宗曰陛下性與天道非臣愚所及是皆以夫子之言爲一句性與天道爲一句即漢書外戚傳注所云學者誤讀謂孔子之言自然與天合者也黃先生以八字當作一氣讀謂夫子之言性合天道而言之也性者人稟陰陽五行之正氣而血氣心知之正者也天道者天之氣化流行繇之曰陰陽分之曰五行是性之本也易傳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天道即陰陽也陰陽相承接而氣和故曰繼之者善具此和氣及漢唐所引各本皆有已矣二字以寫追思之意寓

者人之性此言性必本於陰陽也洪範先五行次五事五事之作肅作乂作哲作謀作聖皆稟五行之正氣而爲性中自具之能中庸曰天命之謂性鄭君釋之曰木神則仁金神則義火神則禮水神則信土神則智此言性之原於五行也夫子述而不作其文辭多人所常聞者若其言性而推原於天道非夫子不能言舍夫子之言而別無可聞也端木氏憂人之不得聞欲廣聖訓以覺人也董子曰明夫天性知自貴於物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五 六十一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何注云疏曰云性人所受以生者皇疏人稟天地五常之氣以生曰性性生也樂記則性命不同矣注性之言生也莊子庚桑楚篇性者生之質也云天道元亨曰新者易云乾元亨利貞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注但云元亨略言之也曰新者皇疏謂日日不停新新不已易所謂行健不息詩所謂於穆不已是也史稱何晏與夏侯元甫桑王弼之徒競爲清談祖尚虛無謂六經爲聖人之糟粕又稱荀粲好言道常以爲子貢稱夫子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六籍雖存固聖人之糠秕兄荀俁常駁其說今觀集解以性爲所受以生天道爲元亨曰新說亦無甚元妙惟又以爲深微不可得聞自後宋元明儒言性而離血氣心知之實言天道而超陰陽五行之上謂此理自孔孟以後不傳直至周程張朱始得聞之豈子貢所及料哉

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注孔曰前所聞未能及得行故恐後有聞不得並行也

考文補遺古本未之作之未一本無之字高麗本同翟氏云未之倒屬當通入字爲一句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五 六十二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正義曰皇疏子路稟性果決言無宿諾故前有所聞於夫子即欲修行若未及能行則不願更有所聞恐行之不周故惟恐有聞也朱子外注引范氏曰子路聞善勇於必行門人自以爲弗及也故善之若子路可謂能用其勇矣韓子知名篇曰內不足者急於人知霸焉有餘厥聞四馳今曰告汝知名之法勿病無聞病其嘩嘩昔者子路惟恐有聞赫然千載德譽愈尊是又以聞爲譽聞蒙案聞通則喜聞譽則恐原足以形容勇士之志氣但此簡類記於得聞不得聞之

後聞字當作一例不可爲問辭之闕也

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注孔曰孔文子衛大夫孔叔圉也文謚也

子曰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注孔曰敏者識之疾也下問凡在己下者也

釋文好呼報反考文足利本無末也字

正義曰朱注凡人性敏者多不好學位高者多恥下問故謚法有以勤學好問爲文者蓋亦人所難能也孔圉得謚爲文以此而已外注引蘇氏曰孔文子使太叔疾出其妻而妻之疾使侍人誘其初妻之娣文子怒將攻之訪於仲尼仲尼不對命駕而行疾奔宋文子使疾弟遺室孔姞其爲人如此而謚曰文此子貢之所以疑而問也孔子不沒其善言能如此亦足以爲文矣非經天緯地之文也蒙案周公之制謚法也大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乃以經天緯地與勤學好問同謚爲文似乎小大不倫矣而況乎孔圉之行既若彼而謚法又若此宜乎子貢之疑而問也及觀後篇夫子多以好學勸人然後知此章專爲勉人學問也蓋天地生人無論智愚強弱果能此道雖愚必明雖柔必強夫子以敏而好學問勤字以不恥下問好字之疾也

而原其故曰是以謂則其發明謚法解之意而勉人學問也可謂深切著明矣

孔注云云疏曰云文子孔叔圉者左定四年傳注孔圉孔羈孫又哀公元年傳注孔悉鉏曾孫世本孔達生得閒叔穀穀生成叔烝鉏組生頃叔羈羈生昭叔起起生圉又哀公十一年傳冬衛太叔疾出奔宋初疾娶于宋子朝其娣嬖子朝出孔文子使疾出其妻而妻之疾使侍人誘其初妻之娣寘于犂而爲之一宮如二妻文子怒欲攻之仲尼止之遂奪其妻或注于外州外州人奪之軒以獻恥是二者故出衛人立遺使室孔姞注遺疾之弟孔姞孔文子之女疾之妻也云文謚也者周書謚法解經天緯地曰文道德博厚曰文勤學好問曰文慈惠愛民曰文愍民惠禮曰文錫民爵位曰文云敏識之疾者詩江漢疏引作行之疾也

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注孔曰子產鄭大夫公孫僑也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

考文補遺本無之字当從注引子謂作孔子曰

正義曰朱注恭謹恪也惠愛利也使民義如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之類蒙案春秋有子產本屬眾人之毋慈惠之師其初年一於用寬迨爲政濟之以猛此亦時勢使然也故必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大夫之忠儉者從而與之泰侈者因而斃之以至作邱甲鑄刑鼎始有蕞尾之謗繼有孰殺之歌在當時固有疑子產爲慘刻不仁者惟夫子循其迹而原其心則以爲所以發政施仁之本也要之非威無以立愛非猛無以濟寬博愛之謂仁必兼以行而宜之之謂義韓詩外傳四曰愛由情出謂之仁節愛理宜謂之義子產之善於用義正子產之善於用猛也故夫子於其卒也歎之曰古之遺愛而於或人之問斷之曰惠人此子產一生之定論也參觀或問子產章

孔注云云疏曰云子產公孫僑者據左傳注子產鄭穆公之子產論曰成發字子國故又曰國僑一字子美見左襄二十五年傳注史記誤爲成公少子不知成公亦穆公之孫也史記又謂子產卒於聲公五年爲魯定公之十四年在朝安得七十年之久戚氏鶴泉嘗疑之以至作邱甲鑄刑書是子產所事者前簡後定而已子產爲卿於魯襄公十九年子皮授政在魯襄公三十年則執政止二十二年而已治史記世家之誤謂子產執政四十餘年或又治史記循吏傳云治鄭二十六年亦失也朱注都鄙有章數語見左襄三十年傳是年子產始執政傳舉其後政之大要統言之此皆事理之當然不可易者故朱子以此爲義也

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注周生曰齊大夫也晏姓平謚名嬰也

皇本敬上有人字考文足利本高麗本同

正義曰朱注引程叔子曰人交久則敬衰久而能敬所以爲善此本邢疏言平仲之德久而愈敬也皇疏

本作久而人敬之以爲善交之驗凡人交易絕而平仲則久而人愈敬之引孫綽曰交有傾盡如舊白首如新隆始者易克終者難敬厚不渝其道可久所以難也蒙案史記弟子傳云孔子之所嚴事於周則老子於衛遽伯玉於齊晏平仲於楚老萊子於鄭子產於魯孟公綽所謂嚴事者敬之至也然必先敬人而後能使人敬己則平仲之修德可知然必敬於始而後乃能敬於終則平仲之愼交又可知此其所以爲善也大戴禮衛將軍文子篇孔子論晏子之行曰擇處遊必擇士人以其久交之能敬吾謂其初交之能擇禮表記曰君子之接如水小人之接如醴君子淡以成小人甘以壞韓詩外傳子夏曰與人以實雖疏必密與人以虛雖戚必疏夫實之與實如膠如漆虛之與虛如薄冰之見晝日惟以一敬字貫徹於內外始終而無所增損於其閒斯交之善已又曾子曰君子有三費少而學長而忘此一費也事君有功而輕負之此二費也久交友而中絕之此三費也是以交友貴乎敬而敬又貴乎久

周注云云疏曰史記列傳晏平仲嬰者萊之夷維人也事詳左傳晏桓子之子也諡法解治而清省曰平子曰臧文仲居蔡注包曰臧文仲魯大夫臧孫辰也文諡也蔡國君之守龜也出蔡地因以爲名焉長尺有二寸居蔡僭也釋文臧子郎反

正義曰禮國君有守龜禮器云諸侯以龜爲寶家不寶龜白虎通引禮三正記曰天子之龜尺二寸諸侯一尺大夫八寸士六寸士亦有龜故士喪禮云卜宅

是也家不寶龜者謂尺二寸之大龜也大龜出蔡國因名曰蔡邢疏及左傳禮器疏引鄭君注與包注同漢書食貨志曰元龜距冉長一尺二寸直二千一百六十爲大貝十朋公龜九寸以上直五百爲壯貝十朋侯龜七寸以上直三百爲幺貝十朋子龜五寸以上直百爲小貝十朋是爲龜寶四品元龜爲蔡非四民所得居有者入太卜受直其曰居者猶言藏龜守龜也漢書張湯傳居物致富注居儲也書懋遷有無化居字亦作奇賄臧氏以大夫而藏一尺二寸之寶

龜其僭也其不知禮也家語襲說苑權謀篇漆雕憑對孔子曰臧氏家有龜焉名曰蔡文仲立三年爲一兆焉武仲立三年爲二兆焉孺子容立三年爲三兆焉三大夫之賢不賢憑不識也子曰智不能及明不能見得無數卜乎是則臧氏之智代不如前而孰知其先代之藏龜已貽誚於智者也左傳襄公廿三年臧武仲自邾使告臧賈求後於魯且致大蔡焉杜注大蔡大龜昭公廿五年傳臧會竊其寶龜僖句以卜僭而吉注僖句龜所出地名是臧氏所藏之龜非一

有蔡又有僖句屢爲子孫所乞靈然則文仲之藏寶龜也若預知龜之大有造於臧氏者而不恤越禮犯分焉斯又文仲不智之智也若定公八年盜竊寶玉大弓之寶龜公羊傳曰龜青純是則魯國之守龜而非即臧氏私藏之大蔡也全謝山以蔡爲守龜以臧孫世爲守蔡之大夫又據陸農師明堂位封父龜注謂即封父之繁弱以大蔡一名僖句一名繁弱朱氏說文通訓又謂大蔡名僖句者其形傴僂倨句也即龜人所掌之天龜爾雅釋魚之俯者靈要皆無稽之談也

包注云云疏曰邢疏引世本魯孝公生僖伯彄彄生哀伯達達生伯氏鉼鉼生文仲辰辰是公子彄曾孫也彄字子臧因以爲氏證法解道德博厚曰文云龜出蔡地因以爲名者漢書貨志如淳注引經說謂蔡國出大龜也臣瓚曰蔡是大龜之名書九江納錫大龜大龜又不出蔡國若龜出楚不可名龜爲楚也師古曰本以蔡出善龜故因名大龜爲蔡耳瓚說非也包云國君守龜者據禮器諸侯寶龜而言天子亦通稱君也云長尺有二寸者大龜尺二寸始名爲蔡說文龜字下云龜甲邊也天子龜巨擁尺有二寸諸侯尺大夫八寸士六寸漢書孟康注卦龜甲緣也巨至也度背兩邊緣尺二寸也段注謂尺二寸之龜言其廣不言其修曰尺曰八寸皆謂兩邊相距也山節藻棁注包曰節者栭也刻鏤爲山也棁者梁上楹也畫爲藻文言其奢侈也棁作釋文藻音早悅本又作橫章悅反藝文類聚引棁作案據爾雅疏節爲案之借棁爲楶之借正義曰左文三年傳疏引鄭君注曰節栭也刻之爲山棁梁上楹也畫以藻文山節藻棁天子之廟飾

非文仲所當有之意與包注同蒙案山與藻古人多施於刻繪尚書十二章衣繪以山裳繡以藻周禮典瑞王執鎮圭琢刻四鎮之山明堂位曰山罍夏后氏之尊又曰有虞氏服畝夏后氏山考工記山以章荀子曰天子山冕書大傳曰山龍青也藻火赤也而後漢輿服志云公自山以下子男自藻以下是物數各有限制無容僭也惟天子以山與藻飾宗廟明堂位曰山節藻棁複廟重檐天子之廟飾也鄭注山節刻樞盧爲山也藻棁畫侏儒柱爲藻文也禮器注云宮室之節士首本大夫達棱諸侯斷而蘬之天子加密石焉無畫山藻之禮也文仲以大夫而僭天子之廟飾其不知禮孰甚焉當時齊之管仲亦僭此制故禮器云管仲鑲簋朱紘山節藻棁君子以爲濫矣雜記云管仲旅樹而反坫山節而藻棁賢大夫也而難爲上也漢書貨殖傳序諸侯刻桷丹楹大夫山節藻棁後漢輿服志云禮制之壞諸侯陪臣皆山節藻棁並指宮室舊侈而言與居蔡本不相聯屬乃或據爾雅十龜神靈攝觀文筮之外又有山澤水火之四種謂

龜性喜山水因刻畫山藻於居龜之室以悅其神不知龜掌於太卜或藏於太廟其室名爲榱季氏篇龜玉毀於櫝中是也其室又可懸史記褚先生說今高廟中有龜室置室西北隅懸之是也不聞古人別有居龜之室而可刻畫山藻者也

包注云云疏曰爾雅釋宮閒謂之楔栭謂之棁古本棄作節據郭注閒爲柱上枅亦名枅又曰楮棄即櫨也據李巡注樽櫨一名節皆謂斗拱也是注上斗拱有閒楔栭棄櫨枅楷之名也據說文格樽櫨也樽櫨柱上標也是格枅樽爲一物栭又爲一物段氏云辭注西京賦曰栭斗也張載注靈光賦曰栭方小木爲之栭在枅之上枅者柱上方本斗又小於枅亦方木也然後乃抗梁焉靈光殿賦層櫨曲枅之下又曰芝栭攢羅景福殿賦藺栭積重之下又曰櫨櫨各落此可證栭與枅非一物爾雅渾言之說文析言之然許君又引爾雅曰栭謂之楮者欲見渾言析言兩不相背此包注所由以節栭爲一物也案廣雅云樽謂之枅曲枅謂之欐楮謂之

笮稱名欐欐也其體上曲欐拳然也斗在欐兩頭如斗也御覽引爾雅笄謂之疾說文檠傳云斗上承棟者橫之似笄然西京賦結罝欐以相承薛綜注欐柱上曲木兩頭受檁者逸周書復榰孔注云累芝楠也靈光賦張注云芝楠柱上節小方木爲之長三寸然則枅爲柱上大斗拱欐爲斗拱上之曲木榰爲欐上兩頭之小斗拱然後乃架梁焉細分之又有三者之異又爾雅宋廙謂之梁其上楹謂之梲郭注侏儒柱也李巡注梁上短柱也一作楶釋名楶儒梁上短柱

楶儒猶侏儒短故以名之淮南子主術訓注侏儒梁上藏蹲跪人也蓋宮室之制南北爲梁東西爲棟其次爲楣爲廈古多攩梁屋梁上短柱所以承棟而飾以藻文或蹲跪人也藻說文作藻水草也詩采蘋傳藻聚藻也陸璣疏云藻生水底有二種其一種葉如雞蘇莖大如箸可長四五尺一種莖大如釵股葉如蓬謂之聚藻案上一種即爾雅郭注之大葉馬藻後一種即爾雅之蘊藻釋文藻水草有文者也鄭注巾車云藻水草蒼色而書大傳云藻火赤蓋伏生單據火而言之猶據山而云山龍青非繪藻兼有二色也

何如其知也注孔曰非時人謂以爲知也

釋文知音智皇本作智

正義曰左傳文公二年仲尼曰臧文仲其不仁者三其不知者三下展禽妾織蒲廢六關三不仁也作虛器縱逆祀祀爰居三不知也杜注作虛器謂居蔡山節藻梲也有其器而無其位故曰虛是譏其僭侈而不知禮也正與此經古注合朱注依張子說謂文仲刻山畫藻於藏龜之室以諂瀆鬼神說本陳孔璋龜賦云山節藻梲既龜且櫝然詞人之賦隨意牽引本不可爲典要而文仲之非禮不必刻山畫藻而即其世藏寶龜之意諂瀆鬼神已可概見黃先生曰易言探賾索隱鉤深致遠莫大乎蓍龜是卜者古聖所爲與神物以前民用書大誥諸篇屢言吉卜見天心之向背有定禮卜喪祭時日以神意之遠近難知此皆輔道稽疑示不敢自專之意也若凡事必乞靈於神而加之以諂媚則誣己并誣神矣決是非之辨者不

以禍福移知成敗之機者不以險易惑卜以決疑不疑何卜兵家所以操勝算也與塊以爲天賜盬腦以爲得天雖曰誣言其識定也殃慶各以類至而君相之一言一動尤與庶徵之休咎相關野木生朝而太戊興野鳥入廟而武丁治龍鬥諼爲不覿而子產之於鄭亦卒不爲患君子謂天心仁愛告之災譴以冀省惕而君相有造命之權修德可以弭災也漢書谷永曰明天地之性不可惑以神怪知萬物之情不可惑以非類鹽鐵論散不足篇曰古者德行求福故祭祀而寬仁義求吉故卜筮而希顏氏家訓雜藝篇曰古者卜以決疑今人生疑於卜可慨也夫

明明字論語集解義疏 卷五 上海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子玉卒蔿呂臣爲令尹三十三年子上爲令尹其後子文之死傳又曰令尹子文卒鬬般爲令尹則是卒之時又爲令尹也卒而子般繼之三仕三已別無所考子玉呂臣子上之閒子文大率執其政而代其缺歟是蓋據圖宋之役子文先子玉治兵而以爲執其政也全謝山曰子文於莊公三十年爲令尹至僖公二十三年讓於子玉凡在位二十八年子玉死蔿呂臣繼之子上又繼之大孫伯又繼之成嘉又繼之是後楚之令尹不見於左傳宣公四年子越之亂追紀

有立言先大夫臧文仲旣沒言立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是當時固有稱其知者也

子張問曰令尹子文注孔曰令尹子文楚大夫姓鬬名穀字於菟三仕爲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慍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

釋文慍紆問反皇本高麗本何如下有也字御覽品藻門引仕作任

正義曰朱注令尹官名楚上卿執政者也金仁山考證曰左傳莊公三十年楚申公鬬班殺子元鬬穀於菟爲令尹至僖公二十三年子玉爲令尹二十八年子玉卒蔿呂臣爲令尹三十三年子上爲令尹其後子文之死傳又曰令尹子文卒鬬般爲令尹則是卒之時又爲令尹也卒而子般繼之三仕三已別無所考子玉呂臣子上之閒子文大率執其政而代其缺歟是蓋據圖宋之役子文先子玉治兵而以爲執其政也全謝山曰子文於莊公三十年爲令尹至僖公二十三年讓於子玉凡在位二十八年子玉死蔿呂臣繼之子上又繼之大孫伯又繼之成嘉又繼之是後楚之令尹不見於左傳宣公四年子越之亂追紀

曰令尹子文卒鬬般爲令尹意者成嘉之後子文嘗再起而爲令尹而仁山先生以爲子上之後者誤也子上死卽有商臣之變使子文是時在位豈尙可以爲忠然則子文爲令尹者再其初以讓人其後卒於位原無所謂罷黜也今攷顧震滄楚令尹表成嘉之後卽繼以鬬椒並不言鬬般亦無子文再爲令尹之事周燭齋云子文之卒在越椒未知政之時其三仕三已當在成王之世自初爲令尹以至遜位子玉二十八年之中豪棄此論雖亦出於意度而依據國語好學深思者心知其意不然如春秋傳三折肱爲良醫楚辭雖九死其猶未悔肱可三折而人可九死也

國策較爲近情汪容甫三九釋謂三者數之成九者數之極古人措辭往往約之以三九以見其時之多且久此言語之虛數也國語楚鬬且曰鬬子文三舍令尹無一日之積恤民故也成王每出子文之祿必逃王止而後復人或謂其逃富曰從政者以庇民也民多歸者而我取富焉是勤民以自封也死無日矣我逃死非逃富也又國策云子文因鬬般之殺子元也自毀其家以紓國難三仕不喜三已不慍不爲尙勤不爲祿勉以憂勤於社稷舊曰被讒者不祥專利者必害故其爲政度人以川人潮惠以撫下凡以自宪厥心不遑他恤盡子文執政二十八年在位不可謂不久後歸子玉讓賢不可謂不誠而公爾忘私國爾忘家始終如一日進退無二心所謂三仕三已者不過形容其盡忠謀國之專且久猶柳下惠之三黜士師范蠡之三致千金管仲之三戰三走三仕三見逐於君不必拘以爲實數也故莊子田子方篇呂覽知分篇史記循吏傳又以三仕三已屬孫叔敖此在好學深思者心知其意不然如春秋傳三折肱爲良醫楚辭雖九死其猶未悔肱可三折而人可九死也

哉

孔注云云疏曰左氏宣公四年傳初若敖娶於邬生鬬伯比若敖卒從其母畜於邬淫於邬子之女生子文焉邬夫人使棄諸夢中虎乳之邬子田見之懼而歸夫人以告遂使收之楚人謂乳穀謂虎於菟故命之曰鬬穀於菟以其女妻伯比實爲令尹子文皇疏引范甯曰子文是謚也釋文穀作穀奴斗反本又作穀借字也於菟音烏塗玉篇作虪虪俗字也

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孔注曰但問其忠
釋文知如字下鄭音智下同焉於虔反下同

正義曰釋文謂未知鄭君讀作智皇疏引李充曰進無喜色退無怨色公家之事知無不爲忠臣之至也子玉之敗子文之舉舉以敗國不可謂智也賊夫人之子不可謂仁也李說與鄭君合而皇氏以爲不及孔注蒙案左傳僖公二十三年秋楚成得臣帥師伐陳討其貳於宋也遂取焦夷城頓而還子文以爲之功使爲令尹叔伯曰子若國何曰吾以靖國也夫有大功而無貴仕其人能靖者與有幾二十七年楚子將圍宋使子文治兵於睽終朝而畢不戮一人子玉復治兵於蔿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杜注謂子文將委重於子玉故略其事蔿賈曰子之傳政於子玉曰以靖國也靖諸內而敗諸外所獲幾何子玉剛而無禮不可以治民過三百乘其不能以入矣然則子玉之敗子文之舉也舉以敗國不智孰甚焉雖能料越椒之必滅知若敖之將餒何後智而前愚耶故曰清矣秋時臣陵其君皆如崔杼無有可止者也

崔子弒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注孔曰皆齊大夫也崔杼僞陳文子惡之捐其四十匹馬違而去之也至於他邦則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何如子曰清矣注孔曰文子避惡遊去無道求有道當奢

釋文崔子鄭注云魯讀崔爲高今從古弒施志反本又作殺同乘繩證反棄唐石經避諱作弃皇本之一邦作之至他邦考文足利本作至一邦有又字之一邦作之至一邦高麗本上則

正義曰朱注崔子齊大夫名杼齊君莊公名光陳文子亦齊大夫名須無十乘四十匹也蒙案古者車馬出於田賦每田一成出車一乘馬四匹十乘馬四十匹乃十成之田采邑之大者也然不曰有采十成而曰有馬十乘猶左傳鶴實有祿位不云祿位視卿而云乘軒子見冕者惟卿有元冕不云見上大夫而云冕者此古人言辭之曲而致焉者也故三仕三已約其數以見其多有馬十乘文其詞以致其曲善讀者會其意不以辭害焉可也

孔注云疏曰史記田齊世家完卒謚敬仲敬仲如齊以陳字爲田氏仲生稱孟夷夷生湣孟莊莊生文子須無文子卒生桓子無宇無宇卒生武子開與釐子乞廣韻崔齊丁公之子食采於崔因以爲氏左傳崔杼事齊惠公有寵高國畏其逼也公卒而逐之奔衛既而復歸靈公八年使杼爲大夫慶克佐之初公廢太子光及公疾崔杼微逆光而立之是爲莊公崔杼殺高厚而兼其室莊公四年將伐晉崔杼諫弗聽相又襄公二十七年傳崔杼生成及彊而寡取東郭偃之姊也東郭偃臣崔武子棠公死偃御武子以弔焉見棠姜而美之使偃取之偃曰男女辨姓今君出自丁臣出自桓不可武子笑之遇困之大過示陳文子子文子曰夫從風風隕妻不可娶也且其繇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崔子曰棄也何害先夫當之矣遂取之莊公通焉驟如崔氏以崔子之冠賜人侍者曰不可公曰不爲崔子乎無冠乎崔子因是又以其閒伐晉也曰晉必將報欲弒公以說於晉而不獲閒公鞫侍人賈舉而又近之乃爲崔子

閒公夏五月莒爲且于之役故莒子朝於齊甲戌饗諸北郭崔子稱疾不視事乙亥公問崔子遂從姜氏姜入於室與崔子自側戶出公拊楹而歌侍人賈舉止眾從者而入閉門甲興公登臺而請弗許請盟弗許請自刃於廟弗許皆曰君之臣杼疾病不能聽命近於公宮陪臣干掫有淫者不知二命公踰牆又射之中股反隊遂弒之崔子立景公而相之慶封爲左相又襄公二十七年傳崔杼生成及彊而寡取東郭偃之姊也東郭偃相崔氏棠公之妻東郭

崔成有疾而廢之而立明成請老於崔崔子許之偃與無咎弗予曰崔宗邑也必在宗主成與彊怒將殺之告慶封封與盧蒲嫳謀嫳曰彼君之讎也天或者將棄彼矣彼實家亂子何病焉崔之薄慶之厚也他日又告慶封曰苟利夫子必去之難吾助女崔成崔彊殺東郭偃棠無咎於崔氏之朝崔子怒而出且曰崔氏有福此余猶可遂見慶封慶封曰崔慶一也是何敢然請爲子討之使盧蒲嫳帥甲以攻崔氏遂滅之殺成與彊而盡俘其家其妻縊嫳復命於崔子且

御而歸之至則無歸矣乃縊崔明來奔慶封當國此崔杼之始末也又襄公二十三年傳齊侯伐衞遂伐晉陳文子見崔武子曰將如君何武子曰吾言於君君弗聽也以爲盟主而利其難羣臣若急君於何有子姑止之文子退曰崔子將死乎謂君甚而又過之不得其死過君以義猶自抑也況以惡乎又襄公二十四年傳齊侯既伐晉而懼將欲見楚子楚子使薳啓彊如齊聘且請會期齊社蒐軍實使客觀之陳文子曰齊將有寇吾聞之兵不戢必取其族又二十八年傳齊侯朝於晉宋之盟故也將行慶封曰我不與事後賄禮也事大未獲事焉從之如志禮也雖不與盟敢叛晉乎重邱之盟未可忘也子其勸行又慶氏之亂陳文子謂桓子曰禍將作矣吾其何得對曰得慶氏之木百車於莊文子曰可慎守也已十一月乙亥嘗於太公之廟亂作公懼陳文子以公歸稅服而如內宮慶封歸請戰弗克遂出奔考左傳襄公二十五年崔杼弒莊公是時陳文子出奔二十六年不經見至二十七年春宋向戌欲弭諸侯之兵齊人難之陳文子曰晉楚許之我焉得已則文子自出行及復反止二年耳此陳文子之始末也

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

正義曰皇疏引顏延之曰每適又違潔身者也李充曰違亂求治不汙其身清矣而所之無可厭稱其亂不如甯子之能愚遷生之可卷未可謂智也潔身而不濟世未可謂仁也全謝山曰陳文子之本末大不可問崔杼弒君文子實早知之是時崔慶雖強然文

子亦甚爲莊公所用父子皆被任使而文子陰陽其
閒與聞弒逆之謀絕無一言坐待禍作無論其出奔
之事不知果否卽有之而不久還還仍比肩崔慶之
閒覬其亡而竊政其後父子相商得慶氏之木百車
而戒以愼守是又絕不可與蘧伯玉之出近關者同
日語也蓋陳氏之大也成於桓子而肇基者文子熟
看左傳踪迹自見誅其心絕不可謂之淸而聖人第
就子張所問而論之不及其他亦忠厚論人之法也
蒙案子文處有道之邦不及甯武子之智故知子玉
故孔子矯之言季孫行事多闕許其再思則可矣無
災而其所謂忠者知霸圖不知王道朱子謂其相楚
之有功而不能料其敗知越椒之必滅而無以弭其
皆僭王猶夏之謀則其智爲小智究不足以言仁也
文子處無道之邦又不及甯武子之愚故知崔杼之
將亂而隱忍於幾先知慶封之必亡而覬覦於事後
而其所謂淸者知身家不知君國朱子謂其仕齊失
正君討賊之義則其智爲私智更不足以言仁也蓋
仁非智不全而小智與私智不可以言智卽不可以
成仁然後知衛武子之智爲眞智武子之愚乃大智

之若愚比事以觀夫子不許二子之智者或許武子
以仁乎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斯可矣注鄭曰季文子魯大夫季孫行父也文謚也文子忠而有賢行其事寡過不必及三思也

釋文三息舊反又如字皇本高麗本再下有思字唐石經斯作思三國志諸葛恪傳注引同

正義曰皇疏引季彪曰君子之行謀其始思其中慮其終然後允合事機舉無遺算是以曾子三省其身南容三復白圭夫子稱其賢時人稱季孫名過其實故孔子矯之言季孫行事多闕許其再思則可矣無緣乃至三思也其解斯可矣與聖人善人章相類說與鄭注皆謂文子未必有三思也張子韶論語絕句云或能再矣斯猶可何況加之以三思是以文子實有三思也而要皆以三思爲思之善朱注引程子曰爲惡之人未嘗有思有思則爲善矣然至於再則已審三則私意起而反惑矣故夫子譏之或問云天下之事以義理斷之則是非當否再思而已審以私意揣之則利害得失萬變而無窮思止於再者欲人之以義制事而不泊於利害之私也且以文子言之其

每事三思如使晉而求遭喪之禮以行可謂審矣然
宣公弒立則爲之如齊納賂而請會及公薨未葬則
又背之而逐其所任之臣豈非思之之過而反輕於
計較之私歟是朱子以三思爲思之過黃先生曰朱
子謂思而得之方是一思是也再斯可者覆審焉而
斷決行也三思則反覆精審之尤有加也張平子東
京賦云必三思以順愆是也季文子三思而後行當
時稱許之辭如此文子行事之善或由再思或由三
思其行事之失者或累所私或偶所蔽雖稱之以一

思而不得也夫子言思苟得正再思斯可而文子所
思所行之得失俱可見矣是聖言之寬閒得中也蒙
案心之官則思思以得爲主不思而得聖人之生知
也思則得之君子之思誠也物有本末思必精義以
入神事有始終思必極深而研幾大學之能慮必止
至善以爲歸中庸之慎思要貴明辨而不惑曰審作
聖思之所以不厭周詳也今觀文子之行事宣公之
失德不敢言襄仲之弒逆不能討於是納賂於齊侯
定公位以固寵黜黃於莒僕鬬君短以奪權迨歸父

用而隱恨其讒宣公薨而始謀欲去前既不正殺嫡
立庶之罪後無以辭父死子逐之嫌至於作武宮而
假人以銘功不思立武之由己取美檟而虧姑以成
婦不思無禮之及身此猶其小焉者也生平行事瑜
不掩瑕文子豈未致思乎而當日固稱三思也文子
豈眞三思乎而何以仍若未思也蓋思以得爲主思
而得也思之再三不爲多思而不得也思之千萬亦
無益是猶楚子文之小智陳文子之私智究不如甯
武子之大智若愚而足以成仁也

鄭注云疏曰春秋文公六年經書季孫行父如晉
左傳曰季文子將聘於晉使求遭喪之禮以行其人
曰將焉用之文子曰備豫不虞古之善教也求而無
之實難過求何害杜注所謂文子三思也是文子卽
行父也證法解道德博聞曰文古本作博厚不必及
三思邢疏及作乃皇疏云孔子美之言若文子之賢
不假三思唯再思此則可也斯此也是以三思爲有
餘又一通言再過二思則可也是以三思爲不足皆
非注意黃先生謂文子雖舉事算過未必有三思之

密也故注云及

子曰甯武子 注馬曰衛大夫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甯俞也武謚也邦有道則不干預政事邦無道則盡心竭力以救時難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 注孔曰佯愚似實

稽文甯乃定反知音智皇疏本作智文選三國名臣序贊注御覽兩引皆同詩抑傳引邦諱作國

正義曰朱注按春秋傳武子仕衛當文公成公之時文公有道而武子無事可見此其知之可及也成公無道至於失國而武子周旋其閒盡心竭力不避艱險凡其所處皆智巧之士所深避而不肯爲者而能卒保其身以濟其君此其愚之不可及也毛大可謂速猶會盟於向至三年武子始盟宛濮可知武子未事文公有道無道均屬成公朝也陸稼書謂春秋父子並時在朝者甚多閻百詩全謝山廣引左傳以證仍依朱注以有道屬文公時趙鹿泉謂成公自賴棄德之從爰及返正享祚三十餘年屬同諸侯之好罕被大國之兵先之卜遷避狄以定三百年遠模至於外平晉魯內返匡戚此可謂有道之時皆武子力也是又以有道屬成公時襲崇讓書論世當會其意不

古者公族大夫父死子繼成公元年武子之父莊子速猶會盟於向至三年武子始盟宛濮可知武子未事文公有道無道均屬成公朝也陸稼書謂春秋父子並時在朝者甚多閻百詩全謝山廣引左傳以證仍依朱注以有道屬文公時趙鹿泉謂成公自賴棄德之從爰及返正享祚三十餘年屬同諸侯之好罕被大國之兵先之卜遷避狄以定三百年遠模至於外平晉魯內返匡戚此可謂有道之時皆武子力也是又以有道屬成公時襲崇讓書論世當會其意不可泥其辭此章本論武子之人品非爲武子作年表所謂可及不可及者特以行之難易爲抑揚非以時之先後編次序今改武子之生平所得稱爲智者如左僖三十一年傳卜遷帝邱成公夢康叔命改祀相爾武子曰鬼神非其族類不歆其祀相爾何事相之不享非衛之罪也不可以閒成王周公之命祀又文公四年傳爾武子來聘公與之宴爲賦湛露及彤弓不辭又不答賦曰昔諸侯朝正於王王宴樂之於是乎賦湛露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諸侯敵王所惡以覺報宴今陪臣來繼舊好君辱貺之其敢干大禮以自取戾是其博通典禮格守王章皆已不可及矣而獻其功王於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旅弓矢千然以其愚者較之則其智猶爲可及也而其事則成公時也乃杜氏解左傳遂以不答彤弓不辭湛露爲即愚之不可及由誤會孔注佯愚之意皇疏引王勗云韜光潛采運智所得緣有此智乃有此愚孫綽云晦智藏明全身遠害飾智成名者易去華保性者難由是古注相沿至魏晉時有以浮沈取容之衛瓘稱

爲衛武子之愚而集注引程子尙有沈晦免害之說是蓋以成敗論人然觀武子當日之事何嘗有所沈晦亦無所謂佯愚也考之左傳晉文公之出亡也曹衛皆不禮焉既而反國曾僖公二十八年晉侯將伐曹假道於衛衛人弗許還自南河濟侵曹伐衛取五鹿晉侯齊侯盟於敛盂衛侯請盟晉人弗許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故出其君以說於晉衛侯出居於襄牛晉與楚戰於城濮衛侯聞楚師敗懼出奔楚遂適陳使元咺奉叔武以受盟或訴元咺於衛侯曰立叔武子儀公入祀先君周冶既服將命周歜先入及門

武矣其子角從公公使殺之咺不廢命奉夷叔以入守晉人復衛侯甯武子與衛人盟於宛濮曰天禍衛國君臣不協以及此憂也今天誘其衷使皆降心以相從也不有居者誰守社稷不有行者誰扞牧圉自今日以往既盟之後行者無保其力居者無懼其罪有渝此盟以相及也明神先君是糾是殛國人聞是盟也而後不貳衛侯先期入甯子先長祥守門以爲使也與之乘而入公子歡犬華仲前驅叔武將沐聞君至喜捉髮走出前驅射而殺之公知其無罪也枕

之股而哭之歡犬走出公使殺之元咺出奔晉會於溫討不服也衛侯與元咺訟甯武子爲輔鍼莊子爲坐士榮爲大士衛侯不勝殺士榮刖鍼莊子謂甯俞忠而免之執衛侯歸之於京師寘諸深室甯子職納玉於王與晉侯皆十瑴王許之乃釋衛侯衛侯使賂周歡冶苹能納我吾使爾爲卿周冶殺元咺及子適子儀公入祀先君周冶既服將命周歜先入及門

過疾而死冶苹辭卿此皆甯武子處無道之時也觀其一往直前百折不懼知有君不知有己不畏死亦不料生本忠孝之至誠擔君國之重任惟其愚所以立天經地義惟其愚所以維世道人心是非天性篤摯者不克有此愚亦非學問深沈者不能及其愚此其愚乃孔曰成仁孟曰取義之大智若愚是乃智之神仁之至而義之盡焉者也然在武子當日惟自盡其忠而已初不自知其爲愚亦無暇計及其爲智而卒能保其身以濟其君者即其愚之所感通而非其

智之所逆料是其不可及者正在誠心竭力不避艱
險之眞愚而不在韜光潛采沈晦免害之佯愚也故
自天王盟主以至列國臣民亦唯其鑒其爲忠並無
議論以爲愚而自其有道時之智以較之似覺其處
無道之若愚而孰知其愚也不僅所以爲智也乃其
所以爲仁也吾得而申之曰邦有道其智可及也邦
無道其仁不可及也是豈楚子文之小智陳文子之
私智所能及其智而可及其仁

馬注云云疏曰春秋文公四年經書衛甯俞來聘左
傳曰甯武子來聘是武子即俞也證法解剛彊直理
曰武
孔注云云疏曰云佯愚者佯俗字皇本作詳借字也
史記吳世家公子光詳爲足疾索隱僞也蘇秦傳詳
僵索隱詐也正字當作陽漢書田儋傳陽爲縛其奴
注陽卽僞耳
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
所以裁之注孔曰簡大也孔子在陳思歸欲去故曰吾
黨之小子狂者進趣於大道妄穿鑿以成文章不知所以裁制我當
歸以裁制之耳遂歸

明明子論讀纂解襲疏 卷五 九十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正義曰朱注此孔子周流四方道不行而思歸之歎
也吾黨小子指門人之在魯者狂簡志大而略於事
也斐文貌成章言其文理成就有可觀者裁割正也
夫子初心欲行其道於天下至是而知其終不用也
於是始欲成就後學以傳道於來世又不得中行之
士而思其次以爲狂士志意高遠猶或可與進於道
也但恐其過中失正而或陷於異端耳故欲歸而裁
之也蒙案孟子萬章問曰孔子在陳曰盍歸乎來吾
黨之小子狂簡進取不忘其初孔子在陳何思魯之
狂士孟子曰孔子不得中道而與之必也狂獧乎狂
者進取獧者有所不爲也孟子連敘二章因夫子之
思狂簡而并論狂獧蓋中行之次爲狂又其次爲獧
簡有簡略簡約二義狂者有爲而過於簡略獧者有
守而過於簡約故必裁制焉而始歸於中正孟子以
琴張曾晳牧皮爲狂士獧則原憲季次之流也舉狂
則獧可知舉狂之簡則獧之簡又可知此可通貫而

互會者也然則狂簡之成章何也考之說文錯畫爲文樂記爲章分別其文章爲斐斐然者文辭之有條有理自成一家言者也故大學注以有斐爲有文章貌詩巷伯傳以斐爲文章相錯太元文斐如邠如即大易之文蔚文炳也蓋狂者抗懷天地嘗爲高遠之談猥者躡跡古皇好作精微之論莊下史之道德五千言漆園吏之寓言卅三篇其成章不可謂不斐然特無所裁制而與及門弟子刪訂詩書考正禮樂終不行意欲歸而不免爲異端也夫子周流已老道而不使流入於異端此正不得已而以言教天下萬世之苦心也所謂裁者裁其文辭也

亦知其各有論撰條理可觀特欲裁制以歸於中正孔注云云疏曰云簡大也者爾雅釋詁文又釋訓簡簡大也孔意謂大者始可裁制於可也簡訓寬略寬略則大也孟子趙注謂狂者進取大道而不得其正亦以簡爲大也妄穿鑿謂不知而妄作焦理堂以孔注斐當作匪字然古人用然字皆形容之詞斐然者形容其文辭之炳蔚不得爲匪然而又言成章也孔子在陳思歸史記世家以論語之歎爲在魯哀子召冉求時以孟子所記爲主司城貞子時朱子以爲不然蓋一時語而所記有異同也釋文謂此章孔注與孟子同與鄭解異不知鄭君作何解也

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注孔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孤竹國名也

正義曰史記伯夷傳引孔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求仁得仁又何怨乎余悲伯夷之意睹軼詩可異焉其傳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於是伯夷叔齊聞西伯昌善養老盍往歸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載木主號爲文王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弒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及餓且死作歌其辭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

沒兮我安適歸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餓死於首
陽山由此觀之怨耶非耶太史公盡疑其辭之有怨
而不合於聖言也蒙案夫子嘗謂伯夷叔齊不降其
志不辱其身孟子稱其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
言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是其
節之清介誠有如程子所云推其所爲將不容於世
必負石赴河乃已者故後世有不食周粟采薇餓死
之說豈知夷齊之心光明正大過而不留如光天化
日絕無一毫艹蒂凝滯其節雖極清介而其量又未
嘗不寬宏孟子以爲聖之清實清之聖者也故讓國
之逃也不過爲父兄之天倫追父命不違倫斂不失
夷齊亦惟各盡其心而豈有遺悔於後日叩馬之諫
也不過爲君臣之大義迫人心已定天命已歸夷齊
亦惟自行其志而何嘗追錄其前非所謂不食周粟
者程子以爲祇是不食周祿非餓而不食於以知采
薇之歌及汲冢等書所云山亦周山薇亦周薇之說
皆好事者謂其隘而附會之也皇疏云念猶識錄也
舊惡故慨也人若錄於故慨則怨恨更多惟夷齊忽

然忘懷有人犯己己不怨錄之所以與人怨少也則
是怨字當與怨乎之怨一例解均爲留憾於心也求
仁得仁既無留憾於己不念舊惡更無留憾於人大
載禮衛將軍文子篇夫子論伯夷叔齊之行曰不克
不忌不念舊惡程子嘗謂韓子頌伯夷之介夫子說
夷齊之心又以爲此清者之量謂其不怨武王也朱
子從邢疏謂所惡之人能改即止故人亦不甚怨之
夫夫子以聖識聖以知心之人作原心之論何必推
孔注云云疏曰皇疏云孤竹之國是殷湯正月三日
丙寅日所封其子孫相傳至夷齊之父父姓墨台名
初字子朝伯夷名允字公信叔齊名致字公達伯夷
大而庶叔齊小而正父薨兒弟相讓不復立也鞹文
云伯夷姓墨名允字公信孤竹君之子伯長也夷謚
一本名元叔齊名智字公達伯夷之弟齊亦謚也夷
齊名見春秋少陽篇蒙案少陽篇今無可攷史記索
隱謂孤竹君是湯三月丙寅日所封夷齊鞅傳見韓
詩外傳呂氏春秋今二書亦無其事路史云怡姜姓

也禹封怡以紹烈山是爲墨胎湯初析封離支是爲孤竹漢書地理志孤竹城在遼西令支縣應劭注伯夷之國也其君姓墨胎氏史記正義引括地志孤竹古城在盧龍縣南十二里殷時諸侯孤竹國也馬氏繹史引列士傳謂夷齊讓於異母弟伯僚陶氏輯耕錄引吾衍說孤竹君姓墨音眉名台初音怡見孔叢子注中子名伯遼見周纂詠史詩注伯當作仲集證引吾衍聞居錄云憑夷齊之弟一曰異母弟見烈士傳或云名遠字公望要之年遠代禮姓名封國皆鄰而與之注孔曰微生姓名高魯人也或乞醯焉乞諸其

子曰孰謂微生高直注孔曰微生姓名高魯人也或乞醯焉乞諸其鄰而與之注孔曰乞之四鄰以應求

釋文醯呼西反亦作醯五經文字云俗字也考文補遺古本或下有人字高麗本同

正義曰朱注微生高素有直名者醯醋也人來乞時其家無有故乞諸鄰家以與之夫子言此譏其曲意徇物掠美市恩不得爲直也程叔子曰微生高所枉雖小害直爲大范氏曰是非曰非有謂有無謂無曰直聖人觀人於其一介之取予而千駟萬鍾從可知焉故以微事斷之朱子或問曰設有急難之用而不知可得之處則告之可也求之而不得則往助其求可也今微生高之乞諸鄰也必不告以求者之意其與之也必不告以得之之所其掠美行私左右異態如此善夫沂國王文正公之言曰恩欲己出怨使誰當至哉斯言其亦異乎高之用心矣蒙案此章夫子明直道非爲譏微生當與直躬章參看孔注斥其用意委曲朱注又謂其曲意徇物掠美市恩攷之釋文舊本下章無子曰二字則通二章爲一章巧令便辟既飾貌以文奸匿怨友人復隱情而藏險比類以觀則微生之周旋委曲難保無私意於其間史貴直者也左太史之所恥恥其曲而不直也

孔注云疏曰國策鮑彪注云尾生再見燕策蘇代言其名爲高謂即論語微生高莊子盜跖篇漢書人表注俱云尾生即微生高微尾古同部通借豈即一人歟欲沽直而非直欲踐信而非信高非所高者微乎其微矣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注孔曰足恭便辟之貌也左丘明恥之丘亦恥

之注孔曰左丘明魯大史也匿怨而友其人注孔曰心內相怨而外詐親也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

釋文足將樹反又如字匿女力反一本此章有子曰字恐非是陸氏所定本無子曰字也

正義曰精義范氏云巧言令色足恭外爲諂也匿怨而友其人內爲詐也夫惟外不爲諂內不爲詐則不愧於天不怍於人朱子語錄云巧言令色足恭與匿怨皆不誠實者也人而不誠實何所不至所以可恥與上文乞醯之義相似或謂不必說到邪佞乞鄰奸險報復轉涉深文不足以發其愧汗蒙案巧令足恭也皆以無爲有者也又曾子立事篇足恭而曰聖而疏引范甯云藏怨於心詐親於形外是指奸險陰惡如魏武盧杞一流繆爲恭敬城府既深稍存嫌疑睚眦必報必欲致之死地而後快其人沈摯慘刻不但可恥而可痛恨也所謂可恥者蓋指小人女子之流與巧令足恭者同爲一類大丈夫事君交友道同則合不合則去必不肯枉道以求容惟女子與小人卑鄙性成素無氣節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其弊也故

望本起於見疏其匿怨也隱忍以圖其狎暱既易親而易怨又忽怨而忽親無非無刺忍氣吞聲合污同流闇然媚世是鄉愿而爲妾婦之道委曲以求容悅者也巧言者曲於口令色者曲於面足恭者曲於體而匿怨者更曲於心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亦失其羞惡之本心而已矣夫子所以思見剛者也

孔注云云疏曰云足恭便辟貌者釋文足將樹反又如字大戴禮文王官人篇華如誣巧言令色足恭一也皆以無爲有者也又曾子立事篇足恭而曰聖而疏引范甯云藏怨於心詐親於形外是指奸險陰惡如魏武盧杞一流繆爲恭敬城府既深稍存嫌疑睚眦必報必欲致之死地而後快其人沈摯慘刻不但可恥而可痛恨也所謂可恥者蓋指小人女子之流與巧令足恭者同爲一類大丈夫事君交友道同則合不合則去必不肯枉道以求容惟女子與小人卑鄙性成素無氣節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其弊也故

無常位者君子弗與也以足與口二者對言兼表記君子不失足於人不失色於人不失口於人又以足與色口三者連言翟晴江咸鏞堂等引之以證孔注是足當如字讀與上言色並列爲三事蓋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不失足於人也正顏色斯近信矣不失色於人也出辭氣斯遠鄙倍矣不失口於人也而三者之反如夫子所謂損者三友友便佞即爾雅之逢掖口柔也友善柔即爾雅之戚施面柔也友便辟即爾雅之夸毗體柔也李巡注巧言

好辭以饒人是謂口柔和顏悅色以誘人是謂面柔屈己卑身以柔順人曰體柔詩板無爲夸毗孔疏夸毗者便辟其足前卻爲恭季氏篇馬注云便辟巧避人所忌以求容媚者皆與孔注相合是巧言爲便辟體柔口柔者也令色爲善柔面柔者也足恭爲便辟體柔者也漢書趙敬肅王傳彭祖爲人巧佞卑諂足其顏注其讀曰恭謂便辟也僞尚書冏命篇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孔傳卽以足恭訓便辟所謂便辟者邢疏以爲前卻俯仰便習盤辟其足以爲恭音讀如避不當讀爲僻嬖僻卽馬注所云巧避人所忌蓋盤旋退避善承人意以示謙恭黃先生謂指趨跪奔走甚而屈膝一流推廣言之也自皇疏引繆協云足恭者以恭足於人意而不合於禮度邢疏又一說云足成也謂巧言令色以成其恭取媚於人朱子遂訓足爲過而與上二事不類矣云左邱明魯太史書史記十二諸侯年表云魯君子左邱明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眞故成左氏春秋傳漢書藝文志春秋左氏傳三十卷國語二十一篇皆魯太史左邱明著又司

馬遷傳孔子因魯史記作春秋而左邱明論輯其本事以爲之傳又復異同爲國語而劉向劉歆杜預輩皆言邱明與孔子觀魯史而作春秋故又謂左邱明好惡與聖人同親見夫子而公穀在七十子後是皆以論語之左邱明卽作春秋傳之魯太史說與孔注合故皇疏云左邱明受春秋於仲尼者也自唐啖助趙匡不知何據謂左氏集諸國史以釋春秋是非或謬於聖人非卽論語之邱明故朱注以爲古之聞人如史佚遲任之類明季本作私攷謂左氏立言已雜秦制如臚者秦之祭名酌者秦之飲名庶長者秦之官名也又謂左氏卽古記言之左史漢初出於張蒼之家疑蒼與其徒掇拾而成毛氏大可已辨其非左氏職掌太史故於天道鬼神災祥小筮之類備書於策或譏其失爲巫汪氏容甫又釋其疑至於史官貴直而措辭多曲故杜氏謂其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如傳所稱君子之評論大抵皆應現反覆之詞在好學深思者善會其意不得以爲是非或謬而疑其非邱明所撰也惟史記漢書既稱曰左氏春秋傳

而太史公又謂左邱失明厥有國語故姓譜有左氏又有左邱氏段懋堂文集以左爲姓邱明爲名辨論綦詳朱竹垞經義考又以左邱爲複姓因避孔子諱而稱左傳其說據廣韻邱字下引風俗通以邱姓爲左邱明之後乾隆年閒有欲以邱姓人承充先賢之後者禮部力駁始寢其議

顏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

釋文盍戶臘反說文作盇

正義曰皇疏云卑在尊側曰侍侍孔子也文選思元賦注引鄭君注曰盇何不也

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

釋文敝戶閒反皇本敝作弊唐石經初刻無輕字宋人妄增之也

正義曰車馬衣裘語見簡子小匡篇及外傳齊語子路本用成語故唐石經初刻及皇邢二疏本均無輕字後人因雍也篇衣輕裘而於石經旁注輕字遂相承而誤白虎通義綱紀篇引論語與朋友共敝之作一旬北齊書唐邕傳顯祖嘗解所服青鼠皮裘賜邕云朕意在車馬衣裘與卿共敝張橫渠論語說云仲由樂善故車馬衣裘與賢者共敝是古本無輕字以由樂善故車馬衣裘略讀與朋友共敝之爲句一切經音義引又以共敝之而無憾爲句朱少白謂語意直捷尤得先賢氣象蓋未敝之時已有共敝之意不待既敝而後無憾也朱子訓衣爲服之以共字絕句誤從今本今讀也蒙案聖賢之言志志者志於仁也故袁宏後漢紀光武論云孔子稱顏回之仁以不伐爲先蓋以此章爲論仁也仁必與人相親偶內而父子兄弟外而家國天下舉朋友則內外概之矣小而解衣推

食大而博施濟眾舉車馬衣裘則大小準此矣子路侠之好施矜言夫意氣卽其所言以推其所願實與夫子顏淵之所志不分兩事但有妄勉廣狹之殊而爲強恕求仁之學也

孔注云疏曰云憾恨也者中庸人猶有所憾鄭注恨也左傳宣二年以其私憾成二年釋憾於敝邑之地哀二年美哉猶有憾釋文本皆作憾蓋憾以書心

則爲慕感以哀心則爲傷感以怒心則爲恨故說文
正字祇作感云動人心也慽俗字也皇疏又一通以
無慽爲斂朋友衣馬而不慽慽引殷仲堪云用人之
財不覺非己推誠關往感思不生此直忘情而非求
仁者也

顏淵曰願無伐善注孔曰無以勞事置於人也
正義曰朱注伐誇也善謂有能施亦張大之意勞謂
有功易曰勞而不伐是也皆以克己言孔注上句
之意也俞樾園謂伐善當言戕伐人之善施勞當言

施人以勞役之事是皆以及人言孔注下句之意也
案此章所言皆有志於仁之事仁者能好人之所
好惡人之所惡人之所好者善是也不自伐其善乃
能公其善於人所謂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
也人之所惡者勞是也不施人以勞乃能任其勞於
己所謂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也爲善爲勞好
與惡雖分兩事不伐不施人與己總屬一心此即克

己復禮之功恕以行仁之道也顏子有若無實若虛
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其不伐善也可知荀子
哀公篇韓詩外傳二新序五載顏子之言云舜不夠
其民造父不極其馬是以舜無佚民造父無佚馬其
不施勞也又可知志於仁而三月不違用其力而一
開未達可謂聖人之亞矣

孔注云疏曰以伐爲稱伐者左襄十二年傳小人
伐其技以馮君子注自稱其能爲伐賈子道術篇功
遂自卻謂之退反退爲伐論衡謝短篇吏上功曰伐
皆與孔注合皇疏引李充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
莊以施爲德施者施乃敝之借說文敝敗也文選閉

居賦陰謝陽施注施猶布也敝敗猶布置也朱注張
大之意乃侈之借謂不斂也

子路曰願聞子之志注孔曰懷抱也
釋文少詩照反
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
正義曰皇疏云願已爲老人必見撫安朋友必見期
信少者必見思懷也若老人安已已必是孝敬故也
朋友信已已必是無欺故也少者懷已已必有慈惠
故也樂肇曰敬長故見安善誘故可懷也朱注老者

養之以安朋友與之以信少者懷之以恩一說安之安我也信之信我也懷之懷我也亦通外注程子曰夫子安仁顏淵不違仁子路求仁又曰子路顏淵孔子之志皆與物其者也但有大小之差爾又曰子路勇於義者觀其志豈可以勢利拘之哉顏子不自私己故無伐善知同於人故無施勞其志可謂大矣然未免出於有意也至於夫子則如天地之化工付與萬物而己不勞焉此聖人之所爲也陸稼書曰此一章見聖賢之心公而不私皆是萬物一體之懷總是自勵則曰憤忘食樂忘憂惟恐有負此志也教人則曰博以文約以禮欲其求此志也顏子之欲從末由者此志子路之未足以感者亦此志也裘侯者不所謂子路求仁者強仁也顏子不違仁者利仁也乃若夫子之安仁極其功雖堯舜其猶病充其量雖天地其猶憾故冀西山謂學者當從子路之忘私起李安溪謂聖賢相隔分量只在三無字三之字上分別此以見安勉之殊二子言願而夫子不言願者承願子之志而不容贅說也

孔注云云疏曰云懷歸也者詩匪風懷之好音傳歸也來

歸己也皇疏本歸作妥既來之則安之周禮小宰以
懷賓客注亦安也皆一義之引申也皇疏又以爲思
懷說文懷念思也此懷之本義也意亦相足成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注包曰
也言人有過莫
能自責者也
釋文訟自用反
訟猶責
正義曰朱生已矣乎者恐其終不得見而歎之也內
自訟者口不言而心自咎也人有過而能自知者鮮
矣知過而能內自訟者爲尤鮮能內自訟則其悔悟

深切而能改必矣夫子自恐終不得見而歎之其警
學者深矣蒙案顏子不貳過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
喜皆善補過者也故記者因上章而類敘之然過不
曰知而曰見是直如眾目之昭彰而不由其隱匿過
不曰改而曰訟是又如兩造之對勘而盡發其陰私
且不徒曰訟而曰自訟是無所徵發而獨自痛懲不
待曉告而獨自悔冶也且不徒曰自訟而曰內自訟
是不露聲色而根究分明不假攻錯而銷磨淨盡也
過出於不覺能見過則自知明訟惟欲勝人內自訟
則能勝己曰已矣乎惟恐不得見曰吾未見非終不
可見三句須一氣讀夫子非絕望之詞乃深望人改
過之意或以此歎在顏路請車子路結纓之後是泥
已矣乎之辭而害其意者也
包注云疏曰云訟猶責者廣雅釋詁同說文訟爭
也易序卦鄭君注訟猶諍也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
釋文焉於虔反爲下句首七經小傳本好
學下有者字高麗本同攷異作者也已
正義曰朱注十室小邑也忠信如聖人生質之美者
也夫子生知而未嘗不好學故言此以勉人言美質

爲鄉人而已可不勉哉蒙案朱子據禮器甘受和白
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故以忠信爲生質之美黃
先生曰忠信不好學中庸所謂賢者過之自期於心
無愧而不知所行之謬者也戴東原曰聖賢論行固
以忠信爲重然如其質而見之行事苟學不足則失
在知而行因之謬雖其心無弗忠弗信而害道多矣
此忠信不好學之過也釋文引衛瓘說焉讀於虔反

清定海胡貴伯實撰

雍也第六 釋文凡三十章注疏本分仲弓問子桑伯子原思爲之宰皆別爲一章朱注并之故二十八章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 注包曰可使南面者言任諸侯可使治國政也 考文補遺云古本南面下有也字高麗本同

正義曰朱注南面者人君聽治之位言仲弓寬洪簡重有人君之度也王伯申經義述聞曰書傳凡言南面有謂天子諸侯者說卦傳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士達蠻邦故皇疏又引孫綽云忠信之行中人所能存忠信三人同行厥有我師大戴禮曰百步之內必有芳草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曾子制言下曰昔者禹見耕者五耦而式過十室之邑則下爲秉德之士存焉所謂忠信者秉德之士也豈僅生質之美而無關學力之優耶

相見禮凡燕見於君必辨君之南面是也蓋卿大夫有臨民之權臨民者無不南面仲弓之德可爲卿大夫以臨民故曰可使南面也

文選思元賦注引論語摘輔像曰仲弓淑明清理可以爲卿爲卿則南面臨民矣而包注皇疏皆謂仲弓之德可使任諸侯治非也身爲布衣安得僭擬於人君乎鹽鐵論殊路篇七十子皆諸侯卿相之才可南

面者數人亦諛以南面爲諸侯之位說苑脩文篇孔子言雍也可使南面南面者天子也又誤以南面爲天子之位矣蒙案魯語敬姜曰天子及諸侯合民事於外朝合神事於內朝自卿以下合官職於外朝合家事於內朝是卿大夫亦有朝既有朝則必南面設之也儀禮喪服斬衰三年章曰君傳曰君至尊也注天子諸侯及卿大夫有地者皆曰君是卿大夫亦有地者皆曰君是卿大夫亦有臣既有臣則必南面臨之也要之無論天子諸侯卿大夫各有臨民之責卽皆可稱南面之尊故朱子謂居敬行簡之言面許南面意似較順黃先生謂可者可以南面之度而不必拘定其爲天子爲諸侯爲卿大夫也

包注云云疏曰邢本作言任諸侯治釋文云一本無治字一本作言任諸侯治國也檀弓疏引鄭君注言任諸侯之治意與包注同左昭十三年傳子產曰鄭伯男也賈侍中云男當作南謂南面之君二十三年傳魏子南面衞彪傒曰魏子必有大咎干位以令大事非其任也魏舒晉大夫故南面爲干位此皆目南面爲諸侯也諸侯聽政在路寢南面故云治國政若翟燕之屬則在阼階西面矣

仲弓問子桑伯子出王曰伯子書傳無見也子曰可也

釋文桑子郎反

正義曰朱注子桑伯子魯人胡氏以爲疑卽莊周所稱子桑戶者是也可者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謂蒙案此與上章記者以類相敘古本各自爲一章朱子謂仲弓因許己南面而問伯子據說苑實夫子以其有居敬行簡之言面許南面意似較順黃先生謂可者可以南面之度而不必拘定其爲天子諸侯卿大夫也可也絕句簡又一句則是可者可其人非可其人可也

王注云云疏曰邢疏云子桑伯子當是一人故此注及下包注皆惟言伯子而已左傳秦有公孫枝字子桑釋文引鄭注云秦大夫似以子桑伯子爲二人非也朱子引胡氏疑爲子桑戶者莊子大宗師篇云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友曰孰能相與於無相爲於無相爲相忘以生無所終窮三人相視

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友莫然有閒而子桑戶死孔
子聞之使子貢往待事焉或編曲或鼓琴相和而歌
曰嗟來桑戶乎嗟來桑戶乎而已反其眞而我猶爲
人猗子貢趨而進曰敢問臨尸而歌禮乎二人相視
而笑曰是惡知禮意子貢反以告孔子曰彼何人者
耶修行無有而外其形骸孔子曰彼遊方之外者也
而丘遊方之內者也魚相造乎水穿池而養給人相
造乎道無事而生定故曰魚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
道術又樂正子輿與子桑友霖雨十日裹飯而往食
之至子桑之門則若歌若哭鼓琴曰父耶母耶天乎
人乎謂子輿曰父母豈欲吾貧哉天地豈私貧我哉
求其爲之者而不得也然而至此極者命也夫又山
木篇孔子問子桑雽曰吾再逐於魯伐樹於宋削迹
於衛窮於齊楚圍於陳蔡之閒吾犯此數患親交益
疏徒友益散何與子桑雽曰子獨不聞假人之亡與
林間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何也彼以利合此以
天屬也夫以利合者迫窮禍患害相棄也以天屬者
迫窮禍患害相收也且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
甘如醴君子淡以親小人甘以絕彼無故以合者則
無故以離漢書古今人物表列子桑子於中中楚辭
云桑扈贏行是其人與琴張爲友孟子所謂狂士而
未合於中道者也簡卽狂簡之簡夫子惜其簡亦謂
其太簡而不知所裁也
孔注云云疏曰此注皇本無孔安國字今從邢本文
選絕交書注引孔注云簡略也周語不亦簡棄乎注
簡略也與孔注寬略意合放之說文簡牒也獨斷策
者簡也其制長二尺短者半之書序疏引顧氏說簡
長一尺二寸是本義爲竹簡編約而用之故引申之
義爲省約然爾雅釋詁云簡大也釋訓簡簡大也故
孔注因之訓寬略皇疏以爲疏大無細行寬大與省
約義正相反或以爲欄字之借抑知簡與狂相因狂
簡者才高意廣疏節闊目脫略於情事卽省約於禮
文義雖相反而意實相成也
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注孔曰居身
敬肅臨下寬略則可也居簡而行簡無乃大簡乎注包曰伯子
簡大簡也子曰雍之
言然

釋文行下孟反又如字大音泰邢本大作太

正義曰朱注言自處以敬則中有主而自治嚴如是而行簡以臨民則事不煩而民不擾所以爲可若自處以簡則中無主而自治疏矣而所行又簡豈不失之大簡而無法度之可守乎蒙案說苑修文篇孔子曰可也簡簡者易野也易野者無禮文也孔子見子桑伯子桑伯子不衣冠而處弟子曰夫子何爲見此人乎曰其質美而無文吾欲說而文之孔子去子桑伯子門人不說曰何爲見孔子乎曰其質美而文無傲所謂爲政以德居其所而垂拱以治也若一於簡而不節之以禮文之無禮文則任夫督責柔簡如魏晉遂至於廢弛而天下反從此多事程子曰居敬則所行自簡居簡而行簡者似乎簡然乃所以不簡可謂得其旨矣仲弓之問仁也夫子告之以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恕道也恕者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簡莫簡於是矣然必敬以持己而後可恕以及物故先告之以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迫敬恕合而邦家無怨臨民無乎不可仲弓之論居敬與修己以敬章實相表裏其得力於聖訓有

之可伯子特以其質美而又惜其無禮文無禮文則太簡而易野仲弓所論之太簡即夫子所稱伯子之簡而又申論簡之可在居敬即簡之可在合禮禮毋不敬意本一貫初非未喻可字之意而疑夫子之過許也易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簡本治身之美德曹曰馭眾以寬臨下以簡簡又臨民之要道故諡法解曰壹德不解曰簡平易不疵曰簡然必主之以敬而隨時振肅約之以禮而持守謹嚴始簡而能廉簡而無傲所謂爲政以德居其所而垂拱以治也若一於

簡而不節之以禮文失之於易野則剛簡如嘉秦專任夫督責柔簡如魏晉遂至於廢弛而天下反從此多事程子曰居敬則所行自簡居簡而行簡者似乎簡然乃所以不簡可謂得其旨矣仲弓之問仁也夫子告之以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恕道也恕者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簡莫簡於是矣然必敬以持己而後可恕以及物故先告之以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迫敬恕合而邦家無怨臨民無乎不可仲弓之論居敬與修己以敬章實相表裏其得力於聖訓有

秉而有不契合於聖心乎故深然之而許以南面也

孔注云云疏曰云敬肅者說文敬肅也肅持事振敬也爾雅釋訓肅肅敬也

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注凡人任情喜怒違理無測任道喜怒不過分遷者移也怒當其理不移易也不貳過者有不善未嘗復行也

釋文好呼報反今也則亡或本無亡字卽連下句讀皇本高麗本問下有曰字論衡問孔篇兩引一作哀公問孔子無顏回者下好學二字幸說文作𡍮吉而免凶也胡耿切字鑑云經典作幸譌幸尼輒切

正義曰朱注遷移也貳復也怒於甲者不移於乙過於前者不復於後顏子克己之功至於如此可謂眞好學矣短命者顏子三十二而卒也既云今也則亡又言未聞好學者蓋深惜之又以見眞好學者之難得也蒙案不遷怒克己之偏而勿敢違禮也不貳過克己之私而勿敢越禮也顏子之問仁也夫子告之以克己復禮蓋天地之生人命之以仁義禮智信之五性又賦以喜怒哀樂愛惡欲之七情情者性之欲情之過失在偏欲之過患在私往往不能盡合乎禮義非禮卽所以害仁而復禮要必先克己克己者克其喜怒哀樂之失中由於己之偏而惟怒爲其與私而已矣情欲大端在好惡好惡則生怒怒之極則喜喜之極則暢而爲樂爾其所惡則生怒怒之極則轉而爲哀喜怒哀樂之失中由於己之偏而惟怒爲難制能克己以禮不敢妄遷其血氣雖或有怒而不遷所謂皆中節而發乎情止乎禮義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口之於言也四體之形於貌也視聽言動之非禮生於己之私而有過而不貳所謂不遠復而不至再蹈其前非雖或有過而不貳所謂不遠復而復專用力於三月不違之候以冀一日克復之功觀其怒之不遷則喜怒哀樂之無不中禮可知也觀其過之不貳則視聽言動之更無非禮可知也黃氏勉齋曰存養之深省察之明克治之力持守之堅故其未怒之初鑑空衡平既怒之後冰銷霧釋方過之萌瑕類莫逃既知之後根株悉拔此所以爲好學而朱子以爲克己之功也然而才旣竭而學將成命亦從此短矣顏子之卒向無定說史記云年二十九髮盡

白蚤卒未言卒之年也淮南精神訓注云十八而卒高誘蓋本列子云壽十八後漢書云顏子十八天下歸仁似謂其學業著名之年也家語云三十一早死史記索隱及邢疏引家語作三十二但史記言髮白之年在二十九大約不離此二年卒者近是皇疏凡應死而生曰幸應生而死曰不幸

何注云云疏曰何晏常謂聖人無喜怒哀樂王弼非之以爲聖人之情應物而無累於物者也今以其無累遂謂其不復應物失之遠矣然觀何氏此注云任

道不過分當理不移易語頗平允豈因王氏之駁而改正歟范文子謂晉怒以類者鮮以類卽不遷也朱子外注引程叔子曰顏子之怒在物不在己可怒在彼己何與焉朱子語錄曰聖人無怒何待不遷聖人無過何待不貳程伯子與張子定性書云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與其是內而非外不若內外之兩忘此皆參禪之語反似清談家數矣易繫辭傳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易曰不遠復无祗悔韓子本此著論曰所謂過者非謂發於行彰於言人皆謂之過而後爲過也生於其心則爲過矣不貳者止之於始萌絕之於未形不貳之於言行也朱子以爲不必問是念慮之過形顯之過但過不可貳漢書谷永傳云毋貳微行出飲之過顏注引此經云貳謂重爲之也且易明曰未嘗復行而乃過求高深推之於言行未形之先反無以見顏子好學之實矣

子華使於齊冉子爲其母請粟子曰與之釜注馬曰子華弟子公

西赤之字也六斗四升曰釜也

釋文使所吏反爲于僞反釜音父史記弟子傳引冉子作冉有

正義曰皇疏子華姓公西名赤亦冉子冉求也其母子華母也請粟就孔子請也赤有容儀故爲使往齊國但不知時爲魯君之使爲孔子之使耳朱注使爲孔子使也

馬注云疏曰史記弟子傳公西赤字子華少孔子四十二歲集解引鄭元曰魯人云六斗四升曰釜者說文本作鬴云鬴屬也或作釜左傳昭公三年晏子

曰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爲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釜十則鍾杜注云四豆爲區區斗六升四區爲釜釜六斗四升鍾六斛四斗考工記陶人爲甗盆甑皆實二鬴鄭注量六斗四升曰鬴與氏爲量改煎金錫量之以爲鬴深尺內方尺而圍其外其實一鬴其臀一寸其實一豆其耳三寸其實一升重一鈞其聲中黃鍾之宮鄭注鬴六斗四升也方尺積千寸於今粟米法少二升八十一分升之二十二此鄭君據九章粟米算法方一尺深一尺六寸二分容一石爲率以之五十九尙少二升又八十一分升之二十二明考工之量與當時算法不同詳見賈疏徐氏養原曰九章算術斛有三等粟一斛積二尺七寸劉徽曰謂方一尺深二尺七寸米一斛積一尺六寸五分寸之一菽菩麻麥一斛皆積二尺四寸十分寸之三此記言耳三寸實一升則是粟斛也而鄭注以米斛計之粟斛大米斛小小者猶不足六斗四升之數則非立方一尺明甚矣又據漢書律歷志以方尺之斛容十斗與

記文尤不相符或云漢尺十寸故容十斗周尺八寸八八六十四故爲六斗四升此以平方之法算立方不知平方一乘以方八自乘得積六十四立方再乘以方四自乘得十六再以四乘十六得積六十四不能通爲一率也周禮庾人曰凡萬民之食食者人四鬴上也人三鬴中也人二鬴下也據鄭注以此爲一月食米之數與之以鬴是僅足凶年半月之糧故冉子意以爲少也歟

請益曰與之庾注包曰十六斗爲庾也

釋文庾俞甫反案庾從臾不從臾與隸變爲臾經典借爲宴老字

包注云云疏曰說文庾水漕倉也一曰倉無屋者詩甫田曾孫之庾鄭箋露積穀也是庾之本義爲倉庾引申爲廩暨段借爲量名說文又有斛量也引周禮章算術斛有三等粟一斛積二尺七寸劉徽曰謂方一尺深二尺七寸米一斛積一尺六寸五分寸之一弓人曰桼三斛一弓之膠雖無幾字既从斗爲量名大小不嫌通稱或卽庾之正字歟玉篇廔余主切器受十六斗是又以廔爲正字考之說文廔器也荀子大略篇流丸止於廔與卽廔廔廔之爲器猶庾之爲倉要之皆借字也左傳昭公二十六年申豐

曰粟五千庾杜注本賈逵云庾十六斗與包注同儀禮聘禮記曰十六斗曰籔鄭注江淮之閒量名有爲籔者今文籔爲遬魯語云出稷禾粟芻缶米韋昭注引聘禮記十籔爲粟籔作庾小爾雅釜二有半謂之缶缶二謂之鍾鍾二謂之粟是十籔籔二有半謂之缶缶六斗之量名當以說文之斛爲正字庾匰遬籔籔皆爲借字與聲與俞聲與臾聲同在古音侯部也又考工記陶人庾實二觳鄭注豆實三而成觳觳受斗二升庾謂加請益與之庾之庾是則庾實二斗四升與十

六斗之庾大相懸殊賈疏謂庾有二法或謂陶人所作之瓦器不必盡與量器相符也據左傳鍾六斛四斗據聘禮庾一斛六斗是鍾大而庾小而廣雅云鍾十曰斛斛十曰秉則斛爲六十四斛秉爲六百四十斛此誤之顯見者也又左傳晏子曰陳氏三量皆登一焉鍾乃大矣杜注登一謂加舊量之一以五升爲豆五豆爲區五區爲釜則區二斗釜八斗鍾八斛也而小爾雅云一手之盛謂之溢兩手謂之掬掬四謂之豆豆四謂之區區四謂之釜釜二有半謂之籔籔二有半謂之缶缶二謂之鍾鍾二謂之秉則缶爲四斛鍾爲八斛是以豆區釜從舊數鍾獨從加數此又誤之顯見者也

冉子與之粟五秉注馬曰十六斛爲秉五秉合八十斛也

釋文秉音丙

正義曰成褐泉云夫子在魯奉粟六萬在衛亦如之季氏賜粟千鍾而交益親暱夫子設教弟子日集君大夫既多致饋從者各齎糧而來聚於一處統爲子粟以冉有善理財令與之如漢時都養弟子相類凡日食行糧及周助皆取諸此始請粟曰與之庾皆未與也冉子推夫子有加無已之情而竟與之以五秉與者冉子乘則夫子之粟也本欲請之而與卒乃與之而告權弓記伯高之喪孔氏之使者未至冉子攝束帛乘馬而將之孔子曰異哉徒使我不誠於伯高冉子用意正與此同見古人所以爲師者無不至而不知其過厚也若自與之粟則背師而好行其德冉子烏乎可毛大可云攷聘禮諸侯之使皆以粟十車列館門外禮注每車之米秉有

五籔籔卽庾也館人之粟計十車其十五秉冉子以三分之一與赤母意亦準古聘禮而行而孰知五秉之粟八十斛較宰旅之九百斗僅少十斛抑亦與之太多矣

馬注云疏曰秉十庾也故云十六斛儀禮聘禮記云十斗曰斛十六斗曰籔十籔曰秉鄭注秉十六斛記又云二百四十斗鄭注謂一車之米秉有五籔記又云四秉曰筥十筥曰稯十稯曰秅四百秉爲一秅鄭注此秉謂刈禾盈手之秉也筥稿名也若今束矣之秉手之文之筥稯秅皆誤以爲量名矣韋昭魯語注

之閒刈稻聚把有名爲筥者詩云彼有遺秉又云此有不斂穧一車之禾三秅爲千二百秉三百筥三十稯也周禮掌客云車米眡生牢十車車秉有五籔車禾眡死牢十車車三秅鄭注車米載米之車也聘禮曰十斗曰斛十六斗曰籔十籔曰秉每車秉有五籔則二十四斛也禾藁芉刈者也聘禮曰四秉曰筥十筥曰稯十稯曰秅每車三秅則三十稯也米禾之秉筥字同籔異禾之秉手把耳稯猶束也筥讀爲棟梠之梠謂一穧也王懷祖廣雅疏證云據周官儀禮及鄭注之文是禾束之秉與量名之秉其事既異其數亦殊量名之秉爲十六斛比於斗斛籔爲最少之名多之籔禾束之秉爲一把比於筥稯秅爲最少之名說文秅字注云周禮二百四十斗爲秉四秉曰筥十筥曰稯十稯曰秅秉聘禮記二百四十斗乃總言一車所載之米非承上十籔曰秉言之許氏誤合兩句爲一事遂以二百四十斗爲秉此下連引四秉曰筥十筥曰稯十稯曰秅則又誤以禾束之秉爲量名之秉并下文之筥稯秅皆誤以爲量名矣韋昭魯語注云聘禮曰十六斗曰庾十庾曰秉秉一百六十斗也四秉曰筥十筥曰稯六百四十斛也則亦誤以禾束之秉爲量名之秉特以秉爲一百六十斗與許氏異耳廣雅秉四曰筥之文正沿舛十曰秉之下盡亦與許韋同誤從許氏之說由二百四十斗而遞加之以至於秅則有九千六百斛一車三秅則有二萬八千八百斛從韋氏之說由一百六十斗而遞加之以至於三秅亦有一萬九千二百斛非惟牛不能任亦且車不能容矣今核之此經以二百六十斗而推之

五乘則爲八十斛其數已嫌太鉅以二百四十斗而
推之五乘則爲一百二十斛其數更覺不倫徐楚金
說文繫傳以說文有百二十斤爲秬之說附合秅字
下所引周禮二百四十斗爲秉爲二百四十斤而以
二石爲一秉五秉爲十石其數雖若較少而其說究
爲無本也

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之也君子周急
不繼富注鄭曰非冉求與之太多也
釋文衣於既反

正義曰朱注乘肥馬衣輕裘言其富也急窮迫也周
者補不足繼者續有餘蒙案淮南子云公西華之養
親也若與朋友處者然是善於色養者也有不顧其
母之尸襲而遠出者乎史記弟子傳云商瞿年長無
子其母爲取室孔子使之齊瞿母請之孔子曰無憂
瞿年四十後當有五丈夫子已而果然是夫子之於
弟子體恤無所不周有不顧其母之乏膳而遽使遠
出者乎冉子一再請而與之過厚是直繼其富也豈
知果急與不急子華應早自爲計當周不當周夫子

應亦代爲計指其富而辨其爲繼則前此之與釜與
庾若吝惜不肯多與者無非示以義之不必與即當
之不必繼

鄭注云云疏曰注云非冉求何等了直皇疏引舊通
謂華母本不乏冉子亦知其不乏而故多與者欲明
朋友之義不乏尙與況乏者也是欲回護而反覺支
離

原思爲之宰注包曰弟子原憲也思字也孔子
爲魯司寇以原憲爲家邑宰也 與之粟
九百辭注孔曰九百九百
斗也辭讓不受也

正義曰皇疏引鄭注云孔子初仕魯爲中都宰從中
都宰爲司空從司空爲司寇也朱注云粟宰之祿也
包注云云疏曰史記弟子傳原憲字子思集解鄭元
曰魯人索隱引家語云宋人少孔子三十六歲清靜
守節貧而樂道孔子爲魯司寇原憲嘗爲孔子宰孔
子卒後原憲退隱於衛又孔子世家云孔子年五十
其後定公以孔子爲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則之由中
都宰爲司空由司空爲大司寇定公十四年孔子年
五十六由大司寇行攝相事包鄭二注蓋本史記而

去大字與孟子檀弓合詳見鄉黨篇那疏云魯司寇大夫也必有采邑大夫稱家故以原憲爲家采邑之宰也晉語官宰食加韋注官宰家臣也加大夫之家田也論語曰原憲爲家邑宰蓋本包注而非謂論語本文也

孔注云云疏曰云九百斗者皇疏謂嫌九百升爲少九百斛爲多宜與五秉相類故應是斗也案前漢官祿自二千石以至百石佐史爲最少後漢百石月給十六斛又有斗石月給十一斛則周時之家邑宰祿之字裁之則鄉里鄉黨若欲委曲遂其辭之之念者然無非示以不當辭也是非不知冉子之心甚厚也

原思之行甚高也惟恐過而傷義流弊有不可勝言者蓋自春秋之末大道日晦士多好爲己甚之行與之過至於平原孟嘗之豪俠辭之之過至於陵仲子之怪僻自非聖門立此大中至正之矩天下好勝之風日甚一日將有捐頂踵以示恩獻羨餘以表異者噫亦何所不至哉蒙案嚴取與於一介辨受於萬鍾合之以孟子之書更足以見聖門精義之學

孔注云云疏曰說文毋止之詞也从女一女有姦之者一禁止之令勿姦也故鄭君訓毋爲止孔注以毋

子曰毋注孔曰禁法所當受無以讓也以與爾鄰里鄉黨乎注鄭曰五鄰爲里萬二千五百家爲鄉五百家爲黨也

釋文毋音無

正義曰檀弓疏引鄭注曰毋止其辭讓也詩采菽疏引鄭注曰士辭位不辭祿朱注毋禁止詞言常祿不

字絕句意亦相同然注云無以讓也似又讀毋爲無
聊無以二字爲句而二疏本以毋字絕句者或用鄭
君章句也王伯申謂毋猶不讀當連下作一句檀弓
云其毋以貴巧者乎是其例也武虛谷以毋以作無
已與孟子無以則王乎相類詞氣似較婉曲
鄭注云云疏曰周禮地官大司徒職五家爲比使之
相保五比爲閭使之相受四閭爲族使之相葬五族
爲黨使之相救五黨爲州使之相賙五州爲鄉使之
相賓又遂人職五家爲鄰五鄰爲里四里爲酇五酇

爲縣五縣爲遂六遂在百里之外鄰里爲遂之起數
六鄉在百里之內鄉黨爲鄉之盈數此錯舉鄉遂以
賅內外也
子謂仲弓曰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
注犁雜文也騂赤色也角者角周正中犧牲也雖欲以其所生犁而不用山川肯舍之乎言父雖不善不害於其子之美也
釋文犁牛利之反雜文力之反色如狸也又力分反耕犁之牛騂息營反舍音捨棄也一音赦置也
正義曰范甯云謂非必對言也皇疏犁音狸狸雜文也或音黎犁謂耕犁也釋文犁力之反色如狸也又力分反耕犁之牛也是犁牛古本有訓耕牛者說文人曰耕牛曰犛犁作犛耕也釋獸郭注始用牛犁也後漢書和帝紀永元十六年夏四月遣三府掾分行四州貧民無以耕者以耕者爲雇犁牛犁者耕牛也後儒據漢書食貨志以牛耕始於趙過爲代田之時其說非也爾雅畜牛屬其子犢騂亦色周家所貴也角角周正

制祭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社稷之牛角尺騂犢而角繭栗惠氏禮說以爲天牲者是也仲弓可使南面故以天牲況之然祭山川亦有用騂牲者皇疏周禮牧人職云凡陽祀用騂牲陰祀用黝牲望祀各以其方之色牲鄭注陽祀祭天於南郊及宗廟

也陰祀祭地於北郊及社稷也望祀五嶽四鎮四瀆也今云山川者趣舉言之若南方則用赤是有其方色也南齊志建武三年何佟之奏引牧人陽祀用騂牲陰祀用黝牲前軍長史劉繪議引語云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末詳山川合爲陰祀否若其陰祀則與黝乖矣佟之又云周禮以天地爲大祀四望爲次祀山川爲小祀自四望以上牲色各依其方者以其祀大宜從本也山川以下牲色不見者以其祀小從所尚也夫周所尚者騂也是則山川亦有用騂者惠氏以天牲而用之山川爲非禮者非也然則犢而既騂且角祭天何以疑其勿用也蓋帝牛必在滌三月耕牛非可以祭天也劉氏台拱曰祭義云古者天子諸侯必有養獸之官犧牲祭牲必於是取之民閒耕牛非所以待祭祀故欲勿用然有時公牛不足則耕牛之犢亦在所取周禮羊人職云若牧人無牲則受布於司馬使其買買牲而其之遂人所謂野牲曲禮所謂索牛是也周禮用騂牲者三事祭天南郊一也望祀南方山川三也郊廟

大祀也山川次祀也耕牛之犢而有騂角之材縱不用諸上帝山川次祀亦豈得舍之若南方則用赤是有其方色也南齊志建武三年何佟之奏引牧人陽祀用騂牲陰祀用黝牲前軍長史劉繪議引語云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末詳山川合爲陰祀否若其陰祀則與黝乖矣佟之又云周禮以天地爲大祀四望爲次祀山川爲小祀自四望以上牲色各依其方者以其祀大宜從本也山川以下牲色不見者以其祀小從所尚也夫周所尚者騂也是則山川亦有用騂者惠氏以天牲而用之山川爲非禮者非也然則犢而既騂且角祭天何以疑其勿用也蓋帝牛必在滌三月耕牛非可以祭天也劉氏台拱曰祭義云古者天子諸侯必有養獸之官犧牲祭牲必於是取之民閒耕牛非所以待祭祀故欲勿用然有時公牛不足則耕牛之犢亦在所取周禮羊人職云若牧人無牲則受布於司馬使其買買牲而其之遂人所謂野牲曲禮所謂索牛是也周禮用騂牲者三事祭天南郊一也望祀南方山川三也郊廟

肅注家語一皆承用小爾雅爲王肅所僞託故亦云
然微言絕而曲說興所從來遠矣蒙案史記弟子傳冉
耕字伯牛冉雍字仲弓集解引鄭元皆云魯人索隱
引家語云仲弓伯牛之宗族少孔子二十九歲論衡
自紀篇云毋犁牛騂辟無害犧牲祖滑稽清不妨奇人
鯀惡禹聖臬陶舜神伯牛癘疾仲弓潔全顏路庸固
同傑超倫孔墨祖愚臣翟聖賢是又以伯牛仲弓爲
父子王仲任論多怪僻而博極羣書生於兩漢去七
十子尙近其說必有所本所謂犁牛即耕牛乃應指

其父之名字而戲之也淮南子說山訓云髡屯犁牛
既科以楯決鼻而羈生子而犧尸祝齋戒以沈諸河
河伯豈羞其所從出辭而不享哉此閒用論語之意
而所謂髡屯科楯者乃形容病牛之狀與淮南所云
伯牛爲厲實相關會以惡疾而蒙賤人不肖之名既
遭无妄之災又有求全之毀伯牛何其不幸耶
何注云云疏曰淮南子高注犁牛不純色此何注所
本也皇疏釋文謂色如貍貍說文作貍伏獸似貙卽今
之野貓不足以爲雜文之證犁之同韻爲黎黧黎通

作黧廣韻黧黑而黃也黧黃卽離黃爾雅之倉庚楚
雀其色黎黑而黃也犁之同母爲騂騂說文齊謂黑
爲騅又通作壚壚黑剛土也爾雅釋畜曰騂馬曰青
驪皆謂馬黑色魏策云幽莠之幼也似禾騂牛之黃
也似虎東山經鯩鯩之魚其狀如犁牛郭注犁牛牛
似虎文者或謂卽上林賦之獌貙說文獌似熊而黃
黑色然則犁牛卽騂牛謂黃黑相雜之牛也王伯申
曰犁與駁對舉駁純色則犁爲不純色當以雜文之訓
爲長犁牛之子駁且角用以祀山川猶列子說符篇

所云黑牛生白犢以薦上帝耳犁牛色雜不宜用猶
淮南說林訓所謂騂駁不入牲高注云犧牲以純色
也案王氏謂犁駁對舉雜文之訓本自可通況沈辜
小祀禮合用尨而望祀南方山川間亦有用駁者今
以尨雜之牛而生駁角之子雖不用於上帝豈其舍
諸山川此正不得已而思其次之意劉氏王氏兩家
本可互通而不必定以犁爲耕也但經文既作犁訓
耕者犁之本義也訓雜文者黎之叚借也本義可通
無須借字也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
注言餘人暫有至仁時
唯回移時而不變也
正義曰皇疏云三月一時爲天氣一變苞氏云顏子
不違仁豈但一時將以勖羣子之志故不絕其階耳
其餘謂他弟子也爲仁並不能一時或至一日或至
一月故云日月至焉而已矣朱子或問曰克己復禮
私欲不萌則卽是心而是德存焉所謂不違者非有
兩物相依也所謂違仁者非有兩物相去也顏子之
於仁熟矣至於踰時之久或不能無念慮之差然其

復不遠則其心之本然者又未嘗有所失也諸子從
事於仁或能終日而不失或能終月而不失也蒙棄
終食無違仁極言其時之暫三月不違仁極言其時
之久三月者一時也三分時之一爲月三分月之一
爲日日者匝日也舜與協時月正日周禮挾日而斂
之內則教之數日左傳天有十日月令祭嵎章句曰
三月之不違故至復而一陽生至臨而二陽息至泰
而三陽盛長三畫之卦已少成卽一時之氣已少變
爲仁至三月而與天心無稍間斷其時不可謂不久

猶言長至短至謂不違至於此而已矣者極盡而無
餘之詞也中庸子曰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
期月守也回之爲人也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
之矣守而弗失者不違之謂也蓋仁者天地生物之
心也人體天地生物之心以爲心彊恕而求仁必先
克己以復禮於禮無不復於仁能不違然而於穆不
已者天地之心也至誠無息者聖人之心也顏子求
仁去聖一閒嘗從事於克己復禮之訓不遷怒不貳
過法易之不遠復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

也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此其所以不違於仁
也夫天地不可一日而無陽卽人心不可一日而無
仁惻隱之端盡人皆有平旦之氣無日不存患在牿
亡而不能擴充耳朱子曰復之一陽是坤卦積來一
日生一分至十一月而一陽始成復所以見天地之
心也顏子得力於復之初九始法七日之來復剛致
三月之不違故至復而一陽生至臨而二陽息至泰
而三陽盛長三畫之卦已少成卽一時之氣已少變
爲仁至三月而與天心無稍間斷其時不可謂不久

倘由是而乾乾不息生生不已自强法天行之健元善徵天德之休則已無待克禮無不復各正性命保合太和斯大而化之聖矣

何注云云疏曰云餘人暫有至時者是訓至爲來爲到宋張子遂有內外賓主之說朱注沿其誤以爲或日一至焉或月一至焉將何以定其違與不違之久暫耶

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子曰由也果注包曰果謂果敢決斷也於從政乎何有曰賜也可使從政也與曰賜也達注孔曰達於物理也於從政乎何有曰求也可使從政也與曰求也藝注孔曰藝謂多才能也　於從政乎何有

釋文與音餘皇本高麗本賜也達求也藝上皆作子曰

正義曰朱注從政謂爲大夫皇疏引衛瓘曰何有者有餘力也邢疏何有言不難也蒙案禮樂兵刑國有分職政事言語人有專長故聖門有四科之殊周禮有六官之屬三子之果達藝其才學各有所長其表見均有可攷嘗觀孟武伯之問仁也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爲之宰侍坐之言志也子路謂千乘之國爲之三年可使有勇知方冉有謂方六七十如五六十爲之三年可使足民赤爾侍詩外傳兩載戎山景山之言志也子路謂得白羽如月赤羽如日由願奮長戟邊三軍孔虎在後仇敵在前蟲耀蛟奮進救兩國之患子曰勇士哉子貢謂兩國搆難壯士列陣塵埃漲天賜願得素衣縞冠使於兩國之閒不持尺寸之兵升斗之糧使兩國相親如兄弟子曰辯士哉然則由之果謂其勇於治軍也果與勇析言則有別渾言則相通史記謂

其好勇力志抗直冠雄雞佩豭豚由固勇士也至於一諾取信片言折獄則又其果之餘事矣賜之達謂其通於辭命也詩可以言辭達而已使於四方賜能專對授之以政不患不達一出而存魯亂齊破吳强晉而霸越賜固言語之選也至於廢置隨時逆億屢中則又其達之先見矣求之藝謂其善於會稽也數居六藝之一簿書錢穀是其專長握算持籌不知厭倦之附益大戴禮衛將軍文子篇曰好勇博藝省物而勤已是冉求之行也至於用矛以入齊軍奉命而之宰侍坐之言志也子路謂千乘之國爲之三年可使有勇知方冉有謂方六七十如五六十爲之三年可使足民赤爾侍詩外傳兩載戎山景山之言志也子路謂得白羽如月赤羽如日由願奮長戟邊三軍孔虎在後仇敵在前蟲耀蛟奮進救兩國之患子曰勇士哉子貢謂兩國搆難壯士列陣塵埃漲天賜願得素衣縞冠使於兩國之閒不持尺寸之兵升斗之糧使兩國相親如兄弟子曰辯士哉然則由之果謂其勇於治軍也果與勇析言則有別渾言則相通史記謂

弔宋國則又其藝之兼技矣從政固非易事三子各有專長然而賢者之才每有餘而果至於亡身達至於貨殖蓺至於聚斂三子初不自知也中庸曰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必待聖人之裁制而始歸於中道矣

包注云云疏曰云果謂果敢決斷者說文果木實也引申爲堅決敢斷之稱果敢堅決一聲之轉也晉語其身果而辭順注謂敢行其志也是之不果奉注克也易說卦巽爲不果左宣二傳殺敵爲果字亦作惈

爾雅釋詁惈勝也廣雅釋詁惈勇也蒼頡篇惈慤也惟果足以決大義任大事定大難是以從政不難也

孔注云云疏曰云達謂通於物理者說文達訓行不相遇謂爾雅九達之旁歧逵道大通之道也故廣雅釋詁云達通也釋名云達徹也字又作达字林达滑也黃先生曰拘執一理者或泥於古而悖於今或興一利而生一害達則所施無阻窒易傳曰往來不窮謂之通所以從政不難也云藝多才能者說文埶種也廣雅釋詁埶治也唐人樹埶字作埶六埶字作藝引申之樹埶則成材書金縢曰能多材多藝禮運義者藝之分注猶才也樂記藝成而下注才技也文王世子曲藝皆誓之注小技能也黃先生曰藝謂習練治術有所嫥精也周官司徒職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鄉大夫職曰考其德行道藝州長正月勸之黨正正歲書之皆曰德行道藝服習閒練事有關於修齊治平故曰藝也古者執技事上固有不與士齒之例而穆生稼益作虞垂作工夔典樂終身守一職以盡嫥長則藝之不可以已也故聖門重藝

季氏使閔子騫爲費宰注孔曰費季氏邑也季氏不臣而其邑宰數叛閔子騫賢故欲用之也

釋文騫起虔反費音祕邑名

正義曰史記弟子傳閔損字子騫少孔子十五歲不仕大夫不食汙君之祿集解引鄭元孔子弟子目錄云魯人蒙案家語十五歲誤作五十歲又記閔子騫爲費宰問政於孔子子曰夫德法者御民之具猶御馬之有銜勒也夫者譬也刑者策也御四馬者執六轡御天下者正六官亂則飭冢宰危則飭司徒不和

則飭宗伯不平則飭司馬不義則飭司寇貧則飭司空語襄大戴禮盛德篇閔子無爲費宰之事家語王肅僞撰不可信也

孔注云云疏曰云費季氏邑者左傳僖公元年公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是也云季氏不臣邑宰數叛者襄公七年季孫宿嗣文子爲政季氏漸强時南遺爲費宰叔仲昭伯爲隧正欲善季氏而求媚於南遺謂費宰叔仲昭伯爲隧正欲善季氏而求媚於南遺謂遺請城費吾多與爾役故季氏城費後昭公十三年南蒯以費畔公山弗擾亦爲費宰與陽虎執桓子又與叔孫輒率費襲魯公入季氏之宮孔子命申句須樂頎伐之遂墮費是其邑宰屢叛也案隱公元年費伯城郎之費乃費庚父食邑讀如字在今山東兗州府魚臺縣西南僖公元年賜季友之費讀曰祕在今山東沂州府費縣治西南七十里賈逵索隱以爲魯懿公子費伯之食邑者非是至尚書之費誓乃唐衞之汶水上欲北如齊也

釋文爲于僞反復扶又反汶音問水名則吾必在一本無吾字鄭本無則吾二字史記弟子傳引同太平寰宇記引傳若有復吾者

正義曰黃先生謂季氏未知其爲桓子康子也時與仲弓季路冉有之爲宰同不同未可知也聖門諸賢之仕魯正程伯子所謂一命之士存心利物於人必有所濟者韓詩外傳曰諸侯有爭臣五人雖無道不失其家衞靈之不喪能用祝佗王孫賈仲叔圉之才也季氏之不亡能任仲弓季路冉有之賢也仲弓之爲宰欲救季氏之失意在撥亂而反之正也閔子之辭宰以季氏爲不可救之人不能持危而扶其顛也蒙案朱子嘗曰當時侯國皆用世臣若不仕於大夫自是無官可做故曾子沒齒於宗邦原憲潛蹤於草澤皆懷抱利器溫溫無所試卽子夏爲莒父宰子游爲武城宰子賤爲單父宰亦小試而未展其長才史記弟子傳夫子且三百里初出蓍師豈必遠至費縣哉

謂公哲哀曰天下無行多爲家臣仕於都惟季次未嘗仕雖若賞其志之高實歎其時之無可如何也然子嘗使漆雕開仕而又說其吾斯之未信子路嘗使子羔爲費宰而子斥其賊夫人之子蓋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當視其時之可不可道之同不同問其才之稱不稱志之合不合而未可以一例論也集注引謝氏譏毀先賢金吉父嘗謂其粗厲

孔注云云疏曰善爲我辭焉辭乃辭之借與原思辭粟之辭同孔注云善作辭說則以辭之本義言之下須添說似不如借辭爲了當云去之汶水上欲北如齊者說文汶水出琅邪朱虛東泰山東入維段注漢書地理志朱虛下云東泰山汶水所出東至安邑入維水經汶水出朱虛縣泰山北過其縣東又北過淳于縣西又東北入於濰謂之東汶水以別於禹貢汶水也今東汶河源出臨朐縣南沂山東北谷東流近穆陵關折東北流數十里折東流百五十里至安邑縣西南境折東北流經縣城西北又東流數十里與濰水合說文又引桑欽說汶水出泰山萊蕪西南入沛段注漢書地理志萊蕪下云原山禹貢汶水出西南入沛水經曰汶水又西南過壽張縣北又西南至安民亭入于濟秦舊沛水合汶於安民亭今東平州西南十里安山鎮卽古亭也今汶水出今山東泰安府萊蕪縣東北七十里之原山亦名馬耳山西南流經縣城西北又經泰安府南境又經甯陽縣北境至汶上縣北之戴村壩又經汶上西南境之南旺分流南北南流者四分以接徐沛北流者六分以接臨清自明永樂中宋禮開會通河以及國朝運河皆全資汶水而入沛之故道湮矣水經注有牟汶北汶柴汶元和志又有嬴汶胡氏謂禹貢雖旨云汶水有五北汶嬴汶柴汶牟汶其一則經流也嬴汶在今萊蕪縣南三十里原出新泰縣宮山之陰流合牟汶牟汶在萊蕪縣南門外西流至泰安州東入汶北汶卽泮水原出泰山分水嶺泰安州志謂之甽汶柴汶在泰安州東三十五里俗名司馬河又有水出萊蕪縣槃子村流合牟汶者近志指爲浯汶據漢志琅邪靈門縣有高桑山浯水所出東北入濰說文云水出靈門山

世謂之浯汶在今莒州界與萊蕪無涉志誤蔣氏廷
錫尚書地理今釋云汶水出今山東濟南府萊蕪縣
其源非一合流於泰安州之靜安鎮謂之大汶又有
小汶出新泰縣宮山之下至徂徠山南入大汶汶水
舊由安民亭合濟水東北入海自明永樂九年於東
平州東六十里築戴村壩盡遏汶水出南旺南北分
流南流達於濟甯州會沂泗諸水入淮者十之四北
流達於臨清州會漳衛諸水入海者十之六矣蒙蔡
汶有青州之汶有徐州之汶出萊蕪縣原山入濟者

徐州之汶也出朱虛縣泰山入維者青州之汶也今
青州府沂水縣西北七十里有閔公山世傳閔子避
召處述征記謂泰山郡水皆名汶其實禹貢之浮于
汶論語之在汶上爾雅之汶爲灤即徐州之汶會今
贏汶牟汶北汶柴汶小汶以入濟說文之第二義也
水經注之東汶水乃青州之汶會合浯汶以入濰說
文之第一義也東汶水全在濟境大汶水在齊南魯
北齊地少而魯地多考工記貉踰汶則死鄭注汶
在魯北戚鶴泉謂齊魯以泰山爲界大汶口尚在泰
山南百餘里故詩詠汶水湯湯下即言魯道有蕩知
汶在魯境雖至齊必由之道其去齊尚遠必在汶上
者以汶水東北一帶多深山大谷蹤迹難到欲借此
隱避以全其志孔注去齊之意未必然也

伯牛有疾注馬曰伯牛弟子冉耕也子問之自牖執其手注包曰牛有惡疾不
欲見人故孔子從牖執其手也曰亡之注孔曰亡喪也故持其手曰喪也疾甚
釋文牖由久反考文補遺古本亡之作亡也漢書宣六王傳引作蔑之新序節士篇引作末之

正義曰伯牛有疾史記弟子傳作有惡疾論衡云伯
牛空居而遭惡疾白虎通云冉伯牛危言正行而遭
惡疾劉孝標辨命論云顏回敗其叢蘭冉耕歌其芣
苢韓詩序云芣苢傷夫有惡疾也淮南子精神訓云
冉伯牛爲厲厲說文作癘云惡疾也字亦作癩痢厲
本陰陽之氣相乖不和之名周禮疾醫云四時皆有
厲疾注氣不和之疾左哀元年傳天有菑厲注疾疫
也公羊莊二十年傳大瘠者何痢也注邪亂之氣所
生東山經澧水其中多珠鼈魚食之無癘注時氣病
也西山經英山有鳥曰肥遺食之已癘注或曰惡創
素問厥要精微論曰厥風成爲癘又風論癘者有榮

氣熱附其氣不清故使鼻柱壞而色敗皮膚瘍潰風
寒客於脈而不去名曰癘風蓋此疾係感風寒瘴毒
所生其氣不清每有傳染冉子不欲見人者惟恐延
害於人此正仁人君子之用心也夫子問之自牖執
其手者與之永訣也不入其室者或恐傳染也一以
全師弟之恩情一以慎父母之遺體仁之至義之盡
聖人兩全之策也皇疏牖南窗也申藥肇欲令南面
視之之說朱子本之以爲禮病者居北牖下君視之
則遷於南牖下使君得以南面視己孔子不敢當此
禮故不入其室而自牖執其手與之永訣意與包注
不同攷之禮士喪禮既夕記云士處適寢寢東首于
北墉下喪大記云疾病外內皆埽君大夫徹縣士去
琴瑟寢東首於北牖下鄭注外內埽爲賓客來問病
也東首北牖下謂君來視之時也病者恆居北牖下
或爲北墉下孔疏病者雖恆在北牖下若君來視之
則暫時移向南牖下東首令君得南面而視之金吉
父謂牖當作墉室中北墉南牖墉牆也古人室北牆
上起柱爲壁壁開西北角有小圓窗名牖謂之屋漏
然無北牖之名也蒙莊記言外內皆埽外堂而內室
所云北牖者據堂言之或指牖之北邊也堂室之閒
東戶而西牖尊者恆居奧奧者室西南隅牖之北正
室之奧也病者不宜屢遷動若寢北墉之下東首而
當戶又無以避風寒是病者之牀仍宜在奧當牖之
北而東首君來問疾正可南面以臨或恐其不潔而
隔牖視之應聽君之自便或將氣絕時遷於正寢北
墉下此想當然之理也亡之或作亡也孔注訓喪似
失慰問之意史記無亡之二字作命也夫斯人也而
有斯疾命也夫是以命歎其疾非必遽謂其喪也漢
書引作喪之新序引作末之喪末罔無微莫皆與亡
一聲之轉顏師古注蔑無也亦命之所遣無有善惡
何義門謂無可以致此疾之道黃先生謂天命精微
闇不可測皆與語氣未能逼肖當從新序作末之末
之者末如之何也猶今人云莫奈何無復說子路不
悅公山之往曰末之也已言天下事無可復爲也夫
子歎荷蕢之果曰末之難矣言如其意無可復辨也
檀弓魯莊公罪卜國之無勇曰末之卜也謂軍既敗

無可復言也亡之猶言末之哀痛之深不覺其詞之斷續至今讀之猶想見執手含淚吞聲歎息時也

馬注云云疏曰史記弟子傳冉耕字伯牛孔子以爲有德行集解鄭元曰魯人

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注包曰再言之者痛惜之甚也

釋文夫音符

正義曰朱注命謂天命言此人不應有此疾而今乃有之是乃天之所命也然則非其不能謹疾而有以致之亦可見矣蒙案韓詩外傳一孔子對哀公曰人有三死而非命也者自取之也居處不理飲食不節勞過者病其殺之居下而好干上嗜慾無厭求索不止者刑其殺之少以敵衆弱以侮強忿不量力者兵其殺之故有三死而非命者自取之也孟子曰莫之爲而爲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天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又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是故知命者不立於巖牆之下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桎梏死者非正命也召誥言天之所命曰命哲命吉凶命歷年蓋仁義禮智之性吉凶修短之數皆命於天人必守義禮之正而吉凶修短莫之爲而爲莫之致而至是謂天命夭壽不貳修身以俟之盡其道而死斯謂之正命揚子法言問明篇曰命不可避也顏氏之子冉氏之孫以其無避也若立巖牆之下動而徵病行而招死命乎命乎吉人凶其吉凶是則顏子之短命冉子之惡疾皆天命之無可避非其自取之也乃太史公謂伯夷叔齊積仁絜行而餓死顏淵好學屢空而蚤夭天之報施善人何如哉盜跖日殺不辜暴戾恣睢橫行天下竟以壽終是遵何德哉荀子曰仁義德行常安之術也然而未必不危也汙僈突盜常危之術也然而未必不安也是故君子道其常小人道其怪蓋命有三科祭法孔疏引孝經援神契曰有受命以任慶有遭命以適暴有隨命以督行受命謂年壽也遭命謂行善而遇凶也隨命謂隨其善惡報之也論衡命義篇曰說命有三一曰正命二曰隨命三曰遭命正命者謂本稟己自得吉也性然骨善故不假操行以求福而吉自至故曰正命

隨命者戮力操行而吉福至縱情施欲而凶禍到故曰隨命遭命行善得惡非所冀望遂遭於外而得凶禍故曰遭命白虎通受命篇曰命有三科有壽命以保度有遭命以遇暴有隨命以應行壽命者上命也若言文王受命惟中身享國五十年隨命者隨行爲命若言怠棄三正天用勦絕其命矣又欲使民務仁立義無滔天滔天則司命舉過言則用以弊之遭命者逢世殘賊若上逢亂君下必災變暴至天絕人命沙鹿崩於受邑是也由伯牛危言正行而遭惡疾包注云疏曰朱子引侯氏仲良曰伯牛以德行稱孔子曰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三說少有異同而孟子趙注云命有三名行善得善曰受命行善得惡曰遭命行惡得惡曰隨命則是顏子之夭伯牛之疾爲遭命而要無愧於受命也黃先生曰世有行道而凶違道而吉者此數之變而不可爲常常者多且久變者少且暫以少且暫之變而遂言命數不足憑豈其然乎黃元同曰積惡必有禍非不幸也其免禍乃幸也孔子曰小人有幸而無不幸積善必有福非幸也其獲禍乃不幸也孔子曰君子無幸而有不幸

然幸者不可多得不幸者特其少且暫終歸於福善禍淫而已矣君子道其常故居易以俟命則是顏淵伯牛之死其死由於命非天其天年也不幸也嚴牆桎梏之死天其天命自取之也非不幸也若乃淮南精神訓云顏淵天死伯牛爲厲皆迫性拂情而不得其和是惑於老莊養生之說然而導引服食雖足以御病延年乃稽康踞鍛鼈而糲刑單豹臥深山而遇虎儻所謂遭命者非耶抑其自取之耶

包注云疏曰朱子引侯氏仲良曰伯牛以德行稱亞於顏閔故其將死也孔子尤痛惜之意與包注同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注孔曰簞笥也瓢瓠瓢也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注孔曰顏淵樂道雖簞食在陋巷不改其所樂也

釋文簞音丹食音嗣瓢婢遙反陋戶降反樂音洛鹽鐵論地廣章引在下有於字新語慎微篇後漢書樊英傳注引陋巷下皆有之中二字

正義曰韓詩外傳十孔子嘗謂回曰家貧居卑何不仕乎對曰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饘粥郭內之田四十畝足以爲絲麻鼓琴足以自娛所學於夫

子者足以自樂何不願仕也何願貧如富賤如貴無勇而威與士交通終身無患難亦且可乎孔子曰善哉回也夫貧而如富其知足而無欲也賤而如貴其讓而好禮也無勇而威其恭敬而不失於人也終身無患難其擇言而出之也若何者其至乎揚子法言學行篇云紆朱懷金之樂不如顏氏子之樂顏氏子之樂也內紆朱懷金之樂也外或曰請問屢空之內曰顏不孔雖得天下不足以爲樂然亦有苦乎曰顏苦孔之卓也或人瞿然曰茲苦也祇其所以爲樂也焉雖窮居不損焉言飽乎仁義所以不願人之膏粱

之味也令聞廣譽施於身所以不願人之文繡也孟子所言皆足以爲樂道之證而顏子之所樂別有在焉者蓋樂得聖道爲依歸又被循循之善誘好之篤學之專欲罷不能如有所立卓知其爲樂都忘其爲苦所謂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也好之者不如樂之者有顏子之好始有顏子之樂有顏子之樂益以見顏子之好樂固好之積而成焉者也故朱子仍以博文約禮言之周茂叔每令程子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程伊川謂尋于先曰使顏子以道爲可樂而樂

之則非顏子矣是乃列子所謂無樂無知是眞樂眞知莊子所謂回忘仁義繼而忘禮樂終於坐忘之說也

孔注云疏曰以簞爲笥者周禮籩人疏喪服傳疏左宣二年疏引鄭注同說文簞笥也漢律令簞小筐也廣雅釋器筐也曲禮苞苴簞笥鄭注盛飯食者圓曰簞方曰笥公羊昭廿五年傳高子執簞食注葦器也蓋此器本以竹爲之或以葦方圓可以通稱故皇疏云竹筥之屬也用貯飯若儀禮士冠禮櫛實于簞

左哀廿年傳與之一簞珠注小笥也此似方器則又爲匰字之借以瓢爲瓠者說文瓢作瓠從瓠省瓢也三蒼瓠瓠勺也江南曰瓠樞周禮鬯人禁門用瓠齎杜子春注瓠蠡也鄭君注取甘瓠割去柢以齊爲尊蓋全用瓠而廢其柄者爲瓠一瓠劃爲二曰瓢故皇疏云瓢瓠片也云簞食在陋巷不言瓢飲者省文也巷說文作衖籀文作鼄隸作巷又作街里中道也廣雅釋詁衖尻也釋室閻謂之衖又街道也古者二十五家爲里里有巷故字从邑从共言爲邑中所公共此里中

之巷也又爾雅宮中衖謂之壺詩所謂巷伯郎左襄九年傳之司宮巷伯魏都賦注永巷掖庭之別名此宮中之巷也太平寰宇記陋巷在曲阜縣城西南二里孔子廟北二百步此後世附會之說簞瓢陋巷猶言疏食飲水衣敝縕袍皆假設之詞耳故皇甫謐高士傳南史周捨戲劉遜之又牽連曲肱而枕也冉求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女畫注孔曰畫止也力不足者當中道而廢今女自止耳非力極也釋文說音悅中如字一音丁仲反女音汝畫音獲皇本說作悅女作汝高麗本之道下有也字案求當作

有

正義曰朱注力不足者欲進而不能畫者能進而不欲謂之畫者如畫地以自限也外注引胡氏謂夫子稱顏回不改其樂冉求聞之故有是語此亦意想之詞但記者以類相從即冉子之不悅益見顏子之好學惟其好而彌覺聖道之可樂故才既竭而欲罷不能惟不好而不知時習之可悅故力未極而遽爾自畫或問小注云冉子陽借力不足之名以陰諱其心不悅之實開口云非不說情形羞澀便是自畫夫子

已窺見其隱微故以畫字直破之以廢字對勘之謂非力不足祇其心不悅耳蒙案樂之深由於好之篤好之篤由於知之眞冉子聖門賢弟子豈甘自暴自棄或此時知未眞故好未篤不省其志之未堅徒詡於力之不足尙未識孔顏樂處何如耳

孔注云疏曰云畫止也者說文畫界也象田四界聿所以畫之引申爲截止之稱法言學行篇百川學海而至于海邱陵學山而不至于山是故惡夫畫也廢爾雅釋詁舍也古廢置字互訓左文二年傳臧文仲其不仁者三一曰廢六關廢本作置公羊宣八年傳廢其無聲者注置也置不去也齊人語置與值植通方言植立也說文值措也中道而廢猶中庸半途而廢謂力不足而立於半路暫措置之俟有力而復行畫則截止而不進也表記鄉道而行中道而廢忘身之老也不知年數之不足也俛焉日有孳孳而後已注廢喻力極罷頓不能復行則止也

子謂子夏曰女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注馬曰君子爲小人爲儒則於其名也

釋文女作汝高麗本足利本無作冊

正義曰周禮太宰職師以賢得民儒以道得民法言君子篇通天地人曰儒通天地而不通人曰攻說文儒柔也儒行釋文儒之言優也和也言能安人能服人也皇疏儒者濡也習學事久則濡潤身中也韓非子曰孔子之後儒分爲八君子儒小人儒者猶荀子所謂大儒小儒也儒效篇曰志忍私然後能公行忍情性然後能修知而好問然後能才公修而才可謂小儒矣志安公行安修知通統類如是則可謂大儒矣大儒者天子三公也小儒者諸侯大夫士也此言其度量規模之有大小也又非十二子篇曰弟佗其冠衶禫其辭禹行而舜趨是子張氏之賤儒也正其衣冠齊其顏色嗛然而終日不言是子夏氏之賤儒也偸儒憚事無廉恥而耆飲食必曰君子固不用力是子游氏之賤儒也此言其後儒之流弊也蓋子張才高意廣每失之寬浮子夏篤信謹守每失之狹隘故夫子嘗曰師也過商也不及至於子游高爽疏暢意思闊大觀與子夏爭洒埽應對一節二人所見更

有不同子夏之問政也子告之以無欲速無見小利使之進於遠大家語因之遂有爲人性不弘好論精微甚惱於財之說中論載子夏曰日習則學不忘自勉則身不墮亟聞天下之大言則志益廣儻亦自知其不及而矯之歟此章明曰女爲無爲是專爲子夏說也金氏攷證引王會之說謂子夏細密謹嚴病於促狹此君子小人以度量規模言其言小人對大人君子特有大小之分耳李安溪云此小人猶言硜硜然小人哉稱陋之稱也君子之儒見識高明規模廣大若不能進於高明廣大而以所得自安焉則爲小人儒蒙案言必信行必果硜硜之小人猶得爲士之次不過規模狹隘節守謹嚴如荀子所稱之小儒固不失爲儒者也若馬注以爲矜名謝氏以爲徇利程子以爲爲人則是成爲眞小人而不得入儒林之傳矣

馬注云疏曰此注邢本作孔曰史記弟子傳集解引作何曰

子游爲武城宰 注包曰武城魯下邑也 子曰女得人焉耳乎 注孔曰焉辭也

能是鄉舉里選之法正爲邑宰之專責故後漢書肅宗紀詔曰昔仲尼季氏之家臣子游武城之小宰孔子猶誨以賢才問以得人明政無大小以得人爲本得人固爲宰之要務也大戴禮王言篇孔子曰昔者明王之治國有法必別地以州之分屬而治之然後賢民無所隱暴民無所伏使有司日省而時考之歲誘賢焉則賢者親不肖者懼又曰昔者明王必盡知天下良士之名既知其名又知其數既知其數又知其所在夫非有司預擇而得之明王何以知之哉然

天子不問以舉賢而問以得人者得之正爲舉賢之地也
地也陸宣公請許臺省長官舉薦屬吏狀曰夫理道之急在於得人而知人之難聖哲所病聽其言則未保其行求其行則或遺其才校勞考則巧僞繁興而眞方之人罕進徇聲華則趨競彌長而沈退之士莫升自非素與交親備詳本末探其志行閱其器能然後守道藏用者可得而知沽名飾貌者不容其僞孔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夫欲觀視而察之固非一朝一夕之所能也是以前代有鄉舉里選

之法長吏辟署之制所以明歷試廣旁求敎行能息馳騖也朱子與劉共父書曰方責之必加於己而未及也無且喜倉猝之須則其觀之得以久無利害紛拏之惑則其察之得以精誠心素著則其得之多歲引月長則其著自重者無所嫌而敢進則無幽隱之不宣欲進者無所爲而不來則無巧僞之亂眞今於天下之士漠然不以爲意至於臨事倉猝而所舊之材不足以待用乃欲泛然求己所未知之賢而用之不亦難哉是所舉之賢才不可不得之於平日

故曰得人正爲舉賢之地也
包注云云疏曰云武城魯下邑者顧震滄春秋大事表曰襄十九年城武城杜注魯昌邑泰山南武城縣子游爲武城宰卽此在今沂州府費縣西南九十里又於山東輿圖兗州府嘉祥縣下注曰魯武城在縣境襄十九年所城之武城也子游爲武城宰卽此又有南武城在費縣西南曾子居武城是也與杜注不合閻百詩釋地云南武城魯邊邑在今費縣西南八十里石門山下史記加南字者刱於魯之北有東武城

也四書攷云武城有南北北武城屬東昌府南武城卽今嘉祥縣隸兗州府今觀南武山澹臺山澹臺河俱在嘉祥則嘉祥爲南武城明矣顧亭林日知錄云史記仲尼弟子傳曾參南武城人澹臺滅明武城人正義云地理志定襄有武城清河有武城故此云南武城宋程大昌澹臺祠友敎堂記曰武城有四左馮翊有武城清河有武城而清河特曰東武城者以縣名而清河定襄皆以縣名而定襄在西故也若子游所宰其實魯邑而東武城者魯之北也故漢儒又加南以

刖之史遷之傳曾參曰南武城人子羽傳次曾子但曰武城省文耳而水經注引京相璠曰今泰山南武城縣有澹臺子羽冢可見武城之即南武城人澹臺滅明中辨正云史記弟子傳云曾參南武城人澹臺滅明武城人後人遂疑魯有兩武城而謂子羽之武城在費縣曾子之南武城在嘉祥案今嘉祥縣有南武山上有阿城亦名南武城後人因南武山之城遂附會爲曾子所居此大謬也新序云魯人攻鄭曾子辭於鄭君國策甘茂亦言曾子處鄭是曾子所居即費縣之武城非有二地而史記云南武城者因清河有東

孔注云云疏曰皇疏本經注皆作焉耳乎哉耳與爾雙聲古多通借唐宋石經皆作耳玉篇引此經於耳字下是古本作耳字也後漢書章帝紀注御覽人事部皆引作耳而職官居處二部又引作爾宋元諸儒及明初監本亦有作爾者說文段注云凡語云而已者急言之曰耳凡云如此者急言之曰耳世說新語云聊復爾耳胡且如此而已也汝得人焉爾乎言得人於此否也公羊傳三年問焉爾皆訓於此也王伯申釋詞云耳猶矣也女得人焉耳乎言汝得人焉矣乎蒙案依段氏當作爾於此爲實義依王氏當作耳矣乎爲虛詞金吉父謂三語助辭氣似繁況乎皇本復有哉字則似以段氏實義爲長爾此也此武城也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注包曰澹臺姓滅明名也字子羽言其公且方也釋文澹徒甘反古定反考文古本澹作儋从古人名从字子游正義曰武虛谷以有字略讀對師問而應曰有也與孟子不動心有道乎曰有北宮黝之養勇也語氣正同蓋幸其有而不敢以爲得也攷史記弟子傳澹臺滅明狀貌甚惡欲事孔子孔子以爲材薄既已受業退而修行行不由徑非公事不見卿大夫南游至江從弟子三百人設取予去就名施乎諸侯孔子聞之曰吾以貌取人失之子羽左傳哀公八年春吳伐我從武城王犯嘗爲之宰澹臺子羽之父好爲國人懼杜注王犯吳大夫故嘗仕魯爲武城宰其父與王犯相善國人懼其爲內應合觀二傳子羽貌既不揚難

免今世父又結交當路出入公門至使國人懼其應
外寇以害鄉黨則父子素輕於人已可概見嗟乎子
羽以貌之醜怪既不見知於人羣因父之濫交又難
取信於當世豈非抑塞磊落奇才哉子游能觀之以
眼察之於微於絕無僅有之中得人秉我取之法不
以皮膚相士不以族類求賢一若疑其不必有而深
喜其有視爲不易得而不敢矜其獨得者可謂刖具
心目矣朱注徑路之小而捷者公事如飲射讀法之
類不由徑則動必以正而無見小欲速之意可知非

公事不見邑宰則其有以自守而無枉已徇人之私
可見矣楊氏曰爲政以人才爲先故孔子以得人爲
問如滅明者觀其二事之小而其正大之情可見矣
後世有不由徑者人必以爲迂不至其室人必以爲
簡非孔氏之徒其孰能知而取之故謂持身以滅明
爲法則無苟賤之羞取人以子游爲法則無邪媚之
戕眞西山大學衍義曰二者雖若細行因而推之行
且不由徑其行已也肯枉道而欲速乎非公事且不
至其室其事上也肯阿意以求悅乎子游以一邑之

宰其取人猶若是等而上之宰相爲天子撙百僚人
主爲天下擇宰相必以是觀爲可也故王素之論命
相欲求宦官妾不知名之人而司馬光之用諫官
亦取不通書問者爲之必如是然後剛方正大之士
進而奔競諂諛之風息矣
包注云云疏曰史記弟子傳澹臺滅明武城人字子
羽少孔子三十九歲正義曰子羽墓在兗州鄒城縣
家語謂子羽少孔子四十九歲有君子之容而行不
勝其貌與史記相反王肅僞造之書不足信也云公

且方者皇疏方謂不由徑公謂非公事不至偃室也
皇疏又一說行不由徑謂混稱其德行方正非公不
至乃實指其事迹也與下章先言不伐一例徑有以
小言者史記高祖本紀索隱引鄭注步道曰徑說文
徑步道也謂步行之道異於車行大路也周禮遂人
遂上有徑注徑容牛馬異於畛涂道路之大者也故
字林云徑小道也徑有以邪言者老子而民好徑注
邪不平正也離騷夫惟捷徑以窘步注邪道也故廣
雅釋詁云徑衰也徑有以捷言者周禮野廬氏禁野

之橫行徑踰者注射邪趨疾越隄渠也祭義道而不
徑注步邪趨疾也故荀子脩身篇注徑捷速也至包
注所謂方則當以算術明之大約方率徑一則周四
斜一四一四二一三五六圓率徑一則周三一四一
五九二六五周一則徑零三一八三零九八八周髀
算經曰圓出於方方出於矩矩出於九九八十一故
折矩以爲句廣三股修四徑隅五徑隅者衰弦也古
君子周旋中規折旋中矩由衰弦以趨捷徑則不循
乎規矩而不能成直角之正方注以方釋不由徑至

精之論也公事皇疏謂課稅課稅不必至於室也朱
子謂飲射讀法之類飲即儀禮之鄉飲酒禮周禮鄉
大夫三年大比賓興賢能州長習射黨正蜡祭皆行
飲酒之禮射即儀禮之鄉射禮周禮鄉大夫以鄉射
五物詢衆庶州長春秋以禮會民皆行鄉射之禮讀
法則州長於正月之吉及正歲黨正於四時之孟月
吉日族師於月吉閭胥於既比皆行讀法之禮王朝
鄉吏侯國邑宰禮制應同然而飲射當於序讀法當
於廷亦不必至於室也朱子或問曰以士民之分言

之則凡飲酒讀法而羣至於有司者公事也以邑宰
之知己而訪問焉則凡一邑之閒利病休戚之所關
而當以告於有司者亦公事也史記伯夷傳云行不
由徑非公正不發憤是公正事之宜入告者或因有
登堂入室之時然亦必待訪問而始告皇疏謂不託
狎倚勢於朋友者是也若後漢杜密之每謁守令多
所陳託反譏劉勝以閉門埽軌隱情惜己抑亦太覺
多事矣每讀後漢書黨錮傳未嘗不歎情流之禍半
亦由於自取也

子曰孟之反不伐注孔曰魯大夫孟之側也與齊戰奔
而殿將入門策其馬曰非敢後也馬不進也注馬曰殿
也前曰啓後曰殿孟之反賢而有勇軍大奔獨在軍後者
殿人迎爲功之不欲獨有其名故云我非敢在後馬不能
前進耳
釋文殿都練反毛氏汲古閣本之作子
正義曰左傳哀公十一年春齊爲鄎故國書高無平
帥師伐我及清季孫謂其宰冉求曰齊師在清必魯
故也如之何求曰一子守二子從公禦諸竟季孫曰
不能求曰居封疆之閒季孫告二子二子不可求曰

若不可則君無出一子帥師背城而戰不勝者非魯人也魯之君臣眾於齊之兵車一宝敵車優矣子勿患焉二子之不欲戰也宜政在季氏嘗子之身齊人伐魯而不能戰子之恥也大不列於諸侯矣季孫使從於朝倏於燕氏之溝武叔呼而問戰焉對曰君子有遠慮小人何知焉子酋問之對曰小人慮材而言量力而共者也武叔曰是謂我不成丈夫也退而蒐乘孟孺子泄帥右師顏羽御邴泄爲右冉求帥左師管周父御樊遲爲右季孫曰須也駟有子曰就用命冉求揚生是邦而保全鄉里皆屬力之況乎之反以敗軍之死衛社稷皆可以一義字概之況乎之反以敗軍之屬爲殿後之人當其生入國門也左師奏凱以旋民吾既言之矣敢不勉乎師及齊師戰於郊齊師自稷曲師不踰溝樊遲曰非不能也不信子也詩三刻而踰之如之眾從之師入齊軍右師奔齊人從之陳璅陳莊涉泗孟之側後入以爲殿抽矢策其馬曰馬不進也林不狃之伍曰走乎不狃曰誰不加曰然則止乎不狃曰惡賁徐步而死師獲甲首八十齊人不能師冉謀曰齊人遍冉有請從之三季孫弗許孟孺子諾人曰我不如顏羽而賢於邴泄子羽銳敏我不欲戰而能默泄曰驅之公爲與其讎僅汪錡乘皆死欲戰而能默泄曰驅之公爲與其讎僅汪錡乘皆死皆殪孔子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可無殤也冉有用矛於齊師故能入其軍孔子曰義也蒙棨是役也左氏所紀始終一冉求爲聖門生色始而出師禦敵冉子之策居多繼而左軍獲勝冉子之功爲最而特於其用矛入齊師子以一義字稱之可知食君祿而効命疆埸生是邦而保全鄉里皆屬力之所當盡義之不容辭故雖樊遲之踰溝汪錡之陷陣公爲林不狃之死衛社稷皆可以一義字概之況乎之反以敗軍之屬爲殿後之人當其生入國門也左師奏凱以旋軍右師曳兵而棄甲既已相形之見絀誰復因敗以爲功是以之反不敢自伐而夫子稱揚不置者亦謂其能明大義而有保衛生靈之實德也無如春秋之世敗而畏死者眾退而居功者多即如孟孺子泄儼然一右軍之帥既不欲戰而忍死須臾猶以五十步笑百步較量於顏羽邴泄之間可謂選懦性成廉恥

道喪則之反加人一等矣雖然反之保殘軍何如求之勝大敵反之爲後勁何如須之奪先聲則是宗國之干城無非聖門之高弟抑知武城徒卒三百人有若嘗與其選而所謂武城人如澹臺子羽者亦鐵中之錚錚者也孔門何其多賢耶之反何敢自伐耶

孔注云云疏曰云魯大夫孟之側者左傳杜注孟之側字子反也案反既爲之側之字古人字上例用子五十後始用伯某甫仲某者甫爲且字故莊子大宗師篇稱孟子反與子琴張友毛氏汲古本因之之反作子反似非無說而阮校則以爲誤也云不自伐其功者左莊廿八年傳且旌君伐注伐功也因而自稱其功亦曰伐左襄十二年傳小人伐其技注自稱其能也賈子道術功遂自卻謂之退反退爲伐老子不自伐故有功之反與桑扈琴張爲友其得力於老氏之言歟

馬注云云疏曰云前曰啓後曰殿者殿軍之借廣雅釋詁殿後也邢疏引司馬法謀師篇曰夫前驅啓乘車大震倅車屬爲大殿卽大殿殿與震古音同在眞文部詩小雅元戎十乘以先啓行是前軍爲啓也左襄十八年傳晉帥諸侯會齊侯于平陰齊師遁連大車以塞隧而殿是後軍爲殿也又二十三年傳齊侯伐衛大殿商子游御夏之御寇崔如爲右燭庸之越騶乘自衛將遂伐晉是殿定於出軍之先魯無軍政殿非預定故定公八年師退陽州冉猛先其兄偽呼猛殿淸之役之反本無殿軍之責而能後入爲殿以全一軍之命又不伐其功豈不賢哉戚鶴泉云說者

以入門爲譙門又以爲稷門之異名以左傳云師次譙門之外也不知稷門魯城正南門僖公高之又名南高門齊女樂文騶陳於魯南高門是也雩門則南城之西門西臨雩水公子偃自此竊出犯宋師沂水出尼山西北亦經此門外舞雩在焉安得混而爲一又此役齊人及淸爲今濟南府之長淸縣戰日右師奔陳壃陳莊涉泗孟之側後入以爲殿泗爲魯城北水齊之來及鄾之俱在城北師入宜亦在北門不應轉繞至南門而入之反所入宜是爭門一名淨門有

池在焉其郭卽子駒之門長狄僑如埋首處有池應
須策馬而過馬見水則畏也然則師何以次雩門蓋
冉求以武城三百人爲己徒卒武城在今沂州府費
縣西南軍自南來故須次此以聽調遣魯人怯戰久
駐遷延至五日而右師從之臨戰之期豈猶在雩門
乎
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世
矣注孔曰佞口才也祝鮀衛大夫名子魚也時世貴之
如宋朝宋國之美人也而善淫言當如祝鮀之佞而及
免於今世之害也

釋文鮀徒多反朝張遙反左傳漢書鮀作佗
正義曰書徵子疏引鄭注云不有言無也皇疏引范
甯曰祝鮀以佞諂被寵於靈公宋朝以美色見愛於
南子無道之世並以取容孔子恥時民濁亂唯佞色
是尚忠正之人不容其身故發難乎之談將以激亂
俗以欲發明君子全身遠害也朱注本之言衰世好
諛悅色非此難免蓋傷之也或問引侯氏疑而字爲
不字金吉甫攷證曰而字猶與字古書兩事相兼者
每以而字中遞之王伯申釋詞曰而猶與也及也言
有祝鮀之佞與有宋朝之美也韓非子說林篇以管
仲之聖而隰朋之智言管仲與隰朋也墨子尙同篇
聞善而不善皆以告其上言善與不善也而與聲之
轉故莊子外物篇與其譽堯而非桀大宗師篇與作
而蒙棄而如與及古多通用互訓夫子嘗謂巧言令
色鮮矣仁中庸又以去讒遠色對哀公是二者不宜
偏有抑揚此言疑在衛時見靈公喜諛好色又爲子
路輩過於剛直忠勇而發而記者類列於潛壘滅明
之後豈以子嘗有以言取人以貌取人之歎歟
孔注云云疏曰云祝鮀衛大夫子魚者左傳定公四
年劉文公合諸侯於召陵將會衛子行敬子言於靈
公曰會同難嘗有煩言莫之治也其使祝鮀從公曰
善乃使子魚是祝鮀卽子魚也名鮀故字子魚佗借
字也及盟於皐鼬將長蔡於衛侯使祝佗私於蔡
宏詳論康叔蔡叔之封尙德不尙年蔡宏說告劉子
與范獻子謀之乃長衛侯於盟是祝鮀有口才時世
貴之也云宋朝宋國之美人者左傳定公十四年衛
侯爲夫人南子召宋朝太子朝過宋野野人歌之

曰既定爾婁豬盍歸吾艾豭杜注南子宋文也朝宋公子舊通於南子在宋呼之是朝爲宋之美人而善淫也若昭公二十年公子朝通靈公嬀母弁晉者乃衛之公子非一人也而及如釋文一本及字作反義亦通皇疏一本云反如宋朝之美佞與淫異故云反也邢疏從之謂此章言世尙口才也祝鮀有口才時世貴之宋朝美人善淫時世疾之言人當如祝鮀之有口才則見貴重若無祝鮀之佞而及如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世害也案孔注偏於祝鮀言貴之而

於宋朝加善淫似有抑揚之意而及如三字亦不成詞氣黃先生以而爲衍文曲爲之通也

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注孔曰言人之立身成功當由道譬猶人出入要當從戶也皇本戶下有者字

正義曰皇疏以道爲先王之道故引范甯曰人咸知由戶而行莫知由學而成也朱注言人不能出不由戶何故乃不由此道耶怪而歎之辭又引洪氏曰人知出必由戶而不知行必由道非道遠人人自遠

爾是指人倫日用當行之道皆道之引申義也蒙案此章似以上有行不由徑而類記之戶與道皆以本義相譬況兩由字皆承上出字來不分正喻兩意古者天子以至大夫士咸祭禰五祀白虎通以爲門井戶竈中霤也月令有行而無門行世本有行而無門行者行道也戶可以賅門而道則異於徑周禮遂人職夫閒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道與徑迥不侔矣斯道者中道也正道也大道也坦道也而徑則爲偏道爲邪道爲小道爲危道人之欲行也始必由室而出戶下堂而出門一出門而其道多焉浸假而由於大道坦道中正之道也則蕩平正直而無不通矣浸假而由於小道危道偏邪之道也則迷惑顚塞而無不窮矣墨翟泣練絲爲其可以黃可以黑楊朱哭歧路爲其可以南可以北故出必由門戶不由戶則由竇而踰垣行必由道路不由道則由徑而越畔法言問道篇曰道若塗若川塗雖曲而通諸夏則由諸川雖曲而通諸海則由諸又曰道也者通也無不通也

適堯舜文王者爲正道非堯舜文王者爲他道君子
正而不他孟子曰夫道若大路然舍正路而弗由哀
哉董子繁露卷九詩云示我顯德行今不顯德以示
民民閒於義不能炤迷於道不能解故孔子曰誰能
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

子曰質勝文則野注包曰野如野人言鄙略也文勝質則史注包曰
史者文多而質少也文質彬彬然後君子注包曰彬彬半之貌也
釋文彬彬彼貧反說文玉篇皆引作份

正義曰朱注野人言鄙略也史掌文書多聞習事而
有以文爲實者有以素爲貴者是禮中賅有文質豈
得以禮爲文而忠信爲質此足以破外注楊氏之謬
皆質樸之質非質地之質並無本末之分在禮明云
凡行禮及言語之儀質多則如野人太質實文多則
如皆史多虛華艾千子謂指學者言動語默威儀文
辭皆是是謂君子之行禮樂不得專以修辭言也戚
氏鶴泉曰質字有兩解一質地一質樸凡對文言者

說不刊之論也周末文勝時以先進適中之質爲野
人反以後進太過之文爲君子而矯其弊如棘子成
者竟欲去文而存質而并去其禮中庸有之文二者
皆非君子中和之道故夫子明其文質偏勝之弊示
以大中至正之規而曰文質彬彬然後君子說文彬
作份文質備也後漢書馮衍傳注引鄭注彬彬雜半
貌蓋君子之於禮樂也君子而時中者也野人者檀
弓孔疏所謂不達禮者也仲尼燕居云敬而不中禮
謂之野賈子道術篇容志審道謂之倜反倜爲野野
子會時之目是二章正相印合所謂君子者乃中禮
和樂之君子也此章皇疏云質實也文華也勝多也
凡行禮及言語之儀質多則如野人太質實文多則
如皆史多虛華艾千子謂指學者言動語默威儀文
辭皆是是謂君子之行禮樂不得專以修辭言也戚
氏鶴泉曰質字有兩解一質地一質樸凡對文言者
皆質樸之質非質地之質並無本末之分在禮明云
有以文爲實者有以素爲貴者是禮中賅有文質豈
得以禮爲文而忠信爲質此足以破外注楊氏之謬
人反以後進太過之文爲君子而矯其弊如棘子成
者竟欲去文而存質而并去其禮中應有之文二者
皆非君子中和之道故夫子明其文質偏勝之弊示
以大中至正之規而曰文質彬彬然後君子說文彬
作份文質備也後漢書馮衍傳注引鄭注彬彬雜半
貌蓋君子之於禮樂也君子而時中者也野人者檀
弓孔疏所謂不達禮者也仲尼燕居云敬而不中禮
謂之野賈子道術篇容志審道謂之倜反倜爲野野
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皇疏野人質樸之稱君
子會時之目是二章正相印合所謂君子者乃中禮
和樂之君子也此章皇疏云質實也文華也勝多也
凡行禮及言語之儀質多則如野人太質實文多則
如皆史多虛華艾千子謂指學者言動語默威儀文
辭皆是是謂君子之行禮樂不得專以修辭言也戚
氏鶴泉曰質字有兩解一質地一質樸凡對文言者
皆質樸之質非質地之質並無本末之分在禮明云
有以文爲實者有以素爲貴者是禮中賅有文質豈
得以禮爲文而忠信爲質此足以破外注楊氏之謬
人反以後進太過之文爲君子而矯其弊如棘子成
者竟欲去文而存質而并去其禮中應有之文二者
皆非君子中和之道故夫子明其文質偏勝之弊示
以大中至正之規而曰文質彬彬然後君子說文彬
作份文質備也後漢書馮衍傳注引鄭注彬彬雜半
貌蓋君子之於禮樂也君子而時中者也野人者檀
弓孔疏所謂不達禮者也仲尼燕居云敬而不中禮
謂之野賈子道術篇容志審道謂之倜反倜爲野野
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皇疏野人質樸之稱君

無禮文可知矣史則又以多文爲禮者也說文史記事者周官有大史小史內史外史御史女史六官之屬皆有府史造文籍而五祝三巫又與史官聯事司策祝易巽卦用史巫紛若者是也策祝之辭尙文飾多紛繁故聘禮記云辭多則史少則不達韓非子據以言用說之難其意亦非專指文辭也若彬彬之君子豈但修辭立誠哉

包注云疏曰云彬彬相半貌者文選文賦注引此注作孔曰說文引經作份份云文質備也又曰彬古文論語也份从分分與半皆从八包許義同也鄭訓雜半貌者易曰元黃者天地之雜也雜訓合分則半合則備互相足成也字亦作斌玢樂記注欲其並行斌斌然上林賦玢豳文鱗注文理貌朱子以爲班班者班與斑般通皆一聲之轉也

子曰人之生也直注馬曰言人之所以生於世也幸而免注包曰誣罔正直之道也幸而免而亦生者是幸而免也皇本作人生也直考文補遺作人之生直云一本作人生之直筆解云直當爲惠論衡引無而免二字正義曰朱注引程伯子曰生理本直罔不直也而亦生者幸而免爾蒙棄詩蓼蕭疏引鄭注云始生之性皆正直是程子所本鄭注推其始焉注要其終既得生理以爲生即當順理以全生義相足成皆言人之所以爲生也兩之生字緊相呼應並無生初生全之異罔訓不直乃枉字之借枉者衰曲也枉其生所謂矯揉戕賊不順其性也韓李筆解謂直當爲惠字之誤言人秉天地大德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詩曰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是其所據也然而惠之爲字本作直心洪範又用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

皐謨九德鄭君以簡剛強皆剛克天道也柔寬擾皆柔克地道也直愿亂皆正直人道也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人秉天地陰陽之和氣大中至正不剛不柔所謂平康正直也樂記人生而靜天之性靜也專斯動也直乾之所以大生也左傳民受天地之中以生中以正乃直以方坤之所以廣生也天命之性既已賦此直率性之道無非遂其直四端之擴充直推其心所以保家國七情之感發直循其理所以致中和如大禹之治水也行其所

無事如屠坦之解牛也緣督以爲經盡水之性本潤下不可搏之使過顙火之性本炎上不可遏之使燎原毋矯揉毋戕賊不失其直乃不傷其生三代直道而行直心所以爲德也抑又攷之左襄七年傳正直爲正正曲爲直荀子脩身篇是謂是非謂非曰直而直之爲字乃从十目以視匕者隱也蓋人之性情大端在好惡好惡無所偏卽是非無所枉故大學格致之後必先誠其意如好好色如惡惡臭愼其獨而毋自欺誠於中斯形於外曾子曰十目所視其嚴乎

所謂直道者誠己之好惡而公天下之是非者也自此而親愛賤惡畏敬哀矜敖惰不敢任其辟則身修而是非好惡無不當至於齊家治國平天下又以絜矩之道推之上下前後左右無不得其平絜矩者正己以正人直己以直人者也惟仁人能好人能惡人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好惡得其正卽是非得其平曾子曰几民之生也必以正平所以失之也必以喜怒哀樂匡衡疏曰審好惡理情性而王道畢矣韓詩外傳曰直行情性之所安而制度可以爲天下法矣是以維皇建極正直蕩平無有偏頗反側作好作惡於其間斯樂近天子之光其受祺祉之福若夫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性苟必違夫己之好惡枉天下之是非是謂拂人之性苟必違夫身雖或偷生而獲免焉其亦徼幸而已矣說文幸作𡍮吉而免凶也从天从𠂤謂當天而不天𠂤乎常理也論衡幸偶篇引孔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君子有不幸而無有幸小人有幸而無不幸韓文公

曰惟君子得禍爲不幸而小人得禍爲恆君子得福爲恆而小人得福爲幸左宣十六年傳民之多幸國之不幸也

馬注云云疏曰云自終者淇箭五福五曰考終命易曰永終知敝詩曰高朗令終皆注所本也皇疏引李充云人生之道唯其身直乎失平身之道者則動之死地矣如或免之蓋由於幸耳閻直字未精

包注云云疏曰罔訓誣罔者妄之借或誑之借漢書王嘉傳臣竊侵罔注謂誣罔也筆解訓無本爾雅貣

先生從之謂罔之句讀言無是直也以之字指直與
上之字不相應矣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注包曰之者不如好之者篤好之者文不如樂之者深也
釋文好呼報反樂音洛
正義曰朱注引尹氏曰知之者知有此道也好之者好而未得也樂之者有所得而樂之也外注張敬夫曰譬之五穀知者知其可食者也好者食而嗜之者也樂者嗜之而飽者也知而不能好則是知之未至也樂者嗜之而飽者也知而不能好則是知之未至也好之而未及於樂則是好之未至也此古之學者所以自强而不息者歟蒙案仇滄柱謂三之字當指道說韓子曰道與德爲虛位仁與義爲定名所謂道者何道耶子曰好學近乎知又曰知者樂惟智者知之明始好之篤而樂之深發憤忘食好之之篤也樂以忘憂樂之之深也致知以全仁由好以得樂聖賢學問之道也故尊德性必先道問學

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注包曰上謂上智之人所知也兩舉中人以其可上可下也
釋文以上時掌反注可上同語魚據反
正義曰皇邢二疏謂此章言授學之法當稱其才識也語謂告語人之才識大判有三謂上中下也細分之凡有九謂上上上中上下此上等也中上中中中下此中等也下上下中下下此下等也上上則聖人也下下則愚人也皆不可移其上中以下下中以上凡七品皆可教之人也中人謂第五中中之人也中人以上謂上中上下中上之人也以其才識優長故可以告語上智之所知也中人以下謂中下下上下中之人以其才識暗劣故不可以告語上智之所知也兩舉中人者以其可上可下也朱注言教人者當隨其高下而告語之則其言易入而無躐等之弊也趙鹿泉曰此章專爲激勸中人說天生上智不數

天生下愚亦不數聖人教人中人居多中人以上中人以下本皆中人之資也但視其能知上而勉焉以日進乃可施以誘導之力若安而惰焉以至漸即於下雖聖人亦末如之何故有可語上不可語上之別語上是教者用心本無厚薄以上以下是學者詣力難免低昂黃先生曰王注言可上可下蔡甚分明釋文以上之上時掌反注可上同是申王意以定讀也中人以上是中人而能上進者中人以下是中人而甘下流者以之訓而詳見王氏釋詞蒙案釋詞引易同人彖傳文明以健中正而應禮記聘義溫潤而澤縝密以栗左宣十五年傳易子而食析骸以爨是而與以互用也易繫辭上古結繩而治論衡齊世篇引作以左昭元年傳爨甲以見子南攻工記函人注引作而是而與以通用也故易繫辭傳形而上形而下戴東原謂而當作以此經中人以上中人以下王注意謂以當作而也漢書古今人物表人分九等皇邪二疏所本上上為聖人上中為仁人上下為智人下下則為愚人上聖與下愚不可移者也仁人與智人皆可學而庶幾故近解以中人以上指顏曾而言而韓子作原性分性為三品上焉者善焉而已矣中焉者可導而上下也下焉者強焉而已矣要之古今天下多中人上知與下愚不移者不過千萬中之一二中人不僅三之一則是上中以下下中以上皆謂之中人不僅中中之為中人也然而天下多中人之質而為人無中立之時中人而有志上達焉則自強不息不覺日進於高明中人而無志上進焉則自畫苟安難免日趨於污下故語上為教者之用心以上以下為學者之立志夫子兩舉中人一則有懲勵悚惶之意其屬望於中人深矣哉王注云云疏曰云上謂上智所知者指語上之上時亮切去聲云可上可下者指以上之上時掌切上聲云兩舉中人者皇疏謂第五為正中人以上即四三二以下即六七八是上中以至下中中人之天分有七故再言中人也金氏攷證云上下字朱子謂以資質言亦以學力言王元敬王剛仲謂以字似重誼中人之質固多然能以之上則可以語上以之下則不

可以語上矣是上亦讀時掌反以以爲用力字亦通
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注王曰務所以化導民之義也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注包曰敬鬼神而不瀆也問仁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可謂仁矣注孔曰先勞苦乃後得功此所以爲仁也
釋文知音智遠于萬反皇本知作智問仁下作子曰
董子繁露仁義法篇引孔子語樊遲曰治身者先難後獲

正義曰朱注民亦人也獲謂得也專用力於人道之所宜而不惑於鬼神之不可知智者之事也先其事之所難而後其效之所得仁者之心也黃先生曰民亦人也者朱子謂如民之秉彝之民鬼神之禍福依民義之從違明乎天人感通之故爾室屋漏不敢厭焉不特祭享時也而又遠之者神聰明正直而壹不加禍於守正之君子智者守生也二端既立報以二禮建設朝事燔燎膟膋以求福不問之道焉先難後獲言己先後乎人也皇疏引范甯曰艱難之事則爲物先獲功之事而處物後以釁鬯以報魄也蓋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人者鬼神之會惟大人與鬼神合其吉凶知鬼神之情狀而者任重道遠功非易盡而效之所在徐以俟其自至爾室屋漏嚴明盛服無一不致其洋洋如在之誠不知者見以爲無則慢神而蔑禮信以爲有則黷祭而此說未爲不可通朱子答張敬夫書云我欲以此爲

求爲抑知鬼神之有無存乎人心之敬肆而鬼神之禍福又視乎民義之從違左桓六年傳夫民神之主也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莊三十二年傳國將興聽於民將亡聽於神神聰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僖五年傳鬼神非人實親惟德是依周書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如是則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故表記子曰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殷人尊禮尚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夫盡其所可知而不臧於不可知智者之務也先難之以讓於人富與貴是人之所欲而仁者不處猶是也以己之不欲譬之人難固己所不欲者不敢施於人故先之以責於己貪與賤是人之所惡而仁者不去猶是也夫爲其所不欲而不爭人所其欲仁者之務也至樊遲三問仁兩兼問智而夫子答之不同者翟晴江謂記者重在夫子之答例不載問詞問者必有餘辭之不同未必因遲之失此全書之通例也

王注云云疏曰云化導民者以民爲在下之人化導二字似添說經言務民之義非務導民之義民義二字連屬不可分也

包注云云疏曰云不瀆者皇疏瀆猶數近也釋文本

後獲者程子以難爲克己或謂舉其最難者聖門賢弟子可與言克復者惟顏子可與言敬恕者惟仲弓仁固難矣哉表記曰仁之爲器重其爲道遠舉者莫能勝也行者莫能致也取數多者仁也夫勉於仁者不亦難乎又曰仁之難成久矣惟君子能之然而仁之道固難全而仁之方又最近聖人以躬與爲量一夫不獲恆曰時予之辜儒生以立達爲懷一事之仁亦屬於人有濟故子常謂我欲仁而仁斯至孟子常謂强恕求仁仁莫近仁固有難有不難可獲而非不可獲者也夫

又作黷廣雅釋言黷狎也公羊桓八年傳亟則黷說文引易再三瀆作黷其正字當作嬻說文媟嬻也左昭廿六年傳貫瀆鬼神漢書郊祀志敬而不黷是包氏所同蓋人情遠則尊嚴近則媟慢遠之正所以敬之也

孔注云云疏曰云先勞苦後得功者皇疏獲得也言臣必先歷爲難事而後乃可得祿受報是謂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非仁者之先後也

子曰知者樂水注包曰知者樂運其才智以治世如水流而不知已也仁者樂山

注仁者樂如山之安固自然不動而萬物生焉

釋文樂音岳又五孝反皇本知作智下同韓詩外傳文選注御覽引皆同

正義曰皇疏樂貪樂之稱也引陸特進曰此章極辨智仁之分凡分爲三段第一明智仁之性第二明智仁之用第三明智仁之功朱注樂喜好也知者達於事理而周流無滯有似於水故樂水仁者安於義理而厚重不遷有似於山故樂山韓詩外傳三問者曰夫智者何以樂於水也曰夫水者緣理而行不遺小間似有智者動而下之似有禮者蹈深不疑似有勇者觸防而深似知命者歷險致遠卒成不毀似有德者天地以成羣物以生國家以寧萬事以平品物以正此智者所以樂於水也夫仁者何以樂於山也曰夫山者萬民之所瞻仰也草木生焉萬物植焉飛鳥集焉走獸休焉四方益取與焉出雲道風徙乎天地之間天地以成國家以甯此仁者所以樂於山也御覽引尚書大傳有孔子答子張問樂山之義語意略同此皆集解集注之所本精義程叔子曰知者樂於運動若水之流行仁者樂於安靜如山之定止知者得其樂仁者安其常樂水樂山氣類相合朱子申之曰夫子之意正爲知者之於水仁者之於山誠有書而好之者非但如之而已也是各就其一體而言如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不是兼仁知而言而或遂疑動靜有偏性仁知不相兼故李安溪謂此以德言之不分兩人如君子道者三知者仁者勇者祇是一君子也蒙案此章不必拘定一人兩人夫子不過形容仁知德性之喜好或在山或在水而又即山水之動靜形容仁知之體段而又即仁知如山

如水之樂壽合驗動靜之功效體山水之動靜者仁知之所樂也得山水之樂壽者仁知之所如也故程子曰非體仁知之深者不能如此形容之而要之知者見理分明處事簡易雖曰動而實未嘗不靜也仁者施濟爲量胞與爲懷雖曰靜而實未嘗不動也故朱子語錄云若論仁知之本體知則淵深不測眾理於是而斂藏所謂誠之復則未嘗不靜而動意居多故以動爲主也仁者包藏發育生理流行而不息所謂誠之通則未嘗不動而靜意居多故以靜爲主也此辭氏讀書錄詳言靜以養心之法亦不外持志養氣兩端其言養氣也云言語動作皆氣也有過處皆足以動志其論持志也務教人之過妄念去邪念思慮不可必得之事爲妄念思慮悖禮違義之事爲邪念過絕此念使念念皆出於仁義禮智方爲收斂此心方爲居敬方爲內外敬義夾持之法諸言靜者與經旨言仁者之靜微異而大旨同也與釋氏言無眼耳鼻舌身意則迥異矣蒙葉靜說文審也釋名整也謂詳審之而擇其精粹整飭之而歸於中正此靜之本義也經傳借作清玉藻視容清明注察於事也荀子解蔽篇中心不定則外物不清注明審也此一義也與動對者字當作竫竫說文竫亭安也竫立竫也

呂覽貴因篇坿立安坐注正也淮南本經篇怒則手足不靜注甯也廣雅釋詁靖安也坿本立容之安甯故字从立月令曰百官靜事無徑安形性事欲靜與動之訓作訓行者爲對待此又一義也至素問政大論楚辭招魂注皆以無聲曰靜淮南精神訓夫靜漠者神明之宅也蓋靜寂乃雙聲之轉而或援釋老清靜寂滅之說以解經非動靜之本義也

包注云云疏曰云日進故動者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孟子曰源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動固水之性也知者之利道順理而行行所無事法水之日進而非妄動也皇疏作自進者非

孔注云云疏曰云無欲故靜者樂記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致知然後好惡形焉好惡者喜怒哀樂性之欲不能無者也飲食男女富貴壽考人之大欲存焉仁者欲立立人欲達達人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此欲之善者不必無者也孔注所指爲私欲爲貪欲孟子云養心莫善於寡欲坊記云命以防欲仁者視聽言動之必克富貴賤之皆安無私欲以擾其天無貪欲以亂其性猶山之發育萬物生生不息地不愛寶而安土能敦非異端絕欲之說也

知者樂注鄭曰知者自役得其志故樂也　仁者壽注包曰性靜故壽考也

釋文樂音洛

正義曰朱注動靜以體言樂壽以效言也動而不括故樂靜而有常故壽蒙棻朱子文集以體爲體段又爲氣象非體用之謂故與皇疏言用不相礙樂者舒暢之意壽者久遠之名知者知人而利道識見高明達於事變如川流之不息而通行無滯無入而不得其活潑潑之機所謂樂也仁者愛人而安道天稟純厚生理渾全如安土之能敦而悠久無疆無時而不完其常存之性所謂壽也

鄭注云云疏曰云自役得其志者役使猶運用也那疏謂役用才知成功得志皇疏謂得運其識從心而暢故懽樂也

包注云云疏曰云性靜故壽考者法言君子篇人可壽乎曰物以其性人以其仁仁者克已復禮主敬行

忿祛七情之乖戾慎六欲之偏私武王踐阼記帶之銘曰火滅修容戒愼必恭恭則壽者是也仁者誠身順親仁民愛物萃一門之和氣與萬物以同春中庸所謂舜之大孝有大德必得其壽者是也李安溪曰樂壽命也而有可以道致者知仁之德君子所謂躬理盡性以至於命也此言理數之當然而有可以必得者間有或爽不過千萬中之一二不得以顛冉爲辭而疑天人感通之常道也黃先生謂壽有天有人在人者盡性至命克終天年是爲壽否則戕其生是不壽也在天者君子道其常不以一二人計較天道也方士以寂滅養生未必果壽即幸而壽亦揚子法言所謂名生而實死柳子厚所謂深山木石大澤龜蛇皆老而久於道無所益也而況如莊子達生篇所云單豹養其內而虎食其外張毅養其外而病攻其內壽豈養生家所可必耶顏氏家訓謂養生者須全身保性有此生然後養之勿徒養其無生也

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注包曰言齊魯有太公周公之餘化也太公聖人今其政教雖衰若有明君興之者齊可使如魯魯可使如大道行之時也

禽曰變其俗革其禮喪三年然後除之故遲太公亦封於齊五月而報政周公曰何疾也曰吾簡其君臣禮從其俗爲也及後聞伯禽報政遲乃歎曰魯後世其北面事齊矣呂氏春秋長見篇曰呂太公望封於齊周公旦封於魯二君者甚相善也相謂曰何以治國太公望曰尊賢上功周公旦曰親親上恩太公望曰魯自此削矣周公旦曰魯雖削有齊者亦必非呂氏也韓詩外傳十略同說苑云伯禽與太公望受封而各之國三年太公來朝周公問曰何治之疾也對

曰尊賢先疏後親先義後仁也此霸者之迹也周公曰太公之澤及五世五年伯禽來朝周公問曰何治之難也對曰親親先內後外先仁後義也此王者之迹也周公曰魯之澤及十世故魯有王迹者仁厚也齊有霸迹者武政也齊之所以不如魯也以上諸說皆追本齊魯封國之初政意與包注同而漢書地理志云太公以齊地負海舄鹵少五穀而人民寡乃勸以女工之業通魚鹽之利而人民輻輳後十五世桓公用管仲設輕重以富國合諸侯成伯功身在陪臣而取三歸故其俗彌侈織作氷紈綺繡純麗之物號為冠帶衣履天下初太公治齊修道術尊賢智賞有功故至今其土多好經術矜功名舒緩闊達而足智其失夸奢朋黨言與行繆虛詐不情急之則離散緩之則放縱又曰周興以少皞之墟曲阜封周公子伯禽為魯侯以為周公主其民有聖人之教化左閔元年傳齊仲孫湫謂桓公曰魯猶秉周禮昭二年傳晉韓宣子適魯見易象春秋曰其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以上諸說推論桓公

創霸變易太公之遺法而魯猶存周公之法制意與程子合而惟朱子專就孔子時之齊魯而言皇疏云末代二國齊有景公之昏闇魯有定公之貪德而其國猶有望旦之遺風故禮記孔子曰吾舍魯何適耶明魯猶勝餘國也然則夫子欲行道於天下何以不一變齊魯徑遵大道何必使變齊至魯變魯乃能至道其故何也蓋王霸無中立邪正不並行魯雖衰微猶存初封之舊制齊更雜霸已非開國之貽謀而況乎尊賢尚功太公已開其治急功近利管仲大肆其風故朱子謂史記所載太公伯禽報政事細考亦略有此意也董子對策曰夫樂而不亂復而不厭者謂之道道者萬世無弊弊者道之失也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起之處故政有眊而不行舉其偏者以補其弊而已矣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將以救溢扶衰所遭之道然也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是以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受而守一道亡救弊之政也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變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天地之理也以上諸說推論桓公之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為政而

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是則魯之衰微
猶三代之季世雖王道漸陵夷而未盡亡者也齊之
强盛乃五霸之迭雄與王道大相反而絕無存者也
故治魯者不過救弊而補偏治齊者必使改絃而易
轍蓋齊末必揣其本導流必清其源韓文公曰道於
楊墨老莊佛之學而欲之聖人之道猶航斷港絕潢
以望至於海也治道與學術無二理也

包注云云疏曰云大道行之時者禮運曰大道之行
也與三代之英鄭注大道謂五帝時也是對下三代

言禮運以五帝爲大同之世以三代爲小康之世而
此經則概言先王之道非分別其時也

子曰觚不觚注馬曰觚禮器也一升曰觚也觚哉注觚哉
也以喻爲政不得
其道則不成也
釋文觚音孤酒爵也容二升

正義曰此章蓋校禮經之誤字正禮器之名實而因
爲酒德戒黃帝正名百物大禹主名山川既揆度以
錫名當顧名而思義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
君子之於名無所苟而已考工記梓人爲飲器爵一

升觚三升觶以爵而酬以觚一觶而酬一豆矣
鄭注觚豆字聲之誤觚當爲觶豆當爲觶言
主人北面盥坐取觚洗鄭注古文觚皆爲觶又媵觚
于公鄭注酬之禮皆用觶言觚者字之誤也古者觶
字或作角旁氏由此誤耳五經異義今韓詩說一升
曰爵爵盡也足也二升曰觚觚寡也飲當寡少三升
曰觶觶適也飲酒自適也四升曰角角觸也不能自
適觸罪過也五升曰散散訕也飲不能自節人所謗
訕也總名曰爵其實曰觴觴者飾也觥亦五升所以
飾不得名觴古周禮說爵一升觚三升觶以爵而
酬以觚一觶而三酬則一豆矣食一豆肉飲一豆酒
中人之食也毛詩說觥大七升許君謹案周禮云一
獻而三酬當一豆若觚二升不滿一豆矣又觥罰不
過一一飲而七升爲過多當爲五升鄭君駁之曰周
禮獻以爵而酬以觚觚寡也觶字角旁著友說文觶
段氏云友乃辰字之誤讀會有敏字則又當作支　汝潁之間師讀所作今禮
角旁單古書或作角旁氏則與觚字相近學者多聞

觚氧閒觶寫此書亂之而作觚耳又南郡太守馬季
長說一獻而三酬則一豆豆當爲斗與一爵三觶相
應儀禮少牢有司徹鄉飲鄉射皆獻以爵而酬以觶
鄭注士冠禮云爵三升曰觶注特牲禮云舊說爵一
升觚二升觶三升角四升散五升所謂舊說者韓詩
說也梓人賈疏引禮器制度云觚大二升觶大三升
故鄭駮異義從韓說而謂考工記本以一爵三觶爲
一斗觚爲觚之誤則古周禮意與韓詩同均以二升
名爲觚三升名爲觶惟馬氏此經注仍以觚爲三升

許君於說文載一曰觴受三升者觚觶受四升皆沿
周禮之誤字而不知其有大不可者何也蓋數始於
一兩於兩參於三究於九三者中數也觶者中觴也
人三爲眾獸三爲羣數至三不得謂之寡過於三不
得謂之適古人飲酒每以三爲節詩賓筵曰三爵不
識矧敢多又禮玉藻曰君子之飲酒也受一爵而色
洒如也二爵而言言斯禮已三爵而油油以退左宣
二年傳侍君宴過三爵非禮也故一升曰爵爵之所
以言足也二升曰觚觚之所以言寡也三升曰觶觶

之所以言適也過於三而將觸罪矣尚得謂之觶也
哉至於三而已適節矣尚得謂之觚也哉皇疏引王
肅曰當時沈湎於酒故曰觚不觚言不知禮也蔡謨
曰酒之亂德自古所患故禮說三爵之制書明酒誥
之篇易有濡首之戒詩列賓筵之刺皆所以防沈湎
也觚失其禮故曰觚不觚猶言君臣不君臣耳是以
夫子飲不及亂不爲酒困因校禮經之誤字正禮器
之名實而欲世之顧名思義知古人無處不昭炯戒
無物不有定名也

馬注云云疏曰云二升曰觚皇本二作三校勘記云
字之誤也
何注云云疏曰皇疏引褚仲都曰作觚而不用觚法
觚終不成猶爲政而不用政法豈成哉疾世爲政不
用政法故再言焉此申何注也盬鐵論殊路篇引經
而申之曰故人事加則爲宗廟器否則厮養之豐材
潛夫論相列篇云觚而弗琢不成於器此猶言玉不
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也朱子引程叔子曰舉一
器而天下之物莫不皆然故君而失其君之道則爲

不君臣而失其臣之道則爲虛位范氏曰人而不仁則非人國而不治則不國此皆繁稱廣譬於經泛而不切蕭崇義三禮圖云觚銳下方足漆赤中畫青雲氣通飾其底口徑四寸中深四寸五分底徑二寸六分今改圓足是因刻方爲圓故夫子有不觚之歎亦人心喜圓惡方之一端也廣韻凡物有廉角者曰觚棱史記酷吏傳破觚而爲圓班固西都賦上觚棱而棲金爵宇書謂三棱爲觚索隱謂八棱有隅者是又以觚棱比人之耿介不觚者朱子謂失其制而不爲觚也陸機文賦云或操觚以率爾史游急就篇云急就奇觚與衆異顏師古注學書之牘或以記事削木爲之蓋簡屬也孔子歎觚即此之謂其形或六面或八面面皆可書以有棱角故謂之觚觚者棱也或謂即今書童所用之粉板然平面與立體形制不同馮厚齋謂秦漢以後之稱非孔子所歎之觚也況乎木簡今字作柧觚棱本字作柧若觚之爲觚其物爲酒器其義爲寡少古人命名自有深意何必泛引而一無所當耶

宰我問曰仁者雖告之曰井有仁焉其從之也注孔曰爲仁者必濟人於患難故問有仁人墮井將自投下從而出之否乎欲極觀仁人憂樂之所至也宰我以皇本井有仁焉作井有仁者焉也作與考文補遺古本雖作縱

正義曰朱注引劉勉之說井有仁焉之仁當作人張南軒木徑改仁作人仁與人經傳多互借詩先祖匪人人當作仁本草桃仁杏仁仁或作人詳見其爲人也孝弟章但此章孔注云有仁人墮井而皇疏本作井有仁者焉又有惡人墮井仁者不往之說則仁下當有者字爲是蓋別之爲仁者面以類相親實爲情之所難堪仁者以愛人爲事孟子言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今既入於井不救而不忍其死欲救而徒害其身皇疏引李充云欲極言仁設云救井爲仁便當從不耶是假設之詞欲觀仁者之何以處此也朱子曰身在井上乃可以救井中之人若從之於井不復能救此理甚明人所易曉仁者雖切於救人而不私其身不應如此之愚也宰我與子貢同居言語之科夫子嘗謂於賜取其言之切事於予取其

言之近類豈不知從井之不能救人而乃昧昧若此
顧救人本仁者之素願而入井又同類之仁人古今
任俠之徒往往以恩情相結意氣相投設取予信然
諾輕身重意借交報仇此史公所以傳游俠然而聖
門弗尚也史記弟子傳宰我爲臨淄大夫與田常作
亂以夷其族索隱謂闕止字子我田闕爭寵子我爲
陳恆所殺恐字與宰予相涉因誤云然考之李斯傳
斯上書云田常爲簡公臣陰取齊國殺宰予於庭即
弒簡公於朝呂覽愼勢篇陳成常與宰予甚相憎也
之無方義當死而死之無益是知其不可救而救之

諸御鞅諫簡公願君之去一人也居無幾何陳成常
果攻宰予於廟即簡公於廬說苑正諫篇田成子常
與宰我爭宰我夜伏卒將以攻田成子令於卒中曰
不見旌節毋起鴟夷子皮聞之告田成子田成子因
爲旌節以起宰我之卒以攻之遂殘之也鹽鐵論殊
路篇宰我秉事有寵於齊田常作難道不行身死庭
中簡公殺於檀臺合觀諸書所載是宰我欲救齊簡
公與陳成子作難以身徇之雖太史公傳聞異辭而
唐贈齊侯宋贈臨淄公改齊公則宰我實仕齊而死

也是可以不必死而死之也是從井救人之類也子
曰何爲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
子曰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

使往視之耳不肯自投救之也可欺也不可罔也往也不可罔者不可
得誣罔令自投下也
正義曰朱注逝謂使之往救陷謂陷之於井欺謂詐
之以理之所有罔謂昧之以理之所無此申古注者
也蒙案逝从折聲禮祭法萬物死皆曰折文選謝朓
詩逝者如可作注謂死也君子可逝者謂君父之難

理所當死儒行所謂患難相死可殺而不可辱也不可陷者說文陷陊也魯語注墜也荀子注溺也中庸所謂驅而納諸罟擭陷阱之中而莫之知避也智者弗爲也罔誣之借可欺不可罔孟子所謂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也皇疏引李充曰君子之人若於道理宜爾身猶可亡若理有不可不肯陷於不知君子不逆詐故可以闇昧欺大德居正故不可以非道罔也說較古注爲直截蘇氏曰拯溺仁者之所必爲也雖君子不逆詐故可以闇昧欺大德居正故不可以非道罔也說較古注爲直截蘇氏曰拯溺仁者之所必爲也雖君子

父在險則臣子有從之之道雖然猶然挾其具不徒從也事迫而無具雖徒從可也其餘則使人拯之要以窮力所至而已蓋義不當不可以成仁智不明不可以取義儒行曰愛其死以有待也養其身以有爲也自死以救人仁者不應若是之愚自死而不能救人仁者更不應若是之愚也

包注云疏曰此注邢疏作孔曰古訓引孔注云陷下也未知何本云逝往也者說文同廣雅訓行行亦往也

馬注云疏曰云誣罔者二字雙聲猶蒙蔽也皇疏謂欺者遙相語罔者面相誣謂告語之使往看之既至井實無人不自投井取之意多迂曲

畔不違道也

釋文一本無君子字兩得夫音符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注鄭曰弗畔違也

正義曰皇疏博廣也約束也畔違也背也言君子廣學六籍之文又用禮自約束亦可得不違背於道理也蒙案注云違道即仁道也顏子克己復禮三月不違仁而曰夫子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此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所以仁在其中也畔叛之借本反倍之稱引申之義爲違背此經似當以疊韻連語爲訓方與約字相關蜀都賦叛衍相傾注猶漫衍也魏都賦雲撤叛換注猶恣睢也漢書司馬相如傳放散畔岸注自縱之貌詩皇矣無然畔援箋猶跋扈也卷阿伴奐爾游矣箋自縱弛之意也弗畔者謂約於禮法而不放縱也孔庭之教曰詩禮子所雅言曰詩書執禮子思曰夫子之教必始於詩書而終於禮樂荀子

勸學亦曰其數則始乎誦經終乎讀禮其義則始乎爲士終乎爲聖人程伯子曰博學於文而不約之以禮必至於汗漫博學矣又能守禮而由於規矩則亦可以不畔道矣汗漫猶叛衍畔岸畔援伴奐皆與約相反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則是約之者謂約所學之文而一歸於禮法也弗畔者謂守所約之禮而不泛騖乎博學也毛大可曰博約是兩事文禮是兩物然與博我以文約我以禮不同何也彼之博約是以文禮博約同此之博約是以禮

約文以約約博也博在文約文又在禮也於文於此文也約之者此也以者用也約之以禮謂用禮來約此文也後漢書范升傳引孔子曰博學約之弗叛矣夫又曰夫博而不約必叛道也以博而約作一句又以博而不約反一句夫子語意原來如此也

鄭注云云疏曰訓畔爲違者畔叛之借字公羊僖四年傳國曰潰邑曰叛杜預左傳釋例云叛者反背之辭也荀子大略篇言而不稱師謂之畔注倍之半也此叛之本義也廣雅釋詁畔離也劉炫注左傳云叛違也此叛之引申也

子見南子子路不說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注孔安國曰等以爲南子皆衛靈公夫人也淫亂而靈公惑之孔子見之者欲因以說靈公使行治道也矢誓也子路不說故夫子誓之曰行道既非婦人之事而弟子不說與之呪誓義可疑也釋文說音悅矢之孔鄭繆播皆云矢誓也蔡謨云矢陳也所否鄭繆方有反不也王弼李充備鄙反天厭於琰反塞也又於豔反羣經音辨厭一音於頰切塞也考文曰古本厭作壓論衡問孔篇讀同史記世家否作不論衡作鄙筆解作否校勘記云不者事之不然者也否者說事之不然者也此當作否

正義曰史記世家匡圍解後去即過蒲月餘反乎衛主遽伯玉家靈公夫人有南子者使人謂孔子曰四方之君子不辱欲與寡君爲兄弟者必見寡小君寡小君願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夫人在絺帷中孔子入門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環珮玉聲璆然孔子曰吾鄉爲弗見之禮答焉子路不說孔子矢之曰予所不者天厭之天厭之史記集解引樂肇曰見南子者時不獲已猶文王之拘羑里也天厭之者言我之屈否乃天命所厭也皇疏引王弼曰案本傳孔子不得已而見南子猶文王拘羑里蓋天命之

窮會也子路以君子宜防患辱是以不悅也否泰有命我之所屈不用於世者乃天命厄之言非人事所免也重言之者所以誓其言也蔡謨曰矢陳也尚書敘曰皐陶矢厥謀春秋經曰公矢魚于棠皆是也夫子爲子路矢陳天命非誓也李充曰男女之別國之大節聖人明義教正內外者也而乃廢常違禮見淫亂之婦人者必以權道有由而然子路不悅固其宜也夫道消運否則聖人亦否故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厭亦否也明聖人與天地同其否泰耳豈區區

區自明於子路而已蒙案韓李筆解亦以否爲否之否矗經音辨亦以厭爲厭塞之厭此正解也易否卦釋文否閉也遯小人否王肅注塞也否之匪人崔憬注不通也廣雅釋詁隔也閉隔不通乃一義之引申史記作不論衡作鄙乃假借字或據之以解經非也厭从厂說文笮也謂石所迫迮也荀子脩身篇注塞也漢書翼奉傳注抑也字又作壓檀弓畏厭溺左傳將以厭眾今皆作壓迫迮抑塞亦一義之引申或以爲厭棄壓殺者亦非也矢爾雅釋詁陳也廣雅釋詁直也釋名指也言其有所指向迅疾也蓋夫子以手指天而直陳天命猶言示諸斯之指其掌記者記其言并記其肰舊解以爲誓者更非也子路之不說不解其意而不釋於懷以南子之有注行也公山佛肹之欲往子路嘗不說以爲親於其身爲不善者君子不入也賢者守節不說子之見注人猶不說子之見叛臣然古者仕於其國有見其小君之禮故天官內宰有贊治王后賓客之禮儀禮朝聘有享后享夫人之禮孔叢子儒服篇平原君問予高曰吾聞子之有注行也公山佛肹之欲召子路嘗不說以爲親於其身爲不善者君子不入也賢者守節不說子之見注人猶不說子之夫子夫子亦弗獲已矣蓋夫人與君敵體孔子於衛靈公爲際可之仕君可見夫人亦可見此禮之無可疑者也且古來佻撻之婦女每能識天下之賢豪列女傳卷三靈公嘗與夫人夜坐聞車聲轔轔至闕而止過闕復有聲夫人曰此蘧伯玉也公曰何以知之夫人曰妾聞禮下公門式路馬所以廣敬也夫忠臣與孝子不爲昭昭變節不爲冥冥墮行蘧伯玉賢大

夫也仁而有智敬於事上此其人必不以閨昧廢禮是以知之公使視之果伯玉也公反之以戲夫人曰非也夫人酌觴再拜賀曰始妾獨以衛爲有伯玉耳今衛復有與之齊者是君有二臣也國多賢臣國之福也妾是以賀公驚曰善哉遂語夫人其實焉君子謂衛夫人明於知人焉氏繹史謂列女傳記此於仁智而別記南子於孌孿疑此夫人在南子前然衛靈公不聞南子之外別有夫人莊子則陽篇謂衛靈公有妻三人同濫而浴要不過妾媵之屬南子蓋短於行而優於智如漢之有呂后威能攝服將相如唐之有武氏才能籠絡英賢苟其改過自新十亂之中有治聖人不爲已甚人潔己以進與其進不與其退與其潔不保其往故南子以禮請夫子不妨相見南子以禮答夫子不以爲辱此又事之無可疑者也乃呂覽貴因篇云孔子道彌子瑕見

也曰吾豈爲匏瓜是示之以權也而於南子之見也王孫賈之諷子路之不說則直斷之以天然後知聖人達節行權不磷不緇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無可無不可折衷於道視天下無不可爲之事道苟可行即東周可以爲思天下無不可變之人禮苟不失即南子可以見然一身之進退必以禮義爲衡斯道之廢興必以天命爲斷子於公伯寮之愬子路也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孟子於臧倉之阻平公也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能

七十說而無所偶故因衛夫人彌子瑕而欲通其道漢書王莽傳注孔子欲說靈公以治道故見南子是

爲也吾之不遇魯侯天也天命將通雖伯寮臧倉不能厭天命將否即雍彌南子不能興孟子之言天言命猶夫子之言天言命先後如合符節此又理之無可疑者也或因矢誤訓誓孫奕示兒編遂以南子爲卑之召同意攷之左傳昭公十二年南蒯叛是時孔子年方二十二三子路少孔子九歲時年十三四則其說鑿矣晉書夏統傳云子路見夏南憤恚而忼慨又誤以南子爲夏南則益支離不足辨

何解云云疏曰云孔安國等以爲南子者至夫子誓之此何氏先引舊注即釋文所列孔鄭繆播等說也自曰行道既非婦人之事至義可疑也此何氏自下已意猶道千乘章云馬融包氏義疑故兩存焉也皇本於孔安國下誤衍曰字邢疏疑統是孔注遂改等字爲舊又去下一曰字誤作孔曰舊以爲云云以致詞意不通釋文出等以爲男子者云集解本皆爾或不達其義妄去等字非也陸氏所見雖是而以南作男亦誤字也皇疏引繆播曰應物而不擇者道也兼濟而不辭者聖也靈公無道蒸庶困窮鍾救於夫子物困不可以不救理鍾不可以不應應救之道路由南子故尼父見之湜而不絕處污不辱無可無不可以道觀之未有可猜賢者守節怪之宜也否不也言體聖而不爲聖者之事天其厭塞此道耶其意與孔鄭相同惟謂路由南子以矢爲呪誓以否爲不善則不能不滋後人之惑矢誓也爾雅釋言文

子曰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注庸常也中和可常行之德也世亂先王之道廢民鮮能行此道久矣非適今也

釋文鮮仙善反周禮師氏注風俗通義譬過篇引無也字

正義曰說文中和也庸用也禮記中庸云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鄭君目錄云名曰中庸者以其記中和之爲用也朱注中者無過不及之名也易義正則未必中中則未必正中而正君子之時中也允執厥中皇疏所謂中正之道也舜用其中於民是謂中用賢智之過愚不肖之不及是謂不中用庸之所以爲用也鄭注君子中庸云庸常也用中

爲常道也義本爾雅釋詁程子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定理者不易之常經易文言所謂庸言之信庸行之謹也周禮大司樂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祗庸孝友注庸有常也皆謂經常之常朱子訓庸爲平常遂使宋季諸儒誤認舍胡苟且不分善惡爲中庸之道如後漢書胡廣傳所云天下中庸有胡公則庸庸碌碌民之能此者多矣曷足貴哉中庸引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鄭注鮮罕也言中庸爲道至美顧人罕能久

行是以民鮮能久四字連讀謂少能久守也釋文一本作中庸之爲德其至矣乎是中庸之所引即論語之文也或謂中庸以道理言此章以德行言自是强生分別中庸有能字能久二字可連讀此章無能字鮮久似覺不詞故程叔子曰自世教衰民不興行鮮有此德久矣與上至矣二矣字作呼應更有言外之

神

何注云疏曰非適猶言不啻也秦策疑臣者不適

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衆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注孔曰若能廣施恩惠濟民於患難堯舜至聖猶病其難也

釋文施始豉反皇本有作能衆下有者字白虎通聖人篇引聖乎堯舜其猶病諸以聖乎堯舜爲句三國志鍾繇傳濟衆作能濟民

正義曰朱注博廣也乎者疑而未定之辭病心有所不足也言此何止於仁必也聖人能之乎則雖堯舜之聖其心猶有所不足於此也以是求仁愈難而愈遠矣蒙案聖門論學常以聖仁智分三等夫子自謙曰未智焉得仁又曰仁者安仁智者利仁是仁優於智也故漢書古今人物表列九等而上三品有聖人仁人智人之分方條理者智之事終條理者聖之事仁則貫徹乎始終而統賅乎大小遠近所以處聖智之中也子貢曰如有曰何如欲求爲仁之方而高入一層仁之聖子曰何事於仁者倒裝句法也言爲仁何事於此此必盡仁之聖人如堯舜者其心猶有所病求仁如此不愈難而愈遠乎蓋行仁之事夫婦可與

知能盡仁之功天地猶有所憾也程叔子曰論語言堯舜其猶病諸者二夫博施者豈非聖人之所欲然必五十乃衣帛七十乃食肉聖人之心非不欲少者亦衣帛食肉也顧其養有所不贍爾此病其施之不博也濟眾者豈非聖人之所欲然治不過九州聖人非不欲四海之外亦兼濟也顧其治有所不及爾此病其濟之不眾也推此以求脩己以安百姓則爲病可知苟以吾治已足則便不是聖人矣

孔注云云疏曰皇本如有作如能孔注若能以若字詁如字也邢疏若作君誤也二疏以何事爲不當朱注竟作何止於仁止與事同部之借也施本作岐說文敷也廣雅釋詁施予也易乾卦德施普也釋文與也晉語齊侯好示務施注惠也故孔注以爲施恩惠爾雅釋言濟成也益也又渡也易既濟未濟書君奭予往暨汝奭其濟春秋說題辭濟之爲言齊也齊者度也呂覽離俗篇君子濟人於患故孔注以爲濟患難或以博施自我之施恩澤而言濟眾自眾人之被恩澤而言以二句作一貫非也徐楚金說文通論云堯之末年倦勤而有洚水之警有其鯀之凶舜殛鯀任禹敷若不亟此以堯舜立言似不若陸稼書謂堯舜之世天下雖庶平成尚有黎民阻饑百姓不親其論爲賅括也

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 注孔曰更爲子貢說仁者之行也方道也但能近取譬於己皆知己所不欲而勿施人也

釋文夫音符賅書張元素傳引無也字

正義曰朱注以己及人仁者之心也譬喻也方術也近取諸身以己所欲譬之他人知其所欲亦猶是也然後推其所欲以及於人則恕之事而仁之術也程伯子曰醫書以手足痿痺爲不仁此言最善名狀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莫非己也認得爲己何所不至若不屬己自與己不相干如手足之不仁氣已不貫皆不屬己故博施濟眾乃聖人之功用仁至難言故止曰己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阮氏芸臺仁說曰說文仁親也从二人段注見部曰親密至也中庸仁者人也鄭注人也

讀如相人偶之人以人意相存問之言古所謂人偶
猶言爾我親愛之辭獨則無偶偶則相親故其字从
人二孟子曰仁也者人也謂人之意卽人之也孔門
所謂仁以此一人與彼一人相人偶而盡其敬禮忠
恕等事之謂也凡仁必於身所行者驗之而始見亦
必有二人而仁乃見士庶人之仁見於宗族鄉黨天
子諸侯卿大夫之仁見於國家臣民同一相人偶之
道是必人與人相偶而仁乃見也鄭君相人偶之注
卽曾子人非人不濟中庸仁者人也論語已立立人
下歸仁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子夏曰切問而近思
仁在其中矣孟子曰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大馬強恕而行
求仁莫近焉合觀數章是近譬之方卽大學絜矩之
道也恕道也說文譬諭也謂比喻也墨子小取篇辟
也者舉他物而以明之也廣雅方類也釋名事類相
似謂之比如其心而絜度之取其類而比諭之無二
理也韓詩外傳三曰昔者不出戶而知天下不窺牖
而見天道非目能視乎千里之前非耳能聞乎千里
之外以已之情量之也已惡飢寒焉則知天下之欲
衣食也已惡勞苦焉則知天下之欲佚也已惡衰

之焉則知天下之欲富足也知此三者聖王之所以不降席而匡天下故君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若夫楊朱之爲我專於私己墨翟之兼愛專務徇人一則生生之意無條理斯大亂之道也仁者施濟之念克責於己而人己之交感通以欲以人之欲譬之己而欲立欲達不啻痌瘝於乃身以己之欲譬之人而立人達人非若秦越之相視天下有飢由己飢天下有溺由己溺是取人而反求諸己也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是取已而推及於人立立人欲達達人而以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引證反足上意正其善會聖言也邢本妄改誤與孔同荀子大略篇博學無方注方法也呂覽必己篇如此其無方也注方術也孔鄭云道即法術也周髀算經方出於矩矩所以爲方仁之方似即絜矩之道也廣雅釋詁立成也達通也說文立住也釋名達徹也莊子達生釋文暢也蓋立即夫子之立與毅也達即夫子之道與動也或以分教養者非皇本注云於己皆恕己所不欲而勿施人也邢本作皆恕己所欲而施之於人抑知大學言絜矩之道必兼好惡好即所欲惡即不欲也孔注以於己皆恕爲句包上欲

述而第七　釋文凡三十九章注疏本作三十八章皇章應屬子於是日哭及子曰善人以下皆別章陸氏所見舊本分於亡而爲有誤也　朱注皆三十七章翟氏考異曰舊多二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　注包曰老彭殷賢大夫也　好述古事我若老彭祖述之耳　釋文好呼報反考文補遺老上有於字

正義曰朱注孔子刪詩書定禮樂贊周易修春秋皆傳先王之舊而未嘗有所作也故其自言如此然當老猶曾子問夫子之稱老聃也大戴禮虞戴德篇孔子對哀公曰若商老彭及仲傀政之教大夫官之教士技之教庶人揚則抑抑則揚綏以德行不任以言任庶人以言猶夏后氏之祔懷袍褐也行不越境此本孔子三朝記仲傀卽仲虺是老彭與仲虺同時故漢書人表列老彭於殷湯之世而不言卽彭祖自呂覽情欲篇云雖有彭祖猶不能爲也執一篇云彭祖以壽高注彭祖殷之賢臣治性清靜不欲於物蓋壽七百歲二注皆引論語以證故皇邢二疏云老彭卽注親也樂記注同也釋名事類相似謂之比論法解

擇善而從謂之比竊廣雅釋詁盜也私也取也孟子其義則某竊取之趙注孔子人臣不受君命私作之故言竊案竊與淺且爲雙聲似爲聊且姑且之詞傳述舊文義無關於私取也竊比於老彭猶言我竊比於老彭猶言我老彭古人多倒裝句法故考文補遺老上有於字竊比我於仲舒是其例也我乃夫子自指不必謂夫子殷後老彭商大夫而以我爲親之辭也老彭殷賢大夫以壽考而稱老猶曾子問夫子之稱老聃也大戴禮虞戴德篇孔子對哀公曰若商老彭及仲傀政之教大夫官之教士技之教庶人揚則抑抑則揚綏以德行不任以言任庶人以言猶夏后氏之祔懷袍褐也行不越境此本孔子三朝記仲傀卽仲虺是老彭與仲虺同時故漢書人表列老彭於殷湯之世而不言卽彭祖自呂覽情欲篇云雖有彭祖猶不能爲也執一篇云彭祖以壽高注彭祖殷之賢臣治性清靜不欲於物蓋壽七百歲二注皆引論語以證故皇邢二疏云老彭卽彭祖而釋文引鄭君邢疏引王弼皆云老是老聃彭

是彭祖則又以老彭爲二人然彭祖爲殷人老聃爲周人似應彭先而老後故班固幽通賦云若允彭而偕老兮訴來哲以通情後漢書郭泰傳云嚴岫頤神娛心彭老而夫子何以顚倒其詞耶邢疏謂老彭即莊子所謂彭祖又引逍遙遊音義李云名鏗堯臣封於彭城歷虞夏至商爲守藏史在周爲柱下史年八百云姓籛名鏗在商爲守藏史也崔云堯臣仕殷世其人甫歲籛音翦一云即老子也崔云堯臣仕殷世其人甫壽七百年蓋據史記老莊列傳云老子者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伯陽諡曰聃周守藏室之史也而張湯傳又云老子爲周柱下史禮曾子問古者師行節疏引鄭君論語注云老聃周之太史未知所出抱朴子明本卷云老子既兼綜禮教又能久視故仲尼有竊比之歎或以彭祖老聃同爲守藏柱下史遂合商周二史爲一人一而二二而一出沒變化老子豈眞猶龍耶大戴禮五帝德篇宰予問帝堯子曰舉舜彭祖而任之楚辭天問云彭鏗斟雉帝何饗王逸注彭鏗彭祖也好和滋味善斟雉羹能事帝堯美而饗食之以壽考彭祖至八百歲猶自悔不壽恨枕高而唾遠也是又以彭祖爲堯時人潛夫論讚學篇云顓頊師老彭孔子師老聃則又以老彭爲顓頊時人愈推愈遠愈出愈奇事涉洪荒言不雅馴搢紳先生難言矣神仙傳云彭祖者顓頊之元孫也殷末已七百六十七歲而不衰老少好恬靜不卹世務不營名譽不飾車服惟以養生治身爲事曰吾遭腹而生三歲而失母遇犬戎之亂流離西域百有餘年加以少枯喪四十九妻失五十四子數遭憂患和氣折傷恐不度世乃去不知所之其後七十餘年聞人於流沙之國西見之列仙傳云彭祖帝顓頊之孫陸終氏之中子歷夏至殷末八百餘歲常食桂芝善導引行氣歷陽有彭祖仙室易林云彭祖九子據德不殆南山松柏長受嘉福是皆莊叟怪誕之寓言呂覽神仙之幻說子常絕之而不語豈宜引之以證經考之大戴禮帝繫姓曰顓頊娶於滕隃氏滕隃氏滕隃氏之子謂之女祿氏產老童老童娶於嵞水氏嵞水氏產重黎及吳回吳回氏產陸終

陸終氏娶於鬼方氏鬼方氏之妹謂之女嬇氏產六子孕而不粥三年啓其左脇六人出焉其一曰樊是爲昆吾其二曰惠連是爲參胡其三曰籛是爲彭祖其四曰萊言是爲云鄶人其五曰安是爲曹姓其六曰季連是爲芈姓昆吾者衛氏也參胡者韓氏也彭祖者彭氏也云鄶人者鄭氏也曹姓者邾氏也季連者楚氏也孔巽軒補注曰彭祖彭姓之祖也彭姓諸國大彭豕韋諸稽別爲舟人禿姓大彭歷事虞夏於商爲伯武丁之世滅之故曰彭祖八百歲謂彭國之壽也

百年而亡非實錄不死也春秋時彭爲宋邑鄭語大彭豕韋爲商伯矣當周末有又曰彭姓彭祖豕韋諸稽則商滅之矣禿姓舟人則周滅之矣韋昭注大彭陸終第三子曰籛爲彭姓封於大彭謂之彭祖彭城是也豕韋者殷衰二國相繼爲商伯其後世失道殷復興而滅之禿姓彭祖之別舟人國名也史記楚世家彭祖氏殷之時嘗爲侯伯殷之末世滅彭祖氏集解虞翻曰名鏗爲彭姓封於大彭之常經朱子所謂事雖述而功倍於作者似非高年老壽不爲功故覩此篇所類敘不知老之將

義引括地志云彭城者彭祖國也嚴鐵橋謂彭祖國傳數十世八百歲名卽大彭豕韋爲方伯唐虞封國而滅於商然則彭祖者謂彭姓之始祖肇封於唐虞至商中葉大彭爲霸諸侯而滅於武丁之世故漢書人表復列大彭豕韋於祖丁陽甲之時而湯時之老彭卽大戴論語所稱而初非所謂彭祖也老彭之好古別無所見惟呂氏春秋有少好恬靜惟以養神治生爲事及爲大夫稱疾不與政事好觀覽古籍以政教大夫云云似卽本大戴論語而合記之然則夫子一則曰老彭再則曰老彭猶曾子問之每稱老聃則其人之壽考可知夫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以久道化成天下久則閱歷多而處事彌定久則聞見博而析理愈精學則古昔稱先王誠有非年老不能勝任者我夫子祖述堯舜憲章文武紹百王之統緒集千聖之大成盡羣聖所作因時制宜不過創一代之新法夫子所述折衷考訂將以垂萬世之常經朱子所謂事雖述而功倍於作者似非高年老壽不爲功故覩此篇所類敘不知老之將

至忽歎甚矣其衰夫乃知夫子之竊比老彭假年學易實有祈天永命益壽延年之意焉王者行仁以必世善人爲邦以百年中庸曰有大德者必得其壽吾得而轉之曰有大壽者乃成其德

包注云云疏曰祖述之耳義本中庸邢本作但述耳

筆解作而已但述而已言外有不作意較皇本爲長

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注鄭曰人無有是行於我我獨有之也

釋文默俗作嘿亡北反厭於豔反倦其卷反朱注識音志又如字

正義曰朱注識記也默識謂不言而存諸心也一說識知也不言而心解也前說近是蒙案識說文常也謂旗常之標識也字又作幟作誌行軍之旗識所以審別而不亂銘器之款識所以記憶而不忘詩瞻卬箋識知也周禮保章氏注識記也皆一義之引申也鄭君以志爲識之古文又見禮運哀公問注詩序在於我也又引李充曰言人若有此三行者復何有貴於我乎斯勸學敦誨誘之辭也殊非鄭意

心爲志韓詩外傳存其精神以補其中謂之志荀子解蔽篇志也者臧也識固以默而深湛爲貴易繫辭傳默而成之存乎德行猶顏子之不違如愚得一善

子曰德之不脩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注孔曰夫子常以此四者爲憂也

釋文徙思爾反皇本高麗本每句下有也字考文補遺一本徙作從

正義曰朱注引尹氏焞曰德必脩而後成學必講而後明見善能徙改過不吝此四者日新之要也苟未能之聖人猶憂況學者乎陸稼書曰脩德即大學正心誠意脩身之功所謂省察克治也講學即大學致知格物之功所謂講習討論也徙義即是時中改不善須要知幾尹氏謂此四者日新之要無時不新者聖人之功也惟恐其一日不新者聖人之心也蓋德日新則意誠心正身脩學日新則物格知至徙義改過日新則止於至善聖人不能必其常脩常講常徙案案尼居息也禮記有仲尼燕居孔子閒居鄭君目燕居告溫溫孔疏謂私燕所居色尚和善故馬注以申申天天爲和舒之貌凡物欲申必先屈注以和舒詁申申而天天即在其內故皇疏引孫綽所以混言燕居無事心內夷和外貌舒暢而廣雅釋訓概以申申天天爲容也申說文云七月陰氣成體自申束從臼自持一身也字通作伸伸不屈也廣雅釋詁伸展也直也天說文屈也從大而象其屈形禹貢厥草維

常改惟有一念恐懼戒愼此堯舜所以兢兢業業成湯所以常目在之文王所以不顯亦臨無斁亦保而夫子此章一憂字直接千古帝王之道統也憤時此憂樂時亦此憂上達時亦此憂盡性至命皆是此憂做起老安少懷皆是此憂做出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皆是此憂做成夫子於此既自刻責以示人及檠易之大象於升曰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於兌曰君子以朋友講習於益曰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其以吾憂者

錄云退朝而居曰燕居退燕避人曰閒居是方退朝之後私居燕室顏色得以少逞故曰居不容玉藻云燕居告溫溫孔疏謂私燕所居色尚和善故馬注以申申天天爲和舒之貌凡物欲申必先屈注以和舒詁申申而天天即在其內故皇疏引孫綽所以混言燕居無事心內夷和外貌舒暢而廣雅釋訓概以申申天天爲容也申說文云七月陰氣成體自申束從臼自持一身也字通作伸伸不屈也廣雅釋詁伸展也直也天說文屈也從大而象其屈形禹貢厥草維

天僞孔傳天少也魯語澤不伐天注草木未成曰天
凡草木初生句萌未達無不曲屈其首者故天爲首
之屈引申以爲體之屈如者形容之詞謂燕居無事
之時得以屈伸如意疊字形容之爲申申天天疊韻
形容之卽所謂頻伸天蟜也儀禮士相見禮云君子
欠伸鄭注志倦則欠體倦則伸爾雅釋畜人曰撟郭
注謂頻伸天撟史記扁鵲傳有撟引索隱謂爲按摩
之法天撟引身如熊顧鳥伸也按摩本醫家之十科
導引乃養生之一法大聖大睴有存息有養雖不必
以狀其坐也所謂尻處者統跪與坐言之也詩四牡

不遑啓處采薇作不遑啓居毛傳啓跪也處居也禮
樂記六言六蔽章皆有居吾語汝鄭孔注居坐也居
亦尻之借也赴王事則跪坐而不遑處閒燕則屈伸
而自適可以覩聖人之時中矣然古人訓詁有可通
者有不可通者啓可訓跪亦可訓踞而獨不可以訓
坐爾雅啓跪也廣雅啓踞也此義之可通者也尻可
言坐跪亦可言坐而坐不可以言跪左昭廿七年傳
坐行而入杜注膝行也曲禮先生書策琴瑟在旁坐
而遷之孔疏坐亦跪也此又義之可通者也至於居

之字可借爲尻居之義不能引申爲坐此義之必不可通者也

馬注云云疏曰馬注以和舒詁申申則必屈似不言天天而義在其中此立言之妙也皇疏以申申爲心和天天爲貌舒已失其旨而引桃之天天爲證不知桃天傳訓少壯說文引作枖木少盛皃又引作娗廣雅娗娗茂也凱風棘心天天傳盛貌與本經義不相涉史記萬石君傳子孫勝冠者在側雖燕居必冠申申如也漢書同顏注申申整敕之貌又韋元成傳

畏忌自申顏注自約束也此以申之本義爲訓與鄉黨不容相似

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注孔曰孔子衰老不復夢見周公明公也明盛時夢見周公欲行其道也

釋文復扶又反本或無復字非皇本高麗本公下有也字呂覽博志篇注引無也字文選劉琨重贈盧諶詩楊龜山贊聖院記張子正蒙引皆以久矣連上句李綱論朋黨李善注西征賦陳囊與孫通使書黃山谷答王周彥書引吾不復夢見周公皆不連久矣二字朱子以久矣連下句本胡致堂

正義曰朱注孔子盛時志欲行周公之道故夢寐之間如或見之至其老而不能行也則無復是心而亦無復是夢矣故因此而自歎其衰之甚也程叔子曰

盡存道者心無老少之異而行道者身老則衰也秦周禮占夢掌其歲時觀天地之會辨陰陽之氣以日月星辰占六夢之吉凶一曰正夢注無所感動平安自夢也二曰噩夢杜子春謂噩當爲愕愕驚愕而夢也三曰思夢注覺時所思念之而夢四曰寤夢注覺時道之而夢也五曰喜夢六曰懼夢注喜說恐懼而夢也張敬夫曰夫子夢見周公之心周公思兼三王之以贊易周公作詩書周公作爻辭夫子因之以修書周公作雅頌夫子因之以刪詩周公制作禮樂成一代之鴻章夫子筆削春秋定一王之大法是夫子之所述大半周公之所作故夫子之所夢要即周公之所思也朱子語錄謂聖人晨興無夢但夢得定耳要亦以此卜吾道之盛衰聖人之精神氣血嘗與天地相感應即與時運相流通藏少望謂顏淵子路死聖人觀之人事鳳鳥不至河不出圖聖人察之天道不復夢見周公聖人驗之吾身夫然後知道之果不可行而天之

果無意於斯世也故裒是時世衰卽是孔子衰於不
夢見其衰於久不夢見其衰之甚皇疏引李充曰聖
人無想何夢之有蓋傷周德之日衰哀道教之不行
故寤慨於不夢發歎於鳳鳥也抑知洪範五事思曰
睿以作聖聖人何嘗無夢呂覽博
志篇曰孔某墨翟晝日諷誦習業夜親見文王周公
且而問焉注引論語以證夫力牧夢兆於驪羊傳說
夢求於版築千萬里風雲相會不以東海西海而隔
也大舜見堯於羹牆夫子見公於夢寐五百年道統

相關不以見知聞知而異也
子曰志於道注志慕也道不可體故志之而已
魏書崔光傳引志上有士字
正義曰朱注志者心之所之之謂道則人倫日用之
閒所當行者是也知此而心必之焉則所適者正而
無他歧之惑矣黃先生曰中庸言修身以道修道以
仁行於人倫庶物之謂道道不可不修者也此經言
志於道行事之當然爲道道則純粹中正之名也經
傳中言道必合兩說而始通何解邢疏以虛無爲道
老佛之說也曹正夫曰佛氏以空言性非天命之性
人受之中老氏以虛爲道非率性之道人由之路蒙
棗爾雅釋宮路行道也一達謂之道路引申之凡所
當行之路皆謂之道中庸天下之達道五君臣也父
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所謂率性之道也
孟子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
有信所謂修道之教也是人倫所當行者也樂記君
子樂得其道注道謂仁義也韓子原道道與德爲虛
位仁與義爲定名凡吾所謂道德云者合仁與義言
之不外相生相養之道詩天保曰民之質矣日用飲
食是日用所當行者也群氏讀書錄曰仁義禮智卽
是性非四者之外別有一理爲性也道卽是循此性
而行非別有一理爲道德卽是行此道而有得於心
非別有一理爲德也故道爲純粹中正之名荀子正
名篇云道者古今之正權也志從心從士詩序在心
爲志之往也心專向往念釋在茲志於道猶夫子之
志於學大學所謂在止於至善知止而后有定也
何注云疏曰孔子閒居志之所至注謂思意也大

射儀不以樂志注意所擬度也故何解以志訓慕邢疏引王弼曰道者無之稱也無不通也無不由也況之曰道寂然無體不可爲象是道不可體故但志慕而已此何王以老莊注經也

據於德注據杖也德有成形故可據也

正義曰朱注據者執守之意德則行道而有得於心者也得之於心而守之不失則終始惟一而有日新之功矣邢疏引禮記少儀云士依於德游於藝文與此類鄭注德三德也一曰至德二曰敏德三曰孝德以知逆惡注云德行內外之稱在心爲德施之爲行黃先生謂周官原文以三德三行並言故注云然表記恥有其德而無其行是鄭君所據也散文則德兼行言故大司樂注德能躬行者此朱注亦兼內外也蒙案德說文本作悳云外得於人內得於己也洪範六三德一曰正直故直所以生生者一人遂其生推之而與天下其遂其生仁也言仁可以賅義使親愛長養不協於正大之情則義有未盡亦即爲仁有未至言仁可以賅禮使無心爲德施之爲德是德本以有得爲訓中庸之三達德大司徒之教民六德皐陶謨之亦行有九德皆行仁義中正之大道而外得於身內得於心者也據說文杖持也杖持即執守之意有得始可據據於德即中庸所謂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

何注云云疏曰云據杖也者廣雅釋言同義本說文又釋詁引也拔也方言定也釋名居也皆一義之引申也邢疏申注云物得其所謂之德寂然至無謂之道離無入有而成形器是謂德業此即老子失道而後德之意也

依於仁注依倚也仁者功施於人故可倚之也

正義曰依者不違之謂仁者愛之理乃所以爲心之德也功夫至此而無終食之違則存養之熟無適而非天地生生之心矣此本朱子語而酌參之戴東原曰仁者生生之德也民之質矣日用飲食無非人道所以生生者一人遂其生推之而與天下其遂其生仁也言仁可以賅義使親愛長養不協於正大之情仁可以賅禮使無

親疏上下之辨則禮失而仁亦未爲得舉仁義禮可以賅智智者知此者也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而中庸曰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益之以禮所以爲仁至義盡也語德之盛者全乎智仁而已矣而中庸曰智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益之以勇蓋德之所以成也就人倫日用究其精微之極致曰仁曰義曰禮合三者以斷天下之事如權衡之於輕重於仁無憾於禮義不愆而道盡矣若夫德性之存乎其人則曰智

曰仁曰勇三者才質之美因才質而進之以學皆可至於聖人自人道溯之天道自人之德性溯之天德則氣化流行生生不息仁也由其生生有自然之條理觀於條理之秩然有序可以知禮矣觀於條理之截然不可亂可以知義矣在天爲氣化之生生在人爲其生生之心是乃仁之爲德也在天爲氣化推行之條理在人爲其心知之通乎條理而不紊是乃智之爲德也惟條理是以生生條理苟失則生生之道絕矣凡仁義對文及智仁對文皆兼生生條理而言

之者也蒙案仁爲中庸之三達德又爲大司徒之教民六德故朱子以仁爲心之德而要必本乎愛之理不可離愛言仁也大易元亨利貞之四德元爲善之長君子體仁足以長人自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以至參贊天地之化育葆合宇宙之太和無非本此生生不息之心推行有序與爲始終故朱子又以仁統四德而爲心德之全也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樂之實樂斯二者樂則生矣生則烏可已也至於烏可已而不知手舞足蹈則爲仁熟而義禮智信全焉矣斯眞依之候也說文依倚也依與因爲雙聲呂覽盡數篇注訓因爲依廣雅釋詁訓因爲親依亦親也道爲正路故向往而不惑德爲實得故執守而不失仁者好生故親愛而不離依於仁猶依乎中庸所謂君子無終食之閒違仁造次必於是顚沛必於是也

何注云云疏曰云依倚也者義本說文楚辭注保也廣雅釋詁恃也皆引申義那疏謂倚賴者非皇疏申

注謂仁劣於德倚滅於據是老子失德而後仁之意也

游於藝注藝六藝也不足據依故曰游也

唐石經游作遊魏書高允傳論引同

正義曰朱子或問游者從容潛玩之意集注藝則禮樂之文射御書數之法皆至理所寓而日用之不可闕者也朝夕游焉以博其義理之趣則應務有餘而心亦無所放矣皇疏云游者履歷之辭也藝六藝謂禮樂書數射御宜偏游歷以知之也文中子深言之卜職於太史非士子所肄業也周禮大司徒以六藝

教萬民保氏以六藝教國子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馭五曰六書六曰九數鄭注五禮吉凶賓軍嘉也六樂雲門大咸大韶大夏大濩大武也五射白矢參連剡注襄尺井儀也五馭鳴和鸞逐水曲過君表舞交衢逐禽左也六書象形會意轉注處事假借諧聲也九數方田粟米差分少廣商功均輸方程贏不足旁要今有重差夕桀句股也案少廣即開方旁要即句股夕桀謂差分盈朒之互乘重差乃君子之於學也蔵焉修焉息焉游焉藝蔵劉說文皆

海島之算也大司徒以五禮防民僞而教之中以六樂防民情而教之和禮樂固教民之要道後世不能復三代之治者以禮樂不興而教化之無其具也漢叔孫通草朝儀曹褒定新制不能盡合古法當時所出者周禮考工乃六藝之政典大小戴記多七十子之遺言儀禮古經佚在中祕通行十七篇僅據士禮以上推天子諸侯之制韓文公又苦其難讀所幸三禮鄭注尚存孔賈疏亦詳明賅洽故朱子晚年據以作經傳通解以儀禮爲之經以周禮戴記參附子史

爲之傳此江氏禮書綱目徐氏讀禮通考秦氏五禮通考之所由本也通考惟吉禮一門遵王雜鄭不無可議也樂本與詩相表裏後世樂亡而詩啞漢唐之樂府宋元之詞曲愈超而愈失其眞最可惜者韶武二舞至晉而初亡雅樂四歌至唐而盡失宋趙彥肅得風雅十二譜以一字配一聲奏之廟庭恐其嚇走孔夫子因慨古樂之不可復作也然商周之樂譜雖已散亡而天地之中聲未嘗歇絕程子謂黃鍾之聲不雜定有知音者參上下聲考之自得其正朱子謂古樂亦難遽復且如今樂但去其噍殺促數之音更撰樂章略述教化訓戒及賓主相與之情人主待臣下之恩意令人歌之亦足以養人心之和平當考說苑子謂子路云先王之中聲流入於南不入於北南音者中聲之所止也今之南曲不用凡乙猶雅樂之不用變宮變徵聲調頗覺和平伏讀欽定律呂正義得黃鍾之眞度辨絲竹之異均而又有詩經樂譜九宮大成樂譜依詠和聲八音俱備學者果能潛心玩習而參之以王坦之琴旨胡彥昇之笛律邱瓊山所謂依俗樂之所移換尋古調之所抑揚則今之樂猶古之樂也夫禮樂乃天子之事儒生不敢參其權不可不知其說惟王者久道化成治定制禮功成作樂而又有徐氏之善容制氏之善聲者相與縣鼓習舞吹休明使得扶杖優游圜橋觀聽於其閒則夢寐思之矣射之儀節莫詳於儀禮之大射儀鄉射禮及禮記之射義御則散見於曲禮少儀諸篇古者有文事必有武備射御專爲習武而因之以觀德今則嫻馬

步而不用兵車尙銑礙而不利弧矢旣非軍需之急務無須學士所兼長聖門七十子皆身通六藝今則通其四而已足矣至於六書九數不識字無以讀書不通數無以明理近來講明日精一日許君說文解字序云古者庖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始作八卦以垂憲象及神農氏結繩爲治而統其事庶業其繁飾僞萌生黃帝之史倉頡見鳥獸蹏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別異也初造書契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後形聲相

益卽謂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寖多也著於竹帛謂之書書者如也以迄五帝三王之世改易殊體封於泰山者七十有二代靡有同焉周禮八歲入小學保氏教國子先以六書一曰指事指事者視而可識察而見意二是也二曰象形象形者畫成其物隨體詰詘日月是也三曰形聲形聲者以事爲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四曰會意會意者比類合誼以見指撝武信是也五曰轉注轉注者建類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六曰假借假借者本無其字依聲託事令長是也及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與古文或異至孔子書六經左邱明述春秋傳皆以古文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作倉頡篇中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所謂小篆者也是時初有隸書以趣約易秦書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隸書漢興有草書孝宣皇帝時召通倉頡讀者張敞從受之涼州刺史杜業沛人爰禮講學大夫秦近亦能言

之孝平皇帝時徵禮等百餘人令說文字未央廷中以禮爲小學元士黃門侍郎揚雄采以作訓纂篇凡倉頡以下十四篇凡五千三百四十字羣書所載略存之矣及亡新居攝使大司空甄豐等校文書之部時有六書一曰古文孔子壁中書也二曰奇字卽古文而異者也三曰篆書卽小篆四曰左書卽秦隸書秦始皇帝使下杜人程邈所作也五曰繆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鳥蟲書所以書幡信也壁中書者魯恭王壞孔子宅而得禮記尙書春秋論語孝經又北平侯

張蒼獻春秋左氏傳郡國亦往往於山川得鼎彝其銘卽前代之古文皆自相似雖叵復見遺流其詳可得略說也案六書之次第許君與周禮鄭注不同而與漢書班孟堅說又略異當以漢書一象形二象事三象意四象聲五轉注六假借爲得自然之次蓋象形指事獨體謂之文會意諧聲合體謂之字四者文字之體也轉注主於義或同類或異類而一義可通數字假借主於聲或同韻或同母而一字可通數音二者文字之用也顧宇之體用雖有六而字之統會西域之字母乃與悉曇本有五十字華嚴音義四十二字母與悉曇本有五十字華嚴音義四十二舍利三十神琪守溫三十六其中每多重複今考定喉音三牙音四舌音五脣音六齒音五牙音五舌音五半舌音半齒音半脣音半喉音半凡三十六母開合正副四等備列十六攝入聲自立爲四攝適與古韻相符合此天籟之自然也要之同母卽古之雙聲同韻卽古之疊韻淺言之卽古書之反切所謂切頭切腳也精求之卽西人之雙合所謂字父字母也苟通雙合音則西北各國之音皆可以類推矣予嘗自撰聯句云論學不分漢宋切音無介東西九數之學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古及今韻凡三大變自詩易楚辭下逮漢魏六朝開有出入初無大異至沈約周顒創四聲而韻爲一變至許敬宗劉淵并廣韻而韻又一變則惟三三者形也聲也義也說形之書如說文玉篇汗簡隸釋之類是也說聲之書如廣韻集韻韻會韻譜之類是也說義之書如爾雅廣雅方言釋名之類是也說文之功實倍蓰於爾雅嘗謂鄭君之注經許君之解字一縱一橫能使先聖之遺經先民之古訓範圍而不過曲盡而不遺或將升大戴禮爲十四經似宜升說文爲十五經蓋爾雅混言義而說文則兼形與聲形者義之所從出聲者義之所由通也而聲則西北各國之音皆可以類推矣予嘗自撰聯句

高極遠探賾索隱握算而不失毫釐執矩而不離分寸西人祕之爲絕學豈知先聖設教固使童而習之故劉徽九章算術序云昔在包犧始畫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作九九之術以合六爻之變蓋乎黃帝神而化之引而伸之於是建歷紀協律呂用稽道原然後兩儀四象精微之氣可得而效焉記稱隸首作數其詳未之聞也周公制禮而有九數九數之流則九章是矣暴秦焚書經術散壞自時厥後漢北平侯張蒼大司農中丞耿壽昌皆以善算命世

因舊文之遺殘各稱刪補故校其目則與古或異而所論者多近語也隋書歷律志云一曰方田以御田疇界域二曰粟米以御交質變易三曰差分以御貴賤稟稅四曰少廣以御積冪方圓五曰商功以御功程積實六曰均輸以御遠近勞費七曰盈朒以御隱雜互見八曰方程以御錯糅正負九曰句股以御高深廣遠案九數之次第鄭注與隋志大同而盈不足與方程當互易蓋九章之學有度有數數者算術最淺者粟米稍進爲差分爲均輸爲盈朒而極於方程方程可以馭別法而別法不可以馭方程也度者量

法最淺者方田稍進爲少廣爲商功而極於句股句股可以馭別法而別法不可以馭句股也唐書選舉志制科之目明算居一其定制云凡算學孫子五曹共限一歲九章海島共三歲張邱建夏侯陽各一歲周髀五經算共一歲綴術四歲緝古三歲記遺三等數皆兼習焉是卽所謂算經十書其九尚存而綴術三等數已亡矣至元郭守敬作授時歷而有垛積招差表索九韶作數學九章而有大衍求一術朱世傑作測圓海鏡益古衍段而有立天元一法是又推廣十書之中增益九章之外引而伸之則神而明之矣夫度數之學其爲用不作算學啓蒙四元玉鑑李冶作測圓海鏡益古衍段外加減乘除其立法不出和較正負而西人之幾何原本則又分其類爲點綫面體由是本句股而精之而有平弧三角之測量本割圓而精之而有正餘八綫之比例本天元而精之而有眞假對數之捷訣故其所立借根方初名東來法卽中國之天元一天子失官守在四夷西法何嘗不本中法耶讀左傳旗動

而鼓之賈注知磬石木中國之長技魏武帝嘗用之於官渡矣虞允文嘗用之於采石矣讀周髀笠以寫天之簡儀知盡天本中國之舊術天九重則楚辭天問篇言之矣地四游則書緯考靈耀言之矣自宋元明三朝大儒高言志道據德依仁而以游藝爲末務遂至武經不講小學不修反使西人以中國之遺法據之爲心得祕之爲神奇而中國之疇人子弟徒欲鎔西洋之巧算入大統之型模不知乃我祖宗之世業也豈不惜哉豈不痛哉

則皆教誨之也

釋文上時掌反誨音悔字今從古

正義曰朱注脩脯也十脡爲束古者相見必執贄以爲禮束脩其至薄者蓋人之有生同具此理故聖人之於人無不欲其入於善但不知來學則無往教之也蒙案說文脩脯也禮苟以禮來則無不有以教之也

何注云云疏曰朱子以游爲玩物適情以游藝爲小物不遺是卽不足據依之說也然而視藝太輕矣

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注孔曰言人能奉禮自行束脩以上

脯乾肉也字皆从肉周禮腊人凡田獸之脯腊膴胖之事注薄析曰脯小物全乾曰腊膾夫肉脩注加薑桂煏治者謂之脩不加薑桂以鹽乾之謂之脯曲禮棋棗脯脩疏脯搏肉無骨而曝之脩取肉鍛治而加薑桂乾之釋名脯搏也乾燥相搏著也又曰脩脩縮也乾燥而縮也此脩之本義也儀禮脯一脡長尺有二寸聘禮釋幣制元纁束注凡物十曰束疏幣帛錦十卷者皆名束至於脯十脡亦曰束公羊昭公二十五年傳與四脡脯注曲曰朐伸曰脡字亦作梃此束脩之本義也檀弓古者大夫束脩之問不出境聘問而行束脩之禮也少儀其以乘壺酒束脩一犬賜人若獻人則執脩以將命孔叢子子思居貧或致樽酒束脩子思弗爲當也此尋常饋遺而行束脩之禮也曲禮童子委摯而退孔疏童子之摯悉用束脩故論語孔子云自行束脩以上則吾未嘗無誨焉是指童子也此弟子謂師而行束脩之禮也然曰童子則其餘可知豈以年幼從輕而成人更有加厚耶皇疏古者相見必執物

爲贄贄至也表己來至也上則人君用玉中則卿羔
大夫雁士雉下則庶人執鶩工商執雞其中或束脩
壺酒一犬不得無也言人若能自施贄行束脩以上
來見謁者我未嘗不教誨之故江熙云見其翹然向
善思益也古以贄見脩脯也朱子本皇疏以上爲
上獻猶中人以上爲上進前後不可異訓也邢疏意
訓自爲從謂束脩禮之薄者其厚則有玉帛之屬故
云以上以包之豈知脯脩之禮可輕可重陳氏禮書
曰膳夫凡王祭祀賓客則有俎凡稍食則脯醢而已
脩以來注束脩謂束帶脩飾鄭元注論語曰謂年十
五以上馬駿杜詩二傳皆同延篤傳吾自束
謂年十五以上馬駿杜詩二傳皆同延篤傳吾自束
脩以來注束脩謂束帶脩飾鄭元注論語曰謂年十
五以上也是又以束爲束帶而以十五以上爲出就
外傅之證然古人入學之年始於八歲聖門弟子之
數不下三千項橐轉藉爲師資璇會常侍於左右與
其潔己互鄉之童子也用以將命闕黨之童子也大
聖人有教無類少者懷之十五以下何嘗隱而無誨
耶況束脩之禮見於後世史傳者不一而足漢諸侯
王致禮於其傅猶曰束脩北史儒林傳馮偉門徒束
脩一毫不受是求高於夫子而失之矯隋書劉炫傳
博學後進質疑受業不遠千里然嗇於財不行束脩

冠禮三加有乾肉折俎始醮再醮則脯醢而已以脯
醢之於魚腊俎爲輕也大饗有腥熟尚腶脩以禮賓
冠禮有牲俎取脯以見母昏禮賓取脯以授從者燕
禮賓執脯以賜鐘人昏禮婦摯腶脯以見姑學者束
脩以見師以脯之於禮爲重也蓋物雖輕而上獻之
意則重耳乃後世斷章取義以束爲約束脩爲脩整
後漢書和帝紀詔云束脩貝吏鄧后紀故能束脩不
觸羅網鄭均傳束脩安貧馮衍傳圭璧其躬束脩其
心劉般傳束脩至行爲諸侯師三國魏桓範薦管甯

者未嘗有所教誨此正與子言相反而失之隘唐六典國子生初入學置束帛一篚酒一壺脩一案爲束脩之禮初以十脡爲一束後分束與脩爲二是豈嫌其輕而從厚耶

孔注云云疏曰注言人能奉禮禮卽脩脯之禮皇疏謂孔注雖不云脩是脯意不得離脯是也曹秦誓孔疏引孔注論語以束脩爲束帶脩飾爲僞書傳一个臣之證然尙書之孔傳孝經之孔注皆爲後人依託難以徵信或孔疏誤憶後漢書注爲孔注遂與鄭注所教誨束修以上三千餘人爲鄭注年十五以上之證然家語王肅僞撰不足憑也

相同或引家語齊太史子輿謂南宮敬叔曰孔子凡子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

注鄭曰孔子與人言必待其心憤口悱乃後啓發爲之說也如此則識思之深也說則舉一隅以語之其人不思其類則不復重教之也

釋文憤房粉反悱芳匪反皇本高麗本蜀石經文選西京賦注引一隅下有而示之三字考文足利本作示之少一字皇本則下有吾字高麗本亦有吾字無不悱不發四字

正義曰朱注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悱者口欲言而未能之貌啓謂開其意發謂達其辭物之有四隅者舉一可知其三反者還以相證之義復再告也上章已言聖人誨人不倦之意因并記此欲學者勉於用力以爲受教之地也蒙案何異孫十一經問對謂此宜合上爲一章以子曰二字爲衍文憤悱二字皆从心皇疏分屬心與言朱子从之似未確愼說文懣也方言盈也悱說文所無疑當作怫怫鬱也通訓以爲卽悲字悲痛也廣雅悲傷也啓說文又作唘唘開也从戶口會意左襄廿五年傳注教也本字作肓開也从戶以出之悱近於悲怒如氣勢之滿盈而不洩而啓則開其戶以出之悱近於悲怒如弩牙之屈抑而不伸而發則撥其機以放之孟子所謂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有如時雨化之者此學記當其可之時也反說文覆也或借爲返士冠禮注還也復爾雅返也說文往來也反與復本雙聲互訓反復推求往來量度以己之心度人之心還以人之心度己之心反躬以節性復禮以爲仁反復其道復所以見天地之心卽大學絜矩之道也隅說文

股也周髀算經折矩以爲句廣三股脩四徑隅五注
隅角也天圓三百六十度平分之爲一百八十度四
分之爲九十度謂之一象限象限卽句股古人謂之
矩西人謂之直角三角一角正而三角無不平前後
左右無所偏若過於九十度爲鈍角不及九十度爲
銳角一角偏而前後左右皆不得其正仁之方能近
取譬義之實各得其宜孟子嘗曰君子必自反也又
曰反身而誠樂莫大焉絜矩之道所以貴其能反也
數之一始於點兩點謂之線線有兩端之可執而必
用其中三點謂之面面有三隅之可反而必取其平
三角之算有面又有體西法有平三角以求平度有
弧三角以求渾度二者雖平渾異勢面必藉直角三
角以爲用何也平三角所用之八線正弦如小股餘
弦如小句正切如大股半徑如大句正割如大弦餘
割如小弦若以半徑爲小弦則餘割如大弦所用仍
是句股而三角之妙處在用角有一角必對一邊有
一邊必有一弧故可以角知弧亦可以弧知角而三
邊三角可互求且又有銳角鈍角以通之可以八綫

自相求亦可以八綫求他形銳角必作垂綫於形內
分爲兩句股鈍角作垂綫於形外則補成句股是仍
藉句股之直角也弧三角雖以弧測弧必以此弧之
八綫與彼弧之八綫相與比例則仍是以直綫求直
綫且弧三角必以正弧爲先猶平三角之必先句股
也斜弧形作垂綫於形內分作兩正弧猶銳角之分
爲兩句股也作垂綫於形外補成正弧猶鈍角之補
成句股也有平三角以測平方平圓不等之諸面有
弧三角以測立方渾圓不等之諸體而其用不外於
句股之直角三角直角者矩是也矩之時用大矣哉
執一矩而高深廣遠無不知其數周髀所以有平矩
偃矩覆矩臥矩之法舉一隅而上下前後左右無不
得其平大學所以有絜矩之道聖人之言見深見淺
深之可以測天地淺之可以度人情桓譚新論曰孔
子言舉一隅足以三隅反蓋卽一隅以推三隅還以
三隅反求夫一隅天理必本於人情王道不外乎日
用脩齊治平之學皆作如是觀斯仁之至義之盡忠
恕之一以貫也復與反本相因不復者待其反而後

復猶必使反而後和學記所謂語之而不知舍之可也此循循之善誘人不知而不慍也天地之數三以參天而主動動則圓變之無窮四以兩地而主靜靜則方隅之有定此經之一隅乃劃圓四分之一角而非平方四維之一角也若皇疏所謂牀有四角屋有四角示以一而不能識其三是直下愚之不移也尚可教乎哉

鄭注云疏曰古本舉一隅下有而示之三字故注云舉一隅以語之也學記時觀而弗語存其心也鄭注使之悱悱憤憤然後啓發也易蒙卦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利貞鄭注弟子初問則告之以事義不思其三隅相況以反解而筮者此勤師而功寡學者之災也瀆筮則不復告欲令思而得之亦所以和義而幹事也案二注可與本注相發明云告之以事義不思三隅相況以反解非謂告一而不識三也云不復告欲令思而得之非謂棄而不教也程叔子曰不待憤悱而發則知之不能堅固待其憤悱而後發則沛然矣憤悱誠意之見於色辭者也待其誠至而後告之又必待其自得乃復告爾蓋亦與鄭君相發

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注喪者哀戚飽食於其側是無惻隱之心也

檀弓無子字有字

正義曰朱注臨喪哀不能甘也皇疏謂孔子助葬時也爲賸執事故必食必有哀色故不飽禮云飢而廢事非禮也飽而忘哀亦非禮也蒙案檀弓曰食於喪者之側其未嘗飽也鄭注助哀戚也毛氏大可謂禮記出於七十子之徒此卽以夫子之事爲禮也

子於是日哭則不歌注一日之中或哭或歌是喪於禮容

釋文舊以爲別章今宜合前章皇本高麗本皆合前章是日下有也字論衡感類篇同

正義曰朱注哭謂弔哭一日之內餘哀未忘自不能歌也蒙案鄭志臨碩難曰孔子哭則不歌是出何經論語曰子於是日哭則不歌謂一日之中既以哀事哭又以樂而歌是爲哀樂之心無常據此則當以日字絕句故皇本有也字疏引范甯曰是日卽弔赴之日也禮歌哭不同日故哭則不歌也曲禮曰哭日不歌鄭注哀未忘也檀弓弔於人是日不樂鄭注君子哀樂不同日卽引論語以證毛大可謂樂字卽作樂

之樂與歌字同不音洛此亦以夫子之事爲禮經也
何注云云疏曰皇本脫此注邢本有之
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注
曰言可行則行可止則止惟我與顏淵同耳
釋文舍音赦止也一音捨放也與及也或云與謀也
夫音符皇本唐宋石經惟作唯史記弟子傳引舍作捨
正義曰史記弟子傳集解引樂肇曰用己而後行不假隱以自高不屈道以要名時人無知其實者唯我與爾有是行皇疏引孫綽曰聖人德合於天地用契之將廢也與命也孟子謂夫子進以禮退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然則聖人何嘗不言命七十子之徒獨得悉安禮義之常夫子嘗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得於四時不自昏於盛明不獨曜於幽夜顏齊其度故動止無違所以影附日月絕塵於游賜也朱子引尹氏說云用舍無與於己行藏安於所遇命不足道也顏子幾於聖人故亦能之黃先生曰尹彥明言中人以上宜爲之說命聖人祇有義理程叔子大賞之朱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注孔曰大國三軍子路見孔子獨美顏淵以爲己有勇至於夫子爲三軍將亦當惟與己俱故發此問也
釋文與如字皇音餘
正義曰黃先生謂此與上章類記未必一時之言蒙

案荀子韓詩外傳諸書每有顏子子貢子路三子言志之事不嫌其爲同時也三與字當作一例相呼應釋文云與爾與及也或云與謀也誰與與如字是作一例解也乃又云皇音餘皇疏又引江熙沈居士說以與爲許皆非也

孔注云疏曰云大國三軍者周禮夏官敘官云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爲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軍將皆命卿二千五百人爲師師帥皆中大夫皇疏將猶帥也唯與己俱邪本作誰與己不與也注孔曰暴虎徒搏也馮河徒涉

同

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

釋文馮字亦作憑皮冰反好呼報反皇本高麗本馮作愚

正義曰朱注懼謂敬其事成謂成其謀言此皆以抑其勇而教之然行師之要實不外此子路蓋不知也

蒙案說文懼恐也張敬夫以爲敬戒周密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子之所慎其一在戰懼卽慎也中庸戒愼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易有乾乾若厲之占詩有戰戰如臨之戒懼固千聖相傳之心法卽萬事成敗之機關而況乎兵凶器也戰危事也懼其事而必欲其成則不容惟恐不成則不得不謀謀其事而必欲其成則不容不好好謀者善謀也說苑孔子曰巧而好度必工勇而好同必勝知而好謀必成好謀而能成非好謀而無斷者也成本於謀其謀之善可知謀出於懼其謀之善更可知然成見於既事之後謀定於未事之先懼則統貫乎事之成始成終而特於臨事加之意初不敢以成事懈其心蓋一圖之存亡萬民之生死所關也孫武子十三篇爲兵家之祖其始計篇論爲將之道曰知仁信勇嚴而潛夫論勸將篇所引知仁之下復有敬敬則知懼曹公所謂審計重舉也知則善謀曹公所謂明慧探圖也兵不嫌詐詭道也故孫子首言知而其實本在仁荀子議兵篇曰齊之技擊不可以過魏氏之武卒魏氏之武卒不可以過秦之銳士秦之銳士不可以當桓文之節制桓文之節制不可以敵湯武之仁義仁者愛人故惡人之害之也義者循理故惡人之亂之也彼兵者所以禁暴除害也

非爭奪也故仁人之兵所存者神所過者化若時雨之降莫不說喜湯王師無敵有征無戰雖或無事不懼無事不謀其實本仁義而無事不成必待臨事而始懼必待好謀而始成猶非善之善者也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子路好勝而無懼有勇而無謀故夫子特以此裁之荀子之論爲將也曰知莫大乎棄疑行莫大乎無過事莫大乎無悔而止矣成不可必也故制號政令欲嚴以威慶賞刑罰欲必以信處舍收藏欲周以固徙舉進退欲安之若衷言各有當初非無所爲而爲之論是非不論成敗利鈍非所逆料乃自明其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此子瞻曰我戰則克明其懼非誇其成也後世名將行此六術五權而處之以恭敬無壙夫是之謂天下之將則通於神明矣荀子所謂六術五權言與孫子相表裏其所謂敬愼無壙又足補孫子之未備而其實不出夫子之兩言故朱子以爲行師之要實不外能懼而善謀者無不勝不懼而寡謀者無不敗諸葛武侯一生謹愼卽奉子言爲圭臬其後出師表所云成敗利鈍非所逆料乃自明其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之苦衷言各有當初非無所爲而爲之論是非不論成敗也黃先生謂趙充國攻羌以遠斥候爲務行必爲戰備止必堅營壁尤能持重愛士卒先計而後戰此所謂臨事而懼者嘗謂李廣之不擊刁斗程不識之行伍整嚴孰得孰失於懼不懼判之矣懼而謀謀而必成者兵法在先置己於不敗以乘敵之可勝王者之師動出萬全坐得必勝之道所以一勞久逸百姓無覩武之害軍國免耗罷之憂運籌帷幄決勝千里可以成功爲後圖哉

孔注云云疏曰云暴虎徒搏者爾雅釋訓文郭注空

手執也詩鄭風襢裼暴虎小雅不敢暴虎毛傳暴虎空手以搏之疏引舍人云無兵空手搏之說文暴疾有所趣也搏索持也穀梁傳注手搏也暴搏音相轉匡謬正俗暴有薄音是也戚氏偶談以暴爲徒袒然者亦爾雅文郭注無舟楫易泰卦用馮河荀爽注馮河而上不用舟航詩小雅不敢馮河毛傳馮陵也疏引李巡云無舟而渡水曰徒涉說文馮作淜無舟渡河也玉篇徒涉曰淜今馮字馮淜淜陵皆在古韻蒸

登部故可通借也

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注鄭曰富貴者也當修德以得之若於道可求而得者雖執鞭之賤職我亦爲之矣不可求而得古人之道也

釋文鞭必綿反或作𩊱音同吾孟反非也吾亦爲之一本作吾爲之矣好呼報反史記伯夷傳引首句作富貴如可求韓詩外傳一說苑立節篇周遒綣猥氏注後漢書蔡邕傳注郭京周易舉正初學記文選注引皆無也字說苑如不可求作富而不可求皇本高麗本求下有者字鹽鐵論貧富章引士作事

正義曰朱注執鞭賤者之事設言富若可求則雖身爲賤役以求之亦所不辭然有命焉非求之可得也則安於義理而已矣何必徒取辱哉外注引蘇氏曰聖人未嘗有意於求富也豈問其可不可哉爲此語者特以明其決不可求爾楊氏曰君子非惡富貴而不求以其在天無可求之道也聚案子嘗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孟子曰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觀鄭君注云富貴不可求而得者也當修德以得之此言正與孔孟相足下云若於道可求雖執鞭賤職我亦爲之周禮潘狸氏注引論語以證下云言士之賤也夫曰賤職曰士之賤賤則不貴可知矣是執鞭雖合道而不足以求富然則富而可求仍爲假設之詞矣朱子又云上言富而可求便見富本不可求矣下言從吾所好便見執鞭非所好矣更味而字雖字亦字明知富不可求乃開闔其辭以曉人耳乃或誤會鄭注必以假詞爲實義由泥於執鞭之爲士皇疏繆協引袁氏曰執鞭君之御士亦有祿位於朝則是朱子以爲賤役者非也然考周禮朝士職掌外朝之法帥其屬而以鞭呼趨且辟司市職凡市入則胥執鞭度守門

朝士中士也而執鞭則其屬司市下大夫也而執鞭則其胥惟滌狼氏爲下士六人掌執鞭以趨辟王出入則八人夾道公則六人侯伯則四人子男則二人而鄭注以爲士之賤雖非賤役而爲賤職故太史公於管晏列傳云雖爲執鞭所欣慕焉則亦甘居人下之詞也孟子曰爲貧而仕辭尊居卑辭富居貧惡乎宜乎抱關擊柝委吏乘田執鞭之類也子亦不得已而爲之豈以此求富貴哉泥以執鞭爲求富因以富貴爲貴如可求如與而古通用似古本有貴字故鄭連言富貴也云修德以得者皇疏云值明世修德必得也若逢亂世雖修德不得而要是得之道也猶如言寧尤行寡悔在其中矣范善申注意者也云執鞭賤職者鞭廣雅釋也說文驅也段注改作殿殿捶擊物也尚書鞭作官刑周禮掾狼氏掌執鞭而趨辟凡誓執鞭以趨於前且命之司市凡市入則胥執鞭度守

可求不但失虛神抑且悖實義

鄭注云疏曰云富貴不可求者史記伯夷傳引富貴如可求如與而古通用似古本有貴字故鄭連言富貴也云修德以得者皇疏云值明世修德必得也若逢亂世雖修德不得而要是得之道也猶如言寧尤行寡悔在其中矣范善申注意者也云執鞭賤職者鞭廣雅釋也說文驅也段注改作殿殿捶擊物也尚書鞭作官刑周禮掾狼氏掌執鞭而趨辟凡誓執鞭以趨於前且命之司市凡市入則胥執鞭度守

樂爲樂道所樂者道則所好者亦古人之道也

子之所愼齊戰疾注孔曰此三者人所不能

釋文齊側皆反本或作齋同戰之彥反

正義曰宋注齋之爲言齊也將祭而齊其思慮之不齊者以交於神明也誠之至與不至神之饗與不饗皆決於此戰則眾之死生國之存亡繫焉疾又吾身之所以死生存亡者皆不可以不謹也尹氏曰夫子無所不謹弟子記其大者耳蒙案愼說文謹也古文作昚爾雅釋詁誠也靜也廣雅釋詁敕也恐也方言

愚也皆一意之引申周語愼德之守也賈子道術篇
俛勉就善謂之愼毛詩傳箋皆訓愼爲誠儀禮聘禮
記入門主敬升堂主愼又以敬與愼互言故精義謝
氏謂以誠敬維持之謂愼也祭統齊之爲言齊也齊
不齊以致齊者也防其邪物訖其嗜欲耳不聽樂故
記曰齊者不樂言不敢散其志也心不苟慮必依於
道手足不苟動必依於禮故散齋七日以定之致齋
三日以齊之定之之謂齋齊者精明之至然後可以
交於神明也此言齊之宜愼也左莊十一年傳凡師
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
聖人以興亂人以廢廢興存亡晉明之術皆兵之由
也大戴禮用兵篇夫子對哀公曰蜂蠆挾螫而生見
害而校以衛厥身者也人生有喜怒故兵之作與民
皆生聖人利用而弭之亂人與之喪厥身此言戰之
宜愼也左昭元年傳秦醫和曰天有六氣降生五味
發爲五色徵爲五聲淫生六疾六氣曰陰陽風雨晦
明也分爲四時序爲五節過則爲災陰淫寒疾陽淫

熱疾風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又鄭
子產曰君子有四時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脩令
夜以安身於是乎節宣其氣勿使有所壅閉湫底以
露其體茲心不爽而昏亂百度今無乃壹之則生疾
矣素問四氣調神論聖人春夏養陽秋冬養陰以從
其根與萬物浮沈於生長之門故聖人不治已病治
未病此言疾之宜愼也精義楊氏曰孔子齊必變食
行三軍必臨事而懼康子饋藥未達不敢嘗觀此則
其愼可見案子嘗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又曰某之
禱久矣豈敢自誣而輕自信哉蓋以言愼也論衡命
祿篇云力勝貧愼勝禍
孔注云云疏曰云人不能愼者據上章暴虎馮河死
而無悔即戰以例其餘也
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注周曰孔子在齊聞習韶
樂之盛美故忽忘於肉味
也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注王曰爲作也不圖作
樂至於此此齊也
釋文韶士昭反爲樂並如字爲本或作僞音居危反
非皇本高麗本韶下有樂字史記世家云聞韶音學
之三月不知肉味或云筆解以三月爲音字程子从
之非也說苑修文篇引斯作此
正義曰朱注史記三月上有學之二字不知肉味蓋

心一於是而不及乎他也曰不意舜之作樂至於如此之美則有以極其情文之備而不覺其歎息之深也蓋非聖人不足以及此范氏曰韶盡美又盡善樂之無以加此也故學之三月不知肉味而歎美之如此誠之至感之深也胡先生曰子在齊句與子在陳

同例見武氏經讀考異聞韶句三月句夫子以魯亂適齊力不能請觀古樂即請觀之而未能久三月者古人習樂之常期也文王世子云春誦夏弦誦以樂語弦以樂音必經時而畢漢博士爲文帝作王制云

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唐書選舉志諸生治經皆限以歲月未終經者無易業皆存遺意則齊人習韶之久夫子與聞之遂學之周注是也史記言夫子學琴於師襄頻請益夫子始告以習其曲未得其數繼告以未得其志終告以未得其人當聞韶之候契虞帝九成之功訂有司數傳之失必有同於此者好古敏求學而不厭俱於忘肉味中見之矣斯斯韶也不圖爲樂至於如斯韶之美前此未得其美也尚書簫韶九成鳳儀夔夔擊石拊石、禮至杞而得小正至宋而得坤乾以祖宗之制作而

爲子孫之法守勢必較爲精詳極其美備齊得陳完之韶樂自有遠勝於魯所存者故夫子聞而學之至於三月之久而食而忘味得意忘言與師襄之論琴也猶有黝黑頎長之狀而於韶竟莫贊一辭彼季札之觀韶也猶有天幬地載之稱而夫子乃莫名一善蓋師襄授受祇一曲而於韶已會其全神季札驟歎於一時而夫子研求以三月學之久習之熟契之深不啻身在雍熙之朝親見重華之聖心可得而知神可得而會而口不可得而言言不可得而盡有惟覺其盡美盡善而已矣嗟乎韶武二舞至晉宋而亡使後世之學者有目不得見先聖之禮有耳不得聞先聖之樂而定爲肉食之鄙人也豈非大不幸哉

周注云疏曰注以一習字融會史記說苑極其精通皇本無忘字疏云忽忘也史記集解引周氏曰忽作忽忘是邢疏所本也

作忘文選嘯賦注作忽

猳太子羞之謂戲陽速曰從我而朝少君見我我願乃殺之速曰諾乃朝夫人夫人見太子太子三顧速不進夫人見其色啼而走曰前驅將殺余公執其手以登壇太子奔宋哀公二年夏四月經書衛侯

王注云疏曰云爲作者爾雅釋言文皇疏引范甯云夫韶乃大廣盡善之樂齊諸侯也何得有之乎曰陳舜之後也樂在陳陳敬仲竄以奔齊故得僭之也

郭象云傷器存而道廢得有聲而無時江熙云和璧與瓦礫齊貫卞子所以惆悵庚韶與鄭衛比鸞仲尼所以永歎皇氏申注云齊是無道之君而濫奏聖王之樂器存人乖所以可傷慨也文選嘯賦注引王肅曰不圖韶之至於此此齊也然經文曰爲樂至於齊何以明其爲韶耶釋文引或本以爲爲嫣則又因王注而穿鑿不通矣

再有曰夫子爲衛君乎注鄭曰爲猶助也衛君者謂輒也衛靈公逐太子蒯聵公薨而立孫輒後晉趙鞅納蒯聵於戚衛石曼姑師圍之故問其意助輒不乎釋文爲于僞反下同

正義曰春秋定公十四年經書衛世子蒯聵出奔宋左傳衛侯爲夫人南子召宋朝會于洮太子蒯聵獻孟於齊過宋野野人歌之曰鮀定爾婁豬盍歸吾艾猳太子羞之謂戲陽速曰從我而朝少君見我我願乃殺之速曰諾乃朝夫人夫人見太子太子三顧速不進夫人見其色啼而走曰前驅將殺余公執其手以登壇太子奔宋哀公二年夏四月經書衛侯

元卒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左傳初衛侯遊於郊子南僕公曰余無子將立女不對他日又謂之對曰郢不足以辱社稷君其改圖君夫人在堂三揖在下君命祇辱夏衛靈公卒夫人曰命公子郢爲太子君命也對曰郢異於他子且君沒於吾手若有之郢必聞之且亡人之子輒在乃立輒六月乙酉晉趙鞅納衛太子於戚宵迷陽虎曰右河而南必至焉使太子絻八人衰絰偽自衛逆者告於門哭而入遂居之三年春經書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公羊

傳齊國夏曷爲與衛石曼姑帥師圍戚伯討也此其爲伯討奈何曼姑受命乎靈公而立輒以曼姑之義爲固可以距之也輒者曷爲者也蒯聵之子也然則曷爲不立蒯聵而立輒蒯聵爲無道靈公逐蒯聵而立輒然則輒之義可以立乎曰可其可奈何不以父命辭王父命以王父命辭父命是父之行乎子也不之誠而無如輒庸主也不知讓亦不能爭爲衛君是以家事辭王事以王事辭家事是上之行乎下也穀梁傳此衛事也其先國夏何也子不圉父也不繫戚於衛者子不有父也范甯注引鄭君曰蒯聵欲殺母

竇接後蒯聵還奪輒國父子相圍時人多疑孔子應助輒拒父故江熙曰夫子在衛受輒賓主悠悠者或疑爲之故問也抑知蒯聵無可爭之理在輒有當讓之誠而無如輒庸主也不知讓亦不能爭爲衛君是助其爭也是助其父子相爭也可乎哉

鄭注云云疏曰云爲猶助者詩鬼簡福祿來爲箋猶助也禮祭統不求其爲注謂福祐爲己之報意亦猶助也考文足利本以此注作孔曰

子貢曰諾吾將問之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

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注孔曰伯夷叔齊
死故問怨乎以讓出曰夫子不爲也注鄭曰父子爭國
爲仁豈有怨乎
夷叔齊爲賢且仁故
知不助衛君明矣
釋文吾將問之一本無將字皇本高麗本作子曰古
之賢人也又何怨下有乎字左哀三年疏文選江淹
雜體詩注史記伯夷傳索隱引皆有乎字阮籍詠懷
詩注引無賢人下也字
正義曰朱注諸應辭也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其
父將死遺命立叔齊父卒叔齊遜伯夷伯夷曰父命
也遂逃去叔齊亦不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其後
武王伐紂夷齊扣馬而諫武王滅商夷齊恥食周粟

去隱於首陽山遂餓而死怨猶悔也君子居是邦不
非其大夫況其君乎故子貢不斥衛君而以夷齊爲
問夫子告之如此則其不爲衛君可知矣蓋伯夷以
父命爲尊叔齊以天倫爲重其遜國也皆求所以合
乎天理之正而卽乎人心之安旣而各得其志焉則
視棄其國猶敝蹤爾何怨之有若衛輒之據國拒父
而惟恐失之其不可同年而語明矣程叔子曰伯夷
叔齊遜國而逃諫伐而餓終無怨悔夫子以爲賢故
知其不與輒也朱子或問云子貢意二子雖賢而其

所爲或出於激發過中之行而不能無感激不平之
心則衛君之爭猶未爲甚得罪故問怨乎以審其趣
黃先生曰怨慨也輒不可拒出亡之父而據其位貪
亦不得欺已死之父而取其位故輒雖讓國而國終
非貪所得或者由是而貽後慨猶之讓齊而齊不立
讓夷而夷不立或者夷齊自慨其無益故窮論之以
定其案也夷齊以讓爲仁者陳安卿謂伯夷不得先
君之命而內無所承扇得嗣守宗廟而有國叔齊之
德不越伯夷其父舍嫡立少是一時溺愛之私何可

以聞於天子而有國陳說是也顧舍夷立齊亂命也
伯夷尊父命不以爲亂命也如叔齊成父亂命陵兄
之賢安知九原下無悔心乎惟夷齊各遂其尊愛之
心而無後日失國之慨大倫爲重得民社爲輕此所
謂求仁得仁也而輒畢以定矣程朱兼言諫伐紂事
以君臣之倫爲重而救民爲輕義亦相通也蒙案又
何怨與怨是用希二怨字皆本宋薇之歌故公羊疏
以怨爲怨周王怨者留憾於心也歌云以暴易暴不
知其非是指伐紂事也以兄弟比父子似不若以君

臣比父子較爲親切彼以兄弟而相讓此以父子而相爭此事之無可問者也倘因後日之失國而悔兄弟相讓之無益豈以後日之失國而謂父子相奪之無妨此又例之無可比者也夫人莫不親其母而曠於母之有過不出於諫而忍於殺人莫不親其父而曠於父之既死不哀其喪而奉其仇人莫不親其子而欲其子之富且貴而曠於子之得位不安於享而志於奪是削曠之不仁以比殷紂之無道有過之而無不及也是時晉霸既衰君臣失德陵虐諸侯衛靈受

拔手之欺懷切齒之恨遂結聯二國以相抗甘受五伐而不辭趙鞅遷衛貢實晉陽以絕往來衛亦合齊魯援朝歌與爲掎角則是晉衛相讎幾乎勢不兩立而削曠乃背父而舞依之既而靈公死鞅遂借納曠之名爲伐喪之計將以蹂躪其社稷而殘害其人民圍戚之師爲拒晉而非爲拒曠晉師退而削曠仍留故春秋不以爲輒罪而公羊以齊國夏爲伯討以石曼姑爲受命盡先君之志實宗社之謀也周室倘文文家尊尊無嫡子者立嫡孫以王父命辭父命當時

立輒眾口一詞初無異議雖君夫人之所命實三揖之同謀衛國臣民既奉爲主聖門高弟亦仕於朝故一再讐之曰衛君衛輒之得國猶武王之得天下皆以爲從權而得正者也然而得國則可而父子相爭則不順得天下則可而君臣相伐則不安夷齊扣馬一諫照耀千秋本天地之常經立君臣之大義要亦自行其志自盡其心迫天命有歸人心已定天下享太平之福轉銘誄伐之功咸以殷紂爲獨夫無以武王爲口實或反悔從前之固執自傷餓死之無謂是

則夷齊之所爲或出於賢智過中之行不能無感激不平之心以彼例此則夫子之從權助輒事或可爲也豈知夷齊求仁得仁怨於何有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既無留憾於人更無留憾於己蓋君臣父子之分無逃於天地之間君雖無道臣不可以違君父雖不仁子不可以背父爲人臣子者可諫則諫不可諫則號泣隨之惟有聽之於天安之於命雖棄天下如敝蹤視富貴如浮雲也而況乎夷齊以兄弟而相讓衛乃以父子而相爭之必至於終凶助之適以貽後

悔觀夷齊之不悔諫伐則夫子之不肯助爭斷可識矣然則夫子之意將若何曰必先正其名正名之法黃先生處置衛事最合權宜蓋人情出於爭則氣相競出於讓則心必平聖人之道和易近人所謂甚是而實不難也衛輒本無能之庸主由柴亦奉職之具臣惜乎不克言聽計從而使夫子一正之也助之其何益哉爭之其何忍哉

鄭注云云疏曰鄭君以夷齊爲賢且仁者蓋總前後兩答而言公羊何注引古之賢人也徐彥疏言古之賢士且有仁行若作仁字如此解之若作人字不勞解也徐氏蓋誤會鄭注而云然而惠定宇遂謂古本有作賢仁者

子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注孔曰食也肱臂也孔子以此爲樂也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注鄭曰富貴而不以義者於我如浮雲非己之有也

釋文飯符晚反疏本或作蔬所居反食如字蒯菜食也一音嗣飯也肱古弘反枕之鴆反樂音洛皇本疏作蔬御覽引同後漢書劉般傳注引無且貴二字

正義曰朱注飯食之也疏食粗飯也聖人之心渾然天理雖處困極而樂亦無不在焉其視不義之富貴如浮雲之無有漠然無所動於其中也蒙案夫子之樂爲樂與顏子大同小異顏子之樂在好學夫子之樂道者轉子所謂合仁與義言之也孟子言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睟然見於面益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言飽乎仁義所以不願人之膏粱之味也今聞廣譽施於身所以不願人之文繡也此皆言樂道之樂是我有樂而指所樂是我有樂之樂也顏子云不改其樂其者指所樂不爲所改也此云樂在其中其者指貧困是我有樂而無處不在也聖賢功夫雖稍有安勉之分而要其所樂之心皆在我而不願乎其外故於不義之富貴汎然如浮雲之在天而於我漠不相關即以義得之者視之亦無以異於疏水曲肱豈有所加於我之樂哉蓋聖人之所樂本爲我之所固有處富貴則在富貴中處貧賤即在貧賤中而初無所加損於其間也故不僅曰在其中而曰亦在其中矣

孔注云云疏曰說文疏之本義爲通俗字加艸魯語

云能植百穀百蔬爾雅釋天疏不孰爲饉周禮太宰八曰臣妾聚斂疏材鄭注謂百草根實可食者小爾雅疏食爲菜食者意謂同毋借餘以菜和鬻也易鼎折足覆公餗馬注餗健也鄭注云陳留謂健爲鬻蓋以菜和羹曰餗卽芼也以菜和鬻曰鬻卽健也古食者又食黍稷之羹或作粢糝豆葉也黍卽爾雅蘆蔓華紅心灰莧也糝卽爾雅拜商糝白心灰莧也會子烝黍出妻或誤黍作黎哀黎罪淫子桀傳似不若皇疏之第一義與鄭注意合也

熟食非知味者也疏又借爲麤詩彼疏斯粺箋疏麤也謂糲米也穬米粒大亦謂之疏曲禮穬曰嘉疏故程氏九穀考以疏食爲穬食說詳鄉黨篇彼與孟子萬章篇以疏食與菜羹對舉則不得以疏食爲菜食也云肱臂也者詩無羊毛傳同渾言之也說文肱臂上也析言之也皇疏肘前曰臂肘後曰肱通亦曰臂言孔子眠曲臂而枕之不角枕錦衾也案古人不仰寢如尸若據牀而側眠則曲其肱而藉其手若隱几而伏臥則曲其肱而藉其臂蓋曲者肱而所枕者實手與臂也

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注易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年五十而知天命以知命之年讀至命之書故可以無大過也釋文易如字魯讀易爲亦今從古史記世家風俗通窮通篇引加作假集注引劉安世說加作假五十作卒金氏考證又疑五十是吾字何氏十一經問對又誤分卒字爲九十

正譌曰朱注劉聘君見元城劉忠定公自言嘗讀他論加作假五十作卒蓋加假聲相近而誤讀卒與五十字相似而誤分也案此章之言史記作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加正作假而無五十字蓋是時孔子年已幾七十矣五十字誤無疑也學易則明

乎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故可以無大過蓋
聖人深見易道之無窮而言此以教人使知其不可
不學而又不可以易而學也毛氏稽求編曰古者學
以五十爲斷內則十三學樂誦詩十五以上學射御
二十以上學禮博學不教三十猶博學無方至四十
而仕矣故曰四十始仕五十命爲大夫服官政七十
致事此爲學與入仕之次第也養老以五十爲始如
五十養鄉六十養國五十異糧六十宿肉五十杖家
六十杖鄉五十不從力政六十不與服戎五十而爵
猶年數夫子歎久衰於夢旦願寫比於老彭假我數
年蓋有祈天永命之意焉五十者天地大衍之數聖
人知命之年而實人生將老之始爲學之終也古之
學者耕且養三年通一經至三十而五經已立惟易
則相與以終身故夫子學易之年非必以五十始亦
非必以五十終而惟以五十爲大限以樂天知命之
年讀盡性至命之書五十而學易猶言終身學易也
孟子言舜五十而慕以爲大孝終身慕父母書無逸
言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中身卽終身文
王壽百歲則五十爲終身之辭此其證也皇疏引王

助云易蓋先聖之精義後聖無間然者也孔子少而誦習恒以爲務稱五十而學者重易之至欲學者專精於此書雖老不可以廢倦也可以無大過者易爲君子謀吉一而凶悔吝居其三震无咎者存乎悔憂悔吝者存乎介而惟善補過者爲无咎乾以惕厲而免咎震以恐懼而不喪易之寡過在主敬坤戒一朝之馴致臨防八月之有凶易之寡過在知幾主敬以直內知幾以防外則過之大者無不寡夫子五十之學過猶伯玉五十之守學夫子五十之寡過猶伯玉五十則終身可知矣然而五十者讀易之年尚非贊易之年也蓍以蓍而明休咎龜以舊而知吉凶人以老而精義理玩索久而變通盡利考訂詳而識見彌精故史記世家云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繫象說卦文言讀易韋編三絕曰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是引論語讀易之辭以爲贊易之證當時夫子年已六十八故引文節刪五十字而曰於易則彬彬者修辭以立誠寡過者修身以進德斷章取義言各有當不可渾而爲一以爲贊易之無過差也魯論讀易爲亦惠定宇引外黃令高彪碑誦習恒以爲務稱五十而學者重易之至欲學者專精於此書雖老不可以廢倦也可以無大過者易爲君子謀吉一而凶悔吝居其三震无咎者存乎悔憂悔吝者存乎介而惟善補過者爲无咎乾以惕厲而免咎震以恐懼而不喪易之寡過在主敬坤戒一朝之馴致臨防八月之有凶易之寡過在知幾主敬以直內知幾以防外則過之大者無不寡夫子五十之學過猶伯玉五十之守學夫子五十之寡過猶伯玉五十則終身可知矣然而五十者讀易之年尚非贊易之年也蓍以蓍而明休咎龜以舊而知吉凶人以老而精義理玩索久而變通盡利考訂詳而識見彌精故史記世家云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繫象說卦文言讀易韋編三絕曰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是引論語讀易之辭以爲贊易之證當時夫子年已六十八故引文節刪五十字而曰於易則彬彬者修辭以立誠寡過者修身以進德斷章取義言各有當不可渾而爲一以爲贊易之無過差也魯論讀易爲亦惠定宇引外黃令高彪碑誦習恒以爲務稱五十而學者重易之至欲學者專精於此書雖老不可以廢倦也可以無大過者易爲君子謀吉一而凶悔吝居其三震无咎者存乎悔憂悔吝者存乎介而惟善補過者爲无咎乾以惕厲而免咎震以恐懼而不喪易之寡過在主敬坤戒一朝之馴致臨防八月之有凶易之寡過在知幾主敬以直內知幾以防外則過之大者無不寡夫子五十之學過猶伯玉五十之守學夫子五十之寡過猶伯玉五十則終身可知矣然而五十者讀易之年尚非贊易之年也蓍以蓍而明休咎龜以舊而知吉凶人以老而精義理玩索久而變通盡利考訂詳而識見彌精故史記世家云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繫象說卦文言讀易韋編三絕曰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是引論語讀易之辭以爲贊易之證當時夫子年已六十八故引文節刪五十字而曰於易則彬彬者修辭以立誠寡過者修身以進德斷章取義言各有當不可渾而爲一以爲贊易之

無過差也魯論讀易爲亦惠定宇引外黃令高彪碑恬虛守約五十以敬爲證不知易與亦古音不同部故鄭君不從其讀或泥執五十字皇疏謂時當四十五六邢疏謂時年四十七或援王肅詩傳謂五當作七或并五十以爲卒或又分卒爲九十皆不得其說而繙繹謬或又引乾鑿度云孔子占易得旅息志停讀五十究作十翼是以五十爲參伍謂以五十之理數學易於是附會天地之衍數錯綜河洛之圖書則益支離穿鑿不可究詰矣

何注云云疏曰窮理盡性以至于命易說卦傳文五十而知天命爲政篇文皇疏引王弼曰易以幾神爲教顏淵歷幾有過而改然則窮神研幾可以無過明易道深妙戒過明訓微言精粹熟習然後存義也

子所雅言注孔曰雅言正言也詩書執禮皆雅言也注鄭曰讀先王典法必正言其音然後義全故不可有所諱也禮不誦故言執也

華解云音今作言字之誤也

正義曰詩序雅者正也孔注所本鄭君以正言爲正音是也而卽以雅言爲不諱自是牽涉禮文鑾解以

正音釋正言是也而經改雅言爲雅音又似出於臆度曲禮云詩書不諱臨文不諱鄭注爲其失事正孔疏引何允說曰詩書謂教學時臨文謂禮執文行事時也論語云詩書執禮是教學惟詩書有誦禮則不誦惟臨文行事若有所諱則並失事正故不諱也彼疏所引何說以申鄭注正言其音更爲明憭蓋孔門之教始於詩書終於禮樂詩書有諷誦執禮有鳴贊必須正言其音若樂之聲容在歌舞初無所謂正言也因雅言之無樂而知所言爲字音因惟禮之言執

而知雅言之爲正字音論語字字如珠豈容一字放過耶盧氏植注玉藻臨文云文謂禮執文也禮執文事所云執文卽執禮以詔相禮事也文王世子云秋學禮執禮者詔之雜記女雖未許嫁年二十而笄禮之婦人執其禮此執禮之文見於經者也周禮太史大祭祀戒及宿之日與羣執事讀禮而協事祭之日執書以次位常大會同朝覲以書協禮事及將幣之日執書以詔王凡射事執其禮事小史大祭祀讀法此執禮之事詳於經者也古者學禮行禮必有書或讀之以詔相或執之以傳呼俾得遵循而免差失其書若今之儀注其法若今之制也於此而不大樹下叔孫通緜蕞草朝儀卽其遺制也於此而不正其音恐義不全而事亦失正故子必雅言之合中州之音韻祛別國之方言鄭注所云不諱者特雅言中之一類也說文正古文以爲詩大雅字正與正隸體相近故以正訓雅而其實正之字非正雅之義爲夏夏者大也華也荀子榮辱篇云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君子安雅儒效篇云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是雅與夏通說文夏者中國之人也左襄廿九年傳此之謂夏聲服注謂與諸夏同風詩之有風雅也列國之詩謂之風王朝之詩謂之雅盡中夏之文字聲音最爲正大而華美史言文章爾雅初無言不雅馴之譏故荀子注云正而有美德者謂之雅賈子道術篇云辭令就得謂之雅反雅爲陋王者之大一統也七歲屬象胥諭言語協辭命九歲屬瞽史諭書名聽聲音正於王朝達於侯國所謂同文之治也昔周公瞽爾雅一篇七十二子附益之藉以釋古今之殊

語通方俗之異言必使近於雅而不失於正劉熙釋名曰爾昵也昵近也雅義也義正也五方之言不同皆以近正爲主三朝記小辨篇曰爾雅以觀於古足以辨言豈誦古人之詩書行古人之典禮而可以方音俗語參之哉然則子所雅言可知矣而何以又曰皆雅言也謝氏曰此因學易之語而類記之焦理堂謂此與上五十學易爲一章如子路無宿諾之例子所雅言四字指易乃不獨易也詩書執禮皆雅言也玩皆字正從易連類之詞蓋夫子讀易韋編三絕鐵

摘三折漆書三滅晚而喜作十翼以贊之多用偶詞韻語一生文字盡力於斯而於乾坤二傳特自題曰文言故太史公述其贊易之言曰我於易則彬彬矣彬彬猶斑斑文質備也著其文章曰文言正其聲音曰雅言此千古之大文也文莫文於此矣雅莫雅於此矣特易道高深閎有論說而設科以教弟子者專在詩書禮樂荀子曰禮樂法而不說故樂無事於雅言禮以執而爲雅言易與詩書則皆所雅言也皇疏引顧歡謂引綱尋綱振裘提領正言此三則廢典不統此猶儱侗之見朱子本史記注以雅訓素爲素常之說詩以理性情書以道政事禮以謹節文原爲夫子所常言然言何以不及樂而禮何以獨言執也哉孔注云云疏曰白虎通禮樂篇雅者古正也風俗通聲音篇雅之爲言正也孝經大雅云注詩以雅以南箋周禮太師曰雅注皆本詩序雅訓正與孔注同黃先生引文選諸葛武侯出師表察納雅言李注引此經訓正言者正其所不正刪訂六經言然恐詩序雅之爲正而非爲正也

鄭注云云疏曰翟晴江云注云不讀者如區有去求羌于也羌于二音臨文時當唱去求不以譯邱而唱羌于也雅言者如齊謂得爲登吳謂善爲伊燕閒晤語不妨各操土風教讀執禮則必合中夏雅音也程子經說云世俗之言失正者多矣如吳楚失於輕趙魏失於重既通於眾君子正其甚者不能盡違也此宋儒說之合於鄭注者毛大可謂正言者端其聲音審其句讀莊重而出之與恆俗迥別謂之莊語亦謂之雅語如祭遵雅歌卜式雅行袁粲雅步何武傳雅拜不特

字音一節此又本鄭注而推廣言之也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注孔曰葉公名諸梁楚不對者未知所以答也子曰女奚不曰其爲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

釋文葉舒涉反地名楚縣尹僭稱公憤符粉反樂音洛皇本高麗本女作汝至下有也字史記世家引孔子聞之曰由何不對曰其爲人也學道不厭誨人不倦多二句下同唐石經避太宗諱葉作葉

正義曰朱注葉公不知孔子必有非所問而問者故子路不對抑亦以聖人之德實有未易名言者與未得則發憤而忘食已得則樂之而忘憂以是二者俛尹戌之子荀子非相篇稱其微小短瘠行若將不勝楚子僭稱王故縣尹皆僭稱公也楚語注左司馬沈孔注云疏曰邢疏葉公名諸梁字子高爲葉縣尹楚子僭稱王故縣尹皆僭稱公也楚語注左司馬沈尹戌之子荀子非相篇稱其微小短瘠行若將不勝

焉日有孳孳而不知年數之不足但自言其好學之篤耳然深味之則見其全體至極純亦不已之妙有非聖人不能及者蓋凡夫子之自言類如此蒙案夫子所答乃生平好道之誠學問談心之論史記弟子傳謂孔子所嚴事老子子產蘧伯玉晏平仲孟公綽之外於楚則有老萊子而與葉公非素交惟聞寡過未能之對頗歎遽使之賢今其自言若此而咎子路之不答似欲引爲知己者爰考左傳所載葉公之爲人其諫子西也何其智其誅白公也何其仁其讓令尹司馬也何其勇卽其所稱周仁謂信率義謂勇天命不憖之說類非有道者不能言賢於子西實相倍蓰蓋周召雎麟之雅化行乎江漢之閒每有左史倚相能讀典墳邱索其人者杞梓皮革楚實多材若夫子後數百年而刪詩三閭之辭蘭陵之賦未必不在風雅中也

孔注云云疏曰邢疏葉公名諸梁字子高爲葉縣尹楚子僭稱王故縣尹皆僭稱公也楚語注左司馬沈尹戌之子荀子非相篇稱其微小短瘠行若將不勝

其衣左傳定公五年初吳師敗楚於雍澨葉公之弟后錡從毋於吳不待而歸子高終不正視哀公十六年子西欲召白公葉公曰吾聞勝也詐而亂毋乃害乎子西曰吾聞勝也信而勇不爲不利葉公曰周仁之謂信率義之謂勇勝也好復言而求死士殆有私乎復言非信也期死非勇也子必悔之弗從召之使處吳境爲白公後與其黨石乞謀作亂殺子西子期而劫惠王葉公在蔡方城之外皆曰可以入矣子高曰吾聞以險徼倖者其求無饜偏重必離聞其殺齊

管修也而後入白公欲以子閭爲王子閭不可殺之而以王如高府石乞尹門圉公陽穴宮負王以如昭夫人之宮葉公亦至及北門或遇之曰君胡不胄人望君如望歲焉曰月以幾若見君面是得艾也民知不死其亦夫有奮心猶將旌君以徇於國而又掩面以絕民望不亦甚乎乃免胄而進與國人攻白公白公奔山而縊遂兼令尹司馬二事甯國乃使子西之子甯爲令尹子期之子寬爲司馬而老於葉閭百詩曰葉楚縣名故城距今河南南陽府葉縣治二十里中有沈諸梁祠有方城山屈完曰楚國方城以爲城卽此括地志楚嘗爭霸中國連山累石於此以爲固號曰方城一謂之長城蓋春秋時楚第一重地也水經注醴水東南流逕葉縣故城北春秋昭公十五年許遷于葉者也楚盛周衰控霸南土多築列城於北方以逼諸夏故號此城爲萬城或作方城杜預曰方城山名也在葉南朱詳執是楚惠王以封諸梁子號

子甯爲令尹子期之子寬爲司馬而老於葉閭百詩曰葉楚縣名故城距今河南南陽府葉縣治二十里中有沈諸梁祠有方城山屈完曰楚國方城以爲城卽此括地志楚嘗爭霸中國連山累石於此以爲固號曰方城一謂之長城蓋春秋時楚第一重地也水經注醴水東南流逕葉縣故城北春秋昭公十五年許遷于葉者也楚盛周衰控霸南土多築列城於北方以逼諸夏故號此城爲萬城或作方城杜預曰方城山名也在葉南朱詳執是楚惠王以封諸梁子號

曰葉公城卽子高之故邑也云不對未知所答者朱子以爲聖人之德未易名言是也皇疏引江熙曰葉公見夫子數應聘而不遇唯知執政之貴不識天下復有勝遠故令子路抗明素業得以清波濯彼穢心李充曰凡問聖師於弟子者諮道也則稱而近之誣德也必揚而抑之未有默然不答者葉公之問將欲致之爲政子路知子不可屈故未許其說夫子乃抗論儒業大明其志使絕望於覬覦不亦宏而廣乎此猶朱子必有非所問而問之說然皆未知葉公者也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注鄭曰言此者勉勤人於學也

釋文好呼報反皇本以上有而字必有一衍

井未知夫子之知葉公者也

正義曰朱注生而知之者氣質清明義理昭著不待學而知也敏速也謂汲汲也尹氏曰孔子以生知之聖每云好學者非惟勉人也蓋生而可知者義理爾若夫禮樂名物古今事變亦必待學而後有以驗其實也棨案說文敏疾也廣雅釋言亟也故皇疏訓疾

速此敏之本義也而此章之敏當訓勉中庸人道敏
政鄭注敏猶勉也敏與勉一聲之轉法言孝至篇曰
天下之通道五所以行之者曰勉董子對策曰事在
彊勉而已矣彊勉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彊勉行
道則德日進而大有功此皆可使遷至而立有效者
也詩曰夙夜匪懈書曰茂哉茂哉皆彊勉之謂也中
庸曰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
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
其成功一也困與勉爲互詞知與行當並進朱子曰

知行常相須如目無足不行足無目不見論先後知
爲先論輕重行爲重陳安卿曰致知力行猶目視足
履動輒相應非截然判先後爲二事也夫子以生知
之我而猶資先覺之人一則曰信而好古再則曰好
古敏求蓋古人之成迹卽義理之所在生知易於學
好學求其知而要之非學不知也心能知義理非心
卽義理而要之必驗於古也昔王西莊閻戴東原曰
子之學於定宇何如東原曰不同定宇求古吾求是
曰春秋經世之大法所以懼亂臣賊子當以實書論
西莊用東原之言轉之曰求古卽所以求是舍古無
是實先生又用西莊之言轉之曰求是必卽古以驗今
古未必皆是子竊平其心而參之曰必卽古以驗今
乃去非而就是
鄭注云云疏曰皇疏引玉藻云此蓋自同常教以身
率物者也是卽鄭君所云勉勸耳
子不語怪力亂神注王曰怪怪異也力謂若羿盪舟烏
獲舉千鈞之屬也亂謂臣弑君子弑
父也神謂鬼神之事也或無
益於教化或所不忍言也
漢書郊祀志引無力亂二字
正義曰朱注怪異勇力悖亂之事非理之正固聖人
所不語鬼神造化之迹雖非不正然非窮理之至有
未易明者故亦不輕以語人也謝氏曰聖人語常而
不語怪語德而不語力語治而不語亂語人而不語
神蒙案謝氏四語困學紀聞以爲本之王无咎皇疏
引李充曰力不由理斯怪力也神不由正斯亂神也
怪力亂神有興於邪無益於教故不言也此以易與
春秋閒有言神與力之處故變四事爲二事陳安卿
曰春秋經世之大法所以懼亂臣賊子當以實書論
語講學之格言所以正天典民彝故所不語然皇疏

云發端曰言答述曰語此云不語謂不答耳非不言也劉敞七經小傳謂語當讀如吾語女之語人有問者皆不語之嘗觀夫子自言索隱行怪吾弗爲之是不語怪可知也衛靈問陳而曰軍旅之事未之學子路問行軍而曰死而無悔吾不與是不語力可知也孔文子訪攻太叔疾則不對而出而命駕衛君待子爲政則不爲而必先正名是不語亂可知也子路問事鬼神則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樊遲問知則曰敬鬼神而遠之是不語神可知也人雖問及尙不敢輕以告語而何況喋喋自言哉故子罕言者少有自言非不語而子不語者雖問不語何況言

王注云云疏曰考文足利本以此爲孔注皇疏怪異如山啼鬼哭之類眞多力能陸地推舟見南宮适問章烏獲見孟子古時健兒三十斤曰鈞獲能舉三萬斤重也臣弒君子弒父惡逆爲亂之甚者人人得而誅之見易文言無益教化指怪力神不忍言指亂也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注言我三人行本無賢愚擇善從之不善改之故無常師也

釋文我三人行一本無我字必得我師焉本或作必有皇本高麗本唐石經皆有我字必有作必得裁梁傅江熙范甯注晁公武引蜀石經亦有我字史記世家引有亦作得惟漢書武帝詔舊書禮志潛夫論德化篇引與今本同

正義曰朱注三人同行其一我也彼二人者一善一惡則我從其善而改其惡焉是二人者皆我師也尹氏曰見賢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則善惡皆我之師進善其有窮乎皇疏引王朗曰三人之行猶或有師況四海之內何求而不應哉或問曰何不二人必云三人也答曰二人則彼此自好各言我是若有三人則恆一人見二人之有是非明也是拘三人成眾之說然不必其果三人也饒雙峯曰此姑舉一善一惡對言以見善惡皆吾師或兩人皆善則皆從兩人皆惡則皆改便與一人行亦有我師張南軒曰一人之身有善有不善亦莫非我師也蒙案善不善具於人從與改決於我不患師之不易得而患我之不能擇人苟能自得師必之人實必之我也老子曰善人者不善人之師不善人者善人之資夫子必有師於三人而老子分師資爲二類所謂有機心者其有機事

耶

何注云云疏曰據此注亦有我字當以皇本爲是皇疏讀行爲去聲非也僞古文尚書咸有一德篇德無常師主善爲師注所本也

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注包曰桓魋宋司馬黎也天生德於子者謂授我以聖性也合德天地吉而無不利故曰其如予何也

釋文魋徒雷反

正義曰史記世家魯定公十五年孔子去曹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拔其樹孔

子去弟子曰可以速矣孔子發此言以曉之孟子曰盡性至命之學也既一定而不移亦並行而不悖若皇疏引江熙云小人爲惡以理喻之則愈凶强曼然命在己此聖人樂天知命之學也知道之不行而必周流以終老信理之無害而又微服有戒心此聖人避患未嘗不深而處之亦未嘗不閒暇所謂並行而不悖者學者宜深玩於斯焉蒙案於伯寮而曰其如予何直是天命何自是聽命於天於魋匡而曰其如予何直是天命在己此聖人樂天知命之學也知道之不行而必待之則更自慮亦猶匡人聞文王之德而兵解然此智士逆億之計而非聖人泰定之天也

包注云云疏曰世族譜宋桓公子向氏盼向羅上距盼五世向羅子曰巢曰魋曰頑曰子車曰牛卽司馬牛也宋有六卿右師左師司馬司徒司城司寇魋爲司馬掌兵政之官邢疏本作宋司馬皇疏本作宋司馬黎也陳仲魚謂當作司馬犁兄也黎乃犁之誤案史記弟子傳司馬耕字子牛家語作司馬黎耕黎亦是也弇茲倉之爲譜愬利害在廢興行止之閒其說之行世固有是事矣聖人豈得自必哉至於桓魋匡人

德合天地吉無不利並見易

子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注包曰二三子謂諸弟子也聖人智廣道深弟子學之不能及以爲有所隱匿故解之也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已也注包曰我所爲無不與爾共之者是某之心也皇本爲隱下有子字行上有所字高麗本同

正義曰朱注諸弟子以夫子之道高深不可幾及故疑其有隱而不知聖人作止語默無非教也故夫子以此言曉之精義程伊川曰孔孟之道一也其教人則異孔子常俯而就之孟子則推而高之孔子不俯不推高則人不尊聖賢之分也二子不能窺見聖人故告之以無隱也游氏曰其曰是某也者質諸己以實其言也輔氏廣曰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聖人體道無隱作止語默亦無非教也但人自不察爾趙鹿泉曰乎爾語詞猶言而已與詩俟我于著乎而孟子則亦無有乎爾同蒙案乎而而已也乎爾於此也皇疏以爾訓汝非包注云云疏曰隱說文蔽也廣雅翳也史記楚世家

就則人不親孟子不推高則人不尊聖賢之分也二子以四教文行忠信注四者有形質可舉以教也釋文行下孟反李云忠臣事君也信與朋友交

正義曰朱注引程叔子曰教人以學文修行而存忠信忠信本也黃先生曰四教並重不宜偏重忠信經戒忠信不好學可鑒也盡博典籍敏踐履盡思慮實言語此四教之判經有以忠指言者道其心之所盡而無隱者爲言之忠經有以信指心者不渝初心之謂信合言之也此經則判言之也後儒以忠信分體用謂於已言忠於物言信合言之則誠耳近儒宗其

說四教爲三矣非也或謂易文言傳曰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其說疑與此相悖抑知業德之發諸事者也修辭信也立誠忠也是進德之事也正與此相發明矣蒙案皇疏引李充曰典籍辭義謂之文孝悌恭睦謂之行爲人臣則忠與朋友交則信此四者教之所先也文以發其蘊行以積其德忠以立其節信以全其終邢疏云文謂先王之遺文行謂德行在心爲德施之爲行中心無隱謂之忠人言不欺謂之信是教雖平列爲四事而意皆參差不相稱要之教必有科條夫子以四教故聖門有四科文卽文學也行卽德行也忠則孀於政事盡心爲國也信則長於言語修辭立誠也故王氏困學紀聞曰四教以文爲先自博而約四科以文爲後自本而末

何注云疏曰廣雅太初氣之始也太始形之始也太素質之始也以四者爲有形質是卽形上爲道形下爲器之意老莊道德指歸也

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注疾世無明君也正義曰大戴禮五儀篇孔子對哀公曰所謂君子者躬行忠信其心不置仁義在已而不害不知聞志廣博而色不伐思慮明達而辭不爭君子猶然如將可及也而不可及也所謂聖人者知通乎大道應變而不窮能測萬物之情性者也大道者所以變化而凝成萬物者也情性也者所以理然不然取舍者也韓詩外傳三曰行法而志堅好脩其所聞以矯其情言行多當未安愉也知慮多當未周密也上則能大其所隆下則開道不若已者是篤厚君子未及聖人也若夫有王之法若別黑白應當世變若數三綱行禮要節若性四支因化之功若推四時天下得序羣物安居是聖人也白虎通義聖人篇曰聖者通也道也聲也道無所不通明無所不照聞聲知情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四時合序鬼神合吉凶又號篇曰或稱君子何道德之稱也君之爲言羣也子者丈夫之通稱也故朱子以聖人爲神明不測之號君子爲才德出眾之名蒙案中庸子曰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擇善而固執之者賢人也蓋聖人之德渾然天理自然而誠賢人之德則由學而入於誠者也

之道也誠者不思而得不勉而中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誠者既爲聖人則誠之者當爲君子矣一則自明誠一則自誠明人之道所以不及天之道

何注云云疏曰以子嘗言善人爲邦百年又曰王者必世而後仁王者聖人也則善人指賢人以下卽君子也故注有思明君之說皇疏引王弼曰此爲聖人與君子異也然德足君物皆稱君子亦有德者之通稱也

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恆者斯可矣

釋文此舊爲別章今宜與前章合皇疏邢疏皆合上爲一章詩實筵疏引子曰爲又曰集注子曰字疑衍宋石經避高宗諱恆作常

正義曰孟子云可欲之謂善善好也仲尼燕居領惡而全好者歟注好訓善中論引孟子生我所欲也二句欲作好說文可肯也可與堪肯皆一聲之轉其人有善堪好爲善人其人肯好於善亦爲善人孟子所謂志於仁而無惡也恆說文常也从心从舟在二之閒上下一心似舟旋也恆與庸雙聲故庸亦訓常莊子德充符其興庸亦遠矣崔注庸常人也魏都賦超百王之庸庸法奇異也漢書人表分九等有恆既下於善人似爲不上不下中中之中人孟子所謂有恆產者有恆心張子所謂有恆者不貳其心蓋心有常而不肯爲小人者也大戴禮五儀篇及韓詩外傳君子之下皆有士與庸人二等五儀篇云所謂庸人者口不能道善言而忘不邑邑不能選賢人善士而託其身焉以爲己憂動行不知所務正立不知所定日選於物不知所貴從物而流不知所歸若此可謂庸人矣所謂士者雖不能盡道術必有所由焉雖不能盡善美必有所處爲是故知不務多而務審其所知行不務多而務審其所由言不務多而務審其所謂知既知之行既由之言既順之若夫性命肌膚之不可易也富貴不足以益貧賤不足以損若此則可謂士矣韓詩外傳曰以從俗爲善以貨財爲寶以養性爲至道是民德也未及於士也行法而志堅不以私欲害其所聞是勁士也未及於君子也困學紀聞謂善人卽周公所

謂吉士有恆卽周公所謂常人則二書所謂士與庸人似卽善人與有恆蓋庸人本可上可下特有恆者不上不下而有恆心尙可引之使上進而無恆者則以下圖上而無實意其卒歸於下流而已耳書彰厥有常吉哉鄭君注云人能明其德行所行使有常則成善人矣然則旣爲常人而可無常哉

亡而爲有虛而爲盈約而爲泰難乎有恆矣 注孔曰難可名之爲有常也

釋文亡如字一音無後漢紀引作無

正義曰朱注恆常久之意三者皆虛夸之事凡若此者必不能守其常也蔡案孟子曰可欲之謂善有諸已之謂信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是聖人之下善人之上尙有信美大三等大約皆賢人君子之事故五儀篇君子之上復有賢人曰所謂賢人者好惡與民同情取舍與民同統行中矩繩而不傷於本言足法於天下而不害於其身躬爲匹夫而不願富貴爲諸侯而無財如此則可謂賢人矣是其等級不可假借也考之釋文亡如字一音無無與有相對所謂有者卽有諸已之信也說文盈滿器也廣雅釋詁充實盈皆訓滿所謂盈者卽充實之謂美也書泰誓顧氏說泰大之極也字亦作太白虎通五行篇太亦大也所謂泰者卽充實而有光輝之大也無恆之人論其材質尙未及可欲之謂善乃爲僞君子孟子所謂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鄉愿德之賊者也不恆其德或承之羞尙望其有恆心而爲善人哉皇疏引江熙曰言世人負情反實逐波流遷若影無持係索此有恆難也

又長之借也

孔注云云疏曰訓恆爲常者爾雅釋詁文說文同常

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 注孔曰釣者一竿釣也綱者爲大綱以橫絕流以繳繫釣羅屬著綱也弋繳射也宿宿鳥也

釋文釣音弔綱音剛鄭本同弋羊職反射食亦反宿息六反

正義曰邢疏此章言孔子仁心也釣則得魚少綱則

得魚多孔子但釣而不網是其仁也雖爲弋射但晝日爲之不夜射棲鳥爲其欺暗必中且驚衆也皇疏引或云不取老宿之鳥宿鳥能生伏故不取之不及夜也是謂日中巢棲之鳥皆伏卵育雛之類非指夜宿此解甚正王制云不麛不卵不殺胎不殀天不覆巢月令云孟春毋覆巢毋麛毋卵仲春毋竭川澤毋漉陂池曲禮國君春田不圍澤大夫不掩羣士不取麛卵魯語魚禁鯤鮞鳥翼穀卵蕃庶物也史記世家孔子既不得用於衛將西見趙簡子至於河而聞竇鳴犢舜華之死也臨河而歎曰刳胎殺天則麒麟不至郊竭澤涸漁則蛟龍不合陰陽覆巢毀卵則鳳皇不翔君子諱傷其類也此正不綱不射宿之意與禮經相發明也皇疏云周孔之教不得無殺是欲因殺止殺故同物有殺也孫綽曰殺埋不可頓去故禁綱而存釣也繆協曰將令物生有路人殺有節所以易其生而難其殺也張南軒曰聖人之心天地生物之心也其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皆是心之發也然於物也有祭祀之須有奉養賓客之用則其取之也有不可得而免焉於是取之有時用之有節如夫子之不絕流不射宿皆仁之至義之盡而天理之公也使夫子之得邦家則王政行焉鳥獸魚鼈咸若矣若夫窮口腹以暴天物者則固人欲之私也而異端之教遂至禁殺茹蔬殞身飼獸而於其天性之親人倫之愛反恝然其無情也則亦豈得爲天理之公哉故梁武之不以血食祀宗廟與商紂之暴殄天物事雖不同然其拂天理以致亂亡則一而已矣黃先生曰後儒求深者謂夫子仁心非不欲不釣弋特以賓祭諸橫生盡以養縱生文王之言也羊豕之類養而不爲之此儒釋參合之言也釣弋豈專供賓祭不欲釣弋正可持齋食蔬而卒爲所不爲欲所不欲乎抑知愛孟子之言也魚鳥本養人之物不綱不射宿取物以節而已文王言生十殺一者物十重生一殺十者物頓空孟子言數罟不入洿池魚鼈不可勝食意可參悟經記聖人之事有深者有淺者也

孔注云云疏曰說文綱維紘繩也綱有二說皇疏云釣者一竿屬一鉤而取魚也綱者作大綱橫遮於廣

水而羅列多鉤著之以取魚謂以小繩係鉤而羅列
屬著大繩也邢疏云羅細網也謂以繩爲大綱用網
以屬著此網施之水中橫絕流以取魚舉網則提其
綱也朱子从邢疏非孔注意也西征賦注引繫鈞作
繫鉤弋說文弋橜也本字當作椳繳射飛鳥也繳生絲
繩也弋有三說皇疏一云古人以細繩係丸而彈謂
爲繳射也一云取一杖長一二尺許以長繩係此杖
而橫颺以取鳥謂爲繳射也其一周禮司弓矢云矰
矢茀矢用諸弋射鄭注云結繳於矢謂之矰矰高也
疏謂多見不云擇善與上互文亦從可知也朱子謂
求也好古必擇其善者黃先生所謂求是必於古而
古未必皆是也知謂生知作者之聖也知之次謂學
知述者之明也子無不知而作自謂述而不作也皇
疏謂多見不云擇善與上互文亦從可知也朱子謂
之作多其聞見者信而好古也擇而從識者好古敏
求也好古必擇其善者黃先生所謂求是必於古而
疑當有是人也知卽生知學知之知作卽作聖述明
正義曰蓋疑辭詩秉采曰予豈不知而作古有是語

考文補遺作上無而字高麗本次上無之字漢書溝
洫志引多聞而志之白虎通禮樂篇引多聞作吾聞
皆誤記也

聞是聞前言往行見是見目今所爲識記也所從不
可不擇記則善惡皆當存之以備參考蓋孟子序道
統以禹皐陶伊尹萊朱太公望散宜生爲見而知之
以成湯文王孔子爲聞而知之故夫子之述六經也
聞多而見少而於春秋則有見有聞穀梁傳曰所見
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蓋子曰春秋分十二世
有見三世有聞四世有傳聞五世故定昭哀君子之
所見也襄成文宣君子之所聞也僖閔莊桓隱君子
之所傳聞也所見六十一年所傳聞八十五年所傳聞

九十六年於所見微其辭於傳聞殺其恩屈伸之志詳略之文皆應之以是推之六經或微文以考信或據事而直書蓋聞與見既不同故擇不擇亦互異也讀書之法要在引經證史比例旁通然求通於各經不如求通於本經援例於各篇尤不如援例於本篇子於此經當篇既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又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則所謂作非述作而何所謂知非生知而何而乃不援本篇之生知反引孟子之良知遂以作爲作事知爲知理聞見爲知之次從識爲未實知由是高談德性輕言問學一變而象山再變而姚江而坐悟憑空明心見性卒流入於禪佛異端矣

包注云云疏曰說文穿通也鑿穿本也史記大宛傳張騫鑿空集解開通也公羊成十三年傳公鑿行也釋文造意也穿鑿妄作者任意求通憑空造作孟子曰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趙注謂不順物性而改道以養之故皇疏謂爲異端也

古敏求述而不作不失爲生知之次邢本作次於天生知之加一天字贅詞也

互鄉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注鄭曰互鄉名也其鄉有童子來見孔子門人怪孔子見之也釋文互戶故反鄉名難與言絕句語自專不達時宜而正義曰皇疏引琳公云此八字通爲一句言此鄉有一童子難與言耳非一鄉皆專惡也釋文特注難與言絕句自是古讀皆然程子謂今四方之俗有頑惡難治者皆習使之然朱子謂其人習於不善難與言說文互亦作笠所以糾繩也中象人手所推握引申爲參互爲交互音與牾相通借既已牾逆而不順亦復膠固而鮮通此互以名鄉彼達以表巷顧名思義抑何大相徑庭耶顏氏家訓曰昌邑號胡歌顏淵不舍里名勝母曾子斂襟夫鄉以有德而不孤宅以處仁而爲美君子所以慎其居處也而況乎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童子何其不幸耶

鄭注云云疏曰云互鄉鄉名者太平寰宇記徐州沛

縣合鄉故城古互鄉之地通雅互鄉名古廣里今在
睢州一統志云互鄉在河南陳州商水縣考春秋時
沛縣睢州皆宋地而商水乃陳地陳宋皆夫子所經
歷未知孰是獨困學紀聞引王无咎云亳州鹿邑縣
外有互鄉城邑人相傳謂童子見孔子即其處前代
因立互鄉縣其城猶存閻氏釋地云檢新舊唐書杜
氏通典隋地理志鹿邑名縣始隋開皇十八年此後
未見有析置互鄉事則王氏說非也又博物策會云
兗州之域東盤琅琊西控巨野北走厥固南馳互鄉

此概言兗州之域也而或即據以爲魯地亦非也
子曰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唯何甚注孔曰教誨之道與其進不與其退
怪我見此童子惡惡一何甚也人潔己以進與其潔也人虛已自潔而來當與
日往猶去也人虛已自潔而來當與其進之亦何能保其去後之行也
唐宋石經潔皆作絜

正義曰張南軒論語解曰子謂其進之志則善與其
進而志善不與其退而不善也若於志善之時以其
退而不善拒之則何甚也又反復言之謂凡人潔己
以進則與其潔耳固不可保其往也趙鹿泉謂上三

朱子有人潔往也十四字當在與其進也以前之說
然而聖經何可輕改耶
孔注云云疏曰云一何甚者孔注以唯訓獨廣雅釋
詁唯獨也皇疏云唯語助也非孔意
鄭注云云疏曰云往猶去者廣雅釋詁同既灌而往
皇疏往猶後也易咸卦憧憧往來廣注之外爲往之
內爲來來往猶進退既言人潔己以進則進與往皆
當就人言不當以日言也云當與其進之者進之下
脫一潔字邢本作與之進則與上與其進也何別

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注包曰仁道不遠行之則是至也
後漢書列女傳潛夫論德化篇引皆作仁斯至矣

正義曰黃先生曰仁遠乎哉若不肯信其遠亦不敢決言近與表記器重道遠之義原不悖也斯仁至當作仁斯至後漢書列女傳班昭女誡引作我欲仁而仁斯至矣潛夫論德化篇引作我欲仁仁斯至矣皆可據也此爲殘暴不行仁者發怵惕惻隱心所本有返而求之則不忍人之心生矣擴而充之則不忍人之政行矣行至於仁在我之欲耳言雖遠亦可至也

蒙案欲卽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之欲子言爲仁由己非由乎人孟子謂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此卽忠恕一貫之道中庸所謂違道不遠者也程子言爲仁由己欲之則至不過爲不求仁者策勵之詞並非止於欲而不必行故包注以行字詁欲字以是字詁斯字本極平正近解謂斯字甚緊欲與仁無二心至與欲非兩候則是立地成佛而明心見性之說起皇疏引江熙曰復禮一日天下歸仁是仁至近也然此乃克復已成之一日初非用力方始之一日豈易至也哉包注云疏曰云行之則是至也者注意以是訓斯皇疏斯此也斯是此古音同在支佳部謂我欲仁行之而此仁至也邢疏改注作仁道不遠行之卽是遂有語病矣

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 注孔曰司敗官名也陳大夫也昭公魯昭公也孔子曰知禮

釋文陳司敗如字皇本高麗本曰上有對字

正義曰左昭五年傳公如晉自郊勞至於贈賄無失禮晉侯謂女叔齊曰魯侯不亦善於禮乎對曰魯侯習於威儀之遠乎謚法解容儀恭美曰昭朱注昭公習於威儀之節當時以爲知禮故司敗以爲問而孔子答之如此蒙案娶同姓之非禮昭公非不知也以齊景公猶涕出而女於吳昭公蓋出於不得已司敗僅以知禮問而夫子以知禮答直辭也如問娶吳事不答之可也孔注云疏曰云司敗官名者邢疏引文十一年左

傳楚子西曰臣歸死於司敗也杜注陳楚名司寇爲司敗知司敗主刑之官司寇是也此云陳司敗楚子西亦云司敗知陳楚同此名故孔解以爲陳大夫釋文引鄭曰司敗人名齊大夫則又以爲齊之陳氏也云昭公魯昭公者左襄三十一年傳子野卒立齊歸之子公子稠於是昭公十九年矣猶有童心君子是以知其不能終也

孔子退揖巫馬期而進之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君取於吳爲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

注孔曰巫馬期弟子也名施相助匿非曰黨魯吳俱姬姓也禮同姓不婚而君取吳女當稱吳姬諱曰孟子也釋文揖伊入反說文云攘也一云手舊胸曰揖巫音無娶七住反本今作取爲子僞反案爲去聲君取於吳句爲同姓讀皇本進之作進也取作娶公羊哀十二年疏引同

正義曰戚氏偶談以孔子退爲往見司敗而退也蓋巫馬期爲介紹子進見而期俟於外及子退而司敗揖期以進情事當然史記但云退立無孔子字則以司敗來見孔子進退皆失據矣曲禮曰取妻不取同姓同姓爲婚其生不蕃白虎通嫁娶篇云不娶同姓者重人倫防淫泆恥與禽獸同也大傳曰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雖百世而昏姻不通者周道然也坊記子云取妻不取同姓以厚別也故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以此坊民魯春秋猶去夫人之姓曰吳其死曰孟子卒鄭君注吳太伯之後魯同姓也昭公取焉去姬曰吳而已至其死亦略云孟子卒不書夫人某氏薨孟子蓋其且字春秋哀公十二年夏五月甲辰經書孟子卒三傳皆以爲諱取同姓故謂之孟子孔疏據坊記云云是舊史書爲孟子卒及仲尼修春秋以魯人已知其非諱而不稱姬氏諱國惡禮也因而不改所以順時世也魯春秋去夫人之姓曰吳春秋無此文坊記云然者禮夫人初至必書於策若齊女則云夫人姜氏至自齊此孟子初至之時亦當書曰夫人姬氏至自吳同姓不得稱姬舊史所書蓋直云夫人至自吳是去夫人之姓直書曰吳而已仲尼修春秋以犯禮明著全去其文故今經無此事黃先生謂經書孟子卒不書吳姓即禮所謂去夫人之姓曰吳非有二事也蒙案王氏經傳釋詞曰與發聿于越一聲之轉皆有相與相及之義去夫人之

姓曰吳謂去夫人之姬姓及吳字卽哀公十二年經書孟子卒是也然則論語何以又曰吳孟子杜氏釋例謂時人常言非經傳正文蓋當時不沒其實而有是稱也稱曰孟子杜氏謂若宋女然子爲宋姓猶惠公元妃孟子隱母聲子桓母仲子之類鄭君謂爲且字者說文且薦也男子二十而冠字曰某甫至五十以伯仲曰伯某甫某爲伯仲之薦字女子蓋以姓爲薦今曰孟子則以子爲孟之薦字也賈氏謂孟子若吳之長女然男子單稱子女必連稱女子子

且稱吳長女何以異於同姓耶至不稱夫人不書薨葬公穀皆以爲取同姓深譏之左氏則以不成喪不赴不反哭故皆略之而不言觀於夫子與弔適季氏季氏不絻放絰而拜生也既敢逐其君死也又略其夫人季氏之罪上通於天矣

孔注云云疏曰史記弟子傳巫馬施字子旗少孔子三十歲集解鄭元曰魯人家語以爲陳人則以司敗攝進而云然也呂氏春秋期亦作旗齊樂施鄭豐施皆字子旗古人名字必相應說文施旗兒也黨廣雅釋詁比也說文正字作攩訓朋攩羣而不黨孔注訓助故以黨爲相助也匿非探下諱同姓言之

巫馬期以告子曰臣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注孔曰以司敗之言告也諱國惡禮也聖人智深道宏故受以爲過也

正義曰朱注孔子不可自謂諱君之惡又不可以取同姓爲知禮故受以爲過而不辭皇疏所以然者昭公不知禮而我答云知禮若使司敗無識則千載之後遂承信我言用昭公所行爲知禮則亂禮之事從我而始今得司敗見非而受以爲過則後人不謬故

我所以爲幸也繆協云諱則非諱若受以爲過則所諱者又以明矣亦非諱也向司敗之問則詭言以爲諱今師徒特明其義故向之言爲合禮也苟曰合禮則不爲黨矣若不受爲過何禮之有乎朱子外注引吳氏曰魯蓋夫子父母之國昭公魯之先君也司敗又未嘗顯言其事而遽以知禮問其對之宜如此也及司敗以爲有黨而夫子受以爲過亦不正言其所以過初若不知孟子之事者可以爲萬世之法矣蓋憲諱者臣子之私是非者天下之公夫子答司敗與

期可謂兩盡其指矣葉公以證父之惡爲直司敗以隱君之惡爲黨彼蓋知直之爲公黨之爲私而於君臣父子之義蔑如也微夫子大道其隱乎

孔注云云疏曰云諱國惡禮也者左僖元年傳文孔疏引坊記云善則稱君過則稱己則民作忠善則稱親過則稱己則民作孝是君親之惡務欲掩之是故聖賢作法通有諱例杜氏釋例云人之所極惟君與親纖有小惡卽發其短非復臣子之心全無愛敬之義是故不抑不勸有時聽之以爲諱惡者禮也無隱者直也二者俱通以爲世教也邢本無智深二字

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 釋文和戶臥反史記世家作使和之

正義曰朱注反復也必使復歌者欲得其詳而取其善也而後和之者喜得其詳而與其善也此見聖人氣象從容誠意懇至而其謙遜審密不揜人善又如此蓋一事之微而眾善之集有不可勝既者焉黃先生從條辨說子與人歌句絕是統詞而善專主善一邊歌不必盡善而幸遇夫善者善是人自歌使反之是諄諄而依其善而和之也蒙案史記作使人歌善則與人同歌而善自歌而善也此作子與人歌而善則和之者喜得其詳而與其善也惟其善混於同歌不能別其善之實惟其同歌而有善不能得其善之詳所以必使反之也使復歌之而審知其爲善然後乃從而和之和卽與歌也和之本義爲相應詩曰唱予和女樂記倡和有應未有各自爲歌而可云和也說文歌詠也書曰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詩序所謂言之不足而長言嗟歎之也釋名人聲曰歌詩圖有桃傳曲合樂曰歌徒歌曰謠初學記引爾雅聲比於琴瑟曰歌聲相唱和而又以絲竹洽比之由是而翕純皦繹纍纍如貫珠所謂依永和聲初非一人之聲所能盡其美善也考之儀禮燕射鄉飲酒禮皆工四人二瑟大射儀工六人四瑟樂記壹唱而三歎一人發歌而三人從和之也宋玉對楚襄王曰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屬而和者數千人其爲陽阿薤露屬而和者不過數十人其爲陽春白雪屬而和者不過數

人引商刻羽雜以流徵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人而已其曲彌高其和彌寡是有歌必有和蓋禮主於節所以辨異樂主於和所以統同聲音之道合則和和則樂古未有不諧琴瑟而可成樂者亦未有不相唱和而能盡善者皇疏云善合於雅頌非若後世南北曲之對白互歌也若以子與人歌爲統詞則必字既無力而字亦甚費解矣

何注云云疏曰反訓重者反返之借說文還也晉語注報也呂覽察微篇注更也列子湯問篇迭爲三番反猶重也子欲重聞其音曲故必使重歌也史記作復同毋相轉周禮注詩箋皆有重番之意故皇疏列子注和訓答故皇疏云重歌既竟欣之無已故子又自歌以答和之也疏又引衛瓘曰禮無不答歌以和相答也其善乃當和音不相反故令更爲歌然後和也皇氏謂衞之後句不及也

子曰文莫吾猶人也注莫無也文無者猶俗言文不也人者言凡文皆不勝於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注孔曰躬爲君子行己未能得之也

皇本得下有也字高麗本同

正義曰晉樂肇論語駁曰燕齊之間謂勉強爲文莫是有歌必有和蓋禮主於節所以辨異樂主於和所以統同聲音之道合則和和則樂古未有不諧琴瑟而可成樂者亦未有不相唱和而能盡善者皇疏云善合於雅頌非若後世南北曲之對白互歌也若以子與人歌爲統詞則必字既無力而字亦甚費解矣

何注云云疏曰反訓重者反返之借說文還也晉語注報也呂覽察微篇注更也列子湯問篇迭爲三番反猶重也子欲重聞其音曲故必使重歌也史記作復同毋相轉周禮注詩箋皆有重番之意故皇疏之確證而推廣之則爲毛詩之黽勉韓詩之密勿爾雅之亹亹漢書谷永傳之閔免五行志之閔勉要皆一聲之轉而其義从力猶古詩免漢書辟宣傳宣自移書勞免之又借作俛表記俛焉日有孳孳鄭注俛勤勞之貌勉又疊用作勉勉轉

作亹亹詩亹亹文王亹亹申伯傳箋皆曰勉也詩勉
勉我王荀子富國篇韓詩外傳俱作亹亹我王禮器
君子達亹亹焉注亹亹勉勉也又轉爲旼旼旼旼大戴五
帝德篇亹亹穆穆文選封禪文作旼旼穆穆墨子明
鬼篇引豎亹文王作穆穆文王爾雅亹亹勉也亹字
說文所無釋文云或作亹徐鉉謂當作娓或謂卽斖
字从分讀如鬼爲在亹之亹音門玉篇亹亹猶微微
也微讀若眉門眉皆與勉雙聲勉又聲轉作昧又疊
作昧昧勉又作閔勉密勿黽沒漢書五行志閔勉遯樂

谷永傳作閔免遁樂集注閔免猶昧勉也詩十月之
交昏勉從事漢書劉向傳作密勿從事谷風昧勉同
心文選注引韓詩作密勿同心密勿僶俛也昧勉又
轉爲黽沒爾雅黽沒勉也釋文黽本或作鼃引說文
曰古蜜字是黽沒卽密勿故郭注猶昧勉也沒又疊
字作沒沒轉作勿勿易繫辭定天下之亹亹者鄭注
猶沒沒也祭義勿勿乎其欲饗之也曾子立事篇君
子終身守此勿勿也鄭注並云猶勉勉也昧又
轉爲孟爾雅孟勉也後漢書趙岐傳作要子章句要

昧之誤猶水經淸漳水注大昧谷誤作大要谷蓋後
漢書借昧爲孟爾雅借孟爲昧也孟又轉爲旼旼
詁汝乃是不憂釋文引馬融注勉也憂莫剛反讀如
芒又轉爲明盤庚明聽朕言洛誥明作有功公明保
予沖子多方爾邑克明顧命爾尙明時朕言明皆當
訓勉重言之則曰明明詩江漢明明天子令聞不已
猶言亹亹文王令聞不已也有駜夙夜在公在公明
明謂在公勉勉也明又轉敏中庸人道敏政注敏猶
勉也又轉閔敃昏昏君奭予惟用閔于天越民傳閔

勉也說文敃彊也爾雅昏昏強也玉篇敃昏同通作
忞說文忞彊也引周書曰在受德忞讀若旻今立政
作在受德昏說文昏冒也引書曰昏不畏死孟子引
康誥作閔不畏死盤庚不昏作勞疏引鄭注昏讀爲
昏昏勉也又引孫炎曰昏夙夜之勉也周禮大司寇
注引作民不懋作勞釋文懋本作昏蓋昏亦从民也
勉又通作愐說文愐勉也文作勔爾雅勔勉也釋文
勔字本作僶又作黽方言勔劍注勔亦訓勉也勉也
轉爲懋舜典維時懋哉史記作維是勉哉說文懋勉

也省作悉爾雅懋懋慔慔勉也又通作茂勖爾雅茂勖勉也釋文茂字又作懋作悉皋陶謨懋哉懋哉大傳引太誓云茂哉茂哉史記引湯征云勉哉勉哉詩方茂爾惡易无妄先王以茂對時毛傳馬注並云茂勉也又懋建大命漢石經懋作勖牧誓勖哉夫子史記作勉哉夫子勖从冒古音當與目同書云迪見冒釋文馬作勖勉也懋又通作敉務說文敉彊也爾雅務彊也郭注騷騖事務皆自勉彊公羊定二年傳不務乎公室也注務勉也荀子富國篇憿然要時務皆自勉彊也將以循循善誘使後進爲可冀及學不厭而教不倦胥於此可見矣

何注云云疏曰皇疏又文章也莫無也猶不也俗云文不當是於時呼文不勝人爲文不也詳解謂文字斷句皆未明古訓也、

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注孔曰孔子謙不敢自名仁聖也　抑爲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公西華曰正唯弟子不能學也注馬曰正如所言弟子猶不能學也況仁聖乎

釋文抑於力反厭於豔反舊讀正爲誠今从古

正義曰孟子昔者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聖矣乎孔子曰聖則吾不能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子貢曰學也慔也勤也乃勉之同韻而又也遜也順也敗也昏也昏也乃勉之同韻而又同母也勉勉慔慔慔慔晦晦勉也又通作茂勖爾雅茂勖勉也釋文茂字又作懋作悉皋陶謨懋哉懋哉大傳引太誓云茂哉茂哉史記引湯征云勉哉勉哉詩方茂爾惡易无妄先王以茂對時毛傳馬注並云茂勉也又懋建大命漢石經懋作勖牧誓勖哉夫子史記作勉哉夫子勖从冒古音當與目同書云迪見冒釋文馬作勖勉也懋又通作敉務說文敉彊也爾雅務彊也郭注騷騖事務皆自勉彊公羊定二年傳不務乎公室也注務勉也荀子富國篇憿然要時務皆自勉彊也將以循循善誘使後進爲可冀及學不厭而教不倦胥於此可見矣

何注云云疏曰皇疏又文章也莫無也猶不也俗云文不當是於時呼文不勝人爲文不也詳解謂文字斷句皆未明古訓也、

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注孔曰孔子謙不敢自名仁聖也　抑爲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公西華曰正唯弟子不能學也注馬曰正如所言弟子猶不能學也況仁聖乎

釋文抑於力反厭於豔反舊讀正爲誠今从古

正義曰孟子昔者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聖矣乎孔子曰聖則吾不能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子貢曰學

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聖矣乎呂覽尊師篇子貢曰後世將何以稱夫子孔子曰吾何足以教哉無已吾則好學而不厭好教而不倦其惟此耶四書辨疑謂此章首疑有闕文晁說之謂當時有稱夫子聖且仁者其說良是蒙案時必有稱夫子爲生知爲聖仁者夫子不敢當故於子貢公西華皆有是言然子貢以學不厭爲智教不倦爲仁仁且智爲聖而此章即以聖代智者尚書大傳子曰心之精神是爲聖大戴禮四代篇曰聖知之華也孟子謂始條理者智之事終條理者聖之事聖學重仁義智足以中致和參贊天地之化育則大而化之之聖也春秋以前所謂聖者不過達人通人之類說文聖通也字从耳故曰虎通聖人篇聖聲也管子四時篇聽信之謂聖引申之凡精通至極皆曰聖伯夷聖之清伊尹聖之任柳下惠聖之和下至臧武仲亦稱爲聖人如後世書聖草聖棋聖木聖之類乃精通一藝之名即洪範之五事曰肅乂哲謀聖周禮之六德曰知仁聖

理者智之事終條理者聖之事聖學重仁義智足以精義即所以全仁迨仁之至義之盡而成已成物致中致和參贊天地之化育則大而化之之聖也春秋以前所謂聖者不過達人通人之類說文聖通也字从耳故曰虎通聖人篇聲也管子四時篇聽信之謂聖引申之凡精通至極皆曰聖伯夷聖之清伊尹聖之任柳下惠聖之和下至臧武仲亦稱爲聖人如後世書聖草聖棋聖木聖之類乃精通一藝之名即洪範之五事曰肅乂哲謀聖周禮之六德曰知仁聖義忠和亦不過與仁義禮智相比類故鄉飲酒義有尊師篇子貢曰後世將何以稱夫子孔子曰吾何足以教哉無已吾則好學而不厭好教而不倦其惟此耶四書辨疑謂此章首疑有闕文晁說之謂當時有稱夫子聖且仁者其說良是蒙案時必有稱夫子爲生知爲聖仁者夫子不敢當故於子貢公西華皆有是言然子貢以學不厭爲智教不倦爲仁仁且智爲聖而此章即以聖代智者尚書大傳子曰心之精神是爲聖大戴禮四代篇曰聖知之華也孟子謂始條

聖卽以聖賅智也皇疏爲猶學也抑轉語詞云爾加此也已矣無他之詞也卽學以求智不敢謂智之已周不過不厭而已矣而人顧目之以爲聖卽誨以求仁不敢謂仁之已至不過不倦而已矣而人顧稱之以爲仁夫子之自謂蓋加此抑知智本出於學唯學之不厭至於智之極而於學無不通格物窮理之智人卽精義入神之聖人矣仁必及於人唯誨之不倦至於仁之極而於人無不愛愛人利物之仁人卽成己成物之聖人矣唯其若此夫子所云可謂者正弟

子之所不能學者也亦正夫子之所不敢當者也子貢公西華非善言聖人者哉抑亦善學聖人者哉．馬注云云疏曰馬意加仁聖於不厭不倦之上皇疏以爲之謂學仁聖之道誨人亦謂以仁聖之道教人皆與子貢之言不合以弟子爲公西華自稱亦未必然

子疾病子路請禱注包曰禱請於鬼神也子曰有諸注周曰言有神之事乎子路對曰有之誄曰禱爾于上下神祇注孔曰子誄謀禱名也子曰丘之禱久矣注孔曰孔子素行合於神明故曰某禱之久矣

釋文子疾一本云子疾病皇本同鄭本無病字案集解於子罕篇始釋病則此有病字非誄力軌反祇祈之反皇本高麗本久上有之字考文一本爾作亦周禮太祝疏引孔子病後漢書方術傳注引孔子有疾正義曰誄說文作讄或字作譔云讄禱也累功德以求福也卽引論語云以證段注云讄施於生前以求福誄施於死後以作誄論語之誄當作讄蒙上下神亦太祝作六辭五曰禱六曰誄是禱與誄二禮本不同說文誄諡也謂衆列生時行迹讀之以作諡皇疏所謂如今行狀也周禮太史遣之曰讀誄鄭子問幼不誄長左傳孔子卒哀公曾誄之墨子魯問篇誄者道死人之志也是讄以祈生誄以哀死二字義又不同然小宗伯鄭注既引論語作讄太祝注又引論語作誄詩定之方中毛傳言大夫九能喪紀能偏又借偏爲誄蓋讄與耒聲俱在脂微部同韻得相通借也太平御覽八百四十九引莊子曰孔子病子貢出卜孔子曰子待也吾坐席不敢先居處若齊飲食若祭吾卜之久矣彼爲子貢言卜此爲子路言禱二事意實相同後漢書方術傳注引鄭注某禱久矣明素慕肅於鬼神且

順子路之言也觀於子之所慎齊戰疾夫子何嘗不
自禱觀於獲罪於天無所禱夫子又可不必禱蓋知
禱於未病之先不禱猶禱徒禱於既疾之後禱猶不
禱也儀禮士喪禮記曰疾病乃行禱于五祀雖欲爲
君父祈須臾之命亦出於臣子不能已之情武王有
疾弗豫元公自以爲功夷王愆於厥身諸侯並走其
望考之金縢左傳何有請於病者哉

孔注云云疏曰朱氏通訓謂說文譋禱也當依孔注
作禱篇名蓋古有是書而子路引之也皇疏引樂肇
縱欲則敗皇疏云不孫陵物物必害之傾覆之期俄
頃可待若止復固陋誠爲不逮而物所不侵故與其
不孫寧爲固陋也譚梁生謂前有禮字此無禮字以
此章泛論禮外之奢儉然檀弓曾子曰國無道君子
恥盈禮焉國奢則示之以儉國儉則示之以禮禮者
奢儉之中制也舍禮何以正風俗哉賈子治安策曰
今庶人屋壁得爲帝服倡優下賤得爲后飾然而天
下不屈者殆未有也且帝之身自衣皁綈而富民牆
屋被文繡天子之后便諸以緣其領庶人孽妾緣其
履此臣所謂舛也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欲天下

無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無
飢不可得也飢寒切於民之肌膚欲其無爲姦邪不
可得也夫俗至大不敬也至亡等也至昌上也進計
者猶曰毋爲可爲長太息者此也此言奢侈無禮之
害故曾子立事曰與其奢也寧儉與其倨也寧句
孔注云云疏曰云固陋也者廣雅釋言同曲禮君子
謂之固注謂不達於禮也孫說文作悉順也字林謙
也慊也遜乃遜遁字

子曰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注鄭曰坦蕩蕩寬廣貌
戚千立反也長戚戚多憂懼貌也

正義曰皇疏君子內省不疚故心貌寬曠小人好爲
罪過故恆懷憂懼江熙曰君子坦爾夷任蕩然無私
小人馳競於榮利耿介於得失故長爲愁府也朱注
坦平也程叔子曰君子循理故常舒泰小人役於物
故多憂戚黃先生曰坦大也見文選西京賦注戚戚
即詩之蹙蹙傳以戚蹙爲縮小之皃說文無蹙字凡
經典戚與蹙訓憂者皆以慼爲正字訓迫促者以戚
爲正字即戚近義之引申此戚戚當訓迫縮與蕩蕩
反對也蕩蕩戚戚心與事兼言之近解云論心不論
事求深之過也荀子儒效篇爲君子則常安榮矣爲
小人則常危辱矣凡人莫不欲安榮而惡危辱故惟
君子爲能得其所好小人則日徵其所惡蒙棄君子
樂天知命能知足者無不足故心廣體胖所謂作德
心逸日休也小人貪得患失有機事者有機心故行
險徼幸所謂作僞心勞日拙也黃先生據文選注坦
大也與下蕩蕩寬廣貌義既相聯屬大徒盡切與蕩
徒朗切音亦相和諧段懋堂謂魯論讀作坦湯者蓋古
亦以但與湯爲同毋也然而魯論讀作坦湯廣雅釋訓坦坦平也
人必有深意考之說文坦安也廣雅釋訓坦坦平也
蕩亦平也詩南山蕩道有蕩傳蕩平易也字通作湯
音讓他浪切與坦吐但切二字亦屬同毋也因思選
注以坦訓大大本通作太泰二字吐蓋切與坦湯二
字皆同毋孟子不亦泰乎注泰甚也詩巧言昊天泰
憮箋泰言甚也後漢書樊準傳飢而不損茲曰太注
太猶甚也漢書谷永傳作泰太泰之訓甚與下長字
正相類則蕩蕩亦與戚戚相對矣戚訓憂懼者慼之

借音于立切訓迫促者踧之借音子六切廣雅釋詁
蹙急也迫也爾雅釋訓速速蹙蹙惟迷鞠也詩節南
山蹙蹙靡所騁傳縮小之貌蹙本俗字音亦子六切
長廣雅釋詁常也久也直庾切常訓也坦既與湯爲
同毋長宜與蹙爲雙聲當讀展兩切訓爲滋長增益
之義則二句較若畫一矣乃近解以戚戚爲坦之反
以蕩蕩爲坦之貌則戚戚既屬形單即蕩蕩亦爲影
隻豈知此章用意措辭極繪君子小人之情狀既煩
疊字以形容復協雙聲以練句此言之至文者也奚

有參差錯落於其閒哉故欲知古人之文章必先辨
古人之音韻
鄭注云云疏曰云蕩蕩廣貌者左襄二十九年傳
美哉蕩乎孔疏寬大之意荀子非十二子篇蕩蕩然
注恢夷之貌義與鄭注合古讀吐朗切通作湯詩載
驅傳湯湯大貌莊子逍遙遊梁簡文注湯廣大貌朱
氏通訓以爲宕字之借云戚戚多憂懼者說文慽憂
也注以戚爲慽之借也俗字移心於下廣雅釋訓慼

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
釋文子溫而厲一本作子曰厲是也今皇本與監本同
此章說孔子德行依此文爲是也亦有云子
未有君字威下無而字疏云明孔子德也亦有云子
曰者亦厲世也三變章疏曰所以前卷云君子溫而
厲也是皇本有君字

正義曰皇疏溫和潤也厲嚴也朱注厲嚴肅也人之
德性本無不備而氣質所賦鮮有不偏惟聖人全體
渾然陰陽合德故其中和之氣見於容貌之間者如
此門人熟察而詳記之亦可見其用心之密矣抑非
知足以知聖人而善言德行者不能記故程子以爲

曾子之言也黃先生曰朱子於孟子注云清聖和聖
猶春夏秋冬之各一其時孔子則太和元氣之流行
於四時者也與此注陰陽合德語相足成左傳劉子
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
威儀之則以定命也此經言聖人之威儀而注推本
於陰陽合德與左傳合是也蒙案古者聖人法陰陽
五行之生克以治性情之偏勝而使歸於中和書洪
範次六乂用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此
法天地人三才也其教學也亦必法天地四時之敘

以治其性情舜典命夔典樂教胄子曰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此法春夏秋冬四時也皐陶謨之論知人也曰亦行有九德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鄭君注以寬柔擾三者相類即洪範所云柔克也愿亂直三者相類即洪範所云正直也簡剛彊三者相類即洪範所云剛克也九德之次從柔而至剛洪範三德先人事而後天地凡人之性不同有其上者不必有下有其下者不必有上上下相協乃成其德今觀

夫子之德容適合人事之中正彼曰直而溫而此曰溫而厲彼曰愿而恭而此曰恭而安彼曰亂而敬而此曰威而不猛威與敬相類曲禮曰毋不敬儼若思樂記曰致禮以治躬則莊敬莊敬則威嚴威儀定命之符即敬勝治心之法也夫子盛德光輝睟面盎背既合三才之正直復諧四序之中和皇疏引王弼曰至和之調五味不形大成之樂五聲不分中和備質五材無名故而字當爲合併之義而非鞋換之詞王氏伯申以而讀爲能呂覽士容篇曰柔而堅虛而實

淮南原道篇曰行柔而剛用弱能强高誘注而能也皆其證也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卷八

清定海胡震伯寅撰

泰伯第八 釋文凡二十一章朱注同又引吳氏以君子爲於親四句當別自爲章

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注王曰泰伯周太王之太子也次弟仲雍少弟曰季歷季歷賢又生聖子文王昌必有天下故泰伯以天下三讓於王季其讓隱故民家無得而稱言之者所以爲至德也

釋文得本亦作德史記吳世家贊漢書地理志引泰皆作太德作悳後漢書丁鴻傳引得作德劉祐傳引同民作人風俗通過譽篇引稱下有之字黃先生謂得若作德而當訓以言民無德以稱也然古字得與德本通用

正義曰史記周本紀古公有長子曰泰伯次曰虞仲太姜生少子季歷季歷取太任皆賢婦人生昌有聖瑞古公曰我世當有興者其在昌乎長子太伯虞仲知古公欲立季歷以傳昌乃二人亡如荊蠻文身斷髮以讓季歷古公卒季歷立是爲公季公季修古公遺道篤行仁義諸侯順之韓詩外傳十曰太王賢昌而欲季爲後也泰伯去之吳季遂立而養文王文王聖德泰伯知其必有天下故欲令傳國於季歷以及果受命而王天下孔子曰泰伯獨見王季獨知伯見父志季知父心故太王太伯王季可謂見始知終而

能承志矣吳越春秋云泰伯逃之荊蠻古公病將卒令季歷讓國於泰伯而三讓不受王充論衡四諱篇曰泰伯知太王欲立季歷乃入吳采藥斷髮文身吾刑餘之隨吳俗太王薨泰伯還王季避世泰伯再讓王季不聽三讓曰吾之吳越吳越之俗斷髮文身吾刑餘之人不可爲宗廟社稷之主王季知不可椎而受之那疏引鄭注曰泰伯周太王之長子次子仲雍次子季歷太王見季歷賢又生文王有聖人表故欲立之而未有命太王疾泰伯因適吳越采藥太王歿而不返故人無得而稱焉皇疏引范甯曰泰善大之稱也伯長也泰伯周太王之元子故號泰伯其德宏遠故曰至也詭道合權隱而不彰故民無得而稱乃大德也三讓有二釋一云泰伯少弟季歷生子文王昌昌有聖德泰伯知其必有天下故欲令傳國於季歷以及文王因太王病託採藥於吳越不反太王薨而季歷立一讓也季歷薨而文王立二讓也文王薨而武王

立於此遂有天下是爲三讓也又一云太王病而託採藥出生不事之以禮一讓也太王薨而不反使季歷主喪死不葬之以禮二讓也斷髮文身示不可用使季歷主祭禮不祭之以禮三讓也皇疏又引繆協曰泰伯三讓之所爲者季歷文武三人而王道成是三以天下讓也其讓之迹詭當時莫能知故無以稱焉可謂至德也三讓之說諸家各異王仲任謂既去復來一讓又勞再讓鄭君說則一往不返三讓仍爲一讓若范氏之後一釋三讓竟成三不孝惟其前一釋與繆氏說以爲季歷文武三人稍爲近理當其時讓於季歷也而自後日言之則讓於文王武王也當其時讓於季歷者周國也而自後日言之則讓於文王武王者天下也后稷未嘗有天下而曰躬稼而有天下文王亦未有天下而曰一怒而安天下均爲後人追敘之詞故曰三以天下讓然則三讓皆謂讓周也而惟朱子有固讓讓商之說集注云至德謂德之至極無以復加者也三讓謂固遜也無得而稱其遜隱微無迹可見也蓋太王三子長泰伯次仲雍次季

據魯頌之實始翦商左傳之泰伯不從太王遂欲王翦商之志而謹遵朱子如陳安卿等已有異議謂當時天命時勢猶未也太王乃睥睨於下豈得不謂之邪志泰伯固讓爲成父之邪志且自潔其身而以所不欲者推之後人何謂至德顧亭林日知錄謂將稱泰伯之德而先以莽操之志加諸太王豈夫子立言之意左傳僖公五年泰伯虞仲太王之昭也太伯不從是以不嗣不從謂不在太王之側史記晉世家述此文曰太伯亡去是以不嗣以亡去爲不從其義

甚明段氏懋堂謂春秋從祀先公左傳使亂大從從順也太伯不從乃不肯順從昭穆長幼之次委國而去非不從翦商之志也魯頌實始翦商翦乃剪之借字說文剪齊斷也與毛傳爾雅之訓齊合謂周至太王規模氣象可與商並立故曰齊商爾雅又訓翦爲勤或卽其勤王家之意就作翦滅解亦不過謂後世伐商基此豈太王預有此志以上諸說皆不從朱注者也黃先生因斷主讓周而不主讓商或又謂夫子之所言非必周家之天下亦非指商家之天下其說

本之二程子明道曰泰伯知王季之賢必能開基成王業故爲天下而三讓之也伊川曰泰伯三讓之言其公也伊川曰泰伯三以天下讓者立文王則道被天下故泰伯以天下之故而三讓之也不必革命使紂賢文王爲三公矣皇疏內已有此意或通云泰伯實應傳諸侯令讓者諸侯位耳而云讓天下者是爲天下而讓黃先生謂如其說當作以天下而讓蒙案太王之翦商未嘗明言其志也泰伯之不從未嘗見諸辭色也以翦商爲滅商之志本之鄭君詩箋以不從爲不從父命本之左傳杜注皆係後人想當然之說初不始於朱子也順也太伯不從乃不肯順從昭穆長幼之次委國而去非不從翦商之志也魯頌實始翦商翦乃剪之借字說文剪齊斷也與毛傳爾雅之訓齊合謂周至太王規模氣象可與商並立故曰齊商爾雅又訓翦爲勤或卽其勤王家之意就作翦滅解亦不過謂後世伐商基此豈太王預有此志以上諸說皆不從朱注者也黃先生因斷主讓周而不主讓商或又謂夫子之所言非必周家之天下亦非指商家之天下其說

規模日以强盛既有克家之賢子復得命世之聖孫一則曰有聖瑞再則曰有聖表當時天意人事必有較著彰明者故詩皇矣曰帝作邦作對自泰伯王季而殷則曰殪一日周之代商先幾已可預決此太王避狄遷岐之日所謂始願不及此者也太王本諸侯也而曰我家有興者其在昌乎諸侯而興非有天下而何詩曰實始翦商雖出後人之追頌而其實代商有天下氣運已始基於此而泰伯適於是時而亡去使後人想象高風謂其從父命之立弟可謂其不從

父命之代商亦無不可蓋翦商之志即武王孟津之心古今之大權也讓國之誠即文王服事之心天地之常經也二者固並行不相悖若以太王之翦商謂即葬操之志豈武王之伐紂眞有慚於舜禹之心乎故夫子兩言至德一爲文王發對武王誓師而言以文王之至德明武王之不得已而非有憾於武王也一爲泰伯發對太王翦商而言以泰伯之至德形太王之有先見而非不滿於太王也然而太王之翦商未嘗明言其志也而泰伯之讓國亦未嘗明言其故所以證太王之先見時事處於不得已各全心之所

自安是以夫子歎其不可及而低徊周之至德不置也夫曰周之德統辭也讓以受者言故其說主讓周三讓者王季也文王則所讓在一家德之所及幽而遠是惟泰伯一人之至德也讓以施者言即不妨主讓商三讓者泰伯也王季也文王也則所讓在天下德之所被大而公斯乃周家一代之至德也王季之勤在王家文王之事以天下而以泰伯之始讓開其端故曰三以天下讓王季之德紀於書文王之德詠於詩而惟泰伯之大讓無其名故曰民無

得而稱非夫子一再明之發其微以闡其國焉誰克知周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哉

王注云云疏曰邢疏引史記吳世家云泰伯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而王季歷之兄也季歷賢而有聖子昌太王欲立季歷以及昌於是泰伯仲雍二人乃奔荆蠻文身斷髮示不可用以辟季歷季歷果立是爲王季而昌爲文王泰伯之奔荆蠻自號句吳荆蠻義之從而歸之千餘家立爲吳泰伯泰伯卒無子弟仲雍立是爲吳仲雍卒子季簡立季簡卒子叔達立叔達卒子周章立是時周武王克殷求泰伯仲雍之後得周章周章已君吳因而封之乃封周章弟虞仲於周之北故夏墟是爲虞仲列爲諸侯是泰伯讓位之事也

子曰恭而無禮則勞愼而無禮則葸注葸畏懼之貌也言愼而不以禮節之則常畏懼也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注馬曰絞絞刺也釋文葸絲里反鄭云憯質貌絞古卯反鄭云急也

正義曰朱注無禮則無節文故有四者之弊韓詩外傳曰禮者首天地之體因人之情而爲之節文者也又曰治氣養心之術莫徑由禮莫愼一好淩次仲校禮堂集云孔子言恭愼勇直四者無禮之過而獨不云學而無禮之弊又言好仁好知好信好直好勇好剛六者不好學之蔽而獨不云好禮不好學之思而勇而無禮與好勇不好學同謂之亂直而無禮與好直不好學同謂之絞由此觀之聖人之所謂學卽指禮而言蒙案禮者中制也恭無禮則面柔體柔病於夏畦愼無禮則畏首畏尾憂類杞人勇無禮則行軍暴虎悖逆忘身直無禮則證父攘羊矯情戾衆蓋恭與愼皆柔德柔之過當克之以高明勇與直皆剛德剛之過當克之以沈潛聖人之學無非裁其過不及以歸於中正而已矣此治氣養心之術也仲尼燕居子曰敬而不中禮謂之野恭而不中禮謂之給勇而不中禮謂之逆曲禮曰毋不敬敬且不可不中禮而況四者各有剛柔之偏哉

何注云云疏曰云葸畏懼貌者葸正字作諰借作猥鄙俗作葸說文諰思之意也言且思之意心有所懼也方言愼憂也又云愼思也廣雅釋言葸愼也廣雅

之惠即本方言之思荀子彊國篇雖然則有其諰矣注懼也又議兵篇諰諰然常恐天下之一合而軋己也注懼貌漢書刑法志引作鰓鰓乃鰓之俗注蘇林曰讀如慎而無禮則葸之葸文選魏都賦誰勁直而無猥曾靈光殿賦心猥猥而發悸注懼貌亦引此經以證皇疏謂畏懼過甚是也釋文引鄭注云憨質貌曾子立事篇云人言善而色葸焉近於不悅其言注謂不悅懌之貌此皆引申之義與慎而無禮不相切馬注云疏曰云絞刺者意借絞爲矯絞刺即矯戾也弼戾即矯戾亦即絞刺左傳杜注正已之心爲正人之曲爲直直而無禮則矯枉過正故證法解曰恆很遂過爲刺釋文誤音刺爲七肆反疏遂以刺爲從束聲之刺謂譏刺他人之非非馬氏意也釋文又引鄭注云絞急也朱子本之訓急切此以絞之本字引申之說文絞縊也士喪禮絞橫三縮一注所以收束衣服爲堅急者也以布爲之雜記疏兩股相交謂之絞左昭元年傳叔孫絞而婉注切也曾子多靡至言

往至絞注謂急也此絞字引申之義不如馬注借矯爲長

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偷注包曰君能厚於親屬不遺忘其故舊行之美者也則民皆化之起爲仁厚之行不偷薄也釋文偷他侯反周禮小司寇音義云偷徐氏吐豆反汗簡引篤作竺

正義曰朱注君子謂在上之人也吳氏棫曰君子以下當自爲一章乃曾子之言也蒙案漢書平帝紀元始五年詔引上二句顏注此論語載孔子之辭也禮記少儀注齊語正月之朝篇注俱引下二句題孔子曰是此四句宜與上分作兩章而鄭君與韋宏嗣顏師古皆指實爲孔子之言吳氏屬之曾子臆度也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其親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是以禮有失親失故之戒律有議親議故之條包注云疏曰云興起也從㚔從同謂同力㚔起也訓篤爲厚者爾雅釋詁篤厚也乃竺之借字汗簡引古論正作竺說文竺厚也又有篤亦訓厚讀若篤篤馬行頓遲案篤固借字竺篤似亦薄之通借薄厚也害人之艸往往而生厚則薄甚也訓

偷爲薄者說文無偷字偷薄之字正作愉心部愉薄也又女部媮巧黠也乃偷盜之正字愉又有暫義經訓若旦字亦作偷詩視民不恌雅之恌傷恌愉也周禮大司徒以俗教安則民不愉注愉謂朝不謀夕哀記哀肆日偷左文十七年傳齊君之語偷漢書路溫舒傳媮爲一切注皆訓苟且黃先生云此經偷對故舊言訓爲暫義正通凡經傳中媮偷字訓薄訓暫訓苟且皆正字當作愉愉之訓取者正字當作媮

履薄冰注孔曰言此詩者愉己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矣小子弟子也呼者欲使聽識其言也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注鄭曰啓開也曾子以爲受身體於父母不敢毀傷之故使弟子開衾而視之也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注孔曰言此詩者愉己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矣小子弟子也呼者欲使聽識其言也

釋文兢居陵反夫音符說文訟字下引經啓作跂論衡四諱篇引作開避漢景帝諱也文選歎逝賦注引誤作起陳龍川集引而今而後無上而字則以而後二字連下讀者非也

正義曰朱注曾子以其所保之全示門人而言其所以保之之難如此至於將死而後知其得免於毀傷也小子門人也語畢而又呼之以致反覆丁甯之意其警之也深矣黃先生曰禮載曾子易簀事曰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又載子張病召申祥而語之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吾今日其庶幾乎合此經觀之知賢者之自勵如此呂介孺謂孔曾相傳得力於戰兢之十二字曾子曰吾知免夫非謂免於毀傷蓋戰兢之心死而後已闡發經意亦懽朱子引范氏說以虧身虧行分言失之也人惟保行斯保身此所以戰戰兢兢也蒙案范氏言虧行張敬夫言傷性或又推言殺身成仁舍身取義皆係節外生枝孝經開宗明義夫子謂曾子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而引詩戰兢三句於諸侯章以統上下內則曾子曰孝子之身終終身也者非終父母之身終其身也祭義曾子曰身也者父母之遺體也行父母之遺體敢不敬乎又樂正子春引曾子聞諸夫子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無人爲大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不虧其體不辱其身可謂全矣故君子頃步而弗敢忘孝也壹舉足而不敢忘父母是故道而不徑舟而不游不敢以先父母之遺體行殆壹出言

而不敢忘父母是故惡言不出於口忿言不反於身不辱其身不羞其親可謂孝矣蓋人惟不敢忘父母自能保其行全其性而善終其身未有離其身而空言性行者也曾子一生主敬臨終猶戒慎恐懼若幸免正恐其難免而戰兢之心靡盡矣

鄭注云云疏曰云啓開者釋名小爾雅皆云啓開也啓乃启之借說文啓教也启開也又有晉訓省視也廣雅釋詁晉視也釋言鏡也以启訓開云開衾而視之尚須添字不如作晉訓省視黃先生謂曾子自述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注馬曰孟敬子魯大夫仲孫捷也曾子言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言可用也

宋石經敬作欽

正義曰朱注問之者問其疾也言自言也鳥畏死故鳴哀人窮反本故言善此曾子之謙辭欲敬子知其所言之善而識之也皇疏引李充曰人之所以貴於禽獸者以其慎終始在困不撓也禽獸之將死不遑擇音唯吐窘急之聲耳人若將死而不思令終之言唯哀懼而已者何以別於禽獸乎是以君子之將終

必存正道不忘格言臨死易簀困不違禮辨論三德大加明訓斯可謂善言也或問不直云曾子曰而云言曰者欲重曾子臨終言善之可錄故特云言也又一通云出己曰言答述曰語曾子臨終綿困不堪答述直出己之懷而已然大賢困不至此也

馬注云云疏曰檀弓悼公之喪季昭子問於孟敬子曰爲君何食敬子曰食粥天下之達禮也吾三臣者之不能居公室四方莫不聞矣勉而爲瘠毋乃後人疑夫不以情居瘠者乎我則食食鄭注敬子武伯之出辭氣能順而說則無惡戾之言入於耳也邊豆之事則有司存注包曰敬子忽大務小故又釋文遠于萬反近附近之近倍蒲侮反高麗本無乎字盬纇論鈃石章丞相史引鄭長孫曰君子正顏色則遠暴嫚矣出辭氣則遠鄙倍矣漢書藝文志道家有鄭長者一篇六國時人或述曾子語也

子名捷金氏仁山曰其任情棄禮如此生不能事死又薄之宜曾子諄諄戒之也其後卒證曰敬因曾子之言而改者歟

包注云云疏曰皇疏引繆協曰曾子謙不以遠理自喻且敬子近人故以常言悟之冀其必納也是申包注欲戒敬子之意邢疏云左傳魏顆父病困命使殺妾以殉又晉趙孟孝伯疾將死其語偷又晉程鄭問降階之道鄭然明以將死而有惑疾此皆將死之時其言變常而曾子乃云言善者但疾患有淺深淺則神正深則神亂故魏顆從父治命不從亂命且曾子大賢至困猶善其中庸已下未有疾病天奪之魄苟欲偷生則趙孟孝伯程鄭之徒不足怪也邢氏申包注意爲較精

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注鄭曰此道謂禮也動容貌能濟濟蹌蹌則人不敢暴慢之也正顏色能矜莊嚴栗則人不敢欺謀之也出辭氣能順而說則無惡戾之言入於耳也邊豆之事則有司存注包曰敬子忽大務小故又釋文遠于萬反近附近之近倍蒲侮反高麗本無乎字盬纇論鈃石章丞相史引鄭長孫曰君子正顏色則遠暴嫚矣出辭氣則遠鄙倍矣漢書藝文志道家有鄭長者一篇六國時人或述曾子語也

正義曰朱注貴猶重也容貌舉一身而言暴粗厲也慢放肆也信實也正顏色而近信則非色莊也辭言語氣聲氣也鄙凡陋也倍與背同謂背理也言道雖無所不在然君子所重者在此三事而已是皆修身之要爲政之本學者所當操存省察而不可有造次顛沛之違者也若夫籩豆之事器數之末道之全體固無不該然其分則有司之守而非君子之所重矣皇疏凡人相見先觀容儀次見顏色次接言語暴慢

鄙倍同是惡事故曰遠而信是善事故云近也顏延之云動容則人敬其儀故暴慢息也正色則人達其誠故信者立也出辭則人樂其文故鄙倍絕也蒙案鄭君以道指禮謂在上者動正出必以禮則民自以禮應而遠之信之也朱子以動出二字無工夫因謂身自遠之自近之然正以禮則動出必以禮可知或言遠或言近皆互文見義三斯字猶動之斯來之斯之三變動容貌望之儼然則人自不敢暴慢矣正顏色即之也溫則人自近而親信矣出辭氣聽其言也厲則人自不敢鄙倍矣禮表記所謂君子不失足於人不失色於人不失口於人也

鄭注云云疏曰云此道謂禮者說苑修文篇曾子有疾孟儀往問之曾子曰鳥之將死必有悲聲君子集大辟必有順辭禮有三儀知之乎君子修禮以立志則貪欲之心不來君子思禮以修身則怠惰慢易之節不至君子修禮以仁義則忿爭暴亂之辭遠若夫嘗舉論語問不能問寡若無若虛之義穎達對曰聖人設教欲人謙光己雖有能不自矜大仍就不能之苑言禮即此經之道鄭注所本也包注云云疏曰云邊豆禮器者爾雅釋器木豆謂之豆竹豆謂之邊周禮天官邊人掌四邊之實醢人掌四豆之實豆盛菹醢邊盛棗栗並容四升柄尺二寸下有跗以供祭祀享燕故云禮器也云忽大務小者邊豆比三禮爲小事故曾子先戒上三禮若執器行禮之事則有司存邪疏以司存二字連讀謂有人主守也皇疏有司謂典邊豆之官也又引繆協云邊豆禮器可以致敬於宗廟者言人能如上三貴則祝史而不校注包曰校報也言見注馬曰友侵犯而不校之也　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

陳信無愧辭故有司所存邊豆而已

謂顏淵也

史通序傳篇引昔者吾友作吾之先友邢本校作校

正義曰朱注校計較也顏子之心惟知義理之無窮不見物我之有閒故能如此舊唐書孔穎達傳太宗嘗舉論語問不能問寡若無若虛之義穎達對曰聖人設教欲人謙光己雖有能不自矜大仍就不能之

人求訪能事已之才藝雖多猶以爲少仍就寘少之
人更求所益已之雖有其狀若無已之雖實其狀若
虛非惟匹庶帝王之德亦當如此夫帝王之內蘊神
明外須元默使深不可測度不可知易稱以蒙養正
以明夷莅眾若其位居尊極炫耀聰明以才陵人飾
非拒諫則上下情隔君臣道乖自古滅亡莫不由此
也朱子或問引洪氏說曰吾固能矣豈不猶有所未
能彼固不能矣然或不能於此而能於彼也吾固多
矣豈不猶有所闕彼固寡矣然或失於此而得於彼
下事有斷不可自以爲能與多者又有不得不以能

問不能多問寡者故曾子制言上曰長實深藏若虛
君子有盛教如無非矯情亦非忘情也四句本一貫
下二句分貼上二句若無若虛者特形容其至誠之
虛心而問不能問寡者乃虛心之見端也唐書孔穎
達與太宗問對獨孤及上疏陳政事皆引此經爲孔
子語周必大二老堂雜誌深詆其誤然陸稼書謂此
去聖人地位不遠余觀曾子之語氣似屬夫子平日
教人之言而顏子嘗用力於斯斯此聖教也從事於
斯學此聖教也顏子得爲仁之目曰請事斯語曾子
無爭此夫子所謂鄉愿非君子也又有一等人激爲
高論託於萬物一體謂在已在人初無有異無所容
爭此老莊之論亦非君子也後儒申謝說不出於陸
氏所斥之二弊以此制行則決爲鄉愿老莊以此論
事則不能屈服乎人心蓋讀書之不可不精者如此
蒙案史漢韓信傳云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愚者千慮
必有一得蓋古今之義理無窮耳目之聰明有限天
下事有斷不可自以爲能與多者又有不得不以能

嘉好學之功曰從事於斯即是斯語請事斯則從事於斯矣惟其從事於問不能問寡若無若虛之聖教故願無伐善無施勞惟其從事於犯而不校以及人仰彌高而鑽彌堅庶幾斯道之卓爾博我文而約我禮猶是善誘之循然顏子嘗從事於斯矣不無妄勉之分曾子則願請事斯語而有今昔之感也皇疏引江熙曰稱吾友言已所未能也

包注云云疏曰云校報也者小爾雅廣言同蓀策云足以校於秦矣左僖二十三年傳有人而校注皆云報也邢本作校朱子訓計較校皆說文所無廣雅釋詁校度也國語晉注校考也周禮鄭人注校猶數也皆計校之引申通訓以爲交之借凡校兵校讎皆互相接兩相比之義小爾雅又云校交也

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注孔曰攝君之政令也可以寄百里之命注孔曰六尺之孤謂幼少之君也可以寄百也奪者不可奪之也君子人與君子人也一本作君子人也玉篇引託臨大節而不可奪也注大節者安國家定社稷作俛古史弟子傳奪也作者風俗通過譽篇晉書

閻徵傳皆引此爲孔子語

正義曰託寄說文互訓玉篇引論語託作俛俛亦寄也屬以言爲託屬以人爲俛此經本託孤字應作俛要之二字經傳皆通用六尺之孤周禮大司徒鄉大夫疏儀禮喪服傳疏皆引鄭注謂年十五已下也蓋踐祚之冲人未能自立憑託顧命大臣如太甲託伊尹成王託周公是也百里畿內外班祿之地最大者易曰震驚百里孟子王制皆曰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百里則國之最大者也或謂周禮下臣曰命周禮大宗伯八命作牧九命作伯注謂上公有功德者加命爲二伯百里之命謂命以公侯之封寄以牧伯之任如唐虞之四岳商周之二伯者也節說文竹約也引申之爲節目爲錯節皆謂事之難處者大節猶言大關節臨大節猶言當大任投大艱也奪兌之借說文兌彊取也奪郎奪其孤奪其命惟臨大節不可奪乃眞見其可以託可以寄黃先生謂

舉其變以申言之而非分言才德也朱云文集子臨大節而不可奪也貳上二句夫託孤寄命諒而無大變未見其難也惟其幾微之閒義理精明危疑之時志意堅定雖國勢搶攘人心搖兀猶能保輔幼孤而安其社稷維持百里而全其生靈利害不能移其見死生不能易其守故曰臨大節而不可奪也斯足以當夫所謂可以託可以寄矣朱子集注分上二句爲才下一句爲節而以經文大節訓節操似不如文集爲較勝蓋以其所可決其所不可即以所不可還證其所可入則能保六尺之幼君出則能治百里之大國安國家於磐石定社稷於苞桑而不必於平時見其才亦不徒以一死徇其節吳語云危事不可以爲安死事不可以爲生則無爲貴知矣是必有深沈坐照之定識而又有鎮靜不搖之定力所謂任重而道遠士不可以不宏毅也而才節自在言外矣朱注云與疑辭也決辭設爲問答以深著其必然周禮司服注疑之言擬也蓋反覆之而擬諸形容事業不外乎性功經濟必本乎學問漢詔所謂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有非常之人然後能爲非常之事故釋文末句無人字蓋謂君子之人而後有君子之德也皇疏引繆協曰夫能託六尺於其臣寄顧命於其下而我無二心彼無二節授任而不失人受任而不可奪故必齊同乎君子之道審契而要終者也非君子之人與君子者孰能要其終而均其致乎繆說以與作相與解雖新奇然令人慨想先主武侯君臣相得之難也

孔注云云疏曰周禮地官鄉大夫辨其可任者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賈疏七尺謂年二十知者韓詩外傳二十行役與此國中七尺同則知七尺謂年二十六尺謂年十五論語云可以託六尺之孤鄭注六尺之孤年十五以下彼六尺亦謂十五鄭謂以下者正謂十四以下亦可以寄託非謂六尺可通十四以下也鄭知六尺年十五者以其國中七尺爲二十對六十野云六尺對六十五晚校五年明知六尺與七尺早校五年故以六尺爲十五也案準此疏二十以外八長八尺稱丈夫

其升降大約五年當一尺則論語六尺之孤當十五
孟子五尺之童當十歲乃春風堂隨筆云古以二歲
半爲一尺五尺是十二歲半十五歲則稱六尺然鄭
注六尺之孤謂年十五以下蓋周禮賦役之法言六
尺者必以十五歲而論語云六尺之孤則十五以下
皆可以六尺該之不必太泥也集證又云古尺校今
尺止七寸四分則所謂五尺者今三尺七寸也六尺
者今四尺四寸四分也七尺者今五尺一寸八分也
文王十尺當今七尺四寸湯九尺當今六尺六寸六

分古人以七尺爲斷今人以五尺爲斷非古人長而
今人短尺之長短異也案古人論尺度如蔡伯喈等
皆謂夏十寸殷九寸周八寸未聞古尺較今止得七
寸四分也人長八尺見於考工記未聞古以七尺爲
斷也當再詳考云寄命攝君政令者說文命使也令
發號也在事爲令在言爲命散文則通皇疏幼孤云
託教令云寄者託是長憑無反之言寄是暫寄有反
之日君身尊重示長憑於阿衡故云託教命待君年
長而還自裁斷是有反也皇氏意如周公攝政七年

復子明辟是以託孤攝政爲聯事然託與寄究無大
異故黃先生以命爲國祚謂君相有造命之權可寄
命者能綿國家福祚之命也然又何必定限百里之
國耶
何注云云疏曰云安國家定社稷若預知後人有以
節爲節操者故特以此爲大節不可傾奪之之指國
家社稷也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注包曰宏大也
毅強而能決斷也士宏毅然後能負重任致遠路也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

亦遠乎注孔曰以仁爲己任重莫重焉死而後已遠莫遠焉
釋文毅魚氣反後漢書祭遵傳注張衡傳注文選思
元賦注晁補之雞肋集引皆作孔子語
正義曰朱注宏寬廣也毅强忍也非宏不能勝其重
非毅無以致其遠仁者人心之全德而必欲以身體
而力行之可謂重矣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可謂
遠矣程伯子曰宏而不毅則無規矩而難立毅而不
宏則隘陋而無以居之宏大剛毅然後能勝重任而
遠到蔡弘包注訓大而朱子易爲寬廣義實相足
成也弘本宏之借說文弘弓聲也宏屋深響也深則

高大而寬廣故爾雅釋詁弘宏皆訓大詩民勞箋又訓弘爲廣易坤傳含宏光大崔注含宥萬物爲宏光大卽廣大法言修身篇其爲中也弘深弘深則寬容廣大矣字又通作泓吳都賦注引說文泓下深大也又通作閎旅呂覽孟冬紀其器宏以奔月令宏作閎漢書司馬相如傳必將崇論閎議史記閎作旅此皆一聲之通轉也毅包訓强而能決斷而朱子易爲强忍義亦相足成也後儒申朱注以毅爲持久黃先生謂楚語强忍犯義毅也卽證上文毅而不勇是毅乃決於犯義之忍非耐久之忍剛者堅强不屈撓毅者決斷無游移古無强忍持久之說也蒙案毅本兼善惡說文毅妄怒也一曰有決也能決於義曰有決決不合義曰妄怒猶楚語忍於犯義謂之毅決於取義亦得謂之毅亂之爲治臭之爲香美惡不嫌同訓也要之毅之通訓曰果敢字亦作惈憨左宣二年傳殺敵爲果致果爲毅周語致戎以果毅楚語毅而不勇韋注毅果也惟其果敢而强忍乃能決斷而持久果於取義則强忍有決而致勝爾雅釋詁所以訓毅爲

勝也敢於犯義則强忍亂妄而致困廣雅釋言所以訓毅爲困也此又一義之引申也禮表記曰仁之爲器重其爲道遠舉者莫能勝也行者莫能致也故執德不可以不宏近仁不可以不毅士將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克復必反之以盡己忠恕則推之以盡人當仁不肯讓於師而欲立立人欲達達人惟恐一夫之不獲所謂天下歸仁也非廣大而能寬容如是乎不仁不使加乎身而行一不義殺一不辜雖得天下而不爲所謂强恕求仁也非强忍而能決斷如是乎故任重特乎宏要之毅而不宏亦不毅亦不足以任重而得力於宏者爲多致遠特乎毅要之宏而不毅亦不足以致遠而得力於毅者爲多重與遠非一致而宏與毅須兼資蓋爲仁必期於剛德夫子所以思見剛者思狂狷狂者有爲近於宏志高大而樂於進取狷者有守近於毅志決斷而有所不爲斯道必屬於狂狷故士不可以不宏毅也士苟有志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始也修己以安人繼也成己以成物直至身死而與天地並參斯已焉皇疏已止也止於死而重

任自茲息遠道仍未有艾也蓋欲爲天地彌其憾而無如堯舜病其難重何如哉遠何如哉

子曰興於詩注包曰興起也言修身當先學詩也立於禮注包曰禮者所以立身也成於樂注孔曰樂所以成性也

正義曰朱注詩本性情其爲言既易知而吟詠之間抑揚反覆其感人又易入故學者之初所以興起其善心而不能自已者必於此而得之禮以恭敬辭遜爲本而有節文度數之詳可以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故學者之中所以能卓然自立而不爲事物之所搖奪者必於此而得之樂有五聲十二律更唱迭和以爲歌舞八音之節可以養人之性情而蕩滌其邪穢消融其渣滓故學者之終所以至於義精仁熟而自和順於道德者必於此而得之是學之成也朱子申集解以志據依爲用功之次序興立成爲成功之效驗此一說也皇疏引王弼云此言爲政之次序也夫喜懼哀樂民之自然應感而動則發乎聲歌所以陳詩採謠以致民志既見其風則損益基焉故因俗立制以達其禮也矯俗檢刑民心未化故又感以聲樂以和其神也若不採民詩則無以觀風風乖俗異則禮無所立禮若不設則樂無所樂樂非禮則功無所濟故三體相扶而用有先後也或申王說謂經言王者之化美刺見於風詩輶軒採之所以示勸懲而正風俗發情止禮賴有制度品節之分所以植綱常而定民志樂則昭德象功作於王化既成之後所以見至治之成效此又一說也蒙案內則十年出就外傅學書計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習射御二十而冠始學禮舞大夏則與此經先禮後樂不符故朱子謂此三者非小學傳授之次乃大學終身所得之難易先後淺深而皇疏謂輔嗣之言可思抑知王道不外乎聖功新民即本於明德故廣延教胄子詩樂幷於一官而先有秩宗以典禮周官冶萬民禮樂不分二職而專設輶軒以采詩冶己即冶人之學作君兼作師之人詩禮樂總此成書興立成初無異術謂儒生之學業可謂帝王之治道亦無不可也乃韓李筆解又有三經一原之說謂三者皆起於詩詩發乎情止乎禮義是立於禮也詩刪而樂正是

成於樂也抑知五經加五行更迭用事無一不相關通漢書藝文志謂五者蓋五常之道相須而備而易爲之原與天地爲終始禮樂志云六藝之道同歸而禮樂之用爲急則不得以詩貫禮樂況乎發情止禮詩序屢之變風變雅又不可以賅全詩也包注云疏曰云興起也者說文同廣雅釋詁舉也生也周禮舞師注猶作也考工記弓人注猶動也發也皆一義之引申也春官太師職曰興先鄭注興者託事於物大司樂興道諷誦注興者以善物喻善事

詩可以興孔注引譬連類也義與起微別詩序曰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情動於中而行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故詩有六義焉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太師教六詩次第與序同鄭注賦之言鋪陳今王政教善惡比者比方於物興者託興於物樂記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好惡動於中而適觸於物假以明志謂之興而以言乎物則比矣以言乎事則賦矣要之迹其志之所自發情之不能已者皆出於興故凡託鳥獸草木以成言者皆興也賦顯而興隱比直而興曲毛傳標興凡百十六篇此作詩者之興也而學者即可以意會曹鑑倫曰拘迫而驟期則聰明阻詠歌而反復則性情生故興所以得於詩性情正則身無不修矣云禮所以立身者史記禮書云禮由人起人生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忿忿而無度量則爭爭則亂先王惡其亂故制禮義以分之養人之欲給人之求使欲不窮於物物不屈於欲二者相待而長是禮之所起也故禮者養也稻粱五味所以養口也椒蘭芬芳所以養鼻也鐘鼓管絃所以養耳也刻鏤文章所以養目也疏房牀第所以養體也君子既得其養又好其辨也所謂辨者貴賤有等長少有差貧富輕重皆有稱也漢書禮樂志云治身者斯須忘禮則暴嫚入之矣爲國者一朝失禮則荒亂及之矣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

能節也聖人能爲之節而不能絕也故象天地而制禮樂所以通神明立人倫正性情節萬事者也人性有男女之情婚姻忘之則爲制婚姻之禮有交接長幼之序爲制鄉飲之禮有哀死思遠之情爲制喪祭之禮有尊尊敬上之心爲制朝覲之禮哀有哭踊之節樂有歌舞之容正人足以副其誠邪人足以防其失故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以治內而爲同禮以修外而爲異同則和親異則畏敬和親則無怨畏敬則不爭揖讓而天下治者禮樂之謂也輔漢卿曰禮之規矩森嚴綱目明備外足以固人之肌膚筋骸內足以禁人之非心逸志呂東萊曰操存則血氣循軌而不亂收斂則精神內守而不浮黃先生曰內而起居出入之微外而尊卑親疏之節各有所持循存於心者莊敬日强非僻無自入施諸事者固執而允蹈之不爲習俗所搖故立所以得於禮

孔注云疏曰云樂所以成性者黃書禮樂志云樂者聖人之所樂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風易俗易故先王著其教焉夫民有血氣心知之性而無哀樂喜怒之常應感而動然後心術形焉是以纖微瘨痒之音作而民思憂閻諧嫚易之音作而民淫亂先王恥其亂也故制雅頌之聲本之性情稽之度數制之禮儀合生氣之和導五常之行使之陽而不散陰而不集剛氣不怒柔氣不懾四暢交於中而發作於外皆安其位而不相奪也足以感動人之善心而不使邪氣得接焉是先王立樂之方也黃先生曰樂記言大樂必易與天地同和行而樂之樂也樂所以化拘苦之迹宣沈鬱之情記又言著不息者天也禮樂斯須不去身君子之於樂以暇豫之時養和平之氣所以防閒斷之弊密涵養之功也史記樂書云萬民感蕩滌邪穢斟酌飽滿以飾厥性故成所以得於樂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注由用也可使知者百姓能日用而不知也

鄭君六藝論引民作人

正義曰儀禮喪服傳疏引鄭君注曰民冥也其見人道遠後漢書方術傳注引鄭注曰由從也言王者設教務使人從之若皆知其本末則愚者或輕而不行又書堯典疏引六藝論云若堯知命在舜舜知命在禹猶求於羣臣舉於側陋上下交讓務在服人孔子曰人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此之謂也論與注意同皆謂愚民不可使盡知本末也深得不可二字之恉朱注云民可使之由於是理之當然而不能使之知

其所以然也程叔子曰聖人設教非不欲人家喻而戶曉也然不能使之知但能使之由爾若曰聖人不使民知則是後世朝三暮四之術也豈聖人之心乎或問云理之所當然者所謂民之秉彝百姓所日用者也聖人之爲禮樂刑政皆所以使民由之也其所以然則莫不原於天命之性雖學者有未易得聞者而況於庶民乎其曰不可使知之蓋不能使之知非不使之知也程朱二子之意正與鄭君注合蒙案說文脫由字盡即費之古文費木生條也引申之爾雅釋詁訓自詩由房由敖鄭箋訓從易由豫由頤虞注訓自從廣雅釋詁由行也乃油之借又通於迪爾雅說文迪道也可使由即由日用倫常之道所謂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人性皆善本無可使不可使之分教思無窮豈存可使不可使之見然而由與知無不可而使則有可有不可以其爲凡民也當其可而不急使之何以安處善而樂循理強不可而驟使之適以生惑志而啓機心蓋天德未易遽明民質未易遽化聽之不忍迫之不能惟有盡吾使之之心之說也列子堯時康衢童謠曰立我烝民莫非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此不知之說也何注云疏曰云由用也者小爾雅由用也詩禮箋注多同蓋假借作以由以用一聲之轉也百姓日用而不知易傳文是疏謂元亨日新之道百姓日用而生是爲天道而非人道矣又引張憑曰爲政以德則各得其性天下日用而不知故曰可使由之若爲政

以刑則防民之爲奸民知有防而爲奸彌巧故曰不可使知之言爲政當以德民由之而已不可用刑民知其術也是以德刑分屬二句未免節外生枝

子曰好勇疾貧亂也注包曰好勇之人而患疾己之貧賤者必將爲亂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注孔曰疾惡太甚亦使其爲亂也

釋文好呼報反論衡問孔篇引而作之

正義曰朱注好勇而不安分則必作亂惡不仁之人而使之無所容則必致亂二者之心善惡雖殊然其生亂則一也義府云生民之慘莫大於亂而天下之已甚之意或謂僞周之禍張柬之不從辭季昶劉幽求之言卒使三思再亂此去草不除根之明驗又不得以已甚爲辭然要在審其輕重緩急何如大全之論可采也

包孔注云疏曰包云必將爲亂孔云亦使爲亂似以上下相承爲言蓋不處非道之富貴不去非道之貧賤惟仁者爲能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又不好學而無禮所以疾貧而將亂而乃疾之已甚焉則必悖逆作亂矣此孝悌所以爲仁之本也

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

注孔曰周公
者周公旦也
釋文吝力刃反又力愼反本亦作悋皇本使上有設
字已下有矣字高麗本有矣字顧氏家訓治家篇引
如作雖

正義曰朱注才美謂智能技藝之美驕矜吝鄙嗇
也驕吝雖有盈歉之殊然其勢常相因蓋驕者吝之
枝葉吝者驕之本根故嘗驗之天下人未有驕而不
吝吝而不驕者也程叔子曰此甚言驕吝之不可也
誠有周公之德則自無驕吝若但有周公之才而驕
吝焉亦不足觀矣蒙案說文馬高六尺爲驕此本義

也假借爲喬孝經在上不驕鄭注無禮爲驕左隱三
年傳驕奢淫泆杜注謂恃己淩物此用借字也樂記
敖辟喬志坊記富斯喬佾書大傳禦貌於喬忿此用
正字也字又作憍廣雅釋詁憍傷也公羊襄十九年
傳爲其憍蹇莊子達生篇方虛憍而恃氣此用俗字
也吝說文恨惜也文選琴賦注引作貪惜也字亦作
悋俗作恡恡方言十九貪而不施或謂之悋悋恨也
廣雅釋詁恡恨也家語致思篇甚恡於財注嗇甚
也逸周書嘗麥解周公曰不驕不恡時乃無敵此即

周公自道其生平之學問夫子因轉其語以戒天下
後世之有才而無德者書金縢周公自言予仁若考
能多才多藝能事鬼神則周公之才美可見說苑周
公攝天子位七年布衣之士執贄所師見者十二人
窮巷白屋所先見者四十九人時進善者百人教士
者千人官朝者萬人當此之時誠使周公驕而且恡
則天下賢士至者寡矣又周公戒伯禽曰子其無以
魯國驕士矣我文王之子也武王之弟也今王之叔
父也又相天子吾於天下亦不輕矣然嘗一沐而三

握髮一食而三吐哺猶恐失天下之士吾聞之曰德
行廣大而守以恭者榮土地博裕而守以儉者安祿
位尊盛而守以卑者貴人眾兵強而守以畏者勝聰
明睿智而守以愚者益博聞多記而守以淺者廣此
六守者皆謙德也易曰有一道大足以守天下中足
以守國家小足以守其身謙之謂也戒之哉子其無
以魯國驕士矣據此則周公之不驕吝又可見夫周
公之所以足觀者以其有才而又有德也設使無德
而驕吝焉則其才雖美皆爲餘事而不足觀矣皇疏

其餘謂周公之才技也引王弼曰人之才美如周公設使驕悋其餘無可觀者言才美以驕悋棄也況驕悋者必無周公才美乎假無設有以其驕悋之鄙也

孔注云云疏曰云周公旦者君陳之後爲王朝卿士者有周定公春秋時有宰周公忌父周公閱周公楚

故別之曰周公旦也

子曰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注孔曰穀善也言人可得言必無及也

所以勸人於學也

釋文穀公豆反鄭及孫綽祿也易孫音亦鄭音以豉反皇本也下有已字

正義曰孔鄭義皆本爾雅孔訓穀爲善言學之久而不至於善不可得言必無也是改經文易爲可又須添必無此理以足其義此說之迂曲而不可通者也

鄭訓穀爲祿朱子本之謂至當作志言爲學之久而不求祿如此之人不易得也皇疏引孫綽云三年學足以通業可以得祿雖時不得祿得祿之道也不易得已者猶云不亦已得也朱子既改至爲志孫氏又改易爲亦此說更迂曲而不可通也惟張南軒解曰學之久而不至於善則亦難乎其得之矣苟知其所以用力必有月異而歲不同者趙鹿泉謂我欲仁斯仁至矣言其至之不難所以破人之畏難苟安三年學不至於穀言其至之不易所以勉人之孫志時敏也是皆以穀訓善而用意較爲直截蒙案穀本百穀之總名穀所以生養人故爾雅釋言云穀生也穀所以爲廩祿故釋言又云穀祿也爾雅釋詁穀訓善廣雅釋詁祿亦訓善穀與祿同韻在侯部皆一義之通轉也釋詁訓善又有穀郝疏云穀者張弓之善也射必至於穀猶學必至於善故穀有善義穀與穀古音同聲故史記封禪書與王不相中索隱引三蒼云中得也蓋至不至在乎力中不中在乎巧至於穀則命中語當讀穀爲穀不至於穀者不至於穀也孟子告子篇曰羿之教人射必至於穀學者亦必至於穀盡心篇曰羿不爲拙射變其穀率趙注謂張弩向的用巧之時則是至於穀謂中的不易得謂不易中也儀禮大射鄉射命中曰獲中則獲不中則失周禮師氏掌國中失之事故書中爲得杜無舌上音中與得爲雙聲故史記封禪書與王不相中索隱引三蒼云中得也蓋至不至在乎力中不中在乎巧至於穀則命中

之技巧力全矣孟子萬章篇論孔子之集大成曰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智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由射於百步之外也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夫學至於中穀所謂不思而得不勉而中從容中道周旋中禮此乃巧力完具聖智渾全之候也顏子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猶苦一間之未達雖欲從之而末由豈易得也哉豈易至也哉三年者甚言其學之久也

孔注云云疏曰云穀善也者周禮大宗伯子執穀璧注穀所以養人養善美義皆从羊故引申訓善邢本言必無也皇本作言必無及也集注考證云或疑至當訓及朱子不與其說蓋從古未有訓至爲及者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注包曰言行正義曰朱注篤厚而力也不篤信則不能好學然篤信而不好學則所信或非其正不守死則不能以善其道則亦徒死而已蓋守死者篤信之效善道者好學之功或問云此言人當節四句卽守死善道之事守死非死守謂守其身不

道也善道猶工欲善其事之善守死善道言甯死而不爲不善以害其道也又語錄云學者須以篤信爲先篤信故能好學守死故能善道能篤信好學然後能守死善道又篤信好學須要是守死善道此四者之所以更相爲用而不可缺一者也蒙案此章皇疏引江熙謂山林之士朝廷之人各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是以夫子兼宏出處之義明屈伸貴於當時也蓋儒者出處或行義以達其道或隱居以求其志志之責而後信之篤信之篤而後好之專平時務積學以善其道臨時始得行義以達其道信者信道也好者好道也學亦學道也學之爲言效也夫子嘗曰信而好古又曰好古敏求又曰信道不篤皇疏以道爲先王之道是也然而善道不獨在好學而又在當義義當見而見義當隱而隱義不當入不當居而入焉居焉適以喪其身而害其道禮儒行曰愛其死以有待也養其身以有爲也其備豫有如此者故欲行義以達其道也既能好學以善道又必守死以善道下節四句卽守死善道之事守死非死守謂守其身不

肯輕死非捨其生以求善道也平居既篤信以好學臨行又守死以善道恆求其志於隱居之先斯可達其道於行義之日故包注謂行當常然也至於邦有道而貧且賤焉是不能篤信以好學而道無可達也邦無道而富且貴焉是不知守死以善道而道將終喪也在邦如此何況天下屈伸不能當其時出處不克明其義可恥孰甚焉

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注包曰危邦不入謂始欲往也亂邦不居今欲去也臣弑君子弑父亂也危者將亂之兆也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卷八　四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釋文見賢遍反又音現後漢書獨行傳引此節潛夫論本政篇引下節邦皆作國避漢高祖諱也

正義曰此節言守死善道之事也韓詩外傳孔子曰夫學者非爲通也爲窮而不憂困而志不衰先知禍福之始而心不惑焉故聖人隱居深念獨聞獨見曾子制言下曰國有道則突若入焉國無道則突若出焉如此之謂義孟子曰天下有道以道徇身天下無道以身徇道未聞以道徇乎人者也趙注徇從也以道從身施功實也以身從道守道而隱齊氏召南曰見危不入知亂不居非徒以遠害也去就不審以及於難則亦徒死而已徒死而不足以善道豈篤信守死以善道恆求其志於隱居之先斯可達其道於行義之日故包注謂行當常然也至於邦有道而貧且賤焉是不能篤信以好學而道無可達也邦無道而富且貴焉是不知守死以善道而道將終喪也在邦如此何況天下屈伸不能當其時出處不克明其義可恥孰甚焉

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注包曰危邦不入謂始欲往也亂邦不居今欲去也臣弑君子弑父亂也危者將亂之兆也

包注云疏曰皇疏以不入爲彼國將危不須入仕不入爲未仕在外者亂邦不居爲已仕在內者則不得不以亂輕而危重其實非也

包注云云疏曰皇疏以不入爲彼國將危不須入仕不居爲我國已亂避之不居住亂時不居則始危時猶居也危者不入則亂故宜不入也是亦以未仕是也注云危將亂之兆者說文危在高而懼也晉語韋注高險也西周策注不安也周禮小司寇一曰詢國危注謂有兵寇之難亂本敵之借左宣十二年傳人反物爲亂十五年傳民反德爲亂文七年傳兵作於內爲亂包注極言臣弑君子弑父禍作於內非外寇之可比豈特危險而已哉

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

正義曰朱注世治而無可行之道世亂而無能守之節祿祿庸人不足以爲士矣可恥之甚也外注晁氏曰有學有守而去就之義深出處之分明然後爲君子之全德也蒙案曾子制言中曰君子進則能遠退則能靜豈貴其能守而已豈貴其有功也豈貴其能靜哉貴其能守也制言上曰故君子不貴興道之士而貴有恥之士也夫有恥之士富而不以道則恥之貧而不以道則恥之列女傳柳下惠妻曰君子有二恥國無道而貴恥也然則當有道之時學不足以達其道當無道之時守不足以善其道皆可恥也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注孔曰欲各專一於其職也

皇本高麗本政下有也字

正義曰朱注引程叔子曰不在其位則不任其事也若君大夫問而告者則有矣或問引胡氏曰東漢季年黨錮禍起潁川杜密去官家居每謁守令多所請託而同郡劉勝亦自蜀還閉門掃軌太守王昱見杜密獨稱季陵以箴之密謂昱曰劉勝位爲大夫見禮上賓知善不薦見惡不論隱情惜己自同寒蟬乃罪人也今密舉志義力行之賢糾違道失節之士使明府賞罰得中令聞休暢不亦萬分之一乎昱乃慚服朱子謂密是代昱行事黨錮諸賢多蹈此失蒙案薦而舉之論而糾之猶爲多事若參決其謀干預其政非炫長卽爲希寵非圖利卽係侵權徒使賢能有剋肘之患而不得盡其長易冗懷觀望之思而反欲辭其責此亦可恥之一端也莊子曰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欲各專一其職也

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注鄭曰師摯魯太師摯識關雎之聲而首理其亂者洋洋乎盈耳哉也始猶首也周道既衰鄭衛之音作正樂廢而失節聽而美之也

釋文摯音至雎七餘反洋洋音羊

正義曰朱注亂樂之卒章也史記曰關雎之亂以爲風始洋洋美盛意劉氏台拱曰始者樂之始亂者樂之終樂記曰始奏以文復亂以武又曰再始以著往復亂以飭歸皆以始亂對舉其義可見凡樂之大節

有歌有笙有閒有合是爲一成始於升歌終於合樂
是故升歌謂之始合樂謂之亂周禮太師職大祭祀
帥瞽登歌儀禮燕及大射皆太師升歌擊爲太師是
以云師摯之始也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
巢采蘩采蘋凡六篇而謂之關雎之亂者舉上以該
下猶之言文王之三鹿鳴之三云爾升歌言人合樂
言詩互相備也洋洋盈耳總歎之也自始至終咸得
其條理而後聲之美盛可見言始亂則笙閒在其中
矣孔子反魯正樂其效如此蒙案儀禮燕禮鄉飲酒

禮作樂皆分四節云工入升自西階歌鹿鳴四牡皇
皇者華此升歌也謂瑟與人聲歌於堂上也又云笙
入立于縣中奏南陔白華華黍此笙奏也謂笙入奏
於堂下也又云乃閒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
崇邱歌南山有臺笙由儀此閒歌也謂堂上之歌與
堂下之笙閒作也又云遂歌鄉樂乃合樂周南關雎
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此合樂也謂堂上堂
下衆聲俱作也凡四節具備鄉射禮工入升自西階
北面笙入立于縣中西面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

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但合樂一節而無升歌笙奏
閒歌三節皆注云志在射略於樂也大射儀工升自
西階乃歌鹿鳴三終此升歌也又云乃管新宮三終
此笙奏也但有升歌笙奏兩節而無閒歌合樂兩節
者亦志在射略於樂也此經子語魯太師摯之始關
節與禮經相發明師摯之始謂升歌也升歌爲樂之
始即語太師摯之始作也關雎之亂謂合樂也合樂
爲樂之終即語太師摯之以成也不言笙奏閒歌者
舉始終以該其全也

鄭注云云疏曰太師摯詳見適其章云始首也者爾
雅釋詁文始女之初也首人之初也云周道衰微正
樂失節者漢書禮樂志云是時周室大壞諸侯恣行
陵夷而不反桑閒濮上鄭衛宋趙之聲並出內則致
疾損壽外則亂政傷民是也云太師摯識關雎之聲
首理其亂者是以八字爲一句而訓亂爲理亂亂之
本義也說文爫部治也一曰理也幺子相亂爻治之也
又亂治也从爫从乙乙治之也爫亂爲同字義皆訓
治蒙亂之字當作敱說文敱煩也經傳皆借亂字爲

之故義多相混或遂以治亂爲反訓也史記孔子世家關雎之亂以爲風始正義曰亂理也離騷亂曰王逸注亦云亂理也廣雅釋詁同理卽治也樂記復亂以飭歸孔疏亂治也復謂舞曲終舞者復其行位而整治又復亂以武疏曰舞畢反復亂理欲退之時擊金鐃而退又治亂以相疏曰亂理也言治理奏樂之時先擊相是皆以理亂爲亂說與鄭君合魯語閔馬父曰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太師以那爲首其輯之亂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正義曰朱注侗無知貌悾悾無能貌精義程伊川曰狂則必直侗則必愿悾悾則必信自當然也而不然者僞妄之甚也不可得而知之也謂非常理也皇疏引王弼曰夫推誠訓俗則民俗自化求其情僞則險心茲應是以聖人務使民皆歸厚不以探幽爲明務使姦僞不興不以先覺爲賢故雖明並日月猶曰不知也蒙案狂也侗也悾悾也囿於氣質也不直不愿不信也變於習俗也吾不知之者探怪之之詞也猶人有是疾則必有是脈有是脈則必有是症若病狂而喪心乃反常而亂性所謂脈症不相應者也雖有良醫無從措手不知如何立方矣朱子謂甚絕之以

而爲終篇之名其實辭以卒章爲亂樂以曲終爲亂家關雎之亂以爲風始正義曰亂理也離騷曰王逸注亦云亂理也廣雅釋詁同理卽治也樂記復亂以飭歸孔疏亂治也復謂舞曲終舞者復其行位而整治又復亂以武疏曰舞畢反復亂理欲退之時擊金鐃而退又治亂以相疏曰亂理也言治理奏樂之時先擊相是皆以理亂爲亂說與鄭君合魯語閔馬父曰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太師以那爲首其輯之亂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狂則必直侗則必愿悾悾則必信自當然也而不然者僞妄之甚也不可得而知之也謂非常理也皇疏引王弼曰夫推誠訓俗則民俗自化求其情僞則險心茲應是以聖人務使民皆歸厚不以探幽爲明務使姦僞不興不以先覺爲賢故雖明並日月猶曰不知也蒙案狂也侗也悾悾也囿於氣質也不直不愿不信也變於習俗也吾不知之者探怪之之詞也猶人有是疾則必有是脈有是脈則必有是症若病狂而喪心乃反常而亂性所謂脈症不相應者也雖有良醫無從措手不知如何立方矣朱子謂甚絕之以

注孔曰狂者侗而不愿注孔曰侗進取宜直也悾悾慤愿也注包曰悾悾慤慤也宜可信也吾不知之矣注孔曰言皆與常度反故我不知也

釋文狂求匡反侗音通又勑動反王篇音同愿音願孔云謹也鄭云善也悾悾音空

注孔曰倜儻之人也宜謹愿器之小成

不知王弼謂故託之於不知似皆求深之過

孔注云云疏曰說文狂狾犬也从犬从坐坐草木妄生也故狂有進取妄行之意引申之移以說人故古文从心作悾廣雅釋詁狂癡也書洪範曰狂恆雨若鄭注狂倨慢也論語其蔽也狂孔注妄抵觸人也五行傳失威儀之制怠慢驕恣謂之狂韓非子解老篇心不能審得失之地謂之狂狂者多妄行往往徑情而直遂今不爲直而爲枉是後漢書陳忠傳所謂狂易注謂狂而易性也云侗未成器者釋文侗音通又

勑動反侗乃僮之借玉篇音同是也說文侗大貌方言十二侗壯也此侗字之本義也書顧命在後之侗傳訓侗爲稚法言倥侗顓蒙莊子山木篇侗乎其無識此經皇疏謂龍侗未成器之人是借侗爲僮也僮即童蒙之本字廣雅釋言僮稚也釋訓僮皆疾也晉語僮昏不可使謀注無知也魯語使僮子備官而未之聞邪注僮蒙不達也字又借作童太元錯童無知賈子道術篇亟兒窺察謂之慧反慧爲童鄭語而近頑童注童昏也字又借作憧大戴禮王言篇大夫忠而士信民敦工璞商愨女憧婦空空孔氏補注憧愨也又引鄭注善也廣雅釋詁愨善也左襄三十一年傳愿吾愛之注謹厚也謚法解思厚不爽曰愿

包注云云疏曰說文無悾字下篇空空如也釋文云鄭本作悾文選勸進牋注引鄭注誠愨也包訓愨愨者悾愨一聲之轉也呂覽下賢篇空空乎其不爲巧故也注空空愨愨也後漢書劉瑜傳臣悾悾推情注誠愨之貌廣雅釋訓悾悾誠也故鄭君訓誠愨皇疏勤貇貇文選作懇懇繁欽定情詩何以致叩叩悾愨

謂無識誤也空悾古通用亦與悃款悫叩通楚辭漁父吾能悃悃款款樸以忠乎漢書司馬遷傳意氣勤勤貇貇文選作懇懇繁欽定情詩何以致叩叩悾愨

悃款懇叩皆一聲之轉也

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注學自外入至熟乃可長久如不及猶恐失之耳

正義曰朱注言人之爲學旣如有所不及矣而其心猶竦然惟恐其或失之警學者當如是也皇疏云學之爲法急務取得恆如追前人欲取必及故云如不及也又學若有所得則戰戰持之猶如人執物恆恐

失去依皇意未得則求之如不及既得則守之猶恐失是一心而分爲兩念也疏又引繆協稱中正曰如不及者已及也猶恐失者未失也言能恐失之則不失如不及則能及也是又兩念而并爲一心也蒙案如不及欲追趕上前猶恐失恐失落在後二句須交互總狀爲學者之心曰如曰猶恐乃加倍形容之法故皇疏引李充曰學有交勞而無交利自非天然好樂者則易爲懈矣故如懼不及猶恐失之況可怠乎莊子顏子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夫子馳亦馳夫子奔逸絕塵而回瞠若乎其後矣此善於形容者也

何注云云疏曰學自外入荀子謂性惡崇禮義之恉也荀子之重學也無於內而取於外孟子之重學也有於內而資於外其論性之善惡雖殊而謂人之不可不學則一也云至熟乃可長久者孟子曰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苟爲不熟五穀雖美不如荑稗學至三年之久亦可謂熟矣皇疏如若也若學而不及下治復駢章類敘則不與者得人善任不身親其事也蒙案詮解不與者集解以禪位言漢書等以任人言此皆謂虞夏之遞期而非舜禹之德性也依集解

當云得天下依漢儒當云治天下而皆不得渾言有
天下且所謂巍巍者夫子實贊德性之高大故注云
高大之稱而非高大之貌形於外而德性則蘊於
內也孟子曰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廣土
衆民君子欲之所樂不存焉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
民君子樂之所性不存焉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
雖窮居不損焉分定故也舜之飯糗茹草也若將終
身焉及其爲天子也被袗衣鼓琴二女果若固有之
孟子善言聖人之德性言舜而禹可知下章無閒之
揭揭以巍巍注巍巍大貌字又作魏孟子勿視其魏
魏然丁音當作巍巍訓與爲與求者儀禮士虞禮主人不
我與在注與猶兼也禮記射義與爲人後者注與猶
奇也王制六十不與服戎注與及也穀梁僖十九年
不與者樂天下之樂也舜禹之所不能不與者憂天
下之憂也卒之垂拱平章陳疇建極而先憂後樂均
聖人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舜禹之所
盡處即禹不與之見端也孔孟之言實相表裏然而
若無與其身者德性與運期適相際會也上承禪讓
既虞夏之同科下處平成得臣鄰之交贊而化臻上
理運啓中天舜得治之以無爲禹亦處之若固有巍
巍乎其高大也非以聖人之德性而際聖人之運期
奚能有天下而不與哉故皇疏引王弼云逢時遇世

莫如舜禹也若朱子以不與猶言不相關一日二日
萬幾兢兢業業天工人其代之而乃漠不相關焉是
老莊清淨之說大亂之道也皇疏又一通謂孔子歎
己不預見舜禹之時引江熙云蓋感道契在昔而理
屈當今然夫子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一則曰吾從周
再則曰爲東周越本朝而置身虞夏吾意夫子素願
未嘗及此也
何注云疏曰說文巍高也方言同楚解遠遊篇貌
揭揭以巍巍注巍巍大貌字又作魏孟子勿視其魏
魏然丁音當作巍巍訓與爲與求者儀禮士虞禮主人不
我與在注與猶兼也禮記射義與爲人後者注與猶
奇也王制六十不與服戎注與及也穀梁僖十九年
傳因邾以求與之盟注前豫也儀禮士虞禮主人不
與注古文與爲豫俗字作預漢書辭宣傳注豫干也
灌夫傳注預干也珠叢凡事相及爲預然則與求者
謂干預而求之也
子曰大哉堯之爲君也巍巍乎唯天爲大唯堯則之注
曰則法也美堯能法天而行化也蕩蕩乎民無能名焉注包曰蕩蕩廣
遠之稱也言其

布德廣遠民無能識名焉
左文十八年疏引何休說陳思王集求通親親表文選三都賦序注晉書劉寶傳引俱無也字說苑至公篇後漢書班固傳注文選公讌詩注引箋解本唯皆作惟考異云舊本論語例用唯孟子用惟此以唯爲正

正義曰朱注唯猶獨也則猶準也言物之高大莫有過於天者而獨堯之德能與之準故其德之廣遠亦如天之不可以言語形容也外注引尹氏曰天道之大無爲而成唯堯則之以治天下故民無得而名焉所可名者其功業文章巍然煥然而已精義范氏曰蕩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廣遠之至也大戴禮五帝德篇宰予問帝堯子云曰放勳其仁如天其智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雲四語簡括與此經實相闡發蓋與天合德堯之仁參贊化育也民無能名堯之智變化神明也成天平地堯之功如日月之往來於天下止於如此而已可謂至簡也然其高也不窮其大也難名其成功如四時寒暑之始終萬物其文章如日月星辰之照臨天下此爲堯典而言也黃先生行四時而生百物也經天緯地堯之文如雲漢之昭回于天彰五采而呈萬象也呂氏春秋諭大覽引夏書云天子之德廣運乃神乃武乃文數語亦與此經相發廣則與天同運神則民無能名武則止戈耆定以成功文則經緯天地以成章而普人撰入古文尚

書僞焉謨又增乃聖於乃神之上則二字反嫌無用
抑知孔孟以前未甚以聖爲尊耶
孔注云云疏曰云則法也者爾雅釋詁文周禮左傳
多以法則互訓素問八正神明論必有法則焉注準
也準與法皆从水水所以取平之則也皇疏引王弼
云聖人有則天之德所以稱唯堯則之者唯堯於時
全則天之道也是卽朱子與天相準之說
包注云云疏曰云蕩蕩廣遠者左襄廿九年傳美哉
蕩乎疏寬大之意荀子非十二子篇蕩蕩然注恢夷
之貌寬大恢夷皆與廣遠相近義取諸名訓洞屋
四圍無所障蔽故得引申爲寬大廣遠之稱云民無
能識名者識名二字本聯屬猶言名狀故皇疏言堯
布德廣遠功用徧匝民無能識而名之者邢疏本作
識其名焉則失包意矣皇疏又引王弼曰蕩蕩無形
無名之稱也夫名所名者生於善有所章而惠有所
存善惡相須而名分形焉若夫大愛無私惠將安在
兮煒兮者釋文光明宣著也又江賦注引蒼頡篇曰
煒明也煒煒與煥同韻煒煥又同毋也魏書李崇請

加而不任其刑百姓日用而不知所以然夫又何
可名也此似老子可名非名之指
巍巍乎其有成功也注功成化隆高大巍巍也煥乎其有文章注煥
明也
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皇疏引王弼
釋文煥音喚考文一本章下有也字漢書儒林傳敘
論衡齊世篇陳書文學傳序唐柳冕答孟判官書引
皆同
正義曰朱注成功事業也煥光明之貌文章禮樂法
度也堯之德不可名其可見者此爾
何注云云疏曰云煥明也者說文無煥字或借作渙
方渙渙兮毛傳盛也劉熊碑渙乎成功戚伯著碑功
德渙彰則又以渙言成功字又通作奐檀弓美哉奐
焉注文章貌詩溱洧
後漢書延篤傳渙爛兮其溢目也注文章貌詩溱洧
奐爾游矣傳廣大有文章也孔疏奐爲文章故孔晁
引孔子曰奐乎其有文章褒之訓明之字當作烜說
文舉火曰燬或作烜廣雅釋詁烜明也爾雅釋訓赫
兮烜兮者釋文光明宣著也又江賦注引蒼頡篇曰
烜明也烜煥與煥同韻烜煥又同毋也魏書李崇請

修世室明堂表曰孔子稱巍巍乎其有成功郁郁乎其有文章則又涉郁郁乎文哉而誤也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注孔曰禹稷契皐陶伯益也

釋文治直吏反後漢書曹節傳引治作理

正義曰漢書古今人表倉舒贖敱檮敱大臨尨降咎繇仲容叔達柏奮仲堪叔獻季仲柏虎仲熊叔豹季貍敱檮敱大臨尨降咎繇仲容叔達柏奮仲堪叔獻季仲柏虎仲熊叔豹季貍羆禹高垂朱虎柏益龍虁吳斗南謂自倉舒至季貍即左傳所謂八愷八元者也自禹至虁即書所謂九官者也舜命九官之外有殳斯伯與朱虎熊羆之倫亦以五人在元愷之數表曰此稷契朱虎熊羆之倫亦以五人在元愷之數表

古今傳注皆以殳斯伯與爲二臣朱虎熊羆爲二臣今於殳斯伯與加鬣字於其閒則殳斯爲二人伯與爲一人加遜于稷契暨皐陶也朱虎熊羆爲四人故連文稱之加遜于虁龍也如此則殳斯伯與朱虎熊羆爲七人合九官之數而爲十六所謂八愷八元者也元愷均以相名而九官分職之外七人無所命者史記舜以益爲虞益遜于朱虎熊羆舜曰往矣汝諧性則能盡物之性者五臣功與天地參矣此固非望遂以朱虎熊羆爲佐推此類言之則垂爲其工遜于殳斯伯與此三人亦當爲垂之佐書不載其事者以散畢榮諸臣所能及者論語特舉之亦夏史臣陳謨之意云爾不然計五十之數周才且倍又安見其爲

盛於斯哉

孔注云云疏曰邢疏云案史記及舜典禹名文命鯀之子也舜命作司空平水土之官也稷名棄帝嚳之子也舜命爲后稷布種百穀之官也契亦帝嚳之子佐禹治水有功舜命作司徒布五教之官也皐陶字庭堅顓頊之後舜命作士理官也伯益皐陶之子舜命作虞官掌山澤之官也

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　注馬曰亂治也治官者十人也謂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畢公榮公大顛閎天散宜生南宮适其餘一人謂文母也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卷八　六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釋文予有亂十人本或作亂臣十人非唐石經亦無臣字後人添於旁囷學紀聞謂左傳叔孫穆子引亦無臣字今本左傳襄公二十八年叔孫穆子語昭公二十四年萇宏語皆後人據僞泰誓增臣字三國志注引魏略文引劉廙別傳中論亡國篇爾雅釋詁郭注引已皆有臣字則其誤已久矣

正義曰書泰誓疏左襄廿八年傳疏引鄭注云十人謂文母周公太公召公畢公榮公大顛閎天散宜生南宮括也說與馬注同左昭二十四年傳萇宏對劉子引大誓曰紂有億兆夷人亦有離德余有亂十人同心同德左襄二十八年傳叔孫穆子曰武王有亂十人成公二年傳引君子曰大誓所謂商兆民離周十人之中有文母也秦火之後泰誓已亡漢人所見今文泰誓中無此語故杜注云今大誓無此言若以殷人爲膠鬲既爲殷人矣而又得爲周有其人品尚何足取蓋周家化迹宮闈歷世有賢妃之助故六典兼有內職二南首列風詩序所謂后妃夫人者即文母也文王理陽教以治外文

母理陰教以治內化行江漢瑞應睢麟延及武王仍
襲盛治並非專權干政擅福作威而有母后稱制之
嫌牝雞司晨之患也
馬注云疏曰云亂治也者爾雅釋詁文皇本治作
理唐人因避諱而改也云治官者官謂司其職臣則
服於人以十人中有文母也說文亂治也从乙乙治
之也又會治也幺子相亂受治之也讀若亂同古文
作𤔔是亂與𤔔本同字而訓皆爲治謂治之也說文
又有𣪊云煩也故癸辛雜志云治亂之亂从乙乙治
之亂猶治汚謂之汚是亦訓詁之一例也說文又有
𣪊煩𣪊之𣪊从支支煩也是亂與𣪊相反而段氏注
改訓𤔔亂爲不治是以治亂爲反訓荀子曰治亂謂
之眾命畢公保釐東郊史記周本紀成王既伐東夷
息愼來賀王賜榮伯作賄息愼之命周語厲王說榮
夷公韋注疑即榮公之後書君奭有若閎夭有若大
顛墨子文王舉閎夭太顛于罝網之中史記周本紀
紂囚西伯于羑里閎夭之徒患之乃求有莘氏美女
驪戎之文馬有熊九駟他奇怪物因殷嬖臣費仲而
獻之紂逸周書王命閎夭封比干之墓書大傳散宜
生與閎夭南宮适俱學于太公太公見三子賢遂酌

岳佐禹平水土封於呂本姓姜氏嘗窮困年老以漁
釣奸周西伯西伯將獵卜之曰所獲非龍非彲非虎
非羆所獲霸王之輔果遇太公於渭之陽曰自吾先
君太公曰當有聖人適周周以興子眞是耶吾太公
望子久矣故號之曰太公望載與俱歸立爲太師孫
子兵法曰周之興也呂牙在殷則牙又是其名字武
王已平商而封師尙父於齊魏世家云畢公高與周
同姓索隱左傳文王之子十六國畢是文王之子馬
融亦云文王庶子逸周書命畢公出百姓之囚書康
之眾命畢公保釐東郊史記周本紀成王既伐東夷
息愼來賀王賜榮伯作賄息愼之命周語厲王說榮
王之誥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畢命序以成周
夷公韋注疑即榮公之後書君奭有若閎夭有若大
顛墨子文王舉閎夭太顛于罝網之中史記周本紀
紂囚西伯于羑里閎夭之徒患之乃求有莘氏美女
驪戎之文馬有熊九駟他奇怪物因殷嬖臣費仲而
獻之紂逸周書王命閎夭封比干之墓書大傳散宜
生與閎夭南宮适俱學于太公太公見三子賢遂酌

酒切脯約爲朋友周本紀武王命南宮括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以賑貧弱萌隸殷九鼎保玉列女傳太姒者武王之母禹後有莘國之長女仁而明道文王嘉之親迎于渭造舟爲梁及入太姒思媚太姜太任旦夕勤勞以進婦道號曰文母生十子長伯邑考次武王次管叔鮮次周公旦次蔡叔度次曹叔振鐸次霍叔處次成叔武次康叔封次冉季載教誨十子自少及長未嘗見邪僻事卒成武王周公之德以上皆馬鄭注所本也以十人中有文母者禮昏義曰古

者天子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以聽天下之內治以明章婦順故內和而家理天子立六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聽天下之外治以明章男教故外和而國治故曰天子理陽道后治陰德天子聽外治后聽內職教訓成俗外內和順國家理治此之謂盛德

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唐虞之際於斯爲盛有婦人焉九人而已注孔曰唐者堯號也虞者舜號也際者堯舜交會之間也斯此也此於周也言堯舜交會之間比於此周最盛多賢才然尚有一婦人其餘九人而已人才難得豈不然乎

漢書王嘉傳劉向傳贊引才作材乎作與北史文苑傳引乎作也通考吳氏程曰唐虞至爲盛當作一句正義曰朱注稱孔子者上係武王君臣之際記者謹之才難盡古語而孔子然之也才者德之用也唐虞堯舜有天下之號際交會之間言周室人才之多惟唐虞之際乃盛於此降自夏商皆不能及然猶但有此數人爾是才之難得也皇疏引季彪曰舜之五臣一聖四賢八元八凱十有六人據左氏明文或稱齊聖或云明哲雖非聖人抑亦其次也周公一人可與禹爲對太公召公是當稷契皐夔之倫不及唐虞由來尚矣皇氏謂堯舜多才勝周而孔子唯云兩代有五人者則有以也欲盛美周德隆於唐虞賢才多乎堯舜而猶再殷紂故特云唐虞五而周代十也蒙案季氏之意與朱注相發周十人而以五人爲盛者蔡介夫謂不計多寡顧其人物地位何如也此章孔子之意本謂周才不下於唐虞而周德又無慚於堯舜以唐虞比周而盛於周因以見唐虞

之盛以唐虞之際而始盛於周轉以見周才之盛抑且唐虞盛於周而夏商不及焉才之難益見才之盛周不盛於唐虞而猶取足婦人焉才之盛斯知才之難故朱子以唐虞爲盛者本節之詞也孔注以周才自古人才惟唐虞之際與此周爲極盛是兩可謂人之說也

孔注云云疏曰書傳云堯年十六以唐侯升爲天子

遂以爲號或謂之陶唐氏世本帝堯爲陶唐氏韋昭云陶唐皆國名猶易稱殷商也帝王世紀堯都平陽於詩爲唐國括地志今晉州所理平陽故城是也顧頊已來地爲國號而舜有天下號曰有虞氏是地名也皇甫謐云堯以二女妻舜封之於虞今河東大陽山西虞地是也史記索隱虞國名在河東大陽縣正義引括地志故虞城在陝州河北縣東北五十里虞山之土水經注云幹橋東北有虞城堯以女嬪于虞之地也白虎通號篇唐虞者號也唐蕩蕩也道德至

大之貌虞者樂也言天下有道人皆樂也說文際壁會也凡牆壁相合之縫曰際猶閒之爲門隙也故孔以際訓閒云斯此也者爾雅釋詁文廣雅釋言此訓是斯此是古音同在支佳部而通訓以爲蕞之借蕞識詞也

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注包曰殷紂淫亂文王爲西伯而有聖德天下之歸周者三分有二而猶以服事殷故謂之至德也

釋文三作參七南反一音三本又作三皇疏後漢書伏湛傳文選典引注干寶晉紀總論引皆作參後漢書魏豹傳袁術傳史通疑古篇後漢紀何進傳文以皆作猶皇本高麗本無之字詩酌篇疏三國志魏武帝紀注包曰殷紂淫亂文王爲西伯而有聖德天下之歸周者三分有二而猶以服事殷故謂之至德也釋文三作參七南反一音三本又作三皇疏後漢書伏湛傳文選典引注干寶晉紀總論引皆作參後漢書魏豹傳袁術傳史通疑古篇後漢紀何進傳文以皆作猶皇本高麗本無之字詩酌篇疏三國志魏武帝紀注後漢書伏湛傳文選典引注干寶晉紀總論引皆作參後漢書魏豹傳袁術傳史通疑古篇後漢紀何進傳文以皆作猶皇本高麗本無之字詩酌篇疏三國志魏武帝紀注包曰殷紂淫亂文王爲西伯而有聖德天下之歸周者三分有二而猶以服事殷故謂之至德也

帝紀注後漢書魏豹傳注文選沈約樂遊苑詩注引俱無也已字論衡佚文篇引無也字

正義曰逸周書太子晉解太子言文王三分天下而有其二服事于商是二語亦古之遺言又周書程典解云文王合六州之侯奉勤於商左襄四年傳韓獻子曰文王率殷之叛國以事紂以諺挾持也能左右之曰以故曰率曰合鄭君云南詩譜曰周之先公曰太王者避狄難自豳始遷焉而修德建王業商王帝乙之初命其子王季爲西伯王紂又命文王典治南國江漢汝旁之諸侯於時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

殷故雍梁荆豫徐揚之人咸被其德而從之朱子本其說謂天下歸文王者六州荆梁雍豫徐揚也惟青兗冀尚屬紂耳然子晉言三分程典言六州皆就大概而言非眞盡地而分也文王有君民之大德而又有事君之小心朱子引范氏曰文王之德足以代商天與之人歸之乃不取而服事焉所以爲至德也孔子因武王之言而及文王之德且與泰伯皆以至德稱之其旨微矣蒙案夫子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先聖後聖其揆本一也乃至於禹而德衰不傳賢而傳子

當時已不能無閒言孟子衡之以天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非人之所能爲也天也孔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堯德則天而民無能名舜禹順天而已無所與禹無閒然則湯武之無閒隙可推禹非德衰則湯武之無慚德從可識矣然而揖讓之天下見德不見才征誅之天下見才不見德以揖讓繼揖讓才以合而彌覺有餘以征誅繼征誅才以分而似形不足故舜禹之成功即堯之成功舜禹之用合其德不分其才也文章即堯之文章才者德之華也抑知揖讓之天下德既合而才無可分征誅之天下才雖分而德無不合故周之才不下於唐虞而周之德亦無慚於舜禹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舜禹有天下而不與湯武有天下而無慚而當夫未有天下之先並無一毫利天下之心于人以可聞周之事商猶商之事夏忠貞世篤仁讓因心王季其勤王家文王三分服事而又有民無得稱之泰伯隱開三讓之先是揖讓之天下易而爲征誅之天下者周之才爲之而征誅之天下仍無異於揖讓之天下者

寶周之德爲之也夫子倘論本朝一則曰至德再則曰至德於泰伯一篇始終三致意焉不曰文之德而曰周之德於以知周之有天下猶虞夏之有天下皆本於天命而非已之所得與人之所能爲初何嘗專恃人才稍有慚德而貽來世之口實俾後人以非閒也哉

包注云疏曰云殷紂淫亂者如泰誓所言沈湎冒色敢行暴虐之類是也云文王爲西伯者詩譜云商王帝乙命王季爲西伯至紂又命文王典治南國江

漢汝墳之諸侯是文王繼父業爲西伯也殷之州長
曰伯周禮八命作牧九命作伯殷之州長蓋亦八命
如旱麓傳云九命然後錫以秬鬯圭瓚孔穎子羊容
問於子思曰古之帝王中分天下而二公治之謂之
二伯周自后稷太王王季皆爲諸侯冀得爲西伯乎
子思曰吾聞諸子夏云殷王帝乙之時王季以九命
作伯於西受圭瓚秬鬯之錫故文王因之得專征伐
此諸侯爲伯猶周召分陝皇甫謐亦云王季於帝乙
之時賜九命爲西伯始受圭瓚秬鬯皆以爲王季受
權之用之則無閒禹執厥中者也引申之凡有閒則
爲雍州之伯南兼梁荆在西故曰西伯楚辭天問曰
伯昌號衰秉鞭作牧王逸注云伯謂文王也鞭以喻
季爲州伯也文王亦爲州伯故西伯戡黎注云文王
政言糾號令既衰文王執鞭持政爲雍州牧明非大
伯也戚氏鶴泉云冀兗青徐揚荆豫梁雍禹貢九州
夏制也冀雍豫幽營揚兗荆徐爾雅九州商制也揚
荆豫青兗雍幽冀并職方九州周制也三分有二宜
引商制爲證紂都在豫天子近圻無遠屬牧伯之理
九命作東西大伯鄭君皐麓之箋不言九命則以王
六州歸附當析出豫言然鄭君亦不過約略言之非
眞有六州之地也
子曰禹吾無閒然矣注孔曰孔子推禹功德之盛
釋文閒閒廁之閒考文曰足利本無矣字
正義曰朱注閒罅隙也謂指其罅隙而非議之也蒙
案說文閒隙也從門中見月古文作閒從門內而見
外則有隙也凡閒必居中墨子經篇閒中也漢書嚴
助傳注閒中閒也凡物偏於兩端則有閒執其中而
權之用之則無閒禹執厥中者也引申之凡有閒則
可窺爾雅釋言閒俔也廣雅釋詁閒覘也左莊八年
傳使閒公杜注伺公之閒也又引申之凡有閒則可
議方言閒非也廣雅釋詁閒譏誚也先進篇人不
閒於其父母昆弟之言陳注人不得有非閒之言也
孟子政不足閒左襄十五年傳且不敢閒注疏皆訓
爲非此皆一義之引申也
孔注云疏曰云閒廁者左隱三年傳遠閒親新閒
舊釋文閒廁也左莊十年傳又何閒焉昭廿六年傳
以閒王政注皆訓閒爲與閒廁猶干與謂廁與其閒

而損益之因革之是疏闇猶非覩也不知何以厝於
非覩亦就閒隙之義引申也
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注馬曰菲薄也致孝乎鬼神祭祀豐潔也
釋文菲音匪文選東京賦注引三乎字皆作於

正義曰是疏飲食供鬼神故云孝祭服自己身故
云美也蒙上禮祭統云孝畜也孝經援神契天子孝
曰就諸侯孝曰度卿大夫孝曰譽士孝曰究庶人孝
曰畜是孝本以畜養為義致孝謂盡養也故馬注對
菲飲食而專言祭祀豐潔不舉禘黃帝郊鯀諸大禮

也史記夏本紀引作薄衣食而致孝乎鬼神而無下
一句則衣字與致孝不相應
馬注云疏曰云菲薄也者小爾雅同廣雅釋詁菲
薄也薄衣之薄也菲本艸名通訓以為敝微之借
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注孔曰損其常服以盛祭服也
釋文黻音弗冕音免

正義曰黃先生曰邢疏引鄭君注黻祭服之衣言衣
者謂當殷之衣言祭服以別於韠也明堂位有虞氏
服黻夏后氏山殷火周龍章鄭君注黻冕服之韠也
舜始作之以尊祭服禹湯至周增以畫文後王彌飾
也山取其仁可仰也火取其明也龍取其變化也天
子備焉諸侯火而下大夫山士棘韋而已據明堂位
之文及鄭君注則畫黻以山為致美乎黻之始玉藻
韠君朱大夫素士爵韋鄭君注此元端服之韠也凡
韠必象裳色天子諸侯元端朱裳大夫素裳惟士元
裳黃裳雜裳也皮弁服皆素韠玉藻又云一命韐黻
再命赤黻三命赤黻鄭君注此元冕爵弁服之韠尊
祭服異其名耳鄭君辨元端之韠皮弁爵弁之黻如

此則邢疏所引鄭注以黻為祭服是也依是推之易
云朱黻方來利用享祀是冕服謂之黻也士冠禮主
人元冠素韠以筮曰三加之服緇衣則爵韠皮弁則
素韠是他服謂之韠也詩服其命服朱芾斯皇用於
方叔赤芾金舄歌於會東都之諸侯此芾黻通借黻
韠渾言則通耳鄭君又曰古者田漁而食之衣其皮
先知黻前後知黻後後王易之以布帛而獨存其黻
前者不忘本也此鄭君言黻用韋之源而致美之黻
則易之以布帛矣據說文黻前謂之黻黻滕謂之韋

詳見段注又曰冕之異於弁冠猶韍之異於韠也約
鄭君孔賈之說言之冠者首服之通名冕者冠中之
別號世本云胡曹作冕易傳云黃帝堯舜垂衣裳而
天下治蓋取諸乾坤則冕始於黃帝也夏之冕不得
詳王制曰有虞氏皇而祭夏后氏收而祭殷人冔而
祭周人冕而祭士冠禮記周弁殷冔夏收三王共皮
弁素積郊特牲同是夏冕名收也禮器禮有以文爲
貴者天子之冕朱綠繅十有二旒諸侯九上大夫七
下大夫五士三注家以此爲夏殷禮此夏冕之等衰

歟周則繅五采旒數隨命數戴氏東原曰有虞氏之
皇夏后氏之收殷之冔周之冕皆冕屬也夏之弁追殷之章
甫周之委貌皆弁屬也記言周弁殷冔夏收此以明
夏殷之禮士得服冕記言天子之冕旒至於士三是
也周禮士冠弁而大夫以上冕士元冠而大夫以上
委貌凡此見冕之大略也聚案此經黻冕本爲黼
黻之黻而非韠韍之韍說文市韠也上古衣蔽前市
以象形篆文作韍俗字作紱易豐卦借沛詩小雅借
芾釋文及選注引詩借茀禮明堂位又借黻雖古音

舜藻火粉米黼黻絺繡鄭君會讀爲繪謂畫也絺讀爲希刺也自日月至黼黻凡十二章天子以飾祭服曰月星也山也龍也華蟲也六者畫以作繪施於衣也宗彝也藻也火也粉米也黼也黻也六者絲以爲繡施於裳也王者相變至周而以日月星辰畫於旌旗所謂三辰旂旗昭其明也而冕服九章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尊其神明也九章一曰龍二曰山三曰華蟲四曰火五曰宗彝皆畫以爲繢六曰藻七曰粉米八曰黼九曰黻皆希以爲繡則衮之衣五章裳四章凡九章也鷩冕以雉謂華蟲也其衣三章裳四章凡七也毳畫虎蜼謂宗彝也其衣三章裳二章凡五也希刺粉米無畫也其衣一章裳二章凡三也元者衣無文裳刺黻而已是以謂元焉凡冕服皆元衣纁裳此約鄭君尚書司服注會通虞夏周禮章服之制最爲明瞭又考工記曰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爾雅釋器黼謂之斧郭璞等皆云黼文如斧形黻文如兩己相背斧取威武決斷己果何物耶惟玉篇ノ部以弗爲弗之古文漢書韋賢傳黼衣朱紱舄注云黼衣畫爲斧形朱紱爲朱裳畫爲弗文弗古文韠字也弗字也阮氏芸臺鐘鼎款識釋文據商弗木爻丁爵弗字或下著ノ或不著ノ或左ノ或右ノ或兩ノ相背之形經傳中弼弗每相通假凡鐘鼎文作弗者乃輔戾二弓之象正是古弼字亦卽是弗字黻乃繡弗於裳故从黹義又屬後起考之說文ノ右戾也ノ左戾也弗撟也弱也弼輔也重也古文作弼或作弗蓋二弓相並爲弱二弓相背爲弗弗古文弗故弗有戾意撟其作弼古文作弗亦是二弓在韍有輔戾之象義與弗同故古弗弼相通也黼黻絺繡弓皆取威武之意也

舉宮室而盡力乎溝洫注包曰方里爲井井間有溝廣深四尺十里爲成成間有洫廣深八尺也

釋文盡津忍反洫呼域反史記夏本紀作致費于溝洫溝洫同禮緯含文嘉作垂意于溝洫考工記匠人注引乎作于音義曰卑如字劉音婢羣經音辨曰下之曰卑部止切劉昌宗讀正義曰朱注溝洫田間水道以正疆界備旱潦者也

黃先生曰依李安溪何義門說溝洫小水也天下小水無不治則尺土寸壤無不可宅是言禹之居無求安而貿萬姓之居也張斗巖謂經專言宮室閒之溝洫又一說也蓋宮室溝洫皆地財人功之所費而宮室費猶少溝洫費猶大故聯舉之經文盡力史記作致費以致孝致美例之古本作致費者文一例而義尤顯矣先王之重溝洫者旱則資灌溉潦則備瀉泄常則分經界以杜侵佔變則殊縱橫以防戎車是以棄膏腴之地而不貪殫疏濬之勢而不吝也後世阡陌既開川澮溝洫之不修致西北富沃之區反仰食於東南而東南之重賦不能減誰能遠續禹功興西北之水利乎以是知聖人之言其慮患深也

包注云云疏曰黃先生云包注本之考工記匠人鄭君以此爲周之三等采地同井田法即殷之助法也遂人職云十夫有溝百夫有洫鄭君以爲周之六鄉六遂四處公邑用溝洫法即夏之貢法也今包注引匠人文以證夏制而不引遂人何也曰申鄭注者謂遂人云夫閒有遂十夫有溝百夫有洫千夫有澮萬夫有川百里之內九九八十一澮澮井田則一同惟一澮是溝澮之多少其異一井田之法畎縱遂橫溝縱洫橫澮縱川橫遂人注云以南畝圖之則遂縱而溝洫橫其異二遂人之川是人造之匠人之川爲自然大川非人所造其異三此數說者皆言遂人匠人之異制先儒皆破之矣匠人成閒有澮者謂其閒有洫其洫有溝者謂其閒有遂其遂有徑者謂其閒有畛其實一成有十洫非一洫而已同閒有澮非一澮而已匠人云同閒之澮其實一同有十澮非一澮而已專達于川各載其名此言澮水出注入川處著其名使人有所稱謂觀此而知達川者非一澮戴氏東原曰溝洫之法一夫百畝田首有遂夫三爲屋遂端則洫通溝端則澮通十夫有溝溝在井閒也井十爲通溝端則澮十終爲同同爲成澮在成閒也十成爲終澮端則澮通十薄於川澮在同閒也此溝洫之名不必泥也遂人注云遂縱溝橫乃東畝之法畝閒有畎以南畝圖之則畎縱而遂當橫鄭注及賈疏脫去畝閒有畎一節故有此說蓋南畝而耕畎縱遂橫溝縱洫橫澮縱川橫東畝而耕畎橫遂縱溝橫洫縱澮橫川縱此南東

其畝之定法是遂人注南畝之說不足據也井田之法備乎一同或百里內有澮川引澮長之舒促不可一定爾雅絕大爲之澮非人爲之川詩曰南東其畝皆因川制田之法匠人云溝必因水執以大川常在兩山之閒不能畫方如棋局限以萬夫之地而據此爲九一什一之辨未可決信詳見戴東原文集及考工記補注程氏瑤田溝洫疆理小記亦當參核

禹吾無閒然矣

正義曰皇疏引郭象曰舜禹相承雖三聖故一堯耳天下化成則功美漸去其所因循常事而已故史籍無所稱仲尼不能閒故曰禹吾無閒然矣李充曰夫聖德純粹無往不備故冕有則天之號舜稱無爲而治又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而弗與焉則美聖之極名窮理之高詠矣至於此章方復以事跡歎禹者而豈徒哉蓋以季世僻王肆情縱欲窮奢極侈厚珍膳而簡僞乎享祀盛纖靡而闕慢乎祭服崇臺榭而不恤乎農政是以亡國喪身莫不由此有國有家者觀大禹之所以興覽三季之所以亡可不愼與朱注或豐或儉各適其宜所以無缺陷之可議也故再言以深美之外注楊氏曰薄於自奉而所勤者民之事所致飾者宗廟朝廷之禮所謂有天下而不與也夫何閒然之有陸氏稼書云此章卽所謂允執其中中則無閒不中便有閒唐虞三代皆以中道治天下夫子上下千古卽以中字作權量菲飲食三句不是無閒之大處乃是無閒之盡處於此無缺隙可尋則眞無閒矣菲飲食惡衣服卑宮室卽書所云克儉于

家也致孝鬼神致美黻冕盡力溝洫卽書所云克勤于邦也儉可閒勤亦可閒宜儉而儉宜勤而勤便無可閒三而字本領皆從精一工夫做成克艱心中發出故無閒者禹之迹也精一者無閒之本也克艱者又精一之本也禹之心法一堯舜之心法也彼爲帝升王降之說者豈知禹者哉蒙案禹不傳賢而傳子當時或議其德衰夫子尙論帝王不分升降上溯禪讓下迄征誅以至德闡周家以不與贊舜禹禹之德祗承於堯禹之心實傳於舜故官家雖分兩局而禪

繼無異一心此乃無聞之大處也帝王授受不外一中稍有偏頗遂至生心害政自時史角在魯魯有墓氏之學自謂宗師大禹茅屋采椽土階三尺桐棺三寸雖曰殫本節用儉而難遵豈知禹之豐儉合宜無過不及本勤儉以昭其德維精一以執其中其處天位也視之若固有而治天下也行其所無事則仍一巍巍不與之心此又無聞之盡處也此經不第曰禹無聞然而曰吾無間然蓋議禹者妄有德衰之間言而以吾論之實無可間試由心迹以推其事迹由大處以觀其盡處而仍一無可間焉則始終無可間之實也夫子一再美之一以杜前人之口實一以正後世之人心夫固各有指歸豈好爲辭費哉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卷九

清定海胡賓伯寅撰

子罕第九釋文凡三十一章皇本三十章朱注合半章爲三十章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注罕者希也利者義之和也命者天之命也仁者行之盛也專能及之故希言也

釋文罕呼旱反史記辨疑云馬遷例以此言爲與字豈例寫之訛歟

正義曰朱注罕少也程叔子曰計利則害義命之理微仁之道大皆夫子所罕言也意與集解同或謂易言利貞利見利涉大川利有攸往不一而足則夫子未嘗不言利子嘗教人畏天命不知命無以爲君子而於得之不得曰有命則夫子未嘗不言命聖門立教首重仁義論語言仁者五十有八章一百有五字則夫子未嘗不言仁故韓李筆解謂孔子罕言此三者之人非罕言此三者之道史繩祖學齋佔畢以與爲許謂子罕言者惟利而已曰命曰仁皆平日所深與武虛谷以子罕二字貫下三事謂子罕言利罕許人以命罕許人以仁凡此皆疑夫子未必少言命與仁也黃先生據左氏昭公元年經鄭罕虎定公十五

年經鄭罕達公羊經皆作軒樂記致右憲左內則皆有軒軒與憲互讀中庸憲憲令德詩本憲作顯則以罕爲軒憲顯之通借而以罕言爲表顯言之此古今之一大翻案也蒙案罕訓希少義本爾雅釋詁云希寡鮮罕也郭注謂少說文罕从网本義訓網罕與鮮爲同韻鮮與尠爲同毋輾轉相通罕乃尠之段借也史記外戚世家引經罕言命孟子列傳引經罕言利皆訓罕爲希太史公去聖未遠學有師承集解本之以爲說蓋罕言者不過少言不多言非竟絕口不言故皇疏云希非都絕之稱亦有時而言與人也況乎自言曰言答述曰語著作論撰謂之辭屬對協韻謂之文記事措詞各有體例大易之言利與命均爲贊之辭本經之言仁雖多半屬問答之語故罕言與不語迥不相同不語者雖問亦不答而何況自言也罕言者無故不輕談而非竟不語也亦何疑於子之言命與仁耶然則子之罕言利者何也易曰利者義之和也乾能以美利利天下而不言所利利必合義以爲言大學一書善言利而齊治均平推本於絜矩之道無非以義爲利不以利爲利蓋以義爲利者利物足以和義利於己無害於人而已始無不利利固不可言而可言者也以利爲利者放利所以聚怨利也孟子之對梁王宋牼也一則曰何必曰利再則曰何必曰利苟知仁義之爲利未有仁而遺其親未有義而後其君則不言利而大利在其中此得夫子罕言之旨者也自後儒好爲義利之辨遂以無所爲而爲謂之義有所爲而爲謂之利於是諱言利者論是非不論成敗常坐失夫機宜矯言利者施王道兼雜霸功終貽禍於學術則何如罕言之爲得也哉然則子之罕言命者何也書召誥曰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稟性之愚哲所謂義理之命也人事之吉凶歷年之修短所謂氣數之命也義理與氣數皆命於天初無二致天之循禮義而行或使之必不命之去禮義以求通天之命以窮者循禮義而止或尼之尤不可去禮義以逆天故庸俗以智力之不能挽者爲命聖賢以禮義之

可得不可得爲命而以智力挽之者謂之不受命蓋言命而必衷諸義理人當盡其義理之性以事氣數之天人力竭而天心亦可轉移故君相造命之權與聖賢立命之說相濟而適相成然其德在積累而非可決之口舌也天數定而人事不可不盡故樂天知命之學與盡性至命之功並行而不相悖然此心可默會而非可喻諸庸衆也孟子謂口目耳鼻四肢之性也仁義禮智聖人之命有性焉君子不謂性也仁義禮智聖人之命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不謂性謂不藉口於性不謂命謂不藉口於命此又得夫子罕言之旨者也自後儒好衍性命之說遂分義理之命爲性命氣數之命爲數命於是自詡知命者既即理以爲命又即理以爲天而以命爲不足道不畏天命者非行險以徼倖即委心以任運而以命爲不可知則又何加罕言之爲得也哉然則子之罕言仁者何也周禮大司徒以知仁聖義中和六德教萬民此經典言仁之始厥後夫子贊易曰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又引書曰雖有周親不如仁人也上自天子諸侯以至大夫士庶人近自修身齊家以至治國平天下無一人不與人相偶即無一人不以仁相親此即一以貫之之道也然而取仁之方在忠恕而盡仁之功在克復苟推己以及人用之一日而力無不足欲之一念而仁無不至此其理本切近而無事多言也仁之見端在立達而仁之全量在施濟本成己以成物堯舜雖聖而病其未能天地雖大而猶有所憾此其道實遠重而未易輕言也故當世士大夫如楚子文之忠陳文子之清夫子皆未信其仁而惟管仲僅濟於一時及門諸弟子如由求之多材赤之有度夫子均未許其仁而惟顏子不違於三月即夫子曰從事於仁而亦不敢以聖仁自居此即罕言夫仁之旨也自後儒言仁者多歧不知仁之爲人愛之理乃所以爲心之德於是高言仁者以仁爲本心之全德徒執高妙元虛之論而說近於爲我之楊淺言仁者以仁爲博愛之通名絕無親賢等殺之分而流入於兼愛之墨則又何加罕言之爲得也哉惟是齊戰疾子之所愼也三事必平列怪力亂神子之不語也四字

無贅詞至於三畏三戒四絕四教莫不皆然而獨於此章加二與字者何也攷之爾雅與及也廣雅與如也公羊隱公元年傳及者何與也會及暨皆與也及猶汲汲也暨猶暨暨也凡物同類者爲屬異類者爲別言屬者以屬見其別言別者以別見其屬凡言有者不宜有者也言可者不盡可者也言與者不相與者也利與命與仁不同類不同類者不相與而乃汲汲暨暨以與之是相與於無相與也是以子之罕言與之也子見齊衰者冕衣裳者與瞽者皇疏言與者

盲者卑故加與字以別之是其例也

何注云云疏曰筆解引此作包注云罕希也者說文罕網也蓋小網長柄似畢故史記天官書畢曰罕車此罕之本義也說文又云趕是少也俗字作趁趕與鮮爲雙聲因而借作鮮與罕爲疊韻因而借作罕罕與希又雙聲因而訓爲希義隱言轉訓詁之通例也說文無希字鄭君注益稷司服謂褖希同字知希即褖之古文从希偏旁有稀字稀疏也疏則少矣云利義之和也者易乾卦文言文說文利和也从刀从

和省刀和然後利利本兼美惡子之罕言非和義之利也若利足以和義則與仁與命爲同類記者不必辭與字以開之矣云命天之命也者此當是據董子對策命者天之令也令謁作命耳

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注鄭曰達巷百家爲黨此黨之人美孔子博學道藝不成一名而已

史記世家引黨人下有童子二字

正義曰漢書董仲舒傳對策曰臣聞良玉不琢資質潤美不待刻琢此亡異於達巷黨人不學而自知也注引孟康曰人項橐也王伯厚謂孟康之說未知所出攷之秦策甘羅曰項橐七歲爲孔子師淮南子修務篇論衡實知篇皆以項橐爲項託隸釋蓬盛碑又以項橐爲后橐新序雜事篇則以項橐爲秦人似非達巷之人矣然史記世家引此經云達巷黨人童子以童子而知聖學之博大正所謂不學而能自知者則孟康之說不爲無本蓋自史公特著爲童子而兩漢諸儒遂相傳以爲項橐也皇甫謐高士傳云達巷黨人姓項名橐文選顏延之皇太子釋奠詩注引稽

康高士傳孔子問項橐曰屋何在曰萬流屋注言與萬物同流匹也黃瑜雙槐歲鈔云保定滿城縣南門有先聖大王祠神姓項名託周末魯人年八歲孔子見而奇之十歲而亡時人尸祝之號小兒神據此則項託魯人非秦人想其才高意廣穎悟過人似鬬羸之道乎欲速成而非求益蓋亦秀而不實者故顏氏家訓云項橐顏回短折夫子承其贊而與之商執御奇之正所以抑之而庸俗不知遂疑以爲師之矣然而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高年有老聃童子有項橐學之所以博也道之所以大也呂覽當染篇孔子學於孟蘇夔靖叔老子郯子萇叔師襄之外又有此二人者不知其果何許人也皇疏云美孔子道大故曰大哉博廣也言大哉孔子廣學道藝周徧不可一一而稱故云無所成名猶如堯德蕩蕩民無能名也故王弼曰譬猶和樂出乎八音然八音非其名也江熙曰言其彌貫六流不可以一藝取名焉故曰大也南史王僧辯爲梁元帝作勸進表曰博學則大哉無所成名是博學即大大即無所成名當以大哉爲一句孔子博學爲一句無所成名正贊其博贊其大而非惜之之詞也

鄭注云云疏曰五百家爲黨周禮地官文禮曾子問孔子曰昔吾從老聃助葬於巷黨注謂巷黨黨名茲以達巷爲黨名則三字當相聯屬或訓達爲通謂通巷黨之人皆贊孔子則附會之說也

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吾執御矣注鄭曰聞人美之承以謙也吾執御者欲名六藝之卑也史記世家引吾作我考文補遺曰古本作吾執射乎吾執御

正義曰朱注執專執也射御皆一藝而御爲人僕所執尤卑言欲使我何所執以成名乎然則吾將執御矣聞人譽己承之以謙也蒙案射御本博學中之兩事而少學各有年限不可踰等禮記內則十五學射御二十博學三十博學無方無方即無所成名也然曲禮少儀皆曰問大夫之子長曰能御矣幼曰未能御也以童子而企慕博學之無方則欲速成可知故夫子勉之以執御明明爲童子對症發藥恐其窮大失居欲納之於小學之中使漸進於大成之道尤恐哉無所成名是博學即大大即無所成名當以大哉

門弟子聞其言而驚爲奇異相習成風故急呼之而
自商執御商之正所以抑之初非承之以謙也與使
閑黨童子將命正是一意
鄭注云云疏曰云執御六藝之卑者周禮保氏以六
藝教國子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御
五曰六書六曰九數蓋書數爲小學禮樂主文教射
御習武功是射御較禮樂爲卑御又較射爲卑矣
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 注孔曰冕緇布冠也
以爲之純絲也絲易成故從儉也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卷九 十 四明嶽書 約園刊本

釋文純順倫反絲也鄭作側基反黑緇也
正義曰世本黃帝作冕冕者俛也低前一寸二分以
其後高前下有俛俯之形故因名焉古者首服有冕
有弁有冠冕則冠之有旒有延者也書顧命云麻冕
黼裳麻冕蟻裳麻冕彤裳是古之五冕皆用麻蓋古
以麻布覆板後世易之以繒其名曰延字亦作綖
禮記所謂天子玉藻十有二旒前後邃延者是也周
禮弁師掌王之五冕皆元冕朱裏延紐鄭注延冕之
覆在上者冒疏云叔孫通作漢禮器制度取法於周
凡冕以版廣八寸長尺六寸以上元下朱覆之乃以
五采繅繩貫五采玉垂於延前後謂之邃延左氏桓
公二年傳袞冕黼黻珽衡紘綖孔疏云冕以木爲幹
以元布衣其上謂之綖論語尚書皆云麻冕知其當
用布也弁師五冕皆元也孔安國論
語注言績麻三十升布以爲冕即是綖也據孔賈二
疏所云麻冕者指綖而言但記云麻不加於采冕服
之衣既用絲何以覆板之綖猶用麻白虎通云麻冕
者何周宗廟之冠也所以用麻爲之者女工之始示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卷九 十一 四明嶽書 約園刊本

不忘本也即不忘本不用皮何皮乃太古未有禮文
之服故曰麻冕禮也江愼修曰後易以純正與服相
稱夫子從之不謂其稱而取其功之省約可知古人
非不知衣冠相稱也但欲不忘女工之始耳雖變古
而無害於義又有省工之便故可從也若朝服以下
衣用布而冠用繒者別於始冠之緇布冠其意又別
也說文純絲也从糸屯聲引論語今也純儉是與孔
注同士冠禮純衣注絲衣也餘衣皆用布惟冕與爵
弁服用絲耳今也純衣而純冕則衣冠相稱矣而夫

子惟取其儉也皇疏申注云三十升布用功巨多難得難得則爲奢華而織絲易成易成則爲儉約故朱子以儉爲用功之省約蒙案絲細而麻粗帛貴而布賤自古皆然未有絲易成而儉於麻者蓋儉與泰對廣雅釋詁儉少也太大也泰驕顧氏說泰大之極也冕板用絲不過尺寸之閒所費猶少而衣冠又得相稱何妨從衆若拜乎上則驕泰之極失禮之尤大者雖違衆而必不可從矣如此解則雖字較爲有力

孔注云云疏曰此注後漢書陳元傳注引作何曰云冕緇布冠也者冠爲首服之總名冕則冠中之別號謂以緇色麻布覆冕板爲綖亦得通稱緇布冠而非即冠禮初加之緇布冠也儀禮士冠禮緇布冠缺項青組纓屬于缺緇纓廣終幅長六尺士爲初加之冠此則二尺二寸只是今一尺二寸爾卻用二千四百縷爲經是一寸布用二百經也其細密難成可知曹寅谷曰今布以六百齒之篦爲至密者斗南所謂多至十五成以止是也即朱子亦疑深衣十五升布已似極細絹一般則安得有三十升二千四百縷之布者不如參用吳解謂成至十五而止則齒至六百而

止縷至一千二百而止每一寸布用一百經而周布二尺二寸之幅不必疑鄭君八十縷爲一升之說亦非誤矣江愼修曰古布幅闊二尺二寸當今尺一尺三寸七分半若容三十升之縷二千四百則今尺一分之地幾容一十八縷此必不能爲者也孔意蓋謂古者朝服十五升冠當倍於衣不知冠升倍衣惟喪服斬衰正服衰三升冠六升則然若齊衰降服衰四升冠七升正服衰五升冠八升以下則非倍數至小功緦麻則冠與衰同矣豈吉服冠必當倍於衣乎

然則麻冕之布亦不過十五升如今尺之一分容九縷已是細密難成非必三十升布爲之也云純絲也者義本說文釋文云純順倫反絲也鄭作側基反黑繒也意以鄭君破純爲紂材古文紂字或系旁才周大夫純組綬鄭注純當爲緇古文緇字也禮媒氏純帛無過五兩鄭注純實緇字也古緇以才爲聲祭統王后蠶於北郊以供純服鄭注純服亦冕服也君純冕立於阼疏純亦緇也士冠禮賈疏云古緇字本字不誤禮有緇布冠緇布衣是也據帛爲色者則爲紂字多誤爲純如媒氏純帛祭統純服論語純儉是也玉藻孔疏云鄭讀純爲緇其例有異若絲帛分明而色不見者以黑色解之如論語稱古用麻今用純則絲可知也以色不見故讀純爲緇若色見而絲不見則不破純字以義爲絲昏禮女次純衣注云純衣絲衣如此之類是也今案此經以純對麻義當爲絲孔注與說文相合鄭君訓爲黑繒者以繒明其爲絲以黑兼言其色未必其破純爲紂也釋文既誤讀孔賈二疏亦誤

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衆吾從下注王曰臣之於上拜也今從下禮之恭也

正義曰凌氏廷堪禮經釋例曰凡臣與君行禮皆堂下再拜稽首異國之君亦如之如燕禮大射主人獻公主人自酢于公獻畢二人媵爵于公皆于阼階下北面再拜稽首立司正安賓司正升酌散亦降階再拜稽首此士大夫於諸侯也覲禮郊勞行享侯氏皆降階再拜稽首此諸侯於天子也士相見禮始見于

君士大夫則冀擊再拜稽首燕禮大射命賓賓再拜稽首許諾聘禮命使者使者再拜稽首辭使者反命賓介皆再拜稽首（命使者反命皆於朝覲禮賜侯氏舍侯氏再拜稽首也其與異國之君亦如之士相見禮若他邦之人則使擯者還其摯賓再拜稽首受聘禮賓覿先請以臣禮見入門右北面奠幣再拜稽首介覿及士介覿亦皆入門右奠幣再拜稽首介送幣于中庭再拜稽首禮畢主國之君勞賓介賓介皆再拜稽首歸饔餼皆再拜稽首公食大夫禮大夫納賓入門左公再拜賓辟再拜稽首侑賓後賓入門左沒階北面再拜稽首使卿致館賓再拜稽首侯氏降兩階之間北面再拜稽首升成拜注大史辭之復拜於堂上君使人辭之降也此皆先拜於堂下君使大夫戒賓賓再拜稽首注下拜小臣辭賓升再拜稽首侯氏坐取圭升致命王受之玉侯氏降階東北面再拜稽首擯者延之曰升升成拜觀畢請罪王勞之再拜稽首擯者延之曰升升成拜王賜侯氏車服者也又如燕禮大射公舉媵爵爲賓舉旅行酬公立卒觶賓下拜小臣辭賓升再拜稽首注不言成拜者賓下拜故下實未拜也下不輒拜禮殺也又賓升酌膳爲拜故下實未拜也下不輒拜禮殺也又賓升酌膳降拜小臣辭賓升成拜受酬者亦然覿禮執圭（大射作觶辭觶字）下拜小臣辭賓升再拜稽首注下拜下亦未拜凡下未拜有二或禮殺或君親辭見公食大夫命即升升乃拜是以不言成拜若君親辭則聞於行聘享正禮之時賓將其君命而來不但不稽首

賓媵觚于公酌散下拜公降一等小臣辭賓升再拜稽首大射數獲後飲不勝者若飲公則侍射者（侍射者注侍賓也）降拜公降一等小臣正辭賓升再拜稽首此皆降而未拜君辭之卽升堂再拜稽首故不云升成拜也士相見禮若君賜之爵則下席再拜稽首受爵但降席不云降階者指無算爵而言燕禮大射無算爵命賓爵再拜稽首疏云旅所賜所賜者與受爵降席下奠爵再拜稽首此不復降拜者禮酬以前受公爵皆降拜升成拜至此不復降拜者禮殺故也燕禮大射賓媵觚于公大射飲公凡卒爵皆

于階上再拜稽首者蓋前酌散之時已降階拜因君辭而升堂甫拜故卒爵不復再降亦殺其禮也唯燕禮大射將終之時公有命徹冪則卿大夫皆降西階下北面東上再拜稽首公命小臣辭公答再拜大夫東面致命大夫（卿）降階西再拜稽首賓辭升成拜皆辟此則君雖辭之亦不復升拜注謂小臣辭不升成拜明雖醉正臣禮也凡此瑣節雖不同皆君以客禮待異國之臣亦然禮待之故拜于堂上也其以客禮待之故拜于堂上也不辭之使升堂有降拜然後升成拜者有降而未拜卽升拜者有拜于堂上者公食大夫禮賓升公當楣再拜賓降西階（入也）升賓再拜稽首公辭賓升再拜稽首公辭前賓降公辭賓升公食大夫禮賓祭正饌賓祭加饌公以束帛侑賓賓降一等辭今公辭拜升再拜稽首私覿賓階上再拜稽首受幣降階不降一等注云殺也升再拜稽首送幣降階東拜送君降一等辭粟階升公西鄉賓階未拜異國之首公食大夫禮賓祭正饌賓祭加饌公以束帛侑賓賓皆降拜公辭賓升再拜稽首此降階未拜異國之君親辭之卽升拜也聘禮禮賓公壹拜送幣不降階上答再拜稽首又賓不降壹拜受醴公食大夫禮賓卒食揖讓如初（注如初入也）升賓再拜稽首此皆拜于堂上禮殺故也又歸饔餼大夫東面致命賓降階再拜稽首大夫辭升成拜上介如賓禮聘賓問卿賓東面致命大夫（卿）降階西再拜稽首賓辭升成拜此使者奉其君命以客禮待異國之臣故降拜升成拜亦如見其君也至於公食大夫禮卒食後賓降階東面再拜稽首公降再拜注答之也不辭之使升堂明禮有終則賓降拜公亦降拜唯稽首與再拜不同蓋待異國之臣其禮有加焉爾凌氏之說可謂委曲

詳盡凡臣與君行禮皆堂下再拜稽首君待以客禮下拜則辭之然後升成拜則是拜下本臣事君之正禮拜乎上乃君寵臣之客禮也左傳僖公九年王使宰孔賜齊侯胙齊侯將下拜孔曰且有後命天子使孔曰以伯舅耋老加勞賜一級無下拜對曰天威不違顏咫尺敢不下拜下拜登受下拜登受者周禮司儀疏所云下堂拜命訖登堂受幣也想見天子當陽諸侯用命雖以齊桓之強盛加以天子之寵命猶不敢隕越於下以貽羞乃距襄公二十二年孔子生之

時陵夷百餘年漸亡禮意遂相率而拜於堂上驕泰成風事君盡禮者人反以爲諂宜夫子之致慨也

王注云云疏曰此注後漢書陳元傳注亦引作何曰邢疏引燕禮酬賓及覲禮賜車服二事爲證亦舉以例其餘也

子絕四毋意注以道爲度故不任意也毋必注用之則行捨之則藏故無專必也毋固注無可無不可則必也毋我注述古而不自作處羣萃而不自異唯道是從故不自有其身也

釋文毋音無意如字或於力反非儀禮士昏禮鄉射禮既夕禮三疏引皆以爲孔子言君子無此四者毋作無說文繫傳引同

正義曰皇疏絕者無也明孔子聖人無此下四事也不云無而曰絕者據世人未能絕而孔子絕之故云絕也顏延之云謂絕人四者也朱注絕無之盡者毋史記作無是也意私意也必期必也固執滯也我私己也四者相爲終始起於意遂於必留於固而成於我也蓋意必常在事前固我常在事後至於我又生意則物欲牽引循環不窮矣外注程叔子曰此毋字非禁止之辭聖人絕此四者何用禁止朱子文集答吳晦叔書曰絕四有兩說一說孔子自無此四者毋者然不若前說之明白平易也蒙案釋文意如字是從何解以爲私意也又或於力反是以意爲億度也說文段注意之訓爲測度爲記訓測度者如論語毋意毋必不億不信億則屢中其字俗作億訓記者如今云記憶是也其字俗作憶禮記少儀毋測未至注測意度也史記梁孝王世家天子意梁王漢書鼂錯傳臣竊意其冬來南注疑也是意爲測度擬度之辭黃先生謂擬度之而未定蓋事未定而預意也毋必

者朱子或問謂隨事順理不先期必也賈子道術篇克行遂節謂之必漢書韓信傳且漢王不可必注謂必信之孟子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法言君子必進易儻也必退易儻也近儒說毋必者云天下有必然之理自當理不可有必然之心黃先生謂既有必然之理自當有必然之心唯事猶未定而存必然之見此理猶未分明故曰毋必也固謂固塞而不通固執而不化說文固四塞也易遯六二執之用黃牛之革傳云執用黃牛固志也曲禮君子謂之固注謂不達於禮也曾子固也孟子固哉高叟之爲詩也毋固者朱子或問所謂過而不留無所凝滯也語錄云凡事得則喜喜不能化不得則慍慍亦不能化以此知必之時淺固之時久也說文我施身自謂也毋我者或問所謂大同於物不私一身凡今人之自以爲是偏執己見皆我之累也黃先生謂無我之義所賅甚大凡人之行事舍己從人取諸人以爲善事之既倣不私功德於一己是爲毋我群氏讀書錄曰凡自有者皆足以爲心累惟聖人之心廣大光明無一毫之私累眞與太虛同體也朱子既以四者始終相循環又云三者只成就一我則我字似偏重而新安陳氏又以四者常人之心有此私聖人之心無此累是卽程子何用禁止之說也抑知四者之病非庸常人所能犯大約病此者非狂者之有爲卽狷者之有守蓋有此四者則爲賢之過而不協於中行苟無此四者則爲德之賊而適成其鄉愿故楊朱之爲我墨翟之兼愛子莫之執一惟有此而流爲異端也伊尹聖之任伯夷聖之清柳下惠聖之和惟有此而成爲偏聖也惟夫子裁制其太過而執中能權動合乎時宜而惟義所在是以無適亦無莫無可無不可合君子之與比集羣聖之大成此境殊非易易也故絕爲斷制之意而毋爲禁止之詞視聽言動克之以四勿意必固我絕之以四毋功之難純所以不嫌辭之重疊耳

何注云云疏曰筆解引王曰不任意無專必無固行無有其身是以此爲王肅注也

子畏於匡注包曰匡人誤圍夫子以爲陽虎陽虎嘗暴於匡夫子弟子顏剋時又與虎俱往後剋爲

夫子御至於匡匡人相與共識前又夫
子容貌與虎相似故匡人以兵圍之
正義曰檀弓疏引鄭注云微服而去皇疏云心服曰
畏引孫綽云夫體神知幾元定安危者雖兵圍百重
安若太山豈有畏哉雖然兵事阻險常情所畏聖人
無心卽以物畏爲畏也朱注畏者有戒心之謂此皆
未得畏字之解也黃先生曰畏威也匡也謂威匡之
也古畏威匡同音禮言死而不弔者三畏厭溺謂威
匡不能全而輕死也曹大家東征賦云入匡郭而追
遠兮念夫子之匡勤彼衰亂之無道兮乃困畏乎聖

人是畏者威匡之也匡人以威匡夫子故曰子畏於
匡猶匡於陳蔡之間非夫子畏懼之也
包注云云疏曰史記世家云孔子去衛將適陳過匡
顏刻爲僕以其策指之曰昔吾入此由彼缺也匡人
聞之以爲魯之陽虎陽虎嘗暴匡人於是遂止孔子
孔子狀類陽虎拘焉五日引論語顏淵後云匡人
拘孔子益急弟子懼又引文王旣沒云云孔子使從
者爲甯武子臣於衛然後得去去卽過蒲月餘反乎
衛正義引琴操云孔子到匡郭外顏淵舉策指匡穿

垣曰往與陽貨正從此入匡人聞其言告君曰往者
陽貨今復來乃率衆圍孔子數日乃和琴而歌音曲
甚哀有暴風擊軍士傴仆於是匡人乃知孔子聖人
自解也韓詩外傳六孔子行聞子將殺陽虎孔子似
之帶甲以圍孔子舍子路慍怒奮戟將下孔子止之
曰由何仁義之尊裕也夫詩書之不習禮樂之不講
是某之罪也若吾非陽虎而以我爲陽虎則非某之
罪也命也我歌子和若子路歌孔子和之三終而圍
罷莊子孔子遊於匡宋人圍之數匝而弦歌不輟子

誤也史記謂從者爲甯武子臣武子年當百五六十歲二誤也莊子以匡爲宋地皇疏因之太平寰宇記等遂以襄邑睢州西三十里之承筐爲匡城三誤也蓋匡乃鄭衛間邑陽虎嘗暴於匡當是定公六年侵鄭取匡事是年左傳云公侵鄭取匡爲晉討鄭之伐胥靡也往不假道于衛及還陽虎使季孟自南門入出自東門舍於豚澤衛侯怒使彌子瑕追之公叔文子老矣聾而如公曰天將多陽虎之罪以斃之君姑待之若何乃止蓋陽虎將逐三桓欲使得罪於鄰國

故帥師爲晉討鄭取匡而又不假道於衛是時匡屬鄭邑而城垣適缺虎與僕顏剋就其穿垣而入之虎之暴匡即此役也至十五年夫子過匡適使顏剋爲御而妄指輕言匡人遂以爲虎而圍之是匡人之圍專因顏剋之故貌似之說或謂匡人解圍謝罪之飾辭也惟匡爲鄭邑是年杜注渾曰鄭地而顧氏大事表以爲在今河南開封府洧川縣西之匡城然考史記言孔子去匡即過蒲蒲爲今直隸大名府長垣縣治匡在縣西南十五里是時孔子尚未出衛境故自蒲仍反乎衛若洧川扶溝二縣之匡城皆爲鄭地去蒲甚遠夫子何得去匡過蒲而又反乎衛耶蓋定公六年之匡攻匡即僖公十五年之匡亦即文公元年八年之匡攻之左傳僖公十五年諸侯盟于牡邱遂次于匡杜注匡衛地在陳留長垣縣西南文公元年衛孔達侵鄭取綿訾及匡八年晉侯使解揚歸匡戚之田于衛杜注匡本衛邑中屬鄭孔達伐不能克今晉令鄭還衛蓋匡本鄭衛之閒邑僖十五年初屬衛文公元年尚

屬鄭文公八年使歸衛至定公六年不知何以又屬鄭展轉相屬一彼一此而杜注文公元年傳謂匡在潁川新汲縣東北即扶溝縣之匡城也則自相矛盾矣顧氏震滄曰史記孔子自匡至蒲括地志蒲城在匡城北十五里桓公三年齊命于蒲杜注蒲衛地在陳留長垣縣西南今俱在直隸大名府長垣縣境論語畏於匡即此江氏愼修曰匡與戚相近之邑一統志大名府開州長垣縣西南十五里有匡城即論語子畏於匡之地隋嘗改長垣爲匡城今長垣在開

州南一百五十里開州之帝邱當時衛所都而戚城
即在開州城北七里故匡與戚本皆衛邑八年晉歸
戚田并令鄭歸匡田耳若扶溝之匡去衛甚遠衛不
能有其地也然則顧氏以匡近蒲屬長垣則是而以
定六年之匡爲洧川則非也江氏以匡連戚屬長垣
則是而以定六年之匡爲扶溝則非也蓋僖十五年
文元年文八年與定六年四傳所謂匡均係長垣之
匡城此地屬衛亦屬鄭實即陽虎之所暴孔子之所
畏者也至任鈞臺以囚陽虎奔晉主趙鞅是時衛叛晉
作述斯文即述斯道也自程門分文與道爲二注因
文而死己於匡人後己而死者何由知斯文乎以是
知天意之不然而匡人之必不能害己也蒙案孔注
以後死者爲夫子自謂蓋對文王既沒而言文王既
沒於前己亦當終於後則文王爲先死己爲後死凡
後文王而沒者皆得謂之後死也語詞用也不用矣
是以不得與反剔上文之在茲後己一層倘在言外
文謂六藝之文也漢書藝文志曰樂以和神仁之表

釋文喪息浪反與音預後漢書儒林傳贊注引天之
將喪句上有不知二字王肅家語序引天之未喪向
無也字

正義曰朱注道之顯者謂之文蓋禮樂制度之謂文
集藏書閣記曰天理民彝自然之物則其大倫大法
之所在固有不依文字而立者然古之聖人欲明是
道於天下而垂之萬世則是精微曲折之際非託於
文字不能以自傳黃先生曰文典籍之文也先王所
以治天下者曰道所以載道者曰文夫子云述而不
作述斯文即述斯道也自程門分文與道爲二注因
文而死己於匡人後己而死言天將喪斯文而匡人
知天意之不然而匡人之必不能害己也蒙案孔注
以後死者爲夫子自謂蓋對文王既沒而言文王既
沒於前己亦當終於後則文王爲先死己爲後死凡
後文王而沒者皆得謂之後死也語詞用也不用矣
是以不得與反剔上文之在茲後己一層倘在言外
文謂六藝之文也漢書藝文志曰樂以和神仁之表

也詩以正言義之用也禮以明體明者著見故無訓也書以廣聽知之術也春秋以斷事信之符也五者蓋五常之道相須而備而易爲之原言與天地爲終始也左昭二年傳晉韓宣子聘魯觀書於太史氏見易象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夫子所謂文卽宣子所謂周禮也然則夫子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六十四卦之苞符開於伏羲五百年之道統傳自周公而何以獨引文王也太史公書曰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戹而作春秋同處憂患之時恰合先後之揆故聖人當下節知我之文以合然大宰既知多能之非聖則君

患難所信者在天心不在人事所恃者在文德不在武功

孔注云云疏曰云茲此也者易晉受茲介福書呂刑越茲麗刑詩緜築室于茲傳箋皆訓此茲與此雙聲也釋文見在賢遍反皇疏後死孔子自謂也文王既沒於前則己方死於後故自謂爲後死也

馬注云云疏曰皇疏引衞瓘云若孔子自明非陽虎聖與哲謀肅乂同科多方以作聖對作狂小宛以曰必謂之詐晏然而言若是匡人知非陽虎而權害賢聖對曰否秦誓人之彥聖大約如人之齊聖不過飲酒之溫克也鄉飲酒義左聖鄉仁所以免也江熙云言文王之道爲後代之軌己未得

右義備藏仁義接賓主有事俎豆有數曰聖聖立而將之以敬曰禮詩書三禮之言聖不過如此至孔子贊易傳始以聖人大人爲尊名孟子論善信遂以聖人神人爲極品然以伯夷之隘而曰聖之清柳下惠之不恭而曰聖之和要亦偏造其極之名至左傳以臧武仲爲聖人則春秋時之稱聖可知矣大宰之以多能爲聖也亦固其所而孰知夫子之大聖雖多能而不在多能也

孔注云云疏曰邢疏周禮大宰六卿之長卿卽上大夫也當時惟吳宋二國上大夫稱大宰諸國雖有大宰非上大夫也今案列子仲尼篇商太宰見孔子曰某聖者歟孔子曰聖則某何敢然則某博學多識者也孔子又言三王善任智勇五帝善任仁義三皇善任因時而以聖屬西方之人說本荒唐殷氏釋文商宋國也宋都商邱故二名焉又韓非子說林篇子圉見孔子於商太宰太宰曰吾已見孔子則視子猶蚤蝨之細者也是皆以大宰爲宋之太宰也說苑善說篇子貢見太宰嚭嚭問曰孔子何如對曰賜不足以知之嚭曰子不知何以事之對曰惟不知故事之夫子其猶大山林也百姓各足其欲焉嚭曰子增夫子乎對曰夫子不可增也夫賜其猶一累壤也以一累壤增太山不益其高且爲不智嚭曰然則子有所酌也對曰天下有大樽而子猶不酌焉不識誰之罪也是以大宰爲吳之太宰也故孔注云或吳或宋未可分也然釋文引鄭注以爲吳太宰後儒多從之杜氏謂春秋時以太宰名官者惟吳宋與魯耳魯自隱公十一年公子翬欲弒桓公以求太宰其後不復見魯當魯成公十五年宋以向帶爲太宰平公卽位之歲距孔子過宋歷二公八十餘年其間或廢或否雖未可知然孔子過宋時遭桓司馬之厄遂微服而去豈復有問於子貢者歟則鄭君以爲吳太宰者是也攷之左傳昭公二十年楚伯州犂之孫嚭奔吳定公四年爲吳太宰以謀楚哀公六年公會吳于鄫吳人徵百牢七年夏吳太宰嚭召季康子使子貢辭十二年夏公會吳師于囗皋吳子使太宰嚭請尋盟公

使子貢對秋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鄟吳人藩衛侯之
舍子服景伯謂子貢子盍見太宰太宰嚭聞子貢之
言而說又史記子貢嘗南適吳越越絕書詳載其語
孔子世家吳伐越墮會稽得骨節專車使使問仲尼
夫子言防風氏之骨專車僬僥氏之長三尺吳客曰
善哉聖人是吳人久慕夫子之多能鄭君之言可信
也至左傳成公十年有太宰子商十六年有太宰伯
州犂昭公元年遺啓彊爲太宰二十一年有太宰犯
是皆楚之太宰也昭公元年趙孟曰武請于冢宰襄

公十一年使良霄太宰石奠如楚告將服於晉是皆
鄭之太宰也二國太宰均非上大夫且與子貢不相
涉閻氏釋地據檀弓云吳夫差侵陳陳太宰嚭使于
師謂此經當是陳太宰以孔子先後兩居陳辨肅愼
氏之矢測桓僖廟之災皆在陳事故陳太宰驚異以
爲問然洪氏容齋隨筆謂嚭乃吳夫差之宰陳遣使
知天之高也終身踐地不知地之厚也操壺飲江海
不知江海之深也捧土附泰山無益泰山之高也心
悅誠服推尊已極智足以知聖人豈猶有疑於夫子
之聖而不敢質言之乎黃先生曰大宰之問以多能
而語則仍是此人也
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注孔曰言天固縱之
大聖之德又使多能
釋文縱子用反論衡知實篇引固作故風俗通窮通
篇引作固天縱之莫盛於聖
正義曰朱注縱猶肆也言不爲限量也將殆也謙若
不敢知之謂聖無不通多能乃其餘事故言又以兼
之蒙案孔注訓將爲大以固天縱之將聖爲一句義
本爾雅釋詁云將大也詩有娀方將我受命溥將傳
皆訓大則是將聖者大聖也所謂集羣聖之大成自

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朱注訓將爲殆以固天縱之
爲一句將聖又多能也爲一句謂子貢謙若不敢知
意本說苑然子貢之稱夫子其答陳子禽也擬諸天
之不可階而升其告叔孫武叔也比諸日月之不可
得而踰韓詩外傳記其對齊景公也謂終身戴天不
知天之高也終身踐地不知地之厚也操壺飲江海
不知江海之深也捧土附泰山無益泰山之高也心
悅誠服推尊已極智足以知聖人豈猶有疑於夫子
之聖而不敢質言之乎黃先生曰大宰之問以多能

爲聖歟抑知聖之不必多能歟端木氏答之以聖又多能皆由天縱不待駁斥大宰而多能與聖之分合憭然分明此爲聖門言語之選

孔注云云疏曰訓將爲大者說文將帥也是將衛之本義爾雅毛傳訓大者或壯佼之借說文壯大也佼健也方言秦晉之間凡人之大謂之佼或謂之壯廣雅將欲也且也是即朱注訓殆之意論衡知實篇引此經說曰將且也不言已聖言且聖者以爲孔子聖未就也其說實始於漢儒郝氏詳解又以將帥本義說爲羣聖之統帥則更穿鑿無謂矣孔注上言固天縱之下言又使多能是以縱互訓使也內則姑縱之而宿數休之史言發縱指使皆以縱爲使也說文縱緩也一曰舍也引申之廣雅訓置楚辭注訓放是即朱子訓肆之義

子聞之曰大宰知我乎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注包曰我少小貧賤常自執事故多能爲鄙人之事君子固不當多能也

釋文少詩照反皇本高麗本我下有者字

正義曰皇疏引繆協云此蓋所以多能之義也言我若見用將崇本息末歸純反素豈唯多能鄙事而已朱注言由不爲世用故得以習於藝而通之精義張

子曰功業不試則人所見者藝而已蓋見用則行道不試則游藝以此見夫子之多能由不試而非由少賤少賤者子之謙辭也外注引吳氏曰弟子記夫子此言之時子牢因言昔之所聞有如此者其意相近故併記之蒙案史記世家置此節於執御之後獲麟之前故集解別自爲一章然此經與太宰知我相連屬記者必有深意今讀說苑子貢謂太宰曰天下有大樽而子獨不酌焉誰之罪也然後見太宰能知不能用所知非眞知蓋歎聖人之無知己也天縱大聖之德原欲見用於世不以知希爲貴而無奈所如不合道大莫容太宰亦徒震驚其多能而不克見施於實用惟有一二弟子貢于牢者既識天心之有屬轉傷知己之無人此亦夫子聞之而不禁喟然浩歎也大宰豈知我者乎知我者其天乎試字乃此章點睛處

鄭注云云疏曰云牢弟子子牢者王肅家語敘云語云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談者不知爲誰多妄爲之說孔子家語弟子有琴張一名牢字子開亦字張衛人也陳仲魚古訓謂肅云談者即指鄭君夫論語記弟子不應稱名漢白水碑琴張琴牢判爲二人肅臆說不足信蒙案史記弟子傳琴張琴牢均無其人故釋文云史記無文孟子以琴張曾哲牧皮爲狂者趙注以琴張即顓孫子張又善鼓琴號曰琴張莊子大宗師篇謂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友子桑戶死或編曲或鼓琴相和而歌則編曲者反而鼓琴者張也左昭二十年傳琴張聞宗魯死將往弔之仲尼曰齊豹之盜而孟縶之賊女何弔焉杜注琴張孔子弟子字子開名牢是即本王肅之僞家語也孔疏家語云孔子弟子琴張與宗魯友七十子篇云琴牢衛人字子開一字張則以字配姓爲琴張即牢曰子云是也賈逵鄭眾皆以爲子張即顓孫師服虔云案七十子傳云子張少孔子四十餘歲孔子是時四十知未有子張鄭賈之說不知所出然則孟子趙注即本鄭賈之說而服虔始疑其非也此經鄭注不以子牢即琴張漢書人表以子張與曾晳相次列第三等而以琴牢列第四則子張非琴張琴張亦非琴牢也

云試用也者爾雅釋言文云技藝者樂記藝成而下注藝才技也文王世子曲藝注小技能也

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注知者知意之知也言知者言未必盡也今我誠盡也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注孔曰有鄙夫來問於我其意空空然我則發事之終始兩端以語之竭盡所知不爲有愛也

釋文空空如字鄭或作悾悾同音空叩音口發動也兩端如字孔云終始也鄭云末也皇本鄙夫下有來字因注衍也

正義曰朱注孔子謙言己無知識但其告人雖於至愚不敢不盡耳叩發動也兩端猶言兩頭言終始本末上下精粗無所不盡皇疏引李充云日月照臨不爲愚智易光聖人善誘不爲賢鄙異教雖復鄙夫寡識而率其疑誠諸疑於聖必示之以善惡之兩端己竭心以誨之也黃先生曰空空如自言心之虛也承人之問不以己見先爲主荀子云不以所已藏害所將受謂之虛也扣反詰之也兩端所問之兩端也逸周書云疑意以兩是也李安溪曰凡人心有兩端故疑而問扣者推究以發其所疑之兩端也焦理堂曰大學云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鄙夫來問必有所疑惟有兩端斯有疑也故先扣發其兩端謂先遷問其所疑而後叩其兩端而竭盡所知窮盡其意使知所向焉蒙案數理精蘊以點線面體分類有兩點斯成線有三點斯成面欲測線則必叩兩端欲測面則必反三隅以此比例推求而高深廣遠雖天地之數不難知人惟自致其知焉可也凡來問者皆自謂無知而以吾爲有知也吾豈眞有所知哉吾實別無所知也問其人則鄙夫觀其貌則空空雖有一知半解疑似於兩端未能灼見眞知折中於一是空空如者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鄙夫誠慤所知之一端以發其未知之一端竭盡焉而使之無不知是即其所知以牖其不知也實即其所知以還其所知也故經曰其兩端而於我何有哉孔注謂端爲終始鄭注訓端爲末蓋循其始以要其終即揣其本以齊其末舜之執兩端也執兩而用中擇善固執之功也子之叩兩端也衡兩以定一原始及終之道也大學云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故必格物窮理知所止而後得所止知之所以言致

也致亦竭盡無餘之意也

何注云云疏曰云知意之知者說文意志也識知也古文作志廣雅志意也禮緇衣爲下可述而志也注志猶知也列子湯問篇汝志彊而氣弱注志謂心知也文選五君詠注湛然不動謂之心分別是非謂之識是知識與志意古通皇疏云知謂有私意於其閒也無知卽無意竭盡所知卽無必又引繆協云名由迹生故知從事顯無爲寂然何知之有唯其無也故能無所不應此六朝之清談也

孔注云云疏曰云其意空空然者孔作如字皇疏空空無識也言有鄙夫來問我而心抱空虛如也鄭本作悾悾誠慤也詳見前篇皆就鄙夫而言訓叩爲發問也借作敲敲擊也故孔注訓發釋文申之爲發動也

周禮司關凡四方之賓客敲關注猶謁關人也或又通作扣廣雅扣持也義斯遠矣

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注孔曰有聖人受命則鳳鳥至河出圖今天無此瑞吾已矣夫者不得見也河圖八卦是也

釋文出如字舊尺遂反夫音符史記世家引作河不出圖雒不出書吾已矣夫沈約辨聖論引同正義曰朱注鳳靈鳥舜時來儀文王時鳴於岐山河圖河中龍馬負圖伏羲時出皆聖王之瑞也已止也外注引張子曰鳳至圖出文明之祥伏羲舜王之瑞不至則夫子之文章知其已矣蒙莊爾雅釋鳥鷽鳳其雌皇說文鳳神鳥也古文作朋或作鵬天老曰鳳之象也鴻前麋後蛇頸魚尾鸛顙鴛思龍文龜背燕頷雞喙五色備舉出於東方君子之國翱翔四海之外過昆侖飲砥柱濯羽弱水莫宿風穴見則天下大安甯韓詩外傳八黃帝召天老而問之曰鳳象何如天老對曰夫鳳象鴻前而麟後蛇頸而魚尾龍文而龜身燕頷而雞喙戴德負仁抱忠挾義小音金大音鼓延頸奮翼五彩備明舉動八風氣應時雨食有質飲有儀往卽文始來卽嘉成惟鳳爲能通天祉應地靈律五音覽九德天下有道得鳳象之一則鳳過之得鳳象之二則鳳翔之得鳳象之三則鳳集之得鳳象之四則鳳春秋下之得鳳象之五則鳳沒身居之御覽引韓詩外傳鳳鳴雄曰節節雌曰足足昏鳴曰

同常晨鳴曰發明晝鳴曰保章舉鳴曰上翔集鳴曰
歸昌南山經丹穴之山有鳥焉其狀如雞五采而文
名曰鳳皇首文曰德翼文曰順背文曰義膺文曰仁
腹文曰信是鳥也飲食自然自歌自舞見則天下安
甯翬鵬冠子度萬篇鳳皇者鶉火之禽陽之精也各晝
說鳳皇之形狀大意皆本於天老其所至之時如淮
南子云黃帝治天下鳳皇翔於庭三皇鳳至於庭三
代鳳止於門周室鳳至於澤注三皇謂伏羲神農三
代謂堯舜禹韓詩外傳黃帝齋於殿中鳳乃集東囿
今鳳皇翔於東郊而樂之其鳴音中夷則與天相副
帝王世紀黃帝坐於元扈有大鳥體被五色三文蓋
鳳也竹書紀年黃帝五十年秋七月庚申鳳鳥至帝
祭于洛水此見於羲農軒轅時也左傳郯子曰少皞
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于鳥而為鳥師鳳鳥氏歷
正也宋書符瑞志少昊登帝位有鳳皇之瑞高辛氏
使鼓人拊鞞鼓擊鐘磬鳳皇鼓翼而舞此見於少昊
高辛時也荀子解蔽篇詩曰鳳皇秋秋其翼若干其
聲若簫有鳳有樂帝之心注帝盡謂堯也堯時鳳
皇巢於阿閣揚子云鳳皇鵷鵷匪堯之庭宋志堯在
帝位七十年鳳皇在庭書益稷簫韶九成鳳皇來儀
書大傳舜好生惡殺鳳皇巢其木書緯帝命驗赤鳳
來儀服虔云貌恭性仁則鳳皇來儀魏志注舜禹有
天下鳳皇翔此見於堯舜禹時也國語內史過曰周
之興也鸑鷟鳴于岐山注鸑鳳別名竹書紀年文丁
十二年有鳳集於岐山為文王也宋志文王孟春六
旬五緯聚房後有鳳皇銜書遊文王之都元命苞武
王受鳳書之紀周書王會解西申以鳳皇氏羌以鸞
鳥方揚以皇鳥尚書中候周公太平制禮鸞鳥見書
君奭我則鳴鳥不聞詩卷阿喈喈成王之德其九章曰
鳳皇鳴矣于彼高岡鄭箋因時鳳皇至因以喻焉竹
書紀年成王十八年春正月王如洛邑定鼎鳳皇見
遂有事于河古今樂錄成王時鳳皇翔舞作神鳳操
拾遺記成王四年旂塗國獻鳳雛昭王二十四年塗
循國獻青鳳此見於文武成昭時也至於後世如漢
光武魏文帝晉武帝唐高祖太宗之時屢書鳳見此

或爲受命之符漢書郊祀志言宣帝時鳳皇下郡國五十餘所本紀云十一集杜陵閒歲見京師五行志章帝末號鳳皇百四十九見鳳雖祥瑞不應若此之多然此猶謂承平之世也若五代史所稱王建據蜀龜龍鳳麟騶虞畢出於其國故歐公世家論以鳳皇之至或出於庸君繆政之時不足爲嘉瑞攷之廣雅翳鳥鸑鷟鵕鸃鵰鶚鵬鸞鵠明鳳皇屬也樂緯叶圖徵謂五鳳皆五色爲瑞者一爲雄者四其四皆似鳳並爲妖東方曰發明身仁青色至則喪之六十五字皆雜書本文所謂天迺錫禹大法九章常事所次者也河圖雜書相爲經緯八卦九章相爲表裏漢書敘傳云河圖命庖洛書賜禹八卦成列九疇迪敘注李奇曰河圖卽八卦也洛書卽洪範九疇也馬融注洪範云洛書文也是劉歆班固馬融等皆以河圖爲八卦洛書爲九疇說與孔注合惟鄭君注易始本春秋緯云河以通乾出天苞洛以流坤吐地符河龍圖發洛龜書感河圖有九篇洛書有六篇玉海引隋志有河圖二十卷河圖龍文一卷梁有河圖洛書一十四卷亡詩疏引鄭君六藝論云河圖洛書皆

天神言語以教告王者此信讖緯之過也孫氏星衍問字堂集云案易乾卦言龍坤卦言馬是稱龍馬負圖卽八卦爲河圖之證洪範五行一曰水水在北方元武之位是稱神龜負文卽九疇爲洛書之證可知孔劉班馬之說長於鄭君矣至宋之中葉有僞龍圖出焉託名陳希夷本於子華子及陰關子明易傳乃以五行生成圖爲河圖太乙下行九宮圖爲洛書而其始劉牧著易數鉤隱圖本以九爲河圖十爲洛書至朱漢上蔡季通而兩易其名後人衍之者支離附會不可究詰不知生成圖卽易傳大衍之數天數一三五七九地數二四六八十奇偶生成五位相得而各有合鄭君所注確有至理而要之非卽河圖也太乙下行九宮圖詳於易緯乾鑿度大戴禮明堂篇有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之數北周甄鸞注數術記遺九宮算有二四爲肩六八爲足左三右七戴九履一五居中央之說是其所傳爲最古而要之非卽洛書也況乎鳳鳥河圖聖世太平之應所見非常事所出非一朝故禮運言河出馬圖與天之膏露地之醴泉山之器車並列顧命河圖在東序與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並陳禮運疏引中候握河紀云伏羲氏有天下龍馬負圖出于河遂法之畫八卦晉書天文志黃帝受河圖始明休咎魏志注黃帝受命風后受河圖挺佐輔云黃帝至翠嬀之川大魚汎白圖以授黃帝名曰錄圖此見於伏羲軒轅時也晉頹疏引中候握河紀說帝堯受河圖之禮云稷棄讓宋志堯觀于三河常有龍隨之一日龍負圖而至文曰亦受天命又云堯修壇場于河雒有五老遊焉相謂曰河圖將至告帝以期二月辛丑有龍馬銜甲赤文綠色吐甲圖而去舜設壇于河黃龍負圖長三十二尺廣九尺出于壇畔赤文綠錯此見於堯舜時也晉地理志大禹觀濁河而受綠字廣博物志引尸子曰禹理鴻水觀于河見白面長人魚身出曰吾河精也授禹河圖而還於洲中宋志湯東至洛觀堯壇黃魚黑鳥止於壇化爲黑玉又有黑龜並赤文成字此見於禹湯時也詩大明疏唐堯之受河圖昌名已在其錄易乾鑿度云今入天元二百七十五萬九千二百八十歲昌

以伯受命入戊午蔀二十九年天下受錄應河圖畢
子非攻篇天命文王代殷有國泰顛來賓河出錄圖
宋志引中候周公旦攝政七年與成王觀子河沈璧
禮器榮光璽河青龍臨壇銜元甲之圖吐之而去周
公援筆寫之此見於文王成王時也至於世道衰微
人心狡詐聞有朱書魚腹鑿石成文作僞獻訣事涉
祆妄以致張平子不信讖緯歐陽公并斥圖書因噎
廢食又似矯枉過正曾子固曰以非所習見則果於
以爲不然是以天地萬物之變爲可盡於耳目之所
及亦可謂過矣胡氏朏明曰天地之閒有此理則有
此象如魯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秦之仆石起而有
文漢之蟲食柳葉而成文古今此類非一世俗之震
死者背上往往有篆書以逃其罪道家多能辨之又
筠箕仙寫爲詩詞以言禍福皆耳目所親接者況聖
人出而天不愛道地不愛寶圖書是祥又何疑焉記
曰清明在躬氣志如神嗜欲將至有開必先天降時
雨山川出雲此之謂也史記世家引此經於獲麟之
後曰河不出圖雒不出書已矣夫此或涉易傳而

誤夫子蓋以鳳鳥賅四靈以河圖包洛書圖書爲受
命之符麟鳳乃文明之瑞聖王不復作吾道其終窮
追麟出非時而春秋絕筆夫子又傷其來也則反袂
拭面而涕沾袍曰吾道窮矣已矣者亦道窮之謂也
易緯坤鑿度曰仲尼偶筮其命得旅泣曰天也命也
鳳鳥不來河無圖至嗚呼天命之也歎訖而後息志
漢書董仲舒對策後漢袁著奏梁冀並引此經以爲
自悲可致此物而身卑賤不得致也則是夫子豈眞
黜周王魯而以素王自處乎王嘉拾遺記謂孔子相
不至文選注引論語素王受命讖云河授圖天下歸
心似孔子時不特鳳鳥至河亦嘗出圖矣然要皆附
會之談也
孔注云云疏曰云已矣夫不得見也者易乾九五飛
龍在天利見大人文言曰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
萬物覩覩者見也有聖王受命而興萬物皆利見焉
相與輔治以共享太平之福已矣之歎歎不得見聖
王非謂身自受命也皇疏引繆協孫綽說謂孔子體

大聖之德弟子皆命世之才王德光于上將相備乎下當世之君咸有忌難之心故稱此以徵己之不王絕眾庶之疑望是直以小人之腹揣君子之心也

子見齊衰者冕衣裳者與瞽者注包曰冕者冕衣之服也瞽者盲者也見之雖少必作過之必趨注包曰作起也趨疾行也此夫子哀有喪尊在位恤不成人也

釋文齊音咨衰七雷反冕音免鄭本作弁云魯讀弁爲冕今從古鄉黨篇亦然瞽音古盲也皇本高麗本少下有者字考文曰一本齊作齋齋緦正字也朱注或曰少當作坐宋石經趨作趍俗字也十一經問對曰此一章合記於鄉黨此爲脫簡

正義曰皇疏齊衰五服之第二也言齊則斬從可知而大功不預也冕衣裳者周禮大夫以上之服也大夫以上尊則士不在列也瞽言與者盲者卑故加與字以別之也釋文冕鄭本作弁云魯讀弁爲絻今從古說文冕或作絻李善曰絻古冕字說文弁又作覍覍與冕形相似今論語作冕其從魯論之絻歟抑從古論之弁歟未可知也錢氏大昕謂魯論冕作絻當即祖免之免士喪禮眾主人免於房喪服記朋友皆在他邦祖免先儒以爲免象冠廣一寸用麻布爲之免亦作絻齊衰以下皆檀弓釋文云以布廣一寸從項中而前交于額又卻向後繞于髻蓋免之義取免冠正字當作免而通借作絻錢氏此說與上齊衰相聯貫而

與下衣裳究未融洽子見齊衰與冕者不過見有喪有位之人不必其在服衰服冕之時也汪氏中述學曰冕非常服當其行禮夫人而以貌也惟卿有元冕元冕者斥其人也謂上大夫也然不云上大夫而云冕者猶以卿之祿秩養鶴而云鶴有乘軒者此古人文辭之曲也史記世家以年少無服冕者故刪冕衣裳句而云見齊衰瞽者雖童子必變皇本少下有者字而疏云三種人雖復年少則是古本皆作少而無有作坐者那疏云夫子見此三種之人雖少坐則必起行則必趨意亦以雖少絕句而非以少坐連文也高氏問辨錄曰雖夜必興不言瘖而瘖可知也變色而作不言坐而坐可知也今既謂之作則坐何待言還是雖少必作於理爲得鄉黨亦記此曰雖狎必變雖褻必以貌其義一也沈氏虹野曰見之我坐而見彼之行過也過之彼坐而我行過見之也過之下不言雖少者省文也

包注云云疏曰云冕冠也者古首服三等冕弁冠冠者首服之通名冕者冠中之別號故冕得稱冠也云大夫之服也者周禮春官司服職公之服自衮冕而下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士之服自希冕而下卿大夫之服自元冕而下卿大夫以上冠也至禮器所云天子之冕朱綠繅十有二旒諸侯九上大夫七下大夫五士三士亦得服冕者鄭注以爲夏殷之禮也自皮弁而下故說文云冕大夫以上冠也釋名有眹也釋言同說文瞽目但有眹瞽鼓也瞑瞑然目中合如鼓皮也周禮春官有瞽矇樂官也上瞽四十人中瞽百人下瞽百有六十人先鄭注云無目眹謂之瞽有目眹而無見謂之矇有目無眸子謂之瞍王制八十拜君命一坐再至瞽亦如之古人之恤瞽也如此云作起也者說文同書泪作傳作興也興亦起也考工記作而行之謂起而行之也云趨疾行也者說文趨訓走渭言之也釋名疾行曰趨疾趨曰走爾雅釋宮室中謂之時堂上謂之行堂下謂之步門外謂之趨中庭謂之走大路謂之奔此析言之也鄭君注曲禮云行而張足曰趨注周禮樂師云趨謂于朝廷是朝廷以趨爲敬鄉黨沒階趨

趨進翼如皆是也皇疏引范甯云趨就之也釋名趨
赴也赴所期也是趨有赴就之義意以瞽者目無見
或趨就以相之歟
顏淵喟然歎曰注喟然歎聲也仰之彌高鑽之彌堅注言不可窮盡也
瞻之在前忽焉在後注言惚恍不可爲形象也
釋文喟苦位反又苦怪反鑽子官反唐宋石經史記
世家作忽焉皇本同考文云足利本焉作然那本同
正義曰朱注仰彌高不可及鑽彌堅不可入在前在
後恍惚不可爲象此顏淵深知夫子之道無窮盡無
方體而歎之也黃先生曰瞻之句在前忽焉在後句

仰之而無以躋道之極鑽之而無以入道之深瞻之
而無以定道之方顏子蓋言學聖之難如此明善誘
之所以善也李安溪謂顏子言此如周公之不合仰
思夫子之發憤忘食亦是一義或以此爲懸論聖人
之道則本文仰鑽瞻非學者仰之鑽之瞻之而何皇疏
引孫綽曰夫有限之高雖嵩岱可陵有形之堅雖金
石可鑽若乃彌高彌堅鑽仰所不逮故知絕域之高
堅未可以力至也又曰馳而不及待而不至不行不
動孰能測其所妙哉江熙云慕聖之道其殆庶幾是
以欲齊其高而仰之愈邈思等其深而鑽之愈堅尙
夫子循循然善誘人注循循次序貌也誘進也言夫子正以此道勸進人有次序也博
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

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注孔曰言夫子既以文章開博我又以禮節約我使我欲罷而不能已既竭我才矣其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注言夫子之善誘猶不能及夫子之所立也

釋文循言巡罷皮買反又皮巴反又音皮卓陟角反史記世家引末由作蔑繇後漢書趙壹傳注李膺傳孟子明堂章趙注引循循皆作恂恂北魏書賈思伯傳末書禮志袁瓌疏引亦同

正義曰朱注循循有次序貌誘引進也博文約禮教之序也言夫子道雖高妙而教人有序也侯氏曰博我以文致知格物也約我以禮克己復禮也卓立貌末無也此顏子自言其學之所至也蓋悅之深而力之盡所見益親而又無所用其力也程子曰到此地位功夫尤難直是峻絕又大段著力不得楊氏曰自可欲之謂善充而至於大力行之積也大而化之則非力行所及矣此顏子所以未達一間也外注引胡氏曰此顏子學既有得故述其先難之故後得之由而歸功於聖人也抑斯歎也其在請事斯語之後三月不違之時乎蓋疏卓高遠貌末無也孫綽曰既以文章博我視聽又以禮節約我以中俯仰動止莫不有所立卓爾近儒因朱注所見益親遂謂借卓爲焯景行才力已竭猶不能已罷猶罷息也常事皆循而行之若有所興立卓然出視聽之表猶天之不可階而升從之將何由也此顏孔所絕處也黃先生曰如之瞻之猶是也然而道雖極高遠而教則有次序孟

子曰引而不發躍如也中道而立能者從之困學紀聞曰孔庭之教在詩禮子思子曰夫子之教必始於詩書而終於禮樂荀子勸學篇曰其教則始乎誦經終乎讀禮其義則始乎爲士終乎爲聖人所謂博文者與於詩也而誦詩即兼以讀書所謂約禮者立於禮也而復禮必先以克己迨成於樂而致中所以致和可權不僅可立斯大而化之聖矣而無如大可爲化不可爲也人力已竭天命不延雖能三月之不違終於一間之未達故鄭君以卓爾爲絕望之辭而

顏子之喟然乃絕命之歎也莊子田子方篇顏淵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夫子馳亦馳夫子奔逸絕塵而回瞠若乎後矣法言學行篇曰顏不孔雖得天下不足以爲樂然亦有苦乎曰顏苦孔之卓也又問神篇曰昔者仲尼潛心於文王矣達之顏淵亦潛心於仲尼矣未達一間耳此皆善言亞聖心事者哉論衡書虛篇或言顏淵與孔子俱上魯泰山孔子東南望吳閶門外有聚白馬引顏淵指以示之曰門外何有曰有如聚練之狀孔子撫其目而止之因與俱下

爾雅釋詁文說文嗟相誡呼也或作誘諸古文與矣同矣進善也从羊與善義同意一切經音義引說文誘教也是皆進善之意詩吉士誘之傳家語天誘其衷注皆曰導也衡門序誘掖其君箋樂記誘孔易注皆曰進也鄉射禮誘射注猶教也是正字當作羨詩板天之牖民傳道也字又借作牖樂記知誘於外注猶引也道也廣雅羨致也詖誘也則誘字始兼善惡矣

孔注云疏曰云卓然不可及者說文卓高也漢書

劉輔傳必有卓詭切至注高遠也成帝紀使卓然可觀注高遠貌霍去病傳卓行殊遠莊子大宗師而況其卓乎注卓者獨化之謂也魏都賦卓犖蔣禰衡表英才卓犖注絕異也是以墨韻爲義史記衛將軍傳連行殊遠漢書孔光傳非有踔絕之能是用通借之字云獨化云絕異故鄭注以爲絕望之詞也云焯見者書通作灼見

子疾病注包曰疾甚曰病也子路使門人爲臣注鄭曰孔子嘗爲大夫故子路欲使弟子行其臣之禮也

論衡感類篇引使作遣

正義曰左桓五年傳疏引鄭注云病謂疾益困也皇疏子路以孔子聖人宜爲人君且嘗爲大夫大夫亦有家臣故使弟子行臣禮也江熙云子路以聖人君道足宜有臣猶禱上下神祇也朱注夫子時已去位無家臣子路欲以家臣治其喪其意實尊聖人而未知所以尊也

包注云云疏曰云疾甚曰病者周禮疾醫疏引鄭注儀禮既夕記疾病注皆同說文病疾加也

鄭注云云疏曰筆解引下句無故字其臣作爲臣病間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爲有臣吾誰欺欺天乎注孔曰病少差曰間也言子路有是心非唯今日也

釋文病間如字詐側嫁反

正義曰朱注病時不知既差乃知其事故言我之不當有家臣人皆知之不可欺也而爲有臣則是欺天而已人而欺天莫大之罪引以自歸其責子路深矣黃先生曰使門人爲臣欲使門人治喪制服依君臣禮也禮師弟之服心喪三年君臣之服斬衰三年此所以使爲臣始得申其情也禮喪服斬衰章既言諸侯爲天子又言君是卿於諸侯家相邑宰之於大夫及諸侯大夫之眾臣皆斬衰三年經又曰公士大夫之眾臣爲其君布帶繩屨經明諸臣之斬衰三年同其帶屨異也公士公之士非卿也大夫之眾臣非家相邑宰也既非貴臣帶屨有異故特明之也然此行君臣禮者皆有地而稱君也傳曰君謂有地者也傳明大夫之無采地者猶不得用君臣禮也夫子爲魯大夫門人嘗爲之臣夫子自言無臣者非有地稱君

之例而使之有臣是無臣而爲有臣也欺天謂逆天之命也

孔注云云疏曰云少差曰閒者皇疏若病不差則病病相續無閒斷也若少差則病勢斷絕有閒隙也方言南楚病愈或謂之閒廣雅釋詁閒瘉也左昭七年傳晉侯有閒注差也皆與孔注合

且予與其死於臣之手也無寧死於二三子之手乎注馬曰無寧甯也二三子門人也就使我有臣而死其手我甯死於弟子之手乎 且予縱不得大葬注孔曰君臣禮葬也子死於道路乎注馬曰就死我不得以君臣之禮葬有二三子在我

寧當憂棄於道路乎

正義曰朱注又曉之以不必然之故蒙案上節言臣之不當有以理責之也此節言臣之不必有以情曉之也而且字兩乎字低徊宛轉無限深情檀弓曾子將死起而易簀曰爾之愛我也不如彼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夫子所謂行詐即曾子所謂不正也顏淵之厚葬以貧爲富子路之爲臣以卑爲尊皆不正也不正而姑息愛人反失其所愛不正而行詐尊師反失其所尊說文謂孔子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積正也生死之際其肯安於不正乎其敢自欺欺天乎而況乎民生在三事之加一臣禮就養有方有方則分隔弟子就養無方無方則情親厥後夫子既葬弟子若喪父而無服皆服心喪三年惟子貢廬於冢上凡六年然後去弟子及魯人往從家而家者百有餘室因命曰孔里太史公曰余讀孔氏書想見其爲人適魯觀仲尼廟堂車服禮器諸生以時習禮其家余低徊留之不能去云天下君王至於賢人衆矣當時則榮沒則已焉孔子布衣傳十餘世學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中於孔子可謂至聖矣史公以至聖二字贊孔子可謂確當而史記列之於世家後代尊之以王爵是亦無臣而爲有臣之比何如稱以至聖先師之爲至當不易也

馬注云云疏曰云無甯甯也者說文甯所願也甯茲許公復奉其社稷襄二十九年傳無寧夫人而馬用老臣注皆同

孔注云云疏曰云君臣禮葬者君葬禮大故曰大葬
也王制疏引鄭君此注云大夫退葬以士禮致仕以
大夫禮葬案夫子嘗從大夫之後而非有地之君雖
得以大夫禮葬究不得以君臣禮大葬也

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匱而藏諸求善賈而沽諸注馬曰韞
藏也匱匱也藏諸櫝中也沽賣也得善賈窮賈之耶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
者也注包曰沽之哉不衒賣之
釋文韞紆粉反匱本又作櫝音古賈音嫁一音古
沽音姑漢石經沽字皆作賈玉篇引作乃公乎切孚
經音辨沽古乎切鄭音故後漢書張衡傳崔駰傳逸
民傳注文選注御覽引匱作櫝賈作價韞或作蘊

正義曰朱注子貢以孔子有道不仕故設此二端以
問也孔子言固當賣之但當待賈而不當求之耳外
注引范氏曰君子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士
之待禮猶玉之待賈也若伊尹之耕於野伯夷太公
之居於海濱世無成湯文王則終焉而已必不枉道
以從人衒玉而求售也黃先生曰求撰也非衒賣之
謂也姚秋農謂端木氏安得有貶道干時之請以夫
子之不仕迹疑於藏故以爲請耳夫子言沽之言待
賈自爲問答之辭不衒賣亦非祕藏也蒙案皇疏重
云沽之哉明不衒賣之深也此說申包注意是也又
引王弼云重言沽之哉賣之不疑也故孔子乃聘諸
侯以急行其道也此說朱子所本然觀子貢論邦政
之必聞求與得意相反夫子謹酒脯之不食沽與市
類相同故張彥陵謂子貢之言病在於求夫子之言
妙在於待吾謂子貢非不云善賈而意涉衒賣不第
病在求而并在於沽故夫子重言沽哉以翻之而別
之以我進之以待賈所待者待其聘非待其沽也禮
聘義孔子答子貢之問玉曰昔者君子比德於玉焉
溫潤而澤仁也縝密以栗知也廉而不劌義也垂之
如隊禮也扣之其聲清越以長其終詘然樂也瑕不
掩瑜瑜不掩瑕忠也孚尹旁達信也氣如白虹天也
精神見於山川地也圭璋特達德也天下莫不貴者
道也是以君子貴之也夫子之論玉也既如此其珍
重又儻行對哀公曰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夙夜強
志以待問懷忠信以待舉力行以待取其自立有如
此者夫子之論儒也又如此其矜貴蓋隱居以求其
志即行義以達其道所謂待賈者必待其禮來不屑

以屈往身分高出諍常蔔萬而非若市井壟斷之所
爲求固失之沽亦未爲得也若訓求爲擇子貢非不
言善賈待與擇義亦不甚相懸夫子何必重言沽之
哉一若急於求售而迫不及待也者是直墨子所謂
言之傷矣

蘊積也字亦作蘊廣雅蘊聚也盛也後漢書周榮傳
蘊匱古今注藏也與馬注同釋文引鄭君注韞裏也
廣雅同經既有藏字鄭義爲長皇疏亦云裏之謂包
舊語叔向曰假貸居賄注居蓄也史記呂不韋傳此

裏納匱也詩小宛疏引舒瑗曰包裹曰蘊蘊與韞同
既韞且匱猶弓之有韣劍之有衣皆在匱之內也陳
琳賦云既櫝且韞謂既櫝之而又裹藏其櫝櫝與韞
毛大可謂兩物非也云匱匱也者說文匱櫝皆訓匱

疑本同字淮南子夫有夏后之璜者匣匱而藏之寶
之至也故皇疏以匱爲匣櫝云沽賣也者沽本水名
乃賈之借說文賈市也一曰坐賣也古者買賣皆
藎聖道不行於中國而假託言之前言乘桴浮於海
浮過也過海而之九夷也說文大部云夷平也从大
弓東方之人也又羊部羌字下云南方蠻閩从虫北

遷貨居之人行曰商處曰賈字或俗作估故漢石經
作求善賈而賈諸釋文賈音嫁一音古暮經音義云
沽古乎切論語沽之哉鄭康成亦音故藎本一字而
後人强生分別也玉篇引此經沽作攷說文云泰以
市買多得爲攷或沽之本字本義未可定也
包注云云疏曰云不衒賣者說文衒行且賣也从行
言會意或作衒釋文云古縣字一音元遍反廣雅釋
詁衒賣也云居以待賈者居卽謂云化居積貯之名
舊語叔向曰假貸居賄注居蓄也史記呂不韋傳此

苟貨可居漢書食貨志廣居居貨注如淳曰居賤物
于邑中以待貴也此居以待賈之說也
子欲居九夷注馬曰九夷東方之夷有九種也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
子居之何陋之有注馬曰君子所居者皆化也
說文引作孔子曰宋吏蘇舜欽傳引同
正義曰朱注欲居之者亦乘桴浮海之意說本皇疏
藎聖道不行於中國而假託言之前言乘桴浮於海
浮過也過海而之九夷也說文大部云夷平也从大
弓東方之人也又羊部羌字下云南方蠻閩从虫北

方狄从大東北方貉从豕西方羌从羊此異種也西南夷人僬僥从人謹在坤地頗有順理之性唯東夷从大大人也夷俗仁仁者壽有君子不死之國孔子曰道不行欲之九夷乘桴浮於海有以也漢書地理志曰東夷天性柔順異於三方之外故孔子悼道不行設浮於海欲居九夷有以也師古注言欲乘桴筏而適東夷以其國有仁賢之化可以行道也後漢書東夷傳云王制云東方曰夷夷者柢也言仁而好生萬物柢地而出故天性柔順易以道御至有君子不死之國焉夷有九種曰畎夷千夷方夷黃夷白夷赤夷元夷風夷陽夷故孔子欲居九夷也論曰昔箕子違衰殷之運避地朝鮮施八條之約使人知禁遂乃邑無淫盜門不夜扃回頑薄之俗就寬略之法行數百千年故東夷通以柔謹爲風異乎三方者也苟政之所暢則道義存焉仲尼懷憤以爲九夷可居或疑其陋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有以焉爾山海經海外東經有大人國君子國在其北衣冠帶劍其人好讓不爭韓詩外傳天老謂鳳五色備舉出於君子之國亦云鳳皇高丈二出於東方君子之國路史

國名記引逸論語曰子欲居九夷從鳳婿徐鍇說文聚傳鳳字下云孔子曰居九夷東方也解者云孔子欲浮海從鳳鳥設浮海居九夷意本一串而此經分別記之所謂君子居之者不復遠申已意而但就東夷戲言之即諸書所稱海外君子之國國有仁賢之化何患其無禮義耶不然君子具過化存神之妙中土乃聲明文物之邦何必乘長風破萬里浪而遠適遐陬絕島耶然而魏武帝詩曰子欲居九夷仲尼懷憤以爲九夷可居或疑之有有以焉爾山海經海外東經有大人國君子國在其北衣冠帶劍其人好讓不爭韓詩外傳天老謂鳳五色備舉出於君子之國路史國名記引逸論語曰子欲居九夷從鳳婿徐鍇說文聚傳鳳字下云孔子曰居九夷東方也解者云孔子欲浮海從鳳鳥設浮海居九夷意本一串而此經分別記之所謂君子居之者不復遠申已意而但就東夷戲言之即諸書所稱海外君子之國國有仁賢之化何患其無禮義耶不然君子具過化存神之妙中土乃聲明文物之邦何必乘長風破萬里浪而遠適遐陬絕島耶然而魏武帝詩曰子欲居九夷仲尼懷憤以爲九夷可居或疑之有有以焉爾山海經海外東經有大人國君子國在其北衣冠帶劍其人好讓不爭韓詩外傳天老謂鳳五色備舉出於君子之國路史國名記引逸論語曰子欲居九夷從鳳婿徐鍇說文聚傳鳳字下云孔子曰居九夷東方也解者云孔子欲浮海從鳳鳥設浮海居九夷意本一串而此經分別記之所謂君子居之者不復遠申已意而但就東夷戲言之即諸書所稱海外君子之國國有仁賢之化何患其無禮義耶不然君子具過化存神之妙中土乃聲明文物之邦何必乘長風破萬里浪而遠適遐陬絕島耶然而魏武帝詩曰子欲居九夷仲尼懷憤以爲九夷可居或疑之有有以焉爾山海經海外東經有大人國君子國在其北衣冠帶劍其人好讓不爭韓詩外傳天老謂鳳五色備舉出於君子之國路史國名記引逸論語曰子欲居九夷從鳳婿徐鍇說文聚傳鳳字下云孔子曰居九夷東方也解者云孔子欲浮海從鳳鳥設浮海居九夷意本一串而此經分別記之所謂君子居之者不復遠申已意而但就東夷戲言之即諸書所稱海外君子之國國有仁賢之化何患其無禮義耶不然君子具過化存神之妙中土乃聲明文物之邦何必乘長風破萬里浪而遠適遐陬絕島耶然而魏武帝詩曰子欲居九夷仲尼懷憤以爲九夷可居或疑之有有以焉爾山海經海外東經有大人國君子國在其北衣冠帶劍其人好讓不爭韓詩外傳天老謂鳳五色備舉出於君子之國路史國名記引逸論語曰子欲居九夷從鳳婿徐鍇說文聚傳鳳字下云孔子曰居九夷東方也解者云孔子欲浮海從鳳鳥設浮海居九夷意本一串而此經分別記之所謂君子居之者不復遠申已意而但就東夷戲言之即諸書所稱海外君子之國國有仁賢之化何患其無禮義耶不然君子具過化存神之妙中土乃聲明文物之邦何必乘長風破萬里浪而遠適遐陬絕島耶然而魏武帝詩曰子欲居九夷仲尼懷憤以爲九夷可居或疑之有有以焉爾山海經海外東經有大人國君子國在其北衣冠帶劍其人好讓不爭韓詩外傳天老謂鳳五色備舉出於君子之

序云昔堯命羲仲宅嵎夷夏后氏太康失德夷人始畔自少康已後世服王化桀爲暴虐諸夷內侵殷湯革命伐而定之至於仲丁藍夷作寇武乙衰敝東夷寖盛遂分遷淮岱漸居中土及武王滅紂管蔡畔周乃招誘夷狄周公征之遂定東夷後徐夷僭號乃率九夷以伐宗周西至河上秦并六國其淮泗夷皆散爲民是以畎干風陽等九夷在唐虞爲蝸夷在周爲淮夷而傳論又以朝鮮當孔子所居之九夷序與論自相矛盾其亦知夫子本欲浮海居之耶今案東洋或謂三韓之種類日本國有足利學山井鼎物觀所撰七經孟子考文正續編洵足以資攷訂而中土亡佚書籍如論語皇疏孝經孔傳孝經鄭注魏徵羣書治要馬總意林皆來自日本李冶測圓海鏡益古衍段朱世傑算學啓蒙秦九韶數學九章皆來自朝鮮天子失官守在四夷實爲海外聲明文物之邦也劉原父七經小傳云九夷蓋在徐州莒魯之閒中國之事記云史記李斯曰惠王用張儀之計南取漢中包九夷制鄢郢戰國策張儀曰楚破南陽九夷內沛許鄧陵危以此攻之九夷之地略可見方孔子在陳蔡相去蓋不遠也然而說文漢書等皆以浮海居夷爲一事若九夷在中國亦安用取桴材哉云所居則化者孟子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皇疏聖人所在則化九夷變中夏孫綽云九夷所以爲陋者以無禮義也君子所居者化則陋何有也

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注鄭曰反魯魯哀公十一年冬也是時道衰樂廢孔子來還乃正之也故曰雅頌各得其所也皇本高麗本反下有於字

正義曰朱注是時周禮在魯然詩樂亦頗殘缺失次孔子周流四方參互考訂以知其說晚知道終不行故歸而正之史記世家記此經於子語魯大師節之後下云古者詩三千餘篇孔子取三百五篇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漢書禮樂志云周道始缺怨刺之詩起王澤旣竭而詩不能作王官失業雅頌相錯孔子論而定之故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

頌各得其所正樂與刪詩雖各一事而相爲表裏虞書云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則正詩實爲正樂之本故鄭君意謂雅頌得所卽是樂正然而正樂之條目多有正其僭者如宮懸不應用於諸侯如鄭衞齊宋四聲以及北鄙殺伐之響是也有正其聲而黜之者曲懸不應請於大夫舞佾歌雍皆是也有正其節奏之失傳者如大武之聲注及商是也有正其有司條理是也有正其聲而黜之者奏者如爲純皦繹之條理是也有正其聲而黜之者

容者如大武之致右憲左是也有正其器者如歌韶必以首山之竹龍門之桐是也有正其名者如大武之樂據泠州鳩語別有四名疑其不可爲據是也而最大者在雅頌之失所是全氏以正詩乃正樂中之一事然攷古樂之次第金奏九夏以作其始合樂二南以亂其終而其中升歌笙入間歌三節所用不外乎雅頌雅頌既得所而樂器有不正者乎然則雅頌果何如而得所耶黃先生曰各得其所者定其體之蕩泆露之同樂矣詩無優劣義有偏全也蓋詩之本體如此詩之異用者何約鄭君孔氏說以言之樂之分體者何頌者天子所制

制天子用頌與大雅諸侯用小雅大夫用鄉樂此用樂之正燕禮爲諸侯之禮云遂歌鄉樂以見諸侯之用小雅爲正鄉飲酒爲大夫賓興之禮云乃合樂閒歌鄉樂爲正鄉射禮合樂周南召南注云不笙不歌不閒志在射略於樂不略合樂者風鄉樂也不可略其正大射諸侯之禮其經曰乃歌鹿鳴三終乃下管新宮三終亦不笙不閒不合樂明亦略樂不略其正是鄉樂爲大夫之樂小雅爲諸侯之樂於是明矣而大雅頌爲天子之樂亦與文王鹿鳴騶虞同歌荀子云詩者中聲之所止可知然而享賓或上取者天子享元侯歌肆夏合文王享諸侯歌文王合鹿鳴蓋歌者在上其合樂在堂下故降於升歌一等鄉飲酒燕禮合樂皆降於升歌歌鹿鳴合鄉樂是也燕賓或下就者天子諸侯燕羣臣及聘問之賓皆歌鹿鳴合鄉樂是不用大雅也或曰肆夏繁遏渠宗廟及配天之詩左傳云享元侯用之文王之三國家受命之詩而傳云兩君相見用之三家雍徹夫子所譏而燕居篇記孔子之言曰兩君相見升歌清廟下管象武客出以雍徹以振羽因以

太史公謂詩三百五篇夫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宏見變詩之不入樂而以南雅頌爲四詩乎善夫孔仲遠之言曰變雅雖亦播於樂或無算爵之節所用或隨事類而歌又在制禮之後樂不常用也蓋詩之異用者如此蒙案雅頌之體本周公制作時所定然周禮籥章所載有豳風豳雅豳頌鄭君三分七月之詩以當之朱子則以雅之楚茨四篇爲豳雅豳頌之思文六篇爲豳頌而其說不可信且據飲燕禮所用笙詩六篇毛公以爲有義而亡佚朱子

以爲有聲而無辭而其辭不可考鐘師所載九夏據國語金奏肆夏繁遏渠即時邁繁遏渠呂叔玉以爲肆夏即時邁

遏即執競渠即思文而九夏僅得其三左傳宣公十二年楚子述大武之三章曰資六章曰桓卒章曰武篇次異於今詩杜注謂是楚樂歌之次第而七德未知其四是欲正雅頌之體也難至於春秋之用樂上替下陵變古已極肆夏文王天子享元侯及兩君相見之樂也而晉侯以享叔孫豹湛露彤弓天子燕諸侯及賜有功諸侯之樂也而魯文以宴甯武子宮懸

僭用於諸侯曲懸又請於大夫八佾舞於季氏之庭雍徹歌於三家之廟夫子雖欲正之其孰從而聽之而況乎金奏升歌詩譜誤合爲一上取下就鄭說未必可從詳阮芸臺揅經室集則欲正雅頌之用也更難然則夫子果何以正乎曰正樂先正音雅有雅之音頌有頌之音夫固各有其所也雅頌不得所鄭衛之音亂之也古樂微而鄭衛之音乘其隙淫聲放而雅頌之音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是衛之音甚於鄭爲有靡靡之樂也爲其本紂之都也漢書禮樂志云自雅頌之興而所承衰亂之音猶在是

謂淫過凶媟之聲爲設禁焉世衰民散小人乘君子心耳淺薄則邪勝正故書序殷紂斷棄先祖之樂廼作淫聲用變亂正聲以說婦人衛承紂之餘風其聲足以亂雅樂夫聲音之道所感者微或本於山川之夷險而節奏有短長或因於風俗之貞淫而音調有緩急自非久於其地者不克周知而深曉也說苑云先王之中聲流入於南不入於北北音猶今之北曲兼用凡乙聲高調急與雅樂不同類所謂北鄙殺伐之聲也南音猶今之南曲專用五聲聲調和緩不失中正無相奪倫卽爲雅樂雅者夏也謂中夏之聲也若和之過而流蕩忘返緩之極而縱弛不收爲其近雅而足以亂雅所謂靡靡之樂鄭衛之音也夫子去魯十四年往返五至衛閱歷既久考訂彌詳觀其編詩也卽周公所制作二南雅頌爲正經迨平王東遷而王卽降而爲風王之前編以衛衛之別爲北鄙細分衛國之風蓋爲正樂張本也王之後編以鄭鄭之衛孔文子將攻太叔訪於仲尼仲尼曰甲兵之事未之聞也退命駕而行曰鳥則擇木木豈能擇鳥文子遽止之魯人以幣召之乃歸杜注引此經以證史記爲稍遠鄭王之畿內也衛紂之舊都也二國之地在

世家冉有爲季氏將師與齊戰克之康子曰子之於軍旅學之乎性之乎冉子曰學之於孔子康子欲召孔子對曰欲召之則毋以小人間之康子逐公華公寶公林以幣迎孔子孔子歸魯又曰孔子之去魯凡十四歲而反乎魯自哀公十一年上數十四歲當在定公十三年江氏圖考曰孔子世家敘歸女樂去魯適衛皆於定公十四年非也定十三年夏有鑿蛇淵圄大蒐比蒲皆非時勞民之事使夫子在位而聽其行之何以爲夫子攷十二諸侯年表及魯世家皆於

定十二年書女樂去魯事年表及衛世家皆於靈公三十八年書孔子來衛靈三十八當魯定十三蓋女樂在十二十三冬春之間去魯實在十三年春魯郊嘗在春故經不書當以衛世家爲正案自定公十三年冬正合十四歲也云道衰樂廢者困學紀聞引葉石林謂季札觀樂以小雅爲周德之衰大雅爲文王之德小雅皆變雅大雅皆正雅以是爲雅之失所然杜注云衰小也此周德尙小之詩杜意以大小皆歎正雅服虔以周德之衰爲歎變小雅據下云猶有先王之遺民此義未始不通而不必牽連變大雅以爲失所之證也全謝山引大戴禮投壺篇凡雅二十六篇其八篇可歌歌鹿鳴騶虞不可歌七篇商巢采蘩采蘋伐檀白駒騶虞入篇廢不可歌也三篇閒歌史辟史義史見史董史誘史寬齊可歌也三篇閒歌史辟史義史見史董史誘史寬拾聲敬挾意謂鵲巢四詩南溷於雅伐檀風溷於雅白駒變溷於正商者五帝之遺聲齊者三代之遺聲而亦以爲雅以此爲雅之失所黃先生曰經傳中凡以雅鄭對言者則正聲爲雅投壺所指是也且全氏

未審句讀不得以爲失所之證也

子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爲酒困何有於我哉注馬曰困亂也

臨潼孝傳引出入二句互易

正義曰張敬夫云此章視之若易能然行之無憾則未易也蓋於天理之當然者求盡其道而於人情之近使人皆易動者不踰其則夫子教人每指而示之學者各盡其節可勉焉氓氏偶談云下二句相對爲哀樂也以默識章例之此章亦是勉人案案何有何難也

何難於我自任遵自勉也皇疏云父兄天性續莫大焉公卿襄合厚莫重焉若有喪事則不敢不勉强又引衛瓘云三事爲酒興也言朝廷閨門及有喪者並不爲酒所困唯酒無量不及亂也然而默識章既平列爲三則此章何得歸重於一

馬注云疏曰云困亂也者說文本義訓故廣雅訓窮訓極並無訓亂者惟爾雅釋天太歲在子曰困敦孫炎注混沌也或有溷淆濁亂之意馬注蓋以惟酒無量不及亂而概言之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 注鄭曰逝往也言凡往者如川之流也

釋文夫音符舍音捨文選顧志詩注諸淵碑文注皆引作捨又郭璞遊仙詩張協雜詩注引逝者如斯不連夫字孟子徐子章章指引同

正義曰朱注天地之化往者過來者續無一息之停乃道體之本然也然其可指而易見者莫如川流故於此發以示人欲學者時時省察而無毫髮之間斷也外注自此至終篇皆勉人進學不已之辭又引程叔子曰此道體也天運而不已日往則月來寒往則暑來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窮皆與道爲體運乎晝夜未嘗已也是以君子法之自强不息及其至也純亦不已焉又程伯子曰此見聖人之心純亦不已乃天德也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謹獨黃先生曰逝流行也曰逝者言凡逝者也曰如斯夫言凡流行者如斯也九字爲句逝者二字略讀此以水之不息明天地氣化之流行欲學者有至誠無息之功也程子以愼獨言者人不愼獨則隱微中有所間斷能愼獨然後無間斷辭敬軒言人心有一息之怠便與

天地之化不相似又言大事謹而小事不謹則天理即有間斷處與程子意正合朱子云時時省察正欲學者合顯微大小無一或怠斯動靜皆合宜也意較程子爲賅矣後儒申程說謂聖人全動靜之德常本於靜非程朱本旨言靜而流於寂滅則求自息而已尤於此章相悖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鄭箋命猶道也天之道動而不止行而不已孔疏云易繫辭曰往則月來暑往則寒來乾卦象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是天道不已之事詩之箋疏足以援證此章文

選張茂先勵志詩云逝者如斯曾無日夜唯爾庶士
胡衛自舍深得此經本恉而後儒求之過深失之矣
蒙案皇疏云日月不居有如流水故云不舍晝夜人
年往去亦復如此江熙云言人非南山立德立功俛
仰時過臨流興懷能不慨然聖人以百姓心爲心也
孫綽云川流不舍年逝不停時已晏矣而道猶不興
所以憂歎也此卽陽貨篇日月逝矣歲不我與之說
以逝者指人生年華寓意深而說理較近困學紀聞

云水一也孔子觀之而明道體之無息孟子觀之而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卷九
是爲泗水闕里志云尼山五峯連峙謂之五老峯中
峯卽尼邱泗出焉漢閒所謂圩其頂者此也中峯之
麓有宣聖廟廟北爲中和壑壑上有觀川亭子在川
上處壑下沂水出焉二說不合未知誰是
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注疾時人薄於德而厚於色故以發此言也
釋文好呼報反禮坊記引子云好德如好色注此句似未足
正義曰史記世家孔子居衛月餘靈公與夫人同車
宦者雍渠參乘出使孔子爲次乘招搖市過之孔子
醜之去衛故發是言朱注引謝氏曰好好色惡惡臭

誠也好德如好色斯誠好德矣然民鮮能之
何注云疏曰時人斥衛靈公之類疾者皇疏孔子
患之故云未見以厲之責其心也

子曰譬如爲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注包曰簣土籠也
也爲山者其功雖已多未成一籠而中道止者我
不以其前功多而善之也見其志不遂故不與也譬如
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注馬曰平地者將進加功雖
始覆一簣我不以其見功少
而薄之也據其
欲進而與之也
釋文簣求位反覆芳服反漢書禮樂志引譬作辟又
王莽傳後漢書班固傳注引簣作匱集韻作匱

正義曰朱注書曰爲山九仞功虧一簣夫子之言蓋
出於此言山成而但少一簣其止者吾自止耳平地
而方覆一簣其進者吾自往耳蓋學者自强不息則
積少成多中道而止則前功盡棄其止其往皆在我
而不在人也蒙案朱子引書乃僞古文旅獒篇文吾
止吾往兩吾字朱子解作自已鞭辟向裏是也包馬
二注皆以吾爲夫子自指據荀子宥坐篇如坯而進
吾與之如邱而止吾已矣而誤會之也

包注云疏曰云簣土籠也者書旅獒疏後漢書班
固傳注皆引鄭注簣盛土籠也虞雅釋器簣籠也說
文作簀卑也或作匱廣雅釋詁匱
之時
也
釋文語魚據反惰徒臥反與音餘

正義曰朱注惰懈怠也范氏曰顏子聞夫子之言而
心解力行造次顛沛未嘗違之如萬物得時雨之潤
發榮滋長何有於惰此羣弟子所不及也

何注云疏曰云顏淵則解者解謂說釋即於吾言
無所不說也惰語謂惰於告語注意指語者言不惰
謂樂爲教誨而不至於倦惰也意本迂拙說文憜不
敬也古文作嬾或作惰廣雅釋詁惰嬾也故皇疏云
惰疲懈也餘人不能盡解故聞孔子語而有疲懈惟

顏回聞語卽解所以云語之而不情是意與朱注同
與何解異也
子謂顏淵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注馬曰孔子謂顏淵進益未止痛惜之甚也
正義曰朱注進止二字說見上章顏子旣死而孔子惜之言其方進而未已也張師曾校張達善點本曰子謂顏淵凡二見前云用行舍藏乃子面命通爲一句如子謂子夏曰是也此非面命淵字句絕而曰字自爲一句如子謂仲弓曰是也

馬注云疏曰此注邢本高麗本皆作包曰云進益未止者意與朱子同皇疏云見進未見止惜其神識猶不長也引殷仲堪云軌物之行日見於跡夫子從而咨嗟以盛德之業也意以止爲止於至善之止謂未達一間而不幸短命未至止境也然於上章進止二字不相符
子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實者有矣夫注孔曰有生而不育成者喻人亦然也
正義曰朱注穀之始生曰苗吐華曰秀成穀曰實蓋

學而不至於成有如此者是以君子貴自勉也皇邢二疏皆謂歎顏子早夭而發翟氏玫異引牟融理惑論云顏淵有不幸短命之記苗而不秀之喻禰衡顏子碑云亞聖德踰高蹤秀不實振芳風李軌法言注云仲尼悼顏淵苗而不秀子雲傷童烏育而不苗文心雕龍云苗而不秀千古斯慟皆以此爲惜顏子而世說新語謂王戎之子萬子有大成之風苗而不秀梁書徐勉因子悱卒爲客喻云秀而不實尼父爲之歎息亦借顏子以言其短折之可惜當時必有依據

也蒙案顏氏家訓云學者猶種樹也春玩其華秋登其實講論文章春華也修身利行秋實也此戒浮士之無行專以華實立論取喻不同管子云苗始其少也眴眴乎何其孺子也至其壯也莊莊乎何其士也至其成也由由乎茲倪何其君子也天下得之則安不得則危故命曰禾此以禾比君子之德分作三層與此經義同蓋苗从艸从田艸生於田者厥維嘉穀公羊莊七年無苗傳注苗者禾未生曰苗秀曰禾爾雅釋草眾家本榮而實者謂之秀郭注本作不榮而

實謂之秀說文段注凡禾黍華瓣收卽爲秭而成實不落是秀卽禾黍之華也後漢書章八王傳贊振振子孫或秀或苗注引論語苗而不秀苗謂早天秀謂成長其以苗爲早夭者謂止於苗也苗而秀秀而實者物性之常也止於苗止於秀者夭數之變也凡言有者不宜有者也不宜有而有此之謂不幸兩矣夫字有無任惋惜之情

孔注云云疏曰云生而不育成者禾稼初生曰苗成熟曰實秀訓茂與育同在古韻幽部云萬物推廣言之也

子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注後生謂年少也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

釋文焉於虔反皇本高麗本可畏下有也字也已下有也已二字今下無也字宋書索隱引有矣字新序雜事篇引焉作安今下無也字虞傳文選魏文帝與吳質書注引亦無今下也字

正義曰朱注孔子言後生年富力强足以積學而有待其勢可畏安知其將來不如我之今日乎然或不能自勉至於老而無聞則不足畏矣言此以警人使及時勉學也大戴禮曾子立事篇曰三十四十之間而無藝則無藝矣五十而不以善聞則不聞矣七十而無德雖有微過亦可以免矣朱子謂卽述夫子之意王陽明謂來對今只就後生言將來必强如今日也不必添我字黃先生意謂今卽後生可畏之日也來者卽四十五十不足畏之日也後生在今日安知來日之不如今乎微其不豫知也然朱子以今爲我之今日說本皇邢二疏實從畏字生情無非爲激勵後生起見皇疏云可畏謂有才學可心服也孫綽云年在知命蔑然無聞不足畏也說可畏所以鼓之使勸不足畏所以惕之使懼而又非以四十五十限定人也顏氏家訓云曾子七十乃學名聞天下荀卿五十始來游學猶爲碩儒公孫宏四十餘方讀春秋朱雲亦四十始學易論語皇甫謐二十始授孝經論語皆終成大儒此並早迷而晚寤也世人以遲暮而因循面牆亦爲愚爾幼而學者如日出之光老而學者如秉燭夜行猶賢乎瞑目而無見者也顏氏之言如此予前行年五十有五幸老眼之無花擬聖經之疏草因作聯句以自儆曰知非界五六之年非敢知

而不改大衍參天地之數衍恐大而無成今讀此章又作一聯云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半生虛度於心何以自安後讀年四十而見惡章復更對語云百年未半及時正可有為

何注云疏曰年少釋文本作少年爾雅釋親父之昆弟先生為世父後生為叔父男子先生為兄後生為弟男子謂女子先生為姊後生為妹女子同出謂先生為姒後生為娣是先生後生本謂年之長少也韓詩外傳讀生為醒有先生後生不生之說則以同音取義也

子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為貴注孔曰人有過以不順從之能必自改乃為貴也巽與之言能無說乎繹之為貴注馬曰正道告之口無所謂恭巽謹敬之言也聞之無不說者也能尋繹行之乃為貴也說而不繹從而不改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釋文語魚據反巽音遜說音悅繹音亦方言輸注引悅而不懌皆俗字

正義曰朱注法語者正言之也巽言者婉而導之也繹尋其緒也法言人所敬憚故必從然不改則面從而已巽言無所乖忤故必說然不繹則又不足以知

勸懲交施無柰人之憚改者多悱悱苦心不能自已不得泛以諫君規友立論也始以正道而為之忠告雖面從而不能痛改其前非繼以順序而與之婉言雖情說而不知抽繹其微意言若兩歧意本一貫所謂忠告而善道之也聖人迫欲人之改過而故錯綜其辭曰說而不繹從而不改徒說無異於徒從不繹終歸於不改不得以法言作救過巽言作陳善而分屬之也武虛谷以吾末如之何也為一句已矣為一句已止也末如之何止不復言也然已矣二字皆

語助乃本經之通例也
孔注云云疏曰以法語爲正道告之者法說文不省
作灋荊也平之如水故从水鷹所以觸不直者去之
故从鷹从厶古文法作金从△从正易蒙卦利用刑
人以正法也釋名法逼也人莫不欲從其志逼正使
有所限也故以正訓法也詩公劉傳論難曰語雜記
言而不語注爲人說爲語釋名語敘也敘己所欲說
也故以告訓語也云順從之者從本作从二人相順
爲从相背爲北書益稷汝無面從左昭十一年傳不
以順訓從也
馬注云云疏曰云巽恭也者古易巽卦作䷸乃孫字
之借字林孫順也謙也恭也一義之引申史記弟子
傳魯邦巽字子欽欽敬也故又有謹敬之義然說文
廣雅孫皆訓順巽與之言者謂委曲開道順序而言
之卽小以見大由淺以入深所以貫其尋繹也云尋
繹行之者繹說文抽絲也方言長也理也廣雅充也
窮也終也摋也三蒼抽也解也皆一義之引申馬訓

尋繹亦引申義也揚子雲劇秦美新云神歆靈繹注
猶緒也故朱子以爲尋其緒此抽絲之本義也釋文
引鄭注陳也爾雅釋詁文蓋取陳陳相因之意而引
申之
子曰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注憚其所主
爲益者也
釋文無友作毋友云音無憚徒旦反
正義曰皇疏此事再出也引范甯云聖人應物作教
一事時或再言弟子重師之訓故又書而存焉蒙案
因此益見上章乃聖人迫欲人之改過而儆其憚改
此章蓋緣上章改之爲貴從而不改等語而類記之
也
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注孔曰三軍雖
其將帥可奪之而取匹夫雖微苟守其志不可得而奪也
釋文帥色類反後漢書橋元傳論引無兩也字文選
讓開府表注引下句亦無也字
正義曰朱注引侯氏曰三軍之勇在人匹夫之志在
己故帥可奪而志不可奪加可奪則亦不足謂之志
矣洪氏曰志氣之帥也故以爲喻後漢書李陳龐陳

橋傳論引此經注引鄭注曰匹夫之守志重於三軍之死將者也陳氏仲魚曰必如鄭說方見三軍與帥別若餘人說竟似三軍即帥矣蒙案孫武子軍爭篇曰三軍可奪氣將軍可奪心取義與此經不同然心即志志者氣之帥將軍者三軍之心也故以喻匹夫之志而有可奪不可奪則以人已之勢異而不論眾寡也

孔注云云疏曰云三軍雖眾者周禮軍制每軍萬有二千五百人三軍三萬七千五百人可謂眾矣說文引同汗簡引古論語貊作貉考文云古本作貉史記弟子傳引同事文類聚別集引無而字正義曰朱注敝壞也緼枲舊也袍衣有著者也蓋衣之賤者狐貉以狐貉之皮爲裘衣之貴者子路之志如此則能不以貧富動其心而可以進於道矣故夫子稱之或問引曾氏以爲子路尚未能無慕於外之意故引顏延之云狐貉緼袍誠不足以策恥然自非勇於義者或以心戰不能素泰也陸稼書困勉錄謂衣敝不恥是極形容子路胸次之高明非實有其事也恥從心發出下文不忮不求即根恥字來忮者恥之激而爲忌嫉求者恥之溺而爲希冀皆是眞心所發也

孔注云云疏曰云緼枲舊者爾雅釋言袍襺也說文

同謂衣有著者卽今之綿衣說文褞袍衣也以絮曰褞以縕曰袍詩疏褞是袍之別名謂新綿著袍者也喪大記衣有三名一單衣名褝衣一夾衣名褶衣一絮衣名複衣複卽袍也玉藻褝爲絺帛爲褶縕爲袍四句實祇三衣也方言襄明謂之袍續漢輿服志袍者周公抱成王宴居故施袍此以抱爲訓也釋名袍丈夫著下至跗者也袍苞也苞內衣也婦人以絳作衣裳上下連四起施緣亦曰袍義亦然此以包爲訓也廣雅袍長襦也淮南齊俗訓注楚人謂袍爲短褐大布其實古人以袍爲褻衣故喪大記云袍必有表不褝詩無衣同袍與同澤對言鄭君箋注皆謂褻衣也凡袍必有著著乃褚之借說文褚一曰裝衣也漢書南粵王傳以上褚五十衣中褚三十衣下褚二十衣遺王注以綿裝衣曰褚字亦作袾其實敝綿曰絮因而以綿裝衣亦曰絮士喪禮著組繫注以著爲充之以絮揚子法言有紵絮三千語此卽絮之引申也然古無木棉取繭纑與絲枲之亂者以著衣以絮綿者謂之纊褌以絲枲者謂之縕袍與縕

者必求言能不忮不求則何爲不善乎此北風雄雉之詩孔子引之以美子路也終身誦之則自喜其能而不復求進於道矣故夫子復言此以警之黃先生曰何用不臧者貪富不相覬覦可以處人可以持己也韓詩外傳卷一兩引此詩其一言智者不爲非其事廉者不求非其有與此引經之義相符其一云德義暢於中而無外求則又深言之也近儒因下言何足以臧遂謂詩言可以至臧非已至於臧與詩旨戾終身誦之佩服古訓惟恐忮求之偶起於心也是道

也句法與是禮也同言此固道也道則臧矣曰何足以臧儆其不可以此自足也經中言何足有何可何竟二義竟亦終盡之義此嚴鐵橋說是也孔巽軒以不忮不求下爲別一章子路誦此二語猶南容三復白圭之意而夫子進之也蒙案子路誦此詩本別一時事而古本聯爲一章者記者因夫子贊其不恥貧富而類敘之或分或合均無不可也皇邢二疏謂孔子引之以善子路又引顏延之云懼其伐善也則既曰何用不臧又曰何足以臧出爾反爾前後矛盾矣或引老子曰人知善之爲善斯不善已此異端之教也韓詩外傳卷一三引此詩其一傳曰喜名者必多怨好與者必多辱夫利爲害本而福爲禍先惟不求利者爲無害不求福者爲無禍其一傳曰非其道而行之雖勞不至非其有而求之雖强不得故智者不爲非其事廉者不求非其有是以害遠而名彰也其一傳曰安命養性者不待積委而富名號傳世者不待勢位而顯德義暢於中而無外求也信哉賢者之不以天下爲名利者也韓氏三引此詩皆見道之言

雖終身誦之可也子路勇於見義所造或不止是故夫子更進之

馬注云疏曰云忮害也者詩毛傳同說文忮很也很鱉也廣雅釋詁很作佷一切經音義引說文很作恨恨怨也釋文忮之豉反引書云很也韋昭漢書音義音洎金吉父攷證曰俗或讀忮作忌非然莊子音義本一音忌詩瞻卬傳忌怨也說文忌憎惡也義亦與怨害相近莊子達生篇訓忮爲逆呂覽愼行篇訓忮爲惡漢書酷吏傳注訓忮爲意堅莊子齊物論云

大勇不忮李注訓爲健大約謂剛惡也訓求爲貪者皇疏同爾雅釋言干求也干或作奸呂刑惟貨惟求馬注求有請求賕也穀梁定元年傳訓詩孟子注訓取齊策訓索淮南說山訓注訓得皆一義之引申乃柔惡也云臧善也者爾雅釋詁文詩毛傳同馬於詩解既曰臧善也後又曰臧善也語似重出蓋疏家襲詩傳而誤繹馬意當云不臧不善也不善者忮害貪求也故云不忮害不貪求何用爲此不善之行乎是疾貪惡忮害之詩也

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也注大寒之歲眾木皆彫傷平歲則眾木亦有不死者故須歲寒而後別之喻凡人處治世亦能自修整與君子同在濁世然後知君子之正不苟容也

釋文彫丁條反依字當作凋皇本正作凋考文古本後作后文選西征賦金谷集詩南州九井詩三注引無也字

正義曰朱注引范氏曰小人之在治世或與君子無異惟臨利害遇事變然後君子之所守可見也外注引謝氏曰士窮見節義此皆謝氏所本也皇疏以平世德蒙蒸孟子曰周於利者凶年不能困周於德者邪世不能亂唐太宗曰疾風知勁草板蕩識忠臣韓文公曰士窮乃見節義此皆謝氏所本也皇疏以平世爲春夏歲寒爲秋冬而又申集解以爲大寒之歲謂後非俱時之目凋非枯死之名言大寒之後松柏形少凋衰而心性猶存引琳公曰夫歲寒別木遭困別士寒嚴霜降知松柏之後凋謂異凡木也遭亂世小人自變君子不改其操也淮南俶眞訓夫大寒至霜雪降然後知松柏之茂也據難履危利害陳于前然後知聖人之不失道也于忠肅曰松柏後凋不徒是之色李安溪曰此章比喻者廣然當亂世而能守先待後者最相似不曰不凋而云後凋者松柏未嘗不凋但其凋也後舊葉未謝而新枝已繼詩所謂無不爾或承者是也道之將廢自聖賢之生不能間天而易命但能守道而不與時俗同流則其緒有傳而其風有繼也此意與于公言相發然攷莊子讓王篇云孔子窮於陳蔡之閒謂子路曰君子通於道之謂通窮於道之謂窮今某抱仁義之道以遭亂世之患其

何窮之爲故內省而不窮於道臨難而不失其德天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陳蔡之隘於其幸乎子貢曰吾不知天之高也地之下也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通亦樂所樂非窮通也道德於此則窮通爲寒暑風雨之序矣是則此言蓋困陳蔡對子路之辭記者因上章爲子路忘貧富戒枝求事而類敘之意或然也

子曰知者不惑注包曰不惑亂也仁者不憂注孔曰不憂患也勇者不懼注孔曰無畏懼也

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注適之也雖學或得異端未必能之道者也可與適道未可與立注雖能之道未必能有所成立者也可與立未可與

權注雖能有所立未必能
權量其輕重之極也
詩緜孔疏說苑權謀篇辛子理惑論三國魏武帝紀
注引江表傳北周書宇文護傳論淮南子氾論訓引
俱脫去可與立一層鹽鐵論遵道章引脫去適道立
二層筆解唐文粹馮用之權論引先與立而後適道
與淮南子作以

正義曰朱注可與者言其可與共爲此事也程叔子
曰可與共學知所以求之也可與適道知所往也可
與立者篤志固執而不變也權稱錘也所以稱物而
知輕重者也可與權謂能權輕重使合義也外注引
楊氏曰知爲己則可與共學矣學足以明善然後可
與適道信道篤然後可與立知時措之宜然後可與
權洪氏曰易九卦終於巽以行權權者聖人之大用
不能立而言權猶人未能立而欲行鮮不仆矣精義
謝氏曰可與共學質美者也然而未必能行故未可
與適道能行乃可以適道矣然或作或輟者有之故
未可與立能强立而不反矣未必能體常而盡變故
未可與權權非機巧權變之謂猶權衡之權以其稱
物得中而已不及則仰過則俯中則平學至於權時
中之謂也范氏曰孟子云權然後知輕重知輕重適得其均
權然後物至而不可銖兩欺之是以輕重適得其均
也夫事有大小未嘗無權堯舜惟能權與子之不若
與賢也故以天下與舜禹而後世莫不以爲公周公
惟能權親戚之不可私也故誅管蔡而天下不以爲
不仁直躬惟不能權父子與信之輕重也故以證父
爲直微生高惟不能權於與人拒人之間也故以乞
醯爲仁故曰事之大小莫不有權惟聖人能盡之所
以爲人倫之至朱子或問申之曰天下者物也與賢
與子者分兩之所在也當堯舜之時以權加諸與子
則天下重與子輕而其權仰矣然加諸與賢而屬之
四岳皐陶則未足以勝天下之重而未免於仰也故
必歸之舜禹而後適得其平焉皇疏引張憑曰此言
學者漸進階級之次耳始志於學求發其蒙而未審
所適也既向方矣而信道未篤則所立未固也又既
固矣未達變通之權也明知反而合道者則日新之
業亹亹之功其幾乎此矣王弼曰權者道之變變無
常體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不可豫設尤至難者也戴
氏東原曰權所以別輕重也凡此重彼輕千古不易

者常也常則顯然其見其千古不易之重輕而重者於是乎輕輕者於是乎重變也變則非聖智之盡能辨察事情而準不足以知之蓋同一所學之事試問何爲而學其志有去道甚遠者矣求祿利聲名者是也故未可與適道責於身不使差謬而觀其守道能不見奪者寡矣故未可與立雖守道卓然知常而不知變由精義未深所以增益其心知之明使全乎聖智者未之盡也故未可與權孟子曰執中無權猶執一也趙注所以惡執一者爲其不知權以一知而

廢百道也焦氏理堂正義曰陽子惟知爲我而不復慮及兼愛墨子惟知兼愛而不復慮及爲我子莫但知執爲我兼愛之中而不復有當爲我當兼愛之時楊則冬夏皆葛也墨則冬夏皆裘也子莫則參乎裘葛之中而冬夏皆祫也不知趨時者裘葛祫皆藏之於篋各依時而用之卽聖人一貫之道也聖人之道善與人同執兩端以用其中故執中而非執一也曾子居武城寇至則去寇退則反薪木亦戒其毀傷顏子居陋巷不改其樂而不同於楊子之爲我者

不執一也禹治水勞身焦思至於偏枯胼胝藏毀不通而不同於墨子之兼愛者不執一也故禹稷顏回同道易地則皆然蓋道在變通神化而善用夫權也諸家分析次序闡解權字俱極精到而韓李筆解云學而之道豈猶不能立耶吾謂正文傳寫錯倒當云可與共學未可與立可與適道未可與權唐文粹馮用之權論引孔子曰與筆解正合漢魏子史引文皆脫去與立句抑豈古本果有異同耶

何注云云疏曰云適之也者說文同方言適往也宋

魯語往亦之也云得異端者皇疏非正典也法言問道篇或問道曰道也者通也無不通也或曰可以適他與曰適堯舜文王者爲正道非堯舜文王者爲他道君子正而不他塗雖曲而通諸夏則由諸川雖曲而通諸海則由諸宋咸注他異端也諸子之異端若能自通於聖人之道亦可也下二節注筆解引作孔曰

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注逸詩也詩棣移也華反而後合賦此詩以言權道反而後至於大順也思其人而不得見者其室遠也以言思權而不得見者其道遠

也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注夫思者當思其反反思其反何遠之有是不思所以爲遠也能知思耳思之有次序斯可知唯不釋文棣大計反字林大內反偏旁篇末之音咏或作末者非夫音符一讀以夫字屬上句皇本高麗本有下有故字文心雕龍風骨篇引同董子竹林三引上有詩云字唐作棠文選廣絕交論注引同集注偏旁翻同

正義曰朱子文集與張敬夫論癸巳論語說云此下別爲一章不連上文范氏游氏已如此說但以爲思賢之詩則未必然蒙案潛夫論實貢篇引孔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忠良之吏誠易得也願聖王欲北周書宇文護傳論云孔子云可與適道未可與權夫道者率禮之謂也權者反經之謂也晉書王祥傳云祥以漢魏遺老而卒預晉禪心嘗愧恨故於臨沒時遺言簡喪雖不用古法而反經行權期合於道既以孝弟信讓通曠之而終之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此皆漢魏相承之舊說也陳藏器本草注曰夫栘木生江南山谷無風葉動華反而後合詩曰唐棣之華偏其反而皇疏云樹木之華皆先合而後開唐棣之華則先開而後合譬如正道則行之有次而權之爲用先反後至於大順故云偏其反而言偏者明唯

其道偏與常反也皇氏以唐棣之華疏證偏反之義最爲詳晰又詩小雅翩其反矣以角弓之弛而外反興兄弟之疏而胥遠也張子謂唐棣枝類棘枝隨節屈曲故其花一偏則一反因得全體均正張子之意以花之一偏一反左右相矯偏喻管蔡之失道反喻周公之誅殛言豈不思反經用權乎恐傷兄弟之恩離經太遠也此與詩義經旨均有關會毛氏大可云夫可立而未可權者以未能反經也彼唐棣偏反有似行權然而思偏反而不得見者慮室遠也思行權而不得行者慮其與道遠也不知無慮也夫思者當思其反反是不思所以爲遠能思其反何遠之有蓋行權卽所以自立而反經正所以合道權進於立非權不可立也淮南子氾論訓曰溺則捋父祝則名君勢不得不然也此權之所設也故孔子曰可與立未可與權毛詩不思其反反是不思陽固嫉邪詩反是不思維塵及矣皆未之思也之注觀皇疏張子之言而詩人罕譬之意顯繹毛氏大可之說而夫子斷章舉者重矣筆解謂經權之權非權量之權不知經權之權正爲權量輕重之義也陸宣公論替換李楚琳

狀曰夫權之爲義取類權衡衡者稱也權者錘也故
權在於懸則物之多少可準權施於事則義之輕重
不差其趣理也必取重而捨輕其遠禍也必擇輕而
避重苟非明哲難盡精微故聖人貴之乃曰未可與
權言知機之難也今者以反道爲權以任數爲智乃
是重其所輕而輕其所重謂之權也不亦反乎要之
經者守其常也權者通其變也而常變總貫乎合道
反經者通變之謂非反道也董子繁露竹林篇云春
秋之常辭也不子夷狄而予中國爲禮至邲之戰偏

然反之何也曰春秋無通辭從變而移不義之中有
義義之中有不義辭不能及皆在於指非精心達思
者其孰能知之詩云棠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
室是遠而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由是觀之見
其指者不任其辭然後可與適道矣又漢
書對策曰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道者
萬世亡弊弊者道之失也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起
之處故政有眊而不行舉其偏者以補其弊而已矣
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將以救溢扶衰所適

之變然也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變董子
所謂經即反經也程子所斥權變權術陸宣公所斥
權宜乃反道也經可反道不可反也

何注云云疏曰云唐棣移也者爾雅釋木唐棣移說
文移棠棣也文選甘泉賦注引爾雅正作棠是唐爲
借字棠爲正字論語邢疏引舍人云唐棣一名移又
引陸璣云奥李也一名雀梅亦曰車下李所在山皆
有其華或白或赤六月中熟大如李子可食是陸璣
以唐棣即奥李也奥本草作郁一名雀李一名車下

李廣雅云山李爵某爵李爵也詩七月傳鬱棣屬也
齊民要術引陸氏義疏云鬱樹高五六尺實大如李
正赤色食之甜是陸璣與張揖俱以鬱即奥李也奥
郁聲同奥鬱聲轉郝氏義疏謂今東齊人呼爲策李
順天人呼爲側李其樹高二三尺華葉實俱如李而
形小爾其實正赤甘酸微澀寧於肉而豐於核今藥
中郁李用此也爾雅又云常棣棣郭注今山中有棣
樹子如櫻桃可食說文棣白棣也詩小雅常棣之華
又曰維常之華孔疏引舍人云常棣一名棣邢疏引

陸璣云許愼曰白棣樹也如李而小如櫻桃正白今
官園種之又有赤棣樹亦似白棣葉如刺榆葉而微
圓子正赤如郁李而小五月始熟自關西天水隴西
多有之齊民要術引陸疏云承花者萼其實似櫻桃
萼李麥時熟食美北人呼之相思也急就編顏注云
其子熟時正赤可啗俗呼爲山櫻桃隴西人謂之棣
子段氏懋堂曰爾雅唐棣杨常棣棣唐與常音同蓋
謂其花赤者爲唐棣一類而錯舉故許
改唐爲棠改常爲白以棠對白則棠赤可知皆郎今

郁李之類有子可食者小雅常棣論語唐棣實一物
也郭注唐棣云似白楊江東呼夫杨白楊大樹也古
今注杨楊亦曰杨柳亦曰蒲杨圓葉弱蒂微風善搖
此正今之白楊樹安得有華華偏反之華耶因一杨
字混合之郝氏爾雅疏引牟願相曰唐棣花白郎今
小桃白也其樹高七八尺花葉俱似常棣其花初開
反背終乃合并詩所謂偏其反而者也但其樹皮色
紫赤不似白楊耳牟氏之言未知其審幽風正義引
晉宮閣銘云華林園中有車下李三百一十四株冀

清定海胡賁伯賓撰

鄉黨第十 釋文凡一章皇疏分二十一節邢疏分二十七節朱注分十七節

孔子於鄉黨恂恂加也似不能言者 注王曰恂恂溫恭貌也

釋文恂恂音荀又音旬隸釋劉修碑作逡逡睦碑作逡逡史記李廣傳作悛悛晉庭堅浩翁雜說引漢碑黨多作卹

正義曰釋文此篇凡一章故以分節標之朱子分爲十七節自此以下孔子在鄉黨宗廟朝廷言貌之不同周禮大司徒令五家爲比使之相保五比爲閭

使之相受四閭爲族使之相葬五族爲黨使之相救五黨爲州使之相賙五州爲鄉使之相賓鄭注閭二十五家族百家黨五百家州二千五百家鄉萬二千五百家六鄉地在遠郊之內百里內爲六鄉外爲六遂江氏圖考曰諸侯五十里內爲三鄉亦如天子之制鄉者舉其大名黨者舉其中所屬之一也孔子生魯昌平鄉闕里後徙居曲阜西南三里亦名闕里雖居國都亦曰鄉黨對朝廷言之也此節記聖人之辭氣而容貌在其中賈子容經言有四術祭祀之言文言有序朝廷之言言敬以固而鄉黨似不能言者朱注謂謙卑遜順不以賢智先人也鄉黨兄宗族之所在故孔子居之其容貌辭氣加此後漢書張湛傳引經注引鄭君注恂恂恭順貌也王扶傳引經注云恂恂恭順之貌是卽王注所本史記世家引此經索隱云有本作逡逡隸釋祝睦後碑云鄉黨逡逡朝廷便便劉修碑云其於鄉黨遜遜如也是恂恂古本作逡或本作遜爾雅釋言逡退也方言循也鄭國碑云逡遁退讓史記游俠傳云逡逡有退讓之風說文遜

遁也字通作悉字林悉順也謙也恭也是逡與遜皆有謙恭退讓之意與似不能言一貫本以恂恂如形容似不能言之貌也朱子謂以詩書訓詁攷之恂恂宜爲信實漢書李廣傳恂恂如鄙人口不能道辭史記作悛悛說文悛止也方言恂信也皆假借字與下意不相貫

王注云疏曰云恂恂溫恭貌者王意卽本鄭注之恭順謂愠和而謙恭也廣雅釋訓恂恂敬也後漢文苑傳注引鄭注作恭愼貌然在心曰敬在貌曰恭義

本一貫也

其在宗廟朝廷便便言唯謹爾注鄭曰便便言辯
釋文朝直遙反廷徒甸反又徒佞反便便婢緣反辯也史記世家作辯辯南軒解本唯作惟語詞也爾耳之借

正義曰朱注便便辯也宗廟禮法之所在朝廷政事之所出言不可以不明辨故必詳問而極言之但謹而不放爾徐氏自溟曰於鄉黨則敦退讓於朝廟則示建明其隱默於鄉黨正以唯謹之心而默養其能言之氣其發舒於朝廟又正展其能言之似而自致

其忠孝不容已之極思上下相形只一意

鄭注云疏曰云便便言辯貌者爾雅釋言便便辯也蓋便即辯之同部借字說文辯治也管子注明也表記朝極辯注分別政事也賈子道術篇論物明辨謂之辯便辯又雙聲通作平書堯典平章百姓平秩東作史記引作便便詩采菽疏周禮馮相氏注引作辯詩采菽平平左右傳平平辯治也釋文引韓詩作便便左襄十一年傳引作便辟或謂平說文作罕从辯之古文作采平蓋以形近致誤也訓謹爲敬者說文

謹愼也儀禮聘禮記入門主敬升堂主愼是敬與謹愼互通也

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注孔曰侃侃和樂貌也與上大夫言闇闇如也注孔曰闇闇中正貌也

釋文侃侃苦旦反闇闇魚巾反漢書裴安傳漢碑唐扶頌引侃侃皆作衎衎史記世家引四句五易

正義曰朱注此君未視朝時也是邢二疏皆以此連上爲一節朱子則分一節謂記孔子在朝廷事上接下之不同也周禮天官太宰乃施典於邦國設其參傳其伍鄭注參謂卿三人伍謂大夫五人王制大

國三卿皆命於天子下大夫五人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小國二卿皆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鄭注小國亦三卿孔賈二疏引崔氏靈恩曰三卿者依周制而言謂立司徒兼冢宰之事立司馬兼宗伯之事立司空兼司寇之事故春秋左傳云季孫爲司徒叔孫爲司馬孟孫爲司空此是三卿也以此推之故知諸侯不立冢宰宗伯司寇之官也下大夫五人者三卿命於天子則大夫以下皆其君自命之也三卿則上中下三品而合上下今

云下大夫五人者取卿爲言耳知大夫有上下者前
云次國之下卿位當大國之上大夫是也五人者謂
司徒之下置小卿二人一是小宰一是小司空也司寇
之下亦置二小卿一是小司寇一是小司馬也故公羊襄十一年作三
之下惟置一小卿小司馬也故公羊襄十一年作三
軍傳三軍者何三卿也古者上卿下卿上士下士何
休云古者諸侯有司徒司空上卿各一下卿各二司
馬事省上下卿各一下卿即大夫也王制又曰諸侯
之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鄭注上

大夫曰卿孔疏下文云下大夫倍上士卿四大夫祿
是下大夫之上則有卿故知上大夫即卿也此上大
夫卿外唯有下大夫下文除卿之外更有上大夫下
大夫者謂就下大夫之中更分爲上下耳崔氏曰小
宰小司徒爲上小司馬小司寇小司空爲下或云天
官秋官無正卿故吳宋宰稱大魯司寇稱大孔子爲
魯大司寇是小宰小司寇爲上也江氏愼修曰卿與
大夫春秋皆謂之大夫分言之卿爲上大夫其大夫
皆爲下大夫也諸侯三卿司徒司馬司空就三卿分

之司徒執政一人爲上卿亦曰冢卿其餘爲下卿亦
曰亞卿介卿也總之皆爲上大夫加左昭四年傳杜
洩之言季孫恆爲司徒叔孫恆爲司馬孟孫恆爲司
空故三卿並將經書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是
其次也孔子爲司寇下大夫當時與上大夫言與卿
言也與下大夫言與其同列言也三卿則季桓子斯
叔孫武叔州仇孟懿子何忌也後反魯時季康子肥
孟武伯彘也然魯自成襄以來有四卿宣公弟叔肸
之後爲叔氏有叔老叔弓叔鞅叔詣叔還皆書於經
蓋三卿之外又有小卿亦上大夫孔子時爲叔還也
毛氏大可曰孔子爲魯司寇見於孟子惟由司空進
司寇則雜見家語史記然祇在定十年耳家語相魯
篇有由司空爲大司寇語而在始誅篇又有孔子爲
魯司寇攝行相事語史記世家分作兩時於定十年
云爲司寇定十四年又云爲司寇甚至昭七年夫子
爲委吏時即有由是爲司空語非實錄也若近世年
譜謂十四年以前祇爲司空則左傳於十二年夫子
命申句須伐費人時杜氏即云爲司寇矣第春秋傳

文並不及夫子官職不特無司寇字即攝相之事亦並無攷商制三公稱相如仲虺爲成湯相傳說爲高宗作相而周無其名雖周公相成王管仲相桓公亦閒稱相而終非官稱左傳夾谷之會所謂孔某相即儐相之相周禮所謂接賓曰儐詔禮曰相者如昭公如楚孟僖子病不能相禮同一官稱其曰攝者或當時以孔子司寇不宜作相猶祝佗以太祝不當相衛君見辭一類而後人不察遂疑爲攝宰相夫相爲商官宰相爲秦官周無是也又曰魯國三卿季氏爲司徒叔孫爲司馬孟孫爲司空此是左傳文無可疑者特夫子由司空爲司寇則或代孟孫爲之或別設一官皆不可攷惟禮注崔氏說云三卿周制凡立司徒兼冢宰之事立司空兼司寇之事立司馬兼宗伯之事立司空兼司寇之事則似冢宰宗伯司寇皆司徒司馬司空兼官不必別設孟孫既爲司寇則不當又有司空夫子既爲司空不當又進爲司寇而予謂不然者據春秋傳臧孫紇爲司寇夏父弗忌爲宗伯皆非孟孫叔孫兼官且隱十一年羽父請殺桓以求太宰是時羽父已掌兵柄現爲司馬而尚求太宰且不求司徒而求太宰則太宰非司寇之兼官可知嘗讀尚書大傳謂天子三公冢宰司徒之兼官可知嘗讀尚書大傳謂天子三公冢宰司徒司馬各六卿爲之而分爲三等一冢宰司徒又取每等之下者以爲名三司寇司空而三等之中又取每等之下者以爲名故曰司徒公司馬公司空公而其餘不然世但知三公爲三官而不知六官皆公也由此推之則侯國三卿必仿其制雖六卿皆備而祇以三官爲名抑或設冢宰時闕司徒設司寇時闕司空皆未可知是六卿雖具而仍不礙爲三卿天子之公與諸侯之卿其制一也若謂孔子祇初命大夫而非卿則六官者卿名大夫大夫不得名卿也或者大國三卿皆命于天子次國三卿二卿命于天子一卿命于其君魯本次國也而夫子又異姓之卿不必爲天子所命而命於魯君則容有之韓詩外傳云孔子爲魯司寇其命辭曰宋公之子弗父何孫魯孔某命爾爲司寇此是命卿辭非命大夫辭也至謂侯國無大小卿魯但有司寇不當有大司寇則又不然王制侯國三卿俱有下

大夫五人其所云下大夫者卽小卿也夫子爲司空或疑是小卿故其進司寇則加大以別之此正由大夫而進爲卿之明證若謂夫子自謂從大夫後則季氏何嘗非大夫乎仝氏謝山曰史記世家謂孔子自大司空爲大司寇攝行相事此一節未可遽非言孔子但當以小司寇仕魯者始於崔靈恩至以夾谷之相當是儀相則近人毛大可之言然皆未詳於春秋之事也春秋諸侯之國並不止三卿宋之六卿尙可曰二王之後也晉之六卿尙可曰三軍各有副也至於鄭之細亦備六卿雖魯亦然是故羽父請殺桓公將以求太宰雖以後不見於傳然要之非三卿可定矣且季氏世爲上卿而武子之嗣爲上卿在孟獻子既卒之後武子之請作三軍叔孫穆子曰政將及子以其時獻子已老也然則季文子卒獻子實爲上卿獻子卒而武子始代之也武子既卒平子嗣卿而叔孫昭子以三命爲政昭二年平子惡其居已上是昭子實爲上卿昭子卒而平子始代之也然則三桓序次亦非一定而不移者且魯公族之與三桓共爲卿者前有臧氏東門氏凡五卿自仲遂齊卒而東門氏失卿武仲出奔而臧氏失卿然而又有叔氏爲卿則四卿惟是力能分公室者則三桓是其中之差別耳盡卿不止於三而軍止於三三桓掌而有之故力分公室如謂魯以三卿止而三桓之外無卿則誤矣若春秋之相亦復何常之有齊有天子之守國高而管仲以仲父當國晉之柄國者乃中軍而陽處父以太傅易諸帥宋則以左右二師長六官楚則令尹之外有莫敖是亦幾幾乎如後世三省二府之制不以人限之者故卽以魯言之歷相四君者季文子而僖公時則臧文仲文公時則東門襄仲宣公時則臧宣叔成公時則孟獻子皆與文子同掌國政然則他國之別立官制者固不必言而魯亦非專以司徒一人行相事也至夾谷之相正孔子爲卿之證春秋時所重者莫如相凡得相其君而行者非卿不出是以十二公之中自僖而下其相君者皆三家文公三年如晉則叔孫莊叔相十三年如晉則季文子相成公四年如晉亦季文子相九年會于蒲亦季文子相十年朝

王則孟獻子相襄公四年朝晉亦孟獻子相十年會伐鄭則季武子相二十八年如楚則叔孫穆子相昭公七年如楚則孟僖子相哀十七年會于蒙則孟武伯相皆卿也魯之卿非公族不得任而是時以陽虎諸人之亂孔子遂由庶姓當國夾谷之會三家方拱手以聽孔子儼然得充其選當時齊方欲使魯以甲車三百乘從其征行若魯以微者爲相其有不招責言者乎是破格而用之者也且使孔子不得當國而乃墮三都張公室是以小臣而妥豫大事有乖於不

在其位不謀其政之訓又必非聖人之所出也若拘牽成說而不博考夫遺文則大司空與相固當爲三家之所據而司寇又當爲臧氏之世掌者孔子將無一官可居不亦昧乎蒙蔡諸家之說極其詳盡蓋侯國天官秋官無正卿故魯之宰稱大司寇亦稱大夫子特由小司空爲司寇謂之大夫可謂之卿亦可謂之司寇可謂之大司寇亦無不可其實魯之司寇無正卿夫子在當時疑爲中大夫故所與言者有上大夫下大夫者小司徒小司馬小司空也先言下大夫而後言上大夫者凡朝禮辨色始入先下大夫至後上大夫至日出而後君視朝尊者體盤卑者體壁也詩云三事大夫莫肯夙夜邦君諸侯莫肯朝夕蓋夙先於朝夜後於夕大夫朝常先至夕常後退諸侯朝常後至夕常先退是天子之臣也然則諸侯之臣下大夫亦當先於上大夫史記世家先言上大夫後言下大夫意以爵秩之尊卑爲次然而君反在後則何耶侃侃說文剛直也而孔注訓和樂貌者借侃爲衍也

後漢書袁安傳閭閭衍衍御禮之容隸釋漢碑唐扶頌衍衍閭閭是侃正字當作衍說文衍喜貌爾雅釋詁衍樂也廣雅釋訓衍衍和也詩南有嘉魚嘉賓式燕以衍與下大夫言而衍衍和樂者所謂下交不瀆也閭閭說文和說而諍也而孔注訓中正貌者借閭爲斷也史記魯世家贊洙泗之閒斷斷如也索隱讀如論語閭閭是閭正字當作斷斷齒本也史記徐廣注斷斷爭辨也漢書地理志注分辨之意蓋謂爭辨而露其齒本與上大夫言而斷斷中正者所謂上交

不諂也若待下嚴而待上和聖人亦何以異於人哉
孔注云云疏曰云侃侃和樂貌者漢書韋賢傳我徒侃爾注和悅貌蓋侃與衎同在桓部互相通借後漢樊準每讌會則論難衎衎蜀志楊戲贊費禕伯當官理任衎衎辨舉袁良碑其節衎然忠義之臣孫根碑衎蹇不撓漢書趙尹韓張兩王傳贊注衎衎彊敏之貌是又借衎爲侃也云閭閭中正貌者後漢書袁安傳注閭閭忠正貌張酺傳酺閭閭側側出於誠心可謂有史魚之風矣注閭閭忠正也鹽鐵論國病篇諸生閭閭爭鹽鐵廣雅釋訓誾誾嘗嘗語也斷誾誾皆有爭辯意漢書萬石君傳僮僕訢訢如也注讀與閭閭同謹敬之貌廣雅閭閭敬也皇疏卿貴不敢和樂接之宜以謹正相對故閭閭如也意以中正非和說亦非爭辯然觀夫子之論伐顓臾不對田賦亦何嘗正義曰黃先生云上記大夫與言君尚未視朝此言君視朝也陳氏祥道禮書云朝辨色始入所以防微日出而視所以優尊詩曰夜鄉晨言觀其旂臣辨色始入之時也又曰東方明矣朝既昌矣君日出視朝之時也尊者體盤卑者體蹙體蹙者常先體盤者常後也皇疏當此君視朝之時則臣皆起恭敬之貌雖須踧踖又不得急速所以形容舉動每須與與如也與與猶徐徐也所以恭而安也
馬注云云疏曰云踧踖恭敬貌者後漢書明帝紀注引鄭注敬恭貌意同廣雅釋訓跧踖畏敬也孟子曾西蹙然不說趙注蹙然猶踧踖也跧蹙皆踧字踧又通作蹙蹜廣雅釋詁蹙急也迫也詩節南山蹙蹙靡所騁傳縮小之貌爾雅釋訓速速蹙蹙惟逑鞫也文選海賦洪漣踧踖注蹙聚貌長笛賦踳跼踧攢爪注迫蹙貌說文踖長歷行也一曰踧踖爾雅踖踖敏也太元勤勞踖踖注慚媿貌字林踧踖不進也故朱子引申之又有不甯之意釋文云恭和貌蓋合下與言也云與與威儀中適貌者正字當作愚或又作愉說文踧踖如也與與如也注馬曰君在踧踖如也與與如也踖恭敬貌也與與威儀中適之貌也
釋文踧踖上子六反下子亦反恭和貌與與音餘

文懇趣步懇懇也意謂疾而仍舒之貌也漢書敘傳長倩懊惏注蘇林曰懊惏行步安舒也故皇疏云猶徐徐

君召使擯注鄭曰君召使擯者有賓客使迎之也色勃如也注孔曰必足躩如也注包曰盤辟貌也

釋文擯必刃反本又作儐亦作賓皆同勃步忽反躩驅碧反說文引勃作孛又引作艴文選四子講德論注引上有子曰字

正義曰周禮春官大宗伯朝覲會同則爲上相王命諸侯則儐鄭注出接賓曰儐入詔禮曰相相者五人卿也若大夫以小聘往來則不書於春秋孔子爲司寇大夫也或嘗使他國行小聘因記執圭一條又或有他國大夫來行小聘則記君召使擯之事然則鄉

卿爲上儐秋官大行人上公介九人擯者五人侯伯介七人擯者四人子男介五人擯者三人賈疏王與夫爲承擯士爲紹擯鄭注擯謂主國之君所使出接賓者也主君公也則擯者五人侯伯也則擯者四人子男也則擯者三人此諸侯遣使交聘之擯數也禮器云禮有擯詔樂有相步溫之至也此以下爲君召使擯節朱子謂記孔子爲君擯相之容江氏愼修云孔子仕魯之時定公十年會齊侯于夾谷孔子相禮當有君召使擯之事孔子去魯會在壇坫與朝禮異似無交擯傳辭之事孔子去魯在定十三年春此數年皆無諸侯來朝之事然則鄉黨使擯章言賓不顧矣所謂賓者何賓耶周禮諸侯朝爲賓大夫聘爲客通言之客亦可謂賓然當時又無他國臣來聘之事竊意聘問之禮大聘爲聘使卿小聘爲問使大夫春秋外臣來聘及內臣如他國皆小聘也若大夫以小聘往來則不書於春秋孔子爲司寇大夫也或嘗使他國行小聘因記執圭一條又或有他國大夫來行小聘則記君召使擯一條蒙案周禮君朝用交擯臣聘用旅擯旅擯者陳擯而不迭傳辭此記揖所與立左右手似用交擯則所記實爲朝禮也朝禮賓退主君車送三遷三辭告辟聘禮公送賓有賓不顧之文與此復命之辭相合鄭注亦引此經以證則所記又爲聘禮也且小聘無享而此經記享禮是江氏小聘之說終成疑惟皖氏謂此兩條但孔子嘗言其禮當如此爾蘇氏軾論語解亦謂此篇雜記出禮非特孔子事也似此斬卻許多葛藤盡

古人諸書往往有此體例如管子之弟子職荀子之禮三本賈子之保傅篇董子之五行說大抵雜記古人典禮以備遺忘故鄭君注禮引此篇如素衣緇衣黃衣等文屢題孔子曰字王充顧惡之引菜羹瓜祭李善引君召使擯狐貉之厚羅願引不得其醬陸佃引膾不厭細陳襄引不時不食祝穆引魚餒肉敗亦均以爲孔子之言則皃氏蘇氏之說不爲無本也

鄭注云疏曰云擯有賓客使迎之者說文儐導也或作擯周禮司儀掌九儀之賓客擯相之禮注出接賓曰擯入詔禮曰相儀禮士冠禮擯者請期注在主人曰擯在客曰介餘見前

孔注云云疏曰云勃如變色者皇疏謂變色起敬故勃然也勃說文引作孛孛寽也寽草木盛出之皃氣盛孛發異於常故孔注以爲變色也說文又引作艴或召擯過位兩節不同或齊魯古文異也艴慍怒色孟子曾西艴然不悅是也蓋孛爲變色正字勃艴皆借字廣雅釋訓勃勃盛也荀子非十二子篇勃然平世之俗起焉注興起貌皆孛之借也

揖所與立左右手衣前後襜如也注鄭曰揖左人左其手揖右人右其手一俛一仰故衣前後則襜如也釋文襜赤占反皇本左右下有其字

正義曰朱注所與立謂同爲擯者也襜整貌案周禮司儀職君朝用交擯臣聘用旅擯此記揖所與立左右手乃兩君相朝交擯傳辭承擯在中間故有揖左人揖右人之事今依二疏約鄭君孔賈說而言之凡諸侯自相爲賓之禮賓主各有副賓副曰介主副曰擯及行人若諸侯自行則介各從其命數公九命

九介侯伯七命七介子男五命五介至王國大門外主君及擯出門相接主君是公擯者五人侯伯擯者四人子男擯者三人所以不隨命數者謙也故並用强半之數也賓若是公來至門外直當闑西去門九十步而下車立當前軾大行人職所云公朝位賓主之間九十步也其侯伯去門七十步下車立當前侯大行人所云朝位賓主之間七十步也子男去門五十步下車立當衡大行人所云朝位賓主之間五十步也而不出限南位而立也若公之使亦直闑西北嚮列七介而去門七十步侯伯使列五介而去門五十步子男使列三介而去門三十步上擯出閾外闑東南西嚮陳介西北東面邇迎東南立並西嚮使末擯與末介相對中間相去三丈六尺列擯介既竟則主君就擯求辭所以須求辭者不敢自許人來詣已恐爲他事而至故就求辭自謙之道也求辭之法主人先傳求辭之言與上擯上至於主人如是者三次仍有主君許之辭蓋自賓傳至主者三自主傳至賓者四傳辭既竟然後迎賓至門知擯介朝位如此者大行人職文又知傳辭拜迎賓前至門者司儀職文其傳辭司儀之交擯也其列擯介傳辭委曲約聘禮文若諸侯使卿大夫相聘其介與主位則大行人云卿大夫之禮各下其君一等鄭君注云介與朝位是也主君待之擯數如待其君其有異者主君至大門而不出限南位而立也若公之使亦直闑西北嚮列七介而去門七十步侯伯使列五介而去門五十步子男使列三介而去門三十步上擯出閾外闑東南西嚮陳介西北東面邇迎如君自相見也而末介末擯相對亦相去三丈六尺陳擯介竟則不傳命而上擯進至末擯闑南揖賓賓亦進至末介閾上擯與賓相去亦三丈六尺而上擯出而請事入告君君在限內後乃相與入也知者約聘禮文不傳辭司儀及聘禮謂之旅擯君自來所以必傳命者聘義云君子於其所尊弗敢質敬之至也

鄭注云云疏曰皇疏云凡相傳雖在列位當授受言語之時並立而相揖既半迴身左右迴手當使身上所著之衣必襜襜如有容儀故江熙云揖兩手衣裳襜如動也是動而整齊有容儀者曰襜如楚辭蓼纷篇裳襜襜而含風兮注搖動貌釋名釋又曰踕襜踕時襜襜然張也是襜有開張動搖之意第如屋檐之整齊而不亂也黃先生曰推手爲揖傳命當用土揖推手稍下之一俛一仰故衣動動須整然有容儀後儒說襜如之義謂身不動衣亦不動者失之或援爾雅衣前謂之襜以解此經尤爲牽合

趨進翼如也注孔曰言端正也

說文引翼作趨宋石經趨作趍俗字也

正義曰朱注疾趨而進張拱端好如鳥舒翼蒙案趨進之地當依江氏圖攷謂上擯在廟中阼階西相禮之時也儀禮聘禮云納賓賓入門左三揖至于階三讓公升二等賓升西楹西擯者退中庭賓致命公左還北鄉擯者進公當楣再拜賓三退負序鄭君於擯者進注云公當楣再拜賓三退負序鄭君於擯者退中庭注云宜親受命不用擯相也於擯大國不加德音而亂以要之使其鬼神不獲歆其禋

記其民人不獲享其土利夫婦辛苦墊隘無所底告自今日就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有禮與疆可以庇民者是從而敢有異志者亦如之昭十二年晉侯以齊侯宴投壺公孫傻趨進曰日旰君勤可以出矣以齊侯出定八年晉師盟衛侯于鄟澤將歃涉佗捘衛侯之手及腕衛侯怒王孫賈趨進曰盟以信禮也有如衛君其不唯禮是事而受此盟也此五事皆趨進有辭無常者也卻克叔孫豹之趨進正是從中庭趨進阼階西之事凡發足向前爲進俗解不知趨進之義顧矣賈疏此送賓是上擯卿爲之孔子爲下大夫得

謂主延賓入擯者從其後而趨入以有事不知君迎賓入門與賓雁行擯介皆隨後雁行及廟上相先入此時安得有趨趨則在君前矣且經傳未有以入門爲進門者故詳考之

孔注云云疏曰云端正者皇疏云徐趨衣裳端正如鳥欲翔舒翼時也是卽朱子所本說文翼作趨卽以翼爲趨訓通訓以爲後作字案翼如如屋之垂檐手雖動而身容肅翼如如鳥之舒翼足雖動而手容恭可以得其形矣

賓退必復命曰賓不顧矣注孔曰復命白賓已去也正義曰朱注紓君敬也皇疏復命反命也顧迴顧也謂初受君命以送賓賓退故反還君命以白君道賓已去也考儀禮聘禮賓介私覿後擯者出請事賓告事畢擯者入告公出送賓及大門內賓出公再拜送賓不顧鄭注公既拜客趨辟君命上擯送賓出反告賓不顧於此君可以反路寢矣論語說孔子之行曰君召使擯色勃如也足躩如也賓退必復命曰賓不顧矣賈疏此送賓是上擯卿爲之孔子爲下大夫得爲上擯者以孔子有德君命使攝上擯若定十年夾谷之會令孔子爲相同也黃先生曰儀禮本文言賓不顧無擯者復命之文其文不具鄭君依此經補之又以不言君命送賓不宜言復命故補命送之文鄭君意以復命爲反命也劉氏台拱謂此章通論擯相之事何分朝聘交擯傳辭旅擯亦傳辭旅之言臚也叔孫通傳大行設九賓臚句傳賓與擯臚與旅古今字也蘇林曰上傳語告下爲臚下告上爲句莊周曰大儒臚傳然則臚擯猶傳擯也聘義曰介紹而傳命

君子於其所尊弗敢質敬之至也又曰三讓而后傳命安在其不傳辭哉康成但陳擯位不傳辭之說蓋不然也曹氏寅谷謂秋官司儀云及將幣交擯三辭車逆拜辱賓車進答拜三揖三讓每門止一相及廟惟上相入賓三揖三讓登再拜授幣賓拜送幣每事如初賓亦如之及出車送三請三進再拜賓三還三辭告辟自車逆以下至入廟當在趨進節前自授幣以至告辟當在賓退節前趨進卽司儀授幣時事也賓退復命卽司儀告辟時事也安見聘禮宜趨宜復命而朝禮不宜趨不宜復命耶是則劉氏統以此章爲聘禮曹氏統以此章爲朝禮而江氏謂夾谷之會孔子攝相此亦重其知禮而使攝故特記君召使擯趨進及賓退復命皆攝上擯相禮之事一記其容一記其辭而揖所與立左右手則仍以大夫爲承擯然當日舊無朝聘之事謂夫子或以大夫行小聘則說記其容一節不能正相對將置末介末擯於何地故君召一節不如劉氏統屬聘禮之說爲明憭而鄉黨一編不如晁復君召使擯卽君之命也復命者孔注云疏曰邢本以此注爲鄭曰白下有君字訓氏蘇氏雜記古禮之說爲直截

復爲白者小爾雅復白也管子小問篇注復告也廣

雅釋詁復語也義同

入公門鞠躬加也加不容拄釋文鞠躬九六反

正義曰朱注公門高大而若不容敬之至也此以下爲入公門節朱子謂記孔子在朝之容秦氏蕙田曰古者建國必先立爲門制天子五門曰皐庫雉應路禮記明堂位云庫門天子皐門郊特牲王立於澤親聽誓命獻命庫門之內是天子有庫門周禮天官閽人掌守王宮中門之禁賈疏謂外有皐庫內有應路雉門之外列國無有稱皐庫應爲天子之門明矣大雅緜之篇曰迺立皐門皐門有伉迺立應門應門將將朱子謂太王時未有制度特作二門其名如此及周有天下遂尊以爲天子之門而諸侯不得立焉是庫雉路乃諸侯之門也儀禮士冠禮賓如主人服贊者元端從之立于外門之外鄭注外門大門外士昏禮陳三鼎于寢門外東方是大門寢門大夫士之門也曲禮孔疏云天子五門諸侯三門大夫士二門其言信矣戴氏東原曰凡朝君臣咸立於庭朝有門而不屋故雨霑衣失容則輟朝天子諸侯皆三朝則天子諸侯皆三門歟禮說曰天子五門皐庫雉應路諸侯三門皐應路失其傳也天子之宮有皐門有應門有路門路門一曰虎門一曰畢門不聞天子庫門雉門也諸侯之宮有庫門有雉門有路門不聞諸侯皐門應門也皐門天子之外

士在路門之右太僕太右在路門之左太僕建路鼓于大寢門外而掌其政鄭注大寢路寢也地官師氏居虎門之左司王朝鄭注虎門路寢門也顧命二人雀弁執惠立于畢門之內孔傳寢門一名畢門是天子有路門此五門之制也諸侯三門曰庫雉路檀弓

門庫門諸侯之外門應門天子之中門雉門諸侯之
中門異其名殊其制辨等威也天子三朝諸侯三朝
天子三門諸侯三門其數同君國之事侔體合也朝
與門無虛設也陳氏碩甫毛詩傳疏曰周禮閽人鄭
司農注云王有五門外曰皐門二曰雉門三曰庫門
四曰應門五曰路門路門一曰畢門其朝士注同仲
師治毛詩其云外曰皐門卽毛詩之郭門自郭門以
至路門其五門解者誤以外爲宮外則皐門爲宮外
門古制不明實權輿於此鄭康成禮記注謂先庫後
雉鄭說旣屬游移近儒戴東原
言天子諸侯皆三門是已又謂天子有皐應無庫雉
諸侯有庫雉無皐應其說亦誤今竊言之攷工記匠
人營國方九里旁三門呂覽季春紀國人儺九門磔
禳高注九門三方九門也嫌非王氣所在故磔犬羊
以禳高解九門以前三門爲王氣所在磔禳止三方
九門是四旁其十二門公羊注所謂天子周城也說
文獻缺也古者城缺其南方謂之獻城缺南方公羊

注所謂諸侯軒城也書大傳古者百里之國九里之
城三里之宮七十里之國三里之城一里之城其宮四面
里之國一里之城以城爲宮是一里之城一里之城其宮四面
皆屬城三里之城其宮南面屬城三面不屬城九里
之城其宮室四面有牆四面不屬城詩之皐門毛傳
謂之郭門則皐門非宮門而謂皐門爲宮外門者誤
也天子城門其上有臺謂之闕四旁十二門其十二
闕皐門爲外城門雉門當爲內城門攷工記城隅之
制九雉左傳云都城過百雉築城以雉起度此或城

門爲雉門之義歟則雉門亦非宮門天子諸侯宮門
皆爲庫門最在外而謂先庫後雉者誤也檀弓下君
復於小寢大寢小祖大祖庫門四郊又自寢門至於
庫門又軍有憂則素服哭於庫門之外郊特牲獻命
庫門之內又繹之於庫門是天子諸侯皆有庫門而
謂天子有皐無庫諸侯有庫無皐者誤也詩之應門
毛傳謂之正門司儀出及中門之外中門之外卽庫
門之內也應門在庫路之中故謂之中門庫門之內
出入不禁應門以內爲朝會之處皆必設禁閽人掌

守王宮中門之禁是也中門以懸象魏象魏闕也故
穀梁傳謂之闕門外朝之內內朝之外其門謂之路
門門內庭卽路寢之庭爾雅路大也其門庭爲較大
也亦謂畢門畢之言盡也然則天子郭門爲皐門城
門爲雉門庫門爲宮之外門應門爲宮之中門路門
爲宮之內門合城郭爲五門離之則爲三門諸侯南
面無城以宮垣爲城牆卽以宮之外門爲城南門非
加徐彥所疑城墉不完之謂也諸侯之宮亦三門庫
門爲宮之大門雉門爲宮之中門路門爲宮之內門
天子三門諸侯亦三門唯天子以雉門爲城門諸侯
無城門以雉門爲宮之中門爲異而謂諸侯三門天
子五門加以皐應或加以庫雉者誤也黃先生曰臣
入雉門行朝禮上記君在是入雉門也自過位升堂
則入路門也此首記入公門乃入庫門也朱子云公
門高大者以意言之考工記廟門容大扃七个閎門
容小扃三个路門不容乘車之五个應門二徹參个
此度廟門以扃度朝門以車各以其物宜爲之數言
大不言高而皐庫雉門無其制明堂位庫門天子皐

門雉門天子應門言譬之庫雉其制依天子之皐應
皐之爲言高也詩緜曰皐門有伉則門之高大可知
夫子敬之而如不容者重公門也庫門爲君宿外朝
之處重公門卽重外朝也
孔注云云疏曰儀禮聘禮記執圭入門鞠躬焉如恐
失之釋文作鞠云劉音弓本亦作躬鞠窮經音辨云鞠
躬謹也鄭康成說禮孔子之執圭鞠窮如也是鄭
君本作鞠蒙案古人言如者皆形容之詞一字形容
者勃如躩如是也疊字形容者侃侃如闇闇如是也
以雙聲形容者踧踖如鞠躬如是也鞠居六切躬居
戎切同爲見母字猶踧踖之同爲精母字也史記魯
世家鞠鞠如畏然集解徐廣曰謹敬貌也見三蒼音
鞠躬一本作蹜蹜是又以疊字爲形容今考三蒼云
鞠鞠敬畏貌說文鞠附音巨六切玉篇鞠音巨弓切
是又以爲鞫毋之雙聲廣雅釋訓鞠鞠謹敬也曹憲
音鞠邱六反鞠邱弓反是又以爲溪母之雙聲而或
音鞠去弓反鞠巨弓反則又以爲疊韻之形容左宣
十一年傳有山鞠窮乎說文菅蘭香草也司馬相如

營作苫今子虛賦漢書作窱窮文選作窱皆冬部之疊韻字也孔注云斂身也在如不容之下意以鞠躬如不容爲斂身之貌非即訓鞠爲斂訓躬爲身也殊失孔氏本意史記韓長孺傳贊斯鞠躬君子也太史公自序云務在鞠躬君子長者漢書馮奉世傳贊鞠躬履方擇地而行注鞠躬謹敬貌謹敬敬畏皆斂身之意也

立不中門行不履閾注孔曰閾門限也

釋文閾于逼反一音況逼反

正義曰禮記曲禮云大夫士出入君門由閾右鄭注臣統於君也孔疏門以向堂爲正右在東故盧注檀弓下云門以向堂爲正主人位在門東客位在門西今此大夫士是臣臣皆統於君不敢自由賓故出入君門恆從閾東也其士之朝位雖在西方東面入時仍依閾東其大射注云左則由閾西者汎解賓客入門之法也燕禮卿大夫皆入門右注凡入門而右由閾東疏云由閾東者是臣朝君之法也玉藻云君入門介拂閾大夫中棖與閾之間士介拂棖鄭注此謂兩君相見也君入必中門上介夾閾大夫介士介雁行於後示不相沿也君若迎聘客擯者亦然禮又云賓入不中門不履閾鄭注辟尊者所從也此謂聘客也孔疏引崔氏皇氏並云君必中門者謂當棖閾之中主君在閾東賓在閾西主君上擯在君之後稍近西而拂閾賓之上介在賓之後稍近東而拂閾大夫擯介各當君後在棖閾之中央義或當然今依用之是孔疏謂門惟有一閾而以棖閾之中央爲門中說與論語皇邢二疏同朱子從之近儒江民庭據禮閾門左扉立於其中之文王懷祖謂禮不明言東閾西閾皆以孔疏爲是而儀禮聘禮賈疏謂門有東西兩閾兩閾之閒爲門中故注云門中門之正又云卑不踰尊者之迹如兩君相見主君既出迎賓主君與賓並入主君於東閾之內賓於西閾之內並行而入上介於西閾之外上擯於東閾之外皆拂閾次介次擯皆大夫中棖與閾之閒末介末擯皆士各自拂棖如是得君入中門之正又得不踰尊者之迹矣焦氏理堂群經宮室圖考云賈說是也禮玉藻君入門介拂

閾大夫中棖與閾之閒士介拂棖又曰賓入不中門賓入不中門斷無大夫轉中門之理則知棖與閾之閒非中門也又玉藻鄭注君入必中門上介夾閾大夫介士介雁行於後示不相沿也又注聘禮云介與擯者雁行卑不踰尊者之迹賈氏以兩閾間爲中門主君與卿擯夾東閾賓君與卿介夾西閾主與賓並自卿以下雁行於後若中門卽棖閾之閒必大夫隨君後何以爲不相沿不踰尊者之迹乎孔氏玉藻疏引崔氏皇氏之說以爲中門卽棖與閾之閒案曲禮為人子者立不中門注云中門謂棖閾之中央士相見禮疏引論語鄭注云中門謂棖閾之中央士相言棖閾之中央未始非兩棖兩閾之中央與玉藻棖與閾之閒文相似而實有異也經有時謂之門中猶不必其正中若不曰門中而曰中門則正中矣猶中堂必中於堂中庭必中於庭中席必中於席中道必中之中者君臣出入皆由東扉也有謂兼東扉之中不能定而東西左右之說亦多謬不履閾皇疏云不踐門限其義有二一則忽上升限似自高矜二則人行跨限已若履之則汚限汚限則汚跨者之衣也曲禮不踐閾注閾門限也孔疏出入不得踐履門限所以爾者一則自高二則不淨並爲不敬也此卽本皇疏朱子引謝氏曰立中門則當尊行履閾則不恪不恪猶不敬也

孔注云云疏曰云閾門限者爾雅釋宮棖謂之閾郭注謂門限說文閾門橛也古文作閫橛限也經典橛通作棳古音同切廣雅棳砌也是門砌卽門限左傳二十二年傳不踰閾孔疏謂門下橫木爲內外之限也爾雅又云棖謂之楔郭注門兩旁木玉藻鄭注棖門楔也孔疏以爲門之兩旁長木也論語皇疏門左右兩楗邊各豎一木名之爲棖棖以禦車過恐觸門也爾雅又云橛謂之闑樴在地者謂之臬郭注卽門樂也曲禮由閾右士冠禮布席于門中閾西士喪禮

席于閾西閾外特牲禮席于門中閾西閾外鄭注皆曰閾門橛也閾門限也閾閾也又外言不入於梱內言不出於梱注梱門限也蓋閾橫木爲之椳與閾皆竪木爲之古者門旁豎兩長木以夾車曰椳中豎兩短木以爲尊卑出入之節曰閾二閾之中曰中門東曰閾東西曰閾西閾與閾一豎木一橫木迥不侔也乃鄭君以閾爲橛以閾爲閾而許君說文則訓閾爲門梱訓梱爲門橛郭注爾雅橛謂之閾云門閫也廣雅云橜閾柴也柴與梱古今字是皆以梱爲閾與鄭雅曰橛謂之閾則橛與閾爲一物亦無疑也惟梱之君指閾者不同蓋豎木橫木雖不同而皆所以爲門限故梱古文从止木意者渾言則通歟說文槩傳云梱門橛謂門兩旁挾門短限令人亦謂門限可以施其兩旁謂之檐限古者多乘車故門限必去之案閾與閾皆可去爾雅又有所以止扉謂之閎注門辟旁長橛也杙之長者謂之閾蓋竪短木於閾以止其出施長木於內以止其入皆所以爲門之限閾閾有二則閾之有二益可信矣又攷工記匠人廟門容大扃七个閎門容小扃參个路門不容乘車之五个應門二徹參个注大扃長三尺七个共二丈一尺小扃長二尺參个共六尺乘車廣六尺六寸言不容者兩門乃容之此門半之丈六尺五寸二徹之內八尺參个共二丈四尺是則廟門朝門大約容三車則閾之有二更無疑矣胡氏培翬研六室集云經曰公事自閾西私事自閾東又曰由閾右閾有東西左右之柄則閾之爲門中豎木無疑也經曰不踐閾不履閾閾言踐履則閾之爲門下橫木無疑也爾雅曰橛謂之閾則橛與閾爲一物亦無疑也惟梱之名經無明證然曲禮曰外言不入於梱內言不出於梱梱言不出不入是有限域之義也儀禮揚觶復注云梱復謂矢至侯不著而還復是亦限止之義也故鄭解梱爲門限與閾同許君解閾爲門橛唐傳閾以內閾以外漢書閾俱作閫蓋閾閾二者古人得通稱梱許鄭各述所傳原可並存也至儀禮古文之孳與周禮匠人之孳皆爲假借字而義則殊匠人之孳與爾雅在地之臬同謂於平地之中樹八尺之表以規識日景郭注謂卽門橛誤也

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注包曰過君之空位也其言似不足者正義曰天子諸侯皆有三朝周禮天子外朝爲詢衆庶之朝朝士掌之治朝爲每日常視之朝司士掌之燕朝爲燕飲圖事及朝畢退侯議政之朝太僕掌之諸侯三朝外朝在庫門之內治朝在雉門之內燕朝在路門之內外朝治朝皆有門而無屋惟燕朝卽路寢庭而內有屋爲路寢堂下文所升之堂卽路寢堂也汪氏份以過位爲外朝之位升堂爲治朝之堂其說大謬皇邢二疏謂位在門屏之閒人君宁立之處君雖不在此位人臣過之宜敬是指治朝每日朝畢之空位意謂上文所記君在節乃正朝之禮朝畢君退而位虛夫子欲有所議奏因過治朝之虛位而升路寢之堂也五禮通考云過位升堂皆既朝以後事入雉門遂行朝禮君三揖禮畢退適路寢聽政諸大夫不得從入有宰夫小臣掌諸臣復逆諸大夫有所啓奏乃得因之以入於是有過位升堂之事則下文升堂爲路寢之堂而此過位爲治朝之位可知矣黎爾雅釋宮云中庭之左右謂之位門屏之閒謂之

宁鄭注位羣臣之列位也宁人君視朝所宁立處是君之所立名爲宁臣之所立名爲位二字顯有分別說文云列中庭之左右謂之位本爾雅而增一列字義尤明愔況宁爲當門之正中位列中庭之左右宁在治朝位在燕朝其地亦迥有不同金氏鶚求古錄云三朝惟內朝有堂階則庭指內朝路寢庭也凡言庭皆廟寢堂下聘禮中庭謂廟堂下之庭燕禮中庭謂路寢堂下之庭若治朝外朝皆無堂則亦無庭而名之曰廷所謂朝廷也庭與廷有別治朝外朝旣無庭則所謂中庭之左右曰位者必內朝矣金氏之辨可謂透徹又攷之曲禮君子式黃髮下卿位鄭注卿位卿之朝位也君出過之而上車入未至面下車孔疏云卿位路門之內門東北而位故論語鄉黨云入公門又云過位色勃如也注過位謂入門右北面君揖之位此孔疏所引乃鄭君之論語注是則鄭釋過位爲卿位而其地在燕朝儀禮燕禮小臣納卿大夫卿大夫皆入門右北面東上士立于西方東面北上賈疏云卿大夫皆入門右北面東上者此是擬君揖

位下經君始爾之就臣位士賤不待君揖入門卽就定位是則鄭君所謂路門之內門東北面位者乃卿大夫擬揖之位也卿位雖君猶下之況人臣乎敬卿之法以正王及三公六卿大夫羣吏之位此位似通大夫之位卽所以敬君也惟周禮天官宰夫掌治朝宁而言又太僕掌正王之服位王眡朝則前正位而退入亦如之此似以宁而言位蓋古者君臣皆立曲禮天子當依而立此經束帶立於朝故位从入立小宗伯注古者立位同宇古文春秋經公卽位爲公卽立是以宁與位渾言不妨相通若此章分別門闕堂階各有次序安得以位爲宁而以臣位爲君位耶況下文云復其位孔注謂來時所過之位而曰復則前後不得差歧位而曰其則君臣豈容妄指說文云過度也史記外戚世家索隱過謂踰之易大過疏謂相過越之甚也是過者乃越其上而踰之之詞若過君之空位則趨其旁而非越其上不得徑稱曰過位而後又連稱復其位士相見禮疏引鄉黨云孔子與君圖事於庭圖事於堂賈疏所引當亦此經之注則

此章本爲燕朝圖事而所過爲路寢之庭所升爲路寢之堂確然無疑矣惟是燕朝圖事登堂始有言語而此於過位之時卽記其言似不足者難以强解故劉氏台拱陳氏鱣祺宋氏翔鳳謂此章統記聘問之事通前後三章爲一類各有疏證詳見復位節下包注云云疏曰云過君之空位者依五禮通考詳言之秦氏蕙田曰天子諸侯皆三朝一曰外朝一曰燕朝外朝天子在庫門外諸侯在庫門內周禮小司寇朝士所掌有三槐九棘嘉石肺石國有大事致萬民而詢則御之非常朝之處治朝在路門外周禮宰夫掌治朝之法司士正朝儀之位太宰贊聽治有路鼓有屏有宁乃每日常朝聽治之處燕朝在路門內路寢之庭周禮太僕掌攬相文王世子庶子正公族公族朝於內朝鄭康成謂王圖宗人嘉事則燕朝亦非常朝處治朝又兼內外之名對外朝而言亦曰內朝王藻朝服以視朝於內朝鄭君謂外朝一內朝二是也對燕朝而言亦曰外朝文王世子其在外朝則以官司士爲之是也路門當道設屏禮緯天

子外屏諸侯內屏爾雅那疏天子外屏在路門之外諸侯內屏在路門之內爾雅門屏之閒謂之宁曲禮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孔疏天子受朝於路門外之朝於門外而宁立以待諸侯之至故云當宁而立據此則天子諸侯雖有五門三門惟路門有屏有宁非每門皆有之也至其朝儀周禮司士擯孤卿特揖大夫以其等旅揖士旁三揖王還揖門左揖門右太僕前王入內朝皆退玉藻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之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周禮宰夫掌諸臣之復逆蓋古者常朝惟在路寢門當宁而立三揖而退其禮甚簡聽政則在路寢之堂諸臣不從入有奏事然後因宰夫以入升路寢之堂論語過位升堂即此是所升者路寢之堂則所過者乃治朝當宁之空位也

攝齊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注孔曰皆重愼也攝衣也

釋文齊音資褰下也考文古本齊作齋漢書朱雲傳唐貞觀孔子廟堂碑引皆同正字也

正義曰朱注攝摳也齊衣下縫也禮將升堂兩手摳衣使去地尺恐躇之而傾跌失容也屏藏也息鼻息出入者也近至尊氣容肅也萬氏充宗曰入門而過位過位而升堂治朝之位無堂而攝齊升堂乃路寢之堂也孔沖遠疏檀弓朝不坐燕不與云朝與燕皆在寢若路門以外正朝則大夫以下皆立若燕朝在於路寢則大夫坐於上加孔子攝齊升堂是是孔氏以升堂爲路寢堂也江氏愼修曰路寢門內之朝君之視之也有四一爲宗人圖嘉事文王世子公族朝於內朝注謂以宗族事會是也一爲與羣臣燕飲燕禮所言是也一爲君臣有謀議臣有所進言則治朝既畢復視內朝鄉黨所記是也聘禮君與卿圖事遂命使者亦是在內朝也一爲羣臣以元端服夕見亦是有事謀議也四事外則君與四方之賓燕亦在寢非朝禮又或臣燕見於君士相見禮所謂君在堂升見無方階辨君所在亦非朝禮孔子侍坐侍食對問政對儒行皆是燕見時也太僕職王視燕朝則前正位掌擯相本不止一事鄭君以宗人圖嘉事解之舉一邊耳孔子爲司寇在五大夫之中其位當在中庭

北面無事不升堂或君有命或有所言於君乃升堂既下階仍復其中庭北面之位俟羣臣出乃出也責先生曰諸說以升堂爲升路寢堂則是以升堂爲正朝則非也正朝在路寢之庭燕禮云公降立于阼階東南鄉者是也此言升堂非正朝也江氏所言侍坐侍食對問政者是也蒙案入公門以下劉氏台拱以爲通記聘問之事陳氏壽祺本鄉黨殘注以爲孔子與君圖事於庭圖事於堂則出聘圖事自是燕朝之禮其說確鑿說皆詳見於後

孔注云云疏曰云皆重愼者鞠躬斂身貌見上屏說文攝也曲禮注隱也金縢孔傳藏也皇疏屏疊除貌息亦氣也已至君前當疊除藏其氣似無息者不得爲然振君也此皆重愼之意云攝齊摳衣者說文攝引持也摳繩也卽俗紐扣字一曰摳衣升堂此義與孔注同廣雅摳舉也曲禮疏提挈也焦氏理堂曰升堂上加攝齊二字所以別於執圭之升堂也同一鞠躬如也在執圭則手不能摳衣故足縮縮如有循循也藻云執圭玉舉前曳踵又云圈豚行不舉足齊如流

是也手不暇攝齊齊曳於地故如流矣在本國升堂手不執圭則攝齊衣不曳地行不必如有循但見屏氣似不息而已攝齊與鞠躬相貫鞠躬斂身貌斂則身俯而前齊必曳地攝是提起之名孔氏以摳衣解之精不可言論語於升堂之上加攝齊二字兩手摳衣則不得更執圭此節爲攝齊升堂明下節爲執圭升堂於升堂而加攝齊於執圭而省升堂此古人屬文之法也劉氏台拱駁之曰曲禮兩手摳衣去齊尺謂卽席也卽席必摳衣者以將就坐正義曰恐衣長轉足躡履之是也於升堂未有言摳衣者拾級聚足連步以上自不至有傾跌失容之患不必摳衣也摳以收斂整飭爲難士冠禮攝酒注云攝猶整也襄十四年傳書於伐秦攝也注云能自攝整既醉朋友攸攝正義云攝者收斂之言史記鄒生陸賈傳沛公輟洗起攝衣正義云斂著也其他傳記言攝衣攝衽

者非一未有爲摳衣者戰國策曰攝衽抱几既抱几能復摳衣乎弟子職曰攝衣共盥既兩手奉盥器不容又有兩手摳衣管晏列傳晏子懼然攝衣冠若攝爲摳者何乃并及冠乎略舉數事足以見之矣焦氏之申似不若劉氏之駁並存之以俟攷

出降一等逞顏色怡怡如也注孔曰先屏氣下階釋文逞勑井反怡怡以之反舒氣故怡怡如也

正義曰朱注等階之級也逞放也漸遠所尊舒氣解顏怡怡和悅也皇疏降下也逞申也出降一等謂見君已竟而下堂至階第一級時也初對君時既屏氣故出降一等而申氣氣申則顏色亦申故顏容怡悅也蒙案儀禮士冠禮云降三等受爵弁注下至地賈疏天子之堂九尺賈馬以爲階九等諸侯堂七尺階七等大夫五尺階五等士三尺故階三等也禮器有以高爲貴者天子之堂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孔疏此周法也考工記殷人重屋堂崇二尺鄭差之云夏高一尺故知此九尺者周制也江氏愼修云史記孔子世家作沒階趨進儀禮聘禮注引論語同曲禮帷薄之外不趨正義士相見禮疏引並有進

沒階趨進翼如也注孔曰沒盡也下盡階也

釋文出沒階趨無進字云一本作沒階趨進誤也唐石經聘禮注士相見禮疏曲禮疏史記世家御覽引皆有進字

正義曰朱注趨走就位也皇疏謂下諸級盡至平地時也既去君遠故又徐趨而翼如出疾趨而用張拱端好如鳥之舒翼也臧氏玉林雜記云史記孔子世家作沒階趨進儀禮聘禮注引論語同曲禮帷薄之外不趨正義士相見禮疏引並有進

字然則自兩漢以至唐初皆作沒階趨進趨進者趨
前之謂也進字不作入字解舊有此字非誤孫氏志
祖脞錄云說文引此文亦有進字見走部趨字注案
凡發足向前曰進禮堂上不趨下堂至平地則發足
徐趨而前進也

孔注云云疏曰詩漸漸之石毛傳聘禮沒其竟注皆
云沒盡也與孔注同

復其位踧踖如也注孔曰來時所過位也

正義曰朱注踧踖敬之餘也蒙案或以此位爲外朝
三槐九棘之位或又以爲治朝九室諸曹治事之處
皆屬臣而不屬君皇邢二疏云復至其來時所過之
位則此所復之位仍卽君之空位然位曰其位則屬
臣不屬君又曰復其位則所復卽所過欲以孔氏之
說通包氏之義終屬騎牆之見惟曲禮下卿位鄭注
卿位卿之朝位也孔疏卿位路門之內門東北面位
也引鄭君鄉黨過位注云過位謂入門右北面君揖
之位言入門右北面正是卿大夫之位在路門之內
路寢之堂下此經孔注謂來時所過位過位之位鄭
君正指中庭左右之臣位是鄭與孔同與包異也劉
氏台拱駢枝曰自入公門以下至私覿愉愉加也一
節總記聘問之事復位以上通論聘享時出入升降
之節執圭以下以聘享私覿分析言之邢疏誤斷爲
二遂以上一節爲趨朝之容下一節爲聘問之禮案
正朝在路寢門外無所謂過位升堂之事內朝在路
寢庭非日接羣臣之地雖朝公族亦不升堂參驗禮
文並爲乖錯矣聘禮記曰賓入門皇升堂讓將授志
趨下階發氣怡焉再三舉足又趨及門正焉執圭入
門鞠躬焉如恐失之及享發氣焉盈容私覿愉愉焉
入門主敬升堂主愼玉藻曰賓入不中門不履閾注
云謂聘客也足與此篇所記表裏證明鄭君注聘禮
記具引論語之文云孔子之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
不息者出降一等逞顏色怡怡如也沒階趨進翼如
也則亦以爲聘問之事可知過位者過主君之位廟
門之內中庭之位也復其位者復聘賓之位廟門之
外接西塾之位也主君先入門右卽中庭之位俟賓
賓後入門左及中庭乃與主君並行故以過位爲節

而色勃如足躩如事彌至容彌蹙也有揖讓之禮卽有應對之辭故曰其言似不足者過位一條在入門之下升堂之上亦其次也聘享每訖卽出廟門以俟命出字爲下文之目復其位所謂出也陳氏壽祺左海文集曰鄉黨一篇記入公門訖復其位文次君召使擯章之後執圭章之前此謂將聘圖事之禮也公門據己國過位謂路門內臣之朝位升堂謂與君圖事於堂也何以明之曲禮曰下卿位鄭君注卿位卿之朝位也君出過之而上車入未至而下車孔疏云

卿位路門之內門東北面位故論語鄉黨云入公門又云過位色勃如也注過位謂入門右北面君揖之位孔疏所引注者鄭君論語注文也爾雅釋宮云門屏之間謂之宁中庭之左右謂之位說文位字解云列中庭之左右謂之位从人立鄭據古訓釋過位之位爲入門右北面君揖之位至精不可易也所以知路門內者燕禮大射儀卿大夫皆入門右北面東上公降立阼階東南南嚮揖卿大夫卿西面北上大夫皆少進賈氏燕禮疏云卿大夫入門右北面東上此是擬君揖位君爾之始就庭位是路門內有此面位也觀曲禮下卿位知君出入過之猶敬而況臣乎所以知此經過位升堂爲圖事時者聘禮君與卿圖事鄭注謀事者必因朝其位君南面卿西面大夫北面士東面疏以爲在路門外正朝江氏永圖攷以爲下經既受行出遂見宰問幾月之資注云古者君臣謀密草創未知所之遠近則圖事命使當在路寢之朝後夕幣乃在路門外正朝士相見禮凡燕見于君必辯君之南面若不得則正方不疑君鄭注君南面則

臣見正北面君或時不然當正東面若正西面不得疑君所處邪鄉之此謂特見圖事非立賓主之燕也士相見禮又曰君在堂升見無方階辯君所在鄭注升見升堂見於君也君近東則升東階君近西則升西階賈疏曰亦謂及燕及圖事之法疏又曰知有圖事者論語鄉黨云孔子與君圖事於庭圖事於堂聘禮亦云君與卿圖事之時有此面位無常法也賈疏所稱聘禮云者約聘禮注文所稱鄉黨云者約鄭君論語鄉黨與聘禮合也圖

事之法面位無常故有過位之事過位則圖事於庭也升堂則圖事於堂也有圖事故曰其言似不足聘禮又曰遂命使者使者再拜稽首辭君不許乃退鄭注反位也此論語復其位之事士相見禮疏曰此庶人見君不趨翔論語是孔子行事而云趨進翼如也彼謂孔子與君圖事於堂圖事訖降堂向時揖處至君前橫過向門特加敬此賈氏本鄭義說論語出降階趨進之事也然則過位升堂審爲將聘圖事故下章承之遂言行聘執圭之儀服虔左傳解誼所謂

孔氏聘辭即此類矣或見聘禮記注引孔子之升堂至沒階趨進翼如也上下又引孔子之於執圭孔子於享禮爲證玉藻賓入不中門不履閾其文亦與鄉黨合因以論語入公門訖復其位爲即行聘時事然公門之名非所施於他國聘禮賓入門爲廟門非路門且入門左非門右公揖入每門每曲揖則無專位入不中門不履閾門中門之正也不敢與君並由之敬也介與擯者雁行卑不踰尊者之迹亦敬也案論語立不中門指此公迎賓不出大門則入公門時無尊者之迹無庸立不中門也知此門在大門以內聘禮又云及廟門公揖入立于中庭賓立接西塾几筵既設擯者出請命賓襲執圭擯者入告出辭玉納賓賓入門左介皆入門左北面西上三揖鄭注云入門將曲揖既曲北面又揖當碑揖案此皆君揖之位也

當公入立中庭賓立西塾君揖位尙虛而擯者出入其閒卽論語過位之時又有請命辭玉之事擯者乃有言故論語於此云其言似不足者聘禮又云至于階三讓公升二等賓升西楹西東面擯者退中庭鄭注云向公所立處退者以公宜親受賓命不用擯相也案此知聘禮擯者不升至堂上論語攝齊升堂謂堂階春秋時列國多事朝聘盟會不無意外之語孔子世家夾谷之會孔子趨而進歷階而登不盡一等則聘禮亦容或有此故記此一節文言攝齊正言堂

階之事而不更言堂上之容知擯未升堂也下云出降一等逞顏色怡怡加也沒階當讀沒階絕句蓋擯者升堂則不盡一等茲則又降一等由是而降至階下也聘禮又云賓致命公左還北鄉擯者進鄭注云進阼階西釋辭於賓相公拜也案此卽論語趨進一事以上皆相公隨公而入至此擯者單進故有趨與論語上文記趨進翼如也同事惟擯者有此一節也聘禮又云公當楣再拜賓三退負序公側襲受玉于中堂與東楹之閒擯者退負東塾而立鄭注云反其等位無事案此卽論語復其位一節也則入公門以下至此並記擯者之事上文既述君召使擯一段此又述者弟子各述所聞遂頗敘之以廣異說也惟聘禮於擯者不記升堂一節蓋儀禮言禮之常論語參言其變也蒙案入公門一段劉氏台拱以爲通記聘問陳氏壽祺以爲與君圖事要之此段上承君召使擯下連執圭聘享則是通記聘問之事而非常朝之禮可以確斷無疑惟宋氏翔鳳釋地辨證以此段承上節使擯來仍屬爲擯之事前後未免複沓且考聘

禮擯者無升堂之事遂以升堂爲升堂階然則經文何以不曰升階而曰升堂乎又考聘禮有上擯趨進之事遂以沒階爲句絕趨進翼如與上節所記同一事然則經文何以不連沒階於出降一等之下文何以兩言趨進翼如不嫌辭費乎種種乖謬似不如陳氏與君圖事之說確有鄭注可推且於經文次序較順也

執圭鞠躬如也如不勝注包曰爲君使以聘問鄰國執持君之圭鞠躬者敬慎之至也

正義曰此以下爲執圭節朱注謂此一節記孔子爲
君聘於鄰國之禮也又引晁氏曰孔子定公九年仕
留至十三年適齊其間絕無朝聘往來之事疑使擯
執圭兩條但孔子嘗言其禮當如此耳蒙案執圭行
聘聘禮之正節也儀禮聘禮曰厥明訝賓于館賓皮
弁聘至于朝賓入三揖至于階三讓公升二等賓升
擯士爲紹擯公皮弁迎賓于大門內大夫納賓賓入
門左公再拜賓辟不答拜公揖入每門每曲揖及廟
門公揖入立于中庭賓立接西塾几筵既設擯者出

請命賈人東面坐啓櫝取圭垂繅不起而授上介上
介不襲執圭屈繅授賓賓襲執圭擯者入告出辭玉
納賓賓入門左介皆入門左北面西上三揖至于階
三讓公升二等賓升西楹西東面擯者退中庭賓致
命公左還北鄉擯者進公當楣再拜賓三退負序公
側襲受玉于中堂與東楹之間擯者退負東塾而立
賓降介逆出賓出公側授宰玉裼降立以上自訝賓
至賓出爲執圭行聘之正禮其中節目詳於注疏又
雜采曰繅以韋衣木板飾以三色再就所以薦玉重
愼也九寸三公之圭也三采再就降於天子也采成

文曰絢繫無事則以繫玉因以為飾皆用五采組上以元下以緅為地記又曰凡四器者唯其所寶以聘可也注四器謂圭璋璧琮是則聘用琮圭璋璧琮享用琮璧琮包注謂執君之圭亦以此圭為君所寶之圭而非即君所執之圭也若大宗伯所謂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乃封國之時天子命之而諸侯守之執以為瑞謂之命圭非臣下出聘所執也邢疏云諸侯所執圭璧皆朝於王及相朝所用其諸侯之臣聘天子及聘諸侯其聘玉享玉降

其君一等故玉人云琢圭璋八寸璧琮八寸以覜聘

也

上如揖下如授注鄭曰上如揖授玉宜敬釋文上時掌反又如字下如授不敢忘禮也

正義曰朱注上如揖下如授謂執圭平衡手與心齊高不過揖卑不過授也蒙案曲禮凡奉者當心提者當帶又云執天子之器則上衡國君則平衡大夫則絞之士則提之鄭注上衡謂高於心彌敬也平衡謂與心平絞讀曰交交之謂下於心朱子既曰平衡而又曰高不過揖卑不過授也下如授

平衡也

鄭注云云疏曰皇疏云上如揖者初授受圭之容儀謂就下取玉上授與人俯身為敬故如揖也下如授

者謂奠玉置地時雖奠置地亦徐徐俯僂如授與人也是以聘禮上介不襲執圭屈繅授賓賓襲執圭升堂授玉于中堂與東楹之間爲說邢疏云上謂授玉時宜敬故加揖下謂既授玉而降雖不執玉猶如授時不敢忘禮也是又以聘禮記上介執圭如重授賓賓升堂讓將授志趨授如爭承下如送數句爲說而魯論下又作趨故釋文上讀時掌反爲奉上之上以申鄭注但既以此二句說授圭而下二句又說執圭似不若朱注以五如字統作形容執圭之狀爲得也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 二十三 四明嘉靖本 纳圖刊本

勃如戰色足蹜蹜如有循注鄭曰戰色敬也足蹜蹜如有循舉前曳踵行也

釋文蹜蹜色六反

正義曰朱注戰色而色懼也蹜蹜舉足促狹也如有循記所謂舉前曳踵言行不離地如緣物也蒙案曲禮執主器操幣圭璧行不舉足車輪曳踵孔疏曳拽也踵腳後也執器行時不得舉足但起前拽後使踵如車輪曳地而行也玉藻云圈豚行不舉足齊如流鄭注圈轉也豚之言若有所循不舉足曳踵則衣之齊如水之流矣孔子執圭則然此徐趨也又云執

翟玉舉前曳踵蹜蹜如也注著徐趨之事孔疏行時初舉足前後曳足跟行不離地舉足狹數也又士相見禮云凡執幣者不趨容彌盛以爲儀執玉者則舒武舉前曳踵賈疏凡趨有二種有疾趨行而張足曰趨是也有徐趨舒武舉前曳踵是也此皆蹜蹜如循之義也

鄭注云云疏曰云戰色敬也者皇疏謂臨陣戰鬬則色必懼怖邢疏謂戰栗其顏色義相因也蹜字說文所無當作縮說文一曰蹴也皇疏蹜猶蹴蹴猶縮也節南山蹙蹙靡所騁毛傳縮小之貌爾雅釋訓速速蹙蹙惟迷鞠也豚與循古音同部又通作巡遁凡曰循環巡之借曰逶循遁之借

享禮有容色注鄭曰享獻也聘禮既聘而享用圭璧有庭實也

釋文享許丈反

正義曰儀禮聘禮於執圭行聘後云擯者出請實禓奉束帛加璧享擯者入告出許庭實皮則攝之毛在

內內攝之入設也賓入門左揖讓如初升致命張皮
公再拜受幣士受皮者自後右客賓出當之坐攝之
公側授宰幣皮如入右首而東聘於夫人用璋享用
琮如初禮若有言則以束帛如享禮此正聘後之享
禮也聘禮記云及享發氣焉盈容鄭注發氣舍氣也
孔子之於享禮有容色皇疏云朝聘既竟次行享禮
質敬之事稍輕褐以行事故云有容色也曲禮凡執
玉其有藉者有褐無藉者則襲無藉者聘君以圭聘
夫人以璋圭璋特達不用束帛也有藉者享君以璧

享夫人以琮皆加於束帛也襲者禮主敬尚質褐者
禮貴和尚文故夫子有容色焉朱注有容色和也又
行享之後私覿之前又有禮賓一節聘禮曰擯者出
請事賓告事畢賓奉束錦以請覿擯者入告出辭請
禮賓賓禮辭聽命擯者入告宰夫徹几改筵公出迎
賓以入揖讓如初公升側受几於序端宰夫內拂几
三奉兩端以進公東南鄉外拂几三卒振袂中攝之
進西鄉擯者告賓進訝受几於筵前東面俟公壹拜
送賓以几辟北面設几不降階上答再拜稽首宰夫
實觶以醴加柶於觶面枋公側受醴賓不降壹拜進
筵前受醴復位公拜送醴宰夫薦籩豆脯醢賓升筵
擯者退負東塾賓祭脯醢以柶祭醴三庭實設降筵
北面以柶兼諸觶尚撎坐啐醴公用束帛建柶北面
賓於薦東擯者進相幣賓降辭幣公降一等辭聚階
升聽命降拜公辭升再拜稽首受幣當東楹北面退
東面俟公壹拜賓降也公再拜賓執左馬以出上介
受賓幣從者訝受馬此行享後之禮賓也聘禮記曰
小聘曰問不享主人不筵几不禮又云若君不見使

大夫受不禮近儒據此遂以享禮之禮為禮賓黃先
生曰聘禮記云執圭鞠躬焉如恐失之及享發氣焉
盈容私覿愉愉焉記分執圭享覿為三節見禮之大
在此三者與此經正符以三者言之則執圭正聘與
享為尤重儀禮言使者之始受命也賈人西面坐啓
櫝取圭垂繅而授宰宰執圭屈繅授使者使者受圭
垂繅以受命既述命授上介上介受圭屈繅出授賈
人受享束帛加璧受夫人之聘璋享元纁束帛加琮
加初是聘享之初受如此其重也禮言未入竟之習

儀也壹肆爲壇不執圭習享士執庭實習夫人之聘享亦如之習公事不習私事此聘享之肆習甚重也而私覿則不習矣禮言入竟之展幣也布幕賈人拭圭遂執展之上介視之退圭又拭璧展之會諸其幣展夫人之聘享亦如之及郊又展如初及館展幣於賈人之館亦如之此入竟三展幣之甚重也凡此皆未行聘享之前而見聘享之重如此其後有還玉之禮焉君使卿皮弁還玉於館賓皮弁襲迎於外門外升自西階南面受圭還璋如初有報享之禮焉賓褐重禮也多之則是主於貨傷敗其爲德幣人所造成化生謂玉也君子於玉比德焉朝聘之禮以爲瑞節以自覆幣謂束帛也愛之斯欲衣食之君子之情也是以享用幣所以副忠信美之則是主於幣而禮之本意不見也

迎大夫賄用束紡禮玉束帛乘皮皆如還玉禮二禮或言報或言還還則不受重禮而以來物還之聘義云以圭璋聘重禮也已聘還圭璋此輕財而重禮之義享則各隨其土宜之所有此所謂不以貨傷德不以幣沒禮也受而報之可也此聘享之終也

私覿愉愉如也注鄭曰覿見也既享乃以私禮見愉愉顏色和也

釋文覿直歷反愉愉羊朱反

正義曰聘禮於禮賓後遂行私覿禮云賓覿奉束錦總乘馬二人贊入門右北面奠幣再拜稽首擯者辭賓出此賓入門右奠幣私事自闑東以臣禮見爲私覿第一節又曰擯者坐取幣出有司二人牽馬以從

出門西面於東塾南擯者請受賓禮辭聽命此擯者取幣還賓請以客禮受賓聽命爲第二節又曰牽馬右之入設賓奉幣入門左介皆入門左西上公揖讓如初升公北面再拜賓三退反還負序振幣進授當東楹北面士受馬者自前還牽者後適其右受牽馬者自前西乃出賓降階東拜送君辭拜也君降一等辭擯者曰寡君從子雖將拜起也栗階升公西鄉賓階上再拜稽首公少退賓降出公側授宰幣馬出公降立此賓奉幣入至公授宰幣儷皮二人贊皆入門

又曰擯者出請上介奉束錦士介四人皆奉玉錦束請覿擯者入告出許上介奉幣儷皮二人贊皆入門右賓幣用臣禮爲第四節又曰擯者執上士介入門右賓幣用臣禮爲第四節又曰擯者執上幣士執眾幣有司二人舉皮從其幣出請受委皮南面執幣者西面北上擯者請受介禮辭聽命皆進訝受其幣此擯者執幣還介介聽命爲第五節又曰上介奉幣皮先入門左賓皮公再拜介振幣自皮西進北面授幣退復位再拜稽首送幣介出宰自公左受

有司二人坐舉皮以東此上介覿爲節六節又曰擯者又納士介士介入門右賓幣再拜稽首擯者辭介逆出擯者執上幣以出禮請受賓固辭公答再拜之此士介覿爲第七節自是以後賓介私覿已竟則擯者出立於門中以相拜士介皆辟士三人東上坐取幣立擯者進宰夫受幣於中庭以東執幣者序從禮畢而送賓矣當送賓之時又有問君問大夫勞賓介之禮注引蘧伯玉使人於孔子子問夫子何爲以證聘禮記曰既覿賓若私獻奉獻將命是私覿後又

有私獻一節或謂私覿之束錦乘馬亦是公家之幣但對享禮爲私耳而私獻則賓之所自備者聘禮又有賓私面於卿之禮鄭注面亦見也其謂之面威儀質也蓋公事之得伸私敬如此於以見先王制禮曲體人情無微不至郊持牲曰朝覿大夫之私覿非禮也大夫執圭而使所以申信也不敢私覿所以致敬也而庭實私覿何爲乎諸侯之庭爲人臣者無外交不敢貳君也注其若親來其臣不敢私見主國臣也以君命聘則有私見非其與君無別私覿是外交也

蓋郊特牲本謂朝覲之時從君而行不得輒行私覲非謂奉君命而出聘也聘禮記曰私覲愉愉焉出如舒雁賈疏享時盈容對聘時儀貌戰色顏舒緩此私覲對享時又愉愉和敬舒於盈容也出廟門之外行步加鵝又舒緩於愉愉也

鄭注云疏曰云覲見也者說文作覲見也徒谷切大徐本儥賣也余六切卽周禮之賣非也集韻以說文覲字爲覿字更謬愉說文訓薄本義也又引論語愉愉加也假借義也然義有和氣者必有愉色廣

雅釋詁愉喜也說也釋訓愉愉和也與鄭注義同或以爲煦字之借聘禮釋文作俞俞鄭君彼注云愉愉容貌和敬享禮曰盈容故私覲曰和敬所謂滿而不溢和而不流言各有當也

君子不以紺緅飾注孔曰一入曰緅飾者不以爲領袖緣也紺者蔥服盛色以爲飾似衣蔥服也緅者三年練以緅飾衣爲其似衣喪服故皆不以飾衣也釋文紺古暗反緅莊由反字林云帛青色予句反

正義曰此以下至必有明衣布爲一節邢疏謂記孔子衣服之禮君子謂孔子也皇疏謂君子者自士以上衣有法不可雜色也朱注引蘇氏曰此孔氏遺

書雜記曲禮非特孔子事也蒙案爾雅釋器云一染謂之纁再染謂之赬三染謂之纁郭注纁今之紅也赬淺赤也纁絳也是先染絳色之法也考工記鍾氏染羽三入爲纁五入爲緅七入爲緇是以絳色加染黑色之法也鄭注染纁者三入而成又再染以黑則爲緅緅今禮俗文作爵言加爵頭色也又復再染以黑乃成緇矣凡元色者在緅緇之閒其六入者與賈疏凡染纁元之法取爾雅及此相兼乃具爾雅三者皆以丹秫染之此經及爾雅不言四入及六入案士冠有朱紘之文鄭云朱則四入與是更以纁入赤汁則爲朱論語君子不以紺緅飾者淮南子云以涅染紺則黑於涅涅卽黑色也纁若入赤汁則爲朱若不入赤而入黑汁則爲紺矣更以此紺入黑則爲緅而此五入爲緅是也紺緅相類之物故連文云君子不以紺緅飾也若更以此緅入黑汁卽爲元故此經與士冠禮注皆云元則六入與更以此元入黑汁則名七入爲緇但緇與元相類故禮家每以緇布冠爲元

端也據賈疏以紺與緅皆爲以朱入黑汁江氏圖考本之云紺緅皆赤黑之閒色緅又黑於紺然考說文紺帛深青而揚赤色也段注揚當作陽猶言表也釋名曰紺含也青而含赤色也案此今之天青亦謂之紅青許言陽劉言含其意一也以纁入深青而赤見於表是爲紺賈氏攷工疏云纁入赤汁則爲朱不入赤汁而入黑汁則爲紺賈說非也入深青乃爲紺入黑乃爲緅矣又說文緅作纔云帛雀頭色也一曰微黑色如紺纔淺也讀若讒段氏注纔卽緅也攷工記三入爲纁五入爲緅七入爲緇注染纁者三入而成又再染以黑則爲緅緅今禮俗文作爵言如爵頭色也又復染以黑乃成緇矣士冠禮爵弁服注爵弁者晁之次其色赤而微黑如爵頭然或謂之緅依鄭則爵緅纔三字一也三字雙聲巾車雀飾注曰雀黑多赤少之色許君前一說謂黑多後一說謂微黑不同鄭注考工巾車謂黑多注士冠禮謂微黑亦不同也其實雀頭微黑而已纔淺亦雙聲猶緇之訓淺也朱氏通訓曰染法一入纁再入赬三入纁四入朱皆丹

秫染之五入青則爲紺五入黑則爲緅六入元七入緇矣據段氏朱氏之說是紺爲以青而亂朱緅爲以黑而亂朱皆染纁後五入所成故紺緅爲相類賈疏以緅爲黑則是而以紺爲黑則非也廣雅以紺爲青則是而以緅爲青則非也然而服色隨正統以三而易往往以青而兼黑以赤而兼黃青與黑自來不甚分別故古人每多渾言也然則君子不以紺緅爲飾者何也江氏謂紺緅皆閒色飾必用正色其說亦不盡然玉藻云衣正色裳閒色注謂服元上纁下疏云元是天色故爲正纁是地色赤黃之雜故爲閒色閒色非盡不可用也考之深衣篇大父母具父母衣純以繢具父母衣純以青如孤子衣純以素純卽緣飾也王氏引之以繢爲赤色爾雅釋草蕵赤莧其義同急就編顏注呂覽離俗篇高注文選神女賦注引蒼頡篇皆以繢爲色赤然則繢青素三統所尚也赤者當王所貴也紺與緅既非三統之正色而又以五入之青黑加乎四入之朱之上是以君子弗用爲飾歟至於士冠有爵弁巾車有雀飾意者緅與爵音雖相

同而色有深淺故許鄭二君皆有黑多微黑之二義
蓋紺緅以青黑而飭朱而爵頭則微黑而近纁別取
天元地黃之義意固各有所在也

孔注云云疏曰齋時服元冠元端而孔以紺爲齋服
盛色是以紺爲元矣故皇疏謂紺是元色淮南子謂
紺黑於涅然廣雅說文皆以紺爲青漢書王莽傳云
時莽紺袀服注深青而揚赤色也素問六節藏象論
如以縞裏紺注薄青色則紺爲青而非黑並非單文
孤證也攷廣雅又有黚云黑也說文黚淺黃黑也讀
若染緇中柬紺緅玉篇黚音巨炎巨今二切則讀與
黚同黚亦黑也豈孔意以紺爲黚之借歟檀弓練練
衣黃裏縓緣注云練小祥也練冠練中衣以黃爲裏
縓爲領袖緣黃之色卑於纁縓纁之類也喪服記麻
衣縓緣注縓淺絳也士喪禮記明衣縓綌緆注云縓
今之紅也爾雅一染謂之縓孔注謂一入曰緅以緅
飾衣爲其似喪服是直以緅爲縓矣故皇疏云緅非
淺絳解者皆云孔此注誤也錢氏大昕謂孔本經注
皆當作縓然先鄭論語本已作緅說文縓赤黃色紅
赤白色縓與紅相類下文言紅紫則此不必舉縓也
朱氏駿聲謂孔云一入爲緅者緅是染黑之一入縓
是染赤之一入然何以謂三年練飾耶孔以飾爲領
袖緣者爾雅緣謂之純曲禮父母存冠衣不純素孤
子當室冠衣不純采深衣具父母大父母衣純以繢
具父母衣純以青如孤子衣純以素純袂緣純邊廣
各寸半鄭注以純爲緣袂口緣讀若裼謂緣深衣之
下畔純邊謂緣衣裳之旁側廣各寸半則表裏共三
寸惟袷廣二寸曲禮又曰大夫士去國素衣素裳素
冠素緣司几筵莞筵紛純加繅筵繢純繅席畫純次席
黼純士昏禮主人爵弁纁裳緇袘女次純衣纁袖既
夕禮明衣縓綌緇純鄭注飾裳在幅曰綌在下曰
緆飾衣曰純謂領與袂衣以緇裳以縓象天地也士
冠禮黑屨青約繶純純博寸既夕禮服攝白狗記曰
縞冠素紕既祥之冠也又曰童子緇布衣錦緣雜記
韠紕以爵韋六寸不至下五寸純以素紃以五采在
旁曰紕在下曰純子羔之襲也稅衣纁袡史曰褾襈陳氏禮書
曰古者衣裳冠帶韠屨席有緣而純袘紕綌緆袡襈

攝皆緣名也特其所施者異耳深衣之緣錦青若素長衣之緣素爵弁纁裳之緣緇明衣之緣緣緇中衣褖領之緣丹朱童子緇布衣之緣錦婦人褖衣之緣纁纊之緣或青或緇或黑帶之緣或朱緣或元華厠之緣或紛或褖或繢韠之緣爵與素兵服之緣白狗其他不可攷也喪服無緣至練然後練衣黃裏緣緣既祥然後縞冠素紕大夫去國徹緣以喪禮處之也陳氏之攷緣飾可謂詳盡然未聞有以紺緅爲飾者孔注之說緣舉領袖以賅其餘也

紅紫不以爲褻服注王曰褻服私居服非公會之服者也皆不正褻尚不衣正服無所施

釋文褻息列反

正義曰爾雅考工記以朱湛丹秫染絳法一入爲緣再入爲赬三入爲纁鄭君士冠禮注補以四入爲朱此卽赤色淺深之次序說文赤南方色也釋名赤赫也太陽之色也說文又曰絳大赤也纁淺絳也鄭君禮注纁裳淺絳裳也然爾雅李巡注云三染其色已成爲絳纁絳一名也廣雅纁謂之絳絳先鄭染人注亦云纁絳也則許鄭淺絳淺字爲衍文是則赤也絳也纁也一色也說文朱作絑云純赤也詩七月毛傳朱深纁也段氏曰大赤者今俗所謂大紅也純赤者今俗所謂朱紅也朱紅淡大紅濃大紅如日出之色故天子朱市諸侯赤市亦卽絳也鄭君詩箋芾者天子純朱諸侯黃朱是朱與赤有深淺之分也說文又云纁帛赤黃色也紅帛赤白色也段注紅今人所謂粉紅桃紅也廣雅纁謂之紅士喪禮記纁裨緆鄭注纁今之紅也喪服記麻衣纁緣鄭注纁淺絳也釋名紅絳也白色之似絳者也說文又云紫帛青赤色也段注青當作黑夫子惡紫之奪朱惡其黑之足以剋朱也邢疏謂紅紫二色皆不正故不以爲褻服尚不用則正服可知但言紅紫則五方閒色皆不用可知皇疏引穎子嚴云東方木木色青木克土土色黃以青加黃故爲綠綠爲東方之閒也南方火火色赤火剋金金色白以赤加白故爲紅紅爲南方之閒也西方金金色白金剋木木色青以白加青故爲碧碧爲西方之閒也北方

水水色黑水剋火火色赤以黑加赤故爲紫紫爲北方之閒也中央土土色黃土剋水水色黑以黃加黑故爲緇黃緇黃爲中央之閒也玉藻孔疏緇黃作騅黃義略同皇疏又引一說東甲乙木南丙丁火中央戊己土西庚辛金北壬癸水以木剋土戊以妹己嫁於甲是黃入於青故爲綠也以火剋金庚以妹辛嫁於丙是白入於赤故爲紅也以金剋木甲以妹乙嫁於庚是青入於白故爲碧也以水剋火丙以妹丁嫁於壬是赤入於黑故爲紫也以土剋水壬以妹癸嫁於戊是黑入於黃故爲緇黃也是皆以紅紫閒色不正而不用而鄭君則別有取義皇疏又引鄭注云紺緅紫元之類也紅纁之類也元纁所以爲祭服等其類也紺緅木染不可爲衣飾紅紫草染不可爲褻服而已飾謂純緣也陳氏壽祺疏之云攷工記鍾氏染羽以朱湛丹秫三月而熾之純而漬之天官染人掌染絲帛凡染春暴練夏纁元秋染夏鄭注攷工記鍾氏則染纁術也染元則史傳闕矣染夏者染五色是鄭意以染絲帛如染羽法用朱湛丹秫不用草木蓋

草木染者可施之他物祭服等則當以丹秫染也紺緅木染紅紫草染故不用爲衣飾及褻服初非以其閒色而不用也蒙案白虎通義引大傳王者始起改正朔殊徽號易器械易服色定一朝之法制示萬姓以遵循周有天下正色尚赤而紺則以青而亂之青猶相生也緅則以黑而揜之黑猶未甚也君子且深惡之而不以爲衣飾乃紅以白嫁赤勢不及而攝之以柔紫以黑剋朱勢且過而敵之以剛故鄭之於雅也惡其亂爲其渾而淆之也紫之於朱也惡其奪爲之赤爲相剋而絕無相得者也五方之閒色孰有可惡於此哉乃時至春秋元冠紫綾自魯桓公始管子言齊桓公好服紫齊人尚之五素而易一紫戰國策言齊紫敗素也而賈十倍左傳哀公十七年衛渾良夫紫衣狐裘太子數其三罪殺之紫衣居其一杜注謂紫衣僭君服可見當日國君服紫者多後世朝服皆用絳紗袍或又三品以上紫五品以上緋七品以上綠九品以上青詳於通典朱子謂紅紫近於婦人

女子之服未知此說所本也
王注云云疏曰說文褻私服也王注所本與从執之
褻音義皆別褻重衣也今字借襲毛詩是紲絆也三
家詩紲作褻無衣疏引鄭君論語注褻服袍襗也卽
詩之同袍同澤澤者在內之衣以其親膚近於垢澤
故字林褻衷衣也左宣九年傳皆衷其袒服說文袒
日日所常衣也玉藻纊爲袍襗爲紬帛爲褶
皆褻服也邢本注私居下有服字是也皆不正上當
補紅紫二字

當暑袗絺綌必表而出之注孔曰暑則單服絺綌葛
釋文袗作紾之忍反又作袗必表而出加上衣也
綌去逆反麤葛皇本袗作縝出下無之字唐石經袗
作紾文選聖主得賢臣頌注引同五經文字云袗論
語作紾禮記作振曲禮注引此節上題孔子曰
正義曰皇疏暑熱也縝單也絺細練葛也綌大練葛
也表謂加上衣也古人冬則衣裘夏則衣葛若在家
則裘葛之上亦無別加衣若出行接賓皆加上衣當
暑雖熱絺綌可單若出不可單則必加上衣故云必
表而出也然裘上出亦必加衣而獨云當暑絺綌者
嫌暑熱不加故特明之也曲禮袗絺綌不入公門鄭

注袗單也孔子曰當暑袗絺綌必表而出之爲其形
褻孔疏上無衣表則肉露見爲不敬玉藻振絺綌不
入公門表裘不入公門鄭注振讀爲袗袗禪也表裘
外裘也二者形且褻皆當表之乃出孔疏形解袗絺
綌其形露見褻解表裘在衣外可鄙褻二者皆上加
表衣乃出也蒙案說文表上衣也是表衣在絺綌之
外出爲出門鄭君意與孔注合其所據經文出下必
無之字或表下有之字與玉藻注同也今論語邢本
與曲禮注所引出下皆衍之字本之謂表絺綌
而出之於外引詩蒙彼縐絺以證然攷詩君子偕老
曰瑳兮瑳兮其之展也蒙彼縐絺是紲絆也傳箋俱
以展衣爲外衣縐絺爲裏衣是以展衣蒙彼縐絺之
上而非以縐絺加於展衣之外也彼者縐絺蒙之者
展衣也故不曰蒙以曰蒙彼
孔注云云疏曰說文絺細葛也綌麤葛也袗轉也袗
元服也或作褖孟子趙注袗畫衣也珍之借儀禮畢
袗元鄭注袗同也均之借段氏云曲禮引論語作袗
鄭注單也玉藻振絺綌鄭云振讀爲袗袗禪也是袗

爲正字振紗爲假借字縝爲俗字說文衫元服也據曲禮玉藻注當云衫禪也朱氏通訓云衫禪一聲之轉猶屯邅之雙聲也或曰衫爲本字君子絺綌用元其上之裼衣亦用元出者出絺綌之色謂表衣與之同色此解殊鑿廣韻紗單衣或作縝縝單也是後起字義也

緇衣羔裘

釋文緇側基反玉藻鄭注引三句皆題孔子曰

正義曰朱注緇黑色羔裘用黑羊皮玉藻疏引鄭注云諸侯之朝服羔裘者必緇衣爲裼詩羔羊疏引鄭注云緇衣羔裘諸侯視朝之服卿大夫朝服亦羔裘唯豹袪與君異耳周禮司裘疏引鄭注云君之視朝之服亦卿大夫士祭於君之服黃先生曰此言衣裘色稱之得宜也緇衣羔裘者夫子元冕服爵弁服元冠服之用裘及裼衣也知元冕服之用緇者六冕之下者爲元冕元冕無璪其服元端無章王以祭羣小祀以齋居以卒食而居諸侯以祭於己以齋居卿大夫之服自元冕而下以朝君以祭於公以齋居夫子爲魯大夫用元冕服色宜緇周官六冕之制冕延皆覆以緇布板其上服皆緇衣纁裳故其裘羔也知爵弁服之用緇者爵弁即冕弁以緅色之布覆板其服用緇絲衣纁裳士冠禮爵弁服純衣純紃之謂檀弓云爵弁紃衣紃字同緇其裘亦羔裘其用也王及諸侯卿大夫兵事用之聘禮君使卿歸饔餼用之凡此皆弁而用緇也知元冠服之用緇者雜記大夫弁而祭於己鄭君謂大夫爵弁自祭家廟惟公之孤爲然餘則與士同元冠疏家謂少牢是上大夫禮祭用元冠而緇衣羔裘也至特牲禮云冠端元是士得用元端服而施之於元冠但士之裘不宜用羔玉藻曰君子狐青裘元綃衣以裼之此士之服歟羔裘豹褎是大夫不敢用純羔以避君士用狐青裘宜也

素衣麑裘

釋文麑米倪反鹿子也儀禮聘禮注引作麛既夕禮注引上題孔子云

正義曰朱注麑鹿子色白詩羔羊疏引鄭注素衣麑

裘諸侯視朔之服其臣則青豜褒絞衣爲褖玉藻士冠禮疏引亦云視朔之服黃先生曰此明夫子皮弁服之用裘及褖衣也皮弁以白鹿皮爲之其衣素其裘用麑皮弁服之用天子以眡朝以聽郊報以食諸侯以聽朔以迎王之郊勞以卜夫人世婦使入於蠶室以迎聘賓卿大夫以朝朔日以聘於鄰國以待聘賓還玉而學記云大學始教皮弁祭菜郊特牲蜡之日皮弁素服以送終此上下同服之其君臣之有異者天子用皮弁服則狐白裘禮言狐白裘錦衣以褖之注云天子狐白之上衣皮弁服是也諸侯亦然故秦詩曰君子至止錦衣狐裘箋曰受命於天子而來也夫子爲大夫而用麑裘裘既異於狐白則純麑不必異褒飾玉藻云麑裘青豜褒絞衣以褖之此白青異色亦士之裘絞者近青之色緆衣狐裘注孔曰服皆中外之色相稱也

黃衣狐裘

正義曰朱注狐色黃衣以褖裘欲其相稱邢疏云黃衣狐裘以緇衣爲裳緇衣素衣黃衣爲三弁服說曰論語邢疏以緇衣素衣黃衣爲三弁服說曰論語邢疏以緇衣爲朝服素衣爲皮弁服皆是也惟黃衣狐裘則以郊特牲之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者當之嘗竊疑其不倫

之注云天子狐白之上衣皮弁服是也諸侯亦然故秦詩曰君子至止錦衣狐裘箋曰受命於天子而來也夫子爲大夫而用麑裘裘既異於狐白則純麑不必異褒飾玉藻云麑裘青豜褒絞衣以褖之此白青異色亦士之裘絞者近青之色緆衣狐裘注孔曰服皆中外之色相稱也

黃衣狐裘

正義曰朱注狐色黃衣以褖裘欲其相稱邢疏云黃衣狐裘以緇衣爲裳緇衣素衣黃衣爲三弁服說曰論語邢疏以緇衣爲朝服素衣爲皮弁服皆是也惟黃衣狐裘則以郊特牲之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者當之嘗竊疑其不倫

索羣神而報祭之謂之大蜡又臘祭先祖五祀因令民大飲農事休息謂之息民於大蜡之後作蜡民之

祭息民用黃衣狐裘大蜡則皮弁素服二者不同以其息民大蜡同月其事相次故連言之耳蜡者郊特牲云蜡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皮弁素服而祭素服以送終葛帶榛杖喪殺也是大蜡之祭用素服也其下又云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注謂既蜡臘先祖五祀也於是勞農以休息之是息民之祭用黃衣也皇疏申鄭略同特牲又曰野夫黃冠草服也注言祭以息民象其時物之色季秋大蜡時臘先祖之服也孔子曰黃衣狐裘是鄭君專以此爲既蜡而臘先祖五祀之祭服故其箋詩檜風狐裘以朝狐裘在堂謂祭服以朝是好潔衣服之證也蒙案詩羔羊孔疏云兵事用韎韋衣則用黃衣狐裘及貍裘象衣色故也凌氏廷堪禮經釋例據此以緇衣素衣黃衣爲三弁服說曰論語邢疏以緇衣爲朝服素衣爲皮弁服皆是也惟黃衣狐裘則以郊特牲之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者當之嘗竊疑其不倫

馮讀詩羔羊素絲五總孔疏然後知黃衣狐裘者韋弁服也韋弁服陳氏禮書以爲卽爵弁服是也士冠禮注疏謂爵弁與冕制大同惟無旒前後平又爲爵頭色爲異爵弁服元衣纁裳已全同冕服而但以緇緣裳爲異陳氏祥道曰古文弁本象形則其制上銳若合手然非如冕也周禮有韋弁無爵弁書與冠禮禮記有爵弁顧命二人雀弁雀卽爵無韋弁士之服止於爵弁而荀卿曰士韋弁孔安國曰雀韋弁也劉熙釋名亦曰以爵韋爲弁謂之韋弁韋其質也爵其色也則爵

弁卽韋弁耳觀弁師司服韋弁先於皮弁顧命雀弁先於皮弁顧命四人綦弁孔傳綦文鹿子皮弁士冠禮次加皮弁三加爵弁而以爵弁爲尊聘禮皮弁服及歸饔餼服韋弁而以韋弁爲敬則皮弁之上非韋弁則爵弁耳此所以疑其爲一物也若然則爵弁又當以韎布或韎韋爲衣與冠宜同色也易氏祓曰韋弁卽爵弁也荀子士韋弁注謂以爵韋爲韠而戴弁也敖氏繼公曰韋弁卽爵弁也其服純衣纁裳韎韐纁屨其說皆與陳氏同然則爵弁之曰韋弁猶之皮弁之曰綦弁也

案弁服之制有三士冠禮陳冠服爵弁服一也皮弁服二也元端三也元端卽朝服之異其裳者故言元端卽兼朝服也士喪禮陳襲服爵弁服一也緣衣三也覲疏謂緣衣則元端又連衣裳是緣衣卽元端之不殊裳者也周禮司服凡兵事韋弁服一也眡朝則皮弁服二也凡甸冠弁服三也鄭注云冠弁委貌其服緇布衣亦素積以爲裳諸侯以爲視朝之服是冠弁卽朝服也言朝服則兼元端矣以論語放之緇衣羔裘朝服也素衣麑裘皮弁服也黃衣狐裘

韋弁服也儀禮周禮先爵弁服而後朝服者自重而逮輕也論語先朝服而後爵弁服者由輕而溯重也論語記士之三正服不應去冕而以黃冠之野夫草服也黃衣狐裘之爲韋弁服詩正義已有明文韋弁服卽爵弁服但異其衣耳其弁則同當如陳氏說也鄭注爵弁服以爲緇衣韋弁服以爲韎布衣司服注又以爲韎韋衣是鄭氏亦無定說今攷禮器所謂士元衣纁裳者指冕服而言也禮之通例弁服則皮與冠同色爵弁服不當用緇又皮弁服

上下同色則爵弁服亦當上下同色蓋用纁衣纁弁服蓋用緇韋衣其衣不同故名亦隨之而異猶之緇衣素裳爲朝服緇衣元裳爲元端其實皆一物也或曰纁衣非黃也何以謂之黃衣曰此裼衣非正服也裼取其與正服相類也周禮司服注凡冕服皆元衣纁裳冕弁蔬云易繫辭黃帝堯舜垂衣裳蓋取諸乾坤乾爲天其色元坤爲地其色黃但土無正位託於南方火赤色赤與黃卽是纁色故以纁色爲名也是纁與黃相類也又何疑乎金氏榜禮箋曰古者冕弁服皆有裘司服王之吉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則衮冕享先公饗射則鷩冕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希冕祭羣小祀則元冕鄭司農云大裘黑羔裘服以祀天示質鄭志大裘之上又有元衣案元衣之上更有上衣大裘上衣十二章玉藻大裘不裼言不得兔上衣見裼衣也十二章九章之服通名衮於祀天言大裘是衮冕九章以下不得服大裘可知也凡冕服皆弁服裘備具於玉藻之記元上纁下玉藻君子狐青裘豹褒元綃衣以裼之注云狐青大夫士雜以豹褒近得其實皇氏以元衣爲元端其實皆一物也或云狐青裘謂元衣以裼爲以帛裏布矣司服凡兵事韋弁服眡朝則皮弁服凡甸冠弁服以玉藻校之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麑裘青豻褒絞衣以裼之此皮弁服之裘也羔裘豹飾緇衣以裼之此冠弁服之裘也凡田君親誓省之服補裘玉藻惟君有黼裘以誓省大裘非古也然則王服冠弁服以田不用羔裘避祀天之服歟諸侯以冠弁服爲朝服說者謂其田亦韋弁服與兵事同王制疏引左傳衛獻公射鴻於囿不釋皮冠而與孫林父言又昭十二年楚子狩于州來皮冠豹舄是也韋弁服之裘無可考見鄭注韋弁以靺韋爲弁又以爲衣裳援春秋傳晉卻至衣靺韋之跗注爲證靺者赤黃之閒色故孔沖遠云兵事旣用靺韋衣則用黃衣狐裘春秋傳臧之狐裘敗我于狐駘是也由是言之冕弁所服裘備具於玉藻之記其閟大裘不著者記主裼衣言也鄭君疑黃衣狐裘爲大蜡時臘祭先祖之服與郊特牲黃衣黃冠而祭

爲一事不知特牲黃衣爲祭服玉藻黃衣爲褐衣是
殊服異事月令孟冬臘先祖五祀周人享先王衮冕
享先公鷩冕祭五祀希冕不服黃衣黃冠蓋蜡祭皮
弁素積在位者之祭服也黃衣黃冠庶人之祭服也
故曰野夫黃冠黃冠草服也凌氏金氏皆據詩疏以
黃衣狐裘爲韋弁服即爵弁服而又謂爵弁服疑用
赤黃之纁衣者攷之白虎通義引三正記曰正朔三
而改文質再而復三微者何謂也十一月之時陽氣
始養根株黃泉之下萬物皆赤赤者盛陽之氣也故
周爲天正色尚赤也十二月之時萬物始萌芽而白
白者陰氣故殷爲地正色尚白也十三月之時萬物
始達孚甲而出其色皆黑人得加功故夏爲人正色
尚黑也三正循環周而復始王者受命建之爲正朔
即本之爲服色言赤即可以賅黃所謂丙戌同宮也
易曰天元地黃而裳用黃赤之纁色鄭君以朱芾爲
純朱赤芾爲黃朱是也言黑即可以賅青所謂乙癸
同源也禮曰或素或青夏造殷因是以青爲黑玉藻
注以狐青裘爲元衣之裘故元綃衣以裼之是也故

士冠禮陳冠服士喪禮陳襲服深衣言衣純論語言
褐衣大約不離乎三微之色者近是三弁服之緇素
黃卽三正色之黑曰赤也漢公孫臣不知服色以三
而改而妄推五德終始之運謂漢以土德王色尚黃
後世又以黃爲帝王所服而士庶不得稍僭焉此不
明三正之義也
孔注云疏曰云服皆中外之色相稱者皇疏云裘
色隨衣裘與上衣必相稱是以衣爲上衣禮服也邢
疏以裼衣言之古者服裘毛向外裘外必加裼衣裼
衣外始加上衣禮服禮服掩蓋裼衣謂之襲袒出左
袖露裼衣謂之裼要之裘與裼衣上衣三者色必相
稱也裼衣又有中衣之名袒而露見謂之裼衣掩合
上衣謂之中衣深衣目錄云有表謂之中衣大夫以
上祭服之中衣用素士祭以朝服中衣用布玉藻云
以帛裏布非禮也注見服絲衣也中衣用素皮弁服
朝服元端麻衣也中衣用布是中衣上加見服皮弁
服朝服元端故曰有表謂之中衣也玉藻君衣狐白
裘錦衣以裼之注云君衣狐白毛之裘則以素錦爲

衣覆之使可裼也袒而有衣曰裼必覆之者裘褻也夫服之有裼襲也不以寒暑異節裘葛之上皆有衣覆之使可裼也論語於裘不言裼者蒙上文表而出之省文聘禮注云凡當盛禮者以充美爲敬非盛禮者以見美爲敬禮尚相變也寒暑之服冬則裘夏則葛凡袒裼者左賈疏云凡服四時不同假令冬有裘襯身有單衫又有襦袴袴之上有裘裘上有裼衣裼衣之上又有上服皮弁祭服之等若夏以絺綌絺綌之上則有中衣中衣之上復有上服皮弁祭服之等若春秋二時則衣袷褶袷褶之上加以中衣中衣之上加以上服也賈疏與鄭君義合蓋春夏秋三時皆曰中衣冬月覆裘上始得謂之裼衣其實異名同物也孔穎達以裘之外有裼衣一重襲衣二重禮服三重郝氏敬以裘之外即爲禮服皆非也凌氏廷堪曰凡袒裼無問吉凶皆左卿射禮注袒左免衣也觀禮注凡以禮事者左袒是也凡在衣謂之袒如鄉射禮大夫與士射袒纁襦又云君袒朱襦以射大射儀小臣正贊袒公袒朱襦是也凡在裘謂之裼加玉藻君子狐白裘錦衣以裼之君子狐青裘豹褎玄綃衣以裼之麑裘青豻褎絞衣以裼之羔裘豹飾緇衣以裼之狐裘黃衣以裼之是也不袒裼則謂之襲凡衣皆有之不獨裘也鄉射大射二篇既云袒復云襲是也曲禮執玉其有藉者則裼無藉者則襲孔疏云左袒出其裼衣謂之裼掩而不開則謂之襲此定說也吳氏澄以直其領而露出裼衣爲裼曲其領掩蔽裼衣爲襲蔡氏德晉以兩袖微捲起爲裼下其所捲之袖爲襲皆非也江氏圻謂古人袒袖之禮行禮時開出上服前衿袒出左袖喪禮插諸面之右士喪禮主人左袒扱諸面之右扱即插字也吉禮亦當以左袖插諸前衿之右凡經傳單言袒者袒而無衣肉袒也言裼或連言襢裼者袒而有衣也喪禮肉袒祭禮迎牲割牲養老禮割牲皆肉袒射禮惟君袒纁襦餘皆肉袒而以拾韜左臂君在大夫射則肉袒覲禮侯氏請事右肉袒與尋常左袒者不同謂刑宜於右也左傳鄭伯肉袒牽羊謝罪也古人自是有左袒右袒之法至漢初周勃討呂氏有爲劉氏左袒爲呂氏

右袒之說凡與褻對者皆是袒左袖露裼衣襲則掩
其上服不袒袖則所謂襲也鄭注玉藻袒而有衣
曰裼台之聘禮注凡襜裼者左可知袒裼之義矣知
裼則知襲矣

褻裘長短右袂 注孔曰私家裘長主溫
釋文袂面世反說文引褻裘作紲衣

正義曰皇疏褻裘謂家中常著之裘也上無加衣故
不云衣也家居主溫暖故長爲衣而右臂有事短爲
右袂使作事便也袂謂衣袖屬身者若手閒屬袂者
之度三尋是也頸以下股以上亦謂之身良六四良

則名袂亦曰袖也蒙案說文袂袖也析言之袂口曰
袪統言之則袪亦曰袂引褻裘作紲衣者明裘亦衣
也且褻裘未必無覆衣王氏引之以爲卽下寢衣也
紲本義訓衣堅與褻爲同部假借字也

孔注云裘長主溫者褻裘以狐貉爲之
象傳曰艮其身止諸躬也躬亦舉中而言矣故
其躬荀注曰躬是也以今尺度之中人頸以
下股以上約有一尺八寸一身之長也再加九寸爲
一身之半則二尺七寸矣以古六寸爲尺計之得四
尺又五寸一身又半之長也解者誤謂一身爲頂以
下踵以上衣長一身又半則下幅被土非復人情於
是不得已而以被當之孔鄭注並曰寢衣今被也說
文亦曰被寢衣長一身有半皆由此誤也不知頸以

下股以上亦謂之身長一身又半纔至膝上耳不患其太長也寢衣在褻裘之上不著則無以覆裘故曰必有寢衣言不可有裘而無衣也若訓寢衣爲被則人臥時孰不有被何須言必有乎且上言褻裘下言狐貉之厚以居皆以裘言之何得雜以與裘無涉之被乎況偏攷經傳言被者皆謂之衾無曰寢衣者未可以寢衣爲被也或曰寢者慧之借字說文慧覆也玉篇慧首寢衣所以覆裘故謂之慧衣也黃先生以禮云表裘不入公門謂禮衣也褻裘不必有表衣因以接賓客也

明明字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 九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以寢衣爲寢時之衣而非爲覆裘之衣蒙案表裘不入公門者古禮之大同褻裘必有覆衣者聖人之獨異絺綌言必表嫌暑熱之不加寢衣言必有恐私居之不服故特明之也古者衣裘毛皆向外故不可無外覆之衣而因以褐襲相變爲禮節玉藻表裘不入公門惡其形褻也襲裘不入公門爲無文飾也若私居之褻裘不表亦不褐而必有寢衣以襲之禮謂表裘不入公門非謂私居卽可表裘也禮謂襲裘不可私居也

孔注云疏曰云寢衣今被者周禮天官玉府疏引鄭注云今時小臥被也說文被寢衣也引此經以證又衾大被也是以大被爲衾小被爲寢衣義與孔鄭二注同詩小星抱衾與裯毛傳衾被也裯禪被也陳碩甫曰凡人入寢必衣寢衣而加衾詩之裯卽論語之寢衣也方言汗襦自關而西或謂之祇裯說文祇裯短衣也與單言裯者不同而其爲帖身之物則一也此義與黃先生同

狐貉之厚以居 注鄭曰在家以接賓客也

明明字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 九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釋文貉戶各反考文古本貉作貊云古論語作豹淮南子注音涸文選辨命論注引上題子曰

正義曰朱注狐貉毛深溫厚私居取其適體皇疏云此謂在家接賓客之裘也前褻裘亦應是狐貉之厚家居主溫故厚爲之既接賓客則其上亦應有衣也江氏圻攷曰褻裘卽狐貉之裘玉藻云犬羊之裘不裼注謂庶人無文飾然則犬羊是庶人之裘宜非君子所服也唯宜狐貉而已禮服之狐裘欲其文其毛當與褻服之狐裘異褻裘之外當服深衣深衣卽所

以裘裘者犬羊之裘不裼則褻裘亦不裼也蒙案狐貉即褻裘裘之衣即寢衣三節本一貫寢衣之長一身有半褻裘之長必與相稱兩長字亦有關會江氏謂褻裘之外服深衣深衣所以襲褻裘深與寢古音同在侵部廣雅釋詁寢藏也釋器寢幽也攷工記梓人注深藏也禮深衣疏衣裳相連被體深邃大約取幽邃深藏之意寢衣其即深衣之借歟深衣之短毋見膚長毋被土與寢衣之一身有半制亦約略相等也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 九七四 明暨書 約園刊本

鄭注云云疏曰在家接賓客者禮記曲禮云退朝而居曰燕居退燕避人曰閒居是居不避人則在家亦接賓客也玉藻朝元端夕深衣注謂大夫士也疏其私朝及在家大夫士夕皆深衣也是深衣正在家之服也褻裘有深衣以襲之始可以接賓客故曰必有寢衣居家在寢非在朝廟也

去喪無所不佩注孔曰去除也非喪則備佩所宜佩也釋文去起呂反佩字或從王旁非

正義曰皇疏去喪謂三年喪畢喪服已除也蒙案古者有德佩有事佩內則子事父母左右佩紛帨刀礪小觿金燧右佩玦捍管遰大觿木燧此所謂事佩也玉藻古之君子必佩玉右徵角左宮羽趨以采齊行以肆夏周還中規折還中矩進則揖之退則揚之然後玉鏘鳴也大戴禮保傅篇上車以和鸞為節下車以佩玉為度上有蘅衡下有雙璜衝牙玭珠以納其間琚瑀以雜之詩鄭風傳雜佩者珩璜琚瑀衝牙之類此所謂德佩也玉藻又曰凡帶必有佩玉唯喪否君子無故玉不去身君子於玉比德焉天子佩白玉而元組綬公侯佩山元玉而朱組綬大夫佩水蒼玉而純組綬世子佩瑜玉而綦組綬士佩瑪玟而縰組綬孔子佩象環五寸而綦組綬是德佩無不用玉夫子佩象環五寸者注疏謂失魯司寇謙不比德亦不事惟取象牙有文理循環無窮五寸以法五行此亦意想之詞也朱子詩傳說佩玉謂上橫曰珩下繫三組貫以蠙珠中組之半貫一大珠曰瑀末懸一玉兩端皆銳曰衝牙兩旁組半各貫一玉長博而方曰琚其末各懸一玉如半璧而內向曰璜又以兩

組貫珠上繫珩兩端中交貫於瑀而下繫於兩璜行則衝牙觸璜而有聲也陳氏碩甫詩疏更其製謂雜佩上皆有環分繫三組於環而不交結旁兩組上繫兩珩狀如小磬中繫兩瑀瑀狀方末繫兩璜狀如半璧中一組中繫蠙珠與瑀相並末繫衝牙與璜相並兩角左右觸而成聲也其說謂本大戴禮原本及三禮舊圖蓋大戴禮蔥衡古本作雙衡衡與珩通珩狀如小磬磬本直懸不可橫置於上蠙珠孔細非組所能貫故酌而更之也

孔注云云疏曰云去除也者廣雅釋詁詩蟋蟀傳皆曰除去也小明曰月方除傳除陳生新也漢書景帝紀初除之官注凡言除者除故官就新官也詩天保傳除開也廣雅祛開也是去又祛之借非帷裳必殺之注王曰衣必有殺縫帷裳無殺也釋文帷位悲反殺色界反

正義曰朱注朝祭之服其制正幅如帷也非帷裳者謂餘服也殺者削其幅使縫齊倍要者也此正朱注所本鄭君喪服注云祭服朝服髽積無數凡裳前三幅後四幅是蓋喪服之裳幅三袧每幅三髽積也又深衣目錄云帷裳皆用七幅與喪同要閒髽積無數與喪異深衣連衣裳而純之以采者素純曰長衣有表則謂之中衣江氏圖攷曰帷裳對深衣及長衣中衣之裳言之朝服祭服喪服皆用帷裳前三幅後四幅皆以正裁有髽積故無殺深衣等裳無髽積其當旁之衽須斜裁故謂之殺若衣身與袂俱以二尺二寸之正幅各去邊二寸縫之亦不得有殺也禮記深衣篇云制十有二幅以應十有二月鄭注裳六幅幅分之以為上下之殺又云要縫半下注三分要中減一以益下下宜寬也玉藻云深衣三祛縫齊倍要注三祛者謂要中之數也祛尺二寸圍之二尺四寸三之七尺二寸縫狹也狹下齊倍要中齊丈四尺四寸孔疏云祛謂袂末齊謂裳之下畔要謂裳之上畔深衣裳幅十有二幅廣二尺二寸一幅破為二四邊各去一寸

餘有一尺八寸每幅交解之闊頭廣尺二寸狹頭廣六寸此寬頭向下狹頭向上要中十二幅廣各六寸故爲七尺二寸下齊十二幅各廣尺二寸故爲一丈四尺四寸皇案鄭注云幅分之六幅分爲十二幅也上下殺專指旁四幅也意謂惟分可殺也孔疏謂六幅皆斜裁萬充宗謂三幅正三幅斜均誤江氏駿之曰深衣者聖賢之法服衣用正幅裳之中幅亦以正裁惟衽在裳旁始用斜裁布幅二尺二寸深衣裳用布六幅裁爲十二幅其當裳之前襟後裾正處者以

布四幅正裁爲八幅上下皆廣一尺一寸各邊去一寸爲縫一幅上下皆正得九寸八幅七尺二寸其在上者既足要中之數矣下齊裳倍於要又以布二幅斜裁爲四幅狹頭二寸寬頭二尺各去一寸爲縫狹頭成角寬頭一尺八寸以成角者向上以廣一尺八寸者向下則四幅下廣亦得七尺二寸合於正幅得一丈四尺四寸此四幅連屬於裳之兩旁別名爲衽下文衽當旁是也所謂非帷裳必殺之者如此鄭注本不誤孔疏不得其意妄謂六幅皆交解於是裳之前後惟中縫正直其餘皆成偏裳之縫曾謂聖賢法服而有是哉朱子家禮亦承其誤而續衽鉤邊亦多異說矣玉藻又曰衽當旁注衽謂裳幅所交裂也凡衽者或殺而下或殺而上是以小要取名焉衽屬衣則垂而放之屬裳則縫之以合前後上下相變江氏申之曰衽者斜殺以掩裳際之名深衣裳前後當中者不名衽惟當旁而斜殺者名衽故經云衽當旁明其不當中也當中則前襟而後裾是也鄭云衽謂裳幅所交裂玩所之一字明其惟在裳旁而名衽者交裂其餘幅不交裂也云凡衽者此廣解凡裳之衽也衽有二朝服祭服喪服皆用帷裳前三幅後四幅裳際不連有衽掩之用布交解寬頭在上合縫之狹頭在下如燕尾之形即喪服篇衽二尺有五寸是也此衽之殺而下者也深衣之衽當裳之旁亦交解而以狹頭向上寬頭向下此衽之殺而上者也云小要取名者小要棺上合縫之木喪大記曰君蓋用漆三衽三束注云衽小要也蓋小要之形上下廣而中狹以掩棺蓋合縫之際上半殺而下下半殺而上似衣衽

之上殺下殺以掩裳際是以有衽之名也云衽屬衣則垂而放之謂朝祭喪服之衽也云屬裳則縫之以合前後卽此深衣之衽也其縫之以合前後者惟左旁爲然若右旁則不能縫合別有鉤邊深衣篇云續衽鉤邊注續猶屬也衽在裳旁者也屬連之不殊裳前後也鉤邊若今曲裾也孔疏分續衽鉤邊在兩旁一旁連之相著者左旁也一旁有曲裾掩之者右旁也鉤邊似漢時曲裾當別用一幅布上狹下闊綴於右後內衽使其鉤曲而前以掩裳際論語云左衽謂夷俗衽掩於左其縫合者在右也問喪云扱上衽爾雅云執衽謂之褰謂以兩裳角執之手插之帶而盛物於裳此皆衽當旁之證也江氏申鄭君說謂朝祭喪服之衽殺而下其衽屬於衣下之兩旁而非殺其裳深衣之衽殺而上其衽屬於裳側之兩旁而亦非殺裳之正幅足以糾正孔疏等之誤詳見深衣攷

王注云疏曰帷裳朝祭喪服之裳也非帷裳深衣長衣中衣之裳也有殺無殺皆以裳言王注乃以帷裳對上衣謂衣必有殺縫誤矣皇邢二疏曲徇其說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卷十　四　明嘉書　約園刊本

羔裘玄冠不以弔注孔曰喪主素吉主元吉凶異服故不相弔也正義曰元冠一施於朝服一施於元端服羔裘則麑服皆用之鄭君謂舊弁服亦用之而於朝服元端服尤爲合宜大約用之於朝祭者居多穀梁僖三年傳疏引鄭注云元冠委貌諸侯視朝之服舉一端以明其爲吉服也檀弓羔裘元冠夫子不以弔鄭注不以弔鄭注不以吉服弔喪孔疏時有小斂後羔裘弔者記引論語鄉黨孔子身自行事之禮以譏之也

孔疏云云疏曰邢本脫末一句引檀弓云奠以素器以生者有哀素之心注哀素言哀痛無飾凡物無飾曰素又禮祭服皆元衣是喪主素吉主元也

吉月必朝服而朝注孔曰吉月月朔也朝服皮弁服也

正義曰吉月朱注亦以爲月朔周禮天官太宰布治地官大司徒布教夏官大司馬布政秋官大司寇布邦鄉大夫頒教法于鄉吏州長屬州民而讀法皆言正月之吉黨正一歲四讀法而言孟月吉日族師一歲十二讀法而言月吉賈疏云正歲夏之建寅月也正月周之建子月也月吉每月朔日也孟月吉日四孟月之朔日也蓋此經言吉月卽周禮之月吉孔注言月朔卽祭義玉藻之朔月其文異其義同也韓李筆解云吉禮所行月日因而謂之吉月吉日非特正朔而已也王氏引之述聞曰經傳凡言吉日者與朔日不同一月之始謂之朔日或謂之朔月或謂之朔日之善者謂之吉日或謂之吉朔日不必皆吉故朔日不可謂之吉日也月令季春之月擇吉日大合樂季秋之月爲來歲受朔日吉日之非朔日明甚天官太宰正月之吉地官黨正孟月吉日族師月吉皆日朔月朔朝廟使大夫南面奉天子命君北面而受之比時使有司先告朔謹之至也蓋魯君告月之日皮弁而朝于廟又朝服以日視朝于內朝羣臣亦如其服也論語注當云告月月朔告廟也而孔注乃云吉月月朔也則所據之本已誤作吉古無稱朔日爲吉月者士冠禮曰令月吉日又曰吉月令辰吉月與令月同義令也吉也皆善也吉月乃月之善者非謂朔日之善者日之善者不必在朔日也其在月之上旬者謂之初吉周語曰自今至于初吉初吉謂立春之日也立春多在正月上旬故謂之初吉小雅小明篇二月初吉亦謂二月上旬之吉日也上旬凡十日其善者皆可謂之初吉非必朔日也而詩毛傳及國語韋注皆以初吉爲二月朔日不知朔月辛卯經有明文謂之朔月不謂之吉日也鄭注周官亦謂吉爲朔日不知春官太史頒告朔于邦國謂之朔不謂之吉也論語吉月必朝服而朝齊必有明衣布吉月當爲告月之譌告月與齊對舉皆古禮也春秋文公六年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公羊傳曰不告月者不告朔也何注禮諸侯受十二月朔政於天子藏於太祖廟每月朔朝廟使大夫南面奉天子命君北面而受之比時使有司先告朔謹之至也蓋魯君告月之日皮弁而朝于廟又朝服以日視朝于內朝羣臣亦如其服也論語注當云告月月朔告廟也而孔注乃云吉月月朔也則所據之本已誤作吉古無稱朔日爲吉月者士冠禮曰令月吉日又曰吉月令辰吉月與令月同義令也吉也皆善也吉月乃月之善者非謂朔日也知吉月之非朔日則知吉月乃告月之譌矣蒙案

孔注以朝服爲皮弁服者曾子問疏引鄭注亦同士冠禮云元冠朝服緇帶素韠鄭注元冠委貌也朝服者十五升布而素裳也又禮云皮弁服素積緇帶素韠鄭注此與君視朔之服也以白鹿皮爲冠以素爲裳衣用布亦十五升天子與其臣元冕以視朔皮弁以日視朝諸侯與其臣皮弁以視朔朝服以日視朝是則侯國朝服有尊名不得概服皮弁服夫子魯大夫在朝君臣同服亦當用朝服而注以爲皮弁服者以經云吉月推之也皇疏云凡言朝服唯是元冠緇布衣素積裳今此云朝服謂皮弁十五升白布衣素積裳所以亦謂爲朝服者天子用之以日視朝今云朝服是從天子受名也諸侯用之以視朔孔子魯臣亦得與君同服故月朔必服之也邢疏云魯自文公不行視朔之禮孔子恐其禮廢故每於月朔必衣此視朔之服而朝於君所謂我愛其禮也是二疏申注也然考玉藻孔子曰朝服而朝卒朔然後服之注謂諸侯與羣臣也諸侯視朔皮弁服以吉月是月朔當服皮弁也月朔當服皮弁而視朔已廢或不必服皮弁孔子必具視朔之服以朝君故曰必朝服而朝此注疏之意也然考玉藻孔子曰朝服而朝卒朔然後服之注謂諸侯與羣臣也諸侯視朔皮弁服以吉月是月朔當服皮弁也月朔當服皮弁而視朔已廢或不必服皮弁孔子必具視朔之服以朝君故曰必朝服而朝此注疏之意

於內朝聽朔亦謂之視朔視朝亦謂之聽朝雖有在朝在廟之異其爲君臣相見聽治國政則同既視朔則疑於不復視朝也故曰吉月必朝服而朝明不以一廢一也朝正者一年之禮也視朔者一月之禮也不行視朔之禮也不以月廢日不以大禮廢小禮玉藻記孔子之言曰朝服而朝卒朔然後服之是其義也曰卒朔然後朝不已曼乎曰周以夜半爲朔其時早矣卒朔而朝無妨也其曰朝服而朝何也曰告朔則朝于廟春秋書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是也但

言朝則未知朝于廟與朝于內朝與故以其服別之也朝服對皮弁而言之也黃先生引楊慼庭師曰朝服以縞自季康子始也則當時雖常朝之日亦僭天子皮弁視朝之禮惟夫子必用緇衣之朝服以明禮也合觀諸說則朝服之名始確而必字之義乃精

孔注云疏曰云吉月月朔者周禮太宰正月之吉注正月周之正月吉謂朔日地官黨正四時之孟月吉日注以四孟之月朔日族師月吉注月吉每月朔日也詩二月初吉毛傳初吉朔日也是皆與孔注同

明明子論語集解纂疏 卷十 頁四 明嘉靖書 約園刊本

以皮弁爲朝服者謂天子之朝服也禮曾子問諸侯適天子節孔疏引熊氏說即用孔氏此注謂諸侯在天子朝得與天子同服皮弁以朝也此經皇疏云天子皮弁服內著素錦衣狐白裘諸侯皮弁服內著狐黃裘黃錦衣卿大夫不得衣錦而皮弁服內當著麑裘青豻裏綏衣以裼之玉藻錦衣狐裘諸侯之服也疏引皇氏用白虎通義云天子狐白諸侯狐黃大夫狐蒼士羔並與經傳不同鄭所不取蓋衣冠必同色皮弁不可以配黃衣狐裘也

齊必有明衣布注孔曰以布爲沐浴衣也

釋文齊本或作齋同側皆反考文足利本作齋必有明衣布也

正義曰朱注齊必沐浴浴竟即著明衣所以明潔其體也以布爲之皇疏云浴竟身未燥未堪著好衣又不可露肉故用布爲衣如衫而長身著之以待身燥故玉藻云君衣布帨身是也江長云沐者當是沐時亦以此服置衣上以辟身溼也蒙柒士喪禮記云明衣裳用幕布袂屬幅長下膝有前後裳不辟長及殺縓緣緇純此襲尸之明衣沐浴後著之陳氏禮書

明明子論語集解纂疏 卷十 頁四 明嘉靖書 約園刊本

云明衣之袂屬幅而不削明衣之裳積衣之長也下膝與要齊者異矣是喪服襲尸之明衣豈可以說跗與無見膚者異矣是喪服襲尸之明衣豈可以說生時齊服之明衣蔡氏德晉曰古人衣服以布爲襯身單衫於祭服謂之明衣但行禮皆當服明衣不特祭爲然故皇氏玉藻疏謂祭服若朝服必先以明衣襯身於燕居謂之澤葛風與子同澤鄭箋澤褻衣近汚垢朱傳澤裏衣以其親膚近於汚澤故謂之澤黃先生曰據蔡氏說推之則齊時親身之衣尊稱曰明

亦明水明火取諸潔之義也以禮言之齊服元端則內服明衣外服元端郊特牲云齊之元也以陰幽思也齊之制其佩綉結結其韠鬱色其冠諸侯元冠丹組纓士元冠綦組纓其車君羔幬虎犆大夫士鹿幬豹犆植今專言明衣敬所褻也

孔注云云疏曰云布為沐浴衣者玉藻曰五盥沐稷而靧粱浴用二巾上綌下綌出杼布巾也履蒯席連用湯履蒲席衣布晞身乃屨將適公所宿齊戒居外寢沐浴是齊必沐浴之證也楚辭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是沐浴有明衣之證也

齊必變食注孔曰改常饌也

釋文齊側皆反本或作齋从心正字也

正義曰此以下至必齊如也為一節邢疏謂論齊祭飲食居處之事也周禮天官膳夫王日一舉鼎十有二物皆有俎王齊日三舉注殺牲盛饌曰舉王日一舉以朝食也鄭司農云齊必變食賈疏齊謂散齊致齊齊必變食故加牲體至三太牢玉藻朔食加日食一等則於此朔食當兩太牢不言之者文不具是賈意以周制王日食供一太牢朔日當兩太牢齊則應加三太牢惠氏士奇禮說曰白虎通云平旦食少陽之始也晝食太陽之始也晡食少陰之始也暮食太陰之始也故王日四飯惟朝一舉日中及夕皆餕其餘齊日三舉者旦也晝也晡也司農云齊必變食變者改常饌更而新之潔清其氣而已玉藻朔日太牢朔日猶齊日也視朔朝廟必齊賈疏謂三舉者三太牢朔日當兩太牢膳夫職文不具此何據而云然耶蔡案鄭志趙商問膳夫王日一舉鼎十有二是為三牲備焉玉藻天子日食少牢朔日太牢禮數不同請問其說鄭君答云禮記後人所集據時而言或諸侯同天子或天子與諸侯等禮數不同難以據也玉藻孔疏又引王制云諸侯無故不殺牛及楚語云天子舉以太牢祀以會諸侯舉以特牛祀以太牢大夫舉以特牲祀以少牢士食魚炙祀以特牲庶人食菜祀以魚此等與周禮及玉藻或合或否皆不可以禮論也今案說文齊戒絜也將以祭祀交神明古人行禮委曲煩重非強有力者不能勝任自當變食加饌以

預養其精氣但一日之內而殺生至三太牢無乃傷天地之和氣耶或謂齊之日宜沖淡以養其精誠故王府王齊供食玉不宜殺牲盛饌因有不飲酒不茹葷之說莊子人間世顏回曰回之家貧不飲酒不茹葷數月矣若此可以爲齊乎子曰是祭祀之齊非心齊也此其說之所本也然攷說文葷臭菜也蒼頡篇葷辛菜也士相見禮膳葷注辛物蔥薤也玉藻膳于君有葷桃苅注薑及辛菜也荀子志不在食葷注葷蔥韭也翻譯名義梵網經云五辛者一蔥二薤三韭四蒜五興渠阿魏也羅願爾雅翼曰西方大蒜小蒜興渠道家韭蒜芸薹胡荽薤爲五葷以熟食則發淫生食則增恚皆損性故不食也是以齊戒不茹葷特不食薰辛之臭菜恐其昏神伐性非不宰牲食肉也抑又攷之玉藻君子將適公所宿齊戒居外寢沐浴沐則進櫛進羞浴則進飲國語先耕三日王卽齊宮乃濯濯饗醴注王沐浴飲醴酒及期鬱人薦鬯犧人薦醴王饗醴乃行是齊亦未嘗不飲酒故朱子雖引莊子文爲注而於家禮則曰食肉不得茹葷飲酒不得致亂則與周禮玉藻不相悖而邢疏以惟酒無量不及亂爲統承齊時而言說亦相符矣

孔注云疏曰皇本饌作食

居必遷坐注孔曰易常處也

釋文坐如字范甯才臥反

正義曰皇疏不坐恆居之坐故於祭前先散齊於路寢門外七日又致齊於路寢中三日也范甯云齊以敬潔爲主以期神明之享故改常之食遷居齊室也

朱注引楊氏曰齊所以交神故致潔變常以盡敬陳於太廟祭義致齊於內散齊於外檀弓非致齊也不氏禮書曰祭統君致齊於外夫人致齊於內然後會於正寢而大夫齊於路寢而大夫人齊於正寢而大夫即其齊三日蓋君齊於路寢夫人齊於正寢而大夫士亦各齊於適寢散齊夜處適寢亦豫外事所謂致齊於內散齊於外是也致齊盡夜處適寢不豫外事所謂非致齊也不盡夜居於內是也鄭氏曰散齊不御不樂不弔則散齊惟豫外事其他與致齊同矣

食不厭精膾不厭細

釋文食音嗣飯也厭於豔反膾古外反又作鱠

正義曰皇疏此兼明平常禮也食若麤則誤人生疾故調和不厭精潔也細切魚及肉皆曰膾既膩食之故不厭細也邢疏自不多食以上皆蒙齊文食飯也牛與羊魚之膩聶而切之爲膾飯與膾所尙精細也朱注食精則能養人膾粗則能害人不厭言以是爲善非謂必欲加是也說文精擇米也詩召閔彼疏斯粺籌疏麤也謂糲米也米之率糲十粺九鑿八侍御二十一言粟五升爲糲七孔疏其術在九章粟米之法彼云粟率五十糲米三十粺二十七鑿二十四御二十一言粟五升爲糲米三升以下則米漸細故數益少四種之米皆以三約之得此數也蒙案此謂禾黍之法也與稻米不同九章禾米之法粟率五十糲米三十粺字下所謂稻重一秬爲十六斗大半斗舂爲米一斛曰糲禾米十斗舂爲米六斗大半斗曰毇禾米十斗舂爲米七斗其名曰侍御稻米八斗舂爲六斗大半斗其名曰粢段氏曰禾黍米至於侍御稻米至於粢精之至矣鄭箋言粺九鑿八與九章字林皆合說文毇舂去黃也鑿穀米一斛舂七斗米爲糲與字部以糲米一斛舂爲九斗爲鑿八斗爲毇則是粺細於鑿文互譌也至張晏以一斛粟七斗米爲糲與九章許鄭皆不合矣戴氏偶談引緯書孔子曰五變入曰禾出甲謂磑之爲糲米也舂之則粺米也晡之則鑿米也舂之則毇米也又導擇之暘晒之則爲晶光所說與許鄭更不合未知所出也黃先生曰少儀麋鹿爲葅野豕爲軒皆聶而不切膾爲辟雞兔爲宛脾皆聶而切之又曰牛與羊魚之腥聶而切之爲膾則膾之肉用牛羊麛兔魚細切之也牛羊麛兔有不

宜細切者內則所謂牛脩鹿脯田豕脯麋脯麋
鹿田豕皆有軒是也其細切而爲膾者內則言上大
夫之禮庶羞二十豆其中有醢牛膾芥醬魚膾又言
人君燕食一十六物其中有魚膾芥醬是也少儀鄭
注攝之言牒也先薤葉切之則成膾又於
內則肉腥細者爲膾大者爲軒注云言大切細切異
名也膾者必先軒之所謂攝而切之也說文牒薄切
肉也膾細切肉也然則不細者非膾矣戚氏偶談曰
漬肉則但薄切之以湛諸美酒期朝而食也糝肉則
變切之再橫切之勝之以熬薑柔之以醯醷不湛酒
不煎故非細不可詳少儀內則疏蒙棊廣雅釋詁劊
切刉膾刻割也膾又通作創云創刉斷也此皆渾言
之也說文以牒爲薄切膾爲細切析言之也牒俗作
臘故又名聶聶爲薤葉切之先切薄片也復報切之
爲膾釋名膾會也細切肉令散分其赤白異切之已
乃會合和之也是卽今之肉絲子北人所謂肉臊子
不但鬱切橫切而已也

但小切之而合以稻米爲餌而食也膾是生肉先大
變切之再橫切之勝之以熬薑柔之以醯醷不湛酒
不煎故非細不可詳少儀內則疏蒙棊廣雅釋詁劊
切刉膾刻割也膾又通作創云創刉斷也此皆渾言
之也說文以牒爲薄切膾爲細切析言之也牒俗作
臘故又名聶聶爲薤葉切之先切薄片也復報切之
爲膾釋名膾會也細切肉令散分其赤白異切之已
乃會合和之也是卽今之肉絲子北人所謂肉臊子
不但鬱切橫切而已也

食饐而餲注孔曰饐餲臭味變也　魚餒而肉敗不食注孔曰魚敗曰餒肉敗曰餒也

釋文饐於冀反字林云飯傷熱溼也央苣央冀二反餲烏邁反一音遏字林乙例反餒奴罪反說文云魚敗曰餒本又作鮾字書同校勘記云說文作餧餧餒古今字餒俗字史記世家亦作餧朱筠柯曰以蓑飼之蓑當爲餧餧之餧當蓑於是有魚膾芥醬是也少儀鄭餒陳仲魚以爲餧之壞體也餧本又作餒說文段本作

正義曰爾雅釋器食饐謂之餲郭注飯饐臭也說文饐飯傷溼也餲飯傷熱也餲飯餲也釋文引字林饐飯傷熱溼也餲食敗也又引葛洪字苑云饐餿臭也廣雅饋臭也蒼頡篇饋食臭敗也類篇云饐乙冀切說文飯傷溼也又烏廢切說文飯傷熱也餲阿葛切

食敗也是引說文以饐餲爲一字義皆互異蓋飯傷
溼而腐臭曰饐傷熱而餿臭曰餲經久而味惡曰餲
說文蓋析言之也饐餲餲本一聲之相轉熱溼餿又
一氣之相因餲又通作暍暍之言鬱也說文暍傷暑
也字林暍傷熱也飯傷熱則必溼過鬱久則餿臭故
爾雅統言之皇疏引李充云皆飲食壞敗之名是也
至其申孔注必分饐爲臭變餲爲味變而或疑爾雅
有脫誤似非也爾雅又云肉謂之敗郭注臭壞也又
云魚謂之餒郭注肉爛也皇疏餒謂魚臭壞也魚敗

而餧餧然也肉敗者烈壞也又引李巡云肉敗久則臭魚餧肉爛蒙案肉爛當作肉爛公羊僖十九年傳魚爛而亡也何注魚爛從內發是李郭注所本左傳叔展曰河魚腹疾孔注云云疏曰皇疏云饐謂飲食經久而腐臭也餲謂經久而謂惡也加乾魚乾肉久而味惡也是以饐爲臭變餲爲味變段氏因謂孔注當作饐臭餲味變也似不必然說文餧飢也一曰魚敗曰餧後一義與孔注同各本說文作餧从委聲段氏曰攷論語爾雅字書於說文則陸所據說文从委明矣从委聲乃與攷罪音相近也案段說與朱筠河異朱本五經文字說

音義並曰餧攷罪反引說文作餧又引字書作餧別

色惡不食臭惡不食

皇本臭作臬

也

正義曰朱注色惡臭惡未敗而色臭變也周禮天官內饔辨腥臊羶香之不可食者牛夜鳴則脹羊泠毛而羶狗犬赤股而躁躁鳥鵽色而沙鳴貍內則作豾鄭注腥眡望視而交睫腥馬黑脊而般臂蜼

躁羶香可食者是別其不可食者則所謂皆臭味也脹朽木臭也泠毛毛長總結也赤股股裏無毛也鵽失色不澤美也沙嘶也猶嘶也鬱腐臭也盲眡當爲望視腥當爲星肉有如米者似星般臂臂毛有文臂前脛般般然也蜼蜼蛄臭也蒙案肉有星則其臭必惡故江氏云腥謂其氣腥那疏色惡已惡臭惡謂飯食及肉顏色香臭變惡者飯之色臭惡已在餲中矣米之紅朽國語所謂赤米者詩魴魚赬尾魚勞則尾赤亦是色惡鮑魚之肆亦是臭惡凡物久而敗者色不鮮且有臭也月令春羶夏焦秋腥冬朽中央香此五臭之正者庖人注腥謂雞臊謂犬羶謂羊香謂牛此本氣非惡者也

失飪不食注孔子失飪失生熟之節也

釋文飪而甚反

正義曰易鼎亨飪也說文孰食飪也飪大熟也古文作脤注古文飪作脤

是飪本訓熟而孔注謂失生熟之節者皇疏謂或未熟或已過熟並不食也爾雅搏者謂之糲郭注飯相著也糲當作爛呂覽本味篇熟而不爛高注爛失飪也是飯之過熟者也爾雅又云米者謂之糲郭注飯中有腥釋文引李巡云米飯半腥半熟名糲即論語云失飪也腥俱當作胜而通作生說文云胜不熟也玉篇云糲謂半生也是飯之不熟者也江氏愼修云爾雅惟言飯之失飪肉物亦有之肉之過熟者亦爲糜爛半熟半腥者謂之

燭祭禮腥法上古爛法中古熟之爲臉進後世之食若生人之食不可不熟也膾與糜腥之類用腥者有蔥薤及醯以柔之有醬以和之不熟者尤害人也文王世子末有原鄭注爲其失飪臭味惡也孔疏云食若再進必熟爛過節故爲失飪此又謂過熟之失飪也

孔注云疏曰朱注飪烹調生熟之節與孔注合不時不食注鄭曰不時非朝夕日中時也

正義曰時有指日中之時者鄭注所云是也內則云

孺子食無時是成人以上食必有時也淮南子天文訓曰至於曾泉是謂蚤食至於桑野是謂晏食至於悲谷是謂餔時詩蝃蝀傳云從旦至食時爲終朝孟子朝不食夕不食趙注朝食曰饔夕曰飧說文餔晡時食也飧餔也餔申時食也左昭五年傳曰之數十食日爲二旦日爲三當三在旦故曰三日不食此言食時在辰之二而平旦在寅之三非食時也而食時貴賤有分別天子曰四飯白虎通義王者平旦食晝食餔食暮食是也諸侯曰三飯玉藻諸侯朝服以食特牲三俎祭肺夕深衣祭牢肉注天子言日中諸侯言夕天子言餕諸侯言祭牢肉互相挾則特牲三俎在朝時日中夕餕之是也大夫以下日再飯內則由命士以上味爽而朝慈以旨甘日入而夕慈以旨甘又云父母在朝夕恆食子婦佐餕是也以上皆謂日中之時也有指年中之時者王制五穀不時果實未熟不粥於市鄭注物未成不利於人朱注引之是也江氏愼修謂穀果菜之時若月令孟夏王瓜生苦菜秀農乃登麥天子以雛嘗麥仲夏鹿角解農乃登黍天子以

嘗黍羞以含桃孟秋農乃登穀天子嘗新仲秋天子以犬嘗麻季秋天子以犬嘗稻是也又夏小正二月采蘩五月煮梅六月煮桃皆爲豆實也民之食以時若囿風六月食鬱及奧七月亨葵及菽八月剝棗十月穫稻爲此春酒以介眉壽七月食瓜八月斷壺九月菽荏菜荼薪樗食我農夫是也其有不時者漢書召信臣傳云不時之物有傷於人不宜以奉供養後漢書鄧皇后詔引論語不時不食謂穿掘萌芽鬱熬強熟味無所至而夭折生長皆是也皇疏引江熙曰

不時謂生非其時若冬梅李實也以上皆謂年中之時也蒙案此句上云失飪不食下云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醬不食似謂飲食合時之宜不得專言穀蔬瓜果之類故毛氏大可謂飲食之節原本禮經以禮解禮以經解經庶幾無誤則如內則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鹹類又如食齊視春時羹齊視夏時醬齊視秋時飲齊視冬時類又如春宜羔豚膳膏薌夏宜腒鱐膳膏臊秋宜犊麑膳膏腥冬宜鮮羽膳膏羶類又如膾春用葱秋用芥豚春用韭秋用蓼類方氏觀旭又引周禮獸人冬獻狼夏獻麋鼈人春獻鱉秋獻龜魚類皆謂食之得時宜者禮運言飲食必時鄭注卽引內則食齊視春時四句以證仲尼燕居言味多及獻所宜也得時失時其卽時不時之謂歟鄭注云疏曰儀禮既夕記疏引鄭此注末有一日之中三時食句似卽諸侯三飯之禮言之也

割不正不食

正義曰朱注割肉不方正者不食造次不離於正也

漢陸續之母切肉未嘗不方斷蔥以寸爲度蓋其質美與此暗合也皇疏云古人割肉必方正若不方正不食不割之故不食也朱子蓋本皇疏儀禮特牲饋食禮肵俎心舌皆去本末午割之鄭注午割從橫割之心舌知味者少牢饋食禮牢心舌載于肵俎心皆安下切上午割勿沒舌皆切本末亦午割勿沒鄭注牢羊豕也安平也平割其下於載便也凡割本末食必正也午割使可絕勿沒爲其分散也肵之爲言敬也所以敬尸也賈疏引鄉黨孔子云割不正不食故割本末

爲食正也少儀牛羊之肺離而不提心鄭注提猶絕也劉離之不絕中央少者使易絕以祭耳案周禮祭尙肺專尸尙心舌凡切割之法惟此爲重故江氏引此二事以爲皇疏證其餘如大切爲臡薄切爲胖細切爲膾之類皆是也而邢疏謂析解牲體脊脅臂臑之屬禮有正數若解割不得其正則不食也凌氏禮經釋例曰凡牲七體謂之豚解二十一體謂之體解士喪禮小斂陳一鼎其實特豚四鬄去蹄兩胉脊注一代脅一注髀不升近竅賤也肩臂臑肫胳肱骨膊胳股骨脊從前爲正脅旁中爲正脊先前脅先後屈而反猶器之紳也此十一體也疏云脊以前爲正其次名脡卻後名橫此三脊之次序也疏又以代脅最在前則正脅居中短脅在後此三脅之次序也司士升豕右胖同特牲九體少牢多脡脊代脅爲十一體合左胖亦如之然則四鬄者脅也後脛骨二膊胳也陳氏祥道曰國語禘郊之事則有全脅王公立飫有房脅親戚燕飲有殽脅則全脅豚解也房脅體解也殽脅骨折也士喪禮特豚四鬄去蹄兩胉脊既夕鼎實羊左胖亦如之然則四鬄者殊左右肩髀而爲四又兩胉一脊而爲七此所謂豚解也士喪禮略豚解而已至虞然後豚解體解兼有

馬若夫正祭則天子諸侯有豚解體解大夫士有體解無豚解以其無朝踐獻腥之禮故也說與鄭注合若夫士虞記升左肩臂臑肫胳脅脅注脅脅正脅正脅也喪禮略七體耳此左胖之七體則亦謂之體解特牲饋食記右肩臂臑肫胳正脊二骨橫脊長脅二骨短脅此九體也少牢饋食禮司馬升羊右胖髀不升肩臂臑膊胳正脊一脡脊一橫脊一短脅一正脅一代脅一注髀不升近竅賤也肩臂臑肫胳骨膊胳股骨脊從前爲正脅旁中爲正脊先前脅先後屈而反猶器之紳也此十一體也疏云脊以前爲正其次名脡卻後名橫此三脊之次序也疏又以代脅最在前則正脅居中短脅在後此三脅之次序也司士升豕右胖同特牲九體少牢多脡脊代脅爲十一體合左胖亦如之然則四鬄者脅也後脛骨二膊胳也陳氏祥道曰肱骨三肩臂臑也股骨三肫亦作胳殽也脊骨三正脊脡脊橫脊也脅骨三代脅長脅特牲曰幹短脅也正脊之前則膮亦曰

也肫之上則髀也然則左右肱之肩臂膊與左右股之肫胳殽而爲十有二脊骨三與左右髂骨六而爲九二殽正祭不薦於神尸主人之俎兩髀不升於主人主婦之俎脇不升於吉祭之俎士虞祝則祭之所用者去髀脇而二十有一去二殽而爲十九矣陳氏之說蓋本之於少牢疏朱文公欲去兩殽而以兩髀備二十一體之數不但與賈疏異且與經文髀不升之說亦不相合矣又凌氏謂邢疏甚明即如鄉飲酒賓俎脊脅肩肺主人俎脊脅臂肺肩尊臂肺皆正數

也若賓俎用臂主人俎用肩則尊卑倒置即爲割不正矣少牢所俎所云切本末者是切非割且祭祀之禮非飲食之禮賈氏引鄉黨爲證蓋失之蒙案凌氏以皇疏朱注爲非說本毛大可然切割雖有深淺之分切則無不絕割則有沒有勿沒而渾言之切割可通也經明言午割勿沒安得以賈疏爲非江氏謂邢疏析解牲體自當有法此祭饗之割非所記常食之割則又不得以皇疏爲非惟皇氏引江熙云殺不以道爲不正也似據王制諸侯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爲說然殺與割迥不相同非若切與割猶可混稱也至少儀謂君子不食圂腴淮南子說林訓謂旁光不升俎注旁光胞也黃先生以爲皆不正之屬內則不食雛獳狼去腸狗去腎貍去正脊兔去尻狐去首豚去腦魚去乙鼈去醜雞尾不盈握弗食舒雁翠鵠鴞胖舒鳧翠雞肝雁腎鴇與鹿胃江氏以爲皆不食之類

不得其醬不食注馬曰魚膾非芥醬不食也

正義曰朱注食肉用醬各有所宜不得則不食惡其不備也意與馬注合周禮天官膳夫凡王之饋醬用百有二十甕醢人王舉則其醢六十甕以五齊七菹三羹實之醢人掌共五齊凡醢醬之物王舉則共齊鄭注云醬謂菹醢物六十甕食醫掌和王百醬之齊鄭注云醬調和食齊也五齊昌本脾析蠯大蛤豚拍深蒲也七醢醢肉汁也贏蜾蠃蜾蠃蛾子魚兔雁醢也七菹韭菁茆葵芹箈筍菹也三羹雚鹿臐鶉也三臡亦醢也有骨爲臡無骨爲醢作醢及臡者必先脯乾其肉乃後莝之雜以粱麴及鹽漬以美酒塗置瓶中百日則成矣凡醢醬所

和細切爲醢全物若臠爲菹醢屬醢人者皆須
醢成味也江氏愼修曰醬者醢醢之總名醢之物有
七醢醢當是豕肉作之家所常用者也又陸產之物
有蚳兔雁水產之物有蝸蠃魚或閒有之未必皆備
內則有卵醬亦魚醢之類有芥醬則醢人七菹之類
漬諸醢而成者也醬物以醢醢爲主或於烹魚肉時
以醬和之濡雞濡鼈醢醬濡魚卵醬是也或於食魚
肉脯膾時以醬配之腶脩蚳醢脯蘧蒢醢麋膚魚醢
魚膾芥醬麋臐醢醬是也凡稱醢醬或單言醢者醢

醢也言醢醬者以醢和醬也濡豚不用醬而三牲和
用醢曰食豕肉爲多則當設醢也用梅漿作之者爲
醯醢醢主酸醢主鹹公食禮凡炙無醬注云已有鹹
和是也不得其醬當是配食之醬若烹物時已入之
醬或有非其醬亦難辨聖人當不苛求至此即配食
之醬亦不必盡如內則如當用醢而設醢當用醢而
正義曰朱注食以穀爲主故不使肉勝食氣酒以爲
人合歡故不爲量但以醉爲節而不及亂耳程子曰
不及亂者非特不使亂其志雖血氣亦不可使亂但
浹洽而已可也韓詩外傳三曰飲食適乎藏滋味適
乎氣夫是之謂能自養者也故聖人養有適過則不
醢之錯用者蒙案公食大夫禮宰夫自東房授醢醬
公設之注公設之以其爲饌本玉藻主人自嘗其醬
則客自徹之注敬主人也曲禮膾炙處外醢醬處內
獻熟食者操醬齊疏齊醬菹通名耳醬齊爲食之主
執主來則食可知若見芥醬必知魚膾之屬然則食
以醬爲主有是醬卽知是食有是食必配是醬則有
不可得而誤用者禮有明文非聖人之詩求也
馬注云疏曰皇疏古者醬齏菹三者通名芥醬卽
芥齏也食味各有所宜羸醢菰食雉羹魚膾芥醬並

肉雖多不使勝食氣惟酒無量不及亂
釋文食氣如字量音亮說文引氣作餼既訓小食說
段借也古氣息字作气餼廩字作氣俗作餼既訓小食說
稟稍事注讀既爲餼借既爲氣也說文引論語作食
既借既爲气也唐石經惟作唯
正義曰朱注食以穀爲主故不使肉勝食氣酒以爲
人合歡故不爲量但以醉爲節而不及亂耳程子曰
不及亂者非特不使亂其志雖血氣亦不可使亂但
浹洽而已可也韓詩外傳三曰飲食適乎藏滋味適
乎氣夫是之謂能自養者也故聖人養有適過則不
醢以肉爲之而主陰二物迥然不同不得其醬有醢

樂故不爲也直行情性之所安而制度可以爲天下法矣陳氏北山曰人得元氣以生穀氣以養肉氣以輔肉氣勝則滯穀氣穀氣勝則滯元氣元氣充盈者壽夫子不使肉勝穀氣者養生之理當然也玉藻君子之飲酒也受一爵而色酒如也二爵而言言斯禮已三爵而油油以退注禮飲過三爵則敬殺可以去矣鄉飲酒義曰工告樂備遂出一人揚觶乃立司正升坐脩爵無數飯而不流也降說屨升坐脩爵無數飲酒之節朝不廢朝莫不廢夕賓出主人拜送節文終焉知其能和樂而不流也樂記曰夫豢豕爲酒非以爲禍也而獄訟益繁則酒之流生禍也是故先王因爲酒禮壹獻之禮賓主百拜終日飲酒而不得醉焉此先王之所以備酒禍也蒙案諸經所說雖屬禮飲皆足與本經相發明禮有無算爵所以無量也書言德將詩言溫克所以不及亂也論衡語增篇言文王千鍾孔子百觚則有量而及亂矣

沽酒市脯不食

釋文沽音姑買也漢書御覽引作酤其實乃賈之借字

作則知肉之所用也論語市脯不食言其不正也皇
邢二疏亦云脯不自作不知何物之肉故不食然不
知何物之肉亦正恐其不精潔非有二義也淮南說
林訓酤酒而酸賣肉而臭然酤酒賣肉不離層沽之
家以詐應詐以譎應譎妄望其能精潔哉
不撤薑食注孔曰撤去也齊禁薑物薑辛而不葷故不去也
宋刻九經本撤作徹正字當作𢦏

正義曰朱注薑通神明去穢惡故不撤邢疏以齊必
變食至不多食統承齊時而言實本孔氏此注或疑

每食不去薑耗散精氣恐未必然放之內則人君燕
食庶羞三十一物內有薑桂又爲熬捶之去其皺縮
崔寔肉屑桂與薑以洒諸上而鹽之又殷脩捶脯施
薑桂他不概用也檀弓曾子曰喪有疾食肉飲酒必
有草木之滋焉以爲薑桂之謂也是非有疾食肉薑
桂可不必用故孔注以齊時言齊則無不食肉也且
常食之肉豕爲多酒與豕肉皆能生溼說文薑作薑
云禦溼菜也是薑與酒肉爲宜本草云薑味辛性微
温久食通神明去臭氣朱子以爲通神明去穢惡尤
於齊時精潔相宜事文類聚蔬菜門引孔子不撤薑
食不多食而題云薑不多食連文言之義更圖矣蒙
案薑本菜類連言之曰薑桂未有以食而連薑者也然
食曰疏食曰稅食曰太食未有以薑而云食者也
則經云薑食者何也上下文皆言食不食所云薑食
者食仍指上肉脯而言不撤薑三字略讀食字爲一
句所謂飲酒食肉者必有薑桂草木之滋焉不撤薑
食者謂酒肉不撤薑而食也內則殷脩爲熬必施薑
桂屑而洒諸上夫曰施曰洒則其不多可知也不撤

而亦不多中和養生之道也
孔注云云疏曰云撤去也者字當作𢦏或借徹皇疏
云除也云齊禁薰物者釋文薰作葷邢本作葷云薑
辛而不臭說文葷臭菜也薑辛而不臭故云不薰薰
借字熹俗字玉藻注以葷爲薑及辛菜渾言之也
不多食注孔曰不過飽也
正義曰閻氏百詩以不多食專指薑言不撤而亦不
多即上無量不及亂一例語也姚氏姬傳曰古者有
肺食之閒天子左達五右達五公侯伯於房中五大

夫於閣三士於坫一未知孔子之已有閣歟其坫也歟凡食畢鼎食則徹於造脯醢葷菜則不徹庶以備時食所以優尊者也孔子所庶者蓋而已雖常庶而以辛善散氣故不多食以衛生也儒者或讀不多食與上不屬則說非矣聖人不惏食尚待記而後明乎孔注云云疏曰皇疏多則傷廉故不多也江熙云少所啖也朱注適可而止無貪心也皆與孔注意同而微異孔云不過飽恐其過而傷生也

祭於公不宿肉注周曰助祭於君所得牲體歸則以班賜不留神惠也

御覽引公作君

正義曰皇疏謂孔子仕時助君祭也助祭必得賜俎還即分賦食之不得留置經宿經宿是慢鬼神餘也

戚氏偶談曰曲禮凡祭於公者必自徹其俎孔疏此謂士助祭若大夫以上則君使人歸之案徹俎歸俎不同當祭未徹俎時尸與主人主婦俎有司徹之臣得獻之俎自徹之留於堂下及祭畢士自持歸大夫以上君使人歸之然則此不宿之肉即君使歸之俎而郊賜不致亦指不歸俎言也時說直謂君所頒祭肉不知臣助君祭自有所獻之俎肉即所云賓俎也蒙案祭肉所賜者廣周禮大宗伯以賑膰之禮親兄弟之國大行人歸賑以交諸侯之福祭統下至燀胞翟閽皆有所畀是祭必有惠頒賜必均不特歸賓俎一事而已也

周注云疏曰云牲體者皇疏謂隨臣貴賤以牲骨體爲俎賜之祭統云凡爲俎者以骨爲主骨有貴賤殷人貴髀周人貴肩凡前貴於後貴者取貴骨賤者取賤骨貴者不重賤者不虛示均也

正義曰皇疏謂家自祭也自祭肉多故許經宿但不得出三日朱注謂過三日則肉必敗而人不食之是褻鬼神之餘也但比君所賜胙可少緩耳戚氏謂此節皆指公祭言祭後尚有廣祭須不能即日至時已越宿矣豈容再留若家祭無多肉亦無多人何待三日蒙案戚氏以不宿肉爲賓俎以不出三日爲胙肉說與古注大異惟以此節爲皆指公祭似記者以下

三句申明上句不宿肉之意蓋宰牲在前期一日正祭一日爲第二日無論虞祭繹祭比須賜已爲第三日若再留過宿則出三日矣肉將敗而人不食之是褻鬼神之餘所以不敢宿肉者爲祭肉不可出三日出三日而人將不食之也

鄭注云云疏曰既言祭於公又言祭肉既言不宿肉又言不出三日文似歧異故鄭君以公祭家祭分別言之也

食不語寢不言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卷十　曇四明薈書　紹園刊本

正義曰朱注答述曰語自言曰言論難曰語周禮疏發端曰言爲氣主而聲出焉寢而不通言語非其時也蒙案說文直言曰言論難曰語周禮疏發端曰言答述曰語詩于時言于時語語疏云直言曰言謂一人自言也答難曰語謂二人相對也雜記三年之喪言而不語鄭注言自言己事也語爲人論說也是語與言大有區別皇邢二疏謂方食不可語語則口中可憎亦不敬也寢息宜靜若言則驚開於人故不

雖疏食菜羹瓜祭必齊如也注孔曰齊嚴敬貌也三物雖薄祭之必敬也

釋文食音嗣又如字瓜古華反魯讀瓜爲必今從古本疏作菰瓜論衡祭意篇南史顧憲之傳皆引此爲孔子語

正義曰朱注古人飲食每種各出少許置之豆閒之地以祭先代始爲飲食之人不忘本也孔子雖薄物必祭其祭必敬聖人之誠也或問既曰疏食菜羹矣而又以瓜繼之則不辭矣曰必祭則明無不祭之食也是朱子從魯論讀瓜爲必字然皇疏謂用飧食菜羹及瓜持此三物供祭邢疏謂疏食也菜羹也瓜也

三物雖薄將食祭先之時亦必嚴敬玉藻云唯水漿不祭又云瓜祭上環知此三者雖薄亦祭先也是二疏申孔從古論皆以瓜字絕句公羊襄公二十九年傳注引論語又以瓜祭絕句楊鏡山先生謂證之玉藻句讀自順禮雜記孔子言少施氏食我以禮吾祭作而辭曰疏食不足祭也翟氏玫異謂據此及水漿不祭瓜祭上環之文知此之專舉三物皆屬徵實非泛漫連綴辭也疏食向有三說飯疏食章孔注以為菜食謂鬻食之和菜者也月令鄭注以草木之實為蔬食周禮太宰臣妾聚斂疏材注云百草根實可食者引爾雅疏不熟曰饉以證之然此下曰菜羹則不得以為草木根實也皇疏以為麤食意謂粗糲之飯也程氏瑤田通藝錄云凡經言疏食者稷食也論語疏食菜羹玉藻稷食菜羹二經皆與菜羹並舉則疏稷一物可知疏言其形稷舉其名也故玉藻曰朔月四簋子卯稷食四簋者黍稷稻粱也稷食者不食稻粱黍也諸侯日食稻粱各一簋食其美者也朔月四簋增以黍稷豐之也忌日食稷者貶之飯疏食也是故居喪者疏食蔬不食稻粱黍論語曰食夫稻於女安乎是居喪者不食稻也喪大記曰君食之大夫父之友食之不辟粱肉是居喪者不食粱也檀弓知悼子在堂斯其為子卯也大矣子卯稷食是居喪者黍亦不食也不食稻粱黍則所食者稷而已故曰疏食者稷食也又儀禮設敦設簋必黍稷並陳惟昏禮婦饋舅姑有黍無稷且必特著無稷之文蓋婦道成以孝養不進疏食故無稷也左傳曰粱則無矣麤則有之麤猶大也即所謂疏食也稷之謂也稷今之高粱

蘆稬食之最粗大者也菜羹者無肉之羹周禮天官亨人共大羹鉶羹賈疏云大羹肉清盛於登謂太古之羹不調以鹽菜及五味調鑊中煮肉汁一名清鉶羹者皆是陪鼎臐膮膷臐牛用蘆羊用苦豕用薇調以五味盛之於鉶器即謂之鉶羹若盛之於豆即謂之庶羞公食大夫記鉶芼牛蘆羊苦豕薇皆有滑此皆有肉之羹也江氏慎修曰爾雅肉謂之羹羹為煮肉之通名肉熟為羹定是也但有肉汁而不和鹽菜盛之鉶之瓦豆之登者為大羹三牲肉汁和以鹽菜盛之鉶

器者爲鉶羹列之鼎者爲陪鼎皆禮食之羹也其常食之羹雞犬兔及脯和米屑作之而不用蓼又有菜羹但有鹽菜內則所謂芼羹是也菜謹蓋葵薇之類皆可作之其尤儉者玉藻所謂羹藜司馬遷傳所謂藜藿之羹也

孔注云疏曰云齊嚴敬貌者廣雅釋詁齊敬也左昭十三年傳下善齊肅注齊嚴也齊讀爲齋故爲嚴敬貌左文二年傳子雖齊聖注齊肅也詩思齊大任傳齊莊也莊肅亦嚴敬意也玉藻廟中齊齊祭義齊齊乎其敬也此疊字形容也此經言如則單詞形容也

席不正不坐

史記鄒子衍詩外傳新序說文引此文俱與制不正不食相連事文類聚引上段亦無制不正句翟氏疑今本有錯

正義曰皇疏引舊說云鋪之不周正則不坐之也故范甯云正席所以恭敬也朱注引謝氏曰聖人心安於正故於位之不正者雖小不處黃先生曰謝氏以位之不正言是兼徒坐禮坐言也不坐者俟正之也徒坐禮坐之異注家未分明曲禮羣居五人則長者必異席孔疏此羣居之法若賓主禮席無同坐之法故鄉飲酒賓介異席又云眾賓之席皆不屬焉不相連屬也鄉射眾賓之席繼而西謂異席而相繼也燕禮及大射禮公三重大夫再重是皆異席也然則記以四人可同一席者徒坐之位也席之制短不過尋長不過常中者不過九尺其闊三尺三寸三分寸之一故遠近閒三席爲席閒函丈記云非飲食之客則布席席閒函丈亦徒坐之法也記又曰凡侍坐於大

司成者遠近閒三席可以問言凡侍者亦徒坐也記又曰奉席如橋衡請席何鄉席有定鄉而請之者爲徒坐則順尊者所安而記又曰席南鄉北鄉以西方爲上東鄉西鄉以南方爲上所鄉聽於尊者而席端有一定之法亦徒坐所宜正也萬氏禮記偶箋據鄉飲酒介席在西階上而鄉東主人席在阼階上而鄉西記云主人介升席自北方降自南方鄭注升由下降由上是東鄉西鄉以南方爲上室中以奧爲尊祭時太祖位奧東鄉昭穆之位自西而東則南鄉北鄉

以西方爲上據萬氏說則記言布席之法通於禮坐時解依孔疏專屬徒坐非也禮坐之席莫詳於鄉飲酒禮禮曰坐賓於西北又曰介必東鄉者席在西而南鄉也曰坐介于西南又曰主人坐于東南又曰主人坐于階上而東鄉也曰主人坐于東北者僕席方者席在阼階上而西鄉也曰坐僕于東北者僕席在房戶之閒而南鄉也萬氏譏俗儒不讀鄭君儀禮注而誤以四面之坐爲側坐明洪武二十二年更定鄉飲禮遂從之是不正莫大於此矣徒坐禮坐之文甚詳今祇舉其略如此席之同異席之遠近席之所宜正邪疏云天子之席五重諸侯三重大夫再重席之正在禮數之多寡也葉少蘊云有憂者側席而坐有喪者專席而坐席隨事而正也皆備參考

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注孔曰杖者老人也鄉人飲酒之禮主於老者老者禮畢出孔子從而後出也）

考文一本斯作則

正義曰朱注未出不敢先既出不敢後禮記鄉飲酒義孔疏謂鄉飲酒之禮有四一則三年賓興賢能二則州長習射飲酒四則黨正蜡祭飲酒呂氏與叔謂鄉人凡有會聚皆當行此禮恐不止四事卽引論語此文以證方氏觀旭曰此黨正蜡祭飲酒也所以知然者此經云杖者出斯出矣是主於敬老也周禮黨正職云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飲酒于序以正齒位鄉飲酒義第五節云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以聽政役所以明尊長也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所以明養老也注以黨正正齒位之禮解之與此經有杖者同是敬老之事故知此鄉人飲酒爲黨正蜡祭飲酒也若鄉大夫飲國中賢者與州長習射飲酒無關養老其賓興賢能之鄉飲酒則以鄉學之士將升者賢者爲賓其次爲介其次爲眾賓皆是年少者爲之不得有杖者也禮六十杖於鄉夫子與鄉人飲酒而出後杖者則時爲立侍之眾賓可知所謂仲尼與於蜡賓也黨中飲酒亦稱鄉者黨鄉之細與州長以禮會民而射於州序之飲同得爲鄉飲酒康成云

謂之鄉者州黨鄉之屬也又有別解云或則鄉之所
屈州黨鄉大夫親爲主人焉是也蜡祭飲酒初雖正
齒位及其禮末皆以醉爲度雜記子貢觀於蜡曰一
國之人皆若狂是既醉而出之時不復有先後之次
此夫子杖者出斯出矣所以爲異於人也孔氏巽軒
曰子位至大夫於鄉飲酒禮當爲儐者儀禮記曰大
夫後出主人送于門外鄭君以爲不干某賓主之禮
然則儐者惟後賓耳賓出斯出矣子特於鄉尙齒教
敬故復俟鄉人之杖者出然後出此又所以異於人
不用其誠敬也或曰恐其驚先祖五祀之神欲其依

也方氏文輅又據地官族師春秋祭酺鄭注云族長
無飲酒之禮因祭酺而與其民以長幼相獻酬焉賈
疏云州長黨正有飲酒禮皆得官物爲之今此族卑
不得官物爲禮器禮器曾子曰周禮其猶醵與鄭注彼
云合錢飲酒爲醵即引明堂禮乃命國醵醵即合錢
飲酒以不得官酒故須合錢耳據此則飲酺非爲國
行禮正此經所謂鄉人飲酒也黃先生曰鄉人歲時
伏臘以及冠昏諸事凡爲酒食以召鄉黨僚友者皆
是飲酒之事不必偏執一禮也

孔注云云疏曰以杖者爲老人者王制五十杖於家
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鄉飲老人蓋
謂六十以上也孟子朝廷莫如爵鄉黨莫如齒故鄉
飲主於老者也

鄉人儺朝服而立於阼階注孔曰儺驅逐疫鬼也恐驚
先祖故朝服立廟之阼階也
釋文儺戶多反魯讀爲獻今從古阼才故反本或作
於阼階

正義曰朱注儺所以逐疫周禮方相氏掌之阼階東
階也儺雖古禮而近於戲亦必朝服而臨之者無所
不用其誠敬也或曰恐其驚先祖五祀之神欲其依

已而安也此一節記孔子居鄉之事蒙案周禮夏官
方相氏狂夫四人掌蒙熊皮黃金四目元衣朱裳執
戈揚盾帥百隸而時難以索室毆疫春官占夢季冬
遂令始難毆疫月令季春命國難九門磔攘以畢春
氣鄭注此難難陰氣也陰寒至此不止害將及人所
以及人者陰氣右行此月之中日行歷昴昴有大陵
積尸之氣氣佚則厲鬼隨而出行王居明堂禮曰季
春出疫於郊以攘春氣又月令仲秋天子乃難以達
秋氣鄭注此難難陽氣也陽暑至此不衰害亦將及

人所以及人者陽氣左行此月宿值昴畢亦得大陵積尸之氣氣佚則厲鬼亦隨而出行王居明堂禮曰仲秋九門磔攘以發陳氣禦止疾疫又月令季冬命有司大難旁磔出土牛以送寒氣鄭注此難難陰氣也難陰始於此者陰氣右行此月之中日歷虛危虛危有墳墓四司之氣爲厲鬼將隨強陰出害人也孔疏云言大者以季春唯國家之難仲秋唯天子之難此則下及庶人故云大難皇氏以季春國難下及於民然皇氏解禮違鄭解不及於民然皇氏解禮違鄭解矢射之呂覽季冬紀注今人臘歲前一日擊鼓驅疫

義也今鄭注論語鄉人儺云十二月命方相氏索室中驅疫鬼鄭既分明云十二月鄉人儺而皇氏解季冬難云不及鄉人不知何意如此周禮方相氏賈疏云月令季春命有國者難仲秋惟天子得難季冬云乃命有司大難言大則及民庶亦難若然此經所難據十二月大難而言是以鄭引季冬爲證也鄉黨鄉人儺亦皆據十二月民庶得難而言也是則鄭君注論語及方相特牲皆指季冬之大難孔賈二疏義極明憭而惟皇疏指季春之國難不可從也又郊特牲云鄉人禓孔子朝服立於阼存室神也鄭注禓强鬼也謂時儺索室歐疫逐强鬼也存室神神依人也禓或爲獻或爲儺孔疏云於是驅逐强鬼恐已廟室之神時有驚恐故著朝服立於廟之阼階存安廟室之神依已而安也大夫朝服以祭故用祭服以安神也是鄭孔禮說可作此經義疏

謂之逐除是也皇疏謂作儺儺之音說文通訓謂字當作魑魅鬼驚貌郊特牲作禓音傷義通而音別禓者禳之借說文礫禳祀除癘殃也鄭注禓或爲獻或爲儺難與獻本同桓部難之轉爲儺猶繁之轉爲褩也儺之讀爲獻猶獻之讀爲莎也通訓謂戲之字誤則以儺近於戲附會之也皇疏云作階東階主人之階也朝服者元冠緇布衣素積裳是卿大夫之祭服也禮唯孤卿爵弁自祭若卿大夫以下悉元冠以自齊祭也邢疏云恐驚先祖故孔子朝服而立於廟

之阼階鬼神依人庶其依已而安也所以朝服者大
夫朝服以祭故用祭服以安神也
問人於他邦再拜而送之注孔曰拜送使者敬之也
考文足利本無而字

正義曰朱注拜送使者如親見之敬也蒙案遽伯玉使人於孔子彼使人來而此則遣人去朋友問遺之常也周禮大行人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鄭注小聘曰問皇疏據此謂孔子遣使聘問鄰國之君夫子爲人臣而敢與列辟抗禮耶曲禮凡以弓劍苞苴簞笥問人者操以受命如使之容邢疏據此謂問猶遺也因問悉有物遺之以表其意以問人爲遺人顯與經文相違矣

禮凡以弓劍苞苴簞笥問人者操以受命如使之容孔注云疏曰凌氏禮經釋例云凡爲人使者不答拜攷之禮經主人送至門再拜使者逡巡卻避不答拜其至他邦他邦人拜迎拜受書承其命之辱歸亦拜送及使者復命主人亦拜受送出門外慰勞之亦拜使者均不答拜鄭君儀禮注凡爲人使不答拜不當其禮也是孔注所謂敬之者敬所問之人非敬使者也故朱子補如親見之四字以足之

康子饋藥拜而受之注包曰遺孔子藥也曰丘未達不敢嘗注孔曰未知其故故不敢嘗禮也
釋文饋其愧反拜而受之一本或無而之字補遺云古本嘗下有之字

正義曰朱注引范氏曰凡賜食必嘗以拜藥未達則不敢嘗受而不飲則虛人之賜故告之如此然則可飲而飲不可飲而不飲皆在其中矣楊氏曰大夫有賜拜而受之禮也未達不敢嘗謹疾也必告之直也此一節記孔子與人交之誠意黃先生曰夫子既能拜受而答藥非饋於疾急之時正如今日一種丸散補劑通用子云未達者凡藥加減必應病而後有益不能以一藥通治諸人之疾皇疏謂未曉此藥治何疾故不敢飲嘗之是也蒙案周禮天官疾醫以五藥養其病注五藥草木蟲石穀也瘍醫凡藥以酸養骨以辛養筋以鹹養脈以苦養氣以甘養肉以滑養竅注以類相養也神農本草經云上藥一百二十種爲臣主養性以君主養命以應天中藥一百二十五種爲佐使主治病以應地三

品合三百六十五種法三百六十五度倍其數合七百三十名也藥有君臣佐使陰陽配合有單行者有相須者有相使者有相畏者有相惡者有相反者有相殺者凡此七情並隨藥性不得違越然則服藥不可不愼也曲禮君有疾飲藥臣先嘗之親有疾飲藥子先嘗之醫不三世不服其藥子之所愼其一在疾敢嘗未達之藥哉

包注云云疏曰遺字邢本作饋釋文出遺孔云唯季反廣雅饋遺也盡皇本以訓詁字代之疏又云饋餉

也

孔注云云疏曰皇疏達猶曉解也

廄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 注鄭曰重人賤畜也退朝自魯之朝來歸也

釋文廄久又反夫子家廄也王弼曰公廄也焚扶云反曰傷人乎絕句一讀至不字絕句案是讀不爲否也資暇錄又以傷人乎句否字自爲句廄俗作廐

唐石經及十行本作廄

正義曰朱注非不愛馬然恐傷人之意多故未暇問

蓋貴人賤畜理當如此蒙案釋文廄失子家廄也王弼曰公廄也皇邢二疏皆以廄爲失子之家廄故退朝而驚問也禮雜記下曰廄焚孔子拜鄉人爲火來者拜之士壹大夫再亦相弔之道也據注疏謂鄉人來慰問者孔子拜謝之是與本經所記爲一時事一記其問人一記其謝弔正與上文居鄉諸事相聯屬惟鹽鐵論刑德篇云魯廄焚孔子罷朝問人不問馬王弼因之舊論語釋疑遂以廄爲公廄云孔子時爲魯司寇自公朝退而之火所不問馬者矯時重馬者也豈知詩羔羊曰自公退食禮少儀曰朝廷曰退則退朝明是退至於家若果公廄被焚君之路馬安得置而不問王肅僞家語又鈔撮論語雜記兩書紐而爲一但既云公廄與子之鄉人何涉而獨弔夫子夫子又何得獨拜一鄉之人耶乃好異者據兩王之說又疑路馬不可不問因欲以傷人乎不爲一句問馬爲一句資暇錄謂韓李筆解讀不爲否又欲以傷人乎爲一句否字爲一句其意皆謂夫子未嘗不問馬豈知傷人乎乃夫子問之辭不問馬一句邢疏謂記者之言特表此三字以見聖人重人賤畜之意若記問人而又問馬問馬之句上下文氣鶻突且廄焚

鄭注云疏曰邢本魯作君

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注孔曰敬君惠也既熟而薦之乃以班賜也君賜腥必熟而薦之注孔曰薦薦其先祖也君賜生必畜之

釋文腥音星說文字林並作胜云不熟也魯讀生爲牲今從古五經文字胜先丁反腥先定反今經典通用腥爲胜考文一本無嘗下之字

正義曰朱注食恐或餕餘故不以薦正席先嘗如對君也言先嘗則餘當以頒賜矣腥生肉熟而薦之祖考榮君賜也畜之者仁君之惠無故不敢殺也黃先生曰先嘗謂對使者而遂嘗之也正席如禮所謂齊豆去席尺者是也禮運腥其俎熟其殺注家謂腥其俎者豚解而腥之宗廟朝踐時用之熟其殺者體解而熟之宗廟饋食時用之於禮大夫無豚解無朝踐薦腥之禮故腥必熟之禮也蒙案僞家語載伯魚之生魯昭公以鯉魚賜孔子榮君之賜因名曰鯉字伯魚此亦賜生之事也

孔注云疏曰云敬君惠者初學記人事引何曰賜惠也邢疏先品嘗之敬君之惠也君賜必多不可留君之惠既嘗當以頒賜也薦者爾雅釋詁進也陳也易豫卦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觀盥而不薦混言之薦祭通稱也周禮籩人注未食未飲曰薦既食既飲曰羞庖人注備品物曰薦薦而加牲曰祭羞穀梁桓八年傳注無牲而祭曰薦致滋味乃爲侍食於君君祭先飯注鄭曰於君祭則先飯矣若爲君嘗食然也

釋文飯扶晚反

正義曰朱注周禮王日一舉膳夫授祭品嘗食王乃食故侍食者君祭則己不祭而先飯若爲君嘗食然不敢當客禮也邢疏云若敵客則得先自祭降等之客則後祭若臣侍君而賜之食則不祭若賜食而君以客禮待之則得祭雖得祭又先須君命之祭後乃敢祭也此言君祭先飯則是非客之禮也故不祭而先飯若爲君嘗食然也蒙案儀禮士相見禮云若君賜之食則君祭先飯徧嘗膳飲而俟君命之食然後食鄭注若祭先飯食其前食臣先飯示爲君嘗食也此謂君與之禮食賈疏凡君將食必有膳宰進食則膳宰嘗君前之食備火齊不得也此文謂膳宰不在

則侍食者自嘗已前食既不嘗君前食則不正嘗食故云示爲君嘗食也此謂君與臣小小禮食法仍非正禮食正禮食則公食大夫是也彼君前無食此君臣俱有食故知小小禮食玉藻云客之則此注禮食但此文不云客之命之祭然後祭文不具也若臣嘗食不得云禮食亦不得祭玉藻云若賜之食而君客之則命之祭然後祭先飯辨嘗羞飲而俟鄭注雖見賓客之猶不敢備禮也侍食則正不祭飲而俟俟君食而後食也君將食臣先嘗之忠孝也玉藻又云若

有嘗羞者則俟君之食然後食飯飲而俟鄭注不祭侍食不敢備禮也不嘗羞膳宰存也孔疏此謂臣侍食得賜食而非君所客者也黃先生曰此章紛紛異論以經考之公食大夫禮是正禮食賈疏云彼君前無食與君臣俱有食者異矣玉藻所言此客禮與公食不同然君命之祭正待以客禮之次時或膳宰不存先飯爲君嘗羞不敢以客禮自居若膳宰存不先飯則既以客待不先飯爲正也經文本直截此章所記不言命祭是不以客禮待之無論膳宰之在與不在而以先飯爲合禮也自玉藻孔疏分若有嘗羞以下爲不以客禮待之說論語者遂不可通舊說謂不以客待之禮不必先飯而夫子於常禮外有加謹是過於禮也江愼修疑爲客禮待之而先飯則經何以不言君命之祭也秦氏五禮通考云君不以客禮待之故君祭而臣不祭君側無嘗羞者故先飯辨嘗然無嘗羞者句於論語中未免添說均未是也今以公食禮爲正客禮以玉藻所言爲客禮之次以論語所記爲不以客禮說經始無膠葛非好翻案也

鄭注云疏曰邢疏曲禮云主人延客祭注云祭祭先也君子有事不忘本也不言嘗羞膳宰存也孔疏此謂臣侍得食而種種出少許置在豆間之地以報先代造食之人也江氏曰古人祭先代始爲飲食之人大者如后稷配天次者如大蜡祭先嗇司嗇其先火先炊之人則於祭祀後祭之夏官司爟凡祭祀則祭爟祭先火也特牲饋食禮尸卒食而祭饎爨爨祭先炊也至每食必祭亦是祭先火先炊彼是正祭此是小祀耳路史以君祭先飯爲句飯讀去聲謂祭其始飯者

如將田祭貉將射祭侯之類然與侍食不相應不可從也

疾君視之東首加朝服拖紳注包曰夫子疾也處南牖之下東首加其朝服拖紳大帶也不敢不衣朝服見君也

釋文首手又反紳音申拖本或作拖徒我反又勅佐反唐石經作拖漢書龔勝傳引作拖說文引作袘袘訓衣裾借字也拖訓曳正字也拖之變拖拖之俗

正義曰朱注東首以受生氣也病臥不能著衣束帶又不可以褻服見君故加朝服於身又引大帶於上也蒙案喪大記君於大夫疾三問之士疾一問之雜記卿大夫疾君問之無算士一問之孔疏喪大記君於大夫疾三問之此云無算謂於師保恩舊之親故問之無算或言喪大記云三問者謂君自行此云無算謂使也

包注云云疏曰皇疏病者本當戶在北壁下東首君既來視不宜北面故移處南窗之下令君入戶而西轉面得南向也故欒肇云南牖下欲令南面視之也案禮喪大記寢東首於北牖下鄭注東首北牖下謂與當牖之北而東首君來問疾正可入室南面以臨君來視之時也病者恆居北牖下或爲北墉下士喪既夕禮正作墉孔疏病者雖恆在北牖下若君來視之則暫時移向南牖下東首令君得南面而視之此即皇疏欒氏之說也玉藻君子之居恆當戶注云謂明又寢恆東首注云首生氣也江氏愼修曰室中之位以奧爲尊曲禮爲人子者居不主奧則父母不在當居奧矣而云恆當戶何也居室則戶當闥室有牖所以爲明非以戶爲明如開戶則有風寒豈可常當戶而居乎檀弓孔子蚤作章因感兩楹閒之夢有泰山梁木之歌既歌而入當戶而坐謂坐於堂而當戶爾曰偶然如此記禮者因此遂謂君子之居恆當戶恐不然矣堂上以戶牖之閒爲尊位當戶非尊室中以奧爲尊位如與弟子同坐豈長者當戶而弟子反居奧乎江氏之言甚憭盡尊者恆居奧與奧者室西南隅隅之北正室之奧喪大記所云北牖者據堂言之或指牖之北邊也況乎病者不宜屢遷動若寢北墉下東首而當戶又無以避風寒是病者之牀仍宜在奧當牖之北而東首君來問疾正可入室南面以臨或嫌其不潔而就堂隅牖視之應聽君之自便毛氏

大可以室制尊西君苟入室則必在奧與屋漏之間負西而向東故當東首以示面君之意是以君必主奧如太祖正東向之位然奧爲室中最隱蔽之處入室既深既無以避疾厲之氣又失南面之常尊禾必然也士喪禮所云寢東首于北墉下或將氣絕時遷於正寢之北壁下故上文云士處適寢下云屬纊以俟絕氣若平時之居處君子雖以奧爲尊位而寢或有時未必東首曲禮少事長上內則子婦事舅姑皆請衽何趾士昏禮御衽于奧則北趾而南首是也參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卷十　曩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攷伯牛有疾章紳大帶見東帶書紳章

君命召不俟駕行矣注鄭曰急趨君命也行出而車既駕隨之也

正義曰朱注此一節記孔子事君之禮皇疏引玉藻云凡君召以三節二節以走一節以趨在官不俟屨在外不俟車鄭注節所以明信輔君命也使使召臣急則持二綏則持一周禮曰鎮圭以徵守其餘未聞也不俟屨車趨君命也荀子大略篇云諸侯召其臣臣不俟駕顚倒衣裳而走禮也詩曰顚之倒之自公召之天子召諸侯諸侯聞與就馬禮也詩曰我出我

與於彼牧矣自天子所謂我來矣皆此經之證也

鄭注云云疏曰皇疏大夫不可徒行故後人駕車隨之使乘之也

入大廟每事問注鄭曰爲君助祭也大廟周公廟也

釋文大音太唐石經皇本作太

正義曰皇疏或云此句煩重舊通云前是記孔子對或人之辭此是錄平生常行之事故兩出也蒙案鄉黨所記或與禮經相表裏或補禮經所未備夫子對或人所云是禮也卽指此節所記之禮也故鄭君詳

鄭注云云疏曰皇疏殯謂停喪於寢以待葬也時有朋友在孔子之家死而無親情來奔喪者故云無所歸禮以爲賓客既在家者也鄭志田瓊答劉德云朋友無所歸故呼而殯之若非在家而呼而殯之似太多情矣

朋友之饋雖車馬非祭肉不拜注孔曰不拜者有通財之義也

正義曰朱注朋友有通財之義故雖車馬之重不拜祭肉則拜者敬其祖考同於己親也此一節記孔子交朋友之義蒙案坊記云父母在饋獻不及車馬示民不敢專也鄭注車馬家物之重者少儀爲人祭曰致福爲己祭而致膳於君子曰膳祫練曰告凡膳告於君子主人展之以授使者於阼階之南南面再拜稽首送反命主人又再拜稽首江氏云饋祭肉古人重其禮如此孔子所以必拜受也然於車馬雖重不拜焉故邢疏謂此言孔子輕財重祭之禮也

孔注云云疏曰云通財之義者周禮地官大司徒令邦國移民通財是也

寢不尸注包曰不偃臥四體居不容注孔曰爲室家之敬難久也居家容容儀尤不容非情也但體雖舒布其四體而亦未嘗肆耳居不容非情也但不若奉祭祀見賓客而已申申夭夭是也臧氏琳經義雜記曰居不容唐石經作居不客言居家不以客禮自處也孔注云爲室家之敬難久謂因一家之人不爲容儀夫君子物各有儀豈因私居廢乎是當從陸氏作客黃先生曰包注以尸爲死人是尸爲屍之借字注云偃臥謂覆臥也禮曰寢毋伏鄭注伏覆也皇疏云眠當攲而小屈不得直腳申布似死人也居坐也寢坐一類寢易懈云不尸明聖人不過肆也坐不客明聖人不過拘也客今本作容釋文唐石經皆作客段氏玉裁云居不客嫌其主之類於賓也寢不尸惡其生之同於死也臧氏玉林云尸如弟爲尸之尸禮云坐如尸既寢不當執是禮臧意尸與客類故云然也

包注云云疏曰不偃臥者說文偃僵也廣雅釋言偃

仰也吳越春秋云迎風則偃背風則仆詩北山或棲遲偃仰莊子列禦寇篇緣循偃伏注偃伏不能俯執者也蓋前覆而伏曰仆後仰而倒曰偃此析言之也鄉射禮東面偃旌注猶仆也論語草上之風必偃皇疏臥也孟子趙注伏也此渾言之也曲禮寢毋伏謂覆臥也包注不偃臥謂仰臥也仰臥直腳申布所以如攤屍論衡四諱篇曰毋偃寢爲其象屍也

孔注云云疏曰云室家之敬者大戴禮衛將軍文子篇云在貧如客後漢書梁鴻孟光夫妻相敬如賓周

燮傳注引謝承書曰燮居家清處非法不言兒弟父子室家相待如賓此皆所謂室家之敬則孔注意容正當作客說文攴敬也亦取義於客

見齊衰者雖狎必變注孔曰狎者素相親狎也疏曰燮謂數相見必以貌注周曰燮謂數相見也貌也必當以貌禮之也

釋文齊音咨衰七雷反狎戶甲反晁鄭本作弁皇本高麗本見上有子字考文補遺貌下有也字

正義曰朱注狎謂素親狎燮謂禮貌餘見前篇邢疏此一節言孔子見所哀恤之敬重之事爲之變容也黃先生謂習見而憐之也晁者猶言搢紳士也汪氏中曰晁非常服當其行禮之時夫人而以貌也惟卿有元冕六年傳少相狎注親習也是狎本訓習黃先生謂習見者是也孔訓素親狎蓋習慣則相親相親則輕媟云晁者斥其人謂上大夫也然不云上大夫而云晁者此詞之曲者也經言晁又言燮燮依朱子訓燕見則非服晁行禮之時也與汪氏說正相發孔注云云疏曰云素親狎者說文狎犬可習也爾雅釋詁狎習也曲禮賢者狎而敬之注習也近也左襄六年傳少相狎注親習也是狎本訓習黃先生謂習見者是也孔訓素親狎蓋習慣則相親相親則輕媟廣雅狎輕也方言狎媟也皆一義之引申也

周注云云疏曰云燮數相見者說文燮私服也廣雅釋言訓狎乃褻之借說文褻日狎習相慢也是燮狎同義周注數相見即習見也變者變色即變其貌也上言必變下言必以貌互文見義特上變而慘惻下變而恭敬所以分屬之也朱子訓燮爲燕見乃私服之義之引申私服非公會之服則燕見非公會之時也

前篇邢疏此一節言孔子見所哀恤之敬重之事爲之變容也黃先生曰狎謂習見也常人猝見則憐夫

見疏者也意多膠葛
凶服者式之式負版者注孔曰凶服者送死之衣物也負版持邦國之圖籍者也
正義曰朱注式車前橫木有所敬則俯而憑之負版
持邦國圖籍者式此二者哀有喪重民數也人惟萬
物之靈而王者之所天也故周禮獻民數于王王拜
受之況其下者敢不敬乎黃先生曰死生亦大矣哀
之重之以入待人聖人之仁也禮曰仁者人也卽此
可見矣孔注版云圖籍申之者謂兼土地之圖人民
之數然以朱子專言重民數爲是葉氏時禮經會元

曰民數不惟鄉士遂士縣士掌之小司徒稽人民之
數閭師掌人民之數縣師辨人民之數皆掌民數之
官也又曰小司寇三年大比登民數于天府內史司
會冢宰貳之以制國用及孟冬祀司民獻民數于王
王拜受之以圖國用而進退之一民數也國用之豐
耗係焉王治之廢興係焉必拜而受之如受賢能之
書登于天府與司寇獄訟之登中者與祖廟寶器俱
藏焉以此見民數之與刑中皆同天物其愛恤斯民
之意常相關也以刑官登民數以天子拜民數以天

哀長六寸博四寸注負在背上者也適辟領也哀廣
哀當心也前有哀後有負版左右有辟領是哀與負
版本同爲一物上既言齊哀則此何以復言負版乎
況乎閒傳云斬哀三升齊哀四升五升六升大功七
升八升九升小功十升十一升十二升緦麻十五升
去其半有事其縷無事其布曰緦此哀之發於衣服
者也鄭注喪服記云齊緝也凡五服之哀一斬四緝
第言見齊哀者上以兼一斬下以賅四緝不知所謂
凶服者果何服乎反覆思之蓋指罪人所著之豬衣

服莫凶於此者也周禮司圜疏引孝經緯云三皇無文武帝畫象三王肉刑畫象者上罪墨蒙赭衣雜屨中罪赭衣雜屨下罪雜屨而已御覽六百四十五引愼子云有虞氏之誅以幪巾當墨以草纓當劓以菲履當刖以艾韠當宮布衣無領當大辟荀子正義篇作墨黥慭嬰其艾畢菲對屨殺赭衣而不純蓋上古畫衣以象刑後世犯刑服赭衣論衡寒溫篇赤衣比屨漢書賈山傳赭衣半道新序善謀篇赤衣塞路皆謂是也夫子胞與爲懷首重民命見有桁楊桎梏赭衣就道者不覺惻怛於心而形之於式記者因而推廣言之連類而及於負版周禮司寇上刑中凶服者即書于版而登于天府然而版之所書非一事也春官天府掌受民數數及羣吏之治中而藏之地官鄉大夫三年大比獻賢能之書于王王再拜受之登于天府內史貳之秋官小司寇及大比登民數自生齒以上登于天府內史司會冢宰貳之以制國用孟冬祀司民獻民數于王王拜受之以圖國用而進退之歲終則令羣士計獄弊訟登中于天府司民掌登

萬民之數自生齒以上皆書于版辨其國中與其都鄙及其郊野異其男女歲登下其死生及三年大比以萬民之數詔司寇然則民數數治中刑中無一不登於天府無一不載於版圖而賢能之書惟詳於教職死生之數悉掌於刑官於以知負版之所列雖多而凶服之可矜爲甚此大禹所以有下車之哭而成湯所以有解網之仁也

孔注云疏曰云送死之衣物者孔意以上文既言齊衰則不得復以凶服爲喪服故云送死之衣物數

梁隱元年傳曰乘馬曰賵衣衾曰襚貝玉曰含錢財曰賻楊士勛疏引士喪禮賵幷有元纁束何休云元三法天纁二法地喪大記小斂之衣皆十九稱大斂之衣君百稱大夫五十稱士三十稱天子蓋百三十稱是皆送死之衣物也然此經云凶服者則謂衣此凶服而非持以送人者也云負版持邦國之圖籍者說文詩傳皆云負恃也皇疏謂擔揭蓋以背任物曰負以手揭物曰持渾言之皆可通也世說文學篇引鄭君此注云版謂邦國圖籍也負之者賤隸人也義

與孔注同周禮天官宮伯職先鄭注版名籍也以版爲之令時鄉戶籍謂之戶版是版爲籍也又內宰掌書版圖之法鄭注版謂宮中閤寺之屬及其子弟錄籍也圖王及后世子之宮中吏官府之形象也又小宰聽閭里以版圖鄭注版是戶籍圖地圖也聽人訟地者以版圖決之司書職云邦中之版土地之圖是則版爲籍而非圖孔意以圖籍相將之物連類而及之也以式爲敬者考工記輿人疏謂人所憑依而式敬故名此木爲式正字當作軾曲禮國君撫式大夫下之大夫撫式士下之君子式黃髮下卿位入國不馳入里必式國君下齊牛式宗廟大夫士下公門式路馬此皆以式爲敬也考工記輿人爲車參分車廣去一以爲隧參分其隧一在前二在後以揉其式以其廣之半爲之式崇以其隧之半爲之較崇隧車與深也隧四尺四寸式深尺四寸三分寸之二是謂一在前較深一尺九寸三分寸之一是爲二在後式高三尺三寸兩軨上出式者謂之較較高五尺五寸人長八尺小倪則憑較式是揉木作三曲之形在前可以憑者爲式左右曲向後接兩軨左人可憑右手者亦爲式詳見江氏戴氏阮氏考工車制圖考

有盛饌必變色而作注孔曰作起也敬主人之親饋也

正義曰朱注敬主人之禮非以其饌也蒙案凡有盛饌主人必親饋不親饋不足以言盛朱子所云禮卽主人親饋之禮也曲禮侍坐於所尊敬食至起注爲饌變又曰侍食於長者主人親饋則拜而食主人不親饋則不拜而食是侍食者猶必起而拜而況饌爲已設者乎坊記云君子不以菲廢禮不以美沒禮故食禮主人親饋則客祭主人不親饋則客不祭故君子苟無禮雖美不食焉鄭注言不可以其薄不及禮而不行禮亦不可以其美過禮而去禮禮主敬廢滅之是不敬蓋禮不可見必有物以將之盛饌所以將禮意盛者饌而所以盛者在禮也安有盛饌而不親饋者乎安有不親饋而猶謂盛饌者乎雜記孔子曰吾食於少施氏而飽少施氏食我以禮吾祭作而辭曰疏食不足祭也吾殆作而辭曰疏食不敢以傷吾

子注言貴其以禮待己而爲之飽也時人倨慢若季氏則不以禮矣玉藻孔子食於季氏不辭不食肉而飧注以其待己及饋非禮也孔疏凡客將食與辭而孔子不辭者必是季氏進食不合禮也凡禮食先食哉次食穀乃至肩至肩則止乃飧不食肉而仍爲飧者是季氏饌失禮故也然則所謂盛饌者盛其禮也敬盛饌者敬主人之盛禮也孔注指出親饋朱子點出禮字發明經意最爲精密蓋不失禮者如左傳所云苟有明信澗谿沼沚之毛蘋蘩蘊藻之菜筐筥錡

釜之器潢汚行潦之水可薦於鬼神可羞於王公風有采蘩采蘋雅有行葦泂酌雖菲猶盛也而如其禮貌不存焉酒醴不設君子當早爲見幾乾餱以愆詩人每傷其失德飲食醉飽之閒有識者恆於此觀禮意焉豈在饌之盛不盛哉

孔注云云疏曰云作起也者說文同先進篇舍瑟而作孔云起對也

迅雷風烈必變注鄭曰敬天之怒也風疾雷爲烈也

釋文迅音信又音峻

正義曰朱注迅疾也烈猛也必變者所以敬天之怒記玉藻曰若有疾風迅雷甚雨則必變雖夜必興衣服冠而坐此一節記孔子容貌之變蓋孔子不辭者必是季氏進食不合禮也凡禮食先食動萬物者莫疾乎雷撓萬物者莫疾乎風雷以動之風以散之張子正蒙云陰氣凝聚陽在內者不得出則奮擊而爲雷霆陰氣凝聚陽在外者不得入則周旋不舍而爲風大戴禮曾子天圓篇曰陰陽之氣各從其所則靜矣偏則風俱則雷交則電亂則霧和則雨陽氣勝則散爲雨露陰氣勝則凝爲霜雪陽之專氣爲雹陰之專氣爲霰霰雹者一氣之化也周氏治平曰萬物各有本所故得其所則安不得其所則強及其強力已盡自復居於本所焉本所者何如土最重重愛卑性居下火最輕輕愛高性居上水輕於土在土之上氣重於火在火之下然水比土爲輕較火氣爲重氣比火爲重較水土爲輕以是知水必下而不上氣必上而不下矣蓋水之情爲冷溼火之情爲燥熱土之情爲燥冷氣之情爲溼熱其情皆有偏勝各隨其勝所火氣偶入水土之中必不得其安而欲

上行水土因氣騰入氣火之域亦必被強而欲下墮各居本所矣日光照地與氣上升偏於燥則發爲風火與土俱挾氣上升阻於陰雲難歸本所火土之勢上下不得亦無就滅之理則奮迅決發激爲雷霆與氣交合迸爲火光居於本所故云交則電曰氣入地鬱隆騰起結而成雲上至冷際爲冷情所化因而成雨正如蒸水因熱上升騰騰作氣上及於蓋蓋是冷際卽化爲水下居本所故雨者冷熱二氣相和而成也若溼氣旣淸且微是陽勝也升至冷際乃凝爲露三冬之月冷際甚冷是陰勝也雲至其處旣受冷侵一一凝沍皆是散圓卽成雪矣露之爲霜其理略同蓋氣有三際中際爲冷上近火熱下近地溫冷際正中乃爲極冷夏月之氣鬱積濃厚決絕上騰力專勢銳逕至極冷之深際驟凝爲雹入冷愈深變合愈驟結體愈大矣故雹體之大小又因入冷之淺深爲差等非如冬月雲氣徐徐上升漸至冷之初際而結體甚微也故夏月雲足促狹隔塍分壟而晴雨頓異焉冬時氣升冷際化而成雨因在氣中摩盪故一一皆圓初圓甚微以漸歸井成爲點滴未至本所又爲嚴寒所迫卽下成霰矣故雹霰者皆陰陽專一之氣所結而成者也周氏深於天算兼習中西之法故言天地之氣化確有條理然其所據者水火氣土四大元行之說而與中土之本陰陽五行者似不相同蒙嘗有說以辨之其說曰古今之相去也千萬年六合之相遠也千萬里苟此心此理之同雖至東海西海先聖後聖無不契合如符節而獨於陰陽五行之大端東西儒各持一說大相剌謬由未識古聖命名造字之源也西儒謂子曰天一積氣也視之蒼蒼無終極地在天中亦如諸行星之繞日而行不過滄海之一粟安得與天對待而爲陰陽耶子無以對也又曰蠆之明也夏之熱也乃日之來也夜之昏也冬之寒也乃日之去也是無明卽爲昏無熱卽爲寒安得別有一昏一寒與明若熱對待而爲陰陽耶子又無以對也西儒又曰天地間獨一元質六十四動植人物之所藉以配合者十有四而其中惟養炭淡溼之四氣居多論其最大者爲四元行無形者氣是也有形者

火是也質之流者水是也質之定者土是也水火氣土卽佛經之水火風地也天地間惟此四者爲最大而中國好言五行木火土金水金與木土之所出也安得與水火土相配而爲並大耶水合二而成土合三而成金木之類不一配合之物亦不一安得與火相配而爲元質耶若五行之生克推之物性不盡然五行之休咎驗之人事不必然又安得事事物物盡以五行配之耶予懷此疑數十年求之中外書籍數十冊一日讀西書內論化學與動學

有謂天地萬物之性有相引之勢又有相推之勢玻璃吸電氣有引力香膠呼電氣有推力喻鐵氣則兩端互藏其力指南鍼之向背雌雄鍼之迎距可驗也而不知其性何以若此也予乃憬然悟曰此卽中國所謂陰陽也夫陰陽五行者中國聖人之言也生克休咎者後人附益之說也聖人之言陰陽五行也專以天地氣化言而後人無物不概以陰陽無事不配以五行而又附以生克休咎之說反致膠葛而難通考之說文陰本作侌又作霒从雲今聲云象雲氣謂雲雨之氣也陽本作昜从旦从勿勿象日氣謂旦日之氣也陰陽从自者專指山水之南北假借之字也古人造字有本義命名有專屬人之男女也禽之雌雄也獸之牝牡也猶氣之侌昜也本以二事對待而言也人之生死也晝夜之昏明也冬夏之寒熱也猶日之往來也本以一物有無而言也兩意本不相合而後人概以一例施之而又加以穿鑿附會之說宜其膠葛而不能通矣五行者五氣也行猶道也謂氣化流行之道也西書言化學謂大造陶鎔人物多以

養炭淡酸之四氣配合而成可以變化目驗而知乎謂養氣者木氣也炭氣者火氣也淡氣者金氣也酸氣者水氣也四氣之和合卽土氣之分王四季而調劑得中也盈天地間無非氣化之流行聖人以木火金水土指點五氣之形狀猶算學圖之甲乙丙丁樂律譜之五六工尺不過藉以記其邊角繪其聲音所謂木火金水土者謂其氣之似木似火似金似水似土非眞以五物爲五行也不然西人所謂炭氣者亦不過謂其氣之似炭耳豈眞以爲炭之氣也哉西儒

格物新書又有氣學電學詳論風雷之所以然云地氣受日熱之蒸輕而上騰他處之氣流動以補其缺謂之曰風加洗盤心之水旁水即流動以填其空至行有徐有疾一點鐘行五里者微風也行五十里者疾風也每方尺計力一斤一點鐘行百里者大風也每方尺計力四斤行二百里者即颶風矣每方尺計力十七斤極大之颶風一點鐘行三四百里每方尺有五十斤之力拔木傾舟勢極猛烈此其大略隨在皆然者也若在赤道迤北三十度內四季常吹東北風迤南二十七度內四季常吹東南風是因赤道永與日近其氣受日熱上升南北二方之氣時常流動以補其缺而地球向東左旋地氣乃輕浮之物不能隨地體速運故其氣斜向西而流也今海客在赤道之南北名其風爲恆信風又曰貿易風然其風在水面則然而在陸地則不然如閩廣江浙印度緬甸暹羅越南等處皆在赤道迤北三十度內而夏則吹南風冬則吹北風蓋赤道迤北多陸地地面之氣熱於水面之氣且夏季日行北陸其地爲尤熱熱則氣輕而上升故海風自南來補其缺若冬季日行南陸北極陰寒故朔風自北而來以補其空至赤道四五度而止朔風不過南半球也海外諸島地處赤道之中自巳至酉常吹海風自戌至辰常吹陸風亦因晝日陸熱於水故風從水至夜時水熱於陸故風從陸來皆此理也颶風即大旋風旋風名羊角由上而旋下颶風則由彼而及此大約在赤道南常自左而右則由東北而西南在赤道北常自右而左則由東南而西北颶風有路有中樞善行水者避其樞而向外則船可無恙是風雖暴烈亦可推測而知也雷電之氣磅礴乎宇宙藏於萬物之中隱而不顯惟以琥珀玻璃白蠟等摩擦於呢絲之上能喻毛髮紙片等物是即電氣之見端故其氣與喻鐵氣相同內具陰陽二性玻璃電氣有引力名曰吸電氣香膠電氣有推力名曰呼電氣二氣布物均平則無呼吸是爲萬物本然之所或時以物相摩擦熱氣鼓盪或相融化其均平之氣稍分而各顯其力內有同氣相近則相呼內有異氣相近則相吸必交相易而攪動以致均平始

復歸其本位積之愈厚乃合之愈速發之有光即爲電激之有聲即爲雷雷電本陰火大概因地面焚燬之物以及草木長養萬物融化溼氣蒸而生故傳引電氣各物不同易傳者如五金水木皮革之類難傳者如琥珀玻璃紫梗硫磺松香玉石絲棉之類金類與强水相融善發電氣西人製爲增減線以之運動機器傳遞文報瞬息千萬里功用不可殫述也天空雲霧稠密易引電氣因空氣較燥不能引電故雲霧爲獨引之物褐色雲載呼電氣白彩紅黃丹雲皆載吸電氣若有二雲相近一有呼氣一有吸氣所積之電合聚既多與其間不引之空氣相搏而勝二雲之電則交相入而發響生光乃雷電也電光隨易引之器而流先及金類後則溼物加塔頂屋角船桅樹梢禽獸在曠野人居高山遇之即燒中之即斃以其引電故也欲避其險亦可由他物傳引入地昔有西士佛蘭格林懸引電之竿通於地內以免其患竿以鐵爲之上下皆尖四周甚滑一竿可庇周土二十丈故泰西有避雷稍雷倣雷等法是雷雖迅烈亦可推測而知王者必以修省爲本其得聖人之意也夫

鄭注云疏曰敬天之怒無敢戲豫詩大雅文云風

疾雷爲烈者爾雅釋天疾雷爲霆霆宇衍或以霓爲電穀梁隱九年傳云陰陽相薄感而爲雷激而爲霆震雷也電霆也公羊何注雷疾者爲震初學記引五經通義云震與霆皆霹靂也爾雅郭注雷之急激者謂霹靂淮南兵略篇疾雷不及塞耳疾霆不暇掩目疾雷卽迅雷也爾雅又曰日出而風爲暴疾輪謂之頹頹扶搖謂之猋李巡注暴風從上來降謂之頹頹下也暴風從下升上故曰猋猋上也詩終風傳曰暴疾也說文烈火猛也引申之亦訓疾故方言云烈暴也說文又有颲云颲颲風雨暴疾也風俗通義云猛風曰颲讀若烈要之迅疾暴烈義皆相通故書曰烈風雷雨鄭君曰風疾雷爲烈不必以迅屬雷以烈屬風也

升車必正立執綏注周曰正立執綏所以爲安也說文徐鉉注引上題禮曰

正義曰朱注綏挽以上車之索也范氏曰正立執綏則心體無不正而誠意肅恭矣蓋君子之莊敬無所不在升車則見於此也曲禮君車將駕則僕執策立於馬前已駕僕展轡授綏駕奮衣由右上取貳綏跪乘執策分轡驅之五步而立君出就車則僕并轡授綏立乘驅之五步而立君旣乘則僕驅而騶至於大門君撫僕之手而顧命車右就車門遚溝渠必步凡僕人之禮必授人綏鄭注綏有二一是正綏擬君之升一是副綏擬僕人之升君初來欲上僕并六轡及策置一手中所餘一空手取正綏授與君令登車轉身向後引君上也少儀云僕於君子君子升下則授綏又云執君之乘車則坐僕者右帶劍負貳綏申之面拖諸臂以散綏升執下申之於前覆笭上也孔疏散綏副綏也綏既有二種明貳綏君綏其散綏則本繫於車僕者擧之而登車也蒙案禮記所云皆僕人授綏之儀而此經所云正立執綏者江氏謂方上車時御者授綏必正立於車下而挽之以升也既在車中則無所用綏矣曲禮君車將駕則僕執策立少儀皆無車上執綏之文賈誼容經云立乘以經立之容右持綏而左臂詘此說非也周禮夏官隸僕王行洗乘石注王所登上車之石也曲禮尸乘必以几

注尊者愼也昏禮婦乘以几注侚安舒也孔子升車或是履地而升不敢同於尊者也

周注云云疏曰說文綏車中靶也廣雅釋器靶謂之綏段氏云靶轡也轡在車前而綏則系於車中御者執以授登車者故別之曰車中靶也少儀曰車則脫綏執以將命綏本系於車中故可脫鄭璞注子虛賦曰綏所執以登車周注云正立執綏所以爲安故遂引申爲凡安之稱

車中不內顧注包曰與中不內顧者前視不過衡軛旁視不過騎轂也不疾言不親指

釋文車中不內顧音故魯讀車中內顧今從古也御覽色類引此文連下色施斯矣句

正義曰朱注內顧回視也視曰顧不過轂三者皆失容且戚人此一節記孔子升車之容皇疏內猶後也顧迴頭也升在車上不迴頭後顧也所以然者後人從己者不能常正若轉顧見之則掩人之私非大德之所爲故衛瓘云不掩人之不備也疾高急也在車上言易高故不疾言爲驚於人也故繆協云車行則搖式視馬尾顧不過轂注顧不過轂謂掩在後孔疏云若轉頭不得過轂過轂則掩人私也郎引論語車

此二章益可證車左銘之爲內顧矣崔銘中之正位即正立古位立通又案漢書成帝紀贊云升車正立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顏師古注不內顧者謂儼然端嚴不回顧也今論語云車中內顧說者以爲前視不過衡軛旁視不過騎轂與此不同然則師古所見之論語亦無不字說者云云乃包咸注是包氏亦依僞論爲說也蒙案曲禮車上不廣欬不妄指立視五嶽式視馬尾顧不過轂注顧不過轂謂掩在後孔疏云若轉頭不得過轂過轂則掩人私也郎引論語車

中不內顧以證蓋顧與視大不相同皇疏訓顧爲迴頭而訓內爲後意謂內卽迴字之假借不內顧者不回顧也禮云顧不過轂旁視及輢轂不迴顧輢轂以後此正不內顧之確證也若以內顧爲內視衡軛在輿之前兩轂在輿之外旣於顧字不確切又於內字不分明何如改從古讀連下三不字句法整齊而與禮經之顧不過轂義又恰相表裏於是知鄭君之大有斟酌也

包注云疏曰皇疏車牀名輿故云輿中也釋文云一本作車中邢疏作居中者非衡轅端橫木軛縛於衡以駕馬頷者曲禮立視五嚮式視馬尾五嚮較衡軛爲遠馬尾較衡軛爲近禮注立平視也嚮猶規也謂輪轉之度孔疏車輪一周爲一規乘車之輪高六尺六寸徑一圍三一規爲一丈九尺八寸五規爲九丈九尺六尺爲步總爲十六步半也邢疏云在車上得視前十六步半而此注云前視不過衡軛者禮言平御鼈色部連引車中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色斯舉矣爲一類皇疏謂孔子觀人顏色而舉動引繆協云自親指以上鄉黨拘拘之禮應事適用之跡詳矣下視則少俯故不及衡軛衡軛至輿前十尺可容馬而御者之策及之較之五嚮爲甚近較之馬尾爲已遠矣皇疏旁兩邊也輢倚暨在車箱兩邊邢疏言孔子在車一承較者也轂在箱外當人兩邊邢疏言不過輢轂之後是從曾中前視不過衡軛之前傍視不過輢轂之後是從曾讀內顧之說也注中不字後人所加

色斯舉矣注馬曰見顏色翔而後集注周曰迴翔審不善則去之翔而後集觀而後下止也

正義曰朱注言鳥見人之顏色不善則飛去迴翔審視而後下止人之見幾而作審擇所處亦當如此上下必有闕文矣黃先生曰色謂人物色之也韓詩外傳二引經義如此王伯申曰漢人多以色斯二字連讀色斯者狀鳥舉之疾也引論衡定賢篇及漢碑文爲證亦一義也朱子云有闕文李安溪姚秋農云弟子欲記夫子贊雉之言而記此以明時之義經中記事如此者甚多無闕文也蒙案邢疏本以此二句另爲一節言孔子之審去就後一句以飛鳥喻也故太平御覽色部連引車中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色斯舉矣爲一類皇疏謂孔子觀人顏色而舉動引繆協云自親指以上鄉黨拘拘之禮應事適用之跡詳矣

有其禮而無其時蓋天運之極也將有遠感高興故邑斯舉矣翔而後集惟程子外書疑其簡編脫錯始置此二句於時哉時哉之下談經苑引講錄又以此二句置三嗅而作之末朱子亦據胡氏謂雉之飛決起其止也下投無翔集之狀故雖與下通爲一節注中仍謂二句上下必有闕文其謂色舉翔集即雉欲移山梁雌雉一句冠於首則始於陳定宇也然攷說文集羣鳥在木上也本从三佳省从一佳翔同飛也爾雅鳦烏醜其飛也翔淮南覽冥訓注翼不搖曰翔所謂動容周旋中禮盛德之至也眞西山曰色斯舉矣一往而嘆崇不過丈修不過尋三丈而況乎雌雉子飛同翔非其所能也斯二句蓋以靈鳥之見色而舉喻聖賢之見幾而作論衡定賢篇曰大賢之涉世也翔而有集色斯而舉賈誼弔屈原文鳳皇翔於千仞兮覽德輝而下之見細德之險微兮遥增擊而去之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易曰見幾而作不俟終日非知幾之如神其孰能與于斯乎夫子周流列國倦飛知還道大莫容居安終老歎

鳳鳥之不至感麟出之非時誦詩讀書甯雞口不爲牛後飯疏飲水甘雌伏不克雄飛偶跋涉於山梁談飲啄之雌雉因而復有時哉一歎記者連類而敘之義雖相承而意固各有所在也詩云緜蠻黃鳥止於邱隅子曰于止知其所止可以止則止可以速則速乃聖人之所以時者也斯矣字而後字皆下時字伏脈易艮彖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鄉黨一編無處不有時字而點睛結局於此所謂動容周旋中禮盛德之至也眞西山曰色斯舉矣一往而嘆崇不過丈修不過尋三丈而況乎雌雉子飛同翔非其所能也斯二句蓋以靈鳥之見色而舉喻聖賢之見幾而作論衡定賢篇曰大賢之涉世也翔而有集色斯而舉賈誼弔屈原文鳳皇翔於千仞兮覽德輝而下之見細德之險微兮遥增擊而去之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易曰見幾而作不俟終日非知幾之如神其孰能與于斯乎夫子周流列國倦飛知還道大莫容居安終老歎

矣去之速也衛靈問陳而孔子行魯受女樂而孔子去即此意也翔而後集就之遲也伊尹俟湯三聘而後起太公伯夷聞文王善養老而後出即此義也古所謂三揖而進一辭而退雖相見聚會之閒猶謹諸此況仕止久速之際乎後世如漢穆生以楚王戊不設醴而去諸葛武侯必待先主三顧而後從之皆有得於此者

馬注云云疏曰云見顏色者說文色顏气也是用色之本義也公羊哀六年傳皆色然而駭注驚駭貌是

即色斯連文之義色斯猶色然也訓舉爲去者楚辭
自悲篇願離羣而遠舉注舉去也西京賦鳥不暇舉
注飛也晉語舉而從之注起也是去謂飛起也
周注云云疏曰云迴翔審觀者說文翔回飛也考工
記矢人後弱則翔注迴顧也訓集爲下止者淮南說
山訓雨之集注下也詩集于苞栩傳止也又廣雅釋
詁集就也就與集雙聲
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子路其之三嗅而作注言山梁
雌雉得其
時而人不得時故歎之子路以其時物故其
具之非其本意不苟食故三嗅而作作起也

釋文梁音良時哉一本作時哉時哉其本又作供几
用反又音恭三息暫反又如字嗅許又反皇本共作
供藝文類聚御覽引作拱蜀石經嗅作戛玉篇引作
齅五經文字曰說文齅經典相承作嗅論說借臭字
爲之文選七發注引曰上有子字又引鄭注梁作梁
後漢書班固傳注御覽引俱無時哉重文
正義曰皇疏此記孔子因所見而有歎也孔子從山
梁閒過見有雌雉逍遙得時所以有歎言人遭亂世
翔集不得其所是失時矣不如山梁閒之雉十步一
啄百步一飲爲得其時故歎之也獨云雌者因所見
而言也子路不達謂是時月之味故馳逐得雉煮熟
而進以供饗孔子乖其本心故先三嗅氣而後乃起
亦如得食不食之閒也引顧歡云夫俶遲一邱雉之
道適也不以剛武傷性雌之德也故於翔集之下繼
以斯歎而仲由之獻偶與歎不諧若即饗之則事與
情反若棄而弗御則似由也有失故三嗅而起事雙
合矣又引虞氏贊曰色斯舉矣翔而後集此以
人事喻於雉也雉之爲物精儆難狎譬人在亂世去
危就安當如雉也曰山梁雌雉時哉以此解上義也
時者是也供猶設也言子路見雉在山梁因設食物
以張之雉性明儆知其非常三嗅而作去不食其供
也蒙案說文雉有十四種爾雅釋鳥鷷諸雉鷮雉鷸
雉鳲雉鷩雉秩秩海雉鸐山雉鶾雉鶡雉絕有力
奮伊洛而南素質五采皆備成章曰翬江淮而南青
質五采皆備成章曰鷮南方曰鶡北方曰
鵧西方曰鶡易說卦傳離爲雉周禮大宗伯土執雉
以其體備文明性秉耿介也雌而貴雉者剛而能柔
也文選七發注及釋文皆引鄭君注云孔子山行見
一雌雉食其梁粟似鄭本梁作粱然既以山梁連文
則不得以爲粱粟也皇疏云梁者以木架水上可踐

渡之處說文梁水橋也爾雅釋宮隄謂之梁注卽橋也或曰石絕水爲梁引申之通水不通水凡中高者皆可謂之梁周禮敝人司農注梁水偃也水經濟水注梁水隄也何義門又以高嶺爲梁黃先生謂梁本水橋之名引申之凡兩端低而中隆起者謂之梁屋之梁木車之梁軨皆同則山之中隆起者曰山梁亦一義也其說文同也本義也皇本作供設也爾雅具也廣雅進也養也盧氏謂子路因設食物以張之以驗雉性之明敏與上文意相關通藝文類聚太平御

覽引作拱爾雅拱執也曰覽季秋紀審已篇云子路揜雉而復釋之高與倉形相近皆執取之意子路因欲執而供張雉性明敏雖欲執而不獲意亦可以互通也至以供爲向雉而拱立或謂烹雉而供具子路應不如是之愚也嗅古本作臭皇疏謂鼻歆其氣邢疏亦謂三嗅其氣並如字解玉篇引作臭說文止有臭云以鼻就臭也讀若嚳牲之嚳五經文字曰說文臭字爲之是張參所見論語本作臭謂鳥三次嗅所供之物而不食遠去也朱子引劉聘君謂嗅當作臭古闕反說文臭犬視

上文色舉翔集之意有何關會況乎大戴禮論本荀子三臭作三侑臭乃假借之字也至程子外書謂嗅近唄字書齋夜話謂三嗅作三歎釋雅謂或作三噫類篇引而作爲迮則愈出愈奇而不可究詰矣古史孔子弟子傳曰山梁雌雉子路拱之孔子歎之曰時哉三嗅而作以爲好鬬而死自取之也而豈其時哉然而子路終不悟此更意想附會之談也

見上節也

何注云云疏曰皇本而作作而起無作起也注以已

先進第十一　釋文凡二十三章注疏本子曰同也其庶乎子曰論篤是與皆連上為章朱注分之故二十五章又德行顏閔本合上章皇本分之則二十四章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注包曰先進後進謂士先後輩也禮樂因世損益後進與禮樂俱得時之中斯君子矣先進有古風斯野人也釋文先進包云謂仕也鄭云謂學也

正義曰儀禮喪服傳疏引鄭注野人麤略也朱注先進後進猶言前輩後輩野人謂郊外之民君子謂賢士大夫也程叔子曰先進於禮樂文質得宜今反謂之質樸而以為野人後進之於禮樂文過其質今反謂之彬彬而以為君子蓋周末文勝故時人之言如此不自知其過於文也皇疏云野人質樸之稱也君子會時之目也孔子言以今人文觀古古質而今文文則能隨時之中此故為當世之君子也質則樸素而違俗是故為當世之野人也皇疏申注得時之中為中式之中非中庸之中故釋文讀中為丁仲反是意正程子所本夫子嘗曰文勝質則史質勝文則野

文質彬彬然後君子所謂君子者猶言大雅君子也
雅之言夏也華也得時合式之人皆以爲華曄爲都
麗失時違俗之人則以爲鄙陋爲樸野豈知周室之
尙文監於二代文中有質質中有文所謂禮之用和
爲貴先王之道斯爲美寶爲文質彬彬之君子而周
末文過乎質流弊已近巫史記所謂虞夏之文不
勝其質殷周之質不勝其文者正謂此輩而猶詡詡
然自以爲大雅之君子而反以先進之得中爲野人
也故先進之於禮樂非眞野人也而自當時視之則
視之則以爲君子也其所謂中中其所中非吾所謂
中也

包注云云疏曰此節注邢本題孔曰而皇本則以爲
何解下節注皇本題苞氏曰而邢本則以爲何解釋
文出先進二字曰包云謂仕也鄭云謂學也似下節
皇本苞氏曰三字當依釋文移於此節蓋此注乃包
曰而非孔曰至下節注云歸之純素則何氏老莊宗
旨也士先後輩皇本作士與鄭君指學者意正合是
也邢本士作仕奉合下章皆不及門也謂不及仕進
之門則此謂不從於陳蔡得仕進者因以先進爲先
輩仕進之人當襄昭之世後進爲後輩仕進之人當
定哀之世附會支離不可究詰於禮樂注云後進與
禮樂黃先生謂當作禮與樂二字誤倒而或又因此
鑿說者非也

如用之則吾從先進注將移風易俗歸之純素
先進猶近古風故從之
正義曰朱注用之謂用禮樂孔子既逃時人之言又
自言其如此蓋欲損過以就中也陸氏稼書曰此一
章是聖人欲以周初文質得中之禮樂挽周末文勝
之禮樂周初文武周公制作蠲善當時風俗純厚用
禮樂者莫不彬彬文質得中絕去浮僞是先進於禮
樂也及至春秋之時風俗日敝不但敢於奢僭即猶
是禮樂而周旋裼襲之際聲音節奏之閒頓覺今昔
不同是後進於禮樂也昔固未嘗樸也以今之日習
於華者較之覺昔之樸矣昔固未嘗拙也以今之日
習於巧者較之覺昔之拙矣由是翕然一辭指先進
爲野人後進爲君子其始不過一二浮薄之輩開此

風氣漸而謹愿者亦復爲之矣其始不過一二少年之士創此議論漸而老成者亦共和之矣世皆若此或恐一人獨異不無戾俗之累而勉强從之或乍見而驚喜習久而相忘遂且靡然從之當此之時而無人焉維持挽回日甚一日風俗之弊可勝道哉故夫子甘受野人之譏不敢自附於君子之列雖知積重之勢非一人所能勝而存一線於禮崩樂壞之時俾天下猶知有文武周公之舊庶幾中流砥柱哉儒者卓然自立當爲轉移風氣之人而不爲風氣所轉移之人當江河之日下正賴聖賢之主張去得一分俗見存得一分古道即令儇巧浮薄之徒哄然笑爲腐儒亦何損於我哉蒙棄皇疏申注以先進爲五帝以上後進爲三王以還周末文勝非野人亦非君子欲其爲後進彬彬之君子當用先進質樸之野人歸之純素以救其失精義引程明道說亦謂孔子患時之文弊而欲救之以質此即棘子成以質勝文之意卑三王高五帝還純返樸其漸將留人於老莊抑知夫子嘗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中庸又曰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從先進即從周從周者從周之先進也蓋周之先進監於二代文質得中在時俗則以爲質樸之野人而於禮樂則實爲彬彬之君子故朱子以爲損過就中也

何注云去疏曰皇疏云先進比三王乃爲古比結繩則爲今故云近古此老莊好高之說也此注當依邢本作何解而移皇本苞氏曰三字於上節蓋釋文以上節爲包注而非孔注也

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注鄭曰言弟子之從我而厄於陳蔡者皆不及仕進之門而失其所也

釋文從才用反皇本門下有者字

正義曰朱注孔子嘗厄於陳蔡之閒弟子多從之者此時皆不在門故孔子思之蓋不忘其相從於患難之中也韓李筆解云門謂聖人之門是也上云從我則及門者及我之門也鄭注仕進二字未免添說皇疏引張憑謂天地將閉君子道消而恨二三子不及開泰之門更屬支離黃先生曰古者王宮有門闕之學教王世子及國子見周官師氏諸侯在公宮南之

左亦仿天子門闕之學漢書食貨志云春秋出民里
胥坐於右塾鄉長坐於左塾塾者門側之堂學記所
謂古之教者家有塾里有門塾之學也惟其古之學
制如此故以弟子爲門人以同門爲朋以親受業者
爲及門夫子以前之患難相從而追溯之則曰不及
門據江氏鄉黨圖考所列年表孔子五十七歲去衛
過曹適宋及鄭而至陳五十九歲去陳適衛六十復
至陳六十二自陳遷蔡六十四往返於蔡葉自楚返
衛至六十六還魯陳蔡去魯最遠爲時又最久全賴

從者日夕相親以消客中旅況過後安得不思絕糧
之厄不過一時一事耳史記敘絕糧事於吳伐陳楚
救陳軍於城父之後在哀公六年於是楚昭王使人
聘孔子孔子將往拜禮而陳蔡大夫發徒圍之故孔
子絕糧於陳蔡之閒朱子辨之曰是時陳蔡臣服於
楚若楚王來聘孔子陳蔡大夫安敢圍之且據論語
絕糧當在去衛如陳時時在哀公二年江氏曰朱子
食則兵圍之事孔氏已不信之矣蒙案陳蔡絕糧之
阨孔注謂在哀元年朱注謂在哀二年均不可信江
氏敘絕糧於哀四年自陳遷蔡之時然自四年至六
之時論語云從我於陳蔡孟子云君子之阨於陳蔡

年夫子所往返皆不出陳蔡之閒追憶從行不必專
爲與難也至陳蔡兵圍之事莊子三言之史記敘於
哀六年荀子謂居桑落之下楊倞以爲九月時是并
有時月可紀矣太史公博極羣書去聖未遠其說似
非無本當是時也陳已縣而復封蔡既遷而非舊陳
蔡之故地多屬於楚夫子之適陳適蔡固無異於適
楚也春秋之作也內中國而外四夷戎狄是膺荆舒
是懲子豈屬意於楚哉子嘗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
變至於道魯衛之政兄弟也夫魯與衛王道之遺也
在陳蔡之閒而隱使屬邑大夫發兵圍之以阻其行
蓋惟恐葉公之欲用之也而未知昭王之已聘之也
迫使子貢見昭王而興師來迎解圍以免將以書社
地七百封孔子而子西乃顯然阻之曰王之使使諸
侯有如子貢者乎王之輔相有如顏閔者乎王之將
率有如子路者乎王之官尹有如宰予者乎夫文王
在豐武王在鎬百里之君卒王天下今孔某得據土
壤賢弟子爲佐非楚之福也昭王乃止子西之阻封
書社猶公斂處父之諫墮三都也知有霸而不知有
王知有私而不知有公卒使夫子之道不行於天下
子乃不得已而始屬意於楚焉欲黜霸以崇王思用

道之將行將廢也與命也晏子之於齊伯玉之於衛
葉公之於楚皆屬無可奈何也由是而遷陳反衛歸
老宗邦同憶如陳三年遷蔡又三年其爲時最久而
去魯又最遠藉非有葉公子豈惓惓屬意於楚哉參
衛靈篇絕糧章
鄭注云云疏曰云仕進之門者焦氏理堂曰書堯典
闢四門鄭君注卿士之職使爲己出政教於天下言
四門者亦因卿士之私朝在國門舊有東門襄仲朱
有桐門右師是後之取法於前也孔疏引此注又引

論語云門者行之所由故以門言仕路孔以闕門爲
求賢之路鄭以門爲卿士之家則及門者謂仕於卿
大夫之私朝也周禮大司馬辨名號之用帥以門名
注帥謂軍將以門名者所被徽識如其在門所樹者
也軍將皆命卿春官小宗伯掌三族之別其正室皆
謂之門子注正室適子也將代父當門者也襄九年
戲之盟鄭六卿及其大夫門子皆從鄭伯注門子卿
之適子是卿以門名子稱門子其仕於卿大夫之門
則謂之及門矣
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
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
漢文德行下孟反鄭云以合前章皇侃補遺古本德行上有子曰二字史記弟子傳鹽鐵論殊路章以政事處言語上後漢書文苑傳以言語列文學下
正義曰朱注弟子因孔子之言記此十人而并目其
所長分爲四科孔子教人各因其材於此可見外注
引程伯子曰四科乃從夫子於陳蔡者爾門人之賢
者固不止此曾子傳道而不與焉故知十哲世俗論
也蒙案釋文邢疏皆云鄭氏以合前章此程朱二子

所本也然物觀考文補遺謂古本上有子曰二字史
記弟子傳於冉伯牛云孔子稱之爲德行又云孔子
以仲弓爲有德行孔子以爲子游習於文學新序雜
事篇孔子曰言語宰我子貢是漢儒皆以此一節爲
孔子之言而筆解又引說者曰字而不名非夫子云
故皇氏雖別爲一章而疏云此章初無子曰者是記
者所書並從孔子印可而錄在論中也孔子門徒三
千而惟有此十人名爲四科者王弼曰此四科各舉
其才長也弟子才不徒十蓋舉其美者以標業分名

其餘則各以所長從四科之品顏淵德行之後尤兼之矣范甯曰德行謂百行之美也言語謂賓主相對之辭也政事謂治國之政也文學謂善先王典文也蓋孔門所設有四教故弟子所長有四科文即文學也行即德行也忠則專於政事盡心爲國也信則長於言語修辭立誠也困學紀聞謂四教以文爲先由博而反約四科以文爲後自本而及末記者因夫子既有四教之條規遂就七十二子中之得力四教分長四科者約舉此十人以標其品目而其餘或專或兼或先或後皆得以類相從故史記弟子傳於受業身通者七十二人皆異能之士下即接以德行云云三十字鹽鐵論殊路章云七十子有名列於孔子之門皆諸侯卿相之才可南面者數人政事冉有季路言語宰我子貢則此一節本統賅七十二子而撮舉其有名者非謂止此十人亦非必牽屬陳蔡時言也乃唐開元時據此妄立十哲之名以從四配之下抑孔也顏子於聖人之言默識心通無所疑問故夫子知十人之外大賢如曾子有子已不可解而其餘如公西子華漆雕子開澹臺子羽顓孫子張南宮子容公冶子長原子思宓子賤高子羔商子木曾皙樊遲孺悲等皆願見於經傳而何以不列其中鄭君聯合上節謂皆從陳蔡之人抑亦不得其說而爲之辭也然而陳蔡之時閔子騫冉伯牛諸人從與不從已無可攷即如冉求一人史記明言於哀公三年爲季康子所召又三年而後及陳蔡之難其時冉子正仕魯至哀公十一年尚爲季氏帥師戰清見於左傳則此一人明明不從陳蔡而其餘可推矣況乎師弟之親同歷甘苦事後追憶此亦情理之常何必條分四科之專長適滿十人之盈數一若文王之四友武王之十亂然者記者何不憚煩哉

子曰問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注孔曰助猶益也言同聞言即解無可發起增益於己也釋文說音悅

正義曰朱注助我若子夏之起予因疑問而有以相長也顏子於聖人之言默識心通無所疑問故夫子云然其辭若有憾焉其實乃深喜之皇疏引孫綽曰所以每說吾言理自元同非爲助我也言此欲以曉

眾且明理也此說似太高妙

孔注云云疏曰云助猶益者說文助佐也小爾雅佐也孟子助者藉也注藉借也有佐助有借助則有益於我故云猶益也訓說爲解者說文說釋也从言兌兌爲澤澤猶釋也詩氓箋說解也聞言而解釋則怡懌故引申爲悅樂爲喜悅

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聞於其父母昆弟之言注陳曰言閔子騫爲人上事父母下順兄弟動靜盡善故人不得有非聞之言也釋文聞聞如字

正義曰皇疏申注云聞猶非也言子騫至孝事父母兄弟盡於美善故凡人物論無有非聞之言於子騫者也是以人不聞言謂無非聞其父母昆弟之言也又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子羽者澹臺滅明之字也德行顏淵節本或記弟子傳孔子曰天下無行多爲家臣仕於都唯季次未嘗仕季次者公皙哀之字也又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子羽者澹臺滅明之字也德行顏淵節本或

別爲一章而首題子曰字史記新序等書又引爲孔子之言蓋師生猶父子李習之答王載言書云師之於門人則名之於朋友則字而不名稱之於師則雖朋友亦名之此稱謂之常也而五倫之朋友即賅三本之師徒其於年幼則名之或於年長則字之此亦情理之常不必拘春秋書字以褒者十二人而謂師不字徒也況乎孝哉閔子騫謂人述其父母昆弟之言師不可字徒父母反可字其子也哉惟是古今大孝莫過於舜書堯典曰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

蒸父不格姦孟子述逸書曰祇載見瞽瞍夔夔齊栗瞽瞍亦允若又曰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以舜之大孝惟能使其父母底豫允若不至於姦而閔子能化父母兄弟動靜盡善人無可閒之言是直過於舜矣論衡知實篇引此經而申之曰虞舜大聖隱藏骨肉之過宜愈子騫何故使人閒非父弟充疑舜之不及騫子謂騫之必不能過於舜也蓋閒之本義說文訓隙从門中見月會意廣雅訓諟小爾雅訓非皆引申之義釋文謂閒廁之閒那疏謂閒廁非毀者是

也淮南說林訓曰骨肉相愛讒賊閒之而父子相危顏氏家訓兄弟篇曰譬猶居室一穴則塞之一隙則塗之則無頹毀之慮如雀鼠之不鄙風雨之不防壁陷楹淪無可救矣僕妾之爲雀鼠妻子之爲風雨甚哉閔子處後母昆弟之閒易生閒隙而能事之以孝待之以誠卒使讒閒之人不能乘隙而閒隔斯其所以爲孝也藝文類聚引說苑閔子騫兄弟二人母死其父更娶復有二子子騫爲其父御車失轡父持其手衣甚單父歸呼其後母兒持其手衣甚厚溫卽謂

極浸潤膚受之愬中之於隱微夜半枕上之啼劫之以生死神明顚倒是非混淆卒之天親不及路人骨肉竟如仇敵覆盆受屈無以自明同室操戈由來已漸嗟嗟膝之莫及傷泣血其誰知天壤雖寬無可逃生之路輪臺後悔徒下罪己之詔蔡世子之爲蔡戾太子之爲戾千古所以同慨也閔子留遺後母一事上全父母父母無不鑒其誠下安弟兄兄弟無不感其德本處易閒之地而使無閒之可乘本當難言之時而使無言之可議大舜而後閔子一人而已夫子所以獨稱其孝哉史記云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春秋繁露俞序篇云仲尼之作春秋也子夏言有國家者不學春秋無以見前後旁側之危蓋深儆其閒也又云子貢閔子公肩子言其切而爲國家資然則閔子其得力於春秋者歟亢倉子順道篇閔子騫問孝於仲尼退而事之於家三年人無閒於父母兄弟之言是則閔子之孝固常奉教於夫子者也

陳注云疏曰以昆弟爲兄弟者戴氏東原曰兄弟與昆弟在儀禮喪服爾雅釋親截然有辨喪服記曰兄弟皆在他邦加一等不及知父母與兄弟居加一等傳曰何如則可謂之兄弟傳曰小功以下爲兄弟此傳中引傳相證明也蓋惟小功以下漸卽於疏故加等若大功以上則昆弟也世父母叔父母也從父昆弟也豈可以皆在他邦及少孤相依而加等哉期與大功之親分當相恤其不相恤是賊其性者也小功以下而相恤斯進之也記又曰夫之所爲兄弟服妻降一等篇內明言夫之昆弟無服此兄弟服卽所謂小功者兄弟之服是也謂夫爲之小功者妻降一等則緦如從祖祖父母從祖父母及外祖父母從母在緦麻章此降一等之謂在小功章夫之諸祖父母在緦麻章夫爲之小功者妻降一等之謂禮記服問篇公子之妻爲公子之外兄弟謂爲夫之外祖父母從母緦也外親之服惟外祖父母以尊加從母以名加此二者小功其餘皆緦夫爲之緦者妻降一等則無服禮之稱兄弟通乎尊卑如是爾雅釋親曰父之黨爲宗族母與妻之黨爲兄弟又曰婦之黨爲婚兄弟增之黨爲姻兄弟通其義凡同姓異姓

既漸即於疏者而與之相親好皆得稱兄弟在喪服則小功以下為兄弟散文則昆弟亦曰兄弟以是求之諸經傳記其義例異同可無扞格矣黃先生曰昆說文作鯤爾雅作暴今借作昆皇疏昆明也尊而言之也案昆同也言同父者也禮喪服經傳與記凡曰昆弟皆指同父者也凡曰兄弟小功以下之親也其大功小功緦服親有稱昆弟者曰從父昆弟曰從祖昆弟曰族昆弟別之也爾雅母妻之黨為兄弟與喪服記引傳曰小功以下為兄弟正同則族之疏者與異姓皆曰兄弟者正也爾雅釋親從母之男子為從母昆弟喪服緦三月章曰從母昆弟此古人於從母加親而服重於舅之例故以昆弟稱之變文也仍別言之也猶兄弟姊妹異稱而女兄弟有通稱之類也戴氏說未暢為申證之如此臧氏鏞堂曰昆弟者一體之親故自同父同母下至同族均有是稱一本之誼也至兄弟雖亦昆弟之通稱對言之則有親疏之別故自大功以上為昆弟小功以下為兄弟若推廣言之不特同姓之親通為兄弟即父黨母黨妻黨均有兄弟即父黨母黨妻黨均有兄弟之稱又兼異姓言之矣今各引經以證之說詳拜經堂文集

南容三復白圭注孔曰詩云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南容讀詩至此三反覆之是其心愼言也　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

釋文三息暫反又如字妻七細反

正義曰大戴禮衞將軍文子篇子貢對曰獨居思仁公言思義其聞之詩也一曰三復白圭之玷是南宮紹之行也夫子信其仁以為異姓異姓謂壻也子貢即據此經為說偽家語讓之以為弟子行篇邢疏謂此即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者也弟子各記所聞故又載之朱子外注引范氏曰言者行之表行者言之實未有易其言而能謹於行者南容欲謹其言如此則必能謹其行矣蒙案史記世家載魯南宮敬叔言於魯君請與孔子適周魯君與之一乘車兩馬一豎子俱適周問禮於老子老子送之曰吾聞富貴者送人以財仁人者送人以言曰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議人者也博辯廣大而危其身者發人之惡者也為人子者毋以有己為人臣者毋以有己又

家語孔子觀周入太祖后稷之廟右階之前有金人三緘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愼言人也戒之哉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事多患安樂必戒無行所悔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勿謂不聞神將伺人戒戒不滅炎炎若何涓涓不壅終爲江河綿綿不絕將成網羅毫末不札將尋斧柯誠能愼之福之根也曰是何傷禍之門也強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盜憎主人民怨其上君子知天下之不可上也故下之知衆人之不可先也故後之溫恭自牧一日之中三復此詩然古人三九等字甚言其多且久不必限定三數猶子路終身誦之何以預知其終或解夫人曰臧否士之常忍笞之若是夫人曰愛其女者必取三復白圭之士妻之今獨產一子使知讒命而出語忘親豈可久之道哉因涕泣不食謝氏之教子其得夫子擇壻之意者哉

孔注云云疏曰此詩大雅抑篇第五章之句序云衛武公訓厲王亦以自警也毛傳玷缺也鄭箋斯此也玉之缺尚可磨鑢而平人君政教一失誰能反覆之三讀息暫反孔注謂讀詩至此三囘反覆大戴禮謂一日之中三復此詩然古人三九等字甚言其多且久不必限定三數猶子路終身誦之何以預知其終

季康子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囘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

釋文本無季字云一本作季康子鄭本同好呼報反皇本高麗本亡下有未聞好學者五字與前章語同此節與下季子然節皆當以問字讀斷

正義曰皇疏引孫綽云不應生而生爲幸不應死而死爲不幸此與哀公問同而答異者一云緣哀公有遷怒貳過之事故孔子因答以箴之康子無此事故

不煩言也此說邢疏用之又一云哀公是君之尊故須具答而康子是臣爲卑故略以相酬也此說本於江熙而朱子引范氏曰用之邢疏又謂季康子僭執政大夫故言氏稱對王柏論語通義曰前有季康子兩問無對字則知此對字疑誤矣

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爲之椁 注孔曰顏路顏淵之父也家貧故欲請孔子之車賣以作椁

釋文車音居無椁古廓反皇本椁作槨論衡潛夫論史記索隱兼明書引皆同說文本从槨即椁字也考文足利本高麗本皆無以爲之椁四字釋文出無椁下作音豈本亦無之歟

正義曰朱注椁外棺也請爲椁欲賣車以買椁也皇疏引繆協曰顏路之家貧無以備禮而顏淵之德美稱於聖師喪予之感痛之愈深二三子之徒將厚其禮路卒情而行恐有未審制義之輕重故託請車以求聖教也蒙案下節引江熙云不許路請且塞厚葬似請車欲爲厚葬之資不徒賣以作椁故本或無以爲之椁四字盡爲椁特厚葬中之一事鯉也無椁子亦舉此一事以塞厚葬之非禮是顏路之請列言後謙辭外注引胡氏曰孔子遇舊館人之喪嘗脫驂以賻之矣今乃不許顏路之請何耶葬可以無

路雖愛子之才不應若是之戀也

孔注云云疏曰史記弟子傳顏無繇字路路者顏回父父子嘗各異時事孔子索隱引家語云顏由字季路回之父也孔子始教於闕里而受學焉少孔子六歲

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椁吾不徒行以爲之椁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 注孔曰言己從大夫之後不可以徒行是謙之辭也 疏孔子之子伯魚也孔子時爲大夫故言吾從大夫之後不可以徒行是謙之辭也皇本吾下有可字不可上有吾以二字考文高麗本同鯉下無也字史記弟子傳才作材可下有以字論衡引同

正義曰皇疏引繆協云子雖才不可貪求備雖不才而豐儉亦各有禮制之由父故鯉也死而無椁也江熙云不可徒行距之辭也可則與故脫左驂以賻舊館人不可則距故不許路請也鯉也無椁將以距之且塞厚葬也朱注言鯉之才雖不及顏淵然已與顏路以父視之則皆子也孔子時已致仕尚從大夫之列言後謙辭外注引胡氏曰孔子遇舊館人之喪嘗脫驂以賻之矣今乃不許顏路之請何耶葬可以無

椁驂可以脫而復求大夫不可以徒行命車不可以
與人而鬻諸市也且爲所識窮乏者得我而勉强以
副其意豈誠心與直道哉或者以爲君子行禮視吾
之有無而已夫君子之用財視義之可否豈獨視有
無而已哉蒙案曲禮不敢與世子同名孔疏引異義
公羊說臣子先死君父猶名之孔子云鯉也死是已
死而稱名左氏穀梁說既沒稱字而不名許君謹案
以爲論語稱鯉也死時實未死假言死耳是惑於史
記顏子少孔子三十歲之文也鄭君駁之以爲鯉也
死是實死未葬以前也云設言死凡人於恩猶不然
況賢聖乎是鯉與閔卒之先後當以此經爲斷乃王
肅好與鄭難家語猶用許君之說而邢疏轉引以釋
此經毛大可稽求編云史記弟子傳顏淵少孔子三
十歲至二十九歲髮盡白蚤死家語亦云顏淵少孔
子三十歲二十九歲而髮白三十一歲早死舊家語
本原是三十一坊本訛作三十二觀史記三注皆云
夫子六十一歲顏淵死若三十二歲則孔子六十二
矣據史記則三十加二十九在夫子當五十九歲據

六十二又明年去葉返蔡爲六十三是年當陳蔡之
厄爾時子路慍見子貢色作匪兕之歌獨顏淵能解
之則是夫子六十三時顏子依然在也即自是以後
自楚返衛自衛返魯凡論語所記顏子言行可與世
家參考者多在夫子六十以前豈有其人已死而尚見行事且載其言語者嘗考顏淵之死公
羊傳及史記世家所載年月實在哀公十四年春狩
獲麟之際夫子是時已泣麟矣而顏淵子路同時俱
死因連呼喪予祝予而有道窮之歎則是顏淵之死

在夫子七十一歲非六十一歲在哀公十四年非四
年其閒舛錯所爭確以十年爲斷則必弟子列傳所
云少孔子三十歲者原是四十歲之誤古人二三四
字多用積畫往往互譌如梁鱣在史記少二十九歲
而家語則三十九季羔在史記少三十歲而家語則
四十歲言游在史記少四十五歲而家語則三十五
樊須在史記少三十六歲而家語則四十六子賤在
史記少三十九歲而家語則四十九向使顏淵少四
十歲則前後蹤跡俱無所誤而以此考伯魚之死則

剛在淵死之前案家語夫子年十九娶宋之上官氏
又一年而生伯魚則伯魚之生在夫子已二十歲矣
史記云伯魚年五十先孔子死以二十加五十正當
夫子七十歲爲哀公之十三年是魚死在七十歲淵
死在七十一歲先後相距剛值一年鯉死之諭引痛
正切如此則論語可讀而史記諸書皆可據矣孔子
年譜闕里志載哀公十二年孔子六十九歲子思生
伯魚卒後數月顏淵亦卒故閻百詩等以顏淵少孔
子三十七歲聖門通考及至聖編年世紀俱以顏子

少孔子三十八歲蓋因子貢嘗曰昔者夫子於顏淵
如喪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是顏淵之死後於伯魚
而實先於子路故早校一二年然要皆意言而無所
據也
孔注云云疏曰邢疏案孔子世家定公十四年孔子
年五十六由大司寇攝行相事魯受女樂孔子遂適
衛歷宋鄭陳蔡晉楚去魯凡十四歲而返乎魯以哀
公十六年卒時孔子年七十三顏淵卒時孔子年六
十一伯魚卒時孔子年七十左右皆非在大夫位時

耶徒皇疏訓步邢疏徒猶空也步行也謂無車空行也步行
謂之徒行左襄元年傳敗鄭徒兵於洧上杜注徒兵
步兵也
顏淵死子曰噫注包曰噫痛傷之聲也天喪予天喪予注天喪予者若喪己
再言之者痛惜之甚也
釋文噫於其反又如字亡也舊息浥反漢書董仲舒傳贊引子作余
正義曰朱注悼道無傳若天喪己也蒙案公羊哀十四年傳云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天喪予子路死子曰噫天祝予西狩獲麟孔子曰吾道窮矣何休注予我也天

生顏淵子路爲夫子輔佐皆死者天將亡夫子之證也史記世家於魯哀公十四年云顏淵死子曰天喪予及西狩見麟曰吾道窮矣明歲而子路死於衛孔子病夢奠兩楹年七十三以魯哀公十六年四月己丑卒是顏淵卒於獲麟之前子路卒於獲麟之後一年再一年而哲人其萎矣
包注云疏曰一切經音義引說文噫飽出息也字亦作餧譆釋名噫憶也憶念之故發此聲噫之也
檀弓噫弗果從鄭注不寐之聲後篇噫言遊過矣孔

注心不平之聲是各注皆主聲言與包氏同而公羊
何注以爲咄嗟貌後漢書袁安傳注以噫嗚流涕爲
歎傷之貌非也
何注云疏曰云若喪己者皇疏喪亡也予我也夫
聖人出世必須賢輔如天將降雨必先山澤出雲淵
未死則孔道猶可冀縱不爲君亦得爲教化劉歆曰
顏是亞聖人之偶然則孔顏自然之對物一氣之別
形顏淵死則夫子體缺故曰天喪予也又引繆播云
顏回盡形形外者神則入清談矣
注馬曰働哀過也從者曰子働矣曰有働乎
注孔曰不自知己之悲哀過也非夫人之爲働而誰爲
釋文働徒送反從才用反夫音符之爲于僞反皇本高麗本曰有働乎上有子字末有矣字宋板同論語義疏引衛瓘問孔侯常侍誄云非子爲働吾働爲誰從者作門人未句作吾非斯人之働而誰爲文選夏
正義曰釋文引鄭君注云働變動容貌朱注夫人謂顏淵言其死可惜哭之宜働非他人之比也外注引胡氏曰痛惜之至施當其可皆情性之正也皇疏引郭象曰人哭亦哭人働亦働蓋無情者與物化也繆協曰聖人體無哀樂而能以哀樂爲體不失過也無

情無哀樂老莊之說也
馬注云云疏曰說文無慟字當作恫痛也哀過則痛傷一義之引申也俗作痌癒書盤庚乃奉其恫康誥恫瘝乃身詩思齊神罔時恫桑柔哀恫中國皆是也字又借作憧北海相景君碑驚憧傷褒武榮碑感哀悲憧郭仲奇碑悲憧剞劂李翊夫人碑憧切剞兮皆是也鄭注變動容貌又以爲動之借從者曰子慟矣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

葬之故不聽也

注禮貧富各有宜顏淵家貧而門人欲厚

正義曰朱注喪具稱家之有無貧而厚葬不循理也故夫子止之皇疏云門人顏淵之門徒見師貧而己欲厚葬之也云是孔子門人欲厚葬朋友也王肅曰有財死則有禮無財則已焉既而備禮則近厚葬矣故孔子不聽也范甯曰厚葬非禮故不許也門人欲厚葬何也緣同父有厚葬之意故欲遂門人之深情也

何注云疏曰云貧富有宜者檀弓子游問喪具夫子曰稱家之有無有毋過禮苟亡矣斂手足形還葬縣棺而封人豈有非之者哉子路曰傷哉貧也死無以爲禮也孔子曰斂首足形還葬而無椁稱其財斯之謂禮子思曰吾聞之有其禮無其財君子弗行也是喪禮貧富有宜也

門人厚葬之子曰同也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

注馬曰言同自有父父意欲聽門人厚葬之我不得制止也非其厚葬故云

正義曰朱注門人厚葬蓋顏路聽之歟不得如葬鯉之得宜以責門人也皇疏引范甯曰言同雖以父事我我不得以子遇同師徒義輕天屬今父欲厚葬豈得制止言厚葬非我之教出乎門人之意耳此以抑門人而救世弊也黃先生曰夫子告孟孫曰死葬之以禮是事父之道宜一於禮於子之死有棺無椁是稱家有無爲葬子之禮當門人之葬顏子助以沐椁亦何不可而此云厚葬必有不止於是者違禮從厚非愛人以德之意觀曾子之易簀與此經之文

知聖賢之於禮無一時敢失也蒙案顏淵死四章先後雜記而論其次第當以天喪予第一哭之慟第二請車第三厚葬第四蓋孔子爲素王顏淵爲素臣聖賢之相得乃道統之所關既聲氣之應求如形影之依附易文言曰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禮孔子明居曰清明在躬氣志如神蒼欲將至有開必先天降時雨山川出雲聖主得賢臣如魚之得水故孔顏一體也夫子在而回何敢死顏淵死而天將喪予夫子之於回實有一日不可相失者平日之深喜既贊之不絕口而此時之慟哭又如此其痛心較之於其子似有過之而無不及者故顏路直爲之請車門人欲爲之厚葬意欲藉此以慰夫子哀慟之心抑知哀慟因乎其人而喪制則限乎其禮子特揭出才不才而止顏路之請車以見待之不可過其子責門人之厚葬反以爲待之不能及其子蓋情出於不自禁而禮有所不可過所謂發乎情止乎禮義也漢明帝永平十二年詔曰今百姓送終之制競爲奢靡生者無擔石之儲而財力盡於墳土伏臘無糟糠之蓄而牲牢兼於一奠糜破積世之業以供終朝之費子

孫飢寒豈祖宗之意哉此猶以貧富立論而夫子責門人之厚葬卽不欲門人爲臣之意也聞禮聞詩未嘗教子之獨厚有棺無椁不嫌葬子之過輕而何論其才不才哉而徒爲其貧不貧哉

馬注云云疏曰邢本制作剬字誤也皇疏非猶鄙薄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注陳曰鬼神及死事難釋文焉於虔反皇邢本磨宋石經匡謬正俗引敢問上皆有曰字惟集注本無考文一本季作子問死死

正義曰易繫辭云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及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爲物遊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李鼎祚集解引荀九家注陰陽交合物不才而止顏路之請車以見待之不可過其子責門人之厚葬反以爲待之不能及其子蓋情出於不自之始也陰陽分離物之終也合則生離則死法言君子篇云有生者必有死有始者必有終自然之道也禮祭義孔子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大戴禮曾子曰陽之精氣爲神陰之精氣爲靈神靈者無擔石之儲而牲牢兼於一奠糜破積世之業以供終朝之費子

者品物之本也禮運人者陰陽之交鬼神之會又曰體魄則降知氣在上郊特牲魂氣歸於天形魄歸於地左昭二十五年傳心之精爽是謂魂魄魄去之何以能久黃先生曰陰精陽氣合而成物之魂魄魂魄形體相附則不死及其終形體與魂魄相離而不相附魄無所附爲落魄魂無所附爲遊魂是以變而爲鬼爲神也又曰魂者陽之靈心之精神魄者陰之靈耳目之聰明眾生魂氣受於天魄成於母及其死魄爲鬼魂爲神各反其所自出也知死知鬼神非止歸於地也賢知之魂能攝魄上升於天而爲神非賢知之魂不能攝魄上升於天而爲神其精於祭義夫子之答宰我詳見務民之義章中庸鬼神之爲德也其盛矣乎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鄭注言萬物無不以鬼神之氣生也鬼神無形而著不言而誠此專以祭祀驗鬼神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固人之所宜盡心者季路之所謂事盡從事於鬼神之道而非徒祭祀一事也死生之說莫精於子產論伯有之爲厲左昭七年傳子產對趙景子曰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用物精多則魂魄強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匹夫匹婦強死其魂魄猶能馮依於人以爲淫厲況良霄倏忽之間用物也宏矣其取精也多矣其族又大所馮厚矣而強死能爲鬼不亦宜乎黃元同曰人之始化也既生魄斯有魂及其強也魄與魂相附而有精爽而魂可達於神明聖人之魂魄有精爽有神明其死也神明之魂能攝魄上升於天而爲神非止歸於地也賢知不能如聖人有神明之魂其死也魄之精爽歸於地而爲鬼其魂或不升天而依於魄神得魂氣之盛而精魄攝之鬼得精魄之盛而魂氣依之故孔子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曾子曰陽之精氣爲神陰之精氣爲靈鄭君禮注曰聖人之精氣謂之神賢知之精氣謂之鬼也庸人之魂魄既無神明又無精爽至老病而漸消滅死則魂與魄散而無所歸其取精多用物宏而強死者或有馮依於人而爲妖妖怪物也鄭伯有之厲妖由人與伯有之厲由

鄭人之懼也左氏特筆之曰鄭人相驚以伯有又繼之曰國人益懼國人愈懼見妖生於懼也夫妖斷無生殺人之權伯有之殺豈殺段知其死期以恐人也而鄭人懼之妖勢愈熾如其不懼妖亦無所用其技矣予參左氏好言鬼怪而理極平庸蓋有踐形盡性之實功斯有知命達天之實學若夫鬼神乃造化之迹生死亦氣數之常語之難明事之無益邢疏以爲抑止子路與不語怪神意相表裏正所謂不知爲不知是知也說死子貢問孔子死人有知無知也孔子曰吾欲言死者有知也恐孝子順孫妨生以送死也欲言無知也恐不孝子孫棄不葬也賜欲知死人有知將無知也死徐自知之猶未晚也皇疏引顧歡曰夫從生可以善死盡人可以應神雖幽顯路殊而誠恆一苟未能此問之無益何處問彼耶頗能發明陳注乃皇疏又云周孔之教惟說現在子路之問鬼神是說過去其問死後是說未來外教三世之說義見於此夫三代以還先有黃老與儒教爲敵異端虛而吾儒實吾儒公而異端徇私彼惟獨善其身以冀長生不老而究之人類斷無不死地上豈有神仙由是改途易轍別戶分門不求之於身前而索之於死後不盡之於倫理而託之於鬼神愈出愈奇更推更幻於是印度漠北之釋教西域南洋之回教意大里佛蘭西等國之天主教美利堅英吉利等國之耶蘇教雅典俄羅斯等國之希臘教所持者各有經呪議論所說者無非因果輪迴互相訐攻如同冰炭而獨於中國之儒教揣其意若有明知其是不敢相輕者以爲格致誠正之功修齊治平之具無過周公之禮樂孔氏之詩書而惜於死後鬼神尚未講究豈知吾儒之實學不外明物察倫至聖之極功可以參天贊地爲其所可爲而不爲其不能爲知其所可知而不知其不必知所以不惑於鬼神不搖於生死而與異端分虛實判公私者卽恃此爲一大限此正夫子不論不議之妙也乃朱子以子路爲切問而程子以夫子爲深告將使習者不敢不盡心愚者不能無惑志似不若陳注邢疏不語無益之說之爲斬截也

陳注云云疏曰世說新語簡傲篇注引馬注曰死事

難明語之無益故不答與陳注大同陳仲魚謂世說注誤也

閔子侍側閒閒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貢侃侃如也子樂注鄭曰樂各盡其性也行行剛強之貌也

釋文閒魚巾反行胡浪反剛貌或戶郎反侃苦但反樂音洛皇本閔子下有騫字唐石經冉有作冉子說文引子路侃侃如也冉有閒閒如也皆誤憶也

正義曰朱注子樂者樂得英材而教育之皇疏云閒閒中正也侃侃和樂也義本鄉黨孔注黃先生曰閒斷之借字閔子在德行科如不屈於季氏是斷斷守

正之貌鹽鐵論諸生閒閒爭鹽鐵彼文亦以閒閒為持正貌侃侃者衎衎之借字隸釋漢碑唐扶頌衎衎閒閒尼父授魯邑以復加碑語用此文冉有子貢才智有餘得動而樂之象故曰衎衎三國志蜀卻正傳曰侃侃庶政冉季之治也亦言庶事康熙之意也韓子文集韓宏碑云事親孝謹侃侃自將亦以侃侃為蒙叟漢書無引此文處惟敘傳載幽通賦云固行行其必凶顏注引論語稱閔子云云子樂曰若由也不得其死然上有曰字本與皇疏同孫奕示兒編曰子樂必當作子曰聲之誤也始以聲相近而轉曰為悅

然於此章則是而於鄉黨篇與上大夫言切齒爭辨似少和衷惕慕之意孔氏訓侃侃為和樂以侃為衎之借然於鄉黨則是而於此篇夫子尚剛德所樂與者狂狷之徒似非一於和樂也總須各為消息而不可滯於一偏耳

鄭注云疏曰云行行剛強貌者廣雅釋訓行行更也王氏念孫注更更讀如庚庚釋名庚更也堅強貌也說文通訓云行乃竣之借直項莽竣貌然壘字形容不必求諸本義也

若由也不得其死然注孔曰不得以壽終也皇本上有曰字漢書敘傳注引同

正義曰朱注引尹氏曰子路剛強有不得其死之理故因以戒之其後子路卒死於衛孔悝之難洪氏曰漢書引此句上有曰字或云上文樂字即曰字之誤蒙叟漢書無引此文處惟敘傳載幽通賦云固行行其必凶顏注引論語稱閔子云云子樂曰若由也不得其死然上有曰字本與皇疏同孫奕示兒編曰子樂必當作子曰聲之誤也始以聲相近而轉曰為悅

繼又以讓相近而轉悅爲樂知由也不得其死則何樂之有今攷文選幽通賦及崔子玉座右銘兩注皆引論語子路行行如也子曰若由也不得其死然與孫說正合輔氏廣論語答問亦謂子樂不如子曰之協於文勢也史記以別爲一章弟子傳謂子路性鄙好勇力志伉直冠雄雞佩豭豚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若由也不得其死然家語孔子謂子路曰君子而强氣則不得其死小人而强氣則刑戮荐臻顏回謂子路曰力猛於德而得其死者鮮矣盡愼諸

素問謂勇士三膽理橫怒則髮指衝冠目眥盡裂是勇士之不克善終直以氣象決之故然字作擬議之詞皇疏引裴氏謂道直時邪自然速禍猶其不幸者也至程子謂子路之死爲孔悝陷於不義而欲救之朱子謂子路之事悝其心不以出公爲非誤處不在致死之時乃在委質之始楊氏直謂其死不足以成仁閻鶚即其事而詳攷之左傳哀公十五年衞孔圉取太子蒯聵之姊生悝孔氏之豎渾良夫長而美孔文子卒通於內太子在戚孔姬使之焉太子與之言曰苟使我入獲國服冕乘軒三死無與與之盟爲請於伯姬閏月良夫與太子入舍於孔氏之外圃昏二人蒙衣而乘寺人羅御如孔氏孔氏之老欒甯問之稱姻妾以告遂入適伯姬氏既食孔伯姬杖戈而先太子與五人介輿豭從之迫孔悝於廁彊盟之遂劫以登臺欒甯將飲酒炙未熟聞亂使告季子召獲駕乘車行爵食炙奉衞侯輒來奔季子將入遇子羔將出曰門已閉矣季子曰吾姑至焉子羔曰弗及不踐其難季子曰食焉不避其難子羔遂出子路入及門

公孫敢門焉曰無入爲也季子曰是公孫也求利焉而逃其難由不然利其祿必救其患有使者出乃入曰太子焉用孔悝雖殺之必或繼之且曰太子無勇若燔臺半必舍孔叔太子聞之懼下石乞孟黶敵子路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孔子聞衞亂曰柴也其來由也死矣孔悝立莊公檀弓孔子哭子路於中庭有人弔者而夫子拜之既哭進使者而問故使者曰醢之矣遂命覆醢史記弟子傳孔子曰自吾得由惡言不聞於耳公羊傳子路死

子曰噫天祝子然則子路之死夫子早知之深痛之不得其死者非謂死之不得其所也蓋蒯聵得罪於君父反奔於仇讎趙鞅借納聵之名陽虎爲伐喪之計宗社之憂危在旦夕臣民之恨痛入心脾故圍戚之師春秋不以爲輒罪當輒之得立也僉謀三揖眾口一辭輒雖欲讓於其親而聵終不可以得國同時公議既樂奉輒以爲君死後易名猶且謚輒以爲孝故冉子疑衛君爲可爲而子路以正名爲太迂此固別有所見各行其是者也然而立輒者一時之權變正名者千古之常經夫子必欲先正名而後可爲政而無如衛輒肩主也非惟不知讓抑亦不能爭所以圍戚之舉晉師退而蒯聵仍留是未嘗拒父也蒯聵之入欒甯告而出公遂奔是又未嘗據國以拒父也可惜者當時格於臣民不能通變惟欠一讓以塞責以致子路一死於不明蓋輒之得國舉朝皆謂無容讓而究以一讓完父子之大倫輒之失國羣臣原可不必死而究以一死立君臣之大義子路剛方氣節忠孝性情一則曰食焉不避其難再則曰利其祿必救其患其所謂利祿者衛君之利祿而非孔悝之利祿也其所謂患難者衛君之患難而非孔悝之患難也據左傳云雖殺之必或繼之猶若有救悝之辭而史記則直曰請得而殺之是其忠義之激發惟知有君不知其他剛決之性成本不偷生何敢畏死始而策名委贄死生以之終則結纓正冠從容就義其死實與泰山並重其言堪與日月爭光故曾子之易簀子路之結纓其事雖殊其心則一也乃後儒不察忘以據國拒父之大罪加之輒而因以非義輕死之無謂惜子路試思衛輒果有此罪惡不容誅而聖門之高弟並樂爲臣且爲致死夫子將自置身於何地而春秋之作又無罪輒之辭爲其果何爲也哉或曰生死不兩全是非無中立柴可以不死則由之死非也由不可以不死則柴之不死非也子將何說以處此子曰皆是也忠孝人倫之大節死生人情所最難此際閒不容髮是以聖人貴用權蓋國君死社稷將軍死戰陣此死於職守之說也士爲知己死女爲悅己容此死於親暱之說也苟無職守又非親暱身處可

死可不死之間不死有所不忍徒死又屬無謂當思吾之才力何如耳苟才力足以相制不能不挺身赴救以解其危萬一不幸而併命無功此出於事勢之偶然則吾之死乃重於泰山不得以爲輕生而徒死子路之死衛難是也苟才力不足以制敵明知其無益而從井救人不如留有用之身或緩處以求全或別圖以報復以已無必死之責而徒死則輕於鴻毛故子羔之不死衛難亦是也不然二人之生死夫子若早知之而何以漫無是非於其間也哉

孔注云云疏曰云不得以壽終者書洪範五福二曰壽五曰考終命曲禮天子死曰崩諸侯死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祿庶人曰死壽考曰卒卒終也檀弓子張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吾今日其庶幾乎趙文子曰是全要領以從大夫于九京也祭義曰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是古人皆以壽終得死爲幸也

舊人爲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 莊鄭府藏名也藏貨財曰府仍因也貫事也因舊事則可何乃復更改作也 曰長

釋文仍舊舊讀仍爲仁今從古貫古亂反後漢書郎顗傳隋書何妥傳引孔子曰俱無如之何三字揚雄將作大匠箴曰或作長府而閔子不仁用魯讀也

正義曰朱注引王氏安石曰改作勞民傷財在於得已則不如仍舊貫之善張氏敬夫謂貨財之府無故改作得毋示人以崇利聚斂之意是與下章附益季氏語恰有關會攷之說文府文書藏也周禮有天府玉府大府泉府內府外府左文七年傳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廣雅釋宮府舍也官也周禮太宰以八灋治官府鄭注百官所居曰府戚氏鶴泉據左哀三年桓僖廟災救火者皆曰顧府南宮敬叔出御書子服景伯出禮書知府非貨財之藏是役也桓子御公立於象魏之外象魏爲懸書處則知府爲藏書處周禮宰夫五曰府掌官契以治藏亦謂文書非貨財若玉府內府外府之藏皆掌於天官魯以司徒兼之季氏專政公用二猶不足未必有貨財之藏於外襄公九年宋災使西鉏吾庀府守杜注府六官之典因悟長府爲藏六典之所每典一府東西排列而長故名長府中有公所諸吏得以辦給公事與今六房相同

故昭公伐季氏卽居此以號召吏役兼如漢高入關
先據圖籍初非離宮別館之屬也翟氏晴江又據左
昭二十五年傳公居長府伐季氏殺公之於門遂入
之平子登臺而請弗許孟氏叔孫氏共逐公徒公遜
於齊是長府爲魯君別館稍有蓄積扞禦可備驟警
之所季氏惡公恃此伐己故於事後卒魯人卑其閉
閟俾後此之爲魯君者不復有所憑恃其居心大不
可問閔子無諫諍之責能爲婉言之諷自與聖人強
公弱私之心深有契合羅氏路史禪通紀曾考論及

此惜語焉而未詳也閻氏百詩據左傳杜注長府官
府名今不知所在意其與季氏家實近公居焉出不
意而攻之論語鄭注以長府爲貨財之藏意公微弱
將攻權臣必先據藏貨財之府庶可要結士心攻應
卻云曲阜在魯城中委曲長七八里鄙道元云阜上
有季氏宅宅有武子臺臺西北二里爲周公臺周公
臺南四里許爲孔廟卽夫子之故宅也今知孔廟所
在可以知季氏宮由季氏宮可以想像而得長府地
矣蒙案諸家因左傳之長府擬議測度要不如安石
之言深得閔子之意惜乎其口是而心非也人者眾
辭也爲者作造也朱子以爲爲改作採下文言之皇
疏魯人魯君臣爲政者更改造作非爲政者不可春
秋莊公二十九年春書新作延廏僖公二十年春書
新作南門定公二年春書新作雉門及兩觀穀梁傳
作爲也有加其度也言新有故也古之君人者必時
視民之所勤民勤於力則功築罕民勤於財則貢賦
少民勤於食則百事廢春秋書城二十有三而違時
者十二築有入而違時者六新作三而違時者二役

而失時書之所以爲戒卽役不失時然而民力殫而
財竭矣三時耕不獲一時之息三年耕不獲一年之
積如之何其又勞之而傷之耶閔子一言而春秋不
見長府之書仁人之言其利溥矣哉
鄭注云云疏曰皇疏藏兵甲曰庫藏錢帛曰府鄭云
財貨謂錢帛也邢疏布帛曰財金玉曰貨周禮天官
有大府爲王治藏之長玉府掌王之金玉玩好內府
主良貨賄藏在內者外府主泉藏在外者是藏貨財
曰府府聚也案曲禮在府言府鄭注謂貨藏貨賄之

處與此注同仍因貫事皆爾雅釋詁文說文因就也
詩常武傳仍就也是二字義同廣雅釋仍從也重也
字又通作扔老子釋文扔因也又引字林就也數也
原也皆一義之引由也周禮職方氏使同貫利鄭注
貫亦訓事詩三歲貫女毛傳貫事也漢石經作宦宦
與官同仕也廣雅釋貫行也仕行皆事也爾雅貫又
訓習說文遷損皆云習也漢書武帝紀詔引逸詩云
九變復貫知言之選元帝紀初元元年詔曰惟德淺
薄不足以充入舊貫之居謂舊所習之居舊貫之居
何猶言如何鄭君訓以則可是意本決斷而出之以
商量綴婉而多諷有德者必有言也皇疏謂猶奈之
何者非

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 注王曰言必有中善其不欲勞民更改作也
釋文夫音符中丁仲反

正義曰朱注言不妄發發必當理惟有德者能之趙
氏鹿泉云夫人不言是反逼語此例見於經者甚多
如中庸有弗學孟子故君子有不戰檀弓伯氏不出
而圖吾君皆是也
王注云疏曰云善其者皇疏云夫人指子騫也
子曰由之瑟奚爲於丘之門 注馬曰言子路鼓瑟不合雅頌也
皇本高麗本瑟上有鼓字

正義曰朱注引程子曰言其聲之不和與己不同也
家語云子路鼓瑟有北鄙殺伐之聲蓋其氣質剛勇
而不足於中和故其發於聲者如此蒙案家語辨樂
解云子路鼓琴孔子聞之謂冉有曰甚矣由之不才
也夫先王之制音也奏中聲以爲節流入於南不歸
於北夫南者生育之鄉北者殺伐之域故君子之音
溫柔居中以養生育之氣憂愁之感不加於心暴厲
之動不在於體夫然者乃所謂治安之風也小人之
音則不然亢麗微末以象殺伐之氣中和之感不載
於心溫和之動不存於體夫然者乃所以爲亂亡之
風昔者舜彈五絃之琴造南風之詩其詩曰南風之
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慍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
之財兮惟修此化故其興也勃焉殷紂好爲北鄙之
聲其廢也忽焉由今也匹夫之徒曾無意於先王之

制而習亡國之聲豈能保其六七尺之體哉冉有以告子路懼而自悔夫子曰過而能改其進矣乎家語製說苑修文篇本作鼓瑟今本家語誤瑟爲琴朱子所見本猶未誤也然則子路蓋好爲北音北音用五聲兼用二變故有北鄙殺伐之聲今之樂猶古之樂也今之崑山調南曲專用五聲皆屬和平柔緩北曲兼用凡乙每多激烈高昂至絃索之榜子等腔則全係粗鄙猛厲之音矣古傳舜彈五絃之琴文武加之以二少白虎通謂絲音尙徵則第一絃爲倍徵第二絃爲倍羽至第三絃乃爲宮而四五六七則爲商角徵羽或以七絃爲加變宮變徵者非卽以爲少宮少商者亦未是也律呂正義謂絲音與竹音迥不相同絲樂絃音其體絃其音絲其數三分損益而極於十四其聲濁宮淸宮各成一均其分全半得相應十二律呂其體管其音竹其數三分損益而終於十二其聲陽律陰呂自成一均其度全半不相應說詳絲樂不可以十二律度取分篇是以黃鍾九寸之管其相應不在四寸五而在三寸九此卽呂巍所謂含少管

子所謂少素之首月令所謂黃鍾之宮也世以洞簫六字調爲黃鍾宮調意以低六合音與琴之第一絃相應也抑知琴之一絃爲徵音是洞簫六字調當爲正徵調遞推之則五字調爲正羽調乙字調爲變宮調上字調爲正宮調尺字調爲正商調上字調爲正角調凡字調爲變徵調六倍之爲合四卽倍徵倍羽調也是簫色字譜之六五乙上尺工凡合四卽樂律之徵羽變宮宮商角變徵倍徵倍羽也絲樂無二變之絃故無二變之調竹音有二變之孔卽有二變之調南曲不用二變者直不用其聲以入樂非但起調畢曲今之度曲者皆能知之也古者朝廟之樂惟用五聲軍陣之聲兼用二變用之則自武王伐紂始國語景王將鑄無射問律於伶州鳩王曰七律者何對曰昔者武王伐殷歲在鶉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龍星與日辰之位皆在北維顓頊之所建也帝嚳受之我姬氏出自天龍及析木者有建星及牽牛焉則我皇妣太姜之姪伯陵之後逢公之所馮神也歲之所在則我有周之分野也月

之所在辰馬農祥也我太祖后稷之所經緯也王欲合是五位三所而用之自鶉及駟七列也南北之揆七同也凡神人以數合之以聲昭之數合聲和然後可同也故以七同其數而以律和其聲於是乎有七律王以二月癸亥夜陳未畢而雨以夷則之上宮畢之當辰辰在戌上故長夷則之上宮名之曰羽所以藩屏民則也王以黃鍾之下宮布令於商昭顯之厲所以厲六師也以太蔟之下宮布令於牧之野故謂文德底紂之多罪故謂之宣所以宣三王之德也反武修文故去殺伐之聲而用中和之樂然黃鍾一調避無射之律蓋武者一時之功而樂者崇德之事聖人尚德不尚功故其取舍如此及其布令施舍所謂太蔟之下宮無射之上宮則皆黃鍾也克殷之後偃及嬴內以無射之上宮布憲施舍於百姓故謂之嬴亂所以優柔容民也李氏光地曰古惟五聲至周始加二變而七此王所以疑而問也據史記云武王伐紂吹律聽聲殺聲相并而音尚宮今此所用皆宮聲與史記合矣而云以黃鍾之宮布戎則黃鍾之聲和平深厚於殺聲爲不類且云辰在戌上而用夷則之宮則夷則是申非戌義亦不應故疑夷則之上宮黃鍾之下宮皆無射也蓋以六陽律言之則無射在夷則之後黃鍾之前前者爲下後者爲上必兩名之者

互發以見義也無射爲窮秋之律戰乾之位故云殺氣相并又當夜陣之時日正加戌故用其律以應之及甲子昧爽會於牧野則卯與戌合故亦遂用無射以布戎也案周官奏無射歌夾鍾舞大武以享先祖則大武之樂蓋用無射至下宗廟大祭則廢商聲而避無射之律蓋武者一時之功而樂者崇德之事聖人尚德不尚功故其取舍如此及其布令施舍所謂太蔟之下宮無射之上宮則皆黃鍾也克殷之後偃武修文故去殺伐之聲而用中和之樂然黃鍾一調而又以諷鑄無射之非也凡聲高急則功近而德微和緩則德厚而功遠若如舊說則布戎之時既以黃鍾施德之日反用無射揆以聲音之理既爲難通且是賛王之鑄無射也十二鍾獨鑄無射之指不可測知意者王以周家用大武之樂興而其律用無射故欲尊此以立成武傳言萇宏欲强周室之衰即此時也李氏之說極精攷之漢書歷律志引書曰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七始詠以出納五言汝聽尚書大傳

云黃鍾爲天始林鍾爲地始太蔟爲人始姑洗爲春
蕤賓爲夏南呂爲秋應鍾爲冬是爲四時四時三始
是以爲七七律卽七始自古有之何獨云周始有蓋
古樂雖有七音不用二變周之他樂亦然故周禮云
文之以五聲左傳晏子云爲七音以奉五聲皆謂不
用二變也惟武王所作羽屬宣贏之四樂五聲之外
兼用二變二變近於北音史記所謂高漸離擊筑荊
軻和而歌爲變徵之聲是也武王伐殷作此四樂蓋
取殺氣相并之義有粗厲猛起奮末廣賁之音焉子
貝二均聲禮舊圖云雅瑟長八尺一寸廣一尺八寸

二十三絃其常用者十九絃頌瑟長七尺二寸廣尺
八寸二十五絃盡用之通典引同郭璞云大瑟二十
七絃風俗通云箏蒙恬所造絃柱十二擬十二月今
并涼二州箏形如瑟今瑟長五尺五寸非正器也新
唐書樂志頌瑟箏也然則雅瑟卽明堂位所謂大瑟
頌瑟卽明堂位所謂小瑟歟儀禮鄉飲酒鄉射燕禮
皆工四人二瑟大射儀工六人四瑟皆瑟先升自西
階北面東上坐升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閒歌魚麗
南有嘉魚南山有臺凡工歌必和之以瑟樂貴人聲
而換文必先奮武偃武乃可修文欲進中行必思狂

故琴瑟在堂上笙磬在堂下鄭君謂凡樂之制天子用頌與大雅諸侯用小雅大夫用鄉樂而享賓或上取燕賓或下就故瑟必貴合於雅頌之音夫子正樂雅頌各得其所史記謂孔子取詩三百五篇皆絃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何以子路不然耶

門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 注馬曰升我堂矣未入室耳門人不解謂孔子言爲賤子路故復解之也 儀禮鄉射禮疏引俱無室下也字

正義曰朱注門人以夫子之言遂不敬子路故夫子釋之升堂入室喻入道之次第言子路已造乎正大高明之域特未深入精微之奧耳未可以一事之失而遽忽之也

馬注云疏曰堂室即從上門字生情夫子不專爲鼓瑟發而即此一端亦足以見其概皇疏云此門非謂孔子所住之門是聖德深奧之門也故子貢答武叔曰得其門者或寡矣近而言之即以屋之堂室爲喻推而廣之謂聖人妙處爲室粗處爲堂故子路升堂顏子入室下章說善人亦不入於室是也

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注孔曰過猶不及言俱不得中也 皇本問下有曰字賢下有乎字高麗本亦有乎字

正義曰朱注子張才高意廣而好爲苟難故常過中子夏篤信謹守而規模陿隘故常不及蒙案孔注云得中朱注云過中二中字皆採下意言之其實此處不宜漏洩春光反失語妙蓋賢與愈字義皆與過相近說文賢多才也鄉射禮右賢于左注賢猶勝也晉語敬賢于詩注賢愈也廣雅釋言愈賢也匡謬正俗

愈勝也愈本踰逾之借踰越即過也陸稼書謂子貢平日近於過一邊所言好者子張一流是也其所謂賢意即是過其問孰賢意主於子張之能過故一聞師也過即緊接師愈與然則二字與然則管仲知禮乎一例先有成見於中心口宛然如繪也師也之過夫子謂其過乎中而子貢則以爲過乎商商也之不及夫子謂其不及乎中而子貢則以爲不及乎師蓋夫子主義理而子貢則專論才質也若提出中字豈子貢之明敏猶不知過不及之皆失乎中而尚待夫

子進告哉禮仲尼燕居子曰敬而不中禮謂之野恭而不中禮謂之給勇而不中禮謂之逆師爾過而商也不及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將何以爲此中者也子曰禮乎禮夫禮所以制中也蓋此時則知之審矣孔注云琉曰釋文中丁仲反

釋文愈以主反與音餘皇本高麗本及下有也字

曰然則師愈與子曰過猶不及注愈猶勝也

正義曰朱注道以中庸爲至賢智之過雖若勝於愚不肖之不及然其失中則一也外注引尹氏曰中庸平平溫厚之風而皆變爲好奇苟難之士天下自此多事矣求乎中而失之過猶可言也不求乎中而安於

過不可言也此尤夫子所深懼也故急正之曰過猶不及皇疏引江熙云聖人動爲物軌人之勝否未易輕言兩既俱未得中是以不明其優劣抑知子貢之問意在愈師夫子之答專主抑過故猶字不可倒說曰智者自負其不惑也往往行之多謬愚者之心惑蓋以道義言過與不及皆爲失中以才質言過似勝於不及而太過之弊實較不及爲尤深夫子之言所以造就二子即所以造就子貢厥後賜也之達與參也之魯同受一貫之傳皆由過不及而進於中庸者

忠信爲既知矣是以道不明然則中庸之愚不肖不可以例子夏子夏之不及黃先生謂其有所知而未免蔽所惑謹其守而未能擴其量者是也至於子張之過正是中庸之賢智陸稼書謂子貢師愈一問其弊不少充其愈之意則天下不能中者皆將求過乎中以掩其短言必求其驚世行必求其駭俗智不能明理則鑿之使奇氣不能純粹則激之使張無復和平溫厚之風而皆變爲好奇苟難之士天下自此多事矣求乎中而失之過猶可言也不求乎中而安於過不可言也此尤夫子所深懼也故急正之曰過猶不及皇疏引江熙云聖人動爲物軌人之勝否未易輕言兩既俱未得中是以不明其優劣抑知子貢之問意在愈師夫子之答專主抑過故猶字不可倒說曰智者自負其不惑也往往行之多謬愚者之心惑蓋以道義言過與不及皆爲失中以才質言過似勝於不及而太過之弊實較不及爲尤深夫子之言所以造就二子即所以造就子貢厥後賜也之達與參也之魯同受一貫之傳皆由過不及而進於中庸者也

何注云云疏曰說文有踰而無愈愈訓勝者乃踰遞之借踰越也遞越進也

季氏富於周公注孔曰周公天子之宰卿士也而求也爲之聚斂而附益之注孔曰冉求爲季氏宰爲之急賦稅也

釋文爲于僞反又如字考文一本求下無也字益下無之字皇本之作也漢書諸侯王表注後漢書楊秉傳注古史弟子傳皆引此經冠以孔子曰大學注引下節非吾徒也上無子曰二字是下節子曰字當移於章首以求也之稱非記事體也

正義曰左傳哀公十一年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曰邱不識也三發卒曰子爲國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仲尼不對而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如是則以邱亦足矣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弗聽十二年春王正月用田賦國語季康子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不對私於冉有曰求來汝不聞乎先王制土藉田以力而砥其遠邇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任力以夫而議其老幼於是乎有鰥寡孤疾有軍旅之出則徵

冉有而冉有不能盡規於季氏故孟子言無能改於其德而賦粟倍他日富附倍益音義皆相通賦粟倍他日富附倍益也季孫斯以哀公三年卒康子即位至十二年用田賦正康子爲政冉有爲宰之時故孟子趙注以季氏爲季康子是康子之倍賦即冉有之附益也邢疏以爲聚斂財物何必舍本事而別尋枝葉耶

孔注云云疏曰皇疏申孔注謂周公天子臣食采於周爲公周公旦之後也盡公旦元子伯禽封於魯

次子留相王室嗣爲周公其後有周定公宰周公忌父周公閱周公楚見於春秋內外傳公羊何注宰猶治也三公之職號尊名也左傳杜注卿士王之執政者也然周公未聞以富稱也邢疏以周公卽指周公旦朱子謂周公以王室至親有大功位冢宰季氏以諸侯之卿而富過之然公旦亦未聞以富稱也蓋魯爲周公之後季氏專政以來始也作三軍而公室分三繼也舍中軍而季氏取二是季氏盡有魯君之富已不啻盡有周公之富矣乃至此復背周公之典籍更爲田賦之橫征是直目無周公而何有魯君也罪可勝誅哉

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注鄭曰小子門人也鳴鼓聲其罪以責也

皇本無而字論衡順鼓篇引同

正義曰孟子離婁篇云求也爲季氏宰無能改於其德而賦粟倍他日孔子曰求非我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由此觀之君不行仁政而富之皆棄於孔子者也趙注季氏魯卿季康子宰家臣小子弟子也

孔子以冉求不能改季氏使從善爲之多斂賦粟故欲使弟子鳴鼓以聲其罪而攻伐責讓之曰求非我徒絕之也皇疏引繆協云季氏不能納諫故求也莫得匡救致譏於求所以深疾季氏也蒙案孟子推言君不行仁政而富之蓋是時魯國之政盡出季氏歸咎於君亦所以深疾季氏也冉有以政事之才仕於私室實屬長才短慮未必言聽計從夫子欲歸罪季氏不得不深責冉有朱子謂師嚴而友親故已絕之而猶使門人正之又見其愛人之無已蓋敢諫之鼓曾懸於夏室攻錯之石惟藉於他山子令小子鳴鼓以聲其罪意欲其諷冉有而挽回季氏使權臣息無厭之求斯民免重征之苦未始非惓惓之隱衷也

鄭注云疏曰鄭君以小子爲門人而孟子趙注以爲弟子者禮記鄭注亦云門人卽弟子也或據後漢泰山都尉孔宙碑陰既有弟子復有門生歐陽兗公遂以親受業者爲弟子受業於弟子者爲門生攷後漢書賈逵傳顯宗拜逵所選弟子及門生爲千乘王國郎鄭元傳諸門生相與譔所答弟子問作鄭志似

門生與弟子確有不同但攷楊士勛穀梁疏云門生同門後生是同門之中年長先輩者爲弟子年幼後輩者爲門生並非私淑弟子也劉孝標世說注服虔人貿作食臧榮緒晉史王裒門人爲縣所役裒謂令曰爲門生來送刖是門人與門生可通稱門人門生皆卽弟子惟年輕輩行遲並稱小子也全謝山謂厚葬之請未必顏子之弟子一貫之問未必曾子之弟子但此章非對孔子言子鼓瑟之不敬疾病之爲臣未必子路之弟子惟問則所謂門人者正謂弟子也詳見經史問答鄭以攻交之門人小子乃是子夏弟子但此章非對孔子言爲責而趙注訓伐者說文攻伐皆訓擊左莊二十九年傳凡師有鐘鼓曰伐晉語伐備鐘鼓聲其罪也杜氏釋例鳴鐘鼓以聲其罪曰伐夫子借用兵之鳴鼓以聲其罪專爲責讓非爲伐擊故論衡順鼓篇云攻者責也責讓之也周禮春官太祝五曰攻六曰說鄭注攻說則以辭責之故此直以攻爲責也

釋文柴仕佳巢諸二反集注引吳氏曰此章之首脫子曰二字或疑下章子曰當在此章之首而通爲一章湖南講義此夫子平日零碎議論彙記於此故不用子曰字

正義曰史記弟子傳高柴字子羔少孔子三十歲子羔長不盈五尺受業孔子孔子以爲愚大戴禮衛將軍文子篇子貢對曰自見孔子入戶未嘗越屨往來過人不履影開蟄不殺方長不折執親之喪未嘗見齒是高柴之行也孔子曰開蟄不殺則天道也方長不折則恕也恕則仁也溫恭以恕是以日躋也檀弓高子臯之執親之喪也泣血三年未嘗見齒君子以爲難成人有其兄死而不爲衰者聞子臯將爲成宰遂爲衰成人曰蠶則績而蠶有匡筐則冠而蟬有緌兄則死而子臯爲之衰說苑子羔爲衛政刖人之足衛之君臣亂子羔走郭門閉刖者守門曰於彼有缺子羔曰君子不踰曰於彼有竇子羔曰君子不隧曰於此有室子羔入追者罷子羔謂刖者曰吾不能虧損主之法令而親刖子之足吾在難中何故逃我刖者曰斷足固我罪也無可柰何君之治臣也傾側法令先後臣以言欲臣之免於法也臣知之獄決罪定

歸當論刑君愀然不樂見於顏色臣又知之君豈私臣哉天生仁人之心其固然也此臣之所以脫君也孔子聞之曰善爲吏者樹德不善爲吏者樹怨公行之也此事又見韓非子羔之愚朱注謂其知不足而厚有餘攷之說文愚戇也三蒼云愚無所知也周禮司刺三赦曰惷愚注生而癡駭童昏者不遷如愚皇疏愚者不達之稱蓋生而癡愚者不移之下愚也不遷如愚者大智之若愚也子羔蓋仁厚有餘而知巧不足者故皇疏引王弼曰愚好仁過也子曰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荀子曰人皆知以食愈饑不知以學愈愚然則愈愚之方其惟好學乎而子路乃謂何必讀書哉

何注云云疏曰史記弟子傳高柴字子羔禮記作子皐家語作子高同音字也集解鄭元曰衛人家語云齊人高氏之別族少孔子四十歲長不過六尺狀貌甚惡爲人篤孝而有法正少居魯見知名於孔子之門仕爲武城宰家語僞書不足信也云愚直者子曰古之愚也直

參也魯注孔曰魯鈍也曾子性遲鈍也

正義曰朱注引程伯子曰參也竟以魯得之又引程叔子曰曾子之學誠篤而已聖門學者聰明才辯不爲不多而卒傳其道乃質魯之人爾故學以誠實爲貴也尹氏曰曾子之才魯故其學也確所以能深造乎道也輔氏廣曰惟誠則有物惟篤則有力曾子之資魯鈍初若難入而求之不敢有易心故內盡其誠而無始終之異外盡其力而無作輟之殊此所以其造反深也黃先生曰韓子送王塤序曰孟軻師子思之學蓋出曾子自孔子沒羣弟子莫不有書獨孔注云云疏曰皇本無性字云魯鈍也者說文魯鈍詞也釋名釋州國魯魯鈍也國多山水民性樸魯也皇疏引王弼曰魯質勝文也蓋鈍則遲遲則質樸而少文一義之引申也

師也辟注馬曰子張才過人

釋文辟匹亦反皇本高麗本辟作僻史記弟子傳同

正義曰朱注辟便辟也謂習於容止少誠實也黃先

生曰辟諷若左傳闕西辟之辟偏也以其志過高而流於一偏也馬注以辟爲邪僻文過固非禮五帝德篇有容貌取人於師改之之言荀子非十二子篇弟佗其冠神禫其辭禹行而舜趨子張氏之賤儒也此朱子訓辟爲便辟之所本然愚魯辟嗲皆以生質言非言習也諸經言便辟者謂便習其盤旋退避之容不可以訓辟戴禮所言或謂指堂堂寬大之貌或謂聖人不以容貌取人禮記亦後人所附益若荀子談末流之弊尤不可援以注此經也

馬注云云疏曰皇疏云子張好文其過故云辟也引王弼云辟飾過差也然子張何得謂其文過史記弟子傳集解引馬注邪僻文過作邪僻之過馬以辟爲僻者荀子宥坐篇行辟而堅成相篇邪枉辟回失道遠詩板民之多辟釋文邪也賈子道術篇襲常緣道謂之道反道爲辟皆借辟爲僻也惟尸子廣澤篇云辟大也實與子張堂堂廣大之意相切近又孟子趙注猶恣睢也是皆皈嗲同韻之轉爲跋扈恣睢剛强失容之意說文通訓謂正字作俾末必然也漢書敘傳注作畔換玉篇作伴換文選魏都賦作叛換劉逵注猶恣睢也是皆皈嗲同韻之轉爲跋扈恣睢剛强失容之意說文通訓謂正字作俾末必然也朱注以嗲爲諺訓爲粗俗云傳稱諺者謂俗論也義疏廣雅釋訓跋踶非常也東京賦瑰異譎詭瑋綵注譎詭變化也漢書劉輔傳必有卓詭切至注詭異於眾也封禪文奇物譎詭俶儻卓異也報任少卿書唯倜儻非常之人稱焉蓋亦儻非常猶今人所謂怪辟然不可以爲邪僻也

由也嗲 注鄭曰子路之行失於皈嗲也

釋文嗲五旦反書無邊疏引作諺

正義曰皇疏子路性剛失在皈嗲引王弼云嗲剛猛也邢疏云舊注作皈嗲字書皈嗲失容也言子路性行剛强常皈嗲失於禮容也今本皈作畔蒙案說文有諺無嗲皈嗲乃叠韻形容之詞均無正字廣韻皈嗲失容類篇皈嗲剛彊貌又失容也皈嗲猶畔援詩皇矣無然畔援箋猶跋扈也釋文引韓詩云武强也漢書敘傳注作畔換文選魏都賦作叛換劉逵注猶恣睢也是皆皈嗲同韻之轉爲跋扈恣睢剛强失容之意說文通訓謂正字作俾末必然也朱注以嗲爲諺訓爲粗俗云傳稱諺者謂俗論也義

本夫子野哉由也之歎然彼特一時一事之言段氏尙書撰異云仲氏子可謂之粗不可謂之俗豈有見義必爲緼袍不恥車裘不私如仲氏子而或以爲俗者古書所引諺皆老成典型之言說文諺傳言也絕無俚俗之解而從口之字義復絕殊也

鄭注云疏曰說文無唈嗲字釋文唈普半反本今作畔皇本高麗本皆作唈嗲字釋文唈普半反本今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注言回庶幾聖道雖數空匱而樂在其中矣賜不受教命唯財貨是殖憶度是非蓋美回所以勵賜也一曰屢

猶每也空猶虛中也以聖人之善道教數子之庶幾猶不至於知道者各內有此害其於庶幾每能虛中者唯回懷道深遠不虛心不能知道子貢無數子病然亦不知道者雖不窮理而幸中雖非天命而偶富亦所以不虛心也

釋文屢空力從反殖市力反億於力反度也中丁仲反子曰回也其庶乎或分爲別章今所不用皇邢二疏皆連上作一章惟朱注作二章皇本高麗本億作憶漢書貨殖傳論衡知實篇引作意易虞注引庶下有幾字筆解以貨殖作資權此肛說也

正義曰朱注庶近也言近道也屢空數至空匱也不言其不求富是也不求富乃受命也貨殖爲商賈韓詩外傳曰子貢衛之賈人學於孔子遂爲天下顯士則其初年嘗爲此也古之人如舜則耕稼而陶而漁而賈貴頓邱賈賤傳盧膠高則魚鹽也經之所規不在貨殖而在不受命不受命而貨殖焉爲爲一句言其以智力挽之而意在取富也億則屢中者能適時用而取世資也論衡寶知篇引此而申之曰畢子貢善居積意貴賤之期數得其時故貨殖多富比陶朱仲任又能安貧也命謂天命貨財生殖也億意度也

之言漢師相傳舊說也或曰以億中取富異於污下之術矣而猶嫌不受命乎曰苟心能受命而不妄求富雖商賈可也苟心不受命雖屢空而未知道也許平仲教學者以治生蔡介夫言三代以降井牧之政不修天下之生紛紛上之人任其自貧自富今之世上既未能得祿下又不得爲農工之事老者欲安少者欲懷安得不爲一家計久遠許蔡之言不可不知然理財之事當順其命之自然亦不可違命以取富故君子三畏首畏天命蒙案易繫辭子曰顏氏之子億則屢中億度事理而屢幸中引王之億即意想之意皇疏謂億度事理而屢幸中似億屢云子貢雖不受命而能富雖不窮理而幸中似億仲堪謂不受矯君命江熙謂不榮濁世之祿何異以命爲教命王弼以命爲爵命皆淺之乎言命也億度

其殆庶幾乎爾雅釋詁幾近也釋言庶幸也又庶幾尚也說文通訓謂庶幾猶覬覦覬覦故櫚弓疏訓庶幾爲冀後或省言庶或省言幾要之義得互通顏子庶幾望道切近揚子法言所謂一閒未達也空者窮也本詩節南山解史記伯夷列傳同也屢空糟糠不厭焦氏易林衡門屢空使士使意後漢書賈逵傳此子無人事於外屢空則從孤竹之子於首陽矣是皆以空爲窮伐鄍以鄍子言而中是使賜多言者也哀公七年魯伐鄍以鄍子空貧而讀孤陋惹引王弼云庶幾嘉聖忽忘財業而數空匱是也命稟於天命哲命吉凶命歷年皆天所定天定而以義禮順受之曰受命天定而以智力挽回之謂之不受命皇疏謂子貢性動不能信天任命是不受命也穀梁莊元年傳人之於天也以道受命於人也以言受命臣子大受命是以君命比天命殷仲堪謂不受矯君命江熙謂不榮濁世之祿何異以命爲教命王弼以命爲爵命皆淺之乎言命也億度之億即意想之意皇疏謂億度事理而屢幸中引王弼云子貢雖不受命而能富雖不窮理而幸中似億故君子三畏首畏天命蒙案易繫辭子曰顏氏之子朝子貢觀焉鄍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夫禮死生存亡之體也將左右周旋進退俯仰於是乎取之朝祀喪戎於是乎觀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心已亡矣嘉事不體何以能久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爲主其先亡乎夏五月公薨仲尼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者也哀公七年魯伐鄍以鄍子益來此皆億中之類也中失之中讀去聲中庸之中

讀平聲今人有此分別在古人則不論爲平爲去而
要皆不外乎一中中者于聖百王相傳之心法也論
其體曰大中曰正中曰時中舉其用曰執中曰建中
曰用中此二章古本通爲一章邢疏謂孔子歷評六
弟子之德行前節楊氏謂四者性之偏語之使知自
勵蓋柴之愚參之魯性之不及中者也師之辟由之
喭性之過乎中者也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服膺而
一善弗失依仁而三月不違其望道而如有所立者
即近中而無過不及者也子貢之質性本過乎中故
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迹亦不入於室注孔曰踐
循也言善人不但循追舊迹而已亦多少能創
業然亦不能入於聖人之奥室也
釋文迹于亦反本亦作跡三國志司馬朗傳注文選
辨亡論注引皆作跡俗字也說文繫傳引踐作衙閻
百詩疑之道二字衍然道路也與下迹字室字正相
應
正義曰朱注善人質美而未學者也程子曰踐迹如
何注云云疏曰云賜貨財是殖者史記貨殖傳子貢
既學於仲尼退而仕於衛廢著鬻財於曹魯之閒七
十子之徒賜最爲饒益結駟連騎束帛之幣以聘享
諸侯所至國君無不分庭與之抗禮孔子名布揚於
天下者子貢先後之也弟子傳子貢好廢舉與時轉
貨貲家巢千金是所謂貨殖也後一說以空爲虛中
皇疏引顏特進云空非回所體故庶而數得顧歡云
無欲於無欲者聖人之常也有欲於無欲者聖人之
分也二欲同無故全空以目聖一有一無故每虛以
稱賢賢人自有觀之則無欲於有欲自無觀之則有
欲於無欲虛而未盡非屢如何太史叔明申之云還
仁義忘禮樂墮支體黜聰明坐忘大道其空如何聖
人忘忘大賢不能忘忘心爲未盡故屢名生焉此皆
莊子坐忘之宗旨乃平叔正始之清談也
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迹亦不入於室注孔曰踐
循也言善

所欲乃使人欲之是爲善人蓋欲好也可肯也其爲人善可好曰善人其爲人肯好善亦曰善人然則善人者知好善之人而未止於至善之人也則自善信以至聖神等級凡幾皆善人所當行之道即皆善人所欲行而未行之道也說文云所行道也與下迹字本一義天下之道歧出者多矣苟得其門焉則主東賓西由升階而登堂由登堂而入室誰能出不由戶亦誰能入不踐迹者說文踐履也儀禮注踐行也楚辭天問注迹道也釋名跡積也積累而前也夫善者純穆之性體之自然雖不擬步往迹不能入

故爾雅釋宮堂途謂之陳謂古人之陳迹陳陳相因者也賈子道德說曰物所導始謂之道道者德之本也董子對策曰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道者萬世通行而無弊者也誰能道其所道舍正道而別有所謂道也哉善人秉性粹美見識高明深知門牆之內有宗廟之美百官之富但知止尚未得止故能好不如能樂苟得門而入焉則有諸己之信人也君子者言厚而心亦厚也莊攸之假借字飾也言論之可飾猶采色之可飾是以謂之色莊色莊者心

子曰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

闕奧室此與程朱意略同

先生曰篤厚也與許也言論之篤厚人以是爲可許

無鄙行也色莊者不惡而嚴以遠小人者也言此三者皆可以爲善人也

釋文與音餘考文上平字古本作與上爲一章七經小傳與讀如黨與之與

正義曰朱注言但以其言論篤實而與之則未知其爲君子者乎爲色莊者乎言不可以言貌取人也黃

不厚而言厚也蒙案君子謂躬行君子也此章當以言行相刖朱子用古注以色莊爲顏色之莊嚴故下云不可以言貌取人也然既言論篇又言色莊似嫌言色錯雜黃先生以莊爲妝飾是也色與飾又同部攻工記有設色之工五書以五采彰施子五色鄭注未用謂之采已用謂之色色莊者謂妝飾其言論並非巧言又令色也

何注云云疏曰筆解以此節注爲孔注口無擇言孝經文以遠小人不惡而嚴易遯卦象辭文舊以此一古說如此盡子路勇於爲義惟恐有聞車馬衣裘其敝而無憾馮河暴虎幷命而不辭觀曰後果死於衛難其於君臣如斯則於朋友可知夫子卑慮不得其死然故特假父兄以抑之若曰雖父兄在不許友以死不有私財檀弓未

篇皆記弟子之行以此章合上問善人爲一章故釋文讀與爲餘考文以上乎字爲與意謂三字皆作一例疑詞也然既用一與字又用兩乎字已覺參差不齊況明明有子曰以閒之何得强連上章耶

子路問聞斯行諸注包曰賑窮救乏之事也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注孔曰當白父兄不可得自專也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

皇本高麗本上行之下有也字白虎通引同史記弟子傳引末行之上無聞斯二字

正義曰曲禮父母在不許友以死不有私財檀弓曰仕者不敢稅人如稅人則以父兄之命注不專家財也白虎通義三綱六紀篇朋友之道親存不得行者二不得許友以其身不得專通財之恩友饑則白之於父兄父兄許之乃稱父兄與之不聽即止故論語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也三國吳志全琮以父命爵米數千斛到吳市易琮悉以賑贍士大夫空船而還注引論語有父兄在之文謂琮輒散父財誠非子道此皆與包注賑窮救乏之義合或漢時經師古說如此盡子路勇於爲義惟恐有聞車馬衣裘其敝而無憾馮河暴虎幷命而不辭觀曰後果死於衛難其於君臣如斯則於朋友可知夫子卑慮不得其死然故特假父兄以抑之若曰雖父兄在冉有之見義不爲求道自盡又惟恐其不能行也故曰聞斯行之乃於赤之適齊不周急而繼富其或奉此言而概施之歟然亦視其窮且乏焉否也朋友之義然也不然泛以力行言之所行果爲何事安得一一稟命於父兄且冉子又何以聞斯行之耶

包注云疏曰云賑窮救乏者周禮大司徒以保息

六養萬民三曰賑窮月令季春命有司發倉廩賜貧窮振乏絕振卽賑猶救也

公西華曰由也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赤也惑敢問注孔曰惑其問子同而答異也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注鄭曰言冉有性尙人各因其人之失而正之

正義曰皇疏對或問云賑施之理事有大小大者車馬小或一飧大者必諮小可專行而由也施無大小求也大小悉諮蓋子路性進雖抑而不思其退冉有退雖引而不嫌其過也朱注引張敬夫曰聞義固當勇爲然有父兄在則有不可得而專者若不稟命而行則反傷於義矣子路有聞未之能行惟恐有聞則於所當爲不思其不能爲矣特患爲之之意或過而於所當稟命者有闕耳若冉求之資稟失之弱不患其不稟命也思其於所當爲者逡巡畏縮而爲之不勇耳聖人一進之一退之所以約之於義理之中而使之無過不及之患也蒙竊意言師之過商之不及此章又言求之退由之兼人夫子之意無非欲

退過進不及而歸之於中庸然此章再有問於後而夫子序於前子路問於先而夫子序於後又特下兼人二字與求也退文法不同似夫子進求之意淺而退由之意深蓋由之好勇過我嘗恐不得其死然故於其問尙勇也則規之以上義於其爲蒲大夫也則告之曰恭以敬可以執勇寬以正可以比眾恭正以靜可以報上果能裁之以理義持之以恭敬鎭之以靜擴之以寬有以抑其過我之材化其兼人之質何患不得壽終哉

鄭注云云疏曰鄭云謙退者似借謙爲歉說文歉食不滿也廣雅釋詁歉少也荀子仲尼篇謹愼而歉注不足也以兼人爲勝尙人者說文兼幷也秉从又持一禾兼从又持二禾是加倍勝於人也孟子王饋兼金一百趙注其價兼倍於常者西京賦鬬者兼贏注倍也

子畏於匡顏淵後注孔曰言與孔子相失故在後也子曰吾以汝爲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注包曰言夫子在己無所敢死也

皇本文作汝鄴解云死當作先程子外書亦云

正義曰焦氏理堂補疏云呂氏春秋孟夏紀勸學篇
曾點使曾參過期而不至人皆見曾點曰無乃畏邪
曾點曰彼雖畏我存夫安敢畏孔子畏於匡顏淵後
孔子曰吾以汝爲死矣顏淵曰子在回何敢死顏回
之於孔子也猶曾參之事父也兩事相比然則回何
敢死正是回何敢畏高誘注訓畏爲死謂由畏而死
即檀弓死而不弔之畏矣以畏而死則子必不死故
知子在以畏而死則不可死故顏子不敢死即曾子
安敢畏以曾證顏義本明白說見毛西河聖門釋非

錄檀弓死而不弔者三畏厭爵鄭注畏字云人或時
以非罪攻己不能有以說之死之者孔子畏於匡鄭
君引子畏於匡之畏證死而不弔之畏且以死而不
弔爲輕身忘死豈孔顏而輕身忘孝以畏而死乎是
同所以不敢死鄭已明之孟子云莫非命也順受其
正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立巖牆之下則恐
其厭厭而死猶畏而死俱爲非命莫者無也不可非
命而死乃爲知命孟子此文與子在同何敢死相發
明子在者聖人知命不死於非命也同何敢死者大

賢知命不死於非命也論語此文明聖賢知命之學
其所以能不死者史記世家言孔子使從者爲甯武
子臣於衛然後得去索隱云家語子路彈劍而歌孔
子和之曲三終匡人解圍而去今此取論語文王既
沒之文及從者臣甯武子然後得去蓋夫子再厄匡
人或設辭以解圍或彈劍而釋難檀弓正義引世家
云陽虎嘗侵暴於匡時又孔子弟子顏刻爲陽虎御
車後孔子亦使刻御車從匡過孔子與陽虎相似故
匡人謂孔子爲陽虎因圍欲殺之孔子自說故匡人

解圍也自說者謂卑辭遜禮論語注云微服而去謂
身著微服潛行而去不敢與匡人鬬以媚悅之也此
所引與今史記不同而微服爲遭宋桓司馬事見孟
子此時以貌似陽虎被圍但明其非虎則圍可解不
必微服不必使從者爲甯氏臣也琴操云匡人告匡
君曰往者陽虎今復來至乃率衆圍孔子數日不解
子路悲感悖然大怒張目奮劍聲如鐘鼓孔子曰由
來今汝欲鬬名爲戮我於天下爲汝悲歌而感之汝
皆和我孔子乃引琴而歌音曲甚哀有暴風擊拒軍

士僵仆於是匡人乃知孔子聖人瓦解而去蓋微服所以脫桓魋彈琴所以解匡人魋惡其習禮故微服自廢於禮以柔魋之怒匡人憾虎暴故彈琴以明其非虎各有所當想見聖人解難之妙用若鬬必死於畏矣故琴操戒子路之欲鬬而禮疏稱子不敢與匡人鬬不鬬所以不死不死所以爲知命皇疏引李充曰世道交喪利義相蒙或殉名以輕死或昧利以苟生苟生非存理輕死非明節故發顏子之對以定死生之命也莫先生曰畏威厄也死謂威厄而死也於聖人能必聖人之不死豈有犯匡人之鋒而誤死者然聖人豈不能必顏子之不死但偶失在後自不無疑慮之情故夫子一見卽曰吾以女爲死矣懼其誤言其來也顏子直答之以子在信子之必在也直任之以何敢死明免於患難之道同也聖賢相喻於微者如此皇疏云夫聖賢影嚮孔子旣在世則顏回理不得死死則孔道便絕故淵死而子云天喪予也引庾翼云賢不遭聖運否則隱聖不値賢微言不顯是以夫子因畏匡而發問顏子體其旨而仰酬聖賢之言互相與爲起予也韓李筆解云死當爲先字之

禮檀弓死而不弔者三畏厭窮白虎通曰有不弔三何爲人臣子常懷恐懼探思遠慮志在全身通典載王肅聖證論引鄭君說參檀弓今本鄭君注畏而死謂人以非罪攻己不能有以說之而死之者孔子畏匡德能自全也依白虎通及鄭君說經曰以女爲死慮其因威逼不能全而死也曰子在同何敢死夫子在圍必不以威逼死同亦不敢以威逼死言全身以遠害也呂覽引曾子事下復引此經以證事父事師之無異春秋傳叔孫婼之自殺忠矣而劉原父曰畏

誤上文云顏淵後下文云問何敢先其義自明無死理也程子外書亦以爲然然筆解好改字此亦單文孤證而不足取信者也

包注云云疏曰史記集解引此注作已無所致死邪疏亦云同必致死不改致死是敢字當作致字也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注孔曰季子然季氏之子弟也自多得臣此二子故子曰吾以子爲異之問曾由與求之問曰謂子問異事耳則此二人之問安足爲大臣乎

釋文出忠字云古文臣字本今作臣與音餘文選從事詩注引子曰作孔子對曰因史記弟子傳引作季孫問子路也

正義曰朱注異非常也曾猶乃也輕二子以抑季然也

孔注云疏曰云子然季氏之子弟者世族譜謂子然平子意如之子意如逐昭公者故以弒父與君折之顧氏大事表列子然於平子之孫行未知孰是訓曾爲則者方言曾何也廣雅釋言曾是也說文曾詞之舒也與乃略同朱注本之曾是以爲孝乎鄭注則也與孔注同皇疏曾猶嘗也曾讀層與嘗雙聲詞之

舒者也孟子爾何曾比予於管仲趙注何曾猶何乃也丁音曾則也曾讀增與則雙聲詞之急者也蓋音有緩急而義則相通也

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注孔曰言備臣數而已也

正義曰朱注以道事君者不從君之欲不可則止者必行己之志貫先生曰以道謂必用仁義之道不行一切苟且之法也必行己志不從君欲皆以道者之事也不可道不行也止謂去位也具臣謂備用之臣也負其才具意在建立功名者具臣也志在爵祿庸臣也此經言二子有死難不可奪之節忠臣也抑二子以裁季然則可供器使者耳臣有數等以道爲進退大臣也有不忍遽止之心捐身家以救國難忠臣也負其才具意在建立功名者具臣也志在爵祿庸臣也此經言二子有死難不可奪之節忠臣也抑二子以裁季然則曰具臣蓋二子固兼具臣忠臣之品者也蒙案困勉錄謂有不可則止句才見以道事君之嚴正故事君者持不可則止之節斯行得以道事君之忠然道字精微廣大無所不舉故事君者又須先有以道事君之本領方有不可則止之力量二句本相生相足蓋

對不從弒逆言須重不可則止句而道字乃不可則止之本原也故皇疏以道事君指諫君說不可則止謂三諫不從則越境而去也與朋友忠告章一例

孔注云云疏曰子然意二子既非大臣不可則止不能不殉人之欲將從季氏之所爲而已孔注當字宜作將字解

子路使子羔爲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 注包曰子羔學未熟習而使爲政所以賊害人也

釋文費悲位反夫音符子羔音高左傳作子羔家語作子高禮記作子皐三字不同後漢書劉梁傳注引使上有將字

正義曰朱注言二子雖不足於大臣之道然君臣之義則聞之熟矣弒逆大故必不從之蓋深許二子以死難不可奪之節而又以陰折季氏不臣之心也外注引尹氏曰季氏專權僭竊二子仕其家而不能正僻則爲罪累所及張憑曰季氏不臣由不能正而使子羔爲其邑宰直道而事人焉往不致弊枉道而事人不亦賊夫人之子乎黃先生曰役於吏事不復得學是賊其學也爲政乖僻得罪於社稷民人是賊其身也賊夫人之子一語可作官箴蒙案左傳定公十二年仲由將以深激子然以重季氏之責也繆協稱中正曰所以假言二子之不能盡諫者以說季氏雖知貴其人而不能敬其言也

孔注云云疏曰子然意二子既非大臣不可則止不能不殉人之欲將從季氏之所爲而已孔注當字宜作將字解

子路使子羔爲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 注包曰子羔學未熟習而使爲政所以賊害人也

釋文費悲位反夫音符子羔音高左傳作子羔家語作子高禮記作子皐三字不同後漢書劉梁傳注引使上有將字

正義曰朱注子路爲季氏宰而舉之也賊害也言子羔質美而未學遽使治民適以害之皇疏夫人之子指子羔也言子羔學未習熟使其爲政則必乖僻乖僻則爲罪累所及張憑曰季氏不臣由不能正而使子羔爲其邑宰直道而事人焉往不致弊枉道而事人不亦賊夫人之子乎黃先生曰役於吏事不復得學是賊其學也爲政乖僻得罪於社稷民人是賊其德也或因此獲罪正非无妄之災是賊其身也賊夫人之子一語可作官箴蒙案左傳定公十二年仲由

爲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墮郈季氏將墮費
公山不狃叔孫輒率費人以襲魯公與三子入於季
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仲尼
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
二子奔齊遂墮費公羊傳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
曰家無藏甲邑無百雉之城於是帥師墮郈墮費左
傳孔疏云昭十三年南蒯以費叛連年伐而不克定
十年侯犯以郈叛一年再圍而不克由其城險固家
臣數叛仲由進計季孫防其後患令毀壞其城蓋是
教與夫成周鄉官樂正之法其所以優游涵養而誘
掖夫未成之材者蓋有道矣豈遽使之從事於人民
社稷之間以試其未能操刀之手而不慮夫美錦之
傷乎三代而下既有書矣則事物終始古今得失修
己治人之術皆聚於此好學者豈可以不之讀而遽
自用哉故左襄三十一年鄭子皮欲使尹何爲邑子
產曰僑聞古者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黃先
生謂佞者無義而强辨夫子謂之佞即斥其非也朱
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注孔
治民事神於是而習之亦學也子曰是故惡夫佞者注孔曰言
知窮
者也
釋文惡夫上烏路反下音符
正義曰朱注治民事神固學者事然必學之已成然
後可仕以行其學若初未嘗學而使之即仕以爲學
其不至於慢神而虐民者幾希矣子路之言非其本
意但理屈辭窮而取辦於口以禦人耳故夫子不斥
其非而特惡其佞也又或問辨楊謝諸說曰三代以
上六經雖未具然以書禮致之則舜之教胄子敷五
教與夫成周鄉官樂正之法其所以優游涵養而誘
掖夫未成之材者蓋有道矣豈遽使之從事於人民
社稷之間以試其未能操刀之手而不慮夫美錦之
傷乎三代而下既有書矣則事物終始古今得失修
己治人之術皆聚於此好學者豈可以不之讀而遽
自用哉故左襄三十一年鄭子皮欲使尹何爲邑子
產曰僑聞古者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黃先
生謂佞者無義而强辨夫子謂之佞即斥其非也朱
子謂不斥其非說本論衡蒙葉皇疏亦云佞口才也
孔子以此語爲子路而又引繆協云子路以子羔爲

學纔可仕矣而孔子猶曰不可者欲令愈精愈究也而於時有以佞才藏世竊位要名交不以道仕不由學以之宰牧徒有民人社稷比之子羔則長短相形子路舉茲以對者所以深疾當時非美之也夫子善其來自故曰是故惡夫佞者此乃斥時豈議由乎是其意蓋以佞字非所以斥子路譚梁生曰信者諱詐直者諱佞惟子路不詐而子偏以詐惡之惟子路不佞而子偏以佞惡之觸其大怒激其深諱而使之自阻彼世之詐人佞人而不赭其面背不汗惡之何益哉子路聞屬則改所謂聞過則喜也

子路曾晳注孔曰曾晳曾參父也名點也冉有公西華侍坐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毋吾以也注孔曰言我問汝汝無以我長故難對也居則曰不吾知也注孔曰汝常居云人不知己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則何以爲治乎

釋文晳星歷反坐才臥反又如字長丁丈反毋音無吾以鄭本作已皇本毋作無

正義曰朱注言我雖年少長於女然女勿以我長而難言蓋誘之盡言以觀其志而聖人和氣謙德於此亦可見矣黃先生曰一日長言今日爲師長也以用也蒙案朱子訓則何以亦云將何以爲用毋音以也釋文引鄭君本以作已蘇濂石渠意見補缺曰以已通用已止也謂毋以我年長止而不言故孔注以難對解之然鄭注檀弓云以與已字本同謂以卽已字而非已字也攷之說文辰已之已本作巳隸變爲已因與戊己之己相亂又變爲以義訓爲用與已訓止正相反鄭本以作已者作已而非作已也左傳二十六年傳凡師能左右之曰以詩載芟箋春秋之義能東西之曰以曰由也左定十年傳封疆社稷是以注猶爲也然則毋吾以者無爲吾年長而難對也則何以者將何所挾持而用爲治也

孔注云云疏曰史記弟子傳曾蔵字晳蔵卽點之俗子晳狄黑字晳犁父黑字子索索疑作素素亦白也古人名蘵字子晳晳人色白也弟子傳奚容蔵字家語曾點曾參父字子晳案點从黑說文有黵云黑楚公子黑肱鄭公孫黑皆字子晳詩揚且之晳毛傳

訓曰晳左傳澤門之晳晳與點對古人名字或以相反取義故晳宜从白五經文字云晳人色白經典相承多从日非日部有晳無晳而晳與晳又異也四書攷云曾點鄫國之後也夏少康次子曲烈封於鄫魯襄公六年邾人滅鄫鄫世子巫奔魯於是改鄫爲曾以爲姓巫生天天生阜阜生點點生參參生元四世不仕魯以取鄫故也孔子始教闕里與顏路之徒俱受學焉以狂自廢疾時禮教不行欲修之孔子善焉此考所據皆家語等僞書本不足信曾氏世系略世本謂巫嘗仕魯蓋鄫滅於

見世本及通志氏族略世本謂巫嘗仕魯蓋鄫滅於莒而非滅於魯何以至點三世而反不可仕耶檀弓謂季武子寢疾及其喪也曾點倚其門而歌桑武子卒於昭公七年是時孔子十八歲子路少孔子九歲此經序曾晳於子路之後計晳是時尚未及十歲豈有倚門而歌之事耶訓或爲有者穀梁傳一有一亡曰或墨子小取篇或也者不盡也小爾雅廣訓或爲有祭義注或猶有也詩天保箋或之言有也書無逸亦罔或克壽漢書劉崇傳引或作有洪範無有作好呂覽貴公篇引有作或皆其證也

子路率爾而對注率爾先三人對也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注包曰攝迫也攝由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注方義也夫子哂之注馬曰哂笑也

釋文乘繩證反饑音機鄭本作飢同饉其靳反比必利反哂詩忍反皇本率作卒考文一本有勇上有民字補遺無哂下之字古史弟子傳引無對上而字

正義曰釋文引鄭注方禮法也朱注率爾輕遽之貌攝管束也二千五百人爲旅因仍也穀

不熟曰饑菜不熟曰饉方向也謂向義也民向義則能親其上死其長矣哂微笑也蒙案釋文引鄭本饑作飢同饉其靳反說文穀不熟爲饑饉也鄭君用借字爾雅釋天穀不熟爲饑蔬不熟爲饉果不熟爲荒仍饑爲荐穀梁襄二十四年傳一穀不升謂之嗛二穀不升謂之荒五穀不升謂之大饑又謂之大侵墨子七患篇又云一穀不收謂之饉五穀不收謂之饑說多互異

何注云疏曰率爾云禮侍坐於君子

君子問更端則起而對及宜顧望而對而子路不起又不顧望故云卒爾謂無禮儀也朱子訓輕遽貌意本皇疏攷經傳無有以率爲輕遽者惟漢書東方朔傳率然高舉注猶颯然文選注輕舉之貌則亦非輕遽也莊子人閒世率然拊之本作卒乃猝之借犬从卒爲猝出逐人也方言慧杓猝也注謂急速也漢書五行志注猝暴也孟子梁襄王卒然漢書成帝紀興卒暴之作注謂急也食貨志行西踰隴卒注倉卒也此皆猝字之借與皇疏義同若先三人對則子路年長雅釋詁嘫咧笑也朱子云微笑是也大戴禮盧注哂

似無嫌也以方爲義方者左隱三年傳愛子教之以義方是也釋文引鄭注云禮法也遊必有方鄭注訓常可謂仁之方孔注訓道曰義方曰禮法即常道也方法一聲之轉樂記樂行而民鄉方經解謂之有方之士知方即鄉方也詩皇矣萬邦之方傳方則也箋猶鄉也故朱子又訓方爲向史記天官書日方南正

時命衣攝葉以儲與兮王注攝葉不舒展貌鄭風不舒展皆迫意也秦說文攝引持也此經攝字當爲夾之借夾亦持也官事不攝包注攝猶兼也皇疏並也蓋兼並乎大國之閒而與之相持猶孟子所謂閒於齊楚也皇疏此大國迫近他大國挾己國於中也挾即夾也朱注管東乃挾持之引申馬注云疏曰云哂笑也者說文無哂字當作攷或作咧玉篇誤作改笑不壞顏曰攷三蒼哂小笑也廣雅釋詁嘫咧笑也朱子云微笑是也大戴禮盧注哂

則齒見笑則矧見矧乃斷之借曲禮笑不至矧注齒本曰矧大笑則見皇疏云齒本曰哂大笑口開則哂見皇以哂爲矧誤爲斷之借非也

求爾何如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注求性謙退言欲以六十里小國治之而已也求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注孔曰求自云能足民而已謂衣食足也若禮樂之化當以待君子謙也

皇本高麗本足民下有也字潛困靜語云求赤點字皆當讀斷

正義曰朱注求爾何如孔子問也下放此方六七十里小國也如猶或也五六十則又小矣足富足也俟

君子言非己所能再有謙退又以子路見哂故其解
益遜黃先生曰方六七十里五六十里在當時則強
國之大邑在古制則畿內卿大夫之采地夫子許其
從政何有又云可使爲宰故以此自任也足民之術
朱子於後篇注以制田里薄稅斂言之嘗聞庭訓謂
足民之道不外大學生衆食寡爲疾用舒八字用之
者舒不可揮言節儉試以一家言之宮室衣服之費
嫁子娶妻之備一無可省而當循次爲之不可遽迫
治國者大役不可頻興不可存迫欲立功之心而輕

議更張也竊以此言求之周官理財之法禮記量入
爲出之言無不符合漢書循吏傳所言富民之道曰
躬率儉約勸民農桑畜牧種樹曰開通溝瀆起水門
提閼曰禁止嫁娶送終奢靡移出於儉約曰奏省上
林繕治供張樂府諸戲及大官園冬種葱韭之類其
術亦如此而止於以歎班史之愼蒙案理財之一法
總不出大學之八言而其要尤在王制量入爲出之
四字中肯事豫則立之一豫字王制云冢宰制國用
必於歲之杪五穀皆入然後制國用用地大小視年
之豐耗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量入以爲出祭用數
之仂喪用三年之仂喪祭用不足曰暴有餘曰浩國
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
曰國非其國也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
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
然後天子食日舉以樂以是觀之治國如此治家亦
何獨不然嘗讀鹽鐵論散不足篇條陳宮室輿馬衣
服器械喪祭食飲聲色玩好後世之變古者三十款
纖悉畢具質實可行又其國病篇云無而爲有貧而
貧者欲及富者空藏貧者稱貸是以民年急而歲促
貧即寡恥乏即少廉尤似爲時俗對證發藥夫當今
之世國家無名田之授貧富悉聽其自爲祖宗有薄
產之遺多少皆足以憑藉四民要必有分業一家即
賴以資生克儉尤貴克勤所出先視所入持家政者
務須通盤核算先事圖維一家之中衣服飲食門戶
醫藥等需必使有盈而無絀三年之內婚嫁喪葬修
理添造等事必使預備而漸施年終稍覺有餘即是

豐亨之漸不必其在多也統計稍形不足即爲剝落之幾不必其在大也些須關頭最宜留意雖人事有難定之禍禍家道有不測之慶興苟謹慎而小心自有備而無患矣權德輿稱諸葛孔明曰地雖狹國以勤儉富民雖少兵以節制强武侯一生謹慎其得力於豫之一字者哉

何注云疏曰云小國者孟子王制皆云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較之公侯方百里爲小也

孔注云云疏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行人職朝覲宗遇會同君之事也約鄭君注云此六禮者六服之內四方以時分來更迭而徧時會即時見也無常期諸侯有不順服者王將有征討之事則既朝覲王命爲壇於國外合諸侯而發禁命事焉禁謂九伐之法春秋傳曰有事而會不協而盟是也殷同即殷見也王十二歲一巡守若不巡守則殷同殷者眾也殷同者六服盡朝朝禮既畢王亦命爲壇於國外合諸侯而命其政政謂邦國之九法殷見四方四時分來歲終則徧九伐九法皆在司馬職司馬法曰春以禮朝諸侯圖同事夏以禮宗諸侯陳同謀秋以禮覲諸侯比同功冬以禮遇諸侯圖同慮時以禮

管子足民之道也以俟爲待者乃竢之借爾雅說文皆云竢待也

赤爾何如對曰非曰能之願學焉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爲小相焉注鄭曰我非自言能也願學爲之宗廟曰同端元端也衣元端之事謂祭祀也諸侯時見曰會殷侯曰覲朝服也小相謂相君禮者

釋文非曰音越想息亮反考文足利本曰下有敢字補遺一本非下有敢字

正義曰朱注公西華志於禮樂之事嫌以君子自居故將言己志而先爲遜辭言未能而願學也相贊君之禮者言小亦謙辭蒙案上節求言禮樂以俟君子

詔王儀南鄉見諸侯土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及其擯之各以其禮公於上等侯伯於中等子男於下等鄭君注云合諸侯謂有事而會也爲壇於國外以命事宮謂壝土以爲牆處所謂爲壇壝宮也天子春帥諸侯拜日於東郊則爲壇於國東夏禮日於南郊則爲壇於國南秋禮山川邱陵於西郊則爲壇於國西冬禮月四瀆於北郊則爲壇於國北既拜禮而還加方明於壇上面祀焉所以敎尊尊也王巡守殷國而同則其爲宮亦如此與王既祀方明諸侯上介皆奉其君之旂置於宮乃詔王升壇諸侯皆就其旂而立諸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伯西階之東面北上諸子門東北面東上北上諸伯西階之西東面北上諸子門東北面東上王揖之者定其位也及執玉而前見於王擯之各以其禮者謂擯公者五人族伯四人子男三人也上等中等下等者謂所奠玉處也壇三成深四尺則一等一尺也壇十有二尋方九十六尺則堂上二丈四尺每等一丈二尺與諸侯各於其等奠玉降拜升成拜明臣禮也儀禮覲禮云諸侯覲于天子爲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子其上方明者木也方四尺設六色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元下黃設六玉上圭下璧南方璋西方琥北方璜東方圭上介皆奉其君之旂置于宮尚左公侯伯子男皆就其旂而立四傳擯天子乘龍載大旂象日月升龍降龍出拜月于東門之外反祀方明禮日于南門外禮月與四瀆于北門外禮山川邱陵于西門外鄭君注云四時朝覲受之於廟國而同則其爲宮亦如此與王既祀方明諸侯上介皆奉其君之旂置於宮乃詔王升壇諸侯皆就其旂而立諸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伯西階之東面北上諸子門東北面東上北上諸伯西階之西東面北上諸男門西

之禮則行之於壇而不於廟也五禮通攷秦氏蕙田曰會同之禮見於古者禹貢有四海會同之文左傳稱禹會諸侯於塗山其禮始昉於此周官載會同之文不一而足而太宰肆師司几筵諸職則名之爲大朝覲蓋朝覲之禮行於國中所接見者不過一方一服之諸侯會同則六服偕來爲壇壝宮於國外五等諸侯同時旅見又有祀方明及盟約之法皆朝覲所無故云大也若在境外則六軍之士從行馬牛輦輦糧食畢具大率如軍旅之役故周官每以會同與軍旅師田並舉誠重之也其在境外者則先期職方氏戒于四方令各修其職事及將出天子造于廟宣于社大司馬帥士庶子以縣師之法作其同徒輦輦俱眾庶馬牛車輦稍人以縣師之法作其同徒輦輦俱聽令于司烏牛人共其兵車之牛以載公任器司右合車之卒伍而比屬之校人毛馬而頒之司弓矢頒弓矢各以其物王舉則師氏保氏從司士作士諸子作羣子以從過大山川宗祝以黃金勺前馬而用事焉在道則廩人治軍人之糧食遺人掌道路之委積司市及賈師治其市政所過之國膳王牲牷令百官百牲皆具王所舍設梐枑再重其外設漏盾有險則設車宮轅門平地則爲壇壝宮棘門及會同之所前期度宮方三百步旁各一門中爲壇三成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幕八其帷幕幄帟掌次張大次小次諸侯上介皆奉其君之旂置于宮前左其日雞人夜嘑旦以器百官司几筵設牖依黼筵左右玉几天子乘金路典路及車僕以餘路從司常建太常虎賁氏先後王而趨旅賁氏禮服以從天子冕而執鎮圭搢大圭帥諸侯春朝日于東門外夏禮日于南門外秋禮月四瀆于北門外冬禮月于西門外冬禮月四瀆于北門外反祀方明子壇上禮畢乃覲諸侯天子負黼依而立大司寇前王大宗伯爲上擯肆師爲承擯士擯三人諸侯各就其旅而立司儀詔王南鄉見諸侯土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擯者延侯氏升奠玉降拜升成拜其儀如覲禮三享亦如之太史執書詔王禮事小史佐之大宰贊王受玉幣玉獻王禮諸侯大宰贊玉爵事畢若有盟約之事封人飾牛牲玉府共珠槃玉敦射鳥氏

以弓矢殿烏鳶乃進加方明于壇上司盟北面讀載書詔明神大司寇泣之戎右執玉敦牲牛耳桃茢諸侯既歃血畢太史內史司會及六官之長受載書之貳藏之若會同在國內者則當朝之諸侯先行朝覲於朝廟已乃爲壇於郊外合諸侯其儀與上同凌氏延堪曰天子將行會同之禮必先朝覲諸侯於廟故孔子曰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爲其相者諸侯之卿大夫士也故曰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爲小相焉朝覲宗遇常禮也會同大禮也朝覲宗遇之於會

同猶如祠禴嘗烝之於禘祫也據諸說推之則所謂宗廟之事者朝覲宗遇也會同不行於宗廟而行於壇故特加如字以別之然會同雖不行於廟而會同之前必先行朝覲於廟故比次其事而屬之是宗廟之事皆當指賓禮而不必言祭祀以公西氏固束帶立朝可使與賓客言者也抑又攷之周禮大宗伯本作時見曰會殷見曰同而其下又有時聘曰問殷覜曰視鄭君此經注則曰殷覜曰同皇疏謂厲覜見之言通攷大行人職云時聘以結諸侯之好殷覜以除

邦國之慝鄭注此二事以王見諸侯之臣使來者爲文時聘者亦無常期天子有事諸侯使大夫來聘親以禮見之禮而遣之所以結其恩好也天子無事則已殷覜謂一服朝之歲五服諸侯皆使卿以聘禮來覜天子天子以禮見之命以政禁之事所以除其惡行慝猶惡也案聘問亦行禮於廟然則宗廟之事統賅朝覲宗遇聘問在內而惟會同在壇故分別言之時至春秋列國之會遇朝聘非復天子之事然皆依倣古制爲之也

蓋朝覲宗遇會同聘覜未嘗不有事於宗廟也以端章甫爲朝服者說文端作褍皇疏用諸侯日視朝之服服緇布衣素積裳冠委貌此云元端日視朝者容是周末禮亂故也黃先生曰玉藻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鄭注朝服冠元端素裳也正義申之曰案王制云周人元衣而養老注云元衣素裳天子之燕服爲諸侯朝服彼注云元衣則此元端也若以素爲裳則是朝服此朝服素裳皆得謂之元端故論語云端章甫注云端元端諸侯朝服若上士以元爲裳中士以玄爲裳下士以雜色爲裳天子諸侯以朱爲裳則皆謂之元端不得名爲朝服也邢疏本之較皇疏爲明僚禮之言元端者甚多此用於宗廟會同之相禮者禮大夫元冕祭于公服宜元端其會同之相禮亦用元冕而宜元端也名之曰端者謂裳正幅不殺縫也周官司服注引先鄭說云衣有褘裳者爲端左傳昭公元年吾與子弁冕端委服氏注云禮衣端正無殺故曰端戴氏東原曰凡朝祭之服上衣下裳幅正裁故冕服曰端冕朝服曰端委裳前三幅後四幅要襞積無數所謂帷裳者也司服鄭君注云士之衣袂皆二尺二寸而屬幅是廣袤等也其袪尺二寸以此解端又一義也王制三公一命卷正義曰謂之端者以外之服其袂三尺三寸其袪尺八寸元端則袂二尺二寸袪尺二寸端正也以幅廣二尺二寸與之正方故云元端又曰凡在朝君臣上下同服但士服則謂之元端袂二尺二寸故也其大夫以上則皆侈袂袂三尺三寸故也陳氏禮書曰深衣之袂圜長衣之袂長餘衣之袂侈則元端之袂端可知章甫者章甫本弁屬夏曰牟追周曰委貌而殷曰章甫蓋大夫不服冕者禮宜用委貌之弁而章甫委貌禮無大異取其爲丈夫之美稱而委貌亦通以章甫名皇疏謂朝服用委貌不知經言章甫即周委貌對言則異渾言則通也大戴禮武王端冕而受丹書樂記魏文侯端冕而聽古樂此端衣之用於冕者也冠禮者元端緇布冠既冠易服服元冠元端特牲禮主人冠端元內則子事父母冠緌纓端韠紳此端衣

之用於冠者也春秋傳劉定公曰吾端委以治民董安于曰臣端委以隨宰人晉侯端委以入武宮夏平仲端委以立虎門與此經端章甫皆端衣之用於弁者也端章甫即傳所云端委也云小相相君之禮者邢疏云周禮司儀職掌九儀之賓客擯相之禮以詔儀容辭令揖讓之節注出接賓曰擯入贊禮曰相又曰凡諸公相爲賓及將幣交擯三辭車迎拜辱賓車進答拜三揖三讓每門止一相注相爲主君擯者及賓之介也謂之相者於外傳辭耳入門當以禮詔侑之所問與三子之所言而詳悉其志之各異意者點也介紹而傳命者君子於其所尊不敢簡敬之至也每門止一相彌相親也聘禮云卿爲上擯大夫爲承擯士爲紹擯玉藻君入門介拂閾大夫中棖與閾之閒士介拂棖則卿爲上介大夫爲次介士爲末介也此云願爲小相者謙不敢爲上擯上介之卿而願爲次介末介承擯紹擯之大夫士也

點爾何如鼓瑟希注孔曰思所以對音希也鏗爾舍瑟而作對曰對故其音希也鏗爾投瑟而起對起對者禮也點獨云起則求赤起可知也蒙上禮少儀云侍坐弗使不敢琴瑟經書四子皆侍坐而點何以獨鼓瑟子與四子既言志而點又何以使鼓瑟且一心不兩用點方鼓瑟何以備聆夫子之所問與三子之所言而詳悉其志之各異意者點承師問遂請鼓瑟以明志點之鼓瑟不書請猶三子之對不書起互文見義也夫點狂士也知希我貴堅於忘世者也子問及點特借鼓瑟以寫其希夷之趣而即以鏗爾者寓其堅確之情意欲言其異而先以不言而言者表其異故三子對而點獨鼓瑟三子出而點獨居後記者處處爲異字寫照夫子先問求赤而及點一則曰各言其志再則曰各言其志蓋已知其志之異乎三子也投瑟而起其聲鏗然是鏗爾爲投瑟之聲而非即瑟希之音二字當連下句讀說文釋文經苦耕反舍音捨撰士免反鄭作僎讀曰詮詮之言善也說文引經附音苦閒切一讀若擊

無經字方言作摳廣雅作拘王篇作掬皆俗字段懋
堂謂當作摳然說文摳雖讀若鉤爾之鉤而訓爲擣
頭似不若罄之訓餘堅聲義爲較切釋文引鄭君本
撰作僎讀曰詮詮之言善也說文無撰字僎詮皆訓
具惟廣韻有譔云善言也然說文譔訓專教通俗文
釋言曰詮似不若徑借善字之爲直截也臧氏在東
曰異乎三子者之僎言不能如三子之善一似有不
足言者故子曰何傷各言其志誘之言也孔訓撰爲
爲政之具是已未言而先輕視三子之長以自取異

較之率爾之形益甚矣
孔注云云疏曰云其音希者希字說文所無鄭君書
禮注以爲希之古文皇疏訓疏者稀之借也訓作爲
起者說文同訓舍爲置者易屯不如舍貞注舍置也
字乃捨之借假雅釋詁捨置也說文捨釋也月令釋
菜曰覽作舍菜高注舍猶置也釋文鏗爾投瑟聲本
今作瑟聲非也
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注孔曰各言己志於義無傷也曰莫春者
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
詠而歸注包曰莫春者季春三月也春服既成者衣單
袷之時也我欲得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於沂水之上風涼於舞雩之下
歌詠先王之道歸夫子之門也
釋次亦名言其志一本作亦各言其志也莫音暮本
亦作暮冠古亂反浴音欲沂魚依反水名也雩音于
歸如字鄭本作饋饋酒食也魯讀饋爲歸今從古皇
本莫作暮冠上有得字筆解浴作沿困學紀聞引王
充仲長統讀風爲諷論衡史記弟子傳注歸亦引作
饋
正義曰水經沂水注引鄭注沂水出沂山郊特牲疏
引鄭注沂水在魯城南雩壇在其上朱注莫春和煦
之時春服單裕之衣浴盥濯也今上已祓除是也沂
水名在魯城南地志以爲有溫泉焉理或然也風乘

涼也舞雩祭天禱雨之處有壇墠樹木也詠歌也蒙
案周禮春官女巫掌歲時祓除釁浴旱暵則舞雩鄭
注歲時祓除如今三月上巳如水上之類釁浴謂以
香薰草藥沐浴夏小正五月蓄蘭傳云爲沐浴也詩
鄭風溱與洧方渙渙兮士與女方秉蕑兮御覽時序
部引韓詩章句云渙作洹洹盥貌秉執也蕑蘭也
謂三月桃花水下之時士與女眾方執蘭拂除邪惡
鄭國之俗三月上巳之辰于此兩水之上招魂續魄
除拂不祥北堂書鈔初學記藝文類聚六帖通典漢

書溝洫志注後漢書袁紹傳注續漢書禮儀志注皆引韓詩而詳略微異風俗通義云周禮女巫掌歲時以祓除禊浴禊者潔也春者蠢蠢動搖也尚書以殷仲春厥民析言人解瘀去疾之時故於水上禊潔之也已者祉也鄭疾已去祈介祉也初學記引荊楚歲時記曰三月三日士人並出水渚爲流杯曲水之飲又引續漢書禮儀志曰三月上巳官民並禊飲於東流水上又引續齊諧記曰晉武帝問尚書摯虞曰三日曲水其義何指答曰漢帝時平原徐肇以三

月初生三女而三日俱亡一村以爲怪乃相招之水濱盥洗遂因流水以汎觴曲水起於此帝曰若此談便非嘉事尚書郎束晳曰摯虞小生不足以知此臣請說其始昔周公卜成洛邑因流水以汎酒故逸詩云羽觴隨波流又秦昭王三月上巳置酒河曲有金人自東而出奉水心劍曰令君制有西夏及秦霸諸侯乃因其處立爲曲水祠二漢相沿皆爲盛集帝曰善賜金五十斤蓋修禊之禮自古相傳四月龍見之時本有雩壇之祭或春暮於此祈禱鬼神婆娑鼓舞

因以薰香沐浴祓除不祥而旱暵之時又或於此禱雨焉故周禮井掌於女巫之職鄭君從古論讀歸爲饋云饋酒食也饋蓋餽之借說文云臬人謂祭曰餽論衡明雩篇亦作饋云魯設雩祭於沂水之上暮晚浴風乎舞雩風歌也詠而饋詠歌饋祭也孔子善點之言欲以雩祭調和陰陽故與之也家語弟子解謂曾點疾時禮教不行欲修之孔子善焉即論語所謂

浴乎沂風乎舞雩之下蓋祓除本係古禮也莫春皇疏謂夏正建辰之月而非周正建子之月不云季春而云莫春者近月末其時已暖也歷法三月建辰巳卯退除可以除災月令季春始乘舟蔡邕章句謂陽氣和暖禊於名川正王右軍所云天朗氣淸惠風和暢之時也韓詩鄭注謂三月上巳周禮賈疏謂三月三日不復用巳漢書善賜金五十斤蓋修禊之禮自古相傳四月龍見之八月祓禳上劉楨魯都賦素秋二七人胥祓除則又以七月十四日似不獨在春三月然而日暖風恬人時本有雩壇之祭或春暮於此祈禱鬼神婆娑鼓舞

衣單祫則天時之最宜者也沂水有四皆見水經注
水之大者出泰山都蓋縣艾山南至下邳入泗此禹
貢所謂淮沂其乂杜預所謂大沂水也又水出賈孤
山名小沂水又出泰山南武陽之冠石山亦謂之小
沂水此經之沂水據水經泗水注沂水出魯城東南
尼邱山西北山即顏母所祈而生孔子也山東一十
里有顏母廟山南數里孔子父葬處禮所謂防墓崩
者也平地發泉流逕魯縣故城南水北東門外即爰
居所止處也沂水北對稷門一名高門一名雩門門
南隔水有雩壇壇高三丈即曾點所欲風舞處也道
西即曲阜之地阜上有季氏宅宅有武子臺臺西北
二里有周公臺臺西四里許即夫子故宅也故皇疏
引王弼云沂水近孔子宅舞雩壇在其上壇有樹木
游者託焉邢疏謂舞雩之處有壇墠樹木可以休息
正王右軍所謂茂林修竹清流激湍映帶左右又地
理之最勝者也雩祭有二月令仲夏之月大雩帝用
盛樂乃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有益于民者以祈穀
實左傳龍見而雩杜注雩之言遠也遠爲百穀祈膏

雨也使童男女舞之此常雩也春秋書秋大雩及上
辛大雩季辛又雩之類此因旱而雩也鄭君曰雩者
吁也吁嗟而請雨也周禮司巫若國大旱則帥巫而
舞雩賈疏若四月正雩非直有男巫女巫論語曾晳
云童子六七人冠者五六人兼有此等故舞師云教
皇舞帥而舞旱暵之祀舞師謂野人能舞者明知兼
有童子冠者可知公羊桓五年秋大雩傳大雩者旱
祭也何休注使童男女各八人舞而呼雩故謂之雩
疏曰論語云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與此異者彼
言暮春者春服既成明爲人正雩故其數少復不言
男女今此見書於經非正雩皆爲旱甚而作之故其
數多又兼男女矣春秋說云冠者七八人童子八九
人者蓋是天子雩也漢舊儀補遺云常以七八月祭
以太牢舞者七十二人冠者五六三十人童子六七
四十二人爲民祈農報功夏則龍星見而始雩祀雩
同社稷禮諸說皆以童冠爲舞人說本王仲任漢時
去周不遠或禮制相沿如此皇疏本以五六六七爲
趣舉其數又引或說以爲即孔門之七十二弟子然

攷史記弟子傳漢書地理志索隱引家語皆謂弟子升堂者實有七十人惟文翁孔廟圖作七十二人又談以蘧瑗林放爲弟子則不如仍從舊說舞人之有據禮內則言十年出就外傅十三學樂誦詩舞勺十五成童舞象二十弱冠舞大夏際此少長咸集歌舞皆能則又人材聚會之最樂者也韓李筆解以浴爲沿沿者傍水陸行也論衡以爲涉沂水二說皆以莫春尙寒不宜裸浴且傷大雅抑知此禮沿於古昔民風樸陋解衣澡浴容或有之相傳顓頊浴沈淵舜浴羊水而去宿垢也且沐浴盥洗等字對言有別渾言則通朱子訓浴爲盥濯不過謂洗濯其手足楚辭浴蘭湯兮沐芳未必解衣裸浴也包注以風爲風涼朱子從之論衡云風歌也詠歌饋祭也仲長統云風乎舞雩之下詠歸高堂之上固學紀聞駁之云以風爲諷則與詠而歸一意矣當從舊說吳斗南兩漢刊誤補遺又駁舊說以爲時寒不得以風乾身黃先生謂浴非裸浴風非乾身如春風風人之風所謂坐春風者是也予案風人之風卽包注乘涼之意然春風人不必專在舞雩放之廣雅風之言動也周禮太祝九拜振動卽爲舞蹈水經注謂雩壇曾點所欲風舞處是以風與舞連言風舞者所謂嗟歎之不足故詠歌之詠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自適其適可歌則歌乘興而來興盡而返詠歌先王之道還歸聖人之門所謂隱居以求其志者是耶非耶然而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

包注云云疏曰筆解引此注作孔曰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注周曰善點之獨知時也

釋文喟起愧反又苦怪反史記弟子傳引數作嘆點作蔵

正義曰黃氏東發云四子侍坐而夫子啓以如或知爾則何以哉蓋試言其用於世當何如也三子言爲國之事皆答問之正也曾哲孔門之狂者也無意於世者也故自言其瀟洒之趣此非答問之正也夫子以行道救世爲心而時不我與方與二三子私相講明於寂寞之濱乃忽聞曾哲舍近詠歸之言若有得其浮海居夷之意故不覺喟然而歎蓋其所感者深矣所與雖點而所以歎者豈惟與點哉繼答曾哲之

問則力道三子之美夫子豈以忘世自樂爲賢獨與點而不與三子者哉後世談虛好高之習勝不原夫子啁歎之本旨不詳本章所載之始末單摭與點數語而張皇之遺落世事指爲道妙甚至謝上蔡以曾哲想像之言爲實有莫春浴沂之事云三子爲曾哲獨對春風冷眼看破但欲推之使高而不知陷於談禪是蓋學於程子而失之者也程子曰子路冉有公西華言志自是實事此正論也又曰孔子與點蓋與聖人之志同便是堯舜氣象此語微過於形容上蔡程門諸子推之愈高直欲以老莊之談附會孔顏之

因之而遂失也曾晳豈能與堯舜易地皆然哉至若謂曾晳狂者也未必能爲聖人之事而能知夫子之志遂以浴沂詠歸之樂指爲老安少懷之志曾晳與夫子又豈若是其班哉竊意他日使二三子盡各言爾志此泛言所志非指出仕之事也今此四子侍坐而告以如或知爾則何以哉此專指出仕之事而非泛使之言志也老安少懷之志天覆地載之心也適人之適者也浴沂詠歸之樂吟風弄月之趣也自適其適者也曾晳固未得與堯舜比又豈得與夫子比

而形容之過如此亦蓋於其分量而審之矣蒙按此節之誤解由來已久王肅謂善點欲修禮致周氏謂善點獨知時變總屬與字之皮膚而未得啁歎之神理至皇疏引李充謂善其能樂道知時逍遙遊詠之至超然獨對揚德音起予風儀其辭精而遠其指高而適曩曩乎固盛德之所同也是欲出乎人閒之世將爲濠上之遊北宋王介甫謂其眞樂無外假南宋葉正則謂卽儒道之大端兩宋風會所趨固已如此程門諸子推之愈高直欲以老莊之談附會孔顏之

樂宜乎朱子將易質而悔不改此章之注也夫讀書欲審神理不如精字義攷之說文啁大息也或作嘽方言嘽憐也舞賦云嘽息激昂楚辭云行唫累欷聲啁啁兮大約爲欷吁感傷之意欷歎乃嘆之借史記引正作嘆說文歎吟也文選與吳季重書注歎猶歌也情有所悅吟歎而歌詠樂記一倡而三歎詩序嗟歎之不足是也嘆說文訓吞聲悲曰太息也謂吞聲悲嘆廣雅釋詁嘆慽也乃此經之正字正義也詩嘅歎寤歎永歎檀弓戚斯歎坊記戚而不歎注謂有憂戚

之聲也楚辭九歎序歎者傷也息也與此經之歎皆嘆之假借字也試思夫子果以點爲賢於三子而嘉許焉則亦何必嘆而且喟然嘆而爲之吞聲長太息也哉

三子者出曾晳後曾晳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曰夫子何哂由也曰爲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注包曰爲國以禮禮道貴讓子路言不讓故笑之也

釋文夫音符皇本夫子作吾子曰爲國上有子字

正義曰朱注點以子路之志乃所優爲而夫子哂之

故請其說夫子蓋許其能特哂其不遜黃先生曰夫子論爲國之道以禮爲重曰能以禮讓爲國於從政乎何有曰動之不以禮未善也子路率爾之對未深於禮讓之道以此治國或有動不以禮之弊故哂之

以譏其失也

惟求則非邦也與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惟赤則非邦也與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皆諸侯之事與子路同笑子路不讓也赤也爲之小孰能爲之大言小相耳孰能爲大相者也

釋文也與音餘舊本惟赤則下有焉字於虔反本今無此字宗廟會同本或作宗廟之事如會同非諸侯而何一本作非諸侯如之何皇本高麗本與釋文朋本正同又惟皆作唯小下大下皆有相字

正義曰皇疏唯云云者孔子更證我笑非笑子路之志也若笑子路有爲國之志則冉求亦是志於爲國吾何獨不笑耶故云唯求則非邦也與言是邦也唯赤云云者又引赤證我非笑子路之志也赤云宗廟會同即是諸侯之事豈曰非邦而我何獨不笑乎又明笑非笑志也邢疏云此夫子又言不哂子路欲爲諸侯之事故舉二子所言明皆諸侯之事與子路同

其言讓故不笑之徒笑子路不讓耳蒙案疏謂二節統皆夫子之辭非曾晳問而夫子答也故釋文舊本自爲問答其義益明赤也二句以赤之言更謙遜因喜而美之益證子路之哂哂其言非哂其志然則三子之志固夫子所深許而與點之意可心領默會於言外矣

孔注云疏曰經兩言非邦也與猶言皆爲國之事也安見非邦也者非諸侯而何皆反詰之詞安見非

邦言是諸侯爲邦之事也非諸侯而何言相祭廟會同亦是諸侯爲邦之事也孔云明皆諸侯之事義甚簡括近解或以干乘及六七十五六十皆是爲諸侯之事赤云相是相天子亦爲諸侯此以辭害志者也

顏淵第十二　釋文凡二十四章朱注同陸氏又云或分子路無酒諾爲別章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注馬曰克己約身也孔爲仁
矣　皇本克作剋孟子萬章上篇章句引作問爲仁

正義曰左傳昭公十二年冬楚子次于乾谿右尹子革對曰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迹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王是以獲

沒於祇宮其詩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王揖而入饋不食寢不寐數日不能自克以反於難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信善哉楚靈王若能如是豈其辱於乾谿杜注克勝也孔疏引劉炫云克訓勝也己謂身也有嗜慾當以禮義齊之嗜慾與禮義交戰使禮義勝其嗜慾身得歸復於禮如是乃爲仁也復反也言情爲嗜慾所逼已離禮而更歸復之謂身能勝去嗜慾反復於禮也尸子云閔子騫肥子貢曰何

勵也釋名克刻也刻物有定處人所克念有常心也是即書所謂克念作聖罔念作狂有深自克責刻苦自修之意毛大可引春秋莊公八年經書師遷杜預以爲善公克己復禮後漢元和五年平望侯劉毅上書云克己引愆陳仲弓誨益云宜深剋己反善北史馮元興卑身克己人無恨者唐韓愈與馮宿書故至此以來克己自下曰引愆反善曰卑身自下皆深自克責之意也黃先生引後漢書臧洪傳去者克己李注自責不責人也三國志魏楊阜傳云克己內訟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

聖人所記公孫瓚傳注引袁紹書云尊不尋討禍源克心罪己吳諸葛恪傳云士大夫如許子將輩所以更相謗訕或至於禍惟坐克己不能盡如禮而責人專以正義諸書所言克己意正相同如此則下言天下歸仁言由己不由人語意一貫揚子雲謂勝己之私之謂克是以克爲勝私非即訓己爲私且以克己訓責己而去私之意亦在其中矣蒙案克己之訓劉氏之勝私不如范氏之責己尤不如馬氏之約身約身者即夫子善誘之約我以禮也顏子之於道高堅前後望之初若登天然自得循循之善誘始也博我以文博文者誦詩讀書也繼也約我以禮約禮者即克己復禮也治禮既復而卓爾如有所立則立於禮者自然依於仁矣然則顏子問爲仁而夫子告之以復禮者何也曰仁義禮智信人之五性也博愛之謂仁行仁而宜之謂義合仁與義而秩然有序大中至正者謂之禮中庸曰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是禮生於仁義而還須復禮以全仁此經之克己即書禮記之節性此經之復禮即詩左傳之止命白虎通義曰智者知也所以知此禮也即大學之致知中庸之明善也信者誠也所以行此禮也即大學之誠意中庸之誠身也是五性之交相爲用猶五色之相會五味之相和五聲之旋相爲宮故先王之制禮必本於仁義而吾儒之爲仁即課之以復禮也凌氏廷堪復禮論上篇曰夫人之所受於天者性也性之所固有者

善也所以復其善者學也所以貫其學者禮也是故聖人之道一禮而已矣孟子曰契爲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此五者皆吾性之所固有者也聖人知其然也因父子之道而制爲士冠之禮因君臣之道而制爲聘覲之禮因夫婦之道而制爲士昏之禮因長幼之道而制爲鄉飲酒之禮因朋友之道而制爲士相見之禮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少而習焉長而安焉禮之外別無所謂學也夫性具於生初而情則緣性而有者也性本至中而情則不能無過不及之偏非禮以節之則何以復其性焉父子當親也君臣當義也夫婦當別也長幼當序也朋友當信也五者根於性者也所謂人倫也而其所以親之義之別之序之信之則必由乎情以達焉者也非禮以節之則過者或溢於情而不及者則漠焉遇之故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其中節也非自能中節也必有禮以節之故曰非禮何以復其性焉蓋性至隱也而禮則見焉者也性至微也而禮則顯焉者也故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愼其獨也三代盛王之時上以禮爲教也下以禮爲學也君子學士冠之禮因君臣之道而制爲聘覲之禮自親迎以至於徹饌而夫婦之別判然矣學鄉飲酒之禮自始獻以至於無算爵而長幼之序井然矣學士相見之禮自初見執贄以至於既見還贄而朋友之信昭然矣蓋至天下無一人不囿於禮而不自知也事不依於禮循循焉日以復其性於禮而不自知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故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爲教夫其所謂教者禮也即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故曰學則三代其之皆所以明人倫也復禮論中篇記曰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此仁與義不易之解也又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此道與德

不易之解也不必舍此而別求新說也夫人之所以爲人者仁而已矣凡天屬之親則親之從其本也故曰仁者人也親親爲大亦有非天屬之親而其人爲賢者則尊之從其宜也故曰義者宜也尊賢爲大以喪服之制論之昆弟親也從父昆弟則次之從祖昆弟之服則疏衰齊期從父昆弟之弟又次之故昆弟之服則大功布衰裳九月從祖昆弟之服則小功布衰裳五月所謂親親之殺也以鄉飲酒之制論之其賓賢也其介則次之其衆賓又次之故獻賓則分階其

俎用肩獻介則共階其俎用肫胳獻衆賓則其長升受有薦而無俎所謂尊賢之等也皆聖人所制之禮也故曰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親親之殺仁中之義也尊賢之等義中之義也是故義因仁而後生禮因義而後生故曰君子義以爲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禮運曰禮也者義之實也協諸義而協則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郊特牲曰父子親然後義生義生然後禮作董子曰漸民以仁摩民以義節民以禮然則禮也者所以制仁義之中也故至親可以揜義而大義亦可以滅親後儒不知往往於仁外求義而復於義外求禮是不識仁且不識義矣烏覩先王制禮之大原哉凌氏精於禮經於仁義禮相關之大原言之透鑿惟下篇似爲稍遜而其好惡說實克己復禮之要旨也故皆節錄之說曰好惡者先王制禮之大原也人之性受於天自能視則爲色耳能聽則爲聲口能食則爲味而好惡實基於此節其大過不及則復於性矣大學言好惡中庸申之以喜怒哀樂蓋好極則生喜又極則爲樂惡極則生怒又極則爲哀過則佚於情反則失其性矣先王制禮以節之懼民之失其性也然則性者好惡二端而已矣大學言誠意正心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皆在好惡而終於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然則人性初不外乎好惡也故正心之忿懥恐懼好樂憂患齊家之親愛賤惡畏敬哀矜放惰皆不離乎人情即好惡也好惡生於聲色與味爲先王制禮節性之大原此其故子產言之備矣左傳昭公二十五年子太叔對趙簡子曰吉也聞諸

先大夫子產曰夫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此言禮本於天地人三才而制也又云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氣用其五行氣爲五味發爲五色章爲五聲淫則昏亂民失其性此言性卽食味別聲被色者也大學言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卽此義也又云是故爲禮以奉之爲六畜五牲三犧以奉五味爲九文六采五章以奉五色爲九歌八風七音六律以奉五聲此言聖人制禮皆因人之耳有聲目有色口有味而奉之恐其昏亂而失其性也大學以好惡相反爲拂人之性卽此義也又云爲君臣上下以則地義爲夫婦外內以經二物爲父子兄弟姑姊甥舅昏媾姻婭以象天明爲政事庸力行務以從四時爲刑罰威獄便民畏忌以類其震曜殺戮爲溫慈惠和以效天之生殖長育此因禮本於天經地義民行而發明之又云民有好惡喜怒哀樂生於六氣是故審則宜類以制六志哀有哭泣樂有歌舞喜有施舍怒有戰鬬喜生於好怒生於惡此言喜怒生於好惡也又云是故

不善也中庸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卽洪範之肅乂哲謀也發而皆中節謂之和發乎情止乎禮義無陰而有欲者也欲根於性而發爲情聲色臭味外之感焉者也耳目口體內之應焉者也而所以制其欲防其情節其性者舍禮何以哉樂記曰先王之制禮樂也非以極口腹耳目之欲也將以教民平好惡而反人道之正也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

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夫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戴氏東原曰人之靜也未感於物其血氣心知湛然無有失故曰天之性及其感物而動則欲出於性一人之欲天下人之同欲也故曰性之欲好惡既形遂己之好惡忘人之好惡往往賊人以逞欲反躬者以人之逞其欲思身受之之情也情得其平是爲好惡之節是爲依乎天理戴氏申明樂記之反躬與克復爲仁之學最有關會然而欲之失患在私而情之失患在偏欲之失於私者多在愚不肖而情之失於偏者或中於賢智故勝私之說可以規楚靈王而不可以例顏子顏子之天資既明且健豈尚有非禮之私欲遺累其心胸哉所慮者或於視聽言動之交不能無好惡過中之處是於絜矩之恕道稍不得其平即於爲仁之全功不能無所歉迫至一閒雖有未達而三月久已不違夫子論其學之所至一則曰不遷怒再則曰不貳過夫七情惟怒最難治能克制其過而不遷則喜怒哀樂中節可知也此即克己之實功也凡事有反則有覆有過則有復禮者中制也復禮者過乎中而反之名也易曰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夫天地之心仁是也又曰不遠復无祗悔不遠之復以修身也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能自知其過而不貳則視聽言動中禮可知也此即復禮之確證也故顏子之克已當於其不遷怒推之顏子之復禮即於其不貳過見之而要不遷怒推之顏子之復禮即於其不貳過見之而要其得力總不外乎循循善誘之約禮管子心術篇曰凡民之生也必以正平所以失之者必以喜樂哀怒節怒莫若樂節樂莫若禮守禮莫若敬外敬而內靜者必反其性然則治性之學舍禮何以哉

難治能克制其過而不遷則喜怒哀樂中節可知也此即克己之實功也凡事有反則有覆有過則有復禮者中制也復禮者過乎中而反之名也易曰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夫天地之心仁是也又曰不遠復无祗悔不遠之復以修身也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能自知其過而不貳則視聽言動中禮可知也此即復禮之確證也故顏子之克已當於其不遷怒推之顏子之復禮即於其不貳過見之而要其得力總不外乎循循善誘之約禮管子心術篇曰凡民之生也必以正平所以失之者必以喜樂哀怒節怒莫若樂節樂莫若禮守禮莫若敬外敬而內靜者必反其性然則治性之學舍禮何以哉

馬注云云疏曰云克己約身也者已字與下爲仁由己相應爲仁由己之己猶我欲仁斯仁至之我說文我施身自謂也已與我皆指自身之詞以已對人猶言修己以安人以己對天下猶言修己以安百姓然而克己與修己異約身與修身亦異蓋修者兼有增

飾裁減之二義而克制與約束皆裁節太過之名也
皇疏以約爲儉約則大誤矣
孔注云云疏曰云復反也者易雜卦傳文爾雅釋言
復返也廣雅釋言覆反也皆同音通借或以爲復之
借復行故道也
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注馬曰一日猶
而由人乎哉注孔曰行善在
己不在人者也
正義曰朱注歸猶與也又言一日克己復禮則天下
之人皆與其仁極言其效之甚速而至大也又言爲
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可謂明白曉暢矣若以克己字疊而申之曰爲

仁由己而非他人所能預又見其機之在我而無難
也戴氏東原曰克己復禮之爲仁以己對天下言也
禮者至當不易之則故曰動容周旋中禮盛德之至
也凡意見少偏德性未純皆己與天下阻隔之端能
克己復禮以還其至當不易之則斯不隔於天下故
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然又非取決於天下
乃斷之爲仁也斷之爲仁實取決於己不取決於人
故曰爲人由己而由人乎哉自非聖人未易語於意
見不偏德性純粹至意見不偏德性純粹動皆中禮
矣就一身言之有視有聽有言有動四者勿使爽失
於禮與動容周旋中禮分安勉而已阮氏芸臺曰顏
子克己己字卽自己之己與下爲仁由己相同言能
克己復禮卽可並人爲仁一日克己復禮而天下歸
仁此卽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之道仁雖由
人而成其實當自己始若但知有己不知有人卽不
仁矣孔子曰勿謂仁者人也必待人而後並爲仁爲
仁當由克己始且卽繼上二克己字疊而申之曰爲
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可謂明白曉暢矣若以克己字

解爲私欲則下文爲仁由己之己斷不能再解爲私
而由己不由人反詰辭氣與上文不相屬矣顏子請
目孔子答以四勿勿卽克之謂也視聽言動專就己
身而言若克己而能非禮勿視聽言動斷無不愛人
斷無與人不相人偶者人必與己並爲仁矣一介之
士處世天子治天下胥是道也視聽言動不涉國家
天下一字而齊治均平之道具在孔子恐學者爲仁
專待人而後並爲之故收向內言孟子曰仁內也卽
此說也黃先生曰一日爲仁有成之一日也歸依也

天下歸仁者爲仁有全量天下所依賴也仁者愛人
經云由己不由人者仁之量包於天下仁之本由於
己也蒙案歸懷也禮緇衣私惠不歸德歸本或作懷
詩匪風懷我好音毛傳懷歸也書畢陶謨安民則惠
黎民懷之僞孔傳惠愛也愛則民歸之證仁在天地
爲益然生物之心在人即爲溫然愛人利物之心果
能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安百姓一己與天下自有
息息感通之故所謂會其有極歸其有極顏子王佐
才言之不嫌闊大故皇疏以爲天下之民咸歸於仁
即大學之絜矩一貫之忠恕也能近取譬爲仁之方

君也一日用力於仁乃能用力之一日一日克己復
禮即能克復之一日一日極言少且速終身極言多
且久一己極言小且近天下極言大且遠此皆形容
之詞不必拘執以詞害意也中庸仁者人也鄭君讀
如相人偶之人曾子曰人非人不濟焉非焉不走水
非水不流故說文以二人爲仁是必人與人相人偶
而後可並爲仁也左傳以參和爲仁是必人與人相
參和而後可與爲仁也古文以干心爲仁是必以一
己之心感通天下人之心而後可言歸仁也況乎親

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推之盡人性以盡物性參贊
天地之化育葆合萬物之太和甚矣仁之爲器重舉
者莫能勝也仁之爲道遠行者莫能致也然而爲仁
之全量博施濟眾堯舜猶病其未能而爲仁之實功
通德類情士庶皆可以自勉子嘗曰仁遠乎哉我欲
仁斯仁至矣我即己也仁之必爲操於己仁之相感
通以欲我欲爲仁固取決於己而非取決於人也己
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此
即大學之絜矩一貫之忠恕也能近取譬爲仁之方
切問近思求仁之學仁亦決之己而已矣而何事於
人遑問天下哉
馬注云疏曰馬以一日對終身是亦形容之詞皇
疏引范甯云亂世之主不能一日克己故言一日也
行仁一日而民見歸言爲仁在我豈俟彼爲仁耶范
以時世立言不如馬注鞭辟向裏也
孔注云云疏曰云行善者易曰元者善之長也君子
體仁足以長人
顏淵曰請問其目注包曰知其必有條目故請問之也子曰非禮勿視非

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注鄭曰此四者克己復禮之目也　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注王曰敬事此語必行之

正義曰朱注目條件也勿者禁止之辭是人心之所以爲主而勝私復禮之機也私勝則動容周旋無不中禮矣事如事事之事請事斯語顏子默識其理又自知其力有以勝之故直以爲己任而不辭也黃先生曰動謂貌也問目而云視聽言動舉其要也凡人已之交畢具於視聽言動人能於四者非其非禮不

專恣於己不欺忍於人仁之道也蒙案顏子請問條目周禮簪人疏引鄭注云欲知其要朱子外注謂此章乃傳授心法切要之言非至明不能察其幾非至健不能致其決故惟顏子得聞之而予則以爲節性定命之學也書洪範次二敬用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五者列言五官各有自具之能當其未感於物湛然無有失即中庸未發之中樂記所謂人生而靜天之性也道其感物而動而物至知知要必以思心爲主宰斯內而好惡有節外而物誘無權中扃所謂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天地萬物之位育基於此矣荀子天論篇云耳目鼻口形能各有所接而不相能也夫是之謂天官心居中虛以治五官夫是之謂天君管子心術上篇云心之在體君之位也九竅之有職官之分也呂覽貴生篇云耳雖欲聲目雖欲色鼻雖欲芬香口雖欲滋味害於生則止在四官者不欲利於生者則弗爲由此觀之耳目鼻口不得擅行必有所制譬之若官職不得擅爲必有所制高注云制制於心也制於君也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智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戴氏東原曰欲根於血氣故曰性也而有所限而不可踰也則命之謂也仁義禮智之德不能盡人如一者限於生初所謂命也而皆可以擴充之則人之性也不謂猶云不藉口耳君子不藉口於性以逞其欲不藉口於命之限而不盡其材

戴氏善申不謂之意然則孟子所云不謂者卽制於心制於君此經四勿之意也孟子又云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天之所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小者弗能奪也戴氏疏證曰子產言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曾子言陽之精氣曰神陰之精氣曰靈神靈者品物之本也蓋耳之能聽目之能視鼻之能臭口之能知味魄之爲也所謂靈也陰主受者也心之精爽有思輒通魂之爲也所謂神也陽主施者也主施者斷主受者聽故孟子曰耳目之官不思心之官則思思者心之能也精爽有蔽隔而不能通之時及其無蔽隔無弗通乃以神明稱之故君子尙無蔽不尙無欲程氏瑤田論學小記曰孟子謂心之官則思先立乎其大者謂心能主乎耳目非離乎耳目之官而專致力於思然則所謂先立乎其大者舍視聽言動無下手處也不知循物寂守其心此異學之所以歧也吾學則不然吾於物之不當爲者而斷乎其不爲此吾志之定於其先而立乎其大者至於耳目交物之時而果能造不爲之意然則孟子所云不謂者卽制於心制於君此經四勿之意也孟子又云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天之所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小者弗能奪也戴氏疏證曰子產言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曾子言陽之精氣曰神陰之精氣曰靈神靈者品物之本也蓋耳之能聽目之能視鼻之能臭口之能知味魄之爲也所謂靈也陰主受者也心之精爽有思輒通魂之爲也所謂神也陽主施者也主施者斷主受者聽故孟子曰耳目之官不思心之官則思思者心之能也精爽有蔽隔而不能通之時及其無蔽隔無弗通乃以神明稱之故君子尙無蔽不尙無欲程氏瑤田論學小記曰孟子謂心之官則思先立乎其大者謂心能主乎耳目非離乎耳目之官而專致力於思然則所謂先立乎其大者舍視聽言動無下手處也不知循物寂守其心此異學之所以歧也吾學則不然吾於物之不當爲者而斷乎其不爲此吾志之定於其先而立乎其大者

人四曰巫目注目謂事眾筮其要所當也疏引論語包鄭注云疏曰云條目者小爾雅目要也周禮簪師掌共邦事之吉凶以筮占之鄭注云筮者問於蓍也蓍之言耆耆老也老人多識前世舊事以其所識占之是其要也

鄭注欲知其要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注孔曰道莫尙乎敬也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注包曰在邦爲諸侯也在家爲卿大夫也仲弓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史記弟子傳引仁誤作政

正義曰左傳僖公三十三年晉臼季曰臣聞之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管子小問篇引語曰非其所欲勿施於人仁也蓋古有是語夫子述而不作卽

引之以告仲弓亦猶引克己復禮之言以告顏淵也
惟是左傳祇言賓祭而夫子引之則以爲大賓大祭
皇疏引范甯曰大賓君臣嘉會也大祭國祭也仁者
舉動使民事如此也邢疏云大賓公侯之賓大祭禘
郊之屬也人之出門失於倨傲故戒之如見公侯之
賓使民失於驕易故戒之如承奉禘郊之祭阮氏芸
臺曰孔子惟與顏子仲弓論南面爲邦之道此章大
賓大祭專指天子而言周禮凡言大賓皆諸侯朝覲
之禮爾雅禘大祭也可見非朝覲非禘祫不得稱大

賓大祭此與夏氏殷輅之例同阮氏申證大字殊爲
確鑿然以爲專指天子似未必然蓋天子諸侯卿大
夫皆有南面之稱顏子爲王佐之才故驗歸仁於天
下冉子有人君之度故推無怨於邦家包注以在邦
爲諸侯在家爲卿大夫者是也皇邢二疏以先二事
明敬後一事明恕或謂敬恕之道與仁無涉阮氏曰
古天子諸侯之不仁者始於不敬大臣不體羣臣使
民不以時漸至離心離德甚至視臣如草芥糜爛其

不惠家邦皆怨是不仁之至也究其始不過由於不
敬不恕充之以至於此淺而言之不愛人不人偶而
已若有見大賓承大祭之心行恕而師天下以仁者
豈肯少爲輕忽哉焦氏理堂曰皇疏分敬恕爲二事
非也克己復禮仁也古志之言也孔子引以答顏淵
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孔子所以
解克己復禮也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晉臼
季之言也孔子引以答仲弓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在
邦無怨在家無怨孔子所以解出門如見大賓使民
如承大祭也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
動爲克己復禮之目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
爲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之目非禮勿視聽言動則出
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矣在家無怨仁及乎一
家矣在邦無怨仁及乎一國矣天下歸仁仁及乎天
下矣仁及家國天下不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故爲
仁由己而不由人由己有所欲而推之則能好天下
之所好由己所不欲而推之則能惡天下之所惡人
以非禮加己己所不欲也卽勿視勿聽勿言勿動勿

施於人也勿施於人卽是克己而不以非禮施
人卽復禮也克己復禮未詳其目故顏子請問之出
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先已詳其目而後反復
明之不煩更問此兩章問仁互相發明文亦錯綜入
妙後漢書臧洪傳云使主人少垂忠恕之情來者側
席去者克己以克己爲忠恕是克己復禮者卽己所
不欲勿施於人也集焦氏發明二章之恉打成一片反
復推求無非大學之絜矩一貫之忠恕於論仁本旨
極其親切予謂加人以非禮人所怨而不欲也卽反

之己而勿視勿聽勿言勿動勿施於人是克己也禮
莫大於賓祭推之人而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
祭而不敢稍施以非禮是復禮也二章本自相表裏
朱子本程子謹獨之說注分敬以持己恕以及物爲
二事抑知聖門論仁正以主敬爲行恕之地敬須賅
人己而言若專以持己愼獨言敬則與經使民二字
顯相違背矣
孔注云云疏曰云爲仁莫尚乎敬者修己以敬所以
安人安百姓也
包注云云疏曰書皐陶謨亮采有邦傳云有國諸侯
夙夜浚明有家傳云卿大夫稱家
司馬牛問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訒注孔曰訒難也牛宋
曰其言也訒斯謂之仁已乎子曰爲之難言之得無訒
乎注孔曰行仁難言
仁亦不得不難矣
釋文訒音刃字或作仞皇本高麗本斯下有可字已
下有矣字史記弟子傳引作斯可謂之仁乎公羊宣
八年注引爲之難作其爲之也難
正義曰史記弟子傳云司馬耕字子牛多言而躁問
仁於孔子孔子曰仁者其言也訒朱注引楊氏曰觀

此及下章再問之語牛之易其言也可知黃先生曰
上章告顏子以視聽言動此專告以訒言朱子謂德
之一端是也躁於言者易侵侮人爲仁者恐人己之
交一有侵侮卽害於仁此心常檢束於日用語默之
閒而苛刻易慢之言不敢出也阮芸臺謂爲仁者不
敢出言以侵侮人是也孔注言仁不得不難仁字疑
衍否則以言事指言仁失之矣蔡案皇疏本有二通
一說爲猶行也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凡行事
不易則言語豈得妄出一說仁道旣深不可輕說行

仁難則言仁豈得易引王弼云情發於言志淺則言疏思深則言訒也江熙云禮記云仁之爲器重其爲道遠舉者莫能勝也行者莫能致也勉於仁者不亦難乎夫易言仁者不行之者也行仁然後知勉仁爲難故不敢輕言也邢疏亦從後一說蓋仁者先人之所難任重而道遠惟恐言過其實施濟有難全之量敬恐有難密之功故嘗操之於其心而不敢肆之於其口惟色取仁而行違者好爲親愛之言斷無親愛之實惟其易於言仁所以不能行仁也正惟其不能行仁也故觀木訥之近仁可知易言行仁所以不能行仁也故觀木訥之近仁可知易言必非仁者矣觀巧令之鮮仁可知仁者必不易言矣又案釋文引鄭君注云訒不忍言也不忍言即言之訒也孟子謂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予謂有不忍人之心者自有不忍人之言蓋仁者欲舉一事發一言必推度於前後左右上下人已之交必使慊理饜心無過不及而後已惟恐偏執其情性因而貽怨於家邦始則有害於人終則仍害於己故一夫之不獲即引爲深恥一事之未周不敢遽後悔此不忍人之心所以有不忍人之言也賈子道術篇云惻隱憐人謂之慈反慈爲忍荀子脩效篇云志忍私然後能公行忍性情然後能修注忍謂矯其性也訒亦忍也訒於言非禮即不忍於言非禮義以相反而成也鄭君以不忍詁訒字實以不忍闇仁字則言不必專指言仁而較孔注爲精切

孔注云疏曰云訒難也者廣雅釋詁同說文訒頓也謂言之鈍也義與忍通忍能也能即耐也作刃者借字司馬牽史記作司馬耕說文耕訓犁二字義同借字司馬犁史記作司馬耕說文耕訓犁也釋文引史記作秏亦同音借字也

司馬牛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注孔曰牛兄桓魋將爲亂牛自宋來學常憂懼故孔子解之曰不憂不懼斯謂之君子已乎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注包曰疚病也內省無罪惡無所可憂懼也

釋文疚久又反夫音符皇本高麗本無之字斯下有可字考文足利本亦有可字史記例無已字或作矣

正義曰皇疏內省謂反自視己心也朱注言由其平日所爲無愧於心故能內省不疚而自無憂懼引晁氏曰不憂不懼由乎德全而無疵故無入而不自得非實有憂懼而強排遣之也陸稼書云強爲排遣者

當憂而不憂而可憂者將日生當懼而不懼而可懼者將滋甚是一無忌憚者之所爲也夫子之言不憂不懼者皆由其平日所爲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一旦臨事內省諸心無一毫疚病故得失可任也利害可聽也非不憂也自無可憂非不懼也自無可懼此卽所謂仁者不憂勇者不懼何事變之足累其心哉朱子以平日所爲無愧於心補夫子言外之意必也如顏子之克己孟子之集義眞積力久一私不存事事合義其庶幾乎故不憂不懼全從憂懼中出來

戒愼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惟其有終身之憂始無一朝之患君子無須臾敢懈也辟敬軒云君子對青天而懼聞震雷而不驚履平地而恐涉風波而不懼劉晝新論云灋瑗不以昏行變節顏回不以夜浴改容愼獨如此此其所以不憂不懼也黃先生曰行義有自慊之心集義生浩然之氣自作之孽旣消而意外之禍可置之度外矣孟子養氣之旨本此淮南詮言訓福之至也非其所求故不伐其功禍之來也非其所生故不悔其行內修極而橫禍至者皆天也非人也故中心常恬漠累積其德狗吠而不驚自信其情故知道者不惑知命者不憂

包注云云疏曰云疚病也者爾雅釋詁文說文作灾云貧病也釋名釋疾病云疚久也久在體中也

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注鄭曰牛兄桓魋行惡死喪無日我獨爲無兄弟也

正義曰左傳哀公十四年宋桓魋之寵害於公公使夫人驟請享焉而將討之未及魋先謀公請以璽易

薄公曰不可薄宗邑也乃益竈七昌而請享公焉以日中爲期家備盡往公知之告皇野曰余長魋也今將禍余請卽救司馬子仲曰有臣不順神之所惡也而況人乎敢不承命不得左師不可請以君命召之左師每食擊鐘聞鐘聲公曰夫子將食旣食又奏公曰可矣以乘車往曰迹人來告曰遲澤有介麋焉公曰雖魋未來得左師吾與之田若何君憚告子野曰嘗私焉君欲速故以乘車逆子與之乘至公告之故拜不能起司馬曰君與之言公曰所難子者上有天

下有先君對曰魋之不恭宋之禍也敢不唯命是聽
司馬請瑞焉以入命其徒攻桓氏其父兄故臣曰不可
其新臣曰從吾君之命遂攻之子頎奔而告桓司馬
司馬欲入子車止之曰不能事君而又伐國民不與
也祇取死焉向魋遂入於曹以叛六月使左師巢伐
之欲質大夫以入焉不能亦入於曹取質魋曰不可

既不能事君又得罪於民將若之何乃舍之民遂叛
之向魋奔衛向巢來奔宋公使止之曰寡人與子有
言矣不可以絕向氏之祀辭曰臣之罪大盡滅桓氏
可也若以先臣之故而使有後君之惠也若臣則不
可以入矣司馬牛致其邑與珪焉而適齊向魋出於
衛地公文氏攻之求夏后氏之璜焉與之他玉而奔
齊陳成子使為次卿司馬牛又致其邑焉而適吳吳
人惡之而反趙簡子召之陳成子亦召之卒於魯郭
門之外阬氏葬諸邱輿杜注錄其卒葬所在愍賢者
失所也
鄭注云云疏曰死喪無日詩頍弁篇文箋云死亡無
有日數也注讀獨亡為無一字通也

子夏曰商聞之矣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君子敬而無失
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無兄
弟也注包曰君子施惡而友賢九州之人皆可以禮親也

皇本高麗本皆下有為字盧鐵論和親章引同文選
蘇子卿古詩注引有為無也字運命論注引無矣字
大戴禮本命篇注荀悅漢紀論衡祿命辨祟問孔等
篇引死生二句皆作孔子曰
正義曰朱注聞之蓋聞之夫子命祿於有生之初非
今所能移天莫之為而為非我所能必但當順受而
已既安於命又當修其在己者故又言苟能持己以
敬而不間斷接人以恭而有節文則天下之人皆愛
敬之如兄弟矣皇疏引繆播曰死生者所稟之性分
富貴者所遇之通塞人能養之以福不能令所稟易
分分不可易命也能修道以待貴不能遭時必泰泰
不可必天也天之為言自然之運也皇氏謂同是天
命而死生言命富貴言天者互文也周氏柄中曰嘗
讀左傳司馬牛之事不禁撫卷而歎惜其不早從子
夏之言也夫牛以無兄弟為憂而子夏語以四海之
內皆兄弟斯言也欲其之他國以避禍也魋竄欲弒

不從去之不能惟有見幾而作不與其亂焉可耳但牛本宋公族爵祿有列於朝決然舍去人情所難故子夏不便顯言而微詞以喻之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是破其繫戀之情曰敬而無失恭而有禮則示以涉世之道曰四海之內皆兄弟若謂天壤甚大惟吾所之何必懷此都也子夏之言誠所謂忠告而善道之者人但知死生二句爲聞之夫子不知敬恭二句亦本之夫子家語顏淵將西遊於宋問於孔子曰何以爲身子曰恭敬忠信而已矣恭則遠於患敬則人愛之忠則和於眾信則人任之夫子之告顏淵爲遊宋言之則子夏語司馬牛之意亦可見矣牛不能從至禍亂既作而後出奔患患不暇擇國卒至安身無地客死道途豈非自詒伊慼哉杜氏謂愍賢者失所洵可哀也黃先生曰此言不必居宋周氏之論是也桓魋既爲惡勢將天死而禍及一家必有無辜而死者由是將富貴不保宗廟不血食憂之者方思身爲亂之後二年商聞之矣之言亦是夫子沒後語如檀弓曾子曰聞之矣之類也蒙案方氏謂牛之兄弟不獨桓魋是也而以此言爲發於巢魋出奔之後則未

必然蓋巢鵲奔而牛亦相繼物故也向氏一族戾氣所鍾兄弟四人同惡相濟不久必至亡滅此固理勢使然當其欲害夫子之時不特牛自憂其無兄弟即聖門諸朋友亦其慜牛之有兄弟而一如無兄弟也何必以兄弟無故爲嫌哉

包注云云疏曰敬而無失謂修己恭而有禮謂接人朱注是也包意統承上二句云疏惡欲牛遠兄弟即上鄭注所云桓魋行惡也云友賢謂以禮親人則四海皆如兄弟矣皇疏謂疏惡解敬而無失是廣愛眾

友賢釋與人恭而有禮是親仁人人猶仁也意皆舉

強

子張問明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注鄭曰諸人之言如水之浸潤以漸成人之禍也馬曰膚受之愬皮膚外語非其內實也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汪馬曰無此二者非但爲明其德行高遠人莫能及之也

釋文浸子鴆反膚方于反愬蘇路反說文愬作訴或作謖謖棣作訴漢晉五行志俱引可謂明矣無也已二字

正義曰朱注浸潤如水之浸灌滋潤漸漬而不驟也譖毀人之行也膚受謂肌膚所受利害切身如易所謂剝牀以膚切近災者也愬愬己之冤也毀人者漸漬而不驟則聽者不覺其入而信之深矣愬冤者急迫而切身則聽者不及致詳而發之暴矣二者難察而能察之則可見其心之明而不蔽於近矣此亦必因子張之失而告之故其辭繁而不殺以致丁寧之意云外注引楊氏曰遠則明之至也書曰視遠惟明皇疏云浸潤猶漸漬也譖讒謗也巧爲讒者日日漸漬細進當時使人受而不覺如水之浸潤漸漬久久必淫故謂能讒者爲浸潤之譖也膚者人肉皮上之薄縐也愬者相訴訟也巧相訴害者亦日日積漸稍進如人皮膚之受塵垢當時不覺久久方覩不淨故謂能訴害人者爲膚受之愬也皇氏謂馬注與鄭不類則其所申說者或鄭君之意也蒙案朱子意謂浸潤是用柔其來也舒緩緩則不及覺膚受是用剛其來也迫切迫則不暇詳皇疏本鄭注謂二者皆出之以柔術而君子克之以乾剛蓋剛者德性高明識見遠大能照察陰邪於近習難防之處而無事於逆億

不爲所牢籠此夫子所以思見剛者也攷之說文譖愬也左成十六年傳注訴譖也是二字本相轉注爲一義廣雅釋詁譖訴皆訓諆三蒼譖讒也說文愬告也公羊莊元年傳注如其事曰訴加誣曰譖要之譖者好言人之短以暴己之長愬者哀告己之善以攻人之惡而大約不離乎讒者近是高伯宗辨讒論云知吾有所喜也則伺其隙以疑之知吾有所惡也則多其過以重之未識吾之心也則微辭以嘗之未必吾之從也則他事以探之勢所不達則因其釁以致之近也陸稼書曰天地鬼神往古來今雖極幽渺寥廓然於我初無情識所牽愛憎所動故聰明可用而探索可窮惟耳目見聞之近毀譽是非之間以情觸情以識投識聰明有所不能用察識有所不及施此非逆億之所能窮也惟有居敬窮理之功至精至密方能有定識定力譬如鏡然磨得一分光便照得一分光不全耳皇疏分妍媸不憂妍媸之難見惟憂鏡之未明引孫綽云賴明察以勝讒猶火發滅之以水雖消災有方亦已殆矣若遠而絕之則佞根先拔而遠體獸全顏延之云譖訴不行雖由於明明見之深乃由於窮理居敬則我心有所把持而不可動窮理則人情

遠斥言其功故曰明極言其本故曰遠孫顏高言遠而孰知遠之仍不離乎近也哉

鄭注云云疏曰浸本水名鄭訓漸者乃侵之借說文侵漸進也易象下傳浸而長也孔疏漸進之名漢書食貨志浸淫訓漸染史記司馬相如傳浸潭訓漸冉皆假借義也廣雅釋詁積也漬也則又漸之引伸也

馬注云云疏曰以膚受爲皮膚外語者謂不得其實似是而非也後漢書戴憑傳注引此經注云謂受人之訴辭皮膚之不深知其情核也又張法滕馮度楊

傳論曰膚受之言互及注謂得皮膚之言而受之不知其情核者也又張衡傳云後人皮傅注傅音附方言秦晉之言非其事謂之皮傅謂不深得其情核皮膚强相傅會也穀梁傳敘云膚淺末學文選東京賦云末學膚受辮綜注膚受謂皮膚之不經於心胸是皆讀膚爲附大意與馬注同前漢書屢引膚受之愬五行志顏注云膚受謂初入皮膚以至骨髓也是訓受爲入謂愬之由淺而深深入肌膚漸至刺骨意與朱注大同小異正如肺腑之言本係木柿依附之假借形容其浮淺而後人則以爲心肺臟腑之言也惟

韓昌黎集送齊暭下第序孫注云膚受者如膚受塵垢久之乃見意與皇疏合與上句鄭君注爲一類似較馬注爲精馬氏以遠字泛指德行則又與問明不相關涉矣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

皇本民信上有令字高麗本有使字後漢書袁安傳注引民作人避唐諱也

正義曰朱注言倉廩實而武備修然後教化行而民信於我不離叛也黃先生曰足食足兵以立政言而信之政亦可知下節所謂三者也申朱注者謂教化宰於兵食之先周於兵食之後孚於兵食之外運於兵食之中兵食足而後民信本是兩事而子貢設爲三項或又謂春秋時學校之制三代相傳綱常名教亦無人滅去兵食一足而民信自然易易此不啻癡人說夢也顧亭林謂古之言兵皆指器不指人謂執兵之人爲兵五經無此語然攷春秋經傳多言治兵正指執兵之人但此經所言自指兵器耳漢書鼂錯

傳兵法曰丈五之溝漸車之水山林積石經川邱阜草木所在此步兵之地也車騎二不當一上山邱陵曼衍相屬平原廣野此車騎之地步兵十不當一平陵相遠川谷居閒仰高臨下此弓弩之地也短兵百不當一兩陳相近平地淺草可前可後此長戟之地也劍楯三不當一輦輦竹蕭草木蒙籠支葉茂接此矛鋋之地也長戟二不當一曲道相伏險阨相薄此劍楯之地也弓弩三不當一據此言步兵地車騎地弓弩地長戟地矛鋋地劍楯地凡地形六兵備亦六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卷十二　四十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周禮說車之五兵戈殳戟酋矛夷矛步卒之五兵無生曰孟子言制梃可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賈子言鉏耰棘矜不敵於鉤戟長鎩而斬木爲兵揭竿爲旗陳法以此敵強秦之勢今有爲政者於此糧可供給民無叛志豈以矢亡兵盡爲不足守乎故夫子言不得已而去兵猶可守也陸稼書謂去兵不是全不要兵只是伍兩卒旅之缺未暇補戈矛車甲之敝未暇修蒐苗獮狩之制未暇講然此非必不得已之去也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注孔曰死者古今常道也人皆有之治邦不可失信也

職幣司兵職云及授兵從司馬之法以頒之及其受兵輸亦如之可見兵是國之所給戴侗記孔疏春秋書作邱甲穀梁傳云邱甲國之事也左傳言授兵大宮言國人受甲言子產授兵登陣皆兵器領於有司之證

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

正義曰朱注言食足而信孚則無兵而守固矣黃先釋文而去起呂反下同於斯三者一讀而去於斯爲絕句子貢問有美玉於斯即此例案必不得已句當略讀而去於斯三者連讀爲一句

皇本無子貢二字無信作不信呂覽季秋紀注引作非信

正義曰朱注民無食必死然死者人之所必不免無信則雖生而無以自立不若死之爲安故甯死而不失信於民亦甯死而不失信於我也外注以人情而言則兵食足而後吾之信可以孚於民以民德而言則信本人之所固有非兵食所得而先也是以爲政者當身率其民而以死守之不以危急而棄也皇疏引李充曰朝聞道夕死孔子之所貴舍生取義孟子之所尚自古有不亡之道而無有不死之人故有殺身非喪己苟存非不亡己也黃先生曰陸稼書謂去食者如後世加派搜括之事失人心以圖苟全者斷不肯爲然後世加派搜括多非行於必不得已之時大抵苛征厚斂供給無益之資者多耳以聖賢爲之去其無益之供給兵食皆足之勢也今子貢以食信二者必不得兼直是困守孤城糧食已絕以創殘餓羸之民則無補苴經營之術欲全活民生計惟率衆降敵不則將死鼓馭百吏死職士大夫死行列俾斯民亦其安於義命所當然庶於上下相

孚之心可謂不負夫子故示之以守信而死也或疑一死報國與民共盡其信終歸無益曷若保全生靈率衆降敵乎曰信義不敢負所益大矣有益於將亡者張巡許遠守睢陽而死節韓子謂其以一城捍天下以千百就盡之卒戰百萬日滋之師蔽遮江淮沮遏其勢天下賴以不亡也有益於既亡後者如王蠋以布衣盡節而齊立襄王鼓厲忠勇之氣國轉亡而爲存也有益在萬世者身與民共守其信綱常賴以不墜也荀子謂出死要節所以養生此名言也然則聖賢論事安在爲無益之舉乎以爲無益逆亂之所以徼幸求生也馮道更相數主後人或以爲五代之季生民不至肝腦塗地者道有力焉豈其然哉

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爲

注鄭曰舊說云棘子成衛大夫也

釋文棘紀力反皇本高麗本成作城考文一本文爲作爲文漢書人表棘作革

正義曰朱注疾時人文勝故爲此言黃先生曰老子言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棘子成正同此意以用也爲語助詞下篇亦矣以爲何以伐爲無以爲也皆同詳見王伯申釋詞

鄭注云云疏曰棘漢書人表三國志蜀秦宓傳俱作革詩匪棘其猶禮器引作革二字古音同部故相通借萬姓通譜謂子成之後改爲棗或又謂省作朿朿棗音義均不相侔

子貢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過言一出駟馬追之不及舌也 注鄭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駟不及舌釋文駟音四

哲其後也然朿與朿音義均不相侔

正義曰皇疏夫子呼子成也言汝所說君子用質不用文爲過失之甚故云惜乎夫子說君子駟四馬也

而一師監之也尚書顧命諸侯入應門皆布乘黃朱

言獻四黃馬朱鬣也飭賁天子駕六校人則何不以

馬與圉以六爲數顧命諸侯何以不獻六馬易經時

乘六龍者謂陰陽六爻上下耳豈故爲禮制王度記

云今天子駕六者自是漢法與古異大夫駕三者經

傳無此言是自古無駕三之制也詩干旄孔疏引王

肅云夏后氏駕兩謂之麗殷益一騑謂之驂周又益

一騑謂之駟肅好與鄭君爲難不足信也

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鞟猶犬羊之鞟 注孔曰皮去毛曰鞟

虎豹與犬羊別者正以毛文異耳今使文質同者何以別虎豹與犬羊耶 釋文鞟苦郭反皇本高麗本作鞹末有也字說文法言修身篇引皆作鞹御覽引此節上題子曰

正義曰戚氏學標云質字有兩解一質地一質樸凡對文言者皆質樸之質非質地之質在禮明云有以文爲貴者有以素爲貴者是禮中賅有文質質所以辨等威也皇疏云將欲解之先述其意言汝意云文猶質質猶文故曰何用文爲耳述其意竟又譬言其不可鞹者皮去毛之稱也虎豹所以貴於犬羊者正以毛文炳蔚爲異耳今若俱滅其毛惟餘皮在則誰復識其貴賤別虎豹與犬羊乎譬於君子所以貴者正以文華爲別今若使質而不文則

何以別君子與眾人乎蒙案據皇疏文猶質質猶文是先述子成用質不用文之意下乃譬言其不可子成既欲用質不用文是視文猶質視質猶文也而不知毛去皮存虎豹與犬羊無以別其貴賤文猶質也謂虎豹之鞹猶犬羊之鞹也質猶文也謂犬羊之鞹猶虎豹之鞹也三猶字作一例似較直截蓋上古草昧初開安於樸陋後世文明漸啓踵事增華此亦氣運之使然世風之遞改故虎變豹變文蔚文炳大易皆取義於革聖人緣情制禮損益隨時因天理之節文定人事之儀則君臣也而有揚拜之文父子也而有定省之文推之五倫五禮莫不皆然正朔三而易文質再而更一朝所尚漸生流弊故夏尚文而商必矯之以質商尚質而周又矯之以文流及既衰春秋之世不無文勝之弊夫子欲從先進之野人大林放之問禮亦不過欲救弊補偏節其文勝之太過而非必盡去其文也子成矯一時之弊爲過激之談與老子禮爲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告子之外禮義同出一意豈知後世放誕之流厭苦繁文爭尚脫略肆無忌憚假託是言將至裂冠毀冕冒上罔等尊卑無序上下無常甚言禮豈爲我輩設禍且中於世道人心故宰我之成事不說謂其弊將至於慘酷不仁子成之駟不及舌謂其弊將至於無禮無義急責之痛惜之恐其言之一出將率天下而禍仁義也所關豈淺鮮哉

孔注云云疏曰說文鞹去毛皮也與孔注同詩載驅疏引說文鞹革也與釋文引鄭君注同孔云今使文質同者以同字詁猶字文質同謂文猶質質猶文正

述子成之意也御覽引此節上有子曰二字子即指子成是先述子成之意義與注疏合朱注謂先言文質相等不可相無中間須添若必盡去其文而獨存其質二語反使辭氣不貫

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注鄭曰盍何不也周法什一而稅釋文饑居其反鄭本作飢盍胡臘反徹直列反考文饑作飢說文盍作盇考工記匠人注引乎作與

欲加賦以足用也徹通也均也周制一夫受田百畝正義曰朱注稱有若者君臣之辭用國用公意蓋

而與同溝共井之人通力合作計畝均收大率民得其九公取其一故謂之徹魯自宣公稅畝又逐畝什取其一則爲什而取二矣故有若請但專行徹法欲公節用以厚民也黃先生曰皇邢二疏以畿內用貢而稅有重輕什一爲邦國法又以諸侯郊外郊內其法不同據攷工記匠人注也匠人注以畿內亦有貢有助鄉遂及采邑用貢都鄙用助皇邢二疏未及引此今試總核鄭君之注當云畿內邦國各兼貢助二法以通之而均之什一而稅是爲徹也詩云雨我公

田春秋宣公十五年初稅畝左傳云穀出不過藉穀梁傳云古者什一藉而不稅私田稼不善則非吏公田稼不善則非民孟子言井九百畝中爲公田諸言藉言公田謂借民力以耕公田是周用助法也助本八家同井而先王量地制宜凡不可井者不立公田之法其取民之制近於夏時之貢小司徒言考夫屋旅師言聚野之粟屋粟諸言屋者夫三爲屋屋三爲井出貢者三三相任是周用貢法也助法八家各耕私田百畝各出其力以耕公田百畝其粟卽旅師所謂屋粟也二法相通均之什一而稅以是爲徹正與

所謂粟也貢法不借民力以耕公田百畝之粟以爲稅而其出稅以三三相任卽旅師所謂屋粟也二法相通均之什一而稅以是爲徹正與經傳合矣但不得泥分畿內邦國又於畿內分鄉遂及都鄙於邦國分郊外郊內耳鄭君所據爲畿內鄉遂用貢者以司馬法及載師言之鄭君誤據司馬法以一成中除去洫澮爲一甸辨已見前載師云園廛二十而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惟其漆林之征二十而五詳繹經文皆以

園廛而言園廛之稅輕重互異而田稅則定以什一鄭君以國廛爲田稅遂誤指爲畿內貢法孟子云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是因當日滕之形勢斟酌爲此非各國之貢助皆以郊外郊內爲分也周之制可畫井者爲助法不可畫井者用貢法助者取諸公田豐儉隨年貢者有司稼巡觀以年之上下出斂法亦非校數歲之中以爲常貢者耕百畝除十畝之稅而得九十畝之獲助者得百畝之獲而出合耕公田十二畝半之資力凡耕田百十二畝有畸民之多寡之分所取均是什一如周官鄉大夫國中與野征役復除之分早晚亦有變通法以均之也蓋徹法本如此後漢書陸康傳曰徹者通也言其法度可通萬世而行也是徹之法上通夏商貢助之法以爲天下之通法俾萬世可以通行陸康傳鄭君注義皆是也朱子於孟子注既以貢助並行爲徹復以通力合作爲徹其意謂助則各私己田但合作於公田徹則就九百畝而合作之也前儒多以爲非又案邢疏本

贏縮本自無多當時貢助合行立法以變通之俾無而穀梁之說本是可解載師以場圃任園地鄭注圃樹果蓏之屬此注疏據詩及穀梁傳合解之賈言二畝半亦襲班趙之誤其云廬在田首之界者以畫井之地非必方正如圖田首自有可廬之處也穀梁傳以詩之中田爲公田者一井之中百畝爲公田百畝之外田首有廬爲眾農憩息之所其地亦名公田班氏公田八十畝廬舍二十畝未必合穀梁之意此經史之文當分觀而得之

也戚氏偶談云使通力計畝則內外公私俱可不立於孟子井九百畝節難通而合作則無夫之上下均收則無貪之多竇案之上農夫食九人節亦礙可知徹者通也以通貢助爲言也錢氏大昕潛研堂答問云鄭康成注周禮嘗引孟子野九一而稅國中什一之文孔氏詩正義申其旨云周制有貢有助助者九夫而稅一夫之田貢者什一而貢一夫之穀通之二十夫而稅二夫是爲什中稅一也九一而助爲九中一知什一自賦非什中一者以言九一即云而助明

九中一助也國中言什一乃云使自賦是什一之中使自賦之明非什中一爲賦也郊外國中人各受田百畝或九而取一或什一而取一通內外之率則爲什而取一故曰徹徹之爲言通也姚氏文田求是齋稿云詩公劉崧高毛傳皆訓徹爲治鄭氏公劉箋云什一而稅謂之徹又注匠人云周之畿內稅有輕重諸侯謂之徹者通其率以什一爲正論語注云徹通也爲天下之通法趙氏注孟子云耕百畝者徹取十畝以爲賦徹猶人徹取物也賈氏匠人疏引之孔氏故左傳云穀出不過藉然民自無公私緩急之異此其與助異處至魯宣公因其舊法而倍收之是爲什而稅二矣謂之徹者直是通盤核算猶徹上徹下之謂並非通融之義先儒以貢助兼用爲辭殆未然矣

蒙案徹之名義所說不一姑錄諸說以備參

鄭注云云疏曰云盡何不也者左桓十一年傳注同爾雅釋言曷盍也廣雅釋詁盍何也盍曷何三字本雙聲而何不又盍之反語也云徹通也者說文同獨斷羣臣異姓有功封者稱徹侯避武帝諱改曰通侯

是徹即通也

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注孔曰二謂什二而稅也

正義曰朱注公以有若不喻其意故言此以示加賦之意黃先生曰春秋宣公十五年初稅畝畝杜注公田之法什取其一今又履其餘畝復什取其一故哀公曰二吾猶不足遂以為常故曰初杜氏彼注據論語此文皇邢二疏即本左傳立說皆是也穀梁傳曰初稅畝者非公之去公田而履畝十取一也後儒據此謂宣公仍是什取其一但因公田之稼不善而擇取可有餘而歲計則不足行十二而不足不思損而益是揚湯止沸疾行遁影有子之所以發德音也黃先生曰朱注言節用言穀祿平或問言行徹則稅不入三家皆足國之道也然注言君民一體是經之本旨也國以民為本民業廢而國用亦耗論其極府庫有悖出之慮有子勸行徹法絕豪家之侵佔復浮戶之逋亡無曠土無遊民以此收人心以此立國本為百姓者常則築場納稼之餘閭獻豜私貊蹐堂頌壽而正供罔缺公旬必赴不待言矣變則相友相助之眾出以應敵其糗糧芻茭初無後世欺隱之私矣國勢日強外患自息悉索敝賦以資敵國者可一切省矣

鹽鐵論引孰與不足下有乎字漢書谷永傳引與作子後漢書楊震傳引孰作誰隋書煬帝紀舊唐書韋思謙傳文選耤田賦注引均為孔子語

正義曰朱注民富則君不至獨貧民貧則君不能獨富有若深言君民一體之意以止公之厚斂為人上者所宜深念也皇疏引江熙曰為家者與一家俱足乃可謂足豈可足己而謂之足也夫儉以足用寬以愛民日計之可不足而歲計則有餘十二而行日計可有餘而歲計則不足行十二而不足不思損而益是揚湯止沸疾行遁影有子之所以發德音也黃先生曰朱注言節用言穀祿平或問言行徹則稅不入三家皆足國之道也然注言君民一體是經之本旨也國以民為本民業廢而國用亦耗論其極府庫有悖出之慮有子勸行徹法絕豪家之侵佔復浮戶之逋亡無曠土無遊民以此收人心以此立國本為百姓者常則築場納稼之餘閭獻豜私貊蹐堂頌壽而正供罔缺公旬必赴不待言矣變則相友相助之眾出以應敵其糗糧芻茭初無後世欺隱之私矣國勢日強外患自息悉索敝賦以資敵國者可一切省矣

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注孔曰孰誰也

孔注云云疏曰攷工記匠人疏引此注作鄭注

國有九年六年之蓄而凶荒無憂則臨時補苴之費又省矣民足而國自足有子之爲國用謀者得其本也陸敬輿奏議兩引此經其一引此節而申之曰人安則財贍本固則邦寧其一引此節而申之曰君養人以成國人戴君以成生上下相成事如一體古稱九年六年之蓄者蓋率土臣庶通爲之計耳固非獨豐公庾不及編氓蒙案說苑政理篇魯哀公問政於孔子對曰政有使民富哀公曰何謂也孔子曰薄賦斂則民富矣公曰若是則寡人貧孔子曰詩云凱悌君民之一體江熙喻之於一吾猶不足而父母獨貧之意禮緇衣子曰民以君爲心君以民爲體心莊則體舒心肅則容敬心好之身必安之君好之民必欲之心以體全亦以體傷君以民存亦以民亡夫子既譬之於一家而又喻之於一身故不必計其如何足如何不足第論君民一體之義無異一身之切一家之親斷無獨富獨貧之理此乃徹本窮源之論也孟子曰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大學曰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聖賢之經濟王道之設施豈有他術哉曰無赦之國其刑必平多斂之國其財必削眞通儒之見也毛大可謄言曰哀公所患者用不足也用出於賦而井田之法有貢有助賦則通出於貢助之閒蓋貢卽是稅助卽是耤周制徹法通行貢助大抵鄉遂用貢法都鄙用助法要以什一爲斷自魯宣稅畝於什一外又稅其一則什二矣公所云吾猶不足是也但其稅畝祇是稅貢不是稅耤縣稍都鄙皆藉力而耕而力無可稅是以稅雖有二而所增無幾若用出於賦賦有九等自國中四郊以及都鄙山澤通爲財用所自出如祭祀賓客喪荒薦服匪頒燕好以及軍旅田役諸用在鄉遂都鄙俱有常賦而一經稅畝以後則國旣橫征野多逸斂閭輸縣貢反有漸至匱乏者此公之所以歎不足也故有子之計謂莫若行徹以什一之名返其餘稅而九賦所入自無覈閱失以情而言則君以足稅與民而民誰敢以不足之

用反與君者以法而言則喪荒有式君方合諸賦以
遏賑卹何患年饑此所謂因時補救損虛稅而收實
賦者可惜公之不早悟也其後公卒以加賦重問夫
子夫子不能挽而遂以加之春秋哀公十二年春用
田賦是也宣公初稅畝是加稅哀公用田賦是加賦
共時齊晏交爭軍賦不足在徹法都鄙出車每一邱
所賦祇出馬一匹牛三頭而今又二之再出馬一匹
牛三頭此不特稅有二賦亦有二論語盡徹之言與
春秋田賦之書兩相表裏善讀者思之按毛氏謂稅

畝加稅不加助用出於賦不出於田稅於春秋稅畝
用賦之文恰有分別然此經有子所言乃君民一體
之常經而非補救一時之權術也
孔注云疏曰云孰誰也者公羊隱元年王者孰謂
注同尚書疇咨若疇誰孰皆一聲之轉詳孰不可忍
下
子張問崇德辨惑注包曰辨別也
子曰主忠信徙義崇德也注包曰徙義見義
釋文惑本亦作或皇本無也字

正義曰朱注主忠信則本立徙義則日新黃先生曰
竭所能之謂忠履所明之謂信人之行義者不可無
忠信矣得其宜之謂義循其事宜之自然而遷就之
之謂徙能徙義則不敢自恃忠信執意見以為義理
矣二者相須所行無弊而有實得於身心則德日崇
矣蒙案盡心之謂忠實言之謂信以忠信為言行之
主即以忠信為進德之基故易曰忠信所以進德也
禮器曰忠信之人可以學禮然自以為心之無不盡

言之無不實而不推求於人情物理之當然戴氏東
原所謂苟學不足則失在知而行因之謬雖其心無
不忠不信而害道者多矣此忠信所以不可不學也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某之好學好學
者即學禮也學義也董子對策曰彊勉學問則聞見
博而知益明彊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易曰日
新之謂盛德苟能見義必為知止於至善而克明峻
德不外是矣說文崇高也皇疏訓為重那疏訓為充
皆本爾雅釋詁然心知資義理以養而識日高明德
日充盛孟子所以貴擴充也以那疏為長

包注云云疏曰云辨別也者說文辨判也小爾雅訓
別字亦通作采說文采辨別也此注邢本作孔曰云
徙意者行而宜之之謂義徙意以從義理則進德徙
義以從意見則害道趙鹿泉謂意字好
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
注包曰愛惡當有常一欲生之一欲死之是心惑也
釋文惡烏路反皇本高麗本上三句下皆有也字考文補遺是作其與
正義曰朱注愛惡人之常情也然人之生死有命非
可得而欲也以愛惡而欲其生死則惑矣既欲其生
尊以京師廢亂羣盜並興選賢徵用起家爲卿賊亂
既除豪猾伏辜卽以佞巧廢黜一尊之身三期之閒

又欲其死則惑之甚也蒙案四句注疏皆幷作一層
朱注分作兩層劉氏台拱駢枝曰愛之欲其生惡之
形容譬況之詞朱注謂死生有命不可欲而欲之是
爲惑未免誤以借言爲正論人情於親戚骨肉未有
不欲其生者仇讎怨毒未有不欲其死者壽考之祝
僭亡之誓於古有之豈得概指爲惑愛之欲其生惡
之欲其死言愛惡反覆無常既欲其生又欲其死覆
舉上文而迫笮其詞以起惑字非兩意也凡言惑者
謂其顚倒瞀亂若人有惑疾者然故不直曰好惡無
常而曰既欲其生又欲其死不直曰忿懥無節而曰
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皆爲惑字造端置辭聖
人之言所以爲曲而中也人性之偏愛惡爲甚內無
知人之明外有毀譽之蔽鮮有能至當而不易者子
張之爲人高遠疏闊知人聽言盡其所短故夫子以
是箴之觀於諧昵之答可以見矣公乘興訟王尊曰

乍賢乍佞豈不甚哉孔子曰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
死是惑也應仲遠爲泰山太守舉一孝廉旬月之閒
而殺之邴原曰孝廉國之俊選也舉之若是則殺之
非也若殺之是則舉之非也語云愛之欲其生惡之
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仲遠之惑甚矣
漢人引此言皆不失夫子本意
包注云云疏曰皇疏云中人之情不能忘於愛惡若
有人從己己則愛之當愛此人時必願其生猶是前
所愛者而彼忽違己己便憎惡惡之既深卽願其死

猶是一人而愛憎生死起於我心我心不定故爲惑矣皇疏善申注意

誠不以富亦祇以異注鄭曰此詩小雅也祇適也言此取此詩之異行誠不可以致富適以是爲異耳義以非之也

釋文祇音支詩小雅誠作成

正義曰朱注此詩小雅我行其野之辭也舊說夫子引之以明欲其生死者不能使之生死如此詩所言不足以致富而適足以取異也蒙案死生之有命猶富貴之在天詩言此邦之人不思舊姻求爾新特不

過豔其富貴耳豈知此行不足以致富適足以取異猶欲人生死者變惡顛倒而於人之死生仍無移於定數在己之好惡祇見異於常情程子謂一句在齊景公有馬千駟之上臆度無證朱子亦不經從也

鄭注云云疏曰詩關雎疏引此注云此詩小雅我行其野之句也較爲完備云祇適也者本詩毛傳伯兮傳云適主也說文祇从氏者訓敬祇从氏者訓地祇凡經傳訓適者皆用祇从氏不从氏氏與適同在支佳部也五經文字唐石經皆从衣作祇祇說文緹之或字皆假借也宋以後又用只字誠詩矣皇疏善申注意

誠不以富亦祇以異注鄭曰此詩小雅也祇適也言此取此詩之異行誠不可以致富適以是爲異耳義以非之也

釋文祇音支詩小雅誠作成

正義曰朱注此詩小雅我行其野之辭也舊說夫子引之以明欲其生死者不能使之生死如此詩所言不足以致富而適足以取異也蒙案死生之有命猶富貴之在天詩言此邦之人不思舊姻求爾新特不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注孔曰當此時陳恆制齊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故以此對也

正義曰朱注齊景公名杵臼魯昭公末年孔子適齊君臣父子此人道之大經政事之根本也是時景公失政而大夫陳氏厚施於國景公又多內嬖而不立

太子其君臣父子之閒皆失其道故夫子告之以此蒙案皇疏云君君君行君德謂惠也臣臣臣行臣禮謂忠也父父父爲父法謂慈也子子子爲子道謂孝也國語晉勃鞮曰君君臣臣是謂明訓似古有此言而夫子述之四行意本平列管子形勢篇曰君不君則臣不臣父不父則子不子或夫子引古語景公善其說而反言以自警歸重於君父如管子之意未可知也董子繁露玉杯篇父不父則子不子君不君則臣不臣耳漢書武五子傳壺關三老上書曰父不父

則子不子君不君則臣不臣雖有粟吾豈得而食諸

亦有則字

孔注云云疏曰方氏觀旭云左傳哀五年齊景公卒六年陳僖子使召公子陽生立之至十四年陳恒始以執君見於經傳時爲簡公卽恒所弒則陳恒制齊在景公卒後七八年景公時厚施於民者則是僖子乞狄氏惺庵云孔子至齊在景公三十一年當魯昭公二十五年踰年卽反魯是時陳氏爲武子開字子疆見昭二十六年左傳乃無宇之子乞之兄也乞卒子代之乃爲陳恒是則孔注以爲恒者固非方氏以爲乞者亦未是也譚梁生云景公問政在昭公之世是時弒莊公者崔杼也滅崔氏者慶封也圖逐慶氏者欒高陳鮑也孔子之對不專在去陳氏迨陳乞子恒弒簡公去孔子對問政時且三十年所矣

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注孔曰言將危也

陳氏果滅齊也

釋文吾豈得而食諸本亦作焉得而食諸焉於虔反本今作吾得皇本高麗本史記世家引吾下皆有豈字御覽治道部引作惡字

景公之徒善其言不能見用蓋可知矣

孔注云云疏曰史記田完世家田釐子乞事齊景公爲大夫其收賦稅於民以小斗受之予民以大斗行陰德於民而景公弗禁由此田氏得齊眾心宗族益强景公卒兩相高國立龍姬子荼是爲晏孺子田乞與鮑牧殺荼立他子陽生是爲悼公田乞卒子常代立是爲田成子鮑牧弒悼公齊人共立其子壬是爲簡公田常與監止爲左右相心害監止於是田常擊殺監止遂弒簡公乃立簡公弟驁是爲平公田常爲

相言於平公曰德施人之所欲君其行之刑罰人之所惡臣請行之五年齊國之政皆歸田常於是盡誅公族之強者而割齊自安平以東至琅琊自爲封邑田常卒子襄子盤代立襄子卒子莊子白立莊子卒子太公和立遷齊康公於海上食一城以奉其先祀康公之十九年田和立爲諸侯列於周室是陳氏果滅齊然在景公時陳氏方初起也

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注孔曰片猶偏也聽非偏信一言以折獄者惟子路可也訟必須兩辭以定是

釋文片如字鄭云半也折之舌反曾讀折爲制今從古與音餘御覽引注曰片讀爲半

正義曰皇疏折獄謂判辨獄訟之事也夫判辨獄訟必須二家對辭子路既能果斷故偏聽一辭而能折獄也一云子路性直情無所隱若聽子路之辭則一辭亦足也故孫綽云謂子路心高而言信未嘗文過以自衛聽訟者正宜以子路單辭爲正不待對驗而後分明也非謂子路聞人片言而便能斷獄也皇氏引孫綽即後一說以申孔注也蒙案書呂刑曰今天相民作配在下明清于單辭孔疏單辭謂一人獨言未有與對之人訟者多直己以曲彼構辭以誣人孔子美子路云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片言即單辭也子路行直聞於天下不肯自道己長妄稱彼短得其單辭即可以斷獄者惟子路耳凡人少能然故難聽也孔疏以片言即單辭其意與皇疏後一說同也歐陽行周云君子時或妄訟於人未有小人而能自訟者片之爲言偏也偏言一家之辭也偏言雖君子不信之矧非君子乎夫子之言蓋非於子路歐陽氏謂折獄不可輕聽偏辭反以子路爲戒於經中可大司寇以兩造禁民訟以兩劑禁民獄書呂刑兩造具備師聽五辭五辭簡孚正于五刑不簡正于五罰五罰不服正于五過康誥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於旬時丕蔽要囚古人斷獄定刑何等鄭重子路雖極明決亦必須兩造具備豈有不待兩造之至而輕據一面之辭足以聽斷則皇疏前一說之不可從也且片言與單辭不同與偏言亦不相類呂刑明清于單辭民之亂罔不中聽獄之兩辭無或私家于獄

之兩辭下文有兩辭故上有單辭後漢光武紀永平三年詔曰明察單辭注單辭猶偏聽也朱浮傳有人單辭謂無證據也偏之本義爲頗衰秦誓惟截截善諞言馬本作偏言莊子人閒世以偏辭與巧言同類偏在眞臻部片在桓寒部音雖相轉而韻不相通況偏言卽可取信獄訟復自何來傳理堂謂孔子假訟辭之不信以明子路之信然子路大賢何至與人興訟此天下必無之理子豈擬不於倫則皇疏後一說之不可從也朱注訓片爲半訓折爲斷謂子路忠信明決故言出而人信服之不待其言之畢也然折獄與眾共之亦無言未畢而人服之理釋文引鄭君注片半也此朱子所本半義實爲判說文片判木也半物中分也判分也胖半體肉也廣雅釋詁剖辟片半也漢書翟義傳注判之言片也字林牉半也蓋片與半義皆爲判卽折爲斷義亦近判胡氏曰折者折而二之也治獄之道兩辭具備曲直未分混於一區乃平別其孰爲曲孰爲直判然兩途所謂折也子路忠信誠於中明決照於外忠信則人不忍欺明決則人不能欺故一言斯判兩造胥平不待讞審平反而人自無不折服片言不必限定半言猶徇諾不必限定一徇也韓詩外傳云子路治蒲三年孔子入其境曰善哉由也恭敬以信矣入其邑曰忠信以寬矣至其庭曰明察以斷矣本治蒲之三善發而爲折獄之一言蓋其推誠致信於人非伊朝夕矣

孔注云疏曰云片猶偏者二字古韻不同部而同爲脣音旁母字故相通轉也

子路無徇諾注徇猶豫也子路篤信恐臨時多故或不豫諾也釋文或分此爲別章邢疏云今合之文選江淹雜詩注引上有子曰

正義曰朱注徇留也猶徇忽之徇急於踐言不留其諾也記者因夫子之言而記此以見子路之所以取信於人者由其養之有素也蒙案左傳哀公十四年小邾射以句繹來奔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使子路子路辭季康子使冉有謂之曰干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之言子何辱焉對曰魯有事於小邾不敢問故死其城下可也彼不臣而濟其言是義之也由

弗能朱子引尹氏曰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予路之一言其見信於人可知矣一言而折獄者信在言前人自信之故也不設也不留諾所以全其信也

何注云云疏曰說文宿止也廣雅釋言宿留也釋詁宿舍也此宿之本義乃朱注所本小爾雅訓久孟子注訓素左傳注訓安皆一義之引申也何解猶豫也皇疏猶迟也管子地圓篇注猶先也此皆以宿爲夙之假借爾雅夙早也信近於義言須可復故禮有諾責之訓久要不忘平生之言古人所以戒豫諾者惟恐輕言許人不踐其諾此君子自儆則然也而所以見信於人者爲其諾之必行而無稽留停止之弊觀於小邾要盟一事不如朱注爲切當

前也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注包曰言與人等也必也使無訟乎注王曰化之在前

正義曰朱注引范氏曰聽訟者治其末塞其流也正其本清其源則無訟矣陸氏稼書曰道德齊禮是乃所以使也

王注云疏曰皇疏引孫綽云夫訟之所生先明其

契而後訟不起耳若訟至後察則不異於凡人也此言防其本也邢疏引周易訟卦象曰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王弼云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訟在於作制契之不明訟之所以生也物有其分職不相濫爭何由興訟之所以起契之過也故有德司契而不責於人是化之在前也又案大學云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鄭注云情猶實也無實者多虛誕之辭聖人之聽訟與人同耳必使民無實者不敢盡其辭大畏其心志使誠其意不敢訟意與此注及王弼不同未知誰是蒙案王弼孫綽所言者德也爲政之本也者法也爲政之具也鄭君所言者德也爲政之本也此章因美子路之善聽訟而類記夫子之言使無訟則王肅所云化之在前者在德不在法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注王曰言爲政之道居之於身無得倦行之於民必以忠信也

釋文倦其卷反亦作卷九經古義曰釋文倦其卷反亦作卷當作券漢涼州刺史魏君碑施舍不券考工記鄭注券今倦字也唐文粹常仲孺河中府新修文宣王廟碑引語曰居之作學之

正義曰朱注居謂存諸心無倦則始終如一行謂發於事以忠則表裏如一蒙案此章本問政字字當切政字王注以居行貼身與民朱注以居行分心與事而其實無倦乃勉力之謂以忠乃盡心之目陸稼書因謂無倦以忠俱在心上說謂此論爲政之心抑知二句本相串互如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求即求所達之道達即達所求之志正見主道聖功內外無間始終如一李安溪云忠是所居倦是所行今曰居之無倦以事存心也行之以忠以心制事也蓋子張意極簡括朱注兼所存所好言又極該備曾子立事

才高意廣或未盡居敬存誠之學故夫子告之以此程子謂其少仁無誠心似太貶斥

王注云云疏曰云懈倦者普語則徧而不倦注倦懈也云忠信者說文忠敬也廣雅釋詁信敬也蓋中心爲忠人言爲信其實皆誠也往往連言之

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 注鄭曰弗畔不違道也

重復也

鄭注云云疏曰攷文足利本高麗本皆無鄭曰二字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

正義曰朱注成者誘掖奬勸以成其事也君子小人所存既有厚薄之殊而其所好又有善惡之異故其用心不同如此皇疏云君子美與己同故成之惡與己異故不成之小人惡與己同美與己異故與君子反蒙案皇疏即就君子小人扶發所以成不成之故意極簡括朱注兼所存所好言又極該備曾子立事

篇曰君子不說人之過而成人之美又曰君子已善亦樂人之善也己能亦樂人之能也己雖不能亦不以拔人正此意也說苑君道篇哀公曰善哉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微孔子吾焉得聞斯言哉穀梁隱公元年傳曰春秋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或謂成美不成人之惡或謂成言美惡以事言成美實有所以成之事不成惡又實有所以不成之事不可謂成美即不成惡也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

敢不正注鄭曰季康子魯上卿諸臣之帥也
皇本高麗本以作而儀禮鄉飲酒禮注引同孝經聖治章疏引帥作率
正義曰朱子精義引范氏曰天下之政本於身政所以正人也未有不正己而能正物者也揚雄曰政之本身也身立則政立矣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猶之表正則影無不正也書曰表正萬邦君相者天下之表也外注引胡氏曰魯自中葉政由大夫家臣效尤據邑背叛不正甚矣故孔子以是告之欲康子以正自克而改三家之故借乎康子之溺於利

欲而不能也蒙案禮記哀公問曰敢問何謂為政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君為政則百姓從政矣書僞君牙曰爾身克正罔敢弗正隨鐵論後刑篇曰民亂反之政政亂反之身身正而天下定董子對策曰謂一為元者視大始而欲正本也故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貴者始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壹於正而亡有邪氣奸其間者是則政以正言亦古之常訓也

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注孔曰欲多情欲也言民化於上不從其所令從其所好也
皇本高麗本苟子下無之字文選西征賦注引末有也字
正義曰朱注言子不貪欲則雖賞民使之為盜民亦知恥而不竊外注引胡氏曰季氏竊柄康子奪嫡民之為盜固其所也盍亦反其本耶孔子以不欲啓之其旨深矣蒙案左傳襄公二十一年魯多盜季孫謂臧武仲曰子盍詰盜武仲曰子召外盜而大禮焉何以止吾盜此時季孫乃季武子也汲冢瑣語曰魯國多盜季康子治之獲一人焉詰之曰汝何以盜對曰此猶之蟻也慕羶而附甕可已耶子大夫為政不能不盜何以詰吾盜柳下蹠魯之巨盜也嘯其徒數千人驪山之陽抉人肝而食之而邑宰不得問也子大夫陪臣陽貨魯之家盜也叛費囚桓以意行國中自

如寶玉大弓夫誰非先王所遺子孫世守之謂何今貨倮然竊以逋也而子大夫不得問也子大夫之家爲之國盜也國政爲家事國賦爲家賦藐然魯君如無有焉而魯君不得問也魯君魯之大盜也乾侯之難亦惟季孫意如之故不得正其終魯君靦然不斥季孫之立而以爲身則魯何以有王章也逐一君復易一君而周天子不得問也吾儕小人其何知則於人而已矣子大夫與吾儕小人其俱負弩以謀朝夕耳詰安用之康子曰辨哉盜也去之繫於獄中瑣瑣此論即太宗止盜之意孟子曰有恆產者有恆心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若在上者惟欲是專惟利是視必至上下交征爭民施奪而天下從此大亂此大學推本於好惡孟子反求於仁義即此經專責於欲之悟也董子對策曰夫天亦有所分予予之齒者去其角傅其翼者兩其足古之爲盜不欲則藏富於民民富而禮義興焉孰甘棄身於不義故曰雖賞之不竊北魏主問祕書令高祐曰何以止盜對曰昔宋均立德猛虎渡河卓茂行化蝗不入境況盜賊人也苟守宰得人治化有方止之易矣唐太宗與羣臣論止盜或請用重法太宗曰當去奢省費輕徭薄賦使民衣食有餘則自不爲盜安用重法此皆端本澄源之義所謂先自治而後治人也至僖宗朝王仙芝陷曹濮州黃巢聚眾應之攻剽州縣民困重斂者爭歸之數月間眾至數萬范氏曰自古盜賊之起國家之敗未有不由暴賦重斂而民之失職者眾也唐之季世政出閹宦不惟賦斂割剝復販鬻百物盡奪民利使民無衣食之資欲不亡得乎范氏此論即太宗止盜之意孟子反求於上者惟欲是專惟利是視必至上下交征爭民施奪而天下從此大亂此大學推本於好惡孟子反求於仁義即此經專責於欲之悟也董子對策曰夫天亦有所分予予之齒者去其角傅其翼者兩其足古之爲盜不欲則藏富於民民富而禮義興焉孰甘棄身於不義故曰雖賞之不竊北魏主問祕書令高祐曰何以止盜對曰昔宋均立德猛虎渡河卓茂行化蝗不入境況盜賊人也苟守宰得人治化有方止之易矣唐太宗與羣臣論止盜或請用重法太宗曰當去奢省費輕徭薄賦使民衣食有餘則自不爲盜安用重法此皆端本澄源之義所謂先自治而後治人也至僖宗朝王仙芝陷曹濮州黃巢聚眾應之攻剽州縣民困重斂者爭歸之數月間眾至數萬范氏曰自古盜賊之起國家之敗未有不由暴賦重斂而民之失職者眾也唐之季世政出閹宦不惟賦斂割剝復販鬻百物盡奪民利使民無衣食之資欲不亡得乎范氏此論即太宗止盜之意孟子反求於仁義即此經專責於欲之悟也董子對策曰夫天亦有所分予予之齒者去其角傅其翼者兩其足古之爲盜不欲則藏富於民民富而禮義興焉孰甘棄身於不義故曰雖賞之不竊北魏主問祕書令高祐曰何以止盜對曰昔宋均立德猛虎渡河卓茂行化蝗不入境況盜賊人也苟守宰得人治化有方止之易矣語晉太康年閒與穆天子傳竹書紀年同出於汲郡魏安釐王冢內其書眞僞不可知而論極暢快此經之確疏也陸稼書困勉錄曰康子之問在弭盜以法夫子之對在弭盜以心上不欲則下不竊非獨感化之說也多欲則斂重斂重則民窮民窮則不得已而

富者奢侈溢貧者窮急愁苦而上不救則民不樂生民不樂生尙不避死安能避罪此刑罰之所以繁而姦邪不可勝者也爾好誼則民鄉仁而俗善爾好利則民好邪而俗敗夫皇皇求財利常恐乏匱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易曰負且乘致寇至乘車者君子之位也負擔者小人之事也此言居君子之位而爲庶人之行者其患禍必至也董子之言亦與此經相表裏

文益私利物也从次次欲皿會意左文十八年傳竊賄爲益穀梁定八年傳非其所取而取之謂之盜蓋古者賊重而盜輕謀動干戈謂之賊垂次器皿謂之盜次之垂欲之動也上能窒慾而正身則下自有恥而且格莊子山木篇云君子不爲盜賢人不爲竊竊者盜自中出之名也大學曰堯舜率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率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鄭注言民化君行也君若好貨而禁民淫於財利不能正也意與孔注同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注孔曰就成也欲多殺以止奸也孔子對曰子爲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注孔曰亦欲令康子先自正也偃仆也加草以風無不仆者猶民之化於上也

釋文焉於虔反草尙加也本或作上皇本高麗本上作尙德風德草下並有也字漢書董仲舒傳說苑政理篇引同眞德秀政經引有道作其道

正義曰朱注爲政者民所視效何以殺爲欲善則民善矣外注引尹氏曰殺之爲言豈爲人上之語哉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而況於殺乎皇疏偃臥也言君如風民如草草上加風則草必臥東西隨風加民從君也黃先生曰偃猶靡也謂隨所向也說苑君道篇曰夫上之化下猶風靡草東風則草靡而西西風則草靡而東又政理篇引此經而申之曰王者尙其德而布其刑霸者刑德並湊强國先刑而後德鹽鐵論疾貪篇曰百姓不治有司之罪也春秋刺譏不及庶人責其率也故古者大夫將臨刑聲色不御刑已當矣猶三巡而嗟歎之恥其不能以化而傷其不全也政教闇而不著百姓顚蹶而不扶猶赤子臨井焉

聽其入也若此則何以爲民父母故君子急於教裁於刑又刑德篇曰方今律令百有餘篇自吏明習者不知所處而況愚民乎此獄訟所以滋眾而民犯禁也詩云宜犴宜獄握粟出卜自何能穀刺刑法繁也故治民之道務篤其教而已又申韓篇曰所貴良吏者貴其絕惡於未萌使之不爲非非貴其拘之囹圄而刑殺之也蒙案韓詩外傳卷三引傳曰魯有父子訟者康子欲殺之孔子曰未可殺也夫民爲不義則是上失其道上陳之教而先服之則百姓從風矣意乃誠僞之所以分學者不可不審也故夫子既明辨風下民惟草又襲此經之實之也僞尚書君陳篇爾惟孔注云云疏曰云就成也者爾雅釋詁文廣雅釋詁就歸也尚上也加也說文僞僵也孔注訓仆皇疏訓臥孟子注訓伏皆渾言也析言之伏而覆曰仆仰而倒曰僵廣雅釋言僵仰也左定八年傳顏高奪人弱弓籍邱子鉏擊之與一人俱斃僵且射子鉏中頰殪若既仆無再能射人之理知僵是仰面向上吳越春秋迎風則僵背風則仆風行於上而草從之在下有

之下文又詳言之皇疏在邦謂仕諸侯也在家謂仕卿大夫也引繆協曰聞者達之名達者聞之實而殉名者眾體實者尊故利名者飾僞敦實者歸眞是以名分於聞而道隔於達也黃先生曰世治則聞達常相符故達者必有聞有聞斯可達世亂則其僞者亦得聲譽而當時稱之以達夫子所欲辨也

鄭注云云疏曰聞訓名譽者荀子脩身篇曰君子隱而彰矣微而顯矣誠在內而理在外矣故君子愼其獨也注謂有名爲人所聞知者也淮南主術訓而臣情得上聞注猶達也是聞爲名譽又與達通訓

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注馬曰常有謙
退之志察言語見顏色知其所欲其念慮常欲以下人也在邦必達在家必達注馬曰謙
尊而光卑而
不可踰也
釋文夫音符好呼報反下遐嫁反皇本高麗本無也
字史記引同說文繫傳引察作詧
正義曰朱注內主忠信而所行合宜審於接物而卑
以自牧皆自修於內不求人知之事然德修於己而
人信之則所行自無窒礙矣黃先生曰質直無僞好
義無蔽審言色慮心以求天下之善慮下人謙退不
矜一己之能或疑如此亦有不達者曰此或積之不

厚耳在邦在家常若是則積之厚矣顏氏家訓曰人
足所履不過數寸而咫尺之途必顛蹶於岸崖拱把
之梁每沈溺於川谷者何哉爲其傍無餘地故也君
子之立己抑亦如之至誠之言人未能信至潔之行
物或致疑皆由言行聲名無餘地也若能開方軌之
路廣造舟之航則仲由之言信重於登壇之盟趙熹
之降城賢於折衝之將矣蒙案質謂本質與下色字
對好義與取仁對察言觀色與行違對慮以下人與
居之不疑對質直者舉性而行往往徑行直遂有不
合人情之處故必好義而察言觀色慮以下人也在邦必達在家必達注馬曰謙
尊而光卑而
不可踰也
釋文夫音符好呼報反下遐嫁反皇本高麗本無也
字史記引同說文繫傳引察作詧
正義曰朱注內主忠信而所行合宜審於接物而卑
以自牧皆自修於內不求人知之事然德修於己而
人信之則所行自無窒礙矣黃先生曰質直無僞好
義無蔽審言色慮心以求天下之善慮下人謙退不
矜一己之能或疑如此亦有不達者曰此或積之不
厚耳在邦在家常若是則積之厚矣顏氏家訓曰人
足所履不過數寸而咫尺之途必顛蹶於岸崖拱把
之梁每沈溺於川谷者何哉爲其傍無餘地故也君
子之立己抑亦如之至誠之言人未能信至潔之行
物或致疑皆由言行聲名無餘地也若能開方軌之
路廣造舟之航則仲由之言信重於登壇之盟趙熹
之降城賢於折衝之將矣蒙案質謂本質與下色字
對好義與取仁對察言觀色與行違對慮以下人與
居之不疑對質直者舉性而行往往徑行直遂有不
合人情之處故必好義而察言觀色慮以下人也在邦必達在家必達注馬曰謙
尊而光卑而
不可踰也
釋文夫音符好呼報反下遐嫁反皇本高麗本無也
字史記引同說文繫傳引察作詧
正義曰朱注內主忠信而所行合宜審於接物而卑
以自牧皆自修於內不求人知之事然德修於己而
人信之則所行自無窒礙矣黃先生曰質直無僞好
義無蔽審言色慮心以求天下之善慮下人謙退不
矜一己之能或疑如此亦有不達者曰此或積之不

厚耳在邦在家常若是則積之厚矣顏氏家訓曰人
足所履不過數寸而咫尺之途必顛蹶於岸崖拱把
之梁每沈溺於川谷者何哉爲其傍無餘地故也君
子之立己抑亦如之至誠之言人未能信至潔之行
物或致疑皆由言行聲名無餘地也若能開方軌之
路廣造舟之航則仲由之言信重於登壇之盟趙熹
之降城賢於折衝之將矣蒙案質謂本質與下色字
對好義與取仁對察言觀色與行違對慮以下人與
居之不疑對質直者舉性而行往往徑行直遂有不
合人情之處故必好義而察言觀色慮以下人也在邦必達在家必達注馬曰謙
尊而光卑而
不可踰也
釋文夫音符好呼報反下遐嫁反皇本高麗本無也
字史記引同說文繫傳引察作詧
正義曰朱注內主忠信而所行合宜審於接物而卑
以自牧皆自修於內不求人知之事然德修於己而
人信之則所行自無窒礙矣黃先生曰質直無僞好
義無蔽審言色慮心以求天下之善慮下人謙退不
矜一己之能或疑如此亦有不達者曰此或積之不

厚耳在邦在家常若是則積之厚矣顏氏家訓曰人
足所履不過數寸而咫尺之途必顛蹶於岸崖拱把
之梁每沈溺於川谷者何哉爲其傍無餘地故也君
子之立己抑亦如之至誠之言人未能信至潔之行
物或致疑皆由言行聲名無餘地也若能開方軌之
路廣造舟之航則仲由之言信重於登壇之盟趙熹
之降城賢於折衝之將矣蒙案質謂本質與下色字
對好義與取仁對察言觀色與行違對慮以下人與
居之不疑對質直者舉性而行往往徑行直遂有不
合人情之處故必好義而察言觀色慮以下人也在邦必達在家必達注馬曰謙
尊而光卑而
不可踰也
釋文夫音符好呼報反下遐嫁反皇本高麗本無也
字史記引同說文繫傳引察作詧
正義曰朱注內主忠信而所行合宜審於接物而卑
以自牧皆自修於內不求人知之事然德修於己而
人信之則所行自無窒礙矣黃先生曰質直無僞好
義無蔽審言色慮心以求天下之善慮下人謙退不
矜一己之能或疑如此亦有不達者曰此或積之不

厚耳在邦在家常若是則積之厚矣顏氏家訓曰人
足所履不過數寸而咫尺之途必顛蹶於岸崖拱把
之梁每沈溺於川谷者何哉爲其傍無餘地故也君
子之立己抑亦如之至誠之言人未能信至潔之行
物或致疑皆由言行聲名無餘地也若能開方軌之
路廣造舟之航則仲由之言信重於登壇之盟趙熹
之降城賢於折衝之將矣蒙案質謂本質與下色字
對好義與取仁對察言觀色與行違對慮以下人與
居之不疑對質直者舉性而行往往徑行直遂有不

者有謙而更光明盛大卑者有謙而不可踰越引證有謙德則所在必達也

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注馬曰此言佞人色行之則違安居其偽而不自疑者也　在邦必聞在家必聞注馬曰佞人假仁者之釋文行下孟反皇本高麗本無也字

正義曰朱注善其顏色以取於仁而行實背之又自以爲是而無所忌憚此不務實而專務求名者故虛譽雖隆而實德則病矣外注引尹氏曰子張之學病在乎不務實故孔子告之皆篤實之事充乎內而發乎外者也然則邦家必聞亦祇以欺人當之參巧言令色雍也仁而不佞章皇疏引繆協曰世亂則佞人多黨盛則多聞斯所謂歎衰運疾弊俗也

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注包曰舞雩之處有壇樹木攸其下可遊也曰敢問崇德脩慝辨惑注孔曰慝惡也脩治也治惡爲善也

釋文從才用反慝吐得反

正義曰朱注引胡氏曰慝之字从心从匿蓋惡之匿於心者脩者治而去之也精義楊氏曰問於孔子者多未有記其問之所也而此獨著其從遊於舞雩之下者以見其所謂遊焉息焉者無非學也

孔注云云疏曰云慝惡也者廣雅釋詁詩民勞傳同爾雅釋訓崇讒慝也釋文慝言隱匿其情以飾非周禮環人注慝陰奸也左昭廿五年傳注奸惡也僖公十五年傳注陰惡也說文本有匿而無慝訓亡廣雅訓藏訓隱爾雅訓微舍人注藏之微也是慝與匿本同字而一義之引申也或以爲忿之變體忿即忒

之或字洪範民用僭忒馬注訓惡漢書王嘉傳作民用僭慝是亦同部之通假也脩修之借中庸脩道之謂教檀弓古不脩墓鄭注皆訓治與孔注同

釋文與音餘

子曰善哉問先事後得非崇德與注孔曰先勞於事然後得報也

正義曰朱注善其切於爲己先事後得猶言先難後獲也皇疏先事謂先爲勤勞之事也後得謂後得祿位勤勞也引范甯云物莫不避勞而處逸今以勞事爲先得事爲後所以崇德也蒙案先事後得與先勞後獲似有不同先難後獲重先難先事後得重後得蓋仁之爲道至難也先人所難而後人所獲是不因難而諉難仁之所以貴恕也德之爲言有得也先其所事而後其所得是不期得而自得德之所以日充也

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非脩慝與

皇本高麗本無作毋春秋繁露仁義法篇引作不者也攻己之惡者無眼攻人之惡者也故慝以是脩王氏已山曰惡之爲迹顯而慝尚微然見以爲微則必至於顯故運以爲慝而夫子以爲惡攻之爲勢急而脩以緩然苟視爲緩則必誤所急故遲方問何以脩而夫子語之專所攻陸稼書困勉錄云不必不從事於德而後德不崇也即一心以圖其事又一心以修德矣不必不從事於治己而後慝不脩也即一心以治己又一心以治人則自治緩而不切便非脩慝矣曾子立事篇曰君子攻其惡求其過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

正義曰朱注知一朝之忿爲甚微而禍及其親爲甚大則有以辨惑矣黃先生曰惑生於情之蔽荅子張以愛惡言此以忿言皆緣情之所發也呂伯恭曰忘身及親此事昭然固不難辨惟忿正起之時最難辨忿而辨之此所謂辨惑也許平仲曰善怒哀懼愛惡欲一有動於心則氣便不平七情之中惟怒爲難治又偏招患難須於盛怒時堅忍不動俟心氣平時審

而賸之庶幾無失忿氣劇炎火焚如徒自傷觸來勿與競事過心清涼惠氏九經古義引荀子不苟篇曰鬬者忘其身者也忘其親者也行其少頃之怒而喪終身之軀然且爲之是忘其身也室家立殘親戚不免乎刑戮然且爲之是忘其親也楊倞注蓋當時禁鬬殺人之法戮及親戚尸子曰非人君之用兵也以爲民傷鬬則以親戚殉一言而不改之也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

釋文問知音智下同皇本作問智

正義曰朱注愛人仁之施知人智之務語錄謂愛人知人是仁智之用聖人說用而體在其中用卽體中流出蒙案大戴禮王言篇曰仁者莫大於愛人知者莫大於知賢荀子子道篇子貢對夫子問曰知者知人仁者愛人是愛人知人固仁智之常訓而無分體用也

樊遲未達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

廢置邪枉之人則皆化爲直也

釋文錯或作措同七故反枉紆往反考文補遺古本諸作於

正義曰皇疏達猶曉也已曉愛人之言而未曉知人之旨也集注引曾氏曰遲之意蓋以愛欲其周而知有所擇故疑二者之相悖爾朱子曰舉直錯枉者智也使枉者直則仁矣知此則二者不惟不相悖而反相爲用矣黃先生曰此經言智以成仁也孟子言仁義以義賅智也聖賢之道德不外五常約言之仁與智之盡者爲聖人孟子以仁且智爲既聖是也易言元亨利貞元仁亨禮利義貞信不言智智爲四德之運也成德在仁全仁之德在智孟子謂始條理者智之事終條理者聖之事是也王已山曰但言智以成仁尙未分曉須識上一截舉錯是智而所以舉錯之故原是仁下一截使枉者直是仁而所以能使之由乃是智故原其始智由仁出此爲仁中有智而究其用則智以成仁此爲智中有仁蓋智原從仁生而其用乃所以成仁若智有不盡亦仁有不全其不得不智者乃其所以爲仁也

包注云云疏曰錯當作措措投也包於爲政篇訓置此訓廢置謂廢棄也諸枉衆邪枉也舉直錯枉非舉直

而加之於枉之上故特表用之二字以明之

樊遲退見子夏曰鄉也吾見於夫子而問知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何謂也

釋文鄉許亮反又作嚮同吾見賢遍反皇本高麗本作嚮

正義曰朱注遲以夫子之言專爲智者之事又未達所以能使枉者直之理黃先生曰夫子言能使枉者直智以成仁理本昭然退見子夏意欲證明其理也凡經言何謂者渾舉其義復請詳事實也蒙案樊遲未嘗再問不過夫子窺其意有未釋然者因復言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是以解仁智相成之理加解孟孫問孝之無違此二句卻直接在問知知人之下故樊遲專認作言智而以爲二句皆智者事此情事之如繪者也其問仁問知或同時或異時未可知也不然樊遲則過於善忘子夏又過於善悟二賢之相去不應若是徑庭也

子夏曰富哉言乎注孔曰富盛也舜有天下選於衆舉皋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衆舉伊尹不仁者遠矣注孔曰信舜湯有天下選擇於衆舉皋陶伊尹則不仁者遠矣至矣

釋文選息戀反又息轉反皋陶音遙遠如字又于萬反皇本高麗本言上有是字史通疑古篇舊唐書王志愔傳引皋陶作咎繇

正義曰左傳文公十八年疏引鄭注曰皋陶爲士師號曰庭堅朱注歎其所包者廣不止言智伊尹湯之相也不仁者遠言人皆化而爲仁不見有不仁者若其遠去爾所謂使枉者直是化之也子夏蓋有以知夫子之兼智仁而言矣皇疏謂遠是遠惡行更改爲善行卽是枉者直非遠去也蔡謨云孔子若言能使枉者去則是智也今云能使枉者直是智仁兼舉其義復請詳事實也蒙案樊遲但言不仁者去夫言遠者豈必足涉遐路身適異邦舜湯之知人皋陶伊尹之致治無緣說其道化之美賢愚相殊是亦遠矣故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不仁之人感化遷善去其邪枉正直是與故謂遠也黃先生謂言舜湯撮舉之耳蒙案左宣十六年傳羊舌職曰吾聞之禹稱善人不善人遠杜注稱舉也舊唐書王志愔著應正論引舜舉咎繇不仁者遠爲孔子語蓋亦古人相傳之常語而引以證仁智合一之理也孔注云云疏曰云富盛也者說文富備也一曰厚也

易家人富家大吉疏謂祿位昌盛也又繫辭曰新之謂盛德富有之爲大業亦互文也

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毋自辱焉注包曰忠告以是非告之也以善道之不見從則止必言之或見辱也

擇文告古毒反善道導也毋音無皇本高麗本而下有以字不可作否毋作無道作導後漢書引蔡邕正交論云惡則忠告善誨之否則止亦此經異文也

正義曰朱注友所以輔仁故盡其心以告之善其說以道之然以義合者也故不可則止若以數而見疏則自辱矣精義程伊川曰貴善之道要使誠有餘而

言不足則於人有益而在我者毋自辱矣熊氏勿軒曰忠告是心盡忠善道是言盡善內外皆兼到也蒙案忠告法語之言也善道異與之言也荀子韓詩外傳五皆引孔子曰夫談說之術齊莊以立之端誠以處之堅彊以待之辟稱以喻之分以明之歡忻芬芳以送之寶之珍之貴之神之如是則說恆無不行矣此卽內外兼到之說也黃先生曰不可謂不可告道者也止不與之爲友交或泛交之或絕之也與上篇不可則止下篇不能者止義同

包注云疏曰以善道之邢本作以善道導之皇疏云友主切磋見有不善當盡己忠心告語之又以善事更相誘導之二疏意以忠告爲規過善道爲勸善然包注忠告兼是非則善道當從朱注無須添字也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注孔曰友以文德合也以友輔仁注孔曰友有相切磋之道所以輔成己之仁也

朱子策問方慤禮記解義皆引此作孔子語

正義曰朱注講學以會友則道益明取善以輔仁則德日進精義尹氏曰輔仁不可以無友會友貴在乎以文蒙案此章二句蟬連遞進當從尹氏說逆提仁字爲主讀書須觀會通朱注雖若二句平列然其於上章注則先曰友所以輔仁是其本意已表見於前盡顏淵一篇詳論爲仁之要夫子答顏子以克復答仲弓以敬恕答司馬牛以訒言答樊遲以愛人而其要尤在求智以全仁記者結出曾子之言無非申明智以成仁之學輔仁必以友所以求仁也會友必以文卽所以求智也夫仁从二人相人偶也友从二又相佐助也天子之仁及天下諸侯卿大夫之仁及一

國士庶人之仁及一家內而一門骨肉之親外而四海人民之眾五倫之朋友實處乎內外之交故夫子答子貢之問仁也曰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此爲仁之利器也人必與人相偶而後仁可見人必與人相偶而後仁可爲曾子所謂人非人不濟水非水不流此卽以友輔仁之說也孔門重言仁孟子兼言義荀子急言禮所以合乎義之宜而中乎禮之節者非學文以求智不可人苟好仁不好學則愚忠愚孝有本未必有文無父無君兼愛等於爲我故子夏之論近仁也篤志須兼以博學顏子之不違仁也約禮先事乎博文文者詩書禮樂也誦詩所以悉人情讀書所以通國法立於禮則德性於以堅定成於樂則心志於以和平由是而盡人物之性參贊天地之化育仁之至義之盡動容周旋中禮者聖智之全也攻錯惟藉乎他山講習必資乎麗澤此必以文會友然後可以輔仁之說也

孔注云云疏曰以合訓會者說文會合也古文作㑹

爾雅釋詁同廣雅釋詁訓聚聚亦合也

子路第十三　釋文凡三十章朱注同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注孔曰先導之以德使民信民忘其勞也

釋文勞孔如字鄭力報反集注攷證先當作去聲

正義曰朱注引蘇氏東坡曰凡民之行以身先之則則不令而行凡民之事以身勞之則雖勤不怨蒙案孔注先爲導之以德與蘇氏以身先之意本相同先導猶導也故攷證讀去聲皇疏申孔注云爲政之法先行德澤然後乃可勞役以兩之字平列者串作一意孟子佚道使民宛非此章之旨蘇氏既以事爲民事而又曰以身勞之亦未融洽蓋先與勞皆有二音釋文云勞孔如字鄭力報反是卽孟子放勳曰勞之來之勞苦與子夏信之之勞謂慰勉之也爾雅勞本有二義一訓病一訓勤於人自力爲勞人勸勉之亦爲勞儀禮覲禮王勞之注勞之勞其道勞也禮記孔子閒居奉三無私以勞天下詩旱麓神所勞矣毛鄭皆訓爲勞來勞來卽

猶導也故攷證讀去聲皇疏申孔注云爲政之法先行德澤然後乃可勞役以兩之字平列者串作一意孟子佚道使民宛非此章之旨蘇氏既以事爲民事而又曰以身勞之亦未融洽蓋先與勞皆有二音釋文云勞孔如字鄭力報反是卽孟子放勳曰勞之來之勞苦與子夏信之之勞謂慰勉之也爾雅勞本有二義一訓病一訓勤於人自力爲勞人勸勉之亦爲勞儀禮覲禮王勞之注勞之勞其道勞也禮記孔子閒居奉三無私以勞天下詩旱麓神所勞矣毛鄭皆訓爲勞來勞來卽

請益曰無倦注孔曰子路嫌其少故請益曰無倦者行此上事無倦則可也

釋文曰毋倦上音無下其卷反本今毋作無

正義曰朱注引吳氏才老曰勇者喜於有爲而不能

持久故以此告之精義張子曰爲政必身爲之倡且不愛其勞又益之以無倦是張子意作三節事毛氏大可曰若無倦月是一意先勞是不迫於始無倦是不懈於終一不銳往一不惰歸一不苛於民一不恕於己更不必兩作黏合說亦甚妥蒙案說文益饒也廣雅釋詁益加也是益本加多之意子路請益方欲求多於先勞之外子曰無倦但使盡力於先勞之中告子張之無倦不倦於居之也告子路之無倦不倦於先之勞之也晉武帝泰始四年下耕藉詔云先之勞之在於不倦是以不倦貼先勞二事古義相承如此曲禮請益則起鄭注益謂受說不了欲師更明說之卽引此經以證孔疏云子路問爲政之道孔子答云爲政先行恩惠後乃可使人爲勞役子路嫌少就孔子更請益孔子答云但勤行前恩惠之事無倦怠則自足爲政孔疏亦本此經孔注爲說但并先勞爲一事與皇疏言二事者不同非也韓詩外傳六家語載子路治蒲三善孔子曰吾見其政矣入其境田疇盡易草萊甚辟溝洫深治此其恭敬以信故其民盡力也入其邑牆屋完固樹木甚茂此其忠信以寬故其民不偸也至其庭庭甚清閒諸下用命此其明察以斷故其政不擾也是得力於先勞之二字而加意於無倦之一言者歟

孔注云疏曰皇疏云但云先之勞之二事無有懈倦則自爲足也似其所據注本上事作二事與邢本不同也

仲弓爲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注曰言爲政當先任有司而後責其事赦小過舉賢才

漢書平帝紀引才作材御覽刑法部引仲弓誤作子路

正義曰朱注有司衆職也宰兼衆職然事必先之於彼而後考其成功則已不勞而事舉矣過失誤也大者於事或有所害不得不懲小者赦之則刑不濫而人心悅矣賢有德者才有能者舉而用之則有司皆得其人而政益修矣外注引范氏曰不先有司則君行臣職矣不赦小過則下無全人矣不舉賢才則百職廢矣失此三者不可以爲季氏宰況天下乎蒙案仲弓寬宏簡重有南面之度其所爲者雖季氏之

家臣而所問者乃治魯之國政故夫子與之論任人
以治之道仲弓惟憂知人則哲之難蓋知人所以得
人得人所以任人也宓子賤鳴琴以治單父謂巫馬
期曰任人者逸任力者勞諸葛武侯常自校簿書主
簿楊顒諫曰爲治有體上下不可相侵唐貞觀元年
杜淹奏諸司文案恐有稽失請令御史就同檢校封
德彝曰設官分職各有所司果有愆違御史自應糾
舉如淹所言大爲煩碎淹心服其言謂得大體此卽
先有司之說也荀子吳漢諸葛武侯皆不欲國家頻

赦以爲徒長奸宄賊害善良爲惡者徼倖苟免爲善
者沈冤莫伸蜀孟光責費禕曰赦者偏枯之物非明
世所宜有必不得已可權而行之今有何急而數施
非常之恩以惠奸宄乎蓋平世用輕典亂國用重典
時或以屢赦爲非宜然書舜典曰眚災肆赦怙終賊
刑呂刑有五罰五過之刑周禮有三宥三赦之條既
曰過而又曰小有過無大況其小者乎故春秋譏肆
大眚而論語言赦小過當分別觀之也
王注云云疏曰皇疏仲弓將往費爲季氏采邑之宰

有司謂彼邑官職屬吏之徒然不曰爲費宰而曰季
氏宰黃先生謂季氏魯之執政問政問季氏治魯之
政則所賅者廣所先赦所舉皆非邑宰所得專故
王注重言爲政也
曰焉知賢才而舉之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
注孔曰汝所不知者人將自舉
之各舉其所知則賢才無遺也
釋文焉於虔反舍如字置也
正義曰朱注仲弓慮無以盡知一時之賢才故孔子
告之以此皇疏引范甯曰仲弓以非不欲舉賢才識

昧不知人也孔子以所知者則舉之爾不知者他人
自舉之各舉所知則賢才豈棄乎蒙案天下之賢才
無窮一己之聰明有限必專其責於己欲舉賢必先
知其賢欲舉才必先知其才則知難而舉更難惟公
其責於人爾惟舉所知人各有所舉爾惟知所舉人
各有所知則舉易而知無不易古者人君責任於宰
相宰相分任於庶官庶官各任於羣吏得其人則受
進賢之賞不得其人則膺濫舉之愆黜陟之公維以
刑賞選舉之廣嚴以考課故一賢升而羣賢皆升一

才進而羣才皆進易之所以慶彙征書之所以厲明揚詩之所以詠多士也董子對策曰夫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采也臣愚以爲使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以給宿衛且以觀大臣之能所貢賢者有賞所貢不肖者有罰夫如是諸侯吏二千石皆盡心於求賢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毋以日月爲功實試賢能爲上

量材而授官錄德而定位則廉恥殊路賢不肖異處矣唐憲宗謂宰相曰卿輩當爲朕惜官勿私親故李絳曰崔祐甫有言非親非故不諳其才諳者尙不與官不諳者何敢復與但問材器與官相稱否耳若避親故之嫌使聖朝虧多士之美此乃偸安之臣非至公之道也苟所用非人朝廷自有典刑誰敢逃之陸宣公請許舉省長官舉薦屬吏狀曰夫理道之急在於得人而知人之難聖哲所病聽其言則未保其行求其行則或遺其才校勞考則巧僞繁興而貞方之人罕進徇聲華則趨競彌長而沈退之士莫升自非

素與交親備詳本末探其志行閱其器能然後守道

性莫不愛身孰肯徇私妄舉以傷名取責者乎聖人制事必度物宜無求備於一人無責人於不逮尊者領其要卑者任其詳是以人主擇輔臣輔臣擇庶長庶長擇佐僚所任愈崇故所擇愈少所試漸下故所舉漸輕進不失倫選不失類以類則詳知實行有倫則杜絕徼求將務得人無易於此夫求才貴廣考課貴精求廣在於各舉所知長吏之薦擇是也考精在於按名責實宰相之序進是也求不廣則下位罕進用常乏人懼曠庶職苟取備員是以考課之法不暇精也考不精則能否無別砥礪漸衰職業不舉品格浸微是以賢能之功不克彰也皆失於不廣求人之道而務選士之精不思考課之行而望得人之美是以望得彌失務精益粗塞源浚流未見其可

孔注云云疏曰邢本少之各舉三字兩句并作一句反失意味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爲政子將奚先注包曰問往將何所先行也

正義曰朱注衛君謂出公輒也史記孔子世家於是孔子自楚反乎衛是歲也孔子年六十三而魯哀公六年也是時衛君輒父不得立在外諸侯數以爲讓而孔子弟子多仕於衛衛君欲得孔子爲政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爲政子將奚先孔子曰云云據孔子世家魯哀公六年自楚反衛十一年歸魯在衛凡五年據十二諸侯年表及陳衛世家魯哀公六年孔子在陳十年自陳入衛十一年歸魯在陳四年在衛止一年史公二說已自不同索隱案左氏及此文孔子是時在衛歸魯不見有在陳之文在陳當哀公之初蓋年表誤爾蘇子由古史主孔子世家邵子皇極經世

司馬溫公甲子會紀金仁山通鑑前編主年表及陳衛世家仁山謂出公拒父不道聖人不應久居其國以此斷孔子非久於衛而久於陳而夏洪基孔子年譜則謂陳蔡上下之交已絕必無復留陳四年之理又引孟子於衛孝公有公養之仕以斷孔子非久於陳而久於衛朱子於此經注云自楚反乎衛不以孔子爲久於陳也與年表及陳衛世家既不合又云魯哀公之十年自楚反乎衛不以孔子爲久於衛也而與孔子世家又不合狄惺庵孔子編年云哀公六年

歸魯十年自魯如衛則與史記孔子以定公十四年去魯凡十四歲而反乎魯之文乃大不合矣蒙案孔子於衛靈公有際可之仕於衛孝公有公養之仕所主者前有顏讎由後有遽伯玉魯衛之政兄弟也夫子惓惓所欲一變之道者魯之外舍衛何適哉如謂夫子不應久居其國而任弟子皆仕其朝此吾之所未解也

包注云云疏曰皇疏奚何也小爾雅同檀弓注奚若何如也皇疏爲之難云爲猶行也蓋奚何行爲皆屬

喉音喻匣母也

子曰必也正名乎注馬曰正百事之名也

正義曰皇疏引鄭注云正名謂正書字也古者曰名今世曰字禮記曰百名已上則書之於策孔子見時教不行故欲正其文字之誤也案周禮外史掌達書名于四方注古曰名今曰字使四方知書之文字得能讀之大行人九歲屬瞽史諭書名注書名書之字也古曰名儀禮聘禮記云百名以上書於策不及百名書於方注名書文也今謂之字說文解字敘云今

敘篆文合以古籀分別部居不相雜厠萬物咸覩靡不兼載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許君以蓋闕爲史闕文是亦以正名爲正書字此皆鄭注之書本也春秋繁露深察名號篇云春秋辨物之理以正其名名物如其眞不失秋毫之末故名實石則後其五言退鷁則先其六聖人之謹於正名如此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公羊定八年盜竊寶玉大弓傳注不言取而言竊者正名也引定公假馬事爲證韓詩外傳五新序雜事五皆云孔子侍坐於季孫季孫之宰通曰君使人假馬其與之不乎孔子曰君取臣謂之取不謂之假季孫悟故孔子正假馬之名而君臣之義定引論語必也正名乎詩曰君子無易由言名正也皇疏又引下卷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之屬爲正名之類此皆馬注之所本也毛大可稽求編曰考祭法黃帝正名百物以明民共財而漢藝文志謂名家者流蓋出於禮官古者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凡辨名所在不可苟爲鉥析且從來有名家書如鄧析尹文子公孫龍毛公諸篇尹文子與宋鈃

游齊稷下毛公公孫龍同游於趙平原君家俱以堅白異同辨名義爲辭此則名家之說之所由著也若漢後儒者猶尙名說曰名物曰名義曰名象而浸尋失眞至晉時魯勝注墨辨一書深論名理謂名者所以別同異明是非道義之門政化之準繩也孔子曰必也正名名不正則事不成墨子著辨經以立名本而荀卿莊周輩皆非之然終不能易其論也其序尙存晉史約四五百言極言隱顯虛實同異眞似之辨毫釐纖悉皆有分剖其文甚著則是稱名之名祇是

一節而百凡事爲無非是名加禮人名不以國以國則廢名是名不可言王莽傳云臨有名而稱太子其名不正宣尼公曰名不正則言不順此稱名之名也若百事之名熊氏謂曾子有母之喪水漿不入於口者七日是過禮也雖名爲孝而不可明言以爲法故禮不興後漢辟彊子況爲博士所毀而廷尉與御史中丞議罪不確有云孔子云必也正名名不正則刑罰不中此則事名之見於禮樂與刑罰者況春秋以義正名凡列國興師如討貳服叛收奪報怨之事皆須有名故宣二年秦師伐晉報其無名之侵僖四年齊侯蔡伐楚當時稱其有名而檀弓吳侵陳夫差謂行人儀曰師必有名人之稱斯師也其謂之何是兵戎大事其關於正名者尤急意者夫子返衞適當衞人拒賵彼此搆兵之際而案以春秋大法正名定義謂之拒父不謂之拒父此固考辨所最急者故曰正名名不正以下則又泛言百事之名以折之耳蒙案史記孔子世家謂是時出公輒父不得立在外諸侯數以爲讓衞君欲得孔子爲政而孔子告子路以正

名是急欲正者乃父子之大名而非但辨拒父之惡名也統核春秋孔子固未嘗以輒爲拒父蓋輒無拒父之實而趙鞅等橫加以拒父之名總由父子之名未正耳春秋哀公二年書晉趙鞅納衞世子蒯聵于戚三年書齊國夏衞石曼姑帥師圍戚公羊傳以齊國夏爲霸討石曼姑爲受命是圍戚之舉主兵者齊國夏而非衞輒也自哀二年至十四年蒯聵得國相距十二年之久晉師未必不遠歸而蒯聵在戚安然無恙是圍戚之舉在當時實爲拒晉師而非拒蒯聵

也蓋晉霸既衰陵虐與國以致衛靈齊景魯定同盟伐晉而晉乘衛靈初死用陽虎之計挾蒯聵以伐喪則伐喪當拒借納君以報宿怨其意叵測又當拒且晉所怨者靈也靈甫在殯而報怨之師已在境無論蒯聵斷無拱手而聽之者是不可不拒況晉爲齊魯衛三國所共仇衛雖欲平齊魯安得而平之則又不能不拒故當時衛國臣民即聖門高弟無有不以拒晉爲能事者以爲拒晉而非拒父也而無如趙鞅陽貨偏欲借父子之名以讓輒而納聵故靈死已久矣

輒位已定矣而猶愼然自以爲世子意爲靈之子者斯爲輒之父夫子從其赴而書之一則曰衛世子再則曰衛世子既背父而猶書世子明以責聵之子不子且隱以譏聵之父不父然而子既爲父而猶書世子況子其身以善其君聵既父不父輒不可以子不子聵不子其子輒不可以不父其父也夫父子居人倫之首無逃於天地之間晉讓輒以無父已無解於聵之不子衛責聵以不子猶無以處輒之有父名之不正莫大於此矣故父子之名正而拒父之罪是非可弗辨即王父之命有無不必計至朱子以孫禰祖之說毛氏辨之極是更可不必拘

馬注云疏曰黃帝正名百物大禹主名山川皆百事之名也似非衛政所急若書名則更迂遠矣

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矣其正注包曰迂猶遠也言孔子之言疏遠於事也

釋文迂音于鄭本作于往也考文補遺古本正下有名字史記世家作何其正也

正義曰朱注迂謂遠於事情言非今日之急務也意與包注合釋文引鄭君本作于云子往也于訓往乃如之借詩桃夭之子于歸雨無正維曰于仕子往也仕子之子也矣其正七字作一句讀即首節包注往將何所先行之意也禮文王世子況子其身以善其君乎鄭注于讀爲迂迂猶廣也大也又檀弓易則易于則于孔疏于音近迂迂是廣大之義故論語云子之迂也與此同于訓大乃訏之借玉篇引說文齊楚謂大言曰訏詩生民實覃實訏抑誡定命傳本爾雅訓大方言訏大也中齊西楚之閒曰訏又于大也于通語也尚書大傳名曰朱于注大也段懋堂謂于路

先稱聖志之廣大而繼言其不能正是與上有是哉之駁異下奚其正之疑訝聲口相對皇疏以有是哉爲正名非是奚其正爲何須正皆非也

包注云云疏曰說文訓迂爲避回避則僻遠引申義也書盤庚迂乃心傳僻也文選答賓戲云彼豈樂爲迂闊哉呂覽先己篇寡人以爲迂言也或以爲紆之借說文紆詘也攷工記矢人注紆曲也後漢蔡邕傳注迂曲也太元羨其次迂塗注曲榮之貌釋文引鄭注往也今本作枉枉亦曲也詘曲與僻遠亦一義

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

釋文中丁仲反錯七故反本又作措唐石經史記漢書刑法志辟宣傳引皆作錯後漢書梁統傳引中作衷措作厝張奮上疏厝下有其字魯丕對策名上有字北周書蘇綽傳引刑作賞

正義曰朱注引楊氏曰名不當其實則言不順言不順則無以考實而事不成范氏曰事得其敘之謂禮物得其和之謂樂事不成則無敘而不和故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施之政事皆失其道故刑罰不中黃先生曰王道不外乎彝倫而家人莫重於父子孟子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又曰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治國者本孝也治不正一家父子

之引申也

子曰野哉由也注孔曰野猶不達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注包曰君子於所不知當闕而勿據今由不知正名之義而謂之迂遠也

正義曰朱注野謂鄙俗貴其不能闕疑而率爾妄對也說文敘引此經蓋闕如也段注蓋闕疊韻字易文言蓋言順也疏稱蓋者是疑之辭禮記禮運蓋歎魯也疏謙蓋之閒漢書儒林傳疑者邱蓋不言邱蓋卽區區蓋邱區闕則又以雙聲相轉也

孔注云云疏曰檀弓若是野哉疏不達禮也仲尼燕居敬而不中禮謂之野賈子道術篇容志審道謂之閒反閒爲野說文野本訓郊外質勝文則野包注如野人言鄙略也鄙略故不達於禮一義之引申也

之名而欲正一國之父子無諸己而求諸人言之則一已多忌諱之私行之而萬事皆阻窒之處禮樂刑罰事之大者也禮莫大於父子之序樂莫大於父子之和刑罰莫大於不孝之罪三者失而事之不成甚矣是以治世之要務首在彝倫攸敘古書重聯之句類以首句貫下蒙案名不正則言不順而凡事不成事莫大於禮樂刑罰禮樂之不興刑罰之不中即事之不成也如必以蟬聯遞解反多轇葛包注云云疏曰此注邢疏及史記集解皆作孔曰孝

經廣要道章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此注所本也

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注王曰所名之言也所言之事必可得而明可得而遵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史記世家引作夫君子爲之必可名言之必可行

正義曰朱注引程伯子曰名實相須一事苟則其餘皆苟矣黃先生曰春秋定公十四年書衛世子蒯聵出奔宋所以罪致亂之靈公哀公二年書納衛世子于戚所以罪滅倫之輒而蒯聵無幾諫號泣之誠以刀劓母苟其力之能爲既殺母遂脅父孰不可忍迨其父孰母手以登臺力窮而奔出奔以後其父若母必徵成其平日之不孝而罪愈彰靈公受晉趙鞅援手之辱誓不服晉民亦公憤而願受五伐之苦蒯聵奔晉主趙鞅既失子道復授敵以覬覦之謀尤衛人所心斥者靈公既卒國人以嫡孫當立而立之蒯聵於父喪未葬以讎師襲國父死之謂何又因以爲利且趙鞅有積忿於衛因借之以誅滅蒯聵決不能止之衛人於是欲拒鞅不得不拒聵公穀二傳有以王

父命辭父命之文此衛人拒敵之說不得已而出此也厥後蒯聵返國周之命辭有曰弗敬弗休曰悔其可追益見聵之立非周天子意矣冉有子貢子路皆聖門高弟疑夫子之爲衛君疑讓國將貽後怨而以名爲難正豈不謂使輒讓國犯其所難而事未必行即使輒能讓國而告之天王詢之眾議得國決非蒯聵此子路之所以直窮其怨歎然則夫子以求仁責輒何也蓋聵之不宜得國公論也非輒之所得言也輒苟悔拒父之非心所安惟有讓

國於父而已讓國於父非已所得專告之天王詢之眾讓而父之能得國或不能得國付之公論而已輒所爲求仁得仁而無怨者其立心必如是不可有利國之心也若夫子之鑄畫衛事必有進於是先儒謂夫子必使輒讓國於公子郢或謂輒不得棄父讓郢祇可逃而去之或又謂公子郢決不肯立惟刖立一人而輒以身從父或又謂春秋經既書世子則國爲世子之國或又謂當日之名必不能正而必也正名是教子路之不仕衛俱於事情未核夫蒯聵不諫母而忍於殺忘父之仇倖父之死乃依恃強大以求入此罪之彰明較著凡人不得欺者則輒縱讓國而聵之不宜得國可知聵不宜得國則宜得國者非輒而誰當是時奉周天子之命以平定衛難明告聵以不得立之義聵不能不服且輒苟有讓國之誠聵之怒必解聵怒既解而知已復無得國之勢將有改圖爲聵計者必謂國立他君不如立子而安享於迎養之日輒於是可立矣夫輒以讓國爲正使輒與蒯聵俱不得位而刖立一君輒盡其仁心而已所荅子貢之問是也若蒯聵就養而輒得立聵不欲已死之父以爭國輒不拒出亡之父而得位此名之正所以可言可行也蒙案黃先生處置衛事以視外注胡氏告天王請方伯立公子郢之說較爲妥洽然以春秋書蒯聵出奔爲罪鑒書納蒯聵爲罪輒核之春秋三傳似非夫子之意夫春秋天子之事也筆削關天下之大賞罰嚴首惡之誅定公十四年書衛世子蒯聵出奔宋罪蒯聵也哀公二年書衛侯元卒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惡趙鞅也三年書齊國夏石曼姑帥師圍戚子國夏也公羊傳以齊國夏爲霸討石曼姑爲受命受命者受之靈公也奔者不自安也納者內弗受也夫蒯聵既爲世子矣何以使其父不欲認以爲子而其子不得奉以爲父雖靈公非無致亂之由輒亦難免不孝之罪而以首從斷是獄蒯聵豈能逃首惡之誅故春秋所書一則曰世子再則曰世子謂其子而不子也毋有過不能幾諫而謀弒其君不容不容誅者一父既怒不思哀訴而出奔其罪之不容誅者一始奔宋繼投晉趙鞅之徒怨謂何是反事父

优也其罪之不容誅者三倖父死伐父喪陽虎之奸謀叵測是將滅宗國也其罪之不容誅者四靈之遊於郊也謂子南曰余無子將立汝是不以蒯聵爲子矣不欲以聵爲子豈復以輒爲孫子南者賢公子也知蒯聵之倔强反側必不甘休故辭之再三特舉亡人之子輒而立之以爲立輒無異立聵也此亦善於調停矣豈知蒯聵爲趙鞅所愚弄以陽虎爲主謀意欲假霸主之威挾天子之令箝臣民之口彰父母之惡寔以洩一時之忿以爲輒固不能不受也衛人其崇我何哉無如衛之臣民恨入骨髓輒乃庸主惟事唯阿於是晉以子道讓輒者而衛即以子道責蒯聵晉以父命臨輒者而衛即以王父命辭辭父命以國事辭家事者此臣民拒敵之辭初非輒之所得與而晉則以爲輒之拒父也輒苟有能惟有日夜號泣負罪引慝誠以感一國之臣民孝以全一家之父子人情兩相爭則心競兩相下則氣平正名自輒始輒一讓而晉人無所藉口蒯聵必有悔心是輒有讓國之名而不必有去位之實自是名正言順而事無不成眞救時之妙策也蓋輒之得位臣民之公議也輒之拒父敵國之譏辭也其實輒在當時庸庸碌碌聽憑於眾不知讓亦不能爭雖有不正之虛名而尚無可加之實罪夫子所以必欲正名也夫天下事惟失在名猶可補救苟犯於實罪不容誅夫子將何從而正之哉諸弟子何以奉而君之哉

王注云疏曰釋名名明也名實使分明也故所名必可明言也厝雅釋詁名成也春秋繁露鳴而命施謂之名故所言必可遵行也禮緇衣曰可言也不可行君子弗言也可行也不可言君子弗行也皆與王注相發明

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爲圃曰吾不如老圃注馬曰樹五穀曰圃注樹菜蔬曰圃

釋文稼音嫁圃布古反又音布皇本高麗本曰上皆有子字史記弟子傳引無爲字

正義曰皇疏引李充云樊遲雖非入室之流然亦從遊侍側對揚崇德辨惑之義且聖教殷勤唯學爲先故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

其中矣而遲親稼圃明誨乃諮稼圃將必有由亦如宰我問喪之謂也朱子語錄云樊遲學稼當時自有一種學術如有爲神農之言許行君民並耕之說之類蒙案漢書藝文志云農家者流蓋出農稷之官播百穀勸耕桑以足衣食故八政一曰食二曰貨孔子曰所重民食此其所長也及鄙者爲之以爲無所事聖王欲使君臣並耕誖上下之序其書有神農二十篇野老十七篇宰氏十七篇董安國十六篇尹都尉十四篇趙氏五篇氾勝之十八篇王氏六篇蔡癸一篇

其九家百十四篇皆於別錄是農家亦九流之一孟子時有許行之說劉向以神農二十篇爲李悝等所作今惟氾勝之書閒爲類書所引用後有齊民要術農桑輯要亦其流亞也五穀黍稷稻粱之屬

馬注云云疏曰皇疏樹種植也五穀黍稷稻粱之屬種穀曰稼收斂曰穡稼猶嫁也欲其滋長田苗如人嫁娶生子孫也穡吝嗇也穀熟而斂藏之如吝嗇人也種菜曰圃圃之言布也種果實則曰園園之言樊本然而四民有分職大人之學不暇及此也或問古之聖賢如大舜伊尹皆躬耕畎畝何夫子深斥樊遲

陳氏潛室曰遇此時則習此事遊聖人之門所學何事謝上蔡云遲學稼將以爲民非役志於貨殖者第其說已有啓後來神農並耕西秦令墾之弊故夫子抑而教以大者

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在孔曰情實也言民化其上各以情實應也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注包曰禮義與信足以成德何用學稼以教民乎負者以器曰襁也

釋文好呼報反夫音符襁居丈反又作繦同五經文字云作襁者非說文段注又以襁爲淺人妄增

正義曰朱注禮義信大人之事也好義則事合宜情誠實也敬服用情蓋各以其類而應也襁織縷爲之以約小兒於背者皇疏云君上好禮則民下誰敢不敬禮主敬也君上裁斷得宜則民下皆服義者宜也李充曰用情猶盡忠也行禮不以求敬而民自敬好義不以服民而民自服施信不以結心而民自盡心言民之從上猶影之隨形也負子以器言化之所感不召而自來也蒙案晉文公大蒐以示禮定王以示義伐原以示信此假禮假義假信非好禮好義好信也所謂好者同具之懿美不可虛假也而莫敢不者感應之天良不可勉强也三上字卽所謂大人也三民字卽所謂小人也禮義信大人之學所當然者盡之於己敬服用情小人之心不期然者應之於外自有不必學稼圃而代爲稼圃者禮運所謂禮耕義種人情以爲田者比物此志也精義范氏云君子治其本不治其末謀其大不謀其小故禮義信君子所務農圃之事非所當學也蓋自有不必學而代爲之學者故子曰焉用稼古者民聚則國强民寡則國弱故當時國之與立者民也焉貴與戶口考序云後世民之多寡不足爲國之盛衰官既無藉於民之材而徒欲多爲之法以征其身戶調日賦日增月益上之人厭棄賤薄不倚民爲重而民益窮苦憔悴以身爲累矣

孔注云疏曰云情實也者大學無情者不得盡其辭注情猶實也淮南繆稱訓不戴其情注情誠也誠

亦貫也

包注云云疏曰史記弟子傳集解引包曰負子之器曰襁說文襁負兒衣也繈惙類也繈亦作鏘鏘爲貫錢索是襁負正字从衣从糸者借字也史記弟子傳从衣三王世家从糸魯世家成王在强葆之中則又借强字爲之也其器皇疏云以竹爲之或云以布爲之今蠻夷猶以布帕裹兒負之背也釋文引博物志云織縷爲之廣八寸長丈二以約小兒於背案漢書宣帝紀曾孫雖在襁緥注以繒布爲之絡負小兒史記

專對之道也專對望於學詩者人雖有不平之鳴而
本之詩則敦厚人雖有相尤之語而出之詩則溫柔
博而不閙於理雅而不病於俗此學詩之所以能言
也袁氏曰古人使賦詩而答對其不能者口誦故也
云雖多亦奚以爲者多指未刪之詩也以用也爲語
助詞言誦此三百而無用雖誦至三千亦何用也此
與思無邪章皆刪詩後之言一言刪之而體始正一
言刪之而用已全

何注云云疏曰云專猶獨者左襄十九年傳專斷諸

侯服虔注專獨也易說卦傳姚本震爲傳注專一也
廣雅釋言專擅也專擅猶專壹皆嫥之借說文嫥壹
也或謂出使有介獨對者不謀於介也說文通訓謂
專當作尃尃猶敷也與易震爲尃誤作專同似未必
然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注令教
令也

後漢書第五倫傳引從作行

正義曰皇疏引范甯曰上能正己以率物則下不令
而自從也上行理僻而制下使正猶立邪表責直影
猶東行求郢而終年不得也蒙案禮緇衣子曰下之
事上也不從其所令從其所行上好是物下必有甚
者矣故上之所好惡不可不愼也是民之表也鄭注
言民化行不拘於言民之從君如影逐表大學堯舜
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
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皆與此經相表裏
何注云云疏曰云教令者說文令發號也爾雅釋詁
令告也鹽鐵論詔聖篇令者教也獨斷奉而行之名
曰令賈子等齊篇天子之言曰令令甲令乙是也

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注包曰魯周公之封衛康叔之
睦於周公其國之政亦如兄弟也
皇本無也字

正義曰朱注魯周公之後衛康叔之後本兄弟之國
而是時衰亂政亦相似故夫子歎之蘇氏云案世家
是時魯哀公七年衛出公五年也孔子知二君皆失
志無常棄國野死之君故譏之云爾卒之哀公孫邾
出公奔宋皆死於越又曰衛之政父不父子不子魯
之政君不君臣不臣是皆以爲歎二國之衰惟包注

似爲思二國之盛皇疏引衛瓘曰言治亂略同也蒙案子嘗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齊與魯不相謀而衛與魯式相好齊晉雖强無非雜霸之術魯衛雖弱猶有王道之遺蓋周公康叔之流澤長矣夫子五至衛在衛凡四年與顏讎由蘧伯玉相繼卷實有惓惓不忍釋手者衛多君子而子荆居室伯玉卷懷與子賤之品評不相上下魯秉周禮而庶矣一歎富教兩謨與東周之夢想共此經綸比事以觀聯章所紀不特期月三年之效正在衛靈不用之時知夫子之望衛無異於望魯也左定四年傳皆啓以商政注皆魯衛也齊大陸子方曰何以見魯衛之士並見二國之政俗末世猶賢於他國漢書馮奉世傳立與野王相代爲太守吏民歌之曰大馮君小馮君兄弟繼踵相因循聰明賢智惠吏民政如魯衛德化鈞周公康叔猶二君顏注引此經以證是漢世經師相傳皆以爲思二國之盛陸稼書困勉錄曰夫子本意正爲魯秉周禮衛多君子周公康叔之遺風猶在而無人振起之故有惜之之意有望之之意亦有憂之之意存子嘗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齊與魯不相謀而衛與魯式相好齊晉雖强無非雜霸之術魯衛雖弱猶有王道之遺蓋周公康叔之流澤長矣夫子五至衛在衛凡四年與顏讎由蘧伯玉相繼卷實有惓惓不忍釋手者衛多君子而子荆居室伯玉卷懷與子賤之品評不相上下魯秉周禮而庶矣一歎富教兩謨與東周之夢想共此經綸比事以觀聯章所紀不特期月三年之效正在衛靈不用之時知夫子之望衛無異於望魯也左定四年傳皆啓以商政注皆魯衛也齊大陸子方曰何以見魯衛之士並見二國之政俗末世猶賢於他國漢書馮奉世傳立與野王相代爲太守吏民歌之曰大馮君小馮君兄弟繼踵相因循聰明賢智惠吏民政如魯衛德化鈞周公康叔猶二君顏注引此經以證是漢世經師相傳皆以爲思二國之盛陸稼書困勉錄曰夫子本意正爲魯秉周禮衛多君子周公康叔之遺風猶在而無人振起之故有惜之之意有望之之意亦有憂之之意存焉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

釋文完音桓

正義曰朱注公子荆衛大夫苟聊且粗略之意合聚

也完備也言其循序而有節不以欲速盡美累其心外注楊氏曰務爲全美則累物而驕吝之心生公子荆皆曰苟而已則不以外物爲心其欲易足故也朱子文集云居室猶言處家事語錄云爲屋室借此一節言也皇疏謂居家能治不爲奢侈故曰善居室苟且非本意也于荆初有財帛不敢言己才力所招但云是苟且遇合而已復多少勝於前但云苟且得自全完而已不敢言欲爲久富貴也家道大富亦云苟且爲美非是性之所欲是以始有卽合少有卽完

富有卽美也黃先生曰始有不能聚合而曰苟湊聚矣少有則合也不能完備而曰苟完備矣富有則完器用之資貨財之給始有少有富有以積漸而至而其心能知足焉是可取也蒙案老子曰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畢萬大於可欲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大於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子心術篇曰豈無利事哉無利心豈無安處哉無安心處哉我無足財也我無足心也韓詩外傳卷五云福生於無爲而患生於多欲知足然後富從之德宜君人然後貴從之故貴爵而賤德者雖爲天子不尊矣貪物而不知止者雖有天下不富矣夫士地之生不益山澤之出有盡懷不富之心而求不益之物挾百倍之欲而求有盡之財是桀紂之所以失其位也顏氏家訓止足篇曰禮云欲不可縱志不可滿宇宙可臻其極情性不知其窮惟在少欲知止爲立涯限耳皮日休座右銘曰簞食念饑夫其食卽飽矣粗衣思凍民其衣卽溫矣蓋人之立身不可苟而處境又不得不苟人之進德毋自足而安命尤貴乎知足公子荆其識此意也夫

王注云云疏曰左襄二十九年傳吳公子季札適衛說薳瑗史狗史鰌公子荆公叔發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是王注所本昭二十年齊豹之亂公南楚爲靈公駿乘齊氏射之中肩杜注不言是公子荆靈公諸子自刖臏之外有公子起公子郢郢爲公參乘常遊於郊欲立以爲嗣辭之再三而舉亡人之子

輒冀以猷蒯聵之心弭衛國之亂則其人之賢可知意卽季札所稱及本經之公子荊歟或以郢字子南卽齊豹亂時之公南楚夫楚處南服建都於郢春秋所書前曰荊後曰楚一國已有二名然則荊也楚也郢也安知其非一人耶楚蘧氏又稱爲蔿尹又稱爲鍼尹音轉通借隨便書之亦左氏之常例也不然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非郢何以稱公子非郢之賢何以當夫子季札之交美不置哉本經子謂子產不加鄭晏平仲不加齊而獨於公子荊加人而以荊爲太子是也公孫朝亦不僅衛有之魯有成大夫公孫朝見左昭二十六年傳楚子西之子武城尹亦曰公孫朝見左哀十七年傳鄭子產有弟曰公孫朝見列子楊朱篇故記者特加衛字以別之楚與鄭皆有子西不加國名者以上承子產可知爲鄭之子西而非楚之子西無庸別白也至備攻引家語荊公子年十五而攝相事合二十五人之智以治天下誤以荊公子爲公子荊周氏柄中辨之矣

子適衛冉有僕注孔曰孔子之衛冉有御也

皇本作冉子論衛問孔篇風俗通十反篇引同

孔注云云疏曰訓僕爲御者說文僕給事者古文作僕廣雅釋詁使也周禮太僕注侍御于尊者之名左文十八年傳而使歜僕注御也詩出車召彼僕夫傳御夫也蓋僕爲給使之統名而御車乃僕之一事曲禮所謂僕者降等是也

子曰庶矣哉注孔曰庶眾也言衛民眾多也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

正義曰朱注庶而不富則民生不遂故制田里薄賦斂以富之黃先生曰富之術朱子以制田里薄賦斂提其綱在春秋時固可行徹法矣後人果何以復井田而革重斂乎曰此不可易言也荀仲豫謂漢高祖光武當大亂之後土曠人稀可以行井田而不行非此時而行井田騷擾不一矣馬氏涓考言不封建之不可以行井田土壤之肥磽生齒之登耗必封建之時能周知之非周知之不可行也限田之說漢董子

唐陸宣公皆言之陸氏云革弊化人事當有漸則非
徐緩以圖不能行限田限田既行而後井田之法可
熟議而緩行也賦稅之法後儒以唐之租庸調爲善
以兩稅爲非馬氏通考謂欲復租庸調之法必先復
口分世業之法然而亦豈易言哉
孔注云云疏曰云庶眾也者爾雅釋詁文說文廔屋
下眾也从广炎古文炎言屋下光多也周禮掌節
土國用人節注平地多人疏謂若衞國之類衞國皆
平土故人民眾多也

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正義曰皇疏引范甯曰衣食足當訓義方也朱注富
而不教則近於禽獸故必立學校明禮義以教之黃
先生曰恃富者有驕逸之弊教所以節民之侈求富
者有豪強兼并之弊教所以化民之爭古者民能敬
長憐孤取捨好讓君命之得乘飾車駢馬未得命者
不得乘飾車駢馬民雖有餘財侈物而無禮義功德
冉有不復問如何富之如何教之也今處古制既湮
則無所用故皆興仁義而賤財利則教所以激民之
之後須將注中所謂制田里薄賦斂立學校明禮義
者各就經典中一一求其實際如大學衍義補文獻
全是仁心王道觸處便發庶哉一歎便是老安少懷
心事富教二字即是老安少懷實際因衞而發不但
衞當如此庶哉內有望之之意有憂之之意望之者
唐虞三代之治當春秋時尚易復也憂之者此時不
復將來世變益甚無所底止故即不庶亦應富未富
亦應教庶富教雖有次序而富教須臾不可緩有及
是時明其政刑之意一則此時去先王之世未遠井
田之制猶存即學校尚未有異氏之學整頓尚易不
比孟子時欲行井田必先正經界欲復學校必先黜

異端此望之之意也一則風氣漸趨於薄上不富之
彼將自謀富黠者必操奇贏以網利強者必恃豪暴
以恣取上不教之彼將自爲教君子與君子以學術
相勝負小人與小人以意氣相倚伏一切貨殖游俠
異端之徒將雜出於天下此憂之之意也富教二字
聖門弟子平居必講明條目如周官王制之所載故
冉有不復問如何富之如何教之也今處古制既湮
之後須將注中所謂制田里薄賦斂立學校明禮義
者各就經典中一一求其實際如大學衍義補文獻

通考二書備載古今沿革之故於此細玩富教條目
亦可得其大概然總之是王道不是霸術是仁政不
是功利朱陳同父自謂推倒一世之智勇開拓萬古
之心胸究其實只說得漢唐伎倆何其陋也蒙案朱
子所謂制田里薄賦斂立學校明禮義卽孟子所以
告齊梁之君者然井田學校必與封建相維繫後世
封建不行井田已廢學校之科條非復往昔亦惟有
變通盡利因時制宜法古聖王之仁心行古聖王之
仁政而已而如其處千百年之後必欲泥二帝三王
之成法徒見其紛擾拘執而不可通行也

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注孔曰言誠有用我
於政事者期月而可以行其政教必三年乃有成功也
釋文期音基皇本作幕史記世家儒林傳唐書魏知
古疏引俱無可也二字故說統有用我者期月便已
恨不得終三年淹也之說後漢書鮑昱鄧彪二傳注
引有成作成功
正義曰皇疏苟誠也可者未足之辭也暮月謂年一
周也一年天氣一周變故人情亦少改也成大成也
三年一閏天道一成故爲政治若得三年政亦成也
朱注期月謂周一歲之月也可者僅辭言綱紀布也
有成治功成也精義范氏曰三年天道之成也故唐
虞三載考績周禮三年大比乃可以計成功之時也
許氏東陽曰期月而可謂興衰撥亂綱紀粗立三年
有成謂治定功成治道大備已可是治法立有成謂
治化行張氏敬夫曰期月而大綱立三年而治功成
然三年之所成者卽其期月所立之規模也蒙案史
記世家衞靈公老怠於政不用孔子孔子喟然歎曰
苟有用我者朞月而已三年有成孔子行是此言爲
夫子將去衞之詞故記者運敘於適衞之後則所謂
已可有成者卽富之教之之謂也又漢書公孫宏傳
云周公旦治天下朞月而變三年而化是朞月三年
乃古人三九約舉之大數又食貨志曰洪範八政一
曰食二曰貨食謂農殖嘉穀可食之物貨謂布帛可
衣及金刀龜貝所以分財布利通有無者也二者生
民之本興自神農之世斲木爲耜揉木爲耒耒耜之
利以教天下而食足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
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而貨通食足貨通然後國
寶民富而教化成黃帝以下通其變使民不倦堯命

四子以敬授民時舜命后稷以黎民阻飢是爲政首
禹平洪水定九州制土田各因所生遠近賦入貢棐
楙遷有無萬國作乂殷周之盛詩書所述要在安民
富而教之故易稱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
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財者帝王所以聚
人守位養成羣生奉順天德治國安民之本也故曰
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亡貧和亡
寡安亡傾是以聖王域民築城郭以居之制廬井以
均之開市肆以通之設庠序以教之士農工商四民

有業學以居位曰士闢土殖穀曰農作巧成器曰工
通財鬻貨曰商聖王量能授事四民陳力受職故朝
無廢官邑無敖民地無曠土理民之道地著爲本故
必建步立畝正其經界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
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方一里是爲九夫八家共
之各受私田百畝公田十畝是爲八百八十畝餘二
十畝以爲廬舍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則救民是
以和睦而教化興同力役生產可得而平也民受田

上田夫百畝中田夫二百畝下田夫三百畝歲耕種
者爲不易上田休一歲者爲一易中田休二歲者爲
再易下田三歲更耕之自爰其處農民戶人已受田
其家眾男爲餘夫亦以口受田如比士工商家受田
五口乃當農夫一人此謂平土可以爲法者也若山
林藪澤原陵斥鹵之地各以肥磽多少爲差有賦有
稅稅謂公田什一及工商衡虞之入也賦共車馬甲
兵士徒之役充實府庫賜予之用稅給郊社宗廟百
神之祀天子奉養百官祿食庶事之費民年二十受
田六十歸田七十以上上所養也十歲以下上所長

也十一以上上所强也種穀必雜五種以備災害田
中不得有樹用妨五穀力耕數耘收穫如寇盜之至
還廬樹桑菜茹有畦瓜瓠果蓏殖於疆場雞豚狗彘
毋失其時女修蠶織則五十可以衣帛七十可以食
肉在壄曰廬在邑曰里五家爲鄰五鄰爲里四里爲
族五族爲黨五黨爲州五州爲鄉鄉萬二千五百戶
也鄉長位下士自此以上稍登一級至鄉而爲卿也
於里有序而鄉有庠序以明教庠則行禮而視化焉
春令民畢出壄冬則畢入於邑其詩曰四之日舉止

同我婦子饁彼南畝又曰十月蟋蟀入我牀下嗟我婦子聿爲改歲入此室處所以順陰陽備寇賊習禮文也春秋出民里胥平旦坐於右塾鄉長坐於左塾畢出然後歸夕亦如之入者必持薪樵輕重相分班白不提挈冬民既入婦人同巷相從夜績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必相從者所以省費燎火同巧拙而合習俗也男女有不得其所者因相與歌詠各言其傷是月餘子亦在於序室八歲入小學學六甲五方書計之事始知室家長幼之節十五入大學學先聖禮樂而知朝廷君臣之禮其有秀異者移鄉學於庠序序之異者移於天子學於大學命曰造士行同能偶則別之以射然後爵命焉孟春之月羣居將散行人振木鐸徇於路以采詩獻之太師比其音律以聞於天子故曰王者不窺戶牖而知天下此先王制土處民當而教之之大略也故孔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故民皆勸功樂業先公而後私其詩曰有瀌淒淒興雲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民三年耕則餘一年之畜衣食足而知榮辱讓生而爭訟息故三載考績孔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成此功也三考黜陟餘三年食進業曰登再登曰平餘六年食三登曰泰平二十七歲遷九年食然後以德流洽禮樂成焉故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繇此道也班氏本周官王制孟子所陳之王道分疏期月三年必世之成功序次詳明議論平實不必別求新異高語神通而聖王富教之謨不出其範圍之外於以歎班史之純

孔注云云疏曰訓苟爲誠耆廣雅釋詁同期說文會也从月古文作丌从日字亦作朞从日月者月與日會是期月之正字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疏謂不能期匝一月而守之是也此經期乃棋之借說文棋復其時也从禾禾一歲一熟與秋秊同意故廣雅釋詁棋秊也易繫辭當期之日書堯典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士虞禮期而小祥皆借期爲棋此經之期月謂匝一年十二月也與中庸之期月匝一月三十日者不同又內則言期朝左昭廿三年傳叔孫旦而立期

馬注從旦至暮爲期是謂匝一日十二時皆以期會之義引申之也

子曰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 注王曰勝殘者勝殘暴之人使不爲惡也去殺者是言也 注孔曰古有此言故孔子信之也 釋文勝音升史記文帝紀漢書刑法志引皆譌邦作國

正義曰朱注爲邦百年言相繼而久也勝殘化殘暴之人使不爲惡也去殺謂民化於善可以不用刑殺也程伯子曰漢自高惠至於文景黎民純厚幾致刑措庶乎其近之矣外注尹氏曰勝殘去殺不爲惡而已善人之功如是若夫聖人則不待百年其化亦不止此皇疏善人謂賢人也爲者治也爲邦謂爲諸侯也言賢人爲諸侯已百年則殘暴不起所以刑辟無用袁氏曰善人謂體善德賢人也言化猶有漸任善用賢則可止刑任惡則殺愈生也陸稼書困勉錄曰善人以己之善化人之不善故可以勝殘去殺即所謂子欲善而民善矣周季侯曰時至春秋專尚殘酷一片俱是殺業世界夫子慘然有痛於心故慨然思想古人之言謂不必聖王制世便得善人亦可以勝殘去殺此一字一滴淚也誠哉是言所以逆折夫世之言刑名法術者總之王道非誓責之術循良非旦夕之功耳蒙案勝克也去除也勝殘謂克其殘暴之氣去殺謂除其慘殺之心皆化不善以爲善也若刑期無刑殺以止殺雖唐虞亦有四凶之罪成周不無三監之誅王注以爲不用刑殺似未必然然細思四字雖不必分二解而殘與殺究有淺深勝與去亦有難易蓋世運之否泰無殊天地之陰陽由來已非一朝轉移亦須有漸夫春秋一殘殺之天下也否塞晦盲壞亂已極欲以一杯之水救一輿薪之火至則沒焉多見其不知量也惟聖人有旋乾轉坤之力而不克施其撥亂反正之功一旦慨然思爲邦之有善人而善人又必百年夫然後乃能僅僅勝之而徐徐去之也嗚呼悲天憫人聖人之心亦苦矣

王注云云疏曰周禮大司馬放殺其君則殘之注殘殺也西山經五殘注五刑殘殺之氣也是殘殺古本通訓王注以殘爲殘暴殺爲刑殺分作二解朱子從之似非也

孔注云云疏曰皇疏誠信也說文同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注孔曰三十年曰世如有
乃成
也
受命王者必三十年仁政
釋文王子況反又如字史記孝文紀論衡宣漢篇引
而後作然後
正義曰朱注王者謂聖人受命而興也三十年爲一
世仁謂教化浹洽
後禮樂興即其效也外注或問三年必世遲速不同
何也程子曰三年有成謂法度紀綱有成而化行也
漸民以仁摩民以義使之浹於肌膚淪於骨髓而禮
曰上下相親之謂仁禮運曰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

樂可與所謂仁也此非積久何以能致禮緇衣引子
曰禹立三年百姓以仁遂焉孔疏禹承堯舜禪代之
後其民易化論語所稱者謂承離亂之後故必世乃
後仁鄭注論語云周自太王王季文王武王賢聖相
承四世周道至美武王伐紂至成王乃致太平由承
殷紂敝化之後故也鄭注又見詩皇矣疏皇疏引顏
延之曰革命之王必漸化物以善道染亂之民未能
從道而爲化不得無威刑之用則仁施未全改物之
道必須易世使正化德教不行暴亂則刑罰可措仁
功可成樂肇曰習亂俗雖畏法刑而猶未能化也必
待世變人改生習治道然後仁化成也刑措成康化
隆文景由亂民之世易殷泰之俗遠也顏氏欒氏意
本鄭注以父子相繼易世爲言禮王制言制國用以
三十年之通孟子言有救聚如水火而民仁班氏食
貨志即本此意謂二十七年遺九年食然後以德流
洽禮樂成焉故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一世三十
年舉成數也黃先生曰仁者相親偶之謂也禮經解
曰上下相親之謂仁禮運曰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
其子貨惡其棄地不必藏於己力惡不出於身不必
爲己是仁道成也蒙案仁即醫經手足痿痺不仁之
仁與上殘字殺字正相反如有字必字與上亦可以
字相呼應盡王者久道化成由一身而及一家由一
家而及一國由一國而及天下所謂重熙累洽周浹
旁皇直以天下爲一家中國如一人則宇宙內無非
太和之翔洽生理之貫通而已張敬夫謂非仁心涵
養之深仁政熏陶之久莫能然也此則非善人所能
及矣子謂夫子爲之以過化存神之妙施立道綏動

之獻直須三年與禹繼堯舜同此夫子所以賢於堯舜也三年有成者成此仁也

孔注云云疏曰說文三十年爲一世从卅而曳長之引申之父子相繼亦爲世周禮大行人世相朝也禮運大人世及以爲禮皆是訓也

子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考文一本人上有其字

正義曰正與政古本互訓說文政正也釋名政下所

取正也周禮夏官注政所以正不正者也是以正訓政也書大傳注禮文王世子注正者政也周禮鄭注正之言政也是以政訓正也孟子曰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上正其君下正其民皆是也或謂前章言仐所正惟民此章言正所正者廣故困學紀聞云申屠嘉不受私謁則可以折幸臣董仲舒正身率下則可以匡驕主魏相以廉正崔氏不能誅袁安任隗雖不見用猶當與聞今既不聞則是非國政也語意與魏徵獻陵之對略相似其所以正名分抑季氏而教冉有之意深矣蒙案釋文及詩緇衣疏皆引鄭君注云朝於季氏之私朝邢疏謂鄭以冉有臣於季氏

故以朝爲季氏之朝禮檀弓下滕成公之喪惠伯曰
政也鄭注政君命所爲孔疏引鄭君論語注云君之
教令爲政臣之教令爲事也故云其事也如有政似
朱注卽本鄭君之意魯語公父文伯之母謂季康子
曰天子及諸侯合民事於外朝合神事於內朝自卿
以下合官職於外朝合家事於內朝是天子諸侯卿
大夫各有內外朝又曰外朝子將業君之官職焉內
朝子將庀季氏之政焉是季氏本有朝季氏之朝本
可議國家之政事而爲之家臣者要惟與議於私朝

而不得從議於公朝則周注以爲魯君之朝者非也
公事曰政私事曰事對言原有分別左昭二十五年
傳爲政事庸力行務以從四時杜注在君爲政在臣
爲事北魏書帝問高閭論語稱冉子退朝曰有政子
曰其事也何者爲政何者爲事對曰政者上之所行
事者下之所綜也此皆對言之說與鄭君合蓋政之
訓爲匡正革故鼎新主於君者謂之政事之訓爲吏
職奉令承教行於臣者謂之事是鄭君與馬注意非
不相通然混言之夫子稱孝友是亦爲政故公朝有
政事私朝亦可言政事皇疏引欒肇曰案稱政事冉
有季路未有不知其名而能職其事者斯蓋微言以
譏季氏專政之辭若以家臣無與政之理則二三子
爲等而問政者多矣未聞夫子有譏焉欒氏說是也
然則此時所議者必係更改舊章非常之政故一時
不能驟決會朝而至於晏皇疏晏晚也朝廷曰退范
甯曰冉有早朝晚退故孔子疑而問之也凡常朝向
無晏退之時晏退必有非常之議國語范文子暮退
於朝武子曰何暮也與子問冉有正同夫晉鑄刑鼎

子謂宣守唐叔所受之法魯用田賦子告以有周公
所貽之典舊貫可仍何必改作萬一更張祖制拗建
非常亦當會議於公朝俞謀於黎老左哀十一年傳
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於仲尼曰某不識也三問
曰子爲國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此卽夫
子與聞之證未悉此時所議爲何其或別有改制敗
抑其欲用田賦因夫子之不言而不復再商歟要皆
不可知而冉子曰有政其必扣皇自更張非常之大事
可知也夫子詰其晏早知其有政如無政何以不早

退既有政何以不與聞禮云公事不私議蓋探惡季氏之專而斥其擅自更張也陸子謂魯國此時已無政然夫子嘗稱魯衛之政兄弟夫子又自言政逮大夫矣至謂國君所行之政必使致仕之老與其聞知則國家不勝其煩而遺老亦嫌多事夫子又嘗言不在其位不謀其政矣

周注云云疏曰陳氏禮書據國語謂卿大夫有二朝大夫有二門故有二朝魯語言寢門之內婦人治其業是二朝均在寢門外黃先生謂外朝當在大門之外公朝甫上萬氏以二朝為當時之僭制皆未必然周注以退朝為罷朝於魯君冉子既為季氏宰何以朝於公朝耶考左哀十一年傳季孫使冉子從於朝俟於黨氏之溝是家臣從大夫之公朝僅得俟於朝中之地不得並朝於魯君之朝其朝於大夫之私朝者如魯語公父文伯之母如季氏康子在其朝與之言弗應康子辭於朝而入注辭其家臣也左襄三十年傳鄭伯有嗜酒朝至未已朝者曰公焉在是家臣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三 五十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外內朝當在寢門之外是也國語韋注以外朝為君之公朝甫上萬氏以二朝為當時之僭制皆未必然周注以退朝為罷朝於魯君冉子既為季氏宰何以朝於公朝耶考左哀十一年傳季孫使冉子從於朝俟於黨氏之溝是家臣從大夫之公朝僅得俟於朝中之地不得並朝於魯君之朝其朝於大夫之私朝者如魯語公父文伯之母如季氏康子在其朝與之言弗應康子辭於朝而入注辭其家臣也左襄三十年傳鄭伯有嗜酒朝至未已朝者曰公焉在是家臣

朝於私朝之證也禮玉藻云揖私朝煇如也登車則有光矣注揖其臣乃行玉藻又云朝辨色始入大夫先視私朝然後朝君入公朝當辨色之時視私朝猶在未明之候此冉子退朝之晏夫子所以必問也晏說文訓天清羽獵賦天清日晏注無雲之處也訓晚者旰之借

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注王曰以其大要一言不能正興國也幾近也有近一言可興國也

考文古本無也字

正義曰朱注幾期也詩曰如幾如式言一言之閒未可以如此而期必其效蒙案王注以幾訓近讀言不可以若是作一句其幾也三字作一句似於經文不順朱注以幾訓期讀正經文作一句而與下文不幾乎語意又未洽黃先生謂幾乃譏之借爾雅說文皆云譏訖也訖本訓終淮南繆稱訓注幾亦訓終然云者如魯語公父文伯之母如季氏康子在其朝與之不可若是其終也不終乎似與經傳言幾乎庶幾乎幾幾乎者通例又未合攷之說文幾敫也殆也从糸从戍戍兵守也糸而兵守者危也易繫辭傳幾者動

之微吉之先見者也故爾雅釋詁幾訓危惟其危殆故迫近惟其迫近故期望因而爲希冀之詞又因而爲殆及之詞或單言幾或單言庶或連言庶幾或疊言幾幾皆一義之引申也未有一言而危殆迫切如是者初念之辭也倘有一言如是而豈非危殆迫切者轉念之辭也是在好學深思者善會其意不可以其辭而害志也

王注云云疏曰云幾近也者爾雅釋詁文易小畜月幾望禮樂記知樂則幾於禮矣幾皆訓近幾於斤一聲之轉故或借爲近爲頎爲圻爲祈史記老莊申韓傳則幾矣崇隱庶也也淮南要略訓使學者孳孳以自幾也注庶幾也庶幾實鳳別碑作庶冀亦近也朱子訓期者覬之借詩楚茨傳幾期也

人之言曰爲君難爲臣不易如知爲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注孔曰事不可以一言而釋文易以豉反考文曰上有而字皇本如知此則可近也字

正義曰朱注當時有此言也因此言而知爲君之難則必戰戰兢兢臨深履薄而無一事之敢忽爲定公

言故不及臣也眞氏西山曰大禹言君臣之義敬之以克艱之一言可謂至矣蓋以爲艱則存敬畏之心以爲易則啓驕逸之志此治亂安危所自分也孔子告定公之言其與大禹若出一揆萬世君臣之藥石也蒙案書大禹謨曰后克艱厥臣政乃乂禹謨乃東晉所出僞古文大抵掇拾古經傳而成其創本於夫子之言歟抑夫子之言所本歟均未可知也晉語郭偃曰君以爲易其難也將至矣君以爲難其易也將至矣尸子孔子曰商汝知君之爲君乎

君之難也

孔注云云疏曰幾訓迫近切近未始不可如鮮矣仁言鮮則絕無可知古人下字寬也孔注以近與成分作二解以致王肅誤會殊失乎字語妙

曰一言而喪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爲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注孔曰於爲君所樂者唯樂其言而不見違也

釋文喪息浪反樂音洛皇本喪邦上有可以字高麗本有可字莫予上皆有樂字

正義曰朱注言他無所樂唯樂此耳蒙案韓非子外
儲篇晉平公與羣臣飲酣嘅然歎曰莫樂爲人君
惟其言而莫之違師曠侍坐於前援琴撞之曰啞是
非君人者之言也夫子所舉其卽晉平公之言歟亦
未可知也
孔注云云疏曰注連言三樂字似其言上莫予上有
樂字皇本是也
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
幾乎一言而喪邦乎注孔曰人君所言善無違之者則
善也其所言不善而無敢違之者

則近一言
而喪國也
晉書潘尼傳引不幾乎作其庶幾乎作幾乎
正義曰朱注引范氏曰如不善而莫之違則忠言不
至於耳君日驕而臣日諂未有不喪邦者也精義楊
氏曰知爲君之難必思所以圖其易欲言而莫予違
則法家拂士遠而讒諂面諛之人至邦之興喪不其
幾乎大禹之告其君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
乃乂舜之戒其臣下曰予違汝弼汝無面從亦爲是
而已戚氏鶴泉曰定公非眞欲興魯意以失政之久

葉公問政子曰近者說遠者來
釋文葉舒涉反說音悅葉中从云避唐諱也公羊成
十五年傳注引問政下有于孔子二字
正義曰朱注被其澤則說聞其風則來然必近者說
而後遠者來也皇疏言爲政之道能使近民懽悅則
遠人來至引江熙曰邊國之人豪氣不除物情不附
故以悅近諭之蒙案葉地在方城外爲楚邊疆重鎭

故以子高重望居之楚所近莫如陳蔡許最遠莫如鄭鄭不服楚楚不能爭霸於中原漢書武帝紀元朔六年詔後漢書崔寔傳北齊書陽斐傳皆言孔子對葉公以來遠墨子耕柱篇引仲尼對葉公子高云善爲政者遠者近之而舊者新之是當時楚之要務惟在於服遠然而行遠必自邇登高必自卑未有近人不服而能柔遠人者中說王道篇曰邇者悅遠者來折衝樽俎可矣何必臨邊也故韓非子難篇謂孔子答以悅近而來遠說苑子貢曰葉公問政於夫子夫子

子曰政在附近而來遠魯哀公問政於夫子夫子曰政在於諭臣齊景公問政於夫子夫子曰政在於節用然則政有異乎孔子曰夫荊之地廣而都狹民有離志焉故曰在於附近而來遠哀公有臣三人內比周而以惑其君外障距諸侯賓客以蔽其明故曰政在於諭臣齊景公奢於臺榭淫於苑囿五官之樂不解一旦而賜人百乘之家者三故曰政在於節用與韓非子少異此皆推本之論也史記世家謂政在來遠附邇則倒置矣閻氏釋地曰葉楚縣名故城距今

南陽府葉縣治二十里中有沈諸梁祠有方城山屈完曰楚國方城以爲城卽此越王無彊曰夏路以左劉氏注楚適諸夏路出方城人向北行以西爲左故云夏路以左括地志楚嘗爭霸中國連山累石於此以爲固號曰方城一謂之長城蓋春秋時楚第一重地也宜以沈諸梁鎭撫焉左傳成公十五年許靈公畏偪於鄭楚遷許於葉則葉爲許地昭公九年傳遷許於城父遷方城外人於許則葉復入楚昭公十三年楚平王復封陳蔡許許仍居葉十八年王子勝曰葉在楚國方城外之蔽也土不可易讎不可啓乃遷許於析而葉地復入楚蓋葉連方城乃楚國之重地遠近之樞紐葉公鎭此地夫子晝此策均非漫然也

子夏爲莒父宰問政注鄭曰舊說曰莒父魯下邑也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以速成而欲其小利則不達矣見小利妨大事則大事不成也

釋文莒居呂反父音甫無欲作毋云音無皇本上作無下作毋考文云古本上無下毋足利本上毋下無翟氏曰二言一體未必字有簡別也

正義曰朱注欲事之速成則急遽無序而反不達見

小者之爲利則所就者小而所失者大矣外注程伯
子曰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子夏問政
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子張常過高而未仁子夏之
病常在近小故各以切己之事告之張氏南軒曰欲
速則急於成而所爲者必苟故反以不達見小利則
徇目前而忘久遠之謀而反以害大事不欲速不見
小利則平心易氣正誼明道爲其可繼而已矣以子
夏之規模近小故夫子以此告之趙氏鹿泉曰莒父
下邑政久廢弛民亦無多望於上之安全盡善者子
柄中曰此說亦未可據蓋杜氏備晉之說本係臆揣

夏急圖改弦更張或以規近效期小康則迫而致之
苟而安之矣黃先生曰事必審乎先後緩急之條理
不急於功而功始成否則貪功適以喪功也鯀湮洪
水九載績用弗成禹之疏瀹行所無事八年而告成
功是其一驗必世後仁百年去殺亦時之必然者也
孟子曰君子創業垂統爲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
讀此尤可祛欲速之弊小利之利亦以利民者言但
就小則所失在大爲偏隅謀生養不宏體國經野之
謨爲一時費經營不用長治久安之策雖後世之稱

善治者猶未免此夫子之所戒也管仲天下才而弊
在欲速見小漢唐稱盛治輒言王霸道雜弊亦同此
無欲速見小之心此黜霸崇王之政也蓋亦因所問
而答之

鄭注云云疏曰閻氏釋地云春秋定公十四年城莒
父及霄杜注公懼而城二邑者以叛晉助范氏故是
時荀寅士吉射據朝歌晉人圍之魯與齊衛謀救之
朝歌在魯正西將八百里則莒父屬魯之西鄙周氏
柄中曰此說亦未可據蓋杜氏備晉之說本係臆揣
即備晉亦不必定是西鄙與朝歌密邇者既無從實
而子證之注周曰有因前益曰據
釋文語句據反直躬孔云躬身也鄭本作弓云直人
名弓據如羊反
正義曰韓非子五蠹篇楚之有直躬其父竊羊而謁
之吏令尹曰殺之以爲直于君而曲于父執而罪之
呂氏春秋當務篇楚有直躬者其父竊羊而謁之上
上執而將誅之直躬者請代之將誅矣告吏曰父竊

羊而謁之不亦信乎父誅而代之不亦孝乎信且孝而誅之國將有不誅者乎荆王聞之乃不誅也孔子聞之曰異哉直躬之信不若無信二書所載蓋與葉公所語同一事皇疏引江熙云葉公見聖人之訓動有隱諱故舉直躬欲以訾毀儒教抗衡中國夫子答之辭正而義切荆蠻之豪誇矣蒙案葉公之生平識臼公之必亂是其智也定楚國之大難是其仁也事定而以令尹司馬讓子西子期之子急流而勇退是又其勇也況考工記玉人職

智仁勇三德備於一身而其論臼公之爲人則曰復言非信期死非勇而顧以證父爲直乎蓋其人精悍斷決性不容非一聞近悅遠來之說意謂近世人心叵測竟有喪情害理而屈曲盜名如直躬者必不能容忍而取悅於黨也故於論政之餘聊與夫子相答述韓非所云殺直躬之令尹子直以爲葉公也善乎張氏卓庵曰葉公乃驚歎之意非以證父攘羊爲直爲其時有若人者舉以告孔子耳江熙之說非也孔注云云疏曰釋文引孔云躬身也者說文同又引鄭本躬作弓云直人名弓說與孔注異莊子盜跖篇直躬證父尾生溺死淮南子氾論訓直躬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尾生與婦人期而死之二書皆以直躬爲人名故與尾生對舉淮南高注直人躬楚之葉縣人也躬蓋名其人必素以直稱者故稱直躬高說與鄭君合蓋古本作弓不作躬說文本作躬或字作躬躬在冬部弓在登部古惟同母不同韻直在心而不在身故子惟曰吾黨之直者而不復以直躬連言蓋躬乃直人之名而非直人之身也況考工記玉人職

信圭侯守之躬圭伯守之信卽身也信直而躬曲直人何以不言直身而反云直躬耶則躬爲其名無疑也至廣韻廿四職云直正也又姓楚人直弓之後是井以直弓爲姓名然通志氏族略以吉德爲氏類未嘗收及直氏則廣韻未足據也又新序節士篇韓詩外傳二楚昭王有士曰石奢公而好直王使爲理其父殺人奢追而縱之自告於廷刎頸而死下引此經子爲父隱以證其人其事皆與直躬異而或乃附會之鑿矣

周注云疏曰書微子攘竊神祇之犧牷牲馬注因
來而取曰攘往取曰竊呂刑奪攘矯虔鄭注有因而
盜曰攘孟子月攘一雞趙注取自來之物也皆與周
亂也或以爲纘之引申纘援體也
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直在
其中矣
釋文爲于偽反韓詩外傳八新序節士篇皇疏幾諫
章引皆以于爲父隱句證前而此章疏引樊光曰父
爲子隱者欲求子孝也父必先爲慈家風由父故先
稱父是經文不可易也

正義曰皇疏引范甯曰夫所謂直者以不失其道也
若父子不相隱諱則傷教破義長不孝之風焉以爲
直哉故相隱乃可爲直耳今王法許期親以上得相
爲隱不問其罪蓋合先王之典章邢疏曰子苟有過
父爲隱之則慈也父苟有過子爲隱之則孝也孝慈
則忠忠則直也故曰直在其中矣今律大功以上得
相容隱告言父祖者入十惡則與禮亦爾漢宣帝詔
曰父子夫婦天性也雖有禍患猶蒙死而存之誠愛
結於心豈能忘之自今子匿父母妻匿夫孫匿大父
母皆勿坐此皇疏所本也朱注曰父子相隱天
理人情之至也故不求爲直而直在其中外注謝氏
曰順理爲直父不爲子隱子不爲父隱於理順耶瞽
瞍殺人舜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當是時愛親之心
勝其於直不直何暇計哉吳氏曰直天理也父子之
親又天理之大者也二者相礙則屈直以伸親非不
貴乎直也當是時父子之情勝而直不直固有所不
知也陳司敗以隱君之惡爲黨葉公以證父之惡爲
直徒知直之爲公黨之爲私而君臣之義父子之親
乃有不察微夫子則一偏一曲之說起而仁義塞矣
朱子或問曰楊氏之說本於情侯氏之說本乎理今
試以身處之則所謂情者可體而易見所謂理者近
於泛而不切然徒徇夫易見之近情而不要之以至
正之公理則人情之或邪或正初無準則若之何其
必順此而皆可以爲直也邪若順其情而皆可謂之
直則霍光之夫婦相隱可以爲直而周公之兄弟石
碏之父子皆拂其情而陷於曲矣而可乎哉陸稼書
困勉錄曰情與理必相準天理內之人情乃是眞人

情人情內之天理乃是眞天理直躬證父此人情外之天理也霍光夫婦相隱此天理外之人情也夫子所謂父子相隱乃爲天理人情之至蒙案天理卽本於人情經常尤貴乎權變人之貴直常理也而較之以父子之情則一身之名輕而父子之恩重直躬之證父傷情害理者也夫妻之愛常情也而較之以君國之事則夫妻之情輕而君國之事重霍光之蔽婦徇私害公者也全君臣之大義而不能兼全父子之情古人有行之者石碏是也顧國家之大事而不能兼顧兄弟之情古人有行之者周公是也夫惟聖人乃可以行權惟能用權斯合乎人情之至卽所謂天理也權者反乎經而仍合乎道者也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三 十九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注包曰雖之夷狄無禮義之處猶不可棄去而不行也御覽引無也字

正義曰朱注恭主容敬主事恭見於外敬主乎中之夷狄不可棄勉其固守而勿失也外注程伯子曰此是徹上徹下語聖人初無二語也充之則睟面盎背推而達之則篤恭而天下平矣皇疏引江熙曰恭敬忠君子任性而行己所以爲仁也本不爲外物故以夷狄不可棄而不行於無常則僞斯見矣僞見則去仁遠也楊龜山文集胡德輝問此章與子張問行章語意正類或說問仁乃問行爾字之誤也有諸答曰學者求仁而已行則由是而之焉者也其語相似無足疑者蒙案爾雅恭敬互訓說文恭敬皆訓肅君子有九思貌思恭事思敬禮少儀賓客主恭祭祀主敬此朱子恭主容敬主事之說也書無逸孔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三 二十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疏引鄭君注云恭在貌敬在心曲禮毋不敬何允注在貌爲恭在心爲敬此朱子恭見於外敬主乎中之說也而漢書五行志又云內曰恭外曰敬要之恭見於外必本於心之無敢慢初非飾巧令以取仁也敬主乎中必徵諸事之不敢忽初非守寂靜以求仁也故合而言之當曰恭主容敬主事皆見於外而必本於中至於中心爲忠如心爲恕朱子本謂盡己之心爲忠推己及人爲恕而此經則曰與人忠蓋忠恕本一貫之道恭敬無兩候之分統人己合內外然後可

以克己而復禮然後可以行恕而愛人此經以三者言仁朱子謂包括顏淵仲弓二章之意者是也

包注云云疏曰云夷狄無禮義者爾雅釋地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錯舉夷狄省文互見也曲禮疏引李巡注御覽引舍人注云四海遠於四荒晦冥無識不可教誨故曰四海詩蓼蕭疏引孫炎注云海之言晦晦闇無禮義也然春秋之夷狄多有錯居於中國者如戎狄之鄰晉淮徐之近魯莱牟之在齊以至秦楚吳越尚謂之戎蠻故閻為士君子所游歷而不以道則所不為也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

風會亦與古不同矣

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己有恥注孔曰有恥有所不為也

釋文使所吏反舊解謂之作以為又以宗族稱孝二句為首節以行己有恥四句為次節云孝悌為百行之首無以上之者臆說也

正義曰朱注此其志有所不為而其材足以有為者也子貢能言故以使事告之蓋為使之難不獨貴於能言而已精義楊氏曰行己有恥則必不為可賤之事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則其材可以任事能不為而能為者也此皆以二事申說而朱子語錄又以不辱其身與不辱君命作平列要之有言必本於有德有守而後能有為說文恥辱互訓恥之存於心者曰恥之見於事者曰辱恥與辱實相因行事惟恐其有辱故為人莫重於有恥說苑說叢篇云恥辱者勇之決也管子曰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禮哀公問曰物恥足以振之國恥足以興之曾子制言上曰夫行也者行禮之謂也故君子不貴與道之士而貴有恥之士也夫有恥之士富而不以道則恥貧而不以道則恥賤恥是為改行從善之人終身無復有恥辱之類也即引論語以證蓋存於心者不可以無恥無恥而行於事者又不可以有恥故必行己先有恥而後君命斯不辱或以行己有恥為統章之貫無不可也皇疏引李充曰當其宜行則恥己之不及及其宜止則恥己之不免為人臣則恥其君不如堯舜處濁世則恥不獨為

君子將出言則恥躬之不逮是恥之所賅甚廣而使命之不辱特已之所行之見端也孟子又曰恥之於人大矣不恥不若人何若人有趙氏章指言不慕大人何能有恥是以隰朋愧不及黃帝佐齊桓以有勳顏淵慕虞舜仲尼歎庶幾之云呂覽貴公篇云隰朋之爲人也上志而下求酗不若黃帝而哀不已若者管子小匡篇云於諸侯使隰朋爲行尹知章注行行人也由是可見使於四方不辱君命者必是行己有恥之人皇疏又引李充曰古之良使者受命不受辭惟有所不爲而後可以有爲是直貫統章而非但不恥不辱而已也趙氏以不爲苟得詁有恥荀子不苟篇君子行不貴苟難說不貴苟察名不貴苟傳惟其當之爲貴是卽所謂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也

曰敢問其次曰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

釋文弟亦作悌同大計反皇本高麗本作悌

正義曰朱注此本立而才不足者故爲其次皇疏引繆協曰雖孝稱於宗族悌及於鄉黨而行或爲未優使於四方猶未能備故爲之次者也蒙案中庸稱武周之達孝孟子謂舜之道孝悌而已矣人人親其

親長其長而天下平孝經云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無所不通禮祭義曾子曰夫孝曾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彌乎四海施諸後世而無朝夕發諸朝廷行乎道路至乎州巷放乎獌狩修乎軍旅則是孝悌乃爲人之本百行之先也韓李筆解以此二句爲首節行已四句爲次節原非無意但此章專重行已有恥第一節謂有恥之見於君國者第二節謂有恥之見於言行者似以行之廣狹分優劣孝悌爲行已之大端苟能如舜之慢苟賤之人則不可同年而語矣皇疏云硜硜堅正

底豫允若武周之繼志述事已之所行不難由家國而推諸四海而此但見稱於同姓見稱於同里乃所謂一鄉之善士也故以爲士之次後漢延篤仁孝先後論曰夫仁人之有孝猶四體之有心腹枝葉之有根本也仁以枝葉扶蘇爲大而孝以心體本根爲先是知孝悌乃行已之本務而行已須充孝悌之全量也

曰敢問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爲次矣 注鄭曰行必果所欲行必敢爲之硜硜小人之貌也抑亦其次言可以爲次也

釋文行下孟反硜苦耕反文選三國名臣序注引矣作也陸宣公集引誠作也

正義曰朱注果必行也硜小石之堅確者小人言其識量之淺狹也此其本末皆無足觀然亦不害其爲自守也故聖人猶有取焉下次則市井之人不復可爲士矣精義程子明道曰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大人之事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之事小人對大人爲小非爲惡之小人也故亦可以爲士朱子或問謂其所守雖規規於信果之小節然與夫誕慢苟賤之人則不可同年而語矣皇疏云硜硜堅正

難移之貌也小人爲惡堅執難化今小人之士必行信果守志不迴如小人也抑語助也凡事欲強使相關亦多云抑言此小行亦強可爲士之次也李充曰言可覆而行必成雖爲小器取其能有所立繆協曰果成也言必合乎信行必期諸成君子之體其業大哉雖行硜硜之小器而能必信必果取其其與有成抑亦可爲士之次也蒙案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趙注果能也大人杖義義有不得必信其言子爲父隱也有不能得果行其所欲行

者若親在不得以其身許友也義或重於信故曰惟義所在章指言大人之行行其重者不信不果求合義也朱子引尹氏曰主於義則信果在其中矣主於信果未必合義蓋言行原期信果而信果尤貴合義必信必果者往往取必於信果而未能取必於合義然其志未嘗不求合義且自以為所言所行之合義故堅執不迴言之信而行之果是其弊在識未精而志節猶可取尚不失為有恥之士非若堅忍犯義之小人假仁假義之鄉愿所可同日語也

明明字論語集解義疏卷十三　十八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之引申非鄭君意也

曰今之從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注鄭曰噫心不平之聲也筲竹器容斗二升者也算數也

釋文噫於其反筲所交反算悉亂反本或作筭漢書公孫賀傳贊顏師古論中論俱引作選

正義曰朱注今之從政者蓋如魯三家之屬斗量名容十升筲竹器容斗二升斗筲之人言鄙細也子貢之問每下故夫子以此言之或疑夫子之言不宜如此過厲而以斗筲為自遜之詞是又過卑黃先生謂果勁又以為勁之借也孟子悻悻然見於其面趙注引論語悻悻然小人哉為證孫奭音義謂悻字或作硜硜論語音鏗悻又說文所無楚辭作婞婞很也直也要之疊字形容木無定字故皇疏以為堅正難移之貌也朱子謂小石之堅確以從石取義筆解謂硜硜勇敢貌非小人也小當為之字之誤是不知儒有小人儒士亦有小人之士猶言樊遲之小人非惡人也何得輕改經文抑皇疏謂語助是也詩十月之交抑此皇父韓詩抑意也中庸抑而強與注辭也易繫辭噫亦要存亡吉凶秦策意亦思乎史記吳王濞傳億亦可乎皆與抑亦義同皇疏又以強詰抑則又按抑之引申非鄭君意也

政者蒙案朱子以從政爲大夫故以爲如魯三家之屬然當時列國不乏名卿卽魯三家之內亦非絕無可取之人蓋從政似賅卿大夫士而言曾子立事篇云能取朋友者亦能取所予從政者矣阮氏元注所予從政謂家臣也王制云仕於家者出鄉不與士齒禮運云仕於公曰臣仕於家曰僕與家僕雜居齊齒非禮也古者家臣不得與士齒不敢干國政至春秋則陪臣執國命非從政而何然則此章本問士當謂士之從政者或爲家臣或爲邑宰除聖

門諸弟子外大抵非唯阿取容卽叛逆作亂其實皆斗筲之人再下至戰國則無非濫竽竊吹雞鳴狗盜之輩何足挂人齒頰哉史記弟子傳孔子謂公皙哀曰天下無行多爲家臣仕於都雖季次未嘗仕蓋深鄙之也此夫子所以思狂狷也不然君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何以言之過厲若是哉

鄭注云疏曰云噫心不平聲者本經噫言游過矣孔注同史記魯仲連傳噫嘻亦太甚矣索隱不平之聲公羊哀十四年傳子曰噫注咄嗟貌以聲爲貌非

也說文無筲字惟有箾箾云箾飯苕也受五升秦謂筥爲箾又云陳留謂飯帚爲箾一曰飯器容五升一曰宋魏謂箸筒爲箾廣雅筲簏也方言箸筒陳楚宋魏之閒筲趙魏之郊謂之筲簏是卽說文所云飯器也廣雅又云籯筲桶櫝簣箸筒也方言箸筒陳楚宋魏之閒謂之筲或謂之籯自關而西謂之桶櫝是卽說文所云飯帚也蓋筲本飯器正字作箾借字作筲別義又爲箸筒而箾乃飯帚之正字也禮雜記筲衡釋文竹器也士喪禮下篇筲三黍稷麥鄭注筲畚種類也其容蓋與簋同一斛也考工記陶人注豆實三而成觳則觳受斗二升是鄭以筲容斗二升與說文五升不同本經筲與斗並言所受應與斗異文選王命論斗筲之子注引漢書音義筲受一斗非也以數訓算與說文同算爲數算數之器爲筭二字迥異算與選通一切經音義引三蒼算選也漢書公孫賀傳車丞相贊引此經並云何足選也鹽鐵論雜事篇引云何足選哉書盤庚世選爾勞詩相舟不可選也皆算之借選說文

一曰擇也故爾雅舍人注擇數之曰算算又與撰通
易繫辭雜物撰德鄭本作算德注云算數也周禮大
司馬撰車徒注撰讀曰算算車徒謂數擇也意與此
注同
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注包曰中行行能
得中行則欲得其中者也言不得狂狷者也狂者進取狷者守節無爲欲得此二者也
以時多進退取其恆一者也
釋文狷音絹考文補遺古本無必也字孟子狷作
獧後漢書獨行傳序引孔子曰與其不得中庸必也狂狷乎又云狂者進取云云注以下二句爲記者因
夫子之言而繹狂狷之人也

正義曰孟子云孔子不得中道而與之必也狂獧乎
狂者進取獧者有所不爲也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
可必得故思其次也如琴張曾晳牧皮者孔子之所
謂狂矣其志嘐嘐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
不掩焉者也鄉愿能申是非之不忤於世者而忤
甚堅亦剛者也鄉愿能申是非之不忤於世者而忤
而已也黃元同曰中庸不可能學者必自剛始狂士
世之是非恍然不敢言不敢行闇然媚於世是柔者
遠法古人不顧時俗固剛者也狷士不屑不潔持守
也蒙案聖門中行之資惟顏子次之閔子二冉亦同
居德行之科其餘皆狂狷也曾晳琴張固稱狂士而
子貢子路之屬亦未始非狂之類原憲季次固稱狷
士而曾子子夏之屬亦未始非狷之類儒教重剛德
故孔子始狂狷狂者其志高其識明高且明剛德也
狷者其守堅其節強堅且強亦剛德也子欲得狂狷
進取者仰法古例不顧時俗是進取一概之義也皇

卽思見剛者之意也子又嘗歎善人不得見而思見有恆者此章包注謂取狂狷之恆一孟子趙注謂以狂狷亦思見有恆之意也然狂狷次善者是子欲得狂狷之固不失爲善人下之卽則朱子所云謹厚之人上之固不失爲善人而實無恆之人也故流而爲鄉愿鄉愿者貌爲善人而實無恆之人也故下章卽戒人而無恆者

包注云云疏曰說文猩狷犬也古文作㺜从心者乃狂狷之正字包云狂者進取於善道卽孟子趙注所云嘐嘐志大言大向往於古道者也洪範五行傳失而用之顓厥之不告以吉凶之道也此經作巫醫禮乎詩曰我龜既厥不我告猶鄭注云恆常也不可爲卜筮言卦兆不能見其情定其吉凶也猶道也言爲威儀之制怠慢驕恣謂之狂賈子大政篇知善而弗行謂之狂韓非子解老篇心不能審得失之地謂之狂是皆狂妄之狂而非狂狷之狂也說文無狷字悁忿也字林悁含怒也聲類憂貌均非狷介之意孟子作獧音義丁音絹與狷同說文犬部獧疾跳也一曰急也又心部懁急也莊子釋文引三蒼懁急腹也蓋不屑不潔性之急狹者也孫叔敖碑衛節高義晉語小心狷介注守分有所不爲也意與包注合說文段注云論語狷孟子作獧其實當作懁然則狷獧衛

音借字也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恆不可以作巫醫注孔曰南人南國之人也鄭曰言巫醫不能治無常之人也善夫注包曰善南人之言也釋文醫於其反夫音符考文足利本夫作哉

正義曰禮記緇衣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恆不可以爲卜筮古之遺言與鄭注猶不能知也而況於人乎詩曰我龜既厥不我告猶鄭注云恆常也不可爲卜筮言卦兆不能見其情定其吉凶也猶道也言爲而用之顓厥之不告以吉凶之道也此經作巫醫禮云不可爲也禮記又引兌命曰爵無及惡德民立而

正事純而祭祀是為不敬事煩則亂事神則難禮意
謂無恆惡德之人鬼神所不享卽龜筮所不占也鄭
注云惡德無恆之德也惡德之人使事煩事煩則亂
使事鬼神又難以得福其意似謂無恆之人不可使
事鬼神故皇疏又一說云言不可使無恆之人為巫
醫也衛瓘曰言無恆之人乃不可以為巫醫巫醫則
疑誤人也而況其餘乎朱子本之云恆常久也巫所
以交鬼神醫所以寧死生故雖賤役而猶不可以無
常孔子稱其言而善之此正皇疏之後一說也然於
下節不占句不能貫通且巫醫周官列之上士中士

亦非賤役也
孔注云云疏曰禮記孔疏云南人殷掌卜之人有遺
餘之言蓋殷人重巫故咸賢父子又王家廣雅釋詁
醫巫也管子權修篇好用巫醫巫醫古同類醫掌卜
筮周屬太史古統於巫呂覽勿躬篇巫彭作醫巫咸
作筮郭璞巫咸山賦序言巫咸以鴻術為帝醫山海
經大荒日月所入十巫從此升降百藥爰在枚乘七
發扁鵲治外巫咸治內醫家十科有祝由故醫字或

不恆其德或承之羞注孔曰此易恆卦之辭也羞
言德無常則羞辱承之也子曰不
占而已矣注鄭曰易所以占吉凶也
無恆之人易所不占也
集注云復加子曰以別易文也

正義曰禮記引易恆卦九三爻辭曰不恆其德或承
之羞又引六五爻辭曰恆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鄭
注羞猶辱也貞問也蓋案貞說文貞卜問也
易言卜此經言占意本一貫故或疑上文之巫醫為
卜筮之誤然巫醫卜筮古本相通易所不占卽禮經
所云龜筮猶不能知鄭君禮注所云卦兆不能見其

情定其吝凶也詩云我龜既厭不我告猶楚辭卜居
詹尹曰龜策誠不能知此事皆同此意鄭君易本或
字作咸咸皆也不一人之詞皇疏本之云或常也言
羞辱常承之引詩天保箋老子河上公注以爲證然
本經字作或或古多與有通用穀梁傳一有一亡曰
或易文言傳或之者疑之也故朱子易本義云或者
不知其人之詞言不知其所自來也用亨較爲警惕
承本訓奉朱注訓進引申之義也朱子同皇疏後一
說而於不占之義不能詳轉引楊氏曰君子於易苟

玩其占則知無常之取羞矣其爲無常也蓋不占而
已矣意雖略通而於上下節終分兩橛皇疏謂無恆
之人非唯不可作巫醫亦不可以爲卜筮故曰不占
而已矣是南人有兩時兩語孔子兩稱之豈知巫醫
不能治卽卜筮不能占卜筮巫醫初無二理而已矣
者末如之何嘆以無恆之人尚望其能治人占人哉
孔注云云疏曰云易恆卦辭者九三爻辭也史徵曰
訣義曰居下卦之上卽是進慕高位處上卦之下又
欲靜退自守故不恆守其一德是執心不定德行无

同猶和也然則和與同之爲合猶周與比之爲密泰
與驕之爲大混言之則無異而析言之則有別也周
語鮒同可觀韋注以可去否曰鮒一心不二曰同左
昭二十年傳齊侯至自田晏子侍於遄臺子猶馳而
造焉公曰唯據與我和夫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得
爲和公曰和與同異乎對曰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
鹽梅以烹魚肉燀之以薪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
不及以洩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
謂可而有否焉臣替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

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無爭
心先王之齊五味和五聲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聲
亦如味一氣二體三類四物五聲六律七音八風九
歌以相成也清濁大小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
下出入周旋以相濟也君子聽之以平其心心平德
和今據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
否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壹誰能聽之
同之不可也如是朱注云和者無乖戾之心同者有
阿比之意外注引尹氏曰君子尚義故有不同小人

尚利安得而和或問云晏子乃就事而言而此章之
意則直指君子小人之情狀似不可引以爲證蓋此
所論君子之和者乃以其同寅協恭而無阿諛黨比之
之意其不同者乃以其守正循理而無乖爭忌克
風若小人則反是焉此二者外雖相似而內實相反
乃君子小人情狀之隱微自古及今如出一軌非聖
人不能究極而發明之也且以本朝諸公論之韓富
范公上前議論不同或至失色而未嘗失和氣王呂
章曾蔡氏父子兄弟同惡相濟而其隙也無所不至
心無同異可否之私而惟欲必歸於是若晏子之說
焉此亦足以驗聖言之不可易矣如此說則君子之

則是必於立異然後可以爲和而不同也豈非矯枉
過直之論哉蒙案晏子以事君進言立論即周禮大
司樂注剛柔適爲和周書王佩解注可否相濟曰和
鄭語以宅平宅謂之和之說也朱子以交友取人立
論即歐陽公朋黨論君子以同道爲朋小人以同利
爲朋故君子有黨而小人無黨之說也然要皆本義
理之可否爲事物之從違隨識趣之公私見性情之

同異非必立異鳴高戾至矯枉過直而衡以驕泰比周之例則和同二字夫子惟恐其混淆而嚴辨其相似則愛于朱子之說亦未嘗不可互通也善乎陸氏困勉錄曰君子之和不必論到有可否而後爲不同方其和而無間之時原不是同何也公也小人之同不必論到有爭奪而後爲不和方其同而無間之時已不是和何也私也總之以理相合便是和以私相合便是同故和而不流威而不猛矜而不爭是一類是就過不及上論和而不同泰而不驕周而不比是一類似是餘意論公私則相似意重而相反是餘意陸氏可謂善於會通矣

何注云疏曰君子義以爲質利物足以和義然義者事之宜也隨事物之所宜而分別裁斷故所見不能苟同不同所以爲和也小人所愉惟利利者人之嗜好所同也然放利而行必至爭奪多怨惟同所以不和也何注卽尹氏所本尹氏言義利陸氏言公私皆推究所以和同之源抉發所以不同不和之故也

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

注孔曰善人善己惡人惡己是善善明惡惡善也

釋文好呼報反惡烏路反考文曰古本末有也字高麗本同公羊傳引兩未可下皆無也字卽作若

正義曰朱注一鄉之人宜有公論矣然其閒亦各以類自爲好惡也故善者好之而惡者不惡則必其有苟合之行惡者惡之而善者不好則必其無可好之實公羊莊十七年傳注引經作不若鄉人之善者善之鄉人之惡者惡之徐氏彥疏云一鄉之人皆好此人或者行與眾同或朋黨突未可卽以爲善也一鄉之人皆惡此人或者行與眾異或孤特矣未可卽以爲惡也不若鄉人之善行者善之與善人同復與惡人異道理較勝於前故知是實善云云之說備於鄭注徐氏疏約鄭義意與朱注正合陸氏稼書曰此以鄉評論人特觀人之一法然鄉人之好惡豈可便以爲準如以鄉人皆好而遂信爲善人焉知其非同流合污之人鄉人皆惡而遂目爲善人焉知其非詭世戾俗之人鄉人有善有不善何可以此

論人乎夫子謂欲攻鄉人之論必先別鄉人之類如其人而善者好之不善者惡之則可見其志行之美足以取信於君子而立心之直又不苟同於小人以此亦未可爲一定之法也特以此論人其庶幾乎然此變態無窮有君子而善人未必好善惡惡兩路而朱子與鄭君意則歸并取善一邊爲精核皇疏又一通謂與一鄉之人未可皆親好之而未必君子者如司馬溫公以蔡京爲能辦事有君子而不善未必惡者如程明道狡僞者獻其誠暴之則是善善分明惡惡顯著也邢氏申孔注似分析亦未可皆疏惡不如擇其善者與之親好其不善者與之疏惡是不主觀人立論更爲淺率無味

慢者致其恭有不善惡之而亦未必君子者如宋時王呂章蔡之相傾吾若一以善者不善爲不善爲準豈能無誤乎況萬一平時誤認善爲不善不善爲善而又以其好惡定他人之善惡豈不誤而益誤乎若論觀人之法則必如夫子所云衆惡之必察焉衆好之必察焉方是無弊之道察也者尽之公論斷以公而恕小人之心私而刻天理人欲之閒每相反而獨見視所以觀所由察所安聽其言觀其眸子皆包在內不專恃一法也然察之一字必平日有居敬窮理之功方能辨得天下之善惡不然則在我者皆私

意偏見如何能察所以子貢方人而夫子曰夫我則不暇豈謂是也蘇子瞻謂知人之明不可學其實不易學豈不可學也哉

孔注云疏曰邢疏云鄉人皆好之是善善不明鄉人皆惡之是惡惡不著若鄉人之善者善之惡者惡之則是善善分明惡惡顯著也邢氏申孔注似分析好善惡惡兩路而朱子與鄭君意則歸并取善一邊爲精核皇疏又一通謂與一鄉之人未可皆親好亦未可皆疏惡不如擇其善者與之親好其不善者與之疏惡是不主觀人立論更爲淺率無味

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注孔曰不責備於人故易事也說之不以道不說也及其使人也器之注孔曰度才而任官也小人難事而易說也說之雖不以道說也及其使人也求備焉

（釋文易以豉反說音悅皇疏本凡喜悅字皆从心而唯此六說字皆从言曲禮注疏引不說也上有則字）

正義曰朱注器之謂隨其材器而使之也君子之心公而恕小人之心私而刻天理人欲之閒每相反而已矣皇疏君子忠恕故易事也照見物理不可欺詐故難說也邢疏亦以說作喜悅解曲禮曰禮不妄說

人鄭君注爲近佞媚也君子說之不以其道則不說
也釋文說音悅又始悅反注同口才曰佞意向曰媚
孔疏云禮動不虛說凡說人之德則爵之說人之寒
則衣之若無爵撫衣則爲妄說近於佞媚也是皆以
說爲辭說故黃先生云以職受役爲事以辭解釋爲
說不以道而不說君子未喜爲解釋如盛世之吁咈
也不以道而說小人遑喜爲解釋如蘇張之游說也
是又讀說爲去聲蒙案說文說釋也从言从兌兌爲
口又爲澤澤釋也故言辭爲說讀始悅反以言辭說
人而解釋其意義讀輸芮反以言辭說人而意義解
釋而怡懌讀弋雪反字又作悅其實三義三音古人
祇作說徐楚金說文通論謂說者拭也解脫也若人
心有鬱結能解釋之是也此經說字兼賅三義先聽
齋講錄謂君子厚重簡默苟於義分不宜說有相對
終日不出一言者小人喋喋論議遙發非義所當說
亦說之是以六說字皆讀始悅反於說也不說也終
未融洽蓋離言以解說者非泥言以解說者亦非也
此章似類記之以申明上章和同之意易事難說者
君子之和而不同也易說難事者小人之同而不和
也說與事相反使與事相因君子之易事由於和而
實由於不同小人之難事由於不和而實由於同兩
而字兩及其字反覆推敲無非申明上章而字之精
義其實和不和之故只在道不道之分而已矣戚氏
繼談云味及其二字注重器使以不易說一層反醒
出易事不分一公一恕首句易事宜讀斷而難說帶
言耳小人段同然則易事難事正分言君子之和小
人之不和也

孔注云云疏曰云不責備者周公謂魯公之訓也書
伊訓先王與人不求備君陳無求備于一人二篇皆
僞古文因襲本經者也云度才任官者王制司馬辨
論官材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
之是也

子曰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注君子自縱泰似驕矜而實自忌也
正義曰朱注君子循理故安舒而不矜肆小人逞欲
故反是陸稼書困勉錄曰驕泰皆有充然自足之意

然君子循理理得則慊故心廣而體胖小人徇欲欲滿則溢故志盈而氣盛雖在氣象上見本原卻在心上泰從道德生驕從勢利出泰自敬來驕以肆得泰主無心自得驕主有意傲物君子之不驕不必說到謙謹小人之不泰不必說到矍戚以和同例推之可見也黃先生曰寬大爲泰循分樂道而自足也侈大爲驕矜才恃勢而陵人也蒙案泰古文作太今作太汰廣雅釋詁太大也蒙案泰古文作太亦大也書泰誓顧氏說泰者大之極也曲禮假爾泰龜疏泰大中也志隱行謂之潔反潔爲汰是汰乃泰之不善者其字又作忲後漢書西南夷傳注忲奢侈也驕乃喬之借書禹貢傳喬高也說文高而曲也高則無不大禮坊記富斯喬樂記敖辟喬志倚書大傳禦貌于喬忽字正作喬又變作憍廣雅釋詁憍傷也公羊襄十九年傳爲其憍蹇莊子達生篇方虛憍而恃氣司馬彪注憍高仰頭也孝經在上不驕鄭注無禮爲驕左隱三年傳驕奢淫泆注謂恃己凌物少儀諫而無驕注謂

言行謀從恃知而慢也驕皆喬之借字要之泰與驕之爲大猶周與比之爲密和與同之爲合渾言則無異如大學云驕泰以失之是也析言之則有別如彖曰篇泰而不驕是也此章則更嚴辨其相似耳

何注云疏曰君子坦蕩蕩自縱泰而不爲驕慢敬以勝怠也小人長戚戚竇拘忌而性好輕凌驕生於吝也此約皇疏意

子曰剛毅木訥近仁注王曰剛無欲也毅果敢也木質樸也訥遲鈍也有此四者近於仁

釋文毅魚既反訥奴忽反

正義曰黃先生曰後漢書吳漢傳論引此經注剛毅謂強而能斷木樸憨貌訥忍於言也彼李注必此經之古注也論語血氣方剛詩北山國語周語旅力方剛鄭語剛四支以衛體合觀諸文剛是堅強之名廣雅釋詁韋氏國語注剛強也鄭君公冶篇注剛謂強志不屈撓此剛之正訓也王氏以無欲訓剛然多欲非剛無欲亦未必剛也左宣二年傳殺敵爲果致果爲毅國語楚語下云毅而不勇合觀兩文毅是果斷

之謂葦氏國語注毅果也此爲毅之正訓說文毅妄怒也一曰有決也能決於義曰有決所決不合於義曰妄怒其以決斷爲毅則同剛者堅強而不屈撓毅者果斷而不游移此剛毅之分也周書謚法解強毅果敢曰剛說文剛強斷也泰伯篇包注毅強而能決斷也此乃統言則合朱子於公冶篇云剛者堅強不屈之意於泰伯篇云毅強忍也後儒據此以毅爲持久之義然楚語強忍犯義毅也卽證上文毅而不勇之毅韋注忍忍犯義也是決於犯義之忍非耐久之忍也

忍持久爲毅古未之聞也語錄朱子說剛是體質堅彊毅是發作興氣象蓋朱子本無定見故有歧辭也訥卽訥於言之訥能言而忍之非質之鈍也程子以四者爲質之近乎仁者此說失之惟精義所載伊川曰只爲輕浮巧利於仁甚遠故以此爲近仁此說是也中庸力行近乎仁剛毅與色厲內荏相反木訥與巧言令色相反彼以色取仁而行違背屬人心之作僞恐能去私也前篇言巧言令色鮮矣仁木訥者眞樸非關天質之生成反是以觀則四者之近仁非無學以立心不飾僞不售欺也蒙案古人剛毅多連言書皐陶謨九德擾而毅剛而塞彊而義禮儒行其剛毅

辯不若其吶也賈子道術篇論物明辨謂之辯反辯爲訥廣雅釋詁訥遲也楚辭初放篇言語訥謇注訥鈍也漢書李廣傳廣吶口少言鮑宣傳臣宣吶鈍于辭亦謂其質之訥謇遲鈍也朱注引程伯子本以四者爲近仁之質然剛毅與色厲內荏相反木訥與巧言令色相反彼以色取仁而行違背屬人心之作僞非關天質之生成反是以觀則四者之近仁非無學以立心不飾僞不售欺也蒙案古人剛毅多連言書皐陶謨九德擾而毅剛而塞彊而義禮儒行其剛毅木訥兩

條正是聖人教人實下工夫防患立心之一術果能
戒巧令務敦樸則心不恣縱而於仁爲近矣原聖人
之意非是教人於此體仁乃是言如此之人於求仁
爲近耳雖有此質正須實下工夫乃可實見近處未
能如此卽須矯揉到此地位然後於仁爲近可下工
夫然則讀此章書須質質與工夫兼講第就質言者
固非而離質言者要亦未爲得也

王注云云疏曰云剛無欲者本吾求見剛章云木質
樸者木與樸古音同在侯部餘見前

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切切偲偲怡怡如
也可謂士矣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偲相切責之貌
怡怡和順之貌也

釋文偲音絲本又作愢怡以之反皇本無之字末有
如也二字高麗本初學記御覽藝文類聚文選求通
親親表引皆同

正義曰皇疏引繆協云以爲朋友不唯切磋亦貴和
諧兄弟非但怡怡亦須戒厲然朋友道缺則面朋而
匿怨兄弟道缺則鬩牆而外侮何者憂樂本殊故弊
至于此將欲矯之故云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如
也朱注引胡氏曰切切懇到也偲偲詳勉也怡怡和
悅也皆子路所不足故告之又恐其混於所施則兄
弟有賊恩之禍朋友有善柔之損故又別而言之朱
子或問云切切者教告懇惻而不揚其過偲偲者勸
勉詳盡而不强其第二者皆有忠愛之誠而無勁忤
之害子路剛直故夫子以此告之也黃氏勉齋云所
謂士者涵泳於詩書禮樂之澤必有溫良和厚之氣
此士之正也至於發强剛毅則亦隨事而著見耳子
路負行行之氣而不能以自克則切偲怡怡之意常
少夫子所以箴之陸稼書謂此章論士因子路所不
足欲以學問變化其行行之氣觀朱子之論切偲
可見六字皆是和厚之意不但怡怡也蒙案說文切
刌也謂以刀刌物使方正廣雅釋詁切斷也割也又
云切直方義也爾雅釋訓丁丁嚶嚶相切直也郭注
瞻朋友切磋相正故皇疏改云切磋之貌後漢書竇
憲傳注切切猶勤勤也偲說文彊力也力之引申訓
才訓佞彊之引申訓勉訓競蓋偲偲卽孜孜之借字
亦作孳孳說文孜孜汲汲也孳汲生也引周書

孜孜無怠偲與孜同韻孜與節同母切切偲偲卽切切節節本以切節疊韻形容勸勉不已之意也故詩常棣疏引此經鄭注云切切勸競貌怡怡謙順貌不言偲偲者蓋切切勸勉之意可以賅偲偲而怡怡和厚之氣不可以混切偲也又廣雅釋訓切切敬也王氏念孫疏證云朋友尙敬兄弟尙和切切偲偲皆敬貌也大戴禮曾子立事篇云宮中雍雍外焉肅肅兄弟憘憘朋友切切遠者以貌近者以情近者以情謂雍雍憘憘和也遠者以貌謂肅肅切切敬也切亦通

作漆祭義漆漆者容也自反也鄭注漆漆讀如朋友切切自反猶言自修整也是鄭意亦以切切爲敬也蓋朋友主敬兄弟主和本爲士者日處倫類之要道子貢問爲士告以行己之事也子路問爲士告以及人之事也皇疏云子路問爲士之行和悅切磋之道是當時必有詳悉詰問之言記者例不識問辭夫子貌卽切切節節也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卽戎矣注包曰卽就也戎兵也言可以攻戰也

筆解以七年爲五年之誤膽說也

正義曰朱注教民者教之以孝悌忠信之行務農講武之法民知親其上死其長故可以卽戎外注引程子曰何以處我子路曰

叔子曰七年云者聖人度其時可矣如云期月三年百年必世大國五年小國七年之類皆當思其作爲如何乃有益語錄問晉文公自始入國至僖公二十七年教民以信以義以禮僅得四年遂能一戰而霸此豈文公加善人一等耶曰大抵霸者倘權譎要功利此與善人教民不同若善人教民必須是七年黃先生曰此爲不教而戰與教不馴習者言之見用兵之非可輕驟陳君舉曰天下危其事則聖人難其言不期其速成而許以遲久不許以必進而許以庶幾

聖人之意斷可識矣蒙案教民而必期於善人善人教民七年而僅謂之亦可合下章以觀無非爲兵凶戰危以此見聖人愼戰之意故與必世百年較量政治者不相連屬皇疏云夫教民三年一考九歲三考三考黜陟幽明待其成者九年則正可也今曰七年者是兩考已竟初入三年有成本作僅可則是江氏以卽我爲有成則非三年有成六年之外民可用也繆氏以卽我爲人亦可以有成六年之外民可用也繆協曰亦可以卽我未盡善義也江熙曰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善人之教倍於聖

攝政七年而還政誥戒適有克誥戒兵之語遂以附會此經豈知可以卽我謂有勇知方子路決之以三年非立政誥戒之意況乎周公大聖上承文武措施百年而始可勝殘去殺豈教民僅及七年而遂得謂之有成乎張文潛謂周公戒成王以立政卒之以誥我誥戒者政之終因以卽我爲治之成其意以周公

欲合五位三所而用之自鶉及駟七列也南北之揆七同也故以七同其數而以律和其聲于是乎有七律七爲少陽之數虞氏易注震爲七長子帥師豈因

戎事而取少年陽剛之意乎然數始於一究於九教民而第思善人善人而僅及七年似有不可必得而思其次之意故禮學記曰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比年入學中年考校一年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羣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謂之大成此大學之道也是故七年者小成之數也九年者大成之數也復之七日來復不待老陰之六期月而已可七年而亦可可月有凶不待老陰之六期月而已可七年而亦可可

者僅可而未盡之詞也古者寓兵於農兼耕以讀比閭族黨之規即伍兩軍師之制干戚羽旄之舞即止齊步伐之方服畎畝即爲農閒游庠序即爲士庶戰陣即爲兵三時務農而一時講武所教者文則禮樂詩書行則孝悌忠信而金鼓甲冑之事兼習於蒐苗獮狩之時故教民者非教即戎也教成而可以即戎非專爲即戎而教也是善人教民之七年即學記小成之七年教至小成而始可即戎則戰之不易言也可知教而驅之戰則是棄之死地而已矣

可不愼哉

包注云云疏曰皇本作即戎就兵方言即就也說文即就食也戎兵也从戈从甲會意月令以習五戎注謂五兵周禮巾車以即戎注謂兵事皆與包注合

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注馬曰言用不習之民使之攻敵必破是謂棄之也

白虎通三教篇劉總新論閱武篇後漢書傳變傳鄭太傳晉書庾袞傳隋書經籍志引皆無以字

正義曰公羊桓六年王午大閱傳何注引此經而申之曰故比年簡徒謂之蒐三年簡車謂之大閱六年大簡車徒謂之大蒐存不忘亡安不忘危皇疏曰民命可重故孔子愼戰所以教至七年猶曰亦可若不經教戰而使之戰是謂棄擲民也江熙曰善人教民如斯乃可即戎況乎不及善人而驅不習之民戰以肉餧虎徒棄而已也琳公曰言德教不及於民而令民就戰民無不死也必致破敗故曰棄也張敬夫曰所謂教者教之以君臣父子長幼之義使皆有親上死長之心而又教之以節制如司馬法是也若未教而戰則是棄之死地而已矣

馬注云疏曰以用訓以義本說文以習訓教古者教學半教習卽學習也穀梁僖二十三年傳曰以其不教民戰則是棄其師也何休曰所謂教民戰者習之也鄭君釋之曰教民習戰而不用是亦不教也案此論宋襄公之棄師所謂教民專指習戰猶桓文之節制乃是爲戰而教與本經之教民不同所謂棄者謂棄其師與本經之棄民亦不同說文棄捐也

清定海胡黃伯寅撰

憲問第十四 釋文凡四十四章注疏本克伐怨欲不行焉子思不出其位子曰作者七人矣皆連上爲章朱注分之故四十七章

憲問恥子曰邦有道穀注孔曰穀祿也邦無道當食其祿也邦無道穀恥也注孔曰君無道而在其朝食其祿是恥辱也

皇疏論敘篇次云問者問進仕之道也似以恥作問仕史記弟子傳邦作國憲作子思與聖孫字同例當作原思後人改稱名作憲朱子遂疑此篇乃憲自記非也阮氏校勘記十行本閩本監本並連下節爲一章惟毛本朱子集注本別爲一章

正義曰朱注邦有道不能有爲邦無道不能獨善而但知食祿皆可恥也憲之狷介其於邦無道穀之可恥固知之矣至於邦有道穀之可恥則未必知也故夫子因其問而并言之以廣其志使知所以自勉而進於有爲也蒙案孔注謂邦有道當食其祿皇疏云將言可恥者先舉不恥者是以上句讀斷而以下句專言邦無道穀之可恥核之泰伯篇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正與此注相合然反覆詳繹此章語氣總不如朱注之意味深長何則以邦無道穀之可恥原思固已知之也此章語意三句一直滾下不重有道無道而可恥專在一穀字蓋有道之邦固宜食祿乃不問有道無道而尸位素餐惟知餔啜處則不能有守出則不能有爲唯阿取容易穴徉食可恥孰甚焉曾子制言中曰君子進則能達退則能靜豈貴其能達哉貴其能守也原思猶介之士有守非其所難而有爲或其所短韓詩外傳一云原憲居魯環堵之室匡坐而弦歌子貢乘肥馬衣輕裘而往見之原憲楷冠黎杖而應門正冠則纓絕振襟則肘見納履踵決子貢曰先生何病也原憲仰而應之曰憲聞之無財之謂貧學而不能行之謂病憲貧也非病也若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爲人教以爲己仁義之匿車馬之飾衣裘之麗憲不忍爲之也子貢逡巡而去原憲乃徐步曳杖歌商頌而反聲淪於天地如出金石天子不得而臣也諸侯不得而友也史記弟子傳所載略同云孔子卒原憲亡在草澤中家語云原憲清靜守節貧而樂道孔子爲魯司寇嘗爲孔子宰孔子卒

後退隱於衛是憲本狷介有守之士而得聞聖誨從事斯語出處遂合於聖人其爲宰饌九百之粟或恐不能有爲而貽徒穀之恥故爲此過介之行歟然則此章當從朱注以恥也統承有道無道本經此例甚多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皆以也字統承之例也

孔注云疏曰穀祿爾雅釋言文穀祿同在侯部又一義之引申孟子穀祿不平趙注穀所以爲祿也周禮太宰祿以馭其士國家以功詔祿君子受祿不誣

邦有道之穀本無可恥然時可有爲士當自勉或謂有道時無無功受祿之人吾不敢信也

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爲仁矣注馬曰克好勝人也伐自稱其功也怨忿恚小怨也欲貪欲也

史記弟子傳三國志鍾離牧傳注引矣字作乎上有子思曰三字因與聖孫字同故記者刪此三字也

正義曰大全胡氏云分言則四事對舉互言則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爲仁矣注馬曰克好勝人也伐自稱其功也怨忿恚小怨也欲貪欲也

書刑法志曰仁者制亂而弱者縱之是克者非仁不克亦非所以爲仁也陸希聲左傳通例曰聲罪致討曰伐弔民伐罪伐暴安良伐之善者也因而戰功曰伐自稱其功亦曰伐禮表記曰無欲而好仁無畏而惡不仁者天下一人而已故三代以下惟恐不好名曰覽察微篇子貢贖魯人於諸侯來而讓不取其金孔子曰自今以往魯人不贖人矣子路拯溺者其人拜之以牛子路受之孔子曰魯人必拯溺者矣注引淮南記曰子貢讓而止善子路受而勸德夫不受其

不遂其所欲則怨恨棄案自孔子國以無欲注仁者靜王子雍以無欲注剛近仁宋儒遂以無欲言仁謂人欲之淨盡即天理之渾全而說乃流於老佛之絕欲抑知欲可寡不可無欲可節不可絕即克伐怨之三字亦有善不善之分而不得以一欲字概之而盡絕之也克之善者訓能訓堪克念作聖克己復禮法言云勝己之私之謂克好仁者無以尚惡不仁者不使加乎即此好勝之一念所推也克之不善者訓責訓殺刑期無刑殺以止殺又仁者不得已之苦心唐

金不伐其功也而曠人之路絕是伐者非仁不伐亦非所以爲仁也詩可以怨三百篇皆仁人孝子之用心與季札謂小雅怨而不言太史公謂小雅怨誹而不亂孟子曰小弁之怨親親也凱風親之過小者也小弁親之過大者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磯也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又曰舜號泣於旻天於父母怨慕也公明高以孝子之心爲不若是恝是怨者非仁不怨亦非所以爲仁也至於欲則更有不可盡絕者子曰我欲仁斯仁至矣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此卽絜矩之道欲之善者也董子保位權篇故聖人之制民使之有欲不得過節使之敦朴不得無欲無欲有欲各得以足而君道得矣韓詩外傳五曰目欲視好色耳欲聽宮商鼻欲嗅芬香口欲嗜甘旨其身體四肢欲安而不作衣欲被文繡而輕煖此六者民之六情也失之則亂從之則穆故聖王之教其民矣必因其情而節之以禮義義節而備禮易而法去情不必從其欲而制之以義義節而備禮易而法去情不遠故民之從命也速大戴禮衛記曰義勝欲者從欲

勝義者凶法言脩身篇曰由於情欲入自禽門由於禮義入自人門亦謂情欲不可勝禮義而非任禮義以絕情欲也是多欲非仁無欲亦非所以爲仁也戴氏東原曰孟子養心莫善於寡欲明乎欲不可無也寡之而已人之生也莫病於無以遂其生欲遂其生至於戕人之生而不顧亦遂人之生仁也欲遂其生至於戕人之生道窮者不仁也不仁實始於欲遂其生之心使其無此欲必無不仁矣然使其無此欲則於天下之人生無是促亦將漠然視之已不必遂其生而遂人之生無是備堯舜之憂四海困窮文王之視民如傷何一非爲民之欲而王道大欲存焉聖人治天下體民之情遂民之欲而王道情也詩曰民之質矣日用飲食記曰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聖人治天下體民之情遂民之欲而王道備堯舜之憂四海困窮文王之視民如傷何一非爲民謀其人欲之事惟順而導之使歸於善與凡民之飢寒愁怨飲食男女常情隱曲之感相生相養之道無一不出於欲孟子以耳目口鼻四肢之於聲色臭味安佚爲性也而繼之曰有命焉命者限制之名言性之欲之不可無節也節而不過則依乎天理非以天理爲正人欲爲邪也天理者節其欲而不窮人欲

也是故欲不可窮非不可有有而節之使無過情無不及情可謂之非天理乎焦氏理堂曰孟子稱公劉好貨太王好色與百姓同之使有倉積而無怨曠此即己立立人己達達人之事必屏如妾減服食而於百姓之飢寒仳離漠不關心則堅瓠也故克伐怨欲不行苦心潔身之士孔子所不取薑子論仁曰其事易易傳云易則易知簡則易從不如因己之欲推以知人之欲即因己之不欲推以知人之不欲絜矩取譬事不難而仁已至矣絕己之欲而不能通天下之志非所以爲仁也

馬注云疏曰說文克肩也以肩任物能勝任也故爾雅釋言克能也洪範剛克柔克馬注禮器我戰則克鄭注詩小宛飲酒溫克毛傳皆訓勝左莊十一年傳稱傅曰克亦勝也故注云好勝人左傳莊廿八年且旌君伐成十六年驟稱其伐杜注伐功也襄十二年小人伐其技以馮君子注自稱其能爲伐僞禹謨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老子不自伐故有功僞書所本也賈子道術篇功遂自卻謂之退反退爲伐故注云自伐其功卽自稱其功也說文怨恚也怨乎不及情可謂之非天理乎焦氏理堂曰孟子稱公劉好貨太王好色與百姓同之使有倉積而無怨曠此卽己立立人己達達人之事必屏如妾減服食而於百姓之飢寒仳離漠不關心則堅瓠也故克伐怨欲不行苦心潔身之士孔子所不取薑子論仁曰其事易易傳云易則易知簡則易從不如因己之欲推以知人之不欲絜矩取譬事不難而仁已至矣絕己之欲而不能通天下之志非所以爲仁也

子曰可以爲難矣仁則吾不知也注包曰此四者行之難者未足以爲仁也正義曰朱子外注引程子曰人而無克伐怨欲惟仁者能之有之而能制其情使不行斯亦難能也謂之仁則未也或曰四者不行固不得爲仁矣然亦豈非所謂克己之事求仁之方乎曰克己去私以復乎禮則私欲不留而天理之本然得矣若但制而不行則是未有拔去病根之意而容其潛藏隱伏於胸中也豈克己求仁之謂哉陸氏稼書曰爲仁必如夫子所以告顏冉者一從敬恕積漸而來一從克復勇猛而入皆是拔去病根且兼培元氣之法以不行對縱欲者言則不行爲難以不行對克復敬恕言則不行又

不足爲難矣蒙案史記弟子傳引子思問恥子曰國有道穀國無道穀恥也下直接子思曰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爲仁乎故皇邢疏本皆台兩節爲一章蓋原思本狷介之士一聞邦有道穀邦無道穀之可恥以爲世之干祿者大抵非好勝而誇功卽貪求而怨望惟絕去克伐怨欲使之淨盡庶可以免恥而爲仁故爲宰斯有九百之辭而問仁欲除四者之累其所謂不行者自是決斷之詞無異老佛之絕欲乃夫子以爲難而未許其仁者猶臧三耳之說甚難而實非也給於欲者聲色臭味也而因有愛畏發乎情者喜怒哀樂也而因有慘舒辨於知者美醜是非也而因有好惡聲色臭味之欲資以養其生喜怒哀樂之情感而接於物美醜是非之知極而通於天地鬼神是皆成性然也有是身故有聲色臭味之欲有是身而行水也使水由地中行行其所無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大矣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夫聖人重言仁而所以成仁者惟智本乎天地生生之心者仁也合乎天地生生之心而使之條理不失無過不及者智也中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致中和極致然後遂己之欲者廣之能遂人之欲達己之情者廣之能達人之情道德之盛使人之欲無不遂人之

之情無不達斯已矣欲之失爲私私則貪邪隨之矣情之失爲偏偏則乖戾隨之矣知之失爲蔽蔽則差謬隨之矣不私則其欲皆仁也皆禮義也不偏則其情必和易而平恕也不蔽則其知乃所謂聰明聖智也又曰人之患有私有蔽私出於情欲蔽出於心知無私仁也不蔽智也非絕情欲以爲仁去心知以爲智也是故聖賢之道無私而非無欲老莊釋氏無欲而非無私彼以無欲成其自私者也此以無私通天下之情遂天下之欲者也凡異說皆主於無欲不求無蔽重行不先重知聖賢之學由博學審問愼思明辨而後篤行則行者行其人倫日用之不蔽者以通天下之情遂天下之欲非加彼之舍人倫日用以無欲爲能篤行也戴氏之論極其透闢然則程子所謂拔去病根者意主於去私而說本於無欲抑知聖人之求仁不過推己之情以通天下之情公己之欲以遂天下之欲行所無事近取有方而不必好爲苟難也易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戴氏謂自乾坤言故不曰仁智而曰易簡易則易知易知則有親有親則

可久可久則賢人之德若是者仁也簡則易從易從則有功有功則可大可大則賢人之業若是者智也以智行仁直不啻以欲行仁也難何爲哉

包注云云疏曰仁則吾不知也與答由求赤之不知其仁不知雖同而語意有別彼言不知而曰其仁意謂仁之量自有淺深三子各有才而不知其行仁何所底止也此言仁而曰吾不知意謂仁之功原有難易四事實甚難而不知其求仁何以太苦也故包注直云未足以爲仁史記弟子傳集解引此注作鄭曰子曰士而懷居不足以爲士矣注士當志道不求安而懷其居非士也正義曰朱注居謂意所便安處精義張子曰安土不懷居也有爲而重遷無爲而輕遷皆懷居也或問申之曰有爲重遷者有所繫而不去乎此也無爲而輕遷者無所繫而有慕乎彼也二者皆懷居然夫子則亦謂夫有爲而重遷者故集注以居爲意所便安處輔氏廣曰爲士者正義而不謀利若於意所便安者戀戀而不能忘則於義所當爲者必不能知所徙矣內則損德外則廢業尙足以爲士哉蒙案說文懷念

思也詩將仲子鄭箋懷私曰懷懷者念念不忘也居尻之借說文尻處也从尸得几而止穀梁僖廿四年傳居者居其所也本經言君子居無求安食無求飽又言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衣服飲食居處本相連屬故何解據本經以爲說大丈夫志在四方不在溫飽卽上章恥徒食穀之意也朱子以居爲意所便安之處或以懷居爲倦思休息之時則引申而推廣之矣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注包曰危厲也邦有道可以厲言行也邦無道危行言孫注孫順也厲行不順言以遠害也釋文行下孟反孫音遜皇本作遜孟子弔滕章章指後漢書第五倫傳注引皆同馮衍傳注引邦作天下

正義曰左傳序疏後漢書第五倫傳注文選七命注皆引鄭注云危猶高也據時高言高行者皆見危故以爲諭也皇疏引江熙曰仁者豈以歲寒虧貞松之高志於其言語可以免害知志愈深孔子曰諸吾將仕矣此皆遜辭以遠害也朱注危高峻也孫卑順也蓋因高險而惕厲危也會意如是也

尹氏曰君子之持身不可變也至於言則有時而不

當作孫說文孫順也引書五品不遜作孫史紀五帝紀作馴後漢書鄧禹傳作訓皆順之借也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注德不可以億中故必有言也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

南史范岫傳論引仁者必有勇無必字北史裴俠傳引無有字李苗傳論引無者字

正義曰朱注有德者和順積中英華發外能言者或便佞口給而已仁者心無私累見義必爲勇者或血氣之强而已朱子又曰有德未必以能言稱然因事而言則言之中理可必也仁者未必以勇著然義所當爲則爲之必力可知也故皆曰必有皇疏引李充曰甘辭利口似是而非者佞巧之言也敷陳成敗合連縱橫者說客之言也凌誇之談多方論說者辯士之言也德音高合發爲明訓聲滿天下若出金石者有德之言也故有德必有言有言不必有德也陸行不避虎兕者獵夫之勇也水行不避蛟龍者漁父之勇也鋒刃交於前視死若生者烈士之勇也知窮之有命知通之有時臨大難而不懼者仁者之勇也故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也殷仲堪曰修理蹈道德之義也由德有言言則末矣末可矯而本無可假故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之理也見危授命若身手之相救焉存道忘生斯爲仁矣若夫强以肆武勇以勝物陵超在於要利輕死非以爲仁故云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也黃先生曰德由讀書窮理而積有德者積之既厚發之必生曰德由讀書窮理而積有德者積之既厚發之必能深純朱子云身有之故言之親切而有味也陸子靜云博學審問愼思明辨而篤行之由是其文皆道其平日之學胸中之蘊而不詭於聖人此有德必有言之由也仁者誠愛無私凡事之有益於人者必果決以行之强恕求仁輔以剛毅勇也禮所謂以死勤事以勞定國推之見危授命如龍比之孤忠勇之所施皆仁之所發也若遇事之有害於人者雖小不爲抑易溢之氣過易縱之欲不使不仁之事加乎其身孟子所謂行一不義殺一不辜雖得天下而弗爲皆仁者之勇也蒙案左傳襄公廿四年引臧文仲言人生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乃有德必有言而有言不必有德者德爲心得之全也中庸夫子對哀公言天

下三達德曰知曰仁曰勇乃仁者必有勇而有勇不
必有仁者仁爲元善之長也
何注云云疏曰云德不可億中者閔子居德行之科
言必有中子貢居言語之科億則屢中是有言者之
屢中不如有德者之必中蓋有德必有言必中無煩
億中也皇邢二疏謂成德必先有言語教喻不可億
度中事是以立德必先立言也可乎哉

南宮适注孔曰适南宮敬叔魯大夫也問於孔子曰羿善射奡盪舟注孔
曰羿有窮之君也篡夏后相之位其臣寒浞殺之因其室而生奡力能陸地行舟爲夏后少康所殺也
俱不得其死然注孔曰此二子者皆不得以壽終也禹稷躬稼而有天下
注馬曰禹盡力於溝洫稷播殖百穀故曰躬稼也禹及其身稷及後世皆王也
釋文适古活反本又作括羿音詣奡五報反盪土浪反後世皆王也
反說文引羿作琴羿汗簡云古尚書作窮邪疏云左
傳澆即奡說文殪字下引春秋傳作敖潛夫論五行
志引然字作也唐石經适作避德宗諱也

正義曰金吉甫集注考證謂俱不得其死句絕然字
當屬下作轉語十一篇言由也於未死之前故云不
得其死然期詞也此章述二人於既死之後故止曰
不得其死斷詞也何文定王文憲以然字喚下句便
見倘德之意蒙案二疏及王逸楚辭注引皆以然字

古有窮后國也說文通訓謂在今山東濟南府德州北也云簒夏后相之位者左傳杜注禹孫太康淫放失國夏人立其弟仲康仲康亦微弱仲康卒子相立羿遂代相號曰有窮竹書紀年帝相元年即位居商邱八年寒浞殺羿九年相居于斟灌二十六年寒浞使其子澆滅斟灌二十八年澆弒帝尙書左傳孔疏云羿逐出后相相依斟灌斟鄩蓋與羿並稱王也及寒浞殺羿因羿室而生澆澆已長大自能用師始滅后相是羿代相位殺相者乃澆非羿也云其臣寒浞注桃部地名詮言訓作桃棓注棓大杖以桃木爲之謀注言浞娶于純狐氏女眩惑愛之遂與浞謀殺羿離騷云羿淫游以佚田兮又好射夫封狐國亂流其鮮終兮浞又貪夫厥家左襄四年傳魏絳對晉侯曰殺之因其室而生敖者楚辭天問浞娶純狐眩妻爰謀殺羿夏訓有之曰有窮后羿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遷於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恃其射也不修民事而淫於原獸棄武羅伯因熊髡尨圉而用寒浞寒浞伯明氏之讒子弟也伯明后寒棄之信而使之以爲己相浞行媚於內而施賂於外愚弄其民而

虞羿於田樹之詐慝以取其國家外內咸服羿猶不悛將歸自田家眾殺而亨之以食其子其子不忍食諸死於窮門靡奔有鬲氏浞因羿室生澆及豷恃其讒慝詐僞而不德於民使澆用師滅斟灌及斟尋氏處澆於過處豷於戈靡自有鬲收二國之燼以滅浞而立少康少康滅澆於過后杼滅豷於戈有窮由是遂亡澆卽羿同音字也孟子逢蒙學射於羿於是殺羿趙注以逢蒙爲羿之家眾淮南說山訓羿死桃部注桃部地名詮言訓作桃棓注棓大杖以桃木爲之或云羿歸自田逢蒙取桃棓擊殺之蓋浞所使也云羿爲少康所殺者左哀元年傳伍員諫吳王曰昔有過澆殺斟灌以伐斟鄩滅夏后相后緡方娠逃出自竇歸於有仍生少康焉爲仍牧正基澆能戒之澆使椒求之逃奔有虞爲之庖正以除其害虞思於是妻之以二姚而邑諸綸有田一成有眾一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謀以收夏眾撫其官職使女艾諜澆使季杼誘豷遂滅過戈復禹之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離騷又云澆身被于强圉兮縱欲殺而不忍日康娛以自

亦兮厥首用夫顛隕注澆無義淫佚其嫂往至其戶
佯有所求女岐爲之縫裳於是其舍而宿止少康夜
襲得女岐頭以爲澆因斷之少康因田獵放犬逐獸
遂襲殺澆是羿爲寒浞所滅澆爲少康所滅說文云
少康滅羿者蓋渾括之詞計太康失邦至少康紹國
向有百歲乃滅有窮而史記夏本紀並不言羿羿之
事乃史遷之疏也說文弓部云夅帝嚳射官夏少康
滅之引此經羿作夅又羽部云羿亦古諸侯也一曰
射師蓋羿乃古善射者之號故字从弓从羽而幵聲
世紀帝羿有窮氏未聞其姓何先帝嚳以上世掌射
正至帝嚳賜以彤弓素矢封之於鉏爲帝司射歷虞
夏羿學射於吉甫其臂長故以善射聞及夏之衰自
鉏遷於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淮南子又云雖有羿
之知而無所用之注是堯時羿能射十日徼大風殺
窫窳斬九嬰射河伯之知巧也非有窮后羿吳越春
秋楚有弧父者爲兒時習用弓矢所射無脫羿從之
學盡傳其道又有吉甫者亦以善射著羿又學射於
吉甫初堯時有名羿者善射畏羿慕其爲人因名曰
羿蓋帝嚳時有羿堯時亦有羿夏時有窮之羿即古
堯乃使羿誅鑿齒于疇華之野殺九嬰於凶水之上
徼大風於青邱之澤上射十日而下殺猰貐斷修蛇
於洞庭擒封豨於桑林萬民皆喜於是天下廣狹險
易遠近始有道里羿有功於天下死爲宗布人皆祀
之是堯時之羿也黃先生謂羿射十日或是羣雄僭
窮鉏削殆盡之喻猶之女媧補天鑿以衺職有闕黃
帝墮裘臂以垂法在世予謂羿既善射十中其九猶
之一發五豝中必疊雙要皆罕譬曲喻之詞也帝王
世紀帝羿有窮氏未聞其姓何先帝嚳以上世掌射
夏羿學射於吉甫其臂長故以善射聞及夏之衰自
鉏遷於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淮南子又云雖有羿
之知而無所用之注是堯時羿能射十日徼大風殺
窫窳斬九嬰射河伯之知巧也非有窮后羿吳越春
秋楚有弧父者爲兒時習用弓矢所射無脫羿從之
學盡傳其道又有吉甫者亦以善射著羿又學射於
吉甫初堯時有名羿者善射畏羿慕其爲人因名曰
羿蓋帝嚳時有羿堯時亦有羿夏時有窮之羿即古
民無所食猰貐鑿齒九嬰大風封豨修蛇皆爲民害

射官之後同號者非止一人也吳斗南兩漢刊誤補遺以此經之羿爲堯時之羿遂據尚書無若丹朱奡謂奡在禹稷之前與堯時羿並世而生朱氏說文通訓又據嘗子宙合篇若敖之在堯也謂此經奡亦作敖書丹朱奡今作傲以奡爲堯子九男之一然考說文奡嫚也引虞書曰若丹朱奡讀若傲尚書今古文注並未有以奡爲名者此經孔注謂奡多力能陸地行舟書僞孔傳亦襲陸地行舟之說吳斗南遂牽合爲一然鄭君注罔水行舟云丹朱見洪水時人乘舟今水已治猶居舟中雒雒使人推行之意謂丹朱乘舟行水非有治水之役徒事慢遊周氏柄中謂即孟子從流忘反之意與盪舟本是兩事顧氏日知錄謂古人以左右衝殺爲盪陣其銳卒謂之跳盪別帥謂之盪主晉書載紀牖土健兒歌曰丈八蛇矛左右盤十盪十決無當前唐書百官志矢石未交陷堅突眾敵因而敗者曰跳盪盪舟蓋兼此義與蔡姬乘舟蕩公者不同桀盪推也謂推其舟而覆之竹書紀年帝相二十七年澆伐斟鄩大戰于濰覆其舟滅之楚辭天問覆舟斟尋何道取之水經注濰山改名覆舟山亦因奡事而名皆其證也

馬注云云疏曰云稷播殖百穀者謂書舜典帝曰棄黎民阻飢汝后稷播時百穀又益稷禹曰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爲難得之食馬氏以爲根生之食謂百穀也蓋水土平然後可以定井田通溝洫而務稼穡故禹稷皆言躬稼也云禹及身稷及後世皆王者周語自后稷始基靖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十八王而康克安之是禹稷之德所及後世皆王者之事故云南公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注馬曰适意欲以禹稷比有德故曰君子也孔子嫌故不答也南公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有德故曰君子也皇本答作荅對之借正字也史記弟子傳古史皆引尚作上

正義曰朱注适之意蓋以羿奡比當世之有權力者而以禹稷比孔子也故孔子不答然适之言如此可謂君子之人而有尚德之心矣不可以不與故俟其出而贊美之朱子之意全本馬注謝顯道謂當時必有首肯之意非直不答洪景盧謂适言力可賤而德

可貴其義已盡無所可答金吉甫謂以然字屬下讀意已分明不須復答諸說皆與朱子異朱子語錄又謂凡事應之必然有時而或不然君子之心亦爲其所當爲而不計其效之在彼夫子所以不答而於或問又謂此卽夫子罕言命於是數不可濫命不足道之說起而後人滋疑報應矣黃先生曰當周末時列國權奸自矜智術可以奪命孰不爲舜爲舜豈知惡積必至滅身祈命必在用德南宮之問夫子之贊非聖賢之顯言命以明報效之必然乎世或有行道而矣或曰言禍福而推本天道是矣而舉釋氏果報之說得毋同乎曰積慶積殃聖經昭昭但釋氏以果報之變者少且暫以少且暫之變而遂言命數不足憑豈其然哉荀子榮辱篇曰仁義德行常安之術也然而未必不危也汙漫突盜常危之術也然而未必不安也故君子道其常而小人道其怪徐偉長中論修本篇曰世之治也行善者獲福爲惡者得禍及其亂也行善者不得禍爲惡者不得福變數也知者不以繼數疑常道故循福之所自來防禍之所由至也夫施吉報凶謂之命施凶報吉謂之幸然行善而獲福者猶多爲惡而不得禍者猶少總夫二者豈可舍多而從少也曾子曰人而好善福雖未至禍其遠矣人而不好善禍雖未至福其遠矣故詩曰習習谷風惟山崔巍何木不死何草不萎言盛陽布德之月草木猶有枯落而與時謬者況人事之應報乎故以歲之有凶穰而荒其稼穡者非艮農也以利之有盈縮而棄其資貨者非艮賈也以行之有禍福而改其善道者非艮士也讀此經而參以荀徐之言學者可以無疑矣或曰言禍福而推本天道是矣而舉釋氏果報之說得毋同乎曰積慶積殃聖經昭昭但釋氏以果報之變者少且暫以少且暫之變而遂言命數不足憑豈其然哉荀子榮辱篇曰仁義德行常安之術也然而未必不安也汙漫突盜常危之術也然而未必不危也故君子道其常而小人道其怪徐偉長中論修本篇曰世之治也行善者獲福爲惡者得禍及其亂也行善者不得禍爲惡者得福變數也知者不以繼數疑常道故循福之所自來防禍之所由至也夫施吉報凶謂之命施凶報吉謂之幸然行善而獲福者猶多爲惡而不得禍者猶少總夫二者豈可舍多而從少也曾子曰人而好善福雖未至禍其遠矣人而不好善禍雖未至福其遠矣故詩曰習習谷風惟山崔巍何木不死何草不萎言盛陽布德之月草木猶有枯落而與時謬者況人事之應報乎故以歲之有凶穰而荒其稼穡者非艮農也以利之有盈縮而棄其資貨者非艮賈也以行之有禍福而改其善道者非艮士也讀此經而參以荀徐之言學者可以無疑矣或曰言禍福而推本天道是矣而舉釋氏果報之說得毋同乎曰積慶積殃聖經昭昭但釋氏以果報之變者少且暫以少且暫之變而遂言命數不足憑豈其然哉荀子榮辱篇曰仁義德行常安之術也然而未必不安也汙漫突盜常危之術也然而未必不危也故君子道其常而小人道其怪徐偉長中論修本篇曰世之治也行善者獲福爲惡者得禍及其亂也行善者不得禍爲惡者得福變數也知者不以繼數疑常道故循福之所自來防禍之所由至也夫施吉報凶謂之命施凶報吉謂之幸然行善而獲福者

說得毋同乎曰積慶積殃聖經昭昭但釋氏以果報之變者少且暫以少且暫之變而遂言命數不足憑豈其然哉荀子榮辱篇曰仁義德行常安之術也然而未必不安也汙漫突盜常危之術也然而未必不危也故君子道其常而小人道其怪徐偉長中論修本篇曰世之治也行善者獲福爲惡者得禍及其亂也行善者不得禍爲惡者得福變數也知者不以繼數疑常道故循福之所自來防禍之所由至也夫施吉報凶謂之命施凶報吉謂之幸然行善而獲福者猶多爲惡而不得禍者猶少總夫二者豈可舍多而從少也曾子曰人而好善福雖未至禍其遠矣人而不好善禍雖未至福其遠矣故詩曰習習谷風惟山崔巍何木不死何草不萎言盛陽布德之月草木猶有枯落而與時謬者況人事之應報乎故以歲之有凶穰而荒其稼穡者非艮農也以利之有盈縮而棄其資貨者非艮賈也以行之有禍福而改其善道者非艮士也讀此經而參以荀徐之言學者可以無疑矣或曰言禍福而推本天道是矣而舉釋氏果報之說得毋同乎曰積慶積殃聖經昭昭但釋氏以果報之變者少且暫以少且暫之變而遂言命數不足憑豈其然哉荀子榮辱篇曰仁義德行常安之術也然而未必不安也汙漫突盜常危之術也然而未必不危也故君子道其常而小人道其怪徐偉長中論修本篇曰世之治也行善者獲福爲惡者得禍及其亂也行善者不得禍爲惡者得福變數也知者不以繼數疑常道故循福之所自來防禍之所由至也夫施吉報凶謂之命施凶報吉謂之幸然行善而獲福者

彼而至無力者之得福如此曰善射曰盪舟言羿羿之多力也而均不得其死曰躬稼言禹稷之不恃力也而反有天下一而字轉折見力之不足尚其理固甚顯而適之不尚力其意亦已明不必為之煩言覩纇蜚蛇添足矣況乎夫子語治而不語亂語德而不語力非夫子之不答適之問羿羿正夫子之不語力也非德也故當其問而處之罕言命也適之所問力也非德也故當其問而處之以不答而適之所尚德也非力也故俟其出而贊之以君子君子之尚德適雖未經說出而其意已明不之仁也王已山云但說君子仁小人不仁尚是瀕頓之語此說君子之仁偏從不仁剝人說小人之不仁乍動而納交要譽之私已紛然而起未見其有一息偏從仁勘出曰有矣夫譬之亦勉之也曰未有絕之正惜之也蒙案仁者人也人而不仁何以為人朱子或問謂仁與不仁當以心為說既就心言仁謂君子不能全仁之量則可謂君子不能存仁之心則不可故韓李筆解據孔注謂仁當為備字之誤君子才行或不備者有矣小人求備則未之有也意雖未愜亦及仁道故不能及仁事也是謂君子不能全仁量非釋文夫音符舊唐書魏徵傳引作君子或有不仁者焉未見小人而仁者

正義曰朱注引謝氏曰君子志於仁矣然毫忽之閒心不在焉則未免為不仁也義府云仁指心言非全體之仁也賢如顏子而三月之後猶不能無違焉則君子而不仁者有矣若小人則私欲錮蔽本心牿亡即乍見孺子將入於井非無怵惕惻隱之心然善念

若小人之無仁心也玩此章語氣抑揚趨重下句有
矣夫擬議之詞未有者決絕之詞皇疏引王弼曰假
君子以甚小人之辭君子無不仁也何等直爽讀書
當參語妙不可以活字作呆想如謂君子而去仁惡
乎成其名爲人也哉
孔注云云疏曰仁道甚大博施濟衆堯舜聖人猶病
何況君子孔云未能備較宋儒以心言仁語意爲融
二疏以曾氏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爲仁而山節藻棁
鏤簋朱紘爲不仁是卽本篇後文爲說也

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
所忠必欲教誨之也
釋文勞力報反
正義曰朱注引蘇氏曰愛而勿勞禽犢之愛也忠而
勿誨婦寺之忠也愛而知勞之則其爲愛也深矣忠
而知誨之則其爲忠也大矣陸氏困勉錄引張彥陵
曰此章忠愛二字認得眞切則能勿精神自透勞與
誨正忠愛中事也蓋父之愛子臣之忠君此情理所
不容解然何謂愛亦望其子之爲聖賢而已何謂忠
亦望其君之爲堯舜而已玩此章語氣抑揚趨重下句有
矣夫擬議之詞未有者決絕之詞皇疏引王弼曰假
君子以甚小人之辭君子無不仁也何等直爽讀書
當參語妙不可以活字作呆想如謂君子而去仁惡
乎成其名爲人也哉
孔注云云疏曰仁道甚大博施濟衆堯舜聖人猶病
何況君子孔云未能備較宋儒以心言仁語意爲融
二疏以曾氏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爲仁而山節藻棁
鏤簋朱紘爲不仁是卽本篇後文爲說也

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
注孔曰言人有所愛必欲勞來之有所忠必欲教誨之也
釋文勞力報反
正義曰朱注引蘇氏曰愛而勿勞禽犢之愛也忠而
勿誨婦寺之忠也愛而知勞之則其爲愛也深矣忠
而知誨之則其爲忠也大矣陸氏困勉錄引張彥陵
曰此章忠愛二字認得眞切則能勿精神自透勞與
誨正忠愛中事也蓋父之愛子臣之忠君此情理所
不容解然何謂愛亦望其子之爲聖賢而已何謂忠

也豈非所望於君子哉是又以二句無所屬而渾言勉勞規誨之意詳繹經文愛與忠用情各別而之與焉助語不同蓋父之於子無不愛故不用焉而用之愛之者必然而無不然之詞也臣之於君有忠有不忠故不用之而用焉焉者不盡然而能然之詞也人於倫常之地貴相親以愛而愛子之意爲獨深人於交際之間貴相接以忠而忠君之道爲尤大故言愛必歸之於父子論忠必驗之於君臣而凡倫類之相親交際之相接皆即以父子君臣推焉可也

孔注云云疏曰勞來互訓者本爾雅釋詁釋文勞讀力報反孟子滕文篇放勳曰勞之來之勞勉也勞來者謂勸勉其民使率教也爾雅勞訓病又訓勤勤勞則病苦凡人自勤苦謂之勞勤人之苦亦謂之勞故玉篇勞有力刀力到二切此經先之勞之謂慰勉之敘其勤勞也能勿勞乎謂勤勉之策其勤勞也詳見子路問政章皇疏引李充曰愛志不能不勞心盡忠不能不教誨是讀勞平聲與朱注同也教誨互訓者說文誨曉教也書無逸胥教誨詩緜蠻教

之誨之皆是也皇疏愛慕也有心愛慕此人忠盡中心也有人盡心來者二句分彼此往來亦以之焉二字不同也

子曰爲命裨諶草創之注孔曰裨諶鄭大夫名也謀於野則獲謀於國則否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則使乘車以適四方謀作盟會之辭也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脩飾之東里子產潤色之注馬曰世叔鄭大夫游吉也討治詳而審之也行人掌使之官也子羽公孫揮也子產居東里因以爲號也更此四賢而成故鮮有敗事也釋文裨婢之反諶時針反創初向反制也依說文此是創痍字創制之字當作刱皇本脩作修高麗本裨作俾作卑音辨云鄭作卑婢支切草作艸漢書人表作卑湛

正義曰書序孔疏引鄭注討論整理朱注草略也創造也謂創爲草稾也討尋究也論講議也脩飾謂增損之潤色謂加以文采也鄭國之爲辭命必更此四賢之手而成詳審精密各盡所長是以應對諸侯鮮有敗事孔子言此蓋善之也蒙案左襄三十一年傳子產之從政也擇能而使之馮簡子能斷大事子太叔美秀而文公孫揮能知四國之爲而辨於其大夫之族姓班位貴賤能否而又善爲辭令裨諶能謀謀於野則獲謀於邑則否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乃

問四國之爲於子羽且使多爲辭令與裨諶乘以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使斷之事成乃授子太叔使行之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北宮文子所謂有禮也杜注傳迹子產行事以明北宮文子之言是則此經亦因下章論子產而類記之金吉甫攷證謂左傳所記與此章相先後當以夫子言爲序蓋春秋天下之大局最要在爭鄭鄭服晉則晉霸鄭服楚則楚強故鄭之辭命不第關一國之安危實係中夏之興替子產當國擇賢而使而和衷其濟已總其成雖介居兩大之閒能使四十餘年不被兵革之患者其辭命之善可知也故夫子嘗論之曰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誰知其志言之無文行而不遠晉爲霸鄭入陳非文辭不爲功愼辭哉又叔向曰子產有辭諸侯賴之詩曰辭之輯矣民之協矣辭之繹矣民之莫矣辭之不可以已也如是皇疏爲作也命君命也秦命猶令也主於事謂之令施於言謂之命公羊莊十九年傳云聘禮大夫受命不受辭出竟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專之可也是命與辭又不同周禮春官

太祝作六辭以通上下親疏遠近一曰祠二曰命先鄭注云祠嘗爲辭謂辭令也命論語所謂爲命裨諶草創之蓋辭者應對之語出於使者隨時之意命者聘會之書圖於使者未行之先儀禮聘禮記曰東帛加書將命百名以上書於策不及百名書於方是命之長短必須預謀也記又曰辭無常孫而說辭多則史少則不達是辭之多少可以任意也黃先生謂聘禮臨行之日君揖使者進之上介立于左接聞命迫宰執圭以授使者受圭垂繅以受命其行聘之日几筵既設攝者出請命賓入升西楹西面致命凡所命於展禽以稿師此又稿師之有命辭也至聘禮於陳幣之前夕云史讀書宰執書此書言享幣之數於誓竟之時亦云史讀書此書言誓告之辭或據此以證爲命者誤也

孔注云疏曰云裨諶鄭大夫者與左襄廿九年杜注同翟經音辨一卑部云卑諶鄭人也鄭康成曰卑諶卑卿創之漢書人表作卑湛師古注卑音脾湛音諶

風俗通襄卑氏鄭大夫卑湛之後後漢有卑躬爲北地太守後漢書皇后紀下有卑整李賢注亦引風俗通義爲證說文段注云裨諶之名本是煩字煩者炷也炷者行籌也故裨諶之字曰籌云謀於野云云者左襄三十一年傳文淮南子裨諶出郭而知以成子產之事皇疏謂其性靜怯弱故入野則獲想當然也云謀作盟會之辭者周禮太祝作六辭一曰祠二曰命三曰會鄭注祠作辭謂交接之辭引公羊莊四年傳古者諸侯必有會聚之事相朝聘之道號辭必稱去也白虎通誅伐篇討猶除也朱子訓尋究究有窮盡之義與治相近論說文議也詩靈臺篇論之言倫也釋名論倫也有倫理也皇疏論評也文賦論精微而朗暢注論以評議臧否以當爲宗故鄭君以討論爲整理也黃先生曰發其紛糾而治之曰討循其倫次而議之曰論世叔美秀而文諳於掌故能討究其失論次其是也云行人掌使之官者周禮秋官有大行人小行人皆大夫也諸侯亦有行人凡行人有專官有兼職見於春秋經者凡六皆以執書襄公十一年楚人執鄭行人良霄楚不能敵晉悼而遷怒於無

罪之人也襄公十八年晉人執衛行人石買晉不能正衛伐曹之罪而執使人也昭公八年楚人執陳行人干徵師殺之楚不能討陳殺太子之罪而執之傳曰罪不在行人也昭公二十三年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婼魯取邾師被憩而執之罪亦不在行人也定公六年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犁犁知難而行納楊楯六十於趙簡子范獻子怒而執之也定公七年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侯欲叛晉卽齊而沮於諸大夫結請自執以成齊之盟也凡六行人或專官或非專官未可臆斷也周官大行人掌大賓大客小行人掌使適四方說者謂二職不言胥史亦是兼職然司儀等職平日必擇一官以統馭之此正行人之有專職者耳左傳桓公九年韓服爲巴行人文公四年衛武子不答湛露彤弓使行人私焉成公七年巫臣通吳於晉寘其子狐庸使爲行人於吳襄公四年穆叔不拜肆夏文王韓獻子使行人子員問之襄公二十六年秦緘加晉叔向命召行人子員行人子朱曰朱也當御襄公二十一年欒盈過周辭於行人定公四年伍員爲吳行人以謀楚哀公十二年衛人殺吳行人且姚而懼謀於行人子羽此衛之行人子羽皆行人之有專職者鄭子羽亦是專官襄公二十三年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婼魯取邾師被憩而執之罪亦不在行人也定公六年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犁犁知難而行納楊楯六十於趙簡子范獻子怒而執之也定公七年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侯欲叛晉卽齊而沮於諸大夫結請自執以成齊之盟也凡六行人或專官或非專官未可臆斷也周官大行人掌大賓大客小行人掌使適四方說者謂二職不言胥史亦是兼職然司儀等職平日必擇一官以統馭之此正行人之有專職者耳左傳桓公九年韓服爲巴行人文公四年衛武子不答湛露彤弓使行人私焉成公七年巫臣通吳於晉寘其子狐庸使爲行人於吳襄公四年穆叔不拜肆夏文王韓獻子使行人子員問之襄公二十六年秦緘加晉叔向命召行人子員行人子朱曰朱也當御襄公二十一年欒盈過周辭於行人定公十六年秦緘加晉叔向命召行人子員行人子朱曰朱也當御襄公二十一年欒盈過周辭於行人定公

兩子羽一子羽乃穆公之子爲人所殺後爲羽氏官馬師一子羽係公孫非公子不在七穆之列故杜氏世族譜以公孫揮入雜人內未悉其氏族所本也說文修飾也飾刷也蓋修从彡以文飾爲本義芟除爲引申飾从巾以拭治爲本義文飾爲引申黃先生謂古修短之修訓長故修有增義謂增益其意之未暢也古拂拭之字用飾故飾有損義謂芟削其辭之繁冗也云子產居東里者左襄二十八年傳楚伐鄭入南里門於桔柣

之門襄公九年傳楚公子罷戎入盟同盟於中分里杜注鄭城中里名是鄭有南里中分里而東里不見於經傳惟列子仲尼篇有云鄭之圃澤多賢東里多才其卽子產之流風耶廣雅釋詁潤益也飾也易賁注潤澤也漢書終軍傳必待明聖潤色注謂光飾之淮南俶眞訓珠玉潤澤注潤澤有光也詩泮水載色載笑箋云色顏色也賁書以五采彰施于五色鄭注未用謂之采已用謂之色是潤有光也色猶采也潤色者謂加益之以光澤文采則五色成文五音協韻辭命也而近於文章矣然則討論專事去取也修飾猶有增損也潤色惟加之以光采而已盡美盡善豈尙有敗事也哉

或問子產子曰惠人也注孔曰惠愛也子產古之遺愛也正義曰朱注子產之政不專於寬然其心則一以愛人爲主故孔子以爲惠人蓋舉其重而言也蒙上禮之以嚴卿當國始知國小而偪族大寵多不得不佐之以嚴制之以義有不可專以慈惠爲主者喜然明之論爲政也曰視民如子見不仁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與子太叔之論爲政也曰惟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翫之則多死焉故寬難仲尼聞之曰善哉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子產生平之經濟其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大夫之忠儉者從而與之泰侈者因而斃之以至作邱賦而讙尾興謗鑄刑鼎而羊舌貽書一似慘刻不仁而大有傷於慈惠者抑知邱賦之征乃迫於兩大之供億刑書之制第申明三代之科條觀其告子寬曰苟利社稷死生以之其對叔向曰不能及子孫吾以救世也蓋實出於萬不得已之苦心卽夫子所謂寬猛相濟政雖閒有出於猛而其心則未嘗不寬也故從政一年而與人誦之曰

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及三年而又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其論不毀鄉校也曰吾聞忠善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夫子聞是語也曰以是觀之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蓋當時人以子產不仁者及其卒也夫子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史記鄭世家子產卒鄭人皆哭泣悲之如亡親戚循吏傳子產治鄭二十六年而死丁壯號哭老人兒啼曰子產去我死乎民將安歸非惠民而能若是乎蓋露雷風雨無非天地生物之心禮樂兵刑悉是帝王仁民之具仁義以相兼而爲用寬猛以相濟而相成故夫子謂其有君子之道四而總其心迹而斷之曰惠人也

孔注云云疏曰云惠愛也者爾雅釋詁文說文惠仁也云古之遺愛者左昭二十年傳文

問子西曰彼哉彼哉注馬曰子西鄭大夫彼哉彼哉言無足稱也或曰楚令尹子西也

廣韻集韻類篇佩觿皆引彼作彼

正義曰朱注子西楚公子申能遜楚國立昭王而改紀其政亦賢大夫也然不能革其僭王之號昭王欲用孔子又沮止之其後卒召白公以致禍亂則其爲人可知矣彼哉者外之之辭毛氏稽求編引盧東元曰春秋有二子西其一鄭子駟之子公孫夏子產之同宗兄弟也其一楚公子申則楚昭王之庶兄也或人以子西與子產連問且與上爲命節連記則必是鄭之子西可知也毛氏大可曰或人方物當不出齊晉鄭衛之鄉荊楚曠遠焉得連類況其人皆在定哀以前風徵未沫可加論喘楚申後夫子而死安能及之且古凡論人必有倫物齊稱管奚衛道圍鮑不嫌並名當襄之十年鄭盜五族故殺子西子產之父於西宮子西不儆而出先臨尸而後追盜臣妾多逃器物盡喪子產置門戶司蓋藏守備倉卒成列然後臨尸追盜而渠魁授首賊眾死亡當時原以此定二子之優劣其後二子先後聽政並持國事如襄之二十五年鄭公孫帥師伐陳卽子西也時子產獻捷於晉詰之賴子產辭命得解其年子西復伐陳陳及鄭平仲尼曰鄭入陳非文辭不爲功美子產也明年鄭

使子西加晉聘二十七年鄭伯享趙孟於垂隴子西子產並從子西賦黍苗之四章子產賦隰桑二十九年鄭大夫盟於伯有氏禆諶曰政將歸子產天又除之奪伯有魄子西卽世將焉避之次年子產遂相鄭是子西子產本係兄弟而又往往以同事而並見優劣且相繼聽政其兩人行事齊魯閒人熟聞之故連問如此若楚亦有兩子西一鬬宜申在僖文閒謀弒伏誅一公子申時未死安得與子產管仲連類及之崔氏應榴吾亦廬稿引意原曰楚鄭皆有子西此必

鄭子西也或人因夫子言鄭之多賢故以子產子西爲問以二人同聽鄭國之政者也蒙案惟或以鄭子西與子產連類而及子西不及子產故夫子外之曰彼彼與此相對內外之詞內子產故外子西子產故外子西也彼廣韻五眞引作彼衰也又五紙引埤蒼彼邪也佩觿類篇集韻因之皆引論語子西彼哉廣雅釋詁彼陂頗偏衰也王氏疏證云彼字讀偏彼之彼廣韻所引當是鄭王諸人之說方言陂邪也陳

人也先己篇令困於彼注彼亦外也後漢書崔駰傳注彼衆人也是以他人外之之詞故無足稱也集解又引或曰令尹子西者邢疏云楚公子申代囊瓦爲令尹爲白公勝所殺者也朱注云遜國立昭王改紀其政見左昭二十六年定公六年哀公六年傳白公之亂見哀公十六年傳在孔子卒後沮用孔子事見史記世家

問管仲曰人也注猶詩言所謂伊人也

正義曰荀子大略篇子謂子產惠人也不加管仲管

仲之爲人力功不力義力知不力仁野人也不可以爲天子大夫劉氏敞七經小傳云人上當失一字彼非人而管仲乃獨謂之人乎或曰人當作仁亦非也管仲之功爲仁耳仁之道非所能盡仲尼亦不輕予之荀子謂之野人亦非也義不合蒙案人仁二字古本通用本草桃人杏人詩先祖匪人呂覽論人篇哀之以驗其人人皆即仁字釋名人仁也仁生物也開元占經人占篇引春秋說題辭云人者仁也以心合也又引宋均注云與他人相偶合也詩匪風正義引

論語注人偶同位人偶之辭此即鄭君本經人也之注而殘缺不全意以此人也即相人偶之人相人偶者仁也鄭君注經每有人偶之語蓋以仁恩相親愛之意實古人言仁之的詁詩匪風誰能亨魚箋云誰能者言人偶能割亨者誰將西歸箋云誰將者亦言人偶能輔周道治民者正義曰人偶者謂以人思尊偶之也儀禮聘禮公揖入每門每曲揖注每門輒揖者以相人偶爲敬也賈疏以相人偶者以人意相存偶也公食大夫禮賓入三揖注每曲揖及當碑揖相人偶大射儀揖以耦注言以者耦之事成於此意相人偶也中庸仁者人也注人也讀如相人偶之人以人意相存問之言孔疏仁謂仁恩相親偶也表記仁者人也注人也謂施以人恩也春秋傳曰執未有言舍之者此其言舍之何人也孔疏仁者人也言仁恩之道以人情相愛偶也注引成十六年公羊傳文證人是人偶相存愛之義今本公羊傳作仁之也阮氏芸臺仁說云古所謂人偶猶言爾我親愛之辭獨則無偶偶則相親故仁字从人二孟子曰仁也者人也

謂仁之意即人之也鄭君以人偶同位之辭注論語直以人也爲仁也意更顯矣今攷說文廣雅惠皆訓仁然則夫子以仁許管仲以惠許子產意本相貫通管仲之仁徵以伯氏之沒齒無怨言亦猶子產之猛以濟寬放子南殺子晳而無傷於惠故子路子貢皆疑管仲之非仁而夫子獨深信之也此章似有以義全仁之意特以伯氏之一事定管仲可以一彼字外之產之惠而加委靡不振之子西皆可以例子此史記合傳體也故子論子產有君子之道四其養

民也惠必繼之曰其使民也義

何注云疏曰皇本以此爲鄭君注誤也所謂伊人者見詩蒹葭白駒二篇毛傳伊維也鄭箋伊當作繄繄猶是也伊人若言是人也方言凡言相憐哀江濱之人也方言相憐哀也九疑湘潭之間謂謂之思相見謹喜有得亡之意也九疑湘潭之間謂之人兮此義與人偶意頗近

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沒齒無怨言注孔曰伯氏齊大夫駢邑地名也齒年也伯氏食邑三百家管仲奪之使至疏食而沒齒無怨言以當其理故也

釋文駢薄田反又薄亭反飯扶晚反蔬所居反本今作疏食如字又音嗣皇本高麗本疏作蔬

正義曰皇疏伯氏名偃大夫駢邑者伯氏所食采邑也時伯氏有罪管仲相齊削奪伯氏之地三百家飯猶食也疏猶麤也沒終齒年也伯氏食邑時家資豐足奪邑之後至死而貧但食麤糲以終餘年不敢有怨言所以然者明管仲奪之當理故不怨也蒙案周禮天官太宰以八柄詔王馭羣臣六曰奪以馭其貧鄭注奪謂臣有大罪沒入家財者六極四曰貧禮雜記疏引鄭君此經注云伯氏齊大夫又坊記疏引鄭注云駢邑三百家齊下大夫之制然則伯氏本齊之下大夫之當時有罪管仲沒其家財使至貧乏正周禮所謂奪以馭其貧者非仲奪以自益亦非桓公奪以予仲也三國志諸葛孔明廢廖立爲民李平爲民徙梓潼郡亮卒發病死裴松之注引習鑿齒漢晉春秋曰昔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沒齒而無怨言聖人以爲難諸葛亮之使廖立垂泣李平致死豈徒無怨言而已哉法行於不可不用刑加乎自犯之罪爾之而非私誅之而不怒天下有不服者乎據此是謂

管仲行法之公而人服其當理無害於爲仁習氏引管仲事以例孔明蘇氏論語解即引孔明事以比管仲此相傳古義也劉向新序亦以管仲奪伯氏邑與商鞅用刑並論故注云當理焦理堂據虞雅理治也治獄之官名理當理者謂其治獄得當也此管氏所以爲法家之冠然則子產以猛濟寬而無傷於惠管仲用刑當理而無害於仁又可相提並論矣朱子據荀子仲尼篇齊桓公立管仲爲仲父與之書社三百而富人莫之敢拒遂謂桓公奪伯氏之邑以賞管仲

之功陳氏士元謂古者二十五家爲里里各立社以社之戶口書於版圖卽謂之書社書其邑之人民使相駢聯卽謂之駢邑非眞有駢邑之名也周氏柄中曰此說甚巧但載籍稱書社者不一大戴禮通其四疆敬其書社左哀十五年傳齊與衛地書社五百管子小稱篇公子開方以書社七百下衛矣商子湯武之戰士卒坐陳者里有書社呂氏春秋愼大覽武王勝殷諸大夫賞以書社又知接篇衛公子啓方以書社四千下衛又高義篇越王請以書社三百封蠡子史記孔子世家楚昭王欲以書社七百封孔子而駢邑之稱無聞焉則謂駢邑卽書社恐未然也且荀子但云與之書社三百不言奪以與之富人莫之敢拒也言其富無敵非人無怨言之意晏子春秋內篇雜下亦云桓公以書社五百封管仲然則書社者桓公與之以賞功而駢邑者管仲奪之以行罰也安得混而一之耶

孔注云疏曰云駢邑地名者春秋莊公元年齊師遷紀邢鄑郚杜注邢在東莞臨朐縣東南應劭云邢一作駢後爲伯氏邑續漢郡國志臨朐有古邢邑應劭曰伯氏邑也水經注巨洋水逕臨朐縣城東城古伯氏駢邑也齊乘臨朐古駢邑伯氏所食後爲管仲所奪城西有其冢案臨朐縣今屬山東青州府是駢本从邑作邢故注云地名也以三百爲食邑三百家者宋本禮記疏引鄭注同易訟卦其邑人三百戶鄭注小國之下大夫采地方一成其定稅三百家故此經鄭注亦云齊下大夫之制也異語竇人其達王於甬句東夫婦三百有夫有婦然後成家亦是三百家之邑章云齒年也者禮文王世子古者謂年齡齒亦齡也坊記民猶犯齒注齒年也廣雅釋詁同

子曰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注王曰貧者著怨富者難使不怨也

釋文難乃旦反易以豉反

正義曰朱注處貧難處富易人之常情然人當勉其難而不可忽其易也皇疏引江熙曰顏原無怨不可

及也若子貢不驕猶可能也蒙案此章因上章伯氏無怨而類記之或謂貧而無諂易貧而無怨難然如伯氏能以富而貧者之無怨則更難如管仲能使富而貧者之無怨則尤其難故王注言貧者云尤難使不怨習氏論管仲云聖人以爲難

王注云疏曰考文所載古本足利本有此注各本俱無尤或誤作人

子曰孟公綽爲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爲滕薛大夫注孔曰公綽魯大夫也趙魏皆晉卿也家臣稱老公綽性寡欲趙魏貪賢家老無職故優滕薛小國大夫職煩故不可爲

也

釋文綽昌略反本又作𦈡滕徒登反薛息列反皇本高麗本夫下有也字汗簡云古論語綽作𦈡今釋文改作卓隸釋唐扶碑朝有公卓郎孟公綽也說文作𦈡

正義曰朱注趙魏晉卿之家老家臣之長大家勢重而無諸侯之事家老望尊而無官守之責優有餘也滕薛二國名大夫任國政者滕薛國小政繁大夫位高責重然則公綽蓋廉靜寡欲而短於才者也黃先生曰下章稱公綽之不欲而此斥其不可爲大夫以不欲注馬曰魯大夫孟公綽也下莊子之勇注周曰下大夫也再求之藝文

故薛敬軒云無欲非道人道自無欲始聖賢所謂無欲者非如釋氏之盡去根塵以其不染於人欲之私即爲無欲也蒙案此章或謂譏魯國用人之失宜或謂諷公綽任職之不稱然合上下章連類而觀之蓋公綽之不欲猶臧武仲之知下章連之勇不過一節之善而未遽爲成人以是知克伐怨欲之不行不足以爲仁較之子產相鄭之小邦而以義全惠管仲相齊之大國而以智行仁則小大易地皆然彼此不可同年語矣

孔注云疏曰公綽仲孫氏史記弟子傳謂孔子之所嚴事者於魯則孟公綽左襄二十五年傳齊崔杼伐我北鄙孟公綽料其必速歸則是魯大夫也云家臣稱老者禮喪大記大夫之喪主人室老子姓皆食粥注室老家臣之長是也皇疏老者采邑之室老也猶寬閒也公綽性靜寡欲若爲采邑之臣則寬緩有餘裕也

子路問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注馬曰魯大夫臧孫紇也公綽之不欲注馬曰魯大夫孟公綽也下莊子之勇注周曰下大夫也再求之藝文

之以禮樂注孔曰加之以禮樂文成也　釋文知音智卞皮彥反皇本知作智考文古本足利本同補遺矣上有也字

正義曰朱注言兼此四子之長則知足以窮理廉足以養心勇足以力行藝足以泛應而又節之以禮和之以樂使德成於內而文見乎外則材全德備渾然不見一善成名之迹中正和樂粹然無復偏倚駁雜之蔽而其爲人也亦成矣然亦之爲言非其至者蓋就子路之所可及而語之也若論其至則非聖人之盡人道不足以語此皇疏亦可未足之辭蒙案說苑

顏淵問於仲尼曰成人之行何若子曰成人之行達於情性之理通乎物類之變知幽明之故賭遊氣之源若此可謂成人既知天道行躬以仁義飾身以禮樂夫仁義禮樂成人之行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是必聖人方可以語成人荀子哀公問五儀孔子所謂知通乎大道應變而不窮辨乎萬物之情性者也黃

先生以亦訓實似未必然

馬注云疏曰云魯大夫臧孫紇者杜氏世族譜紇本是魯邑閻百詩釋地云卞即今泗水縣莊子爲邑大夫子路即其治民春秋後語云莊子性好勇嘗刺

十四年記其知衛若必入皆其知也又二十二年臧武仲如晉雨過御叔御叔在其邑將飲酒曰焉用聖人我將飲酒而已雨行何以聖爲杜注武仲多知時人謂之聖又二十三年武仲以防求爲後於魯致防而奔齊齊侯將爲臧紇田臧孫聞之見齊侯與之言伐晉對曰多則多矣抑君似鼠夫鼠晝伏夜動不穴於寢廟畏人故也今君聞晉之亂而後作焉甯將事之非鼠如何乃弗與田仲尼曰知之難也有臧武仲之知而不容於魯國抑有由也杜注謂能避齊禍是武仲之知也云公綽魯大夫者見上章皇疏引范甯曰不欲不營財利也

周注云疏曰云莊子卞邑大夫者戰國策稱管莊子漢書東方朔傳稱幷嚴子管與卞同部借字嚴代莊避漢諱也卞說文正字作弁檀弓弁人有其母死而孺子泣者左襄二十九年傳季武子取弁弁即卞本是魯邑閻百詩釋地云卞即今泗水縣莊子爲邑大夫子路即其治民春秋後語云莊子性好勇嘗刺

虎管豎子止之曰兩虎方食牛甘必爭鬬則大者傷小者亡從傷而刺一舉必有兩獲莊子然之果獲二虎皇疏引略同以管豎子爲卞壽又謂莊子能獨搏虎是莊子之有勇也荀子大略篇齊人欲伐魯忌卞莊子不敢過卞韓詩外傳十云魯與師卞莊子請從新序八義勇篇云齊與魯戰卞莊子請行是莊子乃魯卞邑之大夫也而左襄十六年傳記孟莊子之事云齊侯圍廊孟孺子速徼之齊侯曰是好勇去之以爲名速遂塞海陘而還又十八年傳諸侯同伐齊有勇名其事又適相類江愼修遂以此卞莊子爲卽孟莊子其稱卞者或孟氏先食采於卞而後改食於成卽知襄公十六年齊侯圍成時孟獻子尙在而成已爲孟氏邑安得謂莊子先食采於卞乎孔巽軒經學卮言引左傳齊歸孟穆伯之喪卞人以告又楚語云魯有弁費卽指孟孫季孫以弁爲孟氏之私邑非無所據然國語韋注並不以弁謂孟孫卞人告穆伯之喪安知卽孟氏之邑況韓詩外傳新序八又記卞莊子好勇母無恙時三戰三北及母死三年從魯伐齊三獲甲首以塞責遂奔敵殺七十人而死君子曰三北已塞責又滅世斷宗士節小具矣於孝未終也然則孟莊子人稱其孝卒以善終何嘗有赴敵輕生之事哉至路史國名紀氏族大全並以卞爲莊子之姓曹叔振鐸之後支庶食采於卞因以爲氏然古卞城在今山東兗州府泗水縣東界並非曹國之地通志略嘗辨之又釋文引鄭君注以卞莊子爲秦大夫不應遠及西秦也然臧武仲孟公綽冉求皆屬魯人不必卞莊子爲卽孟莊子其稱卞者或孟氏先食采於卞而後改食於成而進以進爲文樂盈而反以反爲文鄭君注文猶孔注云云疏曰文訓加者黃先生謂文有加增之義固可通又云文成也此三字疑何晏所注樂記云禮也象交文易傳物相雜故曰文義同文以禮樂卽文王世子所謂禮樂交錯於中有恭敬之心而以樂化其拘有和樂之趣而以禮酌其中也知廉勇藝合之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見利思義注馬曰義然後取不苟得也見危

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爲成人矣注孔曰久要舊約也平生猶少時也文選阮籍詠懷詩注引要作約鮑照賦注引久要上有君子二字

正義曰朱注復加曰字者既答而復言也授命言不變其生持以與人也久要舊約也平生平日也有是忠信之實則雖其才知禮樂有所未備亦可以爲成人之次也外注胡氏曰今之成人以下乃子路之言纂疏云觀何必然三字似以前說爲疑三者又皆子路所能故胡氏疑其爲子路言何義門讀書記又疑聖人之踐形盡性方可以稱成人之名下節就子路所已能者指而言之欲其因所長而造乎其極亦猶因不伎不求而謂其何足以臧也

馬注云云疏曰云不苟得者曲禮臨財毋苟得臨難毋苟免皇疏引顏特進曰見利思義雖不及公綽之不欲猶顧義也見危授命雖不及卞莊子之勇猶顧義不苟免也注言不苟得疏言不苟免互相足也

孔注云云疏曰云久要舊約者久與舊要與約皆同首相借公羊莊十三年傳要盟可犯注臣約束君曰要束猶約束也有非問答而亦篇爲是其智非若與曰非然也是也有非問答而亦加曰字以別之者語更端也若禮記檀弓云公叚氏

少時者尸子引子夏曰君子漸於饑寒而志不僻銕於五兵而辭不懾臨大事不忘昔席之言三句意本此經昔席即昔夕模部字本生耕部字皆以疊韻爲向日之意故云猶少時也

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注孔曰公叔文子衛大夫公孫拔也文證也

論衡知實篇引末乎字作有諸正義曰未注文子爲人其詳不可知然必廉靜之士故當時以三者稱之皇疏時公明賈仕公叔文子故問之呼公叔文子爲夫子言人傳文子平生有此三事孔子未信故見賈而問之也孔注云疏曰左襄二十九年傳吳公子札適衛說蘧瑗史狗史鰌公子荊公叔發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杜注公叔發公叔文子也檀弓鄭注亦云文子名拔或作發世本獻公生成子當生文子拔生朱爲公叔氏禮記孔疏及皇疏皆作拔釋文拔皮八反拔與發古音同在祭泰部故又作發邢疏引世本誤作枝朱子仍之非也路史衛公族有公明氏

故朱注云公明姓賈名亦衛人云文證也者周書謚法解慈惠愛民曰文

公明賈對曰以告者過也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子曰其然豈其然乎注馬曰美其得道嫌其不能悉然也釋文厭於豔反樂音洛皇本高麗本其言下各有也字論衡偶增篇引同又知實篇引後作后其然二句作豈其然乎豈其然乎

正義曰朱注厭者苦其多而惡之之辭事適其可則人不厭而不覺其有是矣是以稱之或過而以爲不言不笑不取也然此言也非禮義充溢於中得時措之宜者不能文子雖賢疑未及此但君子與人爲善不欲正言其非也故曰其然豈其然乎蓋疑之也或問夫子疑之者何也吳氏曰文子請享靈公也史鰌曰子富君貪禍必及矣觀此則文子之言豈能皆當而其取豈能皆善乎張敬夫曰如賈所言非和順積中發而中節者莫能然不直謂不然而爲之疑詞曰其然豈其然乎聖人辭氣含宏忠厚如此

馬注云疏然如此也引袁氏曰其然然之

也此則善之者恐其不能故設疑辭此釋馬注以其然爲美之也一云其然是懸其如此豈其然乎嫌其不能悉如此也故論衡連屬作二句黃先生云豈史漢多用爲庶幾之詞引申之爲疑詞然其徘徊審顧之意一也見說文段注

子曰臧武仲以防求爲後於魯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

注孔曰防武仲故邑也爲後立後也魯襄公二十三年武仲爲孟氏所譖出奔邾自邾如防使爲己大蔡納請曰紇非敢害也智不足也非敢私請苟守先祀無廢二勳敢不避邑乃立臧爲紇致防而奔齊此所謂要君也

釋文防音房要一遙反

正義曰朱注防地名武仲所封邑也要有挾而求也武仲得罪奔邾自邾如防使請立後而避邑以示若不得請則將據邑以叛是要君也范氏曰要君者無上罪之大者也武仲之邑受之於君得罪出奔則立後在君非己所得專也而據邑以請由其好智而不好學也楊氏曰武仲卑辭請後其跡非要君者而意實要之夫子之言亦春秋誅意之法也皇疏云時人皆謂武仲此事非要孔子據其理是要君袁氏曰奔不越境而據私邑求立先人之後此正要君也蒙案

禮表記子曰事君三違而不出竟則利祿也人雖曰不要吾弗信也鄭注臣以道去君至於三而不遂去是貪祿必以其強與君要也然則去不出境貪利其祿即謂之要君而何況其請後夫子特誅其意曰以防顯然挾制矣曰於魯隱若敵國矣是直要之也猶敢自欺以欺人曰吾以求之也罪可勝誅哉

孔注云疏曰云防武仲故邑者僖公二十三年左隱十年傳伐宋取防杜注高平昌邑縣西南有西瑕邳華縣東南此東防也世爲臧氏食邑襄公十三年冬城防書時也於是將早城武仲請俟農功之畢禮也其地近齊故致防而奔齊據既出奔則故邑也云僖襄公二十三年至奔齊皆約左傳文傳曰季武子無適子公彌長而愛悼子欲立之訪於臧紇臧紇爲客既曰飲我酒我爲子立之季氏飲大夫酒臧紇爲客既獻臧孫命北面重席新樽潔之召悼子降逆之大夫皆起及旅而召公鉏郎公使與之齒季孫失色季氏

以公鉏爲馬正孟孫惡臧孫季孫愛之孟氏之御騶豐點好羯也曰從余言必爲孟孫再三云羯從之孟莊子疾豐點謂公鉏苟立羯請仇臧氏公鉏謂季孫曰孺子秩固其所也若羯立則季氏信有力於臧氏矣弗應己卯孟孫卒公鉏奉羯立於戶側季孫至入哭而出曰秩焉在公鉏曰羯在此矣季孫曰孺子長公鉏曰何長之有惟其才也且夫子之命也遂立羯秩奔邾臧孫入哭甚哀多涕出其御曰孟孫之惡子也而哀如是季孫若死其若之何臧孫曰季氏之愛我疾疢也孟氏之惡我藥石也美疢不如惡石夫石猶生我疢之美其毒滋多孟孫死吾亡無日矣孟氏閉門告於季孫曰臧氏將爲亂不使我葬季孫不信臧孫聞之戒冬十月孟氏將辟藉除於臧氏臧孫使正父助之除於東門甲從己而視之孟氏又告季孫季孫怒命攻臧氏乙亥臧紇斬鹿門之關以出奔邾

子曰晉文公譎而不正注鄭曰譎者詐也謂召天子而使諸侯朝之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是譎而不正也齊桓公正而不譎注馬曰伐楚以責包茅之貢不入問昭王南征不還是正而不譎也

釋文譎古穴反漢書鄒陽傳引孔子曰齊桓公法而不譎風俗通王霸篇引二句互易前後又省二公字

正義曰朱注晉文公名重耳齊桓公名小白譎詭也

二公皆諸侯盟主攘夷狄以尊周室者也雖其以力假仁心皆不正然桓公伐楚伏義執言不由詭道猶爲彼善於此文公則伐衛以致楚而陰謀以取勝其譎甚矣二君他事亦多類此故夫子言此以發其隱黃先生曰譎謬欺天下也見說文晉文公譎鄭君以召狩言朱子以城濮言齊桓公正以召陵言皆舉一隅耳統三傳觀之均是尊周室也而桓於名分猶不敢越均是恤諸侯也而桓於信義猶不敢渝荀子云五伯以讓飾爭依乎仁而蹈利後之論齊桓者因多之所行遂未必皆正然惟其知守正則事之正者爲多時有僞心而外猶飾於正觀傳所載霸略內則閭鄉長以舉賢外則反侵地存亡國功高威立受胙下拜皆晉文之所不能爲即軌里連鄉亦依周制而變通之足甲兵以整武備亦克詰戎兵之道未可一概斥之也晉文則以正道爲不必守而裂冠毀冕之甚者矣陳用之曰晉文之譎非無正也齊桓之正非無譎也正不勝譎故謂之譎而不正譎不勝正故謂之

鉅經耳是也論語憲問篇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譎權也正經也言晉文能行權而不能守經齊桓能守經而不能行權各有所長亦各有所短也顧鐵論論儒篇今硜硜然守一道引尾生之意即晉文之譎諸侯以尊周室不足道而管仲蒙恥辱以存亡不足稱也遵道篇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所由不同俱歸於霸漢書鄒陽傳曾哀姜薨於夷孔子曰齊桓公法而不譎以爲過也顏注曰法而不譎者言守法而行不能用權以免其親也法與

正同譏法而不譎古人以爲齊桓之過則守正爲齊桓之所長權譎爲齊桓之所短較然甚明然則晉文公譎而不正亦是嘉其譎而惜其不正可知矣淮南繆稱篇至德小節備大節舉齊桓舉而不密晉文密而不舉語意與此相似高注云齊桓有大節小節疏也晉文有小節大節廢也皆謂各得其一偏也不然則經但云晉文公譎齊桓公正其義已明何須又言不正不譎乎蒙案說文灪或省作法古文作金从𠂤正管子法篇法正者所以正定萬物之命也周禮射人佐司馬治射正注射之灪儀也是射正卽射法正與法本同義古文又相似故漢書鄒陽傳引作法而不譎翟方正傳爾不得易定亦金之誤皆本法字也又說文譎與憰皆訓權詐益梁謂謬欺天下曰譎心詐爲憰言詐爲譎廣雅釋言譎憰也譎憰美也周禮宮正注譎觚非常文選東京賦瑰異譎詭注變化也合二九而成譎注變也是則法正謂經常譎詭謂權變二者交相爲用而無所短長卽二公各有所偏而不分優劣故皇疏引江熙云言此二君霸迹不同

人佐司馬治射正注射之灪儀也是射正卽射法正與法本同義古文又相似故漢書鄒陽傳引作法而不譎翟方正傳爾不得易定亦金之誤皆本法字也又說文譎與憰皆訓權詐益梁謂謬欺天下曰譎心詐爲憰言詐爲譎廣雅釋言譎憰也譎憰美也周禮宮正注譎觚非常文選東京賦瑰異譎詭注變化也合二九而成譎注變也是則法正謂經常譎詭謂權變二者交相爲用而無所短長卽二公各有所偏而不分優劣故皇疏引江熙云言此二君霸迹不同

不可以訓故春秋書曰天王狩于河陽言非其地也是鄭注所本也

馬注云疏曰左傳僖公四年春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對曰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對曰貢之不入寡人之罪也敢不供給昭王之不還君其問諸水濱是馬注所本也穀梁傳疏謂齊桓正而不譎馬鄭

指謂伐楚是責正事大據此則鄭同馬注也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

注孔曰齊襄公立無常鮑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奉公子小白出奔莒襄公從弟公孫無知殺襄公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出奔魯齊人殺無知魯伐齊納子糾召忽死之也小白自莒先入是爲桓公乃殺子糾召忽死之也

釋文糾居黝反召音邵辨疑以下日字爲衍文非也

正義曰皇疏桓公齊僖公之庶子子糾桓公之庶兄

召忽是子糾之傅管仲亦是輔相桓公與子糾爭國

而殺子糾召忽同死管仲猶生曰者謂也時人物議

者皆謂管仲不死是不仁之人也朱注子路疑管仲

忘君事讎忍心害理不得爲仁也

孔注云云疏曰左莊八年傳初襄公立無常鮑叔牙

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奉公子小白出奔莒亂作管

夷吾召忽奉公子糾來奔九年春雍廩殺無知夏公

伐齊納子糾桓公自莒先入秋師及齊師戰於乾時

我師敗績鮑叔帥師來言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管

召讎也請受而甘心焉乃殺子糾於生竇召忽死之

管仲請囚鮑叔受之及堂阜而稅之歸而以告曰管

夷吾治於高傒使相可也公從之是孔注所本也

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

其仁注孔曰誰加

管仲之仁矣

公羊莊十三年傳疏引兵車下有之力二字世說新語注引不以上有一匡天下四字

正義曰朱注九春秋傳作糾督也不以兵車言不假

威力也如其仁言誰如其仁者又再言以深許之蓋

管仲雖未得爲仁人而其利澤及人則有仁之功矣

皇邢二疏引史記云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穀梁

傳云衣裳之會十一范甯注曰莊十三年會北杏十

四年會鄄十五年又會鄄十六年會幽二十七年又

會幽僖元年會檉二年會貫三年會陽穀五年會首

戴七年會甯毋九年會葵邱凡十一會鄭不取北杏

及陽穀爲九會釋文所載略同惟會北杏下有又會

柯三字會甯毋下無九年會葵邱五字與皇邢二疏

異楊士勛穀梁疏云衣裳之會十有一者謂從北杏

至葵邱也論語稱九合者貫與陽穀二會管仲不欲

故去之兵車之會四者洮鹹牡邱淮也鄭釋廢疾云

自柯之明年葵邱以前去貫與陽穀固已久合矣則

鄭意不數北杏自外與范注同也不數北杏所以得

九合者或云去貫與陽穀與猶數也言數陽穀故得爲九也或云葵邱會盟異時故分爲二或取公子結與齊桓宋公盟十九年爲九劉炫難之云貫與陽穀並非管仲之功何得去貫而數陽穀若以葵邱之會盟會異時則首戴之會亦可爲二也離會不數鄭盟去公子結則惟有齊宋二國之會安得數之二三之說並無憑據是則鄭君之釋九合後人已不能明或乃以九爲第九專指葵邱之會極言其盛或又以九爲虛數謂如叛者九國約言其多朱子據左僖二十六

年傳展喜犒齊師稱桓公糾合諸侯之語則以九讀爲糾然九與糾雖同部而自公穀以下皆以九爲實數周秦兩漢古書多以一匡九合作偶語管子小匡篇兵車之會六乘車之會三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又戒篇果三匡天下而九合諸侯此則見於夷吾本書者也況左傳亦嘗有九合字襄公十一年晉侯謂魏絳曰子教寡人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國語載晉悼公語則以爲七合左昭元年祁午謂趙文子則曰子相晉國以爲盟主再合諸侯三合大夫夫曰再曰三曰七皆爲實數則九合之非糾合斷可識矣惟是史記

受其害桓欲匡天下莫先合諸侯大約始亦藉威力至久而天下信之則與國服五禁行尊周攘楚大義曉然列侯各以玉帛相見而兵車不用矣九合者一匡之事不以兵車者一匡之成經文以不以兵車屬之九合諸侯之下明是紀其成功如此不以是桓與諸侯皆不以天下自此得休息不單主會盟說方見管仲之仁蒙按說苑善說篇子路問於孔子曰管仲何如人也子曰大人也子路曰昔者管仲欲立公子糾而不能是無能也桎梏而居檻車無慚色是無愧

也事所射之君是不貞也召忽死之管子不死是無仁也夫子何以大之子曰管仲欲立公子糾而不能非無能也不遇時也桎梏而居檻車無慚色非無愧也自裁也事所射之君非不貞也知權也召忽死之管子不死非無仁也召忽者人臣之材也不死則爲三軍之虜也死則名聞天下夫何爲不死哉管子者天子之佐諸侯之相也死之則不免爲溝中之瘠不死則功復用於天下夫何爲死之哉秦漢諸書論管仲之事者大約類此皆與本經相表裏蓋施濟難全

仁之量雖聖猶病取譬能近仁之功盡人可爲管子本天下才其智足以施仁術而行仁政作內政而寄軍令先事富國張兵尊周室而攘四夷不出招攜懷遠遂使爭兵搆怨之天下一變而爲玉帛冠裳之天下生民不至塗炭中夏賴以小安春秋不遽流爲戰國者謂非管仲之力哉夫子譏其器小孟子卑其功烈五尺之童無道桓文之事者謂其以力假仁苟安小就特於仁之量未能宏非以其仁之功不足稱也故夫子作春秋未嘗不予桓文之霸業而孟子論五霸亦以齊桓爲最盛又以管仲爲天之降大任言非一端而已也或以此經由賜之問答盛稱管仲之仁乃齊論語雜而不純之語豈足與論仁也哉

孔注云云疏曰朱子與孔注同王伯申釋詞曰如猶乃也詩常武王奮厥武如震如怒言乃震乃怒也論語如其仁如其仁言管仲不用民力而天下安乃其仁乃其仁也黃先生曰揚子法言學行篇如其富如其富吾子篇如其智如其智問道篇法者謂唐虞成周之法也如申韓如申韓皆如訓爲乃之證也謂管仲未純於仁則可以不死糾難爲未仁則不可曰乃其仁乃其仁者以其仁之顯著於天下者徵其心之不殘忍於所事之人也孔注云誰如其仁誰字添設且云誰如許之過當矣蒙案公羊隱元年傳曰母欲立之己殺之如勿與而已矣何注如即不如齊人語也左僖二十二年傳若愛重傷則如勿傷愛其二毛則如服焉孔疏如猶不如古人之語然猶似敢即不敢然則如可訓不如即可訓誰如重言誰如者古人語氣之抑揚以下章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觀之則

許之不嫌過當也翟晴江以其字指召忽謂忽殺身以成仁仲有功亦得如其仁則更截然無餘味矣

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

釋文與音餘相息亮反

正義曰朱注子貢意不死猶可相之則已甚矣責先生謂不死又相兩意並重蒙案子貢實以相桓鞭辟不死之不仁特加又字以甚之與子路直責其不死初無二意故夫子先敘相桓之功而曉以徒死之無益總歸到不死之無害於仁耳

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

注馬曰匡正也天子微弱桓公率諸侯以尊周室正天下也民到於今受其賜

注受其賜者謂不被髮左衽之惠也微無也無管仲則君

仲吾其被髮左衽矣

注馬曰微無被髮左衽夷狄也

釋文被皮寄反衽而審反一音而鴆反皇邢二疏於作于邢本衽作袵北史王紘傳中論智行篇文選西征賦八公山詩注引並同說文作衽被披之借

正義曰朱注霸與伯同長也匡正也尊周室攘夷狄皆所以正天下也衽衣衿也被髮左衽夷狄之俗也皇疏賜猶恩惠也王弼曰於時戎狄交侵亡邢滅衛管仲攘戎狄而封之南服楚師北伐山戎而中國不移故曰受其賜也邢疏引成公二年左傳云五伯之霸也杜注云夏伯昆吾商伯大彭豕韋周伯齊桓晉文是三代有五伯矣伯者長也言爲諸侯之長也鄭注云天子衰諸侯興故曰霸霸者把也言把持王者之政教故其字或作伯或作霸也蒙案齊桓之時淮夷病杞山戎病燕狄滅邢衛諸國而蠻食及溫楚盡漢陽諸姬而豕突至鄭尤其甚者王子帶且以揚拒泉皐伊雒之戎同伐京師入王城而焚東門苟無管仲相齊桓以創霸安知中夏禮義之邦不相率而爲夷也耶故其子產之惠成於義馬氏繹史論曰霸之名何昉乎祭法曰其王天下者前有一管仲仁人也後有一子產惠人也惠猶仁也管仲之仁出於智古者有伯而無霸其在唐虞有州牧侯伯商以文王爲西伯周有二伯是矣霸之名我未之前聞也其當周之末季齊桓晉文之事乎國佐有言曰五伯之霸也勤而撫之以役王命解者曰是夏之昆吾商之大彭豕韋周之齊桓晉文也白虎通曰三王之道衰而

五霸存其政則霸之名若不自周起矣蓋必有翼戴天子之功而後可以稱霸秦穆公受甘言以縱鄭國遠黃髮而敗殺師誅賢臣百里以子車氏殉黃鳥刺焉宋襄公不度德量力求諸侯而虐用小國敗泓身死爲天下笑楚莊王僭號陵上憑威肆强觀兵以窺周鼎倚怒以殘宋郊易子析骸力有餘而仁不足此三君者皆不聞有翼戴天子之功粤稽昆吾大彭豕韋蓋嘗於夏殷之中葉匡輔王室則幷桓文而爲五矣卽春秋之稱五霸者亦有進闕靡而黜宋襄者循

名責實咸無稽焉孟子曰五霸桓公爲盛當周室東遷之後王綱不振而能起自危難尊內攘外其功誠足述也夫齊洋洋表海太公之遺也而桓公能起而修之襲沐施於鞫囚連帥置之都鄙煮海通貿國用富强衣裘兵車之會惟是尊天子而睦諸侯抑强楚而保衰周使當盛周之際抑且膺方伯之命以長率諸侯惜乎王室不競一君一臣經營四十年而克濟焉是以北杏鄄績魯衛不至鄄幽繼盟鄭宋懷疑迨三國存而大義始昭江黃服而變方始懼至貫澤陽穀之會遠邇畢集矣桓公端委搢笏以朝之盛之至也或謂包茅責貢以來不聞南下之師葵邱震矜九國以叛弦黃滅而不能救東略則西否功高志滿於晚節見其漸衰焉無他管仲死也故桓公中主也得管仲而名彰讀山高牧民輕重九府諸篇其規模宏遠其經制詳且備焉兵力甲於天下而不敢教其君以請隧問鼎之事此管仲所以稱仁與至尊莫如王子定其位而覬覦絕矣至親莫如哀姜誅其罪而淫亂息矣侵伐不勞大師盟誓不煩小國功高來天王之錫猶凜天威而懼隕越君子是以知管仲之所以賢也能輔君也桓公之所以霸也能用賢也故曰五霸桓公爲盛蒙案云云見前

馬注云云疏曰云匡正也者爾雅釋言文云微無也者二字同毋相借詩伐木微我弗顧禮檀弓雖微晉而已微皆訓無小爾雅廣詁同云君不君臣不臣者管子葵邱之會天子使宰孔致胙于桓公命無下拜管仲對曰爲君不君爲臣不臣亂之本也中國亂則將變而爲夷狄矣

何注云云疏曰皇疏被髮不結也左衽衣前從右來向左也王制云東方曰夷被髮文身西方曰戎被髮左衽北方曰狄衣皮書畢命四夷左衽是被髮左衽夷狄之俗也中國不變爲夷狄管仲之惠也

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注王曰經縊死於溝瀆之中也管仲召忽之於公子糾君臣之義未正成故死之未足深嘉不死未足多非死事既難亦在於過厚故仲尼但美管仲之功亦不言召忽不當死也

唐石經無豈字後人旁增也

皇漢書鼂錯傳注後漢書應劭奏議引作人莫之知

正義曰朱注諒小信也經緯縱也莫之知人不知也後漢書引此文莫上有人字蒙案家語致思篇孔子曰管仲說襄公襄公不受公之閭也欲立子糾而不能不過時也家殘於齊而無變色是知權也桎梏而無慚心自裁審也事所射之君通於變也不死子糾量輕重也夫子糾未成君管仲未成臣管仲才度義不死束縛而立功名未可非也召忽雖死過與取仁未足多也家語王肅僞造大意本說苑善說篇而增入子糾未成君管仲未成臣二語卽此經注君臣未正成之義其說必有所本未可厚非也朱子外注引程

叔子謂桓公兄也子糾弟也桓公殺之雖過而子糾之死實當仲知輔之爲不義亦可自免以圖功故聖人稱其功而不責其死抑知子糾小白皆僖公之子襄公之弟實桓弟而糾兄故春秋書齊小白入于齊公羊曰簒殺梁曰不讓又書齊人取子糾殺之公羊以爲子糾貴而宜爲君殺梁以爲病魯不能庇糾而存之皆以糾兄桓弟之次序爲言故荀子有云桓公殺兄以反國又曰前事則殺兄而爭國史記亦云襄公次弟糾次弟小白杜預注左傳亦云小白僖公庶子公子糾小白之上其餘見於他書者如莊子說苑尹文子韓非子越絕書不一而足皆以桓公爲子糾之弟惟漢書淮南王傳文帝知厲王不法令薄昭以書責之有曰周公誅管蔡以安周齊桓殺其弟以返國趙氏汸謂漢文於淮南爲兄故避兄而言弟乃一時遷就之言故朱子既引程子說而其答潘恭叔書又引荀子殺兄語以薄昭所云爲未必然要之論仲與忽當死不當死不關兄弟之長幼而在君臣之

是否也夫欲定君臣之義當先正君臣之名三代封建之世自天子諸侯卿大夫各有土地之貴因皆有南面之尊惟南面而始稱君也然後北面而始有臣也故士庶臣於卿大夫則以卿大夫爲君而同仕於一國又相率而統臣於諸侯則以諸侯爲君而天下如一家又相率而統臣於天子矣以王父命辭父命不以父命辭王父命子路所謂君謂衛君非謂孔悝也鮑叔召忽管仲皆僖公之臣也公命鮑叔傅小白召忽管仲傅子糾爲之傅未

聞爲之臣也臣必死於君未聞傅必死於公子也彼桓與子糾當僖公襄公之世不過一羣公子而已及襄公卽世之後不過一亡公子而已其得爲諸侯卿大夫均未可知也安得稱爲君亦安有所謂臣也哉故曰君臣未正之說未可厚非也或曰君臣之義未正成管仲可以不死矣然則召忽之死其非歟曰管仲之不死大權也召忽之死小節也後漢書應劭奏議駁尹次史玉殺人當死而兄毋求代自縊讓次玉以爲刑罰不中因引經云昔召忽親死子糾之難而孔子曰經於溝瀆人莫之知前漢書鼂錯父非錯刻峻遂自隕其命班固贊云經於溝瀆無益救敗不如趙母指括以全其宗傳曰僕妾感慨而致死者非能義勇願無慮耳師古注引論語亦云自經於溝瀆人莫之知徐幹中論智行篇召忽伏節死難人臣之美義也仲尼比爲匹夫匹婦之爲諒是漢魏相傳皆以溝瀆之死指召忽史記齊世家遂殺子糾於笙瀆集解賈逵曰魯地句瀆也索隱鄒誕生本作莘瀆論語作溝瀆左襄二十一年傳執公子買於句瀆之邱

句瀆卽溝瀆也又春秋桓十二年盟于穀邱左傳云句瀆之邱盡句溝瀆古同侯部相借管子云召忽自刎而死則經當作剄說文剄斷頭也皇疏或云召忽投河而死故云溝瀆或云自經自縊也猶晉申生之雉經釋名屈頸閉氣曰雉經如雉之爲也蓋忽不忍子糾之死而同死其處或有以爲匹夫匹婦之諒也黃先生曰春秋書小白入齊又書葬齊襄公繼又書乾時之戰是桓公先入而靖國難糾後至而見拒猶爭國於靖難之後則糾之罪著矣管仲苟有助糾之

謀則當請罪受戮於齊幸而赦之則當感恩報効也管仲荷素無助惡之心則糾死與死惟其親暱任之仲可無死也予謂糾敗而有罪仲固可以不死而召忽必不可以不死蓋子糾親召忽而不任管仲者也夫管仲天下才也治國之具鮑叔所素服也料事之明桓公所不及也乃桓公知避禍於未亂之先而子糾出奔於倉皇之日桓公暫託迹於密邇之莒而子糾遠竄於仇讐之魯魯桓新弒於齊本無心於納糾故莊公九年春爲蔵之盟夏始謀納糾秋有乾時之小白天不幸降禍加殃於齊糾雖得立事將不濟非子定社稷其將誰也召忽曰百歲之後吾君卜世犯吾君命而廢吾所立奪吾糾也雖得天下吾不生也況與我齊國之政也受君令而不改奉所立而不濟是吾義也管仲曰夷吾之爲君臣也將承君命奉社稷以持宗廟豈死一糾哉夷吾之所死者社稷破宗廟滅祭祀絕則夷吾死之非此三者則夷吾生夷吾生則齊國利夷吾死則齊國不利及魯殺子糾齊請管召仲謂忽曰子懼乎召忽曰何懼乎吾不蚤死將待我以國士則國士報之待我以衆人則衆人報之不惟有糾也嘗讀管子大匡篇管鮑與召忽三人素相友善本各自有定見僖公使鮑叔傅小白鮑叔稱疾不出蓋先命召忽管仲傅子糾糾長而小白幼也召忽請代謂小白必不爲後管仲曰夫國人憎惡糾之母以及糾之身而憐小白之無母也諸兒長而賤事未可知也夫所以定齊國者非此二公子者將無已也小白之爲人無小智惕而有大慮非夷吾莫容小白天不幸降禍加殃於齊糾雖得立事將不濟非子定社稷其將誰也召忽曰百歲之後吾君卜世犯吾君命而廢吾所立奪吾糾也雖得天下吾不生也況與我齊國之政也受君令而不改奉所立而不濟是吾義也管仲曰夷吾之爲君臣也將承君命奉社稷以持宗廟豈死一糾哉夷吾之所死者社稷破宗廟滅祭祀絕則夷吾死之非此三者則夷吾生夷吾生則齊國利夷吾死則齊國不利及魯殺子糾齊請管召仲謂忽曰子懼乎召忽曰何懼乎吾不蚤死將

之右雖然殺君而用吾身是再辱我也子爲生臣忽爲死臣忽也知得萬乘之政而死公子糾可謂有死臣矣子生而霸諸侯公子糾可謂有生臣矣死者成行生者成名名不兩立行不虛至子其勉之死生有分矣又記或曰襄公薨國人召小白小白恐二人之傅子糾而不敢入鮑叔曰管仲得行其知於國國可謂亂乎召忽强武豈能獨圖我哉由是觀之仲之於子糾不過爲傅於前未必信用於後生臣死臣之說本出於召忽忽既甘心於臣糾則不得不死其難若

管仲本不肯違以爲君臣而莊子越絕書謂管仲臣於子糾則以召忽之言連類及之也然則君臣未正成之說王注未可厚非也淮南泰族訓曰使人左擁天下之圖而右刎喉愚者不爲也身貴於天下也死君親之難視死若歸讓重於身也天下大利也比之身則小身之重也比之義則輕要之死有重於泰山有輕於鴻毛死於職守者君死社稷之例也死於私暱者士死知己之說也其餘皆處於可死不可死之間能死不失爲守節不死亦未甚爲害義而又當自

量其力自度其才子路之於衛也自量其力足以相制故不惜一死以救其主不幸而不克濟則死實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僕與文子同升諸公注孔曰大夫臣也薦之使與己並爲大夫同升在公朝也子聞之曰可以爲文矣注孔曰言行如有光於史冊而子羔之不死要不失爲見幾也管仲之於齊也自度其才足以有爲故不肯一死以輕其生乃幸而大有功焉則不死實有補於生民而召忽之從死要不失爲守節也善乎宋子或問之言曰夫子特以召忽之功無足稱而其死不爲過仲之不死未甚害義而其功有足褒大匡篇引君子曰召忽之死也賢其生也管仲之生也賢其死也初學記引韓詩外傳曰昔鮑叔有疾管仲爲之不食曰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爲知己者死焉爲知己者食吾知雖爲之死亦何傷哉然則仲豈偷生死天下莫吾知雖爲之死固名有所當也畏死者哉守經達權各行其志夫固有畏死者哉守經達權各行其志夫固名有所當也王注云云疏曰云經死於溝瀆之中者猶說苑云不免爲溝中之瘠不以溝瀆爲地名是也漢魏人謂溝瀆卽笙瀆孔子以匹夫匹婦比召忽似太輕死節矣

是可證
爲文也
釋文大夫僎本又作撰同士免反五經文字曰僎而
兗反今經典音撰又音遵漢書人表作大夫選

正義曰朱注臣家臣公公朝謂薦之與己同進爲公
朝之臣也文者順理而成章之謂諡法亦有所謂錫
民爵位曰文者外注洪氏曰家臣之賤而引之使與
己並有三善焉知人一也忘己二也事君三也禮檀
弓公叔文子卒其子戍請諡於君君曰昔者衛國凶
饑夫子爲粥與國之餓者是不亦惠乎昔者衛國有
難夫子以其死衛寧人不亦貞乎夫子聽衛國之政
其喪注孔曰言君雖無道所任
者各當其才何爲當亡乎

脩其班制以與四鄰交衛國之社稷不辱不亦文乎
故謂夫子貞惠文子戚氏鶴泉云古無兩字諡其後
止稱文子則仍以一字所謂貞惠文者將於三字擇
一非均以爲諡也然其定諡爲文不過以脩班制睦
四鄰於文未稱於文子疑未盡因時人有述其升僎
一事予特表出之以爲國家議諡當得其實且從其
重也蒙案古者大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文王能官
人周公能下士故注云言行如是可諡爲文也彼竊
位蔽賢之文仲果何謂也哉

孔注云疏曰云大夫僎者僎本文子家臣曰大夫
從後追稱也或云春秋時家臣亦稱大夫故曰臣大
夫似爲穿鑿僎本人名漢書人表作選禮鄉飲酒義
介僎象陰陽也釋文僎輔主人者少儀介爵僎爵注
古文禮僎作遵謂鄉人爲卿大夫來觀禮者此別一
義

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喪孔子
曰仲叔圉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
奚其喪注孔曰言君雖無道所任
者各當其才何爲當亡乎

釋文子曰衛靈公之無道一本作子言鄒本同夫音
符下同喪息浪反又如字下同圉魚呂反鮀徒何反
皇本無道下有久字子言作子曰高麗本同後漢書
注引而作其三治字作主鮀作它漢書人表仲作中
正義曰朱注喪失位也仲叔圉卽孔文子也三人皆
衛臣雖未必賢而其才可用靈公用之又各當其才
外注尹氏曰衛靈之無道宜喪也而能用此三人猶
足以保其國而況有道之君能用天下之賢才者乎
皇疏康子魯季康子也夫指衛靈公也或問曰靈公
無道焉得有好臣答曰或是先人老臣未去者也或
靈公少時可得良臣而後無道故臣未去也陸氏困

勉錄曰衛靈章言得人之重非謂得人而可無道也大抵君無道而得人者可以免其身而不能保其世故靈公沒而蒯聵之禍與武氏沒而五王之變作曰若得伊周之佐何如曰伊周則能轉無道爲有道而非能保無道之及世也然則君有道而不得人可乎曰有道未有不得人不可謂有道然則陳臥子謂晉桓無管隰之佐晉文無狐趙之徒則雖不負婦人而朝不納懷嬴於室亦不至於霸其說非耶曰不負婦人而朝不納懷嬴於室可謂不無道已耳未可謂有道也不得人者也

子曰其言之不怍則爲之也難注馬曰怍慚也內有其實則言之不慚積其實者爲之難

孔注云云疏曰皇疏矣何也喪亡也

可謂有道也有道未有不得人者也

釋文怍才洛反皇本作則其爲之難考文足利本高麗本作則其爲之難也大戴禮曾子立事篇注作其言之不作其爲之難也後漢書皇甫規傳引經意有其字

正義曰朱注大言不慚則無必爲之志而不自度其能否矣欲踐其言豈不難哉精義楊氏曰其言之不怍而行必欲掩焉則難矣張敬夫曰易其言者實必

不至若聽其言而不怍則知其爲之也難矣故古者曾子立事注引王弼曰情動於中而外形於言情正實而後言之不怍邢疏云此章疾時人內無其實而辭多慚怍也人若內有其實則其言之不慚然則內積其實者爲之也甚難二疏申馬注與後漢書皇甫規傳引經意同是古注以不怍爲實其言爲之難所難者指言也朱注以不怍爲易其言爲之難所難者指行也然皇本以其爲與其言相對司馬牛問仁章先言爲之難曾子立事注引作其後爲之難當以爲字指行爲是於爲之之後意更切至矣

馬注云云疏曰云怍慚也者說文心部怍慚也又言部誰慚語也段注以此經怍爲誰之借桀字又作悖太元上階天不悖荀子儒效篇無所疑悖注悖與怍同蓋說文怍本从作省聲曾子立事注引論語其言之不作作卽悖字也

陳成子弒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恆弒其

君請討之注馬曰陳成子弑齊大夫陳恒也將告君故先齋齋必沐浴也釋文弑本亦作殺同音試下同朝直遙反夫音符下同皇本高麗本弑作殺

正義曰朱注簡公齊君名王事在春秋哀公十四年是時孔子致仕居魯沐浴齋戒以告君重其事而不敢忽也臣弑其君人倫之大變天理所不容人人得而誅之況鄰國乎故夫子雖已告老而猶請哀公討之朱子文集曰春秋之時三綱淪矣孔子請討弑逆此天下之大義也斯事一正三綱可整天下事可次第舉矣沐浴而朝敬其事以上天意也黃先生曰史

記六國表云田常殺簡公而相齊國諸侯晏然弗討三國終之卒分晉田和亦滅齊而代之六國之盛自此始然則夫子請討之計行大義著於天下所以弭簒奪而正綱紀者不由此哉事不行而四簒逆之國橫於天下春秋變而為戰國生民之禍烈矣蒙案左哀十四年傳齊簡公之在魯也闕止有寵焉及即位使為政陳成子懼之驟顧諸朝諸御鞅言於公曰陳闕不可並也君其擇焉弗聽子我夕陳逆殺人逢之遂執以入陳氏方睦使疾而遺之潘沐備酒肉焉饗守囚者醉而殺之而逃子我盟諸陳於陳宗初陳豹欲為子我臣使公孫言己已有喪而止既而言之曰有陳豹者長而上僕望視事君子必得志欲為子臣吾憚其為人也故緩以告子我曰何害是其在我也使為臣他日與之言政說遂有寵謂之曰我盡逐陳氏而立女若何對曰我遠於陳氏矣且其違者不過數人何盡逐焉遂告陳氏子行曰彼得君弗先必禍子子行舍於公宮夏五月壬申成子兄弟四乘如公子我在幄出逆之遂入閉門侍人禦之子行殺侍人

公與婦人飲酒於檀臺成子遷諸寢公執戈將擊之太史子餘曰非不利也將除害也成子出舍於庫聞公猶怒將出曰何所無君子行抽劍曰需事之賊也誰非陳宗所不殺子者有如陳宗乃止子我歸屬徒攻闕與大門皆不勝乃出陳氏追之失道於弇中適豐邱豐邱人執之以告殺諸郭關庚辰陳恆執公於舒州公曰吾早從鞅之言不及此甲午齊陳恆弑其君壬於舒州孔某三日齋而請伐齊三公曰魯為齊弱久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對曰陳恆弑其君民之

不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公曰子告季孫孔子辭退而告人曰吾以從大夫之後也故不敢不言邢疏左傳錄此事小異此云沐浴而朝彼云齊而請此云公曰告夫三子彼云公曰子告季孫禮齊必沐浴者禮玉藻曰五盥沐稷而靧粱櫛用櫛梳髮晞用象櫛進機進羞工乃升歌浴用二巾上綌下綌出杅履蒯席連用湯履蒲席衣布晞身乃屨進飲腊適公所宿齋戒居外寢沐浴是將朝必先齋齋必沐浴也

公曰告夫三子 注孔曰謂三卿也 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 注馬曰我於禮當告君不當告三子君使我往故復往也

皇本高麗本「上有二字下並同唐石經作告夫二三子詩鄭箋疏引無也字者字

正義曰朱注三子三家也時政在三家哀公不得自專故使孔子告之孔子出而自言如此意謂弒君之賊法所必討大夫謀國義所當告君乃不能自命三子而使我告之耶方氏觀旭曰左傳云子告季孫當以此經告三子為正蓋季氏雖為家卿專魯然自襄公十一年作中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迨昭公五

年舍中軍四分公室而季氏擇二子各一則兵柄實三子分主又哀公十一年齊國書伐我冉有謂季孫曰二子守二子從公禦諸境季孫告二子二子不可及叔孫問戰冉有不對然後恥不成丈夫退而蒐乘可見斯時師旅之命季孫不能獨專此正是請討陳恆前三年事故知告夫三子之文爲正也蒙案統帥必有首領而衆謀尤貴僉同告三子必先告季孫告季孫亦必告二子史提其要論記其全會通焉可也

孔注云云疏曰云三子三卿者魯大國三卿季孫爲司徒叔孫爲司馬孟孫爲司空也

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

注馬曰孔子由君命之三子告不可故復以此辭語之而止也釋文之三子告本或作二三子告非也皇本無也字

正義曰皇疏之往也朱注以君命往告而三子魯之強臣素有無君之心實與陳氏聲勢相倚故沮其謀而夫子復以此應之其所以警之者深矣方氏觀旭曰之三子告當出就三子之朝位而語之非至其家

也周禮宰夫掌治朝之法以待諸臣之復萬民之逆司士正朝儀之位王南鄉三公北面東上孤東面北上卿大夫西面北上王入內朝皆退玉藻云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之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據此則孔子告哀公討陳恆先與諸臣朝於路寢門外之治朝俟君退乃由宰夫復於路寢陳討罪之言斯時大夫未退故孔子出就其位而告之國政議於朝也不然孔子嘗曰其事也以私家不宜圖國政何屑至其家而謀耶

馬注云云疏曰馬氏解上節云我於禮當告君云云解此節云復以此辭語之而止正見致仕老臣憂君憂國萬不得已出而陳奏又不克遂其孤忠惟有獨來獨往自言自語此乃無聊之極思有無可如何之情況朱子謂以此應之意反短矣

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注孔曰事君之道義不可欺當能犯顏諫爭也皇本也作之考文補遺一本無也字

正義曰朱子外注引范氏曰犯非子路之所難也而以不欺爲難故夫子教以先勿欺而後犯也張敬甫

曰盡誠而不欺犯顏而納忠事君之義大要盡是矣然勿欺其本也勿欺矣則誠信充積必不得已有時而犯之則有以感動也若忠信有所不足則於事君之道爲未盡而徒以犯顏爲事亦鮮味矣黃先生曰依孔注是犯則勿欺也依范注是犯先不欺也尋繹經旨戒欺勸犯二者反正言之子路忠信則不欺果斷則能犯精言之則二者皆非易盡也蒙案欺與犯二字雖若反正平列然玩也字一頓則而字究係側遞攷禮檀弓云事君有犯而無隱事親有隱而無犯正義曰朱注君子循天理故曰進乎高明小人徇人欲故曰究乎汚下皇疏上達者達於仁義也下達謂是犯顏諫爭本事君之職分而有子又言孝弟之人不好犯上記者例不載問詞意子路所問或問事君之有犯如何也蓋學者必先誠己而後能誠物必先事天而後能事君故誠意正心愼其獨於弗聞弗覩致知格物察其理於至悉至纖毋自欺以清事君之源先勿欺以立犯君之本勿欺非必於有犯而有犯必本於勿欺故子常誨子路以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而大學誠意章所以必次於致知之後而潔潔於毋自欺也陸氏困勉錄云天下儘有此心無愧未嘗欺君而識見執拗議論迂疏不可見諸行事者雖窄言何益此以見人臣勿欺必學問經濟兼至非區區樸忠而謂之能勿欺也然則上章程子所謂上告天子下告方伯及胡氏先發後聞之說迂闊不近事情欺君乎抑自欺也

孔注云云疏曰犯君之顏本史記晏嬰傳

子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注本爲上末爲下也

正義曰朱注君子循天理故曰進乎高明小人徇人欲故曰究乎汚下皇疏上達者達於仁義也下達謂

達於財利所以與君子反也精義楊氏曰君子小人之分善利而已孜孜爲善則爲舜非上達與孜孜爲利至於爲跖非下達與黃先生云達者通曉之謂下達如漢書九流之類蒙案說文達行不相遇也字从辵大聲小羊詩生民先生如達如羊子之易生也達又或作达文選洞簫賦注引字林达滑也乃黍之借說文黍滑也字林又云達滑也是達有通徹之意又有滑利之意此章當與孟子利與善之問參看蓋是非無中立邪正不並存初分只在幾希到底遂成舜跖

揚鑣分道永無回頭相見之期順水行舟各有留腳不住之勢陸氏困勉錄謂喻義喻利是言其已成上達下達是言其日進又引劉涓水云天壤之高卑易辨方寸之上下難定李惺嗣云論地位天地懸隔論來路幾希危微可不戒哉

何注云云疏曰說文木上曰末木下曰本从木一在其上下以指事戴侗六書故引唐本說文作末半蓋从篆文上作上下作丁也周書武順解云元首曰末本典解云帝鄉在地曰本是古人多以艸木之本末引申之謂末在上而本在下惟儀禮鄉射禮鄭注云肺離上爲本下爲末是又隨其根本所在而名之何氏所據也

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注孔曰爲己履道而行之也爲人徒能言之也

釋文爲于僞反

正義曰朱注引程叔子曰爲己欲得之於己也爲人欲見知於人也精義呂氏曰爲己者自信而已遯世不見知而不悔爲人者人不用則不學人不知則不

修黃先生曰依孔注學謂讀書窮理以所講論者身體而力行之則有益於己不能躬行則所講論者徒益助於人也如此則經文二爲字之讀于僞反是依注定讀訓爲助也荀子勸學篇云君子之學也入乎耳著乎心布乎四體形乎動靜小人之學也入乎耳出乎口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君子之學也以美其身小人之爲學也以爲禽犢荀子引此經而上下文皆申此經之義甚悉釋文以爲禽犢者禽犢饋獻之物也謂所講論者徒饋獻於人而無益於己也揚子法言學行篇云學行之上也言之次也咸無焉爲眾人經斥爲人而稱以學者譏其次也程朱二子言學兼知行爲人欲見知於人蓋謂好名之心未淨雖終身爲善而學有未純不如孔注之爲確也蒙棄此經爲字當訓圖維不當訓益助陸氏困勉錄云爲人爲己是務名務實之分不是成己成物之謂兩爲字即程注兩欲字是所以爲學主意俱在心上分別朱子語錄謂爲己爲人只是初間用心分毫之差是也故皇疏謂古人所學欲以自己行之

成己而已今世所學正是圖能勝人欲爲人言已之美非爲己行不足也邢疏引范蔚宗云爲己者因心以會道爲人者馮譽以顯物北堂書鈔引新序云齊王問墨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何如對曰古之學者得一善言以附其身今之學者得一善言務以悅人顏氏家訓勉學篇云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補不足也今之學者爲人但能說之也古之學者爲己脩身以求進也夫人行道以利世也今之學者爲己脩身以求進也夫所以讀書學問本欲開心明目利於行耳未知養親者欲其觀古人之先意承顏怡聲下氣不憚劬勞以致甘腴惕然慚懼起而行之也未知事君者欲其觀古人之守職無侵見危授命不忘箴諫以利社稷側然自念思欲效之也素驕奢者欲其觀古人之恭儉節用卑以自牧禮爲教本敬者身基矐然自失斂容抑志也素鄙吝者欲其觀古人之貴義輕財少私寡慾忌盈惡滿惕躬自厚赧然悔恥積而能散也素暴悍者欲其觀古人之小心黜己齒弊舌存含垢藏疾尊賢容眾茶然沮喪若不勝衣也素怯懦者欲其觀

注與程注未嘗不可會通也外注又引程叔子曰古之學者爲己其終至於成物今之學者爲人其終至於喪己伊川又云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古之仕者爲人今之仕者爲己蓋心術異而世運隨之一念之差遂有古今之判即仕學一轉換間而所學不可知所爲更不可問矣

孔注云云疏曰履道而行之所謂躬行君子也徒能言之皇疏徒空也外空爲人言之而已無其行也一云徒則圖也以徒爲圖之借字蓋訓爲爲圖惟孟子

有攸不爲臣趙注云惟念爲與惟同毋也

蘧伯玉使人於孔子孔子與之坐而問焉注孔曰伯玉衛大夫蘧瑗

也曰夫子何爲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注言夫子欲寡

其過而未能無過也使者出子曰使乎使乎注陳曰再言使乎善

釋文蘧其居反使所吏反考文補遺之誤人論衡問孔篇引何爲下有乎字

正義曰朱注蘧伯玉衛大夫名瑗孔子居衛館主於

其家既而反聲故伯玉使人來也與之坐敬其主以

及其使也夫子指伯玉也言其但欲寡過而猶未能

則其省身克已常若不及之意可見矣使者之言愈

善於辭令者矣故夫子再言使乎以重美之蒙案淮

南子原道訓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莊

子則陽篇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未嘗不始於是

之而卒詘之以非也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

年非也故朱子謂其進德之功老而不倦是以踐履

篤實光輝宜著不惟使者知之而夫子亦信之也輔

漢卿曰使者不以伯玉之德著見於外者言而以伯

玉之使人來未知果在何時也毛大可稽求編云伯

抑卑下而又深有得於聖賢爲己之學常若不及之

心可謂知德而能言者矣或謂伯玉之過己寡而其

自視則若未能或謂欲寡之心誠切而常能自見其

所未至黃先生曰而未能之而猶如也謂心恐其未

能也呂伯恭曰人不克己身皆是過不知過之難改

能用力克己方知自朝至暮自頂至踵無非過失乃

知改過之難此其所以不敢言寡過而曰欲寡過也

輯語謂欲寡未能不要從功力中見缺陷正要從缺

陷中見功力子則謂惟缺陷然後見功力惟功力始

能見缺陷

孔注云云疏曰呂覽高誘注伯玉蘧莊子無咎之子

證曰成子史記弟子傳孔子之所嚴事於衛則蘧伯

玉又孔子世家定公十四年孔子去魯適衛主於子

路妻兄顏濁鄒家居十月去衛將適陳過匡去即過

蒲月餘反乎衛主蘧伯玉家又孔子既不得用於衛

將西見趙簡子臨河而歎反乎衛入主蘧伯玉家史

記謂孔子去魯凡十四歲而歸於衛嘗主伯玉家伯

玉之使人來未知果在何時也毛大可稽求編云伯

玉皇於春秋在襄公十四年衛孫林父甯殖將逐君
問於遽伯玉伯玉不對而出則此時已爲大夫且爲
逆臣所敬憚此必在强仕之年可知矣乃後此九年
而夫子始生又六十餘年當定公十四年夫子去魯
之後再三適衛始主伯玉家則此時伯玉已百年餘
矣蔡邕釋誨云遽瑗保生此伯玉長年之證也黃先
生據衛靈篇包注謂孫甯逐君之時伯玉尚在年少
未與國政故不妨近關再出予攷其時大約不過十
六七迨至衛靈末年孔子主於其家想已八十有餘
當不出己位據一疏意是曾子引易以證出位謀政
之辭果何謂耶左襄二十五年傳子太叔問政于產曰
政如農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圖其終朝夕而行之
行無越思如農之有畔其過鮮矣北齊魏長賢爲法
曹參單轉著作佐郎以參議時政斥爲上黨屯留令
論者皆以思不出位爲長賢責爲其出位謀事故也
夫問政而對以無越思議政而責以思出位是古義
相傳本皆合爲一章也未注既云記者因上章之語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注
曰不越
其職也
阮氏校勘記云皇本監本閩本皆合作一章毛本分
爲二章非也
正義曰皇邢二疏皆合二節爲一章皇疏云誡人各
專己職不得濫謀圖他人之政也曾子云君子思慮
當己分內不得出己之外而思他人事袁氏曰不求
分外邪疏云此章戒人之僭濫侵官也言若己不在
此位則不得謀議此位之政事曾子遂曰君子思謀
當不出己位據一疏意是曾子引易以證出位謀政

之言與牟曰子云以證少賤多能之說體例本同兩
位字注訓職義亦一貫若分作二章而曾子突引此
辭果何謂耶左襄二十五年傳子太叔問政于產曰
政如農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圖其終朝夕而行之
行無越思如農之有畔其過鮮矣北齊魏長賢爲法
曹參單轉著作佐郎以參議時政斥爲上黨屯留令
論者皆以思不出位爲長賢責爲其出位謀事故也
夫問政而對以無越思議政而責以思出位是古義
相傳本皆合爲一章也未注既云記者因上章之語

論語者曰非之者非其代人謙也豈仲任所見本多
非之也三字乎何其說之好怪耶

而類記之則上章之有可知而何以復注重出卽其外注所引范氏曰物各止其所而天下之理得矣故君子所思不出其位而君臣上下大小皆得其職也是位亦以職位言與孔注若合符契惟張敬夫云位非獨職位大而君臣父子小而一事一物當其時與其地所思止而不越皆不出其位也非有主於中其能然乎辟氏讀書錄說良止之義謂止則靜而精明不止則紛擾而雜暗陸氏稼書申之謂思不出位較思無邪更細較素位而行亦更細必有居敬之功然後心專一而不出必有窮理之功然後心精明而不出所謂不出者卽孔子之不踰矩孟子之不動心也卽大學之止於至善中庸之發皆中節也愈推愈廣愈說愈微而明季講家至有以心爲位以此心動而無動爲不出位且引程子心要在腔子裏以證之則援儒入釋不可究詰矣

孔注云云疏曰云不越職者爾雅釋詁職主也常也廣雅釋詁職事也業也干寶云凡言職者主其業也漢書景帝詔注失職失其常理也

子曰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

釋文行下孟反或如字皇本高麗本而作之末有也字

正義曰皇疏本作君子恥其言之過其行也潛夫論交際篇孔子疾夫言之過其行者而亦作之字邢疏云此章勉人使言行相副也君子言行相顧若言過其行謂有言而行不副君子所恥也是古說皆以此爲一事惟朱子以而爲轉語注云恥者不敢盡之意過者欲有餘之辭或問云案本文當爲兩事恥其言者常若有愧而不及其行也過其行者常若勉强而使有餘於言也朱子分兩事總爲而字非之字然恥言不過行有何可恥行取得中豈容過餘過中之行君子不爲過猶不及聖人之明論也張南軒曰言過其行則爲無實之言恥言之過則其篤行可知矣必如此說義乃可通注分作二事止是恥其言過其行毛大可云恥其言而過其行非恥言也恥言之過乎行也若恥過對待則言何足恥行何必過禮雜記云有其言而無其行君子恥之表記云使民有所勸勉

愧恥以行其言又曰君子恥有其辭而無其德有其
德而無其行又曰恥名之浮於行也皆以恥字屬行
言即論語亦云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史記
家語子貢見原憲慚而不懌終身恥其言之過也皆
恥言過恥行不及歷歷可據何獨於此而殊之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
不懼子貢曰夫子自道也
釋文知音智惑音或皇本知作智孟子章句君子厄
陳蔡章注引作君子之道三疏本改作道者
正義曰朱注我無能焉自責以勉人也道言也自道
言也下章又曰我不暇再下章曰患不能不即不離
猶云謙辭外注尹氏曰成德以仁為先進學以知為
先故夫子之言其序有不同者以此陸氏困勉錄云
道字且虛下三句正是道三者字勿作三樣人看蓋
即其會於君子之心者名之也呂用晦云上論知者
不惑三句與君子章三句各別君子章是就效驗言
重在下半截能擒不字則上半皆水歸東溟上論知
者章是就成德言重在上半截能擒者字則下半已
字當云仁者自能不憂擒不
正義曰朱注方此也乎哉疑辭比方人物而較其短
長雖亦窮理之事然專務為此則心馳於外而所以

自治者疏矣故襄之而疑其辭復自貶以深抑之蒙
案北方人物較其短長如李膺敦龍門之聲價許劭
持月旦之公評大約皆方人之事夫十室之邑必有
忠信三人同行必有我師學者博習親師論學取友
察人羣之賢否決己見之從違無非爲衡鑒之資故
亦稱窮理之事大戴禮衞將軍文子問弟子子貢對
以賢人無妄知賢則難遂縱論顏淵冉雍仲由冉求
公西赤曾參顓孫師卜商澹臺滅明言偃南宮縚高
柴之行而至魯告夫子又與論伯夷叔齊羊舌大夫
趙文子隨武子桐提伯聱邊伯玉柳下惠晏平仲老
萊子介山子推以廣其所知以及本經問師商之孰
賢有瑚璉之見許是皆子貢方人之證也然而致知
非易力行更難吾儒自治之功既無窮盡而見賢思
齊不賢內省即使知人之後更切屬望夫子告以夫
我則不暇黃先生謂夫猶彼也我猶己也如吾往吾
止之例彼己則不暇言當急己而緩人初非夫子自
貶以抑之也皇疏引江熙云比方人不得不長短相
傾聖人誨人不倦益當相臧否故云我則不暇是以
問人之賢而無毀譽長物之風於是乎暢是又夫子
現身說法也釋文引鄭君本方人作謗人謂言人之
過惡也方與旁通用謗以旁爲聲故方可通謗孫氏
志祖讀書脞錄云左傳襄公十四年庶人謗正義云
謗謂言其過失使在上聞之而自改亦是諫之類也
昭公四年傳鄭人謗子產國語厲王虐國人謗王皆
是言其實事謂之爲謗但傳聞之事有實有虛或有
妄謗人者今世遂以謗爲誣類是俗易而意異也今
攷說文謗毀也與譖誣不同大言曰謗訕微言曰誹

譏大禹立誹謗之木齊策有能謗譏於市朝皆是道
其實事也說文又云誣加也加語相譖加也謗則據
實以議論加則憑虛以誣人二字虛實本不相同而
其後又相通用子貢常謂無欲加諸人必不至飾辭
以妄誣然好議論人物則其所病也史記弟子傳謂
子貢利口巧辭喜揚人之美不能置人之過夫子常
黜其辯史公言之雖若失當然亦子貢謗人之一證
也孔子世家老子送子以言曰聰明深察而近於死
者好議人者也博辨廣大而危其身者發人之惡者

也然則謗人者避禍之不暇遑問賢不賢乎哉
孔注云云疏曰云比方者說文方併船也象兩舟總頭形引申之爲並併也从二立又爲仿仿相似也皆有比方之意檀弓方喪三年疏謂比方也法言重黎篇始皇方幷注方比也漢書衛霍傳贊票騎亦方此意注方比類也皆與孔注合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注王曰徒患己之無能也
皇本高麗本作患己無能也

正義曰朱注凡章指同而文不異者一言而重出也文小異者屢言而各出也此章凡四見而文皆有異則聖人於此一事蓋屢言之其丁甯之意亦可見矣條辨云患不知人章重在知人求爲可知章與患立分說單對干謁此與病無能章語有倒順而意亦少異彼是表君子之心病無能而不病莫知此言凡學者不當患人不己知而當患不能蒙羣愚不知人章釋文本作患不知也無人字以人不易知而知人不必患也茲承子貢方人之後請得而轉之曰不患己之不知人患不知己也

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注孔曰先覺人情者
是能爲賢乎或是反怨人也
釋文億於力反

正義曰朱注逆未至而迎之也億未見而意之也詐謂人欺己不信謂人疑己抑反語辭言雖不逆不億而於人之情僞自然先覺乃爲賢也外注楊氏曰君子一於誠而已然未有誠而不明者故雖不逆詐不億不信而常先覺也若夫不逆不億而卒爲小人所罔焉斯亦不足觀也已中庸或問亦引本經以證至誠前知之道而語錄又以楊氏之說爲太大其意以先覺生於明而非本於誠故引周子曰明則不疑凡事之多疑皆生於不明如以察爲明皆至暗也庸高宗之流是也胡明仲曰逆億在心是自詐自不信也抑亦先覺者理地明白私智無所用之矣馮氏曰逆億如人在室外而料室中之虛實先覺如明鏡照物而物無遁形此非格物致知洞然明白者不能也蒙案三家之說皆以明爲主然不逆億而仍能覺者此如明鏡之照物明則無疑之說也不逆億而預能先

覺者此如蓍龜之前知至誠如神之說也蓋世故之變遷難以意測而斯人之情僞可以理推惟至誠則義理無不明而物情無所遁朱子謂不逆不億聰明人便自覺得如目動言肆知其將誘我燕王告霍光反漢昭帝知其不反燕在遠如何知數日內之事此或以人之詞色言動而覺之或以平日素行而覺之或以時事不侔而覺之是皆有實徵可據者也至謝顯道所云賢者於事能見之於微謂之先覺如履霜可以知堅冰此乃覺之於朕兆之初萌中庸曰國家

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見乎蓍龜動乎四體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非至誠之知幾其能如是乎蓋自明誠者人之道以明生誠而所覺不外情理自誠明者天之道以誠生明而所覺直如神明也本至誠以生明已超賢而入聖夫子鼓舞之曰抑亦引掖之曰是賢其有循循善誘之意乎賜也而果賢若是斯知人不必方人矣孔注以先覺爲非賢卽以逆億爲先覺皇疏引李充曰物有似眞而僞亦有似僞而眞者信僭則懼及僞人詐濫則懼及眞人甯信詐則爲教之道宏也人而無信不知其可然閑邪存誠不在善察若見失信於前必億其無信於後則容長之風虧而改過之路塞矣夫至覺忘覺不爲覺以求先覺先覺雖覺同逆億之不覺也顏特進曰能無此者雖未窮明理而抑亦先覺之次也是則皆以逆億爲先覺其究或至於怨人所謂覺者非眞覺所謂先者非必先直謂之詐而已矣不信而已矣賢云乎哉

孔注云云疏曰釋文怨於萬反又於袁反本或作冤皇疏云先覺或濫反受怨責則怨非作冤與子貢之誘人頗有關會矣

微生畝謂孔子曰丘何爲是栖栖者與無乃爲佞乎注曰微生姓也畝名也孔子曰非敢爲佞也疾固也言疾世固陋欲行道以化之也

釋文丘何或作丘何爲鄭作丘何是本今作丘曰何爲是皇本高麗本作孔子對曰畝作歟唐石經作歟

正義曰朱注畝名呼夫子而辭甚倨蓋有齒德而隱者栖栖依依也爲佞言其務爲口給以悅人也疾惡也固執一而不通也聖人之於達尊禮恭而言直如

此其醫之亦深矣黃先生訓疾爲痛固爲錮又謂畝簡默不談時務以孔子爲侈於辭夫子痛憐斯世之錮蔽不能不言而非佞猶孟子之不得已於辯是以佞爲口才也蒙案佞从仁从女所謂婦人之仁也夫子一片婆心與世依依不忍決絕不知其心者反似有媚世干時之意故微生畝不解其何爲而疑以爲佞莊子漁父篇云莫之顧而進之謂之佞正此章佞字之情狀而於口才無著也大約佞如柳下惠之和又西之或字說文西作圖象鳥在巢上日在西方而鳥棲故以爲東西之西或从妻聲作棲後漢書蘇竟固卽伯夷之隘夫子道大莫容所如不合一車兩馬當世雖無知己斯人舍我其誰父天母地虩然中處一任兄弟之顧連無告疾痛號呼而不爲之援救焉子不若是之恝也姑布子卿以爲驥驥若喪家之狗微生畝又以爲栖栖若媚世之人可謂善於形容巧於致難無乃一詰既不如斯何容若彼卽夫子亦應自笑其無爲豈知栖皇終老徒切隱憂與世長辭未能恝置不吾知其亦已矣非斯人其誰與哉惟是用舍行藏卜之於命仕止久速聽之於時不敢爲柳下

惠之和而亦不忍爲伯夷之隘此其所以棲棲遑遑席不暇煖也然而可爲知者道難與俗人言也

包注云云疏曰漢書人表尾生晦師古注卽微生畝也尾與微同部晦古畝字通志氏族略以微生畝爲魯武城人類攷謂微生高之族鄭曉古言云微生畝微生高一人畝名高字皆臆說也皇疏本孔子曰有對字故朱子以畝爲有齒德也栖本俗字古作棲棲又西之或字說文西作圖象鳥在巢上日在西方而鳥棲故以爲東西之西或从妻聲作棲後漢書蘇竟邢本疾世作病世說文疾病也訓惡訓痛皆引申義

曰仲尼棲棲墨子遑遑班固答賓戲曰棲棲遑遑孔子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注鄭曰德者謂頁之德也席不煖注不安居之意也以固爲陋者廣雅釋言同釋文驥音冀古之善馬也

正義曰朱注驥善馬之名外注尹氏曰驥雖有力其稱在德人有才而無德則亦奚足尚哉精義侯氏云所謂君子者德也力奚與焉朱子或問駁之曰聖人之意特以驥雖有力而所稱者則以德而不以力耳

若君子則非無用於才也周公之多才藝夫子之多能豈非才乎特以爲周公孔子者則不以才稱而以德稱耳蒙案說文驥千里馬也孫陽所相者孫陽即伯樂也驥从冀北土之產也荀子騏驥古之良馬也然必有銜轡之制策之威加之造父之御然後日致千里夫馬能致千里以其有力也馬能爲人日致千里以其有德也非力無以顯其德非德無以重其力德力兼方稱爲驥所謂德即善用其力非離力而別有所謂德也故驥之所以爲驥者先力而後德而人之所以稱驥者乃重德而輕力皇疏引江熙曰驥有力而不稱君子雖有兼能而惟稱其德也若舍德而言力是直要駕之馬也若舍力而言德則亦何異駑駘之馬耶

鄭注云疏曰云調良者說文調和也良善也莊子知北游注調和合之謂也釋名良量也量力而動不敢越限也胡氏曰調者習熟而易控馭也良者馴服而不蹄齧也淮南子云馬先馴而後求良

或曰以德報怨何如

正義曰朱注或人所稱今見老子書蒙案道德經恩始章爲無爲事無事味無味大小多少報怨以德圖難於其易爲大於其細新序雜事四亦引其語惟說苑權謀篇引孔子曰聖人報怨以德誤以老子言爲孔子也詳繹老子之意似不外以柔克剛之宗旨欲取姑與之陰謀故說苑引入權謀篇雖曰以德報怨不惟不報怨而其實乃深於報怨巧於報怨直不啻以怨報怨也或人錯認爲美意抑何太不近情耶

子曰何以報德注德恩惠之德也

正義曰說文通訓引鄭君注德謂施恩也朱注言於其所怨既以德報之矣則人之有德於我者又將何以報之乎黃先生曰事必推之可通始爲情理之正苟行於此不可通於彼即過乎情而拂乎事之理此非獨報怨報德然也五禮之殊貴賤五服之辨親疏五刑之分首從先王皆順其自然之理而措正施行垂之萬世而無弊後世或欲過從厚於一事而例之他事遂不可通矣管仲辭上卿之禮曰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何以禮焉張釋之不以盜廟坐玉環之罪

論族曰愚民取長陵一抔土何以加其法兩何以之詞與夫子何以報德一詰語意正同蒙案曾子樞言篇曰眾人之用其心也愛者憎之始也德者怨之本也賈子道術篇施行得理謂之德反德爲怨是德與怨正相反者也於其正相反而偏欲反用之彼既以德報怨矣苟有德於我者仍報之以德焉是無異於報怨也若將報之以直焉是反輕於報怨也既欲報而無從又不報而不可天下事始失之過重者後必失之過輕中說王道篇曰易樂者必多哀輕施者以怨報德而後可不然其將何以報德耶此聖人絜矩之道所以前後左右必得其平而非若異端之不近人情也

何注云云疏曰說文德作悳云外得於人內得於己也注云恩惠之德是外得於人者也

以直報怨以德報德

正義曰朱注於其所怨者愛憎取舍一以至公而無私所謂直也於其所德者則必以德報之不可忘也或問據周禮春秋傳而謂怨有當報不當報則必以德報之不可忘也

報不當報則止所謂直也此一說也集注則專言一己小怨之不必讎者又一說也難之者曰報怨者以至公無私而報德者必有私矣聖賢豈私於所厚乎曰國語言報生以死報賜以力禮曰親無失親故無失故春秋之法爲尊者諱爲親者諱豈不私於所厚乎彼以德報怨固老氏敗壞聖教之說吾則德怨俱以直報之亦所謂執中無權者均之賊道而已蒙案禮表記子曰以德報德則民有所勸以怨報怨則民有所懲詩曰無言不讎無德不報以德報怨則寬身人之不義者也不義而怨之此怨之曲而不得不報也義而怨之此怨之直而不得不報者也父不受誅殺人而讎者讎此推刃之道復讎不除害夫父受誅殺人而讎者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讎讎之則死有反殺者邦國交讎之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父受誅子復

者也推人子之心無論其義不義而未有不怨平天理之公必辨其直不直而方許其報其實不得報即不必怨直而得報焉斯眞謂之怨然則所云以直報怨者即謂之以怨報怨可也是則報怨有大小尤須分曲直而報德無曲直又不必論大小蓋小怨不必報而大怨有報有不報小德且圖報而大德無有不報也故或事無兩濟惟舉重以捨輕如蔡仲女之報父德而甯喪其壻或勢出萬難惟捐生以取義如京師女之報父德而獨殞其身國語曰報賜以力報生之深恩怨之必報者非天地生成之大德即君父長育之

以死此本謂君父之大德也受恩深重至於報之無可報而殺身以適忠孝之窮再世思劾犬馬之力則亦以大德之不可不報而不同報怨也故曰以直報怨以德報德

子曰莫我知也夫子貢曰何爲其莫知子也注子貢怪爲莫知己故問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注馬曰孔子不用於世而不怨天人不知己亦不尤人也下學而上達注孔曰下學人事上知天命也知我者其天乎注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故曰唯天知己也

釋文夫音符怨於袁反又於願反

正義曰釋文引鄭注云尤非也皇疏云下學學人事上達達天命天命有窮有通故不怨天也人不見知我不怨不尤者惟天知之耳蒙案史記世家云西狩見麟曰吾道窮矣喟然歎曰莫知我夫子貢曰何爲莫知子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弗乎弗乎君子病沒世而名不稱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見於後世哉乃因史記作春秋說苑至公篇云夫子道不行退修春秋精和聖制上通於天而麟至此天之知夫子也故夫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漢書儒林傳云古之儒者博學乎六藝之文六學者王教之典籍先聖所以明天道正人倫致至治之成法也周道既衰壞於幽厲禮樂征伐自諸侯出陵夷二百餘年而孔子興以聖德遭季世知言之不用而道不行遁歎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於是敘書則斷堯典稱樂則法韶舞論詩則首周南綴周之禮因魯春秋舉十二公行事繩之以文武之道成

一王法至獲麟而止蓋晚而好易讀之韋編三絕而爲之傳皆因近聖之事以立先王之教故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據漢書以下學爲刪訂贊修之人事上達於監觀求莫之天心夫子一德格天五十知命歎明王之不作嗟大道之莫容因而退定詩書修明禮樂惟恐道將墜地庶幾文不喪天斯其惓惓之苦衷如接蒼蒼之帝謂故知聖莫如天而知天亦莫如聖人也史記說苑專指春秋獲麟事蓋紹百王之制作無非兩大之經綸詩書

猶託於空言春秋顯徵於實事撥亂反之正稱天以治人平天理以定褒貶奉天討以懼亂賊聖人之筆削自然與天意相流通況乎河出龍圖犧開八卦洛呈龜範禹錫九疇鳳鳴於西岐而周公定禮樂麟見於東魯而孔子作春秋此皆天人相應之符初非怪誕不經之事故春秋絕筆於獲麟之一句先儒皆謂制作三年文成致麟杜征南以爲感麟而作作起獲麟故文止於所起抑知感麟而作者聖人之知天也文成致麟者正天之知聖人也惟聖能知天亦惟天

能知聖而要終不能見知於蒙蒙之人則是知我者天心也莫我知者天數也故夫子反袂拭面而涕沾袍曰孰爲來哉孰爲來哉吾道窮矣此即莫我知而不怨尤之旨也程朱二子以爲聖人自言悟道精微有人不及知而天獨知之之妙然則何謂不怨不尤哉

何注云云疏曰云與天地合德者易乾卦文言傳文也於公伯寮吾力猶能肆諸市朝注鄭曰吾勢能辦子之誅伯寮而肆之有罪既刑陳其尸曰肆也

釋文寮力彫反愬悉路反朝直遙反說文引寮作寮九經字樣云上从宂下从火論語承隸省作寮史記弟子傳作僚索隱作繚又作遼說文又引愬作訴論衡累害篇引作遡二疏本以惑志絕句皇本高麗本於公伯寮下有也字史記引同朱子以夫子固有惑志於公伯寮爲一句

正義曰朱子或問子路非王佐之才家臣非卿相之任其爲用舍無足言矣而孔子以道之廢興係焉何也曰此墮三都出藏甲之時也道之興廢故於是乎在焉蒙案左傳定公十二年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墮郈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公與三子入於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二子奔齊遂墮費將墮成公敛處父謂孟孫墮成齊人必至於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障也無成是無孟氏也子僞不知我將不墮冬十二月公圍成弗克公羊傳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曰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于是帥師墮邸帥師墮費何休注云二大夫宰吏數叛患之以閒

孔子孔子曰陪臣執國命采長數叛者坐邑有城池之固家有甲兵之藏故也季孫說其言而墮之是當時專國政者季孫也主墮都者子路也公伯寮之愬想猶公敛處父之說也乃季孫不信伯寮之愬而卒令墮費叛臣無所施其技道幾乎將行孟孫反聽處父之說而不肯墮成公徒弗克振其威道又似乎將廢此皆人事之所不及料冥天命之所不可知也夫孟懿子固孔子之弟子也奉父命而將禮是學違師意而使道不行太史公黜懿子而收公伯寮意蓋謂懿懇之人夫子不責而言命顯非弟子之流讒允南糾之當矣夫子服氏亦孟氏之族也彼景伯者能破季孫之惑而不料懿子有邪心有誅伯寮之權而不知處父有異議此其中有天命焉非人力所可如何也然其於伯寮之愬叔孫武叔之毀而殷殷焉一再告之實毅然一聖門衛道之人也予以爲弟子傳當出公伯寮而入子服何棘續載僊峻石壁殘畫像以子服景伯亦在七十子之列可謂先得我心矣

馬注云疏曰云愬譖也者說文愬又作謏譖告也棘省作訴左成十六年傳訴公於晉侯注譖也云伯寮弟子者史記弟子傳公伯僚字子周周愬子路於季孫云云集解馬融曰魯人正義曰家語有申綽子周古史考云疑公伯僚是讒愬之人孔子不責而云命非弟子之流也案今家語有申續字子周本作續或疑即史記之申黨字周者並不作申綽要之公伯寮非弟子譖周說是也云景伯子服何忌者是注邢本作孔曰疏案左傳哀十二年吳人將以公見晉侯子服景伯對使者吳人乃止既而悔之將囚景伯景伯曰何也立後於魯矣杜注何景伯名然則景伯單名何而此注云何忌誤也今考魯語韋注孟獻子之子子服何忌之子子服它它之子子服椒惠伯之孫昭伯之子子服何惠伯即椒昭伯名回是何乃回之子椒之孫宅之曾孫獻子之元孫也故檀弓子服伯子注仲孫蔑之元孫蔑獻子也何忌孟懿子也

鄭注云疏曰云疏本皆以惑志絕句於公伯寮四字連下讀疏云夫子謂季孫言季孫信伯寮之讒固

已有疑越之志若於他人有驟勢者吾力不能誅耳若於伯寮則吾勢力能使季孫子路之無罪而殺伯寮於市朝也夫既曰固又曰猶再須轉折欲誅伯寮之罪必先明子路之無罪非解季孫之惑不可鄭君此注曲盡當日情事足以補經文之略云有罪既刑陳尸曰肆者邢疏引秋官卿士職云協日刑殺肆之三日鄭注肆猶申也陳也是言有罪既殺陳其尸曰肆也言市朝者應劭曰大夫已上於朝士已下於市今案周禮卿士掌國中刑殺肆之國市刑遂者于肆之三日是皆言肆市而無肆朝之文卿士職賈疏引鄭注此經云大夫於朝士於市公伯寮是士止應云肆諸市連言朝耳蓋市朝二字古人往往連類及之孟子若撻之於市朝禮記遇諸市朝不反兵而鬬哭避市朝夫撻人無有於朝奔喪亦無過朝兵器非可入朝者也史記孟嘗君傳曰暮之後過市朝者掉臂不顧索隱云言市之行列有如朝位故曰市朝則是市朝猶言市井不過連類之稱古者刑人於市未

遂肆之刑縣者于縣肆之掌戮云凡殺人者踣于市肆之三日是皆言肆市而無肆朝之文卿士職賈疏引鄭注此經云大夫於朝士於市公伯寮是士止應云肆諸市連言朝耳蓋市朝二字古人往往連類及之孟子若撻之於市朝禮記遇諸市朝不反兵而鬬哭避市朝夫撻人無有於朝奔喪亦無過朝兵器非可入朝者也史記孟嘗君傳曰暮之後過市朝者掉臂不顧索隱云言市之行列有如朝位故曰市朝則是市朝猶言市井不過連類之稱古者刑人於市未

有陳尸於朝也然國語臧文仲論五刑大者陳之原野小者致之市朝謂之三次韋注其死刑大夫以上尸諸朝士以下尸諸市鄭君檀弓注同是即邢疏應劭之說也左傳晉尸三卻於朝衛尸甯喜石駘仲於朝楚殺令尹子南尸諸朝是春秋時陳尸於朝不一而足或以為衰世之法也

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與字宋書顧覬之其如命何

釋文與音餘史記弟子傳引無也與字定命論引同

正義曰朱子或問曰命者天理流行賦於萬物之謂也自其理之體而言之則元亨利貞之德具於一時而萬古不易自其氣之運而言之則消長盈虛之變如循環之無端而不可窮也萬物受命於天以生而得其理之體故仁義禮智之德根於心而為性其既生也則隨其氣之運故廢興厚薄之命惟所遇而莫逃此章之所謂命蓋指氣之所運禽言而侯氏以天理釋之則於二者之分亦不察矣文集陳安卿曰天以全體言命以其中妙用言吉凶禍福自天來賦於

人然後爲命公伯寮其如命何斷以命而安之詞
此卽是聖人樂天知命見定志確斷然以理自信絕
無疑忌顧慮之意聖人之所謂命與常人之所謂命
事同而情異張氏爾岐蒿菴閒話曰人道之嘗然而
不可違者義也天道之本然而不可爭者命也貧富
貴賤得失生死之有所制而不可張也君子與小人
一也命不可知君子嘗以義知命矣凡義所不可卽
以爲命所不有也故進而不得於命者退而猶不失
吾義也小人嘗以智力知命矣力不能爭則智邀之
常泰小人以智力爭命故其心多怨衆人之於命亦
有安之矣大約皆知其無可奈何而後安之者也聖
人之於命安之矣實不以命爲準也而以義爲準故
雖力有可爭勢有可圖而退然處之曰義之所不可
也義所不可斯曰命矣故孔子之於公伯寮未嘗無
憬伯之可恃也於衛卿未嘗無彌子瑕之可緣也孟
子之於臧倉未嘗無樂正子之可力爲辨而重爲請
也亦曰義不在耳義所不在斯命所不有矣故聖賢

智力無可施而後謂之命也君子以義安命故其心
常泰小人以智力爭命故其心多怨衆人之於命亦
有安之矣大約皆知其無可奈何而後安之者也聖
人之於命安之矣實不以命爲準也而以義爲準故
雖力有可爭勢有可圖而退然處之曰義之所不可
也義所不可斯曰命矣故孔子之於公伯寮未嘗無
憬伯之可恃也於衛卿未嘗無彌子瑕之可緣也孟
子之於臧倉未嘗無樂正子之可力爲辨而重爲請
也亦曰義不在耳義所不在斯命所不有矣故聖賢

索之茫茫也尹彥明言中人以下宜爲之說命聖人
祇有義理不知庸俗之言命與聖賢之言命迥然不
同庸人以智力之不能挽者爲命聖賢以禮義之可
得不可得爲命而以智力挽之者謂之不受命以禮
義之順逆卜世運之盛衰此正夫子樂天知命而爲
聖之時者以數命與性命分爲二而有命不足道之
說是淺言命也景伯言力能肆寡意欲以力挽之夫
子言命聽諸天運之自然道之順逆卽所以卜天運
之否泰也朱子注謂聖人於利害之際不待決於命

而後泰然說本尹氏陳安卿說足以校正之或問駁侯仲良以命爲理專爲性命之命則是也皇疏引江熙曰夫子使景伯辨子路則不過季孫爲甚拒之則大救也蒙案孟子之於臧倉也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能也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孟子之言命聖賢所見若合符契故夫子之於彌子瑕也得之不得曰有命而於南子之見桓魋之難匡人之圍而又皆決故但分事之大小而不論德之優劣然攷吳氏云世之以天莫之爲而爲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聖賢之行止安於命卽大道之興廢關於天伯寮不足誅亦子路不必救季孫之惑無容解亦景伯之力無可施

子曰賢者辟世注孔曰世主莫得而臣之也其次辟地注馬曰去亂國適治邦也其次辟色注孔曰有惡言乃去也其次辟言注孔曰有惡言斯舉也

釋文辟音避皇本高麗本作避三國志許靖傳注文選七命注宋書隱逸傳引皆同後漢書逸民傳注引世作代避唐諱也

正義曰朱注辟世天下無道而隱若伯夷太公是也

辟色禮貌衰而去辟言有違言而後去也外注程伯子曰四者雖以大小次第言之然非有優劣也所遇不同耳蒙案皇疏云聖人歷而不磷涅而不緇無可無不可故不以治亂爲隔若賢者去就隨時因有四等之差經文明舉其次則自有次第可知近解以辟世如伯夷太公之避紂辟地如百里夷之去虞辟色如衛靈顧蘧瑗而孔子遠去辟言如衛靈問軍陳而孔子遂行論賢者之出處四者之中聖人已居其二故但分事之大小而不論德之優劣然攷吳氏云世與地以地勢廣狹言色與言以人事淺深言若夫子則辟地辟色辟言而終不忍於辟世觀其論沮溺可見矣然則不如皇疏專論賢人之高蹈而非所以例聖人之苦心也子華子神氣篇云吾聞之太上違世其次違地其次違人此豈聖人之心哉

子曰作者七人矣注包曰作爲也爲之者凡七人謂長沮桀溺丈人石門荷蕢儀封人楚狂接輿地

皇邢二疏皆合上爲一章朱注則分爲二章

正義曰皇邢二疏本皆以上文辟世辟地辟色辟言

者聯合爲一章故皇疏引鄭君注以伯夷叔齊虞仲爲避世者荷蓧長沮桀溺爲避地者柳下惠少連爲避言者七當爲十字之誤避色者荷蕢楚狂接輿爲避言者七當爲十字之誤也又引王弼以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爲七人夫子所論之逸民也包氏以長沮桀溺丈人石門荷蕢儀封人楚狂接輿爲七人夫子同時之隱者也大約所舉皆隱士之流不知論語之通例章首既有子曰字以開之明非一時之事一員之言不得與上章牽連混合克伐怨欲之不行顯承憲問本

合爲一章而或乃分而二之作者之七人明有子曰限隔爲兩章而反又混而一之此皆章句不明之過也禮樂記云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作謂有所興造也爾雅釋言作爲也故韓李肇解曰避世本無爲作者本有爲顯非一義則作者實非隱淪昭昭矣偏檢各書訓詁說文作訓起易荀氏注作用也書汨作傳作興也詩常武箋作行也隱者伏而不起捨而不用廢而不興止而不行於世既已長辭於己復何拗作乃包氏既以作訓爲而又係列汨溺等爲七人以有爲舊發之詞而加諸無意用行之士則避者終避爲者無爲此乃訓詁不精之過也惟劉氏倣七經小傳本韓子之意以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爲作者之聖易大傳云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始作八卦作結繩包犧氏沒神農氏作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蓋取諸噬嗑乾坤等卦莫不各有所作故張子正蒙又以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爲七人誠以易傳所敘堯舜以前包犧神農黃帝三聖人者又上古之作者也且

夫夫子常論次五帝德帝繫姓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夢見周公又自居述而不作試由孔子而上溯作者之聖則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恰得十人之數雖欲增一人而不可雖欲少一人而不能蓋七與十字形相近古書每多互譌如考工記總目凡攻木之工七故書七爲十輈人軌前十尺而策半之鄭注十或作七荀子禮論有天下者事十世楊注十當爲七是其例也故此經七字宜從鄭君改作十作字宜從包注訓以爲而與上章畫分爲二則章句明

而訓詁亦精矣

包注云云疏曰云作爲也者爾雅釋言文此章漢儒皆合上章爲一而玩矣字語氣似有世衰道微雲散風流之慨下又連敘晨門荷蕢二事故包氏以夫子同時之隱者實之孟子古之賢士趙注云作者七人隱各有方後漢書黃瓊薦處士黃錯任棠云年皆耆耋有作者七人之論逸民傳敘云絕塵不及同夫作者而季賢注黃瓊傳以爲即逸民之七人說與王弼同蓋皆本於風俗通義十反篇云孔子嘉虞仲夷逸作為通格

作者七人也然而古之隱士豈止七人夷齊虞仲之流何堪勝數如果便指逸民子何不曰逸者七人而云作者七人徒使後人有作止異趣之疑包氏專指

夫子同時之隱士然晨門封人隱於下位未嘗作而遠去且於四者之避無一相侔朱子引李氏以作訓起言起而隱去者今七人矣不知誰何而不必求其人此又不得其說而爲之辭也

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自注晨門者閽人也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爲之者與注包曰言孔子知世不可爲而强爲之也

皇本高麗本重石門二字子張聞達章皇疏引沈居士亦以石門晨門四字爲稱

正義曰朱注引胡氏曰晨門知世之不可而不爲故以是譏孔子然不知聖人之視天下無不可爲之時也皇疏云石門地名也一云魯城門外也晨門守石門晨昏開閉之吏魯人也自從也朝早開門見子路問從何而來子路答曰我此行從孔氏處來也晨門知孔氏是孔子言孔氏知世不可教化而强周流東西是知其不可爲而爲之也閻氏釋地以石門爲魯郭門云孔子轍環四方久使子路歸魯視其家甫抵

城而門已閉只得宿於外之郭門次日晨興伺門入言自孔氏處來也夫不曰孔某而曰孔氏以孔子爲魯城中人舉其氏輒可識不必如答長沮之問爲孔某此可想見二是知其不可而爲之者與分明是孔子正栖栖皇皇歷聘於外若已息駕乎洙泗之上不必作是語此可想見三總從魯郭門三字悟出情蹤耳蒙案春秋隱公三年齊侯鄭伯盟于石門左傳云

尋盧之盟也杜注石門齊地或曰濟北盧縣故城西南濟水之門彙纂盧縣故城在今山東濟南府長清西南二十五里此經石門未必在齊故皇疏第一說混稱地名也後漢書蔡邕傳釋誨注張皓王龔傳論注皆引鄭君此經注云石門魯城外門也晨主守門晨夜開閉也此即皇疏又一說所本而魯城外門誤爲魯城門外當从李注校正之陳仲魚古訓引水經洙水注云洙水北流逕孔里又西南枝津出焉又西南逕瑕邱城東而南入石門門右結石爲水門跨于

水上寰宇記云古魯城凡有七門次南第二門名石門據此則孔里在北石門在南子路自外歸孔里必由石門而入然則閻氏以爲魯郭門者是也高濬人春秋地名攷云魯國都其城十二門正南曰稷門南之左曰章門右曰雩門正北曰圭門北之左曰齊門右曰龍門正東曰建春門東之左曰始明門右曰鹿門正西曰史門西之左曰歸德門又曰麥門又有郭門西郭門也又棘門則東北郭也又有爭門東門石門是石門爲魯郭門確有明證周氏柄中云呂氏春秋歸父居石門高士傳石門守者魯人也亦遁世不仕自隱姓名守石門主晨夜開閉則石門非春秋齊鄭相盟之地也

何注云疏曰云晨門閽人者周禮天官敘官云閽人王宮每門四人圖游亦如之鄭注閽人司昏晨以啓閉者賈疏昏時閉門則此名閽人也晨時啓門則論語謂之晨門也皆以時事爲名耳故何注即以閽人爲晨門兼司啓閉隨時互舉不必晨門專司晨閽人專司昏王宮圖游如此城郭之門亦然也

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

注蕢草器也有心謂契契然也

釋文荷胡我反本又作何蕢其位反說文引作臾古文也考文古本蕢作簣氏作子足利本高麗本同後漢書逸民傳注引者作首說文引無者字隸釋贈孔宣公泰師碑磬作罄

正義曰朱注磬樂器荷擔也此荷蕢者亦隱士也聖人之心未嘗忘天下此人聞其磬聲而知之則亦非常人矣蒙案御覽五百七十六引鄭注曰子擊磬者樂也蕢艸器也荷此器賢人辟世也有心哉善其音有所病於世淮南子氾論訓語算人以憂者擊磬是

磬乃憂者所擊也史記世家引此經於三至衛之時是時靈公老怠於政不用孔子故夫子擊磬以寫憂世之心說苑孔子曰鐘鼓之聲怒而擊之則武憂而擊之則樂其志變其聲亦變其志誠通乎金石而況人乎蓋心寓乎器器即隨心而變磬猶鐘鼓也釋名磬磬也其聲磬磬然堅緻也禮樂記石聲磬注當為磬王肅注硜聲果勁蓋磬聲清越而堅勁者也焦氏易林荷蕢隱居以避亂傾終身不仕遂其潔清高士傳荷蕢者衛人也避亂不仕自匿姓名故荷草具以自食其力也說文繫傳通論曰孔氏擊石於衛擁塿子聞之曰有心哉擁塿子其荷蕢之別號與

何注云疏曰以蕢為草器者說文同古文作臾象形字又作簣廣雅簣籠也皇疏織草為器可盛物也故求成一簣鄭注以為盛土籠蓋織草為之非以盛草也从竹俗云有心契契然者詩大東契契寤歎傳憂苦也爾雅釋訓佻佻契契愈遐急也楚辭九歎孰契而委棟兮王注憂貌也一作挈挈字又作栔廣雅釋訓栔栔憂也

既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己知也斯已而已矣

已言亦無益也

釋文硜苦耕反莫己音紀下斯己同史記世家古史孔子傳引斯作夫

正義曰朱注硜硜石聲亦專確之意邢疏既已也硜硜鄙賤貌莫無也皇疏荷蕢既云有心而察之既畢又云磬中之聲甚可鄙劣硜硜然既無知已不肯隨世變惟自信己而已矣時既不行而猶空信己道欲行之是於教化無益也此疏申何解也而朱子注本斯已之已作已故訓為止蒙案史記世家引無既而曰五字高士傳引無鄙哉二字鄙哉猶言野哉本鄙野之稱或訓為固陋或訓為俚俗或訓為狹小要皆一義之引申荷蕢之意蓋以為堅執不通漢書董仲舒傳或仁或鄙注謂不通也釋名釋州國云鄙否也小邑不能遠通也疏以為鄙劣鄙賤者皆非硜本古文磬字說文磬樂石也古文作硜史記載樂記云石聲硜今禮記作磬注讀為磬段懋堂云後以硜為堅

硜之意是所謂古今字要之硜本謂磬聲與硜硜然小人哉之借爲悻者不同朱子以硜硜爲專確戚氏疑與果意相合然荷蕢果於忘世夫子專於救世其爲專確果決則一也錢竹汀養新錄云今人讀斯已而已兩已皆如以考唐石經莫己斯己皆作人己之己而已止之已釋文莫己音紀下斯己同與石經正合是唐以前斯己字皆不作止解由於經文作已不作已也今攷說文己已作巳二字迥不相賦匏有苦葉叔向退而具舟亦取果決前行之義非所謂斯已者欲夫子潔己遠引自同玩而已矣語氣所云不吾知其亦已矣苟余情其信酌量深淺也

全己志猶楚辭所云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不必以爲徒自信己而添信字也

何注云云疏曰邢疏云斯此也此硜硜者指此磬聲即解經文斯字也

深則厲淺則揭注包曰以衣涉水爲厲揭揭衣也言隨當不爲也

釋文揭起例反

正義曰朱注此兩句衛風匏有苦葉之詩也譏孔子人不知己而不止不能適淺深之宜蒙案朱子意本空言無以準則故特舉由膝由帶以爲限其實厲與涉爲通名說文厲作濿九歌王注引爾雅云濿渡也毛公詩傳曰遭時制宜如遇水深則厲淺則揭漢書張衡傳亦云深厲淺揭隨時爲義此言詩男女之際不可以無禮義其意本精而於本經荷蕢欲夫子潔己避世之意似不相合且於上下文而已果哉語氣不接不如包注云知其不可則當不爲直作古人褰裳去之之意戚氏續談謂應行則行無論深淺厲揭而走即上文所謂已下文所謂果也左傳穆叔賦匏有苦葉叔向退而具舟亦取果決前行之義非酌量深淺也

包注云云疏曰注本爾雅釋水文詩匏有苦葉毛傳云由膝以上爲涉以衣涉水爲厲謂由帶以上也揭褰衣也爾雅云揭者揭衣也以衣涉水爲厲謂由帶以上也揭下爲揭繇郯以上爲涉繇帶以上爲厲李巡注水深則厲水淺則揭衣渡也不解衣而渡水曰厲孫炎注揭褰衣也以衣涉水濡褌也蓋衣是大名褰與褌皆衣類此分別揭衣而渡與不解衣而渡之淺深而空言無以準則故特舉由膝由帶以爲限其實厲與涉爲通名說文厲作濿九歌王注引爾雅云濿渡也

說文涉徒行厲水也列子說符篇縣水三十仞環流九十里有一丈夫方將厲之上林賦越壑厲水是皆以厲爲涉惟揭止由膝以下由膝以上卽由帶以下總是以衣涉水可謂之涉亦可謂之厲故詩疏引鄭注論語服注左傳皆云由膝以上爲厲此可證厲涉同義矣而毛傳爾雅云由帶以上爲厲者總是以衣涉水之名無論帶以下帶以上皆得謂之厲詩釋文引韓詩云至心曰厲至心卽由帶以上也至說文濿作砅云砅履石渡水也引詩曰深則砅戴東原據此又引水經注河水篇云段國沙洲記吐谷渾於河上作橋謂之河厲衞詩淇梁與淇厲並稱以爲橋梁有厲之名王伯申述聞詳駁之爾雅郭疏謂以厲爲橋梁此皆別解義與爾雅異也

子曰果哉末之難矣注未知己志而便議己所以爲果之道也

釋文末之難如字或乃旦反考文補遺古本矣上有也字

正義曰朱注果哉歎其果於忘世也末無也聖人心同天地視天下猶一人不能一日忘也故問荷蕢之言而歎其果於忘世且言人之出處若但如此則亦無所難矣蒙案釋文難如字或乃旦反是第一義本作難易之難讀平聲疏申何解以果爲果敢難爲詰難不如朱注遠矣朱氏彬經傳攷證謂果哉六字一字爲句自成韻語末蔑也微也言其所見之小猶檀弓末之卜也曾子曰微與孔子曰亡之詞意皆相近趙氏佑溫故錄謂先歎荷蕢之果繼因慨己之難末之卽後末之也已者言我今亦無可之誠知濟之難矣卽道之不行已知之矣意而感動深矣趙氏意與朱氏異而句法則同然不如朱子之慷慨激昂

何注云云疏曰以難爲詰難者孟子與禽獸何難焉意同史記五帝本紀索隱云難猶說也凡事是非未盡假以往來之辭曰難東方朔答客難是也無難者皇疏引江熙曰隱者之談夫子各致此出處不同也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

武丁也諒信也陰猶默也

釋文諒音亮陰如字鄭讀禮爲梁鄧杜預解左傳爲諒闇貌也公羊文九年傳注引作涼陰

正義曰書無逸云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暨小人作其卽位乃或亮陰三年不言其惟不言乃雍尙書大傳亮陰作梁闇鄭君注闇讀如鶉鶉謂廬也傳曰高宗居凶廬三年不言此之謂梁闇子張曰何謂也孔子曰古者君薨世子聽於冢宰三年不敢服先王之服履先王之位而聽焉傳又曰高宗有親喪居廬三年然未嘗言國事而天下無背叛之心者何也及其爲太子之時諒以知天下人民之所好惡是以雖不言國事而知天下無背叛之心禮檀弓子張問曰書云高宗三年不言言乃讜有諸仲尼曰胡爲其不然也古者天子崩王世子聽于冢宰三年鄭注云時人君無行三年之喪禮者問有此與怪之也又喪服四制云書曰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善之也王者莫不行此禮何以獨善之也曰高宗者武丁武丁者殷之賢王也繼世卽位而慈良於喪當此之時殷衰而復興禮廢而復起故善之鄭注云諒古作梁楣謂之梁闇蓋始者結草爲廬橫一長木倚於東牆下以牆作棟草披於地北向開戶不使明顯故謂之闇既葬之後改而西向鄭其餘草施兩短柱以拄其楣架起其簷令稍高顯而下可作戶賈疏謂蔀屏之草是爲兩下屋棟必離牆或人君宮之制也詩左傳疏及史記集解引鄭君尙書注云諒闇轉

爾雅釋宮楣謂之梁故謂之梁閭皇疏或呼倚廬爲諒陰或呼爲梁庵各隨義而言之惠牟農曰古之閻今之庵也釋名云草屋曰蒲又謂之庵庵掩也誅茅爲屋謂之翦屏非庵而何庵讀爲陰猶南有所言則羣臣皆和諧鄭意謂此言乃雍者在三年之內時有所言也孔傳則爲出言在三年之外說命云王宅憂亮陰三祀既免喪其惟不言除喪猶不言在喪必無言矣知喪畢乃言也王西莊曰不言特不

出政非三年竟如士偶說命乃僞書云免喪猶不言者欲以起下羣臣咸諫豈可作事實乎且坊記上文先引論語三年無改於父之道下文方引高宗三年不言言乃讙則言乃讙在三年內非免喪後可知也孔注云云疏曰史記殷本紀帝小乙崩子帝武丁立武丁卽位思復興殷而未得其佐三年不言政事決

六百二十九年高宗是第二十二帝也前帝小乙之子其武丁登阼之時殷祚已得三百四十三年其德高而可宗故謂爲高宗是武丁乃殷中興賢王也以諒爲信者說文諒信也方言眾信曰諒云陰猶默者說文陰閉也洪範陰騭下民釋文陰默也左隱元年傳疏引馬融尚書注云亮信也陰默也爲聽於冢宰信默而不言無逸僞孔傳云乃有信默三年不言言孝行著僞說命孔傳云陰默也居憂信默三年不言案尚書僞孔傳多襲馬氏之說此經孔注疑亦依託故與馬氏同訓信默王西莊曰下云不言足矣上言信默語意複疊而正義又添出信默之信爲信任冢宰尤妄中之妄矣國語武丁三年默以思道韋昭卽以諒閻解默字之義此尤誤會邢疏引晉書杜預傳太始十年元皇后崩依漢魏制既葬帝及羣臣皆除服疑皇太子亦應除否預以爲古者天子諸侯三年之喪始服齊斬既葬除喪服諒闇以居心喪終制不與士庶同禮是杜氏以諒闇爲釋服心喪之名不復寢苫枕塊意與鄭異而與孔馬略同然而議主短喪

非孝無親矣

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己注馬曰己百官也以聽於冢宰三年注孔曰冢宰天官卿佐王治者白虎通義爵篇也三年喪畢然後王自聽政也九年傳注引無於後漢書陳元傳引皆無以字公羊文正義曰朱注言君薨則諸侯亦然總己謂總攝己職冢宰太宰也百官聽於冢宰故君得以三年不言也外注胡氏曰位有貴賤而生於父母無以異者故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子張非疑此也殆以爲人君三年不言則臣下無所稟令禍亂或由以起也夫

子告以聽於冢宰則禍亂非所憂矣邱瓊山曰嗣主委君道以申子道百官盡臣職以承相職此天下忠孝相成之大閑也昔周公負扆以朝諸侯而流言起則此制不得不變故康王葬畢遂卽位而漢文以日易月之制亦世道江河不返也但服制奪於世變哀戚本乎至情當於二十七日之後以衰服居外朝以衰服居內殿斯兩全也干忠肅曰百官聽冢宰事只恐遇葬操何以處之曰嗣主剛明老成亦可以易制其相如嗣主非剛明老成又何以處之曰此須要舉

朝忠義矢心方能使事不搖動而權奸可抑蒙案禮必待其人而後行苟非其人則禮不虛道況天下事立一法必有一弊有其常必有其變聖人亦惟論其常耳子言古之人皆然以見當時不必然也蓋周公遭流言之禍召公變易服之儀則此制之廢始於成周自是漢文以後惟晉孝武魏文帝周高祖宋孝宗明建文行三年之喪其餘皆不如禮可謂因噎廢食者矣近讀汪氏中居喪釋服解義引證甚詳蓋居喪可以釋服卽吉又可反凶然後知執禮從權並行不悖古人自有變通可以解矣墨子久喪不能從事聽治之屬太宰卿一人孔注云疏曰周禮敘官云乃立天官冢宰使帥其屬而掌邦治以佐王均邦國治官之屬太宰職曰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六官皆總屬于冢宰故論先鄭注云邦治謂總六官之職也故太宰職曰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六官皆總屬于冢宰言冢宰於百官無所不主爾雅曰冢大也冢宰大宰也後鄭注百官總焉則謂之冢列職於王則稱大冢大之上也山頂曰

冢王之卿六命故孔注云冢宰天官卿佐王治者也
子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注民莫敢不
釋文好呼報反易以豉反
正義曰朱注引謝氏楊氏曰禮達而分定故民易使精義
侯氏曰禮者所以辨上下定民志也民志定則上下
之分正而易使蒙案禮達分定就上下政教觀感處
說本是一串偏舉不得然禮而曰好達之於下必先
好之於上自心身動靜以至事爲設施無一時可離
於禮然後禮行於上者斯禮達於下矣皇疏禮以敬
以敬語雖至約而所以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本舉積

爲主君既好禮則民莫敢不敬故易使也義本夫子
告樊遲而於下章安人安百姓不外脩己以敬之旨
靡不通貫古注可謂精矣
子路問君子子曰脩己以敬注孔曰敬其身也曰如斯而已乎
曰脩己以安人注孔曰人謂朋友九族也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
安百姓脩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注孔曰病猶難也
皇本脩作修考文補遺古本敬下有人字以注校之非也
正義曰朱注脩己以敬夫子之言至矣盡矣而子路
少之故再以其充積之盛自然及物者告之無他道

也人者對己而言百姓則盡乎人矣堯舜猶病言不
可以有加於此以抑子路使反求諸近也蓋聖人之
心無窮世雖極治然豈能必知四海之內果無一物
不得其所哉故堯舜猶以安百姓爲病若曰吾治已
足則非所以爲聖人矣外注程子曰君子脩己以安
百姓篤恭而天下平唯上下一於恭敬則天地自位
萬物自育氣無不和而四靈畢至矣此體信達順之
道聰明睿知皆由是出以此事天饗帝或問曰脩己
以敬語雖至約而所以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本舉積
於此子路不喻而少其言於是告以安人安百姓之
說曰脩己以敬貫徹上下包舉遠近而統言之也安
人安百姓則因子路之問而以其功效之及物者言
也然曰安人則脩己之餘而敬之至也曰安百姓則
脩己之極而安人之盡也是雖若有大小遠近之差
然皆不離於脩己以敬之一言而非有待於擴之而
後大推之而後遠疑若脩己於此而徑可及人者蓋
舉其本而繫其末以爲脩己之廣狹皆隨其根本之
淺深而初無所待於外也王曰山曰三以字惟以敬

以守有工夫須實於脩己上體認己有大體脩乎其
內則敬以直之而仁義中正之體以立己有小體脩
乎其外則敬以用之而恭從明聰之用以行孚毅侯
曰不敬之己爲昏昧放逸一味情識用事便自封自
隔對面之甘苦不能其一家之疴癢不能通其不能
安人安百姓可知也能敬之己爲戒懼愼獨純是天
理流行便其立其達以乾坤爲父母以民物爲胞與
其能安人安百姓可知也故人與百姓有未安卽脩
己之功有未至堯舜猶病之心仍然是脩己以敬之

心耳蒙案上章言好禮之足以使民下二章言無禮
之不足以治身禮以敬爲主曲禮曰毋不敬故此章
重言脩己以敬脩字本从彡義兼增損禮者先王之
中制也不足者修之以文飾有餘者修之以裁制使
咸歸於中正而情之無或偏欲之無或過脩己以敬
卽修己以禮也主敬固所以盡禮而復禮卽所以爲
仁本經兩言堯舜猶病義本一貫所謂病者病仁之
未能徧及乎天下也子於博施章語子貢告以爲仁
之方而於此章語子路告以行仁之本在克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卷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主敬之功遂足以成己成物而參贊化育至於程子
所謂天地位萬物育事天饗帝四靈畢至說與禮運
相表裏於以知敬之一字所以盡禮卽所以全仁內
聖外王之學無不賅在其中故堯之欽明舜之兢業
禹之祗承湯之日躋文之緝熙曷嘗有外於敬也哉
孔注云疏曰孔以人爲朋友九族者朋友義見學
而章書堯典以親九族平章百姓百姓之上爲九族
故孔注準而言之然以九族繼朋友則似兼同異姓
五經異義今戴禮尚書歐陽說云九族乃異姓有親

屬者父族四五屬之內爲一族父女昆弟適人者與其子爲一族己女昆弟適人者與其子爲一族己之女子子適人者與其子爲一族母族三母之父姓爲一族母之母姓爲一族母女昆弟適人者與其子爲一族妻族二妻之父姓爲一族妻之母姓爲一族古尚書說九族者從高祖至元孫凡九皆同姓許君謹案禮緦麻三月以上服恩之所及禮爲妻父母有服明在九族中九族不得但施於同姓鄭君駁曰元之閒也婦人歸宗女子雖適人字猶繫姓明不與父兄欲及今三族未有不億度之事而迎婦也如此所云三族不當有異姓異姓其服皆緦麻禮雜記下緦麻之服不禁嫁女娶婦是爲異姓不在族中明矣周禮小宗伯掌三族之別名喪服小記說服之義曰親親以三爲五以五爲九以此言之知高祖至元孫昭然察矣詩葛藟傳與鄭君主同姓白虎通義與許君主異姓其言母族三云母之父母爲一族母之昆弟爲二族母之女昆弟爲三族說與異義微有不同孔注以人爲朋友九族朋友殷五倫之末舉朋友則五倫可知矣以朋友居九族之前舉九族則同異姓咸在矣其意似以人賅親疏之屬以百姓賅臣民之類然堯典百姓之下又有萬邦黎民則百姓乃專指百官周語富辰曰百姓兆民注百姓百官也官有世功受氏姓也楚語觀射父曰民之徵官百王公之子弟之通姓名篇尚書曰平章百姓姓所以有百者何以爲質能言能聽徹其官者而物賜之姓以監其官是爲百姓故鄭注尚書云百姓百官之父兄子弟也白虎通姓名篇尚書曰平章百姓百官論語曰百姓不親五品不訓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百官之職各有所掌堯典有萬邦黎民故以九族爲同姓百姓爲異姓百官論語祇有人與百姓兩等則人應指臣百姓應指民皋陶謨在知人烝範人無有比德人用側頗僻詩假樂宜民宜人皆以人對民言則人猶臣也云病猶難者廣雅釋詁同皇疏引衛瓘曰此難事而子路狹謏之再云如斯而已乎故云過此則堯舜所病也是以堯舜

猶病爲甚言假說其難是也疏又引郭象曰修己者僅可以內敬其身外安同己之人百姓以不治治之乃得其極若欲修己以治之雖堯舜必病堯舜非修之也此老莊之學意主無爲與夫子曉子路之旨相悖

原壤夷俟 注馬曰原壤魯人孔子故舊也 夷踞也俟待也踞待孔子也 釋文壤而丈反

正義曰禮檀弓孔子之故人曰原壤其母死夫子助之沐槨原壤登木曰久矣予之不託於音也歌曰貍首之斑然執女手之卷然夫子爲弗聞也者而過之從者曰子未可以已乎孔子曰某聞之親者無失其爲親也故者無失其爲故也蓋原壤放於禮法之外猶曾人所謂禮豈爲我輩設者故皇疏以爲方外之人朱子以爲老氏之流見夫子來而夷踞以待之非故慢夫子也不拘禮敬也禮尊客至則趨以迎降等之客立而待在原壤皆以爲煩文不必然而夷踞以俟之至無禮也大不敬也然母死而登木以歌罪之不可言者也故子爲弗聞而過之友至而夷踞以俟

子曰幼而不孫弟長而無述焉老而不死是謂賊 注賊謂賊害也以杖叩其脛注孔曰叩擊也脛脚脛也

釋文孫音遜弟大計反長丁丈反卬音口又音扣腘戶定反皇本孫弟作遜悌賊下有也字筆解卬作扣云指之誤臆說也

正義曰朱注述猶稱也賊者害人之名以其自幼至老無一善狀而久生於世徒足以敗常亂俗則是賊而已矣孔子既責之而因以所曳之杖微擊其脛若使勿蹲踞然蒙荀子哀公篇孔子曰少而不學長無能也老而不教死無思也有而不施窮無與也是故君子少思長則學老思死則教有思窮則施曾子立事篇云其少不諷誦其壯不論議其老不教誨亦可謂無業之人矣少稱不弟焉恥也壯稱無德焉辱也老稱無禮焉罪也曾子荀子之學實與此章相發明夫人爲萬物之最靈秉五行之秀氣挺生一世壽盡百年將欲立德立功立言建三不朽之事業成己成人成物贊兩大造之功能所以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千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無非本敬之一字脩己以安人安百姓禮之所以蟠天際地也乃世運陵夷異端蠭起藐視聖言禮法貽害世道人心好爲莊老之清談不受規矩之約束一則曰讀書不求甚解此道之所以不明也再則曰設禮豈爲我輩足爲典型猶復練氣脩形以冀長生久視曾亦思少壯不學既不足以名智老無以教更不足以言仁放浪一生飽食終日生既於人無益死亦於已何害哉夫深山木石大澤龜蛇生存非不久長畢竟有何裨補而況乎敗壞名教得罪聖賢謂之曰賊其又何說之辭趙氏佑以是謂賊三字統承上三句責其害禮教也中論脩本篇引孔子曰小人何以壽爲一日之賊傷害也魯語毀則者爲賊孟子賊仁者謂之賊荀子脩身篇保利非義謂之至賊說苑指武篇攻禮者爲賊諸說皆與此章賊字義合

孔注云疏曰云扣擊也者說文有叩而無卬字當作敂敂擊也或云當作扣然說文扣訓牽馬史記伯夷傳扣馬而諫廣雅釋詁扣持也與本經義遠韓李筆解本作扣云文之誤也當作指意以擊爲太重耳

然擊有輕重朱子云微擊是也云脛腳脛者說文脛脛也字亦作踁釋名脛莖也直而長似物莖也故朱子訓脚骨皇疏膝上曰股膝下曰脛析言之也箕踞者伸兩足於前故子微擊之使屈皇疏謂豎膝是蹲踞非夷踞叩其脛何爲哉邢疏謂坐待則更非闕黨童子將命注馬曰闕黨之童子將命者傳賓主之語出入也或問之曰益者與

釋文與音餘皇本高麗本命下有矣字漢書人表闕作厥

正義曰朱注闕黨黨名童子未冠者之稱將命謂傳賓主之言或人疑此童子學有進益故孔子使之傳命以寵異之也蒙案荀子儒效篇仲尼居於闕黨闕黨之子弟罔不分有親者取多孝弟以化之也新序雜事篇子弟作童子罔不卷五作罔罟卷一作畋漁其意相同是黨童子近聖而居求益得益何其幸也朱子或問據家語以童子疑即孔璇叔仲會史記弟子傳叔仲會字子期集解鄭元曰晉人今家語云魯人少孔子五十歲索隱引家語云王十四歲與孔璇年相比每孺子之執筆記事於夫子二人迭侍左右又何以向夫子而問之耶

馬注云云疏曰闕黨之名見於荀子新序等書而家語又有闕里之文弟子解云顏繇字季路少孔子六

歲孔子始教於闕里而受學焉朱子刪去於闕里三字閻百詩謂宋本家語作閭里孔子時無闕里之名首見漢書梅福傳東漢後方盛稱之蓋緣魯恭王徙魯於孔子所居之里造宮室有雙闕焉人因名孔子居曰闕里水經注孔廟東南五百步有雙石闕卽靈光殿之南闕史晨饗孔廟後碑以令日拜孔子墓見闕觀式路虔踞既至升堂爾時闕存尙可得其名里之由顧亭林肇域志引史記魯世家煬公築茅闕門謂已有闕之名不知此是魯兩觀在雉門之旁者春

秋所謂雉門及兩觀災是也豈孔子士庶而敢居於外朝之地哉朱竹垞答閻氏書曰考之世本煬公徙魯又攻之竹書煬公築茅闕門在周康王二十一年至定哀時已越五百歲矣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御廩災矣西宮新宮桓宮僖宮亦災矣雉門兩觀災而復作矣中城西郭城之者再矣鮮有久而不毀者雉門兩觀未必卽其遺趾然闕雖廢而里以爲名故孔子得居之越絕書本事篇曰聖人教授六藝刪定五經七十二子養徒三千講習學問魯之闕門是則論語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卷十四　聚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闕黨新序等謂孔子所居是矣毛大可曰周禮五家爲鄰五鄰爲里四里爲族五族爲黨此在食貨志曰虎通諸書皆同卽論語亦有鄰里鄉黨之語而比次相屬則鄰屬之里里屬之族黨闕黨總該五百家而夫子所居祇在闕里二十五家之中而里門有師謂之閭師夫子幼時或卽爲里門之師而教授焉故云教學魯之闕門然則闕里者闕黨之里也闕門者又闕里之門也或謂孔子宅在兗州曲阜縣故魯城中歸德門內闕里之中與相圃之東北水經注引伍緝之從征記曰洙泗二水交於魯城東北十七里闕里背洙面泗是孔子所居地當時必早有闕里一名不自魯靈光始也至今兗州府志闕黨在滋陽縣東北一里有泉焉名闕黨泉流入泗漢書儒林傳有鄒人闕門慶忌注云姓闕門後漢書獻帝紀下邳賊闕宣注闕黨童子之後通志氏族略闕氏風俗通謂闕黨童子之後此則又因孔子之故而後人或以名山水或以爲姓氏也以將命爲傳命者朝聘禮有交擯傳辭旅擯傳辭此大賓大客也若平常燕見禮少儀云

聞始見君子者辭曰某固願聞名於將命者注將奉
也奉命傳辭出入尊長於己踰等燕見不將命褒則
坐而將命曲禮問士之子長曰能典謁矣典謁即將
命也
子曰吾見其居於位也注童子隅坐無位見其與先生
禮欲速成人者
並行也非求益者也注包曰先生成人也並行不差在後也違
則非求益者也
正義曰朱注禮童子當隅坐隨行孔子言吾見此童
子不循此禮非能求益但欲速成爾故使之給使令
之役觀長少之序習揖遜之容蓋所以抑而教之非
寵而異之也黃氏勉齋曰禮之於人大也老者無禮
則足以爲人害少者無禮則足以自害夫子於原壤
童子皆以是教之述論語者以類相從所以著人無
老少皆不可以無禮義也
何注云云疏曰禮檀弓童子隅坐而執燭鄭注隅坐
不與成人並皇疏隅角也童子不合與成人並位但
就席角而坐是無位也案儀禮既夕記疏引鄭君此
經注云玉藻無事則立主人之南北面是童子本無

坐位有事執燭特使之隅坐而已
包注云云疏曰禮王制父之齒隨行兄之齒雁行朋
友不相踰此童子行不讓於長故云並行不差在後
也云先生成人也者皇疏云先生謂先己之生非謂
師也詳先生饌下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丛书集成续编０３５
作者＝
页数＝８１２
ＳＳ号＝０
出版日期＝
先秦史论坛
ｈｔｔｐ：／／ｗｗｗ．ｚｇｘｑｓ．ｃｎ／ｂｂｓ／
子居　打包上传